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週報

總發行所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THE ENDEAVOR

每號零售銅元兩枚。郵寄大洋二分。半年二十六號。大洋五角。全年五十二號。大洋一元。郵費在內。不通郵匯地點。可用三分的或一分的郵票代價。

發刊辭

努力歌

胡適

「這種情形是不會長久的。」
朋友，你錯了。
除非你和不許他長久，
他是會長久的。

「這種事要有人做。」
朋友，你又錯了。
你應該說，
「我不做，等誰去做？」

天下無不可為的事。
直到你和我——自命好人的——
也都說「不可為」，
那才是真不可為了。

阻力嗎？
他是黑暗裏的一個鬼；
你大胆走上前去，
他就沒有了。

朋友們，
我們唱個努力歌：

「不怕阻力！
不怕武力！
只怕不努力！
努力！ 努力！」

「阻力少了
武力倒了！
中國再造了！
努力！ 努力！」

論 著

基督教在歐洲歷史上的位置

陳衡哲

自從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今年要在濟南開會的消息傳出之後，國內就發生了一種很有力的反動，就發生了一種非宗教的運動。這本是一個重大的問題，無論從何方面下手，都有研究的價值。不過這個問題中的感情分子很多，所以也有他的危險。我常常看見報上有「宗教戰爭」等名詞出現，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因為我深信，宗教戰

爭，或是和他類似的行為，是決計不會發生在中國；除非大家希望那一類的事出現，有意的去製造出一種空氣，一種心理，來歡迎他，那自然又在例外了。我敢于下這個斷語，敢于說宗教戰爭的一類事不會發生在中國，却並不是武斷，我是由歐洲歷史上已然的事蹟，來反測中國將來的形勢的。我現在就是要把那個已然的事蹟，來和關心這個問題的人談談。

在我還沒有說話之前，我先要聲明一件事。這篇文字，既不曾犧牲了歷史的事實，來給基督教辯護，我也不曾懷了成見，去抹殺基督教在歷史上的罪惡，用來做非宗教運動的一種器具。我是用了歷史家的公平眼光，去找取歷史上的真確事蹟，來給大眾做研究這個問題的材料的。我若能除了這篇文章，換得到社會上一點平心靜氣的態度，藉此減少一點感情作用的危險，我的目的就算達了。

耶穌死後沒有多年，他的門徒就把他的教傳到羅馬去，但這個新教所走的路，起初不過是些狹窄曲徑，直到第四世紀初年，羅馬大帝孔士但丁入教以後，他的勢力才擴張起來。那時羅馬的宗教很多，大抵都是多神教，但羅馬人却不是宗教的民族，他們對於宗教，既不十分熱心，也不十分干涉，所以宗教自然也就成了一件當然的事。基督教初入羅馬的時候，那裏的宗教既多，競爭自然很利害。起初在羅馬收的信徒，大概是窮苦或貧民居多。一般的士大夫却仍舊用了那冷不熱的溫度在那裏崇拜他們的各種神道。但是基督教的程度，確比那時的多神教為高，他的信徒的自信心又很強，他們的手段又很利害，他們對於各種多神教，明裏雖然反對，暗裏却去取法他們。他們吸收了許多羅馬社會上的舊習慣，把他們作為基督教的附屬品。我們現在所知道的耶穌誕節，復活節，都是受過洗禮的羅馬舊節。現在羅馬教堂中的各種煩雜禮節，也不是小亞細亞的產物。這是基督教得勝的一個大原因，因為他加上了這些禮節，便與人民見慣的多神教的差不遠，不過把一個耶穌和華(Thorvald)，來代替一個久必泰(Jupiter)，把耶穌的門徒，來代替久必泰屬下的各種神道罷了。不但如此，那時上

等一點說基督教徒，抵早羅馬文化的兒子，他們一方面要信新教，一方面又不能把舊時的文藝拋棄，於是就想把這兩種原素調和起來。因此，基督教的本體上，也就受了些根本上的變化。因為如此，因為這不但能收服羅馬的皇帝，並且能吸收他禮俗和舊文化，所以他的勢力一天大似一天，後來竟成爲羅馬的唯一宗教了。

這有一層，我上面已經說過，羅馬人本來不是宗教民族，所以人民很可以自由信教。但現在的情形可不同了。基督教徒因為他們對於自己的宗教很熱心，所以他們對於異教也格外不能相容。在孔士但丁以前，歷史上常常有羅馬皇帝虐待基督教徒的記載。平心而論，我們雖然不能佩服他們的犧牲精神，但我們也不能十分責怪虐待他們的皇帝；因為他們是不肯崇拜皇帝的，在那時人的眼光中看來，他們確是一種叛徒。況且他們對於異教太不相容了，一個百教相安，奉皇帝爲神道的羅馬社會，忽然來了一個排斥異己，藐視皇帝的基督教，羅馬政府自然不能寬恕他了。

羅馬政府雖然不能寬恕基督教，羅馬的文化却應該感謝他，因為從第三世紀以後，羅馬較多舉了。就內部而言，國民對於政治上的興味，一天一天的減少，民氣也一天墮喪一天。對外而言，亞洲的匈奴，和北方的日耳曼民族，正在侵犯羅馬邊境，擾亂得雞犬不寧。羅馬的官吏處此情勢，也只知道逃的一個方法。剩下了許多苦百姓，一任入寇的野蠻人的魚肉，剩下的一點羅馬文化，也一任他們的破壞消滅。那時基督教中的長老，一方面代替羅馬官吏，去保護人民，維持秩序；一方面靠了他們的舊教育，去保存那不絕如縷的一點文學美術；一方面又利用他們超出政治以外的資格，去感化那些入寇的野蠻人。這個情勢的久遠結果，便是中世紀的基督教會，和他的盛大的威權。因為基督教現在既能代羅馬政府負責任，自然他就成爲羅馬政府的嫡嗣，他的信能既能保存羅馬的文化，他們便成爲那時的唯一智識階級。這個羅馬化的基督教，既能感化日耳曼人，他自然也就成爲征服羅馬者的主人了。因此種種原因，所以他的勢力能一天一天的澎漲起。

請到這裏我不能不提一個歐洲歷史上的怪物，那個羅馬教皇了。原來羅馬教皇是最富於政治性質的，所以基督教到了羅馬帝國，也就由一種純粹的精神團體，變為一個有系統有階級的組織。於是凡有羅馬官吏的地方，就有一個同等的基督教官吏。比如每一個大城，就有一個主教。羅馬教皇是羅馬帝國的首府，他的主教的勢力，自然比別處的大一點。因為這個原因，和別的神道學上的理由，羅馬的主教，就不知不覺的成為各處主教的領袖。後來羅馬政府失了他的實力，羅馬的主教就起來替他負各種的責任，於是他就成為教皇了。起初這不過有實無名，但是由實到名，是一個極短極易的道路。第六七八世紀，又是歐洲最黑暗的時代，所以較為文明的教會，不但能享受社會上的種種特權，並且他的頭目，也就藉此成為歐洲政治界的領袖了。

然而黑暗的時期是不會永久的。日耳曼民族現在也漸漸的文明起來了；社會的秩序也漸漸恢復，政治的情形也漸漸穩定，人民也漸有餘力去運用他們的思想了。到了第八世紀末年，果然出了一個心理大帝。但那時這種和教會對峙的勢力，正在萌芽，實際上，名義上，都還不敢和教會對抗，所以查理大帝和他的子孫的政策，是聯絡教會來鞏固他們自己的地位。恰恰那時，忽然又來了一個回教，北方又有新民族入寇，教皇只得自己的寶座有些不穩，也借了日耳曼民族的武力，來維持他的地位。因為這兩個原因，教皇和皇帝都用着十二分的熱心去歡迎彼此的同盟。結果便是那個神聖羅馬帝國。「神聖」是教會的分子，「帝國」是日耳曼的分子，但是「羅馬」是他們倆公共的。教皇說他是羅馬的嫡嗣，皇帝也說他是羅馬的嫡嗣，因此就爭起來了。起初不過是筆戰舌戰，但皇帝時時處處失敗。這個失敗的原因很複雜，現在也不必去細論。但有一事應該注意的，便是此時的教皇已經成了一個大政客，基督教也成為他的一種器具，他已經是完全政治化了。

軍事調查

(未完)

中國北方軍隊的概略

甲、屬於直系者

省分軍隊	師旅	長官	駐防地點	備考	
山東	第五師	鄭士琦	德州	六成兵	
	山東第四十七混成旅	施從濱	濟南	六成兵	
	第一混成旅	張克瑞		六成兵	
	第二混成旅	張懷斌		六成兵	
	第三混成旅	張培榮		六成兵	
	第四混成旅	石青山		六成兵	
	第五混成旅	李森		六成兵	
	第六混成旅	何鈺華		六成兵	
	第七混成旅	陳寶龍		六成兵	
	補充第一旅	趙傑	開封	六成兵	
河南	河南第一師	寶德全	開封	十成兵	
	河南第二師	趙傑	開封	十成兵	
	河南第一混成旅	林起鵬		十成兵	
	第八混成旅	靳雲鵬		十成兵	
	步兵二旅	岳德五		十成兵	
	步兵十一師	馮玉祥	西安	十成兵	
	第二師	閻治堂	西安	十成兵	
	第七師	吳新田	陝南	十成兵	
	陝西第一師	胡景翼	陝北	十成兵	
	陝西	第三師	張仲仁	陝西	十成兵
第一混成旅		王鴻恩	陝西	十成兵	
第四混成旅		張錫元	陝西	十成兵	
第一旅		曹世英	陝西	十成兵	
第二十二營		劉鎮華	陝西	十成兵	
騎兵一旅		井松生	陝北	十成兵	
第八師		孫傳芳	宜昌	十成兵	
王汝勤		宜昌	十成兵		
第十八師		盧金山	武昌	十成兵	
第四十九混成旅		陳嘉謨	武昌	十成兵	
湖北	第五十混成旅	伍仰慶	武昌	十成兵	
	第二混成旅	孟昭月	武昌	十成兵	
	第六混成旅	張聯輝	武昌	十成兵	
	第十七混成旅	張聯輝	武昌	十成兵	
	第十八混成旅	張榮華	武昌	十成兵	
	湖北第一混成旅	張守添	武昌	十成兵	
	第二混成旅	寇英傑	武昌	十成兵	
	第三混成旅	劉佐龍	武昌	十成兵	
	第四混成旅	劉佐龍	武昌	十成兵	
	第五混成旅	劉佐龍	武昌	十成兵	
江西	第二十一混成旅	王都慶	九江	十成兵	
	第九混成旅	陳光遠	九江	十成兵	
	第三混成旅	張之傑	九江	十成兵	
	步兵第二旅	劉玉崑	九江	十成兵	
	步兵一營	劉玉崑	九江	十成兵	
	砲兵一營	劉玉崑	九江	十成兵	
	江蘇第六師	宮邦輝	江寧	十成兵	
	第十九師	楊春普	鎮江	十成兵	
	蘇州第二師	朱熙	蘇州	十成兵	
	海州第二師	白寶山	海州	十成兵	
江蘇	第一混成旅	馬玉仁	清江浦	十成兵	
	第二混成旅	黃振魁	揚州	十成兵	
	第三混成旅	李殿臣	江寧	十成兵	
	第四混成旅	吳垣瑄	江寧	十成兵	
	第五混成旅	陳元	徐州	十成兵	
	江蘇第七十六混成旅	張錦	通州	十成兵	
	兩淮編私營	張錦	通州	十成兵	
	以上二十三師	三十七混成旅	六普通旅	五補充團	八十七營
	黑龍江編私營	張錦	通州	十成兵	
	黑龍江第二十九師	吳俊陞	省城	十成兵	
黑龍江第一混成旅	張英	省城	十成兵		
黑龍江第二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十成兵		
黑龍江第三混成旅	巴英額	省城	十成兵		
黑龍江第四混成旅	張海鵬	省城	十成兵		
黑龍江第一旅	張英	省城	十成兵		

萬多人，實數大概不過三十七八萬人。其中如山東河南，名為直系，態度不甚可靠。湖北江蘇軍隊的性質，異常複雜。每省真正可以為直系用的，最多不過一師兩混成旅。陝西也只有四師。直隸的第一師第九師第十三師都駐在北京附近，同京南的直軍聯絡不起来的。江西江蘇的軍隊也只有索制的能力。所以直系可以直接運用的兵，大約最多不過九師，九混成旅，五補充團，共計十三萬多人，却都是十成兵。除了曹錕的二十六師同補充團以外，紀律訓練都算是好的；並且都經過戰事，有點經驗的。

乙、屬於奉系者

省分軍隊	長官	駐防地點	備考
奉天奉軍第一師	張景惠	南苑	十成兵
第二十七師	張作相	錦縣	十成兵
第十六師	鄒芬	西苑	原係直系軍
奉軍第一混成旅	關朝樞	奉天	十成兵
第二混成旅	鄭殿階	奉天	十成兵
第三混成旅	張學良	瀋陽	十成兵
第四混成旅	張學良	瀋陽	十成兵
第五混成旅	齊恩銘	張家口	十成兵
第六混成旅	鮑德山	廊坊	十成兵
第七混成旅	李芳辰	天津附近	十成兵
第八混成旅	郭松齡	奉天	十成兵
第九混成旅	牛永福	奉天	十成兵
補充旅三旅	牛永福	奉天	十成兵
吉林第十九混成旅	張煥相	哈爾濱	十成兵
吉林第一混成旅	胡永奎	哈爾濱	十成兵
第二混成旅	張九卿	哈爾濱	十成兵
第三混成旅	張九卿	哈爾濱	十成兵
第四混成旅	李慶庚	哈爾濱	十成兵
第五混成旅	李慶庚	哈爾濱	十成兵
第六混成旅	高鳳城	哈爾濱	十成兵
第七混成旅	高鳳城	哈爾濱	十成兵
黑龍江第二十九師	吳俊陞	省城	十成兵
黑龍江第一混成旅	張英	省城	十成兵
黑龍江第二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十成兵
黑龍江第三混成旅	巴英額	省城	十成兵
黑龍江第四混成旅	張海鵬	省城	十成兵
黑龍江第一旅	張英	省城	十成兵

騎兵第二旅張魁武
 騎兵團 吉興
 熱河第二十八師 汲金純 熱河
 熱河第一混成旅舒和鈞 熱河
 步兵一團

騎兵二團

察哈爾 察哈爾第一混成旅陳錫武 張家口
 以上五師，二十三混成旅，三補充旅，二騎兵旅，一砲兵團。除補充旅以外，奉天直轄的大概是十成兵，器械服裝都比較的完備。合計人數大約不下十七萬人。上述所列駐防地點，是一月以前的情形。目前除去吉林黑龍江熱河的十四個混成旅以外，已經全數進關。計五師十混成旅二騎兵旅，還有新添的補充旅，合起來大概有十萬人以上。這可算奉天的傾國之兵了。因為吉林黑龍江的混成旅有中東路同歸匪的關係，是不能調動的，熱河的一混成旅，不是真正的奉系。(未完)

(二)奉直兩軍的形勢

奉天從四月十日起，開始進兵。在四月以內，共進進關一百六十列車，每列車四五百人不等，還有輜重糧食在內，所以合計起來，進關的兵大約在七萬人左右。其中一百二十列車是到津浦鐵路，其餘在廊坊落堡軍營城楊村等處。此外原在關內的第十一師第十六師第二混成旅，從熱河由旱路來的二十八師，至少有三萬八千人到四月二十九開戰時為止，奉軍的分佈如左。

(一)在津浦路的

第一混成旅 旅長關朝選 在馬廠
 第七混成旅 旅長李景林 在馬廠
 第二十九師 司令許蘭洲 在馬廠
 黑龍江騎兵旅

以上是左路的第三梯隊。隊長是李景林。

第三混成旅 旅長張學良
 第四混成旅 旅長全上 在霸縣以東
 第八混成旅 旅長郭松齡

以上是左路的第二梯隊。隊長是張學良。

(二)在京奉路的
 第二十七師 師長張作相 在蓟縣西南
 第六混成旅 旅長鮑德山 在廊坊西南

第九混成旅 旅長牛永福 在固安附近
 以上是左路的第一梯隊。隊長張作相。
 (三)在京漢路的
 新編第一師 師長張景惠 在長辛店附近。

第二十八師 師長汲金純
 以上是右路，也分三梯隊。第一梯隊長是汲金純。第二梯隊長郭芬。第三梯隊長鄭殿陞。
 總司令是張作霖自己。駐在軍糧城。左路司令是孫烈

路最為重要。因為第一路是京漢鐵路的北端第四路是津保馬路的東邊。交通是最便利的。奉軍的團形因為有鐵路運輸的關係，所以消息比較的可信。直軍那方面自從電報火車不通以後就沒有

域區爭戰直奉



一七十分萬十六百一尺縮
 明說
 ⊕ 師
 ⊙ 混成旅
 ○ 旅
 U 補充旅
 卄 團
 + 補充團
 雙線羅馬字指奉軍
 單線亞利伯字指直軍

第十六師 師長鄭芬 在長辛店附近
 第五混成旅 旅長齊恩林 在漢溝橋
 第二混成旅 旅長鄭殿陞 在長辛店附近
 (四)在通州現正往豐台長辛店的

臣右路司令是張景惠。
 照以上所說的情形，奉軍共分四路。第一路從長辛店攻琉璃河。第二路從廊坊奪益攻固安。第三路從楊柳青向霸縣。第四路從馬廠向大城。其中以第一路四兩

確實的調查。現在照報紙所登載，同旅客所傳說的，大略情形，分列如左。
 (一)西路。司令王承斌，集中琉璃河。
 第二十三師 師長王承斌。

第十二混旅旅長葛 濠
 (二)中路 司令馮玉祥 固安附近
 第十一師(一部份) 馮玉祥
 第十五混旅旅長 孫岳
 (三)東路 司令張福來

(甲)膠濟方面

第二十四師 張福來 大城

第二十六師 張國勳 青縣

第十四混旅 彭壽華 大城

(乙)蘇縣方面

第十三混 朱政國 蘇縣

五補充團 一部在蘇縣

其餘直軍的第三師，聽說仍駐保定。其一部則在任邱。第十一師也有一部分在保定。二十師則治室的兵則在鄭州。

上述所說的直軍情形，雖不能完全證實，然而部處在情理之中。從二十九日的早上開戰到五月一日，尚沒有十分的勝負。各方面所傳的消息，都有宣傳的臭味，不能偏信。參考種種消息，大約西路直軍勝，中路奉軍勝，馬廠新軍則互有勝敗。再有三四天，兩方面情形應該可以明瞭了。

十一年五月一日 宗沅

文藝

跋「紅樓夢考證」(一) (適)

我在「紅樓夢考證」的改定稿(胡適文存卷三，頁一八五—二四九)裏，曾根據於雪橋詩話，八旗文經，熙朝雅頌集三部書，考出下列的幾件事：

- (1)曹雪芹名富，不是曹寅的兒子，是曹寅的孫子。(頁一一二)
- (2)曹雪芹後來很貧窮，窮的很不像樣子。
- (3)他是一個會作詩又會繪畫的人。
- (4)他在那貧窮的境遇裏，縱酒狂歌，自己排遣那牢騷的心境。(以上頁一二五—一七〇)
- (5)從曹雪芹和他的朋友敦誠弟兄的關係上看來，我說「我們可以斷定曹雪芹死於乾隆

三十年左右(約一七六五)」。又說「我們可以猜想雪芹……大約定於康熙(葉一約一七一五—一七二〇)」。當他死時，約五十歲左右。

我那時在各處搜求敦誠的「四松堂集」，因為我知道四松堂集裏一定有關於曹雪芹的材料。我雖然承認得鍾義先生(雪橋詩話)確是根據四松堂集的，但我總覺得雪橋詩話是「轉手的證據」，不是「原手的證據」。不料上海北京兩處大索的結果，竟使我大失望。到了今年，我對於四松堂集，已是絕望了。有一天，一家書店的夥計跑來，說「四松堂詩集找着了！」我非常高興，但是打開書來一看，原來是一部「四松草堂詩集」，不是「四松堂集」。又一天，陳肖莊先生告訴我，他在一家書店裏看見一部「四松堂集」。我說：「恐怕又是四松草堂集罷？」陳先生回去一看，果然又錯了。

今年四月十九日，我從大學回家，看見門房裏桌子上擺着一部退了色的藍布套的書，一張斑斑剝剝的書皮上題着「四松堂集」四個字。我自己幾乎不信我的眼力了，連忙拿來打開一看，原來真是一部四松堂集的原本！這部寫本確是天地間唯一的孤本。因為這是當日刻的底本，上有付刻時的校改，刪削的記號。最重要的是這本子裏有許多不曾收入刻本的詩文，凡是已刻的，題上都印有一個「刻」字的數字。刻本未收的，題上都印着一塊小紅紙。題下注的甲子，都被得書的人用白紙塊帖去，也都是不會刻的。我這時候的高興，比我前年尋着吳敬梓的文本上房集時的高興，還要加好幾倍了！

卷首有永憲(也是隨宗室裏的詩人，有神清室詩稿)劉大觀記的序。有敦誠的哥哥敦敏作的小傳。全書六冊，計詩兩冊，文兩冊，曲韻軒筆墨兩冊。雪橋詩話，八旗文經，熙朝雅頌集所採的詩文都是從這裏面選出來的。我在考證裏引的那首「寄懷曹雪芹」，原文題下注「雪」字，又「揚州舊夢久已絕」一句，原本絕字作曼，下帖一箋條，注云：「雪芹曾隨其先祖貢職造之任

。雪橋詩話說曹雪芹名富，為他舉地以孫，並是根據于這兩條注的。又此詩中「劉門落日松亭暮」一句，雪字原本作柳，下注云：「時余在嘉峯口」按敦敏作的小傳，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一七五七)，敦誠在嘉峯口。此詩是丁丑年作的。又敦誠引的「佩刀質酒歌」雖無年月，但其下第二首題下注「癸未」，大概此詩是乾隆二十七年上午作的。這兩首詩之外，還有兩首未刻的詩：

(1)贈曹雪芹 (注)即雪芹
 滿腔蓬蒿老不華，舉家食粥酒常餘。衡門僻巷愁今雨，窮巷荒涼夢舊家。司馬青衫留客醉，步兵白眼向人斜。阿誰買與豬肝食，百啜西山餐露霞。

這詩使我們知道雪芹又號芹圃。前三句寫家貧的狀況，第四句寫盛衰之感。(此詩作于乾隆十六年辛巳)

(2)懷曹雪芹 (注)甲申
 四十年華付杳冥，哀旌一片阿誰銘？孤兒湖海魂應逐，一注前數月，伊子瑞，因感傷成疾，一病不起，目豈瞑，牛鬼道文悲李賀，寒車尚舞舞列伶。(適按：此二句又見于鶴梅卷中，據鍾義先生從雪橋裏引人詩話：楊先生也不曾見此詩全文。故人惟有青山淚，梨酒生勸上房明。

這首詩給我們四個重要之點：
 (1)曹雪芹死在乾隆二十九年甲申(一七六四)差了一年。
 (2)曹雪芹死時只有「四十年華」。這自然是個整數，不限定整四十歲。但我們可以斷定他的年紀不能在四十五歲以上。假定他死時年四十五歲，他的生時當康熙五十八年(一七一九)。考證裏的猜測還不算大錯。

關於這一點，我們應該聲明一句。曹寅死於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三)，下距乾隆甲申，凡五十一年。雪芹必不及見曹寅了。

敦誠「寄懷曹雪芹」詩裏注云：「雪芹曾隨他的父親曹頌在江寧織造任上。曹頌做織造，是康熙五十四年到雍正六年(一七一五—一七八)；雪芹隨在任上大約有十年(一七一九—一七八)曹家三代四個織造，只有曹寅最著名。敦誠晚年編集，添入這一條小注，那時距曹寅死時已七十多年了，故敦誠與我收有同樣的錯誤。

(3)曹雪芹的兒子先死了，雪芹成傷成病，不久也死了。據此，雪芹死後，似乎沒有後人。

(4)曹雪芹死後，還有一個「魏雲」的「新婦」。這是薛寶釵呢，還是史湘雲呢？那就不容易猜想了。

四松堂集裏的重要材料，只是這些。此外還有一些材料，但都不重要。我們從敦敏作的小傳裏，又可以知道敦誠生於雍正甲寅(一七三三)，死於乾隆戊申(一七九二)，也可以修正我的考證裏的推測。

我在四月十九日得着這部四松堂集的原本。隔了兩天，蔡子民先生又送來一部四松堂集的刻本，是他托人向晚晴詩社裏借來的，刻本共五卷：
 卷一，詩一百三十七首。
 卷二，詩一百四十四首。
 卷三，文三十四篇。
 卷四，文十九篇。
 卷五，他如筆墨八十一則。

果然凡底本理題上沒有「刻」字的，都沒有收入刻本裏去。這更可以證明我的底本格外可貴了。蔡先生對於此書的熱心，我是很感謝的。還有有趣的，是蔡先生借得刻本之日，差不多正是我將看底本之日。我尋此書近一年多了，忽然三日之內兩個本子一齊到我手裏！這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了。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總發行所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THE ENDEAVOR

重校 每號零售銀二元
 郵寄大洋二
 分。半年二十六
 號，大洋五角；
 全年五十二號，
 大洋一元。到費
 在內。不通過郵
 局。可用三分
 的或一分的郵票
 代償。

我們的政治主張

我們為供給大家一個討論的底子起見，先提出我們對於中國政治的主張，要求大家的批評，討論，或贊助。

(一) 政治改革的目標 我們以為現在不談政治則已，若談政治，應該有一個切實的目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的。我們以為國內的優秀分子，無論他們理想中的政治組織是什麼，（全民政治主義也能，基爾特社會主義也能，無政府主義也能）現在都應該集中降格的公認「好政府」一個目標，作為現在改革中國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我們應該同心協力的拿這共同目標來向國中的惡勢力作戰。

(二) 「好政府」的至少三項 我們所謂「好政府」在消極的方面是要有正當的機關可以監督防止一切營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積極的方面是兩點：

- (1) 充分運用政治的機關為社會全體謀充分的福利。
- (2) 充分容納個人的自由，愛護個性的發展。

(三) 政治改革的三個基本原則 我們對於今後政治的改革，有三個基本的要求：

- 第一，我們要求一個「憲政的政府」，「民

治主張

第二，我們要求一個「公開的政治」，包括財政的公開與公開考試式的用人等等，因為我們深信「公開」(Publicity)是打破一切黑幕的唯一武器。

第三，我們要求一種「有計畫的政治」因為我們深信中國的大病在於無計畫的飄泊，因為我們深信計畫是效率的源頭，因為我們深信一個平康的計畫勝於無計畫的瞎摸索。

(四) 政治改革的唯一下手工夫 我們深信中國所以敗壞到這地步地，雖然有種種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確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好人應着手，惡人背而走。因此，我們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的第一步在於好人須要有奮鬥的精神。凡是社會上的優秀分子，應該為自衛計，為社會國家計，出來和惡勢力奮鬥。我們應該回想，民國初元的新氣象豈不是因為國中優秀分子加入政治運動的效果嗎？當時的舊官僚很多跑到青島天津上海去拿出來做生意，不想出來做官了。聽說那時的曹汝霖，每天在家關起門來研究憲法！後來好人漸漸的厭倦政治了，跑的跑了，浪隱的隱了；於是曹汝霖丟下他的憲法書本，開門出來了；於是曹汝霖天津上海的舊官僚也就一個一個的跑回來做參政議總長次長了。民國五六年以來

好人袖手看中國分裂，看看討伐西南，看看安福部的成立與組織，看看蒙古的失掉，看看山東的賣掉，看看軍閥的橫行，看看國家破滅去臉到這地步！够了！非無條件的好人現在可以起來了！做好人是不夠的，須要做奮鬥的好人；那時的曹汝霖，要麼，決然的走，還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

(五) 我們對於現在政治問題的主張 我們既已表示我們向幾項普通的主張了，現在我們提出我們的具體主張，供大家的討論。

第一，我們深信南北問題若不解決，一切裁兵，國會，憲法，財政等等問題，都無從下手。我們不承認南北統一是可以以武力做到的。我們主張，由南北雙方早日開始正式談判。一切暗通的勾當，不是我們國民應該承認的。我們要求一種公開的，可以代表民意的南北和會。暗中的勾結與排擠是可見的，對於同胞講和並不可恥的。

第二，我們深信南北沒有不可和解的問題。但像前三年的分贓和會是我們不能承認的。我們應該預備一種決戰的與論做這個和會的監督。我們對於議和的條件，也有幾個要求：

- (1) 南北協商應於六年解嚴的國會，因為這是解決國會問題的最簡易的方法。
 - (2) 和會應養成國會對憲法完全遵守。
 - (3) 和會應協商一個裁兵的法，議定後雙方限期實行。
 - (4) 和會一切會議都應公開。
- 第三，我們對於裁兵問題，提出下列的主張：
- (1) 規定分期裁去的兵隊，定期實行。
 - (2) 裁除兵額，總額不准補。
 - (3) 絕對的不准招募新兵。
 - (4) 籌辦裁撤之兵的安置辦法。
- 第四，我們主張裁兵之外，還應該有一個「裁官」的辦法。我們深信現在官軍實在太多了，國民負擔不起。我們主張：

(1) 嚴定中央與各省的官制，嚴定各機關的員數。如中央各部，大部若干人（如交通部），中部若干人（如農商部），小部若干人（如教育部）。

(2) 廢止一切諮議局等「乾薪」的官吏。各機關各省的外國顧問，除極少數必需留專家之外，一律裁撤。

(3) 參酌外國的「文官考試法」，規定「考試任官」與「非考試任官」的範圍與升級辦法。凡屬於「考試任官」的，非經考試，不得委任。

第五，我們主張現在的選舉制度有急行改良的必要。我們主張：

- (1) 廢止現行的複選制，採用直接選舉制。
- (2) 嚴定選舉舞弊的法律，應參考西洋各國選舉辦法 (Governments Practice)。
- (3) 詳定細目，明定科罰，切實執行。

第六，我們對於財政的問題，先提出兩個簡單的建議：

- (1) 嚴定的會計公開。
- (2) 根據國庫的收入，統籌國家的支出。

以上是我們對於中國政治的幾項主張。我們很誠懇的提出，很誠懇的請求全國的人的考慮，批評，或贊助與宣傳。 卅一，五，十三

- 提案人 職銜
- 蔡元培 國立北京大學校長
 - 王寵惠 國立北京大學教員
 - 羅文幹 國立北京大學教員
 - 湯爾和 醫學博士
 - 陶知行 國立東南大學教育科主任
 - 王伯秋 國立東南大學政治經濟科主任
 - 梁漱溟 國立北京大學教員
 - 李大釗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
 - 陶孟和 國立北京大學哲學系主任
 - 朱經農 國立北京大學教授
 - 張繼 國立北京大學教員

袁一誥 國立北京大學教員
 徐寶璣 國立北京大學教授
 王 徵 美國新銀行團秘書
 丁文江 前地質調查所所長
 胡 適 國立北京大學教務長
 (附白)一切贊成與反對的言論，我們都很歡迎，請寄到努力週報社，或寄給提議的人。

論 著

近六十年間美國新聞紙的趨向 天農

自從美國南北戰爭以後，美國的報紙有四種趨向。現在把他提舉出來，或者也可略供我國新聞記者參考。

六十餘年前，紐約國民報The New York Tribune 主筆格利雷Harrow Greaser氏主張報紙應以首重社論(Socialism)。他在自己所辦的報紙上實行他的主張，頗受一時的歡迎。他的論說頗能左右當時的輿論，報界中學他的人也很多。後來他的名望一天一天高起來，被「自由共和黨」Liberal Republican 及民主黨 Democrats 合選作候補總統，後來選舉失敗，不久就死了。但是他的文章至今為人所嚮往，他的辦報方法也仍為人所摹仿。

第二種趨向就是偏重新聞 (News) 這一派的領袖當推紐約先驅報The New York Herald 的主筆白乃特James Gordon Bennett氏。他在各地方設立傳遞新聞的特別機關，以謀消息靈通，他的成績很好。遇有特別事件發生，他必不惜重資派人親往調查，以求新聞真確。譬如他在一八七一年派道斯坦斯Stanley 氏到非洲中部去尋訪探險家立溫斯頓 Livingston 的蹤跡，把所得的消息逐天在報紙上披露出來，惹起全世界的注意。這種辦報的方法所收效果實在很大，現在美國的報紙很多摹仿他的。

第三種趨向就是注重文品 (Style)。這一派的

代表應推紐約太陽報The New York Sun 主筆但斯Charles A. Dana 氏。當但斯氏擔任主筆的時候，紐約太陽報為文學家所推重，認為美國最好的日報。他的社論懸格很高，他的新聞選擇也很精確，所以為人人所愛讀。一八八〇年七月廿四日但斯氏在威士康斯州報界聯合會演說，舉出八條原則，現在摘要述在下面：

- (一) 多訪新聞，世界上所有的新聞，眼說意會全行知道，但是不成為新聞，瑣事不可糊亂登載。
- (二) 對於他報所登消息倘未調查確切，不可妄行轉載。
- (三) 凡重要人物對於訪事，談話，非經本人同意，不願進行登載。
- (四) 人家出錢來登廣告，萬萬不可借作新聞。廣告與新聞的界限必須非常分明，不能張冠李戴。因為出錢請登廣告，一定有特別用意的。
- (五) 除非萬不得已，切不可用議論或諷刺的說語來攻擊社會的弱者，或無法自衛的人。
- (六) 對於自身的主張應竭力維持，但不可以為世界的上真理都包括在我的主張裏面，也不可以為我的意見就是唯一無二的真理。
- (七) 如果新聞記者是一個政黨的黨員，自然應當扶助本黨，但不可以為所有的好人都在本黨裏面或本黨以外的人全是壞的。
- (八) 最緊要的就是知道並且深諳人類的文化是日進不已的，現在人類的生活和人類的事業處處都有進步，我們的將來比現在或已往更重要，更好。

註：參看 "The modern American newspaper" by A. Dana, Appleton 1895.

第四種趨向是偏重感情。這一類的報紙的主筆美國人叫他作「黃報主筆」，Yellow Journalists 所謂。黃報，就是着了顏色的意思。他們的代表當推紐約世界報The New York World 的主筆柏梨洲Pulitzer 和紐約日報The New York Journal 的主筆赫斯 Hearst 他們以為報紙代表民意，

不該專代表知識階級，應當把社會組織中最下層的情感和外面大多數人的思想都振動起來。才可收極大的效果。只有最單純的情感和最遲鈍的思想可引起一般人的興味，使兒童走卒都能明了。但是事難兩全，稍有學問稍有修養的人就不大願意去看他。只有下等社會的人非常歡迎這一類的報紙，所以在輪船碼頭上，火車站裏，以及一切街頭巷角無知愚民聚會的地方「黃報」的勢力非常之大。

這些「黃報」雖然有許多不滿意人的地方，但他們有兩種原則很可以採用的：

(一) 做報的人應當深悉讀報的人的心理。倘使新聞記者做文章全不體貼讀者的心思，他的議論必不能深入人心發生效力。

(二) 報紙應當處處從大多數人民的福利上著想，代表社會上的真輿論，不可專為一階級一黨派說話。用極精密的思想去體察人民的隱衷；用極深厚的同情來撫慰人民的痛苦，自然沒有不受社會的歡迎的。

柏梨洲Pulitzer 有幾句說話，我覺得很有趣，且把他翻譯出來。他說：

倘使把國家比做一隻船，新聞記者就是站在瞭望臺守望的人。在天气晴和的時候，他應當留心一切往來的船隻及天際一切有趣的事物。海面上漂流的物品倘於船上有用處，便當報告船員把他們撈起來備用。假若海上起了風霧，他就應該極力的窺探前途危險隨時警告船員。他是全船的眼睛，當以全船的安全為念，不可專從小處着想。

這是美國報界的新精神，也是我對於努力週報所抱的希望。

基督教在歐洲歷史上的位置 (續) 陳衡哲

此時忽然又發生一歐洲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就是那十字軍與回教徒的戰爭。這個戰爭的原因，表面上是為宗教，實際上却與複雜，比如南方意大利，小亞細亞的經濟關係，亞洲民族與亞洲西部民族的政治競爭，日耳曼人的尚武精神要求

一個發洩的機會；教皇想藉此顯出他的地位的重要；以及其他數十種心理上，經濟上，政治上，社會上的種種現象。那時候基督教的十字軍的功罪，所以十字軍中的人物，也有皇帝，也有諸侯，也有富家子弟，也有叫化子，也有和尚，也有失戀的情人，也有流落的詩人，也有殺人不成顯的強盜。他們從第十一世紀的末年到第十三世紀的末年，到亞洲的西部和非洲的北部去，和回教徒混鬧了二百多年。但是他們終久不曾征服了回教徒。

基督教徒在歐洲外面和回教徒爭鬧的時候，教皇也仍舊在他的宮內和神聖羅馬皇帝的皇帝比較勢力。起初教皇得勝，但皇帝也不是永遠失敗的。到了第十二世紀末年，教皇的勢力，已經達到最高峯，然而皇帝也自後進來了。他們一個在前而跑，一個在後而追，但教皇走的是下山路，皇帝走的却是上山路。方他們這樣追逐的時候，皇帝的方面，忽然又加許多健將。原來此時歐洲的情勢，已由混沌的統一，漸漸的進為分治的列國。列國的國王，名義上是皇帝的屬臣，實際上却極力的想脫離那束縛。可巧在這個時候，發生了幾件事，恰恰合了列國君主的心懷。

第一，便是各國國民的自覺心，比如英國人就自己覺得是英國人，不是羅馬帝國的人。第二，便是那狹義的宗教改革運動。這個運動的宗旨，是用這一種的基督教，來代替那一種的基督教的，與本文沒有什麼關係，所以不去論他。許多國王，因為靠了宗教，可以脫離教皇的勢力，所以便陸續的把新教奉做了國教，自己做了教主。直接的隸屬於上帝，不再去煩勞教皇做他們的居間人。這些國王大都得到他們的人民的同情和幫助，所以他們常常立在優勝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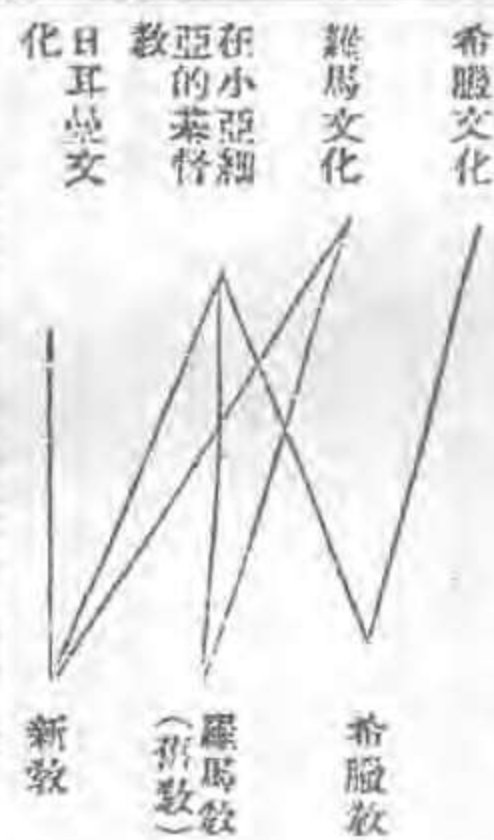
但基督教和政治已經結合了好幾百年，他們的分離決計不會那麼容易。比方甲國的君主和乙國的君主有冤仇，甲國從了宗教，乙國自然立刻要和新教聯絡起來，借了一個上帝對述臣的職名，去和甲國宣戰了。又比方有一個民族，想脫離異族君主的主權，他們也就借了宗教不同的名，去實行他們政治上的獨立，因為這兩個和其他種

種複雜的原因，歐洲在十六七兩世紀裏，發現了無數的宗教戰爭。其中最利害的，便是從一六一八年到一六四八年的三十年戰爭。參加戰爭的國除了日耳曼聯邦之外，還有瑞典、法蘭西和西班牙。

自此之後，基督教便分為新舊兩派。舊教便是羅馬教，他本含有羅馬文化的分子，所以信奉他的也多半是曾經羅馬化的拉丁民族。新教則棄了舊教的種種儀式，想從聖經裏面去找宗教；他中間的理性的分子多於感情的分子，所以他的疆域，也大半在日耳曼民族的國內。二百年來的宗教戰爭，到此算告了一個束結。其中最可注意的一件事，便是新教中間，差不多沒有政治作用的餘地了。這是因為新教勢力擴張的時候，歐洲的文化比了一千前高得多；政府的地位也鞏固了，社會上的秩序也安定了，人民所依賴的，也不單單只有一個教會機關了。我們承受歐洲宗教勢力的中國人，大約也會留意過這個現象；就是凡是羅馬教的傳教士，大都是要去干涉地方上的政治的；新教的傳教士，就比較的好一點了。

新舊教的戰爭雖然禁止，基督教和科學的戰爭，却正在開始。凡曾學過科學的人，沒有不知道中古時代科學家的命運的。因為基督教徒講迷信，而科學却要打破迷信，所以他們竟立於對峙的地位。但教會勢力很大！尤其是在信奉舊教的國家，——他利用他在政治上的勢力，用嚴刑酷罰去阻止與他不能相容的學說。十六七世紀科學萌芽時代的人物，如敢於發表他們的新學說，就要被政府提到監裡去，或是受那焚燒的慘刑。這是歐洲歷史的一個大污點，也是基督教史上的一件重大罪案。但是真理總有得勝的一天，基督教也漸漸的明白自己的地位，也就趁風轉舵的去與科學聯絡了。所以這個基督教和科學戰爭的結果，是科學的完全勝利。但他們所用的器具，却很不夠，一方面用的是政府的威權，和殘酷的刑罰；一方面用的却是試驗的儀器，和一般科學家寶貴的生命。我寫到這裡，不由的想到那個風和太陽比較勝負的比喻了！因為在歐洲的基督教，不是純粹的宗教，因為他起初對於歐洲的文化

很有些功勞，因為他後來阻礙歐洲進化的罪惡也很大，所以他在歐洲歷史上，占了一個很重要的位置。我上面所說的，不過是一個大概罷了。下面的一個表，是說明基督教與歐洲各種文化分子的關係的，就從他做這篇文章的結束罷。



我們看了這大綱，該得到些什麼結論？第一，到了歐洲的基督教，已經不是純粹的宗教，乃是一種政治化的宗教。他的初期的成功，是因為他能代替政府盡責任；他的後期的失敗，也因為安用他的政治上的威權。這個政教不分的現象，是歐洲歷史上的一個特產品。所以從前有人要學歐洲，去用法律來定一個中國的國教，海內外的人，沒有不笑話的。第二，這個政教混合的現象，不但是歐洲的特產品，並且是歐洲中古時代的特產品。自從宗教改革以後，基督教，尤其是新教，與歐洲的政治，漸漸脫離關係；所以他在歐洲歷史上，地位，也一落千丈了。所以除非有人能去替他恢復從前的地位，基督教是已經成爲一種不能爲善不能爲惡的物件了。然而恢復他從前的地位，是在現代世界上所不可能的事。第三，基督教所以能盛行於歐洲，是因為他到歐洲的時候，那裡的情形很黑暗，人民的程度也很低，基督教比如黑夜裏的一支蠟燭，自然要顯其文化代表的各種優先權了。今日中國的社會固然黑暗，然比了十六七世紀的歐洲總要光明些；總還有一點舊文化，來做黑夜裏的一盞洋油燈。洋油燈雖比不上電燈，然至少總可以照出光輝。所以有一般人，想把所有的中國人，都變成基督教徒，固然可笑。然而我們若是張皇失措的，恐懼這件事的實現，也未免對於自己太沒信心了。

軍事調查

中國北方軍隊的概略

丙，屬於皖系者

省分軍隊	長官	駐防地點	備致
浙江第四師	陳樂山	杭州檢江	十處兵
浙江第一師	盧永祥	杭州	十處兵
第二師	潘國綱	浙江	六處兵
第六混成旅	張彥揚	浙江	特種兵
福建福建第二師	何豐林	上海	
第廿四混成旅	戚治平	福建	
第十一混成旅	王永泉	福州	接近奉系
福建第一混成旅	唐國讓	泉州	只步一團砲
第二混成旅	王	福州	一連工二連
上游統帶步兵	史鑑清		步兵三營
獨立團五團			
以上五師，六混成旅，步兵六團。以十成兵計算，應該有七萬人。其中真正可以爲皖系命令的，也不過四萬多人。			
丁，態度不明或中立者			
省分軍隊	長官	駐防地點	備致
安徽安武軍	馬聯甲	接近直系	
安徽第一混成旅	馬聯甲	每旅步兵兩團騎各一營	每旅步兵兩團騎各一營
第二混成旅	李傅業		
第三混成旅	王		
第四混成旅	高世讚		
第五混成旅	史俊玉		
新安武軍	張文生	接近奉系	
第一路	陳德修	每路步兵五營每營五哨	
第二路			
第三路	李後庭		
第四路	錢廣漢		
第五路	楊瑞文		
山西山西第一混成旅	震	均十處兵	
第二混成旅	馬		
第一混成旅	李		

第二混成旅李澤霖 步兵二營 蔡榮壽 王緒緒 新編新編混成旅 蔣松林 十九騎兵團 楊樹勝 十八騎兵團 楊樹勝 混成團 楊樹勝 步兵一營 羅占傑 騎兵一營 巨可規

廿四式陸軍六十營 緩進兩混成旅三混成團 以上十混成旅，六混成團，九十五營。以八成計算，應該有八萬多人，再以上述所說，簡括的立一個表：

派別	兵數	備致
直系	二十三師 三十七混成旅 六普通旅 五補充團 八十七營	共三十八萬 可直接運用的 約十三萬人
奉系	五師 二十三混成旅 三補充旅 二騎兵旅	共十七萬 已運用的約十萬人 可直接運用的 約四萬人
皖系	六混成旅 六團	共七萬人 可直接運用的 約四萬人
中立系	十混成旅 三混成旅 九十五營	共八萬人

合計，八十五萬人。七十萬人每年費一萬萬元。這是單是北京政府範圍以內的。西南方面不容易知道確數，據最近的統計，雲南貴州廣東廣西四川湖南六省合計，至少有兵三十萬人。南北合計兵額總在一百三十萬，實數也有一百萬。每年兵費至少一萬五千萬元。這單是指陸軍。若是連海軍警察計算，實數至少有一百三十萬，兵費總有二萬萬元。

十一年，四月十三日。

文

藝

跋「紅樓夢考證」(一) 適

(答蔡子民先生的商榷)

蔡子民先生的「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是對於我的「紅樓夢考證」的一篇「商榷」。他說：

知其「紅樓夢」所寄託之人物，可用三法推求：一、品性和類者。二、故事有徵者。三、姓名相關者。於是以前論之輩友而推為其年，以惜春之冷面而推為其友；用第一法也。以寶玉之迷廬而推為其友，以鳳姐之哭向金陵而推為其友；用第二法也。以探春之名與探花有微而推為其友，以寶琴之名與孔子學琴於師襄之故事有關而推為其友；用第三法也。然每舉一人，率用三法或兩法，有可推證，始實言之。其如元春之疑為徐元文，寶釵之疑為翁寶林，則以近於孤證，姑不列入。自以為密慎之至，與隨意附會者不同。近讀胡適之先生「紅樓夢考證」，列拙著于「附會的紅學」之中，謂之「走錯了道路」，謂之「大笨伯」，「笨謎」，謂之「很笨的附會」；我實不敢承認。

關於這一段「方法論」，我只希望指出蔡先生的方法是不適用於紅樓夢的。有幾種小說是可以採用蔡先生的方法。最明顯的是海花。這本是寫時事的小說，故書中的人物都可用蔡先生的方法去推求，陳千秋即是田千秋，孫汝即是孫文，莊壽即是張香濤，祝廷廷即是寶竹坡，潘八爺即是潘伯寅，姜表字劍雲即是江標字劍霞，成熾字伯怡即是盛昱字伯熙。其次，如儒林外史，也可以用蔡先生的方法去推求的。如馬純上之為馮粹中，莊紹光之為程縉，大概已無可疑。但這部書裏的人物，很有不容易猜的；如向鼎，我曾猜是商盤，但我說完這套時集三十二卷，不會尋着一毫證據，只好把這個好謎犧牲了。又如杜少卿之為吳敬梓，姓名上全無關係；直到我尋着了

文本山房集，我才敢相信。此外，金和鐵中舉出的人，亦多不過可供參考，不可過於信任。如金和說吳敬梓詩集未刻，而我竟尋着乾隆初年的刻本。儒林外史本是寫實在人物的書，我們尚且不容易考定書中人物，這就可見蔡先生的方法的適用是有限制的了。大多數的小說是不可適用這方法的。歷史的小說如西廂記，傅青的主說如水滸傳，遊戲的小說如西廂記，都是不能用蔡先生的方法來推求書中人物的。紅樓夢所以不能適用蔡先生的方法，胡適先生曾舉出兩個重要理由：

(1) 別類小說的影射人物，只是換了姓名，男還是男，女還是女，所做的職業還是本人的職業。何以一到紅樓夢，就男變為女，官僚和文人都會變成宅眷？

(2) 別類小說的影射事情，總是保存他們原來的關係。何以一到紅樓夢，就關係的統統變了。例如蔡先生考定寶玉為元初，黛玉為朱竹坡，薛寶釵為高士奇，試問允勛和朱竹坡有何戀愛關係，朱竹坡與高士奇有何吃醋的關係？

胡先生這話說的最明白，不用我來引申了。蔡先生曾說：「然而按徵第一大文章（指吳敬梓）且用之，安見這單第一大文章必不出此乎？」這個比例（類推）也不適用，正因為紅樓夢與儒林外史不是同一類的書。用「品性、軼事、姓名」三項來推求紅樓夢的人物，就像用這個方法來推求金瓶梅與西廂記的一妻五妾影射何人；結果必是一種很笨的附會。

我對於蔡先生這篇文章，最不敢贊同的是他的第二節。這一節的大旨是：

惟吾人與文學書，最密切之接觸，本不在作者之生平，而在其著作。著作之內容，即胡先生所謂「情節」者，決非無考證之價值。

蔡先生的意思好像頗輕視那關於「作者之生平」的考證。無論如何，他的意思好像是說，我們可以不管「作者之生平」，而考證「著作之內容」。這是

大錯的。蔡先生引託斯泰爾中說的「凡其著作無不含有傳之性質；各書之主人格……皆其一己之化身；各書中實敘他人之事，莫不與其自身有直接之關係。」這話在此時的人若不知「作者之生平」，如何能讀懂這書的「情節」？胡先生又引託斯泰爾與「三」的語也，說他們若不知道「Tolstoy」的「生平」，如何能讀懂第一部之「War and Peace」呢？

我以為考證作者之生平與時代，是著作之內容。胡適先生下手工夫，四顧是文章，傳一書，用年表的事做骨幹，又最費了一筆錢去請胡適之序，一語一語，而胡適之序，竟與胡適之文章是或同是不同人；不然，胡適之序及胡適之文章，提是胡適之文章（這話中作胡適之的徐度香與寶珠，是胡適之成了徐度的預言了嗎？胡適之說儒林外史與胡適之即胡適之，現在我們知道吳敬梓死於乾隆十九年，而胡適之生於乾隆九年，我們便可以斷定胡適之決不是胡適之了。又舊說儒林外史裏的牛布衣即是朱草衣。現在我們知道朱草衣死在乾隆二十一年，那時吳敬梓已死了二三年了，而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已敘牛布衣之死，可見牛布衣大抵是胡適之一人了。

因此，我說，要推測「附會的紅學」，我們必須搜求那些可以「紅樓夢」的著者，時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向來紅樓夢一書，所以容易被人穿鑿附會，正因為向來的人忽視了「作者之生平」這一重大問題。因為不知道曹家有那樣的富貴繁華的環境，故人都疑心曹家是那富貴的家庭，至少也是指明珠一類的宰相之家。因為不深諳曹家是八旗的世家，故有人疑心此書是指斥兩湖人的。因為不知道曹家盛衰的歷史，故人不信此書為曹雪芹把真事隱去的自敘傳。現在曹雪芹的歷史和曹家的歷史既然有點明白了，我很盼望紅樓夢的人都能平心靜氣的把向來的成見暫時丟開，

大家換換眼線來評判我們的意見是否可靠，我們對於胡適的解釋是否不謬，這樣的批評，是我所歡迎的。我會說：

我在這篇文章裡，處處想截斷一切先人的成見，處處存一個搜索證據的目的；處處尊重證據，讓證據做指導，引我到相當的結論上去。

此間所謂「考證」，單指那些可以考定作者，時代，版本等等的證據，並不是那些「紅學家」隨便引來穿鑿附會的證據。若離開了作者，時代，版本等項，那麼，引東帶西與引紅樓夢來說是同樣的「不相干」；引三傳郭瑋與引薛瑋士漁洋是同樣的「不相干」。若離開了「作者之生平」而別求「性情相近，軼事有徵，姓名相關」的證據，那麼，古往今來無數有名的人，那一個不可以化男成女推進大觀園裏去？又何止朱竹坡徐應龍高士奇湯斌等幾個人呢？況且胡適之說可以說是不四史，曹兒既可以說是吃的韭菜，那麼，我們又何妨索性說紅樓夢是一部草木春秋或蘇芳譜呢？

亞里士多德在他的尼可馬赫倫理學裡，(一) 亞里士多德在(一〇九九)曾說：

討論這個學說(指柏拉圖的「名象論」)使我們感覺一種不愉快，因為主張這個學說的人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既是愛智慧的人，為維持真理起見，就是不得已把我們自己的主張推翻了，也是應該的。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們心愛的東西，我們就不得不愛真理過於愛朋友了。

我把這個態度期舉一切人，尤其期舉我所最敬愛的蔡先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週報

THE ENDEAVOR

3

總發行所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每號零售銀元兩枚。郵寄大洋二分。半年二十六號，大洋五角；全年五十二號，大洋一元。郵費在內。不通郵匯地點，可用三分的或一分的郵票代價。

本社特別啓事

本社這幾天收到了無數關於「我們的政治主張」的文章，本期不及發表了，下期另出增刊，專載這一類的討論。

社論

大家起來監督財政！

(適)

與其向政府討賬，不如向政府算賬！

我們在「我們的政治主張」裡，對於財政問題，只主張兩點：

(1) 澈底的會計公開；

(2) 根據國家的收入，統籌國家的支出。

我們自信，這兩條雖然簡單，却是解決現今財政問題的唯一下手方法。近來司法長官辭職的呈文裡，也認定財政之不公與支配之不均，為最大的病根。這個觀察，我們認爲不錯。在政府並不是絕對的沒有維持財政的能力；政府教育費的所以不能維持，只是因爲財政不公，由幾個私人自由分配，自由侵吞，以致正當的用途反沒有錢了。去年北京教育界要求交通部擔任北京的教育費，他們的主張也只是要打破國家收入由各都自行支配的制度。但教育界一部分

的力量是不濟事的。我們以爲現在各機關的人專向「索賄」一方面做工夫，乃是最下策。我們不是叫化子，我們是國民，我們應該行使我們的權利來監督我們的財政。假如現在司法界的全體，教育界的全體，銀行界的全體，以及各機關的人員有一個共同的組織，提出「會計公開，統籌支配」八個字樣，共同的大運動，進行則一齊罷行，罷工則一齊罷工；法庭關門，監獄罷工，銀行罷市，以及各機關同時停止。這樣做去，一定可以達到我們的目的。

要證實我們的主張是不錯的，我請大家仔細研究本年一二兩月份除一項的收入與支出的實任情形。

△一月份共收總餘 三，七六〇，〇〇〇元

由稅收總所支出 一，八七〇，〇〇〇元

由財政部支出 一，八五〇，〇〇〇元

我們再看財政部怎樣支配這一百八十五萬元：

(1) 陸軍各項總計 一，〇二四，〇六五元

(2) 海軍 四〇〇，〇〇〇元

海軍總計 一，四二四，〇六五元

佔本月收入總數的百分之七七，五。

(3) 其他各項 四一五，九三四元

佔本月收入總數的百分之二二，五。

但是這各項之中，有三十四萬四千元是還債的。實在的非軍費的支出，只有哈爾濱特別法區五

元，與印鈔局兩千元，共只有五萬五千元。這一個月一萬八千五百萬元的收入，行政費只佔了百分之二十八！

但是更可注意的是二月份的收支：

△二月份共放總餘 三，六五〇，〇〇〇元

由稅收總所支出 七七〇，〇〇〇元

由財政部支出 二，八八〇，〇〇〇元

這二百八十八萬元的支配是很簡單的：

(1) 還債(四項) 四四〇，〇〇〇元

佔本月收入總數的百分之二一，五。

(2) 軍費 二，四四〇，〇〇〇元

佔本月收入總數的百分之六六，八。

這二百四十四萬元之中，軍費佔了百分之六六，八。其餘八十五萬元是陸軍各師與近幾軍警備。這一個月的淨剩餘並不多，只有三百萬元，不算少了，然而這一個月的淨剩餘在行政司法行政上！

我們再把這兩個月總起來看：

一二兩月的淨剩餘有四百七十三萬元。軍費去了三百八十七萬四千元，佔了這兩個月總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一有零。行政費只佔了百分之十一有零。

兩個月之中，司法方面得着五萬元，教育方面不曾得着一個大錢。

所以我們說：現在政府並不是沒有錢。因爲財政不公，以爲罪惡的官吏可以支配國家的收入，所以我們到這地步。現在的對付方法沒有別的，只有大家聯合起來，齊心協力的得到會計公開，統籌支配。八個。如欲不到，我們然後一齊罷工，法庭關門，監獄罷工，銀行罷市，以及各機關同時停止！

記 載

奉直戰爭的真相

宗淹

我們中國無論甚麼大事，都不容易知道實在情形。這的事不必說了，奉直的戰事不過是十天前的事；直勝奉敗，自就是大家知道的，但是兩方面兵力的多少，軍隊的分佈以及戰事的情形，敗績的果，可以說是「一言人殊」。與奉天接近的人，總說西路敗，是張作霖部通敵；與直系接近的人，則又張大其詞，甚麼「詐敗，詐降，地雷，假砲，一無情無理的，亂談一陣。奉天方面消息，現在自然不通。就是直軍的當局，也沒有把實在的事實宣佈出來。將來若有歷史家要做戰事史，苦於沒有材料，也就無從着手，豈非奇事！

我在戰事期內，恰好住在天津。各鐵路同奉京裏面都有幾個朋友。逐日探聽，隨時記載，關於奉軍的行動，還可以得其大概。但是對於直軍的情形，則完全不能知道了。奉軍潰敗下來，遇見敗兵，就給他們幾天，又搜集了許多材料。直軍陸續到天津以後，有人介紹了在各路親戰事的幾個軍官，同他們談話，方才曉得直軍作戰的大畧。雖然沒有詳細的官書，正式的報告來供參攷，就向各方面比較參合起來，也還可以成有一個有頭緒的記載。雖不敢一定是信史，然而却都經過一番審查，比尋常報紙上的通信，或者比較可信一點。

(一) 兵力。

甲 奉天方面：

奉天原在關內，兵有第一師，十六師，兩師；第五，第六，第七，三混成旅。從四月十日起運兵進關，到戰事停止，運了一百四十列車。月以後，至少還有四十列車。一共總有二百列車。其中糧食糧食有四十列車。開始運輸的時候，一列車不過三三百八。到了將戰的時候，每列車總在八百人。平均以四百人一列車計算，新進關的兵，總在六萬四千人。連本來在關內三萬多人，已經將近十萬。以後熱河的二十八師。又來了一旅，所以奉軍至有十萬人。除上述所說的各師旅以外，有第一至第四，第八第九六混成旅，騎兵旅一旅，古大第六，第七兩混成旅。

乙，直隸方面

直系的軍隊雖多，然而河北不能完全撤防，河有又有後顧。據直軍的總謀李，臣君告訴我，直軍加入此次戰爭的兵，是第二十六師，二十三師，第三師第六旅，第十一師的二十一旅，第二十二師的第四十八旅，第四十二，十三，十四，十五，五個混成旅，還有兩個補充團，一共六萬多人。其中第四混成旅，同第四十八旅，都是戰事將了的時候，方纔調到前線的。其餘如張福來的二十四師的二十七旅，還在湖北。馮玉祥的第十一師的二十二旅，第三師的第五旅，同新雲鶴的第八混成旅，都留在河南，監視包圍，防守後路，所以這一次河南的變動，幾天就罷了結。

(二)，作戰計畫

奉直兩方面，都可分做三路。東路在馬廠，青縣。中路在固安，永清，同縣縣東面的信安鎮。西路在長辛店。東路向南可以由青縣往德州，向西由大城往高陽，保定就是津保的汽車馬路。中路由固安往雄縣，由信安往霸縣，雄縣也通保定。西路由長辛店經良鄉，琉璃河，沿京漢鐵路直達保定。奉天方面，各路都取攻勢，但是東路方面，攻而兼守。直軍方面，惟有西路是取攻勢，東中兩路都是且守且攻。因為這兩路後沒有鐵路，運輸異常困難，所以不得不以全力進攻長辛店，利用京漢鐵路，接濟後防。

這是開戰時的形勢，未開戰以前，直軍的防禦，很不完善。因為曹家兄弟，態度不明，主戰派的人，不能自由佈置。直到了王承斌做了軍務會辦，馮玉祥到了洛陽，吳子玉方纔來到保定。開戰的頭兩天，直軍人數不多，如第四混成旅，第四十八旅，第二十一旅，都是以後加入的。

(三) 戰爭情形

甲，西路

奉軍在西路的，是第一師，第十六師，第五，第九兩混成旅，同第二混成旅的一，部分總司令是張景惠。四月二十八夜間，前線過了良鄉，二十九日早上三點鐘，同直軍接觸了。當時直軍只有十三混成旅，同第十五混成旅，同補充團第三團一團的兵。是吳子玉自己指揮。二十九，三十戰

鬥了兩天，直軍攻到長辛店，因為奉軍在土山上安了大砲。依日為守，進攻的兵人數太少，不能前進。五月一日以後，慢慢的退了下來。幸虧第十一師的二十一旅來到，吳子玉就教他們由坨里沿了山向大城撤走，繞出了奉軍的背後。到了四日早上，開始進攻。奉軍因為右翼受了包圍，恐懼起來，後路接應。二十八師，又沒有按時到場，就於四日的夜間，退出了長辛店。直軍的第四混成旅張錫元的兵，又趕到前線，乘勝過盧溝橋追擊。五日的早上十一點鐘，佔領豐台。奉軍西路的兵，同中路的兵隔斷，就四面潰散向北的在海口一撤，其餘在北平附近的，又被第十三師，第九師，第一師，中立的軍隊攔住，大部分不是被殺，就是潰散了。

乙，中路

中路的戰爭，我雖不曾調查得十分詳細。大概的情形，奉軍分兩路。在信安鎮的是張學良指揮，原來是第三，第四，第八三個混成旅；以後又加入騎兵一旅。在固安，永清的是張作相指揮。有二十七師全師，第六混成旅，第二混成旅的一部分，合計將近四萬人。直軍方面，只有二十三師全師，一旅在信安附近。守固安的是十二混成旅。一其不過二萬人。幸虧第三師同二十三師都是勁旅司令王承斌是直軍的名將，所以這能支持。在信安的直軍，第六旅猛力攻擊，奉軍敗退了十幾里，直軍就傳出張學良受傷的消息。以後騎兵旅加入，奉軍反攻直軍第六旅的兩營，傷亡得不少，這是五月三日的事。當時奉軍看見第六旅，以為吳子玉一定在中路，又得一小勝，打死一個直軍的中級軍官，就傳出吳子玉陣亡的消息。到了四日，不但奉軍西路搖動，中路也右翼，被十二混成旅，二十三師攻擊，也漸漸退却，四日正午，張作霖親赴落台，就是約了中路軍隊，有退到那坊的，所以前往鎮壓。那曉得西路軍隊，同時退了下來，無法阻止，他就於這天下午回到軍閥，張學良得借，也從楊村趕回，同他父親逃往德州。

中路的軍隊退却的，況且離天津比較的近，所以由鐵路逃脫的不少。留在後邊，以後都聚到天津東北十幾村裡，直到了五月七日，方纔被城丙，東路。

奉天在馬廠方面的，原來是第一，第七，兩混成旅，第二十九師的一旅，以後又加入吉林的第六，第七兩混成旅。一方面向青縣，一方面向大城。由李桂林許蘭洲指揮。當奉天前線將上馬廠的時候，直軍方面，則有二十六師的一旅，駐在馬廠。還有一旅，駐在德州。當日曹錕下令，將馬廠讓出，移至高陽運河的西岸，到了四月十九日，保定方面，決意主戰。方纔把青縣以北的鐵路拆去一段，阻止奉軍南下，保護德州。兵工廠。但是奉軍節節前進，到了二十八日，也就在子牙河上的白洋河附近衝起來。當時二十六師的一旅，有兩營在白洋河，四營已經退到大城，恰好吳子玉同了十四混成旅的旅長彭壽莘從保定到了大城，看見了敗兵，一面鎮壓他們，改令前進，奔回白洋河，一面令十四混成旅加入，以彭壽莘為司令。同時在德州的二十六師一旅，也就到了青縣。此外還有第九師的一團，第十三師的一團，從南而趕到，分佈在興寧鎮附近，準備鐵路以東，掩護青縣的右翼。但是因為在白洋河的二十六師一旅，退得太快，兩方面消息不通，直到彭壽莘做了司令，方纔抽出一團，從子牙河上琉璃白洋河二十里過河，與青縣方面聯絡一氣。大城的左翼，本來是四十八旅擔任，但是到得太遲，僅有兩連加入戰事。這方面的奉軍，不甚進攻，戰事不很劇烈，白洋河直軍失了兩次，又得了回來。直等到西路奉天潰敗，東路奉軍不得不退，直軍方始過河追擊。而奉軍得信稍遲，路又稍遠，所以由鐵路退回去的不多。李桂林張九卿兩旅人的殘兵，又在軍閥成為直軍的第十三混成旅擔任做了俘虜。

(四) 敗潰程度

奉軍敗潰得如此容易，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但是由軍事上講起來，西路一敗，中路的右翼，有受包圍的危險，也就不得不退，何況中路當日二十七師又打了敗仗呢！中路一退，天津必然失守，津浦路上的奉軍，就要同總司令部隔離，所以東路也是應該退的。但退却是一件事，敗潰又是一件事。當日奉軍高級司令，如果有相當的指揮能力，應該在廊坊，客防附近抵抗，住中東兩路，得以從容退到天津以東；方是正當的辦法，張作霖四日到落台去，大概也就是這意思。但軍事前後沒有計畫，臨時軍心一亂，就沒有辦法了。

奉軍敗潰的程度，至今沒有確實的報告。大概說來，據統計總有一萬多人，潰散的也有萬把人，乘火車到德州的，京奉路上運去十八列車，津浦路上四列車，最多不過二萬數千。其餘從武清縣向德州，從楊柳河向塘沽的，都是奉行的了。大概張作霖在德州招集的敗兵，四萬多人，應該是有。據直軍司令部的統計，直軍收到的第一共三萬多枝，機關槍三百多枝，野戰砲，重砲一百四十多座，糧食輜重五十多車，至少可以供三師人的需要。

兩方面死傷的數目，也是至今沒有總計；據直軍在馬廠的軍官說，馬廠方面直軍死傷，不過四百多人。青縣方面恐怕有此數。治都是在東路的。中西兩路的戰爭，比東路劇烈，死傷每路千把人，總是有。照此計算，直軍三路死傷總在四千人以上。直軍方面，至少也有此數。六天戰爭的結果，兩方面的死傷，總要八千人上下。參與戰爭的兵，兩方面合計，有十五六萬人，所以死傷的數目，恰佔全軍二十分之一，不可以不算利害的了。

政治與社會

政治與社會

高一涵

自從我們的政治主張發表之後，便惹起長報記者的根本疑問，和益世報記者的「懷疑」。兩位記者的議論雖然各不相同，可是關於改革政治的「人方法」的主張却完全一致。就是「改良政治必先從改良社會下手。」益世報的社評「好

政府」文中第二段說：

以為十日之事而不從根本之教育入手，皆是費財。以吾國地大物博，歲入之豐，欲國民免印度人民之困苦，非實施三五年以上之普及教育，實不足以語政治之事。

長報的社論「政治主張底根本疑問」一文議論很精密，在他未說明他自己的觀察之前，也承認「政治方面和社會方面的工作，原來是無可軒輊的，只看各人底志願和能力如何罷了」。到了說明他自己的觀察時，却以為：

政治是為社會而發展的，同時又要待社會而發展。社會方面的工作，比政治方面更重些；而且政治方面的工作不能單獨進行，同時還要靠社會方面的工作做基礎。

這就是兩位記者的根本主張。

我們的見解不但不與兩位記者相衝突，並且要引兩位記者為同調。我個人原鈞不上說什麼主張，但是蔡胡諸先生對於「改良政治必先從改良社會下手」這句話，不但近幾年來在言論上常常主張，並且抱定這種主張做終身實行的事業。我們要求兩位記者和全國同志諒解的，就是這同一「我們的政治主張」的宣言，並不是拋棄我們多年「改良政治必先從改良社會下手」的主張，實在祇是貫徹我們多年的主張的一種辦法。

兩位記者所要請問的是「惡社會之中是否可容「好政府」出現或存在」，我們所要請問的是「惡政府之下是否可容許或不妨害我們做改良社會的事業」。

說到這個地方不能不「言歸正傳」。說說政治與社會的關係。我記得民國四年之任公先生因為政治的主張失敗，便改頭換面的來談社會事業。在大中華雜誌上發表一篇「政治之基礎與言論家之指針」，申明政治的基礎於社會的道理。可是他雖然主張政治的基礎在社會，却同時也承認社會的基礎在政治。且看他說：

設有難者曰：今日社會種種弊惡，強半皆政治現象所造成。政象不變，其導社會於下者且不知所屆；而從事社會事業之人乃如操土以塞孟津，雖勞何補？此雖吾固無以爲慮也。

又難曰：社會事業強半須政府積極扶助，然後能成；即不爾，亦須消極放任，有發榮滋長之餘地。而在惡政府之下，時不惟不助長之，而更摧殘之，則所謂社會業者何由自存？此難吾又無以爲慮也。更曰：社會事業，須其萌芽，已大不易易，政治現象既予人以不安，一有變故，遂見壞。人人有汲汲顧影之心。誰肯從事？此吾又無以爲慮也。

從這一段文字上看來，任公也未嘗不承認社會的基礎在政治；不過因為政治方面無法可想，方從事社會事業。任公當時幸而沒有專門從社會事業下手，如果要這樣做，我恐怕他的「今日之我」又要同昨日之我挑戰，又要說社會方面無法可想，不得不同轉頭去，先要改良政治了。爲什麼呢？就是因為政治與社會兩者絕對不能分離的原故。

政治與社會既然是絕對不能分立的東西，我們如果要「單獨進行」，必定要有一個假定，就是社會與政治兩兩分離，我做我的社會事業，你的政治事業。我從不能幫助你，但至少要不妨害你；你從不能幫助我，但至少要不妨害我。如果這個假定可以實現，那麼，我們就可以適用「報記者的」只看各人的志願和能力如何的例，決定他自己下手的所在。如若不然，恐怕你憑你從何方面下手，都是「白費精神」了。

我們國內的政治現象怎麼樣呢？在這種政治現象之下能使這個假定實現不能？祇要不是「喪心病狂」的人，我敢斷定他的回答必定說「不能」。我們且不必高談學理，或高談國家大事；祇就兩位記者和我們發言者親身的經驗說，也可以證明在惡政府之下，斷斷不容你辦社會事業。辦長報辦益世報，豈不是社會事業嗎？你們爲什麼封閉了好幾次？你們當真敢戰爭和奉直戰爭時爲什麼不「有聞必錄」，偏要做些假新聞來欺騙全國？我敢假定你們的回答必定說：「受惡政府的妨害」。我們發布宣言的人多是在教育界上做事的。教育豈不是社會的事業嗎？請問目下教育機關爲什麼天天在風雨飄搖之中？教育界爲什麼一點沒有生氣？教育界中學術思想爲什麼不發達？辦教育的人爲什麼沒有遠大的計畫？我們如果按着良心說話，便又不得不說是「受惡政府的妨害」。

「我們的政治主張」的宣言末尾明明着上各人的職業，這就是表明我們不是想拋棄教育事業不管，一心要去做政治事業；祇要求一個容許或不妨害我們辦教育事業的政府。我們並不是想從政治方面「單獨進行」，把社會事業一切停止；祇要求政治事業與社會事業携手同行。我們好政府的至少兩項「中明明說：

- (1) 充分運用政治的機關爲社會全體謀充分的福利。
- (2) 充分容納個人的自由，受個性性的發展

這就是表明我們「最低限度的要求」，並不是迷信政治萬能。換句話說：祇想「平心靜氣」的要求一個容許成不妨害我們辦社會事業的政府，並不是痴心妄想的在這裏做「政治」好什麼事都好的一場夢。

兩位記者似乎都相信「社會不良斷不能產生良好的政治」(這一句和我們相同)，可是我們更從這一點之外又相信「政治不良斷不能保持住良好的社會」。照長報的記者說：「我們須知現在腐敗在惡政府裏面的人，多一年也都是當時社會所謂優秀分子，因為到了容易爲惡的地位而腐化了。……萬一新分子再進化了又該怎麼樣？我以為這這話不但不能證明我們不應從政治方面做工，而且可以證明我們非從政治方面做工不可。如果讓惡黨片永遠存在，就是我們費盡心力去選優秀分子，費了幾十年或幾十年的苦心選出來的優秀分子，不到三個月兩個月便腐化了，那麼，我就是從社會方面做工，結果不仍然是「白費精神」嗎？因爲有這一層憂慮，所以爲保全我們教育的效果起見，更不得不格外要求好政府。

去一特殊階級，換一特殊階級，不但益世報記者不以爲然，就是我們自己也要不以爲然。我們所要求的明明是一個「憲政的政府」，「公開的政府」，「有計畫的政府」，怎樣是憲政的政府，怎樣是公開的政府，怎樣是有計畫的政府，都要用法律定爲制度，並不是換湯不換藥便可了事的。章秋桐先生有幾句話最警切，他說：

是不必人之度量如此相越，實乃政制週別，法度不同。人之組織，使從政者不得不誠，尤才者誠尤甚，誠尤甚者位益隆焉。吾之組織，則使從政者不得不詐，尤才者詐尤甚，詐尤甚者處益顯焉。故政治之良惡，人才之成敗於是乎繫，決不爽也。(見申報雜誌第六號政治與社會篇)

故我們所主張的好政府，用意在造成一種好組織，使中國優秀分子能隨其才之高下，直接或間接得用之於政治。不但想使優秀分子，到政府裏邊去仍然保持住他本來的面目，並且想使不十分優秀分子，到政府裏邊去反而改變他的面目。長報記者如果像無政府黨，把政治本身看作萬惡的東西，那麼，我們就可以不必多費口舌來辯論；如若不承認政治制度是絕對不好的，那麼，我們總可以有商量的餘地。換句話說，就是承認惡政治是可以改善的；惡政治既然可以改善，那麼，我們想從政治制度上下手，來改善政治，或者也不是痴話。

制憲問題

張憲慈

這幾天來，國會問題，憲法問題，又變成大家所注意所討論的問題。雖然各人對於解決時局的方法，意見還不能一致，不過大家總有一種觀念，以爲制定憲法便是政治上軌道的第一步。至於怎樣制定憲法，還是一個未解決的問題。有人主張國民制憲，又有人主張國會制憲。我們此則急需討論的，就是這一個制憲問題。我以為討論這一問題，我們萬不可主張在空詞名辭好聽而事實上做不到的辦法，也不可拘執於一種辦法，以爲別種辦法絕無商量的餘地。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週報

總發行所 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THE ENDEAVOR

士

每號零售銅元兩枚。郵寄大洋二分。半年二十六號，大洋五角；全年五十二號，大洋一元，郵費在內。不通過郵匯地點，可用三分的或一分的郵票代價。

關於「我們的政治主張」的討論

此次我們收到的討論很多，因為本報的篇幅有限，我們不能不大胆把來稿刪節一點。但我們自信把來稿的根本主張和重要論點，都儘量保存了。

又為篇幅的關係，凡在上海北京各報上發表過的討論，現在都不轉載。將來我們也許把那些報紙上的討論搜集起來，另出一個專號。

(一)

我們平常在言論上或實際上主張救中國的兩步在於政治改造；在此唱高調的智識階級，麻木的一般社會裡面，每每痛恨大家無真正覺悟。日前在努力週報看見「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想先生們多是教育界「清高事業」的人從前或宣言「不作官」的或信仰社會主義的，現在竟然「平心降格的公認「好政府」一個目標」，主張「為自衛計，為社會國家計出來和惡勢力奮鬥」和我們不約而同，這實在是思想界一大轉機，使我們抱無限的希望。

有許多言論，對先生們的主張懷疑的，我們都認為理由不充分。有人說「要從社會改革入手，否則政治改革是基礎不穩固的」，我們可以反

話：人民的改良要求是紙老虎！現在不好再請願裁兵廢督，希望國會議員，只有合全國的平民，下犧牲的決心，作最後的決鬥。我們主張的革命，不是利用那位軍閥拉攏那政客政客的革命；是要全國平民自覺自決的革命，不是革那個人革那一個系的革命，是要革不良制度革不良政治的革命；不是和惡勢力調和苟求速成的革命，是要先全盤破壞後分建設的革命。這是我們平日組織的信條，努力的目的。

轉說「要從政治改革入手，否則社會改革是事倍功半的」。原來好社會和好政治，互為因果，不能絕對劃分。譬如雞與雞蛋一樣，有雞能生雞蛋，有雞蛋也能孵雞。況且在中國現在特別情形之下，政治事業尤其是社會事業的工具。政治好，能夠用政治的機械力，增進社會事業的效率。政治糟，什麼都不好辦，至少要減少幾分可能性和速率。財政破產對於教育，內爭政變對於民生的影響，就是眼前好例。最好雙方分工並進殊途同歸。

所以我們以為這些懷疑都不成問題。我們對於（一）政治改革的目標（二）好政府的至少涵義（三）政治改革的三個基本原則，非常佩服；且相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於好人有奮鬥的精神」。但還有一個問題，你們沒有明白告訴我們的，——還是取革命手段呢？還是取改良手段呢？還是先破壞後建設呢？還是在惡基礎上建築「好政府」呢？

我們平常相信政治的徹底改造在平民革命。經十一年來的教訓，大家都已覺得中國已到千瘡百孔的痛境，頭痛醫頭脚痛醫脚，不徹底的和平改良，如今已難山窮水盡。政府的改良政策是門面

壞後建設呢？還是在惡基礎上建築好政府呢？我們可以用你們自己的話來做答：「最好雙方分工並進，殊途同歸。」可改良的，不妨先從改良下手，一點一滴的改良他。太壞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惡勢力不容納這種一點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本來破壞與建設都不是絕對的相反，他倆的關係也有點像你們說的雞蛋與雞的關係；有時破壞即是建設，有時建設即是破壞；有時破壞必須在先，有時破壞自然跟着建設而來，有時破壞與建設同時並進，等到雞蛋殼破裂時，小雞也已下地了。況且人各有偏長，而事業須合衆長。燒房子有時要人做，收拾和榨利瓦也要人做，打圍起屋也要人做。我曾說過：

君期我作瑪志尼，我祝君為俊斯威。國事今成逼應時，治頭治脚俱所急。我們對於國人的宣言是：各行其是，各司其事。

再者，我們很誠懇的替你們指出「到民間去」四個字現在又快變成一句好聽的高調了。俄國「到民間去」的運動，乃是到民間去為平民盡力，並不是到民間去運動他們出來給我們搖旗吶喊。「到民間去」乃是最和平的手段，不是革命的手段。(適)

(二)

本星期的努力週報上發表了一篇蔡子民王亮時諸先生的「我們的政治主張」。蔡先生們開口第一句就說「我們為給大家一個討論的底子……」，所以他們以下所說的話都是言簡而意賅；其中說得不周到的地方固然是很多，要在我們讀者能夠體貼言外之意罷了。以我看去，他們第四節（政治改革的唯一手工夫）裏所說的本來沒有什麼問題，但是這兩日看到幾篇批評的文章大概都在這個地方起疑團——如晨報上止水君的「政治主張底根本疑問」和益世報上一篇未署名的社論。蔡先生們對這些疑問的答覆究竟怎麼樣，我雖不得而知，但是依我自己的意思這種疑問可用下列對

王振鈞 鄭振夏
殷 鈺 許孝炎
李 俊 林之案
董秋芳 陳 凱

(答) 對於你們提出的重要問題，「還是取革命手段呢？還是取改良手段呢？還是先破壞

層逐項解答

(一)一般民衆與政治改革

懷疑「政治主張」的人大概都說太側重於好人而忽略一般的民衆。我想這個忽略恐怕是文字的不是意思的；蔡先生們一定不會說好人可以不顧民衆而去改革政治的。但是我主觀的眼光以為這裏邊還有一個真理在內。政治改革是以民衆爲憑藉乃是當然的；好人和惡勢力奮鬥是要喚起民衆的覺悟，得民衆的援助，也是當然的。可是民衆到了什麼程度才叫做覺悟，到什麼時候才會援助，真是難說得很。在一個爲惡勢力所支配的社會中間，一般的民衆都是天天過那「從手到口」的生活；他們的腦筋是麻木的，痛苦之極以致失了痛苦的感覺。什麼是惡勢力，什麼是他們痛苦的原因，他們自己都不知道。你看那些關外健兒還替大帥打下天下呢；窮鄉僻土的老百姓天天祭香廟祝希冀出「真主」呢。好人們——有智識階級中之良善分子——如要等他們的覺悟，等他們來援助，才敢下手去做，那真是「侯河之清人壽幾何」！老實說起來，一般民衆是永遠不會覺悟的，永遠不敢和惡勢力奮鬥的，除非好人們挺着胸子衝鋒陷陣的打頭去做，予他們以具體的刺戟，破他們長久的魔夢。你看，假使沒有學生的五四運動，一般的民衆那裏還曉得有賣國賊這回事呢？可見民衆的覺悟是以好人的奮鬥爲前提；你們如果都又起手來不敢動，單說我要等民衆的覺悟，那末你就等一百年民衆也不會覺悟的。這不是我看不起民衆的話，乃是社會上實際的情形；也並不止中國國民是這樣，世界上各國都是差不多。我們看看西洋史就可知道的，那一次的政治改革不是少數的智識階級作先鋒呢？所以我希望全國的好人們只管大膽的去做；只要你宗旨純正，適合全國的需要，一般民衆自然會跟着你走的。你們切勿拿那迂遠之談先把自己的脚絆住，讓惡勢力逃走了。你們須知道政治改革的担子是全個落在你們的肩上的！

(二)怎樣才配稱好人？(此節刪去，僅留定義。)

「凡私德純潔的有智識者，能用犧牲的精神，負責任的行爲，就是好人。」

(三)好人怎樣結合？

那末，好人怎樣結合起來和惡勢力奮鬥呢？這

後努力歌

(適)

「沒有好社會，那有好政府？」
「沒有好政府，那有好社會？」
這一套連環，如何解得開呢？

「教育不良，那有好政治？」
「政治不良，那能有教育？」
這一套連環，如何解得開呢？

「不先破壞，如何建設？」
「沒有建設，如何破壞？」
這一套連環，又如何解得開呢？

當年齊國有個君王后，
她不肯解一歪玉連環，
她提起金椎，一椎砸碎了。

我的朋友們，
你也有一個金椎，
叫做「努力」，又叫做「幹」！

你沒有下手處嗎？
從下手處下手！
「幹」的一聲，連環解了！

十一，五，廿五。

問題我以爲須分平時和過渡時兩種講法。平時好人在政治方面的結合即是「政黨」。政黨在民治國中自然會發生的，好人要參與政治，自然也離不了這種工具，但是政黨須負有兩個責任：(1)守法。政黨的競爭無論如何激烈，總要在合法範圍之內。中國政黨所以被國民唾罵，就在于他們出乎

法律軌道之外的舉動。譬如民國六年的解散國會這件非法事體，的確也爲某政黨所主張。這實在是在中國政黨史上之污點；我希望以後的政黨能夠大大的離前從前的過失才是。(2)養成政治上的良習慣。國家內一部憲法本是死的東西，其運用時全靠良善習慣的輔助。一國政治習慣的良否，至視政黨程度的高下以爲斷。我希望中國憲法完成之後，各政黨都能互相了解的採擇歐美先進國政治上的良好習慣，爲後來政治家的模範；這是在國家前途有莫大之福利的。否則，大家都雜文弄法的搗鬼，造成許多惡例，貽害於後昆，那真是中國的大不幸了！所謂好人的結合更須于此處三致意焉。

現在我把話說得太遠了，我們所急要知道的，是在這過渡時——即改革時——好人應該如何結合。我以爲過渡時的結合和平時的結合有一根本不同之點，就是，平時的結合宜于「分」，過渡時的結合宜于「合」。這話是怎麼講呢？平時，即國家政治已入軌道以後，一國內不妨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相對立的政黨；時常作對抗的運動以維持政治的均衡。在過渡時，却萬萬不可有這個現象。過渡時好人結合的目的是爲打破惡勢力，是爲掃除國民的公敵，並不是想推行詳細的政策。所以結合的目標越簡單越好，切不可把枝節問題夾雜其中，以致互相紛爭，反爲惡勢力所乘。結合的範圍也是越普遍越好。凡從前歷史上的關係，此時都應該暫時把他撇開，一同向公共目標上射擊才是。等到改革的事業成功了，然後再依政策的不同而分離，這是可以的。此外還有尊重反對的意見，也是很重要的。我看好人們往往因一時意見的不同，即互相指爲惡人，以致自相排斥，自相攻擊。天下最可憐的事是好人自殺好人。作政治改革運動的好人們不可不留意！

我的意見已經說完了；歸結起來，我以爲現在中國的政治改革是完全要由中好人挑肩子。好人是私德爲基礎，以犧牲負責爲職志；在改革時是以普遍的大結合爲手段。最後還有句附帶的話

，作改革運動的人切不可猶豫不決，書生氣不可太重；看時機到了，就大膽的去，萬不可瞻前顧後。空論也是少發才對，要多留些工夫談談實事。

(三) (用著者最後修正稿)

梅祖芬

現在我們的國家，算是壞到極處了。說到澈底的責任，却是人民放棄的過錯。在智識階級的人民，過錯更大。我看現在教育界的一般心理，都把教育當做機械的事業，對於政治上面，大有相戒不願過問的趨勢。有說政治污濁不屑過問的，有說教育事忙不暇過問的。這種說法，都很不對。因爲社會裏面的事業，沒有不受政治支配的。說到政治澈底的功用，就在維持一般人民合理的生活。在教育界對於政治的責任，一面是要培養人才澄清政治，一面是要運用政治走入正軌，還要把握最明快的眼光時時注射政治上，運用政治的實力，改造社會的境遇。這個運用，並不限定要投身政界。如有應該監督的地方，努力監督；應該指導的地方，努力指導。好比五四運動，不是很有成效麼？你們都是教育界的人物，忽然發表幾個政治的主張，算是智識階級的人民自動的來負責任。有了這個消息，必定影響很大。希望你們拿出一副奮鬥的精神，繼續運動不斷，把那些政治上面的妖魔鬼怪掃得乾乾淨淨。你們的好政府主義，就可實現出來。這話我且擱下，再把批評的意思，分做三項說說。

你們第一項的主張「要求一種公開的可以代表民意的南北和會」。究竟和會如何組織，你們沒有說及。我看這個用意本是極好，但事實上，很難成功。你們既說從前的分黨和會很不贊成，現在南北當局絕無一點進步，縱令再開和會，也是同從前一樣。從前和會因爲分黨不清，所以沒有結果。現在不要分黨，更無辦法。前年和會初開的時候，我就發表「南北問題意見書」兩篇，斷定和會無效，並且預料種種分裂的情形。現在都已實現了。那時我的意思，並非反對分黨，確是料得和會裏面，簡直沒有分清職物的好法。因爲分黨的階級層出不窮反對惹起許多糾紛，很難應付。到把和會做了一個招搖的廣告，沒有絲毫的好

處。你們主張和會不要分贖，我看和會裏面除開分贖以外，沒有他事。決不能夠依照我們研究學術的情形，各人拿個真實的見解，平心靜氣的討論。因為南北問題，本是分贖主義。現在我們既無神術感化他們，又無特別力量屈服他們，只好拿個分贖的手段做成統一的條件。如果能把幾個最大的條件分途協商定了，就統一了。那些府督裁兵的種種問題，等到憲法成功，再行依法解決，儘可不必再開和會，惹起紛爭。因為政治上總要顧全事實，離題太遠，無異高說學理。決不能夠解決現時的政爭。現在不謀統一則已，如果要謀統一，不得不把不能統一的條件仔細考慮。近日伍博士發表西南惟一的條件，只要承認孫大總統，其餘的事情，好商量。依這樣看來，西南分贖的盤子，算是已經開了。北方的情形，也就很易推測。你們主張丟掉分贖的辦法，來說正義公道，理論上是很不錯，但是完全落到高調，這一個統一的事實，怎麼能夠做到呢？

你們第二項的主張，一在「要求和會協商召集六年解散的國會」，一在「要求和會養成國會限期制憲」。恢復國會制憲，我到極端贊成。但是重法統要恢復國會，就要恢復合法的政府。這在南北當局協商安定，承認國會自由集會，自身地位就應同時取消。說到這個上面，如果不把分贖的盤子說得清楚，還是不能恢復。即令勉強恢復，議員資格問題，爭執不了，這是不開會。總要各方面誠心統一，不再借題為難，纔好辦理。說到法律問題，應該嚴格的尊重關於法律範圍的事體，必要國會自身解決不容有他人說話的領地。六年政府解散以後，亂子鬧到于今。大家應做合法的舉動，纔有恢復的主張。既是恢復，本有自由集會的權限。致於國會任期本有一定。他在任期以內，行使職權，自然也會制憲。決不能夠再受他種「太上機關」法律的拘束。你們主張和會協商召集，並限期制憲，既不合法律，事實上也難做到。依我的推測，國會問題，恢復很易，開會很難。你們仔細考慮一番，總統的這個法律的糾紛，比較總統問題，更難解決。解決糾紛的要着，本在制憲一宗，其餘的事

情儘好容納憲法裡面解決。好比督軍一職，如果憲法裏面沒有督軍，督軍自然廢了。憲法裏面要自治，自治事項，自然行了。依這樣看來，我們和平統一的運動，只有制憲的一條大路。如果國會能開會，制憲就很好。萬一國會不能開會，就要想個救濟的方法。我看恢復國會本是統一條件之一。開會的時效，到要聲明限制。最好適用國會開會的法定時期，以四個月為滿限，按照宣布集會之日起算。這種期限的性質，絕不大侵及法律範圍，比較你們主張的國會限期制憲，有區別。並且一面敦促法律問題早日解決，一面免得制憲延期。若是過期開會不成，應該另行組織機關限期制憲。總要憲法早日制成，就可根據憲法，組織統一政府。甚麼糾紛都解決了！你們第三項到第六項的主張，都是憲法裏面包含的事實，最好拿定有系統的合理的主張，具體開列條件，供給制憲機關的採納。好比第三項裁兵問題，如果憲法裏面軍制定好，那些多餘的軍隊，自然裁了。第四項官制問題，主張裁減冗員，廢止諮議院等等，這是預算裏面的事情，只要預算確定，那些空人自然裁了。第五項選舉問題，內有一個主張「大大的減少國會與省議會的議員額數」，這是議會制度裏面的一個問題，應該先把議會制度的主張確定，纔好說到額數上面。第六項財政問題，我到很想討論，但是你們的兩個主張，無乃大簡，不好怎麼說法。

綜合以上四項問題，大體却很不錯。但是內容不甚完備。此外還有許多的重要部分，你們都沒有說及，反到掛一漏萬。總而言之，現在國內的政治要從根本上着想。依我的意見，定要用國民共同的心理，對於各方面實力的重心，還是要把分贖的手段，交換一個良好的憲法。……

（答）羅君的批評的第一項說，「和會裡面除開分贖以外，沒有他事。」我們所以主張一個「公團」的和會，也正是為防止分贖。……

大前年上海和會的分贖，是誰的罪過？我們說，是國民的罪過。國民容許他們在德國總會裏，鬧起門來分贖，那麼，他們不分贖

，更待何時？如果我們老百姓們起來想想究竟南北何以不能統一，究竟他們爭的是什麼鬼問題，究竟我們老百姓們對於這些問題願意怎樣解決，——如果我們起來用決戰的輿論來監督他們，如果我們不准他們鬼鬼祟祟的分贖，如果我們用手槍炸彈罷工罷市的方法來對付他們，他們敢說「不要分贖，更無辦法」嗎？

對於他的第二項，我們贊成他的「以四個月為滿限」的辦法，也贊成他的「過期開會不成，應該另行組織機關，限期制憲」的辦法。其餘他說的「合法不合法」的問題，我們請他參看本報第三期裏張懸懸君的「制憲問題」。

對於他的第三項，我們覺得羅君對於憲法的效能，未免太迷信了。他在前條說，「如果憲法裏沒有督軍，督軍自然廢了。」在此條裏他又說，「如果憲法裏面軍制定好，那些多餘的軍隊自然裁了。……」只要預算確定，那些空人（冗員）自然裁了。我們不信這「自然主義」，所以希望大家仔細討論，提出具體的主張，用奮鬥的精神去督促這些主張的實現。

（四）

對政治的主張，我頂表同意的，就是從南北議和下手。正和同志談及此，兄言恰到，現在許多人請恢復舊國會，要是南方不同意，也是白講，況且一定恢復不成。選舉法實有修改的必要。現在中國並不是沒有優秀分子為全國所仰望能解決國家大問題的，但是照現在選舉法，吾敢斷言這種人決不會當選。只是你們所講種種方法，「大大的減少名額」，吾絕對贊成。其餘兩條，是否即可以達到使優秀分子當選的目的？我不敢說。但是吾並沒有反對這主張，不過覺得這不夠就是了。什麼樣才够？此則也說不出。 黃炎培。

（五）

我們的政治主張「有些意見，我很同意。有些我不贊成。比如南北和會一層，就是盤床架屋豈可

不必。因為我們現在只希望恢復舊國會。做如果能辦到此層，就算回復法統，別的就不必再生枝節了。我現在很忙等我下次再寫信和你討論。

（秋）

（答）「秋」君這一段，與上面黃君來信的第一段可以互看。我們認和會應該在議會集會之先，也是因為南北不議和，舊國會的召集恐怕只有一部分的人，將來兩個「半身不遂」的國會還是難辦的。這是第一層困難須有解決的。況且我們不贊成「武力統一」之說，不願意江西再演出去年的兩湖的戰禍。若要免去戰禍的延長，我們認和會為最正當的辦法。這是第二層困難須解決的。

從前南方單獨召集國會，已失敗了。現在北方單獨召集國會，能保不失敗嗎？我們認一個統一的國會，我們又不贊成「武力統一」，也不贊成一方面先行召集然後用多數來壓迫非常國會的少數。因此，我們主張和會為第一步，召集國會為第二步。（適）

（六）

我讀這篇文章的快感，不但因為含有「切中時病」，「對症下藥」的原素，尤因為他有切實實的具體主張，什麼召集舊國會呀，開代表民意的南北和會呀，「好政府」的最少的議義呀……都是平易顯明實有完全辦到的可能。我是絕對贊成的，而且願為極力的宣傳。

不過我對於「可以代表國民的南北和會」的議和代表的人選問題，有一點意見。就是這個和會代表由兩方的政府派出來，能否保證他們不取「分贖」的方式？能否保證他們真為代表民意？能否保證他們不蹈前次的覆轍？倘使這幾個問題的答案不幸而肯定的，那麼事實上果然是多此一舉，或反因此而出什麼亂子來，也是說不定的。這不是我們白白地犧牲了盡力鼓吹的一番苦心麼？據我的私見，以為我們國民將來對於這個南北和會，當立在超越的地位，換句話，就是我們當由主人的態度去監督或調解這兩個失敗的僕人。……

有上或對業上特殊的成績而為國民所信仰的優秀分子，列席主席，他們兩方所提出的條件，完全須從「有益國民」不圖私利八個字上立脚。誰能願念或服從國民的意志者，即認其為有誠和的誠意。……據我個人的思量，這層能夠辦到，其餘問題，都能迎刃而解了。但我是沒有學問的人，本不配來插嘴，但據諸先生所說的：「很誠懇的請求全國的人的考慮，批評或贊助與宣傳」的話，就以全國的人的一個的資格來說幾句不配考慮不配批評或不配贊助與宣傳的話。 葉秋芳

(七)

惡政治的壓迫，逐漸增加，於是平日不大談政治的蔡元培諸君亦「平心降格」的，提出「我們的政治主張」來，發表在努力周報上，要求大家贊助。據我見着的，已經有止水君的「政治主張底根本疑問」(五月十六日晨報)。我以為這個問題，是中國人都應該平心討論，別管取何種態度，要達到一個大家相同的希望便是

「只要承認現行政治方式先須把現在的惡政治換成個比較良的政治」。

蔡君等主張，是不論抱持何種主義，現在只好先求一個「好政府」。止水君的疑問，是不反對這種主張，但要問個「好政府是從那裏來」。由是可見「好政府」的目標是相同的。

至於蔡君等的具體主張，自第一至第六，大體上是多數人公認的，暫且不必深究。只要先求得一個好政府，這條件事，便十九都可辦到。於是便不能不先表同情於止水君，問

「好政府是從那裏來？」

但是止水君認為不從民衆下手，以外使都是絕對不可能的事，「萬萬不可而且萬萬不能，」「緣木求魚。」此間頗有討論的餘地。

「好政府從好民衆來，這道理，是誰亦不能否認的。果能如止水君所說，一國中都是「有自覺心與活動力，」有氣有力有出息」的民衆，自然不會有不好的政府。但是此間我亦發生了疑問的疑問，請問這

「有自覺心與活動力的民衆又從那裏來？」於是乎不約而同的，都看到這須從所謂「優秀

分子」所謂「好人」上着想。第一步下手工夫，便是大家起來「和惡勢力奮鬥」。這種說法，亦是誰亦不能否認的。不過一方面急於求個好政府，一方面要始終向羣衆上尋根本，但是理論如此，如何教他能夠成爲事實。在當下的中國政治方式比較着可能性較大，我極盼大家都像蔡君等姑且放低一步，平心降格的，來把這件事做成功。今天我的意見便從此處加入。

我的主張，向來是不專唱一字調的。所以對於蔡君等此次提議，先有一大部分表同情，中間稍有考慮，便見着止水君的疑問，亦有一大部分先得我心。今日把大家相同的要點列出，作爲確定的目標，和應取的手段：

「好政府」

「優秀分子」「好人」大家起來向惡勢力作戰。

可見好政府的目的相同，不論採取何種方法，而所謂優秀分子好人者，必須起來奮鬥亦相同。那末便可再進一步，討論這好政府到底如何成立，一般優秀分子好人如何會起來奮鬥。……好政府如何建設。救急的方法，自然是優秀分子好人大家出來努力。……只要少數大賢望大名

的好人肯出來奮鬥，那末一等的許多好人，一定會都振作起精神來；而且便是稍微可好可不好的人，只要有好人領袖起來，一定亦會變好。這說法，必有人笑我不成話，然而事實是千萬萬確，不會錯的。……既是優秀好人，沒有個不願意替國家社會努力的；不是不能和不救，是從前輿論不給他幫忙。大家不是要造成「決戰的輿論」嗎？請先造成這「不肯爲國家社會努力便不是好人」的輿論。先向少數的優秀好人着想，比向一般羣衆着想容易的多。有了強健的輿論立在他背後，好人是沒有不肯努力的。要緊的是怎個奮鬥法。

假定現在的政府，公認爲惡勢力的政府，好人起來，要和他決戰，當然他肯不肯老老實實的便自認失敗。上至最高權的政府，下至一個站崗的警察，凡是負政治上責任的，都應當教他同時改善。——不必一定都取而代之，我們的目標只要個比較的「好」，——然而他肯改善，或是不肯改善時

對待的方法，只有兩種，一「請願」，二「革命」。革命不論成功和失敗，內中總含有多少量的危險性，——革命造革命，——但有一線他種可走的路，不願用這種最後手段。請願亦不止上書上條陳，凡避去革命手段，以求改善政治，都可說是請願。固然能如止水君所說，一國中有了均齊的民衆，這兩種方法，都可不用。今天既用歷史式的順序，來討論政治問題，——由優秀好人組織好政府，——惟有革命的精神，參加到請願方法裏。先打定一個「能改善一部分」的決心，用漸進方法，以達最後目的。——一切革命都是請願不遂激成的，亦不能第一步便從革命起手。——這種方法，比較着還是多數向優秀好人所優爲的，而且可能性較多。比方對於一種政治，今天他參加一部分我們的意見，明天再參加一部分；今天請他改善一件事業，明天再請他改善一件事業；加一點點辦一件事體，不辦至於完全改善。這種辦法，可得以下的實驗：

「效點」

「只要好人肯大家努力，另一分力單見一分的效點」。

我想一定有人批評我這主張太沒出息。我以為大家不談中國現在的政治則已，不希望中國的好人出來則已，要是還想望好，只有這種辦法，或者還可以把大家的主張實現到真正人民切身苦痛的政治上。若是一下子把這樣的中國，想從理論的談判，以爲可以實現，那就還須等到二百年後再講。不如從可能上大家下手改善一點是一點，雖然效驗很慢，然而總比任憑那惡勢力依舊胡鬧強得多。退一步說，能夠先得個蔡君等所說的那民國元年的「新氣象」，亦比連新氣象沒有還好。今日假設一個比方：

比方財政，大家都說潘復張弧等是惡勢力，要和他決戰。可是你有什么法子戰勝他？若說暫時要管他，等我們有了「有自覺心有活動力」的民衆，自然他站不住，恐怕到那時候，已經把中國給弄完了。不如大家想法子，一齊努力，先換個比較強等好一點的，雖然離我們的目標尚遠，然而總可說是有益無損。

若就我一個人的意見，我總覺着這樣的中國，大家作了這些年的孽，便應該受這樣的罪。以後先求個別再作孽，或者可以少受罪。不論你有高過太行的理想，一下子想完全變好，大概是不容易的事。只要先實在在的，用真誠的力量，一步一步的大家向好處走，所以我看蔡君等的降格，還降的不客氣。我比蔡君等更降一格，但還趕緊先達到以下的目的：

「不能得「好政府」，亦要先得個「不爲惡」的政府。

人便不肯自己奮鬥，亦要別說別人奮鬥不好

所以我的主張是

(八)

「不要紅鬃豬的嫁妝那樣好，就只要得到一點點真東西。」十一、五、十八。 韓補青。

我對於先生等新發表的政治主張，極端贊同。但我以為應當再進一步，組織團體，爲大規模之宣傳及運動，務期將來以民衆之努力作實現這些主張的後盾。關於進行的辦法，我以為可由先生等發起組織一個「國民政治改良促進會」，聯絡同志，先在北京成立。然後再向津滬漢等各大都市地方猛力宣傳，並且多多聯絡工人商人，大家出而主張。將來最後手段，即罷市罷稅，亦無妨也。

(九)

讀五月十五日的晨報轉錄努力週刊這篇文章，我心裏非常感動。一方面因爲中國的政治已是精到不堪的地步，好人不但是籠着手，而且是閉着口，當這個時候，忽然發見這樣一篇堂堂皇皇的政論，末後署名的又都是南北兩京負有時望的學者；這無異於黑暗之下，忽見一線曙光，怎令人不愉快之感！

但是在又一方面，我還覺得他們並未徹底有徹底的辦法。他們既看出「好人自命清高確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既而又說「因此；我們深望，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於好人須要有奮鬥的精神」。前一段亦曾說「我們應該同心協力的拿這共同

目標(好政府)向國中的惡勢力作戰。但全篇終沒有說出怎樣奮鬥怎樣作戰的一個方法。讀至末了一句，祇說「……我們：狠誠懇的請求全國的人的考慮，批評，或贊助與宣傳」。這可見得他們發表這篇「政治主張」祇求得人們的同意和教人們知道這些主張。並未曾明白指示，好人怎樣的聯合起來與惡勢力作戰。這是一大缺點。

我想這篇主張，除「南北協商召集民國六年解散的國會」一條以外，(此層因不關要旨，姑不具論)其餘均是人民大多數的心理。所以目前最緊急的問題，乃在於如何而後「我們的政治主張」才可以實現。若僅憑宣傳，則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以後仍然無濟於事，這可斷言。如裁兵問題可以說是宣傳已久，舉國之人幾皆明其意義，然何以至於今日還未能成爲事實？他們必答「我們深信南北問題若不解決，一切裁兵……等問題都無從下手。」這是一個很有理由的答覆；一般人在南北問題未解決以前便希望與佩孚實行裁兵，原是做梦，然亦可見在此時期以前，雖竭力宣傳，亦必無甚效果。但是我並非說宣傳的方法毫無效果不應採用，宣傳有時可以喚醒民氣，且亦是羣衆運動中之一不可缺少的要素。不過僅憑宣傳，終覺是學者的態度而不徹底。所以我於因得時允非常高興的時候，急忙寫出數語，用以盼「努力」諸先生再進而教我們怎樣的同心協力，怎樣的奮鬥，及怎樣的與國中的惡勢力作戰。

現在我且將我做這篇文章的主旨，略說一句。我希望「努力」諸先生不僅僅努力於宣傳，而抱絕對犧牲的精神，從事於政治運動。言之，即諸君既有一個共同目標，——好政府——何妨就由諸君發起組織一個「好政府黨」，若是徒有議論，沒有具體的組織，則我恐怕這些主張祇是空談，未必能有實現的一日！賀之諸君以爲何如？

程振基。十一。五，十五燈下
(答)以上所答，何君勸我們組織一個會，程君勸我們組織一個好政府黨。這個問題，我們現在還不能有簡單的主張。前面梅祖芬君的來稿，對於這個好人結合的問題，也有很

好的觀察。他以為平時的波動的政黨應該合。這個美各國的政黨，當歐洲大見，同心向國家的公敵作年的民國史上，政黨的狹忍對方的主張，專圖意見大原因。我個人以為現在點歷史的眼光，認明從前用懺悔的態度，大家一齊個平凡的口吻上說去。此宣傳這個平凡的公共目標的公敵是惡勢力的惡政府這惡政府作戰。這就是我國會恢復之後，向來的政我們在時和最近的將來人，公正人，評判員，監將來政治上軌道之後，具者使我們不能不造政黨。這是我個人此時的意見議人的主張，也許他們未

(十)

五月十五日晨報上登了蔡子民「我們的政治主張」，我拜讀；但是提議人已允許別人來討就將他們所主張的具體辦法中項，我把我的意見，來分項討

甲 積極的

他們主張「擬定中央與各省的員數，如中央各部大部若干，部若干人，(如農商部)小部若干」但我主張：

(一)中央與各省的官制，除與應該修正外，一律仍舊。因半是機關組織和權限，修改法律問題，與裁官是毫無有官名和缺額的規定，但是爲這種缺額，也是機關應有的

滿爲患」，其病根都不在於官缺，而在浮額和差；裁官底目的，也不在於廢官，而在於能開官。所以我主張現有各機關官制，可以不必變更。所謂與裁官辦法有抵觸的是什麼？就是：

(a)凡官制中已明定實缺而沒有限定人數的，(如院秘書廳的主事)應一律額定。
(b)凡官制中已有「因事務之必要得酌用辦事員一條」(如國務院所轄各局官制等)都應該酌加修正，明定員額，以掃除「得用無限辦事員」的流弊。

(c)京內外各機關，凡沒有官制或已有官制而沒有明定員缺的，除機關本身應該裁撤不計外，都應該分別補訂，以示一律。

(2)大部中部的區別，可不必管他；因爲現在各機關官制關於人數一項，已經無形中有種種等差，我們維持他的官制，就可明認他的區別。以下就是明證：

A 大部(如交通部)食事四〇 主事一〇〇
B 中部(如農商部)食事三二 主事五〇(十年初官制)

C 小部(如教育部)食事二四 主事四二
(3)各機關官員額數，以其官制所定的及考試分發的爲限；惟遇必要時，得酌添辦事員，但仍不得超過其官制上實缺之半。官制既明定員缺，那官員自應以此爲限。惟事務繁雜的和實缺稀少的機關，有時恐怕辦事上還不行，所以再加上實缺半數的辦事員，去調和他的緩急，而別方面因有這個限制，又有節經費杜濫營。私人不易引用，弊弊無從遁回，種種的利益。

乙 消極的

他們主張「廢除一切顧問諮議等職新官吏，各機關各省的外國顧問，除極少數必需的專家外，一律裁撤」。我以為還沒有徹底，最好是：

一顧問，諮議，差遣等。(名譽職則可)
二調查員。因爲各機關所設的調查員，都是拿乾薪的，並爲報館調查費作弊的發源地，無論那裡，應該一律裁撤，真一有實際的必要時，正可派員兼充。

三超過官制缺額半數以上的辦事員，不論他名稱是參事上秘書上食事上主事上行走任事或辦事等等。
四除少數專家以外的外國顧問。

第二 裁機關

一京內外沒有官制的各種機關，除少數必要的許他補訂官制外，一律裁撤。裁官原是重要，而裁撤餉補機關，比裁官尤爲徹底。大凡官事可做的機關，無論京內各省，目下無不訂有官制，我們既承認他的官制，自可不必再於更張。至沒有官制的，多半是因特種情形而設立，他自己已表示一種暫時的態度，如果「覆而不裁」，不但與上述維持有官制機關的主張相反，並且與裁官的根本也大大矛盾。我舉一個超：就是月支六七萬，用人幾百名，全年祇出二期印刷物的餉補調查局，應否聽他改訂官制，還是怎麼樣呢？

二一個機關內，不准於官制中法定組織的司廳處科以外，另設常設的什麼會，處，一討論會，研究會，調查處，籌備處，清理處，等等。一另派人員，另支薪水夫馬或津貼等，即使有必要的，也應預先陳明高級機關，不另派人，不另支薪。萬一有與別的機關合組的必要時，也須另定限制。

第三 裁官後的整頓吏治方法
一由國務院財政部審計院銓敘局總檢察廳合組「任用委員會」，職掌各機關官吏的任用，并執行裁員事宜。凡各機關的大小官吏，都應將其他的名冊薪水和像片，送交該會審核備案，並該會將所有有官吏姓氏依筆畫編成底冊，分送財政部審計院，來做發款和審查的根據。

二各機關官吏，除與其職務有連帶關係且得特許外，一律不准兼差。一特任官須由大總統明令特許，前任若任官須由任用委員會特許，委任委任以下須由各該長官特許，但仍須報吉委員會。

近年兼差之盛，爲從來所沒有的。這種多掛名多查不到辦事的人官，於國家大有害處，所以非禁止不可。惟國家事務，雖已有各種機關

分担處理，而應共通互助的地方，還是很多，我們不能因噎廢食；所以再定一種限制方法，免得兼差的人再來射影，而行政聯絡自亦不至被累了。

三實行短小時公制，來表明他是一個「公務的勞動」。

四實行任用公開，所有任用人員，無論大小，都應刊登印鈔局的職員錄。

五財政部須根據任用委員會所核准的，來發薪水，審計院也用這個來審查。

六修改現行行政官官律法，凡京內外各機關官俸，都應該增加原數半數以上至一倍。官俸法是民國元年訂定的，和現在社會經濟一比較，便知道是不對了。況且各機關從裁官以後，日常事務，即使沒有時間制來限制，也不能過問；天天辛動的為國家做事，而國家對於他的生活，反不顧到也是不行的。痛快說起來我們要打破中國式官，「侯公歎，飽私囊，不在薪水，」尤非從「裁員加薪」杜絕中飽來做起不可。這種制度，究竟好不好，可行不可行，我們不要講英美德法……什麼政治法律，抬頭起看洋大人辦的鹽務稽核所，海關，郵局的辦法，就可以知道了。

七各機關實行財政公開。

八嚴定懲戒法，保潔法，升遷法，推郵法等。

九他們主張「參酌外國文官考試法規定考試任官與非考試任官的範圍與升級辦法，凡屬於考試任官的，非經考試，不得委任」。近來政治腐敗，原因雖有許多，而官吏資格，太不講究，實是一個大原因。因為什麼人都可做官，所以做大官的個人，便可把他的心腹爪牙，全數引入，來幫他做禍國殃民的行爲；至於他援引過百家姓的親戚故舊，或招呼他的馬弁奴僕和姨太太的知己，來吃乾薪掛點點章，還算沒有什麼。我敢考實說，現在的官，內中還不知「你的官是什麼東西」的人，不知有多少，這是中華民國最痛心的一件事！他們主張的，原是復對。但我希望考試的，除了注重專門科學外，還要注意普通學識，和世界的大勢；別注重

已死的中文。非考試的，應格外注意他的出身和年齡，並須拘束他的「保薦升遷」。我并不是故意和現在的混官爲難，其實要造成官是中國的官，爲人民的僕，不再叫他做私人的官，——某黨某派的官，來做處理政務的官，不要做裁員降級的官，那就非此不可了！

十訂定官吏犯罪訴訟法——採用英國的 *Penal Code* 新式，——凡官吏侵蝕國帑，經告發人告發後成立犯罪時，爲私訴目的幾分之幾的金額，歸告發人領受。至於被控的案與國家金銀沒有關係的，當然可用別的法律來做手續法。

(十一) 我們對於 M.T.W 君的這篇詳細痛快的文章，十分佩服，句句贊成。我們并希望他把他真姓名告訴我們。

我們中國自革命告成以來，除民國初元時稍現出那「曇花一現」的新氣象外，及後政治上的情形總是「江河日下」，到了現在，腐敗更盛，簡直難以用言語形容出來了。時間已經過去了十一載了，南北尙呈對峙之形；建設不下萬端，根本上尙未有成文之法，推厥原由，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政府不好」。但我們試究其不好的原因又安在呢？不消說恐怕是這種「單一國」(Unitary state) 的制度不配爲適應中國環境的一種工具了。因爲這種單一國的政府組織是單一性的，不是重疊性或聯邦性的，像中國這樣大的地方，各地風俗不同，利害各異，實行這種制度，一定是要遲滯的和隔閡的，就是有一個好中央政府也是要鞭長不及的。所以要有一個「好政府」，那就非打破現在中國這種單一性國制不可，就是重新建設一種複合國——聯省自治——來做這「好政府」這個目標的惟一途徑。

若是實行聯省自治，那種種具體問題如統一呀，裁兵呀，都是不難解決的。何以故呢？讓我略略說明如下：

第一南北統一問題。現在的南征北伐，名義上總是說求中國統一，殊不知這種武力的統一，事實上決定是不行的，因爲兩方的兵力相埒，打

一過八年十年，勝負始終不能分，結果不過是把元氣斲喪，同歸于盡罷了。若是實行聯省自治，各省暫守門羅主義，速速把省憲制成立，那北伐也不能伐，南征也不能征，豈不是這個「南北統一」問題，不費一兵，不勞一矢，無形的解決了嗎？

第二裁兵問題。據最近軍事調查，南北合計兵額總有一百三十餘萬，所需的費用不下二萬萬。我們試問，爲什麼這般軍閥——大的小的——要練這樣多的兵呢？無疑的一定是那已子經據有地盤者爲保守其地盤而練，未據有地盤者爲將來求得地盤而練。這種情形好像是羣雄割據的時代一樣。這種要養多兵的目的就是佔地盤，惟聯省自治可以打破他。因爲聯省自治是本省人治本省人，各省無彼此干涉的可能，這樣一來，那班軍閥養多兵的目的已不存在，自然用不着養多兵來自找麻煩了，這就不裁自裁的方法。所以實行聯省自治，裁兵問題也解決了。

把上面這兩個最重大的最難的而且阻礙力最大的問題一經解決了，辦理其他一切事務才不至掣肘。夫然後自命清高的好人大可以抖擻精神，社會上的優秀份子也可以大告奮勇，同心戮力謀社會的安寧和個人的幸福；否則他們雖具有改造的意志，而無發展的餘地，那也是徒然。「好政府」仍自爲「好政府」而不能實現。由此看來，要想產出一個「好政府」就在統一裁兵，而統一裁兵最好的方法又在聯省自治。故我以為聯省自治是目下中國建設「好政府」的途徑。

一九二二，五，十六， 馬昌民

(十二) 我的意思，以爲我們中國的政治改革問題，不是統一問題，裁兵問題，和吏治問題，乃是政治組織的問題。什麼統一裁兵和吏治諸問題，不過是其附帶條件罷了。政體改革了，這些附帶問題即隨之而解決的。

然則，這一種政治是什麼？我一言以蔽之，即是組織「聯省政府」。我深信「聯省政府」成立，可以使南北立即統一的，即刻就可以能自動的裁兵使軍閥不致再有出現的。至于「聯省政府」內部怎樣組織，那是另一個問題。我所以要以極端簡潔一

聯省政府」之成立的，因爲深信現在之南北分立，數次和議無結果的原因，並不是僅僅是南北政府之衝突，乃是南北人民思想衝突之故。並且我深信「聯省政府」成立，一切衝突，立可消滅的。我學識淺陋，本够不上談論這個問題，惟因先生們都是抱若集思廣益的主張，並着研究的精神，所以我敢冒昧陳言，祈先生向和閱者諸君隨時指教。

一九二二，五，一八， 胡光燦

(十三) 先生等政見，竊以爲開國十年以來有系統而適切於國情之政論，未有如

先生此次提議之實獲我心也。裁兵廢督之說，四年前與論倡之，然而政府變本加厲，督軍不足，且進而而巡閱使等使之設。民國四五年，全國僅五十餘師，今日百五十師左右矣。國之哲士清流，去軍人愈遠，而軍制愈壞。至官多議員多之說，年來罕有道破者。中央官署往往以十人之事而濫至數十人，或數百員，或逾千員者。國會事百餘人可治，多至七八百人。省會事三四十人可治，多至百餘人。故民國元二年之官及政費數倍於晚清，民國十年十一年又數倍於元二。世界兵多官多之國殆未有甚於中國也。若以爲必好人爲將帥，而後兵可裁；好人爲長官，而後官可裁。所謂政府者，不過文武官吏之積合體耳。今國人視軍閥官僚爲萬惡。智識階級避之惟恐或洗，此政府所以日壞也。若爲第一屆國會議員，異日恢復之後，則必首提普選案。然欲求通過，非同志三四百人不可，此難得之數也。裁兵案裁官案則又非僅僅通過國會，須視政府文武官實力奉行之如何。國之平民不能以羣衆作將帥作官作議員，只有監督之一法。監督之實，不外獎勵與懲罰二途。然報紙則多束於機械，而少公言，或言之寡效。老百姓以未受教育之政治常識，而無能爲，且莫敢言。此外則學者少數，又力分而不集。於是羣衆無所忌，好者亦灰心而不前。前年府院一致主張裁員減政，明令煌煌，結果適得其反。裁裁者不難得實，而輿論又無以勉勉之，於是點者相率而非笑之矣。即此一事，其間裁

一過八年十年，勝負始終不能分，結果不過是把元氣斲喪，同歸于盡罷了。若是實行聯省自治，各省暫守門羅主義，速速把省憲制成立，那北伐也不能伐，南征也不能征，豈不是這個「南北統一」問題，不費一兵，不勞一矢，無形的解決了嗎？

第二裁兵問題。據最近軍事調查，南北合計兵額總有一百三十餘萬，所需的費用不下二萬萬。我們試問，爲什麼這般軍閥——大的小的——要練這樣多的兵呢？無疑的一定是那已子經據有地盤者爲保守其地盤而練，未據有地盤者爲將來求得地盤而練。這種情形好像是羣雄割據的時代一樣。這種要養多兵的目的就是佔地盤，惟聯省自治可以打破他。因爲聯省自治是本省人治本省人，各省無彼此干涉的可能，這樣一來，那班軍閥養多兵的目的已不存在，自然用不着養多兵來自找麻煩了，這就不裁自裁的方法。所以實行聯省自治，裁兵問題也解決了。

把上面這兩個最重大的最難的而且阻礙力最大的問題一經解決了，辦理其他一切事務才不至掣肘。夫然後自命清高的好人大可以抖擻精神，社會上的優秀份子也可以大告奮勇，同心戮力謀社會的安寧和個人的幸福；否則他們雖具有改造的意志，而無發展的餘地，那也是徒然。「好政府」仍自爲「好政府」而不能實現。由此看來，要想產出一個「好政府」就在統一裁兵，而統一裁兵最好的方法又在聯省自治。故我以為聯省自治是目下中國建設「好政府」的途徑。

一九二二，五，十六， 馬昌民

(十二) 我的意思，以爲我們中國的政治改革問題，不是統一問題，裁兵問題，和吏治問題，乃是政治組織的問題。什麼統一裁兵和吏治諸問題，不過是其附帶條件罷了。政體改革了，這些附帶問題即隨之而解決的。

然則，這一種政治是什麼？我一言以蔽之，即是組織「聯省政府」。我深信「聯省政府」成立，可以使南北立即統一的，即刻就可以能自動的裁兵使軍閥不致再有出現的。至于「聯省政府」內部怎樣組織，那是另一個問題。我所以要以極端簡潔一

聯省政府」之成立的，因爲深信現在之南北分立，數次和議無結果的原因，並不是僅僅是南北政府之衝突，乃是南北人民思想衝突之故。並且我深信「聯省政府」成立，一切衝突，立可消滅的。我學識淺陋，本够不上談論這個問題，惟因先生們都是抱若集思廣益的主張，並着研究的精神，所以我敢冒昧陳言，祈先生向和閱者諸君隨時指教。

一九二二，五，一八， 胡光燦

(十三) 先生等政見，竊以爲開國十年以來有系統而適切於國情之政論，未有如

先生此次提議之實獲我心也。裁兵廢督之說，四年前與論倡之，然而政府變本加厲，督軍不足，且進而而巡閱使等使之設。民國四五年，全國僅五十餘師，今日百五十師左右矣。國之哲士清流，去軍人愈遠，而軍制愈壞。至官多議員多之說，年來罕有道破者。中央官署往往以十人之事而濫至數十人，或數百員，或逾千員者。國會事百餘人可治，多至七八百人。省會事三四十人可治，多至百餘人。故民國元二年之官及政費數倍於晚清，民國十年十一年又數倍於元二。世界兵多官多之國殆未有甚於中國也。若以爲必好人爲將帥，而後兵可裁；好人爲長官，而後官可裁。所謂政府者，不過文武官吏之積合體耳。今國人視軍閥官僚爲萬惡。智識階級避之惟恐或洗，此政府所以日壞也。若爲第一屆國會議員，異日恢復之後，則必首提普選案。然欲求通過，非同志三四百人不可，此難得之數也。裁兵案裁官案則又非僅僅通過國會，須視政府文武官實力奉行之如何。國之平民不能以羣衆作將帥作官作議員，只有監督之一法。監督之實，不外獎勵與懲罰二途。然報紙則多束於機械，而少公言，或言之寡效。老百姓以未受教育之政治常識，而無能爲，且莫敢言。此外則學者少數，又力分而不集。於是羣衆無所忌，好者亦灰心而不前。前年府院一致主張裁員減政，明令煌煌，結果適得其反。裁裁者不難得實，而輿論又無以勉勉之，於是點者相率而非笑之矣。即此一事，其間裁

一過八年十年，勝負始終不能分，結果不過是把元氣斲喪，同歸于盡罷了。若是實行聯省自治，各省暫守門羅主義，速速把省憲制成立，那北伐也不能伐，南征也不能征，豈不是這個「南北統一」問題，不費一兵，不勞一矢，無形的解決了嗎？

第二裁兵問題。據最近軍事調查，南北合計兵額總有一百三十餘萬，所需的費用不下二萬萬。我們試問，爲什麼這般軍閥——大的小的——要練這樣多的兵呢？無疑的一定是那已子經據有地盤者爲保守其地盤而練，未據有地盤者爲將來求得地盤而練。這種情形好像是羣雄割據的時代一樣。這種要養多兵的目的就是佔地盤，惟聯省自治可以打破他。因爲聯省自治是本省人治本省人，各省無彼此干涉的可能，這樣一來，那班軍閥養多兵的目的已不存在，自然用不着養多兵來自找麻煩了，這就不裁自裁的方法。所以實行聯省自治，裁兵問題也解決了。

把上面這兩個最重大的最難的而且阻礙力最大的問題一經解決了，辦理其他一切事務才不至掣肘。夫然後自命清高的好人大可以抖擻精神，社會上的優秀份子也可以大告奮勇，同心戮力謀社會的安寧和個人的幸福；否則他們雖具有改造的意志，而無發展的餘地，那也是徒然。「好政府」仍自爲「好政府」而不能實現。由此看來，要想產出一個「好政府」就在統一裁兵，而統一裁兵最好的方法又在聯省自治。故我以為聯省自治是目下中國建設「好政府」的途徑。

一九二二，五，十六， 馬昌民

者增者，政府國民有一字之褒，或一字之貶耶？故芳以爲實微

先生等之主張，有數策：
第一、凡智識階級一致從事於裁兵裁官裁議員之運動。

第二、凡能裁者，國人確實表示同情；對於增者，則一致攻擊。

第三、國會議員之言論，國民隨時予以嚴正之褒貶。

第四、憲法中於軍制官制，有明確之限制，芳會爲國民代表，此後願以裁兵裁官裁議員及書選等事爲自初於國民之的，即不爲議員，亦願以此數事作先生等之後盾也。尤有進者，一國政治，必舉衆之威權可以左右國會，而國會又欲舉監督政府之實，始克有濟。

先生以爲然否？ 李慶芳。

(十四)

努力週報登載的一篇「我們的政治主張」，已

經引起了社會上的反響，——如像晨報和益世報的批評——他們的意見，大概是說「賢人政治」和「好政府」都是不中用的，還是趨重在社會改革。但是

我以為：我們現知道這政治是我們切膚之痛，並且是一切禍亂的種子，我們就不應當放鬆他；又知道政治是支配和管理其他一切社會組織的

工具，我們就不應當視他。所以中國現在的政

治雖糟糕，但是我們不要忘了政治本身的大好能

力，應當借政治能力，作改造社會的利器。因爲

有好政治，才有好社會。換言之，改革政治即是

改革社會的動機，即是改革社會的前一半工夫，

——好社會裏面可以產出好政治，而好政治又可以

整理社會——所以現在衆人所爭執的，不是那一種

應不應該，適不適時，不過是次序先後的問題。可是我相信不先從政治這一部分着手，是很難的。……所以先生們主張改革政治，我極端贊同；不過我還要向先生說幾句直率的話，望先生原諒

又說「憲政政府」有計畫的政治「公開的政府」監督防止一切私私弊的不法官吏「爲社會全體謀充分的幸福」充分容納個人自由和「愛護個人的發展」這些話，總算是有「好政府」一個最明確圓滿的解釋。末尾所舉的幾個主張，南北和議，裁兵，裁官，……固是很具體的，但是也只是主張裏的一部分，——目標——並不是實現好政府的方法手段。我想一個好主張，不單是目標好，並且要方法好。換句話說，一種主張，不單是一個具體的目標，因爲不難于擇目標，難于有可能的具體方法。先生們雖有明確切實的目的，但是沒指出改革的道路來，即是沒有告訴別人怎麼去進行，別人也就無從贊助和宣傳了。所以我要問：

「先生們實實現好政府裁兵……用甚麼方法？怎樣去進行？是用和平的改良方法？還是用激烈的革命手段？再進一步說，假如先生們主張「改良」，又怎麼去改良呢？假如主張革命，又怎麼去進行呢？」但是我觀察先生們的意思，大概是主張和平的改革，很明顯有流血的大犧牲；不過我以為：就「經濟」說，革命固不如「改良」；就「政治」說，「改良」又不如「革命」。就我們過去的歷史觀察，中國的和平方法，已經用的不少了；以政府方面言，如北平和議，內閣改組，裁政裁員，巨額會議；以人民方面言：如自治運動，裁兵運動，廢督運動，最終的效果是甚麼？成績在那裏？從此就知道：中國這半生半死的政府，不能自行改革，無權力的平民，用柔和的手段也難向政府作無效力的要挾和請求我既得了這些教訓，就覺得和平的改良方法，是不適用於現代的中國，算是這種手段，在中國已經失敗了。所以我現在總不能忘情于「一粒炸彈轟過萬強佛羅」這句格言。

（答）謝股君參看第一篇討論及答語。

（連）

我們研究新國會制度，或另組織別種機關制

憲，首先應研究的，就是在三種國會中宜召集那

種，依張君對發現的政治意見看來，是主張召

集舊國會的，一般人也多主張召集舊國會，因爲

會是合法的機關，自然召集舊國會，方是合法的。

我們既認定這舉動是合法的，那末，張君主張的

制憲問題，就有研究的價值了。

（一）張君認現在的中國尚沒有法律可依據，所

以他說：

……召集民國六年解散的國會，及責成國會

短期完成憲法，是恢復憲法軌道的一種辦法

，並不是唯一的合法的辦法。……法國憲法

不是依據法律制定的，美國的憲法也不是依

據法律制定的。

此種說法，不免有點錯誤。因法國從拿破崙第三

降後，法國已成了無政府狀態，自然沒有法律可依據以制憲。美國在聯邦憲法未制定以前，既有聯盟約章，此約章算不得是一種憲法，所以美國當時是一種聯合體。若欲進一步來組成聯邦，其憲法制定，當然沒有法律可依據，與法國正

同。中國現在就不然。中國的臨時約法，固然是由革命而成，其制定是無法律的依據，恰與英美二國相同。但此後既有約法可據，且舊國會又是依約法召集的，不能說沒有法律可依據，主張舊國會制憲，不是唯一的合法的辦法。

（二）張君既不主張召集舊國會來制憲是唯一的合法的辦法，所以他又說：

如法果協商不妥，那末，由省議會舉出代表

，或由別種法定機關舉出代表，組織制憲會

，或由別種法定機關舉出代表，組織制憲會

議，也未始沒有商榷的餘地。

我們須知吳佩孚所主張的國會和國民大會來解決時局，南政府未與以贊同，實因有法定的機關在，不贊成又在法外另組織機關所致，況中國數年的戰爭，皆藉口在舊國會身上，另設別的機關，一定沒有商榷的餘地，我敢斷言，否則如國會成國民大會等，南政府縱不贊成，必另有他種機關的主張來要求北政府承認，既沒有這樣的主張，是注重舊國會身上無疑。今主張別的機關來制憲，是不成的。況且張君的政治意見中已主張召集舊國會，現又在制憲問題中另主張組織別種機關來制憲也可，則召集舊國會來做什麼？原來約法原有國會制定憲法，這樣主張，不免稍違約

法。且張君最簡易的制憲方法，也不免難於貫徹

的地方。

（三）感情用事是不出真理的，如張君說：

祇要能夠達到制定憲法的目的，什麼樣的方法多可以用。如果不注重目的的一方面，專去討論方法，那末，你有你的方法，我有我的方法，總不能討論出什麼結果來。我們還希望一般政客們，不要你爭你的舊國會，他爭他的新國會，或新新國會，趕快把破除黨見，犧牲一些個人的私利，想法從最近的路程同大家趕快到憲法的軌道上去。

上說的話，純係感情用事，不以法律爲標準。試問中國國會有三，以何種國會爲宜？假如每人都以感情用事，犧牲了自己的意見，就會不知道那種國會可以制憲，那末，祇有聽他們三種國會自決唯唯來定制憲法。若果如此，中國豈不仍遺大亂呢？我們須知道個人的主張不可輕於犧牲，愈主張得烈，真理乃出。雖一時陷於糾紛的狀態，但不久真理必獲最後的勝利。如若不然，真理終不能實現。如以新舊國會而論，舊會比新會爲優，是多數人所公認的。假如我們不極力主張舊會制憲，一旦新會得勢，豈不是我們犧牲了我們的意見的過呢？

依我看來，舊國會制憲是唯一的合法的辦法，並且利益有三：

（1）舊國會橫招解散，在外奔走數年，備嘗艱苦，將其經驗用以制憲，可製得良好的憲法，如再用孔教定爲國教載在憲法的生張，必絕少其人。

（2）舊國會是合法的機關，若由此機關制憲，免再生枝異的主張。

（3）憲法草案是舊會起草的，對於各條已有研究，較由他種機關制憲，可以省時間和勞力。

雖說是舊國會在近年來的行動多有不滿人意的地方，但是事實問題，非法律問題。究竟舊國會之爲舊國會，仍是合法的機關。

我的意見如此，張君以爲何如？ 文學成。

（十五）

對於本報的批評

(一)

雄鷄一聲天下白，提倡改造政治的「努力」已出版了。但是我對於這個週刊的內容和方針，稍為有些意見，寫在下面，供諸位的參考。

(一)態度公正，不偏於一黨一派。所有民國十一年以來各黨各派的意見，有可以採用的處所我們不妨加意的提倡；有不可以採用的處所，我們就應該猛烈的反對。

(二)提綱挈領，大處落墨。就目前而論，如恢復六年的舊國會，和南北統一，是最要緊的事。近的將來如裁兵，廢督，製造，改正選舉法，清理財政諸大端，都應該分別研究，發表我們的主張，使大眾知道現在中國的問題究竟在什麼地方，應該如何去解決他。近幾年來全國的人都不注意政治，智識階級的人並且以不談政治為高尚。所以大家糊糊塗塗在民主共和的招牌底下混了十一年，究竟不知道中國累年來的紛亂為的是怎麼一回事。

(三)一方面鼓吹政治的理論（或創作，或翻譯）。一方面提出實行的方法。如時事新報記者所說的「起碼的政治主張」，就說我們沒有辦法，只有題目。我們就應該特別的注意這一點。

(四)提倡政治教育。我國人的政治思想非常薄弱，政治知識又非常缺乏，我們就應該多發表些熱烈的文章，刺激他們；多搜集些政治的材料，供給他們；把「努力」週刊的一部分當作普及「政治教育」的一個機關。

(五)材料要豐富。本刊每周只有一期，每次只有一張，應該滿紙都載的是政治議論，學說，辦法，和各種有益的事實。（如此次所載的南北軍隊的調查表很好）。使大家都知道「努力」是一團無黨的清白分子所結合的一個提倡改造政治的言論機關。如你的「紅樓夢考證」與「新文學」等等的主張，且不要在這一週刊上發表，免得別人誤會說我們沒有充分的政治知識和材料，特地拿些

旁的東西來敷衍篇幅的。旁人的閒話雖然可以不聽，但是我們這報的主旨與體裁也應該專向一方面去用力。我勸過之這半年功夫暫且專心致志放在改造政治的上面，拿出你的提倡白話文的熱心來提倡良政治。讀書讀政治，演說演政治，做事做政治（不是做官，是做政治運動），我想大家合起心來向這一條路上去，或者可以收得很大的效果。

以上所說的話，隨筆寫來，拉雜無次，請你不要辭意。

(二)

我讀能你們的「努力」週報，於你們的政治主張，可說是完全表示同意，贊成；不過於其他部份尚有些不滿意處。

努力報之不能滿人意處者，老實話同胡先生說了罷，就是——

1.無充分的精力。你們本來說是政治環境到極處了，趕快「努力」去整理罷！這是何樣勇敢精神，才有這「努力」的前進。但仔細去看這「努力」報上的精力，又大大的和你們的「努力」主張相反了，因為政治既敗壞到難堪，我們深處於這政治敗壞的痛苦而希望有好「政府」的組織，所以你們才有「努力」報的刊行，去鼓吹那「好政府」的目的。那麼於七日始出一次的小報紙，就應該把這一週間所感受政治不良的痛苦，該與該廢一些道理發表出來不可，這是對於去「努力」應有的精神，也就是拿來代替那些新聞紙上應有的材料，也就算是新聞界的大改革。誰知你們的「努力」報不務於此，說得非的好聽，於實行上未免言過其實了。請胡先生看除去那篇中國北方軍隊的概略很有價值，像那天農和陳衡哲的兩篇文字，東西雖然不壞，但……

「努力」報既向前去鼓吹我們的「好政府」主義，就該抱着這個主張向前幹去，那裏更有閒心去管他什麼耶穌教的位置如何，什麼美國的新聞紙如何，拿有用的精力幹些不相干的新聞學與宗教史，更加上胡先生答葛子昆

先生的紅樓夢考證，以那無用的文藝竟充滿了第四版，真可惜了這第四版的地位。因為這個報不是尋常的新聞紙可比，所以不能在這正努力去向好政府路上走，而又來賣些雜貨，總要叫他有些系統才好！故說你們報「無充分的精力」，希望胡先生在第三號上大大的改良為是！

(2)偏重於空泛的學理。學理能說是也從經驗中來的，但總脫不掉「空泛」兩個字。因為無論我國及歐美何種學說，不。因有所憑依任何主義就算是好的，蓋無論何種學理都是死藥方子，醫不了活潑潑的現政治的病。要得靠發現政治的實際找出他那些毛病出來，然後方可以去「努力」治他的時候。如要只學理去「努力」幹去，不但無濟於事，學理只管去說學理而政治該精是仍然時該精，豈不把你們的精神，信用，都要損失大嗎？如此那又何苦來呢！此我尤希望胡先生留意。

傅斯峻

(答) 以上兩位先生的忠告，我們都很感謝。但他們兩位有一條相同的責備，使我們不能不有一度的聲明。他們兩位都盼望我們專力談政治而不願我們談文學或新文學。他們都怪我的「紅樓夢考證」，這話我不願駁回。但伯秋先生竟不要我發表關於「新文學」等等的主張，傅先生竟說我們不應該管「什麼耶穌教的地位如何，什麼美國的新聞紙如何」。這種主張，我們便不能心服了。

我們這個報並不是「專談政治的」。政治不過是我們努力的一個方向。我們的希望是：討論活的問題，提倡活的思想，介紹活的文學。基督教的問題近來在中國引起一番熱鬧的注意，豈不值得討論？至於美國新聞

紙的經過，這也是我們做輿論事業的人應該借鑒的。我們應該知道：政治不單是官吏與法制，也不單是裁兵與理財。我們這幾年所以不談政治，和許多不談政治的人略有不同；我們當日不談政治，正是要想從思想文藝的方面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非政治的基礎。現在我們雖然因時勢的需要，不能不談政治問題，但我們本來的主張是仍舊不當拋棄的，我們仍舊要兼顧到思想與文藝的方面的。

我們至今還認定思想文藝的重要。現在國中最大的病根，並不是軍閥與惡官，乃是懶惰的心理，淺薄的思想，靠天吃飯的迷信，隔岸觀火的態度。這些東西是我們的真仇敵！他們是政治的祖宗父母。我們現在因為他們的小孫子——惡政治——太壞了，忍不住先打擊他。但我們決不可忘記這二千年思想文藝造成的惡果。

打倒今日之惡政治，固然要大家努力；然而打倒惡政治的祖宗父母——二千年思想文藝的「毒鬼」，更要大家努力！

十一，五，二七。適。

啓事

除了以上的討論之外，我們還收到許多文章，但因為他們多是贊成的意思，很少討論，我們為節省篇幅起見，只好暫不發表了。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總發行所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THE ENDEAVOR

5

每號零售銅元兩枚。郵寄大洋二分。半年二十六號。大洋五角；全年五十二號。大洋一元。郵費在內。不通郵區地點，可用三分的或一分的郵票代價。

社論

政論家與黨

「政論家可以不入政黨，不組政黨，而仍可以發生效力嗎？」

這個問題現在已許多人的口頭和心上了。我們的答案是：

有服從政黨的政論家，
有表舉政黨的政論家，
有監督政黨的政論家。

服從政黨的政論家，純粹是政黨的鼓吹機關，自然是不應離開政黨的，我們且不談他。

表舉政黨的政論家，並不能代表一黨的全部黨員，只代表一黨的思想階級。他們是一黨中的顯象台，斥候隊。他們觀察時勢，研究事實，替一黨定計畫，定方針。他們對內提出主張，要求本黨的採用；對外說明本黨的政策，替本黨的政策作宣傳與辯護。他們對於反對黨，也只有公正的批評，不肯作惡意的攻擊。他們對於本黨的人物與政策，若認為不能滿意時，也應諒下公正的批評與彈劾。他們對於本黨，因歷史上或友誼上的情分，常存一種愛護的態度。但愛護和「姑息」大不相同。本黨的人物與政策若不能滿足他們的期望，他們要提出忠告；忠告不聽，提出反對；反對無效，他們則不得已時，也許脫離黨籍，出來另組新黨。他們的責任是責備，不是服從；是

愛護，不是姑息。他們雖在政黨之中，而精神超於政黨之上，足跡雖在政黨之前。至於那監督政黨的政論家，他們是「超然」的，獨立的。他們只認社會國家，不認黨派；只有政見，沒有黨見。也許他們的性情與才氣是不宜于組織政黨的；他們能見事而未必能辦事，能計畫而未必能執行，能評判人物而未必能對付人，能下筆千言而見了人未必能說一個字，或能作動人的演說而未必能管理一個小團體。他們自然應該利用他們的長處，決不應該誤用他們的短處。他們也許有執行與組織的能力；但歷史的原因（如美國的兩大黨，與時勢的需要）可以使他們不便或不願放棄他們的言論事業而投身于政黨。況且社會上雖然不應沒有一派超然的政論，不但立於一黨一派之上（如上述的表舉政黨的政論家），並且立於各黨各派之上，做他們的調解，評判，與監督。這種獨立的政論家，越多越有益，越發達越好。政黨的政論總是染了色彩的居多；色彩越濃，是非越不明白。若沒有一派超然的政論家做評判調解的機關，國內便只有水火的黨見；不是東風壓了西風，便是西風壓了東風了！有時他們的責任還不止于評判與調解。他們是全國的顯象台，斥候隊。他們研究事實，觀察時勢，提出重要的主張，造成輿論的要求，使國中的政黨起初不能不保他，最後不能不採用他。他們身在政黨之外，而眼光注射全國的福利，而影響常在各政黨的政策。

有人說，「這種政論家，既無政黨，自無政黨，如何能使他們的主張發生效力呢？如何能影響各政黨的政策呢？」

他們的武器有兩種。第一是造輿論。一個新主張初成立時，總是居於極少數的；當這個時候，有勢力的政黨自然不願注意他。但是有力的無黨政論家往往可以幫助宣傳這個不很惹人注意的主張；久而久之，這個主張成了空氣了，政黨就不能不光顧他了。於是野心的政黨要用這個新主張來打倒當權的政黨，於是當權的政黨也要用他來維持他的地位。例如女子參政的問題和許多勞動立法的問題，在歐美各國，都是這樣加入政黨綱中的。第二是造成多數的獨立選民。獨立的政論家雖然無黨，有時也可以說是有黨；他們的黨就是那許多無所統屬的獨立選民。在政治清明，教育發展的國家，總有一部分的人是不常屬於一黨一派的；他們的向背是跟着各政黨的政策與人物的優劣而變更的；今年贊成這一黨，明年也許贊成那一黨。在英國美國那種兩大黨勢力力敵的國家，獨立選民的向背往往是政府起倒的關鍵。獨立的選民也可以組成一個獨立的小黨，如美國的勞動黨(Labor Party)在議會裏人數雖少，却可以操縱兩大黨。在立法上收極大的功效。在美國的獨立選民是沒有政黨組織的；少數有政黨組織的，如社會黨，反不能收大功效；倒是那多數無黨的「獨立者」(Independents)，可在可右，也可以左右兩大政黨的命運。就我個人親眼看見的說，一九一二年大選時，獨立者傾向羅斯福，就使新起的進步黨打倒當權的共和黨；一九一六年，進步黨與共和黨復合，但獨立者傾向威爾遜，故一九二二年之少數總統，一躍而為一九一六年之多數總統，而進步共和兩黨合併的能力移打不倒民主黨與獨立者合併的能力。

在這個本來不消政黨政治，近來更厭惡政黨政治的中國，今日最大的需要決不在政黨的政論家，而在獨立的政論家。獨立的政論家只應是非，不論黨派；只應好人與壞人，只應好政策與壞政策，而不問這是那一黨的人與那一黨的政策；他們立身在政黨之外，而影響自在政黨之中。他們不倚靠現成的勢力，而現成的勢力自不能不承認他們的督促。

十一、六、二。

(附論) 超然的政論，獨立的政論，並不是麻木的政論與是非不明的政論。現在最可怪的一種現象就是輿論界的麻木與混沌。上海的報界在奉直戰爭時的議論，差不多全是「張作霖勝固可憂，吳佩孚敗亦可喜」的論調；我們記了不勝不回想兩年前的直皖戰爭時代安福部的公言報；公言報雖壞，但遠勝于近來這種麻木的「穩健」了！

北京近來的報紙更不能免這種麻木與混沌的責備。即如董康在這個時候敢出來做財政上的清理與改革，這種「掃水梢」的精神，不能不使我們佩服。輿論對他，至少應該表示一種同情的援助。然而北京的報界對他只有嘲笑與諷刺，甚至於那主張新文化的晨報也只有嘲笑與諷刺。董康的同情者倒是那遠在三萬里外的倫敦太晤士報與孟孟司脫高丁報！這是我們不能滿意的。

(完)

評論

董康氏的財政條陳

去年冬天政府因為要發行鹽務公債，一發行的數目，後來定做九千六百萬元，所以大家又叫他做「九六公債」。一說了「審查內外短債委員會」，派董康氏做委員長。忙了幾個月，將各債事陸續審查完結，前星期派董氏根據他此次審查所知道的財政情形，將他意中補救將來財政的辦法，做了一篇呈總統的條陳。這篇條陳，本已惹人注目，現在董氏又做了財政總長；他的主張就有了實行的機會，所以他這篇條陳，可以作為他的「財政政策宣言書」看了。

醫生開方之前，必要曉得病狀。現在我們財政的病狀是什麼樣？照董氏所說，簡單是「紊亂」兩字。（原條陳第一條的標題）。「紊亂」就是俗話的「一盤糊塗帳」；所以有的是帳目拿不出的，（原

條陳第一條：「如果行借與財政部之款，則有用公債或國庫券抵支者，經本會商財政部調取公債票國庫券發行及收回帳目，該部迄未送會」；「有的用途不明的，(原條陳第一條)：又如借款用途，財政部開單及銀行交出支票，有作註軍政費字樣者，亦有稱某項經費字樣者，究竟實際用途有無影射，亦難知悉」；「有的收付不實的，(原條陳第一條)：有部帳所列還款數目，銀行實未收到者，(又第三條)：恐借款之入國庫者，實收未及半數」；「有的情形顯然的，(原條陳第一條)：又有銀行訂立合同，並未交款，而轉轉倒，仍認爲息借應還，仍照舊計算回扣水者」；「財政既然是這麼一窩糊塗帳，所以財政人員容易從中作弊：這就是混水裡撈魚，(原條陳第一條)：當事者上下其手，任意侵蝕」；「因爲混水有魚可撈，所以要撈魚的人，總把水弄得混的，(原條陳第三條)：重罪國計，取便私圖，(又第二條)：坐視國家之淪喪，而惟圖自便自恣」；「兩事互爲因果，推波逐浪，一天利害一天。這個現象的原因，照承氏看來，是因爲兵費政費，增加不已；政府有限的收入，總是供給不足，所以收入的支配，可以無標準的聽官吏的自由，(原條陳第三條)：各著政費，拖欠紛紛，人所共悉，無非以軍費火急藉口，而究其實際，亦有不盡然者」；「所以因要借債填補，就使財政人員得了種種作弊的機會，(原條陳第二條)：加以監督的機關，一個國會是沒有了；一個審計院，是管不到事的，(原條陳第一條)：所以財政弄成了「紊亂」二字。不但財政如此，并且連累及了銀行。因爲借債的款子過多，銀行實力有限，不免東挪西借，負擔太重。政府對於債務，有的沒有歸還的辦法，有的是打了折扣歸還，(九六公債就是一個比例，銀行可有點困難了。財政不但連累了銀行的實力，並且連累到了銀行的制度。中國交通兩銀行，都有中央銀行的資格，都能發行鈔票，代理國庫。這種兩即制度，本來是非國庫非馬的。現在有發行權的銀行有十家。代理國庫的更多了，(原條陳第四條)：都是因爲財政的關係，或是採了「軟弱」的政策，(原條陳第四條)：「且有以通融款項爲交換條件」，或

是官吏舞弊的方法，(原條陳第四條)：「有身爲部員而身兼銀行，以便通同勾結」，「做成了今日的局面」。上段所說董氏的脈案，我看大致是不錯的，不能不有幾層，或說是有幾層，或是提起來而沒有特別說明。第一層：財政弄到現在這樣紊亂，是因爲不公，沒有人監督。國會是沒有了好久，以前有的時候，雖然也沒有充分的監督的責任，但是民國三年度以及五年度，居然是有預算案，雖然只是虛浮假造的地方很多，但是總比沒有的好。況且要是繼續不斷，年年都有，到了現在民國十一年度，必定有了進步。審計院這個機關，是因爲了民國二年善後大借款合同發生的，政府本來是備敷衍的意思。當事的人要他事後監督的責任，有了種種困難，「硬釘子」，也就不多管事了。國會，審計院兩機關監督的機關，既然如此，與會的監督，是沒有系統的，不能立刻發生效力的。所以結果是預算決算，因循沒有，連一篇收支清帳，亦拿不出。財政那能公開，那能叫他不紊亂呢？

第二層：我看財政紊亂的現象，是因爲中央地方的財政範圍沒有畫清楚。民國三四年，袁世凱做總統的時候，要中央集權，那時是中央去設法侵犯各省的範圍。民國七八年以後，各省督軍一天橫過一天；今天是我截留這種稅源，明天是截留那種；那幾個最顯赫的，把自己的軍隊，硬叫他做中央的軍隊，餉項是中央給的；另外還要巧立名目的弄錢，譬如張作霖去征蒙，安坐在奉天一點事情沒有做，却是開拔費，臨時費，軍費，軍費，向北京領去的錢有七百萬元之多！這時正是各省督軍，想盡法子來侵佔中央的範圍。

第三層：說說兩層情形，是有個原因的。這就是財政。國會何以沒有？審計院何以不能管事？各省督軍何以能硬吃中央？都是因爲這政治不好的緣故。一國之內，都讓這班帶兵上級武官來亂置，董氏所指的種種財政人員，不過是他們的附屬品，無補的「副官」罷了。有了這種因的財源，再有幾隻狐狸，算不算什麼事。我們要換得，財政是脫不了政治的。我敢說，有政然後有財。所以有不好的政治，必不能希望有好的財政。

董氏開的藥方，用了五味藥：第一是「財政紊亂，宜特予清理」；第二是「財政人員，宜嚴加淘汰」；第三是「將來借款，宜按適中利率」；第四是「中交兩行，宜合併」；第五是「(董)」。這五個藥方，是一個「(董)」。董氏用的「(董)比「補」多一點。現在的病是受毒已經很深的，偏重一點「(董)」，是不錯的。清理財政的方法，董氏主張「簡派熟悉財政大員，會同審計院長，特設清理財政處」，(原條陳第一條)：「將民國元年以後各種收支款目，以及國庫券，公債票等詳細一查，并且將所有債務，重加整理，釐出收入，另立新帳」(原條陳第一條)：「這樣一辦，將以前以後的財政，畫了一個界限，以後總可以叫他乾淨，以前已經不乾淨的，無法把他洗淨，然而我們國民，可以得了一篇假目，可以曉得這十年之內，我們担負的錢，是什麼樣化掉的，至少可以做個「(董)」。但是我問董氏的，還有幾點。第一，是這個清理處是用什麼方法來組織？我以為「熟悉財政大員」以及「審計院長」之外，不能全讓官吏組織的；應該有商會教育會銀行公會以及國會的代表參與的。第二，將來審查的結果，能否一定詳細公布？第三，財政紊亂，不但限於中央，各省亦復如此。將來清理範圍，能否推及各省？第四，他所謂「將所有債務，重加整理」，是用一種什麼具體的方法？

現在各機關用人是極濫的，(原條陳第二條)：「單就財政一部而論，聽說人數將到一千，每月薪水，已到了十七八萬元。消極的講，是國家化了許多的錢，養了許多「(董)」。更壞的一方面講，就是董氏所說「貪婪」「(董)的人，來做許多「(董)之「(董)」的事。淘汰一番，自然是好的。但是「(董)部長官，對於「(董)」之乎帶兵官長的對於兵士。上面的好下頭的才會好。本來平常的人是可好可以的人多，就要看上面的人，究竟能不能改良風氣。要是不能，今天來的人，到了明天，也可同昨天的人變得一樣壞。況且財政部的裁人，不止一次，是已出了名的。即如張孤氏去年做了財政總長，也曾揭起了那清清的旗幟，大刀闊斧，殺了一場，今天的財政部，倒又變得滿滿的了。

這兩年來財政部所借內國銀行的款子，利息有的是在實在太大，(原條陳第三條)：「董氏說要按適中利率，固然不錯，但是借給財政部的款子，担保許多是當不住，還款的日期，也是不確。這種危險性質的借款，照理是利率較重的。因爲他利息之內，含有一種保險費在內。所以董氏所說的「(董)後備借款項，應視市面普通利率以爲標準，不得有所軒輊」一層，不能「(董)」。總要看他借款的危險程度再定。至於董氏所提議的「(董)過若干萬元以上，經提出開議，並經審計院查實，方准結算契約」一節，我是很贊成的。審計院查實的一句話，尤其可以注意。因爲審計院現在用的是事後監督的制度。他這句話實行以後，關於政府的借款，就是改用事前監督了。

統一國庫制度，與發行紙幣，是一個極大的問題，極重要的問題。說到銀行制度，現在世界各國，祇有中央銀行制，國民銀行制兩種。日本曾經要用國民銀行制，後來改用的中央銀行制度。久設了聯邦準備銀行，實在有了中央銀行制度的精神。我國的情形看起來，也是走中央銀行制的趨向多。但是民國成立以後，中央兩行，都取得了中央銀行的資格。這種兩即制度，實在過不了「(董)非國庫非馬」的關。因爲既有這種兩即制度，後來就變成了多頭，(原條陳第四條)：「不過如有大小不同罷了。中央銀行的國庫，發行兩種特權，董氏主張將他統一，這是極應當贊成的。至於現在已有發行權的銀行，我看應該規定年限，叫他收回，或者限定數目，准他發行。只要想一個實在辦得到的方法，大約是沒有什麼困難的。現在我國的幣制，極其紊亂，各省都有許多有官銀行，官銀號，各發紙幣，將來整理他們的責任，也就在中央銀行。中交兩行的境遇，很爲困難，這是人人都曉得的。交行的「(董)爲「(董)」(原條陳第五條)：「想來也是真的。不過拿這理由來主張兩行合併，我看是不充分的。因爲兩個窮人合在一起，不能做一個富人！還是將統一國庫發行，做合併主張的理由，倒是充分的。我是贊成統一國庫發行，這就是實行中央銀行的制度，但是我敢說，才做得到的。我看

見報上說交通銀行內部意見，對於合併，是不一致，贊成反對兩派，都是有力。前幾天在上海還組織了一個股東聯合會，舉出張樂氏為會長，打出表示反對的電報。在我個人的意思，祇要交通銀行把他的中央銀行特權取消，以後能繼續改造做一個普通的商業銀行，亦沒有反對他的理由。至於必定要把他的特權取消的原故，因為在現在多頭制度裏頭，除了中國銀行以外，他是最大的一個頭。他的問題不解決，其餘小頭的問題，更是沒法解決的了。取消了以後，交通銀行的兩種特權，自然是交與中國銀行。中行不能做總行，恐怕總要政府出面，政府欠中交兩行的款子，已有四五千萬，(原債第五條)所以這也是政府不能逃的責任，政府是窮極了，打算用什麼方法籌集款子來辦這事，我們很希望張氏早點給我們知道。

我對於張氏這個藥方的五味藥，現在算是批評完了。大體我是贊成他這個方案的。此外我想將他的藥，加重一點，並且還要添幾味藥，也多是甘草等類，大家都曉得的藥味。

以前談國家財政的，同談個人財政一樣，是說「量入為出」的。近代歐洲的財政學者却說「量出為入」。實在這兩種都是一種偏重的主張。近來百年之內，歐洲國家政務的範圍日日放大，用途自然擴展，却是人民的負擔力，也是日日增加，所以「量出為入」覺得可以實行，沒有什麼大困難。但是儘管「量出為入」仍舊有「量入為出」的方面。譬如一個人民的負擔力，每年是一萬萬，這個國家的支出，從九千萬增加到了一萬萬，是沒有問題的。倘使他的支出要二萬萬，硬叫人民來如數繳納，恐怕也不能做到。就是說「量入為出」的，也是偏重一方的說法，並不是把「量出為入」的一方完全抹殺的。因為就舉個人來說，固然是「量入為出」，但是譬如他每月的支出，非有二百元不可，他的收入，却祇有一百八十元，他總要設法去再找二十元。張氏大概是偏重「量入為出」的，(原債第三條)我想現在正當揮霍浪費之後，窮的精光，採取偏重「量入為出」的主張，是不錯的，但是我希望他實行這個政策，是「公正無私」的。一個人的「公正無私」，有時

較標準還是容易弄錯的，所以我們要求他公開。公開之下，才可能以做真正的「公正無私」。財政公開這句話，現在人人都說的。張氏的辦法，是清理舊帳，重新整理債務，滾出歲入，另立新帳(原債第一條)。這樣辦法，是決不行的。張氏自己也曉得，所以他說這是個基礎。(原債第一條)我的意見，以為實在要做到財政部的帳，以後要每一星期結一報帳。在這審計院計院之前登在政府公報上面。這樣我們國民可以同審計院同時執行稽核的職權。但是財政不受監督，公開的效力，是有限的，所以我希望將來的國會，要好好的執行監督的職權。至於審計院也要振刷精神來管事。各項機關，尤其要尊重他，使監督更切實。他現在行使的事後監督，將來究竟應否屬國會分任，事前監督，分任到什麼程度，這是一個極富研究的問題。

我國的預算制度，是採取「特別會計」制度的。現在「特別會計」最重要是交通。他因為適用了「特別會計」，所以什麼東西，都不公開。不但我們現在一無所知，就是民國三年度五年度之預算案內，能交通部的「特別會計」一部份，是不加入的。交通部的「特別會計」的人，是沒有見過的。我並不是根本反對「特別會計」的人，但是照這樣的「特別會計」，我想是決定不對的。交通部的「特別會計」，因為各鐵路借款以及營業的關係，或者應該維持，但是他的帳，是要公布的，是要送審計院的。他的預算案決案案，是要交財政部編進國家預算案決案案的。我想整理財政，應當注意這層，不可以把他看作「化外」。

上段說的是會計要統一。我現在要說財政行政要統一，北京的財政行政，最高機關是財政部，附屬了一個鹽務署，一個稅務總局，一個稅務司，一個鹽務稅務司，一個幣制局。我想因為事務繁多，把一部分的事務劃出來，設立一個機關去執行，是可以的。但是他不可以完全獨立，他的政策，必定仍舊要聽財政總長定的。要是不然，財政總長如何能將把全體收入的預算，通盤籌畫呢？財政行政統一以後，才能有系統的經濟的組織，沒用的機關，才能裁的裁，併的併，專

務也就可以較為滿意。

中央地方的財政不分，是根據現在財政紊亂的原因，我在上面已經說過。我看劃分中央地方的財政，是極要緊的一件事。但是這個劃分，是要根據着政務的劃分，是要等憲法產出以後才能知道的。現在是亂好暫等再說，中央地方財政劃分清楚以後，各省紊亂的財政，紊亂的幣制，才可以講到整理的辦法。

此外我還有兩件事，因為現在張氏自己已做了當局，所以很想順便問他。第一件是裁兵。兵應該裁，並且應該多裁，快裁，這是全國一致的了。我們假定裁去現有一半的兵，這筆經費，大約要八千萬。第二件是整理債務。照民國十年底財政部的報告，中央政府所欠各項借款，連同國庫券以及各機關欠款，一共是三萬六千萬。這兩件事大約要四萬四千萬元。這筆大款，又從那裏來？聽說有人主張把九六公債的期限延長，額子加大，再把今年修改稅則添收的款，(大約每年添收七百五十萬元)以及民國十三年起，(假定的年分)開稅實行值百抽七五增加的收入，(大約每年二千餘萬元)做付起還本的基金發行一筆大公債。這種計畫，究竟能否實行我是不敢預料的。倘使果然可以實行，我要告大家一句話：這個計畫實行以後，如再要找一筆大款，恐怕是不能够了。所以大家如仍舊不肯改革，仍舊要在已過去的民國十年上面，再加許多成績，那時候無論甚麼人，也沒有法子收拾了。說到這裡，我又要回到我上面說過的一個問題，就是財政政治前提的，先有政然後有財。我們希望財政好不能不放大眼光，要希望政治好。

十一、五、二十五。

覺得明白了許多。以後有幾位朋友，看見了我這篇文章，就他們所曉得的事實，寫信告訴我，指出許多錯誤。再談幾時，大概我可以把北方軍隊的實地情形弄清楚了。惟有西南方面，因為沒法子調查，只好做定幾種統統的數目，當時抱憾的很。前天忽新遇見一個廣東軍界的朋友，替他談談，覺得他對於那方面的軍隊的情形，說得瞭如指掌；就當時記載下來，成功了一篇「廣東軍隊的概略」。但是一個人的調查，無論如何，不能十分完全，況且這是我這個朋友口述的話。他也未必完全能脫離黨派的成見，其中錯誤遺漏，自然是不能免的。我現在大膽把他發表出來，我希望知道真相的讀者，寫信來更正。

甲、與陳炯明接近的

調查

廣東軍隊的概略

從前我因為研究兵問題，搜集了許多材料，做了一篇「北方軍隊的概略」，發表在「努力」第一期上。雖然因為沒有官書公報來做參考不能沒有錯誤，但是把他拿來做研究軍戰事的根據，就

長官 軍隊 原駐地點備考

師長梁鴻楷 第一師 省城 原駐鄂

師長洪兆麟 第二師 潮州 洪已赴上海

旅長陳德春 獨立旅 新會 約二千人陳為善後督辦之一

統領楊坤如 十二營 西江 歸善後督辦兼舉指揮

統領黃烈 六營 雷州 黃最為陳信用現隨陳在惠州

統領陳炯光 五營 高雷 現在惠州

統領鍾景堂 五營 高雷 現在惠州

統領陳覺民 四營 陽江 現在惠州

以上兩師，一旅，約二萬多人；三十一營，全係舊式編制，每營三百多人，約一萬一千人。除去第一第二兩師，其中有李耀漢的舊部楊坤如的兵以外，其餘都是惠州兵，是陳炯明的鄉兵。

統領的旅力，要乘乘舉，黃強。

乙、與孫文接近的

長官 軍隊 原駐地點備考

軍長許崇智 五混成旅 廣西 現在江西邊境

軍長李烈鈞 約一旅 兩雄 安南兵的殘部

旅長朱培德 一旅 柳州 唐繼堯留於廣西的警備兵

統領黃大偉 三十營 廣西 現在江西邊境

統領黃明堂 六營 廣西 現在江西邊境

以上七旅，共約二萬八千人；三十六營，共約一

萬三千人。紀澤河派軍隊一隊，器備不如他們完備。將領則李鈞鈞原有善戰之名，近幾年來豪氣已經消磨了許多。惟有許崇智雖是狂嫖狂賭，却有統率指揮的魄力，要算孫派裏面的一將。

丙、騎師派

長官 軍隊 原駐地點

師長魏邦平 第三師 廣西 現在省城

旅長熊略 一混成旅 廣西 現回廣東

統領李福林 十三營 省城 現在北江

此外還有十二三個旅，每人平均不過有四百多人，分散在各州縣。連上邊所列的一師，一旅，十三營，一共有二萬四五千人。李福林原是強盜，魏邦平，熊略却是學生出身。軍隊的紀律，都差不多。李近來有點傾向孫文，魏則傾向陳炯明，因為他駐在省城，四圍都是陳派的兵。

簡括講起來，陳派的兵共有三萬多人，現在廣東各縣，現在一部份在省城一部份在惠州。孫派的兵共有四萬多人，本來在廣西現在到了江西邊境，就是孫大總統的北伐軍，騎師派的兵共有二萬多人，因為留在後路，所以同陳派漸漸接近。孫大總統這一次北伐，真可算是破釜沉舟。因為他不但放棄了廣西不要，而且連廣東省城也全然不顧。我們不可以不佩服他的魄力，但是照軍事上講起來，似乎沒有全然不顧後路的道理。江西若是不能得手，一定要一敗塗地的！

文藝

石川啄木的歌

一 忽然的想坐火車了，
下了火車，
却是沒有去處。
二 來到鏡店的前面，
突然的出賣了，
怎麼寒村的走著的一個人呵。
三 走上高山的頂上，
對了什麼人揮我的帽子，
又即走下來了。

四 在什麼地方輕輕的有虫啾著的，
百無聊賴的心情
今天又感到的。

五 那個人家的那個窗下罷，
春天的夜裏。
和秀子同過過蛙聲。

六 連名字都將忘記了的時候，
飄然的來到故鄉的
咳嗽著的男子。

七 病着了，心也弱了罷，
種種要哭的事情
都聚集到心頭來了。

八 呵斥小孩，可哀呵這個心，
妻呵，不要以為
只是熱重時候的痲氣呵。

九 友人和妻也似乎覺得悲哀罷，
病着了，却還是
革命的話不絕於口。

十 病了四個月，
那些時時變換的
藥的味道也就覺得可憐了。

十一 養了一隻貓的時候，
那貓又將成爲爭鬪的種子的
悲哀的我的家。

十二 悲哀的是我的父親！
今天又看厭了新聞，
在院子裏同蠟子遊玩了。

十三 運茶都斷了
所願我的病愈的
我的母親今天又爲了什麼發怒了。

十四 肯放我一個到公寓裡去麼！
今天又幾乎
要說出來了。

十五 說是許多農民都節酒了，
再送下去，
將節什麼呢。

十六 「這個，看哪，
那個人也生了兒子了。」
彷彿安心了似的睡下了。

十七 不知怎的

總覺得自己是虛偽的塊似的，
將眼睛閉著了。

石川啄木 (Ishikawa Jun) 本名一，初在鄉間當小學教師月薪八元，常苦不足，流轉各地爲新聞記者，後至東京，與森鷗外與野野宮諸人相識，在雜誌「昂」的上面發表詩歌小說，稍稍爲有識者所知。但是生活仍然非常窘苦，夫妻均患肺病，母亦老病，不特沒有醫藥之資，還至于時常斷炊。他的友人土岐哀果給他編歌集「悲哀的玩具」，曾得二十元，他獲得買他平日所想服用的一種補劑，但半月之內他終於死了，補劑還剩下半瓶。他死時年二十七，妻節子也于一年後死去了。他的著作經友人土岐金田一等搜集，編爲「啄木全集」，分小說詩歌及書簡感想等三卷，于一九二〇年出版完成。

啄木的著作裏邊，小說詩歌都有價值，但是最有價值的還算是他的短歌。他的歌是所謂生活之歌，不但是內容上注重實生活的表現，脫去舊例的束縛，便是在形式上也起了革命，運用俗語，改變行款，都是平常的新歌人所不敢做的。他在一九一〇年末所做的一篇雜感裏，對於這個問題說得很清楚，而且他晚年的社會思想也明白的表示出來了。

「我將一隻胳膊靠在書桌上，吸著紙煙，一面把我的寫字疲倦了的眼睛休息在擺鐘的指針上面。我於是想著這樣的事情。——凡一切的事物，倘若在我們或到有什麼不便的時候，我們對於這些不便的地方可以不客氣的去改革他。而且這樣的做正是當然的；我們並不爲別人的緣故而生活著，我們乃是爲了自已的緣故而生活著的。譬如在短歌裏，也是如此。我們對於把一首歌寫作一行的辦法，已經覺得是不便，或者不自然了；那麼這便可以依了各首歌的調子，把這首歌寫作兩行，那首歌寫作三行，就是了。即使有人要說，這樣的辦法要把歌的那調子破壞了，但是以前的調子，他本身如既然和我們的感情並不能恰然相合，那麼我們當然可以不要什麼客氣了。倘若三十一字這個限制有點不便，大可以儘量的去做「增字」的歌。」(案日本

短歌定例三十一音，例外增加字數通稱「字餘」。至于歌的內容，也不必去應那些任意的拘束，說這不像歌，或者說這不成爲歌；可以別無限制，只管自由的歌出來就好了。只要能歌做到這樣，如果人們懷著愛情那在忙碌的生活之中，浮到心頭又復隨即消去的刹那刹那的感觸之心，在這期間歌這東西是不會滅亡的。即使現在的三十一字變成了四十一字，變成了五十一字，總之這東西是不會滅亡的。我們因了這個，也就能够使非愛惜利那利那的生命之心感到滿足了。我這樣想著，在那秒針正走了一圈的期間，凝然的坐著；我於是覺得我的心漸漸的陰暗起來了。——我所感到不便的，不僅是把一首歌寫作一行這一件事情。但是我在現今能够如意的改革，可以如意的改革的，不過是這桌上的擺鐘視台墨水瓶的位置，以及歌的行款之類罷了。說起來，原是不可無不可的那些事情罷了。此外真是使我感到不便，感到苦痛的種種的東西，我對於他們豈不是連一個指頭都不能觸著麼？不但如此，除却對了他們忍從屈服，體諒的過那悲慘的二重生活以外，豈不是更沒有別的生於此世的方法麼？我自己也用了種種的話對於自己試爲辯解，但是我的生活總是現在的家庭制度，階級制度，資本制度，知識貴賤制度的犧牲。

我轉過眼睛來，看見像死人似的被拋在席上的一個木偶，歌也是我的「悲哀的玩具罷了」。

啄木的新式的短歌，便收在「悲哀的玩具」和「一握的沙」兩卷集子裏，現在全集第二卷的一部分。「悲哀的玩具」裡的歌是他病中所作，尤爲我所喜歡，所以上面所譯的以這一卷裡的爲多，但也不一一註明出處了。啄木的歌原本雖然很好，但是翻譯出來便不行了，現在從譯稿中選錄一半，以見一斑。用了簡潔含蓄的字句暗示一種情景，確是日本詩歌的特色，爲別國所不能及的。啄木也會說，「我們有所謂歌的一種神形，實在日本人所有的絕少的幸福之一」，我想這並不是誇的話，但因此却使翻譯更覺得爲難了。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總發行所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THE ENDEAVOR

6

每號零售銀元兩枚。郵寄大洋二分。半年二十六號。大洋五角。全年五十二號。大洋一元。郵費在內。不逾郵區地點。可用三分的或一分的郵票代價。

特載

天津保定間的搗鬼

此次去徐撫黎，在吳佩孚方面似出於誠意，而無恥之政客乘機做買賣，有的包圍黎元洪，包辦內閣；有的造出空氣，沮黎來京，以便擁戴曹錕。本社現得此種黑幕中的密電一束，先行發表，請國人注意。

(一)吳景濂東電(六月一日)

保定曹巡閱使吳巡閱使均鑒。永密。日前到保，諸荷優遇，心感莫似。對徐問題，今日業經決議，即行通電，使其下野。望合力進行。黃陂復位，大局特決，問題甚多。按席一人，非將南北各方無惡感辦事有熱力者不克勝任。故昨與黃陂研究，提出敬與兄(張紹曾)黃陂非常贊成。不日派員到保徵求同意。特先奉聞。除俟潔清弟到保再面為詳。吳景濂啟。

據這個電報，張紹曾的內閣是與吳景濂向黎元洪推薦的。

(二)吳景濂張紹曾邊守靖江電(六月三日)

保定曹巡閱使吳巡閱使均鑒。收密。近日大局至艱，諸言孔多。雖將由保返津後經過情形奉陳左右。此次約同王議及由保返津，在路中計畫，本定積極進行國會，大局應自熱變化。由曹處主持

。後因次日黃陂約談話，始提及總統問題，內閣問題。總統問題，黃陂表示願為犧牲之意。內閣問題，願讓與兄(張紹曾)人。嗣因在會處曾提出敬與，故次日黃陂約午餐，即提出敬與，徵其意見。黃陂表示敬與為總角之交，無可不可，并表示自己復位不要薪，其完全為國之意。又次日黃陂並約敬與，當面言明希望共事之意。敬與請其另想。黃陂表示極誠懇之意。至昨日午後，王幼三等來津，力為孫伯蘭運動組織，並口評曹調查會人以自重。而周少樵等亦野心勃勃，大肆活動。故黃陂現為鄂人研究系伯蘭黨所包圍，受其鼓動，態度大變。今日表示不受何方面之擁戴，并須會員八百人同時勸駕，方能就職云。北京徐去，負責無人，全體現團員頃又對河會表示奉還總統，倘如此遷延，恐生意外變化。望速決大計，免生枝節至盼。景濂謹啟守靖叩。江印。

(三)張紹曾江電(六月三日)

急。保定曹巡閱使吳巡閱使南京曹督軍開封曹督軍。永密。冬電敬悉。黃陂日來情形似非得多數省分軍民及國會之擁戴，不肯到京就職。誠恐因此遷延時日，陷於無政府狀態。况諸兄負推倒

東海之責，又為首先擁戴黃陂之八。現竟有利用黃陂別有用意之輩。實於統一前途，反生阻力。今為救濟計，擬請一面電各省公同力促黃陂就職，以示至誠。一面請各省迅派全權代表到京，協商政治之善後，以昭大信。且為黃陂不肯就職時救濟之預備。總之，時局變化尚無窮，不得不作四顧一切之準備也。如此，則黃陂不至再有所懷疑，即謀我者亦無所施其破壞伎倆。此舉關係甚巨。務懇爾等幸甚，相機進行。并候明教。張紹曾叩。江。

(四)吳佩孚支電(六月四日)

天津王幼珊與邊伯雨議長，邊潔卿議長，張敬堯將軍同鑒。江電悉。佩孚等為統一民國，故敢請黃陂依法復位。凡有人心，當一致擁護，早定國本。內閣問題，乃元首特權，某何人斯，敢行過問？公等請勿以此事相詢。周少樵孫伯蘭等果材塔相開，將來自有實現之日。為用他人代為運動，令國人冷齒？敬與以選進嫌疑為是，不宜瓜田李下自取熱中之謂。河事至此，政客軍人尙營營只替私利，真可痛哭也。幼珊邊伯雨兄應即代表議會，負責敬請元首早日還京，以策中樞。再由元首提出總理，以南北兼顧允字者為宜。內幕私圖者，均非有心肝之人。特電奉復，無任企盼。吳佩孚，支。

邊守靖吳景濂張紹曾之「敬密」江電本無王家真之名，而吳佩孚覆電加上王家真，遂揭穿江電的黑幕。

(五)張紹曾微電(六月五日)

急。保定吳巡閱使鑒。頃接支日致家真景濂江電原文見示，以便實証。弟紹曾叩。微印。

(六)王家真吳景濂微電(六月五日)

萬急。保定吳巡閱使鑒。頃接支日致家真景濂江電原文見示，以便實証。弟紹曾叩。微印。國，故敢請黃陂依法復位。凡有人心，當一致擁護，早定國本。內閣問題，乃元首特權，某何人斯，敢行過問？公等請勿以此事相詢。周少樵孫伯蘭等果材塔相開，將來自有實現之日。為用他人代為運動，令國人冷齒？敬與以選進嫌疑為是，不宜瓜田李下自取熱中之謂。河事至此，政客軍人尙營營只替私利，真可痛哭也。幼珊邊伯雨兄應即代表議會，負責敬請元首早日還京，以策中樞。再由元首提出總理，以南北兼顧允字者為宜。內幕私圖者，均非有心肝之人。特電奉復，無任企盼。吳佩孚，支。

人代為運動，令國人冷齒？敬與以選進嫌疑為是，不宜瓜田李下，自取熱中之謂。河是至此，政客軍人尙營營只替私利，真可痛哭也。幼珊邊伯雨兄應即代表議會負責敬請元首早日還京，以策中樞。再由元首提出總理，以南北兼顧允字者為宜。內幕私圖者均非有心肝之人。特電奉復，無任企盼。等語。查江日家真景濂並未與敬與深聊連名發電。尊處所收江電，究係何人所發。內容如何？乞將原文電復，俾明真相，無任企盼。王家真吳景濂謹啟印。

(七)邊守靖支電(六月四日)

保定曹巡閱使並轉吳巡閱使均鑒。收密。黃陂復職，忽然猶豫。此中真相，諸言甚多。然據今日調查所得，其真因仍在國會東日之電。該通電只言合法總統，並未提及黎公之子。此中留餘地甚多。且黎公有解散之嫌，恐上台後諸事辦妥，國會與之相亂，又為他人備後故雙方贊成，不為制國會之地。此係外人方面之言。特電奉聞，藉備參證。再天津現在空氣之壞，謠言之多，與數月前之北京等。弟從傍觀之，官覺頭疼。已決擬早日歸里休養，以避塵囂，因祖望職，後甚受破壞也。守靖叩。支。

(八)邊守靖微電(六月五日)

萬急保定曹巡閱使並轉吳巡閱使均鑒。收密。日前江電，弟本因由保到津多日，恐尊處不知近日情形，故據有聞必錄之一。電請存查。此電擬就，適吳張二公前來，倉卒少加修飾，即行拍印。並未詳核。頃接吳使與弟及王吳兩議長及張敬與兄之支電，內開江電云云，是否即係指該電而言？如係指該電，請對流伯兄之電即不必詳覆。以全支節。以該電原係報告性質，並無主持在內也。再此電中並無王議長之名，合併聲明。連伯兄等現在已追憶此中錯誤情形矣。弟守靖叩。微印。

(九)邊守靖微電(六月五日)

萬急保定曹巡閱使並轉吳巡閱使均鑒。收密。日前江電，弟本因由保到津多日，恐尊處不知近日情形，故據有聞必錄之一。電請存查。此電擬就，適吳張二公前來，倉卒少加修飾，即行拍印。並未詳核。頃接吳使與弟及王吳兩議長及張敬與兄之支電，內開江電云云，是否即係指該電而言？如係指該電，請對流伯兄之電即不必詳覆。以全支節。以該電原係報告性質，並無主持在內也。再此電中並無王議長之名，合併聲明。連伯兄等現在已追憶此中錯誤情形矣。弟守靖叩。微印。

保定曹巡閱使並轉吳巡閱使鈞鑒。敬者。頃上徵電。料應鑒察。三人連名江電。本係三人共閱後。改正發出。因其中有對王幼珊不滿意之詞。恐該電宣佈。因此引起回會暗潮。故決定由弟個人擔任以免支節。務請的核爲盼。弟守靖叩。微二。

(十一)吳佩孚致電(六月五日)

天津王幼珊吳運伯兩議長。並謝聯議長張敬輿將軍同鑒。幼運兩公微電。及敬輿微電。並謝聯教密支電。均奉悉。承詢江電原文。茲謹抄奉。文曰。『保定曹巡閱使吳巡閱使均鑒。敬者。近日大局至變。言孔多。電文見上。』……免生枝節。至盼至盼。長謝聯會守靖叩。江印。』

(十二)張紹曾致電(六月六日)

急。保定吳巡閱使鑒。敬電敬悉。晤謝聯。始悉『教密』江電原委。緣謝聯會與弟及運伯爲一次之談話。謝聯欲將天津空軍告知尊處。弟與運伯當以黃陂接談經過相告。謝聯既同意。聯名發表。故有該電。今細閱該電後半文字。安加考證。未免失當。奈黨派中人說語習慣向來如此。良可慨也。弟紹曾叩。魚印。

(十三)吳景濂致電(六月七日)

保定吳巡閱使鑒。敬電鑒悉。致密江電。灑絕未列名。此復。吳景濂。魚印。

以上各項通電。讀者自可了解。我們不必再加評語了。我們編輯完了。得一個感想。就是『我們的政治主張』裡說的。『公開是打破一切惡毒的唯一武器。』(適)

論著

財政問題

m. T. w.

五月十四日努力週刊上所登的『我們的政治主張』。關於其中『裁官』一項。我已略略發表我的意見。在五月二十八日該週刊第五版上登載出來了。現在把他們的具體主張第六項的『財政問題』。就我的意見。來討論一回。

- 他們所主張的有兩大點。就是：(1)會計公開和(2)裁入支出。我說要加二種辦法：
- A 嚴禁舞弊 中國的舞弊弊弊。比世界上無論那一國家都要良好。按從前說。做官要舞弊。做買賣要舞弊。做工人也要舞弊。簡直是無論何種業務。無論何種地方和時間。都脫不了一個弊字。近來工商界中。因爲受了世界的潮流。自己要想不受優勝劣敗的支配。已經漸漸改革了。惟有政治界中。舞弊的程方法和區域。比從前還要進步。我們不要找什麼統計表來做證明。看什麼督軍家財幾千百萬。什麼總理總長多少。……就可以明白了。那麼究竟這筆錢那裏來呢？我們細細地想一回。就可以得一個概括的原因：
 - (一) 腐得薪俸。
 - (二) 權力所及的機關內底侵占。(如武官之報虛額。扣兵餉；文武之侵占機關一切公費是)
 - (三) 濫用權力的營業上收入。如因特許而設之工商業。自己爲股東職員是)
 - (四) 濫用職權的不法收入。
 - (五) 賄賂。回扣。和投機的收入。
 - (六) 各類財產所生的息利租等。
- 以上各種發財的根源來說。除了(一)和(六)一小部分外。簡直可說都是從舞弊來的。國人對於舞弊學問。既是非常高深；如果這道大門。依然大開。我以爲會計公開四個

字。恐怕還未必有效。我們要曉得現在的審計院。審核公款。非常嚴厲。但是各機關依然要舞弊。嚴厲是嚴厲。舞弊是舞弊。兩者『各不相干』。所以現在審計院舞弊的。主張先裁撤審計院爲政改之第一步。他們說的。雖然荒唐透頂。但是他們以爲『有了你。等子沒有你。國家何必有你呢』。細細想一想。審計院大官們。到底對中華民國有許多愧色。雖然。審計院即便認真辦理。我以爲也求必有多大成績。最要緊的。還是在于有法律制裁的後盾。去剷除舞弊的根本。根本既除。則他們自不要再做欺人的第二個舞弊的事。來和審計院開玩笑。不然的話。審計院審計。公開管公關。舞弊仍是舞弊。倘讀者還不相信。我們就可拿張孤長財政時政府公報上所登的一篇出入帳。來做一個證明。再進一步說。審計不合的結果。是取覆；中辦無效的結果。最嚴厲的是撤差懲戒。——但是我們現在還沒有聽見有這一回事。——究竟沒有什麼可怕的。老實說。現在做官。什麼官都是短期的。腰包滿了。還怕你什麼呢？民國十一年中。貪官污吏。無虛千百萬。祇有王治幣一位吃了虧。所以我們小百姓要主張整頓財政。單是會計公開。必沒有什麼好效果。我們應要求有一個法律制裁的禁止舞弊的法律。和實行檢察制及審計制。和國民監督。時時刻刻去執行這禁止舞弊的法律。(以Personal action 爲新式。以刑罰爲懲戒)

- B 廢止包辦 中國財政機關。向來對於徵收稅務官吏的成績考核。有一個標準。叫做比較。就是一年中一定區域內的特種稅務收入。實徵徵收官。解付一定額額之額；簡單的解釋。就是包辦。包辦的額數。和實際上的收入。完全是兩件事。所以這種差缺。在政界中是奇貨可居的。然徵收機關所收的。自然是國家的稅。那麼應該多多少少。都作爲國家的收入。包辦制度。既然是財政當局公然佔公款的特許狀。我們要整頓財政。當然不能不叫他廢止。在設立包辦的時候。以爲沒有比較。可使收入一點也沒有。但是說比較。又明明明白白許他多少私囊。仍舊是五十步和百步一樣。那可不廢止呢。現在這種弊病的最利害的地方。可約分如下：
- (一) 關於內地鹽金的1.關監督2.分局長……
 - (二) 關於鹽務的1.鹽運使2.樞密局長3.分局長……
 - (三) 關於烟酒稅的1.各級烟酒事務局長……
 - (四) 關於印花稅的……
 - (五) 關於各省各種捐稅的如房捐塔塔捐附加稅等等各徵收機關和財政部
- 先就鹽務來說。他們的中飽等差。本有一定。財政部中人所謂爲一等的二等的。一面原是他重要不重要的區別。骨子裏就是可中飽多少界限。譬如江海關監督。他每年比較祇有二十四萬。而可以收入的。比定數三倍還要多。單按他們出口麵粉照來說。每年可收入三四十萬；他如鳳陽關津海關山海關……都是肥得不得了。能割的每年百來萬。不惟割的也至少有五十萬左右。這種大毛病。歷歷財政總長都知道的；爲什麼都不變更呢？因爲和他的腰包及親戚朋友同黨爪牙的發財。都有關係的。倘使大大的改革一下子。——怎麼樣改革是另一個問題——那中央下子的政費。就可向監督的腰包看落了。我以爲這件事。不是會計公開能行的。公開之至。也不過叫他應得的錢(比較報額)如期解解。決不能把他的毛病。也公開在內。所以非從廢止包辦制做起。是沒有辦法的。其他若鹽務。若烟酒稅。種種病由和病狀。與鹽金是一路之轍。而尤以烟酒之包辦塔塔最多。中飽最大。分析說起來。真是爲老百姓揮淚。我不要細說了。請諸位觀察各種情形。您會得了！
- 二禁止加稅 中國的國債。本是不多。依照人數來分配。每人不過四元錢。比較英法德奧每人要發了五百多至七百來元的國債。真是九牛一毛。近來國內急進派。也有主張以加稅(包括稅加率或新增稅目而言)爲償債

辦法的。但我個人意見，是萬分反對。因為

(一)中國實業沒有發達，國民個人的預算上，不能負擔新稅。

(二)改革以來，各省的水災旱災兵燹瘟疫已是不得了，民力不堪負擔。

(三)政治未入軌道以前，即使加稅，也不過供武人政客的需要用途，做成自殺的原動力罷了。

(四)徵收方法和法律未確定的時候，新增捐稅，可要助助官僚子孫造孽數量的增加；以連累種種社會政治風俗道德的改革

以上四項，為我主張不加稅的重要理由。分別起來，(一)(二)是一因，(三)(四)是一因。反過來說，苟能掃除積弊，會計公開，我以為中國收入，已可和正真的預算支出，(並非指近年的強盜預算)兩相抵銷而有餘。已往的，不要論，未來的，不過少了幾許真富雙全的「民蠶國姓」罷了，並沒有別的流弊的。從前胡林翼在湖北巡撫任內，一年中減去人民負擔千數萬，同時又增加國款百數萬；這種理財手段，真能使我「五體投地」。我希望中國國民，都大發疾呼來督促政府照這樣去做。尤希望董康先生，公餘之暇，多看看胡文忠理財書，實心實力來行一回。那是小百姓萬分歡迎的。

我當我的話說完的時候，還有幾句重要話，再附提一回。就五月二十八日本週刊上所發表我的裁官善後辦法項下的種種辦法，如任用公開，資格限制，懲獎嚴定，增加薪俸，以及撫卹等等，仍應該一併參入辦理。尤其三注意的，就是除獎加倍，以養成官吏勞動；定法(務要採用英法Legal Custom)誅奸，以澄清千年積習；官不在能，務求忠勇守法；實不求保，但使考試及格；苟能如此我敢實在說，不要三年功夫，財政就有辦法了。裁官真是整理財政的小事呢？

討論

省制的討論

高一涵

「省制應否加入憲法」？是民國五年憲法會議中爭論最烈的一個問題。現在翻開那一年的憲法會議的會議錄，看看那時議員們所持的議論，想真教人失望！現在且把那時議員先生的省制意見書中的要點略舉幾條於下：

(一)祇注重行政分權不注重立法分權。那時普通的論調：都以為省制應該由中央的憲法會議制定，全國祇有這一種省制，各省都要適用這一種省制。不問各省的情形如何，通通適用一種制度，就性質說，仍然是單一式的國家，絕不是聯邦式的國家。我以為現在我們不談省制便能，如果要談省制，至少要在國憲上承認各省有自行制定省憲法的立法權。

(二)祇注重省制的加入不注重省制的内容。那時國民黨的分子多主張把省制加入憲法，可是也祇希望把省制加入憲法便算了事。至於省制的内容：各省長民選等重要條件，他們都不惜犧牲。照民國五年的憲法會議中所提出的省制草案，充其量不過把省議會暫行法第二章省議會的職權規定在憲法上罷了，對於省權並沒有絲毫的擴張。

(三)祇注重省制的鞏固不注重省制的變通。省制不加入憲法，祇用普通的法律規定，那麼，修改省制祇照普通法律的程序，省的基礎當然不能穩固。這一層我以為要防止的。

但是我以為這絕不是鞏固省制的好辦法；要想鞏固省制，必定要把省制的制定權和修改權歸各省，必須由各該省制定或修改。如果照民國五年的憲法會議的主張，把省制規定在國憲之內，一經規定之後，無論何省都要採用；如果有一省兩省事實上不能適用，便非用修改國憲的程序修改不可。照天增憲法草案，各省沒有提議修改憲法的權限，這樣一定，豈不是剝奪各省關於本省省

政府的組織權嗎？

(四)祇注重省性質的規定不注重表現省性質的法制。那時憲法會議中對於「省是地方行政區域，或是地方自治團體」這個問題，很加意討論。他們以為祇要在憲法上規定他是「行政區域」便是行政區域。規定他是「自治團體」便是自治團體。依我看來，却不是這樣。因為省的性质是由省的組織和職權表現出來的；如某省組織和職權同現行法一樣，一點也不修改，那麼，祇是在憲法上規定他是「自治團體」，也不能說他名稱稍異。而且中國的省是一種特別的組織，就說他是自治團體，也祇不能當作單一的郡縣看待。所以我的主張以為單把省規定為純粹自治事務的自治團體，還不能發展省的政治；必須要使他作半獨立國的政府，總可以發展省的力量。我所主張的中國省制：就是採取兩重政府制，不是採取單一政府制——把中央政府看作政府，把省政府單看作自治團體。

將來制定國憲，如果不糾正這四個缺點，我敢斷言仍是中央集權制，不是各省分權制；仍是單一的制度，不是聯邦制的制度。

我主張中央的憲法上邊，祇能規定省制與省權的分配，不得由中央代各省去規定省制，各省省制要試各省各自制定規定。

我又主張中央政府祇能採取集權主義，各省的權限取概括主義。換句話說：就是凡不在中央政府權限之列的一切權限一律為各省所有。

我所主張的中央政府的權限如左：

- (一)外交行政權。
 - (二)內軍行政權。
 - (三)交通行政權。
 - (四)國稅行政權。
 - (五)司法行政權。
 - (六)幣制的制定和幣的鑄造權。
 - (七)對外的宣戰講和及締約條約權。
- 但關係各省權利的條約，不得各省的同意不發生效力。

以上是對於中央政府權限制列舉的標準。

照近兩六的情形看來，似乎還說不到這個問題。國會的恢復究竟能不能成爲事實？恢復後能不能安妥穩穩的制憲？照從前議員先生的品行學識所制的憲法能不能合乎人民的和現狀的要求和需要？誰也不敢保障！但是就假定國會不能恢復，黎元洪不能復位，也沒有什麼不得了的。我以為如果真是走頭無路，還有一個絕妙的辦法：就是暫設南北兩政府暫時維持各方面的現狀，雙方協定，劃出一年期限，讓南北各省自行制定省憲法，俟省憲法完成之後，由各省按照省憲法組成省政府，再由省議會選舉國憲起草員，把中央的憲法定好，交由各省人民投票批准，然後按照國憲來組織中央政府。這樣一來，可以到得許多好處：

(一)省憲法由各省自定，可以免去中央集權法制的一切弊病。

(二)按照聯邦國「先有邦後有國」的先例，也可以說得過去，故所定的國憲必充滿聯邦制的精神。

(三)省既爲創造中央政府的基礎，省的勢力必定增大，可以制止中央政府的一切專制。

(四)省的勢力既大，政治勢力的中心必定由中央移到各省，各省的政治必定可以日見發展。

(五)省既有很強固的組織，中央政變必不能搖動各省的政治基礎。

蕭德士 (T. S. Paine) 有一段巧妙的比喻，說明美國聯邦制的完備。他說：

中央政府與諸州政府，譬如同在一土地之上，一大建築物，包有諸小建築物。兩者之關係，如在許多小禮拜堂之上建一壯大之新禮拜堂。其初各別建築之許多小禮拜堂，建築之時不同，建築之法亦異，林列於地盤之上。後建造一宏壯寺院，巍然而立於其上。其屋脊原空而變高，其地基基於舊禮拜堂之上而併合焉，其內部以本身之結構而和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週報

THE ENDEAVOR

7

總發行所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每號零售價兩枚。郵寄大洋二分。半年二十六號，大洋五角；全年五十二號，大洋一元，郵費在內。不通郵匯地點，可用三分的或一分的郵票代價。

這一週

我們是不承認政治上有什麼根本解決的。世界上兩個大革命，一個法國革命，一個俄國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決了，然而骨子裏總逃不了那枝枝節節的具體問題；雖然快意一時，震動百世，而法與俄始終不能不付那一點一滴的問題。我們因為不信根本解決的話，只信那一點一滴的改造，所以我們不談主義，只談問題；不存大希望，也不致於大失望。我們觀察今日時代，感困難的如此之多，好人如此之少，教育如此之糟，決沒有使人可以充分滿意的大改革。我們應該把平常對政治的大希望暫時收起，只存一個「得尺進尺，得寸進寸」的希望，然後可以冷靜地估量那現實的政治上的變遷。

徐世昌走了，黎元洪來了。我們不愛談什麼法統也並不存什麼「嗚呼治」的心思。我們對於這個新政府，只有下列的最低限度的要求：

- (1) 我們希望這個政府自認爲一個「事實上」(De Facto)的臨時政府；他的最大任務是用公開的態度，和平的手段，做到南北的統一。
- (2) 我們對於這次在北京自行集會的舊國會，只希望他自居於臨時的國會；缺點不得

吾人固嘗以恢復舊國會爲足以就統一問題演進一步，故認爲解決時局中之一種方法。然南方以遞補方法，湊足開會人數，北方亦以遞補方法，湊足開會人數，則時局不從國會解決，國會不過一個「今求恢復而舊會乃地是出個……姑不論北伐之事如何，而北洋之軍隊一日不能長驅入廣，非常國會亦一日不能不繼續開會……吾人將見糾紛之道與解決之期乃愈趨而愈遠也。

遞補，不得取消在廣州的議員的名額，免得增加統一之障礙。總之，南北不統一，什麼事都不能辦；軍事不能終了，兵也不能裁，財政也不能整理，教育休想發達，實業也休想安寧。南北不統一，政治決不能上軌道。

前日徐永祥有一個通電，稱「暫行大總統職權案鈞鑒」，內說：

法律地位既屬懸案，即令先行就職，仍是事實上之總統，而非法律上之總統。感永祥的反應，是我們不能恭維的，但這個意思出於實力派之口，是很可注意的。以我們的推想，將來必不止浙江一省借這個「事實上之總統」爲下場之計。也許西南各省將來也會承認黎元洪爲事實上的總統，而北京政府爲事實上的臨時政府。我們希望黎元洪不要忘記他的燕范內「暫行大總統職權」的話，我們希望他的政府老老實實的認爲事實上的臨時政府，即以事實上的臨時政府的名義與南方協議統一的事。

本週在京的舊國會議員二百三人開談話會，議決詳情：

- (1) 定八月一日爲繼續開會之日期。
- (2) 前期如不足兩院人數，即依法遞補。

遞補是我們所反對的。本報益世報於十七日著社論也反對遞補，他的立論大旨是：

我們說，若不從統一南北下手，什麼問題都不能解決。就拿財政來說罷，以我們所知，現在中央的財政簡直是絕無辦法。大家說巴地地射與鹽餘，但鹽餘平均每月不過三百多萬，而手續完備的支配已超過每月四百萬了！請看下表：

「一四」國庫券基金	七十萬元。
內國公債基金	二百二十萬元。
「九六」公債基金	百五十萬元。
造幣廠借款基金	七萬元。
審計院經費	四萬元。
海軍經費	五十萬元。
以上手續完備的支配，共四百零一萬元。	
此外還有手續不完備的，如	
近幾軍費	百萬元。
定期兌換券基金	二十三萬元。

總餘項下的支配，以上共五百二十四萬元，已超過鹽餘的實數一百多萬乃至近二百萬了。現在我們替政府設想，實在想不出理財妙法來。此次財政部向各省坐視應解中央之款，我們也可以預料他的失敗。總之，國家不統一，軍隊不會裁減，中央與地方財政未盡分之責，中央財政的路子，

是斷絕的了。現在只有停撥各項基金，東挪西補的自殺政策。但這種自殺政策的結果必致財政格外紊亂，信用格外喪失；定期兌換券儘管發行，儘管充塞市面，但前數年中交京鈔跌價的現狀必將復現於北京，而中央的政府必終不免於破產。

孫文的宣言出來了。我們對於這宣言，覺得很滿意。他的態度很大方，很和平，全不像張繼章炳麟那種口口聲聲爲南方爭地盤的口氣。他的大旨只有兩端：(1) 當懲辦禍國罪魁，(2) 當保障國會安全。有人說，禍國罪魁是指六年解散國會之總統。這話定是錯的。從前孫文也曾電邀黎元洪南下，可見他未必不能原諒黎氏的被迫。他對北方的唯一的具體要求只是「裁軍隊爲工兵」一件事。他的計畫是：

軍隊……宜以次悉改爲工兵，統率編制一切如舊，收其武器，與以工具，每日工作約六小時至八小時，先修治道路，次及其他工學。工兵月餉較現時加倍。將弁月餉百元以上者加五，其百元以下者加倍。此外則其工作所生產之純利，以一半歸國家，以一半歸工兵，論人數均分，無有差等。

他要求直軍諸將「首先將所部半數由政府改爲工兵，留待停戰條件；其餘半數留待與全國軍隊同時以次改編。」他這一層要求，雖然近於理想的，雖然「首先」二字怕不容易做到，但這種論調還不愧爲理想家孫文的論調，可以使那主張「西南自衛」論的章炳麟張繼漸愧死。

黎元洪的魚尾，滔滔三千多字，說的只是兩三句話，並且連這兩三句話都說不清楚，竟鬧出笑話來，幾乎下不得台。這件小事故應該使黎元洪得一個教訓。饒漢祥一派的濫調文章可以少做了。有話何不老實說。何必繞大灣子？何必做濫調文章？何必藉端許多電報生與讀者？就這件可以歇歇了！

我們以為這一個月的政治之中，比較的最可商榷的是各部官員的行政。對官向來也有辦法的，孫洪伊的裁官政策便是一例。但向來的裁官是沒有標準的，又沒有統一的計劃的。沒有標準，故隨便裁的也可以隨便加。沒有統一計劃，故裁了東邊，添了西邊。這一類的裁官，起先似乎也是無標準無計劃的，後來財政部裁官始用「官制」與「考試分發」兩個標準。徐世昌離走之前的許多命令之中有一條說裁官的辦法，共有五條要點：

- (1) 以官制為標準。
- (2) 考試分發人員不受裁撤。
- (3) 以後各官署長官不得任意調用派派人員。
- (4) 駁核機關，斟酌裁撤。
- (5) 兼職人員一律不得兼支薪津。

這是從局部的裁官，發為統一的裁官計劃了。這計劃雖然不能充分滿意，(參看本報第四期第十篇M.T.W.的裁官意見)，但我們可以承認這最低限度的計劃；對於新來的政府，我們應該督促他實行。

董康的財政計劃，青松已經在本報第五期裏評論過了。他開的五項藥方，現在只有「財政人員宜嚴加淘汰」一條總算做到了一部分。中交兩行的合併聽說是辦不到的了。其餘的三條，只有第一條「清理財政」現在正在籌畫之中。董氏的條陳裏明說「應請前派熟悉財政大員，會同審計院長，特設財政清理處。」然而已派定的大員却是傅增湘。傅增湘是熟悉宋元版本的，然而我們決不能恭維他「熟悉財政」。這一著已錯了。現在財政清理處的組織法尚未造出，人員也未派定，我們很希望董康不要再錯了。他的原條陳說財政清理處的職務是：

自元年以來，收支款目及庫券公債票等，分別澈查；一面畫清界限，將所有債務，重加整理；款項收入，另立新帳，勿令糾紛。冀以正本清源，懲前毖後，為財政公開之基礎。

這裏面有兩重職務：一是清理已往積弊，一是整理今後財政。這個擔子很重大，應該有專門人才

去辦理。青松主張「應有商會教育銀行公會以於國會的代為籌劃的。」我以為最重要的點是這個財政清理處應該以財政專門人才為主體，但有權可以向各部署調取案卷，質問事實。此項專門人才，不常限於部署中有職人員，不妨向其他學術團體或商業機關借用人才。如果將來的財政清理處仍由一班官吏或外行好好先生去辦，我們可以斷定他必無成績的。

政治與計畫

我們在我們的政治主張裏要求一種「有計畫的政治」，我們說：

我們深信中國的大病在於無計畫的亂治，我們深信計畫是效率的源頭。我們深信一個平穩的計畫勝於無計畫的瞎摸索。

計畫是預先認定一個目的，推想出如何可以做到的那目的的歷程。然後把那推想出的歷程定為進行的步驟。譬如下棋，須預先算到幾著以後；譬如造屋，須先打圖樣，次計算材料工程，然後動工。這是人人知道的。然而到了幹那關係最重大的一件事——政治，大家便多不明白計畫的重要；這豈不是墨子說的「明小物而不明大物」嗎？

常常聽得內閣發表他們的「大政方針」的時候，國中很有許多人嫌他空談太多，文字又太繁，所以當時很少人注意這種「大政方針」。然而這八九年來，就是那樣的一個「空談太多」的計畫，也不可得了。這八九年的政治，竟全是亂治的政治，沒有計畫。到那裏是那裏。財政壞了，就隨他壞下去，直到今天這個樣子。兵多了，將領了，也就隨他們闖下去，直到這步田地。南北分裂了，也就由他們分裂下去，越分越遠。直到這個時候，陸放翁有詩道：

一年一度，一日復一日，
譬如東周亡，豈復需大災？

中國所以鬧到這步田地，何嘗有什麼大病？只是這樣「一年復一年，一日復一日」亂治到現在這個不可收拾的情形！

計畫的功效，全在分期趕日，步驟分明；只要繼續做下去，一點一滴的積起來，總有成效可

觀。我們試舉一個例。自從歐戰以來，全洲的鐵路工程都停頓了。假使當年又有計畫，規定京漢、京奉、津浦三條鐵路每年添築支路五百里。這是輕而易舉的事，然而十年之內即可添造一千五百里的鐵路了。再看京綏一條路，只因這幾年有個小計畫，每年發行六百萬的公債，所以這幾年之內能延長那麼多長的路線。京綏的六百萬公債每年只有一小部分買到市面上，大部分的債券不等到市上早已被內部的人買去了。假如國有的各鐵路都有這樣的一個小計畫，十年之中可以添多少鐵路？

現在有許多人愛批評閻錫山，但是閻錫山確有不可及的地方。他治山西，是有計畫的。例如他決心要辦普及的義務教育，先做一個分年、年期的計畫。四年的師範不夠養成教員，他就趕速成的國民師範；這還不夠用，他就設更速成的傳習所。他依着這個計畫去做，勉勵進行，現在居然做到了義務教育了！江浙浙江這辦不到的事，閻錫山在那貧瘠的山裏居然先做到了！人稱山西為校範省，又稱閻錫山為模範將軍。山西的政治教育不約而模範的，雖然不少。但山西這一點「有計畫的教化」的精神，確是可以做全國的模範的。

我們看山西的成績，就可以明白我們說的「計畫是效率的源頭」。一個平穩的計畫遠勝於無計畫的亂治。

中國吃亂治的苦，吃够了！我們對於無論誰來組織的政府，第一個要求就是「有計畫！」國家是一件機器，政治是一件絕大的事，沒有計畫是不行的。沒有計畫的人是不配幹政治的！我們很盼望元洪與吳佩孚輩輩高志洪一班人此時暫且把黨派紛爭暫時交與幾個附屬官做去應付，他們應該認真想想國家的大問題，做出一個通盤籌算的計畫來，然後依着預定的計畫，分期去做。日暮途遠，暗中摸索是中間用的！你們不要藉端時機，時機是不等候你們的！

例如裁兵，決不是一兩張電報就能了事的，也不是派一個裁兵委員會就了事的。我們希望這個政府做出一個具體的、分期的計畫；

先發表出來，徵求國民的意見，修正之後，然後決定；決定之後，就期實行。

又如教育，假如政府不要教育就罷；如果要教育，那是非有一個計畫不可的。現在的情形，竟連經費都無人管了。現在國立各校的經費已欠了四個月了，到暑假完時，還有三個月。七個月的經費就是一百十幾萬；加上北京中小學的經費，就更多了。現在若再沒有一個通盤籌算的計畫，就是要做到這幾年來一日換一日的光景，也都不可行了。

又如統一，也不是打幾個電報給孫文伍廷芳就夠了的，也應該早日做一個計畫，至少應該注重下列各點：

- (1) 南方政府的問題：是不是應該承認他為事實上的一個臨時政府？
- (2) 和會問題：和會是無論如何不能免的，叫他做「統一會議」也好，「南北和會」也好，「聯省會議」也好。如何組織？如何產生？有何權限？這都是不能不早日計畫的。
- (3) 統一的條件：統一的條件的中心必是承認聯邦式的統一國家，這是無可疑問的，但聯邦式的國家全不是現在這種軍閥割據式的國家。怎樣才能使這種軍閥割據式的國家變成一個真正統一的聯邦國家呢？省與中央，制度上應該怎樣劃分呢？現在事實上應該怎樣收束呢？軍隊怎樣處置呢？財政怎樣統一呢？這都是不能不計畫的。至於非常國會遞補的議員的安置法，非常國會通過與取消的法令的去留，等等，雖是較小的問題，但也

是應該計畫到的。

總之，我們已到了日暮途遠的地步，只有趕緊計畫的法子才可以免強使我們趕上幾步；若再糊塗塗塗的妄想「快」過日子，妄想暗中摸索着一條幸運的路子，那就是「瞎貓等死老鼠」的無益的行為。那陣政府，我們不要！

那陣政府，我們不要！

答關於「我們的政治主張」的

討論 (續) 宗德

第二目前我們不應該組織政黨？

這個問題，適之已經答覆過了。他引梅祖芬君的話說：「平時政黨不妨分，而過渡時代的政黨應該合一。」又說「我個人以為現在只希望大家能持一點歷史的眼光，認明以前許多爭執的無謂。用懺悔的態度，大家一齊朝看『好政府』一個平凡目標上過去，……這就是我們的大黨了。」這也就是張君受所說的「願將昨日一切黨派關係，是預備將來組織政府的一定不移的階級，我是極贊成的。或再拿我上邊所說的經驗來說，我們做奴僕的，不替平日感情如何，職業如何，目前都應該同心協力，先把火救熄了，強盜打退了，然後才說得到修理房屋，整頓財產，指派管家，這許多事。到了那個時候，我們纔應該組織政黨，纔有組織政黨的相當的黨綱。

第一，是要保存我們「好人」的資格。消極的講就是不要「作爲無益」；積極的講是躬行克己，把貴備人家的事從我們自己做起。譬如我們教育界的人，既然要責備政府把財政公開，先應該把我們所管的一部份的財政公開；既然要責備政府裁官，先應該裁我們所管的似官非官的教員。果然能夠實行起來，社會對於我們的信用，自然增加；我們對於社會的要求，也就容易有效。

力的方法。第四，我們認爲的朋友，結合四五個人，九個人的小團體，試做政治生活的具體預備。這一種小團體，結合比較的容易，各人都可以努力。若是果具有了成效，就是組織政黨的好的分子。我所謂具體預備事體很多，最重要的是：

甲，認識社會上政治上有力的人，平心靜氣去研究他們的道德，性情，能力，以決定我們對於他們的態度。我所說的這種人，包括軍人在內，因爲軍人也是國民，也有好人。平常抽象的名詞，如「武人」，「軍閥」對於個人，都不能適用。我們現在有六十幾個師長，二百多個旅長，六七百個團長，二千多個營長。說這三千多個人裏面沒有好人，沒有「好政府黨黨員資格」的人，我是絕對不相信的。

乙，調查政治上最重要的問題，用科學精神，來研究解決這種問題的方法，如裁兵，裁官，公債之類。

丙，儘我們的餘力，做政治上的文章；宣傳我們的主張，討論人家的意見。

丁，遇見有重大的政治上的變化，應該以犧牲的精神，一致的態度，努力去奮鬥。

勝萬萬矣。久不通訊，故特致數語，以見「老梅」寬大公心，毫無成見，毫無偏私也。潘此，即頌撰安。 弟光迪啓。五月三十一日。

適之先生：……我總有一種偏見，以爲文化比政治尤其重要，從大多數沒有智識的人，決不能產生什麼好政治。從前許多拋了文化專談政治的人現在都碰了頭回過來了，爲什麼先生一定也要去走這這條不經濟的路子？大多數人所以敬仰先生，換言之，胡適之三個字之所以可貴，全在先生的革新方法能看思想方面下手，與從前許多革新家不同。換言之，全在先生能做人所不能做的中國哲學史，能做他人所不能做的國語文學史，能考證他人所不能考證的紅樓夢，能提倡他人所不能提倡的白話文。現在先生拋棄（或者不完全拋棄）亦必拋棄一部分這些可寶貴的事業，却來搞「政論家與政黨」一類文章，我知稍有識者必知其不值。我們要看「政論家與政黨」，什麼地方不可以去找？我實在爲先生的光陰，先生的精神，先生的前途可惜。……先生呵，我是極想與我棉棉，將已做政治史棄了去的先生，替文化史爭回來，不知能聽先生的垂顧嗎？ 六月八日，伏應敬上。

適之先生： 讀第四期努力週報中伯秋傅斯德兩先生對於你們的週報的批評我也具有同感，先生的答詞我却不敢同意。「紅樓夢考證」一書原在歐洲歷史上的位置，一類的東西，實在在這裏沒有登出的必要，勉強湊進去反令閱者失望。不是說這種東西沒價值，祇是不應該在這種性質的出版物內出現罷了。先生答詞似乎對於此點稍有含混。要知凡鼓吹一件事物不能不把全副精神集中到一點才引起別人的注意。思想文藝不是不要緊，但是你們不妨另外辦一紙什麼東西來另外鼓吹，犯不着和政治問題攪在一處。我們現在所要求的不是包羅萬象的作品，祇是要一個又直捷又爽快刀刀見血的東西，否則先生們的文章那「種出版物」上不可登，又何必特地搖旗擊鼓來辦這個東西呢？

伯秋先生勸你把這半年功夫全用在政治上，我很贊成。我總想你們的週報所以不能長期都有精神者，第三期即很好，大約因沒有稿子的緣故，這事你不妨獨力担任起，說一句過火的話，即使此外一篇文章也沒有，你一個人打起精神來包辦一下也不是什麼難事，何況如高一涵張慰慈諸先生也都是對政治有興味的人呢？至於思想文藝等事他尚能再有進步嗎？總之我認爲民國六年的時代從政治鼓吹到思想文藝是很正當的，現在却又應當轉過來從思想文藝鼓吹到政治才行。先生若能迎這這個趨勢首先領着大家往前走，已往的趨勢是上山的，從工藝到法政，從法政到思想文藝；現在到了山頂以後便應當往下走了，我們現在只能走這政治的一步，過了這一步再走到工藝的一步，只有科學工藝是康莊大道，但你非過了這政治的一關不成！則「努力週報」的功勞必不在「新青年」之下。至於別人的造謠攻擊倒算不了什麼一回事。 常乃恩上書 六月二日

伯秋先生勸你把這半年功夫全用在政治上，我很贊成。我總想你們的週報所以不能長期都有精神者，第三期即很好，大約因沒有稿子的緣故，這事你不妨獨力担任起，說一句過火的話，即使此外一篇文章也沒有，你一個人打起精神來包辦一下也不是什麼難事，何況如高一涵張慰慈諸先生也都是對政治有興味的人呢？至於思想文藝等事他尚能再有進步嗎？總之我認爲民國六年的時代從政治鼓吹到思想文藝是很正當的，現在却又應當轉過來從思想文藝鼓吹到政治才行。先生若能迎這這個趨勢首先領着大家往前走，已往的趨勢是上山的，從工藝到法政，從法政到思想文藝；現在到了山頂以後便應當往下走了，我們現在只能走這政治的一步，過了這一步再走到工藝的一步，只有科學工藝是康莊大道，但你非過了這政治的一關不成！則「努力週報」的功勞必不在「新青年」之下。至於別人的造謠攻擊倒算不了什麼一回事。 常乃恩上書 六月二日

以上三篇通信，梅先生是向來不贊成我談思想文學的，現在却極贊成我談政治；孫先生是向來最贊成我談思想文學的，現在很惡惡的怪我不該談政治；常先生又不同了，她並不贊成我談思想文學，他只希望我此時把全副精神用在政治上。——這真是我的歧路了！

我在這三岔路口，也會遲遲了三年；我現在忍着心腸來談政治，一隻腳已踏上東街，一隻腳還踏在西街，我的眼還是回望着那原來的老路上！伏底的怪我走錯了路，我也可以承認；燕生怪我精神不貫注，也是真的。我要我的朋友們知道我所以「變節」與「變節而又遲遲」的原故，我不能不寫一段自述的文章。

我是一個注意政治的人。當我在大學時，政治經濟的工課佔了我三分之一的時間。當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六年，我一面爲中國的民主辯護，一面注意世界的政治。我那時是世界學生會的會長，國際政協會的會員，聯校非

我的歧路

通訊

適之吾兄足下：努力週報所刊政治主張及其他言論，多合弟意。兄談政治，不趨極端，不涉妄想，大可有功社會，較之談白話文與實驗主義

兵會的幹事。一九一五年，我爲了討論中日交涉的問題，幾乎成爲衆矢之的；一九一六年，我的國際非攻論文曾得最高獎金。但在那時已在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上尋着我的終身事業了，同時又被一班討論文學問題的好朋友逼上文學革命的道路了。從此以後，哲學史成了我的職業，文學做了我的娛樂。

一九一七年七月我回國時，船到橫濱，便聽見張勳復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震動的復辟乃是極自然的現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決心，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命的基礎。我這四年多以來，寫了八九十萬字的文章，內中只有一篇曾琦國體與青年的短序是談政治的，其餘的文字都是關於思想與文藝的。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我的朋友陳獨秀李守常等發起每週評論。那是一個談政治的報，但我在每週評論做的文字總不過是小說文藝一類，不曾談過政治。直到一九一九年六月，獨秀被捕，我接辦每週評論。方才有不能不談政治的感慨。那時正當安福部極盛的時代，上海的分道和會還不曾散夥。然而國內的「新」分子閉口不談具體的政治問題，却高談什麼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我看不過了，忍不住了，因爲我是一個實驗主義的信徒。於是發憤要談政治。我在每週評論第三十一號裏提出我的政論的導言，叫做「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文存卷二，頁一四七以下。）我那時說：

我們不去研究人力車夫的生計，却去高談社會主義；……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問題如何解決，却去高談無政府主義；我們還得意揚揚的誇口道：「我們所談的是根本解決。」老實說罷，這是自欺欺人的夢話，這是中國思想界破產的鐵證。這是中國社會改良的死刑宣告！……高談主義，不研究問題的人，只是畏難圖易，只是懶！

但我的政論的「導言」雖然出來了，我始終沒有做到「本文」的機會！我的導言引起了無數的抗議；北方的社會主義者駁我，南方的無政府主義者痛罵我。我第三次替這篇導言辯護的文章剛排上版，每週評論就被封禁了，我的政論文章也就流產了。

每週評論是一九一九年八月三十日被封的。這兩年零八個月之中，忙與病使我不能分出工夫來做別的事業。我心裏也覺得我的哲學文學事業格外重要，實在捨不得丟了我的舊業。巴結我的新款，況且幾年不談政治的人，實在不容易提起一股高興來作政論的文章。心裏想國內有人起來幹這種事業，何必要我來加一忙呢？

然而我等候了兩年零八個月，中國的輿論界仍然使我失望。一班「新」分子天天高談基爾特社會主義與馬克思社會主義，高談「階級戰爭」與「廢除價值」；內政腐敗到了極處，他們好像都不曾看見，他們索性把「社論」一語都取消了，拿那馬克思——克洛泡特金——愛羅先珂的附張來做擋箭牌，掩眼法！外交的失敗，他們雖然也還談談，因爲罵日本是不犯禁的；然而華盛頓會議中，英日調停，由中日兩國代表開議，國內的報紙就加上一個「直接交涉」的名目。直接交涉是他們反對過的，現在這個莫名其妙的東西又叫做「直接交涉」了，所以他們不能不極力反對。然而他們爭的是什麼呢？怎樣才可以達到目的呢？是不是要日本無條件的屈服呢？外交問題是不是可以不交涉而解決呢？這些問題就很少人過問了。

我等候了兩年零八個月，實在忍不住了。我現在出來談政治，雖是國內的腐敗政治激出來的，其實大部分是這幾年的「高談主義而不研究問題」的「新興輿論」把我激出來的。我現在的談政治，只是實行我那「多研究問題，少談些主義」的主張。我自信這和我的思想一致。梅迪生說我談政治「較之談白話文與實業主義高萬矣」，他可驕了；我談政治只是實行我的實業主義，正如我談白話文也去實行我的實業主義。

實業主義自然也是一種主義，但實業主義只是一個方法，只是一般研究問題的方法。他的方法是：細心搜求事實，大膽提出假說，再細心求實證。一切主義，一切學理，都只是一個考考的材料，暗示的材料，待證的假說，不是天經地義的假說。實業主義注重在具體的事實與問題，故不承認根本的解決。他只承認那一點一滴做到的進步，一步步有智慧的指導。步步有自動的實驗，——才是真進化。

我這幾年的言論文字，只是這一種實驗主義的態度在各方面的應用。我的唯一目的是要提倡一種新的思想方法；要提倡一種注重事實，服從證據的思想方法。古文學的推翻，白話文學的提倡，哲學史的研究，水滸紅樓夢的考証，一個「了」字或「們」字的歷史，都只是這一個目的。我現在談政治，也希望在政論界提倡這一種「注重事實，服從證據」的方法。

我的朋友們，我不會「變節」，我的態度是如故的，只是我的材料與事實變了。孫伏園說他要把那被政治史奪去的我，替文化史奪回來。我很感謝他的厚意，但我要加一句：沒有不在政治史上發生影響的文化；如果把政治割出文化之外，那就又成了脫離的，出世的，非人生的文化了。

至於我精神不能貫注在政治上的原因，也是很容易明白的。哲學是我的職業，文學是我的娛樂，政治只是我的一種忍不住的新努力。我家中政治的書比其餘的書，只成一與五千的比例；我七天之中，至多只能費一天在努力週報上；我做一段二百字的短評，還不如做一萬字李觀學說的便利愉快。我只希望提倡這一點「多研究問題，少談些主義」的政論態度，我最希望國內愛談政治又能談政治的學者來讀估這個週報。以後我七天之中，分出一天來替他們編輯整理，其餘六天仍舊去研究我的哲學與文學，那將是我的幸福了。

我很承認常照生說，但我不能承認他說的理由。他說：至於思想文藝等事，先生們這幾年提倡的功果也可見了。難道還期望他尚能有進步嗎？

他下文又說「現在到了山頂以後，便應當往下走了。」這些話我不大懂得。燕生決不會承認現在的思想文藝已到了山頂，不能「再有進步」了。我對於現今的思想文藝，是很不滿意的。孔丘宋景的奴隸性少了，却添上了一班馬克思克洛泡特金的奴隸；陳腐的古典主義打倒了，却換上了種種淺薄的新典主義。我們提倡有心，創造無力」的罪名是不能避免的。這也是我在這條路上遲遲躊躇的一個原因了。

文藝

胡思水

南來詩鈔
津浦車中雜詩
低低的小山，
落了葉的樹林，
紅色的小屋宇，
都望後去了，
我却前進了，
長途的旅程，
原是苦事，
只有忍耐着罷。
倚着鐵欄假寐，
原是怕避煩瑣，
但不久却真睡着了。
張開了睡眼看窗外，
除了黑漫漫的，別的什麼也不見了。
十一，一，十四，上午，
津浦車中作。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週報

THE ENDEAVOR

8

總發行所 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本期增刊國債表一張

這一週

本週最大的政治變化是廣東的革命與浙江的獨立。孫文與陳炯明的衝突是一種主張上的衝突。陳氏主張廣東自治，造成一個模範的新廣東；孫氏主張用廣東作根據，做到統一的中華民國。這兩個主張都是可以成立的，但孫氏使他的主張，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他的目的，於是有了八年聯安福部的政策，於是有了十一年聯張作霖的政策。這就失去了全國的人心，近處失了廣東的人心，孫氏還要依靠海軍，用砲擊廣州城的話來威嚇廣州的人心，這不能免這一次的失敗。孫氏曾著書提倡「行之非艱，知之維艱」的學說，我們當時曾贊成他的「知之則必能行之，知之則更易行之」的話。(每週評論三十一號。)

現在看來，孫氏的失敗在這一個「知」字上。一方面是他不能使多數人了解他的主張，一方面是他自己不幸採用了一種短見的速成手段。但我們平心而論，孫氏的失敗不應該使我們埋沒他的成功。蔡元培等前次勸孫氏下野的通信，雖然頗受了一部分人的批評，但蔡氏電文裡贊美孫氏的話，確能寫出孫氏的成功。蔡說：「公等堅持不渝，以種種手段求達護法目的。」

每號零售價元兩枚。郵寄大洋二分。半年二十六號，大洋五角；全年五十二號，大洋一元。郵費在內。不通郵匯地點，可用三分的或一分的郵票代價。

固以為苟能達此目的，無論何種手段，不妨一試。且正維公等用此種種手段，使全國同胞永永有一正式民意機關之印象，故至今日而克有實行恢復之機會。公等護法之功，永久不朽。……

這些話并非溢美之詞。當日陸榮廷岑春煊等取下護法的招牌，分贖而散之後，若沒有孫陳的崛起，恐怕第三次財神國會早已實現，軍閥勢力更要橫行，政治的轉機還不知在何時呢？(適)

盧永祥在浙江自行廢督的消息傳來之後，大家以為「盧永祥倒了」。但是照現在看來，盧氏竟是在宣告獨立了。二十日，他就「浙江軍務善後督辦」之職，同日發出兩道電文；第一電報告獨立的原委，中有云：

伏維辭名而居實，既非拙性所屑為；全私而謀公，亦豈袍與之夙志？善後限於軍務，則權限固已分明。軍務專注善後，則收東乃其主旨。

中國人真會做文章！清初有名的「殺君若君若君也，殺君仇若君也」，如何比得上這種「順之則之，倒之則之」的濫調文章！所以旅居上海的浙江人也只能打出一個「反對不得，贊成不能」的電報，說：

盧督制電廢督，保留師長。又將博得軍善後督辦。廢督其名，不廢其實。吾儕小

民。不知用意，反對不得，贊成不能。但盧永祥的第二「號」電，因為不是用濫調文做的，却是明白的。此電宣布「善後綱要」七條，第一條是：

自廢督之日起，浙江省境內不受任何方面非法侵犯，以防督軍制之恢復，並變相督軍制之發生。

然而浙江人的腦筋與人格確然受了盧永祥的非法侵犯了，浙江人難道也還是用「反對不能，贊成不得」八個字輕輕放過了嗎？(適)

黎元洪出席內閣會議引起很多的議論。反對方面理由最充足的要算益世報上二十一號的社論。該報記者說：

十一年來，承專制之餘毒，閣員對於元首之尊，每次會議，先感有極尊之監督在旁，以束拘其充分討論之意趣，若更加以提議發言，就一般之心理言，決不能即時為強硬之反對主張，是已無形加閣議以消極之限制。設有卑劣之閣員，倚於元首之尊，一時唯諾，而散議以後則潛挾案卷商武人以為反對，是又必外力干涉閣議之端。

就現今的狀況說，這幾句實在是很對的。此刻各種大小官吏的心目中確實是把總統的地位看做同從前的皇帝一樣。從閣員現在的觀念看起來，總統出席閣議，確是很不方便的。但是我們對於這個問題，不當就目前的狀況而說，應當從根本上着想，去打總統統制皇帝的觀念。不把總統當做皇帝看待，閣員就可以上必因總統出席閣議而有所拘束。就是他發言，要提案，也祇須閣員有辨別的能力，那也不至於發生出什麼弊端。並且現今政治的趨勢是趨向於公開一方面，議會裏邊既經可以任人旁聽，閣議席上為什麼就不能旁聽呢？

凡是政治上的各種制度本來具有嚴格的規定。制度不是死板板千年一律，萬古不變的，制度是活的，是常因社會上情形的變遷而時時更改的。我們萬不能說凡是實行內閣制的政府總是這樣的。凡是實行總統制的政府一定是這樣的。我們祇能說一種制度在某國某一個時期之內是這樣的。

時期不同了，這一種制度就是在一國之內也往往發生出不同情形，不用說在別國了。所以此刻要根據於內閣制的情形來反對總統出席閣議是說不出的，至於陳錫回電引法國總統出席閣議的制度來替黎元洪辯護，那也是大可以不必要的。(懋)

此次裁官的結果，財政部裁了三千人，交通部裁了一千多人；最近內務部要裁的人，聽說也有五百多人。加上國務院總統府的裁員，總數已在六千人左右了。我們希望其餘各部都能實行裁員，並希望他們實行裁員止變差的弊政。(參看本報M.T.W.的提議。)

我們更希望，將來能於裁員之外，實行合併無用的或閒枝的部。如陸軍部與參謀部與海軍部，這幾年來，真可謂三個無用的廢物了。我們主張將來可將此三部併作一個軍事部，設一個總長，兩個次長，一個次長管海軍的事。一個次長管參謀部的事，儘可以夠用了。(適)

此次高恩洪在交通部的整頓，我們認為大致是合宜的。高氏做的最痛快的兩件事，一件是十三日廢止各鐵路貨捐，一件是取消各報館的津貼。報館的津貼是十年來中國輿論界的一大污點，他的書處比那推廣言論自由的法令還要大無數倍。推廣自由的法令至多不過是把輿論當作仇敵看待，而津貼與收買竟是把報館當作娼妓豬狗了！北京一處的報館通信社的津貼，竟至十二萬五千元之多。上海一處已查出的有口口報的八萬，又有由交通大學經費內撥付的三萬。這真是駭人聽聞的事！至於各鐵路貨捐的非法與病商害民，都是大家所公認的。當此財政苛細的時代，高氏竟能提議廢止這一筆很可觀的入款，我們不能不說他是有毅力的了。(懋)

高恩洪此次取消交通大學，把北京的交通大學歸併於唐山上海兩校，這倒辦法頗引起許多反對的論調。交大學生會出版的「不平」第一號載有交大京校教職員的大會，「車馬費門，途費待之寒，兩會時，事情異常憤慨。……有教授某君

……

……

……

……

……

……

演說，甚為激烈，謂交部此舉，不僅摧殘教育，對借此以侮辱人；士可殺，不可辱；同人等尤應誓死力爭，以保全人格。...

中國財政的出路 R T

現存財政困難的聲言，觸耳皆是；一個個唉聲歎氣，好像絕無辦法。惟有束手待斃似的。...

通商關係，一面吸收外資以振興的產業。德國的財政困難，是由于賠償金太重，國民負擔不起。...

難，幾乎是無可避免的結果。而德國人的努力，更在諸國人之上也實由于此了。...

Table with columns: Year (光緒, 宣統, 民國), Income (入), Expenditure (出), Surplus/Deficit (入超, 出超, 入不敷出, 出不足). Rows include years from 1905 to 1915.

上表中宜注意之點：(一)前清時代所用的單位是庫平兩，民國時代所用的單位是銀元。...

照上表看來，光緒二十六年以後，歲出驟然增加的原因，是由于外債本利的增加，和新政費用之膨脹。...

- (一)田賦 八千餘萬元
(二)百貨雜捐(厘金在內)四千餘萬元
(三)海關稅(海關稅收之常關稅在內)五千六百餘萬元...

的收入，只有下列數種：

(一) 關稅(即關稅內償還各項外債所餘下的數目) 數不定

(二) 鹽稅(即鹽稅內償還各項外債所餘下的數目) 約五千萬

(三) 山西省解解之各項中央收入約二百餘萬元

名 稱

(一) 中央各機關經費

(二) 中央外交經費

(三) 中央內務經費

(四) 中央財政經費

(五) 中央陸軍經費

(六) 中央海軍經費

(七) 中央司法經費

(八) 中央教育經費

(九) 中央實業經費

(十) 中央交通經費

(十一) 中央藏稅經費

常 門

二千二百四十餘萬元

四百零四萬元

三百四十餘萬元

二千九百五十餘萬元

五千二百八十餘萬元

八百六十餘萬元

一百八十餘萬元

三百二十餘萬元

一百五十餘萬元

一百三十餘萬元

一百一十餘萬元

臨時 門

二百七十餘萬元

一百一十餘萬元

二百二十餘萬元

六百八十餘萬元

五千三百五十餘萬元

一十餘萬元

三十餘萬元

四十餘萬元

十餘萬元

五萬元

(四) 徵文門稅約百餘萬元

合計不到一萬萬元，其餘的全被各省截留而去。

以此寥寥之數，應付數倍于此的軍政費，當然是杯水車薪，竭蹶萬狀了。

第二 中央軍政費增加無度 國民八年

合計起來，關於中央的支出約二萬萬元以上。(還有應還各項內外債本息不計在內，其數約一萬二千七百餘萬元，因有關稅鹽稅及內債基金的關係，于次章另行說明。)其中惟有財政經費多屬海關兩稅的征收費，可直接由兩稅內扣除，且因有收入可以扣留，各省官報當拿出經費，其餘則概仰之中央，中央除拖欠外，別無應付方法，而

事實上政府決不因此而縮省，反肆行擴張。據稅務未實行以前，中央經費每月約需七百萬元，各部人員有多于正規官制兩三倍者，至于軍費的增加更超過預算不知若干。似此收入減少，而支出反而增加，求財政之不困難，自不可得了。(未完)

直奉戰後政變之教訓

君勸

我戰後政變之政變中，全國人政治心理之表現，可以一字概括之，曰「倦」而已矣。與人論復黎問題，必答曰甲說合法，乙說非法，法非漫無標準，只要事實上過得去就算了。與人論統一問題，必答曰中國那裏能得一全國共認之人，南方政府豈甘為人下，故不如黎黎黃黃維持下去，走一步便算一步。凡此言論，其所依據者，則事實也。彼以為天下事大抵事實在先而後原則與法理隨之，與其遇事以法理法理，不如坦坦白白承認事實。雖然，以我觀之，事實既由人自造，甲事實可以人力造成，乙事實則不可以人力造成？今以甲事實之當前，但求目前過去

不計所決之是否徹底，無他，得過且過而已，「倦」而已矣。人人心目中所希冀者非良政治耶？良政治含新式政治人物外，又安從而出現耶？我見今之所謂政客矣，平居好議論人物，非曰某甲頭腦簡單，即曰某乙不足為爲。一若盛衰興亡，皆某甲某乙之責，而已身不與焉。而四萬萬之國民不與焉。保定而不肯恢復國會，則全國無恢復國會之與論；保定而不肯復黎黎，則全國無復黎黎之與論；保定而恢復法統之議定，於是全國如影隨形，如響斯應矣。我於此次政變中得極大之教訓四：

第一、國家大政，皆一二有力者一念之發。第二、國人言論，好與有力者之意見相轉移。第三、政見以且夕間之事實為根據，而無先期之主張。第四、全國中多雷同之論，故無所謂失敗之黨與成功之黨，而政治上成一互相傾軋之局。

今後新式政治之發展，其責任安在乎？曰在總統乎？非也。曰在國務總理乎？非也。曰在各省熱心軍軍乎？非也。曰在新式之政治家。新式政治家所以別於舊式政治家者，其條件有十：一、新式政治家當以一貫之主張，在長久之平

適之所以談政治者，非徒曰談談便了，亦曰以言論左右人心，庶幾有新式政治出現之一日耳。二三十年來中國最善談政治者，莫如梁任公與孫中山，而梁任公之政論尤為淵博。然梁之雖善，而於實際上不生影響者，則何以故？曰以其但「談」新式政治而不能「行」新式政治耳。所謂「談」新式政治而不能「行」新式政治者，得之言語會政治，則曰以政黨、前鋒、前鋒之進退，以議會之信任不信任為準，則如何，法如何，乃至德美如何。若此者雖對外國情況如數家珍，然於國內政治者，不能有所左右者，則自身自有言論形勢文字而不能有所為世人所取法故也。既言黨矣，貴乎有一定之政策，貴乎有有主義之黨員，貴乎以其政策宣傳於國人之目的。今焉孫中山之所憑藉者，則土匪流氓；梁任公之所憑藉者，則特殊勢力之武人與軍中之精神先生耳。聞其標舉政策以訴諸國人乎？無有也。聞其能本一貫之主張以造成強有力之輿論乎？無有也。口所談者為新式政治，而見諸行事，則往往與新式政治背馳，此亦我所聞但有言而無行為之所致也。

我思之，我重思之，今後國家治亂關鍵，視新式政治家能否出現而已。新式政治家而不出現也，則軍閥之禍政客之爭，雖歷數十年而不知其所終局也。然新式政治家安從而出現乎？曰仁人義士之心力為之耳！仁人義士之心力為之耳！(完) 適之方深「好人奮鬥」之義，若所謂好人之奮鬥，只有「談」而無「行」則無所謂奮鬥，更無所謂鬥。我以爲好人之所應有者，即在掃除今日之官僚政治，而養成真正之輿論政治。輿論政治之領袖，則新式政治家耳。適之屬我爲文，乃草此文歸之，適之倘不以爲謬歟？ 六月二十一日，勸附錄

月，開發國民之智識，不可以一二軍人之動靜，軍人之靜而靜。二、新式政治家進退之準則，在國民之輿論，不在一二軍人之愛憎。三、新式政治家所率者，當有主義之團體，非攀龍附鳳之私黨。四、新式政治家之於其政黨，當守公平競爭 (Fair Play) 之原則，不可造謠毀人，養成軟此傾軋之習。五、新式政治家當以政治為服務之方法，不應以政治為衣食之具。六、新式政治家以政策為進退，當其政策不為國人所贊同，惟有向國民身上用工夫，不應勾結各派以指他人為得計。七、新式政治家在其團體內，關於政策之決定，經費之籌集，應以公開之方法行之，不應以國幣為黨費，更不應以一二軍人為東家。八、新式政治家，咸爭選舉，投身議會，不應在議會外，以一國之元老名流自居。九、新式政治家應認定在朝在野之界限，當其在野，不應任政府之一差一職。十、新式政治家應隨時周遊全國，不可偏促北京城內，專以刺探新聞為能事。

凡此十端，非以身作則，不能養成一種模範，而為世所取法。此我所謂「行」之事而非「談」之事也。

禁止兼差方法的意見

M. T. W.

徐世昌離走的時候，下了一道裁官的命令。其中所說的，如裁撤官制以外和考試人員以外的閒官，酌裁新設機關，訂定臨時用辦法，目下北京城內終算已經實行了。平心而論，可算是現在政府的一種善政，但是禁止兼差的辦法，仍沒有實行。就我個人所知道的，一個人兼了幾份吃飯式底差使，還是多得。究竟政府已過了五分鐘的熱度，還是正在設法執行中，我們不得而知。現在假定有這一回的事，就我的實行這「禁止兼差」底辦法來討論一回。

- (一) 劃一辦公時間 我素來主張，官吏應該照勞動條件，所以他們的辦公時間，不能不確定。(參照本報第四期第十篇三項下節見)且按照我國政治情形來說，除了總長和秘書是收務官外，其他都是事務官。既多數都是事務官，那末當他作為政府的勞工，意義上未始不行。因之辦公時間，更應該明白訂定。如果辦公時間已經確定了，機關對於官吏也切確實行這時間制了，那末在法定時間以內，官吏自不能離開他的衙門。反過來說，官和時間，已發生了一種連帶關係，差使自不容易兼理。這是第一步的辦法。但辦公時間若由各機關自由去定，可使長短不齊，勞苦不勻，流弊也容易發生，不如由閣議中按時，情，而為訂定，通知各機關實行之為妙。辦法既然一律，試問兼差還能發生麼？如果各機關認真辦理，不但禁止兼差的實行，不必勞神而便有效果；就是許多「多辦法而少成功」的規則，章程，命令，審查，考察……瑣屑無為的話，也可以不用說了。茲揭其要點如左：
- A 辦公時間，各官署一律五或六小時；但有必要時，各官署得自由以命令延長至八小時為限。
- B 上項時間之開始和終了，由閣議決定。
- C 各官署職員，除收務官外，應一律在辦公時間內辦事。
- D 訂定請假規則及無故曠職的懲戒章程。

增加薪水，訂定陞遷辦法儲蓄等法。F 責成各機關長官執行時間制。

- (二) 實行任用公開 即各機關職員，應一律登載于印給局的職員錄，財政部審計院即以此為支付薪金審查收款的證據。
- (三) 訂定注冊法規 各機關任免職員，應一律通知注冊官署，詳為注冊。除履歷外，還須附粘照相一張。該注冊官署，即以姓氏筆畫之多寡，依次排列，每三月審查一次，編訂成冊，分贈各機關，以資查考。那不但兼差可以絕跡，就是假造履歷，賈映，重名，(一人用數個名字分在各機關供職，近亦頗多)，以及出身惡劣(如馬弁裁衣匠當差等)……種種說不盡的流弊，也可以一掃而空了。
- (四) 停止保獎分發 近年來分發風氣極盛。從其種類而言，有荐任職和簡任職的區別；從其分發地方而言，有京內和各省的區別。因為這種分發，係原出于保獎。保獎的產出，當然另有一個機關。依情理來說，這種保獎，應該祇分發到原來機關，不能再分到別處。乃近來吏政腐敗，分發一事，更不遑問，總一般混官來為所欲為。因之甲機關辦事的人，得了保獎，便可分發到乙機關。若再保了簡任職存記，便可再分發到丙衙門。照這樣辦法，一人如有了簡任職，無形中就愛了三個差使。若再不取締，則禁止兼差的話，真是白說了。這次各機關大裁開官的時候，我們不是常聽見有保獎分發人員在中央公團不時開會，討論要與考試人員一律待遇麼？明白上述的情形，便可解決他的請求。倘使政府有實行的決心，我以為這件事，也應該留意呢。
- (五) 停止兼差命令 兼差的來源，約有二種：(一)大總統命令兼差，(二)各機關部……命令兼差。後者的發生範圍甚廣，政府若認真主張，當然要竭力干涉。好在他是一個下級行政機關，按法理來說，即有違法命令的發布，上級機關當然可以使他無效，別無困難之可言。惟(一)種命令，能出一國行政的首長，地位既高，干涉無人，若一面說禁止兼差，一面又天下兼差的命令；假設政策自相矛盾，就是以國家行政首領的資格，來說出爾反爾的失信話，試問國家還成什麼體統呢？所以我個人的意見，以為要禁止兼差，必須先請大總統先留意這種形式和實質的兼差命令。不然的話，祇准官家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那就是獨裁式政令，是非利害，我也不敢說了！

黎元洪到京以後，「簡任職存記交某部的任用」的命令，還沒有發過，終算一件可憐的事。但是本月十七日，忽有一道「任命唐在章兼署國務院參議」的命令，居然明白白說明是兼署的。我不曉得兼署二字，是否和兼差一樣，我實在為中華民國的反覆無常的政令流淚。有人說，這位唐在章是顏惠慶的靈魂，已預定了國務院秘書長，兼差多的很，兼一個參議算什麼事。政令行于平民，取締不及個人，你不可不必引以為例來說固執話了。我聽了默然，不知大家以為何如呢？

什麼是豫算

德慈

在改良政治的各種計畫之中，財政計畫要算是最重要的。在財政計畫中，又以採用適當的豫算制度為根本原則。豫算制度是一國行政上最重要的方法，是一國政治中的一個主要問題。這幾句話是差不多大家所承認的，可以不必詳細討論。不過「豫算」這名詞所包括的意義，實在是很複雜，所以不得不詳細說明。

近來各國對於豫算制度雖則非常注意，但是學者對於這個名詞的意義差不多還沒有有一個確定的意見。有許多人以豫算是一國歲入和歲出的估計；還有許多人把豫算這名詞和立法部所通過的歲入和支出法案當做有同樣的意義。大多數的美國學者均是採用第一個觀念，歐洲學者採用第二個觀念。

但是仔細想起來，這兩種普通的觀念均不免有些錯誤。如果所謂豫算不過是歲入和歲出的估計，那末，這樣的估計比較起來，還是一件

簡單的不十分重要的事務，怎樣可以把他當做行政上的主要問題呢？所謂豫算，又不能包括立法部正式所通過的歲入和支出法案，如果把豫算和正式的法案混雜起來，非但是名稱上面不能符合，並且又難免不發生出別種困難事情。

究竟什麼是豫算呢？分析起來，一國財政行政官在是非常複雜，包括一連串繼續不斷的行動，其幾個連貫的地方就是：

- (一) 估計歲入和歲出的需要
- (二) 規定歲入和支出的法案
- (三) 計算
- (四) 審計
- (五) 報告

第一步，自然是估計一年政費的需要，並提議各種收入的人來源。根據於這一種估計，立法部就通過歲入和支出的法律，使這種估計和提議得到法律上的許可。然後再由財政部根據於收入和支出法律，一項一項立一種收入和支出的賬目。這種賬目再由審計院仔細審查，第一，須確定各該項賬目是否確實；第二，須查明其中是否有浮報賬目，是否和事實相符，是否和法律所規定的完全相合。這一年的賬目還須總結起來，還須用報告的格式，公佈出來。末了，再根據於這種公佈的報告，預備下一年的新估計。

這巡環的計畫至此告一段落，再重新照例進行。在這種巡環的行動之中，豫算制度可以算是一種工具，其作用就是使各種行動能夠互相發生一種關係，互相比較，並能在同一時候任人審查。豫算是一種報告，同時又是一種估計，也是一種提議。豫算就是行政長官對於人民代表的報告，把一年來他同他的屬員在行政方面所做事務詳細敘入，並聲明當時的財政狀況，再根據於這種事實，提議下年政策的方針並籌備政費的計畫。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週報

THE ENDEAVOR

9

總發行所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每號零售銀元兩枚。郵寄大洋二分。半年二十六號。大洋五角。全年五十二號。大洋一元。郵費在內。不郵費地點，可用三分的或一分的郵票代價。

這一週

在廷芳 (Zeng Tingfang) 死了。他的死耗傳出之後，無論南方北方，無論孫派陳派，都對他表一致敬的敬意與哀悼。我們對他的為人，也表示相當的敬意。至於他的蓋棺定論，我們想用「窮人」兩個字包括他的一生。他的身分真不淺！他在海外做外交官時，全靠他的古怪行為與古怪言論，壓倒了西洋人的氣能，引起了他們的好奇心，居然能使一個窮困的代表受許多外人的敬重。他的見解是極淺薄的，他對於東西文化的見解尤其是很淺薄的，然而西洋人被他那「老氣橫秋」的大模樣震服了，竟有人尊他為中國式的學者的代表人物！這種稱譽已很難得了。他在外交界占的地位，使他在國內政治上的事業也格外顯赫。但是順道還是極平凡的福分，伍廷芳的大福分都有他的不順道的時期。第一是民國六年伍氏任國務總理時始終拒絕解散國會的命令的副署。拒絕解散命令的副署，確可以表示伍氏的人格。黎元洪與伍廷芳同時都有這樣表示人格的機會，黎氏孤負了那件機會，蓋讓伍氏獨享盛名了。黎氏雖然現在做了總統，我們不能不說他福薄。第二是伍氏的死期恰當孫文失敗的時候。他對孫氏的始終勤勤，也是他的人格表示。伍氏的年齡和名望都可以使西南政府增加重量。伍氏恰當這個時期死去，不但他自己始終不變動的人格，格外從

失敗更顯出來；並且使人對他晚年扶助的那個雖失敗而究竟不失為正義的旗幟，格外發生一種同情的敬意。(適)

我們對於現在北京的政府或員誠政的舉動，曾經表示贊助的評論。但裁員與被政究竟不過是一種消極的補救；今日的急務，決不止於此。這一個政府當這重要時，應該儘量通融，把計畫公諸於世，叫大家知道你們的計畫。東顧西顧，因於算不得政策。今天打佛雷報去安李烈鈞，明天打個電報去招安陳炯明，也不是政策。今天放一個廣西省長，明天放一個廣東省長，也不是政策。現在北京政府所以天天受種種攻擊者，固有一部分是不免有作用的，然而大部分也是政府自取其辱。政府自己沒有政策，怪不得人家要猜測他的政策了。起初還只是猜測，久之竟如像真是政府已決定的政策了，怪不得人家竟拿這種猜測的政策來作攻擊的目標了。即如近來喧傳的大借款，自從吳佩孚「絕對不借外債」的電報出來之後，便漸漸銷滅了。大家曉得這話不會成爲事實了，自然無從用其攻擊了。絕對不借外債，雖然也是消極的，究竟是一個政策。人家雖然不知道你的計畫裏面有什麼，但也可以知道你的計畫裏面不賣某種藥了。現在北京政府，若求自身的安定，若進一步得國民的信用，若更進一步做點事業，那麼，第一步須做點通盤的計畫，發表出來，作爲公開的政策。(H)

中國財政的出路

(續前八號) 王丁

二 根本的整頓方法

因有上列兩大原因，財政上便生出種種惡果：(一)財政不能公開。收入既然不敷支出，那麼對於經費的分配，自然不免有偏輕偏重之疑。從軍政經費比較起來，有槍階級自然比無槍階級利害；然而同是軍政或政費之中，又有特殊勢力與普通軍員的分別。在這種標準之外，更夾着財政長官的愛好惡感等種種作用。譬如同是軍費，而據說去年奉軍向中央索去的餉有二千幾百萬之多，直軍所得不及三分之一。其他以外各軍欠餉到半年一載的更不足爲奇。同是政費，而國務院、外交部拖欠甚多，可憐的只有教育部司法部等冷衙門和學校的教書先生罷了。但是財政當局這種種經費分配方法，總易於受人攻擊。若一一要求利益均沾，又實在不能對付，倒不如索性隱瞞起來，給局外人一個摸不着頭腦；有人問他，他便扯起財政支細的招牌擋過去。於是經費支細，財政愈不能公開，而上下其手種種弊弊私私，也都發生于此了。(二)濫借。民六國會解散以後，安福當局肆無忌憚，在六七八年三載中間，共借進日債一萬五千萬元，充老段武力統一的軍費和黨費；九年皖直戰爭的結果，安福派完全失敗，外債借不着，這復債人便又拚命借內債，扯拉湊補，零碎不堪。末了，到期本息，一概無着，外債弄得信用喪失，裏面弄得金融恐慌，政府無時無地不在債務環繞之中，財政上略有設施，都說這債債務束縛得不能舉動。(三)流用。在普通預算內，一切經費原是通扯計算，但若是指定了用途的款項，就不可流用于他的方面。這種原則，是爲預防會計紊亂和保全信用起見，不可不守的，現在我國的財政，因有上述兩大原因，在在只圖彌縫一時，對於這種信字，是一毫也沒有。什麼法令，什麼契約，在財政當局的眼裡，早已視如無物。教育經費不是經閣議決的麼？現在已形同取消了。公債基金不是以法令規定的麼？久已度度搖動了。這些錢無非流用於軍政費的方面。人家說中國的財政是頭痛醫頭，脚

痛醫脚，毫無方針；我以爲必須藥能對症，也無不可；無奈現在財政上的舉措，簡直是拿頭痛而無藥醫，拿脚痛而無藥醫，結果鬧得東瀾西瀾，兩敗俱傷；在軍政費用有限，而學子因之失學，國債因之喪失，其無形的損害，真是不可計量。此外如幣制尚紊亂，中央銀行的手續等等，皆是影響較著的現象，而且皆是很難於上述兩大原因而來的。所以若要謀我國財政的根本上整頓，非於剷除上述兩大原因入手不可。欲達此目的

(第一)劃分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的界限。這一個問題，從表面看來，似乎是很容易，只須有真正的中央政府樹立在各省之上，就可辦到。但內容却沒有這般容易，因爲國家，要履行他的職務，總要支出經費；從職務的大小，經費也有多寡之別。在中央集權制度的國家，他的職務甚大，所需的經費也自多了；在地方分權制度的國家，他的職務較小，所需的經費也可從少。但是採用何種制度，是國會的事業，須待將來憲法制定後，方能定中央所需經費的大小。但有一點是大家應該注意的：將來中央和地方的職務劃清之後，還是照前清和日本的制度，以正稅歸中央，而以附加稅歸地方呢？還是學德意志帝國時代，以間接稅(如關稅物產稅等)歸中央，或學美國現時，以直接稅(田賦，所得稅等)歸中央呢？若是我國仍取中央集權制，自然應將一切稅收，都劃歸中央，各省祇能取給於附加稅。若是採用地方分權制，那麼何種稅應歸中央，何種稅應歸地方，就不能不研究其得失了。從學理上說，直接稅富於伸縮自由的彈性，自然以劃歸中央爲適當。不過就我國的歷史上，外交關係上看來，間接稅與中央絲毫不能脫離。換一句話說，現在除了間接稅之外，中央幾乎沒有收入。這是留心國情者應當知道的。

(第二)勵行裁兵減政。裁兵減政是全體國民的要求，而且是現政府標榜的政策，但是因爲政治關係過於複雜，一個兵也不會裁動；倒是一批批機關職員一舉，總算得雷厲風行。有人見不能裁

兵，只能裁員，便說是政府不識大體。這種論法，未免錯誤。須知國家經費，是要歸納於正當的用途；對於浪費方面，能省一文便是一文，儘能力所能及的做去；不能因兵裁不動，便以為員也可以不裁。不過對於這班被裁的人員，應設法安插消納；最妙莫如提倡地方事業，使他們回鄉去有事可辦，不至聚集在首都一個地方，這是緊要的。至於裁兵只宜取漸進遞加的方法，譬如第一年裁去十分之一，次年裁去十分之二如此遞加上去，不到幾年便可裁到維持秩序及國防所必需的最小限度。這種裁兵的額數，宜將舊同裁兵的费用和裁同裁兵的费用比較，定一標準，而以財力所及爲限。譬如裁一萬兵年需一百二十萬，裁一萬兵一年需二百四十萬，便可知道裁一萬兵的费用多於養一萬兵費一百二十萬，即以此爲標準；假定第一年裁兵十萬人，多需裁兵費一千二百萬元，便將此數作爲裁兵基金。到了次年因有第一年的十萬兵所省下的養兵費一千二百萬元，和本年的裁兵基金一千二百萬元，合而爲二千四百萬元，可以裁兵至二十萬人之多。如此，裁兵之數雖加，而裁兵基金並不須增補，不至妨礙財政的收入。其被裁之兵，願意歸農的，便照給每人所應得的裁兵費遣散回鄉。其無家可歸的，便用以買邊荒，以其所應得的裁兵費，辦置各項農具種子牛馬及搭蓋茅舍；並學加拿大的辦法，每人給以此項荒地若干畝，作價若干，於五年後分年攤還地價百分之五，十年後方纔升科完糧。如此，公私兩方面的利益都是很大的。

這兩種方法，只能說是財政上根本的整頓，不能說是財政上根本的方針。因爲財政方針，可以左右全體國民的幸福，和國民產業發達的標準，須有真正代表民意的國會能制定的。

三、目前的過渡方法

以上所述，如憲法，如稅制，如官制，如國防，等等的制定，都屬於國會的事業，必待國會的實際執行其職權，方能辦到。照現在民智的程度，斷難望產生這般國會；而且政局的暗潮，也不容這般國會的存在。況且即令這般國會能發生存在，而此類事業必須有一年半載的磨練時間

，以爲研究預備，決非唯唯所能辦到的。以現在財政困難，朝不保夕的樣子看來，恐怕等不到那時，已將我手枯魚之肆了。所以眼前最吃緊的，是如何方能渡過這重難關。進一步說，即是在目前實際上的收入——關稅、鹽稅、酒稅、如何方能應付如許的軍政費和短期內外債的利息？然而這一層也並非毫無辦法。依我看來，中國財政的前途，原是有希望的。正如一家工廠資本充足，不過偶然一時缺乏流通資金，以致周轉不靈，行將倒閉；假使工廠能於此時得有一筆適當的資金以資運轉，待到生產品完成的時候，自然可以裕如了。目前財政上的難關，不外乎（一）軍政費之無着，和（二）內外短債本息之無着二點。易言之，以現在中央的收入，能付債務的本息，即不能付軍政費；能付軍政費，即不能付債務的本息。兩者幾乎不能並立。然因維持國家信用，民生計及社會秩序，非進行起見，又不能不並立。然則如何方能使之並立呢？這就不不能不希冀兩者的互讓，而讓步的程度又視兩者的性質爲斷。如現在軍政費的數額，既無預算，又不合于官制，毫無根據，全屬杜撰，可以事實上必需的程度爲範圍而酌減的。至如債務本息是根據契約，有一定的數目，不能着意加減的，其讓步的程度，只能延長債期和減少利率之二途，而換給一種担保性質的有價證券，使債權者可拿來流通周轉，金融界不至沈沈枯澀。（如九六公債正是此例）我們可以依照這兩種辦法，演進以下的辦法：

（一）規定中央軍政費之最大限度。現在中央各機關經費除教育司法或無可減外，其餘各部均在實行減政。據稱合中央政令所及區域以內各軍所要求的餉項，每月軍政費擬減至四百五十萬。再加上上海軍費四十萬，及國會開會後，國會經費四十五萬，每月實需五百五十萬。其餘各項債務本息，費且一概不替。這五百五十萬的出處，有說是改良鹽政私租制度，月可增收五十萬；整頓紙烟捐，年可增收千六百萬；尚有不足，則由各外國銀行月墊三百萬。我以爲這種辦法，不甚可靠。甚感改良整頓，固然是增加稅收的善策，但是曠日持久，急切難以見效。至于外國銀行墊款，既屬零碎，又無期限，而仍沒有根本解決的計畫，外國銀行也不見得有甘心借給。故我以爲這五百萬的出處，應爲以下的數項：

(1) 交通收入。民國十年湘鄂戰後，京漢線的收入，都爲直軍提取。這因爲直軍向中央索取贖款，圖其均衡的原故；現在直軍失敗不能再向中央強索，此後直軍的餉項，由中央于五百萬元以內，按月供給，那麼，這筆交通款，當然應歸還中央，由中央再行轉付直軍，以昭劃一。此項交通收入夙被提取者，每月約爲一百萬元。

(2) 鹽稅之一部分。近來鹽稅收入，每年除去鹽務行政經費，鹽稅担保之各項長短期外債本息，及西南扣留一千餘萬，東省協餉租稅私費六百四十萬，福建協餉一百二十萬，湖北協餉約二百萬之外，中央實得鹽稅約在五百萬元上下。但這五千萬元之中，又須扣去下列各款：

1. 整理內債基金一千四百萬，每月自七十五萬至一百五十萬元不等。
2. 鹽稅庫券每月七十萬元，至十二年八月止。
3. 九六公債基金每月一百萬元，（將來關稅實行抽五後，即改由關稅內撥給。）
4. 上海幣幣借款每月七萬元。
5. 定期兌換券基金二十三萬元，明年五月止。

以上共需三千七百餘萬，所餘不到一千三百萬。但是直奉停戰的結果，東省允將協餉等解交中央；湖北既在中央直轄之下，當然也應照辦；將三筆合算，還有二千萬元之譜。每月約可撥派一百六十萬元。（這筆項項到了明年八月便可消滅。）

(3) 崇文門稅及山西解款，每月約可得三十萬。

(4) 有根本計畫的大借款之一部分。合以上三項每月共爲三百萬元，距五百五十萬元之數，還差二百五十萬元。這個可仰給于大借款，以明年八月爲限。到了明年八月，鹽稅庫券的七十

萬，和九六公債的一百萬，可以停撥，移充作軍政費。而且其時改良私租，整理紙烟捐必已就緒，甚至連交通收入都可停撥了。現在國民全體的心理，一因爲鑒于歷年財政借款無一宗不用之于消費方面，徒然增加國民的負擔，二因無確實的償還方法，每每陷滿溝井，搜括人民，損失國權，所以一聞借款之說，無一人不驚慌失措，惡若蛇蝎。我對於這種貽害無窮的借款，也是深惡痛絕，根本反對，然而不能因噎廢食，對於有根本解決的計畫，有確實的償還方法，而且有正當必需的用途之借款，再須加以嚴正的國民監督，却不能不與以嚴密的研究，而認其有成立之可能性了。若此項借款得了中外的諒解，確有把握時，則于未成立之先，可商由中外各銀行墊給軍政費之不足部分，將來由借款內撥還。但是我所認爲有成立之可能性的大借款，還須包含着上述的條件。

(二) 整理各項長短期內外債及貸款。民國以來，大舉內外債，外債之中，由關稅兩稅撥付本息的，完全由稅務司和稽核總所管理，自屬穩當；然而也有許多不以關稅兩稅爲担保的，每因不能還付本息，惹成國際交涉。其中尤以日債爲多。內債之中，長期內債如三四年公債及七年短期公債，係有確實的担保，由稅務司經理，其餘如元年五年，七年長期，八年，九年等項，則於民國十年四月起，一併歸入整理內債基金之內，每年由鹽稅項下撥一千四百萬，交通部款六百萬，另由關稅項下撥足二千四百萬之數，作爲各項公債還付本息的基金，也由稅務司辦理。雖有近年來赤字出得很多，總算是有着一着落。所苦的只是一班短期內外債。最近的九六公債，就是用以償還鹽稅担保內外短債的，然而還是不敷。我們且假定九六公債，是已完全成立，計算起來，現在我國除關稅兩稅担保之長期內外債外，尚欠左列各債：

(一) 日、法、英、美、俄、荷、比各國外債短期債。共約合華幣二萬五千萬元。每年所需利息約二千五百萬元。（短債的利息特別重）

(二) 九六公債案外之短期債 共約三千四百萬元，年需利息約五百萬元。

(三) 九六公債案內六三扣外之短期內債 共約一千五百萬元，年需利息約三百萬元。

(四) 各銀行存款 約四千四百餘萬元，年需利息約三百萬元。(墊款利息較輕)

(五) 國庫券 約四千四百餘萬元。

(六) 欠薪 約二千萬元。

以上六項共約四萬萬元以上，即令除掉(五)(六)兩項不算，以前四項已達三萬四千萬，年需利息將近四千萬元。這豈不是可驚麼？對於此項債務，若是不能償還，內則金融呆滯，經濟恐慌；外則惹起交涉，損及國權；況且期限不一，則一年到頭都受債務的包圍，一點設施的餘地都沒有了。利率不一，息上加息，意外的損失更難計算。所以非立刻設法整頓，將中國財政，從這重重縛之中，拔救起來不可。而整頓的方法，除了以債還債，化零為整數，延短期為長期以外，也別無法子。所以我認為有大借款成立的理由，實在于此。所宜審慎的，就是時期問題了。

四、將來財政上的希望

我們假定時局統一，國會軍政費的過渡與整頓內外債為必要，因而聯想及大借款的時候，我以為大借款的數目，應為額面四萬萬元，以三萬四千萬元抵債，以三千萬元為一年的軍政費的補助費，其餘即作為兵基金，利息至多不能過百分之六，期限至短須在三十年以上，担保為海關增率稅。但是海關稅是否有容納這大借款的力量，觀往下的說明便知究竟了。

近年海關稅逐年增加，民國十年度的海關稅收入概算為五千四百五十萬海關兩，海關總稅常關收入四百五十萬海關兩，共合五千九百萬兩。到了實行值百抽五的時候，可增加七百萬元；到了值百抽七、五的時候可增加二千二百萬元；(這是依福爾森博士的計算)共為八千萬元。預料將來海關稅高到一億元兩合三先令三辨士，尚可合英鎊一千四百四十八萬餘鎊。再在民國十三年以後的海關稅項下的支出，有左列幾種：

(一) 英德洋款本息英金九十六萬六千九百四十八鎊。

(二) 英德洋款本息英金八十三萬五千二百三十六鎊。

(三) 俄法洋款本息英金八十三萬六千六百一十鎊。

(四) 庚子賠款本息英金約一百一十七萬五千鎊。

以上四項共合英金三百八十一萬三千七百九十四鎊。是說一海關兩合三先令計算的。若照一規元兩合三先令三辨士計算，應只須海關兩一千八百五十八萬餘兩。

(五) 克利斯補借款本息英金三十二萬五千二百五十七鎊。

(六) 善後大借款本息英金一百四十九萬五千九百九十二鎊。以上兩項共合英金一百八十二萬一千二百四十九鎊，也是按一海關兩三先令計算的。若照一規元兩三先令三辨士，廣只須海關兩一千〇〇六萬餘兩。

這兩項本來是由鹽稅項下担保的。近年因為價值低落，關稅增加，所以都從海關稅下扣撥。若是海關稅有不敷的時候，仍應歸入鹽稅項下扣除的。

(七) 海關經費的海關兩九百萬兩。

(八) 特准提撥之款約海關兩三百萬兩。

(九) 整理內債基金的海關兩六百五十萬兩。整理內債基金除去鹽稅之一千四百萬元之外，其餘由交通部撥六百萬兩，關稅補足四百萬元。現在交通部款，既無可撥，當然由關稅補足千萬元之數。約合海關兩六百五十萬兩。

(十) 九六公債基金 約海關兩一千三百萬兩。

以上十項合算共有六千九百萬兩，尚餘二千兩兩。以之應付大借款每年所需之本息，是沒有不敷的。其時便可將鹽稅之大部分提作中央軍政費及補償後所生的缺額了。但是借款條約上，鹽稅為克利斯補借款，善後大借款，及庚子賠款的第二担保，以防磅虧之危險的。故我對於關稅兩

稅，主張合併計算，將一切內外債都併入兩稅支出之內，以所餘的與辦實業，而國家政費則以整頓稅及田賦兩項一年的增收，可到一萬萬元。如此則各項經費皆不感無着，將來要求退還庚子賠款成功及一切債務償清之後，國家財政，更可充裕。這暫時的難關，又何足懼？只須國民的覺悟罷了。(完)

忠告舊國會議員

宗沅

與佩孚的支電說，「國事至此，政客軍人尙營營只營私利，真可痛哭也」我看最近幾大國會議員的舉動同政府對待他們的方法真正也要痛哭！

我們也是贊成恢復舊國會的。但是我們所以贊成的原因，是「因為這是解決國會問題最簡易的方法。」我們(一)不是承認舊國會是真正的法統(二)不是贊成舊國會的成績(三)尤其不是崇拜舊國會議員的人格。

法統兩個字，本來是講不通的。法律是維持社會秩序促進人類文化的一種手段；是活的，不是死的；是動的，不是靜的。何況我們現在明明是在革命時代呢！離開了事實來講法統，豈不同宋儒講理學上的道統，政治上的正統，一樣的迂腐，一樣的無益？

就是真正要講法統，舊國會是不配的。嚴格的法律，最重要的時效舊國會是民國元年選舉出來的。到了民國五年，袁世凱死的時候，已經過了他的法定任期當黎元洪第一次繼任總統的時候，許多法律學者討論這個問題，意見就很不一致。假如我們的大理院，有同美國大理院一樣的權威；解釋憲法，是他們的責任，我曉得民國五年就未必有恢復國會那一篇文章。現在我們是在民國十一年，距離國會法定任期滿了以後已經八九年。請起時效來，舊國會完全失去了法律根據；請起民意來，民國十一年經過幾次革命以後的民意，又豈是民國元年所提出來的一班議員，所能代表的？

我們再看看舊國會的成績。統計起來民國元年，連一個中華民國的憲法都沒有得出來！兩年，連一個中華民國的憲法都沒有得出來！兩年，連一個中華民國的憲法都沒有得出來！兩年，連一個中華民國的憲法都沒有得出來！

次開會，終年終日，不是同政府搗鬼，就是同政府搗鬼。當國家風雨飄搖的時候，不肯利用短期可資的光陰，來定根本大計，却「營營只營私利。」秘密的特別是不用說的了，明目張膽，悍然不顧輿論的特別，如厚定議員自己的經費，我們做國民的，豈沒有忘記。

要講到舊國會議員的人格，我其真不忍說，又不得不說，民國元年衆位議員，一到了北京，就千方百計的弄黨費，許多人抱了一個肥而多，多多益善的主義，今天在這一黨，明天會跑到那一黨，而且一個人還會跨兩個三個黨！試問黨費是從那裏來的呢？除了比國借款同善後大借款那兩筆糊塗賬，還有甚麼正常的來源？諸君拿了去狂嫖賭博的錢，那一絲一毫不是中國國民吃外國人監督的鹽的國民替諸君担負在那裏？到了後來，選舉大總統要錢，選舉副總統要錢，通過國會議員要錢，連對外開宣戰也會要錢！袁世凱解散了國會，諸位做官的做官做參政的做參政，等到國會恢復了，依舊去做議員。六年以後更是不成話說的了。今天跑到廣東，做非常國會的議員，明天會跑到北京在經濟調查局當參政，還有幾位，在袁世凱的時代做欽派的參政，段祺瑞時代做安福系的議員，皖直戰爭以後當選了新新國會議員，現在又拿十年前當選的資格來做第六期的元老了。這種尸解了的人格，諸君縱然不知羞恥，我們做國民的，豈有點替諸君難為情的。

這許多醜歷史，豈但是諸位議員的污點，而且我們做中華民國國民的大家的污點。我現在老着面皮，咬著牙齒，重頭提起，不是要說幾句刻薄話，來出我們的悶氣，是望諸君不要以為國民沒有記性，拿元二年五六年的文章再重新拿念一遍。當我們發表「我們的主張」的時候，我們抱了「與人為善」的主義；以為諸君這幾年來東飄西蕩，總算是經過了一番忠難，應該有一點悔禍的心。況且國事到了這地步，激發天良，不是很難的事。但是這幾天以來，我覺我們從前這一種忠厚待人的心理，恐怕要上當的。

當諸君在天津開會完了以後，我就聽見有幾位在天津客棧裏，痛罵保定，說「曹三爺太壞了

我們再看看舊國會的成績。統計起來民國元年，連一個中華民國的憲法都沒有得出來！兩年，連一個中華民國的憲法都沒有得出來！兩年，連一個中華民國的憲法都沒有得出來！兩年，連一個中華民國的憲法都沒有得出來！

刻。原來說是每人的旅費，却是出在保定的。到了現在，一共拿出來五千塊錢，這說是經手的人自己墊的！這個人誰還肯做他！我不知道事實的真相，但是這般句話，很便可以代表一部分人的心理。到了後來，邊守靖在黎元洪，吳佩孚兩方面而拉槍花，兩個路長，至少有一個是到開其事的。這豈不是前同政府所反對的一段老文章？

開會日期，定在八月一日；一大部的人，現在南邊不肯去，江西，直隸這天打仗，想不日前幾天議員在中央公園開茶話會，就有人要不信任內閣員，彈劾閣員！統一，裁兵，廢督，整理財政，這種大問題，沒有那個人去研究，去發表意見，就要從對人方面下手，向政府開。這豈不是前同政府所反對的一段老文章？

再要緊政府對付議員的手段，越發是可怕了。舊國會諸君散居的中原中，就是政府的金銀。那國庫裏有政府所發的軍票，西便軍票，教育經費，絲毫沒有着落，海外的留學生，窮得連預學生監督都嚇跑了；駐外使館，沒有那一個不會向外國銀行通融少到借款，黎公使的急得要賣利；各省的軍餉，各省的薪俸，完全沒有準備；對於他外債，分文沒有借到，到期的內債利息，幾乎對付不出來；連在江蘇的軍餉，都是五個月九個月沒有發餉；政府忽然從五十萬萬國幣下，扣去五個月三十萬萬國幣！我不

是說這豈不是前同政府所反對的一段老文章？

飯大茶吃」，是說不道的，但是國家危難困苦這種田地，轉嫁家那在在，要其共患難，才越長正當的道理，去總可以不必自怨自艾，要是政府果真有這種修持的計畫，國會一定變了飛灰之的，國會的議員，一定要有了養食處份的悲習。然而稍有一點常識的人却知道這命令，是過

居門面大喻的辦法，絕對沒有實行機會的。到了不能實行的時代，國會當然要變質，要變弱；那才數百官，且強新強以外，又加了一層上，要變弱。議員代一切，大事，是置之不理，一心一

希望。我們現在國家大危險是財政。沒有辦法。但是兵一天不裁，財政一天不能改革。統一一天不能實現，兵一個也不能裁；所以我

們惟一的事務是在統一。我們明瞭得國會不是法統，沒有成績，仍然贊成恢復他，統一國會是解決國會問題最簡易的方法。然而解決國會問題，不過去了統一的一個障礙；要能真正統一，必須要解決兩個問題：第一，是憲法問題；第二，是軍力問題。第一，是憲法問題，我們不必

爭論誰去希望他。第二，是軍力問題，完全

是國會的責任。舊國會的議員，要是不良心，

應計於軍費的扣除，打一個算盤已在這地，承認

自己事實在國會，被一認認，且價值在能

方上的政治，他們反而不十分注意。這是差不多各國政治學者的通病。所謂市政問題，是最近發出的問題。現今人民的老祖宗並沒有曉得什麼叫做城市生活和市政問題。那時候就是有幾個城市，城市中的生活又是非常之簡單，城市政府的組織就可以隨隨便便，無須十分完備。以後各處的城市雖則逐漸發達，人民又因有別種較

大較重要的中央政治問題沒有解決，那自然顧不到地方上的政治問題了。我國自從光復以來，

直到現在，已經過了十一年，憲法還未制定，統

一還未成功，全國人民中關心政治者能有多少人

，這幾個人對於憲法統一等問題，還沒有辦法，

那理還有精力有空閒工夫去研究新近發生的市

政問題呢？所以市政問題至今還沒有徹底的

研究。但是現今學者多承認城市政府是全國政府的

基礎。城市政府是頂重要的一種政府，在市民

方面着想，較之中央政府或省政府更加來得有密

切的關係。普通人民大概與中央政府或省政府

不時常發生什麼關係的，每年除了稅以外，如

市政問題 (一)

憲慈

大凡談政治的人往往很容易說把政治的範圍

限於中央政府的政治，他們用了各種精神去討論

以為市政問題中最主要的問題就是(一)城市與中

央政府的關係，(二)城市政府的組織。第一個問

題是對外的，就是城市自治應該自治到怎樣一個

情形。我們在此地先討論這一個問題。在下

一期第二篇文章內再討論城市政府的內部應當有

怎樣的組織。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週報

THE ENDEAVOR

10

總發行所 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每號零售價銀兩枚。郵寄大洋二分。半年二十六號，大洋五角；全年五十二號，大洋一元。郵費在內。不通過郵局地點，可用三分的或一分的郵票代價。

這一週

七月一日，黎元洪有一道命令，說：

地方自治，原為立憲國家根本要圖。……現在國會業已定期開議，將來制定憲法，所有中央與各省權限，必定審中外之情形，救偏畸之弊害。一俟憲典告成，政府定能遵守，切實施行，俾得至中至當之歸，允符相維相繫之義。國家統一前途，實為賴之。

這道命令自然是應付那「聯省自治」的要求的。政府有意避免「聯省自治」的名目，故只說「地方自治」。這個理由，也不難猜測。「地方自治」是對「中央集權」而言，究竟還含有一個「中央政府」的觀念。「聯省自治」是以各自治區域為單位的，不必一定承認一個中央政府；況且近年的「聯省自治」的運動——或喊聲——確是反對中央政府的。一種表示。怪不得北京政府此時有意避免這個名目了。這道命令總算是正式承認各省自治的必妥，承認中央與各省的權限劃分，並且且可憐的宣言——俟憲典告成，政府定能遵守，切實施行。——這種吝嗇的承認，雖然還未必能滿南方各省的意。然而平心而論，這道命令雖然還那今天放一個省長，明天放一個省長的胡塗命令了。我們希望北京政府此時少放幾個省長；我們希

望他更少放幾個應該受拒絕的教育廳長。

(適，在濟南)

我前年(民國八年)十二月底到山東。那時

山東的氣象非常之好。省議會新通過一個議案，增加了二十多萬的教育經費，設立了幾十名的東西洋留學男女學生官費名額。那時候最可注意的一件事，就是省議會中的新分子(以王朝俊為領袖)用很高明的政治手段，揭發督軍張樹元吞蝕軍費的實情，居然把張樹元趕走。我到山東的第三天，張樹元就跑了。省議會趕跑一個督軍，乃是十年來絕無而僅有的事；況且當日山東省議員用的方法，使的手段，都使我非常贊歎。當日我曾有「山西不如山東」的評論。我和山東分別了兩年半，今回重來，氣象大變了！教育經費不但未曾加添，連舊定的額數還領不到。去年山東省議會的選舉大說實話，確是山東歷史上的一段大羞恥；選票有限至一千多元一票的，省議員有花至三萬元始能當選的！現在省議員中共分五派：

(1) 天胤派，以謝鴻藻為首領。(2) 同仁派，以杜尚為首領；以上兩派都是「官府派」。(3) 誠社一派，以張介禮為首領。(4) 民治俱樂部，即王朝俊一派。(5) 正誼俱樂部，以王貫忱為首領；以上三派為「地方派」。地方派的三支，近來稍能結合，號稱「三角同盟」，以與官府派對抗。官府派人數稍少，遂用種種手段抵制地方派，使省議會不能選出廳長。省議會改選至今已十個月，還不會

選出議長(這種情形，比起我前一次到山東時，真有不堪回首之感)但我細看山東的情形，還不至十分絕望。地方派的結合，確是一件可以樂觀的事。我們很希望山東的「好人」，大家出來，援助地方派的議員；第一步打倒軍閥與軍閥的走狗，第二步監督地方官，使他們不至流為腐敗與黑暗。

張「無限制的普通選舉」。我們自然也會談無限制的普通選舉，不過我們對現有的情形，不能不把這個主張留作第二步。我們對於這種宣言者的唯一答案是：「我們并不非誇你們的理想的主張，你們也不必非誇我們的最低限度的主張，如果我們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時，你們的理想主張也決不能實現。」

九六公債

Y R

近日我們收到一本小冊子，題為「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這本冊子雖是匿名的，但他們的十一條原則，確有轉載的價值。那些原則如下：

受盡世人的指摘，並歷遭有力者的反對之九六公債，將要正式發行了。他的發行，是為事勢所迫，不得不然的，所以一切指摘反對，歸于自然的消滅。但是因指摘反對之故，經過不少的周折，起了不少的波瀾，于時局財政都有極大的關係。若一一尋繹起來，可以藉此知道最近的過去期間內財政界金融界的狀況，國民對於財政金融的智識和心理，並可推測最近的將來期間內財政金融界的情形，故雖是一局部的問題，却頗有研究的價值。

- (一) 改正協定關稅制，取消列強在華各種治外特權，清償鐵路借款，完全收回管理權。
- (二) 肅清軍閥，沒收軍閥官僚的財產，將他們的田地分給貧苦農民。
- (三) 採用無限制的普通選舉制。
- (四) 保障人民結社集會言論出版自由權，廢止治安警察條例及壓迫罷工的刑律。
- (五) 定保護童工女工的法律及一般工廠衛生工人保險法。
- (六) 定限制租課率的法律。
- (七) 實行強迫義務教育。
- (八) 廢止釐金及其他額外的徵稅。
- (九) 改良司法制度，廢止死刑，實行廢止肉刑。
- (十) 徵收累進率的所得稅。
- (十一) 承認婦女在法律上與男子有同等的權利。

他們在那個宣言裡，對於我們的政治主張，頗表示不滿意。他們說我們的主張是「妥協的和平主義，小資產階級的和平主義」，又說是「姑息的妥協和平論」。我們竟不知道我們現在居然成了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一種第X階級，叫做什麼小資產階級！但這是小節，我們表過不絕對不相容的地方。他們和我們的區別只在步驟先後的問題；我們重在「現在」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故軍事只從「第一步」着手，即如我們的第五條主張「廢止復選，採用直接選舉」，而他們主

張「無限制的普通選舉」。我們自然也會談無限制的普通選舉，不過我們對現有的情形，不能不把這個主張留作第二步。我們對於這種宣言者的唯一答案是：「我們并不非誇你們的理想的主張，你們也不必非誇我們的最低限度的主張，如果我們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時，你們的理想主張也決不能實現。」

九六公債成立的遠因和近因。我們須要記得去年華盛頓會議以前，監督中國財政之說，不是曾經喧騰一時麼？那監督財政的原因，不是說中國有許多短期內外債，到期無力償還，須得向外國銀行借一筆大款麼？據當時的風聞，這筆借款的數目應為七千萬至九千萬，專為償還內外債之用，而以鹽稅為擔保，並將鹽務稅私權交給總稅務司，由總稅務司支配管理運籌借款的支出。這條新聞尚未傳出，一部分與財政界接近者堅絕的反對。因為這一來，第一種核總所將變成海關一般，中國不能過問，現在中央的收入中最大的稅海關稅和鹽稅兩者，若兩者均落在外人的手內，是不啻掌握中國的財權，雖無監督之名而有監督之實了。第二，在鹽稅公債名義之下，發行公債的時候，那管理担保品的稽核總所，必如海關的辦法，每月將公債的本息扣出存在外國銀行，到了一年或半年還本付息之時，方纔放出，如此豈非代外國銀行拉一筆大存款，而使中國市面上減少許多流通貨幣麼？在市面蕭條的今日，這是很重要的。有這兩個反對的理由，借款之說，便不能成立。然而這鹽稅公債的名稱，便是現今九六公債的藍圖了。誰知到了去歲冬季，忽然間

起金融風潮來，各家銀行無不惴惴危懼，戒備非常。聽說中交兩行的京津兩處的紙幣，為數本來有限，而弄得如此捉襟見肘者都因底裏空虛之故，而底裏空虛的原因，又不外乎去年政府的濫借和各銀行的濫移，到了此時，急切不能收束，弱點自然暴露出來。於是各銀行便合力向政府討債，政府沒有現金償債，便想出一個以債抵債的法子。又因原來各債係用鹽餘作抵押的，所以這抵債債的新債也仍用鹽餘作抵押，於今年二月間正式宣布發行條例，並有各銀行所組織的鹽餘借款團，財政部的通電聲明承受和發行的理由，至此這筆公債名義上算是成立了。

九六公債的要點 九六公債的內容是極複雜的，他所抵債的內債不下百餘宗，數目自幾萬至幾百萬不等，（見本年二月十五日政府公報）內債之外還有若干日債，也是由零碎數目拼湊而成的。這許多債務各有其原有的契約，約中所載的條件——如利息，日期，折扣，匯水等，各不相同。現在要將這些不同的條件融合起來，求出他們可以共同遵守之點，這其中自不免有多少削足適履，牽強附合的毛病，有的因此佔了便宜，有的因此吃了大虧，苦樂情形，不一而足。然而政府因發行九六公債可以將債之期限延長，免得無時無刻不受債務之束縛，各銀行握於債券在手，暫時可用以抵押流通，比之一紙借貸契約穩固一點罷了。我們從發行條例及有關係的文件內，可以指出幾個要點如下：

名稱 原名「償還內外短債八厘債券」。這個名稱是說明他的用途的，又名九六公債，因為他的發行額是九千六百萬元，又名鹽餘公債或鹽餘公債，因為條例上載明第一年付息應從鹽餘內撥足基金一千二百萬元，以後本息均從增加的海關稅內撥付。這不是兩重担保，不過是担保品的更換。

利率 年利八厘，因是七年償還，發行價格百分之八四，所以平均實際利息是一分三毫。

用途 償還內外鹽餘作抵押的短期內外債，其中日債三千三百餘萬元，合債額額西三千九百餘萬元，其餘的分配於各內債。但因債額多於債券，祇能按債額百分之六十三，以債券額面償

還，實合起來，只好查還債額百分之五十三，這是一點。

社會的反對和內外短債審查委員會 照上述的發行原因和要點看來，九六公債的性質，原是以債償債，是一種變形的展期，並非另募新債。但是條例公布以後，便遭國民猛烈的反對攻擊，上海商會因此特派人到北京來偵查情形，可見國人對於此事十分重視。即反對的理由：

(一)對人的 九六公債適在梁士詒張弧等人當國的時代，這班人的道德人格，太不能得社會的信用。便是銀行方面，也很有受社會疑懼的地方，所以任他們百般解釋，總不相信他們有那麼乾淨正重，或是回扣的分肥，或是用途的捏造，或是債券的添印，在他們都是優為的。

(二)對事的 比第一理由更進一步，有人說，即今政府當局弄不到鬼，但是這些債務根本可疑，或是虛債並未交款，或所交的款，是國庫券等無價值證券，或預扣的利息匯水太大，政府所得不及原額之半，所以給他一個根本的取消，概不承認。

(三)法律上 有一部分人說，縱使上述的兩種反對理由，都不能成立，然發行公債，須有國民承認，方為合法，當時沒有代表民意的國會，可以決定此舉，所以是無效的。

此外還有說利息過大的。鹽餘不應担保的，種種理由。政府因為圖發行的順利，便從旁添出一個審查會來，由司法部、審計院及工商界的要人組織，另抬出一個董康做台主，無非是想借司法界的牌子，解釋國人的疑慮。誰知那審查會竟認起真來，首先便請君入塾，將張弧嚇走。如此足足費了兩個多月的工夫，方纔審查完畢。被審查各債務，有被剝除的，有被削減的，但是大體上還是認各債的成立，易言之，即是承認九六公債的成立。

最近的形勢和實在的情形 審查會審查之結果，九六公債總算是事實上，法律上，都有了根據。一面董康又從司法界跳入財政界，便是對人也不成問題。誰知又在再二個多月，而實際上，日本債權者應得的債券，早已拿去，是不用說的，

還有軍政費七百六十萬，司法部教育費也都多少分了一點。反是中國債權者所應得的，依然不能發出，雖然不是衣冠倒置，却也喧賓奪主。所餘的更不敷分配，所以銀行界發了極，一時有不願承受的話。然而事實上，政府固已不能不發行，銀行也不能不承受。連日正談判分配的成績，和原有担保品的處置，已無傷根本的了。

九六公債的缺點 九六公債雖然根本上無甚妨礙，然而他本身不免有許多缺點：(第一)發行條例中雖聲明不作別用，而事實上已經流通不少，與原來目的已不免歧。 (第二)現在各種公債的價格日趨低落，九六公債的價格至多只好打個四五折。現在中國債權者所得的稅額面約四千餘萬，其實不過二千萬上下，濟不了其事，並非根本的整理。(第三)現在各項公債，除七年短期今年可以償清，及三四年公債由海關稅款撥付外，其餘都歸入整理內債基金案內，總算是事權統一。獨有這九六公債，孤懸於外，而每年本息又鉅，誠恐鹽餘內包含不下，那時九六公債基金和整理內債基金，不免互相爭奪，而致危及兩方面的價格和信用。

九六公債所與教訓 因九六公債發行以來所發生的種種波折，發見許多財政界金融界特異之點，可拿來作我們的教訓。(第一)政府的財政上信用，是完全沒有，已不是轉換一個期間和更迭一兩個人的問題。若欲啓國人的信賴，非有根本的改革方針，昭示國人不可。(第二)銀行與政府的關係太密，幾乎成了代政府吸收民間資金的機關，以致沒有餘力向民間事業發展，和一般社會是沒交涉的，有風潮時，社會固受其累，而無風潮時，社會却不受其利。故欲求國人的同情，非改變歷史的營業方針，處處以惠利社會為宗旨不可。(第三)銀行過多，平日既無聯絡，最是有害無利。(第四)財政金融兩界關係須力求公開，方足以掃除國民的疑慮，而得其諒解。(第五)國民對於財政，漸能注意，這是政治上的好現象。但是對於財政金融的智識未免過於淺薄，誤解既多，有時客氣用事，反足以妨害真正財政上的設施。所以養成國人財政上的智識，是極重要的事，目前舊國會將要開會了，這班先生們頻年奔走，關

口四方，他們的智識，恐久已和現在國家社會脫了連繫，正所謂「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故第一步，須先要他們明白財政的現狀，方可免改革時許多不相干的阻力。

關於「立法」「行政」兩部一個根本的主張

青松

十八世紀以來，西歐談政治的，都主張立法行政司法三權鼎立。美國的憲法，就是嚴格的實行這個主張。後來十九世紀，有許多學者，卻主張要把立法行政兩部溝通。這並不是純然出於學者的理想，也實在是事實上的要求。因為除了司法是冷嚴的靜定的可以獨立以外，立法和行政兩部，關係最為複雜；有時界限，是不容易分清的。況且即使分清，絕對的分立的结果，消極的有的，就是說行政部看住了牽制了立法部；立法部也看住了牽制了行政部；可以不會有十分壞的事情。但是積極的效果，是沒有把握。因為彼此牽制住，許多應該進行的事情，或是不能做，或是做得遲緩不全的。要糾正這種毛病，叫立法行政兩部互相幫助，各顯出十分的功用，應該想一個法子，將兩部溝通，這是一般的人都公認的。現在世界各國，美國是狠把立法行政兩部打通的了。因為在美國，非得有衆議院多數的人，不能夠組閣；祇要一天派個多數變了少數，國務總理，或是辭職，或是請英王解散國會，重行選舉，選舉以後，要是仍舊不得多數，那就非下野不可。所以立法部方面的首領，也就是行政部方面的首領。但是批評他的人，說這並不是兩部的溝通；乃是立法部壓倒了行政部，行政部做個立法部的「附庸」罷了。併且祇要一天國會的多數，沒有失掉，不但行政部是在那內閣手裡面，並且立法部也是如此，差不多可以叫他東便東，西便西的。所以有人說英國式的政治，弄得不好，簡直是幾個巧滑的政客來操縱立法行政兩部。這話或者是說的過於激烈，但是不能不叫我們疑問。

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所謂「議會政治」究竟是對不對的換一句樸素的話來說，就是

以國會做國家立法的機關的這種制度，不應該維持的。這個問題，上個世紀疑問的人不多；現在是提不少了。就中如講職業主義 (Socialism) 的人，簡直說現在這種政治組織，是不對的；是要完全的改革的。他們說，一個社會的人，都是有職業的；一個人最大的利害關係，是他的職業裏的問題；並不是「政治」問題。譬如我是個機器五金商人，我最切己的利害關係，是機器五金。我昨天剛向外國買定了一百噸的鋼條；假使我今天看了路透社電報，說是鋼條價錢，每噸漲了英金十先令，我歡喜，恐怕比張作霖敗退關外還要大呢。這因為我和鋼條的關係是直接的，我和張作霖的關係，究竟是間接一層。至於每一個職業，都有自己利害關係；不是自己不能曉得清楚管得好的，甲業對於乙業情形的隔膜，和甲乙兩國間的隔膜，是差不多。各種職業自己的問題，應該讓他們各業自己有個組織來管；現在把一個空泛泛的政府，來越俎代謀，並且還代謀了許多不相干的事；這種辦法，如何可以呢？比他們職業主義溫和點的，如英國的衛白夫 (Mr. and Mrs. Sidney Webb) 要「折中」的辦法。說道現在的辦法，固然是錯的；但是職業主義的主張，也是太過。他們因而主張，說是現在的國會以外，還要設立一個職業的或經濟的議會；把所有「政治」問題，歸國會管；職業或經濟的問題，歸這個職業的或經濟的議會；那時事情，就圓滿了。

四川軍隊概況

(未完)

我們從前看見報上說四川的軍隊有九師十旅的多，心中疑有些驚駭與懷疑，以為四川雖說是大省，那裏豈得超過許多兵隊呢？後來到了四川，下細的調查起來，纔曉得九師十旅的數目，還是保守的說話。現在讓我把我四川已編制的軍隊，分了統系，表列如下：

- (甲) 屬於熊克武系者
- 第一軍 長官 駐防地 輸支數 支餉額
 - 第一師 但懋辛 暫任 綏定 元
 - 第五師 喻培棧 瀘州 四七 五六,000
 - 第六師 何光烈 順慶 三二七 四〇,000
 - 第六師 余慶唐 綏定 四九四 五〇,000

- (乙) 屬於劉湘系者
- 第二軍 楊森 重慶 五,500
 - 第二師 唐式道 綏定 六,500
 - 第四師 潘文華 合川 二,700
 - 第九師 共三 楊森 瀘州 七,000
 - 第三混成旅 李樹勛 萬縣 二,500
 - 第四混成旅 袁彬 涪州 二,750
 - 第六混成旅 王陵基 江北 二,400
 - 獨立第一旅 湯子模 酉陽 二,000
 - 警衛團 蕭笙 高縣 三,700
 - 炮兵團 蕭笙 高縣 三,700

- (丙) 屬於成勛系者
- 第三軍 劉成勛 成都 四,500
 - 第七師 陳國棟 永川 三,300
 - 第五混成旅 藍世鉅 成都 二,100
 - 第七混成旅 張成孝 新津 二,200
 - 獨立一旅 張邦本 茂州 二,800
 - 屯殖軍 張邦本 茂州 六,700
 - 警衛團 九,500
 - 騎兵團 五,400
 - 輔重營 二,800
 - 第八師 陳洪範 嘉定 四,000
 - 第一混成旅 劉文輝 綏定 二,400

- (丁) 屬於劉存厚系者
- 第三師 鄧錫侯 綿陽 三,900
 - 第八混成旅 田頌堯 巴中 二,500
 - 第九混成旅 劉斌 巴中 二,500
- (戊) 接近劉湘系者
- 第二十二師 唐廷牧 資州 三,100
 - 川邊軍約兩 陳選齡 康定(即打箭爐) 未應點
 - 川北邊防軍 賴心輝 成都 四,500

- (己) 無所屬者
- 川北邊防軍 賴心輝 成都 四,500

照上表看來，四川的軍隊，除了川邊軍、川北邊防軍，及零碎附屬的不算外，共有十師十四旅，都是我們所謂正式軍隊。餉項總數，合各種軍費機關在內，每月需一百八十餘萬元，全年共需二千二百餘萬元，已經超過四川全年的收入了。(四川全年的收入，合鹽稅在內，約二千一百萬元。)

上來還有幾點應該說明的：第一是四川軍隊的編制。去年劉湘就職總司令之後，曾經把川中各軍點驗一番，當時定下的標準，是有快槍四千四百枝的編制，二千二百枝的，只許成旅。這次點驗的結果，共得了快槍約九萬枝，編制起來，就是上面所列的許多師旅。所以就槍枝上講起來，四川的一師，不過只當得外間的一旅。至於那些混成旅獨立旅的名目，更是隨便打打旗號，不過我們曉得他們的實力也很有限罷了。(只有第二混成旅是個例外，看表便知。)

第二，是餉項的關係。照四川現行的餉薪章程，每師應該有長官兵士共九千三百二十四員，應支餉薪公費，馬乾等項，共十萬一千九百餘元。我看看上表，各師旅的餉項，不一律，有的每月領到八九萬元。(如第九師)，有的每月只領得三萬餘。(如第四師)。但是沒有一師實照定額支的。這有兩個原因：一因現在的軍餉，都是按七成開支，(就是七成開支，已超出撥入全額了)；一是因為各軍的槍枝有多寡，所編制的餉數目也有多少之分，所以餉額也就不同了。我們要曉得各軍的虛實，看他所支的餉額，也可以略知大概。

第三是防地問題。防地問題，和餉項是有關係的；和地方的治安是沒有關係的。各軍的餉額雖已定出，但實際上還是行的就地籌餉的政策。所以各軍都把防地的肥瘠，看作他們的生死問題，防地的爭執，每每成了戰爭的導線。至於各軍在防地中間的橫征暴斂，搜括勒索，更不可言而喻。我們那通高縣的時候，上岸去玩了一玩，就聽說駐高縣的軍隊，無故要商會籌餉四十萬元，商會答應了二十五萬，還未得了呢。

勢均力敵，居然有鼎足三分的樣子。因為如此，所以大家都不肯相下，也莫肯相讓。於是這三軍以外的軍隊，反有舉足輕重的勢了。這次劉湘辭職的前後，各軍都在成都開會討論解決時局方法，都有鄧錫侯顧心即幾人在內，其中的消息也不難窺測了。至於表上所列各軍的黨系，多係就歷史而言也不能十分膠執。譬如鄧錫侯劉湘是屬劉存厚系，但早有獨立自為的意思，並非劉存厚所能支配。第二軍的楊森，也不是劉湘所能駕馭，而第二師的唐式道，也久有不服楊森表示。其餘的軍人，大多數都具有滑頭政客的大本領，朝秦暮楚，唯利是圖，他們的黨系，很不容易確定，所以要解決一件問題，也是很不容易的。

現在要說說四川裁兵的問題了。劉湘做總司令之後，雖然把各軍點驗了一番，但是他僅僅做到承認各軍為正式軍隊的一步，至於裁兵的一步，不但事未見做，連話也不會聽見說過。實在講起來，四川軍隊那樣多，既沒一個人能有實力統轄一切，又還互相猜忌，時時想損人益己，那裁兵的事業，當然是不行的。我現在要引一個實例。聽說從前一二兩軍，因為他們手下各有一旅人，都是土匪出身，想借裁兵的名義，把他們「解決」了。於是二軍的首領，商量定了，用兩軍夾攻的方法，把他們解散。不想計畫猶未實行，就先有一邊的人，去向他們的敵人賣好，說某軍要來打你，我是很不願意的，請你自己預備罷。那一邊的人聽了這個話，自然也不肯獨做惡人了，并且還恐怕自己手下的軍隊，被別人買去，於是不但不打，還送些錢給他們用。這樣一來，他們兩邊就把裁兵的政策，變成買兵的政策了。結果這兩旅匪兵，不但沒有裁去，還在那裏坐享兩邊的供給。

現在四川的兵多極了，匪也多極了。裁兵的需，比外間各省尤急，但是四川的當局，能不能做裁兵的事業，是要先決的一個問題。

市政問題

但是什麼是「純粹的城市事務」，是很不容易決定的。往往有許多事務在一個時候，完全

是城市的事務，不過到了交通便利，商務發達後，就與別的地方或城市發生運帶的關係，所以就漸漸變成中央政府的職務了。關於這一個問題，美國已經有了很多的經驗。美國各城的職權和各邦政府的職權因為沒有分得清楚，在前幾十年之中，發生了很多的衝突，各城的自治權因之受了絕大的影響。

近二三十年來，美國人民漸漸覺悟起來了，他們也看出邦政府無干涉城市自治的種種弊病，所以在憲法之中限制邦議會的條文，也多起來了。限制邦議會對於城市的權力，有下列的幾種：

(一)禁止特別法律(就是不劃一的城市法律)在特別法律制度之下，邦議會可以用一種法律來組織甲城的政府，用另外一種法律來組織乙城的政府，並且可以為幾個人的利益起見，時時修改這種法律。城市的特別法律是時常出於不正當的主動力。邦議會往往為權利所誘，隨隨便便通過幾條關於城市的特別法律，至於城市居民的幸福和利益實在不在他們議員的心上。為掃除這種弊病起見，各邦憲法大有禁止特別法律的條文。各城市的根本法律，必須一律；如有關於城市的法律通過，這種法律必須通行於那內的城市。

(二)在憲法之中規定一個範圍，在這範圍之內，城市可以自行行動，有完全自治權，邦政府不得干涉，例如：

(甲)所有純粹城市性質的官吏，邦政府不得任命。

(乙)如無人民的許可，邦議會不得隨意把城市的街道的或別的權利允許給人家。

(丙)城市有制定城市根本法律的權。

所謂城市的根本法律就是城市的憲法，凡城市的權和組織的規定在內，又叫做市約。去年地方行政會議議決的，六月十七號總統以命令公佈的市自治制之中，也有市約這名詞。第五條說：「凡市關於其住民之權利義務及自治事務得制定市約，但不得與本制及他法令抵觸」。

所以市自治制裏邊所說的市約並不是一種城市根本法律。這市自治制總是一種劃一的城市根本法律。

這一種劃一的市約將來究竟能否適用於我國這樣大的地方還是一個問題，不過從歐美各國的經驗方面看起來，這一種劃一制度恐怕不能適用。我們姑且把美國的經驗來述一述。在最初的時候，美國各邦的市制是極不劃一的，邦議會可以細察各城市的特別情形，為各城市各立一種特別法律。這叫做特別市約制。但是這種制度以後發生了種種弊病，上邊已經敘述過，所以在十九世紀的中間，各邦憲法就有禁止特別市約的條文。各邦議會須制定一種普通法律，凡那內各城的權限和組織均須照這普通法律所規定為。但是各城大小不一，情形不同，一條劃一的普通市約，萬難適用於那內所有的城市。所以就有一種變通辦法，一方面可以不犯憲法的禁令，一方面可以免去劃一的普通市約的弊病，這個辦法就是把所有城市照人口的多寡分成等級，凡在一個等級內的城市，須照一種普通法律去規定他的職權，組織他的政府。但是這種城市分類法子，就是特別法律的變相，特別法律的流弊，不能完全免去。因為這種種法子，特別法律、普通法律、城市分類法的失敗，近來又通行一種新法子，這就叫做自治市約制度——人民可以照憲法或法律所規定，召集一個市約會議，制定城市的自治市約。

自從自治市約制度通行後，城市自治這名詞的意義就變成市民根據於法律所規定，自行聯定市約的權。照這樣的辦法，城市和中央政府種種的衝突，種種的爭執，都可免去了。中央政府祇須制定一種普通法律，把城市職權的界限大致規定，並給與城市居民自行規定市約，既可以免去特別市約制度的弊病，又不至於像普通市約制度那樣的不能適用。現行市自治制對於城市政府組織一方面，規定得非常詳細，並且非常複雜，對於城市和中央政府的關係，反而沒有確實的規定，這樣的市制，我們不能贊同。

的京校，你却發出贊成的論調，所以我非常失望；所以我立刻就要和你把這事澈底的討論一下。你所指出的京校的兩個弊病，雖然不能說不對，但是只有一部分對。……要知道「成績不佳」，「受政治勢力的影響」及「不免是一個兼差吃飯的衙門」，這三個理由，都不能做京校必須歸併於上海唐山的理由。

假若以上三點弊病是真的，也都是辦事人的問題，並不是京校是天生「成績不良」的，天生受「政治勢力影響」的，天生「兼差吃飯的衙門」。既使如此，第一點說該改良或改造，為甚麼一定要歸併呢？我真不懂了假使北京大學將來換了人辦，也弄出以上的三個毛病來，難道就應該歸併於東山大學，而不應該換辦事人而改良嗎？……至於你說：「……京校的經費不應取消，應該增加到上海唐山兩校上去。……」我當然贊成。但是既不要省費，何不由京校自行改良，自行發達呢？又何必一定要把京校歸併到上海唐山去呢？以我看起來，交通部的見解，完全和你是兩樣。如果不為節省經費，交通部決不會想到歸併。Timewill Prove。你聽罷！

以下我要告訴你京校不能歸併於唐山上海的事實，——我是素來主張事實，不主張理論的，所以我只把事實告訴你。唐山兩校，因為經費不充足，——外面傳說交通大學關係，這是不正確的，(這個內情，將來我要做一篇文章發表的)——擬校因為要造體育室，不能不向人借款，這是人人知道的；唐校宿舍，今年已經不敷用，所以招考的事現在這這裏為難；那裏能夠突然收受京校的四百多學生呢？並且京校教授的學科，與唐山兩校不同，決不能於短促之暑假內，把種種設備都預備完全，而收容京校的學生。唐山兩校，在事實上既不能收容京校的學生，京校又豈能把學生硬歸併過去嗎？這就是唐兩校而論，不能將京校歸併的事實。再就京校本身而論，也有不能歸併的事實：(一)京校成立已多年，種種設備，縱不能說完全，然而已可敷用，這是人人知道的。現在不把這種多年成功的設備去擴張，去求進步；却要立刻把他取消，未免可惜。(二)學生求學，每有地理上的關係，譬如家族在北京近處的，當然入北京的學堂，突然要把一個學堂搬到別處去，一大部份的學生，必定受一大打擊，甚至於耽誤許多的時間，廢費許多的金錢。這是兩個重大的事實，還有許多較小的，我也不說了！

交通大學商量一個辦法，胡胡亂亂就要把這四百學生歸併到唐山上海去，已經是陷這四百學生於進退維谷的境界了；我們應該替這些學生想一個救濟的方法，斷不可依着交通部的樣子，胡胡亂亂害人，這是我最後的一句話。……

我，十一，六，二十七。

我潦潦草草的把這封信寫完之後，仔細一看，覺得有兩句極要緊的話沒有說，所以再補上兩句：

(一)我素來主張，在中國這個時代，無論何處的學堂，只要有基礎在，(除非是一鱗名，實在辦不下去)，都應該保存(就是改良及改造)，都應該擴充，斷斷乎不可取消。所以我對於交通大學的京校，也主張改良，改造及擴充；絕對的反對取消。我想我的這種主張，是不錯的，是現在中國人都應該有的。適之！你說對不對？

(二)交通大學受這「交通」兩個字的害不淺。又加上葉恭綽做校長，是葉恭綽設法組成的，所以更加受了害。一般不知內情的人，看見「交通」這兩個字，就把他扯到交通系身上去了。又看見葉恭綽是校長，又是組成人，更把他扯到交通系身上去了。於是乎不問三七二十一，就把很交通系的心，移到交通大學身上去了，並且因為交通系的首領是個「財神」，就以交通大學為一個「財學堂」，又起了一種古怪的心理。其實交通大學絕對不是交通系的私產，交通系也沒有這種本領把他當做私產；交通大學的經濟困難也和別的國立學堂差不了多少，唐山學校已經不能開火了；京奉鐵路應出的常年經費，已經拖欠到七個月。說到這裏，我也不願再說下去了。總而言之，我要勸我們大家，不要「以其為目」，無論什麼事情，總得先化事實弄清楚，並且要「自己」把事實弄清楚，然後再下批評。要不然總是無益而有損的。

我，十一，六，二十七。

適之兄：

你的原信很長，我為篇幅的原故，不能不刪去一大部份，單保存了你的重要主張。你自然能相信我的主張是無私見的；我也決不疑心你的主張是有私見的。我此時在客中，不能詳細答覆，不如把你的議論和我的原稿一齊交給讀者去評判罷。

適之，在濟南。

來函

我在本月二十五日，第八期「努力週報」上，看見你對於交通部取消交通大學京校的批評，……你和我的交情，差不多比自家兄弟還要親密一點，你的這種學問，是我素來佩服的，——我還要說，我佩服的中國人，只就是你一個，這句話我也不止說過一次了，——所以我對於你的言論，是格外注意的。我正是在這種慢交通部取消交通大學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週報

THE ENDEAVOR

11

總發行所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每號零售價銀兩
枚。郵寄大洋二
分。半年二十六
號，大洋五角；
全年五十二號，
大洋一元，郵費
在內。不進郵匯
地點，可用三分
的或一分的郵票
代價。

這一週

八月一日就要到了。國會裏的法定人數是大概可以湊足的了。我們現在對北京政府提出一兩十分鄭重十分懇切的忠告：

總統的任期問題要發生了。
副總統的問題也要發生了。
甚至於合法與不合法的問題也要發生了。
要免去這些困難的問題，只有北京政府自認爲臨時政府一個法子。

黎元洪就職的通電本說是一「暫行大總統職權」，現在北京政府不可忘了這句宣言，他們應該正式自認爲一個「暫行政府職權」的臨時政府；他們的任務是支持這個過渡的時局；他們的任期是到正式政府成立時靜候接收。

這個辦法，有三大好處：(1)總統的任期可以不必算那九十二天或一年零四個月「舞文」的賬了，老老實實的做到正式政府產出時爲止。(2)副總統也不成問題了；此時無論誰做副總統，都免不了紛爭；既認爲臨時政府，自無選舉副總統的必要了。(3)還有一層最緊要的，就

買，可以早日促成統一的中國。我們希望與會諸員的政治良心能使他們發成這個主意。(適)

我們請各位讀者特別注意本期裏「一國鐵路」學者「替我們做的」中「鐵路險象」一稿文章。這篇文章本身的價值，讀者自能體會，不用我們來指出。

我們單指出他說的一句不很重要的話：他說，中國要在四十年內造二萬八千英里的鐵路，每年須造七百英里。豈但是鐵路如此？中國現在急需的事，件件都該如此着想，都該如此計畫：裁兵，裁釐，收回治外法權，辦義務教育，……都不是可以邀天之功的，事事都應該分年計畫，分年籌備。勉期進行。不然，只是飄泊，只是瞎摸索！(H)

中國鐵路的險象

一個鐵路學者投稿

在一八八一年六月九號，中國第一條七英里長的鐵路通車了。到了現在，四十一年以後，中國共有六千八百五十英里的鐵路。

在一八三〇年，美國第一條十三英里長的鐵路通車了。到了一八七〇年，四十年以後，美國約共有五萬三千英里通車的鐵路。當時美國雖則適在南北戰爭以後，打死了五十餘萬的少年，蹂躪了十二州的地方，增加了二千兆美金的國債，但是在一八七〇年以後的四十年之內，美國的鐵路增加到二十五萬英里。換一句話說，就是這第二期內的鐵路建築，比之第一期，有四倍之多。

如果中國能在以後的四十年之內，不必像美國一樣建築二十五萬英里，祇須建築四倍於前四十年之內所造的鐵路，到了一九六二年，中國也有三萬五千英里鐵路。除出一概祖國黨之外，決沒有人來爭辯，說中國在一九六二年祇須有三萬五千英里鐵路就夠了。如果揚子江以南的區域全揚子江以北的區域能有同樣多的鐵道，如果

他的主權，那末，三萬五千英里的鐵道還不夠用，還須大大的增加。但是，在四十年之內造二萬八千英里鐵路，就是平均每年造七百英里。在四十年之內，一共祇不過造七百萬英里鐵路，如果不把這四十年所造的路計算在內。現今的少年如果果要他們未死之前眼看全國鐵路有一個統系，萬不能祇去等臨時局轉機，非要有計劃且又經營他不可。

建築鐵路最大的阻力自然是缺少資本。資本從那裏來呢？今將各種來源和方法列表如下：

- (一) 私人投資，外國的。
 - (二) 私人投資，中國的。
 - (三) 國內借款。
 - (四) 國外借款。
 - (五) 國際銀行團借款。
- 第一種來源在中國是儘不行的。如果外國資本家組織起來，處於外國公司的地位，他們因治外法權，就能把外國法律和外國警察的保護帶入中國內地，自成一個小政體。中東鐵路，山東鐵路，和雲南鐵路的地點就是這樣的。中國已經決定不再容忍這樣情形重複發生。上述的幾條鐵路在事實上自然是外國政府的企业，應當作爲例外，不過政府的企业和政府對於私人企业的保護，往往有同樣的性質，時常發生同樣的危險。

但是美國在一八七〇年以後的鐵路建築大半是用外國資本的。不過在美國，這種企業是照美國法律組織起來，作爲美國的公司。外國資本家在中國就是照中國法律註冊，也得要受各方面反對的。並且這二十年之內，外國資本決不會依照中國法律註冊的。中國的民律草案公佈僅有四年，並且這民律草案並沒有經法庭解釋過。行政部太沒有力量，不能執行法庭的判斷。除非等到行政和司法兩部都能表示他們的權力，並能確實公正，外國資本決不肯受中國法律的支配。

因為同樣的理由，中國資本在這幾年之內，也不能用公司式的組織來籌款。在這一世紀的頭十年之內，津浦鐵路，滬杭甬鐵路，川粵漢鐵路均想純粹的中國資本建築，這種計劃完全失敗；並不是因為沒有資本，實在是因為資本不足，股東一方面就覺得沒有確實的方法，可以保障他們的資本，如失信用，也沒有應酬的方法。其結果就是股東方面常用種種方法阻礙公司籌款進行的進行，而職員方面又利用他們的地位，做出種種自私自利的事情，所以這幾條鐵路弄得毫無結果。關於上次賑災事務，中國人不信任純粹的中國機關，反而願意由國際賑災委員會執行一切事務，這就可以證明中國普通社會對於純粹的中國組織，完全沒有信任；想由私人所組織的公司，籌足巨大的資本，建築鐵路，實在是一件不可能的事。私人的公司將來當然會發達的。中國如果想像他的實業，私人的公司是一定不能免的。這種公司的組織什麼時候可以盛行，那是全看此大經濟鐵路基金能否籌足，才能說定。但是在這十年之內，我們不能希望有什麼實際的影響；不過在這時期內，中國應當造七千英里的鐵路。

中國人民究竟是否願意把錢借給他們的政府，去執行這建築鐵路的計劃，這計畫又是中國與順與中國發展所不可少的？我們的答案是：不能。在中國各銀行之中，祇有職員和政府機關接近的幾個銀行，幾曾借給政府機關，這也祇不過因為他們可以勒索極大的利息，並且又可以得到極大的回扣。這樣的舉動實在是一種雙重的欺騙——一方面欺騙政府，一方面欺騙銀行裡的存戶。正當當的銀行借款，實在是很少，並且對於一個將近破產的政府，那裏還有人肯這樣借債給他。中國的債權人對於他們的政府既不能有管理權，又沒有信用。祇則他們正在籌款贖還經濟鐵路，不過必須俟他們對於私人公司有了信用之後，纔肯借債給政府。

從外國資本家方面，中國政府究竟能有借款的機會嗎？這一個問題就使我們想起現今各鐵路

對於幾種到期款子的本和息，還沒有付清；京綏鐵路的短期借款，早已逾期；飛機借款，無線電借款，太平洋拆業借款，也均已逾期。這一個問題又使我們想起各鐵路局的局長，得了交通部的批准，購置了雙倍於他們所需用的材料，而承辦的各家商至今還沒有得到他們的料價。日本的各種借款之中，究竟有多少已經還過呢？如果一個軍人可以在各車站上扣留京漢鐵路的款項，還有一個軍人可以無期的把京奉鐵路的機車車輛扣留在他的區域之內，那末，將來究竟有什麼方法可以防止其餘的軍人同樣的扣留別路的款項和車輛呢？右這樣的情形之下，沒有外國資本家敢冒險投資於各該路海軍屯駐的範圍以外，如有外國資本家敢這樣冒險投資，他們一定不把將來如有危急的時候他們政府可以派出海陸軍來幫助。

在以上的各種借款方法之中，祇有外國銀行團還沒有討論。不過外國銀行團早已通過宣言，在中國未統一以前，決不借債給中國政府。吳佩孚也根據於同樣的理由，曾有反對各種外國借款的表示。

所以，在中國沒有統一，內亂沒有平復以前，外國借款是萬萬做不到的。不過那不正當的或另有作用的外國借款，又當別論。

在現今的情形之下，非但是沒有建設新路的希望，並且舊有的幾條路的情形也是非常之危險。非等到各路所欠的幾百萬債還清，信用恢復以後，他們除非用現款交易，不能購置一根木頭或幾兩車油。如果所有現款都被軍人扣留，或專作還舊債之用，那末，在這幾年之內，連木也不能買了，車油也不能買了。現今各路所存的軸油大約還夠用兩年。如能將道木放得適當，各路的軌道在這兩三年之內，還能平安無事，不過以後怎樣呢？在這三年之內，各路的經濟如果沒有救濟的方法，中國北部幾條幹路的全部份將不能平安安的行車了。中國北部是否願意恢復一八八〇年以前的狀況？我們還須記牢，有一個外國政府對於中國的政策，現在正在改變他的方針，以爲待中國好一點，中國的發展就快一些。

在幾年之內，中國不能統一，原是意料中的事。

至多不過是在長城以南，中國政府的一部份地方，也許在吳佩孚的權力之下可以統一，可以維持秩序。這樣一種情形就須把中國所有鐵路中所有的重要幹路，完全歸吳佩孚保護，歸他管理，但是這樣一種情形，能使各路能購置道木和開採材料；沒有這種材料，這幾條鐵路在極短的時期之內，就將有不能行車的危險。現今所負的債款一定要還的，否則這幾條鐵路就將完結，但是怎樣辦呢？中國債，外國債，不能借到！

在這一種退兩難之中，祇有一個方法——據著者所能看到的，祇有一個方法。

如果不受外部的干涉，有自由發展的機會，中國這幾條鐵路要算世界上收入最好的鐵路。在一九一五年，他們的進款共有五千二百萬元，在一九二一年，增加到九千五百萬元。在一九二〇年，除去了各項費用和各種利息，尚淨餘四千一百萬元。在一九二一年，因爲開支方面的各種浪費和各局長像發瘋一樣的購置材料，各路總計的贏餘減少了一半。在一九二二年，各路將完全沒有贏餘了。如能將各路從根本上整頓一下，將各路的收入善爲處置，誠實實實去用，祇須三年的時期，各路就能將所有債務完全還清。

第一，凡鐵路上的收入祇能用在該路上。例如從鐵路收入項下支付教員薪水實在是不過去的。這是同海軍軍費從鐵路收入項下支付一樣的。不合理。我們對於教員也許是表同情的，不過我們不能因爲對於教員同情就使政府採用愚笨的政策。

第二，利息。利息的利率一定要公平。利息率在二分至四分，無論那種實業都站不住。債權人如想收回他們的本錢，他們所要求的利率率一定要公平。實在說起來，如果真能確實整理各路事務，債權人對於所有延期款項也願意有公平的條件，他們願意利息率比一點而還本期限確定，他們並不願利息率極高而還本無期。

第三，監督權。一定要嚴格的，不是消極的。這一條鐵路雇用六個工人修理每一公里的軌道，而那一條鐵路祇用三個工人，而其結果是完全相同的。在又一條鐵路上，停在廠裏的機車所燒之

煤，佔全路所用之煤的百分之四十。對於這種浪費，能有人出來整理減少否？交通部批准這一條鐵路採購許多材料和機器，而鄰近的那一條鐵路有很多剩餘的材料，存在那邊沒有用處。所有鐵路每年或一年以後檢點，並不在一兩個月之內，負責任的人還在那邊的時候去清查，爲什麼各路路項下的費用在一九一五年還不到全路費用的百分之六，到了一九二一年，就超過百分之二十呢？爲什麼在中國總務費用佔了百分之二十，在美國，運輸比中國的總務費用是一千四百元，在美國，運輸比中國的總務費用是二百五十元美金？因爲在中國，管理方面完全沒有計畫，祇不過用一種猜想法罷了。有效率的行政管理方法不是一想就能有的。最初的時候是很困難的，差不多像一雙新鞋，初穿的時候是很痛的。有許多舊習慣一定要預先廢除。幫助親戚朋友在從前的時候大家以爲是一種極好的道也。辦理實業如要有效率非得要破除情面，把幫助親戚朋友等事當做一種惡習。一個穿綢緞衣服擺樣子的人，照習慣講起來，就不應該和下一等工人在一起，就不應該使他負責經營和管理。一個辦事員，辦事員再告訴一個總管，總管再告訴一個工人，這樣的傳出去，等這個命令傳到目的地的時候，就不是一個命令了，是一種請求了。最壞的事情，就是凡是對於有責任職員的信息也是這樣傳出去的，所以等他們得到信息的時候，萬萬不能全無誤的。這樣的管理鐵路總不能有效率的。

如果能破除情面，不任用親戚朋友——如果各職員能強迫去各盡各的職務，社會上對於這種首先實行新制度的人，一定表同情的，一定極力幫助的。如果總長停止報館津貼，就要被人唾罵，如果總長不願意替別部發給薪水，衙門裏的大門就要被人打破，如果元員被殺之後，有責任的官吏就要被人威嚇，那末，有效率的行政管理萬難實行。交通部對於本部也應完全對於各路局一樣的辦法。交通部實成各路局公佈他們前六年的賬目，不過交通部從各路局收到的款項永沒有

公佈過，有幾條鐵路的建設是極浪費的，不過各
路局的成績總比交通好得多。如果路款祇能
用在路上，不得作他用，交通部也得要公佈他的
賬目。

假使各路總計的進款每年有四千萬元。假使
中國是統一了。這附件事於建築鐵路的計畫有什
麼影響呢？四千萬元的身子如果能善為運用，
可以造起五百英里的鐵路，并購備各種設備。如
果從外國購買之材料，如軌道，橋梁鋼鐵，機車
車輛等，可用延期付款辦法，那末，這筆款子就
可以建築一千英里的鐵路。無論那一種公司如能
盡心盡力去辦，每年并有四千萬元的餘利，大可
以不必去憂慮他的信用。如果再要發行一種公債
，國內國外的資本家都願意拿出錢來，借給他，
至於担保品的辦法和管理方面的事情完全不能成
為問題。所以現在惟一辦法就是想法去整頓各
鐵路，使之有效。這樣的辦法能解決將來
的鐵路財政問題，但是這要這樣做，非得要有社會上
積極的贊助不可。

民國統一問題

李劍農

在太平洋雜誌第一卷第八號及第九號裏，我
曾發表過兩篇文章，題目都是「兵制統一問題」。
那兩篇文章的大意，一篇是說：軍一制的國家，
到了地方勢力增長，中央政府不能統制，事實上
成了一種聯邦狀態的時候，若要使他不崩裂，恢
復中央政府的實力，只有採用聯邦制的辦法；中
國已成了聯邦的狀態，地方勢力，已非中央政府
所能制，非採聯邦制，不能恢復中央政府的實力
，得非真正統一的地步。第二篇是說：廢督裁兵
所以對不上的原因，一在中國的政治，向來只認
有中央，不認有地方，軍權不分，財權不分，反
弄成一個「尾大不掉」的形勢；二在武人政客沿
襲一種牢不可破的集權思想，總想假一派的武力
，打倒其餘的各派，所以弄成一個割據爭雄的局
面。那兩篇文章發表的時候，是民國六年的冬季
。現在已是民國十一年夏季了。那兩篇文章我
自信至今還有參考的價值，請讀者檢閱。

(一)
我對於中華民國統一的進行程序，以制定聯
邦憲法為起點，以廢去督軍為止境。逆說為：
欲廢督必先裁兵；
欲統一必先確定聯邦制。

若順說為：
確定聯邦制而後可廢督；
統一而後可廢督；
裁兵而後可廢督。

現在為研究的便利起見，請依逆說的方法說
下去。

為什麼欲廢督必先裁兵呢？這個問題很容易
答解。督軍是督辦各省軍務，指揮各省軍隊的，
換句話說督軍是因兵而設的。兵不能裁，督軍怎
麼能廢呢？先廢了督軍，誰來管理那些未裁的兵
呢？若說交給中央政府管理，那些私人的軍隊，
向來以知有主帥，中央怎能管理他們呢？若沒有
管理他們的人，不越發糟嗎？這是很明白的道理
，最容易看穿的。那若不曾裁兵，單把督軍廢了
，只廢得一個督軍的名號了。川滇黔粵桂六省
，說是早已廢了督軍了；但是那六省總司令與督
軍不其麼分別呢？現在浙江的盧永祥，也自己把
督軍的名號廢了；但是那「軍事善後督辦」，與督
軍又有什麼分別呢？江西自陳光遠逃走以後，也
不把督軍的名號廢了；但是那「節制江西
軍務」的名號，與督軍又有什麼分別呢？若說督
軍的善後在「裁」，把督軍的名號廢了，就不便
于「裁」了；不知督軍原是「督」的，不是「政」的
；督軍的可以「督」，或者總司令名號的，又何得
不可以「政」呢？所以我們要廢督，必求事實上
的廢督，不要單廢去名號就算了事。要事實上的
廢督，必求事實上，使他無「軍」可督，所以要廢
督必先裁兵。

為什麼欲裁兵必先統一呢？這個問題，也是
容易答解的。現在各省的兵，在西南幾省的，北
京政府本來不曾承認他們是國軍，固然不容易由
北京總統下令解散；就是北京總統名義上所統率
的各軍，也是不容易由他解散。因為現在中國
的兵，事實上都算不得國軍，只能說是各省督
軍的兵，——甚至於還算不得督軍的兵，只能說
是各師長或旅長的兵。各督軍各師長或旅長等，
都依靠他們所帶的兵討生活，兵也是靠着他們的
槍討生活。西南各省的總司令，固然不願意放棄
他們的討生活的飯碗，就是立在北京總統名義下的
各督軍，又誰肯放棄他的飯碗呢？若要他們放棄
，必要先得一個公平的辦法，使他們大家放棄舊
飯碗，大家都可得着一隻新飯碗。黎總統說，
「有飯大家吃，」變更飯碗也要大家變更。假若
你說，西南各省的兵，是不曾承認為國軍的，應
該先行解散，西南各省一定不答應；即就北京政
府所承認為國軍的來說，也是不能憑空解散了甲
省的兵，留着乙省的兵，解散甲師甲旅，留着乙
師乙旅的。因為同是「有槍階級」，同有掠奪分
贓的特別勢力，誰肯退為「無槍階級」去受「有
槍階級」的取便呢？況且就是大家願意放棄了，
也要先預備一種這些可憐的槍的兵的方法
，使他們丟了槍，不去做強盜，或流為乞丐，或
餓死，才可以。所以口說裁兵是容易的，實行裁
兵還是很難。這種難處，就是方法難得公平。處
置難得妥當。不公平，不妥當，不惟西南各省猜
疑，北政府所轄各省也猜疑。這個公平妥當的方
法，不是純用我們的理想可以定得出來的；我們
純用理想定出來的方法，大概都是不能實行的。
除非統一成功，南北各省的軍事首領，大家集合
起來，商量一個切實的，公平的，妥當的辦法出
來，庶幾可行。我不是說國民全不要管，聽那些
軍事首領自己處置；我的意思是：國民只須用輿
論勢力，促起各省首領的覺悟，放棄以一派武力
宰制他派的妄想，大家含猜忌而歸和好；同共商
量一個公平的辦法出來。因為一方挾着以一已武
力宰制全國的心理，便不能使他派心服；不心服
便不能統一；不統一便不能把兵裁了。現在且把
盧永祥對上海新聞記者的談話一段，抄在後面看
看：

「……總之浙江裁兵，必須規定一種總裁兵計
畫，對於兵士公平無偏者頒布後，始能實現。
一部分之裁兵，必無結果。觀於第十一師之事
可見。該師前曾奉命解散，然馮玉祥將軍至今
仍統率一師。名曰第十一師。余此時未嘗不可
解散。然，和既無一種總計畫，安知無人不可
再造成一第十師乎？兵之實行，固須公平，
須有合於科學的分配。就浙江而論，有浙兵
，有北兵；若僅及北兵而留浙兵，或僅裁浙兵
而留北兵，均非公平之道；又若留存老弱而裁
汰曾經戰陣健兒，則與科學方法不合。知乎此
則知欲實行裁兵，非全國通盤籌畫不可也。」
盧永祥這番話，自然是他握着兵權不肯輕易
放棄的表示；但是主張裁兵的黎總統和浙江的國
民，有甚麼理由可以反對他呢？就是所向無敵
的吳佩孚，又有甚麼理由可以反對他呢？他說，
要規定一種總裁兵計畫，對於兵士公平無偏者知
而後，始能實現。「這種計畫能由吳佩孚一人，
假若黎總統的名字定出宣布，使各省服從嗎？一
定不能。若非統一之後，由各軍事首領共同商酌
，定出一種辦法來，斷難實行。所以要裁兵必先
統一。」

為什麼欲統一必先確定聯邦制呢？這個問題
比較的複雜。在太平洋第一卷第八號裏，我已經
把他的理由說得很明白了；現在再就當前的事實
說一說。
現在「聯省自治」四字，不但是幾種作政論
的人的空言了。湖南已經施行省憲，川滇黔粵浙
幾省向首領人物，都表示這種主張。（廣東並且
已有一種省憲草案），張作霖所宰制的東三省，
也有這種運動。縱令各省都取消自治，放棄聯省
制的主張，聽國會制出一種單一制的憲法來施行
，就能得到真正統一嗎？我不敢說不能。所能得到
的，不過是由中央政府向各省的事實。放棄舊省
行政長官。那些長官，雖然是由中央政府放的，
到了那省，就是那省的，中央要向他下命令，必
須先依他的命令；不先依他的命令，中央政府的
命令，就要歸於事實上的無效。簡單一句話，這
樣的統一，只是名義上的統一，不是真正的統一。
；名義上，各省的政治都受中央政府的節制，事
實上，中央政府處處受各省的節制。民國六年，
國會未解散，西南未宣告自主以前，中國不是那

樣狀況呢？六年以後，西南各省，雖然宣佈自主，無不表示自治的各省，不也是那樣麼？山西那件事情，是依中央政府的意思辦理的？東三省那件事情，是依中央政府的意思辦理的？以外北都各省，又有那件事情，那一個官，是依中央政府的意見發動的？若說這是因為沒有憲法的原故，有了憲法決不是這樣了；臨時約法，算不得憲法嗎？為什麼不能發生效力？今後國會制出來的新憲法，也不過是黑字落在白紙上，能免除目前的狀況，得到真正的統一麼？決沒有這樣的事。因為中國的疆土這麼大，交通這麼不便，中央當局的人，又不會有千里眼，順風耳，萬手千腳，要想統一切政權，事實上萬做不到；縱有雄才大略的人物，也不過委用一些心腹人，使他們每人控制一省，結果各人所控制的各省，就成了各人的私產了；中央當局，不顧他們的意見不行，順他們的意見，就終歸於有名無實的统一。況且各省的歷史，已有這麼久，現在各省人民對於愛國的觀念這麼深；又有一些軍閥首領，一方面握着兵權在手，一方面利用省民的愛國觀念，把持一切；若非「因勢利導」，一採聯邦分權的辦法，確定某種事權，歸各省自己處理，某種事權，歸中央處理，怎能免各省把持一切的弊病？怎能使中央政府的意見得到一部分的實現？怎能使中國歸於真正統一呢？故採用聯邦制，是強固中央政府的唯一辦法。我曾說過：「若有一派強固中央政府的唯一辦法。我曾說過：『若有一派強固中央政府的唯一辦法。我曾說過：』」

關於「立法」行政」兩部 一個根本的主張

(續第十期) 青松

依我看來，職業主義的說法是有許多毛病

(一) 每一個職業，固然有他種種的問題，由他自處置的最好；但是各種職業，也有許多公共的問題；併且一個社會裏面，免不了有許多問題，是歸不到那一個職業去的，若是這個社會，僅僅有職業的組織，這一類問題的解決，是難有美滿的方法。(二) 即使但就各業的問題而論，也是互有關係的；有的彼此有利益的，有的是相衝突的。若使各業各自獨立組織，這種相互的關係，如何調和進行呢？(三) 一個社會裏的職業很多，究竟是一個職業都有一個組織，還是僅僅的把幾個重要的職業，讓他們有組織呢？若是祇有少數的職業有組織，各業自治的精神，受不受妨礙？若是每個職業，都有自己組織，恐怕不勝其繁，事實上做不到；況且有職業是容易有組織，他種職業，卻很難有組織；大概看來，工業是容易，農業是難的；這個根本的困難，有什麼解決的方法？(四) 職業主義的組織是寓於保守的，是阻礙進步的。譬如一個純是手藝的職業，對於改用機器，以為必定大家許失業，那就要禁止機器的採用了。(五) 職業主義的組織，是不平等的。因為一個社會裏職業既多，有大有小，就有強有弱；各業既充分的謀自業的利益，必不能平等，那就免不了大的壓小，強的壓弱；例如英國前兩年煤礦工，鐵道工，和船運工聯合在一起，成了「三角同盟」，倘使當時英國是已經改用了職業主義的組織，這個同盟，真可以支配英國，為所欲為的了。又如俄國廣義派成立以後，城市裏工人的利益，增進得多，鄉間農民的利益，增進得少，甚且還有城市工人壓迫鄉間農民的病。又如章行嚴氏近說兵隊也可以作為一種職業，和別種職業，處同等的地位。章氏以為若解決兵的問題，照他這個主張，那道德的責任就完全放在兵隊的身上，依我看來，若真是如此，他們解決的方法，恐不免是犧牲勞的職業的利益；誰來管這道德的責任？所以在職業主義之下，因為各業不能平等，還怕要產生職業的階級。

陷；但是什麼事情是在「政治」的範圍以內，什麼是在「經濟」的範圍以內，有時是與不容易分別的。這兩個議會，是不平等的。倘使生了衝突，又什麼樣解決呢？況且「政治」議會之外，另設一個「經濟」議會，原是要修正現行的立法制度，但是一個內的職業眾多，聚集了種種職業的問題，在單一的經濟議會內解決，那會含混不能切實的毛病，和現在放任給國會，差別不了多少。若是每一個職業，或是每個重要職業，都單獨立一個經濟議會；那末我在上面批評職業主義辦法的話，也可以應用在他們了。

我對於職業主義派以及白夫婦那一派折中的主張，雖不能贊同，但是對於議會政治下的立法制度，我是很不滿意的。因為國會議員，不管他是用分票選舉 (Semi-Parliament) 或是用總票選舉 (Semi-List) 法；用直接或比例代表法選舉出的，但總是代表地理區域的。所以他代表一縣一縣幾縣一省，都不能代表一種職業；即有亦是偶然的，是間接的。

一、國會議員，既然不是某種職業直接的代表人，對於那業的利益，總不免是隔靴搔癢；容易講幾句抽象的話，不容易知道具體的利害情形。

(二) 一個人的精力時間，是有限的。美國人說國會是萬能的，這句話真能相信嗎？國會既不是萬能，我們又何能件件事都希冀着他變動呢？國會以外許多事情，既不能完全放任與國會，應該有什麼改良補救的方法，恐怕也要另外想一想。

上面講了兩件要另外想的事：一件是立法行政的溝通，一件是立法制度的改善。我看都可用委員會制來解決。先說溝通立法行政的委員會。我的主張，是中央政府各部，設一個委員會。會員是那部的部長次長和參眾兩院舉出的代表若干人。總長就是委員長。所有那部重要一點的事情，應在會裏提議；辦完後也要向會報告。委員會同意的事，那部固然可以根據照辦，那不同意的，委員長如認為仍須辦的，亦可由部執行。簡單的說，委員會祇有可決權，沒有否決權。但是不同意的時候，由參眾兩院舉出的代表，可以在若干期內，向他們本院報告；本院認為不能同意，可以提出質問或彈劾的。我看我這個主張，真是簡便易行，而且自能補救(一)立法與行政兩部的誤會以及隔閡，可以因時常的接觸，減少許多；併且兩部的討論，都是根據事實，不至偏於抽象的。(二) 委員會沒有決的權，所以保全行政部的獨立。國會舉出的委員，對於行政部不滿意的處，祇能仍舊在立法部的範圍以內來糾正，不能佔到行政部範圍以內。

第二講到那改善立法的委員會。我的主張，是在國會組織一個委員會。委員是參眾兩院選舉出來的代表以及各職業團體。例如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全國商會聯合會全國律師聯合會等；選舉出來的代表。委員長由會員互選但是以參眾兩院的代表為限。委員會開會的時候，用不着全體列席；參眾兩院的代表以外祇須那討論的議案有關係的職業團體代表出席。職業團體的代表，對於議案，也祇有可決權，沒有否決權。如有不能同意的議案，不能阻止國會議員在國會內提議。但是提議後成了法案，可以因為不同意之故，展緩一年，以後才能發生效力。那時國會倘如不肯展緩，祇能要求所有各種職業團體，舉行一個聯席會議，來決定這個效力問題。職業團體的代表，在委員會也有提案的權。如果國會的表，不能同意，那開席的代表，可以要求各職業團體，舉行一個聯席會議；要是聯席會議成了那個議案，那時候國會的表，不能不將他在國會內做議案提出了。我這個主張，看來有幾種好處。一、是叫國會和職業團體，有一種直接的接觸，可以隨時曉得他們的實在的利害問題。二是國會的地位，仍有充分的保障；但是各職業的意見，也可以直接對國會提議。三是我個人的意思。我是個政治學的門外漢，說的話，一定不少。但是我個人所提的兩個問題，是很重要的。並不僅僅是學理上有關係的。我的主張，究竟能不能夠採用，很希冀大家討論一番。

京師警察廳市告第七十號
為布告事案查取締衛生規則第二條本廳現應舉行夏季衛生考試定於七月十一日起至八月五日止為報名之期八月十五日上午八時在廳舉行衛生試驗合行先期布告仰各該生攜帶四寸半身像片一張填具姓名年籍籍貫住址并所考醫科來廳報考逾期不錄幸勿自誤特此布告
中華民國十一年七月 十
總監薛之衍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週報

THE ENDEAVOR

12

每號零售銀元兩枚。郵寄大洋二分。半年二十六號。大洋五角。全年五十二號。大洋一元。郵費在內。不進郵匯地點。可用三分的或一分的郵票代價。

總發行所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這一週

我們的盟友李劍農在本報第十一期發表了一篇民權統一問題，對於這篇文章第一段的大意(第十一期)「欲廢督必先裁兵；欲裁兵必先統一；欲統一必先確定聯邦制」，我們是贊成的。第二段(本期)的大意說，「這種聯邦憲法的草案，須先由各省會議議定，提交國會，依合法的形式通過」；「由各省選出相當的代表，趕緊開聯省會議，把聯邦憲法的大綱議定，交國會通過」。我們對於這一段意思，不能完全贊同：第一，在法理上這個各省代表組織的聯省會議，遠不如國會正式制憲的權限。我們贊成有一個各省全權代表的會議來解決這幾年發生的許多事實上的問題，但不贊成他們來做制憲的事業。第二，即使我們讓一步，撤銷法理的問題。正如劍農說的，「一個國家，當開國之初，關於法理上的解釋，總有些不圓滿」，——我們也還不能忽視事實上的障礙。照現在的情形看來，這個聯省聯邦憲法草案的會議，至多只能得南方幾省的贊同；而國會制憲却是沒有一省敢明白反對的；我們為什麼要開這個很少反對的國會制憲，而另外去弄一個起草的聯省會議呢？況且這種聯省會議的代表，無論如何產生，在現在的形勢之下，總難免各省武人的操縱。劍農怕國會議員，「京

承北洋正統的思想去制憲」，難道他不怕聯省會議的代表裏有「割據諸侯」的意旨去起草嗎？據我們看來，北洋正統的思想，只稍有兩派的議員多激出，再加上輿論的監督，便可以打破了。例還是那督軍代表的聯省會議，很容易陷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的狀況，不容易對付。況且現在各省的治安情形，很不一致，南北都有內亂很激烈的省份，也都有兵匪遍地的省份。劍農所主張的聯省制憲會議，在一年半之內，恐怕不容易產生，所以我們主張直接了當的實地制憲。速制定省自治的制憲，劃分中央與地方的權限，作為各省後制憲的概括標準。如果國會放棄他的責任，不能於短時期內制定憲法，那時我們再採取別種革命的舉動，也不為過。(適)

近來最可以注意的是舊道德的死尸的復活。舊道德不適宜於新環境，自然是意中料之中的事。但是有時舊道德偏要在新環境裏弄他的威風，很像一個紅頂花翎黃馬褂的官兒，忽然在北京飯店的屋頂花園裏呼么喝六，豈不是過渡時代的一個怪現象嗎？就拿「丁憂」的事做個例罷。兩千年來做官的人死了父母，便不能不開缺奔喪。只有極少數的大胆的好漢，如明朝的張居正，不願意這樣做；然而他們也不能不假借「憂情」的名目到了後來，還不能免後世腐儒的批評。然而做商人的却因為死了父母就三年不做生意，做教師教師的也不因為死了父母就三年不教書；可見

職業主義所到的地方，封建時代的貴族尚舊道德，久已站不住了。近來的官場對於父母的喪，也只有請假治喪，而不必開缺終制。然而舊道德的鬼，却也時時出現，即如此次齊燮元的父親的死亡，居然有一班很開通的人，打電報請他開缺守制，並且打電要求北京政府准他開缺守制。我們并不反對齊燮元開缺，也不反對江蘇人娶媳走他，但我們反對江蘇人抬出舊道德的死尸來做廢督制武器的。這是一個例。我們再舉一個例。陳炯明前一派，這一次推翻孫文在廣東的勢力，這本是一種革命；然而有許多孫派的人，極力攻擊陳炯明，說他「悖主」，說他「叛逆」，說他「犯上」。我們試問，在一個共和的國家裏，什麼叫做悖主？什麼叫做犯上？至於叛逆，究竟怎樣的行為是革命？怎樣的行為是叛逆？孫文推翻袁世凱，是不是叛逆？吳佩孚推翻段祺瑞，是不是叛逆？吳佩孚趕走徐世昌，是不是叛逆？若依孫派的人的倫理見解，不但陳炯明不應該推翻孫文，吳佩孚也不應該推翻段祺瑞與徐世昌了；不但如此，依同樣的論理，陳炯明應該永遠做孫文的忠臣，吳佩孚也應該永遠做曹錕的忠臣了。我們並不是替陳炯明辯護；陳派的軍人這一次趕走孫文的行為，也許有可以攻擊的地方；但我們反對那些人抬出「悖主」「犯上」「叛逆」等等舊道德的死尸來做攻擊陳炯明的武器。(適)

這一週中國的大事，並不是兼康的被打，也不是內閣的總辭職，也不是四川的大戰，乃是十七日北京地質調查所的博物館與圖書館開幕。中國科學界的人，只有地質學者，在中國科學史上可算得已經有了有價值的貢獻。自從地質調查所成立以來，丁文江翁文灝和其他的幾位地質學者，用科學的精神，作互助的研究，經過種種的困難，始終不間斷，所以能有現在的成績。他們的成績共有三個方面：第一是全國地質的調查。這是一件很大的事業，一時不容易成功。他們現在已經測量的，只有直隸山東山西河南江蘇廣東。第二是供給經濟的知識。在這一方面，他

們的成績最大。我們看中國幾家這幾年專給地質調查所博物館圖書館的錢的目的，就可以知道中國商業所受的利益了。第三是科學的研究。地質調查所裏的地質學者，近年也出了些有價值的科學著作。本國學者除了丁文江翁文灝劉各站之外，還有外國學者葛拉普(G. H. G. G. 安特森)等。這班中國地質學者在世界地質研究上有什麼創作的貢獻，我們至少可以說，他們整理中國的地質學知識，已經能使「中國地質學」成一門科學；這是一點，已經很可以使中國學別種科學的人十分慚愧了。——這一次開幕的博物館有三千二百五十種古物標本，圖書館裡有八千八百多種地質學書籍，在數量的方面，已很可觀了。最可注意的是博物館裏的科學的排列法。中國人自辦的博物館最缺乏的是沒有科學的排列法，此次山東省花了五千元辦的山東歷史博物館，只可算是一個破爛的古董「堆」，遠不如琉璃廠的一個大古董攤子三殿裏的古物陳列所，也只可算得一個亂七八糟的古董攤，全無科學的價值。讀者如要知道什麼叫作科學排列的博物館不可不去參觀豐盛胡同的地質調查所。(適)

十幾天來，上海的事事新報因為杭州的省教育會反對馬敘倫氏去做教育總長，做了幾篇文章，批評省教育會，中間大概有牽涉到康永祥的地方。到了前五六天，忽然由上海郵政總局的檢查員把所有交郵政局寄的時事新報一紙扣留，不准寄遞。說是奉了上海護軍使的命令，因為報上的議論罵着丁應曾辦，是有擾亂治安的作用。聽說報館裏人就想和平解決把這四個命令解除，託人四面設法。但是這事還沒有結局。我們聽了這件事，覺得有幾種可以注意的地方。第一是處置的嚴重。郵政局檢查印刷品，要算洪憲時代是利害的了。但是那時的上海郵政總局，也沒有把某種報紙完全禁止寄遞。第二是那名的滑稽。上海護軍使要取締一種擾亂治安的印刷品，我們顧名思義

必定那被擾亂的是上海的治安。但是這水祥氏是鄰省的督辦，報上論的事情是那鄰省的教育問題，又何必必要僱勞上海護軍使蔡干涉？即使讓一步說，浙江上海現在是一家了，但是擾亂浙江治安的報紙，祇要叫他不向浙江去，何以併別省亦不准他去？第三是手段的巧妙。時事新聞在上海租界裏，難得封他，現在不准他從郵政局寄遞，就沒有人能看見他，那個効力可以同封閉差不多。第四向來租界是我國政治的人託由講話，不知道今天他們官場也有方法走進租界來干涉你，大概盧永祥和何豐林的意見最好能重演一劇「蘇報案」罷。這一番是極應喚起大家猛省的。我們一部分的倚賴性如果因此可以去掉，倒是應該感激盧何兩氏的「一七、一八、青松」。

市政問題

(二) (慰慈)

城市政治是一種極困難的政治，因為工商業的發達，人口的增加，城市的職務就日漸加多。城市的生活愈加複雜，城市政府的組織也不得不時時改組，使之能適用於當時的實在狀況。在最初的時候，因為人民不大十分注意於城市問題，所以多數國家的市政制度往往是隨便抄襲中央政府的制度。在當初城市生活簡單的時候，這種不合式的制度還能勉強敷衍過去，但是到了後來情形日漸複雜的時候，那就不能適用了，所以就發生城市政府改組問題。我們從各國的經驗方面，很可以得到一個大教訓，我們必須先把握城市政府的性質和職務預先研究明白，然後纔能規定一種最簡單的最適宜的組織。

我們最先須注意的，就是城市自治完全是一個事實問題，絕對不是一種哲理的觀念。我們必須從具體的事實一方面着想，去研究用怎樣的方法，怎樣的組織，可以使市民得到最大的利益；萬不能說這樣的辦法是忘却民治的精神，那樣的辦法又不能使市民當行政之衝，與自治的精神不能相容。我們祇須讀一讀美國市制的歷史，就可以明白這層。

美國最初的城市政府組織完全是抄襲聯邦政

府和各邦政府組織。美國制定憲法的時，是在十八世紀之末，當時的政治思想是一種個人主義理想，人民對於政府的觀念，並不是要政府有很大的實權，能為人民做一些實在的事務。這個時期，是民主主義初發生的時期，人民從皇帝的威權得了許多教訓，把強有力的政府看得非常可怕。所以那時候的政治哲學家，極力要提出一種政府的組織，使這個機關制制那個機關，不讓他變成專制的政府。所謂三權分立，兩院制的議院等均有這種作用在內。美國政府的組織受這十八世紀政治學說的影響非常之大，所以有兩院制的議會，立法行政司法權完全分開，用總統來防止議會濫用職權，用議會來監督總統行使職權。最初的時候，因為大家不注意城市政府，因為沒有人知道城市的實在性質，以為城市政府也是一種政府，大可以照中央政府的組織去組織城市的政府。所以從前美國城市的政府就有叫做「聯邦式」的組織。在城市政府中，有一個市長，等於中央政府的總統；也有兩院制的市議會，大半議員是城內各區選舉出來的；也有三權分立的制度，市長市議會市法庭的權限完全分開。所以到了十九世紀之末，美國城市政府的組織是非常複雜，有各種的機關，不過都不能做什麼事，因為城市的職權是由各種機關分担的。在職權一方面，各種機關是互相制衡的；在責任一方面，彼此又可以互相推託的。

三權分立，代議制度等在中央政府也許有成立的理由，不過在城市政府是萬萬不能適用的。我們要曉得城市政府的性質和中央政府的性質完全不相同；中央政府有決定政策和實行政策的兩種職權，所以必須有兩種獨立的機關，決定政策的機關是立法部，實行政策的機關是行政部。但是城市並沒有決定政策的職務，城市政府所做的是完全定種種實在的事務；如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清潔街道，疏濬溝道，檢查飲水和各種食物，經營各種公共的事業，管理各種公益的事務，設立人民休養和娛樂場所等。這些種事務人人都知道是城市政府應該辦理的；城市政府的良否全看他辦理出來的結果如何。如果城市政府的組織是非常之複雜，設立了許多機關，各機關的職權又混雜不分，請問那一個機關肯極力為公家作事？出了亂子，請問那一個機關肯出來負責？美國向來通行的城市政府完全是這樣的，所以在十九世紀的中間，他們的市政弄得一踏糊塗。

還有一層，自從民主主義發展後，人民誤認選舉官吏為防止政府專制的唯一妙法。在美國這民選官吏的運動也到了城市政府，所有城市的官吏也漸漸變成民選的。人民的意見自然以為民選的官吏容易受人民的節制，並且人民選舉官吏是民主主義的一個要素，不是這樣，不能叫做民治的國家。所以在城市之中，自市長市議員以下直到最小的錄事，沒有一個不是人民選舉出來的。選舉的時候，每一個市民至少須選舉好幾十個官吏。城市的人大概個個有職業的，平常的時候一定是非常之忙，那裏有工夫去把幾十個候補官吏的歷史資格，詳細調查。選舉的時候，無非是糊裡糊塗，把政黨提出的人隨便舉幾十個，就舉了事。所以城市政府各種位位變成政黨的酬勞品，極壞的人占住各種位置，好的人民就不願意加入城市政府的機關，所以市政統一天壞似一天。最重要的原因不過是(一)組織太複雜，各機關易於卸責；(二)選舉官吏太多，人民不能詳細選擇。

所以城市政府組織最重要的原則就是職權必須集中，責任必須確定，民選的官吏萬不可過多。討論市政萬萬不可不注意於這一層。近來有很多的人往往誤解民主主義的原則，以為凡一切職權放在普通人民手中，總是不會差的，不曉得人民沒有能力，沒有機會，去使用職權，最容易被腐敗的政客和官僚所利用，借人民的名義去做出種種自私自利的事情，結果人民一方面反而得到種種的害處。如果城市政府的組織是非常簡單，所有職權完全在幾個負責的人手中，那末，人民也極容易去監督他們，這種簡單的組織萬不會變成專制的制度。

我國各處的情形和外國完全不同，當然不能純粹仿效他們的制度。不過從他們所經過的歷史方面，我們很可以得到種種的教訓，至少我們可以不再向他們已經失敗的那一條路上去走。

我國主權這樣的大，各處的情形又這樣的不同，劃一的市制萬萬不能適用。但是我們雖則不能規定一種統一的辦法，我們卻可以研究市政制度的人所應當注意的幾個要點提出，供大家討論。

第一：我們不當再採用三權分立的城市政府組織。

第二：市議會的議員額數愈少愈好，市議員不當用分區選舉法舉出。城市政府是以辦事為主，不是一個討論會。市議員的額數太多，市議會勢必至於變成一個雜辦會，一些事情也不能做。市議員如果由各區舉出，那末，他們的眼光往往祇能看得到他們區內的事情，不能看到全城的利益。還有一層，各區內所居住的人民各種各樣的人多有，他們完全沒有一些共同的利害關係，他們怎樣就可以舉出一個人來代表他們呢，市議員的額數如果祇有三個，五個，或七個，那末，由全城市民共同選舉也容易做到。

第三：除出市議員之外，城市政府中不當再有別種民選的官吏。市議員是城市政府中最重要的人物，市政方面的種種事務均由他們對於人民負責。人民如果祇舉幾個負責的重要市議員，他們很可以仔細調查各候選人的歷史和資格，能够舉出相當的人；如果除市議員之外，還要人民舉出其餘的官吏，那末，民選的官吏太多，人民就沒有能力去查他們的職務。

第四：市長當由市議會選擇，並不必限於本市市民。市長也是一個重要人物，為什麼不山市民選舉呢？這是因為市長的性質和市議員大不相同。市長是執行市政事務的領袖，非有專門智識的人不能勝任。凡是人民所選舉出來的人大半均是這一般能演說的或能在報紙上發表意見的出風頭人物，這一般人也許能出主意，能計畫各種事情，未必見得真能辦事的人，選舉這類人物充當市議員是很相當的，充當市長未必能相配。

現在將要初辦市政的時候，一切的組織總以愈簡愈妙。城市政府的性質和中央政府絕對不相同，我們萬不可拘束於普通的民主主義觀念，去講哲理原則，而不去注重於事實一方面。不過無

論那種制度不是自動的，有了好制度還得要有好人去應用他，纔能有好的效果發生出來。如果市民自己還是麻木不仁，對於市政覺得毫無一些利害關係，自己沒有自動的能力，覺悟的心理，一般流派的政客，腐敗的官僚就有把持市政，包辦市政的好機會，那末，什麼樣的制度，什麼樣的組織都不能發生良好的效果。

四川為什麼糟到這個地步？

四川的「精」，就寫一百頁也寫不完。簡單說來，現在的四川社會，只有兩個階級，一是吃人的，一是被人所吃的。吃人的又分為大嚼大吃的，和小嚼小吃的兩等。前者是那些高級軍官和爲虎作倀的紳士們發的財少的也在數十萬以上，多的就不能算了。後者是下級軍官和兵士們，他們的唯一希望，便是升入那大嚼大吃的階級，他們的唯一恐懼，便是降爲被吃的階級。至於被吃的人民呢？他們也分爲兩等，一等是被人吞活剝的，上面所說的夫役，和一切窮苦无告的小百姓，都在其內。四川七千萬的人民，可以說大多數屬於這一等的。還有一等，是被人咬一口，割一塊的。他們的命運雖苦，然比了上面的一等，已經好多了。我們自命爲智識界的人，也是屬於這一等。

這真是天下的怪事！四川有七千萬的人民，有幾千萬的歲入，有那麼豐富的天產，有那麼巧妙的工藝，却得到了這麼一個現狀，七千萬的人民，匍匐在污泥的上面，捧着發亮的快刀，跪獻給那些坐在上面虎皮椅子上的強盜，讓他們來吸他們的血，吸他們的汗。每個強盜指揮一百個小孽障，每一個小孽障却要料理好幾千的人，重的生存活剝，輕的剝皮抽筋。那些匍匐在污泥上面的人，却哼也不敢哼一聲，但叩頭如搗蒜，求大王們饒他們的狗命。這真是天下的怪事！

四川為什麼這樣的糟呢？「為什麼」是一個很複雜的題目，很不容易說的。現在我暫不去說過去的「為什麼」，暫不去說四川所以糟到這個地步的原因；我單說說他的近因。近的原因雖然也很複雜，但其中幾個最重要的，却也不難把他們指出來。

第一個重要原因，是政界——等于軍界，因爲四川此時除了軍事，沒有別的政事——沒有首領，四川的軍隊固然多極了，然而若是軍隊中有一個有資格的首領，那麼「盜亦有道」，或者一省的情形，尚不至於如此混亂。但是四川的軍界中，是沒有一個實足以服人的首領的。民政長官，是站在軍政長官旗下的人，不必去說他。至於軍政長官呢？現在四川的軍政長官，自然是那位總司令了。但是總司令是由上級軍官中間舉出來的。今天誰有勢力，誰就做了總司令。那個次有勢力的軍官，就立刻去招兵買馬，增加他的勢力起來。後來他的勢力果然能與總司令相敵了，于是他便借事來托辭辭職的命。此時若是總司令的腰包已經裝滿正想下台，那麼，他就和平和平的讓了步。我們在外省的人，就聽到某某總司令辭職的消息了。若是他們嫌太遲了，一申金剛鑽的頭，或是他的大少爺還要在上海靜安寺路買一所華麗的洋房，那他就說不定要去和他的處員爭一爭了。我們正在外省的人，就要聽見人說「四川的政局又起變化了」；我們跪在污泥上面的小百姓也就要去做他們的炮灰了。隔了些時，那位次有勢力的軍官，居然得了勝利，做了最有勢力的人，承受了大位。但是此時又來了一位次有勢力的，也學了他的法子來和他爭地位。這樣的圈子，可以走一百遍，但是每走一次，四川的兵便多一次，人民的皮便多剝去一層，上海的外國銀行裏也就多存到一大注款子。因爲現在四川的「富豪」，都是拿兵來做資本的，他們的兵越多，資本越厚，利息也越大。我們只知道責備他們不該爭地位，豈知道地位不過是他們的一種手段，他們的目的，却並不在此哩。

我現在且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四川流派的軍官發財的方法。有幾個流氓閑着沒事，又沒錢使用，他們就去招募了幾十個同志，湊出一注股份，去買幾十枝槍。這幾十枝槍，便是他們的基本金。他們用了這個基本金，就可以招人，請物，以至於槍。慢慢的，他們的人也多了，槍也多了，他們就可以算是一個軍隊。正式的軍隊得了這個消息，就說：「很好，我們正要加些兵力呢，不如就去找他們「招安」了罷。」於是這個正式的軍隊，便出了若干價錢，去「招安」那個流氓軍隊。但是要想增加兵力的，却不止一個軍隊。那流氓軍隊利用這個情形，便同時去和兩三個軍隊講價錢。隨後他們便投入那出錢最多，酬功最高（比如叫他們的首領做營長或旅長之類）的一個軍隊去。但他們并不一定永遠服從那個軍隊，待他們的實力充足了，他們又去想別的方法來升級和發財了；好在他們現在已經走了明路，要達到他們的目的，是很容易的事。現在四川的軍隊，有好多是土匪的變相，便是這個原因。聽說現在住在外省的四川「富豪」，有好幾個從前的土匪頭目。

第二個重大原因，是商界和學界不能聯絡。四川的人民難道真的不知道痛苦嗎？但大多數的人，是做做奴隸的，我們對於他們，只有憐恤之心，却不敢存什麼希望。我們的希望，是在商界和學界。商界是有資力的（不正當的軍餉，都是由高級軍官從商會中勒索來的。聽說去年一年，全川的軍人，共勒索到五六千萬，比了歲入還要超過幾倍哩）。若是他們能一心一意的來反抗軍界，那麼全川的軍隊就可以做死。無奈他們中間有智識的人太少了，大多數是不但怕官，並且怕之惟恐不及的。他們不知顧目前，絕沒有遠大的識見；他們只知顧自己，絕不肯爲公衆犧牲一點。

商於學界呢？他們的智識是比較的最高了。其中大多數，算是很熱心，也有犧牲。無如他這一點實力也沒有，除了說話和打電報之外，一點別的事不能做。不但如此，他們中間年少的太多了，有時因爲血氣用事，反壞了許多事，或反給政客們一種好機會，來利用他們。

商界有實力，但沒有腦力，沒有腦力。學界有腦力，也有些腦力，但是沒有實力。若是他們能聯絡起來，豈不好嗎？初看來，似乎這是一件容易而且容易的事，誰知道實際上却大不然。據我的觀察，商界對於學界的怨恨心，或者反過於他們對於軍界的怨恨心。

據商界中人說，從前抵制日貨的時候，學生曾經燒去他們幾十萬元價值的貨物。這個數目我不敢信，但是燒日貨的事是有的。古人說過「怨毒之於人深矣。」我對商界對於學界的猜疑和憤怒，實在太深了，恐怕不是容易祛除的。有人就問「難道他們對於軍界不怨嗎？」怨的，極了。但是軍界是有槍的，是有勢力的，是可以使你生，可以使你死的，所以他們不但敢反抗軍隊，不但敢命是從的供給他們于千萬萬的「軍餉」；並且還有許多人以認得某師長，某軍長爲莫大的榮耀了。

第三個重大原因，是四川生活的困難，四川雖然有豐富的天產，但是工業不興，是沒用的。大多數的人民却仍舊把農業當做生活的根本。但四川是一個山國，務農自然是一件勞動多酬少的事業。這是四川的一個大問題，也是四川的「精」的一個大原因。我從宜昌到重慶，隨時隨地，都使我得到一個生存競爭的酷烈的概念。四川人民的生活，好不艱難啊！就在那與天和接的峽裏，也還有人住着，也還有人在那裏耕種那狼狽的礦土。至於那些背綽的，和豬廐在一屋子的，住在山峒裡的，……他們的生活，就真的比牛馬都不如了。因爲這個原因，再加上了山谷人民的性情，所以四川向來就以多匪著名。做匪固然很險，然比了那種豬羊牛馬都不及的生活，總要強得多罷。現在好了，可以當兵了。做兵有做匪的快樂，却沒有做匪的危險，誰不願意丟了地的破筐斷，去另找一個生活呢？買重慶的兵，他們天明起來，跟着長官，吹着喇叭到重慶城中的

一個最空曠，最涼爽的場上去操練。他們一面唱着「獨獨，來來，米」的歌；我們聽了這種的歌，可以三天不吃飯！一面看看街上的苦工，也有氣喘吁吁抬着轎子的，也有挑着一大担子的水一步一蹣上上坡去的（重慶城在山上），好不苦啊！好不憐啊！他們早操完了，有的在街上逍遙逍遙，有的回去吃飯睡中覺，到了下午，他們又要操了。操完之後，他們便隨意的坐在場外的城牆上納涼。忽然對面來了幾個年輕的婦女，也想來納涼，看見他們就走開了。他們很輕薄的看着那些婦女們，似乎說道「你們這時可不敢怎樣了罷。記得我從前做你們的水夫的時候你們的威風好不大啊！」他們覺得他們的生活不錯，於是挑水

的，抬轎的，就一天少似一天，兵也就一天多似一天了。但當兵的生活，又何嘗是永遠快樂的。他們應得的餉，七折八扣之後，還不能到手；而

道他們對於軍界不怨嗎？」怨的，極了。但是軍界是有槍的，是有勢力的，是可以使你生，可以使你死的，所以他們不但敢反抗軍隊，不但敢命是從的供給他們于千萬萬的「軍餉」；並且還有許多人以認得某師長，某軍長爲莫大的榮耀了。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週報

THE ENDEAVOR

15

總發行所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本期增刊一張

這一週

我們回到民國元年至五年的無數「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就預料今年國會開會的前後總應該有許多國憲草案出現。不料到今天我們只看見八團體是會議的一個國憲草案(本期附張)。

此外竟不曾有同樣的嘗試。這不完全是因為國內的憲法學者的熱心都冷下去了。我們猜想起來，這個現象有兩個原因。第一，舊國會的復活是兩個月前忽然出現的事；時間太短，一班憲法學者還來不及把高閣上灰堆裏的憲法書取下來呢。第二，五年六年的天壇憲法，除了「地方制度」一章之外，都已通過了二讀會了。有許多人的心裏以為那通過了二讀會的部分是不能更動了的。——至多只可有文字上的修正。——所以他們只注意在那付審議的「地方制度」一章。這是大家不肯熱心去擬憲法草案的最大原因。

但是我們現在要問：究竟這一次國會制憲，能不能推翻或修改天壇憲法中已通過二讀會的條文呢？那主觀不更動二讀會通過的條文，大意是希望憲法早日產生，故不願意推翻那已通過的條文；因為如果今回否認前回二讀會的效力，如果今回制憲又要從頭逐條討論起，那就要曠廢許多時日了。況且，這些人又覺得，當年與現在最重要的爭點都在省制一章。現在這一章既然可以推

每號零售銅元兩枚。郵寄大洋二分。半年二十六號。大洋五角。全年五十二號。大洋一元。郵費在內。不通過郵局地點。可用三分的或二分的郵票代價。

限列舉了二十七項，各省的權限列舉了十三項。(第二章)財政方面，聯省政府的收入也都列舉出來。(第八章，七十四條)第六十七條說：「凡關於聯省行政，聯省政府得自設機關執行之。其不自設機關者，由聯省政府委託各省代執行之。」這個草案中劃分的權限是否都合宜？聯省政府的權限與各省的權限是否都應該列舉？不會列舉的事權應由什麼機關規定分派？這些問題我們且不討論。單論這種下手方法，確已遠勝於那天壇憲法的地方制草案了。第二，國民的生計方面的立法。這草案的第十章(百一十至百十七條)專論國民生計，大旨有五個要點：(1)原則上承認「全國之生計組織，應本於公道之原則，使各人得維持相當之生存。」(2)規定勞動應有法律的保護。(3)承認勞動結社的自由。(4)得稅財產，以供公用。(5)私人營業，國家認為「適於公有，並公有後可以增進公共利益者，」得收為國有，官有，或地方公有。這幾點都是很平允的主張，我們很希望將來這些意思都能成為憲法的一部分。

此外，這個國憲草案還有幾點特別的地方。(1)他規定「現役軍人，非解除兵柄三年後，不得當選為大總統。」(2)他大膽的主張「暫以參議院行使立法權，俟戶口冊編成，國民之財產及識字資格得有詳細報告，再行規定參議院之組織法及選舉法。」(3)他又大膽的主張議員的撤換：「原選舉機關對於所選參議院議員，認為不合時，得以原選舉者過半數之同意，撤回之。」(4)他反對現行的總統選舉法，主張用參議院為初選機關，而用各省省議會議員，和各省教育會商會農會工會合選與省議會相等的人數，為復選選舉會，於初選當選的六人之中，選出一人為大總統。以上這幾項都是很有研究討論的價值的，故我們替他指出來。——這個國憲草案有一部分是沿襲天壇憲法，有時也不免把天壇憲法有毛病的地方沿襲下來。例如第六十五條全是沿襲天壇憲法的第九二條。這一條天壇草案原稿是：

國會議定之法律案，大總統否認時，得於公布期內聲明理由，請求覆議。如兩院各有列席過三分之一以上仍執前議時，應即公布之。

後來二讀會修正未句為「如兩院仍執前議時，應即公布之。」這就是否認大總統有「否決權」(二)。(三)似乎不如原草案的妥當。現在國會議議的草案也不主張覆議的同意票數應多於原議的票數，似乎二讀會修正案有同樣的錯誤。

現在八月一日國會的開會似乎還不能足法定人數；即使能開會，也決不能在短時期內開志法會議。但是國志是我們都應該注意的事；我們應該早日研究這個問題，或擬草案，或談法理，作為將來制憲的預備。因此，我們因上海這個草案的觸動，也就高談起憲法來了。(適)

新任教育次長湯爾和前天在開議席上因爭教育經費沒有結果，遂決然辭職。他真做了一個「五日次長。」有些人怪他未免太性急了。但我們覺得湯氏的行為是不錯的。他為了一個主張而來，為了主張的失敗而去，這是很正當行為。我們對他表示同情的敬意。(適)

統一與川局

近來國內的大勢已趨向統一了。但是有一些人，對於統一的事業不免有些懷疑。他們所懷疑的，不是法例問題，乃是事實問題。就法例上說，聯省自治，幾乎成了一般公認的根本組織，現在所爭的，不過省憲與國憲，誰先出世罷了。況且聯省自治若果實行，當然還有中央政府存在的必要，所以持聯省自治說的，決不是防衛統一。就事實一方面說，是問統一之後，於現在擾攘紛亂的省分，能不能生甚麼影響；因為若是不生好影響，我們何必苦苦向着這條路走呢？我們現在拿四川的事例來看和統一有甚麼關係，想來也是留心時局的人所樂聞的。

四川的第一大患，是在兵多。據我們前次的調查，除了川邊軍和西北邊防軍不算，還有十師十六旅之衆。那種種民窮財盡，地方糜爛，盜賊橫行，交通梗阻，教育不興，實業停頓的現象，都是兵多的自然結果。就是目下進行中的二軍與一軍的戰爭，也不過「穿好衣裳沒處走」罷了。但是四川的兵，何以能弄到如此之多呢？從歷史上

講來，這是吃了不統一的虧。民國元年四川的兵隊，只有五師。二年熊克武獨立失敗，他的第五師也打散了，於是只有四師。四年袁世凱將要帝制自為，命陳宦率兵來川，打算把四川的軍隊裁到一師兩旅；可是剛裁到兩師兩旅的時候，袁世凱就倒了。「護國」之役過後，四川的軍隊，仍然還了五師的規模。隨後羅佩金做四川督軍，就爲了裁兵一事，挑動了「羅劉」「戴劉」幾年的混戰。一直到了「靖國」之役，川人趕走了吳光新，熊克武做督軍的時候，除了滇黔軍的兩師一旅之外，川軍還不過五師。在前年川滇黔戰爭尚未發生以前，熊克武已經發表了六七兩師，來安敵久據川北的石青陽頭德基。至川滇黔戰爭完結過後，四川的軍隊，就一躍而至十師十六旅了。再說四川的財力，在民國五年間養了五師的兵，還嫌他担負過重，力求裁減，現在養了十師十六旅的兵，雖說是「竭澤而漁」，如何能够增加到三倍四倍呢？原來四川的歲入，照實際講來，約有二千餘萬元，其分類的細目如下：

- 鹽稅 約一千萬元
- 地丁錢糧及附加稅 約三百五十萬
- 稅契 約二百萬
- 烟酒稅 約一百五十萬
- 肉稅 約一百五十萬
- 統捐 約一百萬
- 印花稅 約四十萬
- 常關 約四十萬

其中鹽稅一項，向來是屬於中央的。自從四川與中央脫離關係後，鹽稅也被截留了。爲了這一筆大款，不但使四川的軍隊添了幾倍，並且使四川的戰爭，也不知多了幾次。讀者諸君曉得四川近來內部戰爭，都和爭奪督軍總司令的位置，就是因爲他們爲甚麼要爭奪督軍總司令的位置，就是因爲做督軍總司令的有收支鹽稅的特權。所以我說鹽稅之在四川，實在是四川的禍根。

我們現在的希望，是在短時間內，實行統一。統一了，中央就是沒有甚麼的幫助，只要把鹽稅一項提去，也可以消極的促成四川的裁兵。我說這句話，恐怕有人要怪我厚於中央而薄於四川

了。其實四川并不是沒有錢不能裁兵。實在是因錢太多，他們不肯裁兵。我們希望中央把鹽稅提去，就是要他們無利可圖，然後有裁兵的意見。至於在四川裁兵，並不要甚麼巨款。現有一個最便利的方法，四川現在與辦團練，對於買餉一層，很感困難。一枝快鎗，在四川可買八十以至一百塊錢，若果實行裁兵，把一枝快鎗賣了來遣散一個兵，斷無不的理。那嗎，豈不是兵不需款而可裁，籍有所歸而不致散失，一舉而兩得的事體嗎？這實在是四川的特別情形，張希聖四川人不要把他拋棄了。至於與辦工業，安插散兵，那是各處相同的，我們可以不必多說了。

(附記) 我們在重慶，曾見四川第二軍軍長楊森，勸他裁兵。楊君說：「現在要裁兵，只有兩法。一個是消極的，把自己的軍隊解散了，不管他人怎樣。一個是積極的，拿自己的軍隊去打消他人的軍隊。」現在二軍與一軍在川東一帶打仗，想來就是實行他的積極政策。但就住事看來，四川每打一次仗，就要添許多兵，就是現在一二軍勝負未分，兩方添招的土匪，已不曉得是好多了。若消極的政策，既不肯行，積極的政策，明知和他的目的相反，偏要去做，難道果真是軍人腦筋簡單嗎？我記這幾句話，因爲他可以代表一般軍人憑藉兵力以爭權利的思想，並沒有真正裁兵的意思。不然，何必獨責一個楊森。

廢督裁兵的辦法

叔衡

廢督裁兵是現在全國人所一致要求的，連軍人都不敢不表示贊成。而廢督裁兵以前的魚電已發聲明，非做到廢督裁兵，他是不幹的。各督軍們復他的，都有「護督護命，爲各省倡」的語氣。但是現在黎黃陵就職已將一月，並未見着有廢督裁兵的舉動，也沒有聽見政府有何種廢督裁兵的計畫。魚電所說的請各省督軍一律解散，「待我於都門之下」大約是擬電稿的人順着他文章的主調調筆寫出來的，未必真是黃陵所預定的辦法；所以以後又有一個密電去更正。但由此也可見

得他心中對於廢督裁兵並無辦法。看這情形，中央沒有辦法，似乎也不敢定辦法。各督軍們，口說護命，眼看著這個中央不敢說話，也就樂得延宕。照此下去，廢督裁兵又變成空話了。可憐那不會說話的「白河明月」，諒他也無可奈何。但國民是會說話的。這件事的辦法，本來應由政府與軍事專家來擬定。現在他們不肯定辦法，想借此來推諉，我們不懂軍事的國民難道也就聽他們推諉嗎？我想用我們不懂軍事的常識，也未始不可以擬出一個妥當的辦法的大概來。我且將我的意思寫出來，請大家來討論。

我想請廢督裁兵，要認定(一)廢督不是盡廢軍人，(二)無兵權不能裁兵。現在中國軍人似乎太多，并且壞的或無用的也很少。但世界去強兵尚遠，我們當然仍得有軍人。況且盡廢軍人也是做不到的。至於裁兵，非赤手空拳的所能做，更不必說了。既然有此兩個前提，所以徒然要求督軍們辭職而沒有一個辦法，是無用的。我以為督軍，巡閱使，都統，護軍使，鎮守使等都應該廢去。廢去後換一個新名目，照常位置這班人，固然不可，將他們改任省長，更爲不可；因爲如此是名爲廢督，實際是廢省長了。但既然廢督不是盡廢軍人，裁兵仍須有兵，就應該爲較好的高級軍官想位置的方法，貪惡的督軍們如從前的張敬堯現在的陳光遠之流，叫他們去職後，尙應該懲辦。無用的如田中玉之輩，只配用將軍府或其他養老的機關來養廢他。至如較好而較有能力之軍人，如北方的吳佩孚，盧永祥，馮玉祥，王承斌，南方的陳炯明，李烈鈞之類，國家當然應該用他們。但如何位置呢？此問題與將來軍制是有關係的。現在有許多人的說，應該將中國劃成幾個軍區，每區設一軍區長。這簡直是替巡閱使換個名目，將帶領帶大了，我極不贊成。我以為應該讓國內險要的地方與沿邊的要道，設立若干要塞，每個要塞駐紮幾師或一師兵，上邊設一總司令。各處要塞的軍隊，除定期操演行軍或奉令動辦大股土匪外，不得到別處駐紮。每幾年各要塞的軍隊可以互相換防。要總司令祇准在要塞治理軍，不准管他事。要塞地點不能

盡在邊疆，國內敵人不易到的地方，也須設立，以爲邊疆的後援。況且我們國內地方如長江一帶，外國軍艦都可以游行，已帶有邊疆性質，當然也須防守。我想內地如山海關，張家口，洛陽，兗州，漢陽，重慶，永州等處或其左近險要地方，似乎都應該在遠離城市之處建設要塞。但要塞也不可太多，不必各省皆有。大約除邊疆外，每三四省地方，設一要塞，也不爲少了。至於各要塞行軍時所及的範圍，也可由參謀部內定，大操演時都可走到。要總司令派定後，即可令其暫時輔助各省省長，兼辦裁兵或剿匪的臨時職務。照此辦法，較好的軍人與軍隊都有安插的地方，仍舊可爲國家效力，而確能將他們與政治分開；並且裁兵也可以有人辦了。或者有人以爲這種辦法，仍舊叫有力的軍人握有重兵，他們仍舊可以跋扈。但我們要軍人不干政，不能盡靠軍人自己消極，也須國民積極的自己來做，或積極的阻止他們不干預。現在既然不能盡將軍人趕出國外，也不能沒有兵，祇有將不裁的軍隊調開城市駐紮，叫軍人到軍營裏去操練他們的一個法子。我主張設立要塞，即是這個意思。倘若國民不管理，讓各省官更仍舊到各處要塞裏去恭維大帥；或者政治擾亂不堪，那時候「虎兇出於押」，是當然的結果，是國民自己招出來的，豈能專怪軍人呢？裁兵無論有何辦法，總得有人去裁。裁兵的人總得自己有兵，方能叫被裁的兵繳械歸餉，方能將他們遣散或監督他們去工作。我所以主張暫時叫各要塞總司令兼辦裁兵的事。至如盧永祥所說裁兵應有公平的標準，當然不錯。但如何方爲公平呢？我們要曉得所謂公平者，是對於軍隊全體而言，是對於國家而言，與陳平宰肉叫各人吃得平均的公平，是不同的。軍隊雖然分爲師旅，師旅旅旅長統帶，但仍是國家的軍隊，不是各師旅一律我裁幾成。如若照這樣來裁，是將好的兵與壞的兵一律的裁，將壞的兵與好的兵一律的留。這是將兵隊認爲各師旅長的私產，對於各師旅長平均分配兵力，不是對於軍隊全體公平，也不是對於國家公平。照這樣辦法，不過將現在軍

開相爭的情形。改成一箇縮小的本子就是了，也決不是廢督裁兵的本意。我以為裁兵的標準：第一，應該裁沒有用的兵，即是空額冒領兵餉，冊子上有，而實在是沒有的兵。此種空兵的數目恐怕不少，祇要看各督軍多是積財數百萬或至千萬，就可以想到了。第二，應該裁無階級的兵。我看見報上曾經有四川各師兵力表，載明每師祇有鎗三四千枝，最多的亦不過七八千枝，可見得四川的兵不盡屬於有階級。他省無階級的兵也不少，如湘兵打湖北非都用鎗的。有人說，陝軍第一師胡景翼的兵多有鎗的鴉片烟鎗，就是他們舊關的軍器。這話或者言之過甚，但胡軍不皆有真火鎗，大約是確實的。這些無階級的兵，當然應該先被淘汰。第三，應該裁紀律不好的兵。河南的宏威軍，安徽的新安武軍，毫無紀律，大家都曉得的。此外行同土匪的軍隊還不少，當然都應該裁盡。還有雖非如土匪而訓練鬆懈，或久不訓練，毫無用處的兵，當然也不必留。這三種或虛或實的兵，共有多少，政府也無人曉得，但總不在三四十萬之下。這些兵裁去以後，其餘的再分配地方，汰弱留強，那是第四步了。但這個標準如何去適用呢？我想一方面政府可以召集幾個名譽較好的高級軍官，可做各要塞總司令的，來會商，照此標準決定何者應留，何者應去。一方面也不妨聘幾個外國軍官到各師旅去實地調查。大家聽見用外國軍官，或者不贊成。但我以為祇要他們去調查，亦無害處。況且人家本來也多調查過了。所以要用外國軍官者，因為他們比較的可以不偏，也可辦到較快。如果政府對於各師的情形，已經曉得，那就不必再叫人去調查了。各師旅之去留決定後，即可叫各要塞總司令去著手裁減。

至於被裁去之實兵——不是虛兵，如何安插，確是一個大問題。但裁虛兵固不必先講安插；無用的及紀律壞的兵，即使裁後無法安插，有許多不安分的，也比未裁時拿了真鎗或烟鎗聚在一起擾民的還好些。所以安插問題未解決以前，也可以著手裁兵。就安插問題而論，當然以實邊開墾為最好。但軍事祇可用有紀律的兵去做。譬如將安武軍送到內蒙或黑龍江去墾殖，恐怕他們未必去開墾。倒反聚集為匪妨礙開墾了。況且墾殖的事須有分期的計畫，漸次進行，不是可以立時派十餘萬或幾十萬人去做的。所以安插自安插，裁汰自裁汰，不必因安插問題而猶豫不裁，更不可藉口安插未定去阻撓裁兵。修道路等工程，也是好的安插方法，但不知能容納多少人。總之，安插不能限於一途，能安插多少去安插多少。果真沒有安插的方法，也不能不裁兵，不過或者裁得略慢些，叫每期裁出去的數目略少些罷了。我也極贊成以兵為工農的方法。但以爲小規模的事，祇要叫各省去做好了，本也不足以容納大多數的兵；大規模的墾殖或工程，是應當做的，確可以容納多數的兵，但做起來恐怕比裁兵的手續慢得多。所以以爲不必照理想去討論出一個完全的安插方法後，再去裁兵。若說是要有一個完密的大規模的組織，能叫一方裁下的兵，立刻可以盡數送到別方去工作，手續上絲絲入扣，能叫無一人或無少數人被裁後閒空下來，那是超越中國現狀的理想，祇好在紙上談談罷了。至於軍隊應裁去多少留多少，我想除去有訓練可用的兵外，都應該分期裁盡。有訓練可用的兵，究竟有多少，我却答不出。但如果這種可留的兵，祇有十師二十師左右，一時也夠了。好在地方上的巡警是要增加的，或者可以將訓練能力較次的改編若干為巡警，以維持秩序。若要論照中國的疆域，國防軍應該有多少，我想應該將自己供給軍器軍火的兵力，算在其中。倘若國內祇能供給十師的軍器軍火，則雖有二十師何用？如果一旦用著國防軍對外，那時候未必可以遠隔重洋去購買大宗軍器軍火。我以為將來振興軍政，必須從利用科學自製軍器軍火上著手，不是一個人數多少的問題。至如改備兵為徵兵制度的問題，現在也講不到，請軍事專家去想辦法罷，我們暫時可以不

管。上說的廢督裁兵辦法，還有兩個問題：一，是統一，二是省自治。統一不統一，本是軍人間的關係，不是人民間的關係。中國人民本來沒有分裂。軍人擁兵相爭，稱爲不統一；軍人藉口不統一，不肯裁兵。這個運環套，如何解開呢？我以為照我的辦法，前二步與統一不統一簡直沒有關係。空額不必說了，無用的與無紀律的兵，難道可以幫助武力統一嗎？現在若將直隸的兵大多數皆裁去了，固然可叫張作霖再來辦「統一」，但我那辦法的前三步，並不是以大減直隸的兵力，奉天也無力去大添軍隊了。至於南方的「北伐」，至多只能占踞江西。但李烈鈞占江西總比陳光遠或蔡成勳的駐防好，北京政府本不應反對。若使李烈鈞要從江西打出來，那確是有個統一了。但他斷沒有此力量，我們不必跟著人家去吹「會師武漢」的大砲。況且做了我所擬的前三步，北方兵力也還是足以抵敵「北伐」之師。所以我以為即使南北不統一的名詞，仍舊存在，一樣的可以裁兵。等到前三步都做到了，那時諒也統一了，可以放手做第四步了。如怕那時還不統一，可以先做前三步再說，不必借次推託。以上就是北京政府而言，至於西南及各省，也不妨照此辦理。」

論到省自治問題，照省自治制，要塞地方的的是否應該限於其所所在省份的土籍？我想要塞內的兵是國軍，不是省軍；況且要塞不是每省都有；每一要塞行軍時所及的範圍，也不限於一省，所以不應當以要塞所在省的土籍爲限，並且這層也有做不到的地方。譬如張家口一帶的要塞，能遊招接遠土籍人爲兵嗎？又如洛陽左近地勢應當有要塞，蒙縣兵工廠非如上海或漢陽的兵工廠在外國軍艦勢力之下，應當擴充，作爲洛陽要塞裏的一部。但若要將洛陽要塞的軍隊限於河南人，那就祇好叫蒙威土匪或者一半當土匪的劉鎮華軍隊占據了。所以我想要塞的軍隊，祇要是要塞左近各省土籍的兵便可，不必限於一省的土籍。如黑龍江的要塞可駐東三省省的兵，不必限於黑龍江兵；洛陽要塞可駐直隸陝的兵，不必限於河南兵；廣東欽廉要塞可駐粵桂的兵，不必限於廣東兵。至如重慶或永州要塞有川軍或湘軍駐守，也不必定加入別省的兵。總之，祇要叫，各處兵力，大致無甚偏重之處即可，不必完全以省界爲限。所以我的辦法現在即可實行。

以上所說的廢督裁兵的辦法，不過是用我不通軍事的常識來擬的。我自己覺得如爲可用，或者真是可用，所以我寫出來請大家看看。

蒙事說略

林長民

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自民國成立前後，到了現在，蒙古獨立者兩次。我中華民族號稱「五族共和」，經此變動，「五族」中豈不是少了一族？即憲法已通過二讀會關於「中華民國國土」的條文也根本動搖了。這是何等重大事件？奈何我國人全不注意，聽他們獨立，而且聽那國越俎，真是令人憤慨！

俄國與蒙古的關係，自前清二百年來屢爲我國邊患。最近蒙古兩次獨立，也全是俄國從中作祟。俄帝國如此，便是勞農政府也何嘗沒有侵略野心？現在蒙古名爲獨立，實際上是俄人引外援，以反抗我五族共和的民國，脫離了國內的關係，轉套上了國外的羈絆。近來歐人批評俄國謂爲「紅黨帝國主義」，此說不爲無因，是我國民不可不知的。

俄國勞農政府代表巴伊爾斯 (Baird) 於去年來到北京，辦理東清鐵道及關係蒙事交涉，我國政府也曾派代表與他交涉數次，都無結果。我與巴氏以私人交際往來了好幾次，關於蒙事我曾以個人意見問他們何故不撤兵。巴氏答語頗怪我因縱容白黨，使勞農政府時有東顧之憂；又云中國政府對於俄國殊無誠意。這個也有他們一面的道理。近兩年間始慢不慢的是張鬍子。他做了蒙疆總略使，開銷了國家鉅帑，把蒙事全然擱置。便不與他謀一個解決，到了今日，俄國在歐洲漸漸得了援助和通好，對於東方却鬆了一口氣，不必急切與我講交情了，自然現在交涉，不容易得手。這全是兩年來遲誤的緣故。

近日聞俄國又有改派代表的消息，將來蒙事或有轉機。然也要看我國政府如何措置，我國民是否重要五族共和，是否對於蒙事有正當和誠懇的主張。當此內地各省自相戕殺，自相紛擾的時候，我國民恐怕是忘却遠處數萬里的領土了。「權衡不能沒有」，此是帝王

自讓的口吻。我國民亦自承薄德。現在我要先把你十一年的開事經過的情形略述一二。供我們國民回顧。其下仍用文言，以省源之。

一、辛亥年外蒙獨立之情形。

前清歷任邊吏，及理藩院人員，對於外蒙各扎薩克，王公，及一般蒙民，虐待勒索，無所不至。清末駐庫倫辦事大臣三多，多言辦理新政，虐待勒索尤甚。當時俄國正謀伸張勢力於蒙古，乃勾結各扎薩克王公蒙民以抗中國，於是各扎薩克王公中分親俄兩派。我國革命起，俄國乃乘機結合。觀俄首領三音諾顏等及活佛左右有力之喇嘛，極力慫恿活佛宣告獨立。俄國撥濟軍械金錢，蒙古起兵騷擾三多，脫離中國關係，公推活佛即皇帝位。各部扎薩克王公有不贊同者，多被逮捕革職懲辦。如庫爾根王及和碩旗貝子等皆因是革職。其他親俄派之扎薩克王公皆為威力所脅，不得不屈服於獨立運動之下。

二、俄蒙協約及中俄交涉。

蒙古既獨立，辛亥十一月俄國乘機向清政府要求五款。(一)中政府應准俄人自庫倫至俄邊有鐵路建築權。(二)中政府須與蒙古訂約聲明下列數項。甲不在外蒙駐兵；乙不在外蒙殖民；而蒙人自治由受辦事大臣管轄。(三)中蒙所有治蒙主權改歸辦事大臣，中俄交涉仍由兩政府協商。(四)俄領事官協助保護蒙人對於中國應盡之義務。(五)中國在蒙古如有改革，須先與俄國商酌。

時清季各省革命已起，清政府對於俄國要求未暇交涉。民國成立，袁總統派人勸導蒙古自行取消獨立無效，蒙人唯俄益甚。元年十月俄蒙公然訂約，蒙古允許俄人扶助保守自治，編練民軍，並不准中國軍隊入境，及中國人在蒙殖種。又蒙古政府非經俄國政府允准，不得與中國或他外國訂立有背俄蒙協約之新約。此外蒙古更與俄人訂立商約十七條，俄國在蒙處處皆享特別權利。

元年十一月以後，中俄開始交涉，屢經辯論，俄國始終不肯取消俄蒙協約。至二年五月雙方提出六項。(一)俄國承認蒙古為中國領土之一部，并担任拿俄此領土關係上中國應來以有種種權利。

(二)中國担保不更動外蒙自治制度，並許其有自練軍警之專有權，及拒絕非蒙古籍人殖民之權。(三)俄國准許除領事官外不在蒙設他項官員，除領事官外不派兵至外蒙。(四)中國聽俄國調遣照上列各條宗旨，定對待外蒙辦法大綱。(五)駐蒙之官吏得自選在彼地方官吏性質。(六)中國承認給與俄人在外蒙之商務利益。(即蒙人新訂商約十七條)。(六)以後俄國如與外蒙官吏協定關於改動該國制度之國際條約，須經中俄兩國直接商議，並經中國政府許可方得有效。二年五月政府將此六項並商務附約十七條提交國會，經眾大開秘密會議通過多數認為有損權利，不予通過。於是中俄關係遂成懸案，而俄蒙關係日日加密，我政府與蒙古方面幾於無從接洽。

三、中俄蒙三方協約，及蒙古取消獨立情形。

二年五月以後，中俄交涉之案停頓於國會。是年十一月政府遂向俄政府商訂大綱五條。(一)俄國承認中國在蒙古之宗主權。(二)中國承認外蒙古之自治權。(三)中國允許不干涉外蒙古，不派駐兵，不辦殖民，但可任命大員當同領事官駐紮庫倫，並得派專員駐紮保護中國人民。俄國亦承認除領事官外，不另駐兵，不干涉外蒙內政。(四)中國聲明承受俄國與外蒙之關係。(五)凡關於俄國及中國在外蒙之利益，暨各該處因現勢發生之各問題，均另行商訂。

此外中國政府復向俄國聲明四款：(一)俄國承認外蒙古土地為中國領土之一部。(二)凡關於外蒙古政治土地交涉事宜，中國政府尤與俄國政府協商，外蒙古亦得參與。(三)正文第五款隨後商事宜，當由三方面酌定地點，派委代表接洽。(四)外蒙古自治區域，應以前清駐紮庫倫辦事大臣烏里雅蘇台將軍及科布多參贊大臣所管轄之境為限。所有確定外蒙區域，及科布多阿爾泰之劃界，應由日俄商定。

以上兩項大綱及聲明書實為中俄蒙三方協約基礎。然所謂外蒙古土地為中國領土之一部，及所謂宗主權者，中蒙關係似不分明。民國三四年間，

中國在蒙邊軍隊與蒙兵衝突，戰事不利。至民國四年，俄國出任調停，卒開三方會議於恰克圖。中國派畢桂芳為專使，定三方協約，履行前年中俄所訂大綱。外蒙取消獨立，承認中國為宗主國。中國亦承認外蒙自治。外蒙設立自治官府。是年六月中央派陳毅為專使駐庫倫。則設都統副都統於烏里雅蘇台恰克圖科布多，但管理本區域內一切事件。至於外蒙內政，都統各官毫無過問之權。(未完)

上諭式命令的批評

中國有了皇帝數千年，忽然放了個假，以大總統來當一國的頭兒，所以命令加上諭的界限，時時有點混雜不分。在民國十一年以內，這種上諭式的命令，真是見不鮮。統括起來，約有左之數種，今舉其有格式的且時常發布的於下：

1. 賑災令 賑災本是善政，我們本不反對，但是命令中常說「哀我窮黎」，「由財政部撥款……元」，「本總統捐助……元」一類的話，其語氣是「四方多難，罪在朕躬」一語，豈沒有預算上的根據，民國元首，斷不能有這種命令。至於個人捐助，尤屬私人慈善行為，更不用寫在命令上，來造成上諭的樣子。
2. 撫卹令 國內死一個大官，總統就下一道命令，他的語氣用意，完全是一道上諭。說什麼「公忠體國，震悼英名」，「一番皇帝語在頭裏，末了還要給治喪費若干，叫沿途官吏照料死人的靈柩，派某人去致祭，統而言之，都沒有法理上的根據，和民國式命令上的樣子。請問政府大官們，這種命令，是不是總領上諭呢？
3. 罪己令 民國總統，除了臨時總統孫中山外，都已發了這種命令和通電。沿他們的心意，本是一種政治手段，要替督軍們來哀憐他，所以說一番「德薄能鮮」……恐負重託……的失體統的話。但是中國既掛了共和牌子，一切命令，應稍稍全民國一點面子纔好。總統本無責任的，說是罪己了，正可改組內閣，以謝國人，何必一定要在受攻擊的時候，再來把這空架子，下那罪己語呢？
4. 授勳令 官吏為國家辦事，本是應該的。六年制憲會時，要頒給授勳權，我們非常贊成。但是近來呢？勳章以外，還有勳位，還有勳章軍刀，試問軍刀根據什麼來授予呢？不是和賞穿官馬褂一樣麼？
5. 通緝令 司法獨立，載在約法，祇有人犯罪，檢察官便可檢察起訴，法院便可審判處罰，本用不著了通緝令，始可以辦他的。乃近年政府反把官們當作特種人，小民則有罪必罰，大官則下台始罪。縱使司法對大官不獨立，就是大官也成了有罪治外法權了。
6. 違法令 中國總統，在一般糊塗軍人官僚政客的心中，還是一箇皇帝，所以凡屬國內事務，都可以用命令來處置。合法不合法，有根據沒有根據，實在沒有人管他。因之命令範圍，愈行愈廣；違法命令，也日多一日了。這種實例，可謂不勝枚舉。要而言之，現行臨時約法所允許的委任命令和執行命令以外的命令，我們都可謂之違法命令。換一句話，就是上諭。府院秘書們，如果稍稍明白法理，想也承認我的話了。

(附注)「中國總統，在軍政官心中還是當作皇帝看，」一句話，讀者必以為我說謊了，但是我考察歷來的事實，的確是如此。強迫要求復辟，擬要中央下一道召他進京的命令才肯來；安福派要打直奉，也要請老徐下討伐令。從此看來，總統之沒有用，雖為軍人所看透，但是總統能下上諭，可以做他們禍國的武器和名目，他們還是相信。現在總統的命令，本沒有多大價值，不過為尊重民團和法律計，我還希望常總統的，稍稍留意，往後不要再下這類上諭式的命令才好。

▲更正
上期稿有些錯誤的字，不及一一檢舉出來，只舉出第一版第四欄第一行「專」字當作「捐」；第四版第四欄第二八行「託」當作「異」；第二九行「晨報」當作「星報」；第三三行「帝在」當作「帝者」。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週報

THE ENDEAVOR

14

每號零售價銀兩枚。郵寄大洋二分。半年二十六號。大洋五角。全年五十二號。大洋一元。郵費在內。不進郵區地點，可用三分的或一分的郵票代價。

總發行所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這一週

這一週最可喜的消息是國會開會後有多數議員提議「暫緩行使其他職權」，先行制憲。這種的議案有兩個：一個提議「在憲法會議法定人數未足以前，先開憲法會議，將六年二讀會未決各條，先行審議決定，以為報告大會之準備。」一個提議「兩院先行制定憲法；在憲法未制定以前，暫緩行使其他職權。」這兩個議案有一個共同的理由。前一案說：

蓋政治良否，其職責不在一方；而憲法不成，則國會獨任其咎。

民國成立十一年無憲法。前此責任，或可諉諸外力干涉。……此次開會，若不專力制憲，或因政爭阻礙制憲進行，則國會咎其旁貸。

這種宣言可算得是一部分議員的覺悟。我們盼望他們堅持到底，並且祝他們勝利。

但是，據北京電報（七月三十）的報告，尚有一部分議員主張先解決現政府的地位，解決現總統是否合法，若合法，他的任期應如何計算；若不合法，國會是否承認現政府為臨時政府而另舉大總統。這種傳說，如果是確的，可見國會裏現在有兩個大派：一是制憲派，一是完全職權派。這種主張上的區分，雖然這勝過開會氣的黨爭，但我們總希望這班國會議員不要作兩目縛：這種糾紛的問題真是同亂絲一樣，越理越亂，只有「以不了了之」的一個法子。如果他們這時候還不覺悟，還想做買賣，還想趁火打劫，——他們錯過這機會還不足怕，我們國民是永不會寬恕他們的。

裏現在有兩個大派：一是制憲派，一是完全職權派。這種主張上的區分，雖然這勝過開會氣的黨爭，但我們總希望這班國會議員不要作兩目縛：這種糾紛的問題真是同亂絲一樣，越理越亂，只有「以不了了之」的一個法子。如果他們這時候還不覺悟，還想做買賣，還想趁火打劫，——他們錯過這機會還不足怕，我們國民是永不會寬恕他們的。

上海傳來法統維持會的宣言頗使我們失望。

國會者，四萬萬人之所有，非數百議員之所有；中華民國者，四萬萬人之國家，非數百議員之國家。法統之存亡，國會之真偽，其為利害禍福，惟我全體人民實身受之。

他們既承認全國人民為最後的審判機關，就應該知道全國大多數人民所最關切的並不是什麼法統的存亡，乃是國家的安全和人民的幸福。如果議員先生們肯發大慈悲，不談什麼法統與名器，早的聽我們一個憲法，我們可以斷定大多數的人民決不會起來「嚴拒非議，誓與奮鬥。」我們可以斗胆的舉做法統維持會宣言的口氣，說：

法統者，百十個議員之招牌也，而非四萬萬人之問題也。

法統二字，本不成意義；與歷史學的正統，理學道學的正統，同一無形。上海的議員先生們如

果心裏看得的「全體人民的利害禍福」，就應該根據於「約法」而立法之大權歸於第一屆正式之國會」的原則，悲然肯來制憲。如果他們還怕「認法為合法，便愈弄長官制政權」，他們儘可以對北京的議員明定北來的條件，照廣州的前例承認一個臨時政府，暫時維持秩序，等憲法成立時為止。……憲法早成一日，「會」上「憲政」的期滿就縮短一天。不然，他們還留上海，借一個假招牌來阻礙憲法的成立，他們的罪名也就難逃了。（適，八，三，天津。）

黎元洪派到上海去的代表黎樹近有電給北京政府，請早日開一個各省代表會議，解決事實問題。他的電文說的很透切：

……是法律一層，已不成問題。所除者，事實耳。西南各省，獨立者有年，稱政府者有年，一旦欲歸於妥協，當必有途徑以由之。政府不避艱辛，以誠意相待。……誠意從何而表示，必有方法以徵之。……其途徑，其方法，除公開會議外，實無良策。捨此而圖，鮮克成功。……兄弟，久已參商，驟欲合居共處，亦必杯酒聯歡，感勤致接，始得言歸于好。公開會議即此意也。……

這話確是今日政府應該採納的良言。政治上的交涉，是要「交」涉的，不是一方面的。有時候須要摩挲麥德去朝山，有時候須要山去朝摩挲麥德。北方政府這兩個月來，始終不肯召集各省代表的公開會議，我們真想不出什麼道理來。難道是「夜郎自大」，不肯損失「中央政府」的體面嗎？若說是有國會，不應再有各省會議，怕國會要吃醋，那麼，國會從憲法上解決中央與各省的關係，各省會議，解決這幾年來的事實問題，兩邊各不相妨，有什麼醋可吃呢？我們希望黎元洪注意黎樹近電文中的結語：

機會之來，須臾即逝。與其各各之疏通，紛囂易啟，何若作簡單之談判，意見悉泯！

我們自從五月十四日以來所以力主早開南北和會，也是這個道理。（適，八，三，天津。）

國會已於這一週開會了。國會議員的一部份也曉得「此次開會之恢復，全國人民所呼喚企望而不可緩者，首在制憲。台內同人，所認爲十年以來責任未了，而不容旁貸者，亦首在制憲。」所以提議「先開憲法會議，初擬行使其他職權。」這當然是我們所贊同的。但是我們回到到六年六月十二日黎元洪解散國會的理由，也不過是想「想國人憲法期成之囑咐。」他的命令說：「查參眾兩院組織憲法會議，時將一撤，迄未告成。現在時局艱難，千鈞一髮。……自非另籌辦法，無以應國人憲法期成之囑咐。」當時的黎元洪想「慰國人……之囑咐」，想「符速定憲法之成議」，所以解散國會；現在的國民又「囑咐企望」憲法，所以又把國會恢復來制憲。這就可以證明政客的言語，無論是從筆上寫出來的，或口裏說出來的，均很難靠的。我們一定從文字的背后，去找出作者真正的用意，真正的目的，然後纔能得到事實的真相，不致爲一般腐敗政客所利用，所蒙蔽。這是民治國民所極當注意的。（懋）

立法和制憲原是性質極不相同的兩件事，萬不可混在一起。在一國政府之中，立法部佔了極重的地位，行使極煩雜的職務，分析起來，約有七種：（一）憲法會議，（二）選舉會，（三）表示公意機關，（四）政府的董事會，（五）立法機關，（六）行政會議，（七）高等法庭。各國的立法部不一定要同時有這許多職務，不過把各國的立法部職務統計起來，差不多有那樣的職務。制憲的職務本來不是一定屬於立法部的，約法既經規定由國會制定永久憲法，當時參眾兩院雖已費去好多時候，而制不出憲法，黎元洪雖想「慰國人憲法期成之囑咐」和「符速定憲法之成議」，「即日解散國會，短期另行選舉，以維法治」，不過從民國六年到十一年這五年之內，不曉得經過多少變故，而時局一天糟一天，到了實在無可奈何的時候，北方實力派又請黎元洪復職，又恢復舊國會。國民方面也曉得除去那種過去法律而辦事

實的办法之外，實在沒有別種較簡單的方法，所以也極力贊成。黎元洪復職的時候因欲避去法律上的問題所以祇稱「暫行大總統職權」，我們主張國會也當有同樣的宣言，承認他是事實上的國會，祇執行制憲的職務。黎元洪的總統是事實上的總統，是大家承認的；若國會也不過是事實上的制憲會議，國民到了無可奈何的時候，總發同這樣一種辦法。我們希望國會諸員能發現他們的天良贊成這一個主張。

裁兵計畫的討論

宗掩

現在談政治的人，無論他是在朝在野，最喜歡的是唱高調，最厭惡的是具體計畫。裁兵廢督，已經變成一種流行的高調了。這種高調，人人會唱；越唱去越遠，越見得國民沒有能力，政府沒有誠意。但是這兩星期之內，忽然有兩篇裁兵計畫發表出來，留心政治的人，是不能不注意的。

第一篇是蔣百里的「裁兵計畫書」，(商務印書館出版)。全書有三萬五六千字，講裁兵的理由辦法，極其詳盡。第二篇是各報所載的盧永祥的宣言。雖然不過二千字，但是他所講的「定軍制，定將校官俸職俸給與法」，同「籌備被裁兵士之生計」三種法，同蔣百里的計畫竟是大同小異。這兩位一個是投閒置散的軍人文學家，一個是廢自立的軍事善後督辦，意見居然相同，足見得他們的計畫，可以代表一班有知識的軍人的希望。蔣百里的書，材料最豐富，計畫最精細；我先把他的要點摘錄出來，然後再逐一加以批評。

一、處置官長的辦法。原書共有七條；大概是把現在已經補官的軍人，分為現役，待職，退役三種。以待職俸為基準，現役俸加三分之一，退役俸減三分之一。總計已經補官的五萬九千三百九十一人，每年共要三千八百六十二萬餘元。一面規定現役將官的缺額，一面造補官的停年名冊；照補官的先後階級，定補缺升遷的資格。在一定時期內停止補官，平時少校以上的進級，絕對取資格主義。

二、兵士的退伍計畫。假定全國現有軍隊一百萬人，分五年裁盡。從第三年起，另行召集會受

義務教育的人，在四年之內，組織十八萬至二十萬的義務隊。再徵集國民軍；每人每年存營三個月，以三十二萬人為大額，行一種高等於兵的政策。預計此項新軍成立以後，每年總須一萬二千萬元，加上一千萬海軍的軍費，共計一萬三千萬元。至於退伍的經費，分直接，間接。直接的每年五百萬，是兩月的恩餉，旅費同辦事經費。間接的第一年一千五百萬，以後每年加五百萬；是「退伍兵之安頓法，即生產事業之資本。」原書有兩個表：

第一表(應減兵費同裁兵費之比較。)

年別	直接退 間接退	應減兵費	担負增減
一年	五百萬	一千五百萬	增二千萬元
二年	五百萬	二千萬元	增五百萬元
三年	五百萬	二千五百萬元	減一千萬元
四年	五百萬	三千萬元	減二千五百萬元
五年	五百萬	三千五百萬元	減四千萬元
六年	五百萬	四千萬萬元	減六千五百萬元

這表中所列的「應減兵費」，係單指兵的月餉而言。其他兵餉以外的經費，可以同時減省的，不在第一表之內。原書的第二表，是表明這一項經費的節省額的。但是原書過於簡略，不大明顯。我現在照他的意思，另做一個表。

第二表(其他應節經費同官俸之比較。)

年度	應節其他經費	固定官俸	實 減
三年	五千萬元	四千萬元	一千萬元
四年	六千萬元	四千萬元	二千萬元
五年	八千萬元	四千萬元	四千萬元
六年	一萬萬元	四千萬元	六千萬元

退伍的辦法，還有幾種「原則」：(一)取平均宗旨，無論為商，為北，為強，為弱，一律以比例照裁。(二)「別全國為五區，定辦法為三種，分期期為三段。」

所謂五區：(原註)「注意！此非所謂軍區也。東三省，特別區為第一區。」

黃河流域為第二區，長江流域為第三區，雲，貴，川，湘，兩粵為第四區，西北各省為第五區。

所謂三種：中央同地方合辦；山東，直隸，河南三省，中央只助經費，辦法聽各省自定；安徽，東三省，廣東，由地方獨立辦。

所謂時期：第一期以山東，安徽，湖南，為上邊所說的「三種」的模範試驗地。以二年為一段落。第二期由山東，安徽，直隸，河南及特別區。「以熱河為要點」，因為「熱河為察略東三省之根據地。」由安徽及長江流域，再實施於東三省，廣東，由湖南及川，雲，貴，廣西。以三年為一段落。

第三期「以川，陝為根據，沿黃河北上，經營河套。」以十年為一段落。

全書裏面最不可解的，要算是這一段！所說的五區，既然不是軍區，究竟做甚麼用處，完全沒有說起。下邊的「三種」，「三時期」，都與這「五區」毫不相關。況且既然說是取平均主義，無論南北強弱，一律以比例照裁，何以忽然分出三時期來，先裁山東，安徽，湖南的兵？這豈不是大不平均麼？東三省，廣東，每年有三千萬收入的省分，倒要中央助經費；一年只有九百萬收入的湖南，五百萬的雲南，二百萬的貴州，倒要實成他獨立經營，是何道理？由地理上講起來，裁解的地方很多。直隸，山西不全在黃河流域的，福建不在長江流域的，應該歸在那一區？陝，甘兩省，這是黃河流域？還是西北各省？經營河套，當然應從有鐵路的綏遠著手，豈有可以沿黃河北上的道理？經營東三省(經營二字不知道甚麼講。)也萬不能拿

萬山之中的鄂河來做根據地。所說「三年為一段落」，同上邊經費分年表，也不能符合。山東，安徽，湖南三省，最多也不過有三萬兵，還不够一年應裁的數目，怎麼又能分兩年呢？這一段所謂「原則」，似嫌太空闊，同其他計畫不相稱，所以我把他提前批評，以後就可以不提起了。

(三) 清理欠餉的計畫。兵卒的欠餉，在退伍後第一年償還。在三個月以上的，分兩年償還。在職各官長的欠餉，發一種記名國庫券，在職時發息不還本，退役後逐年還十分之一。各官署代墊的欠帳，由國家發一種愛國公債，只發息不還本。

大概全書的要點，都在這一千多字裏面了。其餘如國防計畫等章，雖然是極重要，同裁兵沒有直接關係，暫時可以不論。

蔣百里這篇文章，是苦心研究的結果，極有討論價值的。我們來批評他，應該用四種標準：第一是他所舉的事實，是否確實？第二是他的辦法，道理上是否說得過去？第三是實際上是否做得到？第四是做到了以後，有甚麼好處？

照他所舉的處置陸軍官長辦法，可以說是裁兵不裁官。這個問題，是很有討論之餘地的。陸軍的官俸缺額應該確定，用人應照資格，這是一定不移的辦法，我們當然贊成。但是要把已經補官的人，一律給他們年俸，恐怕不是能實行的。他所舉已經補官的人數，大概是根據陸軍部的卷，應該是可信的，然而補官是一件事，任職又是一件事。現在已經補官而又有職可任的，共有幾個人，任職而沒有補官的，共有幾個人，我們雖沒有調查，照蔣百里的朋友袁華選的統計，(裁兵計畫書的附錄)全國的任職的軍官，一共就有七萬八千人。若是補了官就有官俸，不但現在任職的人，大家要補官，就是已經退職的人，自然也有同樣的要求。袁君的統計，還是一年多以前的話，照現在四川，雲南，廣西的情形，新添的土匪式的軍官，不在少數，將來自然一個個都是將校，一個個都要領俸，再加上浮開胃的人，補官

的總數，至少要有九萬，多也計有十萬。蔣百里
的預算，六萬軍官的俸，是四千萬元，九萬軍官
，豈不是要五千三百萬元？十萬軍官，豈不是要
六千六百多萬元？

照北洋的軍制，一師是一萬四百三十六個兵，七
百四十三個將官。蔣百里說現在全國有一百萬兵
，就應該有七萬四千三百個將官。但是這裏面下
級官多，上級官少，所以一師的軍官俸，每年是
二十八萬元。現在全國的軍官俸，應該是二十八
百萬元。（這個數目，同蔣百里的數目不對，大
概是因為現任職的是下級軍官多，蔣百里的數目
裏面，上級軍官多的原故。）若是蔣百里的計畫
實行起來，現在二千八百萬元的負擔，立刻就要
變成六千六百萬元。他的裁兵經費裏面應該加
三千八百萬元出來；第一年應該籌的經費就由二
千五百萬，變成六千一百萬。他的第二表實際的
數目，就完全推翻。（因為固定官俸不是四千萬
，是六千六百萬。）第三年到第六年應籌經費，
是二萬九千萬，官俸倒去掉二萬六千多萬，四年
只省得二千八百萬，那裏還有錢來練他的新兵？
照蔣百里的國防新軍的計畫，幹隊兵不過十八萬
至二十萬，所以需用的軍官，不過一萬四五千
。然則國家給他的十萬軍官，有八萬五千是退役
職吃閒飯的！天下有這種道理麼？蔣百里，袁三
君主張以補官為給俸標準的理由，是解決飯碗問
題；以為如此就可以消弭內亂。但是軍官同普通
國民的分別，是極有限的。今天不是軍官，明天
帶了兵就可以做軍官的。孫文，黃興，何嘗是軍
官？東三省，山東，雲南，四川，陝西，廣西，
廣東的土匪，又何嘗是軍官？飯碗有限，想飯碗
的無窮；飯碗問題，又豈是補了官，就可以解決
的麼？況且軍官是要吃飯，文官政客是不吃吃飯
的麼？一個一個供養起來，國民負擔得起麼？養
這不養那，人心會得服麼？道理上說得去麼？

他的裁兵計畫裏面最精密的主義，是以裁兵做
新國防軍的手段。這是我極贊成的。但是若是他
的補官給俸的計畫實行起來，他的新國防軍，也

就要同現在的軍隊一樣的腐敗。因為他主張在一
定期限之內，停止補官。事實上當然不能不停
止的。但是停止以後，十萬個人來，補一萬五千
多，個個十年也補不完。這十年之內，新人既
加不進去，新國防軍就完全在這十萬個補官即
弄好了麼？蔣百里說「即以全幹隊二十萬人言，
其名則曰軍隊，其實則為國家添設一百四十個大
規模的學校耳。」這句話是極不錯的。然而要得
學校好，先要有好的教員。照他的計畫，做教員
的就是這班軍官，這種學校會得好麼？我並不是
說十萬個軍官裏面，沒有可以當教員的，但是補
官的時候，既然沒有經過選擇，補了以後，又完
全照先後資格補缺升遷，少數的好人，有甚麼機
會可以自拔呢？

他所擬的兵士退伍的計畫，一部分我是極贊成的
。我不贊成的是他的「原則」，上邊已經詳述過了
。退伍要分年進行，欠餉要搭公債，都是極正當
的。不過他所列的經費表，漏去了兩筆大帳。第
一是一軍官的俸給；現在的官俸，最多不過二千八
百萬。照蔣百里說，將來要四千萬，已經增加了
一千二百萬。照我說要六千六百萬，是增加了三
千八百萬。第二是欠餉；現在的一百萬兵，有五
十萬是欠餉的。欠餉的程度，最少的三個月，多
的有九個月。就是平均以四個月計算，欠餉就是
二千萬。分兩年還，就是一千一萬。此外還有
各官署的欠帳，各軍官的欠俸，就是單加上前兩
筆帳，第一二年裁兵着手當預籌的經費，不是
蔣百里所說的二千五百萬，是七千三百萬。六年
中間國庫減少的支出，兵餉只有一萬二千萬，其
他設備，因為有六千六百萬軍官俸給的負擔，恐
怕結起總帳來，絲毫沒有減少。況且減少是後三
年的事，增加是前三年的事，這種計畫能實行
麼？

他所列的退伍經費，間接的多，直接的少。直接
退伍費，六不過三千萬。間接退伍費，六年就要
一萬六千萬。但是這一萬六千萬元的用途，計畫
裏面，他只籠統的說過一次：是「退伍兵之安
頓法，即生產事業之資本。」「場官」裏面，又說

「江北墾墾，今多數是以私財經營之，而望其
獲厚利者矣。以吾所聞，某墾植公司預定二百萬
資本，可得四十萬畝之地。今以一兵而分配之，
人得二十畝，則可容二萬人，即兩師之數矣。今
姑假定墾具墾仔之用，亦為二百萬，則所費之總
數，為四百萬。」盧永祥的計畫，是改兵為工，
修造國路。這種計畫，能否實行，是值得詳細研
究的。

要用生產事業來安頓裁兵的兵，有兩種大的困難
。第一是生產事業，不是立刻可以成功的，而
被裁的兵，不能一天不吃飯。第二是事業雖然生
產，而間接養活的人多直接養活的人少；被裁的
兵，大多數是要直接養活的。開採煤礦以二千萬
的資本，經營了二十年，直接養活工人，總不過
幾千人，就是一個很好的例。開採回國路，是直
接養人最多的事業，然而開採不是立刻就可以養
活人的。江北墾墾，先要經營水道，把上面的
鹽沖洗了去，然後種草成樹。有收入也得在幾
年以後。起初幾年，用的錢雖然多，用的人却是
少。不能如蔣百里所說的那們直截了當的。況且
交通比較便利，可以供開墾的地，究竟有多少
畝，也是經過一番研究以後，方纔可以有把握
的。修路比較容易，然而可惜不是直接生產的
事業。不但不能直接生產，而且每年還要從路的
費用。照北京附近的經驗講起來，最壞的，石子路
，每尺總要一塊多錢，一大半用在材料上。一年
修一百里路，最多用不到一千個工人。這是照包
工的辦法，若是用被裁的兵來修路，成程一定不
能這樣好。所以養兵固然是費錢，養工一樣是費
錢，養工雖是勝於養兵。然而照國家財政上，國
民經濟上看起來，仍然不是算盤。況且路修完了
，兵仍舊是沒有飯吃！

這一類計畫的毛病，是要政府拿出許多錢來直
接經營生產事業。照我們國家的現狀看起來，是
一種極危險的事。私人辦的墾墾，四百萬資本可
以足用，國家辦起來，八百萬未必就有成績。包
工修的路，一塊錢一尺，可以支持三年，工兵修
的路，兩塊錢一尺，還支持不了兩年。人材的缺
乏，組織的幼稚，官僚的惡習，聚在一處，那裏

能有好的結果呢？況且這種經費，當然是要出之
於借款。借款對於政府經營的事業，豈能有多
少的信用？款既然借不成，這種辦法自然是不能
實行的。

我們所要注意的，是國家要替人民謀經濟的發展
，不是很難的事。民國十年來，政局這樣的不良
，而工商業仍然天天發展，天天有進步。若是財
政有了辦法，財產有了保障，交通去了阻礙，國
民經濟，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國家要一時三刻想
一個法子，弄許多錢來，專為被裁的兵謀生活
，是萬做不到的。縱然表面上做得到，內容設計
不是那們一回事。

他的國防計畫，我可算是極端贊成的。他第三章
「裁兵與國防」是一篇極精彩的文章；凡是有知
識的國民，都應該細讀的。但是他說將來中國的
軍費，應為每年一萬三千萬，佔總預算的三分之
一，也是有點誤會的。我們的軍費，表面上雖說
是有四萬萬元，其實有一萬三千萬元已經抵了債
務。一個錢不能動用。此外尚有沒有着落的外債
二萬五千萬，內債四千九百萬，銀行墊款四
千四百萬元，每年利息就要四千萬！還有四千四
百萬的國庫券，二千萬的欠薪，不在其內。將來
就使設法整頓，改短期為長期，化重利為輕息，
一年單還債，至少一共要二萬萬元。所以我們其
正的收入，只有二萬萬元。要是拿了一萬三千萬
去供軍費，我們又如何能過日子？要是拿總預算
三分之一來做標準，將來的國防費最多不能過六
千七百萬元。這是有知識的軍人，應該要知道的
。以上所說的，是一種破壞的批評。下一期我這
希望做一篇建設的討論。「裁兵計畫書」是一篇極
有價值的文章，我已經說過不止一次。我最愛他
導言第四章裏面的一段：（五十五至五十六頁）
「湖軍國賊寇之源，則一般人每以軍事為一種
專門職業，即政治家並讓讓未遑曰，「吾於軍
事為外行，」此亦其一原因也。軍事為一種專
門職業，此十六世紀封建武士之習慣。以今日
二十世紀之新軍制，則其要點乃專在普通二字
。世人或謂今日器械愈精，尤非專門學術不辦
，而不知此所謂專門者，乃學術上之專門，即
社會上之專門學也。蓋器械愈簡單，則使用之

也愈難，故武士之刀法，非十年不能成家。器械愈複雜，則使用之也愈易，故美國以一年之久，亦下道二百萬之大軍。夫志人皆兵，則試問軍閥又何自而存在。今姑勿論，但能使社會上對於軍閥之根本，有相當之常識，則其力已足以軍閥而有餘。歐戰以後，一般人以反對軍閥，而尤厭談軍事，此其趨向，實為根本倒置。夫必深知兵之為何物，而後可曰吾欲云云。此就知識行專之原則上言也。至吾輩成上，則護國之義務，惟使國民共負之，不以此專費之軍人，而後軍人偏僻之見可以消，專橫之弊可以免……

這真是切中現在士大夫的病根，可以為我們自認為好人，或是想做好人的當頭棒喝！

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蒙事說略

(續十二期) 林長民

四、外蒙取消自治情形

外蒙初次獨立，純係俄國德惠，及親俄派王公之野心。至恰克圖三方協約成立，外蒙乃變獨立為自治之局。俄人在蒙勢力仍未少衰。歐戰以後，俄國漸入旋渦，戰敗於外，而革命處於內，國中分裂，更無實力經營遠東。外蒙親俄派之王公失所憑藉，其勢力乃驟衰。從來親俄派之扎薩克王公等因感自治種種之不利，於民國六年末，乃有取消自治之動議。而其主要原因厥有數端。

(一) 政費困難。自外蒙自治成立設自治官府，一切政費，只有商稅一項可資挹注。而人不敷出，其不足之數動派各旗王公負擔；各旗王公更動派其旗衆，於是各旗生計日困，怨聲載道。故各旗王公扎薩克，皆願取消自治，以免負擔。(二) 外債過重。外蒙自辛亥獨立，曾向俄國借借巨債，為採購軍火及軍費之用。此項債款俄國以復利盤剝，已達數百萬。外蒙官府無力償還，希願取消自治，可由中央政府為之償債。(三) 活佛濫封官爵。外蒙各扎薩克王公承襲爵位本有一定譜系，前清時代理藩院按例辦理，從無濫越。自獨立以後，活佛任意封沙，扎薩克王公有無故革職者，或被擯奪，以封活佛或官。故扎薩克王公皆有滅心。欲取消自治以每活佛收權，恢復承襲譜系之制。

有以上三種原因，故一時取消自治之議，頗佔勢力。而活佛左右及有力喇嘛，藉起反對，事遂中止。至民國七年舊案重提，反對者乃提出種種條件以留難之。都護使與親俄派力與蒙人接洽，磋商經年，至八年夏始定六十三條善後辦法。(六十三條內容當時甚秘尚未竟得全文) 為取消自治之條件。事已達成。而徐樹錚以西北邊境使名義，率軍隊駐庫倫，悉收六十三條善後辦法，以武力脅外蒙官府，並圖禁陳毅，強迫蒙人簽字蓋印，無條件取消獨立，另定辦法七條。(原文亦持寬) 活佛及各執政無力反抗。徐樹錚遂以邊功入爭政權，而蒙人自是益恨中央。

五、外蒙二次獨立情形

自徐樹錚威脅蒙人，取消自治後，活佛左右及王公喇嘛時謀復，遂有少數喇嘛王公秘密結會，思藉外力，以圖再舉。並派員分赴蒙邊，勾引俄匪。及皖直之戰，徐樹錚失敗，活佛乘機派員勾結俄國舊黨謝米諾夫部下恩琴，許以種種權利，謂其率領部衆攻入庫倫，驅逐中國官吏。當時恩琴方駐邊境，遂由車臣汗軍入庫。民國九年十月開始攻擊。中國軍隊駐庫者萬餘人，恩琴攻擊屢不得逞。翌年正月，中國軍隊內部發生意見，前敵軍士紛紛退却。陳毅時為鎮撫使，首乘汽車逃遁，軍士益無志，乃大潰。恩琴率隊長驅而入，佔領庫倫。外蒙遂宣告二次獨立。

外蒙二次獨立以後，俄國舊黨當權據之，其意蓋欲囊括全蒙，以新造一帝國，以反抗紅黨。謀恢復其勢力。俄紅黨建都於西伯利亞者為其主謀，兩不相容。於是赤塔政府乃出兵庫倫，而莫斯科勞農政府從而助之，遂逐恩琴，占有其地。恩琴竄北，蒙古內部亦起革命，至今為新政府紅黨猶駐軍。挾蒙人新黨，握有實權。

六、外蒙最近之政情及軍情

外蒙二次獨立，蒙人仍公推活佛哲布尊丹巴為君主，組織民政府，設國務總理，及內務、外交、陸軍、財政、司法五部，各置總長一人。各部俱聘有俄國顧問二員。別設參議院為立法機關。現其議員皆屬民黨及青年會黨。一切政務須經參議院議決，始分交各部辦理。革命以後，民黨益佔勢力。現任國務總理為汗什胡圖克圖。其人本屬舊派。外蒙王公人民之信仰之。民黨則其受頭，任為總理。外交、內務、司法三部總長亦為舊派。惟陸軍總長蘇克巴圖爾財政總長丹增為民黨領袖。革命首魁，舊黨實地指揮。

舊黨、民黨及青年會黨三派中以民黨為最盛。青年會黨為極左派，提倡激進主義，現有黨員不過二百餘人。

地方行政極其簡單。除內務部轄外於庫倫設警署一所，管理巡捕檢查事宜，兼理市面一切訴訟。商民入境必經盤詰，警兵約二百餘名。又於豐鎮設地方管理司一處，管理該鎮政務。交通機關及電燈電話等業，皆官營。其技師工匠皆用俄人，管理權亦俄人操之。

獨立以後政費軍費日增，皆取給於稅捐。設東西稅局，改訂稅率，值百抽五，抽十，抽二十，五十各有差。出境之貨經過之地，往往累徵。營業稅，人頭稅，紅利稅，名目不一。蒙民及外商皆苦之。華商多因是微業者。

軍隊編制，有馬、步、槍、砲、內附機關槍隊。均按俄國法法法法。槍砲亦為俄式。現有大砲六尊，機關槍二十餘架，連珠步槍萬支。本年民月間復向俄國定購步槍二萬四千支，子彈十餘萬。其軍額總數約萬人，又向冬旅陸續招募，擬增民兵一萬人。

七、紅軍駐庫情形及蒙人之困苦

俄國勞農政府有代表一人駐庫，管理俄人一切事務。俄軍隊駐在庫倫者千餘人，分住於各商號。初為驅逐舊黨，舊黨既敗，俄軍遂全撤出。一切食用皆取給於各商，現已移駐二里半灘地方。此項俄軍極無紀律，盜竊商貨，殺傷蒙民，時有所聞；即經告發，無法懲辦。徒以民黨倚之為重，蒙人無可如何。

民黨既以俄軍實力為之後盾，擬有軍政民政之權，近日且有改三音諾爾汗扎薩克圖汗土謝圖汗車臣汗四部為四行省，并廢活佛扎薩克王公之議。益以橫征苛稅，民怨沸騰。蒙人頗有內向之心。傳聞扎薩克圖汗部內已有十一旗聲明脫離庫倫民政府之管轄，其事雖未徵，亦可窺其內情矣。

八、一年來我國政府對於蒙事之失着，及最近俄人之態度。

恩琴既敗，俄紅黨浸據庫倫，其勢益不可遏。曹則當民向十年間，俄、蒙政府方因於歐洲之封鎖，以及波蘭用兵等法所阻，英俄通商協約尚未訂定，其力亦未遑東顧。當初不過應運而為，使其、委恩琴蒙邊境內之俄軍，俄使我政府於世界大勢，勇於解決。用人得法，則一介之使，即能俄、蒙之交涉。或其代表來京，立與議定通商，以外蒙進兵為條件，並派有已軍軍隊接收庫倫，加以撫卹，則俄人可立就範圍。蒙人失其後援，亦不敢無理反抗，蒙事當已早定，而乃中央計不出此，名為收撫，實則藉詞敷衍。張作霖以經略，恣其開銷。張作霖亦利用經略之名，增兵糜餉，以圖內犯。遷延貽誤，俄國在歐外交日有轉機，蒙人勾引外援關係亦日益密。至十年冬季，蒙事遂不可為。於是中央政府始悟收撫無效，乃決由外交手續，移京辦理，並派李垣為接收庫倫專使，與俄勞農政府代表巴伊爾斯迭爾會談。自十月二十二日至今四月，雙方談話凡五次，其結果俄代表僅允「如中政府與蒙古政府獨行協議勞農政府當作調人」。至於撤兵問題，俄代表始終支吾，以俄白黨(即舊黨)在中國尚有反抗紅黨行動為口實，不肯明白表示撤退時期。又云「中蒙會議後，始可撤兵」。而中蒙會議復悠悠無期。最近俄人曾改派代表消息，而俄政府又有仍持三方協議之意。然則我版圖，我五族，根本上不發生變動耶？吾國人宜與圖之。

更有一事當補述者，我政府預備收撫之際，曾託內蒙王公派人前赴外蒙，勸導外蒙王公，扎薩克，胡圖克圖，喇嘛等令其內附。外蒙近有覆書，備述歷年中政府待遇外蒙之失當，尤痛恨於徐樹錚之威脅。其意仍欲中俄蒙三方訂約，保其自治。其書甚長，未及備載。嗚呼！自治云乎哉，紅黨帝國主義，日為之煽，其不為高麗之續者幾希，況指導蒙人，開發蒙疆，尤吾國民之責，願可以外力保障此等於獨立等於割地之自治哉！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週報

THE ENDEAVOR

15

每號零售銀元兩分。郵寄大洋二分。半年二十六分。大洋五角。全年五十二分。大洋一元。郵費在內。不郵郵費地點。可用三分的或一分的郵票代價。

總發行所 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這一週

吳佩孚與聯省自治

吳佩孚的東進，期望國會議員做中國的「哈米頓·佛蘭克林」並且給這班哈米頓佛蘭克林上了三個條件。第一條說「職權固期能完全行使，保護勞動。」第二條說「這條件都應得一般人的同情。」第三條說「這條件都應得一般人的同情。」但是那占全文大半篇幅的第二條，就很有討論的餘地了。這一條討論分權與集權的得失。主張「須以單一之形式，貫徹分權之精神。」他對於「聯省自治」的話，仍是反對的；他雖不明指聯省自治，但電文中說的「不惜分崩裂以立法」；「以列強環視之國家供其思想之試驗」，明明是「指聯省自治的主張。吳氏的軍事天才，是很可佩服的；但他的政治主張，我們可不應不認為幼稚的。『聯省自治』這個名詞雖然不免有病，但內容實在不過是一種聯邦或聯省的國家；無論聯邦與聯省，並不妨礙國家的統一。約法或憲法上儘可以仍舊說「中華民國永遠為統一民主國」，因為統一民主國儘可以包含聯邦式的統一民主國。假使我們能像美國那樣聯邦式的統一，難道我們還不能滿足嗎？然而吳氏却要指出「破壞國家，違背約法」的大罪名來責備人，我們真不懂了。我們平心而論，「聯省式的統一國家

「是現在唯一的統一；只有這種統一才是可能的；吳氏說的『集權於國，分權於民』的統一，只是紙上的名詞，事實上是有那回事的。」

試問怎樣才叫做「集權於國，分權於民」？依吳氏的具體辦法，省長必由中央任命，難道就可算是「集權於國」了嗎？那麼，又怎樣「分權於民」呢？吳氏一面說「宜民自治」，「分權於民」，一面又怕「省長而入選，非軍閥則賈僕；縣長而入選，非鄉惡則地痞」。他又說，「政治甫入軌範之日，民選之利尚無何有之鄉，而其害已不可勝計」。如此看來，「分權於民」四個字也只好留在無何有之鄉了！

我們要明白承認：民主主義是一種信仰。信仰的是什麼呢？第一，信仰國民多可以受賦予的權利，而不能受賦予的義務。第二，信仰制度法律的修改可以範圍人心，而人心受了法律的訓練，更可以維持法治。第三，法治的本身就是一种公民教育；給他一點，他今天也許拿去買買，但將來總有不肯買票的一天；但是你若不給他一點，他現在雖沒有買票的機會，將來也沒有不買票的本事了。

若因為「組織未備，鍛鍊未成」，就不敢實行法治，那就等於因為怕小孩子跌倒就不叫他學走了。學走是免跌的唯一法子，法治是「鍛鍊」法治的唯一法子！若依吳佩孚的說說懷疑，那麼，我們也可以說：「組織未備，鍛鍊未成，究竟終極

「總統而入選，非軍閥即奸雄；議員而入選，非政棍即財主！」我們何不也效總統為世襲皇帝，政議員為任命的呢？

我們要勸告吳氏：現在的爭點並不是那紙上的「集權於國，分權於民」，乃是「那幾部分的權限應歸中央，那幾部分的權限應歸各省」。當年的費府會議，哈米頓和佛蘭克林們做的事業，也只不過解決了這一個問題。現在吳氏既然期望國會議員做中國的哈米頓和佛蘭克林，正應該期望他們早早解決這個問題，明定中央與各省的權限，使將來的中央政府確為各省公認的不可少的總機關，使將來的各省確為一個統一國家的自治省分而不致侵犯中央的權限，不致屈服從中央之名而實行割據的分裂！

至於省長的問題，憲法裏儘可不規定。將來「省之官制」是應該由各省自定的。如果某一省情願請中央任命省長，那也是可以的。但是吳佩孚以民選省長的理由，是絕對不能成立的。(適)

黎元洪忽然向國會「補完民國六年七月正式辭職手續」！這種古今中外都不曾有過的妙計，不知是那一位神機軍師想出來的。然而這確是一條妙計。假如國會准他辭職，那就是國會承認了他的法律上的「免職」。假如國會不准他辭職，他更是合法的總統了。假如國會不受理，把原文退回，那又是國會自身不肯解決這個問題，他仍舊可做他的總統了。政府算定國會此時不能受理這事，故同時又通告全國，明明說着

維持約法，踐履誓言，不得不補行辭職。……第時局危殆，尚此尚未統一，本大總統膺國民付託之重，在職一日，即當盡一日之責。未經國會解決之前，決不稍圖推卸，貽誤國事。

現在國會果然把咨文退回去了，黎元洪自然「決不稍圖推卸」了。這豈不是一條妙計嗎？！然而過去的事實還是事實，過去的歲月還是歲月，決不是一紙公文就能彌補了的。其實黎元洪若老

老實實的認清自己的職務是在非常時代被推戴出來維持現狀的一個臨時總統，這一層還可以得國人的諒解，可以得歷史上的諒解。他又何必多此一舉呢？

現在事實上是主權惡出來組織內閣了。當面惠慶組閣的時代，我們最不滿意的，是顏惠慶在外國多年，總算是負點虛名的人了，然而他的內閣毫無政策，毫無計畫，無主張的上台，無主張的下台，是政治家可恥的行為！現在王氏又上台了。王氏是「我們的政治主張」的一個簽名者；那篇政治主張提出三個基本的要求：(1)要求一個憲政的政府。(2)要求一個公開的政府。(3)要求一個有計畫的政府。我們現在對他先提出第三個要求，我們希望他先定一個大政方針，然後上台；我們希望他抱一個計畫而來，為這個計畫的失敗而去。無計畫的上台，無計畫的下台，是我們決不希望於王氏的！(適)

宗海批評我的裁兵計畫書，是我近來最快心的一件事！而且他這樣公私職務極忙的人，對於這「投閒置散」人的空議論特別加以注意，並且在發表之先特別寄給我，我尤為感謝。

我對於他的批評，總共分為三項。

第一項是我所極端贊同的，而且是我所說而沒有他認得這痛快的。就是說明「以生產事業來安頓被裁的兵」的不可能。我說國家萬不能直接為兵卒謀生活，就是這個意思。但是這六年間一萬六千萬的間接經費，却另有兩種意思：

(一)因為中國百萬的兵不是平均從各地方來的。他的出產地是限定幾個區域以內。一旦實行裁兵，這幾個區域之內，忽然添了多數失業的人，其勢必不能容。比方江浙，如其實行裁兵，善後問題可不發生在江浙，而

裁兵計畫的討論

百里

發生於山東河南直隸。假以完全救國家來養工費兵。是萬做不到，但是調劑獎勵，國家是萬萬不能不負此責任的。

二二經濟的發達是近將來最得見的一件事，但都會的人口集中，也是近將來極危險的一個大問題。所以我於第二篇再三說生產事業應以農業為中心。老實說，我名義上名之曰裁兵經費，暗地的意思還是一種社會政策哩。

第二項是空濶有些誤會，但是空濶兩字的批評，我是承認的。裁兵的原則有三：日平均，日期限（五年），日區域。與下文所謂五區三種三段是分開的，原則一二三是裁兵的辦法。五區三種三期善後的辦法。他混在一起，自然種種說不通了。所謂合作，獨立，補助，都是善後的間接經濟使用法。不過因為是善後，所以僅僅表示其大體方向，所以他批評我空濶，我是承認的。本來這一段文章是屬於導言二末段的，因為抄寫的緣故才移置在本文內。

經略東三省者，因為東三省在國防上處於特別地位。日本以朝鮮為根據，俄人以西伯利亞為根據，他們都是進有所向退有所歸的。所以中國要與日俄競爭，應當從遼西熱河入手。這是對東國防上不為的原則。

第三項是我要同宗沅根本討論的，就是軍官處置問題，討論之先先把二點技術問題解決了，然後入正文。

第一點，他說現在全國軍官僅有二千八百萬元。這是根本不是事實，現在國家的軍費入於軍官手中者，要照下的計算法：兵卒平均七元一月的餉，百萬人約八千四百萬。軍米軍衣槍械器具馬馬從多的估計，約四千餘萬。餘下的多落在軍官手中，至少有三千多萬。他以此中一百萬兵，理想的編成了百師，百師的新舊來核算，又把中央地方軍隊以外各官署的軍官薪水，以及現有顧問路差遣的薪水，一律不算，就斷定現有官體為二千八百萬；且說照我的辦法，原來少的倒反要加增？（照我四千萬說多二千二百萬，照他說多三千八百萬）我的事實根據，果然僅僅靠我私

人的調查估計，不敢說確實。但是他的事實，未免太過太遠了。所以同樣一件事，照他說來要多支出三千餘萬，照我說來要少支出三千餘萬！

第二點，他說照我的計畫，十年以內「新人」加不進去，新國防軍要同現在一樣的腐敗。這主意極可取，但是他的話又太隔膜了。第一層，他不明白退役以後非是特別時機特別手續不容易復役的，第二層，現役的待遇是臨時過渡的辦法兩年審查完畢後，補者補，退者退，人數是不十分多的。第三層，他不明白我對級補的深意。現在大官多，大缺少，小缺多，小官少，所以青軍將校的補缺，是較大的老的為容易，「新人」加進去也極容易。如其以此為不滿，難道要照前清札委候補道辦法，然後新人才可補進去麼？再退一步，就照他十萬人補一萬五千缺的說法，原文事實不如此，試問他的「新人」不是上帝降下來的地便，一定要從十萬人以外選擇才與？他以「知識教育」為新人的標準，試問知識教育是人為，還是天授？十萬人中果然多數不配當教員，難道不配當學生？

關於此點我會經過一道極周詳的審慮。因為過用資格制，就有萎縮社會的弊端，可以養成一種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官僚習氣，也是軍隊的一種致命傷。但是此病之發生必在制度確定十年以後，却不是十年以內的事。因為現在是過用拔擢制，其弊在亂而不在委。原來國家用人本有兩種法則：一種是叫好的上去，一種是叫不好的退去。（不好的去了，好的自然升了。）兩者各有利弊。二十年來一般受了「破格用我」之毒，再加一度革命，社會上無限制的野心越發發達了。現在又是裁兵時代，所以我獨取法法「去不好的」，先使一般人心有所安定。這是因時制宜的辦法，而少校以下准用拔擢法，也是一種救濟的意思。

說到此處，我要加一段附錄。原來世界各國的裁員，是從官大的資格老的裁起，中國却從官小的資格小的裁起。這豈不是明明在那裏提倡社會革命？小心些呵，洪水快要來了！

此上二點，還是枝葉。現在要討論到按官給俸的根本問題了。原來這個主張我十年來膽小，想說不敢說；中間曾經過無數的考慮調查，才敢大膽說出來的。現來要討論，應先把這個問題的方式再簡單些。就是退役軍官是否應一律給俸問題。因為

(一)這許多軍官總不能混在一起，現役退役分別的必要，想宗沅一定承認的。

(二)現役在職的，當然要給俸。

退役俸的根本原則，就是現在世界通行的所謂恩給制 (Pension)。所以道理上說得說不得過去不成問題。我想宗沅的意思就是一律這兩個字，但是我的意思却在此恩給制的活用。

假如在民國元年，把按官給俸這原則定了，而再把幾個前題擇人補官按官授職按法退役實行，我想宗沅也不會反對。假如照十年來只做按職授官一件事，其餘一切不問，到民國二十年三十年開成幾千的幾萬的中將，我也當然沒法主張。現在却在可能不可能之間；所以就成問題。他的解決方式，不過三種：

一 一律不給，

二 有給有不給，

三 一律給。

一律不給，辦法最痛快。其實事實上就是沒有給。因為現在誰應留役，誰應退役，本來沒有定。必定經過一種辦法，才分得出來。那麼困難的焦點，到不在退役俸的給不給問題，而在有官的退不退問題了。

有給有不給，理最說得通。像我這樣做文章，的為立說便利計，當然可以主張。理由就是：(一)按官給俸是世界的通例。(二)補官大體是中國的舊情。調和於通例特情之間，走一條中間辦法最為妥當。老實說我十年來打的種種主意多着哩！

第一種，案與把上將中將的名義承認他是一「光祿大夫」之類。另外將職名做官，從新下一番革命，那麼中間就可以憑政府去取。

第二種，設一種資格審查委員會，將現在補官人員重新審查一番，然後將軍官種種分

類。

第三種，定一種考試法，不管已補未補，合格者留，不合格者去。

第四種，將現在有官無職的官一律作為退役，不給俸，以現在有職的軍官一律認為現役。

第五種，定積資條例，從民國元年起算，合格者給俸，不合格者不給。

總之，國家之於軍官必定要有一定之機關，依一定之法則，以衡量之。像現在的就是因為「自然淘汰」，變成了生存競爭，根本是不對的。不過天平架子一定要安頓在一個不動的平面上方才能發生效力。現在在一個動的平面上，要想安穩一個天平，是不可能的。前年往歐洲航海，看見船上的羅盤針，忽有所悟，就是從羅盤針同船體相接之處，另外設一個機括，所以船身雖動，羅盤針的方向可以不動。

上文五項辦法，前三項是以人為衡量。後二項是以現實為衡量。前三項就是硬要在不平的動面上立一個天平。所能可能的前提，只有再經過一回革命，而再造成一個理想的強有力的政府，而且這個政府至少要求十年以上的生命，然後才能把全國軍官從新再淘汰一番。若在現在狀態之下，所謂「從新再整理」，不過是多一番禍亂，其結果未必能勝於前。後二種是在不平的面上安一個不平的架子。這個不平的結果，就是大官便宜，小官吃虧。這個人便宜「新人」吃虧。那麼倒不如順其自然還公平些。按官給俸的辦法，我不認為一定妥當，不過比較上在下列各種條件之下，覺得妥當些。就是

一，現在有職而未補官的，是全體中的少數。上中級軍職十分之九沒有不補官的。有職而未補官者大多數是下級軍職，所以人數縱使加多，俸額的加增不是照全體的比列加的。

二，陸軍補官條例，行之十年，縱使因為有俸要求者加多，然而補不補還有一點範圍可守。況且將截止補官日期宣布的時候，同時可以從宣布之日起，至截止之日止，中間立一個嚴格的標準，就是這個時期內，只准補現在有職而未補官者。

三、我的年俸表，不是固定的數則。人數加多，金錢有限，則俸額與特職薪的減少，中間還有盡量騰挪的餘地。

至於積極的理由

(一)從軍官身上着想。我們固希望將來軍官的普通化，但是現在軍官同社會事業實在相隔甚遠。「出營門半文不值」，這句話雖然過火，自有相當價值。他說武官要飯吃，文官也要飯吃，不錯！但是現在大家談的是裁兵，不是明明白白武官的飯碗少。文官的飯碗多麼？我對於退投待職的軍官給俸以後的處置，因為事屬未來，未得說及。但是他說這是開飯，這個「開」字是與我計畫書的精神根本相刺謬。退投待職的人，應辦的事多着哩！仔細看了這言第三篇就可明白。至於十萬和一萬五千的數字比較，這是他的數字，不是我的數字。

(二)從國家權威上着想。我說句極端的話，假現在軍官個個都是廢物，只有一個個槍斃的辦法。那麼國家也要化費幾技鎊，幾顆子彈！況且一部分是國家費了錢特別養成的專門人才，一部分是替國家出力了多年的勞績者。即使中間有所謂「廢物」，也是什麼國家意志之下成立的。現在除了革命，就沒有法把這責任推去不問。內亂發生的總因，是國家失了信用，失了權威。現在第一要緊是恢復信用。打個比方，補官就是發紙幣，給俸就是兌現。因為紙幣太多，既不兌現，又不宣告破產，道理上說得過去麼？宗派的浪費的批評，我一部分是贊成的，但是浪費（是一部少數）與信用較，我覺得信用是重要些。本來裁兵這件事，要不咬一咬牙關，是不成功的。

關於補官這件事，還有兩樁歷史。第一件，滿清時代定了官等而不補。看這「副都統」三字異常鄭重。而蔡廷幹軍成軍不二年，「補了官，就大失了北洋將士之心，成了革命成功的一因。第二件，袁世凱民國元二年大裁軍命軍，却一半利用了從前的心理，以為一補官後就一定會給俸，所以人心倒因此安定些之後，後來越補越多，於是俸給制與官職就反對。大家知道此路不通，於是各機關

問。籌。造。之。數。一。天。一。天。當。初。雖。有。範。圍。後。來。就。把。條。子。作。用。愈。鬧。愈。亂。不。可。收拾。會。辦。的。一。個。小。小。差。遣。可。以。在。內。外。各。機關。占。上。幾。個。開。差。一。月。可。以。拿。一。千。多。的。薪。俸。不。會。的。就。一。年。一。年。的。坐。以。待。斃。了！

總之，裁兵這件事，說空理易，說事實難。為消極的批評易，立積極的方案難。我決不說我的方案極水不漏，我十分感謝他的批評。我以極誠懇的態度等待他建設的討論。如果真能以六千七百萬元建設現在為有力的國防，我還有不歡迎的嗎！

巫峽裏的一個女子

衛哲

她到了峽裏已經五年了。她已經不記得那峽外的生活。她不能記得世界上有平地。她彷彿記得，從前她住的地方，是有陸居的。況且陸居很多，大家有時還要吵嘴，但是現在都模糊得像夢境一樣了。

她怎麼會到這個峽裏來的呢？她自己也不真記得清楚了。五年前，她不是還在她的婆婆的家裏嗎？她的婆婆，是她丈夫的後媽。她在家的時候，天天挨打挨罵；他們又窮，她的丈夫又找不到工作。有一天，他們兩人商議，不如逃到荒山中去罷；在那裡或者能找一點活路，反正不會比在家裏更苦。他們商議定了，有一晚，乘著月光，她背着一包破舊衣服，他手裏拿着一袋粗糧食物，背上背了他們的三歲的兒子，悄悄的逃了出來。

他們去了大半晚，到了天明的時候，實在走不動了。他們就吃了一點生紅薯，倒在地下睡着了。他們醒來時，太陽已經照在頭上。他們一看，不好了，不要說她的婆婆們追上了，於是各人背着各人的担負，再向深山裏進行。可是越向裏走，越是荒野。山上都是光光的，像先頭一樣，連石縫裡也找不出一點青草來。於是他們倦起來了，但他們又不敢退回去，知道回去是要被她的婆

婆打死罵死的。他們只得努力向前行。偶然碰着些青草綠樹，他們便坐下來吃一點嫩芽草根；因為他們不敢多吃那袋裏的糧食，恐怕吃完了就要餓死。

他們這樣的走，走了三天，忽然遠遠的看見一帶樹林。他們走近前去看看，原來是一林的矮小松樹。但是這個地方并不好，松林下還有黃黃的土，土上還亂生着些野草。他們喜歡極了，便放下了各人的担負，在樹下休息着。但他們的小兒子却不肯休息，他到處亂跑着，覺得很有趣。不一會兒，他忽然跑得不見了。他們看了急，立刻分頭去找他。可是他已經跑回來了，口裏還喘着氣，說那裏有最大的一間屋子呢。他們跟了他去看，原來隔松林不遠，到有一個山洞，那洞深得狠呢。他們再走進去看看，那洞却還深，也很舒服。他們就決計不再走了，就在這裏住下了。

於是他們又走出洞外，看這裏到底是個什麼地方。他們朝下一看，只見一條黃泥的溝子。她說，這溝裏非就是她的公公常常來往的大江嗎？他起初說不是，因為那個大江——他自己也曾走過的大江——是很寬的一條江，況且那裏的水流得很快，這條河的水倒好像是停着不動的，但他再仔細看看，覺得那條河到底就是大江，因為他們現在已到了——一座很高的山上了。他們又朝上一看，山巔高着呢，他們不過是在半山中了罷了。但是對面也高着呢，他們差不多看不見天了。他們再四面望望，只見到處是壁立的高山，一些兒人影也沒有，不要說房子了。這到底是個什麼地方呢？他們從前聽見他的爹爹說過，離開他們的村庄六十里路，有一個大峽，叫做巫峽，那裏的山都是和天相接的，那山裡不但沒有人住，連老鷹也飛不上去。他們現在所到的地方，莫非就是那個巫峽嗎？於是她哭起來了，這樣的荒山中，怎能住呢？但前後左右，都是一樣的高山，你要走也走不到別的地方的。她哭了一會，只得決計住下

了再說。

他於是出外再去察看那塊黃土，看能不能種點穀子。不一刻他回來了，面上帶着笑容，原來那松

林底下的土倒很肥呢。他們就打開了那個盛食物的袋子，取出些包穀和紅薯，預備去把他們種在那塊地上。他們都是年壯的人，三歲的兒子，也會帮着搬搬泥土了，所以竟能勤勤懇懇的，把那塊荒地墾植起來。那峽中的雨水又多，倒也不愁乾旱。

他們又看看他們帶來的雜糧，倒還夠他們三人十幾天的吃呢，況且即便吃完了，他們也不至於餓死，因為那裏的樹木很多，其中頗有可以充飢的。還有一顆樹，結着果子，好像就是花紅果。他們於是就把那個山洞打掃起來。他們把他們帶來的一箇布包，用來掛在洞口，居然是一間房子了。他們又找些枯樹和松針，把他們來鋪在洞底裡；又用石頭來砌了一個小爐子，燒些樹枝和松果，洞裏也就不冷濕了。

他們這樣的過了十幾天，倒還覺得值得活着。有一天，她冷了，便取出他們帶來的一件破棉襖來。只聽得稀拉拉一聲，什麼東西撒在地上？阿呀！那不是麥子嗎？她記起來了。原來他們逃出來的一天，她忘了喂雞呢，這些麥子不是用來喂雞的嗎？他們喜極了，從此他們的田裏，又加上一種貴重的穀食了。

他們勤勤懇懇，忍忍耐耐，居然把一塊斜坡上的土地，變成一片穀田。不到半年，將夠他們三口兒的吃食了。同時，他們靠着那洞外的野果和偶然打到的飛禽走獸，也就勉強能支持下去。但天氣是漸漸的冷起來了，樹葉漸漸的落了，草也漸漸的枯了，他們應該再想個方法去找些糧食呵！於是他們又商量着，天寒水枯的時候，上水的船多起來了，船隻過峽的時候，不是要加用幾個人工嗎？他決計下山到船上去找一點活做，回來時好帶點糧食和別的需要物給她。

他要下峽了，她心裏覺得很難過，覺得要哭。她自己也奇怪起來了。他們從前也常常分離的，為什麼這一會覺得那樣悲傷呢？她覺得他若走了，她就成了一個孤身了，孤身的生活，是從來沒有經過的，從前至少還有一個打她罵她的婆婆和

她同住著。她此刻差不多情願被她的婆婆打罵，不願一人獨居在荒山中了。

但他終於下坡了，下去，下去。他愈變愈小了，看不見了。不，看得見的。那下面遠遠的一點黑子，不是她的丈夫嗎？但那個黑子終於看不見了。於是她哭著，抱著她的兒子，回到那河裏去。那河裏多寒冷呵，多麼黑暗呵！為什麼從前不會覺得呢？到了晚上，她更怕了。她又怕鬼來要她的命，又怕野獸來吃她的兒子。她緊緊的抱著他，坐了一夜，到了天明，才合了一合眼。但是一合眼，便看見無數的惡鬼俄俄，把！駭得叫不出聲來，睜開眼看看，又不見了。

這樣的過了三天，看看他的丈夫還是不回來。但她也漸漸的慣了，不以前幾天那麼的怕了。到了第五天晚上，她正抱著她的兒子睡覺，忽然看見一個黑影，在洞外一晃。她說不好了，這一定是那個鬼來要她的命了。但她再一看，可不是他的丈夫回來了嗎？他還揀著一個大包呢。打開包來一看，吃的，用的，樣樣都有。他們喜極了。但這些東西是從那裡來的呢？她知道他在五天之內，來計賺不到那麼多錢的。他告訴她，他很慚愧，這是在一隻木船上偷來的，但他也是迫不得已呵！

她也沒有話說。於是他就常常的去幹這件營生。她獨自在山洞中也過慣了，鬼和野獸也不來嚇她了。但有一次，他竟不回來。他向來至多不過十日，一定回來的。但是現在已經十日了。十日，十一日，半個月，一個月，兩個月，半年，一年，……看上去他是永不會回來的了。他成天成夜的哭著，但有什麼用處呢？他又想，他為什麼不回來呢？莫不是淹死在水裏嗎？但他是會游泳的。莫不是偷物的時候被人捉到了嗎？那或是他沒有回來的一天。但那個一天又似乎永不會到的。呀！他一定是死了。於是她又怕起來了，從前的鬼和野獸又來要她的命了。

一年，一年，他這樣的過他的苦生活。但慢慢的她也就慣了。她的兒子也漸漸的大了，他已經能幫她種田了。但她始終不敢叫他下地去，怕他去了，又不回來，像他的爸爸一樣。現在她是決

計不能再把他失去的了。

是的，她在那裏寂寞的荒山中，已經過了五年了。她的兒子是已經八歲了，她的丈夫是已經不見了四年半了。峽外的生活，峽外的世界，她已經記不得，就是記得，也不過是些夢境罷了。她有時看看山下的河，彷彿看見船隻。她想那些船上難道真的有人嗎？世界上除了她和她的兒子以外，難道還有別的人嗎？但是她又模糊記得，從前也曾和別的人同住過，走出屋外，還有誰呢？還有賣什物的人呢？這些奇怪，難道從前真的過過這樣的生活嗎？難道她曾經在平地住過嗎？她的兒子不能信，她自己也不能信。

討論

關於「努力」本身的一個問題

我在努力第一期上面，發表了一篇基督教在歐洲歷史上的位置，就引起了一部份人的責難。說這類的文章，是不應該在專談政治的努力上的。我以為這種批評不過是表示幾個期望努力專談政治的讀者的失望罷了。原來沒有什麼惡意，所以用不著去辯護。但後來仔細一想，覺得這些批評，雖然沒有惡意，却有許多誤解，所以我仍舊作了這篇短文，來和讀者諸君談談。

第一，我們原來所期望的努力，與一部份讀者所期望的努力，略有不同。因為現在中國確是缺少一種以政治為中心的言論報，所以努力初創辦的時候，是想仿效美國新共和報的體裁，以政治為中心點，而同時又不廢其他性質的文章的。因為我們一班朋友都覺得，即使政治腐敗是中國擾亂的重要原因，但也決不是他的唯一原因。所以我們原來期望的努力，雖然要注重政治，却不是以政治為限的。現在因為時局的關係，努力的篇幅又少，讀者諸君又有專談政治的要求，所以努力不知不覺的竟變成了一個狹窄的政治週刊。但我很希望他不曾永遠如此。

第二，即使如一部份讀者的期望，努力果將以政治為其唯一的目的，但政治的範圍也不該太窄了。世界上的問題，是沒有單具一個性質的。比如一個裁兵問題，在表面上看來，像是完全屬於政治的範圍了，但實際上却沒有這樣簡單。如教育的普及，社會心理的改造，人民生計的調查，職業教育的促進……那一件不和裁兵問題有關係呢？所以我們對於這個問題，若要作一個寬廣的研究，就決不是專談裁兵所能了事的。原來我們人類的生活，像河水一樣，是由無數的小溝小渠合併而成的，性質最為複雜，我們無論在河的那一處，橫截一斷，其中總免不了含有各支流的分子。世上也豈能有一真正獨立的問題呢？試問現在中國的政治，能離開歷史上的關係嗎？能和社會上的各種重要問題分開嗎？能說他和文藝思想是絕不相干的嗎？

第三，社會上有些問題，初看似乎沒有什麼價值，但仔細研究起來，却是和大局極有關係的。比如國內數月以來，非宗教的聲浪叫得也很高了，我們難道能不談他嗎？難道應該袖手旁觀，不去引導一班的青年們，使他們不致誤用他們的熱心，癡費他們的腦力心力嗎？古人說得好，「焦頭爛額為上客，曲突徙薪無恩澤」。我希望努力的一部份的讀者，不要視望我們去做焦頭爛額的人呵！

但我這篇文章，却不是為紅樓夢考證或是基督教在歐洲歷史上的位置做辯護的。他們自有他們的目的，自有他們存在的理由，用不着我去辯護。不過我恐怕努力竟變成了一個狹窄的政治週刊，我恐怕外面有許多非政治而與時局有關係的好文章，因此不得與努力接近，我又恐怕那些不希望努力專談政治的讀者失卻了讀這些文章的機會，所以做了這篇短文，來請大家的注意。

(衡哲，在重慶。)

應該給我們一個滿意的答覆。

我們希望努力要像每週評論的辦法，應該讓一部分篇幅來登載關於文藝和其他的作品。努力專載關於政治的文章，是我們所不能滿意的。我們以為政治是應該談的，況且先生以實驗態度來談政治，尤其是我們所極佩服的。不過，我們以為先生是專門研究哲學而且是中國提倡新文學最早的人，似乎不應該在自己所辦的努力上專載關於政治的論文。改良中國社會，應該多方面努力，專門從政治方面努力，而忽略思想和文藝方面，我們認為這種努力是片面的，無效的！

先生呵，現在中國的政治固然糟極了，但現在中國的文藝界和思想界又何嘗可抱樂觀呢？我們現在也不必把現在中國文藝界和思想界的缺點具體說出來，我們知道先生早已明白了。我們很誠懇地希望先生容納我們這班小孩子的一點小小意見，趕快把努力改照每週評論一樣：一方面談政治，一方面談文藝和思想方面的種種問題。我們希望先生千萬不要使我們這班小孩子失望。

- 修人
- 章洪熙
- 黨家斌
- 胡冠英同上。七、二三。
- 曹誠英
- 胡思永
- 程棧

(答)我們本意從第九期起加添一個文藝思潮的增刊，後來因為我往山東，又因為我回來就病了，所以不曾實現。但我們不久一定要擴充篇幅，加入文藝思潮的材料。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總發行所 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THE ENDEAVOR

16

每號零售價銀元兩枚。郵寄大洋二分。半年二十六號。大洋五角。全年五十二號。大洋一元。郵費在內。不通郵隨地點。可用三分的或一分的郵票代價。

這一週

本報這一期登出「燕襟」的一篇「述孫陳之爭」的長文。「燕襟」是沒有黨派成見的人，此次自廣州避亂來上海，做了這篇文章，說明孫陳分家的歷史。他自己也有時加上一點評判。我們覺得他的態度很不允，所以在這一期裡把他全行發出，供討論學事的人的參考。至於我們對於孫陳之爭，因為不容易得確實消息，所以不曾發表什麼偏袒的意見；然而第十二期上攻擊「孫道仁的屍尸」的一段短評，已惹起了民國日報一個月的攻擊了。我們研究他們的駁論，參考「燕襟」的文章，覺得我們的主張所以招怨的原故全在我們不曾完全了解孫陳兩派來辦政黨的歷史。同盟會是一種秘密結社，國民黨是一種公開的政黨，中華革命黨和國民黨都是政黨而帶着秘密結社的辦法的。在一個公開的政黨裡，黨員為政見上的結合，合則留，不合則散，本是常事；在變態的社會裏，政治不會上軌道，政見上的衝突也許釀成武裝的革命，這也是意中的事。但此次孫陳的衝突却如此簡單，孫文鑒於國民黨的失敗，仍舊想恢復秘密結社的法子來組織政黨。因為孫陳明是新國民黨的黨員，不會脫黨，而攻擊黨魁，故用秘密結社的道德標準看起來，陳炯明

自然是叛黨的罪人了。陳氏至今不放發一兩負責任的宣言，大概也是爲了這個原故。我們旁觀的人只看見一個實力派與一個實力派決裂了，故寫作一種革命的行動。而在孫氏一派人的眼裏，只見得一個宜過當的黨員攻擊他應該服從的黨魁，故拾出「叛徒」「叛黨」等等名詞來打他。這是我們現在的觀察。但我們再進一步，提出一個疑問：秘密結社的儀式究竟是否適宜於大規模的政黨？秘密結社用來組織黨員守法子在現代的社會裏是否可以持久？這一個「制度」的問題似乎也有討論的價值。

記孫陳之爭

燕襟

廣東此次孫中山與陳炯明存分家，人人部以爲出人意外，其實醞釀已久。在一般頭腦混沌的廣州市民，六月十五日夜從離夢鄉中被鎗聲炮聲中驚醒起來，尙未知什麼一回事。候至明朝，方才知道粵軍發難，請孫下野，所有孫派軍隊，完全已被繳械，孫氏已逃避戰艦，市內內軍布滿，公府猶在圍困中，市民方和視而驚，莫不詫爲怪事。即稍留意廣州政局內幕的人，不過亦以爲孫軍改道，陳氏出走東江，未免迫人太甚，相煎太急，恐難免鬧出內部衝突的惡果，殊不知孫陳分家的種子，已播植於民國初年，胡（漢民）陳（誠存）執政的時代。當胡陳執政時，意見已大相背馳，惟中山以黨魁資格，時常從中調停彌縫，尙不至十分決裂，且其時陳氏地盤未固，很難以分離獨

立。惟當時陳氏已別定了一個主意，知道國民黨中，破壞的人才多而建設的人才少，又知徒黨國民黨不足以有爲，遂有輕視國民黨的意思。（附註）當辛亥革命時，胡漢民輩在各鄉鎮大招民軍，即廣州一隅，已達十有餘萬，合全省計算，不下四五十萬，民軍多是各地綠林悍匪，一旦得志，恃仇報復，敲詐良儒，無所不至，怨聲載道，漢民輩志在利用，反被挾制，束手無策，陳氏費數月之力，始行解散就緒，故當時民對於陳氏，很是好感。因此一來，陳氏遂輕視國民黨的分子，但表面上仍對於黨魁擁護維護。

與孫陳的分家和這回政變的原因，都是十分重要，故不能不先行敘述一番。
胡陳爭政，雙方的附屬品，各盡其傾軋排擠的工夫，出奴入主，愈弄愈糟，感情益壞，然未幾而宋安發生，暴力驟至，二次革命以起，當時孫陳同逃亡海外，胡陳雖不能復合，而孫陳感情依然維持如故。當時中山有鑒於漁父（宋教仁）被刺，命令所屬黨員起義，聞有不肯爲黨犧牲的，也有不願意絕對服從的，故與老同志會分子，起而組織中華革命黨，凡加盟的黨員，要向主盟人宣誓絕對服從中山革命，其時老同志會重要分子，也有許多不贊成此議，惟中山堅持到底，故中華革命黨，得勉強成立於海外。惟就存對於中華革命黨，始終不贊成，也始終未嘗加盟。但當時中華革命黨既經成立，中山爲黨魁，國民黨似已無形解散，但因南洋美洲一帶華僑有已加入國民黨的，慣用了國民黨三字，且國民黨的招牌，在南洋美洲一帶，還可以公開活動，故中山對於國民黨的招牌，一因不敢過拂南洋美洲各地黨員的意思，一因藉此還可以在該地活動，故始終沒有正式宣言取消。但這個名存實去的國民黨，到底是否仍舊由中華革命黨的黨魁孫中山兼攝，當時實無明文。在下既非國民黨員，又非中華革命黨員，但依理推測，一定是由中山兼攝無容置疑的。這時陳誠存既不肯加盟於中華革命黨，於是聯合所謂惠（惠州）梅（嘉應州）派如郭德超組

織什麼水利公司（？）自成一派，圖謀在粵活

動。這是孫陳顯然分裂的現象，而今日孫派所推擁的惠州系和所謂什麼「陳家莊」，在這們時候，已經具體而微。
二年以後，孫陳同時失勢，其中雖屢起屢伏，然以急謀恢復之故，內部不至衝突太甚，至九年秋，粵軍回粵，莫樹出東，廣東一省，完全是民黨的勢力。在粵軍回粵這事情而論，誠存親率東江八千子弟，不兩月而戰勝陸榮廷（莫榮新）兩省（粵桂）之軍，在誠存固處勞苦功高，但從事實上說來，仍是孫陳兩派合作的效果。假使當時沒有許崇智一齊回粵，軍事上沒有這樣容易得手。至說粵軍回粵之得莫李（原基）郭翰那械，全是中山運動疏通而來，在孫陳合作的時候，這事原不算得稀罕，但在今日孫陳決裂，閩李反調兵援械，助陳攻孫，真是令人摸不着頭腦。

誠存回粵，即深知粵省連年迭遭兵燹，民不聊生，不堪再事用兵，故很想與民休息，請求自治。故當時聯省自治聲浪，頗盛極一時，而知事民選一事，已經實行，爲諸省之倡，在誠存這個時期，是像很足以有爲的。然求幾有一個問題，是不容易解決的，就是中山地位的問題。莫樹出走，軍政府無形消滅，中山尙居留上海，西南護法機關，無人承繼，在誠存固滿欲獨佔粵省，不許別人分惠，而中山欲恢復黨勢，萬不能忘情於粵省，正思以粵省爲根據，再將有事於中原，陳目的，已形紛歧。但中山未得誠存同意，仍不好反粵。惟此時所謂粵軍，已不知不覺中，劃分兩派，一爲陳派，誠存主之；一爲許派，故爲主之（許崇智）。粵軍回粵，故爲之功，爲將冠

。檢俗語說：「二山不能藏二虎」，誠存以一身而兼軍（粵軍總司令）民（省長）兩政，故爲在粵，很難獲得一個相當的位置，於是憤而離粵，赴滬迎中山返粵，重組西南護法機關，誠存雖不滿意，但故爲部下兵力不弱，且駐防於粵漢鐵路一帶，在地理上頗佔優勢，故誠存亦無如他何。然孫陳雖同居廣州，二人實貌合神離，雙方的附屬人物，尤時常互相排擠，禍難之廣，已幾不可

終日，惟孫派以實力尚未足與陳派對抗，故凡事讓步，雖以黨魁資格，而凡有作為，仍須先徵求就存之同意。而謂人時常雙方出辭政通，感情尚不至於十分隔膜。

中山返粵，又發生一重大的問題，就是黨的問題。在中山意見，是欲以一黨而專政於中國，他揭發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兩大標語，號召於國人。在中山一方想恢復黨的勢力，一方想實現以黨治國的政策，故不能不向黨的方面活動。但此時仍沿用國民黨的名義呢？還是趁這個時機，將中華革命黨的名義公開呢？在當局頗費商量，然卒決定將國民黨和中華革命黨兩個名字都捨棄不用，但國民黨在招牌，頗有歷史的關係，且稍得一般黨員所信用，不願犧牲，又不肯沿舊，乃於國民黨之上，冠以中國二字，定為中國國民黨，名字雖一半是舊的，實際承認他是一個新黨，對於從前無論是同盟會會員，國民黨黨員，中華革命黨黨員，都一律要從新加入，方承認為正式黨員，且定入黨費為十元。

以上是中國國民黨改組的經過，惟是時粵軍中重要人物，多沒有加入，且有許多不願再加盟的。至就存之不肯再為黨員，更不在話下。回想當時中山邀就存入黨，就存曾對人宣言，說：「除非我在香港方能加盟」。言外的意思，就是我在廣東一日，即一日不加盟，除非脫離政治的關係，到了香港，方可加盟的意思。然中山始終想貫徹以黨治國的政策，對於就存，承認他是一有力的黨員，且當時廣東一省，全是就存勢力所籠罩，就存不再正式加盟，匪獨一般舊日黨徒，遲疑觀望，即黨的勢力，不能伸張於廣東，遑論中國，所謂以黨治國，豈不是成了泡影。後經幾番磋商，幾番周折，就存乃肯俯就而正式加盟於中國國民黨。但就存之加盟，與普通黨員稍有異點，即普通黨員加盟，要在黨部宣誓，（廣州設有中國國民黨廣東支部，部內設有宣誓室，凡黨員進黨，必要宣誓，即於此室行之）而就存則在粵軍總司令部內加盟；普通黨員加盟時，要親印指模於誓詞，而就存則只蓋小章。這是否對於就存特別優異，不得而知，但此亦可見雙方委曲求

全的苦衷。然在理論上，就存既正式加盟，就應該受黨綱的支配，對於黨魁，就應該有服從的義務，而就存之加盟，遂益增加許多的紛擾。孫派與就存之關係，自高一節，後來決裂之禍，未嘗不是由此種下惡因，假使就存果始終拒絕加盟，既非黨員，當然不受黨綱支配，對於中山，無服從的義務，自然可免去種種糾紛。但我敘述到此，應該要補述孫陳二人的責任，因各人的行為，都依着各人的責任而來的。中山的責任，近於高明；就存的責任，近於沉毅，兩人都有各個的長處。至中山歸於革命的精神，而缺乏革命的政策；就存堅忍有餘，而果斷不足，這又是兩人取捨互見的。若剛性自用四顧，則兩人固具有這種毛病，而就存為其甚。就存為人，絕對不容納他人意見，凡意見出自自己，都是好的；出自別人，都是不好的。故就存左右，可謂之絕無人才，都是一副傳聲器，或是一副被動機械，只供他傳達號令，或被駕駛，稍是稱人才的，都不容為他用，故這回舉動，太過不光明磊落，都是缺乏人才，為一個最大的原因。

就存加盟中國國民黨的情形，和孫陳二人的責任，都大略說過。我在這裏，可將中山返粵，和就存加盟兩樁事，略加評語。當粵軍返粵時，軍政府已根本推翻，此時西南護法機關，已被岑（春煊）陸（榮廷）莫（榮新）輩踴躍殆盡，不復為海內所重視，稍知中國大勢的，都應該主張另行改組機關，以代表西南，尤應該力圖發展，除西南原有省份外，當然要極力聯絡各省，組織各省代表會，或各省委員會，共同解決中國問題，以表示大公無私；不應將已失信用之軍政府恢復，尤不應獨佔於廣東，以故步自封。在就存果能於此時發表宣言，不主張軍政府恢復，不主張中山返粵，直接與各省長官磋商國是，或即以風所抱的聯省自治計畫號召於國人，則長江以南之大局早定；且是時北洋派新近破綻，曹段仇恨極深，曹張又復齟齬，徐世昌以非法上台，吳子玉亦正從事於八省聯盟，第三政府的呼聲甚高，果

能於此時奮鬥向前，依聯省自治的計畫，早已奏統一之功。而就存計不出此，心更不放在中山返粵，口也說中山不好返粵，而又無正當的表示，卒之被選不過，容忍過去，而後就存堅忍有餘，果斷不足第一例證。加盟中國國民黨資格事，也是一樣。果就存不肯甘心再做中山的黨徒，如能毅然拒絕，中山亦無如何。既未正式加盟，對於中山，不過友誼的關係，不受黨綱的支配，不受黨魁的指揮，措置裕如，一方休養生息，講求自治；一方聯絡外援，徐謀進步，粵事大可有成。或即宣言中國國民黨不應存在，自行揭發新義，另組新黨，亦未嘗不可。而就存又計不出此，心裏不贊成中國國民黨，口裏也極意讚美中國國民黨。（附註）就存常對人說：中國有四大患，一軍閥，二政客，三官僚，四黨。四患不除，中國無寧日云。但就存之迷信，力，好用權謀，慣行敷衍手段，本身已兼軍閥政客官僚而有之，且自己也經正式加入國民黨，且為中國國民黨廣東支部部長，試質之就存，何以自完其說？而又不能毅然拒絕，卒之採用敷衍手段，容忍過去，殊不知無形中已取了鎖鏈自己加了自己身上，這是就存堅忍有餘果斷不足第二例證。

除了以上兩件事，中山返粵，就存加盟之外，還有一個重大的問題，就是選舉大總統的問題。現在追想廣州選舉大總統問題，誠是笑話。中山的威令，不能出軍府一步以外，連廣東大總統廣州大總統，都不配說。遑論什麼中華民國大總統。但中山的意思，以為軍政府的總裁制，一來已經被岑陸莫等弄壞，二來多如政治很難運用如意，故非選舉大總統不可。且中山以為大總統一日不選出，名義一日不正，各省一日不肯擁戴，且無從擁戴。大總統選出了，有了正當的名義，服從的當然擁戴，不服從的當可用武力征服，這是中山個人和他左右所持的理由。且中山左右全被各省一般無聊小政客所包圍，說我是某省的代表，某省對於先生，是絕對擁戴的，一日總統招牌不掛起，一日不好表示，有了總統的名義，自然歸順的，各省的無聊小政客，都是這樣說

所以中山就草率定主義，非做總統不可，這個意思，十分堅決。約記得有某要人，是與中山很有交誼的，到時不要選舉總統，他說：大總統我是一定要幹的，第一反對選舉大總統。就是反對我，若不反對我，就不應該反對選舉大總統，說者無謂以答，於是見中山的剛愎自用的短處，殊不知大總統選出以後，毫不發生什麼好的影響。滇黔川毫無表示，（恒惕）來電反對，滇唐出居香港，（雲廣）選舉總統時，滇唐適被藥品珍逼走，留居廣州，唐少川跑回香山，即近而廣東省議會，亦不發出贊電，中山差不多變成了寡人一個。在就存對於選舉大總統問題，固然絕對不贊成，且極力反對，但始終沒有正式的宣言，只是像「噫予食實」一樣，怎樣苦慮，都是容忍過去。後經調人多方疏通，卒以不干涉廣東內政，不礙聯省自治的計畫兩個條件，而決定選舉中山為大總統。故中山就職大總統宣言，前大半說得興高采烈，何等詞嚴義正，何等冠冕堂皇，後半幅沒精打采，而以聯省自治之權，推諸地方，包含有不干涉的意思，狗尾續貂，煞是不好看。但在就存這方面，則於黨徒的關係，又多發生一重層的關係，無形中又將第二副鎖鏈整齊齊自己扣上。故從這個選舉大總統問題觀之說來，固是就存責任，空忍有餘，兩果斷不足的第三例證。在中山方面，因愈戀大總統的名義，弄到內部益加分裂，外部益加漁散，西南局面，差不多無形打消，滇黔川湘，變成了自主，這不是中山缺乏革命方略的例證嗎？其後援桂問題，北伐問題，中山都是大吹特吹，毫無計畫，毫無預備，以為拿了一個好的名義，就可以馬到成功；就存則凡事雖不贊成，但不宜言反對，故外間亦無從而揣測，統孫陳兩人多方關係的觀察，處處都可發現兩人的責任。但皆之人患難，遠毒愈久，當毒愈深，因之其毒發時，決裂更愈甚。孫陳之衝突，醞釀已非一日，其中經如許波折，又經如許調停；然一面有人調停，一面又有人多方挑撥，卒之積忿日深，遂一發而不可收拾，於是突有六月十五深夜槍聲砲聲一

所以中山就草率定主義，非做總統不可，這個意思，十分堅決。約記得有某要人，是與中山很有交誼的，到時不要選舉總統，他說：大總統我是一定要幹的，第一反對選舉大總統。就是反對我，若不反對我，就不應該反對選舉大總統，說者無謂以答，於是見中山的剛愎自用的短處，殊不知大總統選出以後，毫不發生什麼好的影響。滇黔川毫無表示，（恒惕）來電反對，滇唐出居香港，（雲廣）選舉總統時，滇唐適被藥品珍逼走，留居廣州，唐少川跑回香山，即近而廣東省議會，亦不發出贊電，中山差不多變成了寡人一個。在就存對於選舉大總統問題，固然絕對不贊成，且極力反對，但始終沒有正式的宣言，只是像「噫予食實」一樣，怎樣苦慮，都是容忍過去。後經調人多方疏通，卒以不干涉廣東內政，不礙聯省自治的計畫兩個條件，而決定選舉中山為大總統。故中山就職大總統宣言，前大半說得興高采烈，何等詞嚴義正，何等冠冕堂皇，後半幅沒精打采，而以聯省自治之權，推諸地方，包含有不干涉的意思，狗尾續貂，煞是不好看。但在就存這方面，則於黨徒的關係，又多發生一重層的關係，無形中又將第二副鎖鏈整齊齊自己扣上。故從這個選舉大總統問題觀之說來，固是就存責任，空忍有餘，兩果斷不足的第三例證。在中山方面，因愈戀大總統的名義，弄到內部益加分裂，外部益加漁散，西南局面，差不多無形打消，滇黔川湘，變成了自主，這不是中山缺乏革命方略的例證嗎？其後援桂問題，北伐問題，中山都是大吹特吹，毫無計畫，毫無預備，以為拿了一個好的名義，就可以馬到成功；就存則凡事雖不贊成，但不宜言反對，故外間亦無從而揣測，統孫陳兩人多方關係的觀察，處處都可發現兩人的責任。但皆之人患難，遠毒愈久，當毒愈深，因之其毒發時，決裂更愈甚。孫陳之衝突，醞釀已非一日，其中經如許波折，又經如許調停；然一面有人調停，一面又有人多方挑撥，卒之積忿日深，遂一發而不可收拾，於是突有六月十五深夜槍聲砲聲一

齊來。團攻總統府，撤換派軍械，弄成戰事遲延幾達兩月，至今尚未停息，四民不安，百業具廢，真是可惜！真是可惜！

我說孫陳分家的經過，不知不覺寫了許多字出來，實在是累贅得很，但我們想真正明瞭那一格事，都要將那一格的歷史，源源本本寫出來，方不至含糊過去，隨聲附和，否則就未免替人辯護，或是信口罵人的毛病。況且今日國內士夫，對於孫陳問題，無論贊成和反對，都是很為注意的，我正因為這個問題，正是目下海內注意的問題，我尤應當盡我第三者地位，將他們的真相，盡量寫下，作為一時代的歷史，俾海內士夫參考的資料，所以語不厭詳，還望閱者見諒！我以下更將這回粵難變的真相，概括寫出，但此文重在敘述此事的原委，重在指出種種原因，至廣東的蹂躪，人民的痛苦，固是很重要的事實，但因篇幅所限，不能不暫時從略。

這回粵變的真相，固是以援桂軍為主體（現在北伐軍許崇智部李福林部黃大偉部當然不入內），但說存是否主動，至現在仍未知內容，然發難的都是說存部屬，無論主動不主動，說存部屬該負責任，不能株連推諉的。但粵省之所以釀成這回變亂，固是由於孫陳之積不相容，而所以釀成之故，猶有許多導火線。茲略陳如下：
一、胡陳的私怨 前會說過當民國初年胡陳執政時代，兩人既積不相容，此次中山北伐，即以胡任文官長，所有重要策劃，悉出胡手，故孫陳兩派，益互相猜忌，雙方不能相見以誠，所以釀出十年來所未有的鉅劫。

二、北伐軍改組的秘密 北伐軍大本營駐桂林，粵聯演說（品珍）黔盧（霖），假道湘省，長驅武漢，先時已與李張協約，南北並舉，派何朝樞為專使，頗得美滿的效果。後日軍未進湘，朝樞已表示捨棄，象之適過演說太不長進，唐軍迫近，顧即陣亡，當時中山尚有阻唐返漢的命令，於是朝樞。其時袁金鎔亦得志於黔，北伐軍勢或孤立，加以桂省盜賊充斥，桂林與梧州相

隔十餘日路程，沿途時遭阻患，有以陸軍一營，亦曾遭匪擄擊的。各地土匪，都是桂陸散兵，專和粵軍為難者，故在戰略上，輸運綽不安穩，前後方不能聯絡，兵家所最忌，故不能不改道，先攻江西，迂道以趨武漢，這也戰略變更所常有。但在三月中旬，經已議決改道，相約嚴守秘密，直至四月中旬，師次梧州，說存尚未知什麼一回事，俟得謝文炳（第二軍旅長，當時隸許部，舊日原隸陳部）電，始知北伐軍改道韶關，進攻江西而去幾幾（說存）之令突然而下，北伐軍已溯西江而下，直趨三水河口，迫近廣州，是時陳部援桂軍，多留駐桂省，廣州駐兵不多，知不能與抗，乃狼狽退回惠州，其時市民已受虛驚，而陳部尤憤不可遏。

三、陳部援桂軍的憤恨 陳部援桂軍，尚有六十八營，留駐桂省，今日難難的聚聚，就是當日留桂的總指揮。在道理上說來，援桂軍馳驅於著名險阻的桂省，轉戰六個月，一旦臨關主帥殺迫出走，敵蹤根據地被人強佔，那有不憤恨的。這現加以北伐軍駐重兵於梧州，斷其歸粵的故道，致歸不得，而桂省又貧瘠異常，兵餉無人接濟，此時援桂軍，成了憤兵，飢兵，還願住什麼大總統的威嚴，像什麼君子固窮，不敢犯上作亂嗎？

四、田（桐）馮（自由）的挑撥 照以上所述，孫陳戰爭，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更加以孫派部屬，天天從事挑撥，雙方惡感，日增一日，非至流血不止。田任總統府宣傳處長，當說存已返東江以後，曾發出一段「粵軍之時與北伐改道之原委」很詳盡的新聞，載在孫派機關報的貴州晨報，對於說存個人及粵軍陳部全體，醜態備至，於是粵軍得此藉口，且以為煽動下級軍人的資料。又說新的民治通訊社，天天以造謠為能事，說說存之入骨，其結果只弄得兵連禍結，生民塗炭，而田馮輩早已安居居滬上了。

五、中山召集報界的一席話 說存退走東江未久，援桂軍已悉數回粵，分駐東西西北三，且帖近廣州市境，已將廣州四面包圍。在廣

州已危在旦夕。而孫派軍隊完全退往北江，說大本營於韶關，進窺江西，已入境內。攻佔韶南，軍留廣州，不足千人，餘外有以有素以趨炎附勢著名之衛戍總司令第三師師長魏邦平所部六營，及有名無實之無數的民軍司令及支隊長，廣州實已危險萬分。惟是時中山滯留韶關，省長伍廷芳老成持重，遇事敷衍，尙勉強過去。俟六月一日，中山突自北江返廣州，旁觀者已替他危險，其時陳軍已包圍廣州，屢欲借端發難，藉口鈔票低折，要求發現，勢將洶湧，危在旦夕，當時即中山左右，亦有勸其速離廣州。謂北江，而孫氏不聽。且怒陳軍之要挾，旋於六月二十二日二時在財政廳請廣州報界記者及通訊社，發表一種很重要的言論，謂番言論，對於陳部軍，不啻下了一封哀的米教書，對於廣州市民，不啻下了一道佈告，中山自表示，番言論後，剛三日，陳部軍，就圍攻中山，請他下野。但作者對於中山這番佈告，不是當面駁數的，而中山這番佈告，粵難去發以前，尙沒有報紙發表，十六以後，始見廣州各報登載，港報亦有轉載的，作者現將原文錄出。至於中山是否這樣說，我不負責，但中山日編到上海，是訪問者詢之中山。茲將原文摘錄如下：

（上略）打破武人專制，是我向來的主張，欲其主張，就不能不出師北伐，先行打破北方武人之專制。但廣東方面有武人，仍欲要武人的專制，所以他不贊成我北伐，多方阻撓，我誠想他恐怕打破了北方的武人，就不免有死狐悲之感。但是我總統不顧什麼，總要行我的主張。惟是經湖南長沙出武漢，一日路程（？）不過一敵（？）倒給敵有一日之準備，我們是很吃虧的（？）所以不能不改道江西。江西的改道命令，我先已通知陳總長（說存任陸軍總長），他得收沒有得收？我可以不贊，但我的手續算已完了。改道之前，沒有陳總長的答覆，謝文炳（許部的旅長）自作聰明，自衡州拍發一電給陳總長，說係派大軍回城，不是改道，是驅逐陳

司令（說存軍總司令）。陳總長據此，即下令塔載，我當時不知他的軍隊已下令戒嚴，我亦下令戒嚴，如有軍隊胆敢塔載，定必迎頭痛擊，當時兩軍接觸，其不至成爲戰爭者，實固不容疑。我到三水時，叫陳總長來會，陳總長不來，并且聲明辭去本兼各職，我當時以爲陳總長既不願幹，所以我不好意思留他，遂批准辭職。我回到省城，陳總長和他的部下，多已跑了，沒有多日，駐紮廣西的陳家軍，通通拔隊歸來，這是陳總長的手令，要他歸來集中的。這些陳家軍，有六十多營，耀武揚威，想再演武人的專制。他每日要到財政廳請餉，得了餉時便要遊行兌換銀毫，所以弄得市面紙幣，由九成而八成而六成，或者低多二三成不定，通通是他們糊塗之過。我想他們這樣糊塗，不過他們以爲我革去他的總司令就不服。但我是堂堂的元首，當然有任免文武官吏的權，我想把這理由說給他聽，請他又不來；我想去見他，他更不肯接見我，我又不肯去。這六、七營的軍隊，天天這樣鬧餉，紙幣日日低折，軍隊不難維持，這省城就無時無刻不在危險之中，所以很多人勸我叫陳總長回來維持，我雖願意，我亦經已多次去電，及派人邀請回來。前星期他好像有回來的表示，但近兩三日，陳總長來電表示決不回來。我問他何以不來？他說須軍隊全數離去省城，但他的軍隊不聽他回防的命令，定要駐在省城，可知六十餘營軍隊，陳總長已沒統馭的能力了。這樣橫暴的軍隊，違背官命令的軍隊，反對政府的軍隊，貽害地方的軍隊，無時無刻不可以作亂。我現時決定處置的方法，下令要他們全數退出省城三十里之外，他若不聽命令，我不難以武力壓服。人說我孫中山是大砲，但這回的大砲，更是利害，不是用實心彈，乃用開花彈，或用八寸口徑大砲之毒煙彈，不難於三小時內把他六十餘營陳家軍，變作泥粉，但殘害六十餘營的軍隊，軍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週報

THE ENDEAVOR

17

總發行所 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每號零售銅元兩枚。郵寄大洋二分。半年二十六分。大洋五角。全年五十二號。大洋一元。郵費在內。不郵郵匯地點，可居三分的或一分的郵票代價。

本報特別啓事

我們因受許多朋友的督促，已決意隨時增進一些不關於政治的材料。但本報篇幅有限，我們又不知道把整篇的文章割成碎段，所以我們現在計除每期的正文外，另加一外白，自十八期起，每月初的一期附刊一種「讀書雜誌」。

讀書雜誌的體例

- (1) 專篇的讀書研究。
 - (2) 翻譯的著作。
 - (3) 新書的批評及介紹。
 - (4) 文藝的作品。
 - (5) 每月一期，隨每月第一週的努力出版，不另取費。每期自一萬二千字(二張)至二萬五千字(三張)不等。
 - (6) 外來投稿，是歡迎的。
- 請愛努力的朋友們把這個消息傳出去！

這一週

怎麼可以推翻二讀會的憲法案?

在本報第十三期裏，我們會主張(1)爲促成憲

法計，凡已通過二讀會的條文，如無十分不適用之處，概不再更動；(2)但也不必嚴格的尊重二讀會的效力；凡已通過二讀會而現在認爲不能不修正的，不妨提出修正，或根本推翻。當時我們曾指出二年九月公布的議院法裏並不會規定二讀會通過的條文不許修改。但那是我們的疏忽。議院法雖無這項規定，但衆議院規則第七十九條說：

第三讀會，除文字外，不得爲修正之動議。但發現議案中有互相抵觸或與現行法律抵觸者，不在此限。

又憲法會議規則第十六條說：

第三讀會，除修正文字外，應將全案議決之。

這樣看來，二讀會的規定，果然可以阻礙憲法案的通過修正了。甚至於連那二讀會通過的「地方制度」四字的標題也不能改爲「省制」。

但是國會議員中也有很多人覺得二讀會通過的憲法案確有不能滿人意的地方，可是他們只想出兩條可走的路：

- (1) 凡二讀會裏沒有的，不妨補加進去，如勞工保護法等。
- (2) 且將這個憲法補完後，從速通過公佈，等到新國會成立時，再依法組織憲法會議，痛快的修改他。

但是第二個辦法太笨重了；憲法公佈之後固可以修正，但也不應該改的太輕易了。第一個辦法——補完——也是很困難的；不得更動原物，而又要補

完，那是很難下手的。

本期登出衛挺生君討論這個問題的一篇文章，他提出完成憲法手續的兩個辦法：

- 第一，現在把二讀會通過的原案提出請求「復議」。
- 第二，或將二讀會通過的原案，不加修正，交付三讀會否決其全體，然後再行起草，用原案作爲底稿。

這兩種辦法，都是很有理而且很可實行的手續。那第二種辦法，由三讀會否決二讀會的全案，雖是很重大的手續，却是很容易明白的；憲法會議規則第十六條即可引爲根據，不用我們再加說明了。只有那「復議」(reconsideration)的辦法，議院法，衆議院規則及憲法會議規則都沒有規定。但這確是歐美議會的一條通則。孫文的會議通則第十章，專論「表決之復議」，即是此法。衛君已引了一些國外專家學者的話，我們爲着他解釋起見，不妨再引孫君的話：此書爲中文中最完整的會議規則如下：

第七十七節：「復議之動議，即推反表決而復行開議也。其作用則所以修正草案之表決，及不當之行為也。」

第七十八節：「此動議若得勝，則其效力有打消表決而使議案復回於未表決前之狀況，以得從事於種種之討論，然後再行表決也。」

第八十節：「復議動議，祇有得勝方面之人乃可提出。……倘表決果有不當，則失敗方面之人自不難托得勝方面之人提出復議也。」

第八十六節：「復議之動議，始自美國，其用處乃以應非常之事；如他法之能力已窮而力不能達目的者，然後始用之，方可謂爲適當。」

我們覺得這個辦法最爲妥善，我們希望輿論界鼓吹這個主張，并希望國會議員考慮採納衛君

的建議。

(適)

完成憲法手續上之商榷

衛挺生

▲復議二讀案

▲或否決全案於三讀會

▲另草總統選舉法

關於民國二年公布之大總統選舉法，與民國六年二讀會通過之憲法草案，其大體之下情人意而應行修改也。在今日稍有識者，無不謂其國會內外，大抵莫不謂然。而著者稍向國會中人談修正手續問題；其答復略謂：不主張先完成已通過二讀會之草案使之成立公布，然後依其中規定之憲法修正辦法重行修正之。夫國民之所新望於國會者，固成美滿之憲法而已。至若復何道以制之，固議會內部手續之事也。苟無不良之結果，影響國民，國民宜不事過問。然依上述主張之辦法，(一)果能不生惡影響於國民乎？(二)合法範圍以內之種種辦法中，更無愈於上述所主張者乎？若者聞而疑之；退而考各國之成法，益見上述主張之謬於正規。而獻所得，以備國會之採擇。

按民二總統選舉法之不備於人心，今之人士類能言其故。而以王寵惠君數年前著「憲法危言」之所評者，尤爲言簡意賅，與著者意見盡合。茲錄所論弊端如左。

「總統之選舉，應力謀普及之法，不宜以國會獨專其事。一也。

國會議員，多不滿千；以之代表全國選舉，人數過形其少。二也。

選舉之人，萃於一地，易受種種方面之影響。三也。

共和政體之人人，以選舉總統爲最大之感覺。若由國會選舉，則人民之觀念日趨淡忘，不能發揚共和之精神。四也。

議院政府，國會爲政治競爭最烈之場。一國之政策，由此而定。以之決擇總理而謀政治之進行，誰曰不宜。惟再之以選舉總統，(國會之權太大)，實無政治上之理由。五也。」

至於民六二讀通過憲法草案，不合處過多，

當分別述之，茲不具論。
主張完成公布然後修正者，其論點大抵有左列諸層。

一、法律最重形式；而立法手續尤重形式。至於立國家根本之大法，其手續之形式，更重於一切立法行為。故苟手續之形式上不合規定，則所議案中，雖有遺憾之點，非能除去也；其外對於所議之案，雖有美意良法，非能採取也。

二、今日制憲之國會，不能不認爲合法。若一不承認其合法資格，則制憲事業當立即停頓，而復於數年以來無議會政府糾紛之舊狀態。

三、若認國會爲合法，則不能不認其從前之所議決者爲有效。若認爲有效，則本期會議，不能不視爲繼續行爲。前期之憲草案，既經二讀會通過；則此期對於該案，適用三讀會規則。

四、「憲法會議規則」第十六條規定：「第三讀會，除修正文字外，應將全案議決之」。換言之，即「第三讀會不得爲逐條實質上之修正」。

五、憲法會議規則本身，不受修正；即可修正，亦不能對於此期會議發生效力。

甲、因此規則，乃依世界各國通用之習慣而制定，當永垂爲今後中國各憲法會議之通則；故不得於今度憲法會議，任意改易之。

乙、因每一讀會，草案之通過，輒以兩院各三分之二之列席，列席員四分之三表決之。而往來憲法會議規則之通過，其表決人數，爲列席員三分之二。若修改三分之二人數所定之規則，用之以推翻四分之三人數所可決之議案，於法理不合。

丙、又立法不能溯追既往而生效力。草案經二讀會通過時，原有三讀會不能爲實質上逐條修正之規定。今半途而改其規則，則大觸立法進往之忌。

六、兩院同人，既多數一致承認總統選舉法與第二讀會通過之憲法草案，經世界歐戰以來之大變化，今已不合國情矣。願依憲法會議

規則之所規定，第三讀會無逐條修改實質之餘地既如彼，而憲法會議規則之不可修正而即發生效力也又如此；而國會既自認爲合法，則全始又不可推翻。萬不得已，故一致主張左述辦法：

甲、第二讀會通過草案，雖不可于第三讀會爲實質上之修正。然憲法會議規則，無禁止增加之明文也。同人等擬增加「國權」「地方制度」及他應有章程，于其中盡量發揮，經二讀後，以之加入民六之二讀會通過原案。

乙、倘經前項增加後，仍覺原案于國情有抵觸時，同人等擬將全案三讀通過，以總統命令公布之；然後依所規定之憲法修正辦法，立即提議修正案，或爲局部之修改，或通體另行起草。

丙、右述手續，驟觀之似甚迂曲，而實行則甚簡單，且無流弊。故同人等均認爲唯一之合法辦法，舍之則更無他良好辦法矣。上述諸層，略足以概國會多數議員主張先完成而後修改之理由。著者之所研究者，(一)此種辦法果無流弊否？(二)果無他種辦法，較優于此種迂曲途徑否？

對於(一)之答案，爲「實有流弊」其說如左：
一、國會今番之召集也，爲法律上抑事實上之國會，國民今日意見，尙極不一致，而多數人民，肯於擁護而不生異議者，則以其所渴望之憲法，此道最易產出也。其不附北京政府之諸者，亦暫減默者，意亦若謂今番給予國會以盡力發揮之機會，以觀後效如何也。上海全國八團體是會說且明白宣言此旨。其徵非著者神經過敏之論。

其他野心圖史，欲叛中央而自樹獨立之幟者，久苦於無所藉口。苟國會曠日持久，而所產出之憲法仍爲民二民六之原案，與其增補之篇章；一旦明令布告全國，以之爲國家根本大法，吾恐國人將不待修正案之提出，一致抨擊。其辭觀後效者，或致疑于國會議員代表民意之誠意，將舍其舊而新是謀。其不贊可否諸者，或苦于不能久待，而自尋途徑。至是，野心圖史，有所藉口，或即

叛而自立，求一遂其渴慕之黃梁短夢。一旦全國如此解體，縱提請修正，其孰與國會「永矢成道」！然則今番所辦者，非憲法也，直革命耳。此其流弊一也。一，即使前項危險不即產生，猶且不可。夫法律以一紙空文而民服者，信仰也。國民以多數人，受治于少數人，而不疑者，亦信仰也。故「民信」，經國之大寶也。「民無信不立」，自古明訓。「令出惟行弗惟反」。所以全民信也。今朝發一令曰，「制憲憲法，永矢成道，垂之無窮」。夕詔國人曰，「國會失辭，此憲不良，國會將重行起草改制，或逐條修改之」。一出一反，有若兒戲。在國會方面，固不過一提議之勞耳，手續誠簡單矣。願萬人對於立法，將滋生其輕視之心，將長以憲法爲病，而以國會資嘲諷矣。此其流弊二也。一，往年清室不祀之初，鼓吹共和之國劇者，全在少數領袖。其多數國民，對之茫然。國會議員千人，非東洋之留學生，即留學生所傳授之政法學生，實全國主張共和少數領袖之中堅也。惟其爲領袖之中堅也，故其時國會以制憲全權歸諸國會專有，全國人民莫不俯首聽從，而無一人抗聲出而與爭者。十年以來，解共和制度者日衆；智識威權，已非少數人所能專操。國民自決之權，在所必爭。苟憲法不取付國民或各省以最後表決之形式，而予之以自決之機會；恐人民將莫肯服從也。今憲草案，於公布及修正，皆不待人民或各省之表決。萬一於公布之日，人民與各省一致否認；縱繼之以修正之後，重賦予人民以表決之權；恐人民既經有反抗在前，則其繼之修正憲法，將亦難善不違矣。此其流弊三也。

對於(二)之答案，爲「實有較優辦法」。詳說如左：
第一種辦法爲「覆議」。二讀會所議決之原案，其理由有以下數層：
一、各國試行新法之慣例，凡新法有未備者，得援引本法所自由之母國所有之例俗，以補益之。母國之條例習俗亦未備者，得推其立法之原意，以引申之。立法原意之解釋各持一說，則以其學說之最合多數民意之要求者

決定之。
二、中國憲法會議規則所規定之制，如兩院會合爲憲法會議，(國會組織法第二十一條)以副議長爲議長，(憲法會議規則第四十四條)每案必經三讀，(同第三章第一節)等點，最先施用者爲法蘭西國會。(見於一七九一年憲法第三章第二節)而法蘭西則採用英國舊制者也。法蘭西於一七八七至一七九一年間，法國將改專制爲立憲。法國憲法首創，米阿博(Michon)等，斟酌英法兩國制度，與英人班登氏(Boulton)之「議院法論」(Essays on Political Tactics)，制成議院制度一章，載入憲法；即一七九一年憲法之第三章也。(如議會公開議事錄刊布以全體會員爲全體委員會每案經過三讀同會期中已否決之案不許重新提議等皆用英制)其法沿革至今，不替。其後，德用法制；他國採用英法德制。(參閱 Kautsky's "Principles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pp. 178-181) 中國議會制度，詳出英美法德範圍。一美因英制稍加改革，憲法會議規則其一也。故中國規則所未備者，則依英美法德之習慣，當不慮於正規。英制爲一切議院制度之所自出；他國之所未備者，考之英國，則雖不中不遠也。

三、英制：衆議院法案，經二讀會議決以後，在三讀會以前，得提議復審議。二讀三讀之案，逐條作實質之修正而覆決之。其詳見左引諸撰述：
(甲)美國憲法大家勞威爾氏 A. J. Lowell 述英國議院法曰：「見所著之『英法政府論』」第一卷第二七六頁「The Government of England」Vol. I, p. 276. 第三讀會爲討論法案之最終一級，……祇得爲文字上之修正。若復的實質上之修正，祇有提議重付議會之一術。…… The last stage of a bill …… is the Third Reading. …… Verbal amendments alone are in order, and any substantial amendments can be brought about only by moving to recommit」

完全以「迪克推多」(Dictator)主義。在中山的意見以為官督有無限的效力。增加一個黨員，就是增加我運用的「副機器」，革命當無不成功的。他這存在廣東是一個具有勢力的人，一副最良的「副機器」，所以對於他存心入黨一事，認爲非常重要。且認爲與他認中山做總統一樣的重要，所以百端誘惑，百端阻撓，非人黨不可，否則，當即與之決裂，當時既存左右多疑係系可人，又復從中勸導，使存心內離於許崇智與陳炯明之反對，外離於陸榮廷之阻撓，使士氣，以爲因入黨一件小事，致內部分裂，使廣西人與廣西人，是很不值得的，遂又勉強入黨，且由中山派他爲粵東支隊部長了。在中山方面以爲這種入黨的誓詞，是有無上的功効的，所以不惜與人決裂，以迫其加盟。然在我們方面言起來，這種入黨的誓詞，是使人完全喪失自由，消滅人格，在道德上法律上實無責任可言，徒使他們內部益自分裂罷了。

北伐問題，說存認爲與他的廣東模範省計劃和聯省自治計劃大相背馳，極端反對，是不用說的了。但我們欲研究這個問題，也要追溯到「廣西」問題，方能明了。自中山做總統後，即大倡征西之說，說存雖竭力反對，不肯動兵，然北方政府以廣東既產生總統，予他們以大大不利，遂資助陸榮廷進攻，說存以往軍既入粵境，不得不督師應戰，卒之戰事數月，桂軍倒平，而中山事前所未求說存意見，忽任命總統府秘書長馬君武爲廣西省長，說存以馬氏懦弱無能，不克收拾廣西殘局，表示反對，後來由汪精衛等調入雙方奔走，訂立孫陳分治條件，廣東屬陳，廣西屬孫，廣西的問題遂告一結束。却是條件雖一，而廣西貧瘠異常，土匪充斥，實在無可爲孫派活動的地步，且自打平廣西之後，從前名義上廣東大總統，一變爲兩廣大總統，外間的聲勢日益增加；那些自稱湘鄂贛蘇省代表的人，又日奔走中山之門，請求北伐；中山亦向待武力統一主義，且左右多是外省人，竟贊成北伐；說存尚未由桂返粵，中山早已跑到南寧催促他北伐了。却是說存以廣東連遭兵燹，民不聊生，且以戰爭愈多

將士飽騰，後軍事愈不容易收束，故極力反對。中山不得要領，即自率不滿意於說存的軍隊，如許崇智李福林黃任寰等赴桂林，非聯合李烈鈞一役收復，說存雖不贊成此種舉動，但中山方面說：「北伐如成功，則我們向外發展，和連的廣東模範省計劃，絕無妨礙。北伐如失敗，則說存出來收拾殘局，於他亦無損失。且說存入粵，我們也有功勞，現在粵地窮困，也是人情之常。」說存雖不贊成北伐，而對於這種不聽他的命令的軍隊，不得不任其自由行動，且孫陳未決裂以前，在人情上也難給他阻撓的。

上野所說的孫陳二人因入黨，總統，北伐，三問題發生衝突，幸以調和了結。但中山因此以說存是一個最不聽話的黨員，非去之不可，遂從事於倒陳運動，除派人引誘兵士軍官入黨外，且時常請會長以上軍官入府飲宴，藉以聯絡感情，此外各縣都設立國民黨分部，縣中稍大的市鎮也有國民黨機關，日日以拉人入黨爲事。而對於工人入黨尤爲注意，每日工人入黨的均有百數十人，差不多廣東現在的工廠無不與國民黨有關係。智識界則由汪精衛等聯絡，而入國民黨的數亦不少。他們對陳的計劃尤使我們驚異的，就是他們黨人無論他的地位如何，都要使他去運動做縣長(廣東已行縣長選舉制度)，在地方上樹勢力，倒陳。此外省垣的重要機關如政務廳長古應芬運使都督市政廳長孫科省銀行長程天科高等審判廳長陳融高等檢察廳長黃某都是孫派的人，而說存手下無人，不想在社會上樹勢力，只禁止將士入黨和禁止中山招兵，以爲自衛，實在可憐的很。以國民黨勢力這樣的膨脹，若他們能忍耐二年，倒陳是不成問題的了。

孫陳二人意見雖如是之深，然一遇衝突，即有名流派之「精衛實力派」之郭謙(郭爲陳參謀長且與孫感情甚好)出而調停，幸歸於無事。適年三月下旬，精衛往滬，郭謙遇刺而死，孫陳二人決裂遂一發不可收拾了。原中山這次所帶往桂林的軍隊，除黃大偉外，許崇智李福林是與說存有宿怨的，當欲伺機以倒陳而取其，故李烈鈞雖與說存無甚惡意，但他志在攻取江西，不願

由湘取道北伐。中山初意以爲湘道(楊湯)可以假道，直趨岳州，以與吳佩孚軍一戰，不料楊湯軍一入內境，即與楊湯一隊接洽，客軍入地，言迎頭阻擊，中山大爲失策，適接盧永祥轉來說存出粵，自治軍大綱，悲憤之餘，遂與說存有這北伐，而謂汪氏許崇智等從中阻撓，遂決定去陳，相約保守秘密。不料許崇智等下級長官即將此中情形，電告說存，說存即定計去中山。中山知事已洩漏，遂託名改道北伐，直趨岳州，轉至三水，密令伍廷芳等勸說說存到三水而商，說存已東裝就道，爲說存所騙，中山遂正式發表免陳本兼各職命令，說存即連夜逃往惠州，但當留在廣州，由粵軍六十八營，向說存已走，即拔隊回粵。時中山駐重兵於梧州，且嚴督粵東大部糧食，斷其歸路，他們只得由南寧步回粵，計歷二十餘日，沿途以搶食爲計，他們不可過，竟在途中合全部將士插血爲盟，以驅逐中山爲職志，他們未到粵垣，我們早已知到他們必有今日「請孫下野」的舉動了。葉舉軍至粵垣，其時中山軍隊悉數開赴江西，無從抵禦，自是之後，葉軍日日對中山追殺不饒，中，如無可應付，遂決意召集各地土匪以困葉。計自中山由湘開險回廣州之後，數日之間，新委上層備司令至五六千人之多，然都各有名無實，不能爲役。他們雙方鬥門雖這樣激烈，然尚不敢公然相難，適中山一日召集各報記者演說，力張軍軍，並謂將以機氣相加，次日復派都督到營催促，限三日內離粵廣州，否則下令討伐。葉等遂搜集國中諸孫下野之文電，開軍事會議，決定以恢復舊國會名義，追孫下野。難言之。孫早已遁入戰艦，所部軍隊悉被繳械遣散，次日中山親率戰艦四艘，砲擊廣州城，以爲示威，且恨商民低折紙幣，有意助陳。附註中山自免職後，即命財政廳佈告廢止紙幣，一切交易以紙幣爲本位，違者以軍法從重，實行他的無限制的紙幣政策，商民大譁，幾至全城暴動。幸由省長伍廷芳下令取消，然中山仍舊發紙幣，因此紙幣價格從九跌到四七，而商民遂更歡迎說存，是夜全城燈熄，駐小

東門附近的軍隊乘機掃掠，自是之後，廣州市日在恐慌之中，新存存數月二月之久。現在孫部軍隊已敗，廣東完全在說存之下，此後說存是否能夠廣東局勢，新存要否能採用新式政治家方法以運用廣東政權了。

我們說孫陳的衝突，現在可算告一結束了。却是他們的衝突，我們認爲是主義上衝突，不是地盤上衝突。因爲說存與中山是打成聯邦主義的人，未嘗不可以廣東代表資格，在國中號召。假使說存是看成武力統一主義的人，也未嘗不可以跟隨中山北伐，或於後方辦理種種接濟的事情，然他們二人所抱主義之不同，幾如南轅北轍，所以各欲據一塊地盤，以實行他們的主義，因此主義之爭，就變爲地盤之爭了。說存這聯邦主義和廣東模範省主義，現在尚未實現，我們不能去批評他。却是中山這種武力統一主義，是有一部分已實現的，我們可以搜集這種材料供大家研究。廣東攻打廣西，原因雖由於陸榮廷之首先發難，然實在是完全實行中山武力統一主義。粵軍攻入廣西之後，桂人異常仇視，桂南軍的粵軍有千餘人，一夜爲桂人屠殺淨盡。大湟江一役，魏邦平的軍隊沿途被民團邀擊，全營覆沒。自是之後，兵殺民，民復殺兵，兵民相殺之外，還有民殺民，桂人組織「屠東會」，粵商民被屠者實在不少，弄到廣西殺到七零八落。中山所統率的北伐軍，除了兵民相殺之外，還要兵殺兵，他們的兵士殺到總統府門口而無人敢過問，除了暗殺之外，還要互相衝突，互相繳械，中山班師倒陳之役，桂林婦女被掠者非常之多，由桂林至梧州，沿江哭聲震天，慘不忍聞。師次三水，登中婦女充斥，而桂人跑到廣州尋妻室者，日有數起。廣西歷朝到這開田地，非至數十年不能恢復原狀。這不是武力統一主義的結果嗎？在中山的意見，以爲這種是一種革命事情，犧牲流血是不能免的，但革命過程中不免要犧牲流血，若革命所得的結果，仍舊是犧牲流血，是我們不能贊成的了。何況除了這種武力統一主義還有別的方法？實之中山，以爲何如？

一一、八、二三，林生自上海。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週報

THE ENDEAVOR

18

每號零售銅元二枚。郵寄大洋二分。半年二十六號。大洋五角；全年五十二號。大洋一元。郵費在內。不通郵匯地點，可用三分的或一分的郵票代價。

總發行所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這一週

現在的北京政府，真成了無政府的局面了。國務總理病在醫院，財政總長躲在天津，交通總長逃而復返，至今請假，教育部完全無人負責，國立八校校長已四次辭職了，京師的司法機關也因欠薪五個月而罷工了。報紙上只看見一批一批的將軍與勳位的發表，只看見甲內閣乙內閣的揣測，只看見大孫小孫不來的猜謎。然而東三省扣留車輛，已近一千輛了；張作霖已通告北滿河的外人一律退出了；直奉的戰爭似乎又不可免了。再向南望去：河南的匪亂，湖北的政爭，江西的糜爛，四川的戰事，廣西的糜爛，廣東的紛擾，都是不容易收束的絕大難題。然而當局的人，仍舊只顧爭他們的意見，只顧建立他們的勢力，以顯其來路去，只顧應付與敷衍。總而言之，今日中國已無政府！漂泊的政府，算不得政府！候延度日的政府，算不得政府！

然而今日大權在握的人，還在那裏做他們的迷夢！一方面想拉孫文來倒黎元洪，一方面又想聯張作霖來抵制吳佩孚。這種釣心鬥角的計策，我們可以斷定他們必定失敗的。孫文在他的本省不能和他同黨同事的陳炯明相安，如何能在北方？

各省，如雲南，如四川，就可以立時放棄自治了嗎？假如不能，中央是否還要實行「武力統一」的政策？假如實行「武力統一」，國民能容許嗎？「孫吳」的兵法能自信得最後的勝利嗎？

我們對於孫吳二氏的忠告是：只是「省自治」可以作收回各省軍權的代價。只有「省自治」可以執行「分權於民」和「發展縣自治」的政策。只有「聯邦式的統一」可以打破現在的割據局面。只有公開的各省代表會議可以解決現今的時局。只有公開的會議可以代替那終久必失敗的武力統一。

我們因為孫吳二氏都是為主義而不為私利私利的人，所以對他們發這個誠懇的忠告。

山西政治的演變

對於孫氏，我們還有一個忠告，他對於陳炯明的復仇念頭，未免太小器了。孫氏是愛國愛民的人，不應該為了舊怨而再鬧廣東的糜爛。此次廣州之變，曲直不全歸於一方，而是非應俟之公論。此後孫氏只應該以在野的地位督促廣東的善後，監督陳炯明的設施，許他整頓廣東，以為自衛的條件。那才是大政治家所行的。若悻悻然罵，不惜犧牲一省的人民以圖報復，那還不是我們期望於他的了。

山西從閻錫山兼了省長以後，總發見了政治二字。不曉得怎樣，人家就把他抬舉成「模範省」；但是我也有相當的承認：承認山西「有政治」。

大家都知道山西有什麼「用民政治」，我且從他歷程上說說大要：那起初興辦的是六政，（水利，蠶桑，種植，禁煙，天足，剪髮）說是與利除弊，兩方兼施；以後又加上了三事，（種棉，造林，牧畜）也就是發展實業的。但是閻錫山變得不認這些為治本了，便標出「做好人，有飯吃」六個字。於是有了「消除劣紳」、「懲郵窮」、「兩利政策」，說是先從「做壞人無飯吃」的人上着手。近來他的理想，儘愛前進，於是有了「整理村範」。——這件事情也算是「辦自治」。他相信村裏人民，只有小數不好；把這小數人加以整理就對。起初是鄉村裏沒那不好的六項人，今年却提出十項嫌疑：販賣金丹洋烟者，吸食金丹洋烟者，窩娼者，窩賭及賭博者，竊盜者，平素好與人鬪毆及持刀行兇者，壯年男子游手好閒者，家庭有殘忍情形者，作逆不孝者，兒童失學者——來整理；整理方法，形式上是調查，取保，具結，等等，實際上是要整理者加以感化。此外還有「村禁約」，「息訟會」，「保衛團」都是拿來做個幫手。一年多了，山西要政，就是這個：閻錫山真是拿全副精神來做他的。——以上單是從政治進步上說；其他組織方面，閻錫山也曾說過：「用民政治」的組織，是「行政制」；「官紳夾股」的這村折閱編制，都逐漸成立了。教育方面，算是有「義務教育」的計畫；國民學校，立的也多。我們再看一看「用民政治大綱表」，那裏，又知道什麼民德，民智，民財，三大要素了。

研究了這些政策，再看看閻錫山的思想言論，和其他影響；總可以尋出山西政治演變的途徑和道理。本來從幾千年「安民政治」裏頭，跳出「用民政治」，不能不算好現象。「用民政治」至少可說得是積極的，進取的；所以當初的六政三事，完全是尋事的，向外的。換句話說，是實際上有所應回事的。及到後來，標出「做好人有飯吃」六個大字，這僅僅是「六個大字」罷了！實際上是一空無所有。現在的「整理村範」，標發走捷徑了，也不問人民的生活如何，所受的教訓如何，實質然要人改善，所用的方法，是官吏的至誠感格，人民的激發天良，這是何等「虛無縹緲」的手段。加之閻錫山的思想，越弄越偏，他以為人性都是善的，把人心挽回來，天下都會好了。「洗心」「自省」，花樣層出；人家方稱美他的政教合一；為山西特別精神；

殊不知這種影響，及於政治，就從前現實的變到理想的，事功的變到玄虛的。這話並非信口亂說，你看他民國八年分呈大總統考核六政成績文裏說的：「……自來言治之書，教養並舉，而正德居三事之先，實利利用厚生為尤重。自近世物質文明之風發，藉若舍此無以救國；錫山以為物質文明也，而精神則其母。……是故澄本清源，當從精神上提倡，不假外求；大人所謂德本財末，即千古治道之真義。……與利除弊，乃有看落。……」一大段話，可以想見他的思想變遷之影響。再看他現在所說「村出道」「村仁化」的標準道德：什麼「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和從前「國民政治大綱表」裏「國民德」一欄所列「國民道德」，以「信」「實」「進取」為主，「社會道德」以「愛羣」為主的，是不是兩樣？更明顯的例：從前他講的是「愛羣」，現在他偏要抬出個「仁」字來了；這都是什麼影響呢！

所以現在山西的政治，是「理想化」了，「抽象化」了；他們自己說的是什麼「五金政治」和「橡皮政治」之別，又是什麼「軍國民精神」和「大同精神」之別，其實不過從外物到內心，從積極向消極變了。我們更當注意的：現在山西政治，每帶兩極矛盾的色彩：一是西方式的屬科學的計畫系統的色彩，一是東方式的屬宗教的神秘的色彩。新政的起點，不能不說是有計畫的系統的；所以就到後來，政治首領的開錫山變了教主，在西式組織之下，這宗教到受了制度性的影響，「洗心」「有社」，「自省」「有堂」，以至於受時間空間各種限制。現在的「整理村範」，却一邊是自治的名詞，一邊是內心的政治；形式方面為科學的，精神方面為宗教的，內裏的衝突更顯露了。如此，我們就這已成事實，推測將來趨勢，深覺可危。因為這些衝突，終久不能相安，而必得分個勝負。我斷定現在開錫山的意見，是認定政治上理想境界，有靜止境界，以動求靜，為目的的手段；再說以他的「心學」「理學」，順流而下，那就恐怕現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政治，不久還要成為「中學一統」的政治了，起初所反對的「安民政治」也須「光復」回來了。除非開錫山

受着特殊刺激，發現僚屬的欺哄，人民的無知，和自家的做傀儡，忽然猛省過來，那末，不單「用民政治」這塊招牌撤掉了，「有政治」的山西，只怕會變做「無政治」的了！

因此，我對於現在山西政治的不滿意，到不是一「官股紳股」的自治——這在學理上雖然可鄙，而事實上也可以原諒，我今鄭重地提出他的病根來，便是「孔孟的政治趨勢」。孔孟在中國，沒有或為國教，在山西却居然成為省教；你看開錫山不管開什麼會，致教國以後，就致教「先師」呢！這趨勢一確定，所以山西政治，呈出幾種現象來：

第一，反法治的：開錫山近來時常訓他的知事們，不要泥於法律，甚至於說「法律是死理」的話。
第二，重德化的：他現在只要做官的拿出全副精神，真心做感化的事業；他說老百姓沒有不受感化的。
第三，定一尊的：他差不多把山西定為他政治威權所在地；旁人的政治意見，是要犧牲的，認定他自己的政見，是最好不過的。
第四，設有那格言的教條的倫理觀念：時形道貌——做他政治的中堅；單說「人心」要緊，却不知道那「人心」的好歹，怎樣成的。

此外宋儒的話，他也隨便拉攏：一天在那裏講些心同理一的話。——我這番來到山西，先看見的書，是一部張某的大學講義；西裝洋紙，裝演得很精緻，打開一看，原來是「亂談」「鬼話」，什麼「金木水火土」圖兒畫得極多；我心中一怔，流了一身冷汗。直等寫到這理，我才明白這也是山西現在政治的縮影！

唉！哲學上講「唯心主義」，到這罷了！政治上「唯心」起來，這夠多麼危險呢！中國政治史上上了這個當的，還不夠多嗎？二十世紀的山西，何苦來再上呢！政治的作用，不以偶然為可取；試問感化的事實，在人類社會上是不是或然的偶見的，這也可以做政策上普遍的手段嗎？況且「唯心」的極端，弄到自絕於物界不可；我上文說到將來的山西，恐怕要回到「安民政治」，甚至於「無治」，這豈是僅僅一種「神經過敏」的話嗎

山西的人物們！少講點「心」吧！多講點「物」吧！

但是我不是承認山西新政的起點，是向外的嗎？為什麼慢慢夾入向內分子，以致以現在「內重」「外輕」，將來還恐怕到「入定」的境界呢？這個「為什麼」的解答，我想寫出本文的結論，或者可以教大家多明瞭一點我的觀察。第一：地理的關係，當然要緊，好像從前中國，儒家的政論，就很占勢力。第二：人才的關係。山西不過有幾個「東方式」的學者，其前統的脈筋，持模稜的論調，有的談談孔孟，有的說說「大同」，亦有台「三教」「九流」古今中外為一；開錫山開見不廣，都以為他們是一班名士，極其崇拜，所以往往道出各種「理想政策」。第三：初政上內在的弱點。「用民政治大綱表」裏面，把民德高列上；這有什麼「人民三怕」，第一怕就是「怕上帝」；這些教條道德，宗教權威，實為後來「孔教」的專橫——有這幾種講究，就有了山西政治的演變；明白了這些講究，亦就明白了山西政治之所以演變。

我國的聯邦問題

陳達材

我國現在應否採用聯邦制度，（聯邦與聯省自治實名異而實同，現在為省名詞上爭論起見，採用聯邦二字比較直捷了當）一般輿論似已趨向贊成的一方面彷彿不成甚麼問題了。但我以為這法是一國根本大法，非得大多數人民的信仰，不能施行。即施行也不能持久，現在我先把贊成聯邦的種種理由寫出來，以釋反對者之疑慮，而堅贊成者之信仰，至於聯邦應採何種制度，則俟下次再說。

現在反對聯邦的最大理由謂聯邦不合我國的國情，然我國國情究竟是什麼樣？究竟是否與聯邦制度適合？不可不先把我國國情說一說。

我國幅員之廣，說是三千萬方里，以這樣大的土地而行政一制，現在各國已無其例了。然假使我國交通便利，鐵路公路密布全國，由政治運用方面看起來，土地雖廣，未嘗不可作較小的看待。却是我國鐵路只有幾條，而又非貫通全國，至于公路之尚未建築，則更不在話下。由雲南至

外蒙，若非假道外國，非幾個月路程不為功，即由四川至北平也要一個多月，交通像這樣的不利困難，恐不及我們十分之一。我們試想一，以雲南人處理關於雲南的事情（如省長任免等），須完全聽命於數千里外之北京政府，他們的志意感情怎麼能影響北京政府。北京政府怎麼能知道他們的志意感情？已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了。況且國號共和，政府仍須聽命於全國民意，就這麼看來，雲南人欲實行關於雲南事情的意思，非運動這種散處三萬方里交通阻滯之人民贊成，不能成功。而直隸雖與北京政府接近，然欲實行他們的意見，也要聽命於雲貴兩廣及其他各省人民意見，這是在事實上能辦得到嗎？我國人民不好干預政治，固不用說，然即欲干預政治，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的意見也無從表見。即表見也不能發生效力。我國地理上明明是不適宜于共和下之單一制，而勉強施行，其結果只有遇着一個大軍閥，依靠武力，用專制手段，壓服各省，不然，就要分崩離析，中央政府等于消滅。

我國地理上不適宜于單一制，已如上所說，然我國國民的能力，尤與單一制不適合。我國承數千年專制除毒，集會組織極為腐敗，現雖改建共和，然人民組織的能力 Organizing Ability，固推殘過甚，異常薄弱，差不多除了官廳以外，底下能聯合社會的勢力 Social Forces 去組織團體的，實在寥寥無幾，且分子散漫，又多不肯干涉政治。商務繁盛的地方雖有商會設立，大都除關於商人生死關頭的問題外，除選舉承官願意思，而尤視參與政治運動為畏途。教育會亦與商會無大分別，工會尚在萌芽時期，農會只有一招牌而已。各鄉自治團體迄未成立（更不在話下）老實說起來，中華民國只有政府機關一個空架子擺在上面，而下面這種運用民政府機關的必須的組織，完全沒有，我國人民簡直是一盤散沙，嚴格說起來，國民以「國民」二字恐怕做不上，我們還把這種關於一部分的事情（如關於一省的事情）不任他們自己去解決，反採用單一制，而移交一盤散沙的全國人民去解決，說是「統一民主國」

這不是騙人的話嗎？我國人民不識字者居多，多數，那些識字的也受環境的影響，他們的眼光大都異常狹隘。而報紙為共和政治之要素，現在各省的報紙，銷路極小，而所載內容關於中央事務的已是很小，而關於各省的尤其中之小，且人民經濟上生產能力其低，終日勞心勞力，僅得溫飽，自然無餘力去研究國家的事情，更無餘力去研究外務的事情。照這樣看來，人民明明無解決外務事情的能力（解決本省的事情，也無很大的能力，這是比較上的話），我們硬要把甲省的事情交由其他各省人民一齊解決，怎麼能辦得到？做得到也有好結果嗎？至於我國人民向受制於官治之下，怕賦政治，怕去實行干涉政治，幾成第二天性，他們自己地方上政治事情可算是有密切利害的關係，尚且不肯積極參加，至於離他們很遠的事情（如外務事情）更不用說了。

照上面所說，我國土地方面是交通很不便利的，人民方面，是無組織能力的，無智識的，經濟上生產能力很低的，不肯干涉政治的，我們把中華民國的一切問題都交他們合在一塊去解決，（單一制）結果是個怎樣？我們知道，除了專制政體以外，無論何種政體，是免不了政爭的，民主政體尤其是政爭的策源地，却是政爭（從廣義解釋，包含一切武力的政爭）是否激烈，激烈是否至出乎軌道，第一要看國民對於政府的監督能力怎麼樣，第二要看他們所爭的目的是怎麼樣。大概說起來，政爭僅一小部分為爭主義而興，而大部分都是為爭政治飯碗而起，這是各國的通例，不限於我國，我們也不能說他本身是一件壞的事情，却是我國採用單一制，凡執政權的人，非特對於中央各部所管轄的政治飯碗，且對於各省的政治飯碗（上自省長廳長下至縣知事）都有完全支配之權。以這樣大的一個政治飯碗分配權，實在為現在世界各國所未有，他們拚命去爭是自然的結果的。却是我國國民對於他們若有相當的監督能力，他們競爭總不致逸出軌道，就令逸出軌道，我們也有相當的制裁，但我國國民如前段所述，是一個政治上無能力的人，對於政爭無監督的能力，政爭簡直是一個無主權的東西，惟有權力去搶奪，就是誰的東西。他們搶的手段

怎樣，搶得後怎麼去運用，我們國民一概不管。像這樣情形，誰都可以去搶。得勝者自然不問合法與否，盡力去保守自己的政權；失敗者也自然不問合法與否，盡力去搶人家的政權。那麼，兩家都要逸出軌道，都要使用這種競爭最有有效力的工具——就是武力。日積月累，武力遂成為政爭中唯一的工具，而完全成為武人的政治了。我看看，在這種環境之中，即真有救國救民的人，他得政權也不能實力整頓，因為我國國民是政治上無能力的人，政權的得與，不關乎民意的向背，而關乎政黨的勝敗，搶得政權的人不是他自己一人去搶得的，是他的黨徒幫他去搶得的，不是從國民中搶來的，是從敵黨中搶來的。那麼，他們保守政權的唯一方法，只有鞏固本黨，摧殘敵黨，而縱容徒黨為惡，撲滅敵黨的優秀分子，是不能免的事情了。假使真有救國救民的人，日以圖利為念，對於一己黨徒為惡，不肯優容，對於敵黨優秀分子不肯撲滅，那就黨徒解體，敵黨乘機而入，雖欲禍國利民，恐怕禍國利民的機會早已失去了。所以在國民無政治上能力狀態之下，非把下列三個條件做到，欲求政治進步，實絕無辦法。

(一) 政府權力的分散。我們曉得，凡一方面權力愈大愈集中，他方面監督愈難，我國國民監督政府的能力，異常薄弱，是毫無疑義的，我們若採用中央集權主義，把全國的政權完全交付一個政府運用，交付執政的幾個人運用，以這樣監督能力薄弱的國民，怎麼能監督他們呢？我以為以這樣監督能力薄弱的國民，要使他们監督能發生相當效力，當首先使政府的權力自相分離，中央分一部權力與各省，各省分一部權力與各縣，各縣分一部權力與各鄉，而每級復採用行政立法等分立主義，使他們互相牽制，互相平衡 check and balance，為惡不足，為善有餘，我們國民自可從中監督。且使政治日與國民接近，他們對於國的事情，現雖無若何操縱能力，然對省的事情比較上總有一點能力，至於對於縣和鄉的事情，操縱的能力，更異常增加，不用說了。然對於縣和鄉的政治既有相當能力，則對於國和省的政治間接自能發生影響了。

(二) 政治飯碗支配權的分散。我國採用單一制，一國政治飯碗完全由中央政權的人分配，所以欲在政治上求生活的人都集合向這條線上作戰，以為獲得這個中央政治飯碗，其他的政治飯碗都不成問題的，競爭激烈的結果，遇着國民無監督能力，就要逸出軌道而變為內亂了。現在我們既不能禁止他們競爭，唯一的救濟方法，只有使中央的各省的和各縣的種種政治飯碗發源也彼此不同，俾他們爭政治飯碗的人各自為戰，競爭的結果，也許逃出當軌，然縣政權的競爭，除了縣民以外，還有省政府為公正人，省政權的競爭，除了省民以外，還有中央政府為公正人，中央政權的競爭，雖無上面都競爭的激烈，也不致如今日一省政爭牽動他省政爭的激烈。

(三) 軍人與政爭之分離。軍人加入政爭，只有內亂，是不用說了。但在這種無政治能力的國民狀態之下，我們能禁止這種從事政爭的人引誘他們加入嗎？能禁止他們自願的加入嗎？我們現在所能設法的，只有軍政完全與大部分政治絕對不生關係，使他們欲換兵力去爭政權的非常困難，即爭得的也不過很小的一部分，而大部分政權非兵力所能取得的。那麼，軍人加入政爭的原因既逐漸減少，則軍人干涉政治之風，自然消滅，而政爭當然集中於選舉場而不集中於戰場了。以我國現在的情形，選舉的結果未必悉符民意，然選舉競爭與人民生活絕無妨害，比之以洋槍大炮而作政爭，使百業凋殘，四民失所，相差何啻霄壤？

上說三個條件，與聯邦制實完全適合。(聯邦制下當然要承認縣及鄉等為自治團體) 第一第二兩個條件本身就是聯邦制度的特色，不用說了。至於第三個條件尤其是聯邦制度的特色，而與我國現狀有密切關係，我們唯有採聯邦制度，把全國海陸軍劃入中央範圍，使與各省不生關係，軍人與政爭遂次離開，各省無武人干政之虞，中央收軍權統一之效，然後方有甚麼政治可言。却是我主張我國應立刻採用聯邦制，並不是說聯邦一旦實現

政治即入軌道，也許也有人換兵力去爭總統省長，但爭的機會不及現在的這樣多，不表現的這樣激烈，就會與現在無異，然他的趨勢趨入於良好的一方面，政治制度無絕對的好壞，我們除了這種辦法，還有甚麼方法使政治入軌道？我們都說軍閥為我國內亂之根源了，但假定我們能把軍閥剷除，而在這種人民無監督政府能力之下，若仍採用單一制，政治有良好的希望嗎？大權在手若無相當監督，結果必致濫用權力，這句說話，現時依然適用的了。進一步說，我國現時所需要的是，不是怎樣去實行民主主義，而實是怎麼去造成這種實行民主主義必須的條件，怎麼去利便交通，去增進人民智識，去改良生產器，俾國民有餘力去參與政治。這是當今的急務。然這幾種條件，非在中央與地方爭奪，各省彼此侵略的時期，所能辦得到的。

我國應立刻採用聯邦制的理由，已如上所說了。却是還有人說，現在聯邦制起於武人的割據，武人割據是一時的現象，憲法為百年大法，不應去遷就他。然不採用聯邦制，就是採用單一制了，單一制也不是利便武人去宰割嗎？況且憲法的效力，完全在國民的信仰和他與國情適合之程度，本身是無神靈的。中央政府的勢力今日已到了這個田地，人民又無政治上能力，我們欲拿一紙憲法掃除各方面勢力，豈不是夢想嗎？像這種憲法，一秒鐘的大法還不配說，還說甚麼百年大法呢？我們現在欲打破武人割據，只有軍權統一之一途，而軍權統一可行的方法，只有採用聯邦制度俾各省保留一部分之民政，而中央收回全部之海陸軍權。

對於現在中國政治問題的意見

陳獨秀

本期稿排好後，我們又接到獨秀這篇文章。他的主張和陳達材君論聯邦制的文章，和我們「這一週」的議論，都很有點異同，可以供讀者的參考。所以我們把別的文字抽出一篇，補入此文。我們對於獨秀「集中全國民主主義的分子組織強大的政黨」的主張，是完全贊成的。我們對他反對聯邦制的議論，是不能贊同的。

(適)

人類社會因生活方法不斷的進步，他們經濟的及政治的組織遂隨之不斷的進步；在這不斷的進步之過程中，保守者與改革者亦即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兩方面，自然免不了不斷的爭鬥；每個爭鬥的結果，後者皆戰勝前者，人類社會是依這種方式進步的。照前人的依據歷史的事實指示我們的人類社會不斷的進步即不斷的爭鬥中，依生活方法之大變更擴大了他們的生活意識，他們利害相衝突的分子，遂自然形成兩次最大的階級爭鬥，第一次是資產階級對於封建之爭鬥，第二次是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之爭鬥。所以人類每一個重要的政治爭鬥，都有階級爭鬥的意義含在裡面。

今日，不但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之爭鬥方在猛烈的進行中，即資產階級對於封建之爭鬥，雖在最進步的國，若德意志若法蘭西也還未曾完全終了。在商業幼稚的東方，除游牧的民族不計外，即稍進步的民族，資產階級及無產階級的形式及意識雖然正在開始發展，而階級力都十分幼稚，因此國家統治權仍完全掌握在封建階級之手；最進步的日本，也不過是一個半封建式半資產階級式的國家；已戰勝封建的歐美資產階級，採用帝國主義，利用產業不發達的亞洲非洲諸國做他們的殖民地或商場，并且公然的或陰謀的運用他們政治及經濟勢力，箝制殖民地及商場之資產階級及無產階級都沒有自由發展的機會。這並非亞洲被壓迫的民族之普遍的痛苦。

在這種世界政治的經濟的狀況之下的中國，他也是被壓迫的民族之一，他的政治及經濟是自然要受環境支配的。

中國經濟的狀況，可分為下列三種：(一)是內地鄉村的家庭農業，(二)是各城市的手工業，(三)是沿江沿海近代資本主義式的工商業；因為受了列強在中國所行帝國主義的侵略，及本國軍閥的擾亂，農民被物價賤賣窮迫到都市去找工作，手工工業漸為外國機器製造品所毀滅，新興的工商業沒有保護關稅及運輸便利，也不能夠發展起來和外資競爭。

中國政治的狀況，也可分為下列三種：(一)是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東交民巷公使團簡直是

中國太上政府，中央政府之大部分財政權不操諸財政總長之手而操諸各關稅務司之手，領使裁判權及駐屯軍權行於省都及各大通商口岸，外幣流通於全國，海關郵政及大部分鐵路管理權操諸外人之手，這些政治狀況都是半殖民地的情況，不能算是獨立的主權國家；(二)是國內軍閥的擾亂，帝制倒了，帝制遺下來的軍閥却未曾倒，大小軍閥把持中央及地方之政權財權，使全國中法律無效，輿論無效，財政紊亂而國家漸於破產，又以軍閥互鬥之故，戰禍遍於全國，金融恐慌，運輸停止，工商業莫由發展；(三)是政黨之衰弱，幼稚的中國無產階級，眼前還沒有代表他的政黨出現，代表資產階級的政黨也很衰弱，這就是中國的資產階級沒有強壯的表徵，孤軍奮鬥的國民黨，雖然有民主革命的歷史，但黨員太少，還沒有支配全國政治來代替軍閥的力量；至其餘的黨派，都不過湊合數百個或數十個利害相同的官僚議員，依附軍閥來謀一官半職，我們不敢妄說他們是有主權政策的政黨。

以上所列中國經濟的及政治的現狀，凡是誠實不肯自欺欺人的人，都應該承認是如此的。這樣的經濟及政治狀況，遂使中國的階級爭鬥不得不分為兩段路程：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資產階級對於封建軍閥之民主主義的爭鬥，第二段是新起的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之社會主義的爭鬥，因為中國勞苦羣衆的潛勢力，雖然是無限的偉大，但是他們階級的形式及意識方在萌芽時代，所以他們所表現的，只是組織工會和罷工運動，可以說純粹為他們自己階級的政治爭鬥時期還未成熟，資產階級的政治爭鬥，已經由辛亥革命運動激發運動及護法運動表示他們的意志了。所以第一段爭鬥，是中國人對於現在的政治問題上至急切要的工作，一切勞苦羣衆也都應該加入；因為這第一階段民主主義的爭鬥，乃是對內完全傾覆封建軍閥和平與自由，對外促成中國真正獨立的；這種和平自由與獨立，不但能給中國資產階級以充分發展的機會，而且在產業不發達的國家，也只有這種和平自由與獨立，是解放無產階級使他們由幼稚而到強壯的唯一道路。

因此，在中國政治的經濟的現狀之下，這第一階段民主主義的爭鬥，應該以左列諸項原則為其重要的標的：

(一)傾覆軍閥及賣國黨，尤其首先要懲辦勾結賣國黨或帝國主義的軍閥，以實現國內和平與本國統一。

(二)廢止協定關稅制，取消列強在華各種治外特權，清償鐵路借款收回管理權，反抗國際帝國主義的一切侵略，使中國成為真正獨立的國家。

(三)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絕對的自由權，廢止治安警察條例及壓迫罷工的刑律。

(四)定保護農民工人的各種法律。

用如何方法達到上述各項標的，乃是一個重要的問題，真的民主政治的標的，固然不是在維持現狀之下，利用敵人勢力鼠竊狗偷可以達到，也不是小勢的革命派可以做成的。因為一切國家都必然建設在權力之上，封建的國家建設在軍閥權力之上，民主的國家建設在人民權力之上，半封建半民主的國家建設在軍閥和人民兩種權力之上，殖民地的國家建設在帝國權力之上，無權力則無國家無政治之可言，只有力乃能代替力，這種自然法則之支配，又是我們所不能避免的。所以我們應該明白若是人民的權力不能代替軍閥的權力，軍閥政治是不會倒的，民主政治是不會成功的。人民的權力，必須集合各種人民的組織裡才可以表現出來，直接具體表現到政治上的只是政黨，政治的降格是人民休戚之最大關鍵，政黨是人民干涉政治之最大工具，所以主張人民不干涉政治是昏昏，主張干涉政治而不主張組織政黨，更是昏昏之昏昏。要實現政黨政治來代替武人政治，亦即是以人民權力來代替軍閥權力，非有黨員居全國人口百分之十之強大的民主黨二個以上不可。因為有這們多的黨員，才可以支配中央及地方的行政，才可以支配全國各級議會的選舉，才可以實施刷新政治的各項政策，才可以制裁武人，才可實現政黨政治來代替武人政治。這件舉若辦不到，政黨政治是不會成功的，民主主義是不會實現的，軍閥政治是不會倒的，軍閥政治無效，戰亂蔓延，工商凋敝，教育廢弛等現狀，

是更趨趨下下去的；此等現狀繼續下去，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是要日甚一日的，是要由現在半殖民地現狀更趨到完全殖民地現狀的。

我們知道民主主義的爭鬥僅是第一段爭鬥，不是人類最後的爭鬥；我們更知道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之下向共產黨政治是必然的許多應收與應付的；但是我們要知道在人類階級爭鬥亦即社會進步的過程上看起來，在中國政治的及經濟的現狀上看起來，我們勢不得不希望代替更趨更趨更趨的軍閥政治之民主的政黨政治能夠成功。

現在有一派人主張聯省自治為解決時局的辦法，這種主張是未曾研究中國政治糾紛的根源在那裏。中國政治糾紛之根源，是因為封建式的大軍閥各霸一方，把持兵權財權政權，法律輿論都歸無效，實業教育一概停頓，並不是因為中央權大地方權小的問題。此時全國兵馬財政大權都操在各省督軍總司令手裏，連國有的鐵路鹽稅他們都要瓜分了。若再要擴大地方權，不知道要擴大到什麼地步？說到地方自治自然是民主政治的原則，我們本不反對，但是要曉得地方自治是重在城鎮鄉的自治，地方自治團體擴大到中國各省這樣大的範圍，已經不是簡單的地方自治問題，乃是採用聯邦制，屬於國家組織問題。

聯邦制若建設在人民經濟狀況不同及語言宗教不同的理由上面，到也無可非難，奈中國的狀況決不是這樣，他們的聯省論，完全建設在武人割據的慾望上面，決不是建設在人民實際生活的需要上面，所以他們這種主張，在人民政治能力的事實上，無人敢說這樣大的自治權馬上就能夠歸到人民手裏，不獨聯省自治其名，聯省割據其實，不啻明目張胆提倡武人割據，替武人割據的現狀加上一層憲法保障。武人割據是中國唯一的亂源，建設在武人割據的慾望上面之聯省論，與其說是解決時局，不如說是增長亂源。增長亂源的政治主張，我希望愛國君子要慎重一點。

所以我主張解決現在的中國政治問題，只有集中全國民主主義分子組織強大的政黨，對內傾覆封建的軍閥，建設民主政治的全國統一政府，對外反抗國際帝國主義，使中國成為真正的獨立國家，這才是目前扶危定亂的唯一方法。

努力

週報

THE ENDEAVOR

19

每份零售洋二元
 郵寄大洋二
 分。半年二十六
 元。大洋五角；
 全年五十二元。
 大洋一元。郵費
 在內。不通過郵
 地點，可用三分
 的或一分的郵票
 代價。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總發行所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這一週

曹錕與吳佩孚再致孫文的電文說：
 先生反對聯省自治，與等極表同情。
 這個公式，可以奉贈一切反對聯省自治的「先生
 們！」

曹錕與吳佩孚又說：
 據道等意見，主張在現在情形之下，建立
 強有力之中央政府，使其法令通行全國。
 各位反對聯省自治的先生們，對於這個「意見」
 以為何如？「俾候明教」。(Q)

直系軍人發出許多通電來反對「聯省會議」
 吳佩孚說：
 立法之權，屬諸國會。各方如有所見，不
 妨向國會陳議，用備研究。豈可另尋途徑
 借越職權？
 孫傳芳說：
 一俟憲法告成，則主權所著，何者應與
 中央，何者應與地方，必然迎刃而解。
 又何必再開聯省會議？
 是阿！說的有理阿！然而七日政府却又下令召
 集一個財政會議了。財政會議的發起人自己說：
 目前應召集各省財政人員來京商辦法，

聯省自治與軍閥割據

答陳獨秀

(一)

我們的友陳獨秀是反對聯省自治的。他的
 「對於現在中國政治問題的意見」(本報第十八
 期)一篇的末三段是討論這個問題的。他很武
 斷的宣佈那主張聯省自治的人「未曾研究中國政
 治糾紛的根源在那裏。」他自「斷定中國政治糾
 紛的根源在於「封建式的大小軍閥各霸一方，把
 持兵權財權政權，法律與論都歸無效，實業教育
 一概停頓。」我們要很誠懇的替他指出：他所舉
 的只是糾紛的現狀，並不是糾紛的根源；只是亂
 並不是亂源。試問：大小軍閥各霸一方，又是
 從那裏來的？獨秀說是「帝制遺下來的。」這又是
 「米是米地裡生的」的故事了！我們如果進一步
 研究帝制運動的時代，就可以明白帝制的運動確
 可代表一種「強求統一」的迷夢。這個迷夢的來
 源長的很呢！自從秦始皇以來，二千多年的歷史
 雖然呈現一種「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大勢。
 這二千年歷史的教訓是：中國太大了，不適於單
 一個的政治組織。所以中央的統治力一衰，全國

立刻「分」了。直到大宋打那筋疲力盡，都無亂
 了，然後又「合」起來。明朝用極端的專制，只落
 得十七世紀的大亂。連一個「分」字都夠不上，只
 是「元解」了。清朝承大亂之後，恩威並用，也
 只能支持到一百五十年；乾隆末年，既亂已四起
 了；鴉片之戰以後，中央「紙老虎」已破穿了。故
 有十九世紀中葉的大亂，洪秀全的徒黨在十八個
 月之內，自廣西打到南京；「聖」也幾乎「瓦解」
 了。後來平亂的人，不是中央的軍隊，都是起於
 保衛鄉黨的新軍。我們看湘軍的組織和長江水師
 的歷史，可以想見當日的統一，實由於各省的自
 衛。(長江水師與湘軍的餉費，皆不出於中央。
)二十年的大亂之後，中國仍歸於統一，然而皇
 室與中央政府統治力的薄弱，早已完全暴露了。
 六十年來，中央的權威一天天縮小，地方的
 自覺一天天的增加；到了辛亥革命軍起，「省的
 獨立」遂成一件歷史的事實。當袁世凱的時代，
 這個現狀的意義已有人看出了，所以有民國二三
 四年間的「聯邦論」、「聯邦論」已起，而袁世
 凱還想做他的統一的迷夢。第一步是「袁家將」
 的分布各省；然而軍閥分封之後，仍舊不能諷除
 各省獨立的趨勢。袁氏誤解根源，以為皇帝的名
 號可以維繫那崩散的局面，故第二步才是帝制的
 運動。故從歷史上看來，軍閥的封建與帝制的運
 動都是武力統一迷夢的結果。為強求統一而討
 建軍閥，然而封建軍閥却把各省格外分裂，遂成
 了獨秀說的政治糾紛的現狀。
 我們不願意，用一層做餅的公式來解釋那
 複雜的政治問題。但我們從歷史的事實上起來
 不能不說：「用集權形式的政治組織，勉勵處
 行於最不適於集權政治的中國」，是中國今日
 軍閥割據的一個大原因。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說：
 根據於省自治的聯邦制，是今日打倒軍閥的一個
 重要武器。
 我們且看看歷史上的事實。獨秀說：
 此時全國兵馬財政大權都操在各省督軍總
 司令手裏，連國有的鐵路鹽稅他們都要瓜
 分了。若再要擴大地方權，不知還要擴大
 到什麼地步？

我們要知道，各省督軍總司令的「大」，是一件事
 ；地方的權大，另是一件事。在今日的制度之下
 ，只是督軍權大，而地方權極小。這一點大家
 不可不特別注意。一就財政權來說罷，民國五
 年政府劃分中央與地方財政權，把許多向來歸
 地方的收支，劃歸中央管理，即如安徽一省十
 年度的「國家收支」，如下列表：

國家歲入經常門：	
一、租稅	五、〇六四、二〇〇元
二、雜收入	一、七五、八八〇元
合計	五、二四〇、〇八〇元
國家歲入臨時門：	
合計	一二九、一九八元
國家歲入總數	五、三六九、二七八元

國家歲出經常門：	
一、外交部管	九、八四〇元
二、內務部管	一、四七一、四一四元
三、財政部管	六二、一五九元
四、司法部管	五六〇、八〇八元
五、農商部管	五八、三〇四元
六、教育部管	三五、〇〇〇元
七、陸軍部管	三、八〇〇、三〇五元
合計	六、五五七、一九〇元
國家歲出臨時門：	
各部合計	三七五、八八〇元
國家歲出總計	六、九三三、〇七〇元

我們要知道，這五百萬萬的收入，七百萬的支出
 都是「國家的收支」，都是省議會無權過問的
 所謂「地方的收支」，只限於本省的内務、財
 政、教育、實業四項，那是省議會可以過問的。
 自從民國五年以來，各省都是如此。(參看銀行
 月刊第二卷第八號，劉大鈞中央與各省之財政。
)因為地方的財政範圍縮小，因為省議會無權過
 問那絕大的「國家收支」，而中央又無力實行管
 理，所以各省的財政大權都操在督軍與總司令之
 手。兵馬權的歷史，更不用說了。所以我們說：
 今日只是督軍權大，而地方權小；若因督軍權

大而欲說地方權大，那就是獨秀所謂「發昏之發昏」了。

我們要知道，督軍總司令的權力所以大到那地步，正是因為他們現在處的地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中央有「權」可管他們，而無「力」管他們；地方有「力」可管他們，而無「權」管他們。試問我們今日要裁制軍閥的權力，還是希望那有權無力的中央呢？還是希望那有力無權的地方呢？

增加地方的官權；使地方能充分發展他的潛勢力，來和軍閥作戰，來推翻軍閥。這是省自治的意義，這是聯邦運動的作用。

地方有了權，就可以裁制軍閥嗎？可以的。我們試看江蘇近幾個月公債案，那便是一證。因為中央把地方的大部分財政權都收去了，故「地方收支」項下列有「公債」一門。公債既歸地方，地方便有權過問了。今年江蘇要發行四百萬公債，加上「江蘇國庫分金庫」的字樣，想只要財政部的批准，不經省議會的通過，但地方的反對竟起來了。韓國鈞只得召集本省的紳士，開一個財政會議，改四百萬為七百萬，總總躲過省議會的一關。但地方的反對還是不息的。他們反對的最大理由是：

募集公債，非行政機關所得單獨行動者也。國家募集公債，須經國會之議決；省政府募集公債，須經省議會之議決。法律昭然，當堪弁駭？

我們可以預料江蘇這七百萬的公債是發不成的。我們再看曹錕曹錕威權之下的直隸省議會；他們的成績雖不足道，但這幾年中省議會始終不肯通過一個公債案。我們於此可見地方權力的範圍之內，軍閥的權威也不能不受限制。在今日地方權力薄弱之時，這種限制是不能完全有效的。

(如奉天廣東之借外債。)但將來地方的權限加多，中央的掣肘全去，地方變成了可決否決的最後一關，那時候的軍閥就不能再有現在的容易日子了，那時候，全省的視線都注在省議會，本省的人才也會回到省議會去努力，省議會就成了軍

閥與人民決鬥的戰場。軍閥也許用金錢與武力奪得最後的奮鬥，一如山東的現狀，——但這種奮鬥的結果，一定是軍閥失敗的。

總括起來，我們的意見是：

- (1) 中國不適宜於單一的國家組織；軍閥的割據是武力統一的迷夢的惡果。
- (2) 今日以是督軍總司令的權大，而地方的權極小，這條件決不可混作一件事。
- (3) 軍閥的權限所以大到這個地步，是因為地方沒有權，又因為中央雖有權而無力裁制軍閥。
- (4) 今日決不應當希望中央來裁制軍閥；裁制軍閥與軍閥的一個重要武器在於增加地方權限，在於根據於省自治的聯邦制。

至於獨秀說的「聯邦制者建設在人民經濟狀況不同及語言宗教不同的理由上面，到也無可非難。察中國的狀況決不是這樣，——我對於這種論調，真不懂得了。獨秀在前面明明指出中國的經濟狀況，從家庭農業，到近代資本主義式的工商業，有三種懸絕的狀況。至於語言宗教的不同也有許多不可掩的事實。——語言更明顯。——何以他又說中國的狀況「決不是」這樣呢？況且稍研究聯邦國家的人，也應該知道聯邦制不必建築在經濟狀況及語言宗教不同的理由上面。美國不是一個例嗎？獨秀又說：

他們的聯邦論，完全建設在武人割據的慾望上面，決不是建設在人民實際生活的需要上面。……不過聯邦自治其名，聯邦制其實，不曾明目張胆提倡武人割據，發武人割據的現狀加上一層憲法保障。這也是不研究歷史事實的籠統話。我們且不論辛亥以前提倡的「新湖南」「新廣東」「新江蘇」「新浙江」；我們且不談民國三四年的聯邦論；即論最近三年來的聯省自治運動，那一省不是先由反對軍閥反對駐防的人提倡的？聯省自治的聲浪傳播遠了，事實上已不容易壓倒了，「聯省自治」四個字已成為可以號召的旗幟了，於是軍閥也不能不注意他了。軍閥之中，對於這個運動，有兩種態度。一派是投降在這個旗幟之下，想借他的招牌來苟延殘喘的。湖南的趙，浙江的區，也是這一派的代表。孤立的盧永祥甚至不惜冒險給浙江，這是誰投降誰的表示？一派是近來做「武力統一」的迷夢的；他們從地盤大都都集中在防禦省的制度之上，聯省自治便是他們自命之價；他們既不能學盧永祥的冒險，自然不能不出來反對聯省自治了。我們試看湖北軍省長的一幕戲，便可以了解直系武人反對聯省自治的心理了。明明是武人軍閥最忌的一個武器，何有人說他是「完全建設在武人割據的慾望上面」，這也是獨秀說的「發昏之發昏」了！

聯邦救國底我見

並質陳獨秀先生

陳國燾

近人對於聯省自治，議論紛紛；有的懷疑，有的反對，懷疑的，大半是咬文嚼字一流人，以為聯省自治，是聯邦制；他願意以為中國底省和外國底邦不相同的。實則 State 那個字，到了東方才譯成「邦」(德國底 Bund, 瑞士底 Canton, 未必都做邦字解，可是他們都稱爲聯邦了，他們各聯邦國是九分而後合的，所以無須乎「連邦」，就可以聯起來。我們中國各省要從單一制底總脫出來，所以先看看「省自治」三字，以便抓回多少權，所以用「聯省自治」字樣，比「聯邦」多了「自治」兩字。那麼聯省自治和聯邦比較起來，只有半斤和八兩的分別罷了。又一種反對的，總說聯邦制和單一制的對稱，爲聯邦制的一的對稱。所以拿出其說，強辯「分裂」等語說來，這反對的論調，實則聯邦何嘗不統一于同一的中央政府，看那「聯」字，自然會明白了。這種理解，是軍人和政客視聯邦爲不利的「一偏之見」。發是，他們講「地盤」主義，總想保持「割據」的勢力，講着良心說話，那

是無怪怪向。不是在這邊講得最可憐的，就是一位智識界有名的角色——陳獨秀先生。他那「對於現在中國政治問題的我見」裡頭的主張，也是和軍人政客一鼻孔出氣。他說：中國政治糾紛之根源，是因爲封建式的大小軍閥各霸一方，把持兵權，財權，政權，法律與論都歸無效，實業教育一概停頓，並不是因爲中央權大地方權小的問題。陳先生簡直拿聯邦制度等于封建制度，所以于封建所有的危險，也拉過聯邦制度來。其實封建是在單一國家才有的，在聯邦之下，各邦底民權，日漸發達，誰不容許封建式的政治底存在，就退一萬步說，請問大小軍閥各霸一方有什麼法子推翻了陳先生並沒有明白地告訴我們。只打起一集中愛國民主主義分子組織強大的政黨——一種北京「官統」式大招牌，在今日要想政治上軌道，當然不能沒有政黨。而政黨底效能，因在聯邦制下，容易引起人民底政治興趣，容易結合人民對於政治同一的意志，和容易監督政府，越見得大。關於這點，在這裡不暇詳論，請把我對於聯邦制度在今日中國底重要說吧。

聯邦制度，在現代已成爲潮流所趨。不要說美國法俄各國，已成聯邦，就是戰後的英國，本國和屬地間，也有這樣的趨勢。「單一國在戰後不能存在」底論調是不少，以我底歷史看，這的不要說，就是前清末尾，各省督撫權力多大，簡直全省事務，由他們包辦。那時各省，如果民智漸開，實際上就可以改成聯邦。加以洪憲以後，各省「自治」獨立「中立」底風氣一開，越顯見人民對於聯邦的趨向。(適於這句話似不能成立。——除這兩點之外，還有五個當前的實際問題，非聯邦制解決不了的。以下詳分開來說。)(一)聯邦制與今日中國之人才。現在中國開得這樣精，人人相見，總有「才難」底感想。北京政府現下的「備」「無辦法」，固是可憐，回頭看看各省底烏煙瘴氣，一更覺得可憐。可是才難有兩種解法：(一)國內無才(二)才非所用。單就政治上的人才說吧，也并不是「一天可以造成的，總得有種種機會讓他「歷練」「盡性」，方能成真正的才。在單一制的

隨時筆記下來，成功了一篇「湖南軍隊概略」。但是憑一兩個人的傳說，當然不免有少錯誤。深望知道湖南情形的讀者，就他們所知道的來通信更正，使得全國軍家的實在情形，慢慢的成了公眾的知識。

派別	軍長	駐防地點	備款
第一師	師長宋福庚	省城	七萬兵
第二師	師長唐平	省城	七萬兵
趙派	旅長葉開鑫	茶陵攸縣	二千餘人
譚派	旅長謝國光	衡陽鎮守使	二千餘人
譚派	旅長吳劍學	寶慶鎮守使	二千餘人
譚派	旅長羅先閣	零陵	一千餘人
中立	旅長劉毅	洪江	二千至三千人
中立	旅長田鎮	麻陽辰溪	一千餘人
譚派	旅長張敬	沅陵鎮守使	二千餘人
中立	旅長陳錫珍	鳳凰永保	二千餘人
		巡防九營	

這是目前湖南省政府承認的軍隊。以外還有陳嘉佑的一旅，原是駐防茶陵攸縣；張耀環一旅，駐防湘潭。陳旅先被趙錫福逐離了湖南；張旅隨後也被趙錫福逐離了湖南。所以陳旅與張旅，現在有三千多人，在湖南邊境，時時刻刻要回湘來；近來又同廣東的北伐軍的一部分聯合起來，在湖南廣東交界的地方活動；以前攻取臨武失敗，最近又有進攻零陵的消息。

所謂譚派，自然是譚延闓的黨人。但是上述表中所列的，惟有謝國光、吳劍學可算是譚系的嫡派；其餘却帶一點騎牆的臭味。況且第一師師長宋鶴庚雖然說是近于譚派，他手下的一個旅長唐生智，却是趙派的人。第二師的兩團旅長：劉朝全、是趙派，唐榮陽本是林支字的舊人，比較的同趙派接近。這兩師師本都應是在省城，軍隊則大部分散在外縣，第一師的唐生智一旅，現在散到了零陵，去拒絕陳嘉佑回湘。大概講起來，省城同湘東趙派勢力最盛，湘西大半中立。(劉毅原是以周澤壽的舊部，比較的傾向于譚，湖南則近于譚派，若是陳嘉佑回湖南的計畫，完全失敗，趙派地位，就要更加穩固了。

中立派裏面最危險的是陳嘉珍。他本來是田丹舟的舊部。所統率的陸軍五營，巡防兵九營，實數也有五千多人；要算各軍官而兵最多，器械最充足的。

統計湖南的軍隊，表面上有兩師，七旅，十四營，實際上不過三四五千。各軍隊發餉的數目無從調查，大概是就地籌餉的多，不過比四川的情形稍好一些。湖南全省的收入，在民國五六年的時代，不過九百多萬。現在未必比從前增加，要是各軍隊照舊而師旅的編制發餉，一年要八百多萬。就是照現在人散計算，也要四五百萬，至少佔全省收入百分之五十以上。

多元的主權論

現今政治哲學方面最重要的爭點就是主權論。主權論的學說共有兩種：一元說的和多元說的。一元說的主權論就是普通一般政治學者所早已承認的學說，是把主權看做國家至尊無上的統治權。照一元說的學說，國家是社會中的政治組織，有強制執行其意志的權力。那強制執行的權力就叫做主權，就是政治組織的根本基礎。這一種政治組織的特質有四種：

- (一) 有一定的土地，在那範圍之內，國家對於各種人民或人羣均有絕對的權力。
- (二) 統一在一國之內，祇有一個主權。
- (三) 主權是絕對的，無限制的，不可讓與的，不能分的。
- (四) 個人自由是發源於國家，由國家保障的。

主張一元說的學者是極力注重國家對於人民或人羣那一種直接的絕對的權力。他們說：無論在什麼地方，一元總是發現於多元之前。所有的多元是發生于一元，是歸納於一元的。所以要有秩序必須把那多元之權，引導到其目的，多元的公共事業萬不能做起來。統一是一元之基礎，所以也是各種社會生存之基礎。

這一元說的主權論始於布丹。歐洲封建時代之末期，時局非常擾亂，貴族與君主爭，貴族與國王爭，國王又與教皇爭，社會上紛亂的現象達到極點。人民的生命財產毫無保障，國家是差不多陷于無政府的危境，所以非有一個強有力的君主出來，不能救人民于水火，拯社會于沉瀾，國主權力的擴張，實在是當時社會上的需要。專制君主政體最先實現於法國。

民治主義發展以後，人民對於主權的態度，雖經一次的改變，但是那一元說主權論的根本觀念還是繼續存在。十八世紀以後的主權論只不過把「人民」這名詞來代替「君主」這名詞罷了。不過那時所謂「人民」決不能包括全體的人民，只不過是中等社會以上的人罷了。中等社會人因工業革命而得到財產，又因財產所有權而得到政權。他們有了金錢，無論什麼事都容易做得到。在各國政府裏邊，這一般人佔了極優越的地位。他們的方法就是把國家抬高起來，把法律看做人民公共的意志。把主權當作國家的政治基礎。但是近幾年來，社會上的情形又不同了，勞工階級無產階級均要求社會給他們一種公平待遇，但是國家法律，差不多全是為中級社會而設的法律。政府機關也在中級社會人手中，勞工階級和無產階級實在不能靠社會上固有的學說，固有的制度，來達到他們所要求的「公平」。所以那一元說的主權受了一部分人民的攻擊。

主張多元說的主權論的將要推法國的狄格(Martin)和英國的拉斯基(Lasker)兩個人。他們絕對不承認國家為社會中至尊無上的組織，高出於其餘組織之上。他們說：

人民在社會之中，組織各種各樣的團體，有宗教的團體，有文化的團體，有社交的團體，有經濟的團體，他們有教會，有銀行，有聯合會，有醫學會，有工學聯合會，凡人民間有利關係發生之處，他們總是羣聚起來，組織一個團體。

人民對於這種種團體，也和他們對於國家同樣的盡心盡力，同樣的服從。照拉斯基說，這多元的社會觀

否認那一元的社會，一元的國家。……凡與人民相接觸的無數團體均能影響于人民的舉動，不過我們不能說人民的本身就因之而被種種團體併吞了。社會的作用只

有一種，不過那一種作用可以用種種方法解說，並可用種種方法達到其目的。這樣分析起來，國家只不過是人類社會中的一種團體。國家的目的不必一定就與社會的目的相適合，猶如教會的，或工團聯合的目的，不一定就是社會的目的。那種團體自然有種種關係，由國家管理的，不過那種團體並不因之而就在國家權力之下。國家權力的至神無上完全是一種錯誤的想像。……在道德的作用方面，教會是不在國家之下的。在法律的方面，國家的尊高是……；誤認「國家就是社會」的結果。我們如果注重于國家的內容一方面，那一元說的錯誤就顯而易見了。國家既是治者和被治者所組織的社會，那國家的尊高當然有種種的限制：(一) 國家只能在它的職權的範圍以內，不受外界的限制；(二) 只有在那種未經人民抗議的職權以內，國家纔有最高的執行權力。

除去那種學理方面的攻擊之外，還有許多運動從事方面攻擊那種一元說學理所發生的政治制度。這種種運動的目的，或者是極力提倡社會中各種團體的權利，使之不受國家的侵犯；或者是想把那政治管理權分配于各種職業，使各種職業在一定的範圍以內，有自治權力；或者再用別種方法，設立一種分權的政治制度。在英國，在法國，現今有種種勢力極大的運動，其作用均想從根本上改造現今的政治制度；改造的方法或從組織方面入手，使國內各種職業，各種利益均有派出政治代表之權，分掌政治方面的權力，或從職權方面入手，把國家權力範圍以內，分出一部分職權，由各地地方機關執行。至于那種種運動的特質，不是這一篇文章的範圍以內，故不敘述。這種運動的名稱列表于下：

- (一) 職業代表制度
- (二) 行政方面的分權
- (三) 地方分權的趨勢 (Regionalism and decentralization)
- (四) 基爾特社會主義 (Guild Socialism)
- (五) 工團主義 (Syndicalism)

這都是從一元的主權論到多元的主權論的趨勢的明證。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週報

THE ENDEAVOR

20

每號零售銀元兩枚。郵寄大洋二分。半年二十六號，大洋五角；全年五十二號，大洋一元，郵費在內。不通郵匯地點，可用三分的或一分的郵票代價。

總發行所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這一週

△我們從前對於王寵惠的內閣，曾有一個要求：要求他們不要沒有計畫的上台，沒有計畫的上台。現在「王代閣」已總辭職了。沒有計畫的上台和沒有計畫的下台，都實現了。「代閣」時代的困難，我們也知道：同林異夢的閣員，索薪的包圍，名義上「代閣」的不分明；這都是實在情形。但現在正式的「王內閣」似乎又要出現了；閣員的色彩雖然不能做到「清一色」，漸漸趨向「淡一色」了；「依法懲辦」的命令似乎可以減少索薪團的包圍了。這個時候出來組閣的人，總應該有個計畫了。我們對於這個第二次的王內閣，仍舊是一個忠告：沒有計畫而來，沒有計畫而去，是可恥的事。

△王寵惠雖不會宣布什麼政策，然而北方的軍人已替他發表一個大政策了。直系的軍人反對唐紹儀內閣的許多通電，大意都是說，唐紹儀是主張聯省自治的，所以不配組閣；最配組閣的只有王寵惠。那樣看來，北方軍人早已公認「反對聯省自治」為王寵惠的一種大政方針了。我們對於王寵惠對於這一點有一種明白的表示。(適)

△我們請讀者注意本期登出 W.G.T. 的一篇對於目前時局的計畫。他提出關於政治的兩條辦法，關於財政的四條，我們大致都贊成。我們覺得他這個計畫裏最大胆的是主張由政府公開的調解直奉的私鬥，消除那逼人的戰禍。我們承認這個意見很有供大家注意的價值。我們眼睛睜睜地看著兩大系的軍閥天天練兵籌餉，準備作戰，像兩個不共戴天的敵國一樣，然而政府竟不敢過問，總想等到一系打敗了再來下令捉死老鼠！不但政府如此，國民也不敢過問，也總想等到一系打倒之後再來說漂亮話，嘴裡心裏安慰着自己道：「讓軍閥自家打自家，倒了一個少一個！」這是我們的大羞恥！我們盼望國中輿論注意這個逼人的問題；奉直的問題不解決，我們別想談財政，也別想談外蒙古，也別想談教育，更別想談裁兵和統一。至於 W.G.T. 提出的條件是否合宜，那另是一個問題，我們也希望大家討論修正。(適)

教育部召集的學制會議，日內就要開會了。我們對於這個會議，有兩個希望。第一，我們希望到會的教育專家不要注重學制的改革。學制從硬性的變成有彈性的，固是一大解放。但教育的精神究竟在內容而在學制的系統。這一次學制會議，依我們懸猜起來，至多不過能做出正式承認或修正去年全國教育聯合會的新學制原案。至於那更重要的「新學制課程」，決不是六七天的大會能議決的。我們希望學制會議能組織一個長期的新學制課程草案委員會，委託他們從容研究這個問題。第二，我們對於新學制中學部分，認為最重要的部分。我們希望學制會議對於這一部分中的高級中學要特別慎重。現在辦不好四年中學的人，也決辦不好六年的中學。我們主張，現在只可指定少數已有成績的中學，准他們辦高級中學。高級中學須有特別預算，須規定教員的資格。除了幾個教育發達的省分之外，每省此時至可有一個高級中學。以後不妨分期逐漸增加，但此時不可不抱定「寧關毋濫」的宗旨。這是我們對學制會議的希望。(適)

我們有點忍不住了。今天擬了一個假定的計畫，是專為目前的時局做的。一個人理想的自然是不會周到的。但你們會說過，「一個平庸的計畫，勝於沒計畫。」也許我這一個笨拙的發起，可以引出許多更好的，更高明的「大政方針」來呢。

假使我們做了今日的國務總理？

W.G.T.

你們在努力上曾責備王寵惠不應該「沒有計畫的上台，沒有計畫的下台」。但是不但王寵惠至今沒有計畫，你們也不會提出什麼計畫。難道你們有了那篇四個月前的「政治主張」就算完事了嗎？

我有點忍不住了。今天擬了一個假定的計畫，是專為目前的時局做的。一個人的理想自然是不會周到的。但你們會說過，「一個平庸的計畫，勝於沒計畫。」也許我這一個笨拙的發起，可以引出許多更好的，更高明的「大政方針」來呢。

十一、九、十二、 W.G.T.

大家都說，目前第一件要事是財政。其實那是錯的。政治不能解決，財政決不能解決；你要辦新稅，各省不保你；你要大借款，大家要反對；你要節省政費，裁了一千個冗員，還辦不起山海關附近的一砲！所以我主張先從政治方面下手。我的計畫是：

假使我們做了今日的國務總理？

W.G.T.

這五項問題，設有一項和國會的權限衝突的，國會議員不應該吃醋，政府也不應該因怕國會吃醋而不政舉行。況且此次政府召集的財政會議，豈不也是一種各省會議嗎？既以召集財政會議，何以不可以召集各省會議？況且我可以斷定那單討論財政的會議是無效的。

(2) 由北京政府公開的調解奉直的私鬥，消除那逼人而來的大戰禍。(對於這一件事，全國贊成弭兵的人也應該加入)

我這個提議，初看了似乎未免帶孩子氣，但是這話是板起面孔來說的正經話。本年四五月間的奉直戰爭固然是勝敗太不徹底；但我們試問，奉直若再開戰，就能打出一個澈底的結果了嗎？況且人民有什麼罪過，必須忍受這一回一回的戰禍嗎？即使一時打不起來，而兩方拚命的預備作戰，搜括一切款項，作爲軍費，那麼浩大的軍費是人民不能長久負擔的。況且前次直奉戰爭所以結束得快，大都是因爲張作霖大舉入關，故一敗塗地；現在奉軍若取守勢，戰禍便不知何日終了了。假使戰事延長至兩三個月，這是很難堪

(1) 由北京政府速即召集一個各省會議
(甲) 名稱，如政府不愛「聯省會議」之名，儘可叫他做「全國會議」，或「統一會議」。
(乙) 組織。每省派會員四人(省議會舉一人，省教育會與省商會各舉一人，省政府派一人)。中央政府派三人。國會舉三人。主席得由政府任命(以免紛爭)。
(丙) 地點。我主張在北京，因為北京雖在北京政府勢力之下，然而比上海確實自由多了，文明多了。
(丁) 權限。這個會議得討論並議決關於下列各項問題：
a. 裁兵與軍隊的安插。
b. 財政。
c. 國憲制定後統一事宜。
d. 省自治的進行計畫。
e. 交通事業的發展計畫。

的計算，北中國的什麼事業（教育，鑛業，工商等）都不能不根本毀壞了。所以我們無論怎樣推想，都回到一個同樣的結論：直奉的私鬥決不可不消除。

如果王寵惠們只顧做大官，只顧做一個「無抵抗力的內閣」（這是前日某報的妙語），那也罷了。如果他們還想做像滿洲子的政治家，他們應該用公開的條件來調解消除直奉的私鬥。我主張的條件是：

- (甲) 雙方減縮軍備，延期同時裁兵。
- (乙) 東三省取消獨立，交還鹽稅及車輛。
- (丙) 直系各省也不得提取鐵路收入。
- (丁) 任曹張吳三人為北方裁兵專使。
- (戊) 其他事項，由上述之各省會議解決之。

我也知道這件事決不是王寵惠們幹得了的。但是我們既談大政方針，就不能不列這一條了。我很希望國民注意此事，發成輿論，作一個實際上弭兵的大運動！就是王寵惠們幹不了，這件事總得有人幹的。

(二) 財政的

財政的計畫，說的最詳細的是努力第八節九兩期中的「中國財政的出路」。他說財政的「根本整頓方法」分兩項：

- 第一，劃分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的界限。
- 第二，力行裁兵減政。

第一條是要靠國憲和各省會議的。此時空談「劃分財政」，是沒有用的。紙上的劃分是早已有的了。故單有國憲的規定，還是不夠的；各省會議的一關是逃不過的。第二條的裁兵一項也必須得各省會議和奉直和議兩事舉行之後，方才可有把握。此時中央能行的只有裁政一項。六七月間的裁政計畫，近來似乎又漸漸停頓了。大概欠薪太多不能裁政一個大原因。然而欠薪不能因而冗員又不能減，天天債台高上去，也終不成事體。如有相當時機，應該把陸軍，海軍，參謀三部併作一部，設一個總長，兩個次長，名為「軍事部」。

他這兩個過渡方法，其實只是大借款一個法子。前天報上登出芮恩施在羅維約茶會席上發表的財政演說，似乎可以表示政府確也有大借款的希望。但芮恩施的一篇淺薄的演說是有用處的外款非不可惜，但現在政治未統一之前，大借款是決不能成立的。即使如芮氏說的，外國資本家肯借款，中國的國民未必肯承認這筆借款。借款給軍閥政客去分贖，是決不通的。

所以主張現在救急的財政辦法是：

- (1) 從速解決政治的糾紛。先從上文說的兩事下手，一召集各省會議，消除直奉的戰禍。
- (2) 整理各項長短期內外債及墊款（包括欠薪）。

他這兩個過渡方法，其實只是大借款一個法子。前天報上登出芮恩施在羅維約茶會席上發表的財政演說，似乎可以表示政府確也有大借款的希望。但芮恩施的一篇淺薄的演說是有用處的外款非不可惜，但現在政治未統一之前，大借款是決不能成立的。即使如芮氏說的，外國資本家肯借款，中國的國民未必肯承認這筆借款。借款給軍閥政客去分贖，是決不通的。

總計中央名義上的收入，應有

田賦	八千餘萬元
厘金及雜捐	四千餘萬元
關稅	一千萬元(依十一年度預測)
鹽稅	八千萬元
煙酒稅	四百萬元
印花稅	六百萬元
中央機關收入	一百萬元
官運收入	一千萬元
總計約	二萬九千萬元。

假如各省都像山西那樣忠順，(山西每年解中央二百餘萬元)，中央的財政問題早已解決大半了。現在中央的勢力不能放一個湖北省或山東省長，還有人希望用財政會議解決財政問題，豈不是做夢嗎？即如鹽稅一項，別說那四川的一千萬元，東三省近在咫尺，現在也扣留鹽稅，這豈是一個財政會議就能解決的嗎？所以我主張第一步是政治糾紛的解決。

- (1) 為目前計，宜從速宣布財政收支實況，約如下列各項：
- (甲) 收入尚有幾項？
- (乙) 負債實數：
- (丙) 現在每月支出實數。
- (丁) 收支比較，總虧若干？

這種公布是不可少的。政府現在想用一紙「依法籌辦」的命令來禁止索薪的舉動，那是自欺欺人的政策。即便你禁止索薪的舉動，你還不能禁止各機關的罷工，更不能禁止軍隊的鬧餉。只有開誠布公的把財政的狀況宣布出來，大家也許還可原諒政府一點。

況且政府為什麼總不肯公布財政的實況呢？豈不是因為軍費太多，怕人不平嗎？其實當此艱難的時代，軍費之多是大家意中之事，又何必瞞人呢。況且政府越秘密，大家越猜疑，所以越不能心平。所以倒不如一切公開的好。況且國民若不知道財政的實況，政府雖有救濟的計畫，也不能得大家的贊助。假如政府此時下令回到民國元年各機關人員一律支薪六十元的辦法，大家能不要先查帳嗎？假如政府此時大借外債，大家能不要先報告用這錢嗎？所以我們可以說：沒有公布，什麼財政計畫都行不去。

況且政府為什麼總不肯公布財政的實況呢？豈不是因為軍費太多，怕人不平嗎？其實當此艱難的時代，軍費之多是大家意中之事，又何必瞞人呢。況且政府越秘密，大家越猜疑，所以越不能心平。所以倒不如一切公開的好。況且國民若不知道財政的實況，政府雖有救濟的計畫，也不能得大家的贊助。假如政府此時下令回到民國元年各機關人員一律支薪六十元的辦法，大家能不要先查帳嗎？假如政府此時大借外債，大家能不要先報告用這錢嗎？所以我們可以說：沒有公布，什麼財政計畫都行不去。

- (2) 公布財政實況之後，應通盤籌算，做一個目前救急的小計畫。這個計畫應分兩個部分：
- (甲) 分還積欠。發給債券，按月提還。
- (乙) 均平現狀。無論交通財政，應與其機關一律均平待遇；或發半薪，或從回復元年每人六十元的辦法。

這個計畫應包括維持北京地方治安的方法。北京舉行地方稅，專供地方之用，是應該辦的。況且北京警察制度較完備，徵收新稅也不致有什麼大困難。(北京中小學的經費也須由中央發給，而北京市民不負一文錢的學校稅，豈非怪事？)

(3) 大借款如不可免，此時也宜做計畫。研究用途的分配，條件的磋商，而不能驟然實行，這時候若貿然做大借款，決沒有不失败的！

以上計政治方面二條，財政方面四條，是我試做的對於目前時局的計畫。此外尚有蒙古問題與承認俄國的問題，鐵路問題與新銀行開辦的問題，因不願佔力太多的篇幅，此時只好不談了。最後我要重引努力的話作結論：

「一個平穩的計畫，勝於沒計畫！」

日本俗歌二十首

仲密譯

這二十首俗歌係從下列書籍中選出來的，所根據的是上田的小明、湯朝的小明選與生田的日本文語集中的校刻本。

山家鳥出歌 即諸國盆踊唱歌

小歌志集

小明之衝

新說俚歌及流行歌

一 夢。裏。也。混。讓。我。們。聚。會。一。回。在。夢。裏。未。必。會。有。什。麼。放。言。罷。

二

想到從前的事情，煞是可惜呀！爲什麼現在再也沒。從。前。了。

三

雨。儘。下。着。罷。只。不。要。下。雪。；（雪。下。了。）夜。行。的。小。路。裏。竹。會。要。滑。曲。（阻。礙。了。道。兒。）

四

雖。是。暗。夜。裏。你。要。來。時。便。來。罷。只。要。認。了。伽。羅。香。的。路。線。

五

「來。了。罷。來。了。罷」，映。照。著。河。的。下。岸。却。只。見。是。蕭。艾。的。影。子。

六

一。夜。的。親。近。就。有。了。這。個（孽。障），「新。茶。的。茶。瓶」，（說。是）我。是。不。知。道。

七

（註一）閑吟集中有一首歌云，「新茶的茶瓶呀哪，盛了茶以後是，我是不知道，我是不知道」，意思相同，係刺男子的薄倖者。

八

我。和。你。是。紅。茶。的。煎。茶。呀。從。旁。抄。下。水。去。時。就。會。要。變。淡。

九

遠。道。地。放。著。可。愛。的。情。人。便。是。烏。鴉。叫。了。也。覺。得。担。心。

說。『要。想。起。我』。那。是。因。爲。忘。記。了。的。緣。故。呀。

我。是。也。不。想。起。也。並。不。忘。記。

十

十。九。二。十。正。是。開。流。傳。的。時。代。呵。雙。親。也。要。請。寬。大。一。點。罷。

（註二）以上十首，多係咏「私情」的歌。

十一

雖。然。不。是。彼。此。嫌。憎。的。交。情。也。只。好。休。了。你。罷。爲。的。是。嫌。憎。的。緣。故。

十二

說。寬。容。的。從。前。的。臥。室。如。今。是。正。眼。也。小。一。看。的。走。過。了。

十三

說。是。嫌。斷。了。還。請。便。中。捐。個。信。來。本。來。不。是。因。爲。嫌。憎。而。分。散。的。交。情。呵。

（註三）以上三首，咏夫婦的不自主的離別。

十四

再。譯。俗。歌。三。六。云。『遠。遠。的。田。裡。的。歌。聲。仔。細。聽。時。原。來。是。以。前。的。妻。的。聲。音』。正。是。同。類。的。歌。謠。

十五

我。是。開。在。野。裏。滿。公。英。呀。被。人。家。踐。踏。却。還。是。開。着。

十六

郎。是。輕。浮。的。『極。樂。精。靈』。有。真。心。的。只。是。那。前。中。的。鳥。

十七

（註四）極樂精靈，嘲游惰者之稱。

十八

髮。的。散。亂。這。是。枕。頭。的。磨。折。呵。面。龐。的。消。瘦。是。你。的。磨。折。

十九

（註五）新譯俗歌十云，「髮的散亂，這是枕頭的磨折呵，做買賣的身真是沒法呀，苦海呀，苦海呀，請你寬恕罷」。

二十

長。廊。的。中。央。（說。道）『請。忍。耐。着。罷』。眼。裏。滴。着。清。淚。了。

在。欄。門。口。告。了。別。在。廊。下。哭。在。屏。計。紙。的。房。間。裡。假。笑。着。

二十一

屈。了。指。頭。數。著。長。遠。的。年。期。拖。過。了。眉。毛。去。窺。新。子。

二十二

（註六）以上七首，係「花柳社會」的歌，咏婦女生活者。木下木太郎在食後之歌序中所說的「鄙俗的但是充滿眼淚的江戶平民藝術」，這些歌謠可以代表其一部分，於輕飄或野治之中仍充滿着真情至性，這是他們的特別的優點。

二十三

二十。首。中。『年。期』係。指。婚。約。定。營。業。的。年。限。維。新。前。前。女。子。結。婚。後。剃。去。眉。毛。歌。中。即。指。此。事。

二十四

武。化。運。動

I. II.

這。幾。年。的。『武。化。運。動』。僅。僅。在。智。識。階。級。和。勞。動。階。級。之。中。收。回。一。點。效。果。；。至。於。現。在。成。了。極。大。的。軍。人。階。級。因。是。他。是。武。化。運。動。的。對。頭。老。早。就。排。斥。在。新。文。化。的。範。圍。之。外。去。了。我。以。爲。這。是。提。唱。新。文。化。的。人。一。時。疎。忽。現。在。要。想。補。救。這。個。錯。處。應。該。快。從。『武。化。運。動』。下。手。

二十五

我。在。兩。個。月。前。從。京。濱。鐵。路。到。漢。口。再。由。漢。口。搭。輪。船。回。安。慶。在。這。一。週。中。和。兵。士。的。起。居。通。同。在。一。起。看。見。火。車。上。很。乾。淨。的。飯。車。被。他。們。佔。去。做。臥。車。輪。船。上。很。乾。淨。的。洋。式。茅。廁。被。他。們。弄。得。同。北。京。城。中。的。糞。場。一。樣。那。時。我。因。爲。受。了。這。種。刺。戟。心。中。想。到。我。兵。竟。是。姑。息。的。辦。法。必。得。要。鼓。吹。戰。爭。把。這。般。人。一。個。個。送。到。前。敵。上。去。讓。他。們。互。相。殘。殺。纔。是。痛。快。事。纔。是。最。本。的。解。決。法。！

二十六

前。兩。個。星。期。我。又。到。湖。北。去。一。輪。沿。路。上。看。見。車。站。上。守。衛。的。和。稽。查。的。軍。隊。一。個。個。面。目。黃。瘦。；。在。飯。車。旁。邊。看。見。我。們。吃。西。餐。真。個。要。『垂。涎。三。尺』。而。且。知。識。方。面。一。個。個。都。等。於。零。看。見。電。氣。風。扇。他。們。都。以。爲。奇。事。！。過。馮。玉。祥。管。轄。區。內。看。見。他。的。軍。隊。大。概。都。是。十。八。九。歲。的。小。孩。子。官。長。

二十七

教。他。怎。樣。使。他。怎。樣。完。全。成。了。一。種。機。械。的。動。作。真。同。玩。把。戲。的。嬰。孩。子。一。樣。我。看。見。這。種。情。形。小。兒。把。我。兩。個。月。前。痛。恨。兵。士。的。心。理。一。筆。勾。消。却。生。出。無。限。的。憐。憫。的。同。情。心。！

二十八

我。到。了。這。時。纔。改。變。我。的。志。志。我。看。得。這。十。年。來。的。南。征。北。伐。全。是。少。數。野。心。的。將。領。在。那。裏。玩。把。戲。在。那。裏。玩。弄。無。知。無。識。的。兵。士。取。樂。！。我。們。不。痛。恨。野。心。的。將。領。反。痛。恨。無。知。無。識。的。兵。士。的。確。是。我。們。的。觀。察。錯。誤。！

二十九

以。上。是。我。的。『武。化。運。動』。的。動。機。；。以。下。再。說。我。的。『武。化。運。動』。的。內。容。和。方。法。

三十

武。化。運。動。當。然。要。同。文。化。運。動。一。樣。找。出。一。個。簡。單。明。瞭。的。目。標。新。文。化。的。文。學。革。命。的。目。的。在。建。設。平。民。式。的。新。文。學。；。政。治。革。命。的。目。的。在。建。設。平。民。式。的。新。政。府。；。社。會。革。命。的。目。的。在。建。設。平。民。式。的。新。經。濟。組。織。武。化。運。動。也。應。該。採。用。這。個。原。則。造。成。平。民。式。的。新。軍。隊。

三十一

平。民。式。的。新。軍。隊。第。一。要。『財。政。公。開』。我。們。相。信。財。政。不。公。開。是。一。切。黑。幕。的。禍。根。財。政。公。開。便。是。打。破。一。切。黑。幕。的。唯。一。武。器。從。前。張。敬。堯。的。軍。隊。欠。餉。達。八。個。月。但。是。張。敬。堯。的。私。產。却。增。至。兩。千。萬。趙。個。的。軍。隊。欠。餉。達。十。個。月。但。是。趙。個。的。私。產。却。增。至。五。千。萬。；。王。占。元。陳。光。遠。的。軍。隊。和。私。產。也。都。是。這。樣。由。此。看。來。軍。官。階。級。和。兵。士。階。級。的。利。害。也。同。資。本。階。級。和。勞。動。階。級。的。利。害。一。樣。資。本。階。級。不。掠。奪。勞。動。階。級。的。利。益。便。不。能。把。資。本。集。中。；。軍。官。不。掠。奪。軍。士。的。利。益。也。不。能。增。多。私。產。從。前。馮。玉。祥。和。吳。佩。孚。的。軍。隊。中。都。收。了。財。政。公。開。的。許。多。好。效。果。；。張。敬。堯。趙。個。王。占。元。陳。光。遠。等。的。軍。隊。中。也。都。發。見。財。政。不。公。開。的。許。多。惡。影。響。現。在。的。軍。士。們。要。知。道。『你。們。的。欠。餉。並。不。是。國。家。欠。你。們。的。祇。是。你。們。的。上。官。把。你。們。的。寶。貴。錢。袋。上。腰。中。去。了』。軍。士。們。如。果。徹。底。覺。悟。主。張。財。政。公。開。便。可。救。濟。這。一。層。大。弊。

三十二

平。民。式。的。新。軍。隊。第。二。要。『好。軍。官』。『好。軍。官』。第。一。要。同。兵。士。『共。甘。苦』。軍。官。住。租。界。兵。士。却。住。在。前。敵。的。火。綫。上。；。軍。官。有。三。妻。四。妾。兵。士。却。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贖。妻。子。；。軍。官。打。幾。

個電報，便取得督軍巡閱使地位，兵士拚命兩個月，却祇領得軍餉五毛錢——諸如此類，皆違反平民式的新軍隊的原理。兵士們要知道：『你們喫的，你們搶劫人民，都是最笨的辦法。頂好是要同你們的官長共甘苦，做到有錢大家使，有飯大家吃的地步』——常言說得好：『有得吃大家團着，沒得吃大家悶着』。這纔是平民式的新軍隊中可共甘苦的好軍士好軍官。

平民式的新軍隊第三要『替平民做事』。國家設立軍隊本不是為一兩個野心的將領爭地盤的，也不是一階一級保護私利的。法國的勞動階級罷工，往往有政客利用軍隊去彈壓；粵漢鐵路上這回竟發生工人與軍隊衝突的慘事！勞動者與兵士的利害關係很密切，德俄的新國家同是勞兵合作的出產品。有遠見的兵士們，此後應該為國家的公共軍隊，不要為某家某姓的私軍隊；應該為平民謀公益，不要為野心家爭地盤。

以上是平民式的新軍隊的組織和目的，但是用什麼方法，組織成功這種新軍隊呢？我以為有三個方法可以分別採用：

(一)編成模範軍。募高等專門以上的畢業生充當兵士，加以充分的軍事訓練，為將來裁兵廢督的監視軍。

(二)編成國民軍。就在現有的軍隊中，挑選紀律嚴明的軍隊，編成國民軍。承認這種國民軍為國家正式的軍隊，此外所有的軍隊按年逐漸裁遣。

(三)開導舊軍隊。現在提倡新文化的人，都想『到民間去』，我以為這還不是救急的辦法。救急的辦法：應該『到軍隊中去』，絕對。將高等專門以上的畢業生分配到各處軍隊之中，專門為灌輸軍人知識之用，並參與決定軍事行動的方針。

以上是我的造成武化運動的方法。

附錄一句話：從前新文化運動祇限於文人階級，此後應該改變方向，發覺軍人階級着手。這就是說：以宣傳新文化的方法來化導武人；不要把武人看作新文化的仇敵，要把武人看作新文化

的朋友；新文化的分子不限於智識階級和勞動階級，并且要把軍人階級收入，使軍人階級也變為新文化的宣傳人。

編輯餘談

▲罵人。上海創造社出的『創造』季刊的第二期有郁達夫先生的『夕陽樓日記』，是批評譯書的。譯書是我近來想做而未能的事業，所以我很想看看郁先生的批評。他的引論裡說：

我並非是那一種無學問的惡思想家，專愛說說大話，以尋人錯處嘲弄古代的道德為本職的。我也不是那一種卑鄙的文人，專欲抑人之善而揚己之德的。

我之所以不能默默者，只為一般醜類，白晝橫行，目空中外，欺人太甚的緣故。……『吾豈好辯哉？吾不得已也。』

我們中國的新聞雜誌界的人物，都同清水裏的蛆蟲一樣，身體雖然肥胖得很，胸中却一點兒學問也沒有。……『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

這都是很厲害的教訓。我更要看看他罵的是誰。原來他下文批評的是中華書局的新文化叢書內的人生之意義與價值。他舉這書的開端五句為例，列舉英文，原譯文，和郁先生自己的譯文。我們細細考察以後，不能不替原譯者（余家菊）說一句公道話：余先生固然也不免有錯誤，郁先生的改本却幾乎句句是大錯的。我且把英文原本和他們的譯本都寫在下面，並且指出他們的錯誤：

(一)原文 Has human life any meaning and value? In asking this question, we are under no illusion. We know that we can not pose today as possessors of a tru-

th which we have but to unfold. The question confronts us as a problem that is still unsolved, whilst we may not renounce the attempt to solve it. That our modern era lacks all assurance in regard to its solution is a point we shall have to establish more in detail.

(二)余譯本：『人生有何等意義與價值？有這種懷疑的，並非為幻想所支配。我們有自知之明，知道我們不能冒充真理的主人，不過必須從事於真理的發見而已。煩擾我們的，是這個未曾解答的問題，然而我們對於解決的嘗試決不可加以放棄。關於這個問題的解答，以前各派說全無一點確實，往後我們要詳細的指明。』

(三)郁改本：『人生究竟有無什麼意義與價值？問到這個問題，我們大家都是明白的了。目下我們祇能求那一種真理的發明的時候，我們知道我們不能裝作已經得那一種真理的人。這個問題在我們的面前，還是一個未曾解決的問題，所以我們不應該把解決這個問題的嘗試來拒絕了。我們現代，關於這個問題的解答，還缺少種種確實的地方，這就是說我們將來不得不更加詳細造就之處。』

這裏共五句，第一句是獨立的，第二句是起下的，不是承上的。郁君把五句看作四句，把第二句看作承上的，錯便了。第二句余譯『有此種懷疑的』，確是錯的；但 under no illusion，余譯向無大誤，郁譯為『大家都是明白的了』，却是錯的。（改正譯本見下。）

第三句余譯錯在把『一個真理』看作『真理』，全句意思也不大礙。但郁君的改本竟是全不通了。他把句末 which we have but to unfold 一個形容詞的分句，搬到前而去，變成表『時候』的副詞分句，更是錯的。

第四句余君似乎真是把 confront 認作了 Confound（如郁君所說）：郁君修正前半句不誤，但他把 will 譯為『所以』，那可錯了。此字在此地與 although 相等，常譯為『雖然』，在中文裏『雖然』的分句應該移在前面去。

第五句余譯『以前各派說』是錯的，但文法大體卻不錯。郁君不知 establish 一字在此處當如余君譯為『說明』，而直譯為『造說』，又加上一個『故』字，便大錯了。我現在且把這五句重譯一遍，請余郁兩位的指正：

『人生有什麼意義和價值嗎？我們發這疑問時，並不存什麼妄想。我們知道我們現在不能自以為已得了一種真理，只須把他發揮出來就是了。我們雖不可把解決這個問題的嘗試拋棄了，然而這個問題現在還只是一個未曾解決的問題。我們這個時代對於這個問題的解答，竟全無把握：這一層是我們往後要詳細說明的。』譯書是一件艱事，罵人是一件大事。譯書有錯誤，是很難免的，自己不會完全了解原書，便大膽翻譯出來，固是有罪。但有些人是為開口計，也有些人確是為介紹思想計：這兩種人都可以原諒的。批評家隨時指出他們的錯誤，那也是一種正當的責任。但譯書的錯誤其實算不得十分大罪惡：拿錯誤的譯書來出版，和拿淺薄譯書來出版，同是一種不自覺的誤人子弟。又何必彼此拿『清水裏的蛆蟲』來比喻呢？況且現在我們也都是初出學堂門的學生，彼此之間相去實在有限，有話好說，何必彼此口罵人？（適）

各省學校經費風潮，無日不有；絀節之地，無不爲國。祇軍隊武人，狼吞虎噬，甚至一團營長之微，而每歲所入乃倍溢於全國高等校長。彼此相衡，何相反若是！此共和十稔所以演成教育破產也。錦繡不付庸味，將時所擬辦而未成者，拾集數種，以供熱心教育者之採擇。倘能如法辦理，十年之後，每歲必可得二萬萬元以上之特別收入，以專供教育之用，且與現在歲收毫無妨礙。茲將大略辦法開列於左：

一、設立教育基金局爲獨立機關。現在財政部信用久壞，自顧不遑，更何能爲教育基金多所努力。故欲擴充教育經費，必須另行設立教育基金局。尤必須將教育基金與軍警政費之撥歸脫然相離獨立，使中外無懷疑之念，軍警無挪借之虞，庶幾耳目一新，內外一致，界限分明，而後踴躍贊助者多也。現現時政局變幻無常，財政總長常數月而易，財政方針亦隨之而變，故教育基金局不特宜置諸財政部管轄之外，更宜超出於政治爭點之外，獨立自登，始能易於爲力。

二、教育基金局之辦事及預算必須公開。基金既係獨立，又欲超出政治爭點之外，則無論局內之辦事及預算，必須採用公開方式，始能取信於衆。屆時當由全國商會教育會等舉派代表，組織一基金委員會，所有籌辦各事，以及議定預算決算，皆由委員會共同討論，以示公正無私。

三、由基金所得收益直接分配各省。基金局既籌教育基金，於基金未成立以前，每年中央地方所用教育費，應由財部與各省財廳由各稅籌撥。一俟基金局籌得歲收之後，即應由基金局直接撥交各教育機關，專供教育之用。撥給數目，則按期通知各財政機關查閱備案。至分配之法，可將取得之數平分，以一半平均付給各省，其一半可按各省收入之數額，因其多寡而比例分之，自無畸重畸輕之弊。即政治上與中央未能一致之省分，以此法分配，亦極公平，故可望全國一致。

四、教育基金稅源宜預爲指定。現時中央指定爲教育專款，已議辦而未嘗實行者，如所得稅等，應撥入教育基金局辦理。此外亦應預定新稅源，俾得及時舉辦。茲表列于下：

(甲) 所得稅

(乙) 經界局所指出之官地并所增之租稅

(丙) 田產登記稅

(丁) 地畝加價稅

(戊) 烟酒官業

(己) 其他由委員會決定之新稅

(甲) 所得稅。此稅昨經財政部擬定，惟因反對者多，收入尙少。其理由已略陳於上。此稅應移歸教育基金局再爲斟酌推行。

(乙) 經界局所指出之官地及所增之租稅。鑑於民國五六年任財政部任上，經已作種種之準備，會前經經界局所移來之調查報告，如日本高島台灣香港寶山縣各處經界地畝辦法，詳加研究。又將寶山縣經界辦理經界人員調入財部，在部曾開經界籌辦委員會，討論各法之適用與否。食以寶山縣辦法稍加變通，即可適合吾國財政上經界局之需求。查吾國經界之議，始於二十年前赫德稅務司，赫德原議，以爲中國全境都爲可耕納稅之地，其說雖不無過當，惟以各國統計耕地數目考之，有占全國面積五成以上者，有祇占一成者，供視其國山河多寡爲斷。吾國西北山陵，東南河澤，比較他國，則可耕納稅之地，雖非如赫德所云，要亦可在全積二成以上。又祇就十八省內地計算，其面積已達一百三十五萬三千餘英方里，以華畝通之，又以二成折計，則應得可耕納稅之地十六萬餘畝。以每畝以稅一角計之，每年應得地稅一萬六千餘萬元。比較近年全國地稅收入僅九千萬元，則經界清理之後，實應增地稅七千餘萬元。比較現收原額，或可增至八成，即令再行減折，最少亦應比原額增至三成，爲二千七百萬元。試觀江浙地方，素稱繁庶，而寶山一縣由實地所得之成績，乃能增至二成。又如清末時廣西之調查地畝，未經清丈，祇以極疏略之辦法行之，亦增二成之數。則

以全國均算，預定其增加三成，實不爲過。至經界一層，照寶山縣處理，每畝收稅一角，已足供測繪及各費之需。即今日物價騰貴，辦法又稍加精密，最多不過每畝二角，自可足用。取諸地主，亦微而不苛。政府祇先整開辦費及開辦後半年之費用而已。先整之效，則視進行之緩速爲斷，多則多辦，少則少辦，法無一定。如欲於十年內辦竣，則須用測繪隊五千組，整支之款約四千萬。然以目下情形而論，實無如許之多數人材，則下手之初，仍須從少進去，逐漸擴張，不必遽求速效。稍假時日，另立學校，專爲訓練測繪調查地畝辦理地畝之各項人材，詳細辦法，茲不具論。至清出地畝，以所加之稅二千七百萬元推之，當可抵償二十萬萬元以上。以一半爲官產，每年所收租稅，已達一萬萬元矣。總而言之，經界辦竣以後，租稅增收，每年必在一萬萬元以上。然此款有形之利益言之，若無形之利於國家社會者，尤非增收租稅可比。蓋經界與登錄辦妥之後，能令國中之呆板地產皆可變爲半流動之資金，全國經濟立增其活潑能力，影響之大，實較所增之租稅爲巨也。

(丙) 地產登記稅。此稅必與經界相輔而行，其初次登記與經界同時舉辦，或更可立在辦理經界之先。其詳見後案。

(丁) 地畝加價稅。此項與丙項之地產登記稅，皆于民國五六年錦濤在財部任上議有辦法。蓋以地畝加價，乃近年文明國所稱許爲最公平之稅法。蓋地皮加價，乃社會所造成，非資本之獨力。則以所增之價酬還社會，實非過分之求。撥爲教育經費，理尤至當。當時本擬提出國會，嗣參戰議興，國會亦散，事遂中止。然條文辦法，舊案尤在，可撥交基金局酌量繼續辦理。

(戊) 烟酒官業。前清禁煙片時，錦濤通供戰戶部。以馬爾太生民原理由考之，民之嗜好，不於此則於彼，故以鴉片之禁，預知酒必興。當經條陳當道，設立紙烟廠製酒廠，以爲將來專賣之張本。就以紙烟言之，當時入口紙烟多由日本而來，每年不過八百萬兩。其英美南洋兩公司與大英大美等皆未登製台。國家自行設廠之意，不在牟利，而在乎抵制外來之烟。使外烟無利可圖，則不惟自絕。外烟之來源既絕，則提出國家專賣，外人無詞可藉，自然易於承認。計外來之烟，有人口稅百分之五，入內地後，更收半稅。現在國內製者，每箱有出廠稅二元，消場稅四元至八元不等。是國家之煙，比外貨可低百分之六七。即此一端，已可抵制外煙之暢銷。即令虧本售出，外國煙公司後此說，多用此法。近年之戰事牌煙與馬甲牌煙，其顯著者也。年中儘可由別項提補數百萬元，統籌兼顧，亦屬應爲之事。總以逐出外來煙爲目的，持定方針，雖暫時犧牲，亦所不計。則外來之煙及外人之公司，無有不從而裹足者。或且照公平價格，將廠業讓售於政府，以免虧折。一勞永逸之計，莫過於此。惜當道無遠大之志，不致爲此。至民國五六年，錦濤在財部任內，即與烟酒專賣局決議撥三百萬元設製烟廠之用。不幸事正開始，而南北紛爭遽起，事遂中輟。至於今日，中外烟廠，總長增高，一日千里，即以美英南洋兩公司計之，每年所消紙烟，已達一萬萬元。前年一年之淨利，且達二千三百萬元。及今不圖，將來更不知所底。查日本紙烟專賣一項，現年所收，竟達一萬二千餘萬元。若吾國能如法辦到，年中收入，必更倍之。(未暇暇前，美國酒稅收入幾及國稅之半)以此種烟酒官業之利，除去現行專賣稅外，所獲餘款甚多以充教育專款，實快乎游刃有餘。此項宜撥歸教育基金局設法施行者也。

以上所述：或經籌議而未舉辦，或已辦而未嘗實行，要皆卓犖大端，爲政府所當與辦之事。居今日而欲擴充教育，無米不足以爲炊。而求其不苛不擾，於歲收無妨，而可得大宗之收入者，舍此殆無良策。一得之愚，聊當爲獻，是否有當，敬候裁奪。

批評八團體國是會議所擬的憲法草案

送士

八團體國是會議的會員，都是國內有學識有經驗的人。他們通過的憲法草案，又是由憲法專門家起草並且由會員詳細討論過的，自然可以算是理想的草案了。但是我從頭念到尾，覺到有幾處不明白的地方，不妨拿出來講講。

立法的原則，是不要說空話吞棗的話。如說了這樣的話，解釋他的人，就夠上下其手，引起無限的紛爭。況且憲法是根本大法，勞的法律，都從他生出來的，他的措詞，更要簡潔明白，叫人望文生義的時候，不致於生出許多的解釋，反而不知道依那一個解釋是好。

這個憲法草案裏面，不清楚的話很多。今姑且就下列的幾條研究一下。

第七十四條，說聯省政府之收入，除關稅，鹽稅，烟酒稅，其他消費稅，郵電路政之收入外，為其他應全國一律之稅。試問中國之大，那一項稅，是全國一律的？如說是全國一律徵收的，則田賦，契稅，牙帖捐，貨物捐等等，各省都是徵收的。如要叫他都作為聯省政府收入，則省政府就沒有收入，維持自己的生命了。如說是稅則一律的收入吧，則除海關稅外，沒有一項稅捐的稅則是一律的。烟酒稅鹽稅的稅則，就是很參差的。難道聯省政府只要海關稅一項為收入麼。這又絕不是起草人的意思了。

第九十條，說人民應於其才能，依法律所規定，有從事公職之權。這一條原則我是極贊成的，但不知道才能這東西，拿甚麼做標準。英美兩國的政治，是久已上了軌道的，他們政治家的才能，是在沒有上台以前，就人人公認的。他們要「應於其才能，從事公職」，這可以做得到。在中國紛擾的社會上，欲養成一種強有力的輿論，能夠相信並補助有才能的人，叫他盡一種公職，是事實上做不到的。倒還不如明明白白的規定甚麼學堂畢業，及幾年行政經驗，或者還可以作為一種才能的標準。

第一〇一條，說全國之生計組織，應本於公道之原則，使各人得維持相當之生活。憲法上談到生計組織，實在是創例。然而這是順著世界潮流而設的，也未嘗不是。但是公道原則及相當生計兩項東西，是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的。歐美資本家與勞工衝突的時候，兩方面都有他的公道原則，說起來都是有理。生存相當不相宜，又是因人而異的。將來社會上如有不平的事情，兩方面都要引用憲法上這條規定爭執，豈不是叫莊嚴神聖的憲法，刻刻的為日常瑣碎的事情，添動塵。……

聯省與各省的權限，同時並行列表，是各聯邦先進國所無的。這個憲法草案，將兩種權限，都列舉出來，弄得有四十項之多，却也費盡苦心了。然而舉一漏萬的弊病，還是免不了。譬如防疫這一件事，雖說可以包括各省權中衛生及慈善事項下。但是防疫是不受警察的節制，能夠流傳到一省以外的。兩省或數省連同預防，就不是省權中所說的衛生事項了。然而聯省權限中，又沒有防疫一項，遇到有大疫的時候，必定有聯省與各省互相推諉的危險。

戶口及國民的財產調查資格，未經調查清楚以前，暫行採用一院制，(第二十條)是有理由的。但是這一院，總要同人民不要太隔離才好。歐美的大政治家，都說當人民的政治知識不豐富的時候，總要叫所舉的議員同人民接近，叫他們所議的事，同人民有切身的關係，才可以慢慢的喚起他們的政治興味，並引起他們監督議會的精神。我國十年來議會政治的大病，就是議員離人民太遠，人民不著議員。現在國是會議的憲法草案却是叫議員同人民愈弄愈遠了。依他說，參議院除各省省議會選舉十人外，由各省教育商會農會工會及華僑各聯合會選舉出十人來組織他。照這樣辦法，各縣或各村的人員，先選舉本縣或本村的教育局會，這些會員們再選舉本省教育會會員，本省教育會再選舉全國教育聯合會代表，由這些代表們選舉議員，是議員與人民之間，有三重關。比較現在的復選制度，這還隔得多。人民與議員，既不相識太遠，就沒有法子叫被

生一點感情了。況且有工會的省分極少，農會教育會也不是各省各區都有的。難道為了參議院的選舉，就特別選出這些會員嗎。如果選出來，恐怕勉強湊成的，就不能代表甚麼了，工了商了。再說教育農工商四項，實在不能夠包括各種職業。做官當然是一種職業，難道不應該有選舉權嗎？專門工藝而不賣錢的，也不是商；也不是農工教育，究在那一處行使他的選舉權呢？

在以上所說的之外，還有一件大事情，我不知道起草人怎麼會忘記的。第三十三條說大總統初選當選人，由參議院選定六人後，由各省就本省城內「一」(第四項原文)組織大總統選舉會，「就初選當選人中，選定大總統候選人，以各省選舉人總數過半數為列席，列席人之二分二投票同意為當選。」這個辦法，如二十二行省三特別區及蒙古西藏青海二十八個選舉會，都是不約而同的選出一個人做總統，一個人做副總統，自然是行得通的。但是以中國之大，政治組織之散漫，那裏會有這種技巧的舉，各省所選出的總統或副總統，如不是同一個人，自然應該就得票最多的，或推選他的省分最多的人或二人或三人中，決選一人。但憲法草案中就沒有這種規定。難道起草人以為中國的政黨組織，與美國一般的完備，能够舉出全國一致的總統副總統嗎？還是以為這層是小節，可照三十三條的規定，另以法律定之呢？如是前者，我敢說中國人實在當不起。如是後者，我說這是最要緊的手續，應該在憲法裡規定。

我的少年朋友汪靜之把他的詩集「蕙的風」寄來給我，後來他隨時做詩，也都陸續寄來。他的集子在我家裏差不多住了一年之久；這一年之中，我覺得他的詩的進步實可驚。他在九二一，二，三，做的雪花「棉花」，有這樣的句子：

你還以為我孩子說謊嗎？
你不信到門前去摸摸看，
那不是棉花？
那不是棉花是什麼？

如，你說這是雪花，
我說這是頂好的棉花，
比我前天聽見棉花舖子裏的還好的多。

這確是很幼稚的。但他在一年之後——一九二二，一，一八，做的小詩，如：

我。冒。犯。了。人。們。的。指。指。
一。步。一。回。頭。地。頭。我。意。中。人。
我。怎。樣。欣。慰。而。且。寒。呵。

這就是很成熟的好詩了。

我讀靜之的詩，常常有一個感想：我覺得他的詩在解放一方面比我們做過舊詩的人更澈底的多。當我們在五六年前提倡做新詩時，我們的「詩」實在還不曾做到「解放」兩個字，這不能比元人的小曲長套，近不能比金冬心的自度曲。我們雖然認清了方向，努力朝着「解放」做去，然而當日加入白話詩的嘗試的人，大都是對於舊詩詞用過一番工夫的人，一時不容易打破舊詩詞的條條枷鎖。故民國六七八年的「新詩」，大部分只是一些古樂府式的白話詩，一些變換樂式的白話詩，一些詞式和曲式的白話詩，——都不能算是真正新詩。但不久就有許多少年的「生力軍」起來了。少年的新詩人之中，康白情和平伯起來最早；他們受舊詩的影響，還不算很深，(白情草兒附的舊詩，很少好的。)所以他們的解放也比較更容易。自由(無韻)詩的提倡，白情平伯的功勞都不小。但舊詩詞的鬼影仍舊時時出現在許多「半路出家」的新詩人的詩歌裏。直到最近一兩年內，又有一班少年詩人出來；他們受舊詩詞的影響更薄弱了，故他們的解放也更澈底。靜之就是這些少年詩人之中的最有希望一個。他的詩有時未免有些稚氣，然而稚氣究竟遠勝於暮氣；他的詩有時未免太繁，然而太繁究竟遠勝於晦澀。況且稚氣總是充滿著一種新鮮風味，往往有我們自命「老練」的人萬想不到新鮮風味

「蕙的風」

(適)

你還以為我孩子說謊嗎？
你不信到門前去摸摸看，
那不是棉花？
那不是棉花是什麼？

。如靜之的月夜而未嘗；

我那次關不住了，

就寫封愛的結晶的信給伊。

但我不敢寄去，

怕被外人看見了；

不過由我底左眼寄給右眼看，

這右眼就是代替伊了。

這是稚氣勇獨有的新鮮風味，我們「老」一輩的人

只好望着欣羨了。我舉一個例：

浪兒張開他底手腕，

一盞一盞地撒地撒着，

撲着砂兒怪親密地吻着。

剛剛吻了一下，

却被風推他回去了。

他不忍去而去，

似乎怒吼起來了。

呀，他又剛憤憤地勢洶洶地起來了！

他抱着那遠近砂邊的小石塔，

更親密地用力接吻了。

他爬上那小石塔了。

雪花似的浪花碎了，一噴散着，

笑了，他快樂的大聲笑了。

但是風又把他推回去了。

海浪呀，

你歇歇罷！

你已經留給伊了！

你底愛的痕跡就留給伊了。

你如此永結地忙着

也不覺得倦嗎？（海濱）

這真像有稚氣，然而可憐呵，稚氣的新鮮風味！

至於「太露」的話，也不能一概而論。詩固有

淺深，到不全在露與不露。李商隱一派的詩，

與文英一派的詞，可謂深藏不露了，然而究竟還

不住他們的薄薄。三百篇裏：

取彼諸人，

投畀豺虎；

豺虎不食，

投畀有北；

有北不受，

投畀有虎！

這是真露的了，然而不害其為一種深切的感情的

表現。如果真有深厚的內容，就是直截流瀉的寫

出，也正不妨。古人說的「含蓄」，並不是不求

人解的不露，乃是能透過一層，反覺得直說直叙

不能透詩人的本意，故不能不脫略枝節，超過

細目，抓住了一個要害之點，另求一個「深入而

後出」的方法。故論詩的深淺，有三個階級：淺

入而淺出者為下，深入而淺出者為中，深入而淺

出者為上。靜之的詩，二三個境界都曾經過，如

前年後的悲我愛伊：

我本很愛伊，

十二分愛伊，

我心裏難愛伊，

面上却不敢愛伊。

我倘若愛了伊，

怎樣安我伊？

他不許我愛伊，

我怎敢愛伊？

這自然是受了我早年的詩的毒，未免「深入而

淺出」的毛病。但同樣題目，他去年另有一個寫

法：

願你不要那般待我，

這是不對的，

因你已被他看透了。

我們別無什麼，

只是光明磊落真誠懇懇的朋友；

但他總抱着無謂的疑團呢。

他不能了解我們，

這是怎樣可惜的隔膜呀！

你給我的信——

承面還顯着你底真心！

已被他那恨地撕破了。

……

他兇殘地罵我，

不許你對我訴衷曲，

他冷酷地刺我，

我實難堪這不幸的遭際呀！

因你已被他看透了。

這是不對的，

願你不要那般待我！

一定的。

一定不要呀！（非心願的要求）

這就是「深入而淺出」的寫法了，露是很露的，

但這詩究竟可「得」一首亦深探的情詩。過了一

年，他的見解似乎更進步了，他似乎能超越那笨

重的事實了，所以他今年又換了一種寫法：

我願把人間的心，

一個個都聚起來，

共總鑄成一條；

像月亮般掛在雲的天上，

給大家看個明明白白。

我願把人間的心，

一個個都聚起來，

用仁愛的日光洗深了；

重新送還給人們，

便誤解從此消散了。

（我願）

這種寫法，可以算是「深入而淺出」的了，我不

知別人讀此詩作何感覺，但我讀了此詩，覺得裏

面含着深刻的悲哀，覺得這種詩是「詩人之詩」

了。

認這些詩是詩。但是，我們應該承認我們的成見

是最容易錯誤的，道德的觀念是容易變遷的，詩

的權威是常常改換的，人的情感是有個性的區別

的。況且我們受舊詩詞影響深一點的人，帶上了

舊眼鏡來看新詩，更容易陷入成見的錯誤，我自

己常常承認是一個纏過腳的婦人，雖然努力放脚

，恐怕終究不能恢復那「天足」的原形了。我現

在看看這些敢於解放的少年詩人，就像一個纏過

脚帶來放脚的婦人望着那些真正天足的女孩子們

跳來跑去，妬在眼裡，喜在心頭，他們給了我許

多「摩士披里純」，我是很感謝的。四五年前，

我們初做新詩的時候，我們對社會只要求一個自

由嘗試的權利；現在這些少年新詩人對社會要求

的也只是一個自由嘗試的權利。為社會的多方面

的發達起見，我們對於一切文學的嘗試者，美術

的嘗試者，生活的嘗試者，都應該承認他們的嘗

試的自由。這個態度，叫做容忍的態度（Tolerance）。

容恕上加入研究的態度，也可到了解與實

識。社會進步的大阻力是冷酷與不容忍。靜之自

己也曾有一個很動人的呼告：

被損害的哥哥大詩人，

將要絕氣的時候，

對着他底朋友哭告道：

犧牲了我不緊要的；

只願諸君以後千萬要防備那暴虐者

好好地看你們青年的花罷！（被損害

的）

十一，六，六。

蕭的風現已出版，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價五角。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週報

THE INDEAVOR

十月三日 第22期

每份售洋二元
郵寄大洋二
分。半年二十六
分。全年五十二
大洋一元。郵費
在內。不送郵票
地點。可用三分
的或一分的郵票
代價。

總發行所 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本期增刊『讀書雜誌』第二期，請者注意！

這一週

▲W.G.T.在第十二期裏曾提出一個假定的目前計畫，內分政治和財政兩部分。政治項下只有兩條：一、是由中央從速召集各省會議，一、是由中央提出公開的條件，消除奉直的私圖。關於第二條，我們在前週的短評裏已指出他的重要性。最近聽說孫文的代表張繼到京後也說孫氏主張奉直私圖應該調解，又聽說黎元洪也有這種主張，這都是很好的消息，但我們要補充一句，我們說的「消除奉直私圖」，並不是姑息私圖；我們要尋求兩方裁減軍備，雙方裁兵，雙方實行取消「聯督制」；這才是真正的消除私圖。但這是一種「與虎謀皮」的事，非有全國輿論協力作先導，協力作後盾，這事是不容易收效的。我們現盼望全國的輿論界少費精神去替子龍們製造槍皮肉，——什麼「學究內閣」「反串內閣」——而回頭來，向這個逼人的問題上作點有力的鼓吹！

▲同時我們還要盼望全國的輿論界一致督促中央早日召集一個各省會議。當直奉戰爭還不曾

道理上這辦法是不正常的，事實上這辦法是困難的。分限可用此法，實國可用此法，謀統一不可用此法。
(5) 在今日的唯一正當而且便利的方法是從速召集一個各省會議，與各省的全權代表於一堂，大家把油子裏把油子提出來，公開的討論究竟我們為什麼不能統一，公開的議決一個實現統一的辦法。
我們盼望全國國民仔細考慮這幾條簡單的結論，我們更盼望全國的輿論界詳判這幾條結論。(適)

國際的中國

中國共產黨發表出一宣言，大意是說他們現在願意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運動聯合起來，做一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這件事不可不說是一件可喜的事。但他們的宣言裏有許多很幼稚的、很奇怪之議論。我們舉一兩個例子：最近的奉直戰爭，在吳佩孚方面，英美帝國主義者站在他的後方……在張作霖方面，自然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為其後盾……吳佩孚戰勝以後，北京政府漸漸落在親美派的手裏，這是美國實現對華政策一個絕好的機會。但是美並不願意與佩孚——是一個較進步之軍閥——製造一個統一的政府，因為吳佩孚所主張廢督裁兵如果現行的統一，與中國資產階級以極大的利益而易於發展，與外國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進行，極不利的。美帝國主義者便轉而過來，與日本強硬派手，企圖共同利用張作霖曹錕和其他頑固的軍閥官僚（如安福系交通系等），以免日美互相掣肘，而造成一個可以共同利用的中國傀儡政府。(百九十九)

完全終了時，我們在五月十四日的報上便提議一個公開的南北和會，由和會議決召集全國會議統一的一個條件。當時這個提議若實行了，現在國會裏就沒有什麼「八二六」的紛爭，也不致到今日還是這四分五裂的中國了！但當日戰勝的實力派自作聰明，以為「法統重光」之後，什麼問題都沒有了；於是他們反對和會，反對各省會議，迫不及待的就把黎元洪擁出來了，就把國會恢復了；既不問事實上統一的問題，又不顧南方的心理，又不顧國會內部的法律問題與感情問題；所以國會雖然開會了，黎元洪雖然做了總統了，然而國家分裂如故，統一還是遙遙無期的。國會裏唱過幾次的武戲還是小之又小的惡果吧！當時以為統一的障礙是孫文，孫文倒了，統一還是不能實現。當時又以為國會的障礙是廣東的非常國會，現在非常國會沒了，然而國會還不能太平無事的運行。我們再三考慮現任的政治情形，只有下面的簡單結論：
(1) 武力統一絕對不可能，做這種迷夢的是中國的公敵！
(2) 憲法是將來的政治工具，此時決不能單靠憲法來統一的。
(3) 大革命——民主主義的大革命——是一時不會實現的；希望用大革命來統一，也是畫餅不能充飢。
(4) 個人的接洽，代表的往來，信使的疏通，都是不負責任的，都是鬼鬼祟祟的行為。

這一段新期有許多不確實的地方。第一，二十二日的茶會上在座的人只有五位是當日發表「政治主張」的人。第二，這一次茶會的目的本是要討論目前政治的計畫的，並不是什麼「好學者」邀集來講解某方面的問題的。第三，當日的討論確是很老實的，想懇切的；但並沒有「而紅耳赤，彼此不歡」的事。第四，當日討論三小時的結果是，王內閣不是沒有計畫的；不過在這個新繁雜的節節之前，一切計畫都是空話，所以他們不願意在這個時候發表什麼計畫。
我們對於「十內閣有計畫」的消息，自然是歡迎的。我們且讓一步，耐心等待王內閣順順溜

溜的過了中法斷交之後，把他們的大政方針，宣布出來。我們盼望他們不要再使國民失望了！(適)

系交通系等，這更是笑話了。現在中國想利用「曹錕張作霖安福交通」這個奇怪大聯合的，恐怕有人不！但我們知道美國的歷史和國情的，可以斷定美國決不會有這種奇怪的政策。

我們並不想替外國的「資本帝國主義者」作辯護，不過我們實在有不過這種瞎說的政策形勢。我們要知道：外國投資者的希望中，和平與統一，實在不！於中國人民的希望和平與統一。自從辛亥革命年以來，世界列強對中國的態度已有一種很明顯的變遷了。民國初年，外人「捧」袁世凱的故事，我們應該總還記得。外人所以捧袁，大部分是資本主義者希望和平與治安的表示。我們可以說他短見，但不能說這全是出于惡意。這六七年以來，歐洲的國家已到了很窮迫的境地，他們自己已不能料理自己，更遑東更沒有侵略的餘力了。遠東的國際局面自然只與英美日三國的問題。歐戰期中，英美兩國不能顧及遠東，所以讓日本在遠東自由擴張他的勢力。但是日本的政策挑起了中國民族的自覺和反感，故這六七

年之中，日本在中國的地位並不會這般驟然以前，而中國民族的自覺心反因此更發達形成了，中國實業階級經營的工商業也在這個時期之中漸漸的造成一個可以自立腳的地位了。巴黎和約是美國的大失敗，中國的權利也被斷送了；然而巴黎的失敗竟運來了一個空前大政客——威爾遜——跟着一倒不振，而美國的政局遂生一大變化。美國共和黨向來是資產階級的政策，他的帝國主義的色彩比民主黨濃厚的多。他們是有外交政策的，不比民主黨只有理想，所以他們恢復政權以後，就召集那幾種軍備的國際會議。這個會議確不是為替中國伸冤而召集的，然而中國的國民外交和美國的輿論竟能使華盛頓會議變成一個援助中國解決一部分中日問題的機會。會議的結果雖未必能完全滿足我們的希望，但我們稍知當時情形的人，都該承認當日熱心援助中國代表團的許多學者，與論家，並不是替「資本帝國主義者」做走狗的。就以資產階級而論，新銀

行的組成，無論如何無力，確已有了消極的阻止某一國單獨借款給中國政府的大效果。中國共產黨儘管說新銀行團是一個「四國吸血同盟」，然而我們試問想民國七八年的日本獨佔的驚人效果，再看着新銀行團成立以後這幾年來的消極的效果，就可以明白美國資產階級對中國的未必全壞惡意了，我們更想這幾年國內的資產階級，爲了貪圖高利債的利益，拚命的借債給中國政府，不但有延了政府的命運，並且破壞了全國的金融，使中國金融界呈現今日的危機，我們平心而論，不願意使中國和平統一的人，究竟是那三年不惜一文給中國政府的新銀行團呢？還是那北京政府的無數高利債主呢？

況且投資者的心理，大多數是希望投資所在之國有安寧與統一的。歐戰以前，美國鐵路的股票大多數在美國資本家的手裏。這種投資，各方面全受利益；英國也不用顧慮投資的危險，美國也決不聽英國「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這樣的國際投資是不會發生國際問題的，因為這種投資和國內的投資一樣。國際投資所以發生問題，正因為投資所在之國不和平，無治安，不能保證投資者的利益與安全。故近人說，墨西哥，中國，波斯，近東諸國，可叫做「外交上的孤注，國際上的亂源」。優勢的投資國家要想這些弱國與亂國有和平與治安，只有兩條路子：一是征服統治他們；一是讓本國人民早日做到和平與統一的國家。十年以前，列強對中國自然是想走第一條路的，所以有勢力範圍的劃分，瓜分地圖的擬議。但日俄戰爭以後，因日本的勝利而遠東局面一變；辛亥革命以後，因民族的自覺而遠東局面再變；歐戰期內，因日本的獨霸而遠東局面幾乎大變；歐戰期以後，又因中國民族的自覺而遠東局面又經一次大變。老實說，現在中國已沒有很大的國際侵略的危險了。巴黎的一關，華盛頓的再關，無論怎樣無結果，已够使全世界的人知道中國是一個自覺的國家了。稍明白事理的政治家，大概都曉得那第一條路——征服統治中國——是

做不到的了。現在無論是一國，一日本，美國，或英國——都不能不讓中國人民來解決本國的政治問題，來建設本國前統一國家，近來因爲有幾種外債到期，中國政府不能付款，所以我們偶然聽見什麼「共同管理」的論調，但這種論調其實同近日中國銀行家要求安格聯在十一月八日公債票上簽字，是同樣的心理，我們只得由他們唱去，事實上我們自己若能整頓國庫，理出一個頭緒來，造出一個新國家來，把這一比比較很輕微的國債（比英國每人負擔少一百倍，比法國少二百倍）擔負下來，這種論調也就都沒有了。所以我們現在儘可以不必要去談那些「共同管理」的論調，最要緊的是同心協力的把我們的國家弄上政治的軌道上去。國家的政治上，戰後，工商業可以自由發展了，投資者的正當利益有了保障了，國際的投資便不發生問題了，資本帝國主義者也就不會在軌道上進行了。

- 我們的的朋友陳獨秀先生們在上海出版的機關週報，標出兩個大目標：一是民主主義的革命，一是反抗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對於第一項，我們自然是贊成的。對於第二項，我們覺得這也應該包括在第一項之內。因爲我們覺得民主主義的革命成功之後，政治上軌道，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已有一大部分可以自然解除了。他們指出國際帝國主義的各種壓迫是：
- (1) 北京東交民巷公使館前直是中國之太上政府；
 - (2) 中央政府之大部分財政權不操諸財政總長之手而操諸客卿總稅務司之手；
 - (3) 領事裁判權及駐屯軍權行於首都及各大通商口岸；
 - (4) 外幣流通於全國；
 - (5) 海關權及大部分鐵路管理權都操諸外人之手；
 - (6) 銀行附及各種企業家一齊勾串國內的對國黨，盡量吸收中國的經濟生命，如鐵礦山和易廉價的工業原料等；
 - (7) 利用欺騙中國人的協定關稅制度，符制中國的製造業不能與廉價的外貨競爭，使外國獨占中國市場，使中國手工業日

漸毀滅，使中國永爲消費國家，使他們的企業盡量吸收中國的現金和原料。這七項的壓迫，國內政治問題有密切關係的。政治紛亂的時候，全國陷入無政府的時候，或者政權在武人奸人的手裏的時候，人民只得和界與來，民巷公使館，外幣是金不換的貨幣，總稅務司是神人，海關稅權在外人手裏是中國的幸福！至於關稅制度，國內無數的商人，百姓，壓迫在萬惡的關稅制度之下，在「一」江，空流到北岸時，本不能不十倍，二十倍於遠從歐洲日本來的。我們理應的對象自然是什麼國際帝國主義而這些卡其打子們了。所以我們很要緊的將我們的的朋友們努力向民主主義去，一個簡單目標，不必在這個時候，涉到什麼國際帝國主義的問題，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國主義的先決問題。

職業參政的議

近今上海開國會，制憲草案，制憲者，皆予幾種職業團體以參政權，是也。惜其因用之範圍太狹，而組織太簡單耳。所用者四團體，商，工，農，教育。而律師，記者，醫家，文官，著作家，之非商非工非農非教育者，雖有參政，不得預也。商會會員，爲各本地商行號之代表，各行號照例推主理人得爲代表，非主理人，雖有才智，不得預也。各處農，工，商，教育，會中之業農工商教育者，又不皆爲各該會員，不皆會員者，雖有才智，不得預也。此其組織之簡陋也。爲其簡陋也，無大權則已，苟賦以大權，則點者或將從而操縱，則弊害叢生矣。且大權所在，苟有偏袒，必致下禍。又國民既信仰職業團體，何必限其參政範圍於選舉一事。今所私擬者，一，組織法，二，職司範圍。所知非完善，然將職業機關均能參政，其制度或不能無取於是矣。

二、組織法

公會（擬稱「團」）：凡成年男女公民，非經糾察公權者，必須冊名於各地方各本業之公會。

右邊職業受政之組織法及其職掌，竊以為特具左列諸優點。

一、職業受政可引起平民之政治興趣也。平民對於政治，漫不經心者，以其利害遠也。理至玄遠也；而對於職業，往往絲毫不肯放過者，則以其利害切己，衣食所關，事無或爽也。今以政治加入其職業範圍，則對之視為迂遠者，今則關係切身利害矣。苟弄下愚不涉，求有不增加其政治上之受悟程度，而長其興味者也。此其優點一也。

二、職業立法出自職業代表機關，則立法者可以其於所立之法，具有學識經驗也。議會機關，大抵多通商政治代表，其有專門學識經驗者，大抵各有專業，不肯作普通代表也。今各以代表其本行，各以詳論其所業之專且不必離各本職業，則此等智識之專門家，宜無所遺棄矣。且各職業既有嚴密之組織則苟非本職業之領袖，該職業其代表，誠使各職業各以其有學識經驗者立法自治，則各職業自當分途並進；而社會全體，自不得不以之而蒸蒸日上矣。此其優點二也。

三、人民分職而不分等，則階級之覺心漸泯，階級之爭端可除也。社會中所以常有騷動階級者，大抵皆以其有利莫為之與，有害莫為之除也。今一切職業團體，自各縣之各業公會以上，莫不予以正當機關，予以自由宣道之權；則階級之爭可除，而不平之鳴可已矣。各職業公會，以一縣(或獨立市)為一單位；其發擇機關，則所屬之士，農、工、商、縣會也。四種會中，各有若干公會在焉。多種職業常討論於一處，許多階級觀念，可以消除矣。縱有不盡消除者，苟所見不偏，則同會之他公會，未必贊助也。各該之對立法，既必須本級之士農工商等會發言，故不為士農工商會所提出者，對外不生效果也。選其法之既經提出於各本級之職業協會，非得多數通過，不能生效也。而省同機關，四種職業，操權均等。

理高一層，則利於一類者，大抵多有害於其餘三類，難望其受多數之贊助也。歐美社會階級紛爭，最苦烈者莫若資本與勞動之間。今舉國人民，凡有公權者，皆有一種職業者也。同時亦莫不可以作資本階級。社會分職如此，則歐美式之階級紛爭之說，以偏激論者，無所恃其意。

依。則歐美式之社會紛爭，或可息矣。且一切職業，內而皆得自治，外而皆得參與一切有關各本業之立法。所見者惟各執一業以服務於人類，共處社會，無貴賤等差也；則社會人人皆各與同舟共濟之念，而無或有橫道阻礙之憤懣矣。此其優點三也。

四、社會以職業分組，則無業遊民，可漸受淘汰也。今者國內有公權者，多有財產而無職業者也。而勤勞於社會而無財產者，反往往無權問國家地方事業。此不啻無業而無權也。依本辦法，則凡有智識者固得從事於政府如前；而無業者並所有他種公權而失之；社會之趨進，將日受收縮而減少矣。此其優點一四也。他如以議會與職業會聯合選舉，則政黨與政黨之黨用少，鮮有機會以施其偏私伎倆；則政治可望常循正軌少出歧途矣。則又其他優點之可稱道者也。

說「省」與「邦」解造邦之惑

深甫

讀者而北顧者，以「聯省」之義號召國人，新理地方各得因宜自治之權，以殺取國家大器者，惡慮惡匪之氣，以未樹大防，而味者不察，輒以不倫不類之變統一為割據等危辭，故為聾人聽聞。乃一般學子，又以不慣於見「聯省」之名，多顧更進而以「聯邦」之名稱代之。吾非反對「聯邦」名者；第以我所知，改「省」為「邦」，不見其必要也。以北京大學教授朱希祖君之說為最圓滿。朱君持論頗多精到之處。其論「省」宜改「邦」一語，則頗備兩點：一、根據文字史，「省」病而以「邦」之名稱也。二、根據國際政策，吾以為此兩點皆不足以為「省」病而以「邦」之名稱也。一、根據文字史，「省」病而以「邦」之名稱也。二、根據國際政策，吾以為此兩點皆不足以為「省」病而以「邦」之名稱也。一、根據文字史，「省」病而以「邦」之名稱也。二、根據國際政策，吾以為此兩點皆不足以為「省」病而以「邦」之名稱也。

再次引申而為「官署」。唐書百官志曰：「官司之制，曰省，曰臺，曰寺，曰監，曰府，曰司，曰密，曰中，曰書，曰省，曰內侍，曰省是也。」三次引申而為「國史衙署」。元設「行中書省」於各路，稱「行省」。四次引申而為「政治區域」之稱。元各路行中書省之所轄區域，明稱以來直稱為「行省」，或單稱「省」，如「十八省」、「二十二省」云云。民國以來仍之。

朱君據「省」字右述經過之歷史，斷其不堪用以當今世湖南浙江等省自治區域之名稱；而獨稱「邦」字，謂其尊嚴足以當今世各聯邦國之 status。按 status，華譯為「邦」，聯邦國家之最高政治區域也。原為自主國家之稱。其起源則自「樹立」拉丁文 status，「立」也，「站」也。一轉為 status，「地位」也。再轉為古法文 status，或古英文 status，或 status，財產也；引申而為世爵之封田。三轉為今文，英之 status，法之 status，德之 status，則又引申諸侯封土而為政治上之有無上之主權之國家矣。四轉而為聯邦之邦 status，則又轉為國家之名，以加諸自治地方區域上也。

今試比列二字之歷史於左：(一)行政區域，(二)官署，(三)官署，(四)行政區域，(五)自治區域。右述「省」與「邦」之歷史，其意義之經過多相同處；其始，皆自絕不相關之文字轉移而來。朱君為歐人之 status 字，頗特惡本國之「省」字，殆亦感于偏見歟！即以中夏之「邦」字而論，其來源亦未嘗不涉希臘。「邦」字，說文曰「國也」；周禮註「大曰邦，小曰國」；釋名曰「邦，封也；封有功於是也。」古文從「田」，「會意」之「之」，說文曰「出也」；玉篇曰「適也」；往也，是也。「若謂」問「之」之「省」，不足以包括湖南浙江等有自治憲法之自治區域，雖然矣。今以「出田以封有功於是」之「邦」當之，果較勝乎？吾以為正名之事，以習俗之所安者為近是，若不問習俗安否，而惟求文字於歷史上適當之符

合，則今人之日常言語，殆難在不屬困難，不然，則「華事」之「華」，何取於「君」「羊」；「國家」之「家」，何取於「豕」；「家」哉！故歷史上字義之牽強，不足為廢「省」之原因。

次就國際政策立論；朱君謂中國以條約關係，西藏蒙古不能改為行省；若各省一律改「邦」，則蒙藏可以列入邦內，與條約不相抵觸。按俄國自勞農專政，帝國分崩，新政府之在莫斯科與亦塔者，至今尚未得各國之承認。從前關於蒙古之中俄種種條約，久已無人能問；即日後亦儘有機會正式廢除。故蒙古之地位，絕不成國際問題；此殆於盡人而知。至於西藏，則民國二年四月二十七日陳貽範所署名之希摩拉草約，雖有「中國政府，不改西藏為行省」之文。然此草約，當經吾國政府立即否認，始終未署正約。是後至今，雖經數次提議，終無結果。我國固得不受其條文之束縛。我國今日能受束縛者，惟光緒十六年(藏哲劃界)，光緒十九年(亞東開商埠)，光緒三十二年(追認印藏條約)，之三次條約；及光緒三十年之印藏條約，(開三埠通商，賠償兵費，及不許讓利予他國)，與光緒三十四年之印藏通商章程。凡此數者，皆無中國不能改西藏為省之條。故中國苟抱持堅決態度，欲改省即改者耳。且朝鮮非與英美有約之國乎？日本對其美許代履契約，欲併之即併之矣。何況西藏既經承認為我國領土，安能禁我內政之改組哉！故就國際政策論，亦無廢「省」改「邦」之必要也。

且荷蘭往世自稱「聯省下國」者也。(其五省中，荷蘭省最大都城在焉。故他國呼之為「荷蘭」)國云云。阿根廷之新國憲，效法美利堅國之聯邦制；願其自治地方，不稱「邦」 status，而稱「省」 province。此聯邦自治省在德國已有先例者也。今多數國人，聞省制省憲，則尋常安之；聞改聯邦制憲，則恐惶失所依據；此查習俗所安者不同也。夫「省」與「邦」之地位既無異，而所操實權則又在憲法之所賦予，何必改此一字而使國人惶惑乎？吾故以仍舊便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週報

THE ENDEAVOR

23

總發行所 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每號零售銅元兩枚。郵寄大洋二分。半年二十六號。大洋五角。全年五十二號。大洋一元。送費在內。不在此限。地址。可用三分或一分的郵票代價。

△本報啓事

第二十二期本報出版時，一日就賣完了。因印刷所忙迫，不及即日再版，我們很對不起許多讀者。現已把第二十二期及增刊讀書雜誌第二期，一齊校正再版，不久即可出版。又本報第一二三期，久已售罄；現在第一期三版，第二三期再版，不久也可出來，特此預告。

這一週

△自從獨秀君發表一篇文字，說「聯省自治」不是救濟中國目前政治狀況的良藥之後，這幾天天報紙上很有人討論這個問題。獨秀君自己說得很明白，他說：

聯省制即聯邦制的理想，固然是我們所不反對的，自治更是我們所贊成的……但是獨秀君為什麼說聯省自治不能醫治目前的病症呢？他的理由是：

我以為我們人民底政治能力，才發達到都市自治的程度，若說已能勉強運用省自治制，此則為常識所不許，不能而強欲其能，至不惜以武人割據冒居其名。其結果，上不能集權於政府，下不能分權於人民，徒使軍閥橫梗其間，統一與民權兩受其害。因為真能運用省自治制底聯邦，未必有害於統一，而武人割據的聯省自治，却去

統一大道了。

此外又有李誠天君也說「聯省自治說可以取消」。他的理由是：聯省者，實含聯省防，攻守同盟，且其裏面似帶有狼狽為奸之色彩者也。這一派的議論，對於聯省自治的主張，實在不免誤解。我雖然不主張非聯非防的聯省自治，但是却很著道一部分非政客，非軍閥的唱聯省自治的主張。他們的目的：就想以自治做方法，方面打破憑藉中央政府作祟的野心政客和腐敗官僚，一方面推翻形同割據的各省督軍。却沒有一個人說：陳炯明和吳佩孚携手，便是聯省；盧永祥入浙江籍，辭督軍的名，便是自治。

我們想用聯邦制來促進各省人民的自治能力，想聯邦制來減少中央與各省的糾紛問題，想聯邦制來使人民組織起來省政府，藉人民所組織的省政府來制除軍閥，所以才主張聯邦制。我們和獨秀君不同的點：在一個認定聯邦制不是剷除軍閥的方法，反造成助長軍閥勢力的機會；一個認定非使人民發展自治能力，不能推翻軍閥，并認定聯邦制是使人民發展自治能力的比較上妥善些的方法，所以主張採用聯邦制。我們並不會承認各省的武人割據，便是聯邦；也並不承認「聯省防」，便是聯邦，請討論這個問題人千萬不要誤了！

△我們老實備行政方面的人，說：「某人做

了國務總理為什麼不宣布大政方針？「這個責備固然是正當。可是立憲政治大政方針的決定權，多在議會，我們的國會第三屆常會馬上就要召集了。各國議會之中，沒有一國沒有政黨，各政黨當議會開會之前，也沒有一黨不預先宣布大政方針。

我認爲這先生們，方高力的地，說自己無黨無派，或說其黨派至低是歷史上的黨派，現也與我無不發生什麼關係。對於黨派，這保存黨莫如深的態度，真正教人不解！

存疑主義

這是近作「五十年的世界哲學」中的一節。許多哲學史家，只認得那些奧妙的「哲學家的問題」，却不認得那些驚天動地的「人的問題」。所以在他們著的哲學史裡，康德佔四五十頁，而達爾文僅有一個名字，而赫胥黎連一個名字也沒有！這是我不能心服的。我們須知道，二千五百年的思想史上，沒有一次的思想革命比一八六〇至一八九〇年的思想革命更激進的。這一次大革命的首領是達爾文，而達爾文的大將是赫胥黎；革命的大旗幟是進化論，而革命軍重要武器是「存疑主義」。在我們這個島嶼煥發氣的思想裡，這件大武器尤其重要。

因此，我把這一節抽出來，先在此地發表。（全篇在申報館五十年紀念冊內發表。）

但是達爾文與赫胥黎在哲學方法上最重要的貢獻，在於他們的「存疑主義」(Agnosticism)。存疑主義這個名詞，是赫胥黎造出來的，直譯爲「不知主義」。正說，「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這話確是「存疑主義」的一個好解說。但近代的科學家還要進一步，他們要問，「怎樣而知，才可以算無疑的知？」赫胥黎說，「只有那證據充分的知，才可以信仰。凡沒有充分證據的，只可存疑，不當信仰。這是存疑主義的主張。」一八六〇年九月，赫胥黎最鍾愛的兒子死了，他的朋友金司業(Clement D. King)爲信來安慰他，信上提到人生的歸宿與靈魂的不朽兩個大問題。金司業是英國文學家，很注意社會的改良，他的人格是極可敬的，所以赫胥黎也很誠懇的答他一封幾千字的信。(赫胥黎傳，一頁二三三—二三九。)這信是存疑主義的正式宣言，我摘譯幾段如下：

……靈魂不朽之說，我並不否認，也不承認。我拿不出什麼理由來信仰他，但是我也沒有法子可以否認他。……我相信別的東西時，總要有證據；你若能給我同等的證據，我也可以相信靈魂不朽的話了。我又何必不相信呢？比起物理學上「質力不滅」的原則來，靈魂的不滅也算不得什麼奇的事。我們既知道一塊石頭的落地含有多少奇蹟的道理，決不會因爲一個學說有點奇異就不相信他。但是我年紀越老，越覺明認得人生最神聖的舉動是口裏說出和心裡覺得「我相信某物是真實的。」人生最大的報酬和景重的懲罰都是隨着這一格舉動走的。這個字面是到處一樣；如果我遇着解剖學上或生理學上的一個小小困難，必須要嚴格的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方才可望有成績；那麼，我對於人生的奇秘的解決，難道就可

以不用這樣嚴格的條件嗎？用比喻或猜想

來同我談，是沒有用的。我若說：「我相信某條數學原理」，我自己知道我說的是什麼；說不上什麼信仰的，不配做我的生命和希望的根據。……

科學好像教訓我：「坐在事實面前像個小孩子一樣；要願意拋棄一切先人的成見；謙卑的跟著『自然』走，無論他帶你往什麼危險地方去；若不如此，你決不會得到什麼。」自從我決心冒險實行他的教訓以來，我方才覺得心裏知足與安靜了。……

我很知道，一百人之中就有九十九人要叫我做「無神主義者」(Atheist)，或他種不好聽的名字。照現在的法律，如果一個最下等的毛賊偷了我的衣服，我在法庭上宣誓起訴是無效的。(一八六九以前，無神主義者的宣誓是無法律上的效用的。)但是我不得不如此。人家可以叫我種種名字，但總不能叫我做「說謊的人」。……

這種科學的精神，——嚴格的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就是赫胥黎叫做「存疑主義」的。對於宗教上的種種問題持這種態度的，就叫做「存疑論者」(Agnostic)。達爾文晚年，也自稱為「存疑論者」。他說：

科學與基督無關，不過科學研究的習慣使人對於承認證據一層格外慎重罷了。我自己是不信有什麼「默示」(Revelation)的。至於死後靈魂是否存在，只好各人自己從那些矛盾而且空泛的種種猜想去下一個判斷了。(達爾文傳，一，頁二七七)

他又說：

我不能在這些深奧的問題上面貢獻一點光明。萬物緣起的秘密是我們不能解決的。我個人只好自居於存疑論者了。(同書，一，二八二)

這種存疑的態度，五十年來，影響了無數的

人。當我們這五十年開幕時，「存疑主義」還是一個新名詞；到了一八八八年至一八九九年，還有許多斷道的宗教家作論攻擊這種破壞宗教的邪說，所以赫胥黎不能不正式答辯他們。他那年作了四篇關於存疑主義的大文章：

(1) 論存疑主義

(2) 再論存疑主義

(3) 存疑主義與基督教

(4) 關於論異端與證據的價值

此外，他還有許多批評基督教的文字，後來編成兩厚冊，一册名為「科學與希伯來傳說」，一册名為「科學與基督教傳說」。(赫胥黎論文，卷四，卷五。這些文章在當日思想界很有清摧陷的大功勞。基督教當十六七世紀時，勢欲達大，故能用威力壓迫當日的科學家。葛里頓(George)受了刑罰之後，笛卡兒(Descartes)就是緊把他自己的「天論」毀了。從此以後，科學家往往避開宗教，不敢同他直接衝突。他們說，科學的對象是物質，宗教的對象是精神，這兩個世界是不相侵犯的。三百年的科學家忍氣吞聲的「敬宗教而遠之」，所以宗教也不十分侵犯科學的發展。但是到了達爾文出來，儒化的宇宙觀首先和上帝創造的宇宙觀起一個大衝突，於是三百年來不相侵犯的兩端就不能不宣戰了。達爾文的武器只是他三十餘年中搜集來的證據。三十年搜集的科學證據，打倒了二千年尊崇的宗教傳說！這一場大戰的結果，——即戰勝了傳說，——遂使科學方法的精神大白于世界；赫胥黎是達爾文的作戰先鋒。(因為達爾文身體多病，不喜戰爭，——從戰場上的經驗裏聽清了科學的唯一武器是證據，所以大聲疾呼的把這無敵的武器提出來，叫人們認為思想解放和思想革命的唯一工具。自從這一個「拿証據來」的喊聲傳出以後，世界的哲學思想就不能不起一個根本的革命。……哲學方法上的大革命。於是十九世紀前半的哲學的實踐主義(Positivism)就一變而為十九世紀末年的實驗主義(Pragmatism)了。

和赫胥黎同時的，有一位少年科學家，克里福(Wilhelm 1845-1879)，也極力擁護科學的懷疑態度，和宗教迷信作戰。克里福死的很早，死時只有三十四歲；但他的講演集至今還有人愛讀。他有一段話最可以代表「存疑主義」的精神：如果一個人為了自己的安慰和愉快，就信仰一些不曾證實不曾疑問過的命題，那就是侮辱信仰了。……沒有充分證據的信仰，即使他能發生愉快，那種愉快是偷來的。……我們對人類的責任是要防禦這種樣的信仰，就同防禦瘟疫一樣，不要使你自己染了瘟疫這傳染全城的人。……無論何時，無論何地，無論何人，凡沒有充分證據的信仰，總是錯的。(完)

邦與地方團體

潘大道

因邦與地方團體之性質不明，致憲法會議中惹起許多之爭議。其美、名之不可以不辨也。辨之如左：

自來區別邦與地方團體者，其要點不外(一)統治權之來源，(二)自主組織權之有無，(三)其統治權為原始的而有自主組織權者，則為地方團體。其統治權為授與的而無自主組織權者，則為地方團體。其說似是而非也。請分釋之。

(一)若以邦有原始的統治權者，則其權利應不受自己以外者之承認，以自己有最高而且獨立之意思力也。於各邦對於聯邦並無最高而且獨立之意思力，換言之，各邦之意思力，往往受聯邦之限制，僅於被限制之範圍內得享有其權利而已。其有未被限制之權利，亦須經聯邦承認之。此觀於聯邦之憲法而可知也。蓋各邦之統治權，皆基於聯邦憲法之承認；而聯邦憲法之改正，可以伸縮各邦之統治權。當憲法改正之際，各邦雖以聯邦之一分子而有參與之權利，然各邦之參與也，乃以聯邦機關之地位。若憲法依所定之手續而被改正，則無論各邦同意與否，皆然由是而受拘束。夫不同自己之同意與否，而當然受他力之拘束者，此固非有最高而且獨立之意思力之明證矣。抑統治權者，獨占的權利也。若同時而有二個

統治權並行於同一之土地，同一之人民，則其間必有一個統治權。蓋于他一個統治權之承認。不然，於同一之土地而有二個原始的領土權相並行，此與領土權之性質不相侔也。

(二)若以邦有自主的組織權者，則其所組織之邦憲法，應不受聯邦憲法之承認，而事實亦不爾。不特邦憲法須受聯邦憲法之承認，且各邦往往僅持於聯邦憲法所定各邦組織之原則內，自定其組織而已。然則所謂邦之自主的組織權者，果有何種意義。試觀北美合眾國瑞士聯邦等國之憲法，皆限定聯邦各州之政體必為共和；而德意志之新憲法，且關於各邦議會之選舉方法，亦限定之。此尚得謂邦有自主的組織權耶。

由是言之，邦與地方團體之差異，在其程度，不在其性質，而諸聯邦之邦，猶以邦同於國，而不以地方團體見稱者，何耶？此蓋由諸聯邦邦先有邦而後有國之歷史的習慣如是，非理論上應如是也。誠謂乎此，則主張聯邦者，宜重其質而輕其名；反對聯邦者，亦可憐然於邦之為物，實一高級之地方團體，而無所用其疑懼矣。

「不開賬來，不出錢」

T.S.

在美國革命的時候，人民有一個極簡單的標題，叫做「沒有代表的權利，就沒有納稅的義務」。這是美洲殖民地人民反抗英國政府的一個題目。當時殖民地人民在英國國會中是沒有代表的，但是英國國會卻用正式的法律手續，徵收殖民地人民各項稅款。殖民地人民因為英國國會既不徵求他們的同意，又不允許他們選派代表，出席於英國國會的權利，所以始終不承認這種稅款，抵抗到底。宣佈獨立，和英國脫離關係為止。那時革命的標題不過這極簡單的一句話：「沒有代表的權利，就沒有納稅的義務。」我們要曉得民主主義之所以能實現，人民代表之所以能有實權，政府之所以不得不服從他們的意志，祇因為他們擁有財政權，未得他們允諾，政府不能徵收一文錢的稅，也不能開支一文錢的公款。英國國會從封建式的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變

成人民的代議機關是有兩種主要原因。第一，當時國王的費用日漸增加，而國王的產業大半均已分配於各大地主，所以國王必須從旁處設法籌款。第二，當國家經費支絀的時候，各小地主、農夫、和城市商民的財產日漸增加，所以國王就不得從這一般人身上去設法籌款。但是從已往的經驗上，國王早已得一個很好的教訓：人民決不能被國王的勢力所威迫，決不能強迫捐錢的，祇有先得他們的同意，他們方肯願意拿出錢來，捐助國王。所以國王召集人民代表的作用，祇不過要他們承諾各項賦稅的負擔。這樣就把人民納稅的義務和選舉代表的權利連在一起。這樣一種觀念在十八世紀的時候早已成為英國憲法上的根本原則，人民把他看做自由權的保障。所以他們就是離開的本國，到了荒野的美洲，還忘不了這樣一種觀念。以後英國國會徵收他們新稅，他們就根據於英國憲法上的根本觀念，抵抗到底。這樣一種精神真使我們佩服，又使我慚愧。

我們的地位在表面上總算是較那時候美洲殖民地人民好得多了。他們那時候是在君主的美國政府管理之下，我們總算是已經掛起共和政府的招牌，並且這是一個獨立國。他們那時候是絕對沒有選舉代表，參與政治事務的權利，我們總算有了一個自稱為人民代表機關的國會。但是那時候美洲殖民地人民因為英國國會徵收了他們數目極小的印花稅，他們就出來反抗，其而至於革命，獨立，組織一個新共和國。我國自從民國成立以來，人民的負擔不曉得增加了多少倍，這幾年來內外債的款額也不知增加了多少，就是在這一週之內，內閣又利用國會閉會的好機會，又通過了兩件公債案，第一是十一年八厘短期公債，第二是江蘇七百萬公債案。而人民方面祇曉得打幾個電報，開幾次會，稍為表示反對的意見，就算完事了。這是因為我國的小百姓們實在太好了，太容易被人欺侮了。我國小百姓們天天希望好政府，希望好人出來當權，把國家的財政清理了，把一切事務都替他們辦好了，他們就可以享現成的福，做太平國家的國民。這實在是一種極

可憐的夢想。好政府不是從天上可以掉下來，也不是人家可以給你們的，非得要人民自己出來，和一切的強權奮鬥，纔能得到的。假如人民自己不奮鬥，自己不願意費心力來監督政治，或者沒有監督政府的能力，那末，即使有好人出來當權，並有實力來統一國家，清理財政，把一切事務辦好了，等到這一個好人跑了或死了之後，那混亂的政客們，跋扈的督軍們等還有機會出來擾亂種種的事情，小百姓們又無可如何了。

我們小百姓如果不願意享受好政府的利益，祇存了得過且過的觀念，那末，儘可以聽天命，什麼事都可以不過問了。我們小百姓如果真正不願意有這樣的局面，希望有較好的政治，較好的政府，那末，非得由小百姓們自動的出來幹一幹不可。所謂人民主權並不是一種空泛的學理，都是一種真正的現狀，祇須人民有了決心，什麼事都可以做得到。現今我們小百姓第一步所應做的，就是和政府算賬，舉凡這幾年來所有內外債的數目，軍餉的數目，賦稅的數目，與及各項收入的用途，均須詳細清算宣佈出來。在這一筆賬沒有算清以前，我們小百姓誓不交納政府一文錢的稅款。我們小百姓應該提出一個簡單的標題，叫做「不關賬來，不出錢！」一方面去喚醒國內所有的一般人，一方面抱定這一個宗旨，極力去幹，等達到目的為止。

歸根到原，這幾年來政治上擾亂的局面完全是出源於這錢方面。人民太忠厚，不等到政府把賬開來，就把一切賦稅都交了出來。政府有了錢，自然可以為所欲為，不顧人民的死活了。如果人民抱定「不關賬來，不出錢」的宗旨，看那軍閥還有什麼方法去保持他們的地盤，保持他們的勢力；看那一般搗亂的政客們還有什麼方法出來搗亂。在歐洲的專制時代，各國的專制君主還沒有方法強迫人民出錢，所以非得先把他們的代表召集來，得到他們的同意後，然後纔徵收稅款。何況現今的軍閥或政客呢？我國小百姓真想有好政府出現，必須先提出這「不關賬來，不出錢」的要求。

北京教育界的問題 (一)

叔永

北京教育界的問題多極了，但是近一年來，教育界的同人為了一個經費問題，用了十二分的心力去解決他，鬧得頭昏眼花，還不免把別的問題都拋在腦後了。其實經費問題固然算是根本問題，但還不是教育的本身問題。只要政府中間有幾個精明大勢，熱心教育的人，把他們養兵買馬及其他亂花錢的錢，省出一小部分來維持教育，這問題就沒有有了。這問題是政府諸公解決的，是要一般國民來解決的，所以我說不是教育的本身問題。我所說的教育的本身問題，是在學校以內的；是經費問題未發生以前已經有了的；就是經費問題解決以後，還保不住不依然存在，所以要提出來向大家說說。

我所要說的，第一是教員的兼職問題。這個問題，不用我說着，凡是在北京教育界中的人，從觀察上，良心上，總是應該知道的。但是為表示這個問題的範圍的寬廣，和關係的重要的起見，我且把去年在北京調查所得的各校專任兼任的教員人數，列表如下：

校名	專任	兼任
北京大學	二七三	一六
法政專門學校	五七	七
工業專門學校	三八	八
農業專門學校	三三	一一
醫學專門學校	三一	二二

照這表看來，除了醫學一校之外，其餘的學校，都是兼任教員多過專任教員了。可惜北京的著名八校，這表中缺了三校。北京高師，女高師，美術學校，但是我們可以決定的說，他們的情形決不會比這專好，只怕多也不過和農專北大相等罷了。還有三所，我們要注意的，就是這表中所說的專任兼任是學校自己開出的，還有許多兼不任的地方。比如一個人，在北大做專任教員，同時在北高也可以做專任教員，他的兩專相消，就等於零了。還有在一個學校做專任教員，

同時又在別的學校做兼任教員，這種人在北京教員中，最占多數。再有一種，在學校中間，做了兩三個專任或兼任的教員，還不以爲足，還要在衙門裏弄一兩個兼差當的，這種人也很多，並不是絕無僅有。這樣一來，那已經很可憐的少數專任教員，恐怕又要減少十分之八九；照這樣算來，我們可以說，一個偌大的北京大學，一個偌大的法政專門學校，工業專門學校，農業專門學校，只有幾個人，或竟無一個人！在那裏以學校為名，這不是一件最好聽的事嗎？

要說專任教員的分別，只有薪俸的多少，那是不必多說甚麼話。不過我們曉得，在實際上，專任與兼任，對於學校教育的進步，確有莫大的關係。最明顯的，我們可以說，專任教員對於自己擔任的功課，是要負責全責任的。這就是說，專任教員對於自己擔任的功課，必定有一種深遠的計畫，要如何能使他這門學問逐漸發達；對於學生的講習，必定有一番嚴密的考察，要如何能使學生對於這門功課生出趣味。而且確能發達呢？至於兼任教員的責任，大概是以時間為限；上講堂的時候，負功課的責任，講堂一完，他的責任也就完了。不但對於本門學問的發達，未免得有什麼計畫，就是對於學生的功課，他也未必得十分認真。要說這類兼任的教員，占了學校教員的多數，或者面子上說有若干專任教員，實際上沒有一個不是兼任教員，那學校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

我們現在不必細細去推究兼任的壞處，大概說來，我們可以說北京專門教育的無甚進步，是由於兼任教員的原故；因為他們對於所授的功課，自來沒有深遠的計畫，學生的不用功，喜歡校外的活動，也是由於兼任教員的原故；因為他們的功課，不能聯繫學生的心思。讀者諸君要是不信我這話，我還有個最顯明的證據。就是在北京各專門學校之中，大家不是聽醫專或成績最好的嗎？但是醫專的兼任教員，在各學校中也是最少。還有聽國辦的協和醫學校，在北京學校中

「就是在全中國的學校中」可算是特出的了。我們問問他們的教員中間，有一個兼任的沒有？我們現在可以說，教員的兼職，是北京教育界的最大一個弊病，這病若不除去，教育界的進步是決無希望的。

要改良這個弊病，我們自然不能不想到兩個問題：第一是計問題。我們要問那大教授的最高薪俸每月二百八十元，和專門學校教授的最高薪俸每月二百元，是否能夠維持教員的生活？對於這個問題，我的答語是說：要是專門做教員，是夠的；要是於做教員之外，還要兼做老偉人，嫖客賭友，可就不夠。我們曉得教書是一件苦事；但是我們的目的在樂育人材，斷斷不在做官發財。所以二三百元的薪俸，節省着川，未嘗不可支持生活。諸君不信，我們可以把前幾年美國大學的教授薪俸，舉幾個數目來比較比較。

據一九一八年美國中央教育局所發布的第三十號報告書說，取二十五個專門大學來平均計算，他們助教授的薪俸是每年一千三百六十九元，他們教授的薪俸是每年二千一百七十四元。照此看來，美國教員所受的薪俸，并不比我們多，而美國生活程度的高，又是我們人人知道的。固然我們曉得美國許多學校，近年都有捐款加薪的運動，但是在這運動未成功以前，他對學界中人的堅苦忍耐，就可以令人佩服了。以美國人所做到的，何以我們就做不到？所以我說生計問題決不能做兼職的藉口。即使現在教員的薪俸實上太少了，不足以維持生活，我們還可以想別的方法，或是增加教育經費，或是歸併學校功課，使教員的薪俸增加，而精神仍然有所專注，豈不比兼倍而效半的兼辦法強得多嗎？

第二人才問題。我們要問如果北京的教員們都不能兼職，那嗎各學校的功課都有人擔任嗎？我說這也不成問題，因為我們曉得，凡兼課的，是普通人才占其大半，特別人才反居少數。如果辦學校的肯虛心延訪一下，要說以現在中國的人才，不足供北京幾個學校的需要，誰也不肯信。還有一層，我們所最反對的，是一個人做兩個主任，兩個主任或一面做教員一面做官等等。若是

一兩人在一邊做專任教員，同時在他處略任講壇，原沒甚麼大妨害。不過辦學校的，要嚴定限額，不要花下「專任」的工價，只買了一個「兼任」的貨色，就好了。

照上說來，這兼任教員的弊病，并不是在生計上，人才上，有甚麼不可解決的困難，我們要想改革他，也是一件極容易的事。據我想來，有三個辦法。第一，就是教員們自己決議不要兼事。我覺得這件事不但是教育問題，生計問題，而且還是道德問題。我們既然投身教育界，是否應該拚了我們的力量，認真教育，纔算盡了我們的責任？我們若是承認兼任的事，於我們教育的目的有些妨害，我們就應該立刻停止他纔是。但是我所最害怕的，就是對於這件事不滿意，往往倒局外人，局中的人在教育上的研究儘管高深，對於這件事的弊病，却是熟視無睹。又不但熟視無睹，還有些明知故犯的，我想這也只好怪習俗移人的力量大了。不過我也曉得許多人，的確是為人所迫，不得已而出此的。所以我希望這

一箱的朋友，自動的發起一個不兼兼運動，這問題就迎刃而解了。第一，當校長先生的，儘可以官立一個規則，凡是兼專任教員的，不能在他處兼任職務。若兼任他事，他的專任資格，就立刻消失。討論辦法，和現在各位校長專門在他學校挖腳脚教員的辦法正反對了。但是也是解決這問題的好方法。不過對於專任教員的待遇，要特別加優，方才行得去。第二，教育部中可特別設立一專任專任秘書所，專門稽察學校中這類應行禁止的事項。稽察出來了，立刻要學校改正。如此實行起來，也未嘗不是一個辦法。

以上三法中，我們自然最希望實行第一個方法。要是第一個不能實行，我們不得已而思其次，要是第二個還不能實行，那第三個也就難言了。我想我們教育界自動的精神很大，何必倚賴政府呢？

農家雜詩

雨下得多麼多！
人真則呢？
鄉下一點沒東西，
妙升雞瘦吃吃罷。
(一)
一箇十四五歲的姑娘
在綠叢中唱采茶歌，
我道是隻雀呀。

小詩

夢裏見他，
喚他。
他終沒有答應着，
心便整天的不安了。
許是他真個變了心吧。
(二)
「離別了。」
夢裡相見吧。
昨日離別時，我們怎樣說，
今日。

何植三

朋友們都出去！
我獨自坐，向窗外凝望。
雨不時冷冰冰的吹到臉。
一角模糊的天空，界劃，這利刃的思想，
寒，使人透涼來。
我對也格外親切，這是平時所無的寂寞。

曹元杰

泥濘中踏開了容得一個入走過的路，
我單起衣服從這邊低頭走去。
不覺迎面撞着一個小孩子，
無意中我的手已經搭在他的肩膀上。
笑道：「誰說誰呢？」

小孩

馬文炳

編輯 餘談

「離別了。」
夢裡相見吧。
昨日離別時，我們怎樣說，
今日。

曹元杰

小孩

馮文炳

冬夜

馮文炳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週報

THE ENDEAVOR

24

總發行所 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本報啓事

第二十二期本報出版時，一日就賣完了。因印刷所忙迫，不及即日再版，我們很對不起許多讀者。現已把第二十二期及增刊讀書雜誌第二期，一齊校正再版，不久即可出版。又本報第一二三期，久已賣絕，現存第一期三版，第二三期再版，不久也可出來。特此預告。

這一週

雙十節的國民兵運動可算是北京市民的空前的羣衆運動，但是結果如何，從黎元洪的演說詞中已可看出大概。他說：

一切事情有一定的手續，大家可向代表人民機關之省議會國會議員去請願，彼若不履行職務，可以取消其資格。

他這幾句話倒是把責任推得乾乾淨淨。我要問一問做總統的黎元洪到底諳不諳法律！請問督軍制度

的設立，是不是由約法上

大總統制定官制……

一句話而來的？督軍和巡閱使的制度，設立的時候，從沒有得過正式國會的同意；與省議會更有什麼關係？發行公債，本是應該通過國會的，但是政府發行十一年的短期公債時，心目中就沒有想到國會兩個字。至於府付裁兵本是行政官的權限，倒反而讓憲法起來，尊重代表人民機關的國會

每號零售銀元兩枚。郵寄大洋二分。半年二十六號，大洋五角，全年五十二號。大洋一元，郵費在內。不送郵票地點，可用三分的或一分的郵票代價。

「我不解黎元洪這等推諉呢，還是欺負我們國民不懂得法律呢？」

我以為我們國民要求政府裁兵廢督，可說是走錯了門路。總統是軍閥擁戴出來的；內閣是依附軍閥苟延殘喘的；議員雖然不盡是軍閥的「走狗」，但是恐怕很有許多是軍閥的「走人」！凡政界中人，真正沒「領家」，純是「自家身體」的，恐怕很少！我們請他們出來幫我們裁兵廢督，真可叫做「與虎謀皮」了！

所以我的裁兵方法，是要大家到軍隊中去。(一)要勸兵士不要譁變，向民間逃去。(二)要勸兵士不要向軍閥索餉。「誰扣你們的餉，你們向誰算賬；誰私自雇你們，你們向誰要口糧！」這樣一來，恐怕軍閥的裁兵的熱心，還要比我們小百倍高得萬倍！

「除非」

七月間，我在濟南講演了一篇「中學國文的

教學」……八月二十七日，內中有一處要舉例，我因為那天下午到開會規則，就舉了「除非過半數會員出席，大會才開得成」一個例；我說，這句話應該改為「除非過半數會員出席，大會是開不成的。」我當時說：

這句語實在說的太含糊了；現下看來，是不對的。因為我們可以說：

除非過半數會員出席，大會是開不成的；也可以說：

除非不是法定人數，大會總開得成的。可見這個問題並不在下半句能不能用否定的口氣。後來我的朋友吳檢齋先生舉了這個例：

要相見，除非是，寒風凜冽。

他說「除非」等於「非非」，「非非」等於「是」；所以他主張「除非」是肯定的口氣。我又舉出楚晉記中的例：

要相逢，不能夠，除非是夢裏暫時略聚首。

我又說：

「除非」只是一個否定的連詞，並不會變成肯定的口氣；「除非」只是「非」，並不等於「非非」。

（晨報副刊九月二十九日。）

後來十月一日二日的益世報上，又登出一篇對我的疑問，他的主張是：

「除非」二字，實在是一個肯定的連詞，並不是否定的連詞。

我們覺得「除非過半數會員出席，大會才開得成」，這樣說法，念着非常順口，意義非常明確。「除非過半數會員出席，大會是開不成的」，這樣說法，就非常拗口，拗作，不合於語法之自然。

後來京報上又登出徐一士先生的討論，此外還有未發表的吳檢齋先生的兩封信，南開學校陳元恭先生的一封信，京報徐檢齋先生的一封信。口頭討論的——還有陶知行蔡勳西各位先生。

這許多討論，不但使我非常感激，並且使我得了許多益處。我現在覺得這一個詞兒的用法

並不是什麼新說的那樣簡單；各位加入討論的人，也未免把他看的太簡單了。大家又都不肯費工夫去尋窮，只憑主觀的見解，所以不能明白這詞兒的複雜的用法。我這幾天尋出十來個例，仔細比較研究的結果，使我明白大家所以反駁我，確是有理由的；又使我明白我自己和各位先生所談法都不會說出這個問題的困難所在。

我現在先向徐一士先生的話：

胡君……認「除非」是否定的連詞的由來，大約是由於英文上的 *unless* 一字。……的意思，可以譯作「除非」；所不同的就是，「除非」是一個肯定的連詞，*unless* 是一個否定的連詞。……

「要」除非……猶云，要怎樣，除非怎樣，才得怎樣。

「不能」……猶云，不能怎樣，*unless* 怎樣，才能怎樣。

此兩種意思相同，指嗎不可能或甚難能之事實；只有希望於特別或懸想的情境之下，具有可能的機會耳。

徐氏弟兄的話，可以互相補充。一士說「除非」是肯定的連詞，*unless* 是否定的連詞。這是不對的。英文裏 *unless* 有兩種用法：

「我不是去的，除非你也去。」
他是會來的，除非他變了心了。
這兩句在英文裏，都用 *unless*。這「除非」所以是否定的連詞，並不因為他的前半句是否定的口氣，只是因為「除非」的分句否決了前面的事實；可能的翻成不可能了，不可能的翻成可能了，故叫做「否定的連詞」。

這是不錯的。這裏面有兩個重要部分：

第一，甲的事實是不可能的。

第二，除非有乙的新條件使他可能。

「除非」的分句把「不可能」的事實翻成「可能」，故「除非」是「否定的連詞」。有時他又把「可能」翻成「不可能」，例如

我有百日血光之災，除非出去東南一千里之外躲避。(水滸，六十四。)

這也是一種「否決」，故「除非」是肯定的連詞。

我們研究各種例句的結果，得下列的結論：「除非」是一個否定的連詞，引出一種假設的條件，來推測一種現在可能或不可能的事實；使可能的翻成不可能，不可能的翻成可能。

這樣說來，「除非」和 *unless* 竟是一樣了。然而在形式上却有一點不同。這並不是一士先生說的肯定與否定的區別，因為「除非」和 *unless* 都是否定的連詞。這個區別全是習慣上的。英文說：

我是會來的，除非你不去。

他是會來的，除非他變了心了。

這和上文引的例「我有百日血光之災，除非出去東南一千里之外躲避」是一樣的文法。但中文裏另有三種說法。(1)有時，底下還要找上一句點出翻案的話。例如上文的兩句，在中文裏往往變成：

我是會來的；除非你也去，我才去。

他是會來的；除非他變了心了，就不來了。

他的不可能。例如

(2)有時，前面那不可能的事實可以不必說出來，要相逢，不能殺；除非是夢裏暫時略聚首。

可以省去「不能殺」的意思，單說：

要相逢，除非是夢裏團圓。

(3)有時，更省略了，竟把前面的本題一齊省略了，單留那翻案的半句。例如

我有百日血光之災，只除非出去東南一千里之外躲避，又可以單說：

只除非去東南方幾地上二千里之外，可以

免北大難(水滸，六十回。)

這種例，却也不少。難怪有許多人竟承認「除非」過半數會員出席，大會才開得成。這合於語法的自然了。但我們須要注意：在談論一件事的時候，所談的本題已是大家心裏明白的了；在這種時候，省去本題，只說下半句的附案，自然還可以明白。例如水滸六十回，吳用先已說了盧俊義有百日血光之災，後來盧俊義問他如何可免，吳用只說「只除非」一句，就夠了，又如第十四回，吳用正和晁蓋談打劫生辰綱的事，所以下文只消說下半句：

只除非得這三個人，方才完得這件事。

又如第五十七回，宋江正和吳用談如何可以破青州，吳用也只消說：

只除非教呼延將軍開城門，唾手可得。

但這種說法，只是會話上的一種省略不完全的式子，不能用作標準的。

總結起來，「除非」的句子，有兩個根本的式子：

第一式：甲事實是不可能的，除非有乙條件使他可能。

第二式：甲事實是可能的，除非乙條件使他不能。

(例)(1)要相逢，不能夠，除非是夢裏暫時略聚首。(琵琶記，描容)

(2)憑他嫁到了誰家，他難出我的手心；除非他死了，或是終身不嫁男人，我就服他了。(紅樓夢，第四十六回)

(3)我有百日血光之災，只除非出去東南一千里之外躲避。(水滸，六十。)

此外，習慣上有省略不完全的兩種式子：

第三式：(省略「不可能」的意思。)

甲事實，除非乙條件使他可能。

(例)(4)你想怎麼樣，(我不能依你)；除非非等我出了這牢坑，離了這些人，才依你。(紅樓夢，第十五回)

(5)要破此法，(是不能的)；只除非

快教人去荊州尋取公孫勝來，便可破得高廉。(水滸，第五十二回)

(6)若要攻打青州，(是不能的)；只除非依我一言，指日可得。(水滸，五十六)

(7)若要人不知，(那是做不到的)；除非己莫為，(自然人不知了)

(8)我想要破高廉妖法(是不能的)；除非非依我如此如此。(水滸，五十一。參看上例)(5)。

(9)要相見，(不能夠)，除非是夢裏團圓。(四郎探母)，參看上例(1)。

第四式：(省略甲事實，但說「除非乙條件」可以做到甲事實。)

(例)(10)這件事不得完，只除非得這三個人，方才完得這件事。(水滸，十四。)

(11)青州城不容易破，只除非教呼延將軍開城門，唾手可得。(同，五七。)

(12)(員外有百日血光之災)，只除非去東南方幾地上二千里之外，可以免此大難。(同，六十。)

總之，「除非」是用來否決一件事實的連詞；習慣上因為大家都不知不覺的認清了他的翻案作用，有時竟把原有的命題省去。但省略到了第三式，已很夠了；第三式各例都用「若要」，都含有「要而未做到」的意味，所以他們就不明說「不可能」，我們都還可以明白。第四式的省略太多，在談話裏，有當前的論點在彼此了解之中，那還不妨，單獨用第四式，依我個人看來，是不可為訓的。所以我們講文法的人，還應該說：

除非過半數會員出席，大會是開不成的。

(第一式)

大會是開不成的，除非有過半數會員出席。

(第二式)

大會是開不成的了；除非過半數會員出席，大會才開得成。

(第一式)

若要開大會，除非有過半數會員出席，方可開會。

(第二式)

但應該避免或廢止那太簡略的第四式：

除非過半數會員出席，大會才開得成。

以上是我個人研究這個問題的結論。我很悔第一次討論時太粗心了，不曾細心研究這個問題的疑難究竟在那一處。我現在很高興的認錯，并且很虛心的把我近來改正的意見提出來請大家評斷。我很誠懇的感謝加入討論的各位先生們。

雙十節，濟南，津浦鐵路賓館。

孟哥哥

孟哥哥的父親是景妹妹的舅父。孟哥哥和景妹妹是表兄妹，却比親生的兄妹還要好些。他們彼此的家又離得很近，所以景妹妹常常跟了她的母親到外婆家去，和孟哥哥頑耍。他們從兩三歲時，便一同頑耍起，現在已經是四五年的老朋友了。那外婆家除了孟哥哥之外，還有一個表姊，一個表兄，一個表弟，表姊是大了，表弟又太小，只有那個表兄山哥哥，和孟哥哥的年紀差不多。但山哥哥和景妹妹的交情却不好，他又時時要和孟哥哥打架，所以孟哥哥和景妹妹就聯了盟去抵抗他。

孟哥哥的家裏有一個大花園，花園後面，還有一個更大的菜園。景妹妹每到外婆家去的時候，孟哥哥是一定要同到後園的塘邊去釣魚的。釣魚的竿子和釣子，一共有兩幅，都是孟哥哥歷年來辛苦經營所得的。景妹妹要來的時候，孟哥哥必能預先知道，于是他就要去捉了許多虫子和青蠅，預備來做魚餌。他作此事的時候，竟不得要求山哥哥的幫助。山哥哥比他大一大歲，比他更狡猾些。他看見孟哥哥去捉蒼蠅就知道景妹妹要來了。他也不去說穿他，等到明天，或是當日的下午，景妹妹果然來了。孟哥哥趁著無人看見的時候，就把她悄悄的叫到後園的塘邊去釣魚。山哥哥也悄悄的跟了去，蹲在他們背後的一個假山底下。等他們差不多要釣着魚的時候，他就大叫一聲，跳出假山來，把孟哥哥的魚竿搶

在手裏，又把一隻手按住了景妹妹的竿子，不準她再釣。

山哥哥這樣的行爲，也不止一次了，景妹妹因此常常哭了回去。孟哥哥見魚釣不成，景妹妹又哭了回去，就搶起景妹妹釣魚的竿子，向着山哥哥打去。他們兩個常常打得拖泥帶水，有時還要打破皮，流出血來。回去的時候，孟哥哥至少也要挨一頓罵，有時不還要挨打。但山哥哥的媽——就是孟哥哥的伯母——是從來不打他的兒子的，有時她看見她兒子那副泥水滿身的情形，還要說幾句不大好聽的話把孟哥哥的媽氣得發昏，就把兒子又是一頓痛打。

史姑奶奶看得明白，也就不大願意把女兒帶回娘家去。她又常常對景兒說，「現在你還小哪，再過幾年，你也不應該常常同孟哥哥在一塊頑耍了。」但景兒却不大懂得媽媽的意思。她不明白爲什麼再過幾年就不好同孟哥哥在一塊頑耍。他們倆不是已經約好，再過幾年還要在一塊做詩嗎？是的，再過幾年之後，孟哥哥就要做李太白，景妹妹是做杜甫還有那孟哥哥的小弟弟是做王維。他們常常覺得，在他們所讀的詩人中，李太白是大哥哥，杜甫是老二，王維是排行第三，所以他們也按着這個次序排去。景妹妹和孟哥哥又會經約好，在做詩的時候，孟哥哥還要學着李太白飲酒，但景妹妹是不飲酒的。除了飲酒做詩之外，他們將來大了，還要一同到外國去讀書！孟哥哥常常告訴她，他的父親是要送他到外國去讀書的，那時她也要去。但爲什麼她的母親要說，再過幾年她就不能同孟哥哥在一塊頑耍呢？她想了好久，忽然大悟道，「是了，是了，將來大了，大家要讀書做詩，那還得空閒頑耍嗎？」

因爲山哥哥的緣故，孟哥哥，和景妹妹頑耍的地方，就由史家移到黃家來了。黃家就是景妹妹自己的家，那裏也有一個花園，那裏雖然沒有史家花園那樣大，却要精緻些。那花園裏的蘭草很多，每到春天的時候，景妹妹常常要引了孟哥哥去尋蘭草。她沒有兄弟，只有兩個小妹妹，她有時也同了山哥哥和孟哥哥一同頑耍。但那兩歲的小妹妹，時時要跌交，三歲半的妹妹，有時又要

和山哥哥爭草。所以她仍舊喜歡瞞了一切人們，同孟哥哥兩個人躲在園裏頑耍。

但他們漸漸的大起來了。到了孟哥哥九歲的一年——此時景妹妹也差不多要八歲了——他的父親就不大許他出外去，但成天成月的把他關在書房裏讀書。景妹妹也在家讀書。但她忽然覺得要讀書，她讀了半年，居然做成了——首八句的五言詩，但她是不懂得用韻的，不知道這能算爲詩嗎？詩中的意思是說「蘭草又快發芽了，可惜孟哥哥不能來同她一塊頑耍，不知道這首詩能叫什麼嗎？」但她應該怎樣的把這詩送去呢？她覺得這首詩實在做得太壞了，除了孟哥哥之外，第二個人看了一定要笑她的，就是她的母親看了，恐怕也要笑的。但孟哥哥終究也不會看見這首詩，因爲後來他來了，她又忽然不願意給他看，索性把那首詩撕碎了。

有一天，景兒正同了她的二妹妹在花園的石鏡裏找芽子，忽然看見孟哥哥走了進來。他已經差不多有半年不見他了，此次見了他，不免覺得有些生疏。倒是她的二妹妹笑着說道，「孟哥哥你來得正好，芽兒已經出來了，姊姊找到了三個，我只找到一個，現在要到那邊去找了，你來幫着我找罷。」

景妹妹道：「孟哥哥找到的，要算他自己的，不能算你的。是不是，孟哥哥？」

但今天孟哥哥的神氣顯是奇怪。他好像大人一樣，很莊重的看着她們，却不似先前那樣的活潑有孩子氣了。她們說話的時候，他微微的笑着，一面就走到景妹妹身邊的一塊石鏡上坐了下來。隔了一會，他才開口說道：「我要到雲南去了。雲南是蠻子住的地方，這得狠哩。媽媽說再過十幾天就要動身了，今天是來給姑母辭行的。」

孟哥哥道：「媽媽說，爹爹是去做官的，要隔好多好多年才得回來呢。」

景妹妹此時也像孟哥哥一樣，忽然變了一個大人，也不笑了，也不去找芽兒了，只呆呆的向天外看着。那二妹妹看見他們那副樣子，一個人沒趣，也就不再去找芽兒，另自去尋她的二妹妹頑耍去了。

隔了一會，景妹妹又問道，「去南在那裏呢？你是不是坐船子去的呀？」

孟哥哥笑道：「你又說些話了。爹爹說到雲南去要過海呢。過了海，還要坐車子。那便是蠻子住的地方，我也要去坐車子了，你也要去嗎？」

景妹妹心裏想去，就問道，「我的媽媽也去嗎？」

孟哥哥搖了搖頭，慢慢的說道，「姑母若是要去，媽媽爲什麼又來辭行呢？我想姑母是不去的。」

景妹妹道：「那我也不去了。」

孟哥哥道：「我去，你也不去嗎？你不好我好了一！」

景妹妹覺得這話的冤枉，是生平不曾受過的，不覺哭了。孟哥哥也堵着嘴不肯講，但不久他們又和好了，他們彼此約好，他到了雲南，他先寫一封信給他，然後他再寫信給他。她須稱他做「孟兄大人」，但他是她的哥哥，不該稱他做「大人」，但寫「景妹妹如見」好了。她若是做了詩，也要寄給他看，但他們的信和詩，看了之後，都是要撕去的。他又和他約定，彼此應該常常這樣的通信，直等到他大了，做了官，他才不給他寫信，因爲那時他已經是成人了，不要和他小孩子做朋友了。孟哥哥說她又說假話了，她不是也要成人的嗎？但她總不能信，她自己真的也能變成一個大人。

隔了半個月，孟哥哥果然跟了他的爹爹媽媽到雲南去了。自此以後，景兒便一心一意的等他的來信。她此時又做了好幾首詩，只盼望孟哥哥的信來了，她就好把這些詩給他寄去。

但那封信終不見到來。隔了一年，她的舅舅回來，但舅舅和孟哥哥却不會回來。她的舅舅向來是很喜歡她的，此次見了她，更加誇獎，說她比孟哥哥還要聰明呢。他又笑着告訴她，現在孟哥哥已經會說雲南話了，他已經成爲一個蠻子了。他的老師也是雲南人，讀起書來很不好聽，她聽了不大喜歡，心裏想道：「孟哥哥如果變了蠻子，不知道他還能同我頑耍嗎？」她又很想問舅舅，爲什麼孟哥哥不給他寫信。但她又不知道，他們兩人約好寫信的一件事體，該不該告訴舅舅。他很會不會預先和孟哥哥商量妥當，現在不如還是不要問罷。

又隔了約有一年光景，景兒已是十一歲了。有一天，她正同了兩個妹妹在後院子裏捉麻雀，忽然聽見舅舅的聲音，在媽媽的房裏說話。再留神一聽，可不是舅舅的房裏嗎？原來他又自雲南回來看他的母親了。景兒聽了，放下了捉麻雀的傢伙，就向媽媽的房裏奔去。但她跑到房門口一看，又呆了，只見她的舅舅一點笑容也沒有，兩個眼睛還有些紅呢。她的母親用手帕在那裏揩眼睛，口裏說道：「現在非在那裏呢？」但此時忽然又看見景兒立在門口，就說道：「你爲什麼不去念書呀？等一會兒再來罷。」

她的舅舅此時也看見她了，他勉強放出笑容來，對她招招手。她却不肯去，只把眼睛望着她的母親。她的母親才說道：「舅舅叫你呢，進來罷。」

她很害怕的走到舅舅的身邊，却不敢像從前那樣撒嬌撒痴了。他拉了她的手說道：「你還記得孟哥哥嗎？」

她還不會回答，她的母親急說道：「二哥，慢一點罷，她的嘴快得跟呢，仔細她向外去說呀！她的舅舅道：「不妨事。」他又問她道：「你還記得同你頑耍的那個孟哥哥嗎？」

母親的聲子在門外叫道：「景兒，你在做什麼呀？別叫我呢。」她聽了母親這聲的一叫，倒哇的一聲哭了出來。她正哭着，只見母親的母親已經走到她的身邊，對她說：「莫哭莫哭，哭了人家就要笑你了。」她一面說着，一面替她擦着眼淚，又說道：「你心裏覺得不好，就在床上睡一交罷，也不必來見舅舅了。」她說完了，就把門替景兒關上，自己走了出去。

景兒見母親走了，心裏想道：「爲什麼我心裏覺得要哭，也不能哭呢？」但她母親的說話是不會錯的，她也就不敢再哭了。她又忽然悟道：「怪不得景兒不給我寫信呢。」於是她又想起她的詩來了。她立刻把他們從抽屜中取了出來，撕得粉碎。但她又傷心起來了。想山哥哥欺負他的時候，孟哥哥是怎樣的幫他的呵！他們同着釣魚，同着找蘭草；同着頑皮，是何等的快樂呵！但慢慢的她又自己安慰自己道：「孟哥哥大了，也就不同我在一塊頑皮了。那時他做了官，還肯釣魚嗎？」她雖然這樣想，但那個孟哥哥的影子，和他們頑皮時的情形，却總不能離開她的眼簾。

自此以後，景兒就常常閉了眼睛，去懸想那個孟哥哥所睡的山。那荒山裏不知道可有河嗎？若是有河，孟哥哥又要一個人去釣魚了。她又懸想她自己在那荒山中，和先前一樣，同着孟哥哥頑皮。這一個懸想，慢慢的就成爲她最喜歡的事。她尤其喜歡在暮色蒼茫中，這樣的想着，因爲那時那個懸想的境界，更容易實現出來。因爲在那蒼茫的天色中，孟哥哥的影子，更容易走到她的面前來，孟哥哥的說話和笑聲也更可以聽得清楚些。

朱希祖答深甫君說省與邦解造邦之感書

深甫君足下，努力週報二十二期載大著說省與邦解造邦之感一文，中間係指名解希祖之感，承蒙殷勤，甚感其誠。惜大著之下，署名深甫，不露

真名，令人欲盡益而無從，誠爲憾事。故將答書登於報端，以答盛意。足下謂希祖所著聯省自治商榷書論省宜改爲邦，根據點點：一根據文字史，一根據國際政策。其言極著原文，不特於文字史，而根據於政治史；不特於國際政策，而根據於國內政策。足下觀察，毋乃大誤？且希祖所最注重者，以爲法律家之立法，宜按實以定名；政治家之行政，宜擇名以資實。故對於法律名詞，非被其名實不可，斷不可如日常語言，安於習俗，可勿深辯也。又以爲一國之憲法，宜爲百年之大計，不宜爲一時之苟且；宜注重於全體之國民，不宜偏重於一部之勢力。足下根本上列原則以讀吾文，庶幾可以見其真諦。今足下既以文字史與國際政策兩點爲吾之感，吾亦遂以此兩點爲君之感，然後次將吾本意說明。新足下平心靜察，勿藉感情，以偏覽之也。

第一，謂拙著根據於文字史而欲改省爲邦。其實吾所根據，乃在政治史，不過略引文字以說明政治性質，故於文字之引中，說之甚略。足下乃大講其文字史，以補吾之缺略。希祖雖不學，對於吾國文字源流，頗常從師研究，自謂尚有一隙之明，故足下之所取，正吾之所棄。學問之道，以切實而益明，故不憚煩言，而顯陳其真。大著謂「一、依文字史。朱君謂省原訓視，後爲官署之稱，不足以當一區域。按省說文訓爲視，爾雅釋詁訓爲察，唐韻訓爲審，正字通訓爲明。視察明審，蓋原訓也。一次引中而實官附，前漢昭帝本紀師長公主，其義省中。蔡邕曰：本爲禁中，避元后父名，改曰省中。顏師古爲之解釋曰：省，察也。言入此中者當觀察不可安也。」希祖案此段文字史，出於其原字，講文字史而但據原字，不觀其所引之原書，往往誤謬而不自覺。漢書昭帝紀原文，「帝姊鄂邑公主，益陽沐邑，爲長公主，其養省中。注：伏臘曰，蔡邕云：本爲禁中，門闔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約尾中，亦爲禁中，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中。」清周壽昌漢書補注曰：「

文選魏都賦李善注，引魏武集，荀悅等曰：漢制，上所居曰禁中，諸公所居曰省中。是禁與省有禁與省之別，不自避王禁之諱始。且昭帝，距元后改葬，何以遽避諱？若爲師氏遺言，則氏時已在中興後，受例所忌於土兵而必爲之也。」希祖以爲周壽昌之說是，蔡邕之說非，所以棄去而不采，所以免辭費也。大著又謂「再次引中而爲官署，唐書百官志曰：官司之別，曰省曰臺，如尚書省中書省門中書省中書省內侍省是也。」希祖以爲既引文字之引中，則其轉處之詞，亦必溯其最始者。官署稱省，發端於漢，分析於晉，實不始於唐。拙著原文中已說明「昔有尚書中書門下三省，所有尚書中書門下秘書中書內侍六省」。於此可以證明希祖所重在政治史。足下既不深究中國之政治史，又不深究中國之文字史，宜乎其昧於源流也。足下又謂「一、說文曰：國也。國禮注大曰邦，小曰國。舊名曰：邦，封也。封有功於是也。古文從出田，會意。之，說文曰：出也。玉篇曰：適也。往也。是也。」

希祖案此段文字史，亦采漢書字，而足下乃以意爲之說曰：「出田以封有功於是之爲邦。」則以文生義，不知古訓。拙著原文謂「邦與封古音義同，實爲一語。」可以覆按。且邦之古文從之出，對之古文從之土，其義亦同。說文曰：「封，爵諸侯之土也。」段至長注云：「爵諸侯諸侯以土也。莊子，『之人也』，即是人也。然則之土，當是土也。」是之，訓是，不訓出也。是者，高別之詞，謂公侯伯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由上而定區域，不相犯也。足下又謂「今人之日常語，殆無在不固固難，然，則軍事之日常語，則取於羣羊。國之義，何取於羣羊？」希祖案羣爲羊羣，人羣之本作者，作羣者借字耳。世人用借而不正，遂隨言而專用羣。詩小雅曰：「羣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說文大雅曰：「羊爲羣，犬爲羣。」此羊羣之本羣也。說文一節，曰「不，羣居也。」此人羣之本羣也。又

案羣與家皆非會意字，而爲形聲字。形有而音無，大都無從說文，羣從羊，君聲，家從宀，豕聲，然則人家之家，形從宀，以象交覆象屋，豕則爲羣，豕，則從家象豕耳。足下不明六書之例，且卒字借字之例，遂致疑於人羣之不宜從羊。人羣之不宜從家，其實羣之人，并未親也。由此觀之，名之不正，雖習俗相安，猶未賢者之。况一國之大法，其所用名詞，而不使名實相符，必致國民疑。至於其所措手足而止。中國文字史，足下未嘗深考，故有諸種誤點。至於外國文字史，希祖未嘗備言外國語言，不敢強作解人。說大著所引，有拉丁文，有古法文，有古英文，有德文，有法文，有英文，恐足下亦未必諳習，所據者亦不過字典辭典之類而止。講法律政治而專據此等書籍，而不將其制度內容比較其異同，恐亦不免如講中國文字史之誤謬。拙著改省爲邦，不根據於文字史而根據於政治史，觀原文自明。至其理由，原文亦略陳述，惟足下猶有所惑，以爲無改之必要，則請於下文再詳言之。

第二，謂拙著根據於國際政策而欲改省爲邦。其實吾所根據，乃在國內地方情形，而不在于國際條約。而大著乃謂「一次歐戰國際政策立論，以爲中國以條約關係，西藏蒙古，不能改。以行者，若各省一律改邦，則國家可以列入邦內，與條約不相抵觸。」案此段說，拙著原文內全無此語。拙著第一次載於北京大學日刊。（本年七月，二十三日。）第二次載於北京之京報。（分日轉載，在七月末。）第三次轉載於上海時事新報。故（約在八月初，稍有刪節。）足下試將原文細讀，是否有國際政策主張？如其無之，可謂無的放矢。凡欲自神己意辯駁他文，必先將原文詳細審察，然後何語。足下以未將原文細閱，致將所屬「文字史」「國際政策」，浪費筆墨，甚屬可惜。惟足下所陳國際政策，頗多精善之語，可以抽出單爲一篇，詳加整理，作爲專論，可以供國民外交之參攷，甚有價值。惟與拙著原文，似不相關，故吾可以不辯。（未完）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週報

THE ENDEAVOR

25

每號零售銀元兩枚。郵寄大洋二分。半年二十六號。大洋五角。全年五十二號。大洋一元。郵費在內。不通郵匯地點，可用三分的或一分的郵票代價。

總發行所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這一週

歐洲各國憲政上的好例，大半是有名的政治家「以身作則」提倡起來的。民國十一年以來，從沒有一個內閣總理是有名的政治學者，所以內閣制度雖然行了十一年之久，却沒有一個人在意政史上留下一個好成績。王寵惠以學者的身分組織總算為中國憲政史開一個好例。我們自始至終，總希望他組成一個有計畫，有政策的內閣。

光明磊落，抱着一定的大政方針上台，待到「大政方針」失敗時下台。不想他的「整理財政」和「裁減軍隊」兩種大政方針的內容還沒有宣布出來，而北京各報上便接連不斷的傳出「王閣閣決定總辭職」的新聞！我們現在姑且不問他為什麼而來，且看看他到底為什麼而去！據晨報的消息：

王寵惠對於四週空氣之惡劣，態度頗為消極，昨日閣議席上，又向閣員聲述京津保三處，對於現閣均無擁護之誠意，將來同意案提出國會，縱而僥倖通過，而一切政策亦無實行之希望。此際舍垢忍辱，而結果仍不免一去，則如何早日擺脫之為愈。
(十月十三日晨報)
又一消息見十月十四日的晨報：

總之內閣問題，純在於內閣之自身，至外保方如何不滿，倘非真相。現時津方確有一種改組內閣計畫，而保方是否同意，尚不可知。
十七日的晨報又說：

至內閣問題，昨日尚無何等發展，據開保定方面，並未開始討論。
無論這種報紙上的消息是真是假，但是王內閣如果因為津保方面「對於現閣均無擁護之誠意」而去，不但不為中國憲政史上留下一個好紀念，並且在中國憲政史上留下一個極大的污點！我記得王氏在中華民憲法草案上有一段話說：

國務員應對於眾議院而負責任，如是者為議院政府制。斯制也，促政治之進步，與國勢於安全，比較之善，無過於此。
今王內閣如果注重議會方面的意見，也應該得到國會不反對的時候，再明白宣布辭職。民治國的內閣與其因軍閥「無擁護之誠意」而倒，何如因國會不信任而倒呢？

北京大學這一次因收講義費的事，有少數學生演出暴亂的行為，竟致校長以下皆辭職。這件事，在局外人看起來，很像是意外的風潮；在我們看起來，這確是意料中之事。「五四」「六三」以後，北京大學「好事」的意義早已衰歇了。一般學生仍回到那「換畢業」的平庸生活；優良的學生尋

着了知識上的新趣味，都向讀書課書上去，也很少與聞外事了。因此，北大的學生團體竟陷入了絕無組織的狀態，三年組不成一個學生會了。這幾年教職員屢次因經費問題，或罷課，或辭職；學生完全處於無主權的地位。個學生落得不上課，不考；好學生也只顧自己可以讀書自修，不問學校開到什麼田地。學校紀律廢弛，而學生又無自治的組織，一旦有小變故，自然要鬧到「好人龍君手，壞人背背走」的危險境地。目前的風潮，也許可以即日結束；但幾十個暴亂分子，即以破壞二千六百人的團體名譽，即可以使全校陷於無政府狀態，這是何等危險的危機？我們希望北大的教職員學生們對於這一次風潮，能了解其中所涵的教訓，能利用這個教訓來做點「亡羊補牢」的工夫。不然，這一次風潮過去之後，後患正長呢？

古人說，「暴得大名，不祥。」這話是有道理的。名譽是社會上期望的表示。但是社會往往太慷慨了，往往期許過於實際。所以享大名的，無論是個個人，是機關，都應該努力做到社會上對他的期望，方才可以久享這種大名。不然，這個名不副實的偶像，終有跌倒打碎之一日。北京大學以二十年「官僚養成所」的老資格，驟然在全國沈寂的空氣裏，表示出一種生氣來，這在一兩年中博得「新文化中心」的大名！這是大不祥的事。這樣的社會期望，就是說職業業的努力去做，也還不容易做到；何況北京大學這幾年來，疲于案牘，疲于罷課，日日自己毀壞自己呢？我們在這三年中，沒有一年不提出懇切的警告。現在大覺悟的時期應該到了。幾年的聲名毀在幾十個學生手裏，這並不足為奇，也不是痛惜。實不副名，要名何用？我們希望北京大學的同人們能痛痛快快快的忘記了這幾年得來的虛名，澈底覺悟過來，努力向實質上做去，洗一洗這幾年「名不副實」的大恥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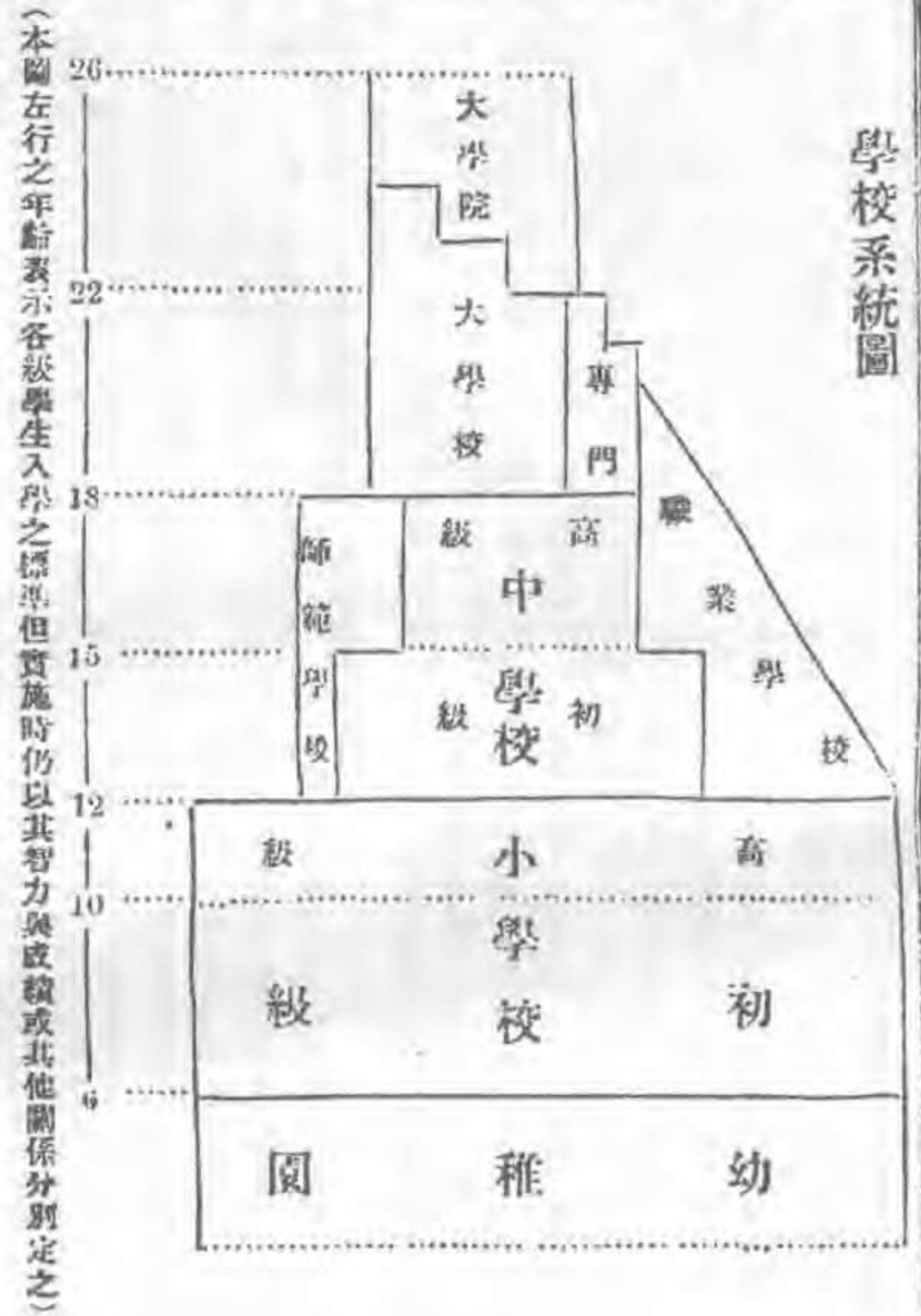
記第八屆全國教育會聯合會討論新學制的經過
附學校系統草案
十一月十一日，下午二時，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在濟南開第八屆成立會。這一次大會的重點問題，大家都知道是新學制的問題。第一天的會場上，這個問題便成了大家注意的中心了。教育部特派員陳容胡家鳳帶來了學制會議的議決案和教育總長提交學制會議的原案，各一百本，在開會之前，由主席非正式的分給各代表。部提原案的新學制草案有一段引子，內中說民國元年曾有一次教育會議，制定學制；現在隔了十年，已有修正的必要，所以提出這個學制改革案。九月間部召集的學制會議本是因為去年廣州第七屆全國教育會聯合會的新學制草案而召集的；但部裏的人偏要打官話，只提民國元年的教育會議，而絕不提及廣州的大會議決案。這一層已引起了許多會員的惡感。這一天開會時，教育部特派員代表說教育總長湯爾和的致辭，內中提到學制會議，說這個會議

為事決句，所得亦頗可觀。惟教育事業，關係甚鉅，省區狀況，因應萬殊；故調查宜求確切，探討不厭精詳。本部為教育行政中樞，自應秉其甘白之虛衷，策措施之至當。尚希貴會諸君子悉心討論，無隱無遺。……

這幾句話本是很明白的表示教育部希望聯合會「悉心討論」學制會議的議決案。但這篇致辭，事前並未會印刷出來，又是用文言做的，讀的又是江蘇口音，故會員都聽不懂。又主席代為分發的一本「教育總長交議案」，本是九月間提交學制會議的，但主席許名世頭腦糊塗，不曾解釋明白，所以有人竟誤認為部裏向聯合會提出的議案。十月十三日總事務所出版的會務日刊第二號，竟將此案登出，標題仍舊大書「教育總長交議案」！「教育總長向第八屆聯合會提案，而案中竟完全抹煞第七屆聯合會的學制草案，豈不是打官話嗎？當日會場上引起很大的誤會，全是這幾種原因湊合造成的。

北京教育會代表胡適與部派員同車南下，車中談及學制的問題，知道教育部致辭裏雖有希望聯合會「悉心討論」的話，但部裏總希望聯合會維持學制會議的原案，不要大更動。十二日上午，部派員訪問了幾省的代表，仍舊這樣主張。稍

學校系統圖



說明

(本圖左行之年齡表示各級學生入學之標準但實施時仍以其智力與成績或其他關係分別定之)

- (1) 初等教育
 - (1) 小學校修業年限六年。
 - (附註一) 依地方情形，得暫展長一年。
 - (2) 小學校得分初高兩級。前四年為初級，得單設之。
 - (3) 義務教育年限，得以四年為準。各地方至適當時期，得延長之。
 - (4) 義務教育入學年齡，各省區得依地方情形自定之。
 - (5) 小學課程得於較高年級，斟酌地方情形，增設職業準備之教育。
 - (6) 初級小學修了後，得與以相當年期之補習教育。
 - (7) 幼稚園收受六歲以下之兒童。
 - (8) 對於年長失學者，宜設補習學校。
 - (9) 中學校修業年限六年，分為初高兩級，初級三年，高級三年。但依設科性質，得定為初級四年，高級二年，或初級二年，高級四年。
 - (10) 初級中學得單設之。
 - (11) 高級中學應與初級中學並設。但有特別情形時，得單設之。
 - (12) 初級中學施行普通教育，但得視地方需要，兼設各種職業科。
 - (13) 高級中學分普通、農、工、商、師範、家事等科。但得酌量地方情形，單設一科，或兼設數科。
 - (14) 依前制設立之甲種實業學校，酌改為職業學校或高級中學農、工、商等科。
 - (15) 中等教育採用選科制。
 - (16) 中等教育得設補習學校，或補習科。其補習之種類及年限，視地方情形定之。
 - (17) 職業學校之年限及程度，得酌量各地方實際需要情形，定之。
 - (18) 依前制設立之乙種實業學校，酌改為職業學校。
 - (19) 師範學校修業年限六年。
 - (20) 師範學校得單設後三年，收受初級中學畢業生。
 - (21) 師範學校後三年得酌行分組選修制。
 - (22) 為救濟初級小學教員之不足，得酌設相當年期之師範學校或師範講習科。

- (20) 為救濟初級中學教員之不足，得設二年期之師範專修科，附設於大學或教育科或師範大學校，亦得設於師範學校或高級中學師範科，收受師範學校及高級中學畢業生。
- (21) 為推廣職業教育計，得於相當學校內，酌設職業教員養成科。
- (22) 高等教育
 - (22) 大學校設數科，或一科，均可。其單設一科者，稱某科大學校。如醫科大學校，法科大學校，師範科大學校之類。
 - (23) 大學校修業年限四年至六年。各科得按其性質之繁簡，於此限度內，酌定之。
 - (24) 醫科大學校及法科大學校，修業年限至少五年。
 - (附註四) 依前制設立之高等師範學校，應於相當時期內，提高程度，收受高級中學畢業生，修業年限四年，稱為師範大學校，或改為大學校之教育科。
 - (25) 大學校用選科制。
 - (26) 專門學校修業年限三年或四年。高級中學畢業者入之。四年畢業者，其待遇與大學四年畢業者同。
 - (27) 醫學及法政專門學校，修業年限定為四年。
 - (28) 大學及專門學校得附設專修科，修業年限不等。凡志願修習某種學術或職業者，而有相當程度者，入之。
 - (29) 大學院為大學畢業及具有同等程度者研究之所，年限無定。
 - (30) 附則
 - 審查員 袁希濤
 - 胡適 張鶴淵 何日章
 - 黃炎培 廖汝康 陳鴻核
 - 許崇清 吳炳南 方克剛
 - 舒亨頤 李 道 殷育華
 - 金會澄 徐方漢 王興毅

朱希祖答深甫君說省與邦解造邦之感書

劉炳文 徐鴻澤

第三、吾之所謂根據政治史者，以為吾國現代省制，根於元明清之省制而來。數百年之習慣，已牢不可破。人民習於專制時代之省制，雖改為聯省自治制，彼見於省之名未改，而法律非其所知，必以為雖謂自治，仍如清末之地方自治；聞見稍高者，必以為如日本之地方自治。若改省為邦，則顯名思義，便知邦有獨立自治性質，同時又稱聯邦，則對於中央政府，亦知有相聯共進之義。蓋不知法律者，必有簡單易曉之名詞以一新其耳目，乃使有所依據。吾國自古以來，每逢易代改革之際，必先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一新人民之耳目，其作用正相同也。若地方制度，不改其名而不改其法，名實不符，則制法者既不按實定名；執政者亦可不循名責實。愚民易欺，弄法難知，其弊無窮！譬如議立憲政者，君主立憲政治，與民主立憲政治，同為立憲耳。主張仍習俗者，必以為君主立憲便；主張重民權者，必以為民主立憲善。吾國改革之際，幸蒙民主立憲耳。雖未能實行憲政，若改總統為皇帝，則雖在愚民，猶知其為違法。故吾國憲政雖未盡實行，而輿論幸未改變者，非專賴有約法也。實賴有「中華民國」及「民主共和」等簡單易曉之名詞，以一新人民之耳目，即以民心為保障耳。假如當時採與論以定國體及約法，吾知足下亦必主張習俗所安者為近是，則吾國數千年來安於君主政體，足下必主張君主立憲不稱「中華民國」而稱「中華帝國」無疑。將來釀成第二次大革命，亦所不計矣。足下謂「state 華譯為邦。」又為比較省與 state 二字之歷史，「省字之轉，一視察，二宮禁，三官署，四行政區域，五自治區域。而 state 字之轉，一站立，二財產，三諸侯封土，四獨立國家，五自治區域。省與 state 之歷史，其意義之經過多相同處。其始皆自絕不相關之文字轉移而來。朱君嘉猷人之 state 字，而特舉本國之省字，殆亦感於偏見歟？案省與 state 二字轉變之跡，固多相同之點，然其不同之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週報

THE ENDEAVOR

26

總發行所 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每號零售銅元兩枚。郵寄大洋二分。半年二十六號。大洋五角。全年五十二號。大洋一元。郵費在內。不通過郵局地點。可用三分的或一分的郵票代價。

特別啓事

本報現因銅元的價值天天低落，印刷費又比較從前增多，因此，賠墊太多。自二十七期起，零售每份改爲銅元三枚。

這一週

福建問題總算最近來政局上最難解決而又最棘手的一個大問題。因爲徐樹錚夾在裏面，高樹一建國軍改制政府」的旗號，吳佩孚決不肯輕易放過。所以常德盛的先鋒隊已到福建的邊境，蕭耀南和孫傳芳協商的援閩的鄂軍，又由漢陽兵工廠運去步槍三千五百枝，子彈四十萬發。機關鎗四架，對日出發！

徐樹錚自宜言服從孫中山段祺瑞的指揮後，凡在廣東失意的民軍，和在北方失意的安福部餘黨，一個個都協力幫助。許崇智既與徐樹錚分兵一塊，而吳光新陳文運又在上海方面爲徐樹錚奔走軍費軍裝等事。近則浙江方面的盧永祥可以響應，遠則奉天方面的張作霖可以應作聲勢！

陳炯明自趕走孫中山後，已和民黨成了不共戴天之仇。陳爲自衛計，爲聯吳計，都不能隔岸觀火。故近來不得不調兵移駐汕頭，在這一方面設立兵站線，以便乘機而進！

福建人痛恨李厚基等於安徽人痛恨倪嗣冲，

所以這道命令，不但和福建人開玩笑，並且和李厚基開玩笑！

歐洲十五、十六、十七、各世紀，是葡萄牙各國到處找殖民地的時期；他們遇到一個弱國，便把他征服了，作爲自己的領土。不想中國的軍閥，現在竟用這種方法，把領土的旗號，改爲「殖兵的旗號」；更把國際的侵略，改爲「省際的侵略」！

湖北人趕走了王占元，便把湖北變爲吳佩孚的殖兵地；江西人趕走了陳光遠，便把江西變成蔡元的殖兵地；福建人剛剛驅逐了李厚基，四面八方的想殖兵的野心家，又紛紛調兵大進了；安徽人剛剛請求中央廢了督軍張文生，又喧傳曹錕元電保陳調元做做皖省鎮守使，吳佩孚電保張克瑛爲皖北鎮守使；「都督」行殖兵政策的省際的侵略！

中國的共產黨，正在宣言打破天外飛來的「國際的侵略」，却忘記了目前實現的「省際的侵略」！我們如果像中國的共產黨，承認張作霖是日本的傀儡，承認吳佩孚是英美人的傀儡，那麼，就應該把反對「國際的侵略」的眼光和氣力，一齊注在做「省際的侵略」的軍閥的身上，才是斬草除根的辦法。爲什麼祇「昂首天外」的放空炮，對於目前的實際政狀却完全不睬呢？

我很盼望國內理想的政治家，或理想的共產黨，變態態度，先從改革實際政治上着手。我們現在如果提出一個切實的宣言書，就應該：

(一)主張全國廢除督軍鎮守使等制度。

(二)主張福建問題由福建人民自決，中央用兵祇以保護各派的勢力爲限，絕不使福建再變成他省他派的殖兵地。

(三)主張安徽裁兵廢督，不在廢止空名的督軍，連變相的督軍和鎮守使等名稱，一概廢止；軍費每年不得過一百四十萬元，駐皖的軍額應照一百四十萬軍費而定。

(一)日，一

天增憲法草案，(通過二)二者同一於軍權之配置，並未規定，其第六十七條云：「大總統爲民國陸海軍大元帥，統帥陸海軍。陸海軍之編制，以法律定之。」第六十九條，則予大總統以宣戰之權，對內宣戰，必經國會之同意；對外不必經其同意。論體之及軍權者，如此而已。

而本案第四十一條第四十四條，則規定對於大總統，副總統，國務員，官吏，有叛逆或違法行為者，國會得彈劾，審判，定罪，黜職，處刑之。

按第四十一至四十四條之條文，草此案者之認總統及大員之叛逆違法爲可能之事，殆無疑義者也。所以預防之者，除國會之口頭彈劾與口頭定罪以外，無他武器也。夫總統之叛亂，何等事也！即大吏更迭法而至於國會多數人之攻擊，往往亦以其勢力鞏固無所忌憚。凡此類皆有傾國之財力與武力以盾其後；乃欲以筆舌之力悉摧之，宜其不足以已亂哉！

上海國是會議之憲法草案，對於軍權之配置，劃分稍務。其制：中央政府陸海軍部「立法或執行之」，(見第二章第五項第二項)。各省政府於省之民團事「立法或執行之」，(第六項第四項)。各省各設民團，其額數由各省省議會議定之，(第七項第四項)。國防軍採用義務兵兵制。其總額不得逾二十萬人，在國防上重要地點屯駐；軍費總額以不逾中央政府歲出百分之二十爲限。中央政府教育軍官；但兵士之訓練，中央政府得委託各省按中央所定法律辦理之。對外戰爭時，國防軍及各省民團概由中央政府統率之。(見第八章「軍政」段第六十條至第六十四條)

按右述諸規定，中央軍稱「國防軍」，省軍稱「民團」。中央對於國防軍立法，而不得對於各省民團立法。各省各得對於本省民團立法而執行之；兼得受中央之委託，因中央所發之軍官，執行中央所立之軍法，以訓練一部分之中央國防軍。民團雖不受中央軍法之約束，但對外戰爭時，以無定手續，須歸中央政府之統率。

其制之弱點有五，說之於左：

(一)各省民團之編制訓練不一致；對外戰爭雖同歸中央之統率，而其戰力，將不能遠勝

國憲上軍權之配置

一、雜評

新招募之兵也。中央既採用義務兵之制，以二十萬人輪流訓練。一旦有事，苟有餉精，何求不備！蓋用此訓練進殊之民團為哉。此其弱點一也。

(二) 中央國防軍得由中央委託各省代為訓練，則中央與各省或生無窮之摩擦也。所宜乎聯邦制者，以中央與地方不相統屬，相峙各自為政，兩不牽累也。省長民選，不受中央之統轄者也。中央軍權統一，超乎各省組織之外，對外所以保障國民之自由，對內所以保持各省間之均勢者也。而軍制則以下從上者也。今省長為中央統兵，則各省長其對於中央平等抗禮之資格；中央軍分駐於各省，則對各省失其超然之性質；保持各省間均勢之能力。中央或假委託統兵以牢籠不相下之省長，各省或假奉代中央統兵之名，而陰行鞏固地盤之實。則其結果無異取消聯省自治制，而恢復現今督軍分治之狀態也。此其弱點二也。

(三) 民間如何歸中央統率，如何返統率權於各省，皆無規定。惟中央之強有力者有意變亂，假對外戰爭之名，以行剝奪各省民團之策，既剝奪後，然後發亂。夫其若之何。此其弱點三也。

(四) 國軍之編制，完備之機關團體也。民間之編制，非必完備之機關團體也。故國軍強而民間弱。加之國軍民團間無一定比例。故各省之合力，不必足抗中央軍。據中央軍權者，欲變亂斯變亂耳，奚問各省之自治與否，聯省與否，四境以內固莫能與京也。此其弱點四也。

(五) 國是憲法參議院於總統大員之彈劾審判定罪制也，與天壇憲草國會兩院之制，同屬筆舌之爭，而其不足以已亂亦無異也。此其弱點五也。

殘軍首領之資格以與國會爭，國會與段氏俱倒。然段氏一蹶不振，而國會迄今復起。而北洋之餘孽自此分裂不可復振矣。其徵法行為廢除失敗；國會雖口稱以外無他武器，然自長期中觀之，則此種武器當立於不敗之地；故對內保障國民與法律，無用兵力之必要；且北洋軍派，前清之遺毒也。今後可決無其彷彿，今後所患者，武人之割據耳。以兵權悉授諸中央，可以防割據之患矣。

是說也，吾斯未之敢信。今日之中國，任何人欲自為，不能成也；任何人欲以武力征服全國而統一之，亦不可能也。然遂謂無人步袁段之後，恐未可必也。彼其成功不足，然亂國或有餘。苟可致亂，斯亦防亂之必要。奚必問其成功與否哉。袁、段、張、勳、張作霖，雖皆失敗，而國民之受其災害者已不少。安得謂不成功者即不需防亂哉？若謂兵權悉歸中央，即可防割據之患；則中國今日全國軍隊，名義非皆屬中央乎，而各省互相侵伐，中央號令不出都門一步何耶？以是知軍權集中之非必能防割據，而防割據，固當別有他道也。

今所擬之主張

甲、組織

國會制定一切關於軍事之法律；如編制、訓練、行為、罪狀、義務期限等；對於國軍省軍，同生效力。國軍省軍，一律採用義務民兵制。國政府依法設置國軍，或稱之曰「國防軍」。其平時常備額，至多不得逾二十萬人，至少不得少於十五萬人。國軍屯駐國防要隘，國防要隘，由國政府以參謀部陸軍部之主張，與參議院或國會兩院之同意，指定之。各屯駐要隘之國軍，須常換防。任何軍隊，不得常駐於一處。一切軍官之養成，由國政府担任之。一切軍用品之製造，由國政府經營之。但各省政府與中央政府，得依同一之軍事法律採用之。

省軍之步兵，以縣之各自前城鎮，或獨立市區，各為一組，就其本地方之義務民兵充之。省政府任命軍官，各於其本組之所在地訓練之。軍官之任命，以各該本地方人民之曾受中央軍事學校教育者為最合格；若本地無之，則應取材於最近之鄰地。各縣之訓練，以一定之時期行之；每季各縣市應各合操一次或數次。平時，市鎮鎮總兵組及其軍官，應受各本自治區民政長官或自治委員之指揮，助本地巡警保衛各該本地方之安寧；在操演及有事變時，應受上級所管軍官之調遣，以助全縣或縣外稍大軍區之保持安寧。一切兵組，非經上級之調遣，不得以武裝越所在地域。例如，以縣為連或營，則非經上級之調遣，該連或營兵不得以武裝越本縣境，或以數縣為團，非經上級之調遣，團兵不得以武裝越此數縣境之類。各省軍額之實數，在國憲所限範圍內，自定之。各縣市軍額之實數，由各省政府就其本省所有兵額，按所屬各縣市地面之大小，人口之多寡，及需要情形之重輕，以省議會之同意，酌定之。

省軍亦設騎兵隊，砲兵隊，工兵隊，輜重隊，少許，以完成作戰單位，屯駐適中區域。每歲農隙，擇定若干日，招集全省常備軍之步、騎、砲、工、輜，合操一次，使之練習作戰。平時，以騎兵隊預備任省政府之調遣，以備本省境內之緩急，以補各區本地方保衛步兵之不足；以工兵掌管省之道路，橋梁，溝渠，築造，以輔重兵掌管省政府之運輸，支配，皮廠。省軍雖與中央軍，皆同其編制。(擬皆編成新式師制。按軍隊單位宜小，乃章太炎先生所主張。新式師制，乃張博士之所主張。張博士主張之師，類似今日特種之混成旅，乃今日師制之具體而稍微者。歐戰以後，歐西各國均改用之；以其小而易成，且用時最靈便也。詳說見張博士著「縮小軍備問題」。)然省軍雖騎、砲、工、輜，等特種兵長年屯集；步兵平時散處於市鎮鄉野焉。

省軍之兵士，由省訓練；軍官，由省任命；將帥，由省簡拔。平時不受中央之號令節制。但兵士之訓練，軍官任用之資格，師旅之編制，行營之組織，皆須依國會所規定之軍事法律。

即軍官之任用，亦可取擇於中央學校之所養成者。

乙、應用

- (子) 防外國之攻擊與侵擾，及對外作戰。
- (丑) 防國內流寇之擾亂及防省以上者。
- (寅) 代平各省之內亂。
- (卯) 保衛各省之共和民主政體。
- (辰) 防各省與省間之武力侵伐。
- (巳) 各省或有匪寇，為本省兵力之所不能平靖者，經本省政府之請求，中央應出軍協助之。
- 省軍之運用：
 - (子) 保衛本省境內之治安，補助武裝警察之所不逮。
 - (丑) 保障民團憲法。總統、國務員、國軍將帥，有叛逆行為時，經國會彈劾判決後，得由國會召集各省省軍，擇各省民選省長中之有資望者一人，任為統率，率全國省軍征討之。討平之後，以國會之命令，遣歸各本省。
 - (寅) 補助國防。對外發生戰爭時，國會得以臨時法律，予大總統以指揮全國省軍之權，至媾和之日為止。此種法律，一經通過國會後，各省省長應即時以前單正式交出本省軍，歸國政府指揮。在此法定時期中，省軍受大總統及國軍元帥之調遣，一如國軍。至媾和之日，(即法定國政府應停止指揮之日)，各省省長應不俟中央政府之命令，自行收回指揮。若遇敵軍壓境，迫不及待國會之召集時，各省省長亦得各以其本省省軍以自衛，交歸國政府指揮，以待國會追認。若國會召集後，認為非即時，各省應即撤回。
 - (卯) 保持國家之統一。各省區地，如遇有叛中華民國獨立，或與他國合併時，國軍如職力弱，國會得以(寅)段所述手續，以未叛各省之省軍補助之。
 - 除有前(丑)(寅)(卯)等情節，及他類以情節，且經國會調遣外，各省省軍平時不得

以武裝越各本省境界。

丙、兵役制度

全省健全之男子，年在二十歲以上，四十五歲以下者，一律有當兵之義務。自二十歲至二十五歲迄，六年為常備軍義務期。自二十六歲至三十五歲迄，十年為後備軍義務期。平時受訓練服義務之兵士，以升常備軍義務期中之男公民充之。步兵二年退伍。騎砲工輪三年退伍。騎砲工輪中之志願從軍者。步兵兵士，國軍取用在同期之志願從軍者；額數不足時，則按省依民數比例勻派，按名稱抽籤徵補之。省軍一律按區抽籤徵充。海軍與航空隊兵士，一律用志願從軍者。其訓練服務，六年退伍。省軍亦得有航空隊；近水諸省亦得有警備軍艦；由省由國會立法限制。公民男子之已有省軍入伍以後，則永對本省負責，豫後備義務；(除以前述臨時法改省軍歸中央政府指揮期外。)不復對國軍負責義務；其已有國軍入伍者，則對於國軍負責，豫後備義務；不復對省軍負責義務。遇國軍省軍同時皆用抽籤法徵兵時，則國政府與省政府中分各省及年之男丁名籍。

專件

學校系統案

(第八屆全國教育會議決議案)

(附注)本報上期登出之學校系統案，是審查會之報告；在大會中，稍有改動；圖中血有改動的兩處。故我們將此案最後通過大會的全文補登於此。

標準

(一)適應社會進化之需要。

(二)發揮平民教育精神。
(三)謀個性之發展。
(四)注意國民經濟力。

學校系統圖



說明

- (1) 小學校修業年限六年。
- (附註一)依地方情形，得暫展長一年。
- (2) 小學校得分初高兩級。前四年為初級，得單設之。
- (3) 義務教育年限。暫以四年為準。各地方至適當時期，得延長之。
- (4) 義務教育入學年齡，各省區得依地方情形自定之。
- (5) 小學課程得於較高年級，斟酌地方情形，增設職業準備之教育。
- (6) 初級小學修了後，得與以相當年期之補習教育。
- (7) 幼稚園收受六歲以下之兒童。
- (8) 對於年長失學者，宜設補習學校。
- (9) 中學修業年限六年，分為初高兩級，初級三年，高級三年。但依設科性質，得定為初級四年，高級二年，或初級二年，高級四年。
- (10) 初級中學得單設之。
- (11) 高級中學應與初級中學並設。但有特別情形時，得單設之。
- (12) 初級中學施行普通教育，但得視地方需要，兼設各種職業科。
- (13) 高級中學分普通、農、工、商、師範、家事等科。但得酌量地方情形，單設一科，或兼設數科。
- (附註二)依舊制設立之甲種實業學校，酌改為職業學校或高級中學農、工、商等科。
- (14) 中等教育採用選科制。
- (15) 中等教育得設補習學校，或補習科。其補習之種類及年限，視地方情形定之。
- (16) 職業學校之期限及程度，得酌量各地方實際需要情形，定之。
- (附註三)依舊制設立之乙種實業學校，酌改為職業學校。收受高級小學畢業生。但依地方情形，亦得收受相當年齡之修了初級小學學生。
- (17) 為推廣職業教育計，得于相當學校內酌設職業教員養成科。
- (18) 師範學校修業年限六年。
- (19) 師範學校得單設後三年，收受初級中學畢業生。
- (20) 師範學校後三年得酌行分組選修制。
- (21) 為補充初級小學教員之不足，得酌設相當年期之師範學校或師範講習科。
- (22) 師範學校修業年限六年。
- (23) 師範學校後三年得酌行分組選修制。
- (24) 為補充初級小學教員之不足，得酌設相當年期之師範學校或師範講習科。
- (25) 師範學校及高級中學畢業生。
- (26) 大學院為大學畢業及具有同等程度者研究之所。年限無定。
- (27) 附則
- (28) 注重天才教育，得變通年期及教員，使優異之智能盡量發展。
- (29) 對於精神上或身體上有缺陷者，應施以適當之特殊教育。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週報

THE ENDEAVOR

27

總發行所 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每號零售價二元
郵寄大洋二
分。半年二十六
號。大洋五角；
全年五十二號。
大洋一元。郵費
在內。不通郵匯
地點。可用三分
的或一分的郵票
代價。

注意！

本期增刊「讀書雜誌」第二期

這一週

上回北京政府秉承軍閥的意旨，派李厚基爲討逆總司令；現在又秉承軍閥的意旨，把馮玉祥調回北京派張福來做變相的河南督軍。這兩件事可算是王、馮、曹內閣的兩大恥辱。按閣的政策荒謬，我們在上一週已說過了。馮玉祥在河南，時間雖然不長，却已很有點成績。他的短處在於那種狹隘的「軍事政策」，想在短時期中改變人民的道德習慣。他的長處在於能用用人；他對於財政廳長薛氏，教育廳長凌氏，都能給他們全權辦事，不去牽掣他們。財政方面的成效是已可以看出來的了；教育方面的設施，此時還不能說到成效上去；但有一千多萬元的趙家遺產作基金，加上專家的籌畫，若繼續下去，總可以有很好的成效的。馮玉祥還有一種長處。別人練兵，不肯派出去打匪，他們保護兵士就同舊式家庭保護小姐一樣，惟恐他們出去遇着危險；所以河南屯了那麼多的大將精兵，而土匪的勢頭竟和大將精兵之多成正比。馮玉祥練的兵是有出去打匪的。他主張：只有好兵可以出去打匪；拿不好的兵出去打匪是給土匪送軍火去。然而這種政策是與佩孚不

能贊成的。他處理財政，而不能多供直系的軍餉。他抄沒了趙家的財產，而不肯叫胡景翼張福來新雲鶴們拿出去均分；他練了好兵，不留以有待，而開出去勦匪；這都是馮玉祥的大罪狀了。總之，馮玉祥不能做副督軍，不肯把河南變成佩孚的外府；而佩孚不能讓一個不能指揮如意，並且聲望日高的馮玉祥駐在河南；這是馮玉祥被調出河南的原因。

然而北京政府竟很恭順的服從了。十月二十七日，黎元洪有必電給河南教育會等團體，說「馮督在豫，吏畏民懷；中央倚畀方殷，詎有他調之事？請言勿輕信。」然而十月三十一日馮玉祥他調的命令竟正式下來了。黎元洪自然可以向「責任內閣」身上推脫干係；王、馮、曹內閣又向誰推脫干係呢？

王內閣過了中秋節之後，若有政策，還有繼續存在的理由；若沒有政策，早就該走了。沒有政策而不走，是「懸機」。李厚基討逆的命令，給他們一個走的機會；然而他們不走。馮玉祥他調的命令又給他們一個走的機會；然而他們還不走！當走而不走，是「自取」！是「自取」！(適)

十月中，我因教育會聯合會事到山東，每天看七八種報紙，覺得山東人對於王正廷已漸漸的由愛護的態度變到仇視的態度上去了。近兩週內北京的山東同鄉和山東地方團體都有了很激烈的反對王正廷的表示。有好幾次要求政府「慰勞罷斥，另簡賢明」的。

我們希望山東人士對於這件重大而帶專門性質的事，不要全憑惡氣，不要全利用羣衆心理。應該先把一切步驟想出來。打倒一個人是容易的事，爲事擇相當的人就不容易了。攻擊一項交涉也是容易的事，根據事實，做更妥當的計畫，就不容易了。如果他們沒有底下的計畫和步驟，只從人的問題上作消極的攻擊，那就不能不使人疑心到「地方主義」上去了。(適)

我們以爲，山東人對於這件很重要而且很帶專門技術性質的事，應該仔細考慮。這件事應該分兩段研究。第一段是接收以前的交涉，第二段是接收以後的善後。關於第一段，國人(不但山東人)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應該公開的質問，公開的監督，公開的力爭；就是中日委員會已通過了的，也還有國務會議的一關可以挽回。山東人宣言的原則是：「華盛頓會議席上已喪失了權利的，我們不希望王正廷爭回；華盛頓條約裏不曾喪失的，我們希望他不再喪失。」這話固然很有理；但「交涉」是一種交易，逃不了討價還錢的手續。我們應該研究這次交涉的問題，分別討論；不應該而統日本人不漫天討價，也不能希望中國委員方面絕對不還錢。

至於第二段——接收以後的善後事宜，應該另作一件事看待。山東人現在最怕是王正廷利用他辭職的機會，替他自己發成勢力，預備將來做青島大王。王正廷對於這一點，應該有一種明白的宣言，表明他自己的態度。國人(不但山東人)對於青島市的組織，也應該作細心的研究。究竟青島是不是應該有一個中央委任的督辦？督辦是不是應該完全不受山東省政府或者議會的影響？青島市和山東省究竟應該有什麼關係？這些問題是應該研究的。至於人的問題，我們認爲還是第二步。組織完備了，監督制裁的機關有了，人的問題就容易解決了。

右所主張之軍權配置法，願以有左列諸優點焉。

三、優點
(一)總統，大吏，國軍將帥，不敢叛國也。古語曰：「操刀必割」，謂有權者之難期其不妄用也。專制之君相，暴戾恣睢者多，以其不受裁抑，可以橫行而無忌憚也。故兵家言：攻心爲上；不忠彼之來，而思我無以待之，苟有以待之，可以廢攻矣。依天壇草案，與國是會議草，國會與國民，皆無以待全國軍權而圖叛亂者。一國發生，舉國手足失措，叛亂不成，然經久而後定，則全國已糜爛矣。運者軍閥大倫，蓋國思想，已見駭死。南北極權，皆胡爲者？彼等不惜國家顛連，以求一逞其黃梁之短夢，更何愛於共和之國體？請查段以後之提議國家大器者，必鑒其前車之覆而而翻法訓，殆而使之空言耳。今以省軍不屬中央執政之號令，而受國會之召遣，則國民之代表監督機關，頓有後盾之實力。省長民選也，不必與中央執政有黨派之聯絡，其肯同意相濟者宜寡。省之軍隊，編制同，訓練同，資格同，器械同，即將校所受之學問亦皆莫不同，平均計之，當然與國軍無優劣之殊絕。全國省區二十七，以大省十之一小省二十之一計之，全國省之數與國軍總數較，則二十五六與十五之比也。省軍平時分統兼職，討匪合舉，則強於國軍虛與。執政者於此，當有忌憚而不致妄生叛亂之念也。此其優點一也。

我們希望山東人士對於這件重大而帶專門性質的事，不要全憑惡氣，不要全利用羣衆心理。應該先把一切步驟想出來。打倒一個人是容易的事，爲事擇相當的人就不容易了。攻擊一項交涉也是容易的事，根據事實，做更妥當的計畫，就不容易了。如果他們沒有底下的計畫和步驟，只從人的問題上作消極的攻擊，那就不能不使人疑心到「地方主義」上去了。(適)

我們希望山東人士對於這件重大而帶專門性質的事，不要全憑惡氣，不要全利用羣衆心理。應該先把一切步驟想出來。打倒一個人是容易的事，爲事擇相當的人就不容易了。攻擊一項交涉也是容易的事，根據事實，做更妥當的計畫，就不容易了。如果他們沒有底下的計畫和步驟，只從人的問題上作消極的攻擊，那就不能不使人疑心到「地方主義」上去了。(適)

方面的重大職務，所以能夠專心注意於國家的政
策一方面。戰時內閣閣員也不出席於議會，對於
議會也不負責任了。上一次自由黨的內閣改為混
合內閣，這次混合內閣又改戰時內閣，均不是議
會決定的，實在說起來，議會並沒有參與其事，
愛司葵的辭職不是因為議會有什麼不信任的表示
，魯意喬治的組閣也不是因為他是下議院多數黨
的領袖。在歐戰的時代，國務總理實在不是立法
機關的首領了。這是內閣制度歷史上大革命。
到了一九一七和一九一八年之間，議會裏
又發現了正式的反對黨，這次是由前國務總理
愛司葵為首領。在歐戰終了時期，政黨的爭鬥
又恢復了從前的現狀。同時戰時內閣閣員的額數
也增加了，恢復到從前混合內閣的制度。但是
在那混合內閣之中，除了國務總理之外，其餘重
要的職位均在統一黨領袖手裏。戰爭告終以後，
英國政府就着手籌備舉行選舉事務。一九一八年
選舉時候的大政黨共有三黨：混合內閣黨，獨立
的自由黨，和工黨。選舉的結果是混合內閣黨得
到最大的勝利，在七百零七個議員之中，他們的
黨員共有四百七十二個。獨立自由黨祇有二十六
十九個議員。不屬於混合內閣的統一黨黨員有四
十六個當選，其餘的議員由各小黨得去。

混合內閣雖在選舉時候得到大勝利。但是這
樣的內閣不是永久的，其能力遠不如純粹的多
數黨黨員所組織的內閣那樣大。並且戰後的種種
問題又是極難解決。所以從這次選舉以後，不久
就發現人民厭惡內閣的趨勢，當時所有各處特別
選舉的結果，均是很不利於混合內閣黨。在反對
一方面，有獨立自由黨和勞工黨。獨立自由黨逐
漸恢復他們的勢力，屢次提議恢復歐戰以前的政
黨制度，極力攻擊混合內閣黨的政策。勞工黨的
勢力也逐漸增加，在議會所佔的議席也時時加多
。在這樣的情形之中，魯意喬治的混合內閣還繼
維持到現在，已經是大不容易了。一半當然是因
為魯意喬治的特別能力，戰時和戰後的成績總算
是很好。人民雖然不大滿意於這混合內閣，對
於魯意喬治個人，却是很佩服的：一半是因為反
對份子的能力不充足，組織不完備。自由黨的勢

力並沒有完全恢復，並且他們的領袖也沒有確定
，愛司葵是一個有名無實的首領，有許多人是很
不滿意於他，魯意喬治當然不算是他們的領袖
，勞工黨的勢力雖然增加，但是這究竟是一個
新發達的政黨，英國人守舊的態度的，能容納那
激烈的政策。那時候政黨方面的局面實在不甚穩
固，隨時可以發生變故，並且也沒有什麼人可以
預測。不過因為上述的種種理由，魯意喬治的
個人的特別能力和反對方面的勢力薄弱，這戰後
的混合內閣能維持到一九二二年的十月。
並且這一次反對那混合內閣的原動力不是出
源於自由黨或勞工黨，都是發端於混合內閣黨中
間的統一黨份子。這也是一種自然的狀況。自由
黨和勞工黨均反對那混合內閣的，但是沒有推翻
內閣的能力。在那混合內閣中，統一黨則佔了
極重要的地位，但是國務總理卻不是他們的黨員
。又加上魯意喬治這樣的人把持一切權力，統一
黨中自然有很多人是不滿意的。他們利用這一
次近東問題發生的機會，乘魯意喬治的政策疲勞
工黨和各方面攻擊的時候，立即開一個統一黨會
議，議決要求他們黨員退出內閣，並且宣佈下次
選舉的時候，他們須以統一黨黨員的資格運動選
舉。魯意喬治到了這一個地位就不得不辭職了。
他是統一黨中還有一部人是和魯意喬治意見相合
的，他們也許另外組織一個中央黨也說不一定。
此刻政黨的局面這樣的複雜，將來選舉的結果萬
不能預料。不過無論如何，英國兩黨制的政黨恐
怕就已成歷史上的事實了。兩黨制的政黨打破
以後，英國式的內閣也須受到極大的影響。在歐
戰時代，內閣制度的內容已經改變好多了，將來
也許有更多的改變，也是意料中的事。這是研究
政治制度的人不可不注意的。

談北京的歌謠

常惠

讀書雜誌第二號，適之先生選了十幾首京大
列（Lili）的歌謠，說這是「真詩」；我也很以為
然。但我們也曾介紹過一次，把他的序譯出來
，登在少年的第十五期。在那序的前面我說：
「一本書在一八九六年出版的，共有一百
七十首歌謠，是一位意大利學者所輯，理

邊的歌謠不但學中文，而且全譯成英文
。惟有一樣，因為這位先生太講理了，
裡邊不免有點兒說會的地方。」
我為什麼說他太講理呢？因為他的第七十首，
「風來呀，雨來呀，
老和尚背著鼓來呀！」
這首確是「張三」的帽子，給李四戴上了。因為他極
注意中國的風俗習慣，有一句話說，「風是雨的
頭，雨是風的頭」。他以為這首歌謠也是說下
雨的。風過去就是雨，雨來了跟著又是雷。所以
他的註釋裡說，老和尚背著鼓是打雷呢。
還有一本書是周啓明先生借給我的，我也
說過：

「一本在一九〇〇年出版的，共有一百五
十二首歌謠，是一位德國何德蘭女士所輯
，不但有中文，還有英文的譯文。而且
還有極好的照像，很能把二十年前北京的
社會狀態表現出來，這是我所最喜愛的。
然而她因為英文文法上的限制，將原意失
了不少，這也是一個美中不足。」
她在她的書裡邊就不那麼說了。
「風來呀，雨來呀，
老和尚背著鼓來呀！」
這首是對的。怎見得呢？一看這歌謠的語法就知道
了。「凡幾時不雨……初雨，小兒喜喜」，歌曰：
「風來了，雨來了，
老和尚背著鼓來了。」
可見這首歌謠的說傳，後又由「兒歌」變成「母歌」
了。這也是演進的一個原因。所改「風來了，雨
來了」，拿他來恐嚇小孩子，使他速睡，頗為適
宜。至於「和尚背著鼓來了」一句是親戚的關係。
並沒有什麼意義在裡邊。

什麼叫作「母歌」，這一層，周啓明先生在「
兒歌之研究」裡說：
「母歌者：兒未能言，母與兒戲，歌以佐
之；與兒之自戲自歌也。其最初者即為撫
兒使睡之歌，以啾啾之音，作為歌詞，反
復重言，聞者身體舒解，自然入睡。……
此類雖視為母歌，及兒童語言，漸亦歌之
，則視為「歌」。」

我應當聽見老媽們抱著小孩子，一邊用手拍
著，一邊唱著：「呵！呵！小兒睡睡，
呵！呵！除去「風來了」那一首，還有兩首「
催睡歌」：
（一）
楊柳兒，嘩嘩嘩，
小兒兒睡睡他媽，
乖乖寶貝兒睡睡，
老虎子來了打他
（二）
我兒子睡睡了，
我花兒困了，
我花兒困了，
我花兒困了，
我花兒是個乖兒子，
我花兒是個乖兒子，
「把下」這兩個字是很難解的，韋大列的註
釋裏面也曾提過，不知道是什麼意思。我問了許
多上年紀的人也說不出來；後來有人告訴我
是蒙古話，我就有點兒相信，隨去學蒙古文，借此
機會可以問蒙古人了。但是任憑你怎樣問，他也
不知道。我始終不服氣，總疑感有影響。後來纔
知道決不是蒙古文。因為韋大列著有蒙古文的文法；
若是蒙古傳來的，他決不會不知道。我又在兒女
英雄傳的第二十四回裏見有「罷下著睡」，我想
許是小孩子嘴裏含著乳頭睡覺，叫做「罷下」，也
未可知。（英文裡有個字「Lili」是「乳」的意思，
倒也相近。）
還有韋氏第十七首：我總不相信是「自然的
歌謠」，我疑感是坊間唱本百花名。後來我的朋
友也給我搜集兩首來，與這首差不多，於是我纔
相信韋氏確是由民間得來，但他的第一百十三首
，則不足取了。如今把第十七首寫在下面：
石榴花兒的姐，茉莉花兒的郎，
芙蓉花兒的帳子，繡花兒的牀，
蘭芝花兒的枕頭，芍藥花兒的被，
繡球花兒的扇子，團扇兒的扇，
叫聲秋菊海棠來掃地，
虞美人兒的姑娘走進了房；
兩對銀花鏡，
梳頭如持花香，
臉兒如粉玉簪花香。

嘴點朱唇桃花瓣兒香，
身穿一件大紅襖，
下地羅裙拖落地長；
叫了聲松花兒來掃地，
松花掃起百合香；
笑話葉兒尖，荷花葉兒圓，
靈芝開花兒抱牡丹，
水仙開花兒香十里，
梔子開花兒嫂嫂遊江南。

再看坊間唱本兒的百花香，十採花：

牡丹花的姐兒，芍藥花的郎，
丹桂花的機娘，茉莉花的林，
繡球花的枕頭，芙蓉花的被，
芝蘭花的梅子鋪滿牀；
到後來秋菊花臘梅花把銀燈掌，
他二人並頭蓮花上了象牙牀，
脫去衣裳入了水仙花的帳，
揉爛了巫雲夜來花香；
清晨早起又把菱花照，
青絲花烏雲玫瑰花香，
梧桐劍花捲成騎馬穗兒，
紅絲派油頭桂花香；
柳眉杏眼花含露，
鸚鵡花洋錢貼太陽，
臉擦官粉桃花潤，
嘴唇胭脂橘子花香，
玄丹花鼻子，櫻桃花口，
雪花銀牙豆蔻花香，
元寶花的耳朶金釵花的髮兒，
鬢角上斜插海棠棠，
身穿一件石榴花的襖，
靈冠花的褲子大甩襠，
梔子花褲腿兒，月季花的帶兒，
玉簪花裹脚秦椒花內廠，
款冬花過開金蓮蓮花步，
春風一動百草花香。

我們看著誰不敢說第十七首不是「自然的歌謠」，
但不能說沒有一點兒影響。再看何德蘭的第一

百十六頁：

樹葉青，
齊王選他作正宮。
樹葉黃，
齊王選他作娘娘。
這首我准知道是山彈詞裏英烈春秋來的，一看便知：

桑葉青，桑葉青，
齊王聘我掌宮庭，
無鹽若進昭陽院，
九族叨恩隆父兄。
桑葉黃，桑葉黃，
天子封我掌國邦，
三宮六院皆欽伏，
父兄加職伴君王。
英國有一首「兒歌」也與這首相近：

百合花的白，
迷迭香的青，
你要是國王，
我就是正宮。
薔薇花的紅，
落霞香的綠，
你要不忘我，
我就不忘你。
但呵氏也有大錯的：在一百〇一頁徑直的把唱本兒上二姐拜鏡架裏的引場詩（譯頭）給抄來了：

一場秋風一場涼，
一場白露一場霜，
嚴霜單打獨根草，
螞蚱死在草根上。
然而也確有一些人們唱他，不過是沒有經一番陶冶罷了。就如街上小孩兒們唱的：
天牌呀，地牌呀，奴不愛，
只愛人牌對牌！
誰人不知道他是唱本兒的打骨牌，難道也算歌謠

嗎？然而我們實在也難怪有這些錯誤在裏邊：就如王大娘探病或叫紗窗外聽：

紗窗，紗窗外呀，高底兒響叮噠，
問了一聲誰呀，隔壁王大娘，
許久不上俺家逛呵，我的王大娘兒咧，

大娘進屋裡呀，坐在象牙牀，
今日我無事呀，來看二姑娘，
姑娘的病體可怎樣呵，咳嗽呀喉呀！

奴家的病兒煩呀，心內不自然，
茶也懶意吃呀，飯也懶意餐，
珍羞美味懶意咽呵，我的王大娘兒咧，
北京的「兒歌」裏也確實的有這麼一首：

紗窗，紗窗外，厚底兒響叮噠！
「問了一聲誰？」
「隔壁王大娘。」
「王大娘，請到屋裏高兒兒上坐。」

「二姑娘，二姑娘，你怎麼不梳頭？」
「沒有桂花油。」
「你怎麼不洗臉？」
「沒有玫瑰露。」
「你怎麼不吃飯？」
「沒有烙餅，攤雞蛋。」
「你怎麼不喝粥？」
「沒有金鈞兒如意八寶兒菜。」

這有一首是山神仙傳裏的張果傳來的，或者是張果好談諧的原故：

拍！拍！
誰呀？
「張果老哇。」
「你怎麼不進來？」
「怕狗咬哇。」
「你胳膊窩夾著什麼？」
「破皮袄哇。」

「你怎麼不穿上？」

「怕虱子咬哇。」

「你怎麼不讓你老伴兒拿拿？」

「我老伴兒死啦。」

「你怎麼不哭哇？」

「盆兒呀！罐兒呀！我的老蒜瓣兒呀！」

由此看來，要研究歌謠，不只要好的文學，「真詩」；還要能知道民族的心理學。要研究民族心理學，萬不可不注意一切的民俗的書籍。所以我愛讀坊間的唱本兒，彈詞，小說，較比那大文學家的著作愛讀的多。我想本可以不必知道著者是誰，只要看他的內容取材於社會和影響於社會就得了。我們就從此努力研究「民俗學」(Folklore)罷！
十一月，十日，七日。

詩

途中的悲哀

洪照

我的担子太重了，
我的道路太遠了，
秋天是這般短，
我的心裏正焦急呢。
無端地接著爺爺來信，
悲傷地說是祖父死了。
三年沒見面的祖父，
如今是不能再見了！
衫袖揩不乾眼中的熱淚，
我的眼淚怎樣這麼多呢？
讓眼淚自由去流罷，
我仍舊挑著擔子走了。
迎面吹來的陣陣寒風，
吹得我好難堪呵！
也許人生只有悲哀罷，
我憤慨飄泊在悲哀裏，
頭也不回的向前途走去。
我把沉重的担子放在肩上了，
我不能再顧什麼家庭了！
祖父死後十四日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週報

THE ENDEAVOR
28

總發行所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每號零售銀元三枚。郵寄大洋二分。半年二十六號。大洋五角。全年五十二號。大洋一元。郵費在內。不通郵匯地點，可用三分的或一分的郵票代價。

這一週

我們在幾個月前曾有恢復舊國會的主張(見我們的政治主張)，照現在的情形看起來，不曾在我們信任舊國會的熱心上，添了一盆冷水！參議院開了一個月的常會，不但沒有議決一件案子，連院內的一個議長都選不出。從前議員在議席上偶然摔幾盆子打人，輿論便指為大逆不道；現在議會中有打破書記的頭的，有拍掉叫罵的，有拍棺材到院裏來拚命的，但是輿論却不作不聞見的。我不知道這是全國人民寬恕這些議員，或是這些議員已經為全國人民所不齒呢？

我們也曾在他國議會旁聽過，也曾看見過他國議會裏面黨派紛爭的歷史，但是人家無論怎樣吵，怎樣鬧，到底還為着政見，還為着主義，我們的國會鬧的是什麼？且看參議院議員自己口內的供詞：

外國國會有大政黨，可以代表國會多數，故議長即屬多數黨之首領人物，選舉極為容易。此就主義之結合而言。吾國國會既無政黨之組織，更無所謂主義之結合，則今日應當議長者，拿錢買票，亦係當然之現象。同人試思之：既無政黨，又無主義，則拿錢買票外，又豈有其他方法？……國會之投票，可以改曰「投標」。(是

參議員王用賓八日在參議院中所說的話)

我們看到「拿錢買票，亦係當然之現象」；看到「拿錢買票外，又豈有其他方法」；看到「投票可以改曰投標」——這幾句話，還能承認這種議會可以存在於二十世紀者，恐怕不是瘋子，便是個瘋子了！

議員先生們！老百姓何負於你們！袁世凱驅逐你們，後來老百姓希望你們復職；張勳時代解散你們，今年老百姓又主張你們復職。你們要曉得：國會能一再恢復，並不是你們議員本身的價值，乃是袁世凱張勳等一班笨人，用非法解散的手段，為你們造機會；非法解散是逼得你們罪過的好方法，如果不逼着這些笨人，讓你們長期打架，拍棺材，買票，投標，……的鬧，恐怕早已「自殺」了，到今天那裏還有兩所高大房屋做你們的「養老院」呢！

我們還主張召集各省會議

會議

我們在第二十二期上曾說，我們再三考慮現在的政治情形，只有下面的簡單結論：

- (1)武力統一絕對不可行的，做這種迷夢的是中國的公敵！
- (2)憲法是將來的政治工具，此時決不能單靠憲法來統一的。

(3)大革命——民主主義的大革命——是一時不能實現的；希望用大革命來統一，也是實現不能充飢。

(4)私人的接洽，代表的往來，信使的疏通，都是不負責任的，都是鬼鬼祟祟的行為，道理上這辦法是不正當的，事實上這種辦法是很困難的。分權可用此法，實國可用此法，謀統一不可用此法。

(5)在今日的唯一正當而且便利的方法是從速召集一個各省會議，聚各省的全權代表於一堂，大家把袖子裏把戲都攤出來，公開的討論究竟我們為什麼不能統一，公開的議決一個實現統一的辦法。

我們現在還是這樣主張。我們在第二十二期，又曾討論這個各省會議的組織；我們當日的主張是：每省派四人。(省議會一人，省教育會與省商會各舉一人，省政府派一人。)中央政府派三人。國會舉三人。

我們當日主張這個會議的討論並議決關於下列各項問題

- a. 裁兵與軍隊的安排。
- b. 財政。
- c. 國憲制定後統一事宜。
- d. 省自治的進行計畫。
- e. 交通事業的發展計畫。

第一，用會議式來解決國事，是正當的辦法。

第二，公開的會議，打破不負責任的推諉與買賣。

第三，這是「全權」的各省代表會議，議決的東西是有効的。

第四，他們是現在推舉出來的，雖未必「代表真正公意」，比那十年前選出的代表士的代表資格何如？

對於這個各省會議表示懷疑的人，自然不少。總結起來，不出三種反對論：

第一，怕各省不來，或不能全來。

第二，怕和國會的職權相重複，或相衝突。

第三，怕討論出的結果，各省軍閥「你觀我望，雷諾不睬。」

但這三種反對論都是可解釋的。第一，只須在組織法裏明白規定法定開會人數，和法定表決有效的省數，那就不必各省全到了。美國的憲法制定後，十三邦之中，有了九邦即認了，聯邦政府就成立了。第二，國會和各省會議並無衝突，我們(在二十期裏)已說過了。況且現在這種國會，醜態畢露，天天做自殺的行為，天天自絕於國人；關到將來，也許國會本身的問題也要靠各省會議來解決呢！第三，怕軍閥不舉行各省會議的議決案，這一層更不必慮了。如果這個各省會議確能討論出一些具體的辦法來，如果這個各省會議確能號召輿論的注意與援助，我們可以斷定軍閥不敢反抗的。軍閥今日已成強弩之末了。大多數的軍閥是被錢神灌飽了，實在沒有大志，只圖一個滿載而歸；少數有政治野心的，究竟還有點好名之心，不敢公然冒大不韙，與輿論為敵。如果各省會議有可以號召全國輿論的人才與計畫，軍閥決不敢反抗的。

我們不信政治上有什麼包醫百病的良藥。但我們深信現在這種坐而待斃的怪現狀是不行的；支支節節的敷衍也是不行的；狹義的大復仇主義是不行的；偷偷摸摸的接洽，鬼鬼祟祟的買賣，是不行的。我們在這個沉悶可憐的空氣裏，回轉頭來，看看我們的老百姓受的痛苦，看看我們的無數同胞忍淚吞聲的痛苦，我們不能不問問自己：

究竟有什麼救急的法子沒有？

究竟有什麼可以一試的法子沒有？

我們的答覆是：從速召集一個各省會議。國內反對或懷疑的人，我們希望他們也平心靜氣的問問自己：

究竟有什麼可以一試的救急法子沒有？

山海關外旅行見聞錄

宗海

奉直戰爭以後，一班神經過敏的人看見張作

霖在平定住了脚，就大言不慚地要報仇；不是那山外軍外軍隊已經集中在某處；就是說某種軍隊向某處進發；好像非戰不可要再開仗的。我在那團內的人，看見直軍並沒有舉動，就認為這種消息是不確的。自從山外軍和以來，直軍在奉天鐵路時只有彭善華第十五師（原為十四混旅旅）在深州，董政國的十三混旅旅在廣安，葛樹屏的十二混旅旅在臨坊，其餘並沒有軍隊。這一次我到關外旅行，隨便探聽探聽，更聽得不天方面一時沒有開戰的意思了。

奉天現在前防的司令是張作相，駐紮在錦縣。他本人的軍隊是原有二十七師。其餘還有兩旅，也歸他指揮：第五混旅旅在凌中縣，第九混旅旅在興城縣。第五混旅旅二十七師是原來有的，不過戰敗以後缺額很多，至今還在那裏招補的。原有的第九混旅旅，大半在關內逃散了；現在與城的是第二十八師的一旅改編的。汲金純從熱

河逃回，就在錦縣居住，二十八師的名目，也隨了地的師長取消了。

關內所傳說的前敵司令李景林目前駐防北鎮，還在張作相的後面，當然不在前防。但是張作相因為他戰時時候成績頗好，把他陞做第一師師長，頂了張景惠的缺。

總計起來，山海關錦州之間，不過三師多人；比在京奉路的直軍雖然多一點，然而在錦縣的軍隊，更得防防朝陽，所以也不能算多。

除去了山海關錦州以外，直軍要往奉天去，惟有走熱河所屬的朝陽，但是朝陽到熱河要七天的路程，接濟異常的困難。從奉天，發糧到朝陽不過一百六十里；從大密溝到朝陽不過一百三十里；接濟而且都有鐵路接濟，所以奉天要攻朝陽，直線是沒有法子可以救護。目前駐在朝陽的軍隊，分子甚是複雜，號令不能統一，餉源也不是一處；要真有戰事，是萬不能守住朝陽的。

朝陽軍隊一覽表

名	職	官	編制人	駐防地
熱河陸軍	上段營長	馬隊一營	二百五十	朝陽縣城
直隸第四路巡防	鎮守使段貴	步兵一營	二百四十	朝陽縣城
同	上	馬隊一營	一百二十	朝陽縣城
同	上	先鋒隊	二百五十	朝陽縣城
同	上	破兵一連		朝陽縣城
同	上	馬隊二營	共二百四十	縣東南境
同	上	步兵一營	二百四十	同上
同	上	機關槍連		朝陽縣城
同	上	步兵六營	二千四百	縣西兩境
同	上	馬隊三營	六百	縣西兩境

以上共計四千六百七十人，不過一混成旅的樣子。

在朝陽的軍隊既然如此複雜，在熱河全境的編制更是不一律，而除去十三師的一連機關槍以外，有熱河陸軍，直隸第四路巡防，數軍，三種機關。陸軍是熱河的餉，巡防是直隸的餉，數軍是中央的餉。陸軍並沒有欠餉，其餘都欠到六個月以上。

朝陽一縣，南北有四百里，東西有二百多里。熱河的縣分，收入最多是赤峯，其次就是朝陽，所以有「金赤峯，銀朝陽」的俗話。每年輸入的洋布火油等物，共值一百五十萬元。其中一百二十萬，來自營口；三十萬來自天津。每年出口的糧食雜貨，約值三百萬元。地方顯是富庶。因為土匪極多，稍有幾文錢的人家，都有馬匹快槍。地方警察也就是就地編制的。田地本來沒有丁賦，完全用在本縣。汲金純在熱河的時候，加派了一萬六千元的賦捐。這是要解到河的。除了賦捐，還有軍捐，賦捐；每年也有一萬多，也全在本縣支用。所以地方公款，有十三萬元之多。就是這南最大的縣分，也趕不上。無奈察省費就去了將近十萬元！義倉經費約一萬元，教育經費，攤不到一萬元；不足地方收入百分之八。勘學所經費還在其內！縣裏面有一個中學，五個高等小學。因為人才經費的厚故，成績都不甚好。自從奉直戰爭以後，糧食運不出去，土匪日見其多。新招降的餉子，個個土匪。土匪出來受了軍衣，人民就不敢打他。有時餉子到了一個村子，人民誤認他是軍隊，受了大害。以後軍隊來了，人民認他是土匪，開了幾槍，以後更受了大害。地方人民，本來很有自衛的能力。自從兵匪不分，自衛的能力，就減少了一半。現在直隸巡防營，再添招四營新兵，人民更是要叫苦連天了。

熱河陸軍一覽表

名 目 官 編 駐 防 地 備 考

熱河陸軍 一混成旅 承德赤峯朝陽

軍米	抵標	步兵	分駐
直隸第四路巡防營	唐統	步兵二十四營	分駐承德赤峯
熱河巡防營	李統	馬隊六營	朝陽凌源等縣
游緝隊	張連	步兵二營	朝陽
游緝隊	張連	馬隊二營	朝陽
游緝隊	張連	先鋒隊一營	朝陽
游緝隊	張連	破兵一連	朝陽
游緝隊	張連	四營	凌源
游緝隊	張連	六營步兵	關魯
游緝隊	張連	六營步兵	平泉
游緝隊	張連	六營步兵	圍場
游緝隊	張連	馬隊十營	分駐建平綏東
游緝隊	張連	破兵一連	每營二百人

以上一萬八千多步兵，三千六百多馬隊；合計約有兩師人。由熱河就地籌餉的，除了熱河陸軍以外，還有游緝隊同熱河巡防營。游緝隊本來只有二營，奉直戰爭的時候，張連仲從營中招了許多餉子，把在凌源的營多軍團併了，繳了械；又招股費打到了朝陽來的軍軍，所以又招了七營；都是投降餉子改編的。

若是這二萬多兵，全在熱河的邊境，編制號分，均能一律，也還可以抵抗奉天。但是熱河全境，縱橫一千多里，面積有一百多萬方里；到處都是窮匪，不能不分別駐防，所以在朝陽的兵有一混成旅的人數，而且不能都在奉天邊境。奉天果然要取朝陽，不是很難的事，能取而不取，就是奉天不要那費的證據。假若的兵本來是八營，取前裁減為四營。現在在鎮守使段貴的兵力過於薄弱，決定把朝陽的直隸第四路巡防營，添招四營，恢復從前的數目。然而軍衣軍械，都不能由京奉鐵路出關。聽從早路運輸，用了三十輛大車，走了十二天，方纔運到。接濟的困難，可以想見。

熱河担任的軍餉，是熱河陸軍，巡防營，游緝隊。一共也有一師人。統計全境的收入，一年不過一百多萬元。供給軍餉之外，其他行政經費，自然異常的支絀。河還是僅指由熱河統支出的軍費而言。此外還有地方警察，每縣都有好幾百人。他縣的情形我不知道，單拿朝陽來做一個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總發行所 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THE ENDEAVOR
29

每號零售銀元三枚。郵寄大洋二分。半年二十六號。大洋五角。全年五十二號。大洋一元。郵費在內。不進郵匯地點。可用三分的或一分的郵票代價。

這一週

十一月十二日的時事新報上有「新猛」先生的一篇「胡適之與王正廷」，批評本報二十七期的社論。他的結論是：

「未吃得羊肉，反惹一身膻氣。」王正廷是什麼一種人，胡君這要和他說話，恐怕人家未必因此而相信王正廷，却更因此而懷疑胡適之了。

「新猛」先生自己說是「很愛惜」我的，所以我要對他下一種忠告：我若因為怕人懷疑而不敢說話，那就不成胡適之了。我在山東當面對山東的朋友說的話，在北京當面對山東代表說的話，和我在努力週報第二十七期上說的話是一樣的。前天晚上，我這接到山東教育界一位領袖的來信，他說：

「胡適之先生，談到接看先生原信，己和先生見面。王正廷問題，山東人的態度不甚對，誠如先生所言。現時亦無好法轉變一般人心心理……」

「所以沒有好法子轉變一般人的心理，正因為當時利用毒藥心理的人能發而不能收。正因為與論界的人都怕人懷疑，都要避免「爲王正廷辯護」的嫌疑。我是不怕人懷疑的，只可惜我們說話太晚了，已「無好法轉變一般人心理」了！」(適)

「新猛」先生在那篇文裏還提出一個政論的標準。他說：

大凡政論者所應取之態度，切不可帶有替某人某派或某事辯護的意思，而只可用超然的目光去批評其是否曲直。

假如我說羅文幹辦了十一年公債的用途是不錯的，那就是替羅文幹辯護了嗎？假如我說孫丹林發了內務部部員的薪金是好的，那就是替孫丹林辯護了嗎？我們讀「新猛」先生這幾句話，不能不疑心他所謂「超然的眼光」只是一種阿世取容的時髦眼光。現在最時髦的是攻擊人。凡是攻擊，都是超然的。我們攻擊人，從來沒有受人「懷疑」過。我們偶然表示贊成某人，或替某人說一句公道話，就要引起旁人的「懷疑」了。我們對於廣東孫陳之爭，稍說了幾句公道話，就被民國日報罵了幾個月。我們對於廣東高恩洪，也曾說幾句贊成的話，就引起了許多人的疑心，有一位先生因此就對人說努力週報是與佩孚高恩洪出錢來辦的！現在我們對於山東人和王正廷的問題，又說了幾句我們認爲公平的話，就有人來說我們想「吃羊肉」了！我們因此得一個教訓：

大凡政論者所應取之態度，只可罵人，切不可贊成人。被人罵的人，一定是該罵的，政論者應該加力幫罵。切不可贊

什麼叫做近東問題？

（適）

在歐戰的時候，滿洲國總算能取得一致的行動，共同抵抗德國，及其聯盟各國。但是歐戰完了以後，各國又還原了他們舊時國際競爭的狀態，總想各自佔得極大的利益，不肯去顧慮到大局一方面，也不去計較別國的利益。總而言之，自歐戰告終直到現在，各國的執政者祇曉得打他們自己，不曉得有別人；他們的目的祇不過是爲本國爭權利，至於別國的人民儘不妨做他們的犧牲。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他們當然也祇得和別國的執政者想一個調和的辦法，採用一種利益均沾的方法，但是這也祇不過對於幾個有勢力的國家總這調和，至於那一般弱小的國家全不在他們的心目中。因此，美國威爾遜總統在巴黎和會之中大大的失敗，他的十四條件差不多都不能實行；因此，這幾年歐洲的大局還這這樣的混亂，屢次有發生戰爭的危險。其中又以近東問題爲各國所爭執最利害的一個問題。因爲各國對於這一個問題都有一種特別的關係，土耳其的地點又佔了歐亞交通方面最重要的地位，並且在軍事方面也是極其重要的，所以各國都不肯讓步，固執他們各方面的主張，想分割這一塊肥肉。

大凡研究歷史的人都曉得近東問題是歐洲歷史上最複雜的，最難解決的問題。歐洲歷次的戰爭都發源於這一個問題。就是這次歐洲大戰也和這一個問題多少的關係。近東問題最佔了歐洲外交史上最重要的地位。

所謂近東問題，就是一部份亞洲人民和歐洲人民相爭的問題。在最初的時候，土耳其人侵入歐洲，歐洲各國一方面須抵抗，一方面又須保守他們的疆界，那時候所謂近東問題完全是歐洲人民的自衛問題。以後土耳其的勢力逐漸衰弱，其內部的耶教人民漸漸的宣告獨立，和土耳其脫離關係，組織現今巴耳幹半島諸國。土耳其國境以內的耶教人民多數均是斯拉夫民族，並且又屬於東方耶教這一派，所以他們和俄羅斯有民族上和宗教上的特別感情。俄羅斯就想利用這一種絕好機會，去推廣他們在歐洲東部的勢力。在歐洲歷史上，俄羅斯和土耳其的戰爭曾經發生過十多次，就是因爲這原因。但是歐洲其餘各國對於俄羅斯這樣的舉動，均是非常嫉妒，深恐俄羅斯得勝以後，歐洲的「勢力均等」勢必至於打破，各國均須受無窮的害處，所以他們極力反對，屢次阻止俄羅斯的進行。其中又以奧國反對得最利害。土耳其之所以能維持到現在，不早被歐洲列國所瓜分，完全是因爲各國不能預先商定一種分贖的辦法，各有各的目的，相持不一，不能取一致的行動，並不是因爲土耳其有存立於世界的力量，因此，這近東問題沒有解決。

在歐戰以前，總算對土耳其的方法很有成效，所以歐戰發生以後，土耳其就加入德奧這一方面，和協約國抵抗。歐戰完結以後，巴黎開和平會議的時候，土耳其也派出代表，擬與會議告。但是巴黎和會於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九號宣告，土耳其問題以後再討論，土耳其代表不得加入和會。同時土耳其內部又發生了重大事情，有一部份民族黨的人物在安卡拉地方，設立一個新政府，要求採用英國威爾遜總統的十四條件，解決這土耳其問題，並且極端反對歐洲各國干涉土耳其內部的舉動。從此以後，土耳其就有新舊兩個政府：新政府是極端反對協約國的態度，舊政府比較起來還稍容納協約國的主張。協約國於一九二十年的二月初起首討論土耳其的和約，直到五月十一號，纔把那和約擬定，送交土耳其代表團。照該和約所規定，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 雖在名義上還是屬於土耳其

但是在實際上，這塊地方，和其附近的兩個海峽，須由國際軍隊管理，並須受一個國際委員會的支配。國際委員會是由國際聯盟委派，其中英國、法國、意大利、和日本代表各有兩票投票權，希臘和羅馬尼亞代表各有一票投票權。美國和俄羅斯將來也能加入這個委員會，各有兩票投票權。土耳其的軍備祇准有三萬五千人，到了緊急的時候，可以另外增加一萬五千人。土耳其國王可以有七百名衛隊。軍用的飛機隊不准設立，在海峽附近地方所有的炮台均須完全拆毀。在財政一方面，協約國採用國際管理的方法。設立一個國際財政委員會，其中的委員是法國、意大利、英國的代表，土耳其也能派出代表一人，但是他祇不過處於一種顧問的地位。將來土耳其的預算，各項財政法律的執行，和幣制改革的重大職權，均在這個國際財政委員會手裏。無論內債，或外債的發行，均須預先得該委員會的同意。至於土耳其每年應供給協約國駐紮在那邊軍隊的軍餉，也由該委員決定。土耳其對於協約國戰時的損失，也須賠償。照這草擬的和約，所有少數的民族均有一種相當的保障。在土地範圍一方面着想，一九一四年的土耳其差不多是瓜分完了：在歐戰以前，土耳其在歐洲方面，共有土地一萬零八百八十二萬方里，人口一百八十九萬一千；在亞洲方面，有土地七十一萬零二百二十四萬方里，人口二千一百二十七萬三千。照這和約所規定，土耳其統共祇有土地十萬方里，人口五百萬。在協約國之中，又以希臘分割的土地最多，意大利次之，巴爾幹半島諸國和英法等均得極大的利益。

土耳其對於這樣的和約當然是極端反對的，又以愛琴海地方的新政府更甚。當時協約國並沒有承認這個新政府，所以他們祇和舊政府辦理一切交涉。但是土耳其的舊政府也反對這樣的和約，屢次提出抗議，要求更改和約上的條件，不過均沒有得到協約國的同意。協約國拒絕一切的更改，並想用武力強迫土耳其簽字。一九二〇年的七月十七號協約國用最後的通牒，限土耳其於十日內簽字承認，否則將用武力把土耳其逐出君士坦丁。但是當時希臘和意大利，因為他們的新土地方面的疆界問題，發生了衝突，所以這十日的期限就不得不延長。希臘和意大利之間開了好幾次的會議，總算把他們的爭執解決了，這土耳其和約就於八月十號在塞維爾城(Sevres)簽字，就叫做塞維爾和約。

愛琴海政府始終不承認塞維爾和約，並且因為這和約是由舊政府簽字的，所以他們運送舊政府也不承認了，並於一九二一年的二月五號正式宣告這新政府是土耳其真正的政府。新政府的勢力很大，在軍事方面和外交方面，均得到極重要的勝利：一方面和蘇維埃俄羅斯訂立一種條約，又一方面和法國、意大利、各訂一種秘密條約，得到這兩國的援助。在協約國之中，祇有希臘極力想執行塞維爾和約，因為希臘所得的土地最多，就可以因之推廣他的勢力，又可以實行他這幾年來所夢想的大希臘主義。美國因印度方面的關係是極力幫助希臘，所以關於這近東問題，歐洲外交上的新形勢差不多成了這樣一個局面：一方面是英國幫助希臘，想用武力強迫土耳其執行塞維爾和約；又一方面是法國、意大利、蘇維埃俄羅斯幫助土耳其抵抗希臘和英國。法國所以幫助土耳其，有兩種的原因：第一，法國極不願意在他的 Dardanelles 邊疆地方有戰事發生，擾亂他地方面的事情；第二，土耳其的大部分債票是在法國人手裏，所以法國政府極願土耳其政府能夠不受土地方面的損失，免得將來這債票跌價。法國受到經濟方面的損失。意大利本來是希臘的勁敵，所以他幫助土耳其，反對希臘的要求。

和土耳其又開了戰爭，這一次希臘的兵士都大敗而特敗，愛琴海政府的勢力就大大的擴張出來。當時英國魯道爾治的政府很想派兵幫助希臘，不過因為在國內，有工黨方面的反對，在國外，有印度的回教人民反對，所以不能實行。魯道爾治的辭職，一半也是因為這一個問題。十月間歐洲各國也開過一次會議，規定了幾種調停的方法。但是近來愛琴海政府的態度非常強硬，又提出種種的要求。這幾年來，這個問題又變成非常緊急。大概在這幾天之內，歐洲各國又須開一次會議，地點是在 London。歐洲各國爲了這個近東問題，在這一二年之內，不曉得開過多少次數的會議，這一次的會議當然也不能有完全解決這個問題的希望。我們所希望的就是不要因這一次的衝突不能解決而發生歐洲第二次的戰爭。

劃分國稅省稅意見書

叔衡

當此國庫空虛政府難行之際，而高談國家與地方財政之劃分，似爲迂道而不切於事情。然今日制憲與解決政治，皆將以省制爲一大問題。無論聯邦自治，抑分權自治，中央與各省之權限要當劃清。劃分權限之要點，在形式上視之，似無過於省長之由中央任命抑由人民自選，而就實際言之，則稅權最有關係。苟使稅權偏重於中央或各省，則其對方縱有寬大之其他權限，亦必感行使之困難，而政局仍將不得其平。故制憲方進行之際，宜速由超越政爭之財政專家，審擬國稅省稅之劃分辦法，以供省制起草之採擇，庶可獲一持平兼顧之制，而永奠中央與各省之關係也。茲謹具管見如左，以待正於專家。曰省稅而不曰地方稅者，斯爲論中央與各省之如何劃分稅權，至於各省與其下級自治區域之稅權劃分，另爲一事，不在此列也。

劃分國稅省稅之標準，自當斟酌於學理事實之間，就學理言之，賦稅之最應歸於中央者爲下列諸種：一曰關稅，以其徵收於關境也；二曰貨物稅，一亦有兩項消費稅，一就其物品之種類言之，如鹽稅煙酒稅等是；就其徵收之方法言之，如釐金出產稅市場稅等是。其應歸中央者，以其應與國稅平均或調劑之方，且歸之各省，則易起區域之分爭而阻礙國中之商業也。賦稅之最宜於地方者，爲地方定產與定業之稅，如田賦、房捐、礦稅、營業稅等是也。請更就事實言之。歷來中央直接收入之大宗，首推釐稅關稅，次加稅在所必行，裁厘後所行之出產銷場兩稅，勢亦須在商約內訂定限制，發生對外之關係。是關稅與貨物稅之全數劃歸中央，不第合於學理，亦與事實相符也。田賦雖稱爲國家收入，而向供各省中央行政之用。茲後各省之中央行政大抵皆將爲省行政，則田賦劃歸省稅，實與向來之分配符合，且整理田賦爲將來整理稅收之一要端，而各省情形相殊，中央距各地方又必遠，整理之事，必須各省自爲之，則收入歸於各省，理亦至當。又現時之大宗稅收之未抵押外債者，首推田賦。稅收爲抵押，或被強迫而以田賦抵償之，則外力干涉及內地，將不勝其擾。今若以田賦劃歸各省，使中央無權抵押之，亦一防患之道也。房捐及營業稅之向歸各省留用，一如正雜各稅之牙稅，當稅，屠宰稅等皆是。情形亦同。釐稅在北方諸省，雖有解解中央者，而如雲南湖南各省，則向以之爲地方收入之要項，自亦以劃歸各省爲較符於事實。近年各省人民對於其本省之遺產，頗不願他省人開採，以後恐此風將更甚，殊足以阻礙礦業之發展。倘使各省得享有礦稅收入之利益，或不至排斥他省之投資也。至如所得稅，因所得不限於一地方，藉考不限於一區域，論理宜歸中央。惟以吾國疆域廣大，中央之稽考有難遍及者，則又以歸各省爲便。茲擬將股份公司之營業不限於一省者之所得稅，列爲特種所得稅，納之中央；其他所得稅，概歸各省。又如印花稅，亦以由各省考核爲便，而中央向特爲直接收入，在事實上未必能捨棄。且全國所用印花，亦宜一律精製，以防偽造而便稽考。在擬使各省照一定之折扣，向中央領取印花稅用之。若按六折計，則各省得印花稅收入之四成爲。根據上列理由，

則國稅省稅應分列如左。

(甲)國稅

- (一)關稅
- (二)鹽稅
- (三)烟酒稅
- (四)貨物稅 (除鹽稅烟酒稅外，將來裁厘加稅後，即為常關征收之，土貨出產稅及銷場稅)
- (五)印花稅
- (六)特種所得稅
- (七)其他應全國一律而未劃歸各省之稅。

(乙)省稅

- (一)田賦
- (二)房地稅 (契稅亦屬之)
- (三)營業稅 (如牙稅、當稅、特種營業牌照稅、普通營業牌照稅等)
- (四)釐稅
- (五)普通所得稅
- (六)印花稅餘額
- (七)其他直接關係地方之稅。

國稅省稅之劃分，亦當視諸中央與各省政務之若何分担，及其支出之繁簡。至於中央及各省之官督事業，其收入自當歸於經營者。如全國鐵路道幹線為中央之所建築經營，其收入當然歸於中央。現全國財政收支實數，無從查致者居多；預算自八年以後，亦迄未辦理。上列劃分辦法，究竟與將來中央及各省之需要相適合否，誠難斷，而就八年預算案分計之，則大致尚不甚差。茲按該預算所開數目，依上列劃分國稅省稅之標準，約計中央及各省收入如左：

- (一)關稅經常 九三、二六八、九〇七元
- (二)鹽課 臨時 六九五、七四九元
- (三)貨物稅經常 三九、二二四、八三七元
- (四)烟酒稅經常 三六、六二一、四二二元
- (五)印花稅 臨時 四、八九五、〇四〇元
- (六)中央各機關收入經常 三、一〇五、八六九元

(甲)中央支出

- (一)各機關經費 即政府、國務院、國會、清皇室、不屬各部之各機關經費。
- (二)外交經費經常 四、八〇七、三三六元
- (三)內務經費經常 一、一六八、五五五元
- (四)財政經費經常 二、二八二、四六六元
- (五)陸軍經費經常 六、八七八、四五五元
- (六)海軍經費經常 五二、八一四、七四四元
- (七)司法經費 五三、五一二、二四五元
- (八)教育經費經常 九、一九四、四八二元
- (九)實業經費經常 一、八一七、一九一元
- (十)交通經費經常 三、二五五、二七〇元
- (十一)實業經費經常 三〇一、七四〇元
- (十二)債債 一、五四一、八〇〇元
- (十三)交通經費經常 四一〇、四四七元
- (十四)交通經費經常 一、三三三、七四七元
- (十五)實業經費經常 一、四九二、二八八元
- (十六)實業經費經常 一、三一八、七四二元
- (十七)實業經費經常 五〇、〇〇〇元

(乙)各省收入

- (一)田賦經常 八六、八四五、三八八元
- (二)正雜各稅經常 三、七〇三、三九九元
- (三)正雜各捐經常 四、三三二、五四一元
- (四)各省官業收入經常 二、四一一、三六八元
- (五)各省雜收入經常 三、一五二、二二元
- (六)官產沙田收入 二九三、〇三七元
- (七)釐稅及報効 二、四一九、七四二元
- (八)印花稅餘額 三、二六三、三六〇元
- (九)印花稅餘額 三、二六三、三六〇元
- (十)印花稅餘額 三、二六三、三六〇元
- (十一)印花稅餘額 三、二六三、三六〇元
- (十二)印花稅餘額 三、二六三、三六〇元
- (十三)印花稅餘額 三、二六三、三六〇元
- (十四)印花稅餘額 三、二六三、三六〇元
- (十五)印花稅餘額 三、二六三、三六〇元
- (十六)印花稅餘額 三、二六三、三六〇元
- (十七)印花稅餘額 三、二六三、三六〇元

以上各項 一九九、一六七、二三八元
中央支出總數 三二七、一三〇、〇六四元
(一)內務經費經常 三九、八三二、六〇七元
(二)財政經費經常 二、六〇八、七一九元
(三)陸軍經費經常 九、六三五、一四四元
(四)司法經費經常 一、二七一、一五四元
(五)陸軍經費經常 七六、七七四、〇八五元
(六)司法經費經常 二六、七三一、四〇八元
(七)教育經費經常 八、五〇五、九三三元
(八)實業經費經常 六、八五二元
(九)教育經費經常 二、八〇三、四五三元
(十)實業經費經常 一、七二五、二五〇元
(十一)交通經費經常 一、七二五、二五〇元
(十二)交通經費經常 一、七二五、二五〇元
(十三)交通經費經常 一、七二五、二五〇元
(十四)交通經費經常 一、七二五、二五〇元
(十五)交通經費經常 一、七二五、二五〇元
(十六)交通經費經常 一、七二五、二五〇元
(十七)交通經費經常 一、七二五、二五〇元

在各省之征收經費，以及鹽務海關經費。至各省支出第二級財政項下，或有若干應劃為中央徵收國稅之支出者，惟為數不多。又各省支出第四款司法經費內，高等審檢廳經費，亦應劃入中央司法經費中，惟為數亦不甚多。因上開收入之數，本屬約計，故未將該兩款別出另列。至若各省支出中陸軍經費，經常臨時共合一萬萬元以上，將來各省無論設警備隊或他種名目之軍隊，應不歸此項款。惟以各省警察及教育實業交通等經費必須大增，提此注彼，或猶不足，故仍將陸軍經費照原數開列，以便約計各省支出之總額焉。茲更列八年預算數目所計中央各省收支總數如左：

中央收入總數 二八一、一一一、六五三元
各省收入總數 一五九、二九八、一三三元
共計 四四〇、四一九、七八六元
中央支出總數 三二七、一三〇、〇六四元
各省支出總數 一六八、六三二、八二四元
共計 四九五、七六二、八八八元

上列中央各省支出總數，與八年預算歲出總計相符。中央各省收入總數則較八年預算歲入總計少五千萬元。該款係因歲入不足，隨意增加者，當然不能列入計算歲入之中。八年預算之數，本不替其確實，大抵收入不免浮開，實際上不敷之數恐不止五千萬元。惟現欲另計收支之數，除關稅外，亦多莫可究詰。茲為約略估計起見，八年預算亦可適用。照上列各數，中央各省收支與全國收支比例如左：

中央收入總數合全國收入總數 百分之六三、八
中央支出總數合全國支出總數 百分之六五、九
各省收入總數合全國收入總數 百分之三六、二
各省支出總數合全國支出總數 百分之三四、一

就大概言之，上列比例數足以表示所擬國稅省稅劃分之標準，尚與事實相副。至於中央各省之省稅劃分之標準，則非劃分兩稅之問題矣。

誰是中國今日的十二個大人物？

上海密勒氏評論報 (The Week by Bavi) 現在舉行一種投票，徵求讀者選舉「中國今日」

日的十二個大人物。這種選舉，定於明年一月一日截止；但每週的結果，在那報上發表的，已有四次了。十一月四日的結果是：

- 1、王寵惠 7、蔡元培
- 2、孫文 8、閻錫山
- 3、顧維鈞 9、王正廷
- 4、吳佩孚 10、陳炯明
- 5、馮玉祥 11、余日章
- 6、張宗 12、顏惠慶

十一月十一日的入票和票數如下：

- 1、孫文 632 票 7、張宗 632
- 2、顧維鈞 521 8、閻錫山 521
- 3、馮玉祥 222 9、余日章 222
- 4、王寵惠 212 10、王正廷 212
- 5、吳佩孚 202 11、黎元洪 102
- 6、蔡元培 202 12、陳炯明 102

這種報是英文的週報，行銷於寓居中國的英國人和其他英語人士的居多，故這種投票只可以表示這一派人的傾向，本不值得什麼嚴重的注意。辦理這次選舉的人，似乎亦不很知道中國的情形；如十月二十八日的報上，章行嚴有一票，而章士鈞另有四票；十一月十一日的報上，章炳麟有十九票，而章太炎另有五十四票；他們竟不知道這四個姓章的，原來只是兩個人！

但上海的一種有勢力的英文報上竟因此大發其議論，說這一次投票的結果，是英美留學生佔過半數，而且基督徒佔過半數，可見英美教育和基督教的影響之佳和勢力之大了。這種論調便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抗議了。我們因此試問自己：誰是中國今日的十二個大人物？

第一組 學者三人：

- 章炳麟 (太炎)
- 羅振玉 (叔蘊)
- 王國維 (靜菴)

第二組 影響近二十年的全國青年思想的人

四人：

- 康有為 (長素)
- 梁啟超 (任公)
- 蔡元培 (子民)
- 陳獨秀 (仲甫)

第三組 影響雖限於較小的區域，而收效很大的，二人：

- 吳敬恒 (稚暉)
- 張宗 (季直)

第四組 在近二十年的政治史上有很大的勢力的，三人：

- 孫文 (中山)
- 段祺瑞 (芝泉)
- 吳佩孚 (子玉)

第一組的三人，社會上只知道章太炎而很少知道王寵惠的；故密勒評論報的投票，竟先生得七十三票，羅先生只得四票，而王先生一票也沒有。其實章先生的創造時代似乎已過去了，而羅王兩位先前的努力的時代，他們兩位在歷史學上和考古學上的貢獻，已漸漸的得世界學者的承認了。

第二組的人是不須介紹的。但我們看密勒評論報上的選舉結果，康有為只三十二票，比梅蘭芳多十票，而比宋漢章還少五票，未免有點不平。康先生近年來雖然老掉了，但他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是不能抹煞的。梁任公在密勒報上得的票數(一〇五)，只比羅君多一票，這也不能使人心服。

第三組的兩人，張季直之外，我們不舉閻錫山而舉吳稚暉，這一點自然要引起一些人的疑問。吳先生是最早有世界眼光的；他一生的大成績在於提倡留學。他先勸無錫人留學，勸常州人留學，勸江蘇人留學，現在還在那裏勸中國人留學。無錫在人才上，在實業上，所以成爲中國的第一個縣分，這都回去，不能不算他爲首功。東西洋留學生今日能有點成績和聲望的，內中有許多人都受過他的影響或幫助。他至今日還是一個窮學生；他在法國辦勤工儉學的事，很受許多人(包括我在內)的贊揚。但我們試問，今日可有第

二個人敢去或肯去幹這件「搵米糶」的事？吳稚暉的成績是看不見的，是無名的，但是終久存在的；閻百川在山西的成績是看得見的，然而究竟是有限的。所以我們不得不捨閻而舉吳了。

詩

徬徨

思水

自從黑夜來了之後，
我便迷失在這荒野中了。
雲遮了日月，
星也一齊都隱了，
眼前看不見別的，
只是黑漆漆地。

心想走上那平坦的大路
這邊走走有牽衣的，
那邊走走有刺痛的，
滿地都是些荆棘呵！
我只在這荒野中徬徨着，
我跑不出這荒野了。

四圍都是些狼嗥和鳥叫，
遠發的山風更顯得怕人，
我分不出東南西北的方向了。
我帶了求安的希望，
痴望着那黑漆漆的眼前，
我不由的顫抖了。
我決定主意往前奔跑，
奮勇的往前奔跑。

我不顧那刺人的荆棘，
也不顧這荒野的高低，
我一心要跑出這荒野，
一心要跑上那平坦的大路。

跑了一氣又一氣，
我掉了無數的跟頭，
我的衣裳已撕碎了，
我的手足已刺破了。
我忍着了疼痛，
咬緊了牙齒仍往前奔跑。

越跑越有些荒野，
我實不能再跑了，
充滿我身的都是疲倦與苦痛，
我不自支地坐再地上，
抬頭僅期待着那天明，
我將終夜在這荒野中徬徨着了！

十一，十，三十。

二次的禱告

思水

只爲我難堪那人們的觸目，
我改用怨憤爲求憫，
我二次裏跪在上帝的面前，
二次裡虔誠的禱告着。

主呀！我不求美麗的花園，
不求燦爛的宮殿，
不求進那快樂的天國，
我只求一塊清淨無人的土地！

那裡，在綿亙千里的樹林中，
在峰巒重疊的高山上，
在四壁無際的沙漠裡，
甚至在那六尺的孤墳內。

只求看不見那人們的觸目，
隨便那裏都可以的，
隨便那裏我都願意，
主呀！請允了我這小小的要求罷！

十一，十一，九。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週報

THE ENDEAVOR

30

每號零售銀元三枚。郵寄大洋二分。半年二十六號，大洋五角；全年五十二號，大洋一元，郵費在內。不郵郵匯地點，可用三分的或一分的郵票代價。

總發行所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這一週

十九晨，財政總長羅文幹與吳景濂張伯烈... 告發，被黎元洪下令逮捕。關於這一件事的各方面違法之點，高一韻君在今日本報另有專論；我們且談談我們對於這件事的感想。

前十天左右，日本吉田(Prime Minister)的訪員道國人侯基士對我談起鍾世銘被捕至今未得正式審判的機會；他說，這種例是開不得的，將來一定有效尤的。這一次談話之後，不下三天，還有羅文幹被捕的事。吳佩孚有電來責黎元洪，說的話是不錯的；可惜他自己忘了鍾世銘的例子，所以黎元洪的回電(電報)說：

財部前次長鍾世銘久被拘管，迄未免職。黎元洪執事之命，猶且毅然行之！

我們並不說，因為吳佩孚違法黎元洪也可以違法；我們只要說，違法於憲法是開不得的。今天政府不經法律手續就抄抄曹汝霖陸宗輿的財產，我們固然快意；但假如明天政府不經法律手續就抄抄黎元培李煜瀛的家產，我們就不快意了。然在邏輯上却實是同樣的例子。

近來交通部對招商局的事，也是一例。招商

局的傳宗耀沒有犯罪，我們不知道。但是交通部如何能拿「勾通逃犯，鼓動工黨」的名目來請總統用指令逮捕他？又如何能據了幾個很虛捏名的(看近日上海各報的封面廣告)股東的控告請總統就免他的職？因為這件事，上海的商人跟動了公憤，開會對待政府。政府中人既能濫用命令的威權來毀他的敵人，怪不得吳景濂黎元洪要用命令來拘捕閣員了。

總之，上自總統，下至極小的官吏，總覺得法律不方便，命令方便；國家又怎樣能有法治，人權又怎樣能有保障呢？ (適，港)

王內閣裡有三位閣員曾經簽名於我們在五月發表的「政治主張」；因此，王內閣成立以來，很有些人愛拿那篇宣言裏「好人政治」的話來挖苦他們。我們在那篇宣言裏，本不曾下「好人」的定義。但我們理想中的「好人」，至少要有兩個方面：一是人格上的可靠，一是才具上可以有為。在普通人的心裏，一個「好人」至少要有可靠的人格。現在羅案的發生，正是試驗「好人政治」的最好條件的機會了。好人政治的涵義是：進可以有益於國，退可以無愧於人。我們對於王羅諸君的政治上的才具，確是不很滿意的。但我們至今還承認他們的人格上的清白可靠。我們希望這一案

能有一個水落石出，叫大家知道「好人政治」的最低限度的成效是「人格上禁得起敵黨的攻擊」。

(適)

關於羅案的本題——與國借款展期合同——內容稍近於專門，故討論的人還不多。然而國會議員在幾分鐘內，居然議決把這個合同取消了。「取消」的意義，我們至今還不明白。二十二日京報的經濟刊會提出一個疑問：

否決展期新合同，必有兩種意義為之解釋。否決展期合同即為根本上不承認與國借款，將與國債票持票人之債權，由中國「一肩情願」，自行取消；從此中國解除履行債務的義務。此一義也。

否決展期新合同即為承認舊合同為有效，還本付息，仍照舊合同履行；其過期之息則立時補付。此又一義也。

這個問題，我們認為有弄明白的必要。但我們看國會議員前日提出請懲辦王羅也的質問書裏說：各國自與德奧宣戰後，凡戰前所訂債務契約，經瓦賽會議議決，在聯合國與德奧所負債務責任，應皆為戰事賠償之用。吾國亦為參戰國之一，此種合同應在廢除之列。……

照這種論調，竟根本上否認與國借款了。又看近日報上登的自稱某公民團體的上總統書，內稱我國積欠各國至期應付之外債，未付本息者甚多，尚不能以新約強我承諾。況此項債票，既無抵押之品，雖有意人出名交涉，亦無急迫償還之必要。

這竟是以賴債自豪的心理了。怪不得二十三日京報的經濟新刊的記者要說：既不能賴債，則不能不還債。不能任人之雙輪還債，則不能不自動的整理諸內外債。今當財政共管高唱入雲之時，值特別會議將次開會之日，列國莫不就事務查偵察我國財政現狀，踴躍抵環，以求一逞。而

我國人猶借焉無知，甚或以賴債為自得，以為人莫可予何，而指愛國者為賣國。是其所謂狂者以不狂為狂也，悲夫！

這種論調，我們認為很公平的。賴債決不是政策。這一次展期合同的手續上是否完備，雖可以討論；但那種不負責任的賴債論，在這種國勢之下，是決不能成立的。

◎◎◎◎◎

近日報上登出的「留學美國各大學學生」康洪章等四十餘人的「制憲庸論」，我們看了，實在覺得大失望。原文分五段，(1)緒論，(2)單層統治權論，(3)國民自治論，(4)四權並立論，(5)生產工因襲的模仿的憲法，我們要制憲的憲法。然而他們的制憲論，却很富於「因襲的、模仿的」論調。例如末段論生產工其國有，他們說：

生產工其國有，與其說是師今，勿事說是復古。……三代以上的井田制度，就是土地國有。……古語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古代以王權代表國家，就是土地國有的不成文法。……

我們何不再進一步，說「由土之派，莫非王臣」就是古代人民國有的不成文法呵！這種詩云子曰的邏輯，在國中中小學生的口裡，是可笑的；在一班大學院的留學生筆下，是不可想的。

他們拿同樣的邏輯來主張他們所謂「單層統治權」。他們在「制憲庸論」之外，還附有一張公啓，說：

自聯邦說興，國內士大夫狂於現狀，乃揭獎勵省自治，欲易我二千年來沿習舊制。他們所謂「我二千年來沿習舊制」，就是那單層統治權。他們以為中國自秦始皇兼併六國後，即縣制確立，即單層統治權。以至於今，就是隨時約法，修訂憲法，憲法草案等所載，也全採單層統治權。那末，依據歷史，依據帝國政府的確立，

他們因此就下一個斷案：

六個唯實論者之中，馬文教授於一九一七年出了一部歐洲哲學史，那書的末篇第七章是專論新唯實主義的。我們略探他的話來說明這一派在歷史上的地位。馬文說：關於「知識的直接對象是心的 (mental)」呢，這是非心的呢？「一個問題，共有四種答案：

- (1) 笛卡兒以來的二元論者說科學能推知一個個的 (非心的) 世界。
- (2) 存疑派的現象論者 (A. Peacock, Phenomenon) 說科學只能知道那五官所接觸的 (mental) 世界，此外便不能知道了。
- (3) 唯心論者 (Idealists)，包括那主觀的唯心論者和那物觀的現象論者，根本推翻二元論，竟不認有什麼超於經驗的物界。
- (4) 新唯實論者說我們須跳過笛卡兒，跳過希臘哲學，重新研究什麼是「心的」，重新研究知識與對象的關係。

新唯實論者批評前三派，共有兩大理由。第一，笛卡兒的二元論和他引起的主觀主義，有了三百年歷史的試驗，結果只是種種不能成立的理論，仍不能解決笛卡兒當日提出的「心物關係」的老問題。這一層，我們不細述了。(可看馬文原書，頁四一—四一三。)

第二，這種二元論和他對於「心的」的見解，都是從希臘思想裏出來的。希臘思想假定兩個重要觀念：一個是「本體 (Substance)」的觀念，一個是「因果」的觀念。這兩個觀念，在近代科學裏都不能存在了。所以我們現在應該用現代科學作根據，重新研究什麼是「心的」。這第二層，確是很重要的，故我們引馬文的話來說明：

自從葛理類以來，科學漸漸脫離「因」的觀念，漸漸用數學上「函數」(Function) 的觀念來代他。……例如圓周之長，就是半徑的函數，因為圓半徑加時，圓周同時有相當的加減。又如槓桿上應加的壓力，就是槓桿的定點的函數。……函數只

是數學上用來表示相當互變的兩組之間的「因」的關係。……科學進步以來，所謂「因」的，都化成了這種函數的關係；我們研究天然事物越精，這些函數的關係越明顯，那野蠻幼稚的思想裏的「因」和「力」越容易不見了。「自然」成了一個無窮複雜的蛛網，他的蛛絲就是數學上所謂「函數」。

「心與物怎樣交和作用呢？」關於這個問題，我們不會把他們看作相為因果的兩種本體了，我們只須去尋出兩組之間的函數的關係。這些關係都可以用試驗研究去尋出來，都不是供懸想的理論去辨別的東西。這些關係都是可以觀察的，並不關什麼不可知的本體。這樣一來，那心物關係的老問題就全沒有了。……

對於「本體」(Substance) 的觀念，也可用同樣的駁難。普通的思想總以為世間有許多原質，如木石金水等等；物體就是這些原質組成的。不但如此，普通人還以為一物的原質可以說明那物的行為或「性質」。因為這是鋼，所以是堅硬的；因為他是木，所以可燒。……但是在嚴格的科學思想裡，這些觀念和仙鬼魔術同屬於幼稚時代的懸想。依科學看來，物所以成物，所以有他的特別作用，所以有他的特性，全因為他的構造 (Structure)。假如我們還要問什麼是構造，科學說，構造是細微的，世界各部分間的關係。這個太陽系的宇宙所以如此運行，所以有他的特性，全是因為他的構造。吹成笛，吹笛成音，……都只指出物的本性不過是他的構造。……近代科學漸漸的拋棄「本體」的假面，近代科學漸漸的拋棄「本體」的假面。

漸知道，他的所謂「元子」並不是向來所謂原質，只是組織不同的物質。……近世思想上的這兩個變數，就是新唯實論的基礎：新唯實論解決心和知識的問題的方法，只是要人拋棄那古代思想傳下來的

「因」與「本體」的老觀念，而用近代科學「構造」與「函數」兩個觀念來代心的生活的事實上去。

馬文又說新唯實主義論「心」的主張是：人心並不是一個最後不可分析的東西，也決不是一個本體。心有一個構造，現在漸漸研究出來了。心有各部分，因為疾病可以損害一些部分，而不能損害另一些部分；教育可以改更一些部分，而不能改更另一些部分。……至少有一部分已經有了說明了。這種說明大要都是生物學的說明。我們的肢體是記着我們的環境的，我們的心也是如此。我們的肢體是遺傳的，心的特性也遺傳的。我們的筋力是配做種種相當動作的，我們也有衝動、愉快、欲望等等來引起相當的筋力伸縮。心的某種特性多用了，那種特性就會格外發展；不用他，他就萎弱了。……總而言之，神經系統的生理學漸漸的使我們明白心的作用，心的發展，心的訓練。科學研究心越進步了，心和物的關係越見得密切了，那向來的「心物二元論」也就越見得沒有道理了。

關於「知識」的作用，新唯實論者也認為一種「關係」。他們也受了生物學的影響，所以把這種關係看作「生物的一種反應」。馬文說：這種關係作用「生物的一種反應」。馬文說：知識這件事 (Knowledge) 並不是什麼不可思議的作用，他不過是這個世界裡的一件平常事實，正和風吹石落一樣；他也很容易研究，正和自然界一切複雜事實一樣。……知識不過是一種複雜的行為，複雜的反應。……我們的神經系統是不適宜於應付那整個的世界的，我們所有的那些生成或學來的反應，自然是很不完全的。錯誤就是這種不完全的反應。(頁四一三—四一四)

以上述新唯實論者的基本主張。他們對於歷史上因襲下來的「哲學家的問題」，確不像實證主義者「以不了了之」的爽快，但他們的解決法確也有很精到的地方。但我們看新唯實論者的著作，

總不免有一種失敗的感想：他們究竟跳不出那些「哲學家的問題」的圈子。他們自命深得科學的方法，然而他們所謂「哲學家的問題」究竟是什麼？關於這個問題，英國的唯實論者羅素說的最多，我們且請他來答覆。羅素在他的「哲學家的科學方法」(「Scientific Method and Philosophy」) 裏，曾說：

第一，一個哲學的命辭必須是普遍的。他必不可特別論到地球上的事物，也不可論到這太陽系的宇宙，也不可論到空間和時間的任何部分。……我主張的是：有一些普通的命辭可以適用到一切個體事物，例如論理學上的命辭。……我要提倡的哲學可以叫做「邏輯的元子論」或叫做「絕對的多元論」，因為他一方面承認多物的存在，一方面又否認這許多物組成的全體。……

第二，哲學的命辭必須是先天的 (A priori)。一個哲學命辭必須是不能用經驗上的證據來證實的，也不能用經驗上的證據來否認的。……無論這個實在世界是怎樣組成的，哲學說的話始終是真的。(頁一〇一—一一一)

假如我們用這兩個標準來評哲學，我們可以說幾千年來沒有哲學。況且他們的「科學方法」，也實在是奇怪的很！羅素說哲學「邏輯」無別，而邏輯只管兩部分的事：

第一，邏輯只管一些普通的原理，這些原理可以施於事物物，而不須舉出某一物，某種表詞，或某種關係。例如：「假如 x 是 A 類的一員，而凡 A 類的各員都是 B 類的一員，則 x 是 B 類的一員，無論 x 是什麼。」

第二，他只管「邏輯的法式」(Logical Form) 的分析與列舉。這種法式就是那些可能的命辭的種類，事實的各種，事實的組合分子的分類。這種做法，邏輯供給我們一本清單，列舉各種「可能」(Possible)

Hilbert), 列舉着種種抽象的可用的假設 (頁一一二)

現在姑且不說這樁小哲學範圍的是否正當。我們更問，如果科學不問「經驗的證據」，他們更從何處得來那些「普通的原理」？他們說，須用分析。然而分析是很高等的一個知識程度。是經驗知識已進步很高的時代的一種產物，並不是先天的。人類從無量數的「經驗的證據」裏得來今日的分析本末，得來今日的許多「邏輯的法式」，現在我們反過來說「哲學的命辭須是不能用經驗上的證據來證實或否證的」，這似乎有點說不過去罷？

我們觀察我們這個時代的要求，不勝不承認人類今日的最大責任與最大需要是把科學方法應用到人生問題上去。然而科學的「哲學的科學方法」却說哲學的命辭「必不與論到地球上任何事物，也不與論到空間或時間的任何部分」。依這個教訓，那麼，哲學只許有一些空虛的法式，「可以適用到一切個體事物」。假如人生社會的問題果然能有數學問題那樣簡單畫一，假如幾個普通適用的法式——例如「x, y, z, n, m, p, q, r, s, t, u, v, w, x, y, z」——真能解決人生的問題，那麼，我們也可以跟着羅素走。但這種純粹「法式的哲學方法」，斯平挪沙 (Spinoza) 在他的「笛卡兒哲學」和「人生哲學」裏早已用過而失敗了。羅素是現代提倡這種「科學方法的哲學」的人，然而他近幾年來談到社會問題，談到政治問題，也就不單單那「不論到地球上的事物而可以適用到一切個體事物」的先天原則了。

羅素在牛津大學演講「哲學裏的科學方法」時，正是一九一四年；那時候戰雲開始了，羅素的社會政治哲學也就開始了。我們讀了羅素的政論，讀了他反對國家主義與共產主義的議論，處處都可以看出羅素哲學方法的背景。那個背景是什麼呢？就是他的個人主義的天性。他反對強權，反對國家干涉個人的自由，反對婚姻的制度，反對共產主義，反對國家社會主義，處處都只是他這種個人主義的天性的表現。他的哲學，——「邏輯的元子論」或「絕對的多元論」——一方面

承認事物的存在，一方面又否認這許多物組成的全體；其實只是他的個人主義的哲學方式。我們與其說羅素的哲學方法產生了他的個人主義的哲學，不如說他的個人主義的天性影響了他的哲學方法。同一個數學方法，那一位哲學家只看見數學上「公認全稱而不問個體」的方面，康德是也；這是一位哲學家雖然也看見了數學上「只認法式而不問內容」的方面，却始終只認個體而不認個體組成的全體，羅素是也。這種表面上

的矛盾，其實實質裏還只是個人天性的區別。我們對於新唯實主義，可以總結起來說：他們想用近代科學的結果來幫助解決哲學史上相傳下來的哲學問題，那是很可以佩服的野心；但他們的極端，竟分析而輕綜合，重「哲學家的問題」而輕「人的問題」，甚至於像羅素的說法，不許哲學到地球上事物，不許經驗的證據來證實或否證哲學的命辭，——那就是個人責任的偏向，不能該為代表時代的哲學了。

我們對於新唯實主義，可以總結起來說：他們想用近代科學的結果來幫助解決哲學史上相傳下來的哲學問題，那是很可以佩服的野心；但他們的極端，竟分析而輕綜合，重「哲學家的問題」而輕「人的問題」，甚至於像羅素的說法，不許哲學到地球上事物，不許經驗的證據來證實或否證哲學的命辭，——那就是個人責任的偏向，不能該為代表時代的哲學了。

詩

二陂中的揚子江

衡哲

高山峻嶺，好不威武，左擁右合，不許我走一步。我遂前跳，總找不到出路。小清兒自後叫道：「回去罷，回去！」
「回去有路！」
我朝後望，只見後面和前面一樣；不過山更突些，水更高些，天地更窄些。呀！我不能回去。

討論

朱希祖再答衛深甫君書

深甫君足下。讀二十八期努力週刊，中有足下答僕書。循循之餘，深得商榷切磋之益。惟尙有不能已於言者今質疑如下：

足下謂「中國所謂聯邦者，實含三義：一，固有名稱，即 United States。二，普通通名詞，即 Federal States。三，抽象名詞，即 Federal State。而此三義中，又分為聯邦名稱者稱邑稱城稱市五種。又謂 Federal State，譯稱聯邦，意本非甚當。然中國文字語尾不能變化，無以區別一二兩義，譯語窮，姑強呼此制為聯邦耳。其命意與一二兩義殊別，不可不察也。足下謂一二兩義皆可稱邦，三義有稱「邦」及稱「省」「邑」「域」「市」之別。案第三義歐文既稱爲 Federal State，譯之爲聯邦制之國，日本譯之爲聯邦主義的國，或爲聯邦政體的國，則其主義其政體固已相同，即通稱此五種皆爲邦，亦無不可。蓋譯名有直譯意譯音譯之殊，Province, Taini, Canton 三名，直譯之則曰省曰城曰邑。意譯之則皆可稱邦。音譯之則以音同之字譯之而已。例如美利加各邦，他人有譯爲省者，而足下則譯之爲邦。按拿大各邦，他人有譯爲邦者，而足下則譯之爲省。此無他，意譯直譯之不同耳。總之譯外國名詞，能意譯則意譯爲上，能使國人諳其名即能知其義也。不能意譯，則與其直譯，不如音譯，如吾國中古之譯佛經是也。以聯邦主義聯邦政體的治區域而譯以單一國體集權主義的行政區域之名詞如省如郡如縣如邑等，意義本全不相合。此真所謂「非其當」也。

且省之名稱，用以譯 Province，意義即完全切合。然聯邦制的國內，既有五種地方名詞可以并用，吾國亦當擇其善者從之。如美利加聯邦稱邦，則吾國自可援例稱邦。蓋聯邦既可以表明聯邦主義聯邦政體又可與吾國集權主義單一國體的省制判然區別吾國國體取法外國制度，當取其善者。足下必欲以阿模因坎拿大爲比例則吾亦不欲多言矣！……

其他對外生枝之言，皆可不辨，以省糾葛，此頌時社。

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朱希祖鞠躬

努力

週報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總發行所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THE ENDEAVOR

31

每號零售價銀元三枚。郵寄大洋二分。半年二十六號，大洋五角；全年五十二號，大洋一元。郵費在內。不插郵票地點，可用三分的或一分的郵票代價。

這一週

自稱「孤獨白宮如同盟」的黎總統，這週聽到曹錕「毅然獨斷」一句話，居然壯着膽子獨行獨斷的把北伐軍內閣發表出來，總算黎總統生平第一件痛快事！

近幾年來政黨內閣已不大時髦了，就在政黨內閣發源地的英國，也行了許多次的「獨立內閣」。可是外國的獨立內閣是以「政策」做線索的，先把幾種政策磋商好了，然後纔提人員。中國從來沒有過政黨內閣，總是混合內閣；而這種臨時雜拉的內閣，又不以政策做後盾，却多以軍閥做靠山。譬如上次內閣，人家多知道某某是保系的人，某某是洛系的人，却看不出某某是某某黨的黨員。所以英國的閣員是國會的委員，中國的閣員却是軍閥的委員！尤其稀奇的是：外國的國會是代刑性質的團體，而中國的內閣是代刑性質的團體（軍閥的代表）！

這回內閣比較上代表的性質很少，除掉兩高之外，似乎都不是忠於一個軍閥的人。從這一點上看來，似乎是好現象。但是報紙上傳說許世英在皖與馬聯甲不相容，彭允彝在湘與曹錕內務司長，致令趙恒惕為難，故許彭入閣，不過為馬趙調虎離山而已，并無他

種深論 (見三十日晨報)

這話果然是真，可是把閣員的品格又降了一層了。從前閣員是軍閥代表，雖然品格不高，但內閣還可算是軍閥安插私人的地方，還可算是軍閥看管的地點；現在閣員却變為安插軍閥聽不見的人物的地方，豈不是成了軍閥們看不起的機關嗎？前幾年教育商部財政部都設下許多「行走」的辦事處，以便收容各省被拒回京的教育廳長商會會長財政廳長；現在內閣恐怕又要變成各省被拒回京的省長們的「收容所」了！這不是「近視眼養瞎子」，一代不如一代嗎？

從前人家多說：「在中國違法算不了一回事，這句話也不過在大家口頭上說說罷了，並沒有人替我們證明過；可是現在却有明文可以證明了。請看黎大總統簽發吳佩孚的電：「年來官吏被議，先交法庭，再請免職者；先例繁多，近月彌甚；檔案具存，未聞非難。財部前次長鍾世銘，久被看管，迄未免職，替國事執事之命，猶且毅然行之。總統的意思就是說：「從前的違法事體多的很，並不曾有人「非難」，現在違法又算得什麼一回事呢？「你吳佩孚都可以違法命令警察廳捉拿財政次長鍾世銘，難道我黎元洪不能違法命令軍警捉拿財政廳長吳文幹嗎？」

假使祇要有違法的「先例」可憑，那豈不算是殺人放火，也不能被罰！如果政府懲辦他，他要辯道：「年來土匪，到處殺人放火者；先例繁多，近日彌甚；豫匪強頑，未聞非難。我不知道政府懲辦犯人這種陳述的大理由，可否置之不理？」

就人情說：他人違法不懲辦，單單懲辦我，當然要教人不平；可是依法說：他人違法不懲辦的事實，絕不許引來做我開脫罪案的理由。不想總統訓示國家現任官吏的明道，竟出此言！盧永祥通電訓吳佩孚還可以想得過，堂堂行政元首，對於官吏不下明令懲戒，却互相懲罰，豈不是既藐視國家的法律，失却總統的尊嚴嗎？

司法次長暫行代理部務的不志氣，果是什麼樣的人，我們姑且不說他；但就他辭職的呈文看起來，似乎很可以激發人家的天良！他說：收回治外法權之說，已得友邦諒解，是以各省有調查委員會之設，本定今年七月相率來華，以調查吾國法院為入手辦法。外人調查事項，形式特其一端，要其眼光所注，必以吾國法院是否有真正司法之精神，為其重要部分。比者自編理，網紀未張，每遇法外生，外野輒有干涉之嫌，士夫功存輕視之心，遂致辦案益形棘手，日院失其尊嚴。本國人士尚不尊重本國法權，以此而供調查，不惟自貶形體，恐將難難收回之希望，又復喪失無餘。

自羅案發生之後，軍閥們與高榮烈，一片聲兒叫「印律特別法庭」！恨不得把判決書都弄好了，交由法庭照抄！羅文幹說就是喪失利益，也不過是金錢上的利益，沒有價格可算；軍閥們因干涉司法，以致治外法權收不回來，豈不是一種無價的損失嗎？

德國的經濟議會

恩慈

這幾年來，人民對於那舊式的，代表區域的議會政府常有不滿意的表示。職業代表制度，基爾特社會主義，工團主義，蘇維埃制度等均應從

學上或實際上打破舊式的代議制度，而實行一種新的代議制度。在最初的時候，代議制度本來是代表社會上各級人民的利益。中世紀時候歐洲各國的議會均分為教士，貴族，平民三級人民，所以最初各國議會的議員均屬這三級人民的代表。後來民主主義發生，社會上的階級觀念打破，議會中階級代表的觀念也就因而消滅。所以那代議制度就以各國的政治區域為單位，由各區域舉出一定數目的議員，代表各該區域中所居住的人民。但是一個區域內人民，職業不同，利益觀念不同，萬不能由二個人所代表。

近來各國議會之所以不能得人民的信任，時有更代議制度的提議，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德國已經從根本上把這代議制度打破了。德國在革命的時候，也有一部分人民想採用那俄羅斯式的蘇維埃制度。但是這制度不能得到多數人民的贊同，尤以工廠和社會黨反對最利害，所以當時就採用一種調濟的辦法，由政府正式宣佈，設立一種經濟議會制度，不過這議會祇有經濟方面的權力，而沒有政治上的職務。德國憲法中第一百六十五條又規定：工人對於工團和工作情形的法律，均有參與的權利，并能參與討論將來全國經濟發展的一切計畫。

為便利工人執行這一項權利起見，工人方面有種種的議會：(一)凡一行工業均有一種議會；(二)凡一個經濟區域中的各項工業又有一個聯合的議會；(三)全國的工業議會。這種種議會是完完全全代表工人方面的利益的。除此之外，尚有一種經濟議會，是由各區域的工業議會和各區資本家的聯合會所組成的，叫做各區域的經濟議會。各區域的經濟議會聯合起來，組織一個全國的經濟議會。這樣一種制度確是一種很好的試驗。舊式的議會萬萬不能對付現今複雜的極難辦的一切社會的和經濟的問題。俄羅斯的蘇維埃制度也許能夠適用於俄國的特殊情形，但難適用於西歐各國的社會。德國的新制度是一種調濟的辦法；一方面保存舊式的政治議會，又一方面採用一種新的經濟議會。德國的新試驗確是留心政治的學者所應當注意的。

(二) 到了現在，上述的各項工業議會並沒有完全設立。所以我們也不能在此地詳細討論，我們所要討論的，就是這全國經濟議會。這全國經濟議會並不在於原來的工業議會計畫之中，在工業議會的計畫並沒有完全實行之前，而急於設立這經濟議會，確有重大的理由。這是因為歐洲戰爭以後，德國在經濟方面的勢力非急於恢復不可，並且非先把經濟問題脫離了當時的政治潮流，經濟狀況永沒有恢復的希望。在革命以後新舉出來的國會之中，又因為黨派太多，政府不能得到多數議員的贊助，解決那時候的一切緊要問題。政府方面又不能詳細明瞭全國人民的需要，所以凡是政府所提出來的各項經濟方面的救濟方法總是被人攻擊，受各方面的批評。政府也曾組織了好幾種的經濟委員會，由各項專任委員研究經濟的和工業的各種問題。但是這類的委員會又固有職權方面的種種限制，不能有什麼成績。所以政府於無可如何的時候，祇得設立一個全國經濟議會，把所有經濟的和工業的問題委託這個議會去研究，去解決。德國政府就於一九二十年五月四號下令，設立這個全國經濟議會。

這樣的經濟議會是由德國最著名的經濟方面和工業方面的專門人才所組織的，凡是德國經濟方面和工業方面的專門智識者均收羅在內。這經濟議會雖則沒有立法權，但其職權的範圍是很廣的，凡是這議會的討論或其議決案，均能在政治的議會方面發生一切直接的影響。非但在國會中所提出的社會的或經濟的議案須先由政府移交那經濟議會，徵求其意見。並且這經濟議會也能提議或提出這類的議案。全國各種的經濟團體，在這議會中，均有代表，所以他們不必從政治議會方面，用間接的方法，表示他們的意志，他們祇須由經濟議會直接提出他們的要求。這經濟議會的會員是任命的，不是選舉的，所以凡是政治方面的各種問題和這議會全不相干，經濟議會中的各種討論，全可以免去政治上的作用。這樣的機關確是可以統一德國的經濟生活，可以執行國會所不能執行的一切事務。

立這樣的議會，但是他們對於這經濟議會的組織方面，意見很不一致。有一部份人主張採用區域代表方法，就是主張把這經濟議會代表各區域和各邦中的經濟團體。但是工人和資本家的團體極力反對這種區域代表制度，他們主張以全國的工業團體分配代表的根據。爭了許久的時候，那第二種的主張就採用了，但是對於主張區域代表這一派也得要稍為容納他們的意見。所以議員的數目就大大的增加了，從一百個增加到三百二十個。分配代表時候的根本概念，就是，工人方面的代表須和資本家方面的代表相等，生產者和商人方面的代表須和消費者方面的代表相等。那時最困難的問題就是怎樣去記代表的數目平均分配於各種經濟的和工業的團體，因為那時候祇有陳舊的統計表，而沒有最新的統計表，所以各團體在社會中的勢力，實在不能有確定的標準。

(三) 這經濟議會的職務，可以略舉如下：(一)對於政府在國會中所提出的各項經濟的或社會的議案，須預先表示其意見。這類的議案須先由政府交付經濟議會討論，然後能提出於國會。(二)提議各項經濟的或社會的議案。(三)組織一個經濟的或社會的永久委員會，幫助政府中各部解決一切社會的或經濟的問題。(四)幫助政府設立各級別的工業議會和資本家的聯合議會。

這經濟議會共有三百二十六個會員，分配於下列各團體：

團體名稱	數目
(一) 農林	六十八
(二) 礦務和漁業	六
(三) 工業	六十八
(四) 工業，銀行和保險公司	四十四
(五) 交通方面和各種公共事業	三十四
(六) 手藝	三十六
(七) 消耗者	三十
(八) 官吏和各項職業	十六
(九) 聯邦上院	十二
(十) 中央政府	十二

經濟議會的會員不是由人民選舉的，祇是由代表資本家的，和工人的組織，各種公司，消耗者組織，和政府所任命的。從第一項到第六項的會員是代表生產者，共有二百五十六個會員，其中一百二十八個會員是由各種資本家的組織，公司等所任命的，其餘的一百二十八個會員是由各種工人的組織所任命的。在消耗者的代表方面，有地主的代表，租戶的代表，消耗者的代表，家主婦的代表，雇工的代表；在職業的代表方面，有工程師的，律師的，醫生的，著作家等的代表。聯邦上議院的十二個代表是從那班熟悉德國各處經濟狀況的專門家中選擇的；代表中央政府的十二個會員從那班於德國工業方面有大貢獻的實業家中選擇的。

凡有被選為下議院資格的人民，就有做經濟議會會員的資格；就是上下院議員也同時做經濟議會的會員。會員的任期是永久的，除非自願辭職或身故之外，祇有選派那會員的機關能罷免各該會員的職位。

這經濟議會有一個正主席，一個第一名副主席；另外還有七個副主席，九個秘書。這十八個職員組織一個行政委員會。正主席和那第一名的副主席是從資本家的和工人的代表中選舉出來的。資本家的和工人的代表就是表內第一項到第六項的代表。此外，資本家的代表又舉出二個副主席，和三個秘書；工人的代表也舉出二個副主席和三個秘書。從第七項到第十項的代表舉出三個副主席和三個秘書。所以在這行政委員會中，三分之一是委員是代表資本家的，三分之一是代表工人的，其餘的三分之一代表消耗者和職業界。正主席和那第一名副主席每六個月輪流做一次主席，所以這經濟議會的主席是由資本家的和工人的代表輪流做的。

照這經濟議會的組織法所規定，該議會須有兩個永久委員會，一個是經濟的，一個是社會的，會員各三十人。經濟會議又能隨時組織特別委員會。各委員會又能組織委員會。在委員會和分會之中，三分之一委員是資本家的代表，三分之一是工人的代表，三分之一是消耗者和職業界的代表。

以上所述，祇不過是德國經濟議會發生的原因，和這議會的組織。至於這議會的職權，和學者對於這議會的評論，下期再說罷。(未完)

歌謠的比較的研究法的一個例

(一) 研究歌謠，有一個很有趣的法子，就是「比較的研究法」。有許多歌謠是大同小異的。大抵的地方是他們的方言，在文學的語法上叫做「母題」(Theme)。小異的地方是臨時隨地添上的枝葉。往往有一個「母題」，從北方直傳到南方，從江蘇直傳到四川，隨地加上許多「本地風光」；聽起來了，幾乎句句變了，字字變了，然而我們試把這些歌謠比較着看，割去枝葉，仍舊可以看出他們原來同出一轍「母題」。這種研究法，叫做「比較研究法」。

讀《歌謠》第二期上有一首歌謠：

沙土地兒跑白馬，
一跑跑到丈人家。
大男兒學裏拉，
小男兒學裏拉。
隔窗竹籬兒看見他，
眼淚汪汪，黑兒髮，
月白兒子棉襖，銀兒髮。

這首歌是全國都有的；我們若去搜集，至少可得一兩百種大同小異的歌謠；他們的「母題」是「到丈人家裏，不見了未兒的女兒」。此外都是枝節了。比較研究的结果，可以看出：

(1) 某地的作者對於母題的見解之高低。
(2) 某地的特殊的風俗，服飾，語言等。

(3) 作者的文學天才與技巧。

如我的那篇「一簇德」的這一隻歌謠，雖可以看出當時本地的服飾，在文學技術上就遠不如上文引的北京的同題歌了：

東邊來了一位小學生，
褲子拖到腳後跟，
騎花馬，坐花轎，
坐到丈人家，
丈人丈母不在家，
糜子背後看見他。

金簪子，玉耳挖，
雪白臉，定粉擦，
雪白手，銀指甲，
大紅棉襖繡繡花，
天青背心繡蝶花，
百綉裙子海棠花，
大紅緞鞋四面花。

我回家，告訴媽：
賣出買地娶他！

我們再舉一個例。第十六期努力上，登出一首北京附近的歌謠：

蒲。子。車，(原注：大車上搭席棚的)
呱。達。達。
一。搖。一。擺，到了家。
爹。看。見，抱。包。袱；
娘。看。見，抱。娃。娃。
哥。哥。看。見。一。扭，
嫂。子。看。見。扭。一。扭。

不用你扭，不用你扭。
不用你扭，不用你扭。
今天來了明天走。
爹。死。了，我。念。經。
娘。死。了，我。唱。戲。
哥。哥。死。了，燒。香。紙；
嫂。子。死。了，棺。材。上。遛。狗。矢！

這歌的「母題」是「小姑出嫁後回娘家，受了嫂嫂的氣，發洩他對於嫂嫂的怨恨。」前天承常惠君給我鈔了許多同類的歌謠，很可以供比較的研究。我們把他們都鈔在這裏：

(一)
蒲龍車，大馬拉，
嘩。嘩。嘩。到。娘。家。
爹。出。來，抱。包。袱；
娘。出。來，抱。娃。娃。
哥。哥。出。來。抱。匣。子，
嫂。子。出。來。一。扭。扭。
「嫂。子。你。別。扭，
當。天。來，當。天。走。
不。吃。你。飯，不。喝。你。酒。」

(二)

小白菜，地裏黃。
奴打雜碎看兒娘。
親娘說，來了我的親闺女。
爹爹說，來了我的「一枝花」。
哥哥說，來了我的「小妹妹」。
嫂。子。說，來了我的「攪麵扒」。
哥哥說，打點兒酒。
嫂。子。說，錢沒有。
哥哥說，買點兒肉。
嫂。子。說，錢不夠。
姑。娘。說，套上車馬往南走。
爹。娘。送。到。大。門。口，
嫂。子。送。到。鋪。台。角。兒。
哥哥送到十里莊。
十里莊，寫文章：
寫。咱。爹，寫。咱。娘，
寫。咱。嫂。子。不。賢。良。
有。咱。爹，有。咱。娘，
這。條。道。兒。走。的。長。
沒。咱。爹，沒。咱。娘，
這。條。道。兒。苦。斷。了。腸。

(三)

大麥穗，節節高。
俺娘不好俺瞧。
進大門，見俺爹，
俺爹穿著格登靴，
格登格登上驢車。
進二門，見俺娘，
俺娘坐在象牙牀。
進三門，見俺哥，
俺哥抱著書本兒不理我。
進四門，見俺嫂，
俺嫂一扭，扭到門格老。
嫂。嫂。嫂。你。別。扭。
不。吃。你。的。飯，
不。喝。你。的。酒。
願。下。飯，你。喂。狗。
剩。下。酒，你。洗。手。
聽。聽。爹。娘。俺。就。走。

爹。娘。在，俺。來。
爹。娘。不。在，俺。不。來。

爹。爹。上。蒸。饅。饅，
娘。娘。上。炸。油。菜；
哥。哥。上。掛。白。紙，
嫂。嫂。上。拉。泡。尿。

(四)

梳。梳。頭，打。滑。稽。
新。娶。的。媳。婦。想。娘。家。
想。着。想。着。哥。哥。接，
四。套。驢。子。滑。龍。車。
大。綠。襖，花。雲。肩，
紅。緞。袖。子。錦。羅。遊，
指。使。丫。頭。抱。紅。毡。
問。問。婆。婆。住。幾。天。
婆。婆。說，
「天。又。冷，地。又。寒，
給。你。日。子。你。作。難。
愛。住。幾。天。住。幾。天」。
爹。見。了，接。包。袱；
娘。見。了，抱。紅。匣。
嫂。子。見。了。一。扭。扭，
什。麼。扭？
不。吃。你。家。的。飯，
不。喝。你。家。的。酒。
看。看。爹。娘。俺。就。走。
有。俺。爹。娘。來。幾。錢，
沒。了。爹。娘。路。過。手。

俺。娘。送。在。大。門。外，
哭。哭。啼。啼。拜。兩。拜。
俺。爹。送。在。大。門。西，
哭。哭。啼。啼。作。兩。揖。
哥。哥。送。到。棗。樹。行，
背。著。哥。哥。記。一。張。
先。寫。爹，後。寫。娘，
再。寫。嫂。嫂。不。賢。良。
爹。死。了，金。棺。材；

娘。死。了，銀。棺。材；
哥。哥。死。了，油。漆。板，
嫂。子。死。了，拿。席。捲。
爹。娘。頭，燒。金。子。
娘。娘。頭，燒。銀。子。
哥。哥。頭，燒。香。紙，
嫂。嫂。頭，拉。泡。尿！

現在搜集歌謠的人，往往不耐煩搜集這種大同小異的歌謠，往往向許多類似的歌謠裏挑出一首他自己認為最好的。這個法子是不很妥當的。第一，選的人認為最好的，未必就是最好的。第二，即便他選的不錯，他也不能刪去了許多極好的比較參考的材料。即如上文「油盡子車」一首，若單只在這一首，我們也許把他看做一個完整的男子回家受氣的詩。但有了這五首互相比較，他們的母題就無可疑了。參考比較的重要如此！

附 錄

吳敬梓年譜

(適)

我的朋友汪原放近來用我的嘉慶丙子本的儒林外史點出來，作為儒林外史的第四版。這一番工夫，在時間上和金錢上，都是一大犧牲。他這一點犧牲的精神，竟使我不不能不履行為吳敬梓作新傳的舊約了。因此，我把這兩年搜集的新材料整理出來，作成這一篇年譜。古來的中國小說大家，如水滸傳金瓶梅紅樓夢的作者，都不能有傳記：這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件最不幸的事。現在吳敬梓的文集居然被我找着，居然使我能給他做一篇一萬七八千字的詳傳，我算得這是我生平很高興的一件事了。

(一) 家世

全椒吳氏，遠祖以永樂時「從龍」的功勞，「賜千戶之賞封，邑六合而割符。迨轉鼎而讓疆，歷數葉而遷居。」(文木山房集家傳) 其身生

十一，十一，三。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週報

THE ENDEAVOR

32

每號零售銀元三枚。郵寄大洋二分。半年二十六號。大洋五角。全年五十二號。大洋一元。郵費在內。不通過郵局地點。可用三分的或一分的郵票代價。

總發行所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這一週

大驚小怪之雜案，隨着政潮的起伏，漸已寂寂無聞了。現在羅案既已成了法律問題，在法庭未判決之先，我不願多加批評揣測。不過羅案從發覺到今日，已經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羅文幹受賄，兩個議長拉了一個銀行西崽，好像

是探聽了什麼內亂罪非常犯是，巴巴的跑到總統府去告密。這位總統也就如拿什麼內亂罪非常犯是，立刻拿解訊辦。什麼叫做法律，什麼叫做程序，一切都可不顧；可憐只為得受附兩個字，八萬磅和三萬五千磅的支票的用途明白了，於是羅文幹的罪狀也從受賄變成國賊了。什麼一百二十三萬磅怎麼會化成五百餘萬磅，議論種種，面面相覷，一時目不識丁的武人，閉門造謠的記者，都成了精通算學的科學大家，未卜先知的鐵板神數，真可謂天縱文武，天資聰明了。這是羅案的第二個階段。

翻開奧案的舊合同，原來並不是這麼一回事。於是羅文幹的罪狀，又不得不從國賊變成賣賊。因為賣國的罪是沒有顯明的界限的。人人都說他賣國，他便不知不覺的成了一個賣國大罪人了。這是羅案的第三個階段。本來此次政潮的目的，別有所指。誰當其衝，誰便倒不可。倒了事也完了。羅文幹倒了而

王寵惠不倒，於是在非府會議力爭關稅的王寵惠也成了賣國的罪魁。王寵惠倒了而西維約不倒，於是在巴黎和會力折日人的羅維約也成了賣國的禍首了。

我們想王寵惠都是個國方的人。以中國之大，有了他們三個，人口不因之而增，短了他們三個，人口不因之而減，真是太貪一粟，值不得一顧。但是我總覺得他們太蠢太呆，要賣國為什麼不賣給富甲世界的英國，或視東亞的日本。偏賣給一個疲癯殘疾，比我們有國還不如的奧國！你們吃了什麼狂藥，得了什麼好處，較之曹錕，豈不百倍相越一至於此！做出這般舉事！你真玷辱中華民國大國民的身分了！

我不屑多罵這三個愚人。但有一件事，我良心以為可痛。王寵惠啊，賄賂鈞啊，你平日安分守己不去出愛國的風頭，使外國人心中沒有你是愛國者的印象，你今日便做出賣國的勾當，人家也就平平淡淡的看過去也還罷了。誰叫你在外國，人家將你當作國民的代表，到了本國，國民反說你是賣國的罪人。功罪之間，弄得外人莫名其妙。那反對王寵惠的一班國民啊，你們毀他打他殺他也不打緊，何必一定要拿外國問題當作政爭的工具，使外國人從此不敢相信代表國民的人，更不敢相信中國有什麼國是，有什麼主權。這不是可痛嗎？但是同時也有一件可喜的事。反對王寵惠，說他們三個是賣國罪人的人，當然是愛

國的。如今不白世添了這許多愛國的人，乃至於附和曹錕的安福餘孽，充當偵探的段門走狗，殘民以逞的軍閥武人，此時成了熱忱愛國，悲歌慷慨的志士！這不是可喜嗎？唉！(YJ)

我們轉載山西教育廳廳長段銘新訓令第三〇五號：

查訓令事：查吾國通行小說，如多文人學士，感抑鬱無聊之地，憑空幻想，以自寫牢騷而炫其才華。故其言男女私情，細膩熨貼；繪英雄本色，慷慨激昂；寫變幻世情，形容畢肖。事以烏有，何妨想入非非？語本無稽，偏欲言之鑿鑿。原作者之志，無中生有，震動耳目於一時；而閱者之心，疑幻為真，致傷風化於百世。小說不良，不特人心之大患，實為社會之隱憂。本廳長憮然懼焉。現聞省垣中以上各生多購閱百項記，水滸傳，儒林外史三種小說，以為消閒之具。青年學子血氣未定，感情最富，此種描摹柔媚意態，崇尚激烈行爲，曲繪卑鄙手段之書，漸演演播，害中心術，後患實不堪設想。雖曰借在研究白話文字，實則所得不償所失。除開書檢，起自細端；杜漸防微，謹於小節。仰各該校長切切勸導各生，勿閱是項小說，免致貽害。總志趨而納於軌，本廳長有厚望焉。此令。

中華民國十一年十二月一日。

山西的政治，長處在一個「幹」字，短處在一個「隨」字。這種訓令正是山西之隨的供狀。如果「中學以上」的學生還不肯不游傳石印記儒林外史，那麼，這幾條書就燒毀了！如果「中學以上」的學生還不能避免這三種小說的「貽害」，那麼，中學以上的學校也真該關門了！(S)

國庫收入那裏去了

RT

單說財政窮困，還是一句空話，必須有商現。現在中央財政窮困，可由位商積壓不能償還，和軍政兩費毫無着落的兩點來表示。便是「收入不敷支出」的一句話了。但是我對於這一句話

有許多懷疑的地方。

中國的國家預算，內容可分作中央國家預算和省國家預算的兩種。表面上說是收入幾萬萬，支出幾萬萬，這幾萬萬的收入決不是盡出於中央，這幾萬萬的支出也決不是盡用於中央。照民國十二年預算提案所列之中央直接支出軍政兩費數目，和中央應償內外債的數目，大約如左：

- 一、中央行政經費(每月三百二十二萬)年額三千六百三十六萬元
 - 二、中央直轄陸海軍費(每月五百九十萬)年額七千零八十萬元
 - 三、償還外債賠款(美金六百二十萬磅)合六千二百萬元
 - 四、償還各項內債(九六公債不算)三千五百萬元
- 其餘如出使經費，水利經費等，都是從關稅內預扣的。可見中央直接支出總數不過二萬零四百萬元上下。而中央因應付這類經費，他的收入應爲下列各項：
- 一、海關稅及五十里內常關約八千萬
 - 二、常關稅 約七百五十萬元
 - 三、鹽稅(除經費及稅留) 約五千八百萬元
 - 四、烟酒稅(除經費) 約一千三百萬元
 - 五、印花稅(除經費) 約四百萬元
 - 六、中央專款(除經費) 約六百萬元
 - 七、各省解款 約二千九百萬元
 - 八、釐稅(除經費) 約一百八十萬元
 - 九、崇文門稅(除經費) 約二百萬元
 - 十、津浦貨捐(除經費) 約九十萬元
- 合算起來也在二萬萬以上，也勉強敷用了。何以困難至於如此呢？因爲上列諸款扣除開辦兩稅的數目可以收到外，其餘各項的中央實收數，一年合起來，還不到二千四百萬元。關鹽兩稅中除償還內外債一萬萬元之外，餘下的不到四千萬元。況且鹽稅內尚要扣去許多短債，真正的剩餘不過二千二百萬元。和各稅實收數相加也只四千四百萬元。以四千餘萬元的收入，應付一萬萬元以上的中央軍政費，自然是相差太遠了。但是我於此一句話：各稅的實收數和實收數相差到四千萬

元。這四千萬元那裏去了？難道沒有向老百姓徵收嗎？不用說是給各省督軍截留了。同時我更要問一句話：中央應支出的軍費七千餘萬元，中央真曾如數支出嗎？不用說是由各軍隊駐在地就地籌撥了。這截留的手段便是籌撥的手段。無非各省截留中央的稅收以供中央的軍費，不過因截留的數目不明瞭，撥款的手續不完備，互相隱匿，互相欺騙；不是中央說各省欠他許多，便是各省說中央拖欠不少。假使能將這一筆糊塗帳算一算，中央支出的軍費也不至毫無着落了。軍費有着，便是政費將何自出的問題，據上列諸收數中，關鹽兩稅除去內外債外，還可剩下三千餘萬元，若能將鹽稅內應還的短債抽出，專以鹽稅應付政費，也還綽綽有餘。但是這抽出的短債，不能不有償還的辦法。況且現欠的內外債，除抵押確實（關鹽兩稅）的不算，即無抵押而不確實的內外債，有左列之多：

- 一、外債 約二萬二千萬元
- 二、九六公債 九千六百萬元
- 三、第二批整理公債 三千四百四十萬元
- 四、額外債票 約四百三十萬元
- 五、九六債餘額 約二千三百萬元
- 六、銀行短債 約四千零八十萬元
- 七、銀行墊款 約三千二百萬元
- 八、各項利息 約四千萬元
- 九、庫券 約三千四百萬元
- 十、奧款 約三千五百萬元（利息不計）

以上合約五萬六千萬元，這些債都是已過期，到期，或一部分到期的。對於這許多債務若無辦法，對內則金融窮迫，民生凋敝，對外則喪失信用，危及國權。其危險的最小限度，也是惹強有力，外國債權者任意扣留贖款，使中央政費無着。故欲使政費有着，須先整理債務。我將上述的許多話，綜合起來得下列三點：

第一點，將中央與各省的帳算一算，某省截留中央的稅收多於代中央支出的軍費時，該省應將多截留的部分繳還中央。反是則由中央補足該省。以後永遠將撥款手續帳目算清，以求軍費之有着。

第二點 將鹽稅完全騰出，專供政費，以求政費之有着。

第三點 將一切無抵押不確實的內外債，打成一個總數，以海關附加稅作抵，設置減債基金，逐年償還，以免脅迫財政。

德國的經濟議會

(續第三十一期) 慰慈

近來政府的職務已經是大大的增加了，有許多專門的問題實在不是國會或行政機關所能解決的。國會或行政機關的人物大半均是政客，對於經濟方面或工藝方面的事實，平時很少有研究，加以他們的職務很繁重，決沒有空閒時間去研究討論各項極難解決的專門問題。德國設立這經濟議會，就想補救這一種需要。經濟議會的會員均是各項的專家，熟悉各種經濟的或工藝的一切事實，能夠補助政府解決一切極複雜的問題。從這經濟議會的職權方面，我們就可以看出這一個機關的實在性質。德國經濟議會的職權可以略舉如下：

- (一) 凡關於經濟方面或社會方面的重要議案，和一切的重要計畫，須由政府交付這經濟議會詳細審查，經濟議會把這類議案或計畫審查完結以後，須作詳細報告，答覆政府。
- (二) 經濟議會中各種委員會和政府中各行政機關有極密切的關係，各行政機關須將各種重要問題交付經濟議會，或其委員會討論，這類的問題須由各委員會詳細研究，並須提出具體的辦法。
- (三) 經濟議會中的會員，或私人團體，或個人，均能提出各項問題。請經濟議會或其委員會研究解決的辦法，再由經濟議會提出意見書，呈報有關係的行政機關。
- (四) 經濟議會會員可以提出簡單質問，請政府的行政機關答覆。這類的質問大半是有某種批評的性質，是對於政府的，或行政

機關政策的不滿意的表示。

(五) 凡關於極重要的，或有國際關係的問題，經濟議會可以直接質問國務總理。但是這類的質問須有經濟議會會員三十人簽名。國務總理親自出席經濟議會大會答覆，並且往往就作為將來政府政策的根基。

經濟議會的組織就採用普通的議會制度。不過因為這是一個專家的會議，不是一個政客的會議，他們往往不大願意公開討論各項問題。所以這經濟議會的大會不是常常舉行的。他們的職務不是在大會中執行的，卻是在各項委員會執行的。他們以為這個辦法，能夠使他們從客觀方面，研究各項問題，不致為一般推測家所迷惑。因此，在一年之內，從一九二一年的四月到一九二二年的四月，這經濟議會祇開過二十九次的大會，同時卻有過七百多次的委員會會議。

從各項委員會的名稱方面，我們就可以約略曉得這經濟議會的職權範圍。照法律所規定，這經濟議會分兩個委員會：一個是經濟的；一個是社會的。這兩個委員會中的一部份的會員，又組織一個委員會，其目的就要使這兩個委員會有一種連絡的機會，不致於發生隔膜的狀況。除此之外，關於下列各項問題均有特別的專門委員會：商務、財政、運輸、水道、土地、居住的房屋、工人的會議、和生產力的發展。關於對外貿易和出口稅的問題，經濟議會又設立委員會。商務委員會又設立各種委員會，專任研究下列各項問題：生產方面的需要，農業方面的需要，食料的供給，煤的問題，森林問題，智識的推廣，經濟的社會化。財政委員會分設兩個委員會：一個研究賦稅的管理方法，一個收集材料，供給全體委員會的討論。

自從這經濟議會設立以來，其成績已經是大有可觀。這經濟議會及其委員會，和委員會所討論的問題，種類繁多，實不能在此地一一舉出。我們祇能約略舉出幾種重要的問題，藉以看出這經濟議會的確實性質：(一) 擬定財政方面的計畫，恢復德國的金融狀況；(二) 普通賦稅法的研究，徵收所得稅，消耗稅，公司稅，保險稅，煤稅，等類；(三) 國際匯兌和賠款的交付辦法；(四) 進出口貨物的管理方法；(五) 統一管理水道的法律；(六) 設立借貸公司，以鼓勵商務；(七) 補助一切建築的事業；(八) 規定房租的標準，制定保護租戶的一切法律；(九) 建築鄉村工人所居住的房屋；(十) 規定各項物品的零售價值。

關於勞工問題一方面，這經濟議會又解決了下列各項重要問題：(一) 各公司的贏餘或虧本的帳目須交付工人會議；(二) 規定工業爭執的解決辦法；(三) 規定各項工人的工作時間；(四) 設法救濟失業的工人；(五) 改革社會保險的制度；(六) 規定統一的工資統計表法律。

這經濟議會是一種新立的制度，當然不能盡善盡美，完全沒有缺點。有人說：這經濟議會的職權有限，萬不能有極大的成效。這是不過一種誇詞性質的機關，沒有法律上的實權，所以這經濟議會的討論，不能發生法律上的影響，難則政府必須將議案交付這經濟議會議覆，但是政府不一定遵照他們所議決的辦理，就是國會一方面，也不必一定遵守。嚴格的說起來，這經濟議會並沒有議會的職權，至多不過是一種議會制的委員會罷了。

國會對於這經濟議會當然是不贊成的，因國會方面總免不了有些嫉忌。最近德國下議院討論這經濟議會的預算案的時候，有許多議員提出種種的批評。他們說：這經濟議會實在是在太費了。這個機關祇能幫助國會做一部份的事務，究竟是否有成在的必要，還得要看這機關將來能有怎樣的成績。並且這個機關所議決的事務還得要經過國會覆議一次，這豈不是多設立一個重覆的機關，增加政府的費用嗎？照議員們的眼光看起來，經濟議會中的專門人才也不能多出於國會中的專門人才。並且在經濟議會中，過激派的份子又是非常之多，所以往往發生激烈的提議，阻止一切事務的進行。議員們並且還說，如果這樣一個機關真有存在的必要，那末，也祇得附屬於國會之中。

還有一種批評，是說這經濟議會不能完全脫離政治方面的關係。例如討論各種賦稅計畫的時

候，內中還有種種政治方面的作用。至於階級方面的區別，也不能免去，因為投票的時候，各會員總沒有一致的行動，非但資本家和工人的代表方面時時發生衝突，並且在平常的時候，總有一部份的勢力維持這經濟議會。

各派的社會黨黨員和工黨方面也不贊成這經濟議會。政治的社會黨所反對的理由是和那國會議員所反對的相同。那一派激烈的社會黨員原想利用這經濟議會，推翻那資本制度。所以從他們的眼光看起來，這經濟議會不過是資本家的機關。他們所最反對的，就是幾千個資本家和好幾百萬的工人有同等的代表權。

這是反對經濟議會制度的各級人民和各項理由。

(六)

在這兩年之中，這經濟議會雖受各方面的反對，不過還是繼續存在，繼續執行經濟方面的職務。在這時期之中，也有大部份人民極力贊成這種新制度。這一班人的希望並不十分大，他們決不希望這種制度能夠把德國變成一個天堂。他們提出一個主要問題：就是，這經濟議會是否有良好的成績。

這經濟議會此刻當然還是在試驗的時期，我們還不能判定其成績是好的，還是壞的，這是一種新設立的機關，並且和國會方面是很接近的，所以其職務的範圍也不能嚴格的確定。但是無論如何，這經濟議會決不至於使國會方面的權力，經濟議會中的會員完全沒有這樣一種觀念。這兩個機關決不是各不相容的，確是能夠互相扶助的。

這經濟議會的優點，就是其會員均是各項專家，是德國工業方面和經濟方面的代表。他們不是由人民選舉的，是由各團體選派的，所以能夠不受政治方面的影響。至於他們所討論的，所議決的各項問題，當然不能完全免去他們各人的私見，但是各種人民均有代表在內，一部份的會員決不能維持這會議，他們的議決案當然是修改又修改而後決定的。

就是在這極短的兩年時期之中，德國的多數人民均承認這經濟議會是一個極有價值的機關。

其職務並不是限於幾種指定的範圍以內，他儘可以擬定各種經濟方面和工業方面的大計畫，幫助德國恢復經濟上的勢力。政府的職務漸漸歸專門人才去執行，確是政治上最新趨勢。那一般專靠政治過生活的政客們恐怕不久就不能維持他們的生活了。德國的經濟議會就是以專家幫助政府執行職務的先例，這樣的一種新制度是留心政治的人所應當注意的。

(完)

請國人注意片馬問題！

王龍章來稿

雲南省在二十二行省中，處在特殊的地位，地勢很大，轄境很廣，密邇兩大強隣，又與盤旋脫離地數千里，壤地相接。且地居長江上游，控制西南各省，為西南各省的屏蔽，有輔車相依，唇亡齒寒之勢，邊防極其重要，這是人人都知道的。

但是隔內地太遠，因交通不便，國人罕至，故其內容，以及一切重要的邊防上，地理上，國際外交上，無從而詳知其底蘊，若發生國際交涉，誠屬萬分危險矣。

現在英國已逞其陰謀，強劃片馬為緬甸統治，近屯駐重兵於該地，一方面欲於目前圖佔我國數千里之野人山。一方面以備異日消窺我川滇藏之地步。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用是將英人窺滇始末，及強佔片馬，欲乘機奪我數千里地之事端，謹陳於全國同胞之前。

(一)

英人之於西藏，垂涎已久，蓄志圖謀，已非一日，數年來不據其鬼蜮伎倆圖演者，適值歐戰未起，及遠東耳。今歐戰既平，彼遂欲償其宿願，逞其野心，今竟以重兵實行侵略矣。竊以為此次交涉，關係我國者，非常重大，國人對於片馬問題，當先注意下列三要點：

- 第一，片馬為滇省內戶，係滇西保山縣屬，登壇土司所轄之一寨，在野人山東。
- 第二，野人山為滇省外戶，綿亘千餘里，自

古即為我國，從未隸屬緬甸。第三，滇省西南方邊地，自英併緬後，被英人侵略，強劃為緬甸統治者，有六十餘萬方里之多。

夫英人之所以急欲佔片馬者，誠以片馬在野人山東，既得片馬，則野人山千餘里地，自可不勞而獲，使我國不能與彼爭執。是故英人之佔片馬，非僅為片馬一隅也，欲於目前併吞我野人山地，且為將來謀我川滇藏之地步也。片馬交涉，特恐弄中國之一種手段耳。今請先述野人山地勢，及確屬中國之証如左！

野人山介於滇川藏緬阿薩密之間，東界維西蘭坪騰越，西界英俄阿薩密，(英領印度直轄州之一)南界八莫孟拱，北界川邊西藏，其經緯線約在北緯二十四度，至二十七度半，京師西經九度，至二十三度有奇。

野人山為滇緬外戶，川藏左屏，其形勢非常重要。緬緬志略說云：「……論其險要，則於緬甸之北門，樹川藏之外輪，飛滇藏之右翼，強敵之東封。土滿人滿之時，天下無事，足以資開墾，或有事，據此者坐收形勢，因利乘便，縱兵四出，惟意所向，此野人山之地，所當注意也。」

雲南通志論野人山之形勢云：「……以地勢而論，常演蜀藏三省之回，其三而皆與諸邊毗連，為藩籬鎗鎗之要地，豈可委之於外人乎？」姚文棟論野人山說：「自英得緬，漸離撤而門戶寒矣。所幸者，猶有野人山之天險，可以限隔中外，若使野人山為英所得，則長驅而入雲南，有高屋建瓴之勢，而雲南更無可扼之險矣。」

綜上幾點而觀之，則野人山之地，關係吾國邊防之重要，已一覽了然。今述其富源於次！

野人山雖為紅髮野番盤據之地，而其物產之富饒，除自給外，輸出於外者甚多，其銀多金銀，琥珀綠寶石之類，植物則以早穀鴉片檉樹皮及藥品為大宗，虎皮麻布黃蠟鹿茸麝香等物，亦非常充實，其出產不可謂不盛矣。

復次論其確屬中國之証。按野人山，在明為茶山里麻二土司故地，清雍正八年來歸附，會以虎皮黃蠟麻布等物進貢，永以為例。又雲南通志

列野人為雲南人種百四十餘種之一。所謂野人，即指野人山中之土民，又稱為猿夷。嘉慶二十五年，大學士伯麟總督雲貴，進入緬甸云：「野人十戶為一寨，有一寨即自置寨長。」又乾隆三十五年，曾在野人山置正副寨長，垂為令典。是見野人山確屬中國。又據姚文棟復辟稿成是使書云：野人山一帶，多行腰沃饒之地，或以兵屯田，以招佃開荒，而開練自保，均不必大費兵餉，而可以實邊固圉，野人本樂為我用，居則行保甲之法，出則行束伍之方，亦可得精兵萬千，地利人和，交相為資，此一要也。此山向不屬緬，係我現屬土司界內之地，載明志乘，英人雖伺難闖入山中，誠使後來勘界大臣，詳查地勢，以清理之，不難挽救也。所慮者，勘界之時，含糊默許，仍安退讓，則此山恐非我有，而雲南危如累卵矣。夫野人山之地勢，及富源既如彼，而其確屬中國之證據又如此，今英人雖捕足其地，然無歷史之條約上之證據，國人何不急起而與彼力爭乎。

(二)

野人山地勢，富源，及確屬中國之証，既如以上所述，茲論片馬。

片馬在野人山東，為滇省內戶，川藏衝途，隸於滇西保山縣登壇土司，在北緯二十六度，北經西經十七度，五十分，廣約百里。北以板廠山界於麗江瀘西，西界瀘州土司，西南界茨竹土司，地距永昌二百八十里。片馬地方介於板廠山姊妹山拉大山高黎貢山之間，一小江流灌其中，西距野人山約百數十里。清光緒三十二年英公使有片馬土司每年所貢之禮物，即替代進納其後又提議欲永租片馬年出租銀一千五百元。是英人早已承認片馬為我領土矣。考片馬自元併大理後，屬於雲龍甸，明時屬為茶山土司。清高宗平定雲南，使屬騰越，許由保山受理。其後併入保山縣登壇土司。乾隆中，常有夷患。道光時，派兵駐紮於其附近各寨，以資鎮懾。夫片馬地方雖小，然當入滇川藏之要道，若一失去，則不僅滇川藏岌岌可危，千餘里之野人山地，將被英人盤據，無法爭回，而西南之邊禍，從此日急，此國人所當大注意者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週報

THE ENDEAVOR

33

每號零售價元川
枚。郵寄大洋二
分。半年二十六
號，大洋五角；
全年五十二號，
大洋一元。郵費
在內。不通郵匯
地點，可用三分
的或一分的郵票
代價。

總發行所 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這一週

但有一種制度，每到「籌款將終」的時期，必定要發生許多怪現狀。歐美各國市議會的議員，多做市民的小夥計，市民要什麼，祇要照他一聲，他便狗頭兒屁股跑去承辦。所以有許多市議員，不是今天為市民買雨傘，便是明天替市民雇奶媽。

安徽的省議員得到這種秘訣，所以前年當倪嗣冲的「生祠」告成的時候，大家都把預算案擱下，一陣一陣的跑到蚌埠去替倪嗣冲拜生祠。有許多不通人情世故的學生，恐怕他們把預算案就擱下，使教育經費擴張案通不過，所以天天跑到議會去要求議員先生們不要到蚌埠去。結果議員先生一怒，便請求馬聯甲派兵打殺姜壽璋、周維基等一羣學生。

這回北京參眾兩院的議員跑到保定去祝壽，也是他們議員先生的神聖天職，就是把憲法會議和內閣同意案暫且擱下，也算不得什麼一回事。因為第一屆國會的壽命，隨你怎麼算，算來算去也不過幾個月了。議員要是終身官，那麼，保定這一輪倒還可去不去；議員既不是終身官，馬上就要改選了，現在不趁早鑽鑽門路，一旦落選，還有誰來理你呀！

歐美的市民勢力大，所以市議員先生們向市民低頭；中國的社會武人勢力大，所以議員先生們向武人獻媚。我們小百姓怪誰呀！誰叫你們沒有勢力呢？無勢力的小百姓，還配說監督議員官吏嗎？

十三日晨報上有一段很沉痛的話，說：神聖尊嚴之國會而行使法賦之職權，尚須仰承軍閥鼻息，不獨可恥，抑亦可憐！這幾句話對於別人說還可以，對於議員先生們說實在是不倫不類。他們如果知道國會神聖，那會去到處乞憐；如果不仰仗軍閥鼻息，那裏還有幾幾拿；如果還有羞恥心，那會跑到光園去磕頭。

近來又有許多國會的小團體在宣外大街二百號開什麼聯席會議，主張「先請張紹曾發表政見，以為贊否之標準」。這是痴人說瘋話，張紹曾的政見就是：仰仗軍閥，過過官癮。八個大字，久已掛在面孔上，誰人不曉，還要「請」他發表什麼呢？

武人支配內閣差不多大家已經認為現今中國政治上的一種事實，不過還沒有人正式在公文之中明白宣言這一種現狀。我們細讀黎元洪的蒸電，隱隱的可作武人支配內閣的證明。他說：

繼任總理，業已提到議院。吳張兩議長現在保定，計日可歸。改組之期，屈指非遠。

從這幾句話的字面上看來，豈不是繼任內閣提出議院之後，兩位議長先生還要跑到保定去請示，等到他們請示回來之後，繼任正式改組內閣嗎？

請國人注意片馬問題

王龍章來稿

夫今日與英人談判交涉，當先了然而後劃界之始末。良以片馬事件，實肇端於邊界事務，故欲研究片馬問題，不可不先考邊界事務之歷史。概自英國滅緬甸夷其地為印度州以來，中英國土接壤，邊界事務，從而發生。計前後劃界四次，今次第述其梗概：

(一) 清光緒十三年，總理衙門，與英公使歐格納訂約劃分滇緬邊界線，中國失去虎節關外之地，及孟長士司地。

(二) 光緒二十年八月，英政府授意駐京公使，要求租瓦爾嶺發發嶺地，開作商埠，中政府照允所請。其後英使使商總理衙門，有「既允請租界地作為商埠，則凡租界內外，須重勘，以免將來輾轉」等語。中政府遂為英人愚弄，俯從展線至太平江西南齊江相會處，并劃讓野蠻邊界地。

(三) 光緒二十五年，又重勘滇緬邊界線，先由中委員姚文棟與英委巴雅里會同勘界。姚文棟遇事不荷，見忌於英，清政府乃以劉萬勝彭友蘭楊發榮陳立達等代之。劉等為英人愚弄，失去下列各地：

(一) 滇緬關外地四百餘里。(二) 自太平江西岸湖洗帕河至噴干西一帶，失去騰越縣所屬木邦孟密孟登等宜慰司，以及南坎猛谷遮蘭三副宜慰司地，共方數千里，最重要之使龍虎騰天馬三關，盡入英緬版圖之內。(三) 自洗帕河溯太平江至古里夏一帶，失去精輪等土司，以及磁壁一關。(四) 自噴干邊至猛卡等嶺山失去三百餘里，惟餘

嶺山的一處小山。(因此山在當日屬騰越縣司會界地址)。(五) 自慕西退至南苑河失去龍川猛印兩土司地，四百餘里。(六) 自洗帕河溯江蚌河而下，失去里麻猛養猛老地，約一千四百五里，統計以上六處，共失去約四千里。

定約後不到三月，我滇緬關外七把總左孝臣不願歸英人，召集土司，起與英人反抗，左等一百三十七人戰死。滇省大吏聞警，電飭騰越遊擊內際文到界，告誡左氏之民，不得與英人為難。如有騷擾內地者，則速懲之。否則聽之。其後英兵以土民為難，遂自引去。滇省大吏，含糊不上聞。此後天馬關漢龍關一帶民，時常與英人發生衝突，皆隨起隨滅，言之亦可痛心。總計以上三次劃界，失去宜慰司猛谷孟連木邦孟良龍川猛印精輪里麻猛養猛老孟拱孟登等土司地，以及漢龍天馬虎龍漢龍漢龍等關。計失去領土六十餘萬方里。

第四次勘界，因石叻誤國太甚，政府不予批准，其情節如下：

光緒三十年駐英公使，以恩卡河與騰江中間之分水嶺一帶，久未劃清，電北京英公使向我政府聲明，並指請滇西道就近派員會勘。三十一年正月，石叻會同委員與英員以恩卡河為界。石叻奸邪柔媚，臨事受英人賄賂，任英人索請分界為南北二段。南段未提，北段以小江為界，從尖高山起，由磨石河頭，直上至面山，經家坡登高良共山，抵九角塘河頭野人山及小江邊橫出，上至小江源板板山為止，失去騰越保山雲龍龍陵各屬土司地。(片馬在內)凡永昌大理迤北土司地損失殆半。照此英緬劃界川邊土司地相連矣。當經藩司劉壽霖稟請督辦，外務部飛函數十通，飭石氏不自省，反以山形水勢便然一路，含混答覆。奉外務部堅執不允，故此案始終未定。其後英人派兵片馬，皆肇端於此。

現英人駐兵片馬，欲據此案交涉。若國人不知此案真相，藉片馬題目來交涉，則正中英人之計，吾國不知損失幾千里之地矣。

今記英人進據片馬的歷史

宣統二年冬。英兵二千。乘中國不備。繞密支那出發經西北。越野人山隘。戰馬一千餘匹。至十二月三日。進據片馬。隨即駐營上片馬。片馬分上下片馬。沿途設砲立營。為久住計。威脅各夷寨降。並宣言高黎貢山以西英領土。時滇督李經羲欲以武力解決政府止之。駐英公使劉玉麟與英外部交涉。英人答並不佔地。但亦不撤兵。據劉使密電謂：「英此次舉動。實因中國對待某某二國。若默認其擴充勢力範圍於東北境內者。故急起直追其侵略主義」云云。宣統三年正月。滇督又電稱英兵於高黎貢山隘。最高險處。分築砲臺。電光遠射。照及怒江渡口。又茶山五寨。已降其三。幾入麗江。漸謀進侵云。十五日。政府照會英使。請撤兵協商。英使索爾與滇督確定高黎貢山為界之後。然後撤兵再勘云。其後滇政府擬由部派員往勘。與英重訂界址。但使不願。即可和平了結。電商李經羲。李督頗不謂然。而滇省京官於二月十五日會議。呈請外部力爭。滇省諮議局發起組織保安會。要求英人退兵。以保主權。民氣沸騰。勢不可遏。李督電請親自會同英員切實查勘。而英人置之不理。後復推卸。忽又進據。李督派陸軍二營。擊出外野操。不敢明言防禦。而英既佔據。長驅直入。愈逼愈緊矣。

九月英人又於茨竹了口等處。私鑿界石；又派駐兵數。強收戶稅。小江以南十八寨之地。既據為己有。今且侵西小江以北浪來等地。政府無可如何。當時清政府見交涉棘手。意存退讓。欲將片馬允許英人承租。而滇人與滇督李經羲力爭。主張勘界。李經羲又以界務非空言可以勘定。復令各屬先行練團。順寧一帶。已練就頭班。趕練二班。並先發快槍。所以未至交戰者。以不久而武漢起義。滇南風潮而暫也。以上係宣統年間英據片馬之事實。迄自民國元年八月間。英人又於片馬煽布警備。雖由外部向英嚴重交涉。英人藉詞推宕。民國二年十二月。雲南唐繼堯電報言片馬頃來英兵五六千名。分路進兵：一由帕跌河即照老窩之稱夏。一由上

片馬過古埃河魯登堡六庫。一由明光出騰越。是英人且又南窺滇西第一要地之騰越矣。迫歐戰起。彼未遑顧及。自行撤兵。所以邊境無事者數年。今彼重演其故技。再逞其雄謀。欲佔其數十年來垂涎之慾望。今片馬問題已達極險惡之地位。若片馬一失。目前立見喪失數千里之地。且川滇三省區域之大禍必自此始矣。我愛國同胞。定當本其昔日爭回青島之熱誠。作積極之奮鬥。求得最後之效果。

辯論家應該熟讀的兩種名著

故為今計。我第一當未開戰前。速速派精銳人員。親至野人山。測圖查看。第二與英人嚴重交涉。劃清我屬之野人山。與英領種甸之界線。因片馬在野人山東。野人山之界定。片馬問題自決矣。(完)

(一) 辯論的方法。我們雖然知道辯論的重要。如果不懂得辯論的技術。或者「笨嘴拙舌」或者「言不照乘」。也斷乎達不得「悟他」的目的。要想達到「悟他」的目的。必定要先懂得辯論的幾種技術。

(A) 立宗。大凡辯論家必定有兩辯論的方式。故新因明有「三支法」西洋邏輯有「三段法」新因明的「三支法」例如：
是無常一宗。
所作性故一因。
凡所作者。皆是無常。譬如瓶等一喻。

邏輯的「三段法」例如：
凡所作者。皆是無常一列。
聲是所作一案。
故聲是無常一判。

因明的「宗」就是邏輯的「判」——或者叫做「案」。

什麼叫做「宗」呢？窺基說道：
宗是何義？所許所崇。所主所立之義。

辯論家最忌諱的是宗旨不明。說來說去。令人莫明其妙。所以辯論家一上講台便要提出自己所辯的宗旨。可是辯論的功用。就在判別邪正；必在「宗」各定。邪正難知。的時候。總值得辯論。因為「對敵申宗。本認同真」。如果毫無異同。便用不着辯論了。所以因明學中祇說「不願論宗」。以為宗。其餘如「偏所許宗」、「先業稟宗」、「傍憑義宗」等都認為不可建立。

什麼叫做「不願論宗」呢？因明大疏上說道：
不願論宗。隨立者情。樂便立。如佛弟子立佛法義。或若善外宗。樂之便立。不須定論。

翻成白話便是「我自己歡喜怎樣主張。便怎樣主張。不管人家贊成不贊成」。唯一的條件就是我所提出來的宗。是還沒有經過人家公同承認的宗。因此。沒有辯論的必要。辯論的結果。必定要把還沒有經過人家承認的宗。變成人人一定要承認的宗。這就叫做「是非遂著」「彼此俱明」。因此。總歸出辯論的功用。

(B) 辯因。辯論家既已把還沒有經過人承認的宗提出來。便已是走上戰場了。應該預備兩種對敵的方法：(一)是進攻的方法；(二)是保守的方法。因為人家既不承認我所提出來的宗。我當然要在兩極方面準備人家質問。在積極的方面。準備說明我所以立這個宗的理由。因此便到了辯論原因的時期。

「因體有二。所謂「生」「了」。什麼叫做「生因」呢？就是萬事萬物的正常原因。必須要自己去找出。我所找出來的因。彷彿是由我自己生出來的因。所以叫做「生因」。什麼叫做「了因」呢？用我的生因去引起人家覺悟的動機。他這種覺悟的動機。便叫做「了因」。生因之中。最重要的是「言生因」；了因之中。最重要的是「智了因」。所以因明大疏中說道：

因者「言生因」。明者「智了因」。由言生故。未生之智得生；由智了故。未曉之義今曉。

由此可見辯論家的進事：(一)在善用言詞。顯出沒有明白的道理；(二)在使他人一聽到我的話。就明白他從前不曾明白的道理。這個「言生因」。就是把自己得到過的正確道理。發為言詞。使人一聽就懂得；這個「智了因」。就是對於人家所說的道理。用智力去感應。使自已一聽就明白。這就是辯論家用言語去挑動聽眾的覺悟的動機。總兼用智力去感應聽眾所說的妙旨。故「言」和「智」是辯論場上兩種最緊要的武器。辯論人沒有好言詞去挑動人家心機。便要使聽眾「昏昏思睡」；聽眾不用智力去感應辯論家的妙旨。便要使辯論家「對牛彈琴」。

(C) 引喻。喻是辯論家說明那不容易說明和不容易知道的道理的唯一武器。在整千整萬的論說場中。用玄奧的理論去證明玄奧的道理。總是勞而無功。因為用人所不知的理論去證明人所不知的道理。總不如用人所已知的事實去證明人所不知的道理。可使人容易理解。因此可見喻的功用。

什麼叫做「喻」呢？且看因明大疏上說道：
立喻者。謂以所見邊與未所見邊和合正說。師子鬘鬘；所見邊者。謂已顯了分；未所見邊者。謂未了分。以顯了分顯未了分。令曉平等。所有正說。其名立喻。

喻者譬也。况也。曉也。由此情況。曉明所宗。故名立喻。

這就是中國惠施所說的「夫說者固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的意思。

但是引喻有幾個條件：(一)要實事不要理論。(二)要是人人所知道的實事。(三)要是對人厭的實。所以因明論上常常舉瓶來喻聲；蘇克拉克也常常舉醫生。樂師。船家。……來喻公道人

底也常常舉醫生。樂師。船家。……來喻公道人

或政治家。——這都是孔子所說的「能近取譬」的道理。

(三)辯論家應變的竅訣

以上所說的三項，是辯論的方法，以下再說辯論家應變的竅訣。這些方法是死的，是機械的；要把他們活潑運用起來，纔能夠發生效果。由運用的好壞上，可以看出辯論家本領的高低。

辯論家應變的竅訣有三：

(A)設計誘敵

在學術上爭真理，可用正當的方法取勝；同人家爭是非利害，可用出奇制勝的方法取勝。外交上用的辯論術，和學術上用的辯論術不同；因為說明真理，全憑智慧，折衝辭讓，却半靠權術。所以辯論家有時應該用堂堂正正的陣法，有時却不妨用詭計奇謀。

蘇克拉克底同哲人派辯論，許多地方確是一種詭計，可是他的詭計的方法，却安排得如天羅地網一般，教人一入他的圈套，便祇能鑽進死門，一點轉不著生路。等到自己覺悟的時候，就是想回頭，已經不能殺了。且看蘇氏和人家論「公道」

——(Justice)
蘇：然則公道之人，究於何種之金錢組合上，始有用乎？
佩(Polemarchus)：當汝欲穩固安慎儲金時，則有用矣。

蘇：……當兩人相持時，彼善舉人者，非善拒人之擊者乎？
佩：然。

蘇：最善避疾病者，豈非即善製造疾病者乎？
佩：然。

蘇：一善於整飾曲，嚴整之軍人，非即最善於毀擊其敵人者乎？
佩：然。

蘇：然則最善於保守一物者，亦即最善於竊物者乎？
佩：此又為吾所推論之結果也。

蘇：是則公道之人，既善保護金錢，亦即善盜金錢之人也。
佩：以理而論，是誠然也。

蘇：然則公道之人，終不免為盜行者矣。
蘇氏的辯論術，先付度他人心中所想的，自己代為說出，使人聽不到不點頭。你如果不點頭，則說罷了；你如果點頭幾下，他會一轉，便直刺到你的痛處，使你不能開口。教人承認不可，不承認又不可，結果只有令辯論者面紅耳赤而去！

(B)隨順他心

「游說」也是辯論的一種，但是游說人而不能教人覺悟，使他丟掉自己的主張，來服從我的主張，便不能收游說的效果。佛家最注重游說，因為游說也是「悟他」之一法。游說的條件：(一)要到什麼地方說什麼話，(二)要看人家歡喜什麼說什麼。當人家做生時，你說些死亡逃絕的話，當人家開弔時，你說些開心話，結果便同在「和尙面前罵禿頭」一樣。所以瑜伽論說處所時說道：

云何論處所？當知有六種：一於王家，二於執理家，三於大眾中，四於賢哲書前，五於善解法義沙門婆羅門前，和六於樂法義者前。善的人。

這就是教人「見風轉舵」的方法。但這祇是消極的法子，還有積極的法子。積極的法子，就是教人聽到你游說之後，喜笑顏開的歡喜你且看瑜伽論說道：

應供者，……隨順他心而說。……言詞柔軟，如對善友。是名應供。
這就是教人「察言觀色」的方法。一開口便教人討厭，就是說得「天花亂墜」，總是「格格不入」。

(C)莊重言容
演說場中，聲音笑貌，姿勢態度，也要經過一番講究。戲子上臺，「嗓音」「口白」「台步」「身段」……都要和戲中的情節相稱，纔可以引起台下觀衆的興頭。演說家要想引起人家興頭，也有訓練言容的必要。瑜伽論說：

言具圓滿者，……謂具五德：一不鄙陋，二輕昂，三雄明，四相應，五善善。不鄙陋者，謂離邊方邊國鄙俚言詞。輕昂者，謂有所說皆以世間公用言詞。雄明者，謂

依義建立言詞，能成彼發。巧妙壯。相應者，謂前後法義相符合。善善者，謂能引發勝生定勝。無有阻礙。又此論聲，由九種相，言具圓滿：一不雜亂，二不粗曠，三辯了，四限量，五與義相應，六以時，七決定，八顯了，九相續。如是一切相，總名言具圓滿。

演說家如果能「言具圓滿」，那麼，說出來的話，自然是句句中聽，語語入妙，精神一貫，首尾銜接了。

演說家的態度最要從容不迫，一登臺便低頭縮頸，耳紅面赤，或縮手縮腳，或抓頭摸腦，總有些致勉的人難受。這叫做「處女所說」，「瘋人演說」這樣演說的姿態，在稠人廣眾之中，和尊嚴莊重的席上，是最不行的。所以瑜伽論說：

無畏者，謂如有一處在多眾雜集大眾執衆，諸善善等中，其心無有下劣憂懼，身無戰汗，面無怖色，音響響亮，語無怯弱。如是說者，名為無畏。
佛祖得到這種秘訣，所以「迦陵仙音，徧十方界」在演說台上，「大獅子吼」「發海潮音」每開一次大會，即受一次歡迎。

我的結論就是想人第一要知道辯論的重要；第二，要熟習辯論的方法；第三，要精練辯論的技術。如果要三者兼具，雖然有多少書要讀，但是初入門的時候，最少却不可不先熟讀佛家的因明論，和柏拉圖的共和篇。

歸國雜題

馬賽

(一)

徐志摩

馬賽，你神能何以如此慘淡？

空氣中彷彿透透了鐵色的鎖質，你拓臂環擁着的一灣海，也在迴重的陽光中，沈悶地呼吸；

一苒青波，一茶白沫，一茶嗚咽；
地中海呀！
你滿懷的牢騷，
恐祇有蠕白的阿爾斯——永遠自萬呎高處
冷眼下瞰——深淺知悉。

馬賽，你面何以如此慘淡？
這豈是情鴉鴉的歐州？
看這一帶山嶺，築成天然城堡，
雄闊沈着，
一床床的大灰岩，
一叢叢的暗綠林，
一堆堆的方形石灰屋——
光土毛石的尊嚴，
樸素自然的尊嚴，
淡淨顏色的尊嚴——
無愧是水讓(Cassis)神威的故鄉，
廓大藝術靈魂的手筆！

但普魯因同情歌羅納其熱的精神，
在黑暗中布植文藝復興種子的精神，
難道也深隱在這些岩片雜紳的中間，
候露淡沫的中間？

馬賽，你慘淡的神情，
倍增了我別離的幽感，別離歐士的愴心；
我愛歐化，然我不戀歐洲；
此地景物已非，不如歸去；
家鄉有長梗菜飯，米酒肥羔；
此地景物已非，不堪存想。

我遊都會繁庶，時有鄉園墟墓之感，
在繁華聲色場中，有夢亦多恐怖；
我似見萊茵河邊，難民窟伏，
冷月照鵝面青肌，涼風吹捲樓衣結，
柴火雙星，便鷄犬也嗒無聲息；
又似身在咖啡夜館中，
煙霧裡酒香挾影，笑語微聞，
場中有探女作猥舞。

場首有黑面奴弄器出淫聲；
百年來野心迷夢，已教大戰血潮沖破，
如今悽惶遍地，隱性橫行；
不如歸去，此地難尋乾淨人道，
此地難得其樂人情，不如歸去！

附錄

吳敬梓年譜 (續) 胡適

(一) 年譜

吳敬梓，字敏軒，一字文木。他的事蹟略見程晉芳做的傳，和我前年做的小傳。近年我買得了他的文木山房集四卷。這是意外的發見，不可不說是「吳迷」的報酬。因此，我用此書做底本，參考別的書，做成這篇年譜，畧補我的前傳缺漏的罪過。

康熙四十，辛巳(一七〇一)，先生生。

是時，顧炎武已死了二十年，黃宗羲已死了六年。

先生的朋友程廷祚(生一六九一)已生了十年

康熙四一，壬午(一七〇二)，先生二歲。

是年萬斯同死。

康熙四二，甲申(一七〇四)，先生四歲。

閔若虛死，卣元死，尤制死。

康熙四四，乙酉(一七〇五)，先生五歲。

全祖望生。

康熙四八，己丑(一七〇九)，先生九歲。

朱彝尊死。

康熙五十，辛卯(一七一二)，先生十一歲。

王士禛死。

康熙五二，癸巳(一七二二)，先生十三歲。母死

集中贈僧宏明詩，「昔余十三齡，喪母失所特。」

康熙五三，甲午(一七二四)，先生十四歲，隨父到贛榆縣教諭任所。

康熙五七，戊戌(一七一八)，先生十八歲。
友人程晉芳生。同里親友金兆燕(榜亭)生。
康熙五九，庚子(一七二〇)，先生二十歲。中秀才。

庚戌除夕詞，「落魄諸生十二年」。

康熙六一，壬寅(一七二二)，先生二十二歲，父去官。

移家賦注，「先君於壬寅年去官，次年辭世」

雍正元年，癸卯(一七二三)，先生二十三歲。父死。

是年戴震生。

雍正三，乙巳(一七二五)，先生二十五歲。

蔣士銓生。

雍正八，庚戌(一七三〇)，先生三十歲。有庚戌除夕客中的賦字木蘭花詞八首。八首詞裏，頗多傳記材料，今摘錄一些。

第一首云：
今年除夕，風雪漫天人作客。三十年來，那得雙眉時暫開？

第二首云：
昔年游冶，淮水鍾山朝復夜。金盞床頭壯士逢人而帶羞。王家疊首，伎諷歌聲春載酒。白板橋西，麻得才名曲都知。

第三首云：
田園賣賣，鄉里傳為子弟戒。年少何人，肥馬輕裘笑我貧！

依這兩首看來，吳敬梓的財產是在秦淮河上標掉了的。儒林外史裏的杜少卿，似乎還少寫了這一方面。但第三十四回高老先生說他

混穿混吃；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與；却不肯相與一個正經人。不到十年內，把六七萬銀子弄的精光。……學生在家裡，往常常教子姪們讀書，就以他為戒。每人讀書的桌子上寫一紙條貼着，上面寫道，「不可學天長杜儀」——這就是「田園賣賣，鄉里傳為子弟戒」一句的說明了！

第五首云：
哀哀吾父，九載乘箕天上去。(按先生之父死於癸卯，至庚戌只有八年，此云九年，是算到次年元旦)。弓冶所存，手捧遺經血淚流。劬

勞慈母，野屋荒棺拋露久。未卜牛眠，何日關岡共一阡？
據此，先生之母也死了幾年，到庚戌不會安葬。

第六首云：
聞中人逝，取冷中庭傷往事。一買得厨娘消盡衣。邊荷冷香，愁來覽鏡，憔悴二毛生兩鬢。欲覓良緣，誰喚江郎一覺眠？

據此，先生之妻也死了，此時只有一妾，尚未續娶。集中有晚外男葉草應翁詩云：

吳中有君碩，轉徙淮南地。自號草應翁，所師儼貨季。愛女適狂生，時人嘆高義。是先生之妻姓葉，是一個儒醫的女兒。(未完)

編輯餘談

本週刊第三十一期「這一週」裏面，摘錄了司法次長石志泉一段辭職的呈文，內中有「收回治外法權之說……已得友邦諒解」幾句話，因而引起李鏡寰君的「疑惑」。(李君「有治外法權？抑領事裁判權？」一文，載在本月八日晨報副刊中)石君呈文中所說的「治外法權」，大概就是「領事裁判權」而言；李君說：

我國現在要收回的：是領事裁判權，不是什麼治外法權。

可見得李君不承認「治外法權」和「領事裁判權」是一件事。這件訟案原告是李君，被告是石君，本來不關我的事，我自己似乎可以不必參加。不過李君文中有些牽涉到我的地方，所以我也得要出來說幾句話。

「治外法權」(Extraterritoriality)這個名詞，在英美派的多數國際法學者看來，都包括「領事裁判權」(Consular Jurisdiction)在內。我國在前清時代，也有許多人把「領事裁判權」通稱為「治外法權」。例如清光緒二十九年中美通商條約第十五條：

中國政府，你欲整頓本國律例，以期與各國律例改同一律；美國尤願盡力協助，以成此舉。一俟查悉中國律例情形，及其表

審辦法，並一切相關事宜督臻妥善，美國即允棄其治外法權。

就在日本，法學博士如中村進午千賀四太郎等，也都把「領事裁判權」看作「治外法權」。千賀的國際公法要義中「在東洋的治外法權」節內也道說：

然在東洋諸國，根據特別的條約，許國外人多少要服從本國的統治權。現今行治外法權者，為支那暹羅比耳西亞土耳其及其屬國等。

外國人在東洋的治外法權，從來就與元首或外交官的治外法權性質全異：不依普通公法，祇依特別的條約而成立。

該治外法權，又叫領事裁判權，這就是說外國人服從本國的領事裁判權。

千賀雖然承認「元首或外交官的治外法權」和「在東洋的治外法權」性質不同，但是他却承認「元首或外交官的治外法權」也叫做「治外法權」，「領事裁判權」也叫做「治外法權」。

不知道李君「讀了」千賀的這一段文，到底「疑惑」不「疑惑」？

我並不敢說這些學者的見解沒有可駁的地方，但是總不敢說這些學者的見解都是「錯誤」。我並不敢說「治外法權」和「領事裁判權」應該不分，但是也不敢說必定要把「治外法權」和「領事裁判權」分開才不錯，不然就是「錯誤」。李君敢說你所寫出的「治外法權的意義」和「領事裁判權的意義」凡是國際法學者都要共同承認，不得發生異議嗎？如若不然，那麼，仍是異同的爭論，不是錯不錯的爭論了。(一稿)

本報特啟事

▲章行嚴先生因初回北京，事體很多，無暇執筆，擬往西山稍住兩三天，再把他「農村立國論」寫出。等到他稿成之後，即由本報陸續發表。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週報

THE ENDEAVOR

34

總發行所 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每號零售銀先二枚。郵寄大洋二分。半年二十六分。大洋五角；全年五十二號，大洋一元，郵費在內。不道郵匯地點，可用三分的或一分的郵票代價。

胡適啓事

△我因為年來不知節勞，起居無度，以致久病；現已向北京大學告假一年，使我可以休息養病。此事已蒙蔡校長允許，自十二月十七日起，離校休假。以後朋友賜信，請直寄北京鐘鼓寺十四號轉。

這一週

宣布政見本來是一樁難事。當袁世凱時代，熊希齡組織內閣時，曾由梁任公草出一篇洋洋數千言的大政方針，結果却沒有一件能實行。這一次王寵惠內閣，我們也曾要求他宣布大政方針，誰知他自上台到台，却沒有宣布一個大字。這個星期內，不想竟有兩個平素不理於人口的武人，居然各自宣布出來大政方針！

這兩個宣布大政方針的武人：一個是張紹曾，一個是趙恒惕。張紹曾的政見無論怎樣壞，但總是他「出自心裁」的，以不成政客的政客，來宣布不成政見的政見，無論如何，總可算是「率真」。至於趙恒惕。就省長任的宣言，我並不要求他能夠實行，祇要他當大衆面前，能把這宣言言容，朗誦成句，就算是他的本事！因為據各報上的傳聞

這宣言書是章行嚴先生的手筆，是章行嚴先生的主張，趙恒惕居然冒名頂替，真是最滑稽不過的兒戲！宣言書中說道：「至冒爲一切之事，以顯其事可能，而不必有其可能；皆爲無端崖之辭，以顯其事知之，而不必有其知。」

我不知道趙恒惕看見這幾句話又將何以自解！這篇宣言書乃是章先生「農村立國論」的發端。章先生近來以爲中國無論採用歐洲某種制度，結果總難得到他的好處，却得不到他的好處。他因此便斷定農業不能採用工業國的制度。且看這宣言書中說：

夫歐洲以工業立國，產業革命數百年，全國悉爲工业化，而羣倫政紀，類以工業爲基礎。資本家立於社會之巔，恣情揮斥，故其規模壯闊，舉止豪華，非東方樸鄙之民所能想像。而我國以農立國，適居其反。政理以無爲爲極，彝倫以簡靜爲宗。國中貧富，無甚差差；尙儉尙勤，通國一致。於斯以工業國之政制來相運用，揆厥者喪其所守，狡點者無所不爲。朝至事無大小，動以賄成；人無愚智，皆莫非分。……他人工業國之長，以吾無其質，無可發揮；而所有弊害，則往往充顯至盡。長此不已，其何能圖？

章先生以爲政理彝倫都由物質生活的情形決定，幾幾乎與唯物史觀家同一口吻。

但是章先生雖然注重職業，也知道中國無業可聯；不像英國自中世紀以來就有同業組合（Guild），可做現在社會主義家職業的基礎。於是又變掉唯物史觀家的口吻，說道：

今欲爲聯，首在造業；今欲爲造，首在分業。

由此看來，章先生職業政治的目的物——業，還待創造，待創造成功之後，才說得上聯。沒有工業的基礎，既已不能採用工業國的政制，爲什麼沒有業的基礎，又可以說聯業呢！章先生不是談空政治的人，還請把「農村立國論」早早做成功，或者一方面可慰讀者的渴慕，一方面可免我們的懷疑。

學風

高一涵

中國自有學校到現在，以時期計算，總共不到三十年，可是這三十年來的學風，真可以說是千變萬化的了！有時候一個學校開做，因而使各省的學校都發生開飯的風潮；有時候一個學校抵制外貨，因而使全國的學校都發生抵制外貨的運動；有時候一個學校開校長，因而使個個學校都發生開校長的風氣。

就以北京論：自「五四運動」到現在，學校的風氣也變過好幾次。有時一個學校辦一種小報紙，便使個個學校都爭先恐後地去辦小報；有時一個學校演新戲，便使個個學校都爭先恐後的演新戲；有時一個學校招收女生，便使個個學校都招收女生；現在一個專門學校改辦大學，便使各專門學校都要改辦大學；一個學校聘請校長，便引起各學校都起來聘請校長！

會國藩在他原才篇中論到風俗的趨嚮，照他說：「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趨嚮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最趨是也；有智而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衆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衆人與之赴利。衆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木，莫之能逆。故曰：「操萬物者莫疾乎風」。風俗之於人心，始乎微而終乎不可禦者也。」

如果風俗真是「自乎一二人之心之趨嚮」而來，那麼，至少總免不掉兩病：（一）盲從，（二）浮淺。

自從是教育界的大恥辱！兵士可以用耳朵不用心思，一聽到上官的命令，可以絕對的服從；教育界做事却不可這樣，凡自己耳朵所聽到的，必定要經過自己意識的作用思索一番，然後才可以決定取舍。羣衆運動可以重感情，教育界的運動却要重理智。重感情的運動可以一呼而來，一聞而散；重理智的運動却可以永久不變。近來教育界中的運動往往祇得到「五分鐘熱心」的稱贊，大概都是盲從的結果。

浮淺也是教育界的大恥辱！我們謀學校的進步，絕不可僅崇拜幾個偶像的名人。一個蔡元培使農業學校變成他夢想的農村，祇換換學校的招牌，請一位刻字匠便可以辦得到；祇換出一個偶像人物做校長，教育部一道命令也可以辦得到。可是這祇是最浮淺的表面文章，如果教育界費了九龍二虎之力，所爭的目的僅僅在此，那就不如趁早撒手了！

我以為學校的風氣絕不是模仿人家的行動所能造得成的；應該更進一步，從學生自己身上打起，打定主意，抱着一種精神，埋頭用功做下去，久而久之，方可建爲一校特有的學風。所以現在各校園校長改大學的風氣，祇可說是傳染病，却不能叫做學風。要創立一校特有的學風，必先免去做盲從和浮淺的兩個毛病。章士釗先生前幾天曾說過：「願爲農校的校手，不願爲農校的校長」；從前嚴又陵先生到安徽去做高等學堂的監督時，到校第一日便對學生說：「當我未到校之先，自由是你們的；自我到

校之後，你們的自由都「齊交給我」。這兩天法專的校長風潮又發生了，法專的學生如果思想他們不是自從的運動和浮淺的運動，便應該為法專請一個「刷手」來，便應該為法專請一個沒收學生「自由」的校長來。農專的學生如果歡迎那做「農村立國論」的章士釗做校長，不歡迎那做「刷手」的章士釗做校長，那麼，便請從前的安徽高等學堂的學生說說又說說大名便歡迎他，聽說他要沒收學生的自由便又要驅逐他一樣了。如果是這樣，那麼，學生的運動便成了盲目的或崇拜偶像的瞎鬧！

歐洲的新國家

慰慈

在一九一四年的七月，歐洲的大陸上邊共有二十二個國家，現在有了三十五個國家。除了丹麥之外，歐戰時候的幾個中立國差不多沒有受什麼多大的影響。在一九一八年的十一月，丹麥和愛斯蘭 Iceland 分立，並承認愛斯蘭為獨立國，這兩國的關係就變成一個身合國，就是丹麥國王，克立斯與第十 (Christian X)，同時又是愛斯蘭的國王。愛斯蘭的土地不過四萬多方英里，人口不過八萬，有一個國會和行政部，有一種教育制度並有大學一個，有國債十萬金磅，有商船，但是沒有鐵路和海軍。

還有兩個國家，雖則在歐戰時候，也可以算是中立的，不過也受了歐戰結果的影響。有一個是盧森堡 Luxembourg，其土地不過九九九英方里，其人口不到二十萬，在歐戰以前，盧森堡不多是德國的附屬國。他是德國各邦關稅同盟中的一部份，並且又把所有的鐵礦供給德國人用。這種情形現在是完全更改了。歐戰以後，該地人民開了一個人民總投票大會，擬決定盧森堡將來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地位，投票的結果就是大多數人民贊成和法國組織一種經濟上的聯合。但是同時又有一部人民的公意願意和比利時聯合。當時法國政府因為和比利時政府甚親密，不願意因此事而傷彼此的感情，所以至今還沒有發生聯合的舉動。

在英國和瑞士的中間，有一個極小的王國，叫做薩爾斯堡國 Liechtenstein。其土地不過六十八英方里，其人口不到一萬。但是在十八六二年的時候，這一個小國就有了一種憲法，這種憲法以後曾經修改過幾次。凡男子年在二十四歲以上均是初選選舉人，國會有議員十二人，任期四年，是由間接選舉方法選舉出來的。除出十二人之外，國會議員還有三個議員，是由國王任命的。國王是住在薩爾斯堡的，他在薩爾斯堡地方有一個代表。所以在歐戰以前，這一個小國在實際上是奧國的附屬國。不過在一九一八年的十一月七號，他們的國會議員和奧國脫離關係，完全獨立。但是他們同時又獲得這樣一個小國是與德國相鄰的，所以他們又和瑞士商議，想加入瑞士聯邦之中。

但是上述的種種改變是歐洲地圖上極小的改變，不能同歐戰以後所設立的新國家相比。歐戰以後，從俄羅斯土地中分出來的，至少有九個新國家，其中有二個——芬蘭和波蘭——是已經由各國正式承認過，在歐洲的新地圖上，總可以算已經佔據了永久的地位，其餘六個——三個在波羅的海岸，三個在高加索區域——也已經得到了各國的承認，但是第九個新國——尤克林 Ukraine——此刻還沒有到穩固地位，將來究竟能成立或不能成立，還是一個問題。三個波羅的海岸的新國家就是意司安尼埃 Eithonia、拉脫維亞 Latvia 和立陶尼亞 Lithuania。三個高加索區域的新國家就是阿米尼亞 Armenia、喬治埃 Georgia 和阿秋比任 Azerbajan。這幾個國家的界限比較起來，總算是很確定的；除此之外，俄羅斯的東南部還發生了許多不確定的新共和國。

至於德奧兩國土地方面的更改，是由凡塞爾和平條約規定的，所以是很確定的。這次歐戰的結果，德國失去不少的土地；波蘭、比利時、法國、丹麥，都司斯維克 Caschlovaks 和聯盟各國均各割據了許多的土地。聯盟各國所割據的土地之中又劃出一部份，組織一個新國家，叫做鄂爾克 Armenia，共有土地五百八十英方里，人口二十萬人。德國土地被鄰邦各國分割後，其內部也發生了變動。在歐戰以前，德國聯邦之中共有二十五邦，現在祇有十八邦了。這是因為阿爾薩斯勞倫 Alsace Lorraine 已變為法國的土地，並且聯邦之中有幾個小邦已經合併起來，組成較大的邦。

照一九二十年一月三十一號的戶口調查，新奧國祇有人口六百萬，歐戰以前的奧國共有二千九百萬。從奧國土地裏邊劃分出來的新國，在北邊有鄂爾斯維克，在東邊有波蘭，在西邊一方面，有南斯拉夫民族合併起來新組織的捷克斯拉夫國，在東南一方面，有加大的羅馬尼亞。在這許多新國家的中間，有向奧國，此則完全被這幾個新國圍住，沒有通海的路。奧國最大的希望就是將來也許能和德國合併起來。

這是歐洲新地圖大概的情形。他們內部的情形極不一致。有幾個是非常之精，將來是否能夠成立於地球之上，現在實不能預料，有幾個確已有一種很穩固的基礎，還有幾個又試用種種新式的政治制度，把最近政治學理上的主張在實際上試驗，將來則國的政治制度也許受其影響。所以我們如果明白現今的或將來歐洲政治上的趨勢，非先明白這幾個新國家成立的經過和現在的情形不可。我們現在已經收集了許多的材料，編成有統系的記載，擬自下期起，在本週刊上陸續登載，以備留心國際政治者的參考。

小說

獵夫

南非薛乃納女士 (Olivia Buchanan) 著 叔永譯

在某山谷裡，有一個獵夫。他天天到樹林裏去打野鳥；有一回偶然站在一個大湖的邊上。正當他在蘆葦中間站著等候野鳥的時候，一個很大的影子，落在他身上，他在水中看見了一個黑影。他抬起頭來向天上看去；但是這物件已經不見了。從此他心中生了一個如火的熱望，要想再看見那水中的黑影一次，就在那裏等了一天；但是到了晚上，這物件還不見回來。於是他帶了空袋

沒設打彩的回到家。他的夥伴們都來問他怎樣了，但是他沒一句回答；他只是獨自坐著思想。他的朋友又來問他了，他才開口向朋友說話。他說：「我今天看見了一個從來不曾看見的東西——一個極大的白鳥，張著雪白的翅膀在那水久不變的青光中飛過，現在我胸中只覺得如火燒著一般。這不過一點光耀，一個水中的倒影；但是我現在覺得世界上除了看見她之外再沒有可要的了。」

他的朋友笑了。他說：「那不過是水上動著的光線，或你自己的倒影罷了。明天你總會把她忘記的。」

但是明天，後天，再後天，這獵夫只是獨自走著。他向森林樹木，湖邊蘆葦中間，到處找去，但是總找不著她。他也不再去打野鳥了；這些野鳥於他有甚麼用處呢？

他的夥伴們說：「他生了甚麼病？」

一人回答道：「他瘋了。」

另外一人說：「不要緊些些，」他要想看見我們都不曾看見的東西，把他自己弄成一個神經。」

大家都道：「來我們不要理他好了。」

有一晚，他正在暗影中間，走來走去，心裏狠難過，哭著，忽有一個比尋常人都要雄壯高大的老人站在他的面前。

獵夫問道：「你是誰？」

老人回說：「我是智慧，」但是有些人也叫我智慧。我的生命都在這山谷裏生長；但無論何人，須經過許多憂愁之後，方能看見我。看見我的眼睛，必定要擦淚水洗過；我按著那人受苦的多，向他講話。」

於是獵夫直喊起來：「阿，你這個在此處住了許久的人，告訴我，我看見飛過青空的大野鳥是甚麼東西？他們要我信她是一個夢；是我自己的倒影。」

老人笑了。他說：「她的名字是真理。看見過她一次的人，再也不能安靜。他一直到死總想念她。」

「阿，告訴我，我在那裏可找著她。」但是老人說道：

「你受苦道不會窮」，他就走了。於是獵夫從他的胸中取出想象的梭子，把願望的線，挽在梭上，連夜織成一個網子。

明天早晨他把這金線網子鋪在地上，把他胸帶中父親也留下來的幾粒信用撒在網中。這些信用粒就像白泡球一樣，你若踏著他們，就有黃塵飛出。他於是坐在網邊看有甚麼事情出現。那第一個來投網的，是一隻雪白的鳥，斑斑眼睛，並且唱著美麗的歌——他唱道：「一個與人同樣的神！一個與人同樣的神！」第二個來的是黑色而且神怪心的鳥，帶著黑圈却又可愛的眼睛，一直看透你的心底。他單唱一個字——「靈魂不死。」

獵夫忙把他們抱著，說道：「他們一定是真理的美麗家屬了。」不久又來了一個，金線毛色，用尖銳的聲音，如像市場上的叫喊一樣，唱道：「死後的報酬！死後的報酬！」

「死後的報酬！死後的報酬！」他說道：「你沒有那樣好看；但是你也好看。」於是把這隻鳥也拿了。不久又來了幾隻鳥，毛色鮮明，唱歌美麗，直到顆粒都沒有了。於是獵夫把他的幾隻鳥聚集起來，造了一個名叫新派的堅牢鐵籠，把幾隻鳥放在裏面。

於是衆人都圍着跳舞唱道：「呵，幸福的獵夫！呵，奇異的人！呵，可喜的衆鳥！呵，可愛的唱歌！」也沒人問及這些鳥從那裏來，或是怎樣捉住的。獵夫也甚喜歡，因為他說道：「真現在他們中間，是無可疑的了。過些時候，他換了羽毛，我就可以看見她的雪白的形體了。」

但是時間過去，衆人唱歌跳舞，只有獵夫的心越覺難過。他同從前一樣獨自爬到一邊哭泣；那可怕熱氣又在他胸中復活了。一天他正在坐着哭的時候，智慧又來碰見他了。他把他所做的一切都告訴了這老人。

智慧很苦的笑了一笑。他說：「許多人曾經張了那張網子去捉真理，但是他們從來不曾找着牠。這信用的米粒妙不要

吃；新織的網子掛不住牠的腳；這山谷中的空氣就是不能呼吸的。你所捉住的幾隻鳥都是虛偽的血胤。雖然美麗而且可愛，但總是虛偽；真理是不受得他們的。」於是獵夫苦悶極了喊道：「那嗎我只有靜靜的坐着讓這心中的大火把我吞滅了？」

老人說道：「聽着，你既苦也苦夠了哭也哭夠了，我可以告訴你我所知的。一個人立志去尋真理，必須永遠離開這些迷谷，就是一絲一縷屬於這谷的也不可帶去。他必須獨自一身的走進那絕對空虛不有的境內；必須住在那裏；必須不爲外物所誘；看一線光明的時候，他必須立刻起身跟着那光線一直走到那乾枯日光的園裏去。到了那裏，就有嚴酷事實的高山在他前面；他必須爬過這些高山；過了這些高山就是真理。」

獵夫喊道：「他就要緊緊把牠捉住！他就要把牠捉在手裏！」智慧把頭搖了一搖。他永遠不會見她，永遠不會捉住她。時間還未到呢。」

獵夫喊道：「那嗎就沒有希望了？」智慧道：「沒有。許多人已經爬上這些高山；他們把高聳不毛的岩石一層一層的剝到了；在這些高峻的地方徘徊的時候，有些人也會偶然在地上拾得從真理翅落下來的一根白銀羽毛。並且將有一天」老人說到此處，把身體抬起來像預言的神氣，並且用手指着天，說道：「將有一天，這些白銀羽毛被人已經聚集得夠多了，並且被人組織成線，線又組織成網，在這個網中真理可以被捉住。除了真理之外沒有甚麼能捉住真理。」

獵夫立起來說道：「我情願去。」但智慧把他止住了。他說道：「你要留心——無論何人離開這些山谷，就永遠不能回來。即使他在園牆上流血七七夜夜，他要超越界限一步也是不能的。去了——他們就永久去了。在你旅行的路上是沒有報酬的。誰走去，自由的走去——爲着他胸中的熱愛。工作就是他的報酬。」

獵夫道：「我去；但告訴我，在那高山中間，我應該走那條路？」那人說：「我是能代器積經驗的子弟，我只能走他人已經走過的去處。在這些高山上足跡很少；各人和尋各人的路。他路上的危險都是自己担當；我的聲音他已經聽不着了。我可以在他後面跟着，但不能在他前面引導。」

子智慧不見了。獵夫回到家中。他立刻跑到衣箱邊去，用手將籠子折毀了，那折壞的籠子還把他的筋骨撕破。有些時破壞比修造更難。他把他的美羽的衆鳥一個一個的高放走了。但到那黑鳥的時候，他拿着不肯放，向那鳥的美麗的眼中看去，這鳥也發着低而且深的叫聲道：「靈魂不死。」

他立刻說道：「我捨不得他。他也不重；他也不吃東西。我把他藏在胸裡；我要帶着他去。」於是他把這鳥藏在那裏，用他的外衣蓋着。但是這藏在身上的東西，一天一天，的重起來，——後來就像一塊鉛壓在他胸前一樣。他帶着他，動也動不得了。他不能帶着它離開這些山谷。於是他再把他鳥取出來細細看一看。

他叫道：「嗚，我的美麗的，我的心上的，我竟不能留你了嗎？」他很憂愁的把手開了。（未完）

詩

歸國雜題 (二)

徐志摩

地中海

海呀！你宏大幽秘的音息，不是無因而來的

這風聲日麗，也不是無因而然的，這些進行不歇的波浪，喚起了思想同情的反應——

撒，落——隱，現——去，來……無量數的浪花，各各不同，各有奇趣的花樣

一樹上沒有兩張相同的葉子，天上沒有兩片相同的雲彩。地中海呀！你是歐洲文化最老的見證！

龐大的帝國，曾經一再隨捲你的兩岸；商業的命運，曾經再三在你酥胸上定奪；無數的帝王，英雄，詩人，僧侶，寇盜，商賈，曾經在你懷抱中得意，失志，死亡。

無數的財貨牲畜，人命，艦隊，商船，漁艇，曾經沈入你無底的深壑；無數的朝彩晚霞，星光月色，而度，血塵，曾經染染你的面龐；無數的風濤，雷電，砲聲，潛艇，曾經擾亂你安平的居處；

屈洛安城焚的火光，阿脫洛庵家的慘劇，沙倫女的歌聲，迦太基奴女被擄過海的哭聲，維多利亞炸燬的彩色，尼羅河口，鐵拉法爾加唱凱的歌音……都曾經供你耳目刻劃的歡娛。

歷史來，歷史去，埃及，波斯，希臘，馬其頓，羅馬，西班牙，至多也不過抵你一縷浪花的濕痕，一莖春花的開落！

但是你呢，依舊沖洗着歐非亞的海岸，依舊保存着青年的顏色，（時間不會在你面上留痕跡。）依舊繼續着你自在無畏的飄蕩，依舊呼嘯着你厭世的騷愁，依舊翻新着你浪花的樣式，這風聲寄地神祕偉大的地中海呀！

一舉 女兒家，沒胆子，伯伯關地問房裏，要使我女兒時，一拳打得伯伯死！

章洪照

附錄

吳敬梓年譜

(續)

(胡適)

第八首云：

奴。逃。僕。散。孤。影。尚。存。渴。睡。深。明。日。明。年。踪。跡。浮。萍。劇。可。憐。秦。淮。十。里。欲。買。數。椽。常。寄。此。風。雪。喧。喧。何。日。笙。歌。畫。舫。開。

這一首前半說的是王鬍子拐了銀子逃走的影子；後半已有移家南京的意思了。末句還是做「笙歌畫舫」的夢！

雍正九，辛亥（一七三一）先生三十一歲。

友人嚴長明生。

雍正十一，癸丑（一七三三）先生三十三歲。

二月，移家至南京，寄居秦淮水亭。

有買渡塘二首，序云：「癸丑二月，自全椒移家，寄居秦淮水亭。諸君子高宴，各賦看新漲二截見贈；余既依韻和之，復為詩餘二闕，以志感焉。」第一首上半云：

少年時，青谿九曲，畫船曾記遊冶。綠蘿維。處。聞。蕭。管。多。在。柳。隄。月。榭。朝。復。夜。費。蜀。錦。吳。綾。那。惜。綉。頭。價。臣。之。壯。也。似。落。魄。相。如。窮。居。仲。蔚。寂。寞。守。蓬。舍。

第二首下半云：

人間世，只有華華易委；關情固自難已。偶然買宅秦淮岸，殊覺勝於鄉里。儼欲死；也不管干時似浙矛頭米。身將隱矣；召阮籍籍康，披襟箕踞，把酒共沉醉。

先生又作移家賦：序五百七十二字，賦二千五百二十九字，可說是他文集中的第一巨作。

序中有云：

委。嬰。爽。境。先。君。所。置。燒。杆。掘。金。任。其。易。主。百。里。駕。此。艇。一。日。達。於。白。下。梓。家。本。寄。華。性。耽。揮。霍。生。值。承。平。之。世。本。無。播。遷。之。憂。乃。以。警。伊。既。久。薪。癯。成。疾。鼻。將。東。徙。渾。未。解。於。更。鳴。鳥。巢。南。枝。將。竟。托。於。懸。燠。雖。無。協。意。之。芬。遠。之。天。子。桓。譚。之。實。傳。於。後。人。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千。戶。之。侯。百。工。之。技。天。不。予。梓。也。而。獨。文。梓。焉。追。爲。此。賦。歌。以。永。

音。悲切怨憤，涕淚流沫。……

全賦先敘吳氏遠祖，次寫他的高祖，次寫曾祖弟兄次寫曾祖，次寫曾祖以下五十年的家門盛況，次寫他的父親，次寫父死後家門不振的狀況。（以上略引見前篇。）次寫全椒鄉土風俗的淺薄：

彼。互。即。與。列。肆。乃。販。脂。而。削。脯。既。到。處。而。懶。留。能。頓。瞬。而。目。語。魚。鹽。漆。絲。齒。革。毛。羽。……瀟。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遷。其。地。而。仍。良。皆。難。處。於。吾。土。山。嶽。人。面。窮。奇。鋸。牙。細。旃。廣。廈。錦。帷。香。車。馬。首。之。金。困。而。腰。間。之。玉。辟。邪。……昔。之。列。戟。鳴。河。加。以。紫。標。黃。榜。真。不。低。其。顏。色。增。以。悽。愴。口。噤。喘。而。不。前。足。盤。踞。而。欲。往。……

臨。林。外。史。裏。的。宋。爲。富。萬。雪。齋。方。老。六。彭。老。五。大。概。都。在。這。一。段。裏。了。下。一。長。段。寫。他。自。己：

梓。少。有。六。甲。之。誦。長。餘。四。海。之。心。推。難。坊。而。爲。長。戲。鵝。欄。而。愁。深。嗟。早。年。之。業。夢。託。毀。室。於。冤。禽。淳。於。恭。之。自。筆。不。見。陳。太。邱。之。家。法。難。尋。熏。燭。茗。椀。藥。臼。霜。碓。竟。希。酒。事。聊。托。書。淫。旬。假。季。鍊。月。弄。風。險。談。諧。不。爲。寒。默。交。遊。不。入。僉。壬。……有。瑰。意。與。琦。行。無。捷。徑。以。容。步。吾。獨。好。此。詩。修。乃。衆。庶。之。不。譽。……閉。戶。而。學。書。空。叩。門。而。抽。言。辭。至。於。尊。念。鄉。人。與。爲。游。處。似。以。冰。而。致。繩。若。以。狸。而。致。鼠。見。難。而。作。逝。將。去。汝。……既。而。名。紙。毛。生。進。退。維。谷。數。積。案。而。成。箱。亦。運。薪。而。累。版。雖。浴。發。於。巧。心。終。受。歐。於。拙。目。鬼。噬。謀。利。之。劍。龍。人。笑。苦。吟。之。周。朴。豈。有。遺。請。而。不。報。或。至。對。賓。而。杖。僕。誰。爲。倒。屣。之。迎。空。有。兩。廡。之。辱。……五。世。長。者。知。飲。食。三。世。長。者。知。被。服。彼。錢。辦。與。寶。精。枉。秤。珠。而。量。玉。遂。所。如。而。阻。歸。困。窮。途。而。悉。縮。……全。椒。人。只。曉。得。他。是。一。個。敗。子。不。認。得。他。是。一。個。名。士。故。他。最。不。滿。意。於。他。的。本。鄉。人。外。史。中。借。五。河。縣。來。痛。罵。他。的。本。縣。（看第四十七回。）他。所。以。要。離。開。鄉。土。寄。居。南。京。大。

半也是由於他厭惡全椒人的心理。

雍正十二，甲寅（一七三四）先生三十四歲。

有除夕乳燕飛詞：

介。節。窮。愁。裏。念。先。人。生。兒。不。孝。他。鄉。留。滯。風。雪。打。應。寒。徹。骨。水。結。秦。淮。之。水。自。昨。歲。移。居。住。此。三。十。諸。生。成。底。用。誰。虛。名。浪。說。攻。經。史。一。捧。厄。酒。淚。痕。淫。家。聲。利。錦。從。來。美。嘆。嗔。狂。齊。字。難。合。胡。琴。空。碎。數。畝。田。園。生。計。好。又。把。資。財。輕。棄。應。媿。煞。穀。貽。孫。子。倘。博。將。來。推。牛。祭。總。難。酬。罔。極。恩。深。矣。也。略。解。此。時。恥。

此詞寫他的懺悔，見解却不甚高明。

雍正十三，乙卯（一七三五）先生三十五歲。

是時政府詔令內外大臣薦舉「博學鴻辭」的學者。

乾隆元年，丙辰（一七三六）先生三十六歲。三月，安徽巡撫趙國麟考取先生，行文到全椒，取其結狀，將正式薦舉他入京應博學鴻辭的考試。先生病了，不能上路，才作罷。（文集唐詩琳序。）先生從此不應舉考試。（程晉芳作的傳。）

臨。林。外。史。寫。杜。少。卿。裝。病。辭。薦。辭（第三十三回）：「全椒志（十，頁四七）也說他「乾隆間以博學鴻詞徵，辭不就。」程晉芳給他作傳說：

安。徽。巡。撫。趙。公。國。麟。聞。其。名。招。之。試。才。之。以。博。學。鴻。詞。薦。竟。不。赴。廷。試。亦。自。此。不。應。舉。考。試。這。三。種。說。法。都。不。很。確。實。我。只。採。取。唐。詩。琳。的。序。因。爲。他。當。時。做。江。寧。教。授。又。是。推。薦。吳。敬。梓。的。人。他。說。的。話。應。該。最。可。靠。況。且。唐。序。又。說：

兩。月。後。敏。軒。病。愈。至。余。齋。……余。察。其。容。儀。悴。非。託。病。辭。者。……况。且。先。生。自。己。有。丙。辰。除。夕。述。懷。詩。也。說：

相。如。封。禪。書。仲。舒。天。人。策。夫。何。採。薪。憂。遠。爲。連。茹。阮。！人。生。不。得。意。萬。事。皆。懸。懸。有。如。在。網。難。無。由。振。羽。翮。可。見。他。的。病。是。真。病。不。是。裝。病。當。時。他。還。很。歎。惜。他。因。病。不。得。被。薦。事。後。追。思。落。得。弄。其。成。假。說。

我做秀才，有了這一場結局，將來鄉試也不應，科舉也不考，逍遙自在，做些自己的事罷！（外史三十四回。）

我這樣說法，並不是要降低吳敬梓的人格。秀才希望被薦，博學鴻詞，這也算不得什麼卑鄙的事。現在文本山房集裏，賦中有正聲或人賦，題下注「撫院取博學鴻詞試帖；」又有體明照四方賦，下注「學院取博學鴻詞試帖。」詩中有試帖詩三首，下分注「督院」「撫院」「學院」取博學鴻詞試帖。可見吳先生自己并不諱飾他會去應考者中的一場很光榮的結局。至於程晉芳說趙國麟「以博學鴻詞薦，竟不赴廷試，」那是錯的。趙國麟後來並不會薦他。抗世職的詞科掌錄記趙國麟保舉的，只有文本集中（卷三，頁三）說的江若虛梅淑伊李岑森三人，而沒有吳敬梓的名字。這是鐵証。

是年詞科被薦者，有先生的從兄吳榮（字青然，號岑華，有咫園詩鈔，陽湖詞鈔，清耳珠藏等書；即外史中的杜慎卿。）和友人程廷祚，（綸莊，即外史中的莊徵君。）皆不第。程晉芳作程廷祚的墓誌銘，說：

雍。正。十。三。年。舉。博。學。鴻。詞。科。……乾。隆。元。年。至。京。師。有。要。人。募。其。名。欲。招。致。門。下。屬。密。友。達。其。意。曰。『主。我。翰。林。可。得。也。』先。生。正。色。拒。之。卒。不。往。亦。竟。試。不。用。歸。江。寧。（勉。行。堂。文。集。卷。六）

這一件事，可與臨林外史第三十五回大學士太保公一節參看。文木集有詩字木蘭花詞一首，注云：詞云：卸帆憶下，一帶江城似畫。羽客凭闌，指點行舟香閣間。故人白首，解贈青銅沽酒酒。話別忽忽，萬里運橋返照紅。這就是外史第三十三回杜少卿在識舟亭遇來霞士和章四太爺的一件故事。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週報

THE ENDEAVOR

35

每號零售價三元
收。郵寄大洋二
分。半年二十六
號。大洋五角；
全年五十二號。
大洋一元。郵費
在內。不送郵票
地點。可用三分
的或一分的郵票
代價。

總發行所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前期正誤

瓦可斯拉夫，誤為拉克斯拉夫，特此更正。

這一週

宣傳專心制憲不替政治問題的國會，為了羅案張開等非法問題(？)，鬧了許久；不想在議員先生們「指頭流血」，「墨盒橫飛」，「保定碼頭」，和「包辦內閣」的百忙之中，居然有幾條憲法草案出現，憲法會議真來制憲，總不能不算是一件希望不過的事體！

憲法草案中「國權」及「地方制度」的規定，大體上很可以使我们滿意。而且在近一年來，各團體和私人所擬的各種憲法草案中，要算是比較完善的法案。該草案的精神，中央專權採取列舉主義，各省專權採取概括主義，中央專權計列舉二十八項，二十八項之中，又劃分十五項完全由中央立法，中央執行；其餘十三項却由中央立法。(或執行)，令由地方執行。由中央立法並執行：

- (一) 外交；
- (二) 國防；
- (三) 國庫法；
- (四) 刑事及商事之法律；
- (五) 監獄制度；

- (六) 度量衡；
- (七) 幣制及國立銀行；
- (八) 關稅釐稅印花稅煙酒稅，其他消費稅及全國利率應行劃一之租稅；
- (九) 郵政電報及航空；
- (十) 國有鐵路及國道；
- (十一) 國有財產；
- (十二) 國債；
- (十三) 專賣及特許；
- (十四) 國家文武官官之銓試任用糾察及保障；
- (十五) 其他依本憲所定屬於國家之事項。由中央立法或執行，並得令地方執行
- (一) 農工礦業及森林；
- (二) 學制；
- (三) 銀行及交易所制度；
- (四) 航空及沿海漁業；
- (五) 兩省以上之水利及河道；
- (六) 市制通則；
- (七) 公用征收；
- (八) 全國戶口調查及統計；
- (九) 移民及墾殖；
- (十) 警察制度；
- (十一) 公共衛生；
- (十二) 郵政及游民管理；
- (十三) 有關文化之古蹟古貨及古籍之保存

但第一類第九項有「航空」二字，第一類第四項又有「航空」二字，據我想來，航空事業應該歸中央立法並執行，沒有令地方執行的必要，或者報紙上誤刊，也未可知？

以上兩種分類的方法，很可算是合理的。別，為各種法案上所未見的。向來議會中的法案，我從沒有贊成過，對於這次憲法草案可算是贊成而破題第一道！

中國實力派這幾年的行動，簡直可說是水滸傳中「盜匪仇的行跡」。祇有報仇的結合和戰爭，絕沒有守正義的結合和戰爭！所以近來報紙上又喧傳曹張段孫四派大聯合，目的在推倒洛陽吳佩孚的勢力！

照常理推測：曹的地位祇是吳佩孚替他爭來的，曹與張段孫聯合倒吳，似乎不近情理。但最可使人將信將疑的，就是關於報紙上所說的「曹張問題」

四派聯合起來倒吳，本不是什麼難事；長難不過的却在政權的瓜分。四瓜分政權而聯合的，姓亦必因分不勻而分數。梁山泊中的羣，所以能夠始終結合，就因為他們同心合意的做一件事體，不去勾心鬪角的爭分鬪的爭體。他們雖然在「打家劫舍」，可是却「大秤分金銀，大碗吃酒肉」，所以結果還能保全一點「義氣」。這就叫做「盜亦有道」。自這一點上看來，可憐中國實力派的知識還遠不如梁山泊的羣盜！

歐洲的新國家

波蘭

歐慈

波蘭復活是這次歐戰結果中最快人心的一件大事。我們萬不能把波蘭的復活看做一件平常的事。以為這不過是恢復一個已經滅亡的國家罷了。這波蘭的復活實在是歐洲政治上一種最大的變

波蘭人民公認是最愛自由的，不過他們的幸福實在不好，所以無論怎樣的奮鬥，總是關不過各種勢力，以致波蘭在三國於一七七二年，一七九三年，一七九五年三次瓜分完結。人家往往把波蘭的滅亡看做歐洲最慘痛制國家最大的罪孽。所以各國人民對於波蘭總是抱一種悲痛的同情。無論在英國，在法國，或在意大利，各種人民

總是有着一種同情的。各處人民的公意雖則這樣的相同，均以為波蘭是應當獨立的，不過從實際上着想，各國政治家均以為波蘭獨立是絕對沒有希望的。波蘭愛國志士的民族運動比無論那一羣民族的運動更難達到目的；因為波蘭是由歐洲三個最強的軍閥國家瓜分的，所以如果要釋放波蘭人民，須先從打倒了三個軍閥入手。這是一件極不容易做到的事。歐洲沒有一個國家有釋放波蘭的能力，就是歐洲各聯合併起來，也未必能有這樣的力量。無論怎樣，波蘭獨立實在是在極不容易做到的。如非全歐各國發生了大戰爭，全歐洲的政治組織從根本上推翻了，那末或者還有些希望。以後波蘭人民屢次革命，屢次失敗，他們從前所希望外國人出來干涉，幫助他們恢復自由，不過這樣的希望也沒有發生出什麼結果來。波蘭人民唯一的希望，就是希望歐洲大陸上發生大戰，六七十年的前，波蘭有一個特人預料歐洲將發生空前未有的戰爭，到了這一個時候，波蘭纔能恢復他的民族自由。

這一個日子居然在我們目前實現了。在歐洲大戰的時候，波蘭的希望是非常之大。從前瓜分波蘭的三個強國居然首先宣佈恢復波蘭的獨立。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發生後，俄國這一方面的阻力就減少了。以後又因美國總統威爾遜的力量，協約國就宣佈波蘭獨立是他們戰爭目的的一。歐戰將了的時候，因德奧兩國的失敗，協約國就將他們所宣佈的主義完全實行出來。這是歷史上第一種極難得到的機會。

但是我們假定協約國對於波蘭的恢復，完全

贊同，並且極力替波蘭想法，那末，最重要一個問題就是究竟什麼是波蘭？新波蘭的國境以內應該包括什麼土地？他四周的疆界應該是什麼樣？在歐戰完結，巴黎和會將開的時候，協約國的各政治家對於這種問題恐怕沒有什麼確定的意見。因為波蘭是已經滅亡了這許多時候了，他是早已不在歐洲的地圖之上了。所謂波蘭並不是一個國家，祇不過是一個名稱，是人民記憶力中的一塊地方，約在俄羅斯和德意志的中間，至於這塊地方的確定界限差不多是沒有人知道的。

除此之外，這波蘭問題本來是一個極難解決的問題。在地理上着想，波蘭的疆界是最不容易確定的。因為波蘭的周圍差不多是沒有天然的界限的，就是有幾處可以說有天然的界限，這種界限和歷史上的政治疆界或現今的人種界限，也不相合。比仿在後面，客員新山 Carpathians 似乎是很好的天然界限，不過古時波蘭的界限也超過這山區。又如在北面，波羅的海也是很好的一種天然界限，不過在歷史上的波蘭祇有這海岸邊上極小的一塊土地，現今波蘭語言的區域在該海岸邊上，也祇有小小一塊地方罷了。至於東西兩面，差不多完全沒有天然的界限。

但是波蘭的地理學家總有一種觀念，以為在波羅的海，客員新山，特維納河 Dnieper，與尼泊河 Danube 之間的區域在地理上是一個單位，因為在這區域之內，氣候，出產，河流及別種天然的狀況均是相同的；並且他們又極力的爭辨，這一個區域因為在地理上是一個單位，所以在政治上也應當成爲一個單位，就是這個區域以內的土地應當全歸波蘭。波蘭在歷史上到了他最末了的時期，確實有這樣大的範圍。

「人種的波蘭」，比較起來，是容易確定一些。所謂「人種的波蘭」就是指一個區域，其中多數人民均是說波蘭話的。這是包括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所設立的波蘭國，和普魯士與奧國疆界以內的好幾處地方，約共有土地八萬二千方英里，人口二千萬。其中約有百分之六十的人民是屬於俄國的，百分之二十五，是屬於普魯士的，

百分之十五是屬於奧國的。除此以外，在奧國的東亞細亞 Galicia 和維也納會議所設立的波蘭國之東面，還有許多波蘭人民散處於各處。但是在這許多地方，波蘭

新年的舊話

(適)

我病中想幾句好聽的話來做新年的頌詞，想來想去，覺得還是我在第二十二期和二十八期上兩次申說的一段舊話，最合用，最可以代表我們在這個時候的希望。所以我很鄭重的第三次（一字不改的）向全國人士提出這些舊話，祝大家的新年

- (1) 武力統一絕對不可能的，做這種迷夢的是中國的公賊！
- (2) 憲法是將來的政治工具，此時決不能單靠憲法來統一的。
- (3) 大革命——民主主義的大革命——是一時不會實現的；希望用大革命來統一，也是費餅不能充飢。
- (4) 私人的接洽，代表的往來，信使的疏通，都是不負責任的，都是鬼鬼祟祟的行爲，道理上這種辦法是不正當的，事實上這種辦法是很困難的。分職可用此法，賣國可用此法，說統一不可用此法。
- (5) 在今日的唯一正當而且便利的方法是從速召集一個各省會議，聚各省的全體代表於一堂，大家把袖子裏的把戲都攤出來，公開的討論究竟我們爲什麼不能統一，公開的議決一個實現統一的辦法。

人民的數目是沒有人能確定的。因為俄羅斯的人口統計是靠不住的，並且是假造的。所以我們對於這種地方的各民族數目，祇能猜想而已。但是我們確實可以斷定波蘭人種的區域一定是較維也

納會議所規定波蘭國境的範圍大得多。

(三)

再從歷史方面着想，波蘭國境上的變更也時常發生的。波蘭是於第十，第十一，和第十二世紀的時候發達出來的，其原來的國土，比較起來，是不十分大。當時的波蘭是包括現今波蘭人種的區域，和息里細埃 Silesia，鮑墨而尼埃 Poland 地方。其西邊界限的一部份，就是瓦特河 Vistula，並且還有波羅的海岸地方一長塊區域，所以波蘭在最初的時候，有極好的天然界限。但是到了第十二和第十三世紀的時候，波蘭就漸漸衰敗起來了。外面受了蒙古人的侵犯，內裏又屢次的發生內亂。德意志人民就乘了這個機會，侵入波蘭，佔據了鮑墨而尼埃和息里細埃兩處地方。不過該兩處地方的波蘭人民有極利害的抵抗能力，始終沒有被德國人同化。同時德國人民又在普魯士地方設立了一個殖民地，波蘭通達海口的道路就從此割斷。

到了第十四世紀的時候，波蘭的勢力逐漸恢復了，其內部也逐漸統一了，不過波蘭想在這個時候恢復其已經失去的土地，實在是已經太晚了，不容易做到了。當時的問題還是一個保守問題，就是波蘭能否保守其剩餘的土地，抵抗德國人的侵略政策。爲預備將來的爭鬥起見，波蘭就向東方去尋同盟，去擴充他的勢力。在一三三四年，波蘭就佔據了東亞細亞細埃，這是波蘭侵犯尤克林民族的初步。當時還有一件重要事情，波蘭和立所尼埃在一三三六年合併起來了。立所尼埃帝國是於第十四世紀的時候忽然興起的，其土地的地範圍包括尤克林和俄羅斯人民所居住的全部區域，從波羅的海岸直到黑海。波蘭和立所尼埃於一三三六年合併後，這聯合國在歐洲東部要算是最強大的國家；直到波蘭瓜分的時候，這一聯合國在歐洲大陸上算是第二個或第三個大國。波蘭和立所尼埃合併的結果，就是從此以後，他們的勢力是加大了，所能夠抵抗德意志的武士團了。以校正在歐戰的時候，有很多德意志的貴族和城市，均和德意志武士團脫離關係，歸順波蘭國王，因爲當時在波蘭是歐洲大陸上最自由的國家，所以這般德意志貴族和城市願意享受波蘭的自由，不願意受德意志武士團的專橫。因此

波蘭能戰勝德意志武士團。到了百年戰爭末了的時候，鄂席克 Prussia 自由城市和西普魯士均歸併於波蘭，祇有東普魯士地方留在戰敗的德意志武士團手裏，不過就是這一小塊地方也算是波蘭的采邑。所以波蘭在這一戰事，恢復了波羅的海岸的地方和厄司勒河 Elbe 的口岸。波蘭保守這兩處地方差不多有三百年。但是這普魯士問題當時並沒有解決。從歐洲大局一方面着想，這是很不幸的事。當時波蘭政府或者是因爲太大意，或者是太忠厚，在一五二五年竟允准德意志赫爾維倫家族 Hohenzollern 中的愛白武 White 做東普魯士的世襲公爵，以後在一六一八年愛白武這一支絕嗣後，波蘭政府又允准白倫敦白特 Brandenburg 這一支嗣續下去。這就是普魯士赫爾維倫族發源的起點，將來變成波蘭最大的仇敵。

波蘭和立所尼埃的合併還發生一個重大的結果，就是立所尼埃以後逐漸被波蘭同化了。實在說起來，當時的立所尼埃是一個較大較強的國家，不是波蘭比得上的，強大的國家被較小的波蘭同化，在歷史上是很少見的。不過當時發生出這種結果確有一種理由。波蘭的高等文化早爲立所尼埃的上等社會所崇拜，波蘭人民又用種種利早爲立所尼埃貴族所羨慕，波蘭人民又用種種靈敏的手段和方法，去同化他們的鄰居。有這種情形，立所尼埃那能不被波蘭同化呢？在最初的時候，這兩國祇不過是合併與來，成爲一個身合國，就是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國王，其餘一切的制度均是分立的。不過到了後來，他們的團結力逐漸增加起來，直到了一五六九年，他們就訂立一種盟約，成爲一個永久的聯合國。在這一聯合的國家之內，凡是不屬於波蘭的貴族和平民均逐漸採用波蘭的語言，風俗，和宗教——爲波蘭所同化了。凡立所尼埃的一切制度均同化於波蘭了。在這聯合國的四境之內，各處的文化完全是波蘭的文化。所以波蘭人民於不知不覺之中，就以文化戰勝東方一個極大的國家，其土地的地範圍兩倍於波蘭原有的土地，並且從此以後，波蘭有極大的機會去推廣他的民族主義。

就是波蘭瓜分以後，這許多地方在俄國的治權之下有一百多年，並且俄國又極力用種種方法來同化各處的人民，波蘭的文化在東部土地之內還沒有消滅。就是到了此刻，凡在立所尼埃，白俄羅斯人民所居住的地方，尤克林的西部，鄉間的鄉村和城市內各種人民均有波蘭人的習氣。在社會方面，智識方面，和經濟方面，波蘭人還佔極重要的勢力。

特別紀載

安徽裁兵運動的經過

和停頓

(一)

要求軍閥裁兵，本來就是「與虎謀皮」，所以安徽人民的裁兵運動已經鬧了一年多，結果還祇能裁去紙上空報的兵額，實際上的兵數和軍餉反而有加無減。安徽人認定兵不能裁，教育實業政治的改革都絕對無從下手，所以拚命的作裁兵運動的運動。現在雖然還沒有完全達到目的，可是安徽裁兵的計畫比誰都詳細，安徽裁兵的運動比誰都堅決。現在且把安徽這一年來裁兵運動的始末寫出來，供全國裁兵運動者的參考。

(一) 皖省新舊武軍的歷史 安徽在前清時代，只有軍隊一混成協。倪嗣冲初到皖時也祇有軍隊四路，後添成八路。到直皖戰後，倪氏度量自己的軍隊紀律既壞，又是舊式編制，恐怕部中查核於是改編，虛報五旅。初報時本預備部中還價，不料陸軍部竟然核准。當時名目上說有八成兵，實數並不到五成，餉額定每年三百八十萬元。這是舊安武軍的歷史。新安武軍本是張勳的軍隊，原名定武軍。張勳敗後，倪嗣冲併為己有，改名新安武軍。請中央發餉，號稱四十營，每營多者二百人，少者百人。自從張文生督皖，除駐徐州八營外，其餘全帶入皖，移口就糧。九年二月國務院規定軍餉每年一百四十萬元，中央撥付七十萬，皖省墊付七十萬。這是新安武軍的歷史。

不到六百萬元。舊軍餉每年要三百八十萬元，已占十分之六以上。照六七兩年決算，移挪地方收入已過百萬。八年以後，移挪更多。向來財政廳就是倪氏的賬房，又藉軍餉為名，私人從中取利。地方收入內有剩餘金一項，本應列入教育經費，因前廳長陶鈞不肯，致演成變案慘劇，這就是軍餉太多的原故。新軍墊款原止七十萬元，張文生到皖一年，共向省庫及地方支過二百數十萬元，各處盤金又被新舊軍佔住，解款不到兩三成。本年六月間蘇湖開財政審查會，報告借款四百六十五萬。據最近調查已到八百萬了。

(二) 裁兵的動機和政府擬定的辦法 張文生雖支款二百餘萬，軍餉並不照發，以致軍隊各在駐在地自謀生計，或販運私貨，或勒索捐款，或強割禾麥。壽州等縣甚至譁變，壽縣被禍尤烈。就是舊軍，也怨張文生獨吞軍餉，所以馬聯甲有五月十日，說明軍餉內幕，每月止要二十一萬；維持現狀，止要半數。於是旅津紳士先發電要與張文生算賬，次由蘇湖紳士發起組織「財政審查會」，集合在省及各縣法團，並旅外同鄉，推舉代表，搜集材料，公同集議。自五月十日開會，至六月十日閉會，決定每年除行政司法經費及應還借款外，只能負擔軍費一百四十萬元。不獨新軍急應全裁，即舊軍餉亦必大加核減，方能收支適合。公舉代表到各處宣傳，並赴京請願。正擬出發，奉直戰事突起，張勳大事運動，陳德修在徐州廣招土匪，殷恭先也放什麼將軍，倪道煊也被委為陸軍司令。未幾奉軍敗退，政府對皖省軍隊也很不放心。及代表到京一再請求，遂由參陸辦公處規定辦法六條：第一步決將新軍四十營一律裁盡，第二步再將舊軍收束。預定裁遣費三十三萬，由皖省籌墊；並說明新軍係張勳部，又時時擾害地方，及種種不能存在的理由。議定，又分兩保定洛陽南京，均得同意，此案遂定。

(四) 管理發餉後的情形 參陸辦公處辦法大綱，尙說督軍一缺暫留，實成辦理裁兵一事。其後馬聯甲派蘇湖副監督何炳麟轉求參陸辦公處參議李玉麟，奔走南京保定，盛將督軍裁撤，派馬聯甲督

理軍務善後事宜。令下之日，皖人因馬聯甲是妻案凶犯，正擬激烈反對，忽聞張文生殷恭先要帶兵來省胡鬧，各公團遂教育會因委參議電聲討外，其餘大半沈寂。及見馬的宣言書，尙望他有誠意裁兵。不料一到蚌埠，竟減去善後事宜四字，設立「管理公署」，統轄督軍署組織，裁費多至四十餘萬，所用的人員又多是倪氏故舊，人民從此更失望了。

(五) 許馬電戰的事實和社會的激昂 當參陸辦公處擬定辦法時，許世英即呈報政府，認籌裁兵費三十萬元。至是通電各縣，先行商借，准三個月後在國稅項下如數歸還。各縣切望裁兵，陸續法解，竟超過三十萬以外。馬聯甲到蚌埠後，日來電索款，許世英詢問辦法，則以軍事秘密，不便宜布為答。許世英新舊合計能否年減一百八十萬元，(馬聯甲從本年三月通電揭開軍餉內幕後，又到省宣言可裁新舊軍，隨行又派秘書長戴雪樓代達馬意，謂餉可年減八十萬元。)馬電責許世英高調裁款，許不得已，先匯去十萬。各公團聞信，紛紛詰責，並要求許發通電通告經過情形。馬聯甲又發電：謂前電二十一萬，止云維持現狀，而忘其有「維持現狀止須半數」一語。又云「新軍餉七百四十萬，可減至五百二十萬，能寬籌裁費，可降至四百五十萬」。許復有電駁詰詰。社會方面：則以舊軍餉三百八十萬，本多日濫，新軍熱款七十萬，更是一筆冤賬，合共不過四百五十萬。今裁來裁去，還是四百五十萬，人民因此便知裁兵祇是一句空話。又見馬電謂許不應久據省席，明明干涉省長進退，更是荒唐。因有十六公團通電反對。由此可見人民裁兵的熱度已經達於極點了。

(六) 裁兵停頓的原因 馬聯甲電報裁兵次序，先從徐州辦起，次及宿縣靈璧泗縣盱眙揚州正陽蚌埠合肥等處。實際調查，新軍不過十五六營，據聞徐州所屬的軍隊多解回原籍，其餘則令此營與彼營合併，就拿所裁的軍隊槍械歸入舊軍。而殷恭先所帶的營，則擬令改編一旅。據李玉麟復旅津皖同鄉電，稱舊軍不敷分布，已裁

二十二營，餘擬悉數改編。又電云：已裁二十七營，餘十二營應候中央處分。因經費用盡，暫告段落等語。李前電稱「多籌費則可多裁兵」，馬電亦云「廣積金錢，可圖再舉」。不知馬李所云「多」，「廣」，究竟到何程度，所云「大舉」，是否連舊軍在內？倘僅指新軍，既已裁去二十七營，為什麼十二營不能裁盡？茲將皖兵不能裁盡的原因說明如下：

(一) 馬聯甲實力之單薄 馬聯甲名為鄂辦兼旅長，其實他所能指揮的軍隊不到一團。第五旅史旅長名與馬近，亦無實力，所以不能不受他的挾制。

(二) 李傅業殷恭先之勾結舊軍五旅，以李傅業和他的軍隊聲名最壞，殷恭先陰與結合，馬乃不敢侵犯。

(三) 倪道煊陳文權等之橫暴 馬聯甲前在蘇湖，三層省議會失效選人來謁，多拒不接見，就一通電，并謂「皖人共棄者彼亦棄之」。不料一到蚌埠，倪陳等趁許馬電戰的機會，將二十一縣保衛團集合起來，發布脫離省政府之宣言，並用種種方法，誘馬入其圈套。馬一誤再誤，形神沮喪，正事不得不因之頓挫。

(四) 李玉麟之利用 當六月間張文生會上裁兵條陳，請將新安武軍改編一師，被李在辦公處打銷。皖人聞之莫不感激。後來馬做督理，李因有大功，要求第一旅旅長，及皖南鎮守使，均被舊軍反對，未成事實。最後馬乃以其子佔據八年年得十萬之運濟盤金，讓與玉麟之弟李金麟。皖人已深恨。及見馬事惟李命是從，馬到蚌埠忽回復去年在省議會殺人的態度，更以為怪。後有見馬者，問及餐電，竟茫然莫答。聽說此種動作，都是受李指使。李利用許馬互鬥，乘機取面自代。現在借復命到京，一面謀倒許，一面說馬的壞話，却把新軍十二營攔著不動，致政府和馬聯甲殷恭先都要靠他。那李傅業恐怕新軍裁了，又要裁到他頭上，求保新軍，更是自保地盤。至於對於許世英和地

方人民，更可謂令多籌經費。他以為有此停頓，各方面便都不受他操縱。

但是皖省裁兵的舉動，雖然暫停；可是皖人的裁兵運動，仍不少懈。久而久之，必定要達到目的，這就是皖人向來做事的精神！

小說

獵夫

(續) 南非薛乃納女士著 叔永譯

他說：「去」，「在真理的唱歌中，或者有一個音節同你的相像；但我再也不能聽他了。」

他愛愁的把手放開了，那鳥也永遠飛去。他於是從想象力的梭子中，取出願望的線，掉在地上；但是他把梭子仍然放在胸中，因為這線是在些山谷中製造的，但是梭子却是一個不認國來的。他回身就走，但是那些人們現在都來圍着他，像狼一樣嗥叫。

他們喊道：「蘇東西，獵狗，發瘋瘋子！你有好腦子敢把你的雀籠折毀了讓那些鳥飛去？」

獵夫說了些話；但他們不願意聽他。他們仍喊道：「真理！她是誰？你可以吃嗎？你可以喝嗎？誰會看見過她？你的鳥是真是的；人人都可以聽見他們唱。呵，蘇東西！壞蟲！不信神的惡棍！你把空氣污穢了。」

有些喊道：「來，讓我們拿些石頭來擊他一頓。」

有些說：「和我們有甚麼相干。讓這傻子去罷；說着就走了。但是其餘的人取了石頭稀泥向他打來。最後他傷了逃到一些樹裏去。他的周圍已是黃昏了。他隨着脚向前行去，那黑色也越深。他現在是在那長夜國的邊境了。他一腳踏了進去，着裏一點光明也沒有。他用手摸索着；但是他手摸的樹枝都立時斷了，那土地也全蓋着灰燼。他走一步脚就沈了下去，同時又有不透光的灰燼向他臉上撲來；成了完全黑暗。他不得不坐在一塊石頭上，把兩手埋着臉，在那空虛不有的境內，等候一點光明來。」

而且在他的心中也是一樣的黑夜。在他左右的泥沼中間發生一種冷霧，把他包住。那霧又變成了極細而看不見的雨點，在暗中

下着，他的頭髮和衣服上，竟聚了些很大的雨點。他的心只是很慢的跳着，他的四肢都覺麻痺。在這個時候，他向上一看，看見兩把快樂的光亮跳了進來。他抬起他的頭向光亮看去。那光亮越走越近。他們那樣向暖熱和光明，就如火星在那裏跳舞一樣。從一個發光火星的中間，現在一個女人的面孔，帶着笑臉的響亮，和波紋的黃髮。在那一個的中間，有許多快樂歡笑的小波，就和葡萄酒杯中的泡沫相像。他們總在他的前面跳着。

獵夫道：「你們是誰？在我這孤寂黑暗的中間，只有你們來理我？」

他們喊道：「我們是雙生的情欲。」他們又笑着說：「我們父親名字是人性，我們母親的名字是過度。我們的年紀，同山河一樣的長久，同人類始祖一樣的老，但是我們總不會死。」

第一個叫道：「讓我把我的臂腕包着你。他們又柔軟又溫暖。你的心現在已經冷凍了，但是我要使你舉動。快到我這裏來！」

第二個說：「讓我把我的暖熱的生命灌入你身裏去。你的腦髓已經麻木，你的四肢已經死了；但是他們應當有一個激發自由的生活。只要我把他灌進進去！」

他們又一同說道：「跟着我們來，並且同我們居住。比你還高尚的人，也會在黑暗之中坐看等過，而且他們還是到我們這裏來，我們也到他們那裏去；而且他們永遠不和我們分離，永遠不會，別的都是虛妄，只有我們是實在，我們是實在。真理是一個影子；迷谷是一個玩意；地球是灰燼的，樹木是腐朽的；只有我們！摸一摸我們！我們是活着的！你不能不信我們。摸一摸我們！我們是幾多溫暖！呵，到我們這裏來！同我們一起去罷！」

他們越滾越近的在他的頭上盤旋着，他額上的冷水珠也溶化了。那燦爛的光亮射入他的眼中，使他昏眩，他的已經凍了的血丸開始流動了。他說道：「不錯；我為甚麼要在這可怕的黑暗中老死？他們很溫暖，他們把我凍了的血都溶解了！」他就伸出手去承接他們。

忽然間他所愛的東西的影子又在他面前出現了。他立刻把手垂了下去。他們喊道：「快到我們這裏來！」但是他把他的臉埋着。

他喊道：「你們使我的眼昏眩；你們使我的心發熱；但你們不能給我我所理想的。我憤恨在這裏等着！等到我死。去罷！」

他把兩隻手遮着臉，再不肯聽他們的話了；等他再抬起頭來的時候，他們好像兩個閃閃的星點，漸漸漸沒了。

那狼長長的黑夜仍然前進。凡離開迷谷的人都經過這暗土；但是有些幾天就走了，有些順着幾月，有些幾年，有些就老死在那裏。

最後在遠處地地中線有一個隱約的光亮在那裏閃動。他立刻起來跟着那光亮走去；最後他到了光亮的所在，並且一直踏入光明境界了。此時在他的面前現出幾層其尊無對的寶殿和乾枯事實的高山。那明明的日光正照着他們，他們的山頂却隱藏在雲裡。在這些山脚下有許多路。那獵夫不覺高興的發聲起來了。他擇了一條最直的路立到爬上山來；那些岩石和山嶺和他的唱歌和響亮。他們不免有些誇張；這山究竟不很高，路也不算十分陡；只要幾天，或者幾星期，至多幾個月，就可以到山頂！他到了山頂，不但拾起一匹毛，就以爲滿足；他要到別人所找到的通商聚集起來！織成一個網子！捉住那真理！捉得她狠牢實！用手去摸着她！死死地不放她！

他在快樂的日光中發了笑，並且高聲唱了。戰爭的勝利就在目前了。但是過了一會那路漸漸的消沉了。從左到右都是巨大的岩石，全沒一點石花和骨苔；在那和火山噴石同樣的地殼中間還有幾層呵氣。有些地方他還看見一點白骨，並且現出路徑也漸漸的不大分明了；更上去路徑便成了一條微痕加上幾個腳迹；再上去連微痕腳迹都沒有了。他歌也不唱了，但自己開出一條路往前走上。最後到了一個絕大的巖壁，那巖壁光帶而且連綿，一直到眼力看不到的遠處。「我要靠着

這巖壁造一個石梯；要是上了這巖壁，我就不要多到那裏了。」他很勇敢的說；並且做了。用着他的想象的梭子他敲出了些石塊；但是半的石塊多不合作，有時因為基礎擇得不好，半月的工夫竟倒塌了。但是獵夫仍然工作不絕，時常向他自己說：「只要上了這巖壁，我就差不多到了那裏。這大工程也就完了。」

最後他上了那石壁，四圍的望了一眼。在他的底下遠遠的只見白霧蓋着那些迷谷，在他的上頭，還有許多高山巔峰。這些高山從前覺得很低，現在都是高不可梯的，從頂至底都有一層一層的大圓石壁圍着。那永久的日光正照在這些山上。他狂叫了一聲。他躬身到地，立起身來，臉也白了。他一言不發，只是前進。他現在在沉默了。在那些高的地方那稀薄的空氣在迷谷生長的人是不能呼吸的；每一呼吸都可以使他受傷，他的指頭尖竟滲出血來。他在這第二石壁的前面又開始工作了。這石壁的高似乎無窮，他也一言不發。他要在巖壁上面鑿成梯級，他的工具的聲音，無聲無息的總在巖石上回響。光陰一年一年的過去了，他還在那裏工作；但是那巖壁總在他的前面而登着天。有些時候他重新修這些荒枯的巖壁上也長一點石花或苔蘚可以作他的伴侶；但是這永遠沒有他的身體。

許多歲過去了；他把他鑿出的梯級來算年歲——一年幾級！不過幾級。他也不唱歌了；也不說「我要做這樣做那樣」；他只是工作。到了晚上黃昏沈靜的時候，那巖石空罅中間有許多奇怪可怕的臉面看着他。他們喊道：「停止你的工作，你這孤獨的人，和我們講講話。」

他答道：「我的救星就是工作。我若停了一刻，你們就會爬出來攻擊我了。」他們把他們的長頸更伸長一點。

他們說道：「看看你腳下的巖壁，看那是甚麼！白骨。和你一樣勇敢及強健的人會爬爬這些巖壁上。他往上看。他看來用不着勉力了；他再也不會捉住真理，再也不會看見真理。再也不會找着真理。所以他睡在此地，因為他困倦了。他一睡就不醒。他故意睡在此地，確是極安靜的事體。你在睡中既不覺得孤寂，也不覺得手和心的痛。」

獵夫聽了，禁不住牙齒中間作笑。(未完)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週報

THE ENDEAVOR

36

總發行所 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每號零售價元三
枚。郵寄大洋二
分。半年二十六
號，大洋五角；
全年五十二號，
大洋一元，郵費
在內。不通郵匯
地點，可用三分
的或一分的郵票
代價。

本期增刊『讀書雜誌』第五期

△注意！

這一週

這回憲法起草委員會制定「國權」和「地方制度」兩章的草案，總算是少數議員先生不「私奔」，不「買身投靠」，而專心研究世界的政治潮流和注重普通人民的希望的一點成績。不想實力派對於這兩章的規定，居然表示反對！

實力派為什麼要反對呢？就因為這個草案中採用地方分權，縮小中央權限，且有點近於「聯省自治」。這「聯省自治」四個字，真正倒迷！社會主義黨反對他，因為唱「聯省自治」就是為督軍謀地盤的穩固；實力派也反對他，因為實行「聯省自治」，現在的割據主義便根本不能存在。到底「聯省自治」是扶植割據主義，還是廓清割據主義呢？

我在這一點上，不能不說軍閥派的見解究竟比社會主義黨的見解高得多。因為我認定自治的實現那一天，就是軍閥的倒場的那一天。現在軍閥們反對憲法草案，總算他們還有點眼光！中國的國會，每到人民討嫌他的時候，總有

然是極端的反對。
歐美的學者從前也曾討論過這個問題——總統是由國會選舉好呢，或是由人民選舉好呢？例如密爾約翰 (John Stuart Mill) 就是主張總統應該由國會選舉的一個人。他的理由：
(1) 凡在國會中占多數的政黨，必有經驗最好的第一政治家做他們的黨魁；故由國會選舉行政元首，可以選出超羣出眾的人材。
(2) 凡超羣出眾的人物，自己必有獨立的主張，他的言論行為，不招敵黨的猜忌，便惹起地方方的惡感。故美國的總統當選，常常是無聲無臭的第二流人物，而第一流人物往往因鋒芒太露，到不得全體人民的贊同。由國會選舉，多數黨可以一致的推舉本黨的黨魁。
(3) 總統由人民幾年舉一次，往往引起政治家營謀當選的權術，多數政治家在這幾年之中，沒有一天不想偶然用一種方法，僥倖得到人民的稱贊。
美國的哲士是主張總統由人民選舉的一個人，他的理由：
(1) 總統選舉不由國會，可使行政部超然獨立。
(2) 行政部附屬於國會，不能與黨派分立的國會相抗，那麼，國事必然要被少數野心家把持。因為有名無實的總統，必然一件事都不能做。
蒲萊士亦稱贊美國的總統選法，他的理由：
(1) 總統的地位完全獨立，對於國會，既沒有什麼希望的，也沒有什麼怕懼的，故可以專心謀人民的幸福。
(2) 總統選舉，如果由人民直接投票，一方面必引起非常的騷擾，一方面必使候補人過分的迎合人民的歡心。如果由國會選舉，不但破三權分立主義，且將使總統變成最有勢力的黨派的私有物。美國用複選的方法，可以免掉這兩種弊病。
英國的學者的論據，當然要以英國的政治情形為主；美國學者的論據，也當然要以美國的政治情形為主；此外如法國憲法規定總統由國會選舉，也有法國的政治上特別的情形。法國當一八

人出來替他恢復名譽。民國二年，五年，兩個先例不必說了；這回國會開會兩三個月，實在把國會的尊嚴丟淨了！最好是堅持這個憲法草案，等到實力派來推翻議會，方可恢復國會的名譽。
議員先生們！你們想想軍閥反對你們，比較在光園裡招待你們是好些？還是壞些？依我想來，你們的回聲價，也祇有招軍閥反對一個法子了。
我奉勸你們一句話：當犧牲國會的壽命，斷不可犧牲起草員的主張。
(適)

希望「憲法會議」修改「憲法草案」中的「大總統選舉法」

高一涵

憲法草案第六章關於總統選舉的規定，自第五十六條至第六十二條是完全照抄民國二年所公布的「大總統選舉法」自第一條至第七條的條文。我當民國五年十二月間曾在憲法公會上發表過一篇大總統選舉法為難，極力反對「大總統由國會議員組織總統選舉會選舉之」一條的規定，主張採用美制，「由人民選出總統選舉人集會於各省選舉之」。

不想事隔六年，這個問題還沒有決定。我個人直到現在，對於總統民選的手續雖然意見略有變更，但是對於國會議員包辦總統選舉的規定仍

四八年，拿破崙第三做總統，是由人民直接選舉的，後來竟藉人民的勢力，來迫壓國會，到一八五二年，竟以兵圍攻議會，使選彼為皇帝。所以法國的總統由國會選舉，乃是防止總統假託人民的勢力來推翻議會的禍根。
中國現在的政治局面，當然比不上英美法等國，因為他們政治已經上了軌道，我們的政治還在軌道之外行動。憲法固然不能因一時的特殊情形而定，但是也不能抹煞當時政治情形，不去防正將來的禍變。如果根據中國的政治情形說話，我以為應該注意的有下列幾點：
(1) 英國有大政黨，故黨魁可以副全民人民之望；我國素孚人望的特出人材，往往站在政治關係之外。就這一點說，總統絕沒有由國會選舉的必要。
(2) 英美各國的政治家，沒有一個人做事不把「人民」兩個字放在心上，所以不必再有一種制度去引導政治家格外在人民身上注意；我國的政治家，心目中絕沒有「人民」兩個字，所以必須設下一種制度，使將來大有為的人，不去仰特殊勢力的鼻息，而來注意人民的願望。就這一點說，總統正應該要由人民選舉。
(3) 美國的總統如果由國會選舉，則國會可以操縱總統；我國的總統由國會選舉，倒不必憂慮這一層。因為我國的國會勢力非常薄弱，故總統由國會選舉，一方面釀成總統候補人操縱國會議員，一方面使國會議員奔走總統候補人的勢力之下。現在軍閥勾結議員，和議員「私奔」軍閥，都是明白的證據。就這一點說，總統也絕不能由國會選舉。
我們既已不贊成總統由國會議員包辦的憲法中的規定，但是主張用什麼手續選舉呢？依我個人的見解，可用下列的方法：
(1) 由各省省議員選舉總統選舉人如各省應出眾議院議員之數，就各省省城中投票選舉總統。
(2) 由國會議員互選總統選舉人合兩院人數十分之一，就國會所在地投票選舉總統。
(3) 由各省農工商會各選出總統選舉人如省議

形為主；美國學者的論據，也當然要以美國的政治情形為主；此外如法國憲法規定總統由國會選舉，也有法國的政治上特別的情形。法國當一八

會所選出的總統選舉人之數，就各該會會所所在地投票選舉總統。

(4) 將各選舉票印封送到參議院，由參議院當職員面前開票，宣告得票過全國省分半數以上者為當選。

(5) 如無得法定票數之人，再仿照美國制度，由參議院決選。

歐洲的新國家

波蘭 (續) 懋慈

在波蘭人的頭腦之中，他們總覺得所謂波蘭國並不是「人種的波蘭」範圍以內的土地，是歷史上的波蘭國——就是在瓜分以前一七七二年的波蘭國。他們的理由也有幾種根據。波蘭瓜分完全是一種違法的舉動，不能發生法律上的效力，所以法律上的波蘭還是存在在一七七二年的疆界以內。地理學家總以為在客貝新山，波羅的海，尼泊河，和特維納河之間的土地是成一個地理上的經濟上的，和文化上的單位，所以非得把這許多土地歸併在一個國家之內不可。不過最重要的理由是一種歷史上的習慣，幾百年遺傳下來的觀念。要想使波蘭人忘記他們歷史上的光榮是很容易做到的。

現今的波蘭人回想到第十四世紀和第十八世紀的波蘭，自然有一種特別的感觸。從我們外邊人的眼光看起來，瓜分這一件事差不多把波蘭歷史上的事實完全遮蓋起來了。我們從瓜分一方面着想，就要想到波蘭瓜分之前的一切腐敗狀況，並且還要下定一個斷語，說波蘭的歷史不過腐敗政治，愚昧政策的歷史；別國的執政者可以從波蘭的歷史上得到極好的教訓。但是從波蘭人的眼光中看起來，他們則明白瓜分以前的種種失敗，不過他們總以為這種失敗萬不能遮蓋波蘭三百年的光輝歷史，在這三百年的歷史上，波蘭人民確實可以誇張的。

古時的波蘭國確實是政治上有一種極有興趣的試驗。在形式上，波蘭是一個共和國。從羅馬滅亡以後，波蘭的政治要算是共和政治

最大的試驗。還有一層，直到美堅利合衆國出現的時候，波蘭的政府要算是聯邦政府的第一次試驗。在第十六和第十七世紀的時候，波蘭共和國要算是歐洲大陸上最自由的國家，凡是憲法上的自由，公民自由，智識方面的自由，沒有一樣不完備的。在歐洲宗教戰爭極擾亂的時代，大陸上沒有一國不受宗教衝突的影響，波蘭完全沒有受到影響。對於這一個宗教問題，波蘭採取寬容主義，凡別處人民因受宗教方面的迫害而無處可以容身的，均逃到波蘭躲避。那時候的波蘭很像現今的美國，是各處窮苦人民的天堂。還有一層，在波羅的海和黑海之間的地方，有很多極柔弱的和還未開化的人民，不過這塊地方又是極重要的地方——一方面須抵抗德意志民族的侵入，又一方面須抵抗土耳其人和韃靼人。古代的波蘭就想把這一塊地方組織一個極堅實的極有勢力的國家。

在思想和觀念一方面，波蘭人對於各種各樣的自由均是非常之熱心的；他們又主張人民主權的觀念，國民有參與政府的權力和責任；他們的國家觀念也是一種極進步的觀念，他們不像歐洲專制時代的人民，以為國家是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制度，人民惟有崇拜國家，維護了他們的義務，是為社會達到幸福的一種工具。波蘭人民所最反對的是專制君主政體，常備兵制度，軍閥主義。他們很不願有停战的戰爭，但是很願意用和平的方法，同鄰居的民族聯合起來。這是古代波蘭國在思想一方面的特點。因此，在軍閥的貪心的專制君主制度盛行的時期，波蘭是歐洲大陸上唯一的明星。

各國人民往往有一種極不公平的判斷：人家往往責備波蘭在古代組織這樣一個國家，責備他為什麼不模仿他鄰居各國的精神和制度。但是到了此刻歐戰告終以後，人民在思想一方面的態度早已變改了，歷史家對於古代波蘭共和國的判斷當然也得更改。

因有上述的種種理由，現今的波蘭人雖則承認他們古代共和國的種種缺點，總想組織一個波蘭——立所尼埃——白俄羅斯——烏克蘭——普魯士大聯邦國——這就是古代的共和國。他們以為這樣一個政治組織是很適宜於這地方，是應該這樣的。波蘭人這樣的觀念是完全根據於歷史上的事實，但是從瓜分以後，其中情形已極大的更變了，波蘭人自然很不容易達到他們的目的。自從瓜分以後，俄奧德均極力設法，想推翻波蘭在各地方地方的勢力，這種舉動自然發生一些影響出來。又加以這幾年來，民族主義的運動到處發生，民族這樣複雜的波蘭自然也是免不了的，其中又以立所尼埃民族和烏克蘭民族最利害。所以在此刻想把古代共和國全部的土地歸併在新波蘭之內，沒有人敢相信是做得到的。也沒有人敢提議強迫各民族歸併於波蘭。

但是波蘭人民普通心理總能恢復多少土地是很少的。他們以為古代共和國的東部份是應當歸回波蘭的，因為在這許多地方，波蘭文化的勢力還是很大的，並且還沒有發生極利害的民族運動。還有許多波蘭人希望立所尼埃民族和烏克蘭民族將來或者自己願意和波蘭聯合起來。前兩年波蘭政府對於蘇維埃俄國的要求就是根據於這聯邦主義：波蘭要求俄國放棄一七七二年波蘭國界以內的所有土地。就是從一八六三年以後，波蘭的自治黨人和社會黨人均主張根據於民族自決主義，強迫俄國放棄那瓜分波蘭時候所得到的土地，至於這許多土地究竟怎樣的處置，由各該處人民自決；他們願意和波蘭合併也好，他們願意協商別種辦法也好。

因有這種種情形——波蘭人民散處於各處；民族的波蘭，歷史的波蘭，文化的波蘭，各有極不相同的範圍；各處各樣的民族又沒有確實可靠的統計，波蘭本身又沒有天然的疆界——所以波蘭的疆界實在很難確定的。

協約國的政治家在巴黎開和平會議的時候，他們早已打定主意去恢復一個「統一的和獨立的波蘭」。美國總統威爾遜在他的「十四個主要條件」之中，就要求「設立一個獨立波蘭，其土地須包括波蘭人民所居住的地方，並須有自由出海的口岸，至於政治和經濟方面的獨立，土地的完

全，須有國際條約來保障」。英國，法國，和意大利的國務總理也在一九一八年六月三號的宣言內，聲明「波蘭恢復是歐洲和平的保障」。但是波蘭這一個問題實在不能完全由巴黎和會解決。因為和會能對於普魯士兩國所割據的波蘭土地有一種確定的辦法。俄國也是協約國中的一個，巴黎和會如果不得到俄國的同意，就沒有能力去處置俄國所佔據的波蘭土地。那時候的俄國又沒有列國所承認的正式政府，可以與之辦正式式的交涉。但是俄國也已經棄棄外索，和維也納會議時候所設立波蘭國，因俄國政府在一九一七年的三月也曾經宣言，贊成波蘭的恢復，并又聲明凡是各處地方，其大多數居民是屬於波蘭民族的，須歸併於波蘭。但在巴黎和會開會的時候，波蘭東面的疆界實在不能規定，因為該部份各處居民的種族和志願很不容易確定，並且波蘭，俄羅斯，立所尼埃，和烏克蘭對於這一部份土地的要求，又處處發生衝突。所以巴黎和會就規定了波蘭西邊，西北邊，和南邊的疆界。至於波蘭東邊的界限當時並未規定，直等到波蘭和布爾塞維克俄羅斯開戰以後，又經歐洲列強出來干涉，纔算有一個辦法。

在巴黎和平條約之中，規定波蘭和德國的疆界的一部份頗受各方面的攻擊。有許多人說：這一部分的和平條約犧牲了幾百萬的德國人民，去滿足波蘭人帝國主義的慾望。但我們要曉得凡是德國人，總是不能滿意於這樣的條約的。我們也沒有方法可以使德國人滿意。從前普魯士與盛起來的時候，大半是因為破壞了波蘭的獨立，才有這樣的機會。所以此刻如果要恢復波蘭，那能不從普魯士一方面恢復波蘭原有土地呢？

在新波蘭之中，自然有很多的德國人。這是巴黎和平條約所規定的。在讓給波蘭的幾省之中，波蘭人和德國人的比例差不多是一百八十八萬的波蘭人和一百萬的德國人。這自然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但是也有幾個理由可以原諒這樣的處置。第一，我們所有的戶口統計是普魯士的統計，所以不是十分可靠的。如果我們有真確的統計，在這許多地方的德國人一定不能有那樣的多。還有一

全，須有國際條約來保障」。英國，法國，和意大利的國務總理也在一九一八年六月三號的宣言內，聲明「波蘭恢復是歐洲和平的保障」。但是波蘭這一個問題實在不能完全由巴黎和會解決。因為和會能對於普魯士兩國所割據的波蘭土地有一種確定的辦法。俄國也是協約國中的一個，巴黎和會如果不得到俄國的同意，就沒有能力去處置俄國所佔據的波蘭土地。那時候的俄國又沒有列國所承認的正式政府，可以與之辦正式式的交涉。但是俄國也已經棄棄外索，和維也納會議時候所設立波蘭國，因俄國政府在一九一七年的三月也曾經宣言，贊成波蘭的恢復，并又聲明凡是各處地方，其大多數居民是屬於波蘭民族的，須歸併於波蘭。但在巴黎和會開會的時候，波蘭東面的疆界實在不能規定，因為該部份各處居民的種族和志願很不容易確定，並且波蘭，俄羅斯，立所尼埃，和烏克蘭對於這一部份土地的要求，又處處發生衝突。所以巴黎和會就規定了波蘭西邊，西北邊，和南邊的疆界。至於波蘭東邊的界限當時並未規定，直等到波蘭和布爾塞維克俄羅斯開戰以後，又經歐洲列強出來干涉，纔算有一個辦法。

府，有許多的德國人實在是不應該在這許多地方居住的。德國政府曾經用了種種的方法，費了很多的金錢，引誘德國人民遷移到東邊幾省去居住。德意志帝國的殖民委員會曾經費去五萬萬馬克，替德國移民收買土地。差不多有十萬德國人民是這樣遷移來的。除此之外，所有這幾省中的政府官吏，如行政，司法，財政，鐵路，電報，郵政，森林人員，及學校的教員和執事人員，也完全是由德國人充當的。這一般人物是由德國政府用種種方法，如增加薪水和給與別種權利等類，從德國西部引誘來的。有人曾經計算過，在東邊幾省所居住的德國人之中，從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民是政府的官吏。

但是無論怎樣着想，在新波蘭之中，德國人民的數目實在太多一些。不過這是免不了的。在這許多地方，人種本來是非常複雜。古代波蘭對於疆界地方的德國人，待遇得很好，聽他們遷移到波蘭國境之內居住，並且還給與他們極大的自治權利。從前波蘭對待德國人的政策，和近來德國對待波蘭人的政策，完全相反。因此，波蘭人和德國人早就雜居在各處。在波蘭人民居住的區域，其中往往有很多德國人的城市和德國人所居住的地方。所以如果要德國人和波蘭人完全分開，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不過我們也得要說一句公平的話，巴黎和會置波蘭和德國國界總算是很公平的。凡是分配於波蘭的土地，並不是完全根據於歷史上的理由，巴黎和會極力想把波蘭政治的界限和人種的界限相合。還有許多地方，其中人種太複雜的，巴黎和會規定總投票方法，使各該處人民自己決定。

專著

中國社會紊亂的原因及挽救的辦法

四因

民國已歷十一年了，假如在這十一年中，能

抖擻精神，勵精圖治，縱不能立臻富強，至少也應該使社會稍具秩序，政治漸就軌道。方不辜負了這一去不返的，極可寶貴的十載光陰。然而實際上不但沒有絲毫的進步，反每况愈下：社會上千孔百瘡，忽而兵，忽而匪，忽而天災；政治上除了軍閥官僚們爭奪政權，瓜分贖物而外，沒有一件可以記載的事；財政上日以借債為生涯，且無償可借，各種機關便不能支持，便要演出兵變官吏罷工教職員罷課種種怪現象。在這種風雨飄搖不保夕的社會裡而生活，實在是痛苦極了，危險極了。人類有利利用環境改良環境的本能，我們現在既處於惡劣環境之下，苟非自暴自棄，當然要想法去改造他總對，但改造却不是糊裏糊塗，一味破壞所能濟事，也不是如痛灸如脚痛灸脚，枝枝節節而為之，可以成功。首先必定要探知病根之所在，然後能立一個方案，從根本上去醫治他。因此，有許多人去探求「探求病源」的工夫，因為各人的觀察點不同，探求的結果也就不一致。現在先將一般人的意見分類寫出來，然後再把自己的意見提出，以供大家參考。一般人的見解約分四種：

(一) 民族老衰說

這是悲觀派的意見。以為：凡一民族，文明不可永久，泰久便會生出種種弊病，種種流毒。這些弊病流毒雖是老衰的徵兆，是必然的結果無可幸免的，就和人老了，便容易生病一樣。所以世界文明古邦，沒有一個不是由盛而衰，由衰而亡的。這種見解我們實在不敢贊同。法蘭西義大利的人民不是古文明國羅馬的後裔嗎？為什麼現在還可以稱強於世呢？而且世界上的大民族是有無限的，假如強者必衰，衰者必亡，那末不到幾千年後，世界上的民族豈不是要歸於盡嗎？豈不是違背了進化的原則嗎？說民族互為變衰可，說諸民族都是由盛而衰，由衰而亡，那可不能不承認是一種荒謬絕倫的見解了。

(二) 民智不開，教育不良說

這是社會上普通一般的見解，這種見解也不敢反對，不過我以為這不過是病源之一，決不是唯一

(三) 法制不良說

我國法規應當制定的還沒有制定，已制定的又不免有簡略，疏漏，不合理，不合潮流種種不完備的地方。法規的缺陷不能促社會的進步；消積束縛人民自由的發展；這種不完備流毒的大，是無可諱言的。然而法規不過是社會進化的一種形式，設若進化的內容未能充實，那末法規是不能自行的。大凡一國法規必定要社會力——社會確信去維護他，方能行得出去。社會確信便是社會進化的內容。我國法規未制定，固不待言，已制定的大家也視若具文，都不肯遵守——近來為着雜文辭一件事，弄成立法行政司法三界首領違法，便是不守法的一個顯例。（請看本週刊三十號所載的高一誦先生的國法何在）這不遵守的原因就是因為無社會確信，這社會力——社會確信如何便能發生，下面再慢慢的討論。

(四) 偶然禍致說

抱這種意見的人，以為現在社會的紛擾，並不是必然的結果，是因為國民國肇興的時候，不幸偶然出了一個怪物袁世凱，他亂七八糟的提挾好多如狼似虎的武夫；要變無數變相土匪的軍隊；變道忠忠竟成現在這種不可救

藥的局勢。設若當日居袁世凱地位的人是一位忠誠愛國的志士，那社會一定早已廓清，絕對弄不到這地步。這種見解雖然聽着，似乎有理，仔細想想，却不盡然。要知道忠誠愛國的志士何以不得勢於我國社會，何以得勢的都是些自私自利黨國殃民的人，其中必有一個道理，決不可以「偶然」二字輕輕看過。

以上四種見解除了第一種外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各探着了亂因的一面，決不可把他一筆劃消，完全抹煞。然總覺得是一偏之見，是些第二次的罪惡；何以法規等於具文，不能由漫無秩序的國家進而為法治國家；何以好人反獲顯要，正人反做生存的落伍者；這種種現象從表面上看來，好像是風馬牛漫不相關似的。若從根本上深究的研究一下，那一定可以發見一個根本的，彼此共通的原因。不是別的就是生活問題——經濟問題。

我國經濟社會自古以來就有兩種特別思想，是他國所沒有的，縱有也不及我國的甚。由這兩種思想所生的結果結合起來，遂演成歷代的戰亂和今日的擾攘。兩種思想是什麼？一是唯心思想；一是多子主義。

一、唯心思想 我國古時學者完全趨重精神方面，以為一切制度文物法律道德風俗習慣都是從人類腦海中產生出來的，我們人類的精神有支配社會的能力，社會是由我們人類的意志自由自在任意變更，任意改造的，換一句說就是社會的現狀都是我們意識的製作品。所以孔孟都托言變卦，描寫一種烏托邦，鼓吹社會去行他的主義；老莊也講一個「恬淡無為歸真反樸」做人類終極的目標。此外各家都各撰一個主義做改造社會的標準。及至宋明兩代心性的學問大昌，凡屬知識階級的人沒有一個不去研究那明心見性的道理。因為注重精神太過，物質方面生產方面愈為知識階級所不暇顧及，不但不暇顧及，甚至有鄙視的意思，於是生產事業一概都委之於無知階級，知識階級僅去做那政治教育等等精神的事業。知識階級既不參與生產，那生產技術當然不進步；並且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總發行所 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THE ENDEAVOR

37

每號零售價銀三元
郵寄大洋二分
半年二十六分
大洋五角
全年五十二號
大洋一元
郵費在內
不通郵區地點
可用三分的或一分的郵票代價。

這一週

自去年十二月二十日憲法起草委員會把

國權草案

吾憲法會議以後，便發見出來許多反對國權草案的議論。前幾天又有民社社、全民社、新民社、討論會……中議員五六十人在松樹胡同民治研會，表示不滿意於該草案的規定。而議員中用個人名義提出反對的意見者，也有幾十個。我以為這個問題，倒還值得討論。大家整天的爭論員、謀總統，都不過是枝葉的問題；祇有這個問題真正是國家的根本問題。與其因為枝葉而發生私人的派別，倒不如因為根本而發生聯邦而發生私人的派別。我甚盼望兩方面根據事實，引伸事理，來極力的發揮雙方的論說或反對論；千萬不要做那無謂的調和。萬一相持不下，竟把政界中的人物分成擁護聯邦和反對聯邦的兩大黨，雙方皆以這個問題作黨派區分的疆界，那倒真在中國政史上留下一點極光榮的紀念！不過近來我看反對派的議論，每每使我們失望！因為反對派不但沒有看見各省自治獨立的事實——並且好像也沒有看見過各省要求自治的聲浪；他們仍舊閉着眼睛說話，以為中國的現在的局面

仍仍然是統一的單一國。

再「先邦後國」的爭論，早已發見在民國五年前，雖然經過秋桐先生學理上聯邦論的辨証，他們仍是記不得。

更有許多人把「聯邦」和「統一」看作勢不兩立的東西。他自己雖然也承認美國的聯邦是「統一」鞏固，組織精密；但是却以為中國一說到聯邦便要「四分崩離析之漸」！

這些不諳二般的反對論，我們已經做過過了；但不知真正有價值的論說，何以至今還沒有看見發表？

希望反對聯邦論者注意

最近的國家性質新論

高一涵

近來國內外所有反對聯邦制度的人，無論他們的論據怎樣不同，但是總有一點相同。他們相異的一點是什麼呢？就是「單一的國家性」。例如留學美國各大學學生的副總統演說中說：

我們以為聯邦制……中國自秦始皇併六國後，即經制度獨立，即屬單一的國家……所以我們的歷史是從統一而趨於統一，而趨於全統一的。最近衆議院議員贊揚反對憲法採用聯邦制

度的意見中，也說道：

然在吾國，自秦廢封建後，久為單一國家。省之地位僅為國家之一行政區域，即自治團體之性質，且未具適當成邦？此外還有許多人都抱着這種見解，也用不着一個一個列舉了。

這一派人的錯誤就在把國家看作單一體，以為一國之內，上祇有國家，下祇有個人，絕不承認有由個人集合起來的「羣」。現在則國家並不是個人與個人的集合體，乃是羣與羣的集合體；現在「主權」並不是單一的，乃是許多羣等權力同時並立的主權。且看白爾克(E. Barker)說：

我們常常說：中古的國家乃是「羣」社會的一個社會(Community of Communities)。乃是許多團體——行會、教會、都市、郡縣——的總體。在同業社會主義下的近代國家，將要成為包括許多職業行會的一個社會。

他又說：我們需要一種國家的新觀念，我們要傾向一種國家的新觀念，其需要的，尤其要傾向的；是一種能夠容納許多新理想的主權的新觀念。我們以為各種國家——不但真正的聯邦國，就是單一國——性質上都是聯合的(Federal)；我們又承認主權不是單一的和不可分的，祇是數目的和多數細胞集合的。(見英列治治思想小史)

以上說明國家和主權的性質的新觀念。

衆議院議員贊揚聯邦制又主張「分權於民」，反對「分權於省」。這種聯邦制是從個人主義的國家性質說。斯可羅從前著過一本書，叫做「個人與國家」(The man versus the State)，他們這一派可祇承認下級祇有個人，上祇有國家，絕不承認由個人羣集起來的「羣」的地位。到現在這種見解，已經不能成立了。再看白爾克說：如果我們要是現在的個人主義家，我們便

是團結的個人主義家。我們的個人正在團結成羣。我們不要再著個人與國家的書，祇著羣與羣(The Group versus the State)的書了。現在聯合主義(Federalism)盛行。普通人以為說單一國享有唯一的主權，是一種錯誤的見解。同生活的實際不相符。我們以為每個國家，少總是聯合的社會，包括許多不同的人羣，不同階級的社會，不同的經濟組織在內，每個團體都可以行使對於團體員的支配權。聯合主義的同情心異常普及。新社會主義已經丟開獨受中央支配的集權主義的方法，在行會名義之下造「羣」。他們承認國家為生產工具的最後主人，要求把這種工具的動用權付託於各種同業行會管理之下；想教國家來鼓勵文化，要求由行會管理經濟的生活。(同前)

由此可見現在的國家並不是一盤散沙的個人的總和，乃是集合成羣的羣的聯合體。近來的國家無一處不含有聯合的性質，由小國家聯合起來的，叫做「聯邦」；由職業團體聯合起來的，叫做「職業羣」；由許多小羣集塊聯合起來的，或者也可叫做「聯合」。所以在聯邦的國家之內，可以分權給聯邦；在聯邦的國家之內，可以分權給羣；在聯邦的國家之內，可以分權給個人。但是在現在「分權於民」，必定要分給有組織有團體的人民，絕不能分給孤立的個人。不然，便同「主權在於全體人民」的規定一樣，祇能在法律上享有一個空名罷了。

錢君也知道「分權於民」是一句空話，所以把「分權於民」和「分權於縣」一樣看待，這又是把「國權」「省權」「縣權」「民權」的區別錯誤。人民對國家對社會所享受的權利，不外自由權，收益權，勞動權，生存權，和在私有財產制度之下的財產權……幾種，無論什麼國家，斷沒有把國權分給人民行使之理！至於錢君說：「將國家權力分配於各縣」，更是不通！因為中央給予縣的是自治的權力，並不是國家的權力；我們不但不能把國權分給各省，並且反對各省行使

國權。我們所提倡的分權論，祇是把國權分給國家，省權分給各省，縣權分給各縣，民權分給人民，團體權分給團體；并不曾主張把國權分配於任何團體。

我們第一要明白的；就是國權的性質。要明白國權的性質，必定要先研究國家和社會的性質。國家和社會的性質是什麼呢？且看柯爾(G. D. H. Cole)說：

國家是什麼呢？國家不過是在全體社會中間統制政治機關。

今日文明世界中有許多在政治上獨立和有主權的社會，又有許多別的附屬於這些社會的社會。每個獨立的社會各依統治的機關——依國家——來表明他對於別種社會的關係。每個獨立的社會和許多附屬的社會又用國家來對付那些個人的關係團體的關係及個人與團體間相互關係的內部行為。因此，國家便成爲統制的機關，是爲各種社會表明公共目的，行使公共行為而存在的。(見工業自治第五卷)

由此可見國家祇是一個表明公共目的行使公共行為的統制機關，故國權祇以達到「公共目的」和行使「公共行為」爲限了。

所以聯邦制度下的分權，乃是把關於公共目的和公共事件歸諸中央，把各邦的單獨目的和單獨事件歸諸各邦；聯邦制度下的分權，也祇是把關於公共目的和公共事件歸諸國家，把各行會的單獨目的和單獨事件歸諸各行會。中國憲法上的分權，也當然要仿照這個原則，把全國公共事件歸諸中央，把一省單獨事件歸諸一省，更把一縣單獨事件歸諸一縣；既不得把國權歸諸各省，更不得把國權分給各縣。

最後更希望制憲的議員請公注意的；就是主權的性質。現在大部分人都迷信主權有最高的和無所不包的性質，這種謬見頂好完全拋棄。因爲國家這個社會，並不是高出於一切社會之上的一個社會，祇是與各種社會平行並立的東西。所以我們到現在還主張絕對的主權，唯一的主權，實在是離開實際的生活說。我以爲從現在

國家的實際上說：祇同別種社會共有「對等主權」(Co-Sovereignty)，絕沒有由國家獨占的「絕對主權」。所以現在的國家祇能在全體社會中行使一部分權力，絕沒有什麼無所不包的權力。且看柯爾說：

在人類各種不同的社會中，國家得要求一個重要的地位，但不得要求唯一的特殊地位。在「全體社會」中的各分子，有同等關係的舉動的活動，國家是爲執行這種舉動活動的重要種類而存在的。關於別種行動人類分成別的羣，又要有別種的團體來執行，這些各式各樣的團體，在他們的權限以內，與國家在自己的權限以內一樣，都有他們的權限。(見工業自治第五卷)

大概國家社會主義都認爲把行會的資格抬高，使行會與國家享有對等的權限。他們的權限：就是把關於國民精神的事件或通國公共事件——美術、教育、刑罰關係，正義、公共行為——劃歸國家；把關於國民收入的事件劃歸行會。例如專款教育說：國家管理最高教育，行會管理技術教育。這樣一來，國家與行會在自己的權限範圍以內都有主權，能幾乎可造成分工合作的國家。

聯邦制度是按邦土的區別分權，聯邦制度是按職業的區別分權。總而言之：在近來的國家之內，絕沒有總攬一切權力的單一國家。我們如果見到這一層，那麼，對於探列舉主義的國權的規定，當然用不着爭論了。

歐洲的新國家

波蘭 (續第三十六期)

把德國東面波森省 Province of Posen 的六分之五土地劃歸新波蘭國，這是很公平的，就是德國的代表也沒有提出什麼抗議。波森是波蘭民族和波蘭國的發源地，直到一七九三年第二次瓜分波蘭的時候，這塊土地從波蘭方面歸併於德國。波森是一個農業的省份，德國失了這一個

省就失掉些從本國土地方面供給本國人民食料的能力，但從別方面着想，也沒有別種損失。波蘭得了這一塊地方極大的利益；在這三十年之內，波蘭的波蘭人民和普魯士政府奮鬥的結果，就得到了工業方面和經濟方面極大的智識和能力，這是別處的波蘭人民所缺乏的。

在普魯士，這問題就不能這樣容易解決了。在歷史上，西普魯士是德意志和斯拉夫民族的戰爭地方。直到十四世紀初期，這地方是屬於波蘭的；於一三〇八年被德意志武士團強佔去；又於一四四四年歸併波蘭；波蘭保守到一七七二年，又被大維廉 Frederick the Great 於第一次瓜分波蘭時併吞。這是西普魯士的歷史，在從前的幾百年之內，這塊地方是兩利殖民潮流的集合點——沿波羅的海，從西面到東面的德意志潮流；和從南面到北面的波蘭潮流。其結果就是西普魯士地方的民族是非常複雜。但是其大概的情形還能分辨。西普魯士可以分成三個大區域。沿西邊疆界的一部份，東北方面的一部份，和范司助拉河 Vistula 的右岸，均是多數德國人居住的地方。中間和東南方所居住的人民多數是波蘭人。所以從范司助拉河的西面直到波羅的海的區域，其中有一部份的人民均是波蘭人。至於上述的兩種殖民潮流，那從南向北的一種較之從西至東這一種更加強盛。所以西部的德國人不能和東普魯士孤立的德意志殖民地理接起來。因此，波蘭就要求波羅的海沿海一帶的土地。

波蘭當然須有一個出海的口岸，這是必不可少的，但沒有歷史上的根據，巴黎和會也不能依照這樣的要求，把波羅的海沿海一土地劃歸波蘭。該處的人種地圖就可以證明波蘭的要求確有歷史上的根據。巴黎和會祇不過承認這種事實，把西普魯士中間的一部份土地分配於波蘭。這是一塊狹窄的區域，不過其中的人民均是波蘭人，並且從此以後，波蘭就有直達波羅的海的出路了。

巴黎和會這樣的判決卻被許多人攻擊，因爲東普魯士的大部份區域還是在德國的範圍以內，但該處所居住的德國人民卻從此就須和他們的祖國分離了，這是一種異常的并且是極不公平的

處置，德國人萬不能承認的。當時如果有別種方法可選，巴黎和會不至於規定這樣的辦法。這是解決那處人種問題的唯一辦法。在歷史上，波蘭人和德國人在這區域之內已混雜了許多時候，實在沒有方法可以把他們分別清楚，使之各和他們的祖國聯合起來。巴黎和會的辦法祇不過恢復了波蘭第一次瓜分以前土地方面的狀況。還有一層，德國和波蘭兩方面必有一方面須犧牲的，德國的土地如想連接起來，那末，波蘭就不能有出海的出路。或者東普魯士和德意志本國的派商須經過波蘭的土地；或者波蘭對外的派商須經過德國的土地。這是兩方面的利益問題，平衡他們的利益的輕重，穩定下這樣的規定。在東普魯士居住的德國人約共不到二百萬，他們和本國連接的利益當然比不上二千多萬波蘭人有生死關係的出海路徑的利益。

波蘭出海的問題又和那一個極難解決的鄂斯克問題有連帶的關係。鄂斯克是西普魯士的京城，在歷史上的情形是和西普魯士一樣，有時候是屬於波蘭，有時候是屬於德國，這是一個波蘭的京城，從第十四世紀以後，其中人民緣故說德國話，變成一個德意志城市。但在歷史上，這德意志的鄂斯克對於波蘭是非常忠順。在十五世紀時候，這城權力和德意志奮鬥，把西普魯士全區歸併波蘭。在波蘭的統治權之下，這城是非常興盛，人民是非常滿意。波蘭全部海上的商務均經過這城的手，鄂斯克就變成波羅的海第一個口岸。波蘭對於該處人民又待得非常好，給他們很大的自治權利，所以鄂斯克的人民一半是因爲利益的關係，一半是因爲愛戴波蘭，對於波蘭那能不心悅誠服呢？在一七九三年第二次瓜分波蘭的時候，該處人民極力抵抗普魯士，但總歸無效，末了還是被普魯士佔據。以後直到了一八一三年，該處人民還想法請歐洲列強出來干涉，把鄂斯克歸還波蘭。

現今的鄂斯克有兩個極難解決的問題。這城有人口十七萬，其中差不多有百分之九十是德國人，城市附近地方的人民也大都是德國人。但在

波蘭當然須有一個出海的口岸，這是必不可少的，但沒有歷史上的根據，巴黎和會也不能依照這樣的要求，把波羅的海沿海一土地劃歸波蘭。該處的人種地圖就可以證明波蘭的要求確有歷史上的根據。巴黎和會祇不過承認這種事實，把西普魯士中間的一部份土地分配於波蘭。這是一塊狹窄的區域，不過其中的人民均是波蘭人，並且從此以後，波蘭就有直達波羅的海的出路了。

巴黎和會這樣的判決卻被許多人攻擊，因爲東普魯士的大部份區域還是在德國的範圍以內，但該處所居住的德國人民卻從此就須和他們的祖國分離了，這是一種異常的并且是極不公平的

經濟方面，在地理方面，鄂席克又是屬於波蘭的。鄂席克是范司頭拉河流域的天然口岸。這城市從前和波蘭合併的時候，是非常之興盛；以後合併在德國，就非常之衰敗。照地勢上說起來，鄂席克確和波蘭有密切的關係，這兩處的生活是相仿為命的。

巴黎和會對於這個問題就很難解決。一方面波蘭非有出海的口岸不可，並且歐洲列國已既這樣允許了波蘭，一方面卻不能把三十萬德國人所居住的鄂席克區域劃歸波蘭。於無可如何的時候，巴黎和會總想出一種調和辦法，一方面保障德國人的民族利益，又一方面保障波蘭的經濟利益。

照巴黎和會所規定，鄂席克及其區域是和德國分立了，組織一個自由城市，受國際聯盟的保護。在經濟方面，這一個小共和國是和波蘭有密切的關係，波蘭有管理該處的鐵路，郵電，水道和港口，這是差不多恢復了從十五世紀到十八世紀時候的波蘭和鄂席克的關係。

(八)

波蘭從德國方面所得的土地共有三處，就是波森省，西普魯士中的一部份，和鄂席克，總共計算起來，共有土地一萬七千五百方英里，人口二百九十萬。除此之外，還有三個區域也是波蘭所極力要求的，不過因有人種方面，歷史方面，和經濟方面的種種關係，不能由巴黎隨意支配，所以當時採用人民總投票方法，由各該處人民自由決定。這三個區域就是(一)西普魯士東北部一個小區域，叫做 *Wartha*，(二)東普魯士南部一帶，叫做 *Masuria*，(三)上西里息埃區域 *Upper Silesia*。

西普魯士東北部一塊小區域，在經濟上，是很重要的。這是在范司頭拉河的右岸，如留在德國人手裡，波蘭和范司頭拉河區域的交通須受阻礙。並且從鄂席克到波蘭京城 *Warsaw* 最直接的方便的道路也須經過這個區域。但那處的人民却以德國人佔多數，在一九一〇年，共有德國人十一萬四千，波蘭人二萬四千。以後人民總投票的結果，多數贊成歸併於德國。

東普魯士南部一帶的人民雖則都是波蘭人，但他們和波蘭分離了有六百多年，並且從十六世紀以後，他們又變成新教徒，和別處的波蘭人民又有宗教上的不同，所以人民總投票的結果，又表決歸併於德國。

在這三個區域之中，又以上西里息埃為最重要，最難解決。其中的人民以波蘭人為多數，約佔百分之六十五有餘。但這一處的礦產是非常豐富，在德國的工業上，向來佔極重要的地位。在一九一三年，共產四千五百萬噸煤。別種礦產的出產也非常之多。德國失去了這樣富足的區域，經濟上的損失實在不少。人民總投票於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號舉行，當時有協約國的投票委員會和三萬兵士監督。投票的結果，德國所得票數超過於波蘭的約有二十五萬五千票。但這個問題却經過一個極困難的時期才解決的。

照和約所規定，協約國可以依據上西里息埃區域中各處人民所表示的意志，把各該處分配於波蘭或德國。那附近波蘭的幾處人民自然願意歸併於波蘭，那附近德國的各處人民願意歸併於德國。但在那波蘭人民繁盛區域中的工業中心點，人民均表示願意歸併於德國的。法國是幫助波蘭，主張把附近波蘭的幾處和德國的工業中心點分配於波蘭，這個區域約佔上西里息埃區域的五分之二土地。歐洲最豐富之礦產均在其內。法國的主張頗受英國和意大利的攻擊。所以因為這一個問題，協約國方面又幾乎發生衝突。又因為這個問題一時不能解決，波蘭和德國均派兵佔領上西里息埃區域的各部份，以致該處擾亂不堪，英法兩國又幾乎決裂。以後經過幾次會議，協約國方面決定派兵恢復該處的秩序，波蘭和德國均於六月十八號承認撤退他們的軍隊。

協約國的國務總理討論了好幾個星期之後，於一九二一年的八月十二號議決將這問題交國際聯盟議決。國際聯盟又將這問題交給一個委員會審查。這委員會的委員共有四人，我國代表顧維鈞也在其內，其餘的三個委員是比利時，巴西，和西班牙的代表。該委員會的審查於十月初旬告竣。國際聯盟於十月十二號通過該委員會的報告，立即移交協約國的最高會議。

照這次議決的辦法，上西里息埃是劃分於波蘭和德國，其中的工業區域也是平均劃分。交界地方人民的經濟的和民族的利益却保障得非常詳細，那少數民族的權利也有極完備的保障。此外，又組織一個上西里息埃混雜委員會 *Upper Silesia Mixed Commission*。波蘭和德國的代表數目是相等的，但該委員會的會長是由國際聯盟從第三國人民中指定的。這委員會是一個諮詢的機關，其期限是十五年。在期限之內，該會的基金本位是德國的馬克。波蘭和德國政府方面如因立法上，或經濟方面，發生了衝突，須將他的爭點交國際聯盟判決。波蘭和德國又依照這行的解決方法，訂立一種條約，這條約是於五月二十四號由波蘭議會批准，兩天以後，德國的議會也照樣批准。這上西里息埃總算從此解結，協約國的軍隊也就於六月間撤退。

專著

中國社會紊亂的原因及挽救的辦法

(續) 陶因

工商業既不發達，人民除了農業以外，沒有別的謀生的方法，而農業又受下面三層限制，不能容納過剩的人口；(一)因所有權的關係，沒有相當的資本，能購買耕地；(二)可耕的地皮是有限的，有時雖有資本，苦無購地；(三)因收穫減的關係，不能採用過多的勞力。然則那過剩的人口將怎樣生存呢？那依馬爾斯斯人口論的法則被疾病天災的狂瀾吞吞淨盡嗎？其中固然有些逃不了這個法則——做清整中的餓殍，生存的劣敗者；然而有些却發明了種種逃生方法，寄生生活——乞丐，兵，匪，盜賊，流氓，地痞都是他們維持生命的方法。以這種方法營謀生活的人民可以統稱做下等遊民——下等無業階級。還有那等階級是怎樣呢？他們的職業只限於政治教育一途，他們除了做官做書而外沒有別的事業可幹，並且也不肯幹，然而官做二途是有限的，人口的增加是無限的，供給過於需要，於是供給者之間

勢不得不引起一種激烈的競爭。競爭的結果，遂產生許危險與排擠種種惡德。因為地位既不容得，得着了又容易失，所以大家都有五日京兆的心，對內拚命的剝削，對外極力的賣國買辦。不管他帝制也好，民主主義也好，社會主義也好，他們的招牌儘管變，他們的迷目的目的則一。於是弄成道德淪喪，綱紀掃地，無所謂是非，無所謂善惡。凡屬這階級的人可以統稱之為上等遊民——上等無業階級。起初兩階級的作用還是個人行動，以後漸漸覺悟個人行動所收的效果，不及團體的大，於是發明種種結合形式。私匪的結合便是哥老會馬賊；官匪的結合便是官團軍閥又互相結合做一個遊民大軍去壓斷一切，去掠奪那無業階級——有業階級。

依這種情形看來，我國社會劃分為有業無業二階級，故理方合。而梁任公先生却把他分作有槍無槍二階級，梁先生的意思大概是在推倒軍閥，所以特別把「槍」字標出來。然而我以為光推軍閥是推不倒的，必定要把軍閥成立的根蒂挖倒，方是根本辦法。而且社會階級的區分是應該拿「掠奪」一個概念做標準，不應該拿掠奪的「武器」的種類做標準。地主掠奪的武器是土地，資本家掠奪的武器是資本，企業家掠奪的武器是技術，三者所用的武器雖各各不同，可都是兩方社會取而的掠奪階級，都叫做有產階級。我們也應該把一切社會裏面的寄生蟲概括起來，這他一個階級總對。我想來想去沒有別的好名詞，只好稱他遊民階級或無業階級。

西洋社會階級的對峙是有產無產，我們社會階級的對峙是有業無業，和他們迥然不同；他們有產階級供給資本，無產階級供給勞動，資本勞動兩相結合遂構成種種生產事業，財源因而大大的開，環境也日漸改良，他們一面雖不免有掠奪的舉，一面卻可以使人類做一個征服自然的大軍，和自然奮鬥，他們雖有貧富的不同，各人至少還可以過得着「人」的生活，他們急須解決的不是生產問題，却是分配問題。我國有產階級不供給資本——軍閥官僚把所掠奪的金錢存入外國銀行

鄉間的富戶把所賺得的錢寄理士中；無產階級不信拾勞動——去做流氓乞丐兵匪之類，生產事業當然無從發生，往年閉關自守，慾望簡單，不發現很大的假統，如今東西後開，慾望大增，求者日多，而供者缺如，於是利權外溢，一萬千里。於是我國人民完全變成一種消費的人民，不知道生產為何事。

由生產萎縮而產生遊民階級，因遊民衆多，而社會紊亂，政治脫軌，那麼，我們不想改造社會則已，若想把社會改造，首先非撲滅遊民不可。遊民如何撲滅呢？因各人所探着的原因不同，因而生出下面四種方案：

一、教育 人民之所以放蕩邪侈，是因為他沒有知識，設若有了知識，他斷不去幹那混帳事，所以我們必定要廣推教育使遊民變成良民，這是救世辦法。這種主張的缺點前而已經說過了，此地不必再說。古人說的好：「衣食足然後禮興」；必定要使人生活安定，然後教育方能有效。

二、制法 政治之所以脫軌，人民之所以糊作亂爲，就是因爲無良好法規去防範他，設若有良好法規，那政治一定可以廓清，社會一定可以安定，所以救國唯一良法便是制定法規。這種議論的不徹底前而也已說過了。人民若無恒產便無恒心，無恒心便無是非標準，便無社會確信，雖有良法究有何用！

三、興辦實業 生活不安定，教育不能收效；人民無恆產，法規不能施行，那我們便當設法使生活安定民有恆產然後可補前二者之不足，所以我們不可不提唱實業。這種主張固然很有道理，然我則要請問：實業由誰提倡，由誰興辦？由現在的政府提倡由現在的政府興辦嗎？他們都是遊民，他們只知道掠奪，只知道分贓，他們沒有專門的知識，沒有技術的訓練，所以工廠只交由他們經理，沒有一個不是由盛而衰，由衰而倒閉的，他們都把工廠的經理當作「官」當作「缺」，位置私人去侵吞老本的。據實業被廢實業是他們的本能，他們那裏配說什麼「提倡」什麼

「興辦」？然則由人民提倡興辦嗎？然而忽而忽而兵來掠，忽而官做流氓來劫，還有什麼實業關卡，剝去一層又是一層，弄成了脫皮爛骨，還有什麼效力呢？

四、廢除兵 那些治本方法都不行，那我們日來治標，我們先那遊民中最大的最大宗的軍閥除去，然後再一步一步的撲滅別遊民。這種辦法若能做到固然很好，然而紙上廢除，口頭裁兵是不行的，必定要實地去做總督，請問如何做法，督由誰廢兵由誰裁？由督廢督，由兵裁兵嗎？這叫做與虎謀皮政策，是絕對做不到的。間或用甲軍閥推倒乙軍閥，用以毒攻毒的方法，去驅除他們，然而結局還是以暴易暴，督和兵還是依然故我。治本無效治標不能，然則我們所想的病是一種絕症嗎？我們唯有束手待斃，沒有別的起死回生的仙丹嗎？我以為還沒有到絕望的地步，還有一線生路。

一線生路是什麼？
便是有業階級執主權——是把政權由無業階級民手裏奪歸有業者執掌，使軍閥官做土匪盜賊乞丐流氓都假慈悲鼓動投降投降於各種有業階級的麾下，都變爲有業良民。

有業階級被壓迫被掠奪已經很久了，他們是深知遊民的害，而尤其知道督和兵的害，他們的利害和軍閥官做是相反的，軍閥官做一日存在，他們便一日不能拾助，便有倒閉破產流離轉死種種險危，所以他們很有撲滅遊民的誠意，並且他們在經濟界金融界具有極大的潛勢力，他們若能着實團結起來，一定可以戰得勝那一般遊民的。他們實是在中國社會唯一的救星，我們趕緊要把政權推送到他們手裏。我們現在的政權是建築在遊民階級之上，所以百病叢生，若改道在有業階級階級之上，那幾十年的痼疾一定可以一旦而瘳。

必定要把遊民的萬惡的不合理的區域選舉制改革，元保持他的餘孽，爲有業階級的健全的機能的職業代表制，方是起死回生之辦法。

這種選舉制單位由職業團體可分爲以下數種：
(一)文化團體 如學校教職員新聞記者及其他做文化事業的人所組織的團體。這種團體實有指導有業階級的使命，不過往往有好多上等遊民鑽進這裏面來混，所以要特別慎重。
(二)商會 這種團體在社會上已占很大勢力，他實是有業階級中一個健將，這希望他努力奮鬥。
(三)農會 中國農民雖無確實統計可考，然他們占全體人民的大多數是可以斷言的。以人數說來這種團體是很重要的，不過他們的知識都低，很容易受遊民階級利用，我們要設法提高他們的知識。
(四)工會 中國工業不發達，所以這種團體也不發達，然而不久我國一定要行產業革命的，他們的勢力也必定一天大似一天。
(五)衛生團體 醫生藥技師之類。
(六)其他一切有業者的團體

議員的人數如何分配於各團體之間：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原則上固然要以各團體內所含的人員數做標準去決定，然而實際上各團體的能力實在不相等，對於能力也不能不參酌一下，不過一團體內所含的團員對於投票價值彼此都要平等，例如資本家和工人，地主和個人投票的價值都不可不相等。這種選舉法選舉細則要請專門家仔細討論才能完備，此地不說了。(未完)

北風吹着霜雪的虎威，
在冷森的空裏呼號。
驟正屋檐口的麻雀兒，
嚇得一身發戰；
牠們在北風裏，
瑟瑟地呻吟。
老瓦雖負負沉重——
覆蓋着白皚皚的霜雪。

詩

楊鴻烈

「雀兒啊！別愁眉！」
對付着罷！
他老很誠懇地勸慰伊。
對付着……

雀兒也自知道——
愁愁也是無補——
可是總禁不住，
嗚嗚的悲了。

雜感

昨天接到許新凱先生一封信，內中有幾句話也是我中心中老早想說的。這幾句話是：「我們應該連合起來，應該開誠佈公，丟開意見，想出一個改革社會的方法出來」。我也是這樣想。放着軍閥官做不攻擊，整天的攻訐「好人政府」的主張；口口聲聲的教人家「打倒軍閥」，自己却躲在租界上不出頭；整天的談「革命」，自己却不去實行，祇喊着「你們不要反對」——我們自己祇有自欺欺人，覺得不佩同他們連合！

我要說幾句斬金截鐵的話，就是：
(一)社會改革有許多方法，絕不能說我所認定的全對，你們所認定的全錯。
(二)社會改革可以全體推翻，也可以零碎整理，你歡喜這樣做，不必攔阻人家那樣做。
(三)自己實行自己相信的主張，怕人家攻擊而不做，或因人家不幫助而不做，都絕不是頂天立地的好漢。

關於薛乃納女士的一句話
四年前我譯薛乃納小說的時候，沒有地方去查考事跡，只在一種小百科全書上見到一點，稱伊作阿列扶，克朗乃德，薛乃納，我依了慣例便推想伊的本姓是克朗乃德而嫁給薛乃納者。去年纔知道這是弄顛倒了，但是「一點滴」早已印出，也就無從改正。現在承杜叔永先生代爲訂正，非常感激。
一月九日，
周作人。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週報

總發行所 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THE ENDEAVOR

38

每號零售洋三元
郵寄大洋二
分。半年二十六
號。大洋五角；
全年五十二號。
大洋一元，郵費
在內。不通郵匯
地點，可用三分
的或一分的郵票
代價。

這一週

高凌霨證明賄買國會是實

一月十六日，北京的中一通信社傳出一段高凌霨的談話(見本日報等報)：

(某問)外間謂此次閣下包辦最高問題確否？(高答)最高問題現在時機未至，更無所謂包辦。(某問)此次二百元之津貼，非由某處經手乎？所謂包辦即指此也。(高答)此事從前係由劉君與我接洽，余事前一無所知。迨本月五號以後，某軍需官來京借住敝宅，所不各名冊，均送至紅羅廠，致發生此種誤會。至曹錕聞使此事，係仿從前送水炭之意，不過聯絡感情，更無所謂津貼。(某問)外間傳言閣下與張亞農之新民社關係如何？(高答)余對各黨向無歧視，亞農此次向余支款余以不經手，無涉。謝絕，幾為亞農所惱，何厚之有？

我們要請國民注意這段談話中的幾點：

- (1) 劉君，疑即劉步庚，曾與各政團接洽二百元之津貼，是高凌霨認爲事實的。
- (2) 某軍需官來京發款，借住高凌霨宅，也是

高凌霨認爲事實的。

- (3) 國會「各黨名冊，均送至紅羅廠」，以便領此二百元之津貼，也是高凌霨承認的。
- (4) 此二百元之款，來自曹錕，「係仿從前送水炭之意，不過聯絡感情」；也是高凌霨承認的。
- (5) 張亞農，即國會參議院副議長張伯烈，確曾向高凌霨支款，也是高凌霨承認的。

根據這五點，我們可以說，高凌霨正式證明曹錕與其黨羽行賄國會，又證明張伯烈向他們索賄。我們的結論是：

- (1) 高凌霨是賄買國會案的要證，不可放走。
- (2) 劉某與某軍需官，也應查辦。
- (3) 曹錕是高凌霨證明爲行賄主犯，也應即行查辦。
- (4) 張伯烈身爲副議長，經高凌霨證明有索賄嫌疑，也應即行查辦。

我們希望國會中稍有一點人格的議員，用查辦羅文幹的精神，出來作徹底的查辦，不然，國會的名譽，用真要用掃地了。

蔡元培以辭職爲抗議

國立北京大學校長蔡先生於十七日下午向政府辭職，他的辭呈如下：

爲呈請辭職事：竊元培承乏國立北京大學校長，雖職有專司，然國家大政所關，人格所在，亦不敢放棄國民天職，漠然視之。數月以來，報章所載，耳目所及，舉凡政治界所有最卑劣之罪惡，最無恥之行為，無不呈現於國中。國人十年以來最希望之司法獨立，乃行政中樞，竟以威權干涉而推翻之。最可異者，鈞署尊重司法獨立之明令頒下，而身爲教育最高行政長官之彭允彝即于同日爲干涉司法獨立與誣誣人權之提議，且已正式通過國務會議。似此行爲，士林痛恨，愈謂彭允彝此大自告奮勇，侵越權限，無非爲欲見好於一般政客，以爲交換同意票之條件耳。元培目擊時艱，痛心於政治清明之無望，不忍爲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於此種教育當局之下，支持教育廢局，以損國人與天良之譴責，惟有奉身而退，以謝教育界及國人。謹此呈請辭職，迅予派員接替，立即卸肩。此呈大總統。

他在各報上說有一件事，說：

元培爲保持人格起見，不能與主張干涉司法獨立誣誣人權之教育當局再生關係，業已呈請總統辭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之職。自本日起，不再到校辦事。特此聲明。

我們知道，有許多人都見了這番話，一定發覺一種疑問：「彭允彝是個什麼東西？蔡元培竟爲了一個無恥政客而辭職他幾年苦心經營的北京大學，豈不是大不值得嗎？」

這種責備是不能免的。但我們知道蔡先生的爲人，知道他這番正誼的決心不是今日才有的，幾年前就有了。當民國八年三四月間，歐美留學生在清華園開了三天的大會，那時正當文瀾派橫行無忌的時候，一班西洋留學生稍有天良，都認想有所努力，所以大會中推舉了幾個人，組織一個「政治主張起草委員會」，擬了一個很詳細的政綱，一條一條的報告出來，都通過了。最後

有一位先生，「似乎是張伯苓先生，」起來問道：「假如政府不採我們的主張，仍舊這樣腐敗下去，我們又怎麼辦呢？」那時大家面面相覷，都沒有話了。蔡先生起來說：「將來總有一日，實在黑暗的太不像樣了；一班稍有良心，稍爲自愛的人，實在忍無可忍了，只好拋棄各人的官位差使，相率離開北京政府，北京政府也就倒下了。」這句話雖不是正式的議案，却可以表示蔡先生在安福時代的態度。後來過了一個多月，巴黎和會的惡消息傳來，那班有官位差使的留學生們始終沒有舉動，「有這個大膽說話的，如華南生等，都被安福部調出去了。」然而少年的國內學生却大動了。於是有一五四之舉，有六三之禍，直到全國罷市，曹陸章免職，以後方才逐漸收束。

我這週這一段故事，只是要證明蔡先生久已有「以去就爲抗議」的決心。他這一次單借彭允彝的事爲去職的口實，似乎這只是孔夫子「欲以微罪行」的傳統觀念；蔡先生雖不信孔教是宗教，但他受孔教的影響甚深，是不可諱的。但他的呈文也明明說出：「數月以來，報章所載，耳目所及，舉凡政治界所有最卑劣之罪惡，最無恥之行為，無不呈現於國中。」

元培目擊時艱，痛心於政治清明之無望，不忍爲同流合污之苟安。這是他憤然抗議的本意。我們贊成蔡先生此次的舉動，也是贊成這點大義主持正誼，「不忍爲同流合污之苟安」的精神。

我這幾天病中讀了兩部很激刺腦筋的書：一部是學海編編的東林始末，一部是蘇海樓編的社事始末。這兩部書都可幫助我證明我的一個通則：「在變態的社會之中，沒有可以代表民衆的正式機關，那時代十預政治和主持正誼的責任必定落在智識階級的肩膊上。」東漢末年的太學生，南宋的太學生，明末的東林和復社諸社，都是如此的。中年的智識階級不肯出頭，所以少年的智識階級不肯出頭了；中年的智識階級不肯出頭

口，所以少年的學生來替他們開口了。現在大家往往責備各省的學生干涉政治，讓成學潮；殊不知少年學生所以干涉政治，正因為中年的智識階級縮手不肯干涉。故安徽學生趕走李兆珍，包圍省議會，釀成周流血之案，此正是安徽中年的智識階級的羞恥。故江蘇學生包圍省議會，起而罷課，此正是江蘇中年的智識階級的羞恥。故五四與六三之大犧牲，正是全國中年的智識階級的奇恥。北京的教育界，連年疲精力於經費問題；在多數國人的眼裏，北京教育界久已和「金錢」「飯碗」等字結了不解之緣了。在這個時候，教育界的老將蔡先生忽然提出這種正義的抗議；對於「政治界所有最卑劣之罪惡，最無恥之行為」，作悲憤的抗議。我們猜想，他的抗議不過是履行他四年前「稍有人心，稍為自愛的人到了忍無可忍之時，只好拋棄各人的官位差使，相率離開北京政府」的決心。我們可以斷定，他決不願青年學子因此廢學罷業的。所以他毅然決然的一個人奉身而退，不願意牽動學校，更不願意牽動學生。但他這一次的抗議，確然可以促進全國國民的反省，確然可以進化我們久已麻木不仁的感覺力。明末倪元璐論東林之事，曾說：

天下之議論，事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於名義。士人之行己，寧任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以「假借」「矯激」深谷前人，而彪虎之徒公然毀譽廉隅，背叛名教矣。連篇頌德，便地牛詞。夫頌德小己，必將勸進；生祠小己，必且嗚呼。而人猶寬之曰：「無可奈何！」嗟夫，充一無可奈何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

眼前也許有識蔡先生此舉為「矯激」的。我們要倪元璐的話替他答辯道：士人之行己，寧任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今日廉隅毀譽已淨盡，故有光園之拜壽，有紅羅廠之賣身。拜壽不已，必至於勸進；賣身尚為之，何有於賣國。宜乎蔡先生之奉身而退，不忍為同流合污之苟安也。

評論

關於羅案的批評

羅案的問題內容本很複雜，所以討論羅案的人，多把他看作政治的問題，不把他看作法律的問題。故羅案不起訴處分書一經發表，政界上又發生出來一種極大的波瀾。不過我們人的意見：以為政治問題儘可在政治的軌道內解決，法律問題也儘可在法律的範圍內解決，都不必走出政治軌道和法律範圍以外，用那非政治非法律的方法來解決他。

就法律方面說：我們所希望的是「司法獨立」四個字；可是這四個字倒不在乎外部的尊重不尊重，却在乎司法界本身有沒有使外界尊重的價值。換句話說：就是司法獨立的精神，要自司法界自己尊重起，要能使外界不來違法的干涉，必定要自使自身不給外界干涉的口實。

當羅案發生的時候，從羅文幹自己起直到與羅文幹毫無關係的旁觀者止，都沒有不相稱羅文幹決不致犯罪。但是祇憑個人的良心判斷沒有用處，必得由法律替他辦到水落石出的地步，方才可以用昭雪懸的嫌疑。法庭的職務固然不能替羅文幹洗脫人，但是也不能袒護犯罪嫌疑，祇在替犯罪嫌疑找出犯罪不犯罪的證據。我們看過羅案不起訴處分書，總有些痛惜他的證據和理由不十分充足，所以越想替羅文幹昭雪。越惹起袒護羅文幹的嫌疑。譬如「關於受賄部分」的證明，僅僅是「犯罪嫌疑」或「共同犯罪嫌疑」的口供；關於八萬磅的用途固然偵出下落，可是關於三萬磅和五千磅的下落便置之不問。就以這兩點論，不得不說是處分書中的缺點。所以我很滿意檢察處處分的目的，却不滿意檢察廳證明不犯罪的方法。

司法界不必要對得住軍閥國會，也不必對得住羅文幹，祇要對得住法律！

歐洲的新國家

波蘭

波蘭和奧國的疆界方面有兩個大爭論：(一)關於波蘭的疆域，(二)關於波蘭的疆域。直恩原來是一個公國，又是極大的產煤區域。但其中的人民大部份又是德克人。所以爲了這塊地方，波蘭和德克羅斯維克發生了大衝突，開了兩個多星期的戰，交涉了九個多月。以後波蘭出來干涉，據把這區域劃分於波蘭和德克羅斯維克兩國。各區域兩民族的權利均有特別的保障，並且波蘭每年所須用的煤，也可以從劃歸波蘭的區域中，購買一定的數目。至於波蘭學校，少數民族的保障，公民等問題，由雙方於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號訂立條約規定。

波蘭和奧國的疆界方面有兩個大爭論：(一)關於波蘭的疆域，(二)關於波蘭的疆域。直恩原來是一個公國，又是極大的產煤區域。但其中的人民大部份又是德克人。所以爲了這塊地方，波蘭和德克羅斯維克發生了大衝突，開了兩個多星期的戰，交涉了九個多月。以後波蘭出來干涉，據把這區域劃分於波蘭和德克羅斯維克兩國。各區域兩民族的權利均有特別的保障，並且波蘭每年所須用的煤，也可以從劃歸波蘭的區域中，購買一定的數目。至於波蘭學校，少數民族的保障，公民等問題，由雙方於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號訂立條約規定。

關征服，直到一七七二年被奧國併吞。不過現在在奧國的治權之下，波蘭民族的勢力還是很利害。現今該國人口的分配大約如下：羅馬尼亞人民約佔百分之五十九，波蘭人民百分之二十七，猶太人民百分之十三。波蘭人民雖佔少數，但在各地方均有極大的數目。

在歷史方面，和生計方面，這兩種人民又有大不相同的情形。波蘭人是信教(天主教)教徒；羅馬尼亞人是希臘教徒。波蘭人是以商務爲生的，在各種職業和各階級之中，均有他們的蹤跡；羅馬尼亞人是以農業爲生的，並且有智識的人也是很少的。有百分之九十一的羅馬尼亞人是移民的，祇有百分之四十四的波蘭人是農民；百分之三十九的波蘭人是以工商業爲生的，祇有百分之九的羅馬尼亞人是在工商業方面做事的；百分之十七的波蘭人是有高等的職業，祇有百分之十一的羅馬尼亞人有這樣的職業；百分之六十二的羅馬尼亞人是不識字的，祇有百分之二十三的波蘭人沒有識字的能力。

換一句話，就是在社會方面，經濟方面，和智識方面，波蘭人在東亞立恩埃有極大的勢力。在歷史上，波蘭人和羅馬尼亞人的關係是很和睦的。但在十九世紀時候，該處發生了羅馬尼亞民族運動。這是抵抗波蘭人的運動。但是羅馬尼亞民族的目的也不一致：一部份人民想組織一個尤克林民族國，又一部份人民想和俄羅斯聯合。在歐戰完結，奧國分裂的時候，一部份羅馬尼亞人就利用這種機會，設立一個西尤克林共和國，并想佔據東亞立恩埃全部土地。因此就和波蘭發生了好幾個月戰爭。在一九一九年的六月，羅馬尼亞人完全失敗，波蘭就佔據了東亞立恩埃區域。所以巴黎和會開會的時候，這東亞立恩埃區域差不多是已經解決了。巴黎和會除了承認波蘭的佔據之外，實在沒有別種辦法。在歐戰的時候，俄奧兩國曾經在該處戰爭了四年之久，歐戰完了以後，波蘭和尤克林人又在該處戰爭了一年的時期。所以該處人民所受的痛苦和損失，較之無論何處都利害。巴黎和會雖想早早恢復該處的秩序，使人民能夠過舒服的日子，但是和會決不願把這區域交給該處的尤克林政客，因為他們是已經失敗了，並且他們已經證明沒有恢復該處秩序

的能力；和會也不能把這區域交給尤克林共和國，因為這一個新國家也完全在搗亂份子的手中。俄羅斯問題一時萬難解決，所以這區域也不能歸併於俄國。至於國際共管這一層當時也討論過，但沒有一國能夠担這樣的責任。所以當時唯一的辦法就是把這區域交託波蘭管理。東葛立息埃在波蘭的版圖之內有四百多年；在該處人民之中的，又以波蘭人為最有智識，最有經驗；這塊地方又確是在波蘭的手裏；並且普通一般人對於波蘭的佔據又是贊成的。

為保全該處各種民族的利益起見，協約國又和波蘭交涉了好久時候，訂定一種條約。照這條約所規定，東葛立息埃須有一個自治的政府，言論，出版，集會的自由也有確實的保障。

(十)

波蘭東面的疆界實在是很難確定：人種，宗教，或民族的意志均沒有確實的界限。一七七二年的界線是萬不能恢復的，因為這樣的辦法須把很多不屬於波蘭民族的人民劃歸波蘭了。巴黎和會並沒有確定這一方面的疆界，和會代表均以爲這一層須等俄國和波蘭雙方自己決定的。

但是波蘭人民決不能忘記他們歷史上的光榮。所以在一九二〇年的中間，他們就把軍隊集中於東部，佔據了許多的地方。蘇維埃俄國一方面當然也不肯相讓，極力和波蘭抵抗，到了八月的時候，把波蘭的軍隊完全趕走。

協約國一方面對於蘇維埃俄國當然是很仇恨的，又恐怕俄國在軍事方面得勝，歐洲各國因而得到過激主義的影響，所以極力供給波蘭軍火，使之抵抗俄國。在幾個星期之內，波蘭居然把俄國軍隊趕走，佔據了一九一八年俄國所佔據的戰線。雙方同時就訂立了一個休戰條約，他們的代表於一九二〇年的十月在立葛里集會，訂立和約。立葛和約於一九二一年的三月十八號簽字。照這和約所規定，俄國失去了八萬七千方英里的土地，七百萬人民，其中祇有百分之六是波蘭人民，並且還須賠償波蘭三千萬金羅布戰費。但是這次戰爭的結果，波蘭人民所受的痛苦和損失也實在不小。

波蘭的和約又發生了一個重大的問題。因為這和約所規定立所尼埃 Lithuania 後面的土地完全歸併在波蘭東部的疆界之內。立所尼埃本想從這一方面而擴張出來，這塊土地被波蘭佔據以後，立所尼埃完全絕望了。這區域的中心點是維而納 Vilna，蘇維埃軍隊於八月退出，波蘭軍隊就於九月佔據這地方。立所尼埃即刻提出抗議，要求波蘭撤退軍隊。以後經過好幾月的交涉，又經列國出來干涉，這問題終於於一九二二年的三月二十四號解決了。維而納區域歸併於波蘭，這是波蘭和維而納的議會所議決的。但是波蘭和立所尼埃的疆界是由國際聯盟劃分的。兩國疆界方面有一個軍事的中立區域；凡軍用的物料均不得在此區域內儲存，亦不得從這地方轉運。

(十一)

新波蘭疆界方面的大問題總算是解決了，但新波蘭所包括的土地實在可以分做三個極不相同的區域：(一)德意志的波蘭，俄羅斯的波蘭，和奧大利的波蘭。在經濟方面，社會方面，和政治方面，這三個區域中的人民均絕不相同。德意志波蘭是最近進步最興盛的區域，俄羅斯波蘭中的人民是不大進步，奧大利波蘭有極多數的低下等難民。

在俄羅斯波蘭區域，鐵路甚少，道路極壞，農業不發達，出產又少。該處波蘭的農民在中歐要算是最不開通的。人口又是極多，該人民之所能生存，完全是因為每年遷移出去的農民是極多；在一九一三年，有十七萬四千俄羅斯波蘭人民遷移到奧國，有三十五萬人發到德國工作，還有五萬人民到別國。奧大利波蘭是極富的礦區，所以其中鐵路甚多。德意志波蘭是工業極發達的區域。

所以新波蘭內部的問題也極複雜，極難解決。除此之外，還有外交上的重要問題，因為英法兩國對於波蘭的政策又是極不一致。法國極望波蘭能夠強盛，以便將來如果和德國發生衝突的時候，可以有一個助手。所以極力幫助新波蘭。英國資本家在波蘭各處所投的資本數目極大，所以又是一個一意想保護英國人民的資本。將來英

法兩國也許因之而發生衝突，也說不一定。(完)

專著

中國社會紊亂的原因及挽救的辦法

(續) 陶西

這種組織的精神和基爾特社會主義所主張的迥然不同，現在把不同之點寫出來使大家的觀念明確。

- 一、目的上的不同。他們的目的是在打破有產階級的跋扈，行產業自治；我們的目的在撲滅遊民階級，實現有業者執政主義。
- 二、組織上的不同。他們因所解決的是分配問題，所以撤廢私有財產制；我們目前所急須解決的是生產問題，所以把私有財產制保留着，以免引起很大的紛糾。
- 三、議員職權的不同。他們把社會組織區分為兩大類：就是生產者代表機關和消費者代表機關，由產業組合舉出來的議員只能代表生產者，他們的職權只限於調和各生產團體，使他們利害不相衝突。我們的目的只在使有業者專政，有業者一而兼是生產者，而一面又是消費者，所以不必創設兩個機關。由職業團體舉出來的議員不是僅僅祇有代表生產者的權，是叫他們執行現在國會省議會縣議會的職權。

這種職業代表制的性質已經明白了，再說這種制度的效用：

甲、有廓清政治的效用。我國區域代表制已經行了十一年了，到底有什麼成績？區域是一種散漫的，無組織的團體，加之，一般人民無政治上的知識，不知道議會的重要和議員的意義，所以對於投票都沒有判斷的能力和自主的意志，於是便有一些遊民利用這個機會，幹這宗買賣，那理配說什麼代表什麼民意，簡直是替遊民多開一條掠奪的路罷了。現在若把這區域代表制改為職業代表制，那些遊民固然也可以鑽進那職業團體去活動，然而究竟要仰有業者的鼻息，獻媚於有業者的

面前，結局便是有業者的利益。並且職業團體是一種有組織的團體，團員對於團體比較容易了解，利害關係比較看得真切，對於投票當然要比區域選舉人慎重的多；所以舉出來的議員一定要比現在那些遊民議員先生們正派些，能負責任些。

乙、有消弭未來階級戰爭的效用。這種代表制的投票取平等主義，所以不會發生資本家跋扈的流弊。當勞動階級未成熟——未經過政治訓練道德陶冶的時候，政權自然落在資本家，及到勞動階級成熟的時候，因人數的關係，(勞動者的人數當然比資本家多)那政權自然會不平等穩穩的由資本家移到勞動者，可以免去激烈的階級戰爭。

然則這種選舉制度的改造如何纔能實現呢？

- 第一、迅速由各省諸職業團體各推代表若干人赴北京集議，乘國憲還未通過的時候，向國會請求變更選舉法。
- 第二、第一辦法如無結果，立刻在各省組織一極大的有業階級的政黨，運動選出多數黨議員，俟備在次回國會裡做一個多數黨。

然後依憲法的手續修改選舉法。

第二辦法也未必能操必勝之權，所以有業階級必定要設一永久機關，把基礎築得堅固，然後進可以戰，退可以守。從來我國國民對於政治向持一不聞不問的態度，和政治完全絕緣，完全由那些遊民去支配，所以弄成一踏糊塗，不可收拾。我們現在不能再蹈前人的故轍，對於政治作壁上之觀了，大難已經臨頭，不容我們酣睡了。我們應當振刷精神，直起急迫，由陰沉沉的死亡氣裡一躍而為活潑潑的政治運動，方不愧為廿世紀的新人民。這種永久機關的目的是在完成這新人的使命，所以應稱做新國會。

新國會的組織是：

在各縣由縣區域內的各職業團體選舉代表組織新國會；

在各省由縣新國會及省區域內的規模較大的不屬於縣的各職業團體選舉代表組織省新國會；

在北京由省新國會及規模較大的不屬於省的各職業團體組織全國新國會。

各新民主黨總務處議政會二機關。

一、新民主黨總務處的職能如下：

1. 調和各職業團體使其精神一致。
2. 謀各職業團體的發展。
3. 使已組織的團體日漸完備，日漸堅固。
4. 使未組織的團體逐漸組織。
5. 辦理議政會所議決的社會事業。
6. 宣傳有業階級執政主義，啟發人民政治思想。

二、新民主黨政會的職能如下：

1. 討論一切政治問題，向政府建議一切。
2. 要求政府每月發表政務一次以達政務公開的目的。
3. 要求政府每月發表財政狀況一次以達經濟公開的目的。
4. 討論一切應辦的社會事業，交總務處舉辦。

此外全國新民主黨政會和省新民主黨政會還要特別注意討論以下的重要問題：

1. 廢督裁兵和軍隊的安插。
2. 國債整理
3. 稅制改良幣制改革
4. 交通事業

以上不過是新民主黨組織的大綱，至於組織的詳細的規則，那就非請法律專家編制不可。

廢督裁兵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到底是急進好，還是緩進好？急須就實地情形好好的討論，能平平穩穩辦到更妙，如其不能，那有業階級就非利用自己的經濟的潛勢力和軍閥惡戰苦戰不可，非有很大的決心不可。萬惡的軍閥倒了，萬事都山有業的良民支配，然後教育方能收效，實業方能發展，法規方能遵守，人民方有謀生的所在，遊民方能變為有業的良民，「生產萎縮」「人口充斥」的惡現象方能煙消雲散，方是煥發勃興的氣象，方脫了死神的手跑到生蘇的大路上！

有業階級的諸同胞們呀！你們要竭力奮鬥，要整頓你們救濟中國的使命，要知道那些遊民階級都是你們的寄生蟲，都是吮你們的血盤你們的腐爛的組織，他們絕對沒有支配你們的能力和資格，你們應當把政權收到你們的手裡，你們是中國的主

人翁，你們不可妄自菲薄！你們盡你們的力量去爭！你們趕快組織新民主黨做戰爭的準備！(完)

詩

「別賦」

我們密也似的相愛，
心裏很滿足了。
一。想到，一提及「離別」，
我們便假着臉哭了。

那回，——三月二十八，——
出門的日子都定了。
他們來給我送行；
忽然聽說我病了。

其實是我們哭了兩夜，
眼睛都腫成核桃了；
我若不躲在暗房裏，
定要被他們嘲笑了。

又換了一個半月，
我終于走了。
這回我們不會哭；
然而也儘夠受了。

第一天——別說是睡，
我也坐不住了。
我若不是怕人笑，
早已搭倒車回去了！

第二天——稍吃點飯，
第三晚竟能睡了。
三個月之後，
便不覺得別離的苦味了。

半年之後，
習慣完全征服了相思了。
「我現在是自由人了！
不再做情痴了！」

附錄

吳敬梓年譜

(續三十四期) 胡適

乾隆二、丁巳(一七三七)先生三十七歲。
先生有關於詞科的詩幾篇。一篇詞意然兒，中有云：

兄昔膺薦，舉車赴長安，待詔三殿下，
簪筆五雲端。月傾少府鏡，朝賜大官餐。
卿士交口言，「屈宋堪衡宮！」如何不上第，
燕水歸江干？酌酒呼弟言，「其聽爾良難！」……

這是杜少卿不滿意於杜慎卿的口氣了。
又有貧女行二首：
蓬髮荆釵自羞，嘉時曾以禮相求。
自緣薄命辭微幣，那敢蓬人怨塞修。
阿姊居然賞佩蘭！踏歌連臂曲初殘。
歸來細說深宮事，村女如何敢正看！
這似乎也是嘲玩杜慎卿的詩。

趙爾巽原取四人，吳敬梓因病作罷，除三人入京應試。試畢，三人中之李岑霖病死在京。先生因作傷李秀才詩，大有「塞翁失馬，安知幸福」之志。(詩不佳，不錄。)那時詞科落第的一些名士，紛紛回南，演出種種醜態；先生冷眼旁觀，格外覺悟了。所以他又作美女篇：

夷光與修明，艷色天下殊。一朝入吳宮，
權與人主俱。不如比姦斯，妙選聘名姝。
紅樓富家女，芳年春華敷。如上何所有？
木難開珊瑚。身上何所有？金縷纏羅襦。
佩何何所有？環珞將瑤璠。足下何所有？
龍鱗覆氍毹。歌聲君不願，低頭獨長吁。
遂疑入宮妹，毋乃此言謬？何若清風女，
服服陳仲珠。獨幽鄭交甫，奇緣千載無？
丁巳以前，先生還有窮秀才氣；丁巳以後，
先生覺悟了。便是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了。

試看他堪可作自由解脫的瀟灑神女，不願作那紅氍毹上的吳宮舞腰；這便是大覺悟的表示了。

是年紀時生。
乾隆三、戊午(一七三八)先生三十八歲。
有送別曹明湖詩，可考定為是年作的。因此推知前兩詩大概也是這時候作的。中有病中憐兒娘一首，前四句云：
自汝辭余去，身遠心不違。有如別良友，猶念心寒衣。
「有如別良友」五個字，沒有人道過。
煇字衍叔，號杉亭，後來成爲一個大算學家，時人傳四十二是他的傳。他少年時就很聰明，文本集附有他的詩一卷，詞一卷。詩中有三首是他十五歲時做的。怪不得儒林外史三十二回裏裏太爺對杜少卿說，「你生的個小兒子，尤其不同」他們家只貧了，故與煇少年時即出門謀生活。文本集還有一首除夕寧國館店憶兒娘詩，自注云：「兒年最幼，己自力於衣食。」
是年章學誠生，任大椿生。
乾隆四、己未(一七三九)先生三十九歲。
有真州客舍詩，中有云，「七年新建業，兩度客真州。細雨僧廬晚，寒花江岸秋。」有生口內家嬌詞云：
行年三十九，歷日酌酒深同傾。嘆故園幾年，草荒先壙；寄居百里，煙暗臺城。空消受微歌招賽舫，賭酒醉旗亭。壯不如人，難求富貴。老之將至，夢公卿。行吟憔悴久，靈氣告，須臾吉日將行。擬向洞庭北渚，湘沅南征。見重華協帝，陳詞敷託；有城佚女，弭節揚靈。恩不甚，輕絕，休說功名！
這一首詞在詞集的最末。大概這一部文本山房集是編到這一年爲止了。(未完)

努力

週報

THE ENDEAVOR

39

每號零售洋三元
校。郵寄大洋二
分。半年二十六
號。大洋五角；
全年五十二號。
大洋一元。郵費
在內。不通過郵
地點。可用三分
的或一分的郵票
代價。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總發行所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本報特別啓事

努力週報是胡適和他的幾個朋友辦的。言論的責任由胡適負責。經濟的負擔由他們從民國十年七月起每人每月儲蓄收入的百分之五來分任。這個報和北京大學絕無關係。頗聞外間有誤會，特此聲明。

這一週

賄買國會的問題

本報第三十八期曾有「高凌霨證明賄買國會是實」一稿時評，指出五個要點：

- (1)劉君，疑即劉夢庚，曾與各政團接洽二百元之津貼，是高凌霨認爲事實的。
- (2)某軍需官來京發款，借住高凌霨宅，也是高凌霨認爲事實的。
- (3)國會「各黨名冊」，均送至紅羅廠，以便領此二百元之津貼，也是高凌霨承認的。
- (4)此二百元之款，來自曹錕，「係仿從前送冰炭敬之意，不過聯絡感情」；也是高凌霨承認的。
- (5)張亞星，即國會衆議院副議長張伯烈，確

曾向高凌霨支款，也是高凌霨承認的。

一月二十二日以後，北京晚報，京報等報登出「高凌霨啓事」的廣告，說：連日京報及努力週刊登載鄙人與某君談話關於張亞星君支款一事。鄙人並無此談話。張君亦未曾向鄙人支款。特此聲明。

這四點，是不是已經無可抵賴了？況且除了我們引的一段談話之外，還有國會議員黃致柔的質問書可以引證。黃君質問書中有一段說：

「自本月起，每議員支車馬費二百元，限制投票票價不出五千元。此種買賣。專由高五接洽……以堂堂國員，竟明目張胆爲之作行賄經理人，或何政象？」

今日之事

今日之事，兩言而決耳！

國會不理這種重大的質問，難道國民也不過問這個非常重大的賄買國會的問題嗎？

受重傷者十餘人，受微傷者三百餘人。我們且不引學生方面的話，我們單引國會議員李素一「致同人書」中的一段：

象坊橋畔，學生請願，……約法對於請願，無何等限制；議會對於請願，有相當受理。……乃警士橫加干涉，學子備受蹂躪；刀所橫傷，如捕盜犯。……究竟所謂者何事，所願者何事，必有隱情，豈盡好事？衆院抹倒一切，毫無考慮。神聖固不可侵犯，人民豈盡可厚誣？……

這是國會自身一分子說的公道話，已很夠證明衆議院門前的慘狀的真相了。

衆議院悍然不顧清議，竟把內閣閣員完全通過了。我們當時還希望衆議院能利用兩院制給與上院慎重考慮的機會，至少能否決一個教育界公認爲敗類的彭允彝，也還可以替國會留一點點臉面。不料二十四日下午衆議院投開票同意票，竟又「榜盪而第」了！報紙所指爲行賄國會的經紀人高凌霨也通過了，教育界所指爲毫無人格的彭允彝也通過了。落第的只有一個不肯請客，不肯行賄的施肇基？

這是國會明白和清議宣戰的表示。然而還不止於此。今日的政局是國會和內閣和總統打成一家的政局；金錢與差使，酒食和「冰炭敬」，把這十二年來分爭的三方面黏成一片了。所以今日之事可以說是這個「三位一體」的惡政府對清議宣戰的表示！

明朝末年，政府黑暗到了極處，日日與清議宣戰。有一天，宰相王錫爵對顧憲成說：「近有怪事，知之乎？」

顧憲成問是什麼怪事，王錫爵說：「內閣所是，外論必以爲非。內閣所非，外論必以爲是。」

顧憲成說：「外間亦有怪事。」

王錫爵問是什麼，顧憲成說：「外論所是，內閣必以爲非。外論所非，內閣必以爲是。」

蔡元培的「不合作主義」

一月二十三日，蔡元培有一篇很明白痛切的宣言（見本報附錄）。北京晨報給他加上了「一個很確當的標題，叫做「蔡元培之不合作主義」；並且加上了「一條短評，說：

記者就此宣言觀之，則蔡氏欲以不合作主義（Non-cooperation）打破今日之惡人政治，此與印度甘地（Gandhi）抵抗英國政府之方法，完全相同。但未審蔡氏之主張，能如甘地風靡印度否耳。

晨報的見解，我們覺得很不錯。蔡先生這一次的舉動，確可以稱爲「不合作主義」，因爲他很明白的指出，當局的壞人所以對付時局，全靠着一般官吏機械式的舉動。……「助紂爲虐」；「助紂爲虐」的舉動，至少要有不再替政府幫忙的決心。這是很沉痛的控訴；控訴一切只認得「有奶便是娘」的舉動，官吏，新聞家，指出他們「助紂爲虐」的罪，「比當局的壞人還多一點兒」。

但是他究竟是一個「一律已不苟而對人則絕對放任」的人；他不能像印度甘地那樣的做積極的運動，他只能爲自己向這個方向作準備。他現在不能再忍而走了，他只留下了一種很沉痛的控訴文字，一方面控訴「不要人格，只要權利」的當局壞人，一方面控訴「有奶便是娘」的無數官吏或機械式的舉動。他已起訴了！他提出的證據是眼前的現狀，他指定的法庭是我們各人的良心！

印度是個宗教的國家，甘地已成了「風靡印度」的教主，故甘地的不合作主義可以「風靡印度」。在這個混濁黑暗無恥的國家裏，在這個怯懦不愛自由的民族裏，蔡先生的不合作主義是不會成功的。況且印度人對英國的反抗，目標很簡單，

旗幟很鮮明，正如中國前年的抵制日貨，

……

人了解，所以能有暫時風靡印度的功效。中國今日的問題，却是內政的問題，遠不如外交問題那樣簡單了。我們認為公敵的人，却有人起而反對，叫老板。我們認為應該毀滅的制度，却是許多人的財源和飯碗。所以我們可以預料蔡先生的不合作主義是決不會風靡全國的。

然而正因為這個國家太混濁黑暗了，正因為這個民族太怯懦無恥不受自由了，所以不可不有蔡先生這種正道的呼聲。時時起來，不斷的起來，使我們反省，使我們「難為情」，使我們「不好過」。倘使這點「難為情」「不好過」的感覺力都沒有了，那就真成了心死透了。

「就使打破了頭，也還要保持我靈魂的自由」

徐志摩

照蔡君行爲看起來，中國人是最殘忍的民族。照個人行爲看起來，中國人大多數是最無恥的個人。慈悲的具義是感覺人類應感覺的，和有膽量來表現內助的同情。中國人只在殺人場上小熱昏，決不會在法庭上賀喜判決無罪的罪犯；只想把潔白的人齊拉入混濁的水裏，不會原諒拿人格的頭顱去撞開地獄門的犧牲精神。只是「幸災樂禍」，「投井下石」，不會冒一點子險去分肩他人爲正義而奮鬥的負擔。

從前在歷史上，我們似乎聽見過有什麼義呀，俠呀，什麼當仁不讓，見義勇爲的榜樣呀，氣節呀，廉潔呀，等等。如今呢，只聽見神聖的職業者接受靈敏的「冰炭敬」，禮拜嘉祝的響頭，到處只見拍賣人格「賤賣靈魂」的招貼。這是革命最彰明的成績，這是華族民國最動人的廣告！

「無理想的民族必亡」，是一句不可不刊的真實。我們目前的社會政治走的只是卑劣苟且的路，最不能容許的是理想，因為理想好比一而大鏡子，若然擺在前面，一定照出魑魅罔兩的醜態。莎士比亞的醜鬼卡立朋(Caliban)有時在海水裏顯出他自己的尊容，總是老羞成怒的。

所以每次有理想主義的行爲或人格出現，這卑劣苟且的社會一定不能容忍；不是拳打腳踢，

也總是冷嘲熱諷，總要把那三四大夫硬推入汨羅江底，他們方才放心。

我們從前是儒教國，所以從前理想人格的標準是智仁勇。現在不知道變成了什麼國了，但目前最普通人格的通性，明明是愚關殘忍懼怯，正得一個反面。但是真理正義是永生不滅的聖火；也許有時遭被蒙蔽掩蔽罷了。大多數的人一天二十四點鐘的時間內，何嘗沒有一刹那清明之氣的回復？但是誰有胆量來想他自己的想，感覺他內心的感覺，表現他正義的衝動呢？

蔡元培所以是個南邊人說的「題大」，愚不可及的一個書獃子，卑劣苟且社會裏的一個最不合時宜的理想者。所以他的話是沒有人能懂的；他的行爲是極少數人——如具有「敢表同情的」；他的主張，他的理想，尤其是一盆飛狂的炭火，大家怕炙手，如何敢去抓呢？

「小人知進而不知退」，

「不忍爲同流合污之苟安」，

「不合作主義」，

「爲保持人格起見……」

「生平僅知是非公道，從不以人爲單位。」

這些話有多少人能懂，有多少人敢懂？

這樣的一個理想者，非失敗不可；因為理想者總是失敗的。若然理想勝利，那就是卑劣苟且的社會政治失敗——那是一個過於奢侈的希望了。

有知識有胆量能感覺的男女同志，應該認明此番風潮是個道德問題；隨便彭允彝京津各報如何清談，如何誦傳，如何去牽涉政黨，總不能掩沒這風潮裏面一點子理想的火星。要保全這點子小小的火星不滅，是我們的責任，是我們良心上的負擔；我們應該積極同情這番拿人格頭顱去撞開地獄門的精神！

國民應該起來制裁這

製造革命的國會！

高一涵

約法第二章第七條明明規定人民有請願於議會之權，

請願之受理。

人民的請願，不但在法律上不得禁止，並且是憲法上所特別保障的一種權利。議會對於請願，不但在法律上不得禁止，並且在法律上承認這件事實。憲法上所以要保障人民的請願權，爲的是防止革命。國家在法律軌道內，如果沒有方法可以容納人民的要求，人民便一定要忍無可忍，走到法律軌道外去暴動；在法律軌道外暴動，便是革命流血了！

在英國的政治進化史上爲什麼看不見掀天動地的大革命？曾因人們的意志可由議會轉達到政府。法國爲什麼突然發生了一七八九年的空前的大革命？曾因自一六一四年到一七八九年國民議會中斷，政府和人民之間沒有方法可以溝通意志。英國人看出這個秘密，所以自此而後，極力的使議會接收人民的請願事件。且看英國衆議院在十九世紀上半年期接受人民請願書的總數：

- 自一八二七年：計收請願書二四四九二件，
- 自一八三一年：計收請願書九四二九二件，
- 自一八三八年：計收請願書九四二九二件，
- 自一八四三年：計收請願書六八五〇一件，
- 自一八四八年：計收請願書六八五〇一件。

看見英國的衆議院接收請願書如此之多，便可以證明英國的衆議院是真正代表民意的機關，因爲英國衆議院是真正代表民意的機關，所以免掉人民的輒外行動的革命。人類本性總是愛惜和平，然人類意志又總是有流通的機會。但是若走到政治絕望的地方，便不得不丟開和平的方法，一齊走到那革命的一條路上去了！

我們讀到蔡元培先生辭職書中「痛心於政治清明之無望」這一句，祇要我們不取消極的態度，立刻就要聯想起來「祇有革命」這四個字。

請清末年的什麼「鐵路國有」一件小小的事情，便鬧起辛亥的大革命呢？因爲那時人人心中都懷着「政治清明之無望」七個字。現在軍閥橫暴，議員受節，使神聖尊嚴的國會，立刻變成擁護軍閥的機關；使代表民意的議員，立刻變成軍閥變裝的惡犬。人民對於政治的一線希望，對於議會的行動，祇有這「請願」一個方法！

我們在外國的歷史上祇看見政府與人民衝突，祇看見政府殘殺人民；却未看見過議會與人民衝突，和議會殘殺人民。議會打發請願的人民，祇在中國演過這一次！我們讀到學生告浙省中巡警或用長杆，或用皮帶，或用刺刀，向「請願人」撲殺；以致「請願人」或傷頭面，或傷耳目，血肉橫飛，悲慘已極！對於奔逃之「請願人」，猶……向前追擊，有頭仆者，更被其拳足交加。以致腦髓受損；而落後之人，更被其捉入門內，施以毒打，然後放出……

及參議員李素致衆院同人書中

議院對於請願有相當受理……乃警士橫加干涉，矧子備受狂擊，刀砍橫傷，如捕盜犯。人孰無情，何能堪此！

心中的感想如何？議會對待請願人如此，豈不是絕滅人民對於政治的一線希望，阻止人民對於議會的行動嗎？換句話說：豈不是製造革命嗎？我想平常想使國家免去革命禍亂的人，一定不肯放過這個好機會，必定要起來制裁這製造革命的機關；就是平常以革命自命的人，也一定不肯放過這個好機會，必定要起來實行他們尋常懷抱的革命的理想了！我寫到此處，不由得不替我國政治的前途擔憂！

我國政治的前途擔憂！

蔡元培與北京教育界(適)

我們讀了蔡先生的宣言，應該明白兩點：

第一，他個人因為政治太黑暗了，「不能再忍而立刻告退了」。他自己的態度並不是完全消極的：他自己指出「退的舉動並不是消極的免些糾紛，間接的還有積極的勢力。」這句話的意思，依我們看來，似乎說：他的一去，明明是對惡政治的一種奮鬥方法。假如他的抗議能引起一般人已麻木了的政治感覺，那就是積極的勢力了。無論如何，他的去志是十分堅決的。他既以他的一去為奮鬥，他決不會回來了。這一點是很明白的。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所以不主張挽留蔡先生，蔡先生是挽留不住了的；我們不如承認他的決心，體貼他抗議而去的精神；我們只能希望他能以自由個人的地位，繼續作謀政治清明的奮鬥；我們不應該學那糊塗的黎元洪，勸他「勉抑高懷，北來視事」。

第二，他對北京大學的態度，也是很明白的。他說：「五四風潮以後，我鑒於為一個校長去留的問題，生了許多枝節；我雖然抱了必退的決心，終不願為一人的緣故，牽動學校。所以近幾年來，在校中設立各種機關，完全倚教授為中堅，決不至因校長問題發生什麼危險了。」這是他對於北京大學的態度。他不願為一人而牽動北京大學，自然更不願為一人而牽動北京教育界了。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所以主張：北京教育界應該認清蔡先生「不願為一人的緣故，牽動學校」的苦衷；應該繼續維持各學校。北京教育界中的人，自然有許多對於蔡先生抗議的精神極端表示同情的；但同情的表示儘可以採取個人行動的方式，不必牽動學校。如有贊成他的不合作主義的，儘可以自行抗議而去。如有嫌他太消極的，儘可

以進一步作積極的準備；個人行動也好，秘密結合也好，公開鼓吹也好，但都不必牽動學校。

至於北京教育界現在已經用團體名義進行的兩件事——去彭允彝與國會毆打學生案——自然不能不仍用團體名義進行。但非至十分不得已的時候，總應該以不牽動學校為是。這幾年的經驗給我們的教訓是：一切武器都可用；只有「罷課」一件武器，無損於敵人而大有害於自己，是最無用的。

至於政府方面，我們也不能不對他們提出一種「盡人事」的忠告。我們的忠告是：

(1) 彭允彝是不能不去的。這一個無恥政客本不值得教育界全體的攻擊；但事到如今，可不同了。教育界攻擊彭允彝，並不是攻擊他本身，乃是攻擊他所代表的東西。第一，彭允彝代表「無恥」。第二，彭允彝代表政府與國會要用維持一個無恥政客來「整飭學風」的荒唐態度。這個態度，從黎元洪對教職員代表的談話和張我華王用賢們在參議院的宣言裡，都可以看出來的。如果黎元洪王用賢們真以為維持一個無恥的小人就可以整飭學風，他們真是添柴而想止沸，真是昏憤糊塗之極了。

(2) 北京大學的校長是斷不可隨便任命的。今日的北京大學，有評議會和教授會可以維持秩序；蔡先生就不回來，這種「教授治校」的制度是可以維持下去的。此時國中絕無可以繼任蔡先生之人；現政府的夾袋中自然更沒有可以做北大校長的人了。如果政府倒行逆施的硬要派一個新校長來，——如民國八年徐世昌派胡仁源的故事，——我們可以預料全國（不但北大）一定要反抗的。我們不看見北京高等師範的故事嗎？高師鬧了許多校長風潮，現在沒有

校長，由評議會治校，倒可以維持秩序了。

這兩點，我們明知是白白地說了的。但我們為教育前途計，明知無益，終于忍不住要說了。

十二月，一，二十五。

詩

「希望的埋葬」

徐志摩

希望，只如今……
如今只願些遺骸——
可憐，我的心……
却教我何處埋葬？

希望！我撫摩
你慘變的創傷；
這冷默的冬宵——
誰與我商量埋葬？

埋在秋林之中，
幽潤之邊，你願否，
朝餐泉樂的瓊瑤，
暮假松茵的溫柔？

我收拾一筐的紅葉，
露潤秋傷的楓葉，
鋪蓋在你新墳之上，
長眠着美麗的希望！

我唱一支慘淡的歌，
與秋林的秋聲相和；
瀟瀟涼涼似的清淚，
灑遍了你的清冷的新墓！

我手抱你冷殘的衣裳，
懷懷你生前的經過——

一個不幸的愛母，
思想一場空靈的辛苦！

我捨不得將你埋葬，
希望！我的生命與光明！
像那個情願了的公主(註一)
緊摟住她愛人的冷屍。

夢境似倘恍迷離，
畢竟是誰存誰死；
是誰在悲唱，希望！
你，我，是誰替誰埋葬！

「美是人間不死的光芒」，
不論是生命，是希望！
便冷然也發生命的神光，
何必問秋林紅葉作埋葬！

(註一) Pannozio's Dream of Autumn morning
十二月二十四日

「北方的冬天是冬天」

北方的冬天是冬天！
滿眼黃沙漠漠的地與天；
赤膊的樹枝，硬攪着北風光，
一隊隊敢死的健兒，傲立在戰陣前！
不留半片殘青，沒有一絲黏戀，
只拚着精光的筋骨；凝飲着生命的精液，
耐，耐三冬的霜寒與雪擊與風刺，
直耐到春陽征服了消殺與枯寂與兇慘，
直耐到春陽打開了生命的牢監，放出一瓣的樹頭
鮮！
直耐到忍耐的奮鬥功效見，健兒克敵回家甜笑顯
北方的冬天是冬天！
滿眼黃沙茫茫的地與天；
田裏一隻呆頭的黃牛，
西天邊發出幾聲的悲鳴聲。
一月二十二日

附錄

蔡元培的宣言

易傳說：「小人知進而不知退」。我國近年來有許多紛紛的事情，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釀成的。而且退的舉動，并不但是消極的免些糾紛，直接的還有積極的勢力。

當民國七年南北和議將開的時候，北京有一個平和期成會，我也充作會員。會員裏面有好幾位任北方代表的，中有一位某君在會中發言道：

「諸君知道辛亥革命，清室何以倒的這樣快？惟一的原因，是清朝末年，大家知道北京政府絕無希望，激烈的，固然到南方去做革命的運動；就是和平點的，也陸續離去北京。那時候的北京，幾乎沒有一個有知識有能力的，所以革命軍一

起，袁項城一進北京，清室就像「拉枯摧朽」的倒了。現在的政府也到末日了，且看他覺悟了沒有。若是這一次他還是不肯開誠布公的與南方協議，那就沒有希望了。我們至少應該相率離京，並家眷也同去。」我那時聽了這一番話，很為感動。當局的壞人，大抵一無所能的為多，倘有所能，也是不適用於時勢的。他所以對付時局，全靠着一般舊史式機械的學者替他在衙署裏面，辦財政辦外交等，替他在文化事業上作裝飾品。除了這幾項外，他還有什麼維持的能力呢？所以這班舊史式機械式的學者，只要有飯吃，有錢拿，無論什麼東西，都替他做工具，如俗語說的「有奶便是娘」的樣子，實在是在「助紂為虐」。他們的罪，比常局的壞人還多一點兒。

八年的春季，華北歐美同學會在清華學校開會，有一部分會員提出對於政治問題的意見，在會場上通過，我那時候就問他們：「我們提出去了，高一政府竟置之不理，我們什麼樣，我個人的意思，要是我們但為發表意見，同新聞記者們的社論一樣，那就不必說了。若是求有點效果，至少要有不再替政府幫忙的決心。」我那時候就建議平和期成會中某君通告大眾，並且申說：「現在政府那一個機關，能離掉留學生？若學生相率決不至因校長問題發生什麼危險了。」

辭職：政府當得起麼？」此是我第一次宣傳某君的名言。

去年春假，教職員聯席會議，因教育經費沒有着落，請八校校長出席發表意見。我因前一年從歐美歸來，不久進病院，這一回算是第一次出席聯席會議。我那時候聲明我的意見，以為教育費不發，教職員無論為數課上進行障礙，或為個人人生計困難，止須向校長辭職。若教職員辭職的多了，校長當向政府辭職。我想這種辭職的效力，要比罷課與包圍教育當局還大得多，也獲選某君的一番話備他們參考。這是我第二次宣傳某君的名言。

但是我個人性情，是曾經與君雅雅品評過，叫做「律已不苟而對人則絕對放任」。我自己反省過來，覺得他的品評是很不錯。我對於某君的名言，雖然極端佩服，但是除前說兩次宣傳外，偶然於談話時傳遞過幾次，却從沒有用這種主張向何等人士作積極的運動，不過為自己向這個方向準備。

我是一個比較的還可以研究學問的人，我的興趣也完全在這一方面。自從任了半官式的國立大學校長以後，不知道一天要見多少不願意見的人，說多少不願意說的話，看多少不願意看的信。想每天騰出一兩點鐘讀讀書，竟做不到，實在苦痛極了。而這個職務，又適在北京，是最高立法機關行政機關所在的地方。止見他們一天一天的陷落：議員的投票，看津貼有無；閣員的位置，察軍閥意旨；法律是舞文的工具，選舉是金錢的決賽。不計是非，止計利害；不要人格，止要權利。這種惡濁的空氣，一天一天的濃厚起來，我實在不能再受了。我們的責任在指導青年，在這種惡濁的空氣裏面，要替這幾千青年保險，叫他們不致受外間的傳染，我自付實在沒有這種能力。所以早想脫離關係，讓別個能力較大的人來担任這個保險的任務。

五四風潮以後，我終於為一個校長去留的問題，生了許多支節，我雖然抱了必退的決心，終不願為一人的緣故，牽動學校，所以近幾年來，在校中設立各種機關，完全銜幾位教授為中堅，

到現在布置的如此妥當，我本來隨時可以告退，不過為校中同人感情的牽扯，預備到學期假中設法脫離。不意有彭允彝提出離案再議的事件，叫我忍無可忍，不得不立刻告退了。

羅案初起，我深恐與吳景濂張伯烈的險惡，因為他們為倒閣起見，儘可用質問彈劾的手段，何以定要用不法行為，對於未曾證明有罪的人，剝奪他的自由？我且深怪黎總統的大事糊塗，受二個人的脅迫，對於未曾證明有罪的人，草草的下令逮捕，與前年受張勳壓迫，下令解散國會，實在同一糊塗。我那時候覺得北京住不得了，我的要退的意思，已經緊急迫了。但是那時候這個案已交法庭，只要法庭依法辦理，他們的倒閣目的已達，不再干涉司法的舉動，或者於法律保障人權的主義，經一番喧嘩，可以格外昭明一點，不妨看他一看。現在法庭果然依法辦理，宣告不

起訴理由了，而國務員匆匆的提出再議的請求，又立刻再刺奪未曾證明有罪的人的自由，重行逮捕。而提出者又並非司法當局，而為我的職務上天天有關係的教育當局，我不管他們打官話打得什麼圓滑，我總覺得提出者的人格，是我不能再與為伍的。所以我不能再忍而立刻告退了。

吳敬梓年譜 胡適

文木山房集前有黃河一稿序，中說：余方謀付之剞劂以垂不朽。而敏軒游遊真州，可村方先生愛為同調，遂捐資中金，先我成此盛舉。又方將序云：敏軒今將游遊四方，余遂捐飯中金，梓其有韻之文。這一年先生正在真州，此集當刻于此年，或下一年。集中無三十九歲以下的詩詞，正是因此。乾隆五，庚申（一七四〇），先生四十歲。是年趙翼生。

江寧雨花臺有先賢祠，祀吳泰伯以下五百餘人。（金山版作二百三十人。）祠祀久

敬梓倡捐復其舊。寶箴，則謂江北老屋成之。此事不知在何年。以志有「年四十而產」一語，故附於此。乾隆六，辛酉（一七四一），先生四十一歲。是年惠士奇死，發大昕生。是年吳璽中舉人。（全椒志十二）杜慎卿果然「中了！」（參看外史三十一回杜慎卿對鮑廷璽說的話。）

先生始見程晉芳時年二十四。（程晉芳嚴東有詩序。）程晉芳的族伯祖麗山與先生有姻連。先生在南京，常常絕糧；麗山時時周濟他。程晉芳說：方秋，霖潦三四日。族祖告諸子曰，「此日城中米奇貴，不知敏軒作何狀。可持米三斗，錢二千，往視之。」至，則不食二日矣。然先生得錢，則飲酒歌嘯，未嘗為來日計。（文木先生傳。）

這位麗山，他處無可考。外史第四十一回寫莊濯江是杜少卿的表叔，也許就是此人。（莊濯江是莊敬之之姪，必也是姓程的。我初疑是程晉芳；但程晉芳見先生時，還是二十四歲的少年，而莊濯江四十年前與杜少卿的父親相聚，此時已是一消清疎疎，三摺白鬚了。）程晉芳又寫先生的貧狀如下：（先生）移居江城東之大中橋，環堵蕭然，擁故書數十冊，日夕自娛。窮極則以書易米。或冬日苦寒，無酒食，邀同好汪京門樊豐口輩五六人，乘月出城南門，繞城壕行數十里，歌吟嘯呼，相與應和。還明入水西門，各大笑散去。夜夜如是，謂之「水西門」。（文木先生傳。）

汪京門不可考。樊豐口原缺一字，今考定為樊豐。按江寧有志文苑傳：樊明微，字稟謙，一字幹亭，句容人。博學而精思。其於古人禮樂車服，皆考覈而制其器。有受教者，舉器以示之，不徒為空言也。著書四十餘種，尤詳金石之學。這自然是外史裏的馮衡山了。

...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週報

總發行所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THE ENDEAVOR

40

每號零售價五分，郵寄大洋二分，半年二十六分，大洋五角；全年五十二號，大洋一元，郵費在內。不遠郵費地點，可用三分的或一分的郵票代價。

注意！

本期增刊『讀書雜誌』第六期。

啓事

第一個半年(一至二十六期)的努力集訂本，已裝成了。附有很詳細的標題索引和著者索引，最便檢查。定價大洋七角，在北京大學出版部寄售。此次合訂本只有二百部，購者從速。

這一週

▲彭允彝代表什麼？

上期我曾說：「教育界攻擊彭允彝，並不是攻擊他本身，乃是攻擊他所代表的東西。第一，他代表無恥。第二，他代表政府與國會要用維持一個無恥政客來整頓學風的荒謬態度。」

一月二十九日，黎元洪果然下指令：「令教育總長彭允彝：呈悉。整頓學風，不辭勞怨。國事艱危，正資倚賴。深望勉為其難，毋萌退志。此令。」

▲蔡元培是消極嗎？

蔡先生的宣言發表以來，竟在意外的方面得着不滿意的批評！

獨秀在『獨秀』第十七期裏作文，說蔡先生「這消極的，非民衆的觀念，是民族思想改造上根本的障礙。」他恐怕蔡先生的「消極的高尚潔己態度」或致引導羣衆離開奮鬥的傾向，而走向退避的路上去，所以他竟要我們「如防禦鼠疫霍亂一樣，日夜防禦蔡校長之消極的不合作主義侵入思想界！」

獨秀又以爲「蔡校長打倒惡濁政治的運動也只看見學者官更而不看見民衆」，所以他又說這是一「非民衆的」。獨秀那篇文章裏論「不合作主義」本身是消極的態度一層，已有清泉在二月一日的晨報上答覆了。清泉引印度甘地的不合作主義的八種涵義，來說明「他們所謂不字，是含有積極的進取的精神，決不止消極的否定的意味。」清泉又指出「

勞動階級的罷工，也是一種不合作主義的表現。」這一層我們很以爲然。

我以爲我們對於蔡先生此次抗議的行爲，應該分三方面觀察。第一，須認明這是蔡先生個人的性情的表現；第二，然後批評這種態度錯不錯；第三，然後討論他的宣言在中國社會上可發生的影響。

在他個人方面，我們平日知道他的，都該承認他確不是完全消極的人。他的行爲，有時類似消極，然而總含有積極的意味。五六年前，他提倡進德會，會中有「三不主義」到「七不主義」，這是很像消極的。然而他所以提倡這個會的本意却只是「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一句話。他的宣言裏說：「退的舉動，間接的還有積極的勢力」；又說：「若求有點效果，至少要有不互替政府幫忙的決心」；這兩個話都只說：「有所不爲，然後可以有爲。」這是蔡先生平日一貫的精神。

其次，他這個態度究竟錯不錯呢？我們認爲不錯。「有所不爲」一句話含有兩層意義，兩層都是積極的。第一，「有所不爲」是尊重自己的人格，「不降志，不辱身」，不肯把人格拖下罪惡裏去。這種狂狷的精神是一切人格修養的基礎。第二，「有所不爲」是一種犧牲的精神。爲要做人而致有所不取，爲要做人而官有所不做，爲要做人而犧牲的慾望有所不得不制，爲要做人而飯碗有所不得不掉破；這都是一種犧牲的精神。蔡先生舉的例是「若求有點效果，至少要有不互替政府幫忙的決心」。其實這個公式可以擴大

成「若求有X，至少要有犧牲的決心。」這X，是怎樣的：也許是金錢，也許是飯碗，也許是生命！所以我們說蔡先生這個態度是不錯的。最後，我們可以討論這種抗議在社會上產生的影響好不好。獨秀怕他「爲惡濁政治延長壽命」，我們以爲獨秀未免太過慮了。蔡先生的抗議在積極方面能使一個病廢的胡適出來努力，而在消極方面決不會使一個奮鬥的陳獨秀退向怯懦的路上去！我在上期會說：

然而正因為這個國家太混濁黑暗了，正因為這個民族太怯懦無恥不愛自由了，所以不可不有蔡先生這種正誼的呼聲，時時起來，不斷的起來，使我們反省，使我們「難爲情」，使我們「不好過」。

這個意思，我始終認爲不錯。現在我們如果希望打倒惡濁的政治，組織固是要緊，民衆固是要緊，然而蔡先生這種「有所不爲」的正誼呼聲更是緊要。爲什麼呢？我們不記得這二十年的政治運動史嗎？當前清末年，政府用威權來殺戮志士，然而志士起殺越多，革命黨越殺越多。自從袁世凱以來，政府專用金錢來收買政客，十年的工夫，遂使豬仔遍於國中，而「志士」一個名詞竟久已不見經傳了！新文化，學生運動，安那其，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無一不可作豬仔之敲門磚！今天談安那其，明天不妨弄小政客；今天談共產主義，明天又不妨作教育次長！大家生在這個豬仔世界之中，久而不聞豬屎氣味，也就以爲「豬仔」是人生本分，而以身拜豬豕不足爲奇了！

在這個豬仔世界裏，民衆固不用談起，組織也不可缺，還應該先提倡蔡先生這種抗議的精神，提倡「不降志，不辱身」的精神，提倡那爲要做人而有所不爲的犧牲精神，先要人肯做豬仔，然後可以打破這個豬仔的政治！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應該提倡「不降志，不辱身」的精神，提倡那爲要做人而有所不爲的犧牲精神，先要人肯做豬仔，然後可以打破這個豬仔的政治！

魯士祇不過是德意志聯邦中的一邦，並不是一個完備的國家，但普魯士憲法卻規定：凡關於外交上的事務，內閣須代表國家。一切條約由內閣訂定，惟那種須依本國法律方能執行的條約，必須經過議會的批准，方能發生效力。內閣又能提出議案，交給議會，惟內閣所提的議案須先交付參政院，徵求其意見。參政院如果不能同意，可把反對的理由寫出，送交議會。預算案也是由內閣在議會提出的。議會如果不能通過預算案，行政方面卻並不因之而受多大的影響；因為內閣有權支付一切必需的政費，和那國有的或國辦的一切實業的費用，並能發行公債票，但債額不得超過上年預算案的二分之一。為執行各項法律，內閣還應公佈一切必需的命令，此項命令也須預先交給國務院，徵求其意見，但內閣不必一定依照國務院的意見辦理。

凡不屬於各部的官吏，其職務的性質是普通的，均是內閣所任命的。內閣還有特赦權，但閣員因濫用職權所得到的處分，不得特赦，內閣又不得大赦所有的犯人，不得阻止法庭審判各項罪案。在議會閉會時，內閣得到了永久委員會的同意後，可以公佈那一種有法律效力的緊急命令，惟以合於憲法條文為限。此項命令須於下次議會開會時，提交議會追認。

內閣全體和閣員個人均是對於議會負責的。議會對於內閣有信任投票權。但不信任投票的提議至少須有三十個議員簽名。不信任投票案提出以後，須討論了一天，到第二天方能投票表決，但這樣的議案提出以後，必須於十四天之內決定。關於這個問題，投票的時候是用點名的方法，所以議員個人須負完全責任。全體議員多數表示贊成後，方能通過那不信任內閣的議案。如果這類的議案是攻擊國務總理個人的，他也有抵抗的方法。他可以得到議長，或參政院院長的同意，解散議會，請人民公斷。參政院或人民也有方法幫助那失了議會信用的內閣，因為參政院或人民均能用創議的方法，提議解散議會，在人民復決未曾舉行以前，議會不得議決那不信任內閣的議案。

這是普魯士新憲法的大綱。政府的組織是採

用內閣制，但那英國式或法國式的內閣制又有重大的區別。普魯士的新憲法確實受了瑞士政府組織方法極大的影響。制憲者根據於瑞士的制度，把那一種內閣制的政府組織大大的修改一下。在根本上着想，普魯士新憲法所規定的政府組織確實是一種極完備的民治制度。

廣西割據下之財政狀況

文光

廣西現在不是最紛亂的省分嗎？紛亂的原因，不是號稱「自治軍」的紛起割據嗎？究其實情如何，外人鮮得詳知；而其割據下之財政狀況，尤不易俾外人想望得見，以推尋其紛亂之源。現在得讀南寧陸軍高宣布「南寧財政收支」(見廣西民治日報十二月十五廣告欄)，然後得所根據，可以推知其亂狀大概，並與廣西前途之關係，而決定其幸運。然其數目是否真確，不敢全信，但藉此以作研究之根據罷了。今試將其公佈數目，分類列表於下：(自十一年六月至十一月二十日止)

類	別	數	目
(A) 收入	門	三、三四三、七二四	
(一) 經常收入		三、二四〇、五七九	
(甲) 各縣解款		三、〇五二、一五四	
(1) 邕寧		九、四九二、九二二	
(2) 那馬		三、一〇八、〇四〇	
(3) 思林		三、〇〇〇、〇〇〇	
(4) 上思		七、一五、七三八	
(5) 陸山		一、〇〇〇、〇〇〇	
(6) 橫縣		一、八〇〇、〇〇〇	
(7) 同正		二、三三〇、三六二	
(8) 百色		二、〇〇〇、〇〇〇	
(9) 鎮結		三、〇〇〇、〇〇〇	
(10) 隆安		一、六一七、五〇四	
(11) 龍茗		二、三三、九三八	

(12) 恩陽	一、〇〇一、五二二	(1) 軍務處撥來	一、〇〇〇、〇〇〇
(13) 武鳴	五、四九四、七〇八	(2) 借借撥款	五、二六七、五〇〇
(14) 扶南	二、三三五、九〇八	(丙) 借入款	四、〇〇〇、〇〇〇
(15) 恩隆	一、八一、七〇〇	(1) 南寧商會	三、〇〇〇、〇〇〇
(16) 養利	六、〇三、五八〇	(2) 南寧自治會	一、〇〇〇、〇〇〇
(17) 上林	一、〇七五、〇〇〇	(丁) 賒餉	三、四二一、六〇〇
(18) 賓陽	八、三八、八〇〇	(1) 賒餉總局	九、四〇八、三六〇
(19) 綏德	一、九四七、〇七四	(2) 特權公司	三、〇〇三、八〇〇
(20) 果德	三、七六二、二〇〇	(戊) 發行紙幣	二、〇〇〇、〇〇〇
(21) 邕江	一、五〇二、三八〇	(1) 通用券	二、〇〇〇、〇〇〇
(22) 永淳	三、二二、六六六	(二) 支出門	
(23) 西隆	三、〇〇〇、〇〇〇	(一) 經常支出	三、五五九、七、八〇六
(24) 貴縣	一、三三五、五五〇	(甲) 政費	三、四一三、六六四
(25) 羅陽土縣	一、二〇〇、〇〇〇	(1) 省公署	一、七〇〇、〇〇〇
(1) 南寧	二、七五五、〇七二	(2) 省署樂隊	二、三五九、〇〇〇
(2) 三江口	一、八五四、四九二	(3) 財政廳	七、一九八、〇〇〇
(3) 永淳	一、一九六、三九二	(4) 高檢廳	三、〇七九、〇〇〇
(4) 橫縣	二、八二一、七五〇	(5) 高審廳	二、一九〇〇、〇〇〇
(5) 恩隆	二、五八、四九六	(6) 南寧警察	二、一七三、八三四
(6) 北流	六、四〇〇	(7) 水上警廳	一、〇二四、〇〇〇
(丙) 烟酒稅款	二、一八四、〇〇〇	(8) 測量局	一、五七〇、〇〇〇
(1) 南寧局	二、一八四、〇〇〇	(9) 軍械局	九、九〇八、四〇〇
(丁) 雜捐解款	一、四五六、六三四	(10) 修造廠	一、〇六八、〇〇〇
(1) 南寧警察	三、〇六七、六三四	(11) 工程局	七、九〇〇、〇〇〇
(2) 百色收支	一、一五〇〇、〇〇〇	(12) 造幣廠	一、二八〇〇、〇〇〇
(1) 廳解解款	三、〇六七、六三四	(13) 印花處	一、〇九五、七〇〇
(二) 臨時收入	二、二六、一〇三、九三四	(14) 定政監督	一、九二七、六九〇
(甲) 包商押款	四、三〇八、三三四	(15) 巡檢公所	〇、〇〇〇、〇〇〇
(1) 各商押款	一、五二六、七五〇	(16) 鎮南關	一、〇〇〇、〇〇〇
		(17) 省議會	六、六三〇、〇〇〇
		(18) 印幣處	八、〇五一、九七〇
		(19) 各縣借公	二、六八二、六二〇
		(20) 推運局借	二、〇〇〇、〇〇〇

(乙)軍費

- (1) 總司令部 一五,四四二五,八三二
- (2) 軍務處 九,七六〇〇,〇〇〇
- (3) 混成旅部 五,二九九〇,六〇〇
- (4) 陸軍桂司令 四,七九〇二,二〇〇
- (5) 陸軍李司令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 (6) 第二路軍司令 一,四〇〇〇,〇〇〇
- (7) 第七路軍司令 八,二九三,〇三二
- (8) 第八路軍司令 一〇〇〇,〇〇〇
- (9) 陸軍病院 一〇〇〇,〇〇〇
- (10) 黃自新司令 三〇〇〇,〇〇〇
- (11) 中煤礦司令 三〇〇〇,〇〇〇
- (12) 羅崇亮營長 二〇〇,〇〇〇
- (13) 一路一支隊 二七〇〇,〇〇〇
- (14) 林郁松營 七,七三四八,六三〇

(丙)教育費

- (1) 第三師範 一,四二〇〇,〇〇〇
- (2) 第一中學 三六〇〇,〇〇〇
- (3) 第六中學 五三二四八,六三〇
- (4) 工程講習所 二九〇〇,〇〇〇
- (5) 省教育會 二八〇〇,〇〇〇
- (6) 留學費購紙四,七〇〇〇,〇〇〇
- (7) 學制會會員 八〇〇,〇〇〇
- (8) 北京學生三人川資 三〇〇,〇〇〇
- (9) 學制會代表 二〇〇,〇〇〇
- (10) 教育會代表 二〇〇,〇〇〇
- (11) 川資 三九〇〇,〇〇〇

(丁)實業費

- (1) 棉業費 三〇〇,〇〇〇
- (2) 省農會 二〇〇〇,〇〇〇
- (3) 第一第五區 一六〇〇,〇〇〇
- (4) 林場 九,五八八九,七〇〇

(戊)臨時支出

- (1) 臨時費 三,四二五〇,〇〇〇

(乙)雜費

- (1) 國會議員川資 二五〇〇,〇〇〇
- (2) 特別捐捐局 一,五六〇〇,〇〇〇
- (3) 銀行籌備金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 (4) 解餉還江委 一五〇,〇〇〇
- (5) 員川資 六〇〇〇,〇〇〇
- (6) 修省署 六,一六三九,七〇〇
- (7) 合利公司印 六,一〇〇〇,〇〇〇
- (8) 補助報館及修電話等 六三九,七〇〇
- (9) 收支相抵餘存 二,七七四五,九一八

收支相抵餘存 二,七七四五,九一八

治省表，收支兩門相抵，尚存餘二萬七千餘元，則知南寧當時的財政，並不見得多大困難了。其所以將現狀維持得過去的，則全在乎人民承認行用，無兌換之三百萬元，「通用券」。但實際按其經常收入與經常支出相較，為二九,二四〇五,七九〇與三三,九八〇八,一〇六,約常一與八之比例，相差很遠，則前途困難，不言可喻了。

就治財常理說來，普通不外「開源」「節流」

兩途，以「開源」說，就收入門所開，橫的方面，於全省八十九縣中，僅有二十五縣地面可以支配，經常收入，自然有限。有希望儲，只得於臨時收入之賒餉項下及發行紙幣項下設法。惟賒餉究不易多所擴充，而發行紙幣，則可以無限；是來日將以加發新幣為救濟之不二法門無疑。然而紙幣之於廣西，有不可不知的數事：(一)前十年來所發行之紙幣已不少。據馬君武執政時約行調查有千二百萬，——近日陸榮廷在龍州，又從前加發百數十萬，現既在南寧發二百餘萬，則必充斥市面，為禍金融無疑。(二)從前紙幣，信用很著，自陸氏十年退敗後，並無現金收回，自然落位，加以馬君武執政時，呂氏折作五成，仍不能回復兌現，至今日落，低至二成以下，則前途難免不無盡成廢紙之虞。(三)廣西行用紙幣區域，僅可山南寧沿江以上流通。其貴縣以下桂平，梧州，鬱各地，多用銀毫，則多幣叢集一區，金融崩壞益速。道無窮之禍於將來，而無可收拾了。此乃加發新幣之一困難問題。至於臨時支出有籌

備銀行一項。原係根本救治廣西幣政之一法。但以交通困難，現銀缺乏，邊言整理，不易成功。則「開源」方法，必需另尋途徑。讀臨時支出項有「特別捐捐局借款萬餘元」之事實，此則開明由官廳設局抽收鴉片捐了。據其辦法，每百兩煙土，入口抽收現銀三十元，出口又抽收現銀三十元，則此宗收入統計，每年誠為不薄。或可以為救濟金融之一助。惟在國際關係來說，就對民生來說，施行政制，本以福國利民的，乃不恤創行逆施，惹起交涉，遺禍人民，此實未免太無意識，太昧天良了。這種弊政都可忍心施行，則前途什麼弊政不可以施行？則廣西政治，尚有何言？至於「節流」之說，刻下是絕對不可能。就軍費一項而論，現時據各方面情形，實未嘗發足全餉，每兵每日不過給伙食紙幣二角二分。其數已有百八十一萬之巨，超出經常收入六倍以上。況加以互相爭雄，互擴勢力之今日，只見日增，定無裁減，何能可以說一個「節」字？又再加以行政、教育、教育各方面，現正在停頓狀態中；若再言節減，只有停辦罷了，這又不是可以做的。就此全表看來，關於財政一事，南寧一隅，確難以持久之大主因此處了。

再讀前表，尚得下列各種情形：(一)收入門內解款之地方只有以南寧為中心之四圍二十餘縣地面，——東至邕江賓陽，貴縣，北流，南至上思，西至扶南，養利，龍峇，恩陽，百色，西隆，北至隆山，那馬，上林各地。其地位勢力有限了。(二)臨時收入除「通用券」一項外，其次多數目則以賒餉為先，有十二萬元之巨額收入，比之各地方，各種稅款為多。則知此時人民生計，除賒餉外，別無可圖之職業了。人民無正當職業，盜竊之風，必緣之而生，則現時廣西人民，必定生活艱難，地方騷擾的了。(三)支出門軍費項內有黃自新，中煤礦，羅崇亮，林郁松等「借款」之名義出現，這頗令人難於索解。其實這便是見得「自治軍」的派別了。黃，申，羅，林等大約屬於陸榮廷範圍之人，而非非直接歸林俊廷等統屬。林俊廷，蒙仁齋，陸雲高，劉日福等，原欲從陸榮廷

黃系下脫離而獨立新職，但面子上仍要假為推崇陸榮廷，所以對於陸部，不得不借以軍費。其實林等確有實權，不欲低頭聽命於陸氏好久的了。

(四)號稱「自治軍」的此外有龍州太平之陸榮廷部，柳州之韓彰鳳，鬱林之李宗仁，桂平武宣之劉進慶，劉炳宇，均無款解往南寧，又不向南寧領軍費，這便是顯然自樹門戶的表徵。總結前論，所謂「廣西自治軍」，即不啻說廣西之「盜匪」，「紙幣」，「煙土」，「賭博」四事罷了。

情死

(Tichonoff)

志摩

玫瑰，壓倒羣芳的紅玫瑰，昨夜的雷雨，原來是你出世的信號，——真嬌貴的靨質！你的顏色，是我視覺的醉醺；我想走近你，但我又不敢。青年！幾滴白露在你額上，在晨光中吐露。你頰上的笑容，定是天上帶來的；可惜世界太庸俗，不能供給他們常住的機會。

你的美是你的運命！我走近來了；你迷醉的色香又征服了一個靈魂——我是你的俘虜！你在那裏微笑！我在這裏發抖。你已經穿透了生命的峯極。你向你足下——一個無底的深潭！你站在這邊，我站在你的背後，——我，你的俘虜。

我在這裡微笑，你在那裏發抖。體質是運命的運命。我已經將你含在手內！我愛你，玫瑰！色，香，肉體，靈魂，美，迷力！——盡在我掌握之中。我在這裏發抖，你——笑。

玫瑰！我願不得你玉碎香銷，我愛你！花瓣，花蕊，花蕊，花蕊，我，——多麼痛快呵！——盡纏結在一起；一片狼藉的腥紅，兩手模糊的鮮血。

玫瑰！我愛你！一九二二，六月，志摩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週報

THE ENDEAVOR

41

每號零售銀元二枚。郵寄大洋二分。半年二十六號。大洋五角。全年五十二號。大洋一元。郵費在內。不通過郵匯地點，可用三分的或一分的郵票代價。

總發行所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本報特別啓事

因舊歷年假期中印刷上的不便，二月十八日及二十五日本報均不出版。努力第四十二期與讀書雜誌第七期均於三月四日出版。此啟。

這一週

▲這個國會配制憲嗎？(適)

這個國會復活以來，所行所為，無日不自絕於國人。國人也早已厭惡痛恨他了。但國內有一班人，對於這個國會還存一點顧惜之意，他們的理由，是希望國會早日把憲法制定出來，但我們到了現在，不能不告訴他們：這個國會是決不配制定憲法的。我們且不說別的理由，單說三點：

第一、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至少要能引起國人的信仰與崇敬。試問這一個光顧奇、紅地面、怕省權伸張以後，他們整頓的局面，沒有

第二、這個國會制出的憲法，一定不能應付中國今日的需要，一定不能滿足國人的希望。例如我們希望將來的新國會人數要大大的減少，要減去現數三分之二以上；這個希望不是與虎謀皮嗎？又如我們希望將來的新憲法要打破現行制國會的專制總統選舉的制度；這又不是與虎謀皮嗎？又

第三、自從上月憲法起草員提出「國權」和「地方制度」兩章草案以後，國會不配制定憲法的證據更明顯了。國會中人對於這個帶聯邦性質的草案，早已紛紛表示反對了。反對的議員，大約不出兩派。一派是秉承那些割據的軍閥的意見，

▲京漢鐵路的大罷工

這次京漢鐵路工人的罷工確是中國勞工運動歷史上第一次的大規模舉動。京漢鐵路的勞工在全國勞工之中要算是最有組織的。但是這一次的罷工實在是在外力逼成的，就是他們工人自己也沒有想到要發生罷工的舉動。他們不過預備於二月一號在鄭州地方開一個「總工會成立大會」，先期東請全國工會，報界、學界和其他各團體到會參觀。一切事情均是公開的，並非一種秘密舉動。

鄭州的軍警又於六日早晨將工人的代表四人捉去了。還有局長的佈告，限工人於十二小時內上工。至七日上午，長辛店發生的衝突更大了。據各方的報告，軍隊於七日早四時包圍長辛店的工人首領的住處，捕拿去為首工人十一名；有些人連衣袴都不及穿；當時工人聚集了二千餘人，環請釋放。軍隊初放空槍示威，後即真向工人開槍，當即擊斃焦某等三人，受傷者無數。現在工人雖已趕散，但殘暴的武力似乎還不曾做到強迫工人上工的地步。鐵路當局又竭力從各路調來司機工人，一京奉路上調的最多，一聽說八日上午已開出一次通車，但不知能開到何處。

差不多所有各種罷工的通律。但是這次京漢鐵路工人的罷工都有一個主要的特點。京漢工人並沒有提出什麼要求，他們對於管理局方面的各項要求早已提出過，早已得到了。這次的罷工完全是受了軍閥的壓迫而發生的。我們萬一不能把這大罷工當作普通的罷工看待，其中的問題並不是工人和鐵路管理局方面的問題，卻是人民因為軍閥，剝奪他們的自由，壓制他們的集會，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爆發的。這就是他們工人宣言中所說的「為自由而戰爭的問題」。這並不是京漢工人局部的問題，卻是全國人民的切身問題。我們普通人民應當注意這一層纒好。

凡罷工的事情總是發源於工人有所要求，或是增加工資，或是工人的待遇問題等類，工人因為不能達到他們的目的，然後舉行罷工。這是

以斷言：武力的壓迫，即使有一時的勝利，終於要釀成大的禍；工人集會自由的原則，即使受一時的挫折，是終久會勝利的。荒謬的軍閥政府今日的行爲，不過是自絕於國人之一道罷了。

心理上的革命準備

孟和

個人雖然常有反抗社會的行爲，但是大多數的人向來都是循規蹈矩的。社會的風俗，習慣，制度，觀念，秩序……都是供給個人行爲的軌範，增進人類的共同生活。有了這些風俗制度，人類纔可以有安穩的社會。所以人在有固定的風俗制度的社會中是最可幸的，因為他有規可循，有矩可蹈，他知道他自己的位置。

革命是人類不幸的事，因為革命是投亂社會固有的秩序，推翻社會固有的制度，打破社會成訓的觀念。總而言之，舉凡足以維繫社會，爲社會中個人行爲與團體努力的目的的，如制度，理想，信仰，價值，一概爲革命的運動所掃去。但是大部分的人的行爲是趨於習慣性的；不是人人都能應付變化的情形的。所以人在革命與革命後的時期常有茫然無所措手足之勢。你把他日常所抱的信仰觀摩，他再沒有旁的信仰可以爲行爲的道德的目標；你把他向來所寶貴的希望打破，他再不知什麼是有意義的；你把他向來所遵守的制

度推翻，他的行爲就再沒有可遵循的標準了。所以革命對於大多數的人常是殘忍的，不幸的。但是革命亦有積極的方面。革命不只是推翻舊的，還要建設新的。革命運動是樹立新的制度，顯示新的信仰，表出新的價值。革命常是社會進化必不可少的程序。有了革命可以使人的生命更新，使人的生命有更深的意義。有了革命可以將一切傳統的不合理的社會遺傳毀棄無餘，彷彿像人肚子淤積的塊壘太多吃了一劑瀉藥打去一般。至於革命的災劫是不是不能免的，是不是不用革命的手段亦可以得到與革命同樣的效果，那是另外一個問題，本誌不必討論。

對於治者階級推倒；一層是政治革命由君主獨裁改爲共和。種族的革命我們民族的歷史上雖然曾有過，但是政治革命是我們民族空前的舉動。推倒滿族是消極的舉動，是比較容易的，建議共和是積極的設施，是極困難的。因爲政治上的革命不只是採用新的制度，用總統去代替皇帝，用國務院去代替軍機處，用總長代尙書，用國會去代替皇帝的主權……還有更根本的就是採用新的理想，懷抱新的信仰，承認新的價值。而這些理想，信仰，價值，都是代表新的心理態度。

人常說社會政治的腐敗是因爲世風不古，人心險惡。所以有許多主張要「革心」。要知道人的心理本無所謂險惡不險惡，人可以受好壞的批評的實在是在心理活動的方向。而那個方向在內都是由理想，信仰，在表面是由制度決定的。所以我們要革的不是心，是心理的習慣，心理的態度。我們依然是以先的心靈，但是我們心靈的活動改變了。我們依然有理性，但是推理的對象改變了。我們依然有感情，但是引起感情的對象改變了。

能夠這樣改變心理態度的在現在恐怕是極少數。所謂「新文化」運動一部分就是直接的或間接的改變那心的態度。我們從一般年長者反對「新文化」的情形與一般年老者作踐「新文化」的情形看來，就可知社會上一般人的心理習慣是沒有改變的了。一般人是沒有澈底的覺悟的了。就是革命的元勳，起義的傑人，何嘗是有覺悟的，又何嘗是有覺悟的。他們所代表的依然是舊有的理想，信仰與價值。他們就是共和的仇敵。軍人，政客，官僚，那一個不是代表共和的仇敵的，假使他們不是代表共和的仇敵，他們亦就早已不去做軍人，政客，官僚了。

小說

一個不很重要的回想

徐志摩

逸清早起來，已經洗過澡，站在白漆的鏡臺前，整理他的領結，穿紗襪進來的晨曉，正落在他梳齊整漆黑的髮上，像一流靈活的鳥金。他滑溜的頰上，輕沾着春曉初起的嫩紅，他一雙隱隱密密的細長妙目，依然含漾着朝來夢裏的無限春意，益發激動了他。以……自憐的慣習，痴痴地儘向着鏡裏端詳。他國小銳敏的眼睛，也同他頭髮一般的漆黑光芒，在一派清利之中，洩露着幾分幽鬱凝滯，洩露着精神的飄蕩，像清翠的秋山輕罩着幾痕霧縵。

他今年二十三歲，他來日本方滿三月，他還入這省花家，方只三日。他憑着他天賦的才調生活風姿，從幼年便想肩長出一對潔白嬌嫩的羽扇，望着精緻斑駁的曉霞裏，望着出袖伸展的春雲裏，望着層層疊疊的秋天裏，揮翅飛去，飛上雲端，飛出天外，去聽雲花的歌歌，聽天河的水樂，看羣星的聯舞，看宇宙的奇光，從此加入神仙班籍，憑着九天的白玉闕于，於天朗氣清的晨夕，俯看下界的煩惱塵俗，微笑地生憐，憐憫地微笑。那是他的幻想，也是多數未經生命嚴酷教訓少年的幻想。但現實粗很的大地，早已把他理想的品球擊破，現實卑賤的塵埃，早已將他潔白的希望掩染。他的頭還不會從雲外收回，他的脚早已在泥泥泥泥泥泥。

三里外的桑地翠峯也只在和緩的朝陽裏欣然沈沒。逸清立在窗前，估量這些不情春意，雙手插在袴袋裏，微曲着左膝，緊嚼住，沒聲的下唇，呼出一聲呻吟，旋轉身掩而低吟道：「可憐這：萬種風情無地著！」

緊跟着他的吟聲，只聽得竹籬上的門鈴，啾然大響，接着郵差沉重的響音喚道：「郵便」一時顯上各色的簾花藤葉，輕波似顫動，白葉樹上新燕呢喃也被這鈴聲喝住。

省花夫人手拿着一張笑靨的郵片笑吟吟走上樓來對逸說道：「好福氣的先生，你天天有這樣美麗的禮物到手」，說着把信遞入他手。果然是件秀麗的禮物；這比昨天的更覺精美，上面寫的字句也更嫵媚，逸看到那別緻的簽名，像燕尾的瘦，梅花的珠，立刻想起她亭亭的影像，悅耳的清音，接着一陣複雜的感想，不禁四肢的神經裏，進出一味酸情，進出一些涼意。他想了神，無意地把手裏的香跡，送向唇邊，只覺得蘭馨滿口，也不知香在片上也不知香在字裏，——他神魂迷蕩了。

一條不其寬廣但很整潔的鄉村道上，兩傍種着各式的樹木，地上青草裏，夾雜着點點金色銀色的錢花。這道上的清涼除了牛奶車菜以外，行人極少。但此時鈴聲響處，從桑地山那方向轉出一輛新式的自行車，上面坐着一個西裝的少女，二十歲光景。她黝黃的髮，隨風蓬鬆着，用一條淺藍色絲帶結住，她穿着一身白紗花邊的夏絲，鞋襪也一體白色；她豐滿的肌肉，健康的顏色，提籃的肢體，愉快的志情，恰好與初夏自然的蓬勃氣象相合一。

她在這清靜平坦的道上，在榆柳濃蔭的陰下，像飛燕穿窬似的，疾揮而過；有時俯僂在前欄上，有時撒開手試新發明的姿態，恰不時用手去理整她的外裝，因爲孟浪的風尖常常挑翻她的裙序，像荷葉反捲似的，洩露內襯的祕密。一路的草香花味，樹色水聲，雲光鳥語，都在她原來欣快的心境裡，更增加了不少歡暢的景色——她同山中的梅花小鹿，一般的美，一般的活潑。

自行車到蘇花雜生的臨門前停了，她把車倚在牆旁，撲去了身上的塵埃，掠齊了鬢髮，將門鈴輕輕一按。把門推開，站在門口低聲喚道：「省花夫人，逸先生在家嗎？」

說着心頭跳個不住，頰上也是點點桃花，染入水肌深淺。

那時房東太太不在家，但逸在樓上閱着臨帖，早聽見了，就探首窗外，一見是她，也似成了電流一般，立刻想飛奔下去。但她接着喊道：「也見他了！」逸先生，早安，請恕我打擾，你不必下樓，我也不打算進來，今天因為天時好，我早就出來騎車，乘便到了你們這裏，你不是看我說話喘不過氣來，你今天好嗎？啊，乘便，今天我母親上我姑母家去了，你下午的工課，可以提早一些，你飯後能來嗎？」

她話不曾說完，忽然覺得她鞋帶散了，就俯身下去收拾，陽光正從她背後照過來，將她描成一團長圓的黑影，兩支腰帶，被風動着，也只在影裏搖蕩，恰像一個大蝸牛，放出他的觸鬚偵探意外的消息。

「好極了，春痕姑娘！……我一定早來……但你何不進來坐一歇呢？……你不是騎車很累了嗎？」

春痕已經綁緊了鞋帶，倚着竹籬，仰着頭，笑着道：「很多謝你，逸先生，我就回去了，你這你的書吧，小心管不出書，先生打你的手心」；她支地一陣憨笑，她的眼本來秀小，此時連兒都莫有了。

她一欠身，把籬門帶上，重複推開，將頭探入；一支高出的煙花，正貼住她白淨的腮邊，將眼瞟着窗口看呆了的逸笑道：「再會罷，逸」

車鈴一響，她果然去了。

逸飛也似馳下樓去，出門時，只見檢陰錯落的黃土道上，明明映着蘇香輪的踪跡，遠遠一簇白衫，斷片給髮，她，她去了。

逸在門外留戀了一會，轉身進屋，順手把方才在她腮邊掠過那支露出的煙花，折了下來恭敬地吻上幾吻；他耳邊還只響着蘇那「再會罷，逸」的那個單調「逸」字的密甜音調；他又神魂迷了。

春痕的母親是舊金山人，所以她家的佈置，也參酌西式。樓上正中一間就是春痕的書室，地板上鋪着勻淨的台灣細席，疎疎的擺着幾案相椅，窗口一大盆的南洋大桐，正對着她四字的書案。

逸以前上課，只在樓下的客室裏，此時進了蘇雅雅的書室，說不出一種甜美愉快的感覺。春痕穿一件淺藍色紗衫，髮上的緞帶也換了亮藍色，更顯得嫵媚絕俗。她拿着一管竹毛筆，正在繪畫，案上放着各品的色碟和水盂。逸進了房門，她才緩緩地起身，笑道：「你果然能早來，我很喜歡。」

逸一面打量屋內的設備，一面打量他青年美麗的教師，連着午後步行二里許的微喘，顯露出些踟躕的神情，一時連話也說不連貫。春痕請他上坐，替他倒了一杯茶，口裡還不住地說些精巧的寒暄。逸喝了口茶，心頭的跳動才緩緩的平了下去，他瞥眼見了春痕桌上那張鮮艷的畫，就站起來笑道：「原來你又是藝術家，真佩服，春痕姑娘，可以准我賞鑒嗎？」

她畫的是一大朵紅的玫瑰，真是一枝瑰麗的凝香，一瓣有一瓣的精神，充滿了畫者的情感，彷彿是多情的杜鵑，在月下將心窩抵入荆棘灑出的鮮紅心血，點染而成，幾百個的情詞哀曲，變化此中。

「那是我的鴉塗，那裏配稱美術」，說着她臉上也泛起幾絲紅暈，把那張水彩彩超地遞入逸手。

逸又稱贊了幾句，忽然想起西方人用花來作戀愛情成的象徵，記得紅玫瑰是「我愛你」的符記，不禁脫口問道：「但不知那一位有福的，能夠享受這幅精品，你不是預備送人的嗎？」

春痕不答；逸舉頭看時，只見她倚在四字案的左角，雙手支着案，眼望着手，滿面緋紅，肩胸微有些震動。

逸呆望着這幅活現的性呢妙畫，一時也分不消心理的反應，只覺得自己的額骨耳根，也平增了不少的溫度；此時春痕若然回頭，定疑心是紅玫瑰的朱顏，移上了少年的膚色。

隨了這一陣絨軟，這一陣色彩鮮明的絨軟，這一陣意深長的絨軟，窗外桂樹上的小雀，啾的一聲啄破。春痕轉身說道：「我們上書罷」，她就坐下，打開一本英文通，替他講解。

功課完畢，逸起身告辭，春痕送他下樓，同出大門，此時斜照的陽光正落在柔抱的峯巒石上，像一片斑斑的琥珀，他們看着稍弄了一番，逸正要上路。春痕忽然說：

「你候一候，你有件東西忘了帶走」。她就轉身進屋去，過了一分鐘，只見她紅臉着臉，拿着一紙捲遞給逸說：「這是你的，但不許此刻打開看」！接着匆匆說了聲再會，就進門去了。逸左臂挾着書包，右手握着春痕給他的紙捲，想不清她為何如此催促，禁不住把紙捲展開，這一展開，但覺遍體的纖微，頓時為感激欣喜悲切情語的彈力撼動，原來紙捲的內容，就是方才那張水彩畫，春痕親筆的畫，她親筆畫的紅玫瑰——他神魂又迷了。

三、茉莉花——秋

逸獨坐在他房內，雙手展着春痕從醫院裡來的信，兩眼平望，面容潔白，眉峯間緊鎖住三四縷愁紋；他病了。窗外的秋雨，不住地灑漸，他憐愛的思潮，也不住地起落。逸的聯想力甚大，譬如他看花開花放就想起殘紅滿地；身歷繁華聲色，便想起劫後灰燼；臨到歡會，便想別；聽人病苦，便想暮祭。如今春痕病了，在院中割膜，她寫的字也失了尋常的勁致，她明天得醫生特許可以准客入見，要他一早就去。逸為了她病，已經幾晚不安眠，但遠近的思想不時湧入他的腦府。他此時所想的是人生老病死的苦痛，青年之短促。他想着春痕那樣可愛的心影，疑問像這樣一朵飽滿的鮮花，是否只要有戀愛的滋潤便可常葆美質；還是也同山谷裡的茶花，離上的藤花，也免不了受風摧雨虐。等到活力一衰，也免不了落地成泥。但他無論如何拉長縮短他的想像，總不能變出一個老而且醜的春痕來！他想學母瑪麗不會老，觀世音大士不會老，理想的林黛玉不會老，青年理想中的愛人又如何會老呢；他不覺微笑了。轉想他又沈入了他整天整晚迷離的夢境；他最恨想過去，最愛想將來，最恨回想，最愛前想，過去是死的醜的痛苦的枉費的；將來是活的美的幸福創造的；過去像塊不成形的頑石，彌長着可厭的蟬和刺物；將來像初出山的小

洞，只是在青林間踴躍，只是在星光下歌唱，只是在精美的石壁上進行。他廿餘年麻木的生活，只是個不可信，可厭的愛；他只求拋棄這個記憶；但記憶是富有黏性的，你愈想和他脫離，結果膠附得愈緊密切。他此時覺得記憶的壓制愈重，理想的將來却還只是烟淡雲稀，渺茫明滅，他就很勁把頭搖了幾下，把春痕的信攔了起來，披了雨衣，換上雨鞋，挾了一把傘獨自下樓出門。

他在雨中信步前行，心中雜念起滅，竟走了三里多路，到了一條河邊。沿河有一列柳樹，已感受秋運，枝條的翠色，漸轉蒼黃，此時彷彿不勝秋雨的重疊，凝定地俯看流水，粒粒的淚珠，連着先凋的葉片，不時掉入波心，悠然浮去。時已薄暮，河畔的顏色昏昏，只是淒涼的秋意，只是增添惆悵人的惆悵。天上綿般的雲似乎提議來裏埋他心底的愁思，草裏斷續的蟲吟，也似輕嘲他無聊的意緒。

逸踟躕了半晌，不覺秋雨滿襟，但他的思想依舊纏綿在戀愛老死的意義，他忽然自言道：「人是會變老，會變醜，會死會腐朽，但戀愛是長生的；因為精神的現象決不受物質法律的支配；是的，精神的事實，是永久不可毀滅的。」

他好像得了難題的答案，胸中解除了不少的積重，抖下了此衣上的雨珠，就轉身上歸家的路。

他路上無意中走入一家花舖，看看初菊，看看蓮桂，最後買了一束茉莉，因為蘇香幽色溢，春痕一定喜歡。

他那天夜間又不曾安眠，次日一早起來，修飾了一晌，用一張舊紙把茉莉裹了，出門往醫院去。

「你是探第第十七號的春痕姑娘嗎？」
「是」
「請這邊走。」
逸跟着白衣灰色裙的下女，沿着明敞的走廊，一號，二號，數到了第十七號。淺藍色的門上，釘着一張長方形的白片，寫着很威目的英文字：

No 17
Admitting no visitors except the patient's mother
M. T. H.

努力

週報

THE ENDEAVOR

42

每號零售價元二
枚，郵寄大洋二
分，半年二十六
號，大洋五角；
全年五十二號，
大洋二元，郵寄
在內。不運郵匯
地點，可用三分
的或一分的郵票
代價。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總發行所 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注意！

(一)本期增刊『讀書雜誌』第七期。
(二)本報第一個半年(一月廿六期)的合訂本，現已賣完；各地來買，我們已無法應命。特此道歉。

這一週

上海罷市的取消

上海總商會，去年因為受了英國旅華商會的刺激，曾對於裁兵理財兩個問題有一番書面的表示；並且當時傳說，他們曾想於本年舊曆正月十九日舉行罷市，以為裁兵理財的示威運動。後來又有元宵節(三月二日)大罷市的傳說。以近日的事實看來，這件事是無形取消的了。二月二十七日上海各報登有上海工會、中華工會總會等五個勞動團體的聯合聲明，說：

近日滬上各報喧傳，有元宵罷工之議，……敵會絕對聲明，毫無關係。

勞動團體尚如此說，那素來慎重的總商會，在何登林的勢力之下，更不消說了。果然上海三月一日電說：

商會聯合會發表宣言，略謂昨日之裁兵要求，係出於國民之公意……此事將來必見事實。罷工罷市為最後之手段，目下尚非其時。(二日晨報)

也許有些人對於上海罷工罷市之取消，覺得很失望的。但我們覺得這正是中之事，並不是我們失望。正月十五或十九，罷一天市，那不過等於延長假期一天，並不是什麼了不得的大事。所以元宵或十九大罷市的話，本身就有些滑稽了。況且罷工罷市是很笨重的消極武器，很難使用。更難持久。對於一個極簡單的目標，如八年六月要求曹陸章的免職，那還可以一用。至於制度

的改革，決不是一天乃至三五天的罷市罷工所能做到的。而商會聯合會提出的三個目標——裁兵，制憲，理財——又都是制度的改革。我們早就不能期以他們用一天的放假式的罷市來敷衍這幾個制度上的大問題。即使罷市實現，也不過是一種示威的運動；以後如何能使這些目的——做到，究竟還是要倚靠實際的組織和不斷的運動的。

我們對於全國的商界，不希望他們用一兩天而罷市來敷衍幾個大問題，只希望他們早日覺悟。政治不良是近年商業不振和商業衰敗的大原因；早日覺悟內政不清明是商界實業界受種種外侮侵略逼迫的原因。我們希望他們從當面的表示，進一步去實際的組織，再進一步去實力的政治活動。

司法獨立之破壞 (通)

北京政府決心要倒行逆施的去辦理羅文幹的案，竟於一個月之內把余榮昌買授了大理院院長，把高等檢察廳廳長也換了人，現在竟把原來辦理此案的地方檢察廳廳長龍元襄也調部任用。現在從地方檢察廳直到大理院，很可以說是呵成一氣了！我們只好拭目以待『案中提提』的把戲的實現！

這種很明顯的蹂躪司法的表示，豈不聞國中有什麼抗議，也不聞司法界有什麼抗議。這真是很奇怪的現象。

在這個沈寂的司法界裏，只有東省特別法院李家聲等所擬司法部『佳』電的『真』電，可算是靜夜的孤鐘了。司法部原電痛斥李家聲等對羅案的抗議，並且很嚴厲的威嚇他們：『勿以法院之尊嚴，為他人之機械。如果執迷不悟，則法律其在，本總長雖深愛同人，亦不能為之原也。』李家聲等駁電有云：

羅案自始無告訴人，據本年一月十四日政府公報所載，起訴處分書，及上年十一月大總統復吳巡閱使電，已足證明，自無庸自視情形，方知底蘊。聲請再議，僅限於告訴人，刑訴條例亦已明白規定，其無再議之餘地，何待煩言。約電謂此案再議，原有聲請之人，究竟此種再議，從何而來，同人實所未解。前來有電，既謂依刑訴條例第二百五十五條，令行地檢廳依法辦理，自不得不謂之命令再議。以不得聲請再議之案，而仍依再議程序，將已受不起訴處分之被告，重行聲請，尤不得不謂之蹂躪人權。

又說：

今遠法之舉動，遠出善之常局。使上行下效，相率而不守法，是為無法之國家。收回法權，專不絕學。與其虛糜國帑，何若停辦之為愈。

現有電既有不吝教誨之語，足見鈞座有虛懷下問之心，自同人竭誠相告，復反來電詰責，指為越軌，存心文過，實已流溢行間。

對程克明說這種道理，雖然無異於對牛彈琴，但這種切實的抗議在今日這種寒蟬式的司法界中，確是很難得的了。

四川的戰爭 (永)

兵戈滿地，民不聊生的四川，現在又在戰爭之中了。此次戰爭的原因，一方面因為劉存厚的前部鄧錫侯去年戰勝楊森之後，自己也想擴充成軍，却為但懋辛等主張撤廢軍制所阻，未得如願，不免心懷怨望；一方面因為被逐出川的楊森，逗遛鄂西，日夜想回川復仇，所以為了劉成勳免其師長陳國棟的職的原故，一觸就發了。我們對於此次四川的戰爭，可認為去年七月劉湘楊森和但懋辛等戰爭的繼續，早知是不免的；不過不料有這樣的快罷了。

我們對於四川的戰爭，總以為是『蝸角蠻觸』的玩意，除了替當地的百姓叫苦之外，覺得沒有注意的價值，其實是不然的。四川人的無遠見，無能力，除了爭鬥之外，沒有一點建設的方法，是不消說的了，但是那利用四川人的弱點，來挑撥亂，擾亂川局，更是罪魁禍首。這話也是人人應該說的。我們看見過關雞走狗的，覺得雞狗的头破血流，固然可憐，那玩雞狗人的殘忍狠惡，豈不更可惡麼？

四川去年的戰爭，為甚麼劉湘楊森收效於費舉，自然是以為有吳佩孚做他們的臂膀。此次的戰爭，據電報上看來，一方面有五六年前的高督軍，要恢復他的位置，一方面有新近戰敗的舊督

，要替何他的原地。但是他們名義上，還是打着「中央」和「統一」的招牌。所以我們把劉存厚楊森打算在四川人以外，自然罵罵四川人不長進罷了。若是把他們當作中央的派遣隊看待，我們就要問這種挑撥式雜狗式的統一政策，究竟有其應用處？

在另一方面，我們不要忘記，現在西南各省，憲法成立的只有湖南，正在製憲的只有四川。聯省自治和中央統一，現在還是未決的問題。我們曉得聯省自治的前途，還有許多困難與阻撓。我們要看看主張聯省自治省分的人，有沒有維護他們的資格與憲法的熱力和決心。

一個外國朋友對於一個留學生的忠告

宗施

△是一個生長中國的外國人。我與他認識了十多年；近來因為他回國去了，許多時沒有看見他。前天在火車裏，忽然遇見他。寒暄了幾句，就談起政治來。

△——我回來了一個多月，很想找你談談，總見不着你。後來聽說你離開了北京去做買賣。我還不相信；因為你在北京辦事也還順手，也還有成績，以為你必不肯捨去了的。難道你真不願意再做官嗎？

我歎了一口氣道：——官是做不得的了！我到北京十年總主張好人努力去做官；做官的多是好人，政治就有了辦法了。一來同志太少，好人多不肯做官；二來官也太難做，好人都學不會；三來許多好人做了官就變壞了。眼看見好人做官的一天少一天，政治一天壞一天，況且一心要學做好官，不肯弄錢，不肯兼差，做了十年官，仍舊是毫無積蓄。到如今薪水常常發不出，衣食都不周全。方纔有一種憂憤；知道政治一天不清明，一天沒有好人可做的官；做官的心思就淡了一半。又看見我們想做好官的人，辛辛苦苦費了多少年做成功的事業，一個無知無識的官僚或是政客，用一道命令，就可以完全推翻，覺得我做的事業，是沙灘上的建築，絕對沒有地基的，所以纔改行出來做買賣。

△——你這番話自然是真的，我們也很感佩你。但是我倒要請教你，出來做買賣，政治就會得清明了嗎？

我——政治清明，談何容易！這不是一天可以做得到的。現在我們社會上的大患，是失業的太多，知識太缺乏。平民政治的根本，絲毫沒有。要培植這種根本，一方面是要興辦實業，一方面是要提倡教育。實業教育有了成績，方纔可以希望政治真正清明。我做買賣固然與政治直接無關，然而間接的可以養活許多人——養活了我自己，使得社會上少了幾個寄生蟲，或者也是盡我國民義務的一種方法。

△——呵呀！怎麼你不會鑽到了這種太極圈裏面去！近兩年來這種說話，我聽得不耐煩了。教育實業不發達，政治不會清明；政治不清明，教育實業會得發達嗎？教育的情形，我不甚曉得。要從表面看起來，教職員索薪，學生罷課，也決不是教育發達的氣象。我是做買賣的人，實業的情形我可是很知道的。我看中國有一班人趁歐戰的機會，發了一點小財，就自己以為是實業家，而且以為實業是可以離政治而獨立的。試問你們現在配得上叫做實業的，有幾種甚麼事業？就是把銀行也算在實業裏頭，新式組織的買賣，銀行以外，只有煤礦，紗廠，麵粉廠三種。即一種現在是站的住的？煤礦全靠運輸；去年本直戰爭的結果，京奉漢京綏三條路的車，不是扣在關內，就是扣在關外，連中英合辦的開灤都要沒有紅利；天津的紅煤賣到十八塊錢一噸，還沒有地方可買；用煤的人叫苦連天，銷煤的人束手無策。再胡鬧兩三年，這些煤礦，不一個個要破產麼？麵粉廠紗廠，說起來更是可憐的了。出麥子的地方，種了鴉片煙，或是運了土匪，麥子出得少了，價錢也貴了，十個版有五個不能開工，開工的也是虧本。紗廠受的害也是一樣。加之棉花還要出口；花價越貴，紗廠越沒有利。況且麵粉廠紗廠也都要靠運輸的。去年本直戰爭的時候，大一點的廠那一家沒有存起幾萬包麵粉，幾萬箱紗？一個公司壓死了一二百萬塊錢的貨，不能流通，不是關門，就是借債。今年若是再不戰爭，怕他

們不破產麼？這種事業，根本在虛虛，命脈在交通。這幾年的旱災，水患，匪亂，那一件不是可以行政上設法免去的？有了好政府，交通的發達，這不是一日千里麼？我看歐戰後的一種機會已經完全過去了；現在本來是實業恐慌的時代，然而若是政治有辦法，這種恐慌，是不久就可以過去的。現在有知識財產的人，不去想法子修政治，反要來添設工廠。工廠越多，銷路越滯，破產的日子越快。況且幾個大的銀行，都與政治有連帶的關係，政治沒法子解決，這幾年辛辛苦苦聚集起來幾個錢，都要變成廢紙，還有甚麼實業可說呢？

我默然了半晌，勉強答道：——政治不能放棄的我也很知道的。所以近來做買賣之外，也拿餘力來談談政治。

△——政治是實行的，不是空談助的；政治是要拿全力去幹的，不是以餘力來消遣的。我——你這話固然是不錯，然而拿全力去幹政治，不是容易實行的。我覺得近十年來我們中國的政治，就是壞了一班沒有職業的政客手上。他們以政治為飯碗，所以越弄越糟。我們想先吃定了一碗飯，然後投身政治，庶幾乎可以個人利害於度外，不受飯碗的影響。

△——無職業的政客，是世界通行的寄生蟲，但是你們中國有的。但是你的計畫，只可以在太平時代實行，當這種危急存亡，間不容髮的時候，你不來救國家，反先要保全自己的飯碗，做近世國民的不是應該如此的！況且你的飯碗也沒有保全得住的道理呢？

我——你說我們國家已經到了危急存亡間不容髮的地位，未免太悲觀了。我們的大患是在不統一，不統一所以不能裁兵，不能裁兵所以財政紊亂，然而根本講起來，財政並不是沒有辦法。目前國家的四分五裂自然是無從諱言，不過這種四分五裂，是中國歷史上常有的事；是暫時的，不是永久的。我們從前所最可怕的是敵國外患。自從第一次革命到如今，大家不肯破滅到底，不敢提倡徹底的革命，却是有有一種迷信：以為秩序一亂，外國人一定要來干涉，所以凡事都是遷就敷衍，調停退讓。近兩年來我覺得這種偏外的觀念是錯誤的。張作霖佔了京奉鐵路的一段，英國人何嘗有法子趕他？外債到期沒有下落的以萬萬計。我們的債主何嘗能強迫我們還債？國際的政策到如今是成功了一種互相牽制的形勢，一時決不能來積極干涉我們的內政。只要沒有外患，我們有時來來征門，來談爭，自然可以由分而合。由亂而治。所以我個人對於目前的中國，雖然沒有具體的計畫，可以立時統一，對於將來的中國，倒是樂觀的。

△——你這番話是幾十年幾百年後的歷史家的眼光，不是一千九百二十三年的中華民國國民應該說的！由歷史上說起來，目前的混亂，不過是中國國民做的一場惡夢，夢醒有醒的時候。但是國民的義務，不是在冥想可能的將來，是要抓住稍縱即逝的現在。不然，波蘭亡國的時候，他的國民也只要冥想一千九百十九年波蘭會得復興，不必去抵抗普魯俄三國的征服了。這種歷史觀是你們中國人的長處，也就是你們中國人的短處。

一個國家弄得土匪遍地，政府號令不出國門，軍閥割據，賄賂公行，內外債沒有着落，上下人無法生存，就是沒有敵國外患，有知識的國民難道還可以放棄他們的義務，說沒有到危急存亡的時候，可以不必着急麼？況且你所謂的國際形勢，是似是而非的。你們從前的怕外國人原是有道理的，但是現在的不怕外國人也是沒有眼光。照近兩年來的國際形勢看起來，列強侵吞中國的野心似乎比歐戰以前是要好些，但是這也是一時的不是永久的。經過大戰爭的國民自然厭惡戰爭，甯可暫時犧牲相當的利益，不肯出頭發難，担負干涉中國的責任。然而這種觀念列強本來不是一致的，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眼見中國有知識的人縮頭藏尾，不肯出來奮鬥，政治上無一線的光明，自然有人出來提議種種干預——共同干預做不到，就會有單獨行動。

外國人一定要來干涉，所以凡事都是遷就敷衍，調停退讓。近兩年來我覺得這種偏外的觀念是錯誤的。張作霖佔了京奉鐵路的一段，英國人何嘗有法子趕他？外債到期沒有下落的以萬萬計。我們的債主何嘗能強迫我們還債？國際的政策到如今是成功了一種互相牽制的形勢，一時決不能來積極干涉我們的內政。只要沒有外患，我們有時來來征門，來談爭，自然可以由分而合。由亂而治。所以我個人對於目前的中國，雖然沒有具體的計畫，可以立時統一，對於將來的中國，倒是樂觀的。

干預的困難是經濟回軍事的担負太大，怕打得不償失的結果。所以人人不敢輕舉，然而近來已經有人提議，用中國自己向人，自己的錢，來監督中國你看見上月英國「圓樺」雜誌(Round Table)裏面的一篇文章嗎？做這篇文章的人似乎熟悉中國的內情，這篇沒有一句不切事實的話。最後他說，要希望中國自動的整理債務，破除軍閥，恐怕沒有那們一回事；最好各國分頭佔據現有的几條鐵路，就用鐵路的收入來組織護路隊；用中國人當路警，外國人當警官，不久就可以太平。你自然知道「圓樺」雜誌是英國國際政治家的機關報，要算英國政治上最有實力的言論機關。這種文章登在這種雜誌上，不假可以使得人注意麼？用中國人來征服中國人，不是新主意，但是用鐵路來征服中國，却是一種可以實行的毒計。你要明白，我不是贊成這種計畫的外國人，而且不是勸你們怕外國人的人，然而有知識的人放棄他們的義務，聽軍閥土匪胡鬧，無論外國人干預不預，却是你們極大的恥辱，却是延長你們人民的痛苦，我以為有計畫的革命不怕外國人干預，沒有革命的計畫，外國人的干預，怕是逃不掉的。我不禁點點頭道：「你這番話是很有道理。」

A——我最不懂的是你們那兒來的這樣耐性！有知識的人如何肯給一班無知識人來支配他們，幸虧他們，連一點兒嚴重的抵抗也沒有，真是令人費解！

我——你這話我們可不能完全承認。你難道沒有看見學生運動嗎？

A——你提起學生運動來，我更有話要問你了！政治運動豈可以交付給未出學校的青年的，世界上的革命學生加入的，只有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德奧的暴動，然而那時指揮學生的却是學堂的教育。你們的學生運動是甚麼人的主動，我是不曉得的，然而學校的教育却是完全取一種旁觀的態度。前幾天學生向參議院請願，我是個在場的

人。當警察用皮帶子趕打學生的時候，有幾個看熱鬧的中等以上的人，嚇得臉都青了，跑的比學生還快。只有幾個十六七歲的學生，騎了自行車，在那裏撒佈傳單，到這有幾點子火氣。這就譬如一家人家上了強盜，或是失了火，所有的壯丁都藏了起來，把救火，打強盜，這種大事都交給十幾歲的孩子手裏，豈非是怪事？而且你們的學生運動也是最特別。挨打受傷的學生都是向人家請願去的。為請願而受辱，未免太不值得了！不是我替英國人吹牛。我們國家若是有重大的運動，有知識的國民，老的少的，無有不加入的。你只看看歐戰發生的時候，英國人爭先恐後去當兵，是何等愛國，何等勇敢！現在你們國家的危險，比英國加入戰爭的時候，大小如何。何以人心竟絲毫沒有感覺呢？無怪布蘭特一類的人要罵你們麻木了。

我——我們中國人不容易感覺，不容易集合做政治運動，我是承認的。但是近幾年來麻木，實在是一種反動。當滿清末年，一班有志志士恨滿政府腐敗，秘密結合起來，做革命運動，何嘗沒有犧牲的精神，慷慨的氣節？廣東的將軍，安徽的巡撫，北京的軍需使，都是炸彈炸死的；攝政王，袁世凱，同出洋的五大臣都也會受過虛驚；廣州的黃花園至今還有犧牲的紀念。當日人心不能說不激昂，流血的也不全是未出學堂門的學生，何以到如今竟沒有人出頭來犧牲，來奮鬥呢？你要知道，當辛亥革命以前，人人心中都有一種公共的目標：第一是「排滿」，第二是「平民政治」；以為滿人倒了，政體改為共和，天下就太平了。對於這兩件事有一種絕對的信仰，大家纔肯犧牲，纔肯流血。這十一年來的經驗，把這種信仰完全打破了。滿人倒了，起來代他的同他一樣壞；政體還沒有變健全，代議政治已經完全破產了。大家沒有了信仰，四顧彷徨，不知道如何中國纔弄得好。要犧牲，為的甚麼？要奮鬥，為的甚麼？

誰也答不出來！始而是失望，繼而是消極，消極的結果便是麻木。譬如歐戰初起的時候，「救比利時」，「抵禦強暴」，「鞏固世界的平民政治」，都是激發人心的好目標。到如今停戰已經四年，和平仍然無望，不要說從前所唱的高調了。要是英國人現在再要替人戰爭，我可以斷定奮勇從軍的人萬不能如一千九百十四五年那們踴躍，這也是從失望而消極的結果。

A笑道：「你又講起歷史觀念來了，我無話可以駁你。我只有句忠告：在目前的世界，凡沒有信仰而消極麻木的民族，都是不能生存的！」說到這裏，火車已經過了崇文門。A站起來戴上帽子，穿上大衣，向我揮手道：「一個國民的知識與責任，義務與權利，都成一種正比例。我總覺得留學生是中國知識最完全的人，也是享社會上最大權利的人，所以我一面慶祝你的買賣成功，一面希望你不要忘了政治！」

吃先生的日記

(選錄)

衡哲

正月初一日 今天是新年的第一日，我可忙極了。雖然在酒館飯店中，我的足跡略為稀少些，但家家屋子裡却把我叫得亂心慌。我學了孫行者的本事把這個身體化成千千萬萬，却仍舊是趕不開來。那些世界上的人們，喜歡說什麼專利，不是我誇口，他們誰能比得上我呢？不說別的，單說今天一天，誰的念頭不想到我呢？誰的精神錢財不消耗在我的身上呢？但我今天疲極了，不能多記了。

初二日 昨晚直到三點鐘，才得休息，今早一天亮，又有那些公館中的少爺小姐們在那裡叫喚了。

我起初不睬他們，誰知被那些睡在床上的太太們知道了，他們就一疊連聲的叫老媽到廚房裡去，把我拖了出來。咳，紅員也不見好做的

呵，可憐可憐！今天我犯了一庄罪過，就是使一家的夫婦反目。現在我把這件事記了下來，給人家做個戒鑒。今天午刻的時候，我正奔到處奔走，忽然聽見張家的先生，在那裡高聲叫我哩。這位先生自從斷了乳至今，三十餘年中簡直沒有和我分離過！就是在睡夢中，他也是常常見着我的。所以我聽了他的叫喚，便拋棄了一切，匆匆的去了。誰知道他家的厨子眼裏，弄的都是倒我招牌的東西。張先生發了怒罵了厨子一頓還不夠，又想到他的太太身上去。這位太太因為張先生和我要好，不免有些吃醋所以向來是不善和我親密的。今天他見他發怒，便說道：「一天不得好吃有什麼大得了呢？也用得着如此大驚小怪嗎？」張先生聽了更加大怒道：「你不愛吃，你是個蠢物，你能使我不愛他嗎？人生活在世界上，除了吃之外，還有什麼解悶的好朋友呢？」他一面說着，一面忿忿的披上外套，戴上帽子，拉了我的手，說道：「莫睬這個女子，我們到酒館裡去細敘罷。」我記得我們走出來的時候，那位張太太正伏在桌子上哭泣呢。我雖然跟了張先生，到酒館裡去小心慰貼的伺候了他半天；但是我的良心，至今還在責備我呵！

初四日 昨晚仍舊不得早睡，今天仍舊一早就起來。可憐我這樣的忙，有時還要受人家的毒罵。即如城東的王太太，今天因為她的四歲的小兒子病了，便在那裏罵我的了，說我不應該讓小少爺和我胡亂聚會。像我這樣的紅員，竟還有人敢把我當做毒物，可惡極了。

但是我未曾沒有知己呵。即如城南的趙太太，她的行為就和王太太大不相同了。她的七歲的小姑娘，今天也病了腹瀉的病，她的老爺，就疑心是我害的，她立刻說道：「吃是生命的根本，我只知道有人為了沒有他害病，誰又見過有人為了他生病呢？孩子的病，是因為我們窮苦，吃不肯好我的到來，所以腸胃空虛的瀉起來了。你還不快點叫人去買些好東西來補補她嗎？」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週報

THE ENDEAVOR

43

每號零售價三元
郵寄大洋二
分。半年二十六
號。大洋五角；
全年五十二號，
大洋一元，郵費
在內。不通郵區
地點，可用三分
的或一分的郵票
代價。

總發行所 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這一週

張紹曾的內閣早就該走了

(適)

我們以為張紹曾的內閣是不會自動的去位的。然而中國的政治界，不可能的怪事往往會產生。張紹曾內閣竟通電辭職了。

據北京報紙的傳說，張內閣辭職的最近原因，是保定洛陽兩方軍閥強迫他們發表沈鴻英傳單，和孫傳芳督閩的命令。連日報載洛陽專使李倬章和保定專使項致中在京坐催這兩道命令的發表。

張內閣既掛着「和平統一」的招牌，自不敢貿然發表這種「武力統一」的表示。爭執的結果，張紹曾已允發表孫傳芳督閩，後來終不敢發表，遂致全閣辭職。

若這種消息是確實的，張內閣居然肯以去職和保洛軍閥為主張上的爭執，總算有點政治手段的了。所以有些報紙竟因此表示恭維之意，如李博他們的東方時報中文開說：

張內閣……此次對閩粵問題，能抱定和平宗旨，事機性總揆高位，不為武人勢力所屈服，尤為數年來歷任總理中所不多觀。
(英文開卷同)

如果張內閣真能明白宣布武人壓迫的狀況，

如果他們敢對於他們的太上政府明白宣戰，那麼，這種論調也許有人贊成。然而我們細讀他們發出的辭職通電，翻來覆去，竟尋不出這種「不為武人勢力所屈服」的精神。他們只說：

近日以來，粵中有借名亂位之行，各方呈枕戈待旦之兆。和平立破，調劑無方。住兵既與本志相違，坐視又惟恐亂是懼。「借名亂位」是明指廣州；而「枕戈待旦」一句，也可指奉天，也可指四川，但決不能算是直指保定洛陽近日的威迫。無論誰讀這電文，只看見張內閣對孫文的抗議，而看不出一些反抗曹吳的決心！

然而張內閣的辭職，又似乎不容易挽回了。因為他們那個調劑文的通電裏，只有「借名亂位」一句是斬釘截鐵，不會有別解的。而這一句所攻擊的事實又是最不容易挽回的。如果張內閣希望用這一層為進退的條件，那就未免太笨了。他們該不至於這樣笨拙罷。

所以我們可以猜想，張紹曾內閣這一次辭職，是與想下台不幹了。不幹的原因，也有種種說法。是真是假，是：

實因內部意見不一，張敬輿無法制取；於是欲以一走彌縫之。對於閩粵兩令，亦並非絕對拒絕，乃已諸發表而復悔之，無法反汗，而欲以總辭職先發制人。

張自就職以來，雖據和平統一主義，而毫無根本計畫，今日敷衍甲，明日敷衍乙，弄得左右為難，進退失據。則此時之辭職，吾人固猶恨太晚也。

張自就職以來，雖據和平統一主義，而毫無根本計畫，今日敷衍甲，明日敷衍乙，弄得左右為難，進退失據。則此時之辭職，吾人固猶恨太晚也。

在我們看來，張紹曾的內閣早就該走了。無論他們的和平統一主義有無根本計畫，即使他們真有根本計畫，這八九個人也不是能做到的和平統一的人。全國唾罵一個無恥的彭允彝，而張內閣始終維護他；司法界與學界攻擊一個程克，而張內閣始終擁護他。軍閥濫殺工人甚至濫殺無辜的律師，而張內閣始終不說一句話。元寶節北京軍警毆打市民提燈會，使多少少年學生流血受傷，而張內閣不聞不問。這班人早已失國人的信用了。失了國人信用的人而妄想做統一的夢，豈非倒行而求進嗎？

總之，張內閣對於一個恥無恥的彭允彝，尚不能去，而竟有人信他們這次的辭職是反抗保洛軍閥的表示！這種信仰心，是我們不敢領教的。

我們到了此刻還不能確定，德國究竟付過多少賠款，因為德國方面和協約國方面，對於這個問題的報告，均有各各的計算，其中相差的數目實在太大。照德國政府的正式報告，他們到了一千九百二十三年的一月一號，曾經付過約台二萬兆銀元的賠款。而協約國方面的計算較此數相差有好幾兆元的，今姑且將我們所能得到的數目彙集於下，可以看出這次賠款之大，實在是歷史上所未曾有過的。

德國政府於一千九百二十二年的十二月二號確定他們所交出的財產和現金共計有四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從此以後，德國政府又於十二月十六號交付比利時六個月期的一萬萬馬克的國庫券。

協約國方面不承認這個數目，照法國的計算，德國所公佈的賠款數目超過確數有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之多。法國祇承認德國至一千九百二十二年十二月一號止，共付過賠款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約合銀元四千兆。

賠款委員會將德國從一千九百十八年十一月十一號至一千九百二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號間德國所交付的賠款確數公布過，共計六，四八七，八五六，〇〇〇金馬克，其中有一，一八四，一七二，〇〇〇金馬克是現款。但該委員會又於一千九百二十二年三月七號的通告中聲明那下列的幾種重要數目並沒有計算在德國的賠款數內：

(一) 凡德國所交回協約國方面的各項物件。
(二) 凡德國所交付協約國方面所設立的債務清理機關的一切款項。
(三) 所交付的紙馬克，和德國直接供給協約國軍隊的食料和物品。
(四) 德國所供給協約國各項委員會的費用。
德國供給協約國的食料和原料，定為三，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供給協約國軍備的物件和其後各項的服務，計一，〇八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協約各種委員會的費用，計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這幾種款項共計有四，九八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當然應該加入在賠款委員會的德國賠款數內。

除此之外，德國於一千九百二十二年之內，曾經付過十次賠款，其中有六次是每次付三一，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共計一八六，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三次是每次付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共計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一次是三三，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此外，還有別種付款至一千九百二十二年六月一號止，計四一，三〇〇，〇〇〇金馬克，還有交付比利時六個月期的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國庫券。所以德國於一千九百二十二年所付的賠款共計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至於德國於該年所交付的煤，木料和別種財產均沒有計算在內。除此之外，德國又於一千九百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六號交付法國值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的物件。

德國所公佈的賠款數目超過確數有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之多。法國祇承認德國至一千九百二十二年十二月一號止，共付過賠款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約合銀元四千兆。

我們把上述表上的數目，詳細分析起來，第一件可以引起我們注意的，是在一時代以內，各省人物的貢獻，數目至不平均。即如後漢一代，最多的是河南，百分率在二十七以上，其餘廣東，貴州，雲南，奉天，都是零；江西，湖南，福建，廣西，四省，都在一以下；山西，江蘇，浙江，湖北，都在五以下。然而同一個省分，在六個時代之內，一時代的貢獻，又與其他時代，相距的很遠；即如河南在後漢是百分之三十七，到了明不過百分之七，江西在後漢都在百分之五以下，到了明就有百分之十一以上。這種人物分數的變遷，實足以代表文化中心轉移。這又是甚麼原因呢？

第一個最明顯的原因，是建都的關係。即如後漢，北宋都在河南建都，所以河南的人物最盛。南宋的都城在浙江，唐的都城在陝西，所以浙江在南宋，陝西在唐，人物最盛。況且二十四史上的人物，雖不全與政治有關，但是最大的部分都是官吏。官吏是從考試得來的，重要的考試，都在都城；離都近的省分，考試先佔了便宜，人物也自然容易出顯，但是距都城遠近，不是人物貢獻的惟一原因，又有很明顯的證據。即如前漢的都城在陝西，而陝西所出的人物，遠抵不上江蘇，更不必說山東，河南了。明的都城在直隸，然而江蘇，浙江，江西，安徽四省的人物，都比他多。無論那一代，四川比湖北，遠，而四川六代的平均分數是四，湖北是二；雲南，廣西，都比貴州多，然而有明一代，貴州的人物，不如雲南，廣西。足見得都城的地位，雖是很有關係，然而決不是人物變遷的惟一原因。大概文化的中心，比都城的地位重要。若是都城也是那時代的文化中心，建都的省分，人物自然比他省要多，不然，還是文化中心要緊。

皇室籍貫，也是很有關係。「從龍」的固然大半是豐沛子弟，而且他們的子孫，襲了祖宗的餘蔭，變成一種世家；故鄉的親戚朋友，又要聚附；皇室的同鄉，自然是親佔便宜。江蘇在前漢時代，百分率是十一，安徽在明也是十一，都是佔了漢高帝，明太祖的光。

經濟的發展，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無論甚麼時代，沒有幾分的經濟獨立，就無從講起教育。孔子若是娶蔡氏而飲，耕田而食，那裏還有功夫去教詩說禮？到了後世，教育的中心，在重要的書院，書院裏面發達，又是靠地方上捐資的能事。地方上越富庶，教育越振興，人物也自然越增多。江蘇，浙江兩省在南宋以後，變成中國文化的中心，與兩省的經濟史，總有關係。在唐以前，錢塘江同揚子江之間，沿海都是鹽塘，同現在江北開鹽墾地地方差不多。直等到錢塘築了海塘，沿海的田地，漸漸的成熟，南北運河一通，絲米都可以出口。江浙，兩省成了全國最富庶的地方。同時這兩省所出的人物，也就烈於各省之上。影響於國民經濟最大的是戰爭。元以後北方的退化，明以後四川，江西，福建的衰落，多少都受了兵燹的影響，北方不但遭了兵災的殘破，而且因為水利不興，旱地的收入，一年少似一年，恐怕也就使得經濟不振。但是我目前沒有精確的研究，可以證明北方農業的退化。

還有一個原因，是「生存優點」的變遷。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但是何者為優，何者為劣，在人類方面，全要看社會的習尚為準。假如社會崇尚忠實，誠懇；把社會上最高的位置，給忠實誠懇的人，這種人自然是優勝，若是社會推重文學美術，有文學美術天才的人，就可以得勢。中國北方人，是忠實誠懇的一路，揚子江下游的人，是比較長的長於文學美術。看上列的表，宋以前北方人佔優勢，宋以後揚子江下游的人佔優勢。或者是宋以後同宋以前社會的習尚不同，生存的優點變遷，所以如此。但是細細研究：宋，明兩代長江下游的人物，忠實誠懇的也是很多，宋以前的北方人也很多，長於文學，恐怕這還不是人物貢獻南北變遷的重要原因。

據我的研究，最重要的原因，是殖民同避亂。宋以前中國的文化中心在山西，河南。就是兩漢，除了四川，江，浙，長江以南的省分，可算同中國歷史沒有甚麼關係。湖南，廣東，江西，福建，都是唐宋初因為殖民的結果，方纔歸

入中國文化範圍之內；貴州，雲南，廣西到了明，纔可以算是中國的領土。東三省一大部分，始終在東胡族手裏，在中國歷史上，當然不能有甚麼重要的人物。避亂同殖民的性質，本是相同。但是殖民的人，不必一定是中國社會裏優秀分子，而東晉同南宋兩次渡江，隨從南行的，都是當日的士大夫，不肯受外國人統治的；聲明文物，自然是在這班人手裏。宋以後江浙，浙江的勃興，大概很受這種避亂人的影響。至於北方受了外族統治，文化一定不能如前。五胡的時代，倡亂的外族，都深受過中國文化的人居多，所以為害不大。金元兩代，北方全是野蠻人的天下，經他們蹂躪以後，一時不容易復原，也是意中的情事。

綜論起來，前漢時代，中國的文化，本來在山西，河南，所以這兩省出入最多。陝西是建都的關係，江蘇是皇室籍貫的關係，所以也比較發達。其餘如湖南，福建，廣東，廣西，貴州，雲南，同東三省，都完全沒有開化。浙江，安徽，四川佔的分數，也是極微，惟有湖北是因為是楚國的舊境，人材較多，可算是南方各省的例外了。後漢情形，同前漢相差不遠，不過河南是皇室籍貫同建都兩重的關係，特別人多，南方幾省，也漸有進步。唐代文化的中心在陝西，北方各省的程度，比兩漢較為平均。南幾省除去江蘇以外，仍舊不大發展。四川，安徽反為退化。北宋時雖因為建都的關係，河南特別出人，然而江浙，四川，江西，福建，或是因為經濟發展，或是因殖民移民，文化進化，大有一日千里之勢，漸漸要同北幾省爭衡。南宋北方不在版圖以內，自然沒有許多人物；文化中心，從此就到了長江下游。江西，福建都表現有史以來未有的盛況，明朝北方因為受了外族的統治，農業又復退化，仍舊一蹶不振。江蘇，浙江，江西，安徽四省，還出其他各省之上，（安徽因為皇室同從龍功臣的籍貫關係，與他省不同，）西南也慢慢的露了頭角，與宋以前的中國，然是兩個世界了。

（未完）

小說

樓梯上

Arthur Morrison 著
虞譯

莫理遜 (Arthur Morrison) 生於一八六三年。少年曾在政府機關服務。後來才投身於輿論界。他的小說長于描寫貧民區城中的生活狀況作材料，當時稱為一種新的寫實主義。他在一八九三印行的短篇小說集，名為「陋巷故事」(Tales of Mean Streets)，風行一時。這三十年中，很多繼續他這一派的作品。他的小說不少，他的偵探小說最有名，但文學界最賞識的究竟還是那部「陋巷故事」。我這一篇也是從這一部裏譯出的。

這所房子也曾見過世面來。當年倫敦東頭商業興旺，裝飾的和機器器的不層住在他們的工廠所在的區域，那時候會有一位體面的主人住過這房子。但是現在這所高層，磚地雖然還新實，外觀可很難看了：走道兩旁，污穢不堪，油漆也剝落了；窗子有開沒的，有釘補過的；大門是終日閉着的，婦女們坐在石級上，則談着疾病，死喪，和物價；樓梯上和走道的地板上釘的地毯上一個一個的都是絆人的破洞。因為八家人家住一個房子，誰家也不肯買一塊門口擦腳泥的粗席，況且那條街又是一條常是泥濘不乾的街道。這房子不但難看，還有種種氣味，沒有一種是好聞的（一種是煎魚臭味。）

雖然如此，這房子却還不是個貧民窟。三層樓上，一個瘦削的婦人，兩隻手腕露在短袖外，站住了正一個房門外偷聽；那房門開了，從那久閉的房門裡放出一股腥酸氣味來。一個曲背龍鐘的老婦人站在門階上，一隻手攙住身背後的門。

那瘦婦人問道：「克太太，他現在可好些嗎？」說時，他對那門開處一點頭。

那老婦人搖搖頭，隨手把門帶上。他的牙床在那枯瘦的嘴裏磨來磨去：「好是不會好的了，直等到他走」。說到這裏，略頓一頓：「他快要走了。」

「醫生說沒有指望了嗎？」

「天哪，我不要問什麼醫生，」克狄太太臉上顯像忍不住要笑。「我見過不少的醫生了。這小孩子就要行了；我也看得出的。況且——」他說到這裏，把門又拉一下，關緊了，他才低聲說：「——他們來接他了。」他使勁點一點頭，接着說，「三個鬼昨晚在牀頭作響；我懂得那是什麼意思！」

那瘦婦人縮起眉頭，點點頭。「呵，是的，我們遲早總逃不過這一天。有時候，這樣脫卸，倒也快活。」

這兩個婦人各朝空處望着，那老的點一點頭，嘴裡略略作聲像田雞叫。一會兒，那瘦婦人說道：「他總算一個好兒子，可不是嗎？」

「噯，噯，——我當他是一個很好的兒子了。」老婦人似乎有點不高興。「雖然我只有——個工會可以補貼一點，我總要把他的後事辦的好看點。多謝上帝，我這辦得起！」他很疑難的說着，一只拳頭托着頰巴，睜着眼睛望着樓梯上漸漸暗下來的夜色。

那瘦婦人說，「當日我的男人死時，」他提起此事，似乎得意起來了，「我給了他一個很冠冕的出殯。他是一個奧德斐洛會員，我得了十二磅錢。我辦一個橡樹棺材，一輛開敞的柩車。我們一家坐了一部馬車，他的同伴坐了一部——都是雙馬車，還有領事，還有護喪的執事。我們揀最遠的路，繞到墳山。領事的人對我說，「孟代太太，無論怎樣，你心裏總可以覺得你待他不錯了；在這一點上，總沒人能怪你。」是的，沒人能怪我。他對我是一個好男人，我也給了他一個好看的埋葬。」

那瘦婦人得意了。這個她的爛熟的孟代出喪的故事，今天在克狄太太的耳朵裏忽然發生一種新的趣味。那老婦人反搭着下頰巴，磨來磨去，說：「我家巴白也會有一個冠冕的埋葬。有了

他的保險錢，再東湊上一點，西湊上一點，我就辦得下了。只是護喪的執事的一層，我可說不定。那是一筆費。」

東頭的方言，婦人們看中了一件東西，而沒有錢買到手時，他們不明說買不起，只說那是一筆「費」，或說「一筆大費」。意思是一樣的，只是說來好聽點。克狄太太也會估算過他的家私，終覺得執事是一筆「費」。在一個省錢的出喪，執事人（Miner）至少也要半磅金錢。孟代太太說是要那麼多。

老婦人點點頭，「是的，是的，半磅金錢。」這時候房裏邊發生一種沒氣力的磨聲，像是病人用一條手杖敲着地板。老婦人喊道，「就來了。」——他伸手去抓門上的手柄，一面說，「是的，半磅金錢；但那可不算少了，我想不出法子怎樣弄這筆錢——眼前真沒有法子。」他伸手去推門，又頓住了。找上一句道：「除非我不用領毛了。」

「不用領毛，那是很可惜的。我要——」樓梯上有腳步；忽然有絆了一交的聲音，接着就是一個人牛氣賭咒的聲音。克狄太太瞪着那將黑的夜色，問道，「您是大夫嗎？」

來者是醫生的助手；他進病人的房裡去了，孟代太太也自踱上別一層去了。

有五分鐘的時間，樓梯上更黑暗了。醫生的助手，——一個少年人——從病房裡出來，後面跟着那老婦人——拿着一支蠟燭。孟代太太在上層的黑暗裡聽他們說話。

那助手說，「他快要落下去了；他務必緊要喝點提神的东西。曼塞大夫叫他紅酒喝。酒呢？」

克狄太太嘴裏咕嚕，怪可憐的。那助手使着一種不很在行的腔調（他是一個月前才准行醫的），說，「我告訴你，他務必緊要喝點，他吃不下硬東西了；我們不能讓他這樣落下去。多換過一天，也許會轉機呢。——可是因為你買不起紅酒？」

老婦人說，「那是一種費，——費那麼多，大夫，可不可給他半升牛奶和——」他說不清楚了，頰巴只磨着。

「但是他務必喝這個；就是你的最後一個先令，你也得買給他喝。如果你當真沒有這幾個錢——」他喘頓了一頓，他不是一個有錢的少年人——但他記起昨晚晚上打納牌時，一堆一堆的大便士風進來；況且他是新來的人，想不到他自己去尋晦氣。所以他摸出五個先令來，說：「如果你真沒有錢——也能，拿這個去，買一瓶好的。不要到小酒店裏買。不要忘記，立刻就買。他早就該喝這個了。」

他可不知道，說也巧的很，原來他的師傅前一天也會犯過同樣的不小心，給的錢的數目都是不說，他那裏知道？他摸下樓梯，走上黑泥濘的街道，心裏盤算：一個公理會牧師的兒子打牌贏來的錢，這樣花掉一點，不知可以贖罪嗎？

但是克狄太太拿蠟燭進房時，敲起了臉上的皺紋，很聰明的搖搖頭。「錢」的一聲，五個先令掉在——把茶壺裏去了。孟代太太聽到這裏，也就走開去做他自己的事了。

房門閉了，樓梯上全是黑暗。有兩次，一個同屋的人下來，上去，又下來；那扇房門還是閉着。底下幾層，男的，女的，來來往往，出出進進。偶然一種喊聲，或一種笑聲，從街上送過來。馬路旁的石路上，腳步的聲音，更清脆，更少了；從底上一層的走廊上，時時有醉鬼走路跌撞不穩的聲音。

一隻破自鳴鐘，啞啞的亂報鐘點；每隔二十分鐘，準有一個警察的腳聲走過，似乎有意聽嘲那破鐘的時辰不準。最後，有人把大門關了，街上的聲音就模糊了。樓梯口上那間房裏門上的鈴一轉，鎖上了。此外，更聽不見什麼了。下面一隻慘暗的燈光，照了幾個鐘頭，也就滅了。那發了瘋的自鳴鐘，啞啞的不息；但那間房裡終夜沒有人出來，也沒有誰開那房門。……

次日早晨，孟代太太來敲門，那房門上的鈴一轉，門開了。停了一會，那兩個婦人同走到樓梯口。克狄太太戴着一頂不成樣子的帽子。孟代太太說，「呵，他是一個很好看的死屍，白的同蠟一樣。我的男人死時，也是這樣。」

那老婦人又作田雞叫了：「我不能不走了。又要去問保險錢，又要給他量身材。夠忙了。」

「夠你忙了。你要那一家橫房？衛金好嗎？我那回僱的是衛金家。比開基家好點。開基家的執事，穿的衣服不漂亮，袴腿竟有擦破了的。如果你能用執事——」

「自然，自然，」克狄太太很假硬的點一點頭。「我要用執事。多謝上帝，冠冕點，我這出得起！」

「還用領毛嗎？」

「是的，還要領毛。究竟用領毛也費不了多少錢。」

詩

「我的心」

My Heart Is Heavy
My heart is heavy with many a Song
Like ripe fruit bearing down the tree,
But I can never give you one—
My songs do not belong to me.
Yet in the evening, in the dusk
When moths go to and fro,
In the gray hour if the fruit has fallen,
Take it, no one will know.

我的心被許多歌曲壓重了，猶如樹枝被熟果壓彎；但是我一個也不能給你——因為他們都不屬於我。不過到了黃昏的時候，有許多蛾子正在飛繞，在那黑暗之中若有一個果子落下了，你就拿了他去也沒人知道。

My Heart Is Heavy

My heart is heavy with many a Song
Like ripe fruit bearing down the tree,
But I can never give you one—
My songs do not belong to me.
Yet in the evening, in the dusk
When moths go to and fro,
In the gray hour if the fruit has fallen,
Take it, no one will know.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週報

THE ENDEAVOR

44

每號零售銀元三
分。郵寄大洋二
分。半年二十六
號。大洋五角；
全年五十二號，
大洋一元，郵費
在內。不通郵區
地點，可用三分
的或一分的郵票
代價。

總發行所 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這一週

武力統一之夢

我們在上期本報裡，曾指出張紹曾內閣辭職的通告，只明白表示了張內閣對孫文的抗議，而沒有一毫反抗曹吳的決心。

這一週裡，這話竟完全證實了。從張紹曾內閣不敢反抗孫文軍閥的情形看來，我們更可以明白張內閣當日口頭表示的「和平統一」的話早已無形取消，而今日北方軍閥實已決心要做「武力統一」的迷夢了！

我們在去年夏間親自聽見一位代表軍閥的閣員說，「只消兩萬兵直搗廣州，什麼事都沒有了。」我們當時就說，「你們為什麼不能先弄兩萬兵直搗奉天呢？」

現在形勢比有比去年更糟了。東三省內的政和軍備，都已非去年戰敗之後的情形可比；財政一方面，尤非各省所能比。廣東方面，無論北方軍閥如何勾結沈鴻英，如何發達孫傳芳，他們至多能擾亂廣東，而決不能征服廣東。四川方面也是如此；他們無論如何勾結劉湘的忙，他們至多也只能擾亂四川，而決不能征服四川。至於中都各省，我們只看見齊燮元四面擴張地盤，努力為他自己製造勢力；這個野心辣手的武人，豈

肯久居曹吳之下？

一年以來，直系軍閥早已把一年前所得的一點相對的同情漸漸失去了。本來直系之中也只有吳佩孚可以勉強支撐門面；去年就是國中最激烈的報紙，也還稱他為「較為開明」的軍人。但京漢鐵路罷工事件，洛陽保定武昌三方軍閥的倒行逆施，武力統一的陰謀顯露，征閩亂粵四川的計畫實行，國人對於吳佩孚早已非常失望了。對吳佩孚尚且如此，對曹錕一班人更不用說了。以這班已失人心的人，當此無從收拾之時局，而他們還毫無覺悟，仍舊實行他們倒行逆施的武力主義，他們的失敗是可斷言的，並且不是可惜的。只可惜人民的糜爛，反動政治的延長，從此更不知何日才得終了呵。

國會又出醜了

早已自絕於國人的國會，於拜壽賣身之外，最近又有所謂「風流事件」發生。此事件之主要犯為衆議院的議長吳景濂；據北京報紙所記，其事如下：

素以風流自命，鄧五百金與碧雲霞春風一度之某議長，忽于前晚(十一日)九時三十分，乘坐汽車偕同長林小姐妓女小雲雲，巧香，及華義銀行買辦徐世一等到東方飯店，開三十一號房間，預備住宿。某議長

因賞某妓女銀兩，需用現洋五十元，呼侍者入。命向帳房暫借。侍者當答以帳房因赴友人家宴未歸，此款實無從借墊。某議長當大怒，從身邊掏出千元鈔票一張，令侍者向外兌換；並藉詞房中電燈不亮，要換汽油燈。該店執事人當以打汽油時，恐就誤壞長好事，擬先換電燈泡，當呼電燈匠來。適候燈泡之際，某議長又疑店中故新汽油燈不與，隨手以茶壺擲打電燈匠，滿身淋漓，幸未受傷。某議長怒猶不息，比又指揮汽車夫等闖入店內，藉搜查汽油燈為名，逢人便打，該店經理協理及管車人等，均被打倒，受傷各有輕重。一時秩序大亂，呼聲震天。是時有天津律師報經理某君，亦寓該店，適從外人，該議長汽車夫等疑係該店執事，亦幾被打。門外巡警聞聲而入，見是議長揮打人，木立不敢干涉。因毆已畢，某議長等遂與該妓女等乘手上汽車而去，仍向長林歇宿。夜深二時許，某議長復由長林小姐電達警署，力囑務將該店經理傳回看押云云。

這種醜事，我們本來不願記下來污穢我們的報紙。然而這事件已公然提出於「四百兆人民代表之尊」的議席之上了。我們引各報記十四日衆議院第三期第二十八號當會的情形如下：
議長吳景濂主席。
郭精誠辭職案主席云，十二日報載衆議院議長吳景濂，在東方飯店狎妓縱賭，並因索借不遂，致將房間什物搗毀，復指揮衆議院警士毆打該店商人。似此倚勢凌人，不僅有犯違警律，抑且有視國民代表，不知報國果否屬實，務請主席鄭重答復。主席云，前日之事，乃我個人之私事。我要怎麼幹，就怎麼幹。你們管我不着。我無答復你們之必要。
王乃昌發言，謂據院法議長僅在院內有指揮警衛之權，前日東方飯店之事，固屬吳某個人之私事，但當時何以指揮院警打碎東方飯店什物及毆傷經理。此種不法行動，本席萬不能承認。如議長行同市僧，不

遵守院法，任意揮揮警衛，作隨身武器，則議員各人亦應該各携一人，以作家奴驅使。此等軍大事件，請議長明白答復。主席云，院法範圍甚廣，本席不能解釋。貴議員所質問，無答復之義務。
我們的朋友Y君作文批評此事，把此事和休職軍人傅仲山開路行劫，搶奪中國銀行庫丁的事相比較。他說：
傅仲山見了警察，就嚇的逃走；而警察見了吳景濂，反嚇的逃走。……傅仲山畏罪自盡，心目中還有法紀；而吳景濂打傷了人，還叫事主磕頭賠禮，叫警廳捉人嚴辦。
也許傅仲山之死並非非法，不過自知無勢可倚，終於不免法律的制裁，所以以一死自了。而吳景濂敢於如此作惡者，他明知中國的法律是對於特殊階級沒有效力的；至於社會的制裁，道德的束縛，更不在他的眼眶子裏了……
我們替國會羞，替國民羞，也就不替那不幸的傅仲山歎惜他無所恃而敢於為惡的大過了！

湖南的財政

湖南完全是農業地方，向來有一兩湖熟天下足」的諺語。據海關的報告，湖南除了本省人民自食的農產物之外，每年由長岳兩關出口的米，平均在四百萬石以上；還有從南路運出廣東的，不在其內。他的產米量，在江蘇安徽之次。所以人民的生活狀態，是很簡單安樂的。古人說湖南地方無大貧亦無大富，這句話却是不錯。到了清朝咸同之間，曾左胡等由練團勇而造成湘軍的開闢，帶了無數的不事生產的湖南子弟，在外奮鬥。凡是用兵的地方，便成了湖南人的勢力範圍。洪楊十三年之際，十六省的精神，都一古腦兒被湘軍坐享其成。這時湖南人的職業，在家的便是務農，在外的便是做官當兵。做官的既多，本地的紳權自然也就大了，地方官都奉命唯謹，不敢有一個貪婪的。只有金銀流入，沒有金銀流出

所以湖南便成了相對的最富庶的省分。這種狀態，一直保持到宣統末年。民國成立以來，湖南因區域的關係，成了新舊——南北——兩派勢力的決勝點。兩軍出進四次之多，加以災歉，搜括，盜匪，奔修，種種原因，十餘年來，歲無寧日，於是湖南一變而為中國最窮的省分。

一家子弟，子弟們各奔前程，各謀生活。那時家長既沒有維繫他們的力量，便失了重心，就合也就不行了。一國窮了亦然。湖南因為窮了，便生出種種怪現象來。第一種現象是軍人的把持。湖南當民國九年譚延闓捲土重來的時候，異軍突起，合力驅逐，那軍隊的名目組織，毫不一律，爭權論功，窮爭不已，免不了分列土將湖南全省分作十四個軍區，每區設一個最高軍官，以位置他們。而他們的軍餉仍由長沙——湖南的中央政府——發給。可憐那時的長沙如何有供應全省軍隊的力量？他們便以就地籌餉為名，其先向不相干的百姓勒索，漸漸而提撥稅款，最後便實行把持各種財政機關。用人行政之權，都在他們的掌握。這時不僅稅款不允照解，索性連數目都不屑呈報。這種現象簡直是中國的縮寫圖！第一種現象是洋商的把持。長沙以外的財源既斷絕，那麼，長沙政府向用度，就不得不仰仗本地兩個最大的收入機關。一個是權運局，因為是銷鹽於各地的關係，也不免受軍人的指點。一個是造幣廠，每年鑄造「殺人不見血」的銅元，餘利極為可觀。但是鈔本那兒來的呢？少不了是向洋商借債了。這班洋商見有款可乘，盤斷把持，更無所不用其極。他們的手段，較之盧莽粗暴的軍人，尤為周密精細。財政當局未嘗不恨惡他們，未嘗不欲想法子驅除他們，無奈要鑄銅山作泰山，仍只得低首下氣遷就他們。這種現象，又與墨西哥的礦商一般無二。第三種現象是下級官吏的把持。厘卡關局理面，有一種查貨的僕役，喚做「打子手」。他們的地位雖小，因為是長官耳目所寄，權勢却是很大。聚賭的人，總逃不出他們的手。刁難勒索，無所不為。商民起受痛苦，他們越有利益。他們的辦法，是少少予手予腳，一個團體，湊出多少錢來，代人向地方軍官運動買缺。把那人作傀儡，他們依然幹那老營生。那做傀儡的

人，也樂得就地分贖，毫不費力。況且飲水思源，更不敢得罪他們，一任他們胡為。這種現象又和廣西兵待遇長官差不多。況且困窮之外，還有許多債務。債權者又多紛紛赴武夫，他們以武力擁護債權，又藉債權以鞏固武力。當局說裁減軍隊，他們便索債。當局說收回財權，他們便索餉。當局無還債付餉的能力，財政便永無鬆頓的日子。總而言之，一個「窮」字，可以代表一切形容辭了。

但是平心靜氣，上說的三種現象，第一二兩種現象，其原因由於財政的窮困，而第三種現象實暗示法律制度之不良。不過政府太窮了，便立不起威信來，使第三種現象可以依附第一二兩種現象而存在。所以湖南財政上的緊要問題，在如何方能發餉。因為政府能夠按期如數發給軍餉，那班軍官便沒有口實來把持稅收，而政府就可以收回一切財權。收回財權以後的問題，便是如何方能整頓稅收，除去一切中飽偷漏的弊病，使收入增加，可以漸次設債。直俟債務有了辦法，方能說得起什麼財政方針租稅政策來。這是何年何月的事，却是難于預測了。

還有一點，是大家應注意的。湖南如今是自治法省分，照湖南省憲法的規定，一切租稅，只有省國家稅與市村地方稅之別。例如印花稅，煙酒稅，賭稅等等，以前是中央稅，應解歸中央的。田賦，常關稅，厘金，以前是國家稅，應由中央指撥用途的。現在一概列作湖南省的收入。將省國家稅與中央國家稅並而為一。這是湖南省預算不同的地方。而將來憲法上的問題，不僅是行政權之爭，且是財產權的分配，也是極不容易制定的。我們姑不必管他，先把湖南的債務和收支情形開列在下面。

一湖南的債務

債別 總額(元) 實欠數(元) 說明

Table with 3 columns: 債別, 總額(元), 實欠數(元). Rows include 第一九、八七、八、〇五, 第二六、六九、二、八四, 第三七、〇九、九、〇五, etc.

第二五、六二、〇〇三、〇〇〇 這是民國九年十月至十一年九月底止，總司令部所屬軍隊機關的欠數。

第三一、〇〇〇、〇〇〇 這是民國十一年十月至十一年十二月三個月內的欠數。

積欠一、四二、〇〇〇、〇〇〇 這是民國九年七月起至十一年十二月底止，已發支付通知，而未支付之欠數。

以上實欠的數目，為二千一百二十二萬五千六百元。大別之，可分為左列的四種：甲、軍費欠數 一二、〇五二、八四九元 乙、政費欠數 三、二八四、八〇三元 丙、公債庫券 三、六八八、三三九元 丁、各項借款 二、二〇〇、〇〇〇元

是軍事官借此為難，若是認真償還，恐怕至少有一半落在長官手裏。這的公債也是一樣。政費也有這種不實不報的情形。只有各項短期借款，倒是有二是一，有二是二的。所以湘政府應付這些債務的方法，也不一致。雖然有輕重緩急之別。他的方法大約如下：(甲)對於軍費欠數的第一批存餉八百〇五萬餘元，由省政府發行一種存餉公債抵還。這種公債是沒有利息的，期改十年，以田賦附加稅作基金。

(乙)對於政費欠數三百二十八萬餘元，提撥十二年田賦償還六十餘萬元。下欠的二百餘萬元，另和軍費的餘欠別作辦法。(丙)對於軍費公債，置之不理。(丁)對於短期借款，或行展期。只權運局借款仍照原約償還。

照上列辦法，一部分總算稍有着落。那無着落尚待整理的債務，約為九百八十餘萬元，只好俟財政金融稍恢復原狀之後，酌量辦理了。(未完)

歷史人物與地理的關係 (續) (丁文江) 細細研究上列的表，還有一個要點。在宋以前，不但文化的重心，是在北方，而且文化的分佈，很不平均。在兩漢的時代，山東、河南兩省所產生的人物，總在百分之三十以上。後漢時河南一省就有百分之三十七。漢以後各省的程度，漸漸平均，由人物的省分漸多，每省佔的成分也漸多。在後漢的時代，最少的省分百分率是百分之七，最少的是百分之十五；可見得從前中國人的文化，本來全在黃河下游，以後因為移民避亂的關係，逐漸把這文化普及全國。這是我們民族

對於世界文明最大的貢獻。把遠東的許多野蠻人，變成功受中國文化的國民，這種事業，比羅馬人在西歐的功勞還大。但是普及同提高，往往不能同時並進；普及的成績好，提高的程度就差。

各省文化逐漸平均，雖然是事實，然而表上所列的百分數，都不完全與事實相符。本篇所說的歷史人物，大部分與政治有關係的。自從科舉取士以後，要出身於政治界，首先要列名於科舉。明朝科舉不但舉人是各省有各省的定額就是進士也是南北分界，所以各省出人物的機會，受了科舉定額的影響，不是自由競爭的結果，而當時定科舉額子的人，要使得各省都有出身，雖然文化較盛的省分，額子較多，文化較低的省分，免不了濫竽。我曾拿明代進士題名錄來做了兩個表：一個是有明一代各省所出的進士的數目，一個是同一時代各省所出進士的數目。進士是有額子限制，舉人是完全自由競爭的。以前者是當日政府對於各省文化所定的一種標準，後者是各省自由競爭所得的成績。

明代科舉表

省別	進士	舉人	進士百分率	舉人百分率
江西	二、七二四	一、一五五	二一、〇	一、一
浙江	三、二六七	一、四〇〇	二二、〇	一、五
江蘇	二、六二七	一、一四四	一八、〇	一、〇
福建	二、二〇八	九、五二九	一八、〇	一、〇
安徽	一、八八一	四、〇二二	一四、〇	一、五
直隸	一、五〇〇	六、五〇一	一〇、〇	一、八
湖北	九、九六六	四、三〇八	二二、〇	一、二
陝西	九、二四四	四、〇〇〇	二二、〇	一、三
順天	四、五四四	一、九〇〇	二二、〇	一、七
山東	一、六七八	七、二〇〇	二二、〇	一、七
廣東	八、四九九	四、〇〇〇	二二、〇	一、七
四川	一、三三四	五、八〇〇	二二、〇	一、三
河南	一、四九三	六、四〇〇	二二、〇	一、三
山西	一、〇九九	四、七〇〇	二二、〇	一、一
廣西	一、九六六	〇、八五〇	二二、〇	一、七
湖南	四、二七七	一、九〇〇	二二、〇	一、三
甘肅	七、六〇〇	〇、三三〇	二二、〇	一、八

貴州 七二〇、三三二
奉天 二〇〇、〇八〇
高麗 一〇〇

拿這兩個表來一比較，就知道官定的各省科舉額，不足以代表各省的程度。浙江、江西、江蘇、福建四省的進士，佔百分之四十六；這四省的舉人，佔百分之七十。可見得若是當時進士沒有限制，邊遠的省分，還要吃虧。又各省進士的數目，同各省人物的數目，竟大致相同。科舉額子的影響，可以想見。

第二件可以注意的，是新殖民地的勃興。四川是秦時進入中國版圖，在兩漢時已佔有將近百分之二，在浙江、安徽之上，而且其中有可馬相如、揚雄一代的文學家。到了後漢更是發達，竟佔有百分之五、六八，為揚子江流域各省之冠。江西、福建，都是唐宋時有中國人去殖民。北宋時代，江西的人物，如歐陽修、王安石都是當時的人傑，百分率在百分之五以上。較之唐代恰好增加十倍。福建在北宋的地位，同江西相仿，而且漸漸的變為文化中心。閩刻的宋版書，同浙刻一樣的重要。政治理學，福建人都是重要份子。這幾個勃興的理由，當然是很複雜的，然而最重要原因，是一種舊民族忽然遷移到一個新世界裏面，就能發展許多新事業起來。譬如閩內的豆子，種在東三省，收成就比從前加倍，一樣的道理，近五十年來湖南、廣東同最近的東三省人，也都是新殖民地勃興的好例。

唐朝社會風尚，自成一代，同漢朝迥不相同。如文學美術的發達，宗教的自由，男女的交際，都是唐人的優點，漢人所不及的。唐人的優點，是政治沒有軌道，組織沒有能力，習尚過於放蕩，這又都及漢人。所以我早就疑惑唐代的人種，受了外族的混雜，已經不是漢族原有的文化。即如唐代皇室自稱李唐之後，久居關西，究竟同李陵之後的諸李氏，甚麼關係。唐書的世系表是否可信，本來是個疑問。唐高祖的皇后是拓跋，更是無疑義的。現在看此大所列表，新舊唐書上外國人有傳的有五十人之多，佔總數百分之四，其中如高麗的李師古佔據山東三代之久，真可令人驚駭。這還是專指真正的外族，

唐書所不認為中國人的，若是把南北朝遺留下來已經同化的外族計算起來。至少也應該有總數百分之十以上。

國名	唐史外族列傳表	姓名	數
高麗	濟西	高麗	九
百濟	陽奚	百濟	七
契丹	乙失活部	契丹	五
突厥	城	突厥	四
西突厥	城	西突厥	二
蘇	舒曲部	蘇	二
哥舒	舒部	哥舒	二
熱	勒部	熱	一
鐵勒	勒部	鐵勒	一
鮮于	勒部	鮮于	一
于	勒部	于	一
吐	勒部	吐	一
柳	勒部	柳	一
胡	勒部	胡	一
總	勒部	總	一

京兆子氏 曾入拓跋 鄒郡源氏 拓跋
昌黎豆盧氏 鮮卑 洛陽竇氏 鮮卑沒鹿
同部落
龍居李氏 李陵之後
此外尚有格氏，狄氏兩姓，似乎也不是漢族足見當時經過南北朝人種混雜之後，北方的民族，決不是純粹的漢人，而且宰相的民族，有百分之十一不是漢人，無怪當時種族的觀念很淺，將帥藩鎮，往往要用純粹的外國人了。

是籍之作，動機在三年以前。去歲移居天津，得借用梁任公先生藏書，始着手統計。今夏科學社開會于南通，曾講演一次，然其時僅有稿裏，文實未脫稿也。十一月復以英文講演于北京協和醫學校，乃發憤竭兩日之力成之。討論切磋，得益於任公及胡君適之者甚多。抄寫核算，則當君英廣其任其勞。余弟文浩則亦襄助，爰書數語道謝，且以誌服官經商者讀書作文之不易也。

民國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丁文江識。

小說

講究的信封

馮文炳

同學們在風掃落葉似的四散了，他一個人也只好循着原路朝學校裡走。他的體質很弱，來時居然能夠隨着大家鼓起勇氣跑，他從來沒有跑過長距離。現在幾乎走不動了。天氣頓時也變壞了，沒起風，也沒看見太陽。驛車汽車人力車走來走去，他也聽不見他們的聲音，只覺得被他們攔起來的灰塵同空氣融和了呈灰白色。街旁人力車夫閒他坐不坐車，他低頭看看他手裏還拿着一枝幾乎掉了的校旗，便好像有一種迷信似的把頭對着車夫連搖。走進一條很深的巷子的時候，忽然從那裏傳來幾聲小孩子的叫喚，他的疲憊了的知覺，又好像被有驚人的哭聲所驚醒。隨即灑下兩顆眼淚在乾燥而鬆散的塵土上。

走進學校，揭示處貼着很大的通告：「請願的同學都傷了！」他到他所認識的受傷同學處問了一遍，便回到自己的寢室。倒在床上，嘴好

像失了作用，耳朵卻還聽得同住的友人們談話：

「且君比時就吐血！」

「那大約是刺刀傷的！皮帶沒有刺利害！」

「最可惜的是那些狗警察，把我們趕到西口」

「還要趕！」

「他們向車夫也混着打哩！」

「他們以為我們是他們的仇敵！」

他勉強閉着眼睛，以為一覺起來，總可恢復疲勞；聽了朋友們的談話，越聽越睡不着。

「車夫」，「警察」這兩個聲音，好像是一線火苗，把藏在心裏的深處的燃料，統統引着了。朋友們的叫罵，本來是對受傷的同學表同情，而且也可以消出自己的怨氣，他却因之把受傷的同學完全忘記了，回憶一個警察的面孔，那警察是解開腰上的皮帶向着他擲的。他一面跑一面回頭，所以那警察的面孔格外記得清楚——回想起來也格外感着悲哀。假如他依舊剛走進房門向他最親愛的朋友所說的話，『我現在覺得我們唯一的使命是拋開這本子去幹！』做去，那一定是為了那個警察的原故。

他終於睡着了。醒來時已經不是白天，房裏沒有燈，也沒有聽見一個人的言動。把燈燃着，桌上放着一封信，他夫人由家裏寄來的一封信——大約是號房剛送進來的。

他疑：

我記得你寒假不回來，很歡喜。

父親時常向我說，『寫信叫他回來，』我總是糊塗。父親的皮袍，已經穿了三二十幾年，現在破得不成樣子了；上月寄給你三十元，叫你買一件皮袍穿——到前幾天纔告訴我，自己仍穿那舊的。你昨天的信說你的目力趕不上從前，父親埋怨你用功太過，一面又寄八元寄你買一幅眼鏡，鄉間銀價非常高，二百枚銅子還換不了一元，我有時買塊豆腐煎煎，端上桌子的時候，父親且笑且怪：『有了鹽菜，便不該買豆腐。』要你買眼鏡，二十千銅子還愁不夠哩。你假若回來，往返盤費至少要用三十元，家裏無論如何節省，總填不起這幾個數目。自從我們的女兒死後，每天晚上，母親總要妹妹同我睡，我覺十分不自在，連做夢也驚心。但是母親以為我的胆小，

一個人睡着害怕，我怎好推辭！

一，十九，營。

『怎的這樣靜寂？』他把信看完了，傾着耳朵細聽。一時間，花白頭髮的雙親，純和而又聰明的愛妻，都來到這黑漆漆涼涼的一間矮小的宿舍裏，除掉燈光沒有伴侶的兒子，丈夫的腦裏，那差

不多四個鐘頭以前發現的慘劇，幾乎同夢一般的隱沒了。

最後他從書架上拿一本文學的定期出版物，想從上面選一篇小說讀讀。這冊子頗厚，中間約有一分寬的空隙，表明曾經夾過什麼紙箋在裏面。

書剛拿到手上，不知不覺也就從那沒有密合的地方折開，他突然被一聲霹靂雷驚着似的，把書掉在掉上，自己坐在椅上！

『這……這信封……』

兩月以前，他父親由家裏來信說，縣署裏出了一個一月二十元的差事，補充的人，須得本邑有聲勢的人的介紹，囑他請同鄉李先生乘議院議員，寫封介紹信給知事。他比時很多躊躇：去？不但理智告訴他這是恥辱，而且他實在感着這是痛苦；不去？六十歲的父親，難道自己不願安閑？為的都是……

他記起一個朋友來了，這朋友同他很親愛，是李先生的親戚。當天晚上，他到朋友的寓所去，說明他的來意。朋友道：『我代你去。』他的行踪無定，你是不中用的。『接看又說：『你不用性急，我即刻就去，明天清早來候信。』他聽了朋友的話，自然是歡喜——却又如何難過。出門時，青天白日，在他好像許久沒有看見似的，一霎間起一種異樣的感覺，隨即是恐怖。『大約會不去了。』

水晨他起床特別的早——也許是通曉沒有睡着，很匆忙的跑到朋友那裏，從睡夢中把朋友打醒，做出很從容的樣子答應朋友『不在家，今晚『回去』的話道：『我心裏不要緊。』

第二次，起床也早，却決定過一會再去問信；把書案收拾之後，順手打開一本英文讀本，但

看來看去，老是一個『』。便是這個『』。也只曉得一行行刻的是英文字母。走到朋友的寢室門外，簡直沒有勇氣進去，朋友聽見腳步聲，早知道是他，用很無力的聲音叫道：『今天怎麼來得遲？昨晚又沒有會着，我比你還作急！我寫了一張

條子在他的案上，請他今晚不要外出。』

第三次到朋友那裏去，不待朋友開口，他便搶着說道：『又沒有會着？我曉得！我心裏！但是我已決定，不再……』經朋友再三勸解，他又悔自己的無禮。

這天是他們旅京同鄉集會的日期。朋友道：『今天他一定到會館，你也犧牲一天光陰去去。』

我介紹你同他會面。』請來上約定下午二點鐘，他一點鐘就去了。他向來不會講應酬話：赴會的同鄉不少——李先生沒有到——而且多半都相識，他像個小孩子會見面生的人似的，人家問他，他不知怎樣纔好。他一個人在院子裏走來走去，心想：『再過幾分鐘該來？』那位朋友知道他的心事，時常走近他身旁，低聲道：『他向來是這種脾氣，遲到！來是一定的。』

五點鐘過了同鄉們都帶着笑的笑着等候晚間的盛禮。——照例集會後大宴一次。獨有他像外鄉客，人人對他講禮節，卻沒有人同他站在一塊兒經過五分鐘的久。忽然他感着那位朋友到後面沒有人的房間裏講道：『我回去了，這理開飯還得好久，那件事還是中止罷。』朋友正在勸他，已經聽得前面有人喊：『李先生來了，』他頓時真不知怎麼辦，好像被人發覺了的偷物賊將要受審判一樣——而且是第一次發覺的偷物。會面了，除了請一聲『李先生』之外，他說不出一句話，幸得那位朋友通明他的意思。偏偏一個個同鄉都走進來，打斷朋友同李先生的交談。隨後那位朋友極力稱贊他的品性學問，李先生也一面談一面聽聽他的態度，思付了一會便毅然說道：『同章沒有帶在身邊，你回去擬封信稿，並且請寫清楚。』

明天帶到我的寓所蓋章。』他不等吃飯，立刻動身回校，走在半路想道：『信紙倒有幾張夾夾的還得買幾個講究信封。』於是順便跑到東安市場，一個個紙店都問遍了，最後以十個銅子在西頭一個攤子上買了四個。剩下的夾在書裏面，便是現存……

十二點鐘了。同住的友人們把房門推開，大聲喊道：『你一個人為什麼不去？討論對付衆議院的方法！』

他沒有話回答朋友，仍是呆呆的坐在那裏，不覺頭上流出冷汗。

十二，一，二十七作於北大西齋。

詩

哀曼殊斐兒

(Katherine Mansfield)

志摩

我昨夜夢入幽谷，
聽子規在百合叢中泣血，
我昨夜夢登高峯，
見一朧光明源自天墜落。

開茨 (Kants) 的遺囑在羅馬西野，
芝羅蘭，莖花菜，裝飾鮮妍；
蘭港 (Lancaster) 的湖岸鬱鬱幽咽，
恩昂雪萊 Shelley 的詩魂。

說字宙是無情的機械，
說其間燈似的理想閃耀在前？
說造化是美之美的表現，
為其五彩虹不常住天邊？

我與你雖僅一度相見——
但那二十分不死的时间！
誰能信你那仙姿靈態，
竟已朝霧似的永別人間？

非也！生命只是個實體的幻夢；
美麗的靈魂，永承上帝的愛寵；
三十年小住，只似曇花之偶現，
淚花裡我想見你笑歸仙宮。

你記否倫敦約言，曼殊斐兒！
今夏再見於翠妮湖之邊；
翠妮湖永抱着白朗磯的雪影，
此日我恨恨望天，淚下點點！

我常年初臨生命的消息，
夢曼斐兒的，驟感戀愛之莊嚴；
生命的覺悟是愛之成年，
我今又因死而感生與戀之涯沿！

同情是摸不破的純晶，
愛是實現生命之唯一途徑；
死是虛傳秘的洪爐，此中
凝鍊萬象所從來之神明。

我哀思焉能電花似的飛翺，
感動你在天曼殊之靈？
我洒淚向風中遙送，
問何時能破成生死之門？

三月十一日。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總發行所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THE ENDEAVOR

45

每號零售價二元
郵寄大洋二
分。半年二十六
號。大洋五角；
全年五十二號。
大洋一元。郵費
在內。不通郵區
地點，可用三分
的或一分的郵票
代價。

這一週

解嘲

從前王寵惠內閣下台之後，湯爾和君曾對我說：『我勸你不要談政治了罷。從前我讀了你們的時評，也未嘗不覺得有點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裏面去，原來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你們說的話，幾乎沒有一句接得着癢處的。你們說的是：『世界，我們走的又另是一個世界。所以我勸你，這是不談政治了罷。』

這個忠告自然是很歡迎的。但我們却也有一種妄想：我們也明知那說的和行的是兩個世界，但我們總想把這兩個世界拉攏一點，事實逐漸和理論接近一點。這是與論家的信仰，也可以說是與論家的宗教。所以我們雖相信湯君的話有理，却還不能實行他的話。

但我們近來也常常忍不住嘲笑自己道：『原來全不是那麼一回事！』

即如此次張紹曾內閣辭職的事，我們雖然也認定他們的辭職決不是反抗保洛軍閥的表示，但想不出他們為什麼要出此一舉。他們的辭呈裏明明拿『惜名位』、『枕戈待旦』為理由，而這兩

種又都不是一紙辭職通電就能銷滅了的。所以我們會猜想他們這一次辭職是真想下台不幹了。然而『原來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他們又都幹了，并且帖耳低頭的把保洛軍閥所要求的十二道命令一齊發表了。

究竟這是怎麼一回事呢？我想民黨議員王哲似乎得着一個答案了。他在他的『致張紹曾書』裏，曾說：

稔知足下（張紹曾）富有神經病。……其犯神病者，……其犯罪也，非從其所欲而充分之，不止。

其言何止張紹曾一人！今日支配國事的人，酒狂之上將，財迷之候補總統，酒色狂之國會議長，——那一個不是『非從其所欲而充分之不止』的神經病人！怪不得我們說的話『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了！

四川的省憲草案

R. T. 若在『湖南的財政』一稿裡，指出湖南省憲關於預算案一項，規定教育經費等項的百分比，和事實相去太遠，致使新政府成立後預算案竟提不出。他說的很痛快的：『若依現狀，預算案，結果便是虛憲，若依憲法規定來編預算，結果便是不可能。』（參看本期登載的原文）

我因此想到現在許多制憲的先生們，誤聽了『憲法為百年大計』的話，以為百年之大計儘可以不顧目前的事實。法律是應付事實的一些通則。法律若不顧事實，結果必至於提倡違法。使人聽守法為不可能。豈不是等於提倡違法嗎？

今天我們接到四川省憲起草委員會草成的四川省憲草案，全文共一百五十九條，我們匆匆看過，不能詳細討論，但我們看司理而關於財政一項，雖然也有教育基金（第八十條），和重要實業的獎勵補助（八十六條）等等，但都不曾規定預算案各項支出的百分比。這一端確是勝于湖南省憲法的。

但四川的草案中也有許多太遠於事實的。例如第四十條說：

省議會得以左列方法解散之：
一、由省議會以議員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之連署提議，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出席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可決者。
二、由全省公民二十分之一以上之連署提議，經全省公民總投票過半數可決者。
三、省長以政務員全體之副署，或監政院之咨請，提出理由書，交全省公民總投票過半數可決者。

這三個法子其實對於說省議會是無法解散的。第一法，等於與虎謀皮，自然無效。第二法既要求省公民二十分之一以上的提議，又要全省公民總投票過半數的可決，是做不到的。全省公民二十分之一，是一個很大的數目；在最近的將來，在交通不便而區域遼廓的四川，全省公民的總投票也不會有一十分之一的公民出來投票的。這種規定豈不是等於具文嗎？第三個辦法更沒有道理了。

四川省憲上規定省長是全省人民直接投票公選的。全省人民直接選出的省長，而必須得全省公民總投票的可決，然後可以解散省議會，這又何必呢？監政院也是各縣縣議會選舉出來的五個監政員組成的。各縣縣議會選舉出的監政院之提議，又得全省公民直接選出的省長的同意，而仍必須經過公民總投票的可決，這又何必呢？況且解散

省議會本是行政部的一種最後自衛的方法，解散之後，如民意不服，仍可把原來的議會選出來，又何必於解散之先經過這種笨重的手續呢？『人民總投票』在今日是一個很不容易施行的制度。數年前，湖南省憲的初期，案裡用人總投票的法子，已為學者所譏評。然而這個制度現時出現於各種省憲草案裏，這也是今日政論家不顧事實的一個證據了。

四川省憲草案裏的第十章『監政院』一項頗有點別致。第二百二十三條說：

監政院置監政員五人，由各縣縣議會選舉之。

第二百二十八條說：監政院之職權如左：
一、省議會行違法行為時，得咨請省長提出解散案，付全省公民總投票表決。
二、省議員有應受懲戒行為，省議會不為提議時，得咨請省議會議決。
三、官吏有違法行為時，得咨請省長查辦。
四、省長、政務員、省法院司、法官、審計員，依本法第三十四條之規定，應行彈劾，省議會不為提議時，得提出彈劾案，咨請省議會議決。
五、議員官吏有犯罪行為，檢察官不為起訴時，得咨請司法司，令行檢察局，提起公訴。
六、監督各項官吏之考試。

這大概是從舊日的御史制度變出來的。現在的議員先生實在變成『三不管』了，這種彈劾機關是不可少的。只可惜這種機關規定為『每五年改選一次』，未免太短了。我們以為全省的縣議會選出來的五個『有學識風節』的監政員，應該有終身的任期，以不失職為消極的限度。不知四川的憲法起草員以為如何？

湖南的財政

(續前期) R. T.

二 湖南的收支情形
湖南政府既然負了這麼多的債務，自然非設

法償還不可；但湖南是否有償還如許債務的能力，我們可從湖南的收支情形去推測他：

收入	每年總	九十兩年平
項目	平均數	均收入實數
租稅收入項下	二二,四三,一六元	九,八一,四八元
田賦	三,三三,〇〇〇	二,九七,〇〇〇
釐金	二,五九,七三六	一,九七,〇〇〇
常關稅	二,五七,〇〇〇	一,七〇,〇〇〇
契稅	五,〇〇,〇〇〇	二,八六,五三三
牙當稅	二〇〇,〇〇〇	九六,三二七
煙酒稅	五,三三,四四〇	一,六二,五九九
煙酒牌	六〇,〇〇〇	一五,九九六
印花稅	四三三,九六〇	一五,三三七
屠宰稅	四〇〇,〇〇〇	一七六,八八六
鹽附加稅	三,七〇,〇〇〇	三,七〇,〇〇〇
雜捐稅	一〇九,一〇〇	三〇,〇〇〇
官業收入項下		五五,〇〇〇
儲務局	不定	
造幣廠	不定	
湖田局	不明	
官業租金	九四,〇〇〇	五五,〇〇〇
機關收入項下		一〇,三二七
司法收入	八〇,三二七	八〇,三二七
教育收入	八〇,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
合計	10,000,550	10,000,550

上列租稅項下的標準數目，是按照民國八年以前

的責任數目訂定的。但因水旱災歉，商業蕭條，軍人把持，匯報中飽等原因，九十兩年平均實收數目，大為減少。官業收入項下的儲務局，因係特別會計制度，自為收支，浮濫濫蔽的事情，在所不免，所以盈餘無幾。造幣廠利益，在先每年總在二百萬元以上。近來因銅價漲高，銅元跌價的關係，除利漸漸微薄。去年年底又有改鑄銀元的議論，照民國四年的國幣條例，鼓鑄大銀元。以種有利利益，尙屬疑問。所以我不將他列入收入之中。(但是陰歷新年以來，依舊開鑄銅元，堂堂政府爲了五萬元的熱款，甘心再去受銅商的騙劫，真是可憐可笑。)如此合全省租稅，官業，機關等項經常收入，實收數目只有一千〇六萬五

千元。還有兩宗臨時收入，一宗是米護照捐。湖南米穀出口，要得政府許可，每米一石，須納一元錢的護照費。民國十一年度的官許米出口額，爲二百萬石，政府應得護照費二百萬元。不過因管理法的不完備，一次的護照，常被入作幾次的用，所以實在米出口額，每每超過官許額好幾倍，而護照的價格，反而低落。假使政府能嚴加稽核，這宗收入，實不在少。第二宗臨時收入，是湘人諒莫如深的鴉片煙稅。湖南西部和貴州接壤，貴州鴉片煙每年流入湖南的，不計其數。地方軍官便視爲利藪，一面暗中征收通行稅，一面保障銷行。這種現象，湘省全境全有。長沙政府也覺悟了，便徵地方將稅收數目呈報。聽說長沙益陽一帶地方，每年已在一百七十萬以上。那麼，全省至少也應在三百萬以上，也就很可觀了。

不過湖南是自治省分，自號先進，若果明白張臉抽起鴉片煙稅來，未免面子上太說不過去；理論上自然應該絕對禁止的，而事實上禁止鴉片煙是萬做不到。若置之不理，這宗借大稅款，徒飽地方軍官的私囊，納稅的這依然是納稅。因此有人主張將這宗收入，作爲地方特捐，抵撥駐軍的軍餉，便可將其他稅收，送歸長沙。如此，政府無抽煙稅之惡名，却得煙稅之實惠。但是利益所在，地方軍官不願得肯恭順讓出。長沙政府既無力支配，也只有裝裝賣贖的一法了。歸根說來，鴉片煙稅是法律道道上所不許的，這種暫時的現象，決不能永久繼續。米護照費的有無，要看本省的收穫情形，和外省的米運程度以爲斷，不是任憑政府的意見就可以決定的。所以這種收入，只可作爲臨時補充之用。所以湖南全省的經常收入，照現時情形多不過一千萬元上下。平均每月八十萬元，已是從寬計算的了。

再看湖南支出的數目，自然是以軍費爲最多。當民國十年七月以前，每月軍費要一百二十萬。湘鄂戰爭失敗的結果，減到八十萬。現在又遞減至六十餘萬。政費每月約需三十餘萬。表列如左：

各師旅團	四七二、七六三
各使、司令、軍	九〇、三五九
各校、院、署	二四、〇一六
庫、處所	三六八、四一一元
政費項下	一八七、八七八
內務經費	八三、三八五
教育經費	四一、三七二
司法經費	五、二六七
實業經費	五〇、五八八
財政經費	一、〇〇七、〇二七元
軍政兩費合計	一、〇〇七、〇二七元

以每月八十萬的收入，應付每月一百萬的支出，已是不敷的了。何況這八十萬收入之中，尚有許多是虛數指撥的呢？又何況這一百萬的支出，尙是有加無已呢？若照湖南省憲的規定來編製預算，恐怕預算永遠沒有實行之日。因爲省憲上規定軍費不得過于收入之百分之五十，教育費不得下於百分之三十，兩者合算起來，已佔了全體之百分之八十。下餘的百分之二十，凡一切經費，如議會經費(在尚未會計算的)，內務司法，財政實業經費等等，都要容納在裏面，已經是窮少附多；而省憲上又極力擴張司法機關，使現在湖南司法司的預算編製，每年司法經費已要二百餘萬，內務、實業等設施，也是如此，都是目前事實上所萬做不到的。因此湖南若編製合於事實的預算時，便不能不將省憲上的規定變通辦理。結果便是違憲。若要編製合法的預算時，便不能不抹殺事實，結果便是不可可能。所以省議會開會已經多日，而政府還不能將預算案提出。(照憲法規定，應於省議會開會五日內提出。)原因盡在於此。我們於此，不能不埋怨製訂省憲的諸位先生們，未免太不明瞭事實，太沒有數字的腦筋了。

照上說來，湖南的收入，以之敷應現在的支出還不夠，何況於要履行省憲上的規定？至於償還債務一層，更無從說起了。但是財政問題，表面上雖是普遍的社會經濟問題，骨子裏都是個別的個人生活問題。生存權的要求，力量是很大的。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一切現時的假定——不

羅爾問題

慈慈

遠近，不借款，不加稅——自然是要隨着環境而變遷改換的。不必遠論將來，只就眼前的情形，已有這種現象發生。前期已詳說過，湖南本年的田賦，已經抵還了舊欠，鹽稅中須還短期欠款七十萬元，所以湖南本年的收入，只有釐金約二百萬，鹽稅約三百萬，其他收入約一百二十餘萬，合計只有六百餘萬。尙須除去一二兩月份的預徵，每月只剩得五十萬。如何能够分配呢？少不得將可撥的經費，一律從緩。什麼憲法的規定，暫時且煩他不得。一面提出加征田賦附加稅，作爲償還債務的基金，一面向國內銀行借款，及舉債公債，以救燃眉。種種設施，都是環境所逼成的。在同一環境內的人，自然會走在同一道路上。不過見解上略有先後緩急之分。可見環境的力量，真可怕的了！

羅爾區域是德國的工業中心點。法國早想得到這塊地方，藉以救德國的死亡，使之永不能得有復仇的機會。法國元帥福煦 Foch 早已擬定佔據該區域的軍事計畫，惟因別國反對，所以直至去年年底，尙未實行。這一次因巴黎會議的破裂，竟藉口於德國不交足那種已經規定的木料、軍糧、和煤的確數，就於一月十一號早晨起首派兵佔據羅爾區域中的主要城市，直至一月十五號，該區域中，多數的城市大都均在法國軍隊的手中。比利時的軍隊也同時加入，會同法國軍隊，佔據該處各地方。

於四節中那句話沈痛的話：

「十年來做妻做母負的專制，早已將她原有的浪漫根性，滅除盡淨。」

那是獻世說，這是人道的呼聲，我想明白的讀者當然看得出。

所以從這——浪漫的戀愛者，看出來，春痕的變形，只是個不可信的幻象。他十年後達到左男右女的三井夫人，並不是十年前活潑可愛，引起他戀感的春痕。粗俗的環境化的，他不能承認就是純美的自然的產物之化身。他是個理想主義者，現實裏無常的變幻他只絕對否認其為真，他的理想是「……戀愛是長生的；因為精神的現象決不受物質法律的支配；是的，精神的事實，是永久不可毀滅的。」在他的心裏，三井夫人自三井夫人，春痕自春痕，兩個永遠混不到一起；所以「他的心中，依舊涵養着春痕當年可愛的影像。」

所以我現在回答我那批評者的話，是(一)不要把那故事看作單純的獻世說；(二)不要因為一般男子的只見色相，而斷定那就是所有的男子的通性；(三)不要以為戀感之往往起端於色相，而斷定戀之存在完全憑藉色相的幻象；(四)不要以為一切的男子都像三井夫人的丈夫之庸俗與可厭。倘若然愛了她，——假定他是個理想的戀愛者——春痕就不會變形為可憐的三井夫人；(五)作者正是極端同情於女子的人權，而並非刻畫了一個三井夫人來嘲諷色相之不足恃；(六)來信另一寫法主張，固然很好，但包涵的意義也就大異了。我願感謝來信批評的誠意，並願知道其餘讀者的感想與意見。 徐志摩，三月十五日

附錄

吳敬梓年譜 (續三十九期) (適)

(附白)吳敬梓年譜登載不久，亞東圖書館的國版儒林外史已出版了，有些讀者來信來說，此篇既已出版，不必再占努力的有限篇幅了。我們也贊成此說，故久不登他了。但現在本報第一卷之五十二期不久即可出完；我們不願第一卷中有不登

完的文字 故仍每期續登一小部分。請讀者原諒。

乾隆七，壬戌(一七四二)先生四十二歲。

程晉芳說：

辛酉壬戌間，延「先生」至余家，與研詩賦，相贈答，愜意無間。而性不耐久客，不數月，別去。

程家是淮安鹽商，袁枚作程晉芳的墓誌說：乾隆初，兩淮殷富；程氏才豪修，多畜聲色狗馬。君獨情好儒，罄其貲購書五萬卷，招致方聞經學之士，與共討論。海內之趨大槩。……先生到程家時，程家尚在這樣興盛的時代。

乾隆九，甲子(一七四四)，先生四十四歲。

是年姚鼐生，錢坫生，汪中生。有人疑外史中的匡超人即是汪中，那是錯的。

乾隆十，乙丑(一七四五)，先生四十五歲。

是年吳中進士。余蕭客生，武徵生。

乾隆十一，丙寅(一七四六)，先生四十六歲。

是年洪亮吉生。乾隆十四，己巳(一七四九)，先生四十九歲。

是年方苞死黃景仁生。程晉芳春帆集(起戊辰，重庚午之二月，故繫於此年)有懷人詩十八首，中有一首注「全椒吳敬梓，字敏軒。」詩云：

寒花無治委，貧士無歡顏。嗟嗟吳敏軒，短褐不得完。家世盛華標，落魄中南遊。

偶遊淮海間，設帳依空園。颯颯聽柝響，檣檣掛樹喧。山鬼忽調笑，野狐來說禪。

心驚不得寐，歸去澄江邊。此指先生到程家住數月之事。(白門三日雨，滄冷盡無錢。逝將乞食去，亦且負春焉。外史紀上林

刻書何工妍！吾為斯人悲，竟以稗說傳。這一首詩極有用，因為我們因此可以知道當時時候！戊辰至庚午(一七四八至一七五〇)——儒林外史已成書了，已有朋友知道！

外史刻本有一「乾隆元年春二月間齋老人」的一篇序。這個年月是不可靠的。先生於乾隆元年三月在安慶應博學鴻詞的省試。前一月似無作小政府之餘暇。況且書中寫杜少卿莊紹光顯試事，都是元年的事；決無元年前二月已成書之理。況且當時的吳敬梓只有三十六歲。見解還不曾成熟，還不服熱心科名的念頭，元年除夕進懷詩可以為証。那時的吳敬梓決做不出一部空前的儒林外史來！

我們看他對於科舉功名的大覺悟，起於乾隆二年以後(說見上文)。我們可以推測他這部儒林外史大概作於乾隆五年至十五年(一七四〇—一七五〇)之間，到程晉芳作懷人詩時外史已成功了，——至少大部分已成功了。

吳敬梓是一個八股大家的會孫，自己也在這裡而用過一番工夫來，經過許多考試，一旦大覺悟之後，方才把八股社會的真相——醜態——窮形盡相的描寫出來。他是八股國裏的一個叛徒。程晉芳說他

生平見才士，汲引如不及。獨嫉時又士如仇；其才下者，則下嫉之。

他為什麼這樣痛恨八股呢？我們在他的詩裏尋出一篇哭吳氏的詩。大概是乾隆五六年間做的；這詩大可以表出他那時對於科舉時文的態度：

河干岸三棧，遺桂影便娟。綠以刺棘籬，架以蒿林眠。南鄰修潔者，張燈奏管絃。

西鄰精心計，乘燭尋繆。吁嗟吾吳氏，垂老守殘編。弱冠為諸生，六十猶屯屯。

皎皎明月光，揚輝屏東偏。秋蟲聲轉悲，秋藜燭欲然。主人既抱病，強坐芸窗前。

其時遇寶輿，力疾下馬。夜沽荒店酒，朝衝隔江煙。射策不見收，官歸泣涕漣。

嚴冬霜雪凝，假以小山巖。酌酒不解飲，飲藥不獲痊。百憂摧肺肝，抱恨歸重泉。

吾母多弟兄，惟舅友愛專。諸舅登仕籍，俱已謝塵緣。有司操尺度，所持何其堅！

士人進身難，底用事丹鉛？貧為鄉人畏，賤受鄉人憐。寄言名利者，致身須壯年。

他這一位舅舅簡直是一位不得志的周進范進。認得了這一位六十歲「抱恨歸重泉」的老秀才，我們就可以明白吳敬梓發憤做儒林外史的心理了。

有人說，「清朝是古學昌明的時代，八股的努力並不很大，八股的毒氣並不會阻礙經學史學與文學的發達。何以吳敬梓單描寫那學者本來都聽不起的八股秀才呢？那豈不是俗話說的打死老虎嗎？」我起初也如此想，也覺得儒林外史的時代不像那康熙乾隆的時代。

但我現在明白了。看這年譜的人，可以看出吳敬梓的時代恰當康熙大師死盡而乾嘉大師未起的過渡時期。清朝第一個時期的

的大師，毛奇齡最後死，學問方面，顧炎武黃宗羲謝若輩都死盡了。文學方面，尤侗朱彝尊王士禛也死了。當吳敬梓三十歲時，歐陽修有八歲，袁枚只有十五歲，四庫全書的發起人朱筠只有兩歲，錢大昕汪中姚鼐都還不會出世呢？

當這個青黃不接的時代，八股的氣焰忽然又大盛起來了。我可以引章學誠的話來作證：前明制義盛行，學問文章遠不古若，此風氣之衰也。國初崇尚實學，持舉詞科；史館儒人，特以不次；通儒僅存，磊落相與。

可謂一時盛矣。其後史事告成，閣無事，自雍正初年至乾隆十許年，學士又以四書文義相為矜尚。僕年十五六時(一七五二—一七五三，當吳敬梓將死的時候)。

猶聞老生宿儒自尊所業，至目通經服古謂之雜學，詩古文辭謂之雜作。士不工四書文，不得為通，一又成不可藥之癩矣！(章氏遺書卷四，答沈蕙培論學書)(四書文(即八股時文))。

這正是吳敬梓做儒林外史的時代。懂得這一層，我們格外可以明白儒林外史的真正價值了。

(未完)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週報

THE ENDEAVOR

46

每號零售價三元
郵寄大洋二
分。半年二十六
號。大洋五角；
全年五十二號，
大洋一元，郵費
在內。不通郵匯
地點，可用三分
的或一分的郵票
代價。

總發行所 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注意

本期增刊『讀書雜誌』第八期

這一週

外交與內政

(適)

果然一個不愛管政治的民族，一聽得外交問題，也都感奮興起了！三月二十五日上海的對日遊行大會，參加者一百六十個團體，共五萬餘人，可算是空前的大舉。二十六日，北京的方面，大雨淋漓之中，也有幾千人的大遊行；次日，平素最麻木的北京商界也居然有千人的遊行集會！其餘各地方也都有很嚴肅的表示。

我們對於這種熱情的表示，不但不發生樂觀，只能發生感嘆。

外交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和內政有密切關係的。向來說，「弱國無外交」，其實是「內亂之國無外交」。四分五裂的中國，破產的財政，瘋狂穢污的政治，九個月換五個外交總長的外交，發軔彰顯的國會，是不是可以號召全國一致的热心來作外交的後盾？

固然旅順大連是要爭回的，固然一九一五年的條約是應該廢止或根本修正的。但達到這個目的的方法不在乎一日半日何豐林一類保障之下的游行，不在乎無數濫調的「快報代電」。我的朋友劉文典先生說「快報代電」正是中國人最下流的劣根性的鐵証。達到這個目的之法，只有一條，就是澄清內政！

內政不清明，國家不統一，上無可以號召全國人心的政府，下無一致愛護政府的國民，是外交失敗的最大原因。中央無法可以對付割據東三省省的張作霖，如何能對付那佔據旅大的日本？駐歐的各公使竟到了同盟罷工的境地，駐日本的公使當此時期至今還逗留不肯出關門。有人說過：「後盾」固然重要，但「前矛」更其重要。即使我們假定今日果有對外的民氣可作後盾，無奈這種不爭氣的政府決不配作我們的前矛呵！

我們老實承認，我們對於今日的外交問題，實在鼓不起熱心來作激昂慷慨的鼓吹。我們只希望國人從這種失敗的外交狀況上格切感覺早澄清內政的迫切！

告日本國民

(適)

我們對於國內的態度，具於上條。然而日本

一部分國民的最近表示，也使我们不能不對他們提出一個忠告。

日本貴族院議員蜂須賀正韶侯爵等，及衆議院議員岡崎邦輔等，共一百三十餘人，發起對華國民同盟會，於三月二十二日開發起人總會，議決一種宣言和決議；並定於二十八日開大會。他們的決議如下：

日本國民對於大正四年之中日條約，今後無論中國出何種態度，亦斷不容其廢止。

這明是替日本政府答覆中國政府迫讓的論調作後援了。他們的宣言頗長，大旨有兩點：

(1)「已由獨立國家間成立之條約，而於日後宣言無效，乃外交史上未曾見之特例。」

(2)「中日條約乃會與帝國國民之血，防退服國之侵略，為中日共存存存之結果，實我國策之礎石也。」

我們不用談外交史的特例，也不用多談兩國近世史上的往事。我們只須指出三點：

(1)一九一五年的中日交涉，為日本外交史上的一件最不幸的事件；所應得的權利，遠不能抵償日本的兩倍絕大損失：(一)中國國民的排日運動，(二)世界列國對日本的懷疑，日本國際信用的低落。

(2)山東問題之解決，青島之交還，庚子賠款退還之阻礙，這都是相解中日兩國國民間仇視的心理的具體有效的政策。但一九一五年的條約不根本修正，旅大的問題不根本解決，則是眼中之釘尚在，中日之親善終于無期。

(3)此次中國之提議，正是給日本一個絕好的機會，使日本政府可以根本挽救大限時代的外交大失策，使中日國民間可以根本消除十餘年的不幸的仇視。

日本的國民，不能了解這個時機的遠大的意義，

而僅僅為咬文嚼字之「無川之紛爭」，這是我們認為很不幸的。

法國人的恥辱

(適)

當上海市民舉行五萬人之對日大遊行的那一天，法租界的巡捕房竟把中華民國全國學生總會之三益里總會所封閉了！全國各界聯合會的會所也於同日被封閉了！各代表的行李都被限制搬出了！

法蘭西民族在歷史上是有爭自由而戰的榮譽的，三色的國旗，代表這個光榮的民族。三大主義：自由，平等，博愛。法國人在中國，向來也有擁護中國愛自由者的表示，所以二十年來的中國政爭，法租界向來是民黨和其他愛自由者的退避之所。

但是近年來的法國民族早已不是那歷史上光榮的 *Les Mille Francs* 了！萊因河畔的橫行，我們也許原諒他們為迫於救亡不得已而如此。但上海的法國巡捕房近年的行為，實在有我們不能不認法蘭西民族的奇恥大辱的。

新青年不被禁於北京，不被禁於廣州，而兩次被禁於上海法租界！陳獨秀在北京雖曾被捕，而後來安然出獄，不曾受半文之罰金。而陳獨秀在法界兩次被捕，罰金與罰費使他破產還不夠。這種比較不強使我們反省嗎？

中法實業銀行復業案的種種黑幕還未終了，中法通惠工商學校的種種黑幕還未終了，而法捕房竟不許全國學生總會開會，終於把他們的總會所封閉了。

我們要正告法國人和一般熱心提攜中法文化事業的人：安南禁烟的法令未除，而法國的市俗居然在中國替何豐林們作鷹犬了！十年的中法文化提攜的呼號，還不如三益里的一張告示，兩紙封條力量之大！

三權分立與我國

鄒德高

三權分立之說，在近代已得亞里士多德，謝靈頓 (John Stuart Mill)，鮑里奧 (James Madison) 諸人的承認；十六世紀的布丹 (Jean Bodin)，十七世紀的洛克 (John Locke)，十八世紀的孟德斯鳩，也都主張此種說法。孟德斯鳩說的最明白：

「無論那一個政府，他的權力，都有三類：

1. 立法權 (Legislative power)

2. 行政權 (Executive power)

3. 司法權 (Judiciary power)

假如立法權，與行政權，同在一人手中，或者同在許多行政官的任何團體手中，那末，「自由 (Liberty)」就不能存在。又如司法權，不與立法權和行政權分離，「自由」也是不能存在的。假使司法權，是與立法權混合了，人民的生命，自由，就一定受那武斷的控制。為什麼原故呢？因為那裁判官，同時就是那立法的人。當司法權，與行政權聯在一塊的時候，那當裁判官的人，就有亂法壓制的勢力。所以無論什麼人，無論什麼團體，假使他一個人或一個團體，同時行有這三種大權，換言之，就是那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權力，都是在他掌握之中，那末，無論那人或團體，是貴族抑是平民，他就可以為所欲為了。」

英國布拉克斯東 (William Blackstone)，美國馬迪生 (James Madison) 也都有同樣的主張。綜觀他們的意思，約有四點：

1. 立法，司法，行政，三種大權，其本身性質，是有自然的區別。
2. 就理論上而言，這三種大權，也有分立之必要。
3. 如不分立，實際上，就是專制。
4. 所謂分立，是三大權力，分執於各別的人或團體的手中，絕不可聯合在一塊兒行使。

美國是個民主的國家，他那政府的三大權力，是照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主義，嚴格的分配定了的。立法部的議員，是由人民選舉的。法院的法官，是由人民選舉的。行政部的首領，也是由人民

選舉來的。彼此的權限，各有一定；彼此勢力，互相平衡；各有自由的範圍，同立於平等的地位。所以美國，的確是一個「三權分立」的好榜樣。

反觀我們中國，又是怎麼樣呢？名義上，到是三權分立，實際上，還是國會專制。臨時約法第三章第十六條規定：

「中華民國之立法權以參議院行之。」

第四章第二十九條規定：

「臨時大總統副總統由參議院選舉之……」

第六章第四十八條規定：

「法院以臨時大總統及司法總長分別任命之法官組織之。」

大總統選舉法第二條規定：

「大總統由國會議員組織總統選舉會選舉之。」

又國會組織法第二十條規定：

「民國憲法之起草由兩院各於議員內選出同數之委員行之。」

第二十一條規定：

「民國憲法之議定，由兩院會合行之。」

綜上以觀，我國之立法，司法，行政，三大權力，皆直接間接操縱國會——臨時約法之參議院即代行國會職權者——之手。國會於其立法範圍外，直接選舉行政部之首長——大總統。間接控制法院內之法官。甚至對於政府與國民共守之憲法，亦完全為所議定。國會為立法機關，單獨行使立法權可也，為什麼司法行政兩大權力，也要置諸其手中呢？大總統為行政首領，總攬行政權，是應當與國會平等的，為什麼要由國會選出，不由人民選舉呢？法院的法官，是執行司法權的，為什麼也要直接操縱於行政首領——間接操縱於國會呢？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應由全體人民議定，為什麼也操縱於國會呢？準以三權分立的原則，究竟是否合呢？不合呢？國會以一手包攬三大權力，專制的流弊能夠免除，人民的自由能有保障，國家的政治能夠清平嗎？這是我個人非常懷疑的地方。

試看現在的國會，因為他包攬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權之故，所以國會議員，一經人民選出之後，就自命為「神聖不可侵」，自以為「至高

無上」，而忘其所自來，忘其所負的責任了。什麼國利民福，他們完全不管；什麼內政外交，他們完全不計；什麼根本大法——憲法，他們置諸不理；什麼財政軍事，他們簡直不問。只是整天的，去包辦內閣；整天的，去拍賣總統；整天的，去舞文弄法；為軍閥作走狗；視民意如仇讎；所謂三位一體——國會，內閣，總統，的政治，也就出現了。彼此狼狽為奸；彼此賣買國權；彼此敵視民眾；天天言法，而設自身而法律之外；日日言治，而盡力作成禍胎。像這樣的政府，這樣的政治，國家還有清平之望嗎？然而所以弄到如此的地步，實在是三大權力，集中在國會，破壞了三權分立主義的原故。

假使我們中國，仿照美國的辦法，將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權力，嚴格的分別執行，使他們都平等建立於全體國民之上。全體人民，直接選舉國會議員，組織立法機關；直接選舉總統，使他總攬行政；直接選舉法官，讓他組織法院；並由全體人民另外組織「憲法會議」——照美國的方法——來定立憲法，修正憲法；如此，專制的流弊，庶可免除；民治的精神，方可實現。不然，為防止總統之專制，而生出國會專制；掃去一暴虐之君主，而產生出八百為惡之暴漢，就變本加厲，適得其反了。

高一涵先生有篇「希望憲法會議修改憲法草案中的大總統選舉法」，在本報第三十六期內發表過。他說：

「我查民國五年，十二月間，曾在憲法公會上，發表一篇大總統選舉法草案，極力反對「大總統由國會議員組織總統選舉會選舉之」一條的規定，主張採用英制，「由人民選出總統選舉人集會於各省選舉之……我個人直到現在，對於總統民選的手續，雖然意見略有變更，但對於國會議員包辦總統選舉的規定，仍然是極端的反對。……」

一涵先生，在那篇文中，所舉出的歐美學者主張總統民選的論據甚多，其列舉的民選手續，也很有理由。總而言之，根本上是不贊成「立法權」，與「行政權」，混而為一落在一人手中罷了。胡適之先生，在四十一期中，這四個會配制

憲嗎？的評論裏，也反對國會制憲。胡先生的意思，是「憲法是根本法律，民治國家的法律決不是那班自己不守法律的無恥政客所能制定的」。所以他反對國會制憲，是據事實立論。若就國會不能包攬一切大權的原則——三權分立主義——說來，那制憲的大權，更不能落在國會手中，當由國民制定才對。

再如這次英法兩國議會用國會的名義逮捕團員，又簡直是破壞司法獨立確據。以一議院的議長，可以自由逮捕國務員，國會議員可以任意干涉法院之裁判，像這樣專橫的國會，豈不是一手包攬三大權的結果？若長此不改，國會的流弊，我敢說是有加無已的。現在的代議制已很被人非議，像這樣包攬三大權的代議制，尤其是我們不敢贊同的。

有人說，三權分立，在理論上，不是絕對的。在事實上，也不能嚴格分立的。這句話，凡是稍學過法學的人，自然也是知道的。不過可分立的，是要分立；當分立的，也是要使他們分離。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權力，絕對的分離雖不可，相對的分立，却是可能，且為必要。行政，司法不可為立法機關所包攬，也與那立法，司法，不可由行政機關所包攬——專制君主——是一樣的道理呵！

又有人說，三權分立，在英國就說不上，為什麼英國政治又很好呢？蓋英國政府，就形式上說，到是三權分立。立法權，在議會。司法權，在法院。行政權，在英皇。然而實際上，行政大權，操諸內閣，英皇只是徒負空名而已。立法權，雖在議會內閣大臣，因為黨魁關係，全可左右。司法獨立，也只是名義上罷了。英政府，在未立憲以前，立法司法行政三大權力，自然沒有分立，完全是握在君主一人手中。改行憲政以後，名義上，雖三權分立，實際上，仍無變動，不過把那三種大權，從君主手中，轉入國會手中而已。換言之，英國的國會，不但立法權，在其手中，就是行政權，和司法權，也是直接間接的歸其控制行使。所以英國有句俗話說得好：「英國的國會，除了雙女為男一事不能而外，其外一切，無不能為。」所謂「國會萬能」，盡即指此。那

本，英國政府，宜乎變為專制；英國人民，宜乎要喪失自由。爲什麼他的政治，還是很平善？人民還是很安樂呢？然其中實在有一個特別的原因，就是他國內政黨組織得完密的原故。所謂最適宜，最有效的「兩黨政治」(Two Party System) 就是實現於英國。蒲律士 (Lytton) 曾說：「一個政黨，在國會中，得了勢力；其他一個政黨，亦足以防制他的暴亂。」因此英國的政治，自然就可安穩無事，不會發生專制的流弊了。

我們中國，既無有像英國那樣完美的兩大政黨，如要學那英國的「國會政治」(Parliamentary System) 學那英國的國會萬能——包攬三大權——實在是有百害而無一利。

所以主張我們中國，應當仿效美國，實行那嚴格的三權分立主義要：

1. 憲法是國家組織的根本大法，不應由立法機關的國會包辦，當由全體人民組織憲法會議另定。
 2. 總統是國家的代表，是行政機關的首長，不應由平等的立法機關產生，當由全體人民組織總統選舉會議另選。
 3. 司法機關，是保障人權，保護自由的，所有法官，當由人民選舉，不能由行政機關任命，亦不能受國會方面的牽制的。
- 立憲國家，要三權分立，共和國家，尤其要三權分立。民治國家，主權在民，人民當直接行使民權，不可容居間的「代議士」爲惡，才是一

我的心

馮文炳

「三千里的長途！一個人！黃昏的時候，我的妻代我把行李收拾之後，坐在靠窗的椅子上，眼沒氣力的這樣說。我好象聽了山寺的鐘聲，餘音裊裊，在腦裏轉也似的旋轉。

「你自己還得再檢一遍，怕的有遺忘。」
「不錯，只少了那雙襪！」

我的妻笑了。

「你笑我的技拙嗎？」

「我笑你的吝嗇！故意留着。」

「留着，可以；吝嗇，我卻不承認。我在校時，衣服或襪子破了，不覺也就記起你來了。只是這傍晚的時候，一隻穿上不久的新襪，當後跟地方破了個小小的洞，我拿針線把他縫起，費了半點鐘的工夫，結果把前而沒破的地方都聯攏了！」

「哈哈！」

我無意間引起妻的大笑——隨即歸於靜默。我也只得把箱子鎖就，走到長案旁邊，拿起放在案上的像片陪看。妻突然一聲，說：「最後的一晚，還不去和爹，媽談談！」

我的母親抱住我的侄兒健兒在後房裏談去，去，口裏不住的唱着：「我不再想念二爺了，我有我的健兒了。」我的父親倒在床上，右手把頭枕着。我一聲不出，面床坐着，怕父親有所囑咐。坐了一會，仍然只有母親的歌唱，我以爲父親睡着了，便也跟着母親談去，不時從後側伸手摸摸健兒的臉，並且要求母親：「不要把健兒弄醒了，二爺要同他開玩笑。」「行裝備好沒有？」「洋錢要放在穩妥地方……」父親突然的開始講話了，父親的聲音，與上午大不相同，好像被風傷了似的，虧他還有勇氣說什麼「男兒志在四方」哩！

由家動身，首先要經過的地方是孔城，距家計五十里路程。這天送我來的是一個同我年紀相仿名叫焱的車夫，他的名字，恰巧也同我的乳名一樣，我喊他的時候，他總有點不過意似的。焱本是種田人，因爲弟兄多，冬春間田裏又沒有繁重的的工作，他的父親爲他特備一輛車，每逢年節前後，迎送行客。我家便是他的老主顧。我們沿途很不寂寞，他問我北京宣統皇帝，我問他弟兄們都有沒有媳婦。談起話來，我幾乎忘記了我是剛由家裏出來的；話談斷了，我的心又似乎缺欠了什麼，同沒有裝滿的袋子掉在地下絲毫不要看乾脆一樣。

到孔城，住在一個相識的飯店裏，吃過飯，

疾便到別的地方去了。我知道我現在離家一天遠比一天，卻不想到幾時再歸來的事，只盼與焱即刻回到店來。我問店主他爲什麼出去，店主說大約是找轉而生意去了。我於是盼望他立刻找着生意，免得空車回去。店裏還有一個車夫，也是同自由同地來的；我很驚慌他找着了生意沒有找着哩！

由小池口坐船過江，同船有七人，他們是一個家庭；內中約四十歲的男子是家主，另外是他的妻，他的母親，同他的小孩——一男兩女；還有一位老翁，小孩稱他「家公」。船裏裝載着破舊的家具，主人告訴我：「前幾年一個人在九江開店，現在家眷也搬去。」那主婦面說很醜惡，青布棉袍，外套一件藍洋布褂，胸脯解開，給那最小的——男孩哺乳。這孩子沒有戴帽子頭上長了好些疥疤，時常把他的小手抓住他母親的嘴唇，母親也就裝着咬他的勢子把手含着，一面又答應那老翁的話：「什麼，多？」那較大的女孩，坐在她母親側邊，一絲不動的現出很純和的樣子，那男孩把乳吃完了，面向着她，用手抓住她的頭毛，她順手打他一下，他便哭起來了，母親沒有法子止住他哭，那祖母假裝打那大的女孩，把孫兒接在懷裏，拍着使他睡。那主人很專心的同那老翁談到岸怎樣搬上家具的話，不理會孩子們的吵鬧，只有那較小的女孩伏在他背上，現出父親很疼她的樣子。我看了這情境，心裏很舒服；船到江中間的時候，打一響噴嚏，癡想：「我的家人在那裏計算我的路程呢？」

早八點鐘到九江，輪船要等下午十點鐘。飯店裏住着，很感孤獨，想起那車夫焱同那渡船上的家庭，覺得這是不容易得着的幸福了。一個人沿着江岸散步，望見將要開到對岸去的船隻，便憑着江岸欄柵看着上船的搭客——尤其是女搭客。最後走到前面「玩洋片」的遊戲的人羣中，我的寂寞無所依歸的心又得着伴侶了。這遊戲連着年節最盛行，因爲這時候差不多每個人身邊少不帶銅子，花一枚兩枚，大家都不大愛惜，只不過大人們監督孩子不要看那所謂「淫片」的罷了。現在正是那沒有「淫片」的，看的人非常擁擠，最多的還要算婦女同小孩，我所忘記不了的，

是那兩個「洋片」主人中的一個。他的年紀大約不過十六歲，那天真爛漫的笑容，同那北方的剛強小孩的清銳的唱聲，實在有說不出的可愛。他的用磁鏈繫着的小狗，也伏在他身旁，看客稀少時候，他便雙手把狗抱着。我也花兩枚銅子看了一遍，片子有幾張也頗好，然而我的本意不在此。站在他對面唱的，大約是他的父親，休息的時候，他們倆就在那裏吃飯，一碟魚放在架子上做菜，剩下的魚即同尾巴，他捧給他的狗。

這天由九江上輪船，客很多，我因爲來遲了一點，買的又是統船票，找了幾遍前直找不出一個舖位。後來有一個茶房說，舖位有一個，要先把酒錢講定！我不禁又記車夫焱來了。我的父親在家裏同他約好，工錢回家吧，飯店裏由我任意給他幾個零用。我給他的時候，問他夠不夠用，他笑着說：「多着哩！」——並不是謙虛。「我的故鄉的車夫呵！」我在船裏無聊的想。當晚那茶房同由新卷下船的客人爭酒錢，我又小孩子盼着糖果似的默祝那客人多花幾個哩！

統船裏的舖位，一層高比一層，婦女坐船，一定要坐在最低層。我的舖位底下，便睡着兩夫婦。他們的行李很夥，表明是從遠方來的行人。那男子的話，山東人，由上海搭船，到武昌找朋友談差事。這男子的年紀，至少要比女子大三十歲，十個指頭都帶煙黃色。女的面孔，到第二天清早起來同男的一路到船外去的時候，我總看清白；以前同回到船來以後，她倒在那陽光射不進出的角裏，除掉男子叫她說進去的時候應允一聲外，我沒有聽見他講話。我的心陰鬱起來了，以爲天下最大的罪惡是，長滿了鬍鬚的男子同青年女子的接吻了。

同船還有一個女子也使我忘記不了。這女子並不在我們那一層裏，卻時常由我們面前走來走去。她的服裝很不講究，久住都會的樣子卻看得出，聽她的話音，大約是下江人。當她走過我們面前的時候，三四個茶房都拍掌大笑，我不大懂他們的話，好像是說：「自己不照照鏡子！」久坐船內，心裏很不愉快，出去倚着欄杆，遠眺青山，低頭看流水，聽見茶房們笑鬧，又走進船來，原來他們在那裏扯那女子！那女子恰巧站在船門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週報

THE ENDEAVOR

47

每號零售銀元二枚。郵寄大洋二分。半年二十六號。大洋五十二號。全年五十二號。大洋一元。郵費在內。不郵郵費地點。可用三分的或一分的郵票代價。

總發行所 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胡適啟事

四月五日的益世報上登出新發表的一大批勳章，內有「胡適給予三等嘉禾章」的一項。我是根本反對勳章制度的；如果這個胡適真是我，這是請政府收了回去罷。

這一週

關於旅大租借的條約

(一函)

一八九八年三月六日中國和德國膠州灣租借條約成立，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旅順大連租借條約也以威力逼着定成了。該條約的第一條：俄國欲在清河北境得到適當之軍艦停泊所，以保全俄國海軍。故清國皇帝將旅順口大連灣及其附近水面借與俄國。但不得因此妨害清國之主權。

第二條：

租借期限自條約蓋印之日起，以二十五年為期。期滿之後，經兩國協議得延長之。到了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開始，八月間旅順為日本所得，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三日日俄條約條約成立，該和約中明定把俄國的旅大租借權轉讓給日本。該和約第五條：

俄國政府將旅順口、大連，并其附近之領土及領水之租借權，及與該租借權相關或組成該租借權之一部之一切權利特權及讓與，得清國政府之承諾，轉讓於日本帝國政府。
日俄兩國互約遵守前而規定之「得清國政府之承諾」的事件。
本當這個和約蓋印後，便接着同中國定下北京條約。(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北京條約第一條：

清國政府承諾俄國由日俄條約第五條及第六條所讓與日本之一切轉讓事件。從以上三種條約上看來，可得下列的結論：(一)日本得到旅大的租借權是由於俄國的轉讓；(二)日本的旅大租借權既是由俄國轉讓的，那麼，內容和範圍當然以中俄互定的旅大租借條約為限；(三)中國租借旅大與俄國以二十五年為期，日本既承繼俄國的租借權亦當然以補足二十年的定期為限。

自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起到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七日止，剛滿是二十五年的定期，當然要根據條約給還中國的。到了民國四年日本又提出二十一條的要求，後來用「最後通牒」強迫中國政府承諾。內中關於南滿及東部內蒙古的條約的第一條：

兩條約關於旅順大連之租借期限，並南滿鐵路及安奉鐵路之期限，一律延長九十九年。

這個條約現在已經國會否決了，被國會否決的條約如果是當然無效，那麼，今年收回旅大當然不成問題。故目前爭點祇在民國五年的條約的效力上，至於從前的條約都是死板板的規定，當然沒有問題。

宗澹君論羅爾問題

法國在蘭因河上的種種對德行動，我們久想作系統的記載。在第四十三期裏，有德君君的德蘭因河問題一稿，第四十五期裏，又有德君君的羅爾問題。這兩篇都只供給事實，不加論斷。本期又登有宗澹君「蘭因河畔的悲劇」一文，全篇約七千多字，是宗澹君費了兩個多月收集材料的结果。宗澹君初動手收集材料時，心裏本是憤恨法國的橫行，他那時的意見完全是袒德而排法的。但他研究的結果，却漸漸原諒法國人的行為，知道法國為謀生存計，除此以外，竟沒有別的路可走。所以他這篇文章是很平允的，所有的論斷都根據很精確的事實，沒有什麼主觀的成見。我們覺得這篇文章是中國近年論國際問題的文章之中最好的一篇，所以不肯割愛他，一期登完全文；我們希望讀者細讀這篇很難得的文章。

久。因為你可以「不得已而為之」。他也可以「不得已而為之」；「不得已」(Inevitably)一個字，可以產生今日蘭因河畔的慘劇，也可以產生第二次的全球戰禍。

蘭因河畔的悲劇

宗澹

國際感威的成因不外乎疑懼，垂涎，同報復；三種中只要有了一種，就會引起戰爭。法國的對德威威，這三種感威都是全的。無怪他要估測盧爾(Luwer)煤田；演出蘭因河畔的悲劇。被大戰軍摧殘了的歐洲文化再受此打擊，真正要走到末路了。

賠款問題

德國應該要付多少賠款？這是四年來歐洲政治家最注意的問題。照道理講起來，我們應該先要知道德國究竟損失了協約國多少財產。無奈至今歐洲人對於這個問題還沒有公認的答案，因為損失的多少是跟着計算的方法走的。甘士(Gustave)在他的「和約的經濟結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Treaty)那部書裏面，假定損失總數是一萬六千兆元至三萬兆元；(本文數目都以華幣計算)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是法國的損失。截至目前止，法國恢復殘破地方的用款已經達到一萬五千兆元之多，似乎甘士的數目是嫌過少，但一班的外國人(同一部分的法國人)都覺得法國這一次的浪費很多，不足為他。這個問題在議和的時候的確是重要；到了目前已經不值得研究，因為德國目前就要破產；財源只有那們多；儘管問他多要，有其應用處？所以最要緊的是研究德國賠款的能力。和會並沒有規定德國賠款的總數。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一月最高會議決定為十一萬三千兆元。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一月凡爾賽(Versailles)會議又減為六萬六千兆元。巴黎議和的時候德國人自己的提議是一萬五千兆元，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四月德國重新提議，加為二萬五千兆元。今年一月各國首相在巴黎會議，大家都

抵抗，英法又不肯仗義出頭，俄國的態度尚不明顯，法國的辣手政電在眼前是無法可以制止的。但宗澹又指出法國的勝利也不過是暫時的。仇視，乘機，報復的政策，縱使勝利，終于不能持

承。德。國。賠。款。的。能。力。不。過。二。萬。五。千。兆。元。足。見。從。前。的。德。國。政。府。並。不。是。沒。有。誠。意。尤。是。見。甘。士。的。數。目。確。實。可。信。因。為。他。四。年。前。就。假。定。德。國。能。付。的。賠。款。不。過。二。萬。兆。元。我。們。所。要。注。意。的。是。最。後。這。一。次。巴。黎。會。議。的。失。敗。不。是。因。為。英。法。所。主。張。的。賠。款。數。目。不。同。是。因。為。德。國。的。方。法。兩。國。的。意。見。不。能。相。容。——法。比。兩。國。是。主。張。要。有。生。產。的。擔。保。就。是。要。佔。領。德。國。的。同。步。林。我。們。且。看。法。比。所。主。張。的。理。由。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賠。款。委。員。會。聲。明。德。國。故。意。短。付。了。木。料。今。年。的。一。月。九。日。又。聲。明。故。意。短。付。了。煤。炭。這。兩。次。的。聲。明。都。沒。有。得。英。國。委。員。的。同。意。我。們。要。問。的。是。德。國。究。竟。短。付。了。多。少。木。料。煤。炭。？而。且。德。國。已。短。付。了。多。少。賠。款。？因。為。要。加。他。這。樣。重。大。的。刑。罰。這。兩。個。問。題。是。有。關。係。的。

德。國。短。付。的。木。料。是。二。萬。立。方。公。尺。同。十。三。萬。五。千。噸。電。料。的。總。數。比。較。起。來。這。不。能。算。一。回。大。事。短。付。的。煤。炭。是。二。百。萬。噸。——德。國。這。幾。年。已。經。短。付。了。五。千。萬。噸。所。以。短。付。的。數。目。不。過。已。付。的。百。分。之。四。

德。國。已。付。的。賠。款。究。竟。是。多。少。？據。法。國。政。府。的。聲。明。到。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止。德。國。一。共。付。過。四。千。兆。元。德。國。政。府。則。絕。對。不。肯。承。認。這。個。數。目。據。他。們。自。己。說。已。付。賠。款。已。有。二。萬。〇。五。百。兆。元。究。竟。那。一。個。數。目。與。事。實。相。近。是。不。容。易。知。道。的。法。國。的。數。目。是。根。據。賠。款。委。員。會。已。經。精。確。的。帳。目。自。然。不。是。假。造。的。但。是。有。許。多。應。該。付。入。德。國。帳。內。的。款。項。至。今。還。沒。有。結。清。譬。如。德。國。交。給。協。約。國。的。商。船。不。下。四。百。萬。噸。德。國。人。說。應。值。三。千。六。百。兆。元。我。們。根。據。甘。士。的。推。算。作。為。一。千。二。百。兆。元。也。這。是。一。筆。大。宗。的。款。項。又。如。薩。爾。區。的。煤。鐵。礦。海。底。電。線。同。協。約。國。收。沒。的。德。國。的。私。人。財。產。先。付。私。債。有。餘。歸。入。賠。款。都。至。今。沒。有。結。帳。此。外。還。有。鐵。路。材。料。同。去。年。交。付。的。物。產。沒。有。算。帳。的。尚。多。這。些。筆。帳。總。共。加。起。來。至。少。也。還。值。八。百。兆。元。所。以。德。國。已。短。付。的。賠。款。從。最。少。處。計。算。也。應。該。有。六。千。兆。元。

德。國。政。府。的。帳。面。而。外。還。有。許。多。與。巴。黎。和。約。相。抵。

觸。的。款。項。如。割。地。以。內。政。府。所。有。的。公。產。——我。都。沒。有。計。算。但。是。有。一。筆。賬。不。能。完。全。抹。殺。據。德。國。人。計。算。駐。防。的。軍。隊。已。經。費。去。德。國。三。千。兆。元。這。本。是。在。賠。款。以。外。的。担。負。但。是。協。約。國。會。經。自。己。規。定。德。國。每。年。應。付。的。駐。防。經。費。以。一。百。二。十。兆。元。為。限。所。以。四。年。應。該。付。四。百。八。十。兆。元。假。如。我。們。把。德。國。人。的。數。目。打。一。個。對。折。駐。防。軍。費。共。化。去。一。千。五。百。兆。元。除。去。了。應。付。的。四。百。八。十。兆。元。還。有。一。千。七。十。兆。元。應。該。加。入。賠。款。以。內。

總。計。起。來。德。國。已。付。的。賠。款。至。少。應。為。七。千。兆。元。這。個。數。目。比。我。們。的。庚。子。賠。款。多。十。八。倍。要。佔。德。國。全。國。財。產。的。百。分。之。四。普。法。戰。爭。的。時。代。法。國。全。國。財。產。比。現。在。的。德。國。約。少。一。半。而。德。國。已。付。的。賠。款。已。經。比。法。國。當。年。的。賠。款。多。了。三。倍。有。半。正。式。賠。款。以。外。德。國。的。損。失。如。屬。地。的。割。讓。割。地。內。公。有。的。財。產。羅。任。省。的。鑛。廠。休。戰。時。交。付。的。軍。械。都。沒。有。算。賬。法。國。人。要。佔。領。威。爾。斯。的。最。大。的。理。由。是。德。國。政。府。沒。有。付。賠。款。的。誠。意。照。上。面。所。說。這。種。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况。且。短。付。的。木。料。煤。炭。數。目。不。多。不。應。該。因。此。而。受。這。樣。大。的。懲。罰。

本年一月巴黎會議的時候，英國的提議是管理德國的海關，拿關稅來作抵，替德國發行一萬兆元的公債，因為法意比都不贊成，所以毫無結果而散。一月十日法比兩國通告德國政府，要佔領威爾斯，並且設立委員會，監督一切鑛廠。委員會有權可以強迫各鑛廠供給統計數目及其他報告，並支配煤鐵聯合會 (Kohlenwerk) 的出產。

十一月四日四時四十五分法比兵進入了威爾斯 (Weilburg)，十一月到了該爾森 (Gelsenkirchen) 的出產。十五日到了伯壽 (Borculo)，次日又到了多特孟德 (Dortmund)。於是威爾斯煤鐵區域全入于法比聯軍之手。

我們已經講過，從理論上看起來，威爾斯的佔領是沒有正當理由的。試問事實的結果有沒有可以證明這種政策的成功呢？若是為催迫賠款起見，可說是完全失敗。因為德國政府立刻提出抗議，聲明法比破壞維爾塞條約，從此停止開付賠款。

同時佔領區域內發生許多消極的抵制：各鑛紛紛罷工，電報電話生不肯給法國人接線，鐵路人員將向法比開的火車停止。法國人對付他們的法子，是下獄，罰金，用法國職員替代職務，設立軍事行政處。德國的官吏成百的被逐，一百〇三家報館被封，現在又要把五十萬鐵路工人完全驅逐出境，壓迫的手段一天嚴厲似一天了。消極的抵制雖然不能算成功，法國人却是沒有法子禁止暗中破壞，所以出產也少了，運輸也亂了，用了極嚴重的壓迫，其結果不過每天運了幾千噸的煤焦，真是賠款大海裏的幾點水，有甚麼用處？這種結果本來事前都是預料得到的。威爾斯是德國實業的腦袋，拿刺刀去刺一下，豈有神經不受震動的，出產不受影響的？出產少了，豈不是賠款的能更減了麼？何況消極的抵制，暗中的破壞又都是自然的結果呢？英國人反對佔領威爾斯的理由是說可以收沒的財產不過八百兆元，而軍事的費用甚大，得不償失。至今法國政府沒有反證可以推翻這種意見。

難道法國的政府人民都發了狂麼？何以他們竟看不出這種顯然的事實？為甚麼法國的議院幾乎全體歡迎法比相邦加奈 (Poincaré) 的武力政策？待我們用一種公平的態度來研究法國人的心理。從前法國人在外國投資的很多，所以人家都以為法國能生產，其實不然。法國人的一十二萬兆元財產是一百餘年節儉生聚的結果，不是容易來的。法國沒有許多很大的實業，發財是很難的。積聚下的資金在國內無從運用，不能不投於外國，以圖息金。因為煤鐵不多，鋼鐵事業不能發展，各種實業都沒有根據。歐戰以前法國出產的鋼鐵不過德國四分之一，煤不過比中國多一倍。德國比我們多十倍，英國多十五倍，美國多三十倍。農粟的生產也不如他國；許多地方因為土壤的關係，只可以種葡萄造酒——這種奢侈品的價值，是遠不能同其他的農產相比的。法國因為生

活不著容易，不但是切都要節省，而且要限制人口的增加。我們只要思想在加拿大的法國人一百五十年中增加了五十倍，就知道法國人口的限制不是天然的了。在二百年前世界上的強國只有英法。法國的人口佔了百分之四十。到了二十世紀，可以算得強國的至少有七國，人口共有六百兆，其中法國只佔了百分之六。所以法國國際的地位自然要慢慢的退步，何況他又不幸有德國這樣一個高鄰。下列的表是德法兩國戰前一年土地、人民、物產的比較。

法 國		德 國	
面積	540,000 方哩	377,000 方哩	
人口	40,000,000	65,000,000	
每年增加	500,000	1,000,000	
煤	1,000,000 噸	1,000,000 噸	
鐵	1,000,000 噸	1,000,000 噸	
小麥	9,000,000 噸	15,000,000 噸	
大麥	1,000,000 噸	3,000,000 噸	
燕麥	5,000,000 噸	8,000,000 噸	
馬鈴薯	3,000,000 噸	5,000,000 噸	
商船	1,000,000 噸	3,000,000 噸	
外國貿易	1,400,000 佛郎	2,100,000 佛郎	

看了這表，就可以知道法國敵不過德國的原因了。歐戰以後兩國的地位有無變動呢？德國的人口增加全係因實業發達，煤鐵是各種實業的根據；我們先研究德國煤鐵業的損失。

地名	煤量 (噸單位)	產額 (噸單位)	損失 (百分率)
上西列西亞	1,100,000	400,000	39
薩爾	1,600,000	1,700,000	78
全	2,900,000	1,900,000	65

德國對法鐵礦的損失 (百分率)

地名	鐵量 (噸單位)	產額 (噸單位)	損失 (百分率)
薩爾	1,600,000	1,700,000	78
全	2,900,000	1,900,000	65

全國二、八四〇、二八
德國失去百分之四十五的煤量，百分之三十一的
產煤能力，至於鐵礦則均損失百分之七
十五。除去上述兩項是剩給波蘭的，其餘德國
所失即是法國所得，從此德法的力量應該相等了
。然而看下列的表，比較德法兩國國民九年的情
形，可見得並無此事。

法 國 德 國

面積	三三、六九方哩	三九、七〇方哩
人口	三九、二〇九、七六六	五九、一九九、四三三
每年增加	一五、〇〇〇	三三、〇〇〇
煤	三、〇六、〇〇〇噸	二、〇〇〇、〇〇〇
鐵	三、〇三、七五噸	九〇、〇〇〇、〇〇〇
錫	三、〇三、七五噸	四、五〇〇、〇〇〇
小麥	七、一四、〇〇〇噸	七、三六、三五
大麥	七、一四、〇〇〇噸	一、七九、七三
燕麥	四、三三、〇〇〇噸	四、八七〇、二六
馬鈴薯	一〇、三三、〇〇〇噸	二、二四八、七五
商船	三、一〇一、一九噸	八〇〇、〇〇〇
外國貿易	六、七九、九兆佛郎	四、七兆馬克

以上德國的煤鐵商船數目是估計的。煤的數目是除去薩爾同西列西亞計算。

我們可以曉得法國的地位同德國的比起來雖是較歐戰前更強，然而依然不如德國。農產人口土地是無庸加以說明，我們單再研究煤鐵兩件的事業。

羅任的職業在一千八百七十一年時候還是狠幼稚的：法國的政客對於他並不注意——鐵冶(Thiers)曾在法國議會裏聲明羅任鐵礦的發展是一時的，不能永久的。畢司馬克聽了地質學者赫或空(Hauchecorn)的話，曉得這個問題的重要，

羅任的職業在一千八百七十一年時候還是狠幼稚的：法國的政客對於他並不注意——鐵冶(Thiers)曾在法國議會裏聲明羅任鐵礦的發展是一時的，不能永久的。畢司馬克聽了地質學者赫或空(Hauchecorn)的話，曉得這個問題的重要，

須。外國購買焦炭三百五十萬噸。力能製煉。這二百五十萬噸之中有二百三十萬噸是從薩爾煤田來的。

現在羅任鐵礦完全為法所有：每年能出礦石四千萬噸以上，但是要完全在法國製煉，至少要向外國購買煤一千六百萬噸，焦炭一千萬噸，而所謂外國就是德國。無奈德國人需要鐵礦，遠不及法國人需要煤焦炭那樣急。我們看了歐戰前德國鐵業的分佈，就了解他的理由了。

德國鐵業的分佈(一九一三年)

地名	鐵	鋼
薩爾	八、〇〇〇、〇〇〇噸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噸
羅任	一、三三〇、〇〇〇噸	二、〇〇〇、〇〇〇噸
其他	三、三三〇、〇〇〇噸	二、三〇〇、〇〇〇噸
全國	一、二九一、〇〇〇噸	一、九〇〇、〇〇〇噸
羅任	二、〇〇〇、〇〇〇噸	二、〇〇〇、〇〇〇噸
德國他省	七、〇〇〇、〇〇〇噸	三、六〇〇、〇〇〇噸
瑞典	四、五〇〇、〇〇〇噸	三、三〇〇、〇〇〇噸
西班牙	三、三〇〇、〇〇〇噸	三、三〇〇、〇〇〇噸
俄國	三、〇〇〇、〇〇〇噸	三、〇〇〇、〇〇〇噸

所以若是德國有錢可以買外國礦石在薩爾同他省的鐵礦能煉一千四百萬噸。縱使法國人不肯賣的鐵礦能煉一千四百萬噸。縱使法國人不肯賣的鐵礦能煉一千四百萬噸。縱使法國人不肯賣的鐵礦能煉一千四百萬噸。

羅任的礦石成分很低：每噸只含鐵百分之三十，而從瑞典同西班牙來的礦石含鐵者百分之六十以上。況且德國要的是礦石，法國要的是焦炭；價值本來不能相當的，所以法國鐵業的生命仍然在德國人手里。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法國要出四百萬噸鐵礦到一噸可以煉焦的煤。同樣的煤在德國要賣七十二佛郎。這就是德法強弱的根本。在最好的環境機會之下，法國最多只能出七百多萬噸生鐵，同時德國人可以出一千四百萬噸；所以盧爾一天在德國的手裏，一天兩國的勢力不能平均。

羅任的礦石成分很低：每噸只含鐵百分之三十，而從瑞典同西班牙來的礦石含鐵者百分之六十以上。況且德國要的是礦石，法國要的是焦炭；價值本來不能相當的，所以法國鐵業的生命仍然在德國人手里。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法國要出四百萬噸鐵礦到一噸可以煉焦的煤。同樣的煤在德國要賣七十二佛郎。這就是德法強弱的根本。在最好的環境機會之下，法國最多只能出七百多萬噸生鐵，同時德國人可以出一千四百萬噸；所以盧爾一天在德國的手裏，一天兩國的勢力不能平均。

維爾塞條約訂定德國每年須供給協約國四千三百萬噸煤。到了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九月煤務委員會已經把他減到了二千萬噸。況且供給煤的條件是以十年為期。再過六年德國就可以完全自由處分所出的煤炭。德國除了煤炭之外，還有褐煤可供燃料。褐煤的產額已經從八千萬噸增加到一萬萬噸。煤炭的用途有百分之四十是可以用在褐煤來替代的，而法國所能出的煤同褐煤兩項最多不過六千萬噸，不足德國的三分之一。

假如德國人居然肯將賠款如數付清，法國的債權已經承認德國能付的賠款的總數不過二萬五千兆元。為討論起見，我們可以假定德國所付的賠款竟能有六萬六千兆元之多。其中有百分之五十二是為法國承受的。六萬六千兆元的百分之五十二是二萬三千三百二十兆元，數目不可謂不大，無奈法國欠英美的外債就在三萬兆元以上，所以這樣大宗的賠款能付清外債——恢復破地方法用的一萬五千兆元仍然沒有着落！外債之外，法國的內債從二萬五千兆佛郎(歐戰以前)增加到二十二萬六千兆佛郎，幾乎要同法國全國的財產相等，因為歐戰前法國人的財產總數是三十萬兆佛郎。戰爭時還有許多損失，外國的投資(如俄國、土耳其等)損失了二萬五千兆佛郎。上面所引的國債的數目還是兩年以前的話；這兩年之中預算案每年要虧空四萬兆佛郎！

然則縱使德國人把六萬六千兆元通通賠完，法國人仍然免不了破產，而國家的土地、人口、生產力都遠不如德國，恢復的機會當然不及德國。無怪法國的人民要求賠償煤田了。何必德國的賠款？盧爾的出產一年要值一千兆元。何必要向德國要煤炭木料？兩樣東西都在那裏，只要我們自己去取。估價了盧爾以後，每年所出的一百十五兆噸的煤，五十萬噸的硫磺，五十萬噸的柏油同顏料，能出八百萬噸鐵，九百萬噸鋼的爐廠都變成法國的了！羅任的鐵礦到

然則縱使德國人把六萬六千兆元通通賠完，法國人仍然免不了破產，而國家的土地、人口、生產力都遠不如德國，恢復的機會當然不及德國。無怪法國的人民要求賠償煤田了。何必德國的賠款？盧爾的出產一年要值一千兆元。何必要向德國要煤炭木料？兩樣東西都在那裏，只要我們自己去取。估價了盧爾以後，每年所出的一百十五兆噸的煤，五十萬噸的硫磺，五十萬噸的柏油同顏料，能出八百萬噸鐵，九百萬噸鋼的爐廠都變成法國的了！羅任的鐵礦到

那時候總真止可以算是法國的，因為到那時候出產的礦石總有法子在法國製煉——法國的鋼鐵產額可以立時增加三倍。德國呢？以後不會再有甚麼德國了。蘭因河畔的土地要變成成功一個法國保護的半獨立國。在估價區域以外的五千多萬人差不多沒有煤炭，一噸鐵也出不了，火車頭還要改燒褐煤，不要說其他的工業，況且褐煤的富源又有一半在蘭因河邊上呢？他們一點工業也沒有，如何還能團結？德意志共和國要分裂成許多的小國，每國的人口，一年要減少一年，因為沒有飯吃的人不是往外國逃，就是餓死。如此一下子就把德國破滅得乾乾淨淨，報了兩次大戰的仇恨，把法國變成歐洲大陸的主人翁；就是拿破侖在墳墓裏而聽見了這種新聞，也要笑了活轉過來。所以說，疑懼，垂涎，回報復還是國際政策的原動力。

法國這種政策會不會成功？我們想不出一個理由來會得使他失敗。沒有武器的人民的消極抵抗如何敵得過毫無顧忌的軍隊。你不給他糧食，他會得從波蘭、意大利招工入來替換——歐戰以前法國羅任鐵礦上的工人大半是這兩國來的。前幾天法國在多特雷得已經有這種提議。現在又要把五十萬的德國鐵路工人完全趕出去，這不是法國人最後決心的明証嗎？況且三百萬居民不能不吃飯。大商業家如施羅奈司(Schles)諸君(Tyler)克爾伯(Krupp)都要做法國人，正如五十二年前在羅任的文德爾(Wendel)變做德國人一樣。蘭因河畔的人只好變成成功一個半獨立的共和國，因為間接被法國保護要比直接受軍隊支配好

內部的反抗是一定無效的。但是外面有誰能來出頭幫助？美國雖然反對法國人這種提議，但喜於助的人民不肯有強硬的代表，因為與他們利害不甚相關的。畢竟要緊者要緊英國，因為法國不但破壞了歐洲的均勢——維持均勢是英國外交上的大原則——不但要變成工商業上的競爭國

內部的反抗是一定無效的。但是外面有誰能來出頭幫助？美國雖然反對法國人這種提議，但喜於助的人民不肯有強硬的代表，因為與他們利害不甚相關的。畢竟要緊者要緊英國，因為法國不但破壞了歐洲的均勢——維持均勢是英國外交上的大原則——不但要變成工商業上的競爭國

而且把英國的第二個大市場(德國)完全破壞了。英國人民的負擔比那一個都要重；每年要用一千兆元來維持失業的工人，每星期勞動的工資減少了一百二十兆元，目前鐵路又要罷工。法國在盧爾地位穩固以後，這種困難還要增加十倍；英國人能坐以待斃麼？前九天英國上議院公開的討論英法兩國軍備，是見得英國負責任的政治家採取了嚴重態度。無奈英國目前沒有干涉的能力。英國的人民沒有想到要同法國打仗；打起來勝負真正不能預言。法國的潛水艇比戰爭時的德國還要多；法國的飛機隊可以直無敵於世界；開戰來立刻可以來攻倫敦。英國這一回又仍然是毫無準備。

英國之外，還有俄國。要是這時候俄國攻擊波蘭，法國人的地位就困難。我們可以注意法國對於勞農政府的態度近來忽然的和緩起來；議和、通商的論調忽然在法國有人提倡。但是我們沒有可信的材料來判斷俄國人的心理同干涉的能力。

我說法國的政策是要成功的。然而這種成功當然是暫時的，因他的根據是奴隸制的外國工人同招募式的黑人軍隊。法國現在常備軍是七十三萬六千人，其中有十五萬是非洲同小亞細亞來的。法國沒有法子可以完全用法國人來工作或是打仗。這種情形能永久？盧爾煤田的改造也要有相當的時間。在這時間之內若是佛郎跌價得太快，法國的工人同靠薪水吃飯的人都不容易生活，或者要有反動。況且英國俄國雖然現在沒有準備，不是會永久沒有準備的。所以法國的成功至少也要出很大的代價，要冒很大的危險。

歐洲這種內亂——在我們看起來，這種紛爭無異於我們的南北分裂——難道沒有法子可以免除嗎？照理想上講起來，是可以的。只要美國肯放棄他的債務！無奈美國又不肯如此慷慨。若是法國看不出第二條路來可以免去破產，保障安全，他只好在延擱戰事，增加軍備，財政紊亂，國

際戰爭這種太極圈子裏面轉旋。這種圈子惟有外國人的友誼的援助可以打破。不然，無論可走的法國自然不肯拿人道文化的目光來看國際的關係了。我以為不先想法子來救法國而先要攻擊他，是不公道的。除非法國不肯受人家的救援，我們不能專罵法國人，因為保存需要級底的文化不是法國單獨的責任。

附錄

吳敬梓年譜 (續四十五期)(適)

乾隆十五年，庚午(一七五〇)先生五十歲。

金兆燕有寄吳文木先生詩：

文木先生何處時！行年五十仍書癡。航如犀壁搜姚姒，警翁薈叟訪孔義。昔歲鶴版下輪扉，嚴徐車馬粉森馳。蒲輪竟徑過迷戶，髮坏而道人不知。有時倒著白接履，秦淮酒家杯獨持。鄉里小兒或見之，皆言狂疾不可治。晚年說詩更鮮匹，師伏翼扇俱得易。小雅之材七十四，大雅之材三十一。一言解頤妙義出，凱風為洗萬古滌。喬木思泉百神職。(先生注詩，方開凱風原註「不能安室」之謬。南有喬木云，祀漢神也。) 濟神替備則鄭衛，何異索塗其橫植？ 昨聞天子坐明堂，欲崇衛霍遊南方。特重經術求賢良，仲讓講論涉兩行。欽朋八風舞翔翔。負薪老子密印授，妻孥凍息趨路旁。先生何為獨深藏，企脚高臥向榻床！金陵美酒一千斛，詠絮齋紅玉。何時與我青綺裘，共君復醉湖山麓？ 中公續公老且秀，駟之不堪填洞谷。 先生速起為我折五鹿。秋風多，江水波，寄君一曲之高歌。 歌殘星斗橫秋河。 屠販睡手亦富貴，安能佐治無偏頗？ 先生抱經老岩阿，吁嗟如

此蒼生何！

詩中說先生「晚年說詩」一段，可與儒林外

中第三十四回杜少卿論詩經一大段參看。

全板志卷十二說先生有詩說七卷。但現在不傳了。我們現在只知道他的五條詩說：

(1)漢廣(南有喬木)：「為祀漢江神女之詞。」(金和儒林外史跋。)

(2)凱風：「古人二十而嫁，發到第七個兒子，又長大了，那母親也該有五十多歲了，那有想嫁之理？所謂一不安其室者，不過因衣服飲食不稱心，在家吵鬧；七子所以自認不是。」(外史)

(3)女曰雞鳴：「這夫婦兩個總無一點心想到功名富貴上去；彈琴飲酒，知命樂天；這便是三代以上修身齊家之君子。」(外史)

(外史)

(4)漆室：「也只是夫婦同游。」(外史)

(5)安采唐矣：「為戲答莊姜燕燕于飛而作。」(金和跋。)

程晉芳說：

(先生)與余族編莊(程廷祚)為至契。

編莊好治經，先生晚年亦好治經，曰：「此人生立命處也。」

程廷祚與吳敬梓都是乾嘉經學的先鋒。

乾隆十六年，辛未(一七五二)先生五十一歲。

是年乾隆帝南巡，先生之子吳康迎駕，召試奏賦，賜舉人，授內閣中書。煩習算學，師事劉湘濤。後來吳與做到京夏府同知，署過一回知府，因病告歸。他著有周禮算經圖註，乾隆戊子刊成，沈大成作序，序文引見騎人傳。此外還有勾股算法，五音反切圖說，杉亭詩文集，詞集。我所見的春華小草一卷，觀詞詞鈔一卷，是他少年時代的詩詞。是年程廷祚六十一歲，被舉「舉明行修」，入京，復罷罷。《程晉芳綿莊先生墓誌》是年歲長明二十一歲。嚴是江寧人，少年有才名，先生很稱許他。《程晉芳嚴東有詩序》嚴長明的詩集久不傳，近年(一九一一)葉德輝刻出他的詩集十卷，其中歸求草堂詩集六卷，是編年的。辛未年有「吳文敬軒招集文木山房，分詠南史隱逸傳

得雷次宗陶宏景，各賦一首」二條，又有「過雷氏墓，和敬軒丈韻」一條。壬申年有一帖程二魚門，不贈」一首，起句云：「昨午傾蓋阜陵吳。」(自注，敬軒丈。)道汝序皆似「贈」一賦。」(自注，據此，先生讀嚴長明，始於辛未。

乾隆十七年，壬申(一七五二)先生五十二歲。

程晉芳到南京鄉試，先生同嚴長明去訪他。

嚴受程詩，為他作制體序，千餘言。程自叙，「風晨雨夕，余三人往來最密也。」(程嚴東有詩序)嚴贈程詩，有「意氣直凌滄海日，點眉如對列仙圖」之句；程有寄懷嚴東有詩，有「今年游江南，快意觀才子」之句。程晉芳寄懷嚴東有詩共三首，第二首專說吳敬梓：

敬軒生近世，而抱六代情；風雅慕建安，齋栗懷昭明。 囊無一錢守，腹作乾雷鳴。時老書眉，發詠驚鸛庚。阿郎雖得官，職此貧更增。近聞典衣盡，窳突無烟青。頻蠟雨中履，晨夕迫良朋。孤棹駛烟水，雜花拋芬馨。惟君與獨厚，過從欣頻仍。酌酒破愁海，覓句鍊寒冰。西窗應念我，餘話秋燈青。(勉行堂詩集五)

此詩可見先生當時的生活情形。

程晉芳是年又有「聞濠州馮粹中沒於京師，詩以哭之，並告諸友，謀歸其喪」二詩。濠州馮粹中即是儒林外史中的處州馮純上。程詩第一首有云：

海上松期方本幻，(原注，「馮曾遇假仙於漸水。)」塚中文字欲猶騰。

此可證外史第十五回馮二先生遇洪慈仙的事。

程詩第二首有「涇渭渭水濁愛清」之語，又有「快魄」之稱，可以看見馮粹中雖只是一個八股選家，確是濁中有清，確有一點俠氣，可以便程晉芳與敬梓一班名士恭敬他。吳敬梓雖痛恨八股文家，但他對於馮二先生，刻畫極覺致，却始終是褒詞多於貶詞。這也可見馮粹中的人格，又可見吳敬梓的公允了。(金兆燕《吳文敬軒招集文木山房，分詠南史隱逸傳

燕際亭詩鈔卷七也有吳馮粹中一詩)「未完」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THE ENDEAVOR

48

每號零售洋三元
郵寄大洋二
分。半年二十六
號。大洋五角；
全年五十二號。
大洋一元。郵費
在內。不通郵區
地點。可用三分
的或一分的郵票
代價。

總發行所 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這一週」時評暫停

玄學與科學

丁文江

——評張君勳的「人生觀」——
玄學真是個無賴鬼——在歐洲混了二千多年，到近來漸漸沒有地方混飯吃，忽然裝起假幌子，掛起新招牌，大搖大擺的跑到中國來招搖撞騙。你要不相信，請你看張君勳的「人生觀」

（清華週刊）張君勳是作者的朋友，玄學却是科學的對頭。玄學的鬼附在張君勳身上，我們學科學的人不能不去打他；但是打的是玄學鬼，不是張君勳，讀者不要誤會。

玄學的鬼是很利害的；已經附在一個人身上，再也不能容易打得脫，因為我們打他的武器無非是客觀的論理事實，而玄學鬼早已在張君勳前後左右砌了幾道牆。他叫他說人生觀是「主觀的」，「直覺的」，「自由意志的」，「起于良心之自動而決非有使之然者也」，「決非科學所能為力。惟賴諸人類之自身而已」，而且「初無論理學之公例以限制之，無所謂定義，無所謂方法」。

假如我們證明他是矛盾，是與事實不合，他儘可以回答我們，他是不受論理學同事實支配的。定義，方法，論理學的公例，就譬如庚子年聯軍的槍炮火器，但是和圍說槍炮打不死他，他不受這種火器的支配，我們縱能把他圍打死了，他還是至死不悟。所以我要這篇文字的目的不是要教我的朋友

張君勳，是要提醒沒有給玄學鬼附上的青年學生。我要證明不但張君勳的人生觀是不受論理學公例的支配，並且他講人生觀的這篇文章也是完全違背論理學的。我還要說明，若是我们相信了張君勳，我們的人生觀脫離了論理學的公例，定義，方法，還成一個甚麼東西。

人生觀能否同科學分家

我們且先看他主張人生觀不受科學方法支配的理由。他說：

「諸君久讀教科書必以為天下事皆有公例，皆為因果律所支配。實則使諸君閉目一思，則知大多數之問題，必不若是之明確。……甲一說，乙一說。漫無是非真偽之標準。此何物歟？曰，是為人生。同為人生，因彼此觀察點不同而意見各異，故天下古今之最不統一者莫若人生觀。」

然則張君勳的理由是「人生觀」天下古今最不一，所以科學方法不能適用。但是人生觀現在沒有一統一件，永久不能統一又是一件。除非你能提出事實理由來證明他是永遠不能統一的，我們纔有求他統一的義務。何況現在「無是非真偽之標準」，安見得就是無是非真偽之可求？不求是非真偽，又從那裏來的標準？要求是非真偽，除去科學方法，還有甚麼方法？我們所謂科學方法，不外將世界上的事實分類起來，求他們的秩序。等到分類秩序弄明白了

我們再想出一句最單明明白白的話來，概括這許多事實，這叫做科學的公例。事實複雜的當然不容易分類，不容易求他的秩序，不容易找一個概括的公例，然而科學方法並不因此而不適用。不過若是所謂事實，並不是真的事實，自然求不出甚麼秩序公例。譬如普通人看見的顏色是事實，色盲的人所見的顏色就不是事實。我們當然不能拿色盲人所見的顏色，同普通所謂顏色混合在一塊來，求他們的公例。況且科學的公例，惟有懂得科學的人方能了解。若是你請中國醫生拿他的陰陽五行，或是歐洲中古的醫生拿他的天神妖怪，同科學的醫生來辯論，醫學的觀念，如何能得統一？難道我們就可以說醫學是古今中外不統一，無是非真偽之標準。科學方法不能適用嗎？玄學家先存了一個成見，說科學方法不適用於人生觀；世界上的玄學家一天沒有死完，自然一天人生觀不能統一。但這豈是科學方法所過失嗎？

張君勳做的一個表，列舉九種我與非我的關係，但是非我的範圍，豈是如此狹的？豈是九件可以包括得了的？我們可以照樣加幾條：

- 十，就我對於天象之觀念……天文學
- 十一，就我對於物種之由來……上帝造種論
- 十二，就我對於無窮……為甚麼單舉他所列的九項？試問有神論無神論等觀念的取舍，與我所舉的十一兩條，是否有絕大關係？照論理學的推起來，凡我對於非我的觀念無一不可包括在人生觀之中。假若人生觀真是出乎科學方法之外，一切科學豈不是都可以廢除了？

張君勳也似乎覺得這樣列舉有點困難，所以他加以說明：「人生為活的，故不如死物質之易以一律相繩也」——試問活的質是人嗎？動植物難道都是死的？何以又有甚麼動植物學？再看他下文拿主觀客觀來分別人生觀同科學：

是非不易解決矣。心理學上之大問題，甲曰智識起於感覺，乙曰知識以範疇為基礎，則雙方之是非不易解決矣。然即以精神科學論，就一般現象而求其平均數，則亦未嘗無公例可求，故不失為客觀也。

諸君試拿張君勳自己的表式來列起來：
十二，就我與我之貿易關係……自由貿易
十三，就我與我之知識起源……保護主義
試問我的（十二）（十三）與他的（一）至（九），有甚麼根本的分別？為甚麼前二者「不失為客觀」，而大家族主義小家族主義等一定是主觀的？學生物學的人誰不知道性善性惡，和達爾文的生存競爭論，同是科學問題，而且是已經解決的問題？但是他說他是主觀的，是主觀的，絕不能施以一種試驗，以證甲之是非與乙之非！只看他沒有法子把人生觀同科學真正分家，就知道他們本來是同氣連枝的了。

科學的常識論
不但是人生觀同科學的界限分不開，就是他所說的物質科學同精神科學的分別也不是真能成立的。要說明這一點，不得不請讀者同我研究研究常識。

我們所謂物，所謂質，是從何而知道的？我坐在這裏，看着我面前的書櫃子。我曉得他是長方的，中間空的，黃漆漆的，木頭做的，很堅很重的。我視官所觸的是書櫃子顏色，形式，但是我聯想到木頭同漆的性質，推論到他的重量硬度。成功我書櫃子的概念。然則這書櫃子，是覺官所感觸，加了聯想推論，而所謂聯想推論，又是以前覺官所感觸的經驗得來的，所以覺官感觸是我觸覺官的物質，是因為我們記得以前的經驗。我們之所謂物質，大多數是許多記存的覺官感觸，加了一點直接覺官感觸。假如我們的覺官的組織是另外一個樣子的，我們所謂物質一定也隨之而變——譬如色盲的人眼睛裏面畫花是綠的，

所以貝根 (Morgan) 在他的動物生活與聰明 (animal life and intelligence) 那部書裡邊叫外

界的物體為「思緒」(musings)。其麼叫做覺官的感觸？我拿刀子削鉛筆，誤

了左手指頭，連忙拿右手指去壓住他，站起來

去找刀削藥上。我何以知道手指被割呢？是我的

覺神經系統從左手通到右腦。我的覺神經系

統，又從腦神經令于右手，教他去壓住。這是一種

緊急的命令，接到信立刻就發的，生理上所謂無

的舉動。發過這道命令以後，要經過很複雜的

手續。去找刀削藥上；我曉得手指的痛是刀割

的，刀割了最好是用刀削藥，我家裏的藥是在小

櫃子抽屜裏面——這種手續是思想，結果的舉動

是有意的。手指的感觸痛，同上刀削藥，初看起

來，是兩種了。仔細研究起來，都是覺官感觸的

結果。或者是直接的，或者是間接的，是以前

的覺官感觸所管束的。在思想的期間，我覺得經

過的許多手續，這叫做自覺。自覺的程度，是完

全的。以前的覺官感觸的多寡性質，同腦神經記憶他的能

力。然則無論思想如何複雜，總不外乎覺官的感

觸——直接的是思想的動機，間接的是思想的原質

。但是受過訓練的腦神經，能從甲種的感觸經驗，

飛到乙種；分析他們，聯想他們；從直接的知覺

，走到間接的概念。

我的覺官受了感觸，往往經過一個思想的期

間，然後動神經系統傳命令出去，所以我說我有

自覺，旁人有沒有自覺呢？我不能直接感觸他有

。並且不能直接證明他有，我只能推論他有。我

不能拿自己的自覺來感觸自己的自覺，又不能直

接感觸人家的自覺，所以研究自覺的真相是艱

難。玄學家絕說，自覺的研究是在科學範圍之外

。但是我看見人，受了覺官的感觸也往往經過了

一個期間，方纔舉動。我從我的自覺現象推論起

下幕：這也不是可以用覺官感觸的。所以心理上

的內容至為豐富，并不限于同時的直接感觸，和

可以直接或間接的東西——這種心理上的內容都是

科學的材料。我們所曉得的物質，本不過是心理

上的覺官感觸，由知覺而成概念，由概念而生推

論。科學所研究的不外乎這種概念同推論，有甚

麼精神科學，物質科學的分別？又如何可以說純

粹心理上的現象不受科學方法的支配？

科學既然以心理上的現象為內容，對於概念

推論，不能不有嚴格的審查。這種審查方法是

根據兩條很重要的原則：

一，凡常人心理的內容，其性質都是相同的。

心理上聯想的能力，第一是看一個人覺官感觸

的經驗，第二是把握聯想能力的強弱。換言之

就是一個人的環境同傳。我的環境同傳，

無論同甚麼人都不一樣；但如果我不是「一反

常的人」——反常的人我們叫他為瘋子，瘋子

的思想的工具是回常人的類型的機器。機器

的效能雖然不一樣，性質却是相同。覺官的感

觸相同，所以物質的「思緒」相同，知覺概念

推論的手續無不相同，科學的真相，總能為人

所公認。否則我覺得替瘋子是硬的，你覺得是

軟的；我看他是長方的，你看他是圓的；我說

二加二是四；你說六；還有甚麼科學方法可

言？

二，上述所說的，並不是否認創造的天才，先

覺的豪傑。天才豪傑是人類進化的大原動力。

人人看見蘋果從樹上向下滑落，惟有牛頓發明

重心數力；許多人知道擔任治的公式，惟有安

因斯坦發明相對論；人人都看紅樓夢，西游

記，胡適之說來做白話文學的材料；科學發

明上這種例不知道多少。但是天才豪傑，同常

人的分別，是快慢的火車，不是人力車同飛機

的分別。因為我覺能推論他們是天才，是豪傑，正是

因為他們的知覺觀念推論的方法完全與我們相

同。不然，我們安曉得自命為天才豪傑的人，

不是反常，不是瘋子？

根據這兩條原則，我們來審查概念推論：

第一，凡概念推論若是自相矛盾，科學不承認

他是真的。

第二，凡概念不能從不反常的人的知覺推斷出

來的，科學不承認他是真的。

第三，凡推論不能使尋常有論理訓練的人依了

所根據的概念，也能得同樣的推論，科學不承

認是真的。

我們審查推論，加了「有論理訓練」幾個字的資

格，因為推論是最容易錯誤的。沒有論理的訓練

，很容易以為真。戒文士 (Lytton) 的科學原則

(Principles of Science) 講得最詳細。我為篇幅所

限，不能詳述，讀者可以求之於原書。

我單舉一件極普通的錯誤，請讀者注意。就

是所謂誰也責任問題。許多假設的事實，不能證

明他有，也不能證明他無，但是我們決不因不

能反證他，就承認是真的。因為提出這種事實來

的人，有證明他有的義務。他不能證明，他的官

司就輸了。譬如有一個人說他白日能看見鬼！

這是他的自覺，我們不能證明他看不見鬼，然而

證明的責任是在他，不在我們。況且常人都是看

不見鬼的，所以我們說他不是說謊，就是有神經

病。

以上所講的是一種淺近的科學和論。用哲

學的名詞講起來，可以說是存疑的唯心論 (Skepticism)

(Skepticism)。凡研究過哲學問題的科學家

如赫胥黎，達爾文，斯賓塞，詹姆士 (W. James)

皮爾生 (H. Poincaré) 杜威，以及德國馬哈

(Max Weber) 的哲學，細節雖有不同，大體無不如此

。因為他們以覺官感觸為我們知道物體唯一的方

法。物體的觀念為心理上的現象，所以說唯心

論。覺官感觸是外界，自覺的後而，有沒有物，物

體本質是甚麼東西；他們都認為不知，應該存而

不論，所以說存疑。他們是玄學家最大的敵人

。因為玄學家吃做的傢伙，就是存疑唯心論者所

認不可知的，存而不論的，唯心理而獨立的本

體。這種不可思議的東西，伯克萊 (Berkeley) 叫

他為上帝；康德，叔本華叫他為意向；布盧那

(Blumen) 叫他為物質；克列福 (Clifford) 叫他

為心理質，張君勱叫他為我。他們始終沒有大家

公認的定方法，各有各的神秘，而同是強不知

以為知。旁人說他模糊，他自己却以為玄妙。

我們可以拿一個假設來，說明他們的地位。我

們的神經系統譬如一組的電話。腦經是一種很有

權力的接線生，覺神經是叫電話的線，動神經是

答電話的線。假如接線生是永遠封鎖在電話總局

裏面，不許出來同叫電話答電話的人見面，接線

生對於他這班主顧，除去聽他們在電話上說話以

外，有甚麼法子可以研究他們？存疑唯心論者說

人不能直接知道物的本體，就同這種接線生

一樣：弄來弄去，人不能跳出神經系的圈子。覺

官感觸的範圍，正如這種接線生不能出電話局的

圈子，叫電話的範圍。玄學家偏要叫這種電話生

說，他有法子可以曉得打電話的人是甚麼樣子，

穿的甚麼衣服。豈不是騙人？ (未完)

「中國是適宜總統制呢？還是適宜內閣制呢

？」這是高一涵先生的政治學試題。當時我作這

篇文章的時候，就發表了我平素的意見——贊成總

統制。但是高先生却不如此；我們從他的講義中

看得出來的。

我國現在是內閣制，想着說中國現在適宜總

統制，就不能不說內閣制之所以不適宜於中國。

其不適宜之處，我們就理論和事實兩方面來觀察

；至於內閣制和總統制的好壞，並不是本文應當

論及的，我們且不去管他。

甲 理論方面之中國不適宜內閣制。

內閣制是什麼？是國家把行政權完全放在議

會支配之下，實際上的行政部長官的任免權都由

立法部行使，行政長官直接對於議會負責任。換

句話說，就是議會政府制。內閣的發生和他的條

件怎麼樣？我們且看哲士 (Mintzberg) 說：

「內閣制者，非無論何種民情皆適者也，

且皆可能者也。此必與非常獨異之政象相

倚而後能有成功之可言。以予思之，政

治社會之發達中，孰能適用內閣制者，僅

僅

有兩種情形：(一)社會之組織，極其完備。在此社會之中，人口全部之智識頗高，且高度皆甚相等，又其人類能自足，而性情之所感動，率由公正之精神。社會之組織既屬如此，其次之常假定者，則最賢者恒得被選，居政府用事。……吾人生當今日，斷不能建築憲法於此等空想之上。……雖然(二)在國家進化中乃有一境內閣制。當然發生，且能行之而告成功焉。是何也？即政治組織成於三大要素者也。其一，君主。此為世襲之行政首長，一切權力，均整伏其下；且人民忠君之忱，異常熱烈。其二，國定宗教。此以君主領之，人民之道德因以維繫，而君主之關係，因以密切而長久。其三，限制選舉。此政權因得屬謙溫和保守明哲之士。此三者各相關，界內閣之作用，即有以知其重要。……見政治學及比較憲法第二卷，此從章秋桐譯語。

高一涵先生說伍氏的條件太苛，在高先生看來；內閣制的條件，祇在國內有兩大政黨互相對峙。他並且引羅偉(Lowell)的話來說明：「勢分政黨為二，不僅為內閣之常經，而且為其成功之要素。今試假定有第三黨發生，其政綱與前二黨絕不相同，如內閣不屈服於其政綱，無論屬於何黨，彼必反對；而此黨之勢力又足以左右以為輕重。於斯時也，苟前二黨不能攜手，則內閣無由成立。今讓一步，第三黨宣言：如內閣不與其政綱直接衝突，雖求遂其慾望亦抗現內閣，則內閣似可容納過身。然其效果亦止於容納過身已矣。……有一失意，皆足以生動搖。以是開員不了然於其在職期限之長短，而施行政策之手段，每流於異端。倘多數中所含之派別愈多，內閣之位置愈形不穩。……此政黨必分為二，而又必

僅分為二，乃良內閣必要之條件也。我們綜起以上的學說，可以知道內閣制有幾個先決的條件：
一、社會組織完備
二、世居君主或法國式的總統
三、限制選舉
四、國內有兩大政黨相峙

備有這些要件而實行內閣制有效的，就是英國。所以贊成內閣制的人，總是說英倫的政治如何發達，國勢如何隆盛，這都是內閣制的好處。殊不知英國的內閣制，是從歷史產生出來的，不是硬憑出來或加意模仿的。換句話說，就是自然的產物，不是人為的偶像。英國從君主獨裁而變到君主立憲，幾經挫折，幾經磨劫，才把大權從君主手裏，轉送到議會去。然後從議會再托付幾個有本領的人，把他發揮出來；這些人就是議會的委員，就是所謂內閣制的閣員。所以英國的議會是萬能。而所以能產生好機會者，則在英國人民的程度較高，而社會之組織，亦較完備。由此而推論及於現行內閣制之中國，社會組織完備麼？有類似英國之君主或類似法國之高掛總統麼？人民有選舉之智識和道德而選賢任能麼？國內有兩大政黨對峙麼？

我國社會組織的完備，盡人皆知，不要多說。人民無選舉的智識，所以放棄投票，致為經理其事者所把持；或任意亂寫，致向貓狗都上票紙的種種笑話都發生出來了。人民無選舉道德；所以對票買票，如弊也種種毛病也發生出來了。那末，這能有好人當選麼？這能有配作我們的代表而總攬國家大權的議員產生麼？這又何怪可「光國拜禮，紅羅寶身」的議員呢？至於說到兩黨對峙一層，我敢說中國除掉稍有一點主權的幾個團體以外，幾乎都是自私自利的狐羣。那裏配稱政黨！可憐中國連一個大政黨都沒有。怎樣能說上兩黨對峙？
一、三、四三個條件，我們中國既然都沒有

第二個條件，在號稱共和國的中國裏，自然更沒有了！但是第二條件，並不限於英國那樣的君主。像法國的總統，也還同英國的皇帝差不多。因為都是有名無實。法國的總統，平常人並不注意他，各政黨也不去爭他，所爭的，就是內閣。因此內閣總理，常常是國內的大人物，而總統則僅屬次選，備數而已。法國總統雖然那末一回事，所以當總統的人，樂得把這全放在內閣總理的肩膊上，自己作一個逍遙元首。中國的總統能這樣嗎？

中國從數千年的專制政體，一變而為民主共和。那種「推我獨尊」的觀念，猶潛伏於人之腦中，未曾散去。總統既為一國元首，在中國人的眼裡看來，不啻變形君主。所以稍有勢力的人，都想爭此交椅，一嘗「推我獨尊」的滋味。誰知到手以後，遇事有內閣作梗，不能「任所欲為」。於是乎「府院」的衝突就發生出來了。就此一點我認爲是中國內閣制的致命傷。請在下文中詳細言之。

乙事實方面之中國不適用內閣制。
當「直奉戰爭」的時候，有一個朋友和我說：「我們細察中國歷年戰爭，並不是軍閥爲惡，實在是府院的衝突。」這些話和我的觀察相同。當時我就把民國以來的歷史，回想一遍，得了不少的實例：
第一次的府院衝突，自然要數「宋案」。袁世凱刺殺宋教仁，不是袁世凱怕宋教仁不能附從他「推我獨尊」麼？以後的「國民黨內閣」如唐紹儀，「名流內閣」如熊希齡，又得了什麼好結果？終久不過是被逼而去！關來關去，國務卿出來了。關來關去，洪憲皇帝出來了。什麼「聯馮倒段」啦，什麼「拒簽」「出走」了，那一條不是府院不合？說到「直皖戰爭」「直奉戰爭」。更可知所謂「文治總統」的手段，以一人而戰敗二將，真是「神武英明」！不過段祺瑞梁士詒雖然失敗下去；可是被人利用的人忽然變爲上了大當，遂毅然把他趕走；新華老人也不能再在三海內飲酒賦詩了！從這些事實上看起來，我們可以把中國總統分成二式：

一、袁世凱式
二、徐世昌式
第一式是有實力而顯然與內閣爲難；第二式是無實力而暗中與內閣爭鬪。結果總是內閣失敗。你們知道這是什麼緣故？
現在的人總是說軍閥爲惡，殘民以逞。我也不能不相對的承認這句話。但是細細觀察起來，都不盡然！軍閥的腦筋，那一個不簡單？他們除掉「吃酒」「討太太」以外，有什麼遠大的理想？他們所以殘民爲惡的原故，還不是「政客」在裏面作祟！政客拿他們作戰爭的武器，作前隊的先鋒；表面上好像是他們「出風頭」「爭地盤」，其實是人家的利用品。軍閥也怪可憐呀！政客所以作祟，還不是因爲三海裡的兩個座位麼？你得到了，我就排擠你；我得到了，你又排擠我；這是通常的現象。得到以後，又想獨攬大權，排斥異己，這是特別的現象。這些現象，就是中國紛亂的原因！因爲只想爭權，那願圖治？

這一段話，有點逸出範圍，但是我想申明「直皖」「直奉」戰爭的交點，並不是在琉璃河，長辛店。只是在精華門內，三海之邊！
民國十二年的政治史，我們可以說是「擾亂史」。也可以說是「府院衝突史」。擾亂與衝突，都是「兩世式」(我所說的袁世凱式和徐世昌式的總統)賜給我們的，也就是內閣制的成績！我們就理論方面，中國既不適用內閣；再就事實方面，內閣又留下了那樣的成績。我們可以說內閣制在中國試驗失敗了。既是理論不行，而試驗又無功，我們還是一味「瞎撞」我敢說終久也是失敗！

內閣制不適用於中國，與內閣制相對的制，只有總統制。我們再拿柏哲士說總統制的利益：
總統制是實驗的政治制度，第一，這個制度是不容易變動的，把責任放在一個人的身上；沒有別的制度再能使人小心謹慎，

內閣制不適用於中國，與內閣制相對的制，只有總統制。我們再拿柏哲士說總統制的利益：
總統制是實驗的政治制度，第一，這個制度是不容易變動的，把責任放在一個人的身上；沒有別的制度再能使人小心謹慎，

至公無私，像這種制度一樣。第二，這個制度是活潑的。一個大有為的人，能獨斷獨行，人多手雜，便不能做事。第三，這個制度是很有勢力的。世界上最有能力的大將有句名言說：一個不好的將帥勝似兩個好將帥。

伍氏又說：

總統制的利益，在意見和利益不同的國家，或者在把政府權力分配兩個以上的獨立機關執掌的國家，又或在專門以防止外患為事的國家之中，都是顯而易見的。如果這些情形同時並用，用別的制度，不用強有力的總統制，便要立刻發現弊端。

伍氏所說的利益，我們中國能容納麼？是需要的麼？我可以作一個簡單的答說：『可以』。『需要』。伍氏所說一利益不同，二權力分立，三防此外患的情形，中國都是有的。我也不要細加解釋，一一指出了。伍氏既說有這種情形用總統制就可顯見效果，我們何妨試驗一下呢？

政體由獨裁變成共和以後，很容易紛亂擾攘，要沒有一個敢負責任的人出來整頓整頓，大部分的人總是覺得『不應當』而敷衍了事。我們從英國法國的政治史上，可以看得出來。英國改革後出一克林威爾，法國革命後出一拿破崙，的確是英法兩國的幸福。我們雖然厭惡克林威爾拿破崙的專制，但是也不能不承認他們的政績。紛擾之餘，得此一人，也還是自然的現象。可以說這是過渡時代的津筏。我很佩服世凱有克林威爾拿破崙破舊開新時勢，却沒有克林威爾拿破崙那樣的才能，所以中國至今還不會上政治的軌道。中國此刻所缺少的，只在一個敢負責任的人。想着找出一個敢負責任的人，先得要給他一個敢負責任的地位。

我說這些話，一定有人反對：『你有贊成專制的嫌疑』我也不要深辨。或者再有人說：『那

不是給他一種大權教他作世凱第二麼？』我有一點，只請你們放心！無論總統怎樣有權，我敢說：『這塊中華民國的招牌，一定不會打碎！』

芮恩斯博士 (Reinsch) 在平民政治基本原理中說：

美國制度之所以成功，大都因為他是實行於一個小而團結的國家之內。而且有根固定歷史上的習慣，做他的根底。美國制度必須要使一個很大的國家的各地方的利益，都有適當的安排。他的組織法是要保障各地方的利益和意見之符合；所以他雖不強固又不固結，却是一種很穩當的工具。為那很大的國家，其中有各部分不同利益而政治的行動，又必須得很大數目的選民之了解與幫助而設的。

我們從這一段話裏更可以看出總統制是適用於中國。『很大的國家』『各部分不同的利益』就是中國適用總統制的條件。

少數專制，底確比多數專制好。近來有許多有智識的人，也對於中華民國懷疑說：『中國不適宜於共和，還是專制的好。』這雖是民國紛亂的反動，其中却也有道理。中國現在是多數專制，在各省是軍閥，在京城是『三位一體』的政府，所以人都厭惡共和，而回思專制。實在不是共和，只是議會政府制——內閣制。

聯省自治的聲浪，總算一天勝似一天。凡有智識而體察國情的人，大半都贊成，提倡。既贊成聯省自治，就不能不贊成三權分立（嚴格的）；既贊成三權分立，就不能不贊成總統制。這三樣東西，實在有連帶的關係，我們合攏起來，可以叫做『美國式的政體』。

美國與中國國情，大畧相同，我們儘可取仿

他『探各家之精華，以期酌於至善，』這句話，我有點不敢不贊成。因為『至善』是不可能的東西。天下那里有絕對的好壞，善惡，美醜？政治尤其是這樣！我們只能在某一種情形中，承認他相對的價值罷了。我不敢說總統制絕對適用於中國，也不敢說內閣制絕對不適用於中國。只是內閣制已經在中國沒有功效，我們就不能不轉頭來，拿與他對等的總統制試驗一下！

- 一、中國缺乏內閣制的條件，所以試驗失敗。
- 二、與內閣制相對的，就是總統制。總統制倒最適合中國國情。
- 三、我們不妨用試驗的態度，把總統制拿來試驗一下。

一二，四，一。北京。

小說

吹胰子泡

徐志摩

這不夠，吹成功了，慢慢的放上天去。『那時候天上剛有一大塊好笑的紅雲，那便是仙女的家，豈不是好？我們，我同大哥，就慢慢的吹，慢慢的換氣，手也頂小心的，拿着麥管子，一動也不動，我幾乎笑了，大哥也快笑了，球也慢慢的大的，像圓的雞蛋，像圓的雞蛋，像圓的鴨蛋，像圓的雞蛋，（鴨蛋不是比鴨蛋大嗎。像妹妹的那個大皮球；球大了，花也慢慢多了，仙女到得也多了，那球老是輕輕的動着，像發抖，我想一定是那些仙女看了我們進着氣，板着脸，鼓着腮，太可笑的样子，在那裡笑話我們，像妹妹一樣的傻笑，可沒有聲音。後來媽媽在旁邊說好了，再吹就破了，我們就輕輕的把嘴唇移開了麥管子，手發抖，脚也不敢動，好容易把那麥管子掛着的好寶貝舉起來——真是寶貝，我們樂極了，我們就輕輕的把那寶貝的球往空中一擲，趕快仰起一雙嘴，儘吹，可是媽呀，你不能張着口吹，直吹球就破，你得把你那口圍成一個小圓洞兒再吹，那就不破了。大哥吹得比我更好。他吹，我也吹，他又吹，吹得那五顏六色的燈兒搖搖擺擺的，上上下下的，儘在空中飛着，像個大花蝶，我呀，又着急，又樂，又要笑，又不敢笑開口，開口一吹球兒就破，破奶媽看得也笑了，妹子奶媽抱着，也樂極了，儘伸着一隻小手，想去抓那球，——她老愛抓花蝶兒——可沒有抓到，竹子也笑了，笑得搖頭擺腰的。

小籃粉嫩的臉上，流着兩道淚溝，走來對他娘說：『所有的好東西全沒有了，全破了，我方才同大哥一起吹胰子泡，他吹一個小的我也吹一個小的，他吹一個大的，我也吹一個大的，有的飛了，有的有的閃閃地，有的吹得太大了，漲破了，大哥說他們是白天的螢火蟲，一會兒見，一會兒不見，我們是仙人球，上面有仙女在那裏看花，你看，紅的，綠的，青的，白的，多麼好看，但是仙女的命多是很短，所以一會兒就不見了，後來我們想吹一個頂大的，頂大頂圓頂好看的球，上面要有許多好花的仙女，十個，二十個，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週報

總發行所 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THE ENDEAVOR

49

每號零售價銀元二枚。郵寄大洋一分。半年二十六號。大洋五角；全年五十二號。大洋一元。郵費在內。不郵郵費地點。可用三分的或一分的郵票代價。

這一週

不信任內閣問題 (續)

參議院中不信任內閣的議案已經通過，十八日常會議決將此案付衆議院。在中國的法律上這種不信任內閣的議案，究竟能不能發生效力，這是一個問題。

從前行政會政府的國家的習慣，凡內閣所提出之重要議案，如果不能得國會的同意，即認爲國會對於內閣有不信任的表示。結果不是內閣閣員總辭職，就是解散國會。照理說：國會不通過內閣的議案，不必一定是不信任內閣，因爲在事實上內閣的政權，而反對內閣的一兩種議案，也是常有的事。但是立憲國的政治家是爲政見上著的，目的不在做官。所以他們所提出議案如被否決，爲政治的估計，不得不相率去職。一兩兩種議案通過不過，尙且認爲不信任的表示，何況明明明白的由國會提出不信任的議案呢？

照這樣看來，否決內閣的一兩兩種議案，不信任內閣的程度極淺；至於專爲不信任內閣而提出不信任案，似乎不信任內閣的程度較深了。如果是專爲政見上著的政治家，我們敢斷定他們一定要連帶去職的。如果還要老皮厚臉的說：法律上沒有不信任內閣案通過國會後閣員便應辭職的規定，便丟去不理，一定不是政治家的口氣。因爲

爲否決內閣的議案內閣即行辭職的習慣，也沒有法律的根據，不過是英國的慣例罷了。所以我不信任案如果通過國會，內閣就要辭職，絕對不發生法律上有效無效的問題。

最近的捷克共和國關於這一點已經在憲法中明文規定了。且看他的憲法第七十五條：

政府對於衆議院負責，衆議院對於政府得有不信任之宣告。

波蘭的憲法也有同樣的規定。第五十八條：議會以投票之普通多數，由政治上之見地，對國務員之行為問其責任；內閣及其閣員有議會之要求時，即行辭職。

這種規定是確定議會對於政府信任與否的最明瞭的方法。我國議員如果因爲這次不信任內閣案失敗，得到一回經驗，就把這一新創的於文提出憲法會議，正式規定在憲法之中，也可以免除將來許多爭執。

黎元洪的「鬼治主義」(丁巳)

北京城裏一或者可說中國全國一鬼鬼吃飯的八本來就在九流三教之中占了一個地位。所以我們對於那幾位陰陽五行家相扶的先生們，倒可不必責備。因爲他們的職務本是爲鬼而設的，自應該替鬼辦事；或者像佛善社同善社中的請仙扶乩的先生們，亦不過是一般「亡國大夫」，「沒有

棒亦」，所以祇得夾在人世界中鬼混。我對不惟黎元洪到底底是那一流派一教的人物，更不惟中華民國的大總統到底底是不是鬼世界的下級官？如果大總統不見鬼世界的下級官，爲什麼關於軍閥互相殺戮一案，偏要問鬼世界去提提提提？且看黎元洪對鬼世界所提出的上訴書：

民心所向，天福隨之。……並無骨肉，猶如鬼神。殺人之子，子必受殃；掘人之親，親必罹禍。楚甯新其必及，郭令悔其自招。冤冤所衷，陰報不爽！(見十五日聯文的通訊)

由他這封上訴書中，可以推想到軍閥的跋扈，不是宗教。國法，民意，等可以制我的！因爲宗教不能制軍閥，所以不取宗教中的「神治主義」；因爲國法不能制軍閥，所以不取「法治主義」；又因爲民意不能制軍閥，所以也不談「民治主義」。在黎氏以爲到了這種山窮水盡之時，祇得取決於鬼了！這大概也許是黎氏「鬼治主義」的動因。

黎元洪固不足貴，然而那位革新大家孫文此大和唐繼堯等七八發出的通電裏也有「益如人心版兵，天道將復」的話。在這個烏煙瘴氣的世界裏，你也說「天道」，他也說「陰報」，我們似乎覺得大大的做一番掃除天鬼而通俗教育的工夫，方才有清明空氣的希望呢！

賣身議員的供狀 (續)

近來報紙上喧傳「劉憲借款」的怪事，乍聽的人總覺不肖而信。但是前幾天已經提出國務會議討論了。劉憲借款的理由有某議員的說帖說得很明白，這說帖上說道：

十年以來，變亂相承，靡有寧日，惟源委故，實由於國家根本大法未經制定。選舉憲法會議以人數不足，不能成會，原因雖多，而經費不足以維持生活，實爲各種原因之重要者。當民國元年時，曾有人提議徵收過多，應從減少。今則和約十年，社會生活程度日益增高，則年五千萬元之款費，不特不得爲多，且尙覺其過少。况所

謂五千者，猶不能按月照給。議員爲維持生活計之故，自不能不別求所以活動，此憲法會議所以多缺席也。爲今之計，惟有由政府以制憲名義，發行一種公債，定額爲五百萬，以青島關稅爲擔保。(該關稅每年收入約一百餘萬元)，此項公債，亦歸安格聯保管，以昭信用。至所募集之款，全數寄存某某銀行，除按月撥充經費外，每逢憲法會議，另給以出席費二十元，制憲期間，以四個月爲限。如此則議員收入甚多，自可安心從事於憲法之完成，且不出席則不得出席費，尤足以資鼓勵，制憲前途，實利賴之。

我們看過這一段供狀，極大悟議員先生們「別求所以活動」的原因！或南或北，爲的是「維持生計」；誰問問，爲的是「維持生計」；光顧的，爲的是「維持生計」；紅羅廠的打架，爲的是「維持生計」；將來就是賣省，賣國，又何不可說是「維持生計」呢？區區二十元的出席費，就可以「鼓勵」議員出席，到底是那裏來的這幅骨節！

玄學與科學 (續) 丁文江

張君勳的人生觀與科學

讀者如果不覺得我上邊所講的知識論討厭，細細研究一遍，再看張君勳的「人生觀」下半篇，就知道他爲甚麼一無是處的了。他說人生觀不爲論理學方法所支配；科學回答他，凡不可以用論理學批評研究的，不是真知識。他說「純粹之心現現象」在因果律之例外；科學回答他，科學的材料原都是心理的現象，若是你所說的現象是真實的，決逃不出科學的範圍。他再三的注重個性，注重直覺，但是他把個性直覺放逐於論理方法之外。科學未曾不注重個性直覺，但是科學所承認的個性直覺，是「根據於經驗的暗示，從活經驗裏湧出來的」。(參觀胡適之「五十年世界之哲學」)他說人生觀是綜合的，「全體也，不容

「分中求之也」。科學者他說，我們不承認有這...

科學與玄學戰爭的歷史

玄學 (metaphysics) 這個名詞，是蘇格拉底...

中外合璧式的玄學及其流毒

讀者諸君看這歷史，就相信我說玄學的...

對於科學的誤解

這種不可通的議論的來源，一半由於迷信玄...

所謂精神與物質者

科學之為用，專注於向外，其結果則試驗室與工廠遍國中...

真理。科學的方法，是辨別事實的真偽，把真事...

科學不但無所謂向外，而且是教育同儕者最...

工業發達當然是科學昌明結果之一，然而試...

無奈其是真，低是偽；真理既發明，玄學家也...

玄學家單講他的本體論，我們決不肯荒廢我...

這種誤解在中國現在很時髦，很流行。因為...

我們已經講過，科學的材料是所有人類心...

督軍巡閱使，出身做賊，沒有科學知識的人。試問科學家有幾個發大財的？張君勳拿張季直畫空台來代表中國科學的發展，無論科學未必承認，張君二君自己也未承認。

歐洲文化破產的責任

至於東西洋的文化，也決不是所謂物質文明一精神文明，這種籠統的名詞所能概括的。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我沒有功夫細講。讀者可以看看四月份讀書雜誌胡適之批評梁漱溟「東西文化」那篇文章。我所不得不說的是歐洲文化破產是破產，（目前並無此事）科學絕對不負這種責任，因為破產的大原因是國際戰爭。對於戰爭最應該負責的人是政治家同教育家。這兩種人多數仍是「不科學的」。這一段歷史，中國人了解的極少，我們不能不詳細的說明一番。

歐洲原來是基督教的天下。中世紀時代，神學萬能。文學復興以後又加入許多希臘的哲學同神學和混合。十七十八兩世紀的科學發明，都經神學派的人極端反對。嘉利略的受辱，狄卡兒的受驚，都是最顯明的事實。嘉利略的天文學說，為羅馬教所嚴禁，一直到了十九世紀之初方才解放。就是十九世紀之初高等學校的教育依然在神學家手裏；其所謂科學教育，除了算學同所謂自然哲學（物理）以外，可算一無所有。在英國要科學的人，不是自修，就是學醫。如達爾文，赫胥黎都是醫學學生。醫學的機關，不在牛津，在倫敦兩個大學，却在倫敦同愛丁堡。一直到了物種由來出版，斯賓塞同赫胥黎極力鼓吹科學教育，維多利亞女皇的丈夫亞爾伯特王改革大學教育，在倫敦設科學博物館，科學院，醫學院，倫敦設有高等教育的機關；化學，地質學，生物學，才逐漸的侵入大學，然而中學的科學依然缺乏。故至今英國大學的入學試驗，沒有物理化學。在幾個最有勢力的中學裏面，天然科學都是選科，設備也是很不完善。有天才的子弟，在中學的教育，幾乎全是拉丁，希臘文字，同粗淺的算學。

入了大學以後，若不是改入理科，就終身同科學辭了。這種怪狀一直到二十年前作者到英國留學的時代，還沒有變更。

英國學法律的人在政治上社會上最有勢力，然而這一班人，受的都是舊教育；對於科學，都存了敬而遠之的觀念，所以極力反對達爾文至死不變的，就是大政治家首相格蘭斯頓。提倡科學教育最有勢力的是赫胥黎。公立的中學同新立的大學加入一點科學，他的功勞最大，然而他因為胡丁達爾文打仗，為科學做宣傳事業，就沒有功勞。所以為科學做宣傳的人，反一天少一天了。到了二十世紀，科學同神學的戰爭，可算告一段落。科學的人，地位比五十年前高了許多；各人分助用力，不肯再做宣傳的努力。神學家也改頭換面，不敢公然反對科學，然而這種休戰的契約，好像去年奉直山海關和約一樣，仍然是科學吃虧，因為教育界的地盤，都在神學人手裏。全國有名的中學的校長，無一個不是教士；就是牛津，圓橋兩處的分院院長，十個有九個是教士。從這種學校出來同學生，在社會上政治上勢力最大，而最與科學隔膜。格蘭斯頓的攻擊達爾文，我已提過了。近來做過首相的巴爾福很可以做這一派人的代表。他著的一部書叫「信仰的根柢」(The Foundation of Faith)依然

是反對科學的。社會上的人，對於直接有用的科學，或是可以供工業界利用的科目，還肯提倡，還肯花錢；真正科學的精神，他依然沒有了解。處世立身，還是幾相的基督教。這種情形，不但英國如此，大陸各國，同美國亦大抵如此。一方面政治的勢力都在法律的人手裏，一方面教育的機關脫不了宗教的臭味。在德法兩國都有新派的科學家出來，宣傳他們的非科學主義，間接給神學做辯護人。德國浪漫派的海格爾的嫡派，變

成功忠君衛道的守舊黨。法蘭西的格魯索直覺來抵制知識。都是間接直接反對科學的人。他們對於普通人的影響雖然比較的小，對於政治教育大權的人，却很有偉大的勢力。我們只要想想美國國務員，總理，總統的從來沒有學過科學的人，就知道科學的影響，始終沒有直接侵及政治了。不但如此，做過美國國務卿，做過大總統的白賴安(White)至今還要提倡禁止傳播達爾文的學說。一千九百二十一年倫敦舉行優生學家嘉爾登的紀念講演，改造部總長紀載士(Spencer)做名譽主席的時候居然說科學知識不適用於政治。他們這班人的心理，很像我們的張之洞，要以科學為體，科學為用。他們不敢掃除科學，因為工業要利用他，但是天在那裏防範科學，不要侵入他們的飯碗界裏來。所以歐美的工業，雖然是利用科學的發明，他們的政治社會，却絕對的缺乏科學精神。這和清代的經師儘管承認百詩推翻了偽古文尚書，然而科場考試仍舊有偽尚書在內，是一樣的道理。人生觀不能統一也是為此。戰爭不能廢止也是為此。歐戰沒有發生的前幾年，安基爾(Norman Angell)做了一部書，叫做「大幻影」(The Great Illusion)。用科學方法，研究戰爭與經濟的關係；詳細說明戰爭的結果，戰勝國也是一樣的破產，苦口的反對戰爭。當時歐洲的政治家沒有不笑他迂腐的。到了如今，歐洲的國家果然都因為戰爭破產了。然而一班應負責任的科學家，教育家，政治家却絲毫不肯悔過，反要把物質文明的罪名加到純潔高尚的科學身上，說他是「務外逐物」，豈不可憐！

許多中國人不知道科學方法和近三百年科學大師治學的方法是一樣的。他們以為西洋的科學，是機械的，物質的，向外的，形而下的。庚

子以後，要以科學為用，不敢公然講科學。歐戰發生，這種人的機會來了。產生科學的歐洲要破產了！趕快拾出我們的精神文明來補救物質文明。他們這種學說自然與合歐洲科學家的脾胃。但是精神文明是甚麼東西？張君勳說：「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學家所重內生活之修養，其結果為精神文明」。我們試拿歷史來看看這種精神文明的結果。

提倡內功的理學家，宋朝不止一個，最明顯的是陸象山一派。不過當時的學者還主張讀書，還不是完全空疏。然而我們看南渡士大夫的沒有能力，沒有常識，已經令人駭怪。其結果叫我們受野蠻蒙古人統治了一百年，江南的人被他們屠割了數百萬，漢族的文化幾乎絕了種。明朝陸象山的嫡派二虎之力，還不會完全打倒，不幸到了今日，歐洲科學的餘毒傳染到中國來，宋元明言心言性的教義又有死灰復燃的樣子了！懶惰的人，不細心研究歷史的實際，不肯睜開眼睛看看所謂「精神文明」究竟在什麼地方，不肯想想世上可有單據內心修養造成的「精神文明」；他們不肯承認所謂「經濟史觀」，也還罷了，難道他們也忘記了那「衣食足而後知禮節，倉廩實而後知榮辱」的老話嗎？

言心言性的玄學，「內生活之修養」，所以能這樣哄動一般人，都因為這種玄談最合懶惰的心理，一切都靠內心，可以否認事實，可以否認論理與分析。顧亭林說的好：

「……歐戰之徒，欲速成以名於世，語之以五經，則不願學；語之以白沙陽明之助錄，則欣然矣。以其表而取之易也。」
我們也可套他的話，稍微改動幾個字，來形容今日一班玄學崇拜者的心理：
「今之君子，欲速成以名於世，語之以科學，則不願學；語之以柏格森杜里舒之玄學，則欣然矣。以其裏而取之易也。」

結論
我要引胡適之「五十年世界之哲學」上的一

句話來做一個結論。他說：

「我們觀察我們這個時代的要求，不能不承認人類今日最大的責任與需要，是把科學方法，應用到人生問題上去。」

科學方法，我恐怕讀者聽厭了。我現在只舉一個例來，使諸君知道科學與玄學的區別。

張君勳講男女問題，說「我編戲劇中十有七八不以男女戀愛為內容」。他並沒有舉出甚麼證據；大約也是起於他「良心之自動，而非非有使之然者也」。我記得他提出的問題似有研究的興味。一時沒有材料，就拿我手裏看四本「戲曲圖考」來做統計。這四本書裏面有二十九齣戲，十三齣與男女戀愛有關。我再看戲曲圖考上面有「劉洪昇楊小樓秘本」幾個字，想到一個學生，一個武生唱本，恐怕不足以做代表。隨手拿了一本綴白裘來一數，十九齣戲，有十二齣是與男女戀愛有關的。我再到了一個研究曲本的朋友家裏，把他架上的曲本數一數，三十幾種，幾乎沒有一種不是講男女戀愛的。後來又在一個朋友家中借得一部元曲選，百種之中有三十九種是以戀愛為內容的；又尋得沒有開的六十種曲，六十種之中竟也有三十九種是以戀愛為內容的！我對勳的話自然不能成立了，這事雖小，但也可以看出那「主觀的，直覺的，綜合的，自由意志的，第一性的」人生觀是建築在很鬆散的泥沙之上，是經不起風吹雨打的。我們不要上他的當！

十二，四，十二。

雜記

徐志摩

我早已想做一種西洋詩話，記述西洋詩人有興味而逸事，他們各個人的詩的觀念，以及他們各個入風儀工具的方法。我想他們有時隨意說出來的話，例如勃蘭克(Make)開茨(Keats)羅利蒂(Rossetti)賈下來的維托和信札，William Archer集

的稿本 From Jason's Workshop 契考夫 To

Leaves 的信札，都是他們隨意流露的真心得，雖則不是長成的木料，却都是適之比涅杜威的「Positive Goals」這些靈活種子。要有適當的心田來收留培植時就會發芽生長。我昨天從伯那裏借得一本葛萊符司 Richard Graves 的「論詩」On Poetry

裏面很多有味道的啓示，我忍不住讀過幾節請大家看看。

「詩好，伯父，但是人家也沒有盼望你懂得狗食的去吃他的碎餅干，搖尾巴得意洋洋。明天你要給他一個新盆子裏面放了你不認識的鮮味兒，他過幾天上幾吸滿騰不起的轉身就跑。你看了他那不開眼兒的蠢，他那不識抬舉，他那只知道愛碎餅干可笑的脾氣，你就恨不得拾起腳來踢他；可是你慢着！」

狗食盆

「你這原先吃的那盆子外面寫明狗食的，照科學先生們說，他只要一見就引起了他的滿嘴的饑餓。你現在給他的，他認不認識，沒有與起他的饑餓，他滿不覺，反而以為為你充了。」

「可是你要把那給小巴兒們試試；他們一見就狠命的搶着吃，回頭他們看着那糊塗的老利老德着他那狗食盆裏的碎餅干，他們咧着老實說有點兒聽不起。」

「明明的老伯們們，就連一舉努力創造的新青年們也得了個最無常的比喩——只此一舉樂天主喊什麼都是好吃的小吧兒們！」

（未完）

胡恩永遺詩

我的孀兒恩永不幸於四月十三日早晨死

了。他死時只有二十一歲。他是一個有文學天才的少年，死後只剩許多寫給朋友的信，和幾十首新詩。他的詩大都可讀，有一些竟可說是近日新詩的上品。他的朋友和我都想把他的詩印，現在先抄幾首在這裏。

寄君以花瓣
寄上一片花瓣，
我把我的心兒付在上面寄給你，
你見了花瓣便如見我心，
你有自由可以碎他，
你有自由可以棄掉他，
你也有自由可以珍藏他，
你願意怎樣，你就怎樣罷。

寄上一片花瓣，
我把我的心兒付在上面寄給你，
十一，八，十五。

仰之來津，作此詩送他
同是荒島上的飄流者，
也不必盼望那都市裏的繁華，
也不必憶念那江甯的秀麗，
暫時忍耐着這冷清的荒涼罷！
這荒島真荒涼呵！
放目望去是那茫茫茫茫的大海，
島下是那半漠漠的黃沙，
島上是那高低不齊的野草，
還有那隨處尋人的荆棘。

我友！爲了我們的生命，
我們互助着罷。
倘如要出遊呢，
我們攜着手兒，
我們向那險處去，
我倒了！你攙起，
你滑了！我扶住。

倘如覺得飢餓呢，
我們同拾着蛤蚌，
我們同掘着草實，
在那荆棘的叢中，
我們還要開闢一塊平地，
那是預備放下我們的糧食與種子了。

倘如覺得寂寞呢，
我們同到那頂上去歌看，
浪應着我們，
風和着我們，
我們更互相的壓和着。
倘如覺得疲倦呢，
我們可以休息着談天了；
談那天空的白雲，
談那海面的海鷗，
談那水底的游魚，
但不必談那過去的快乐，
因那過去的快樂已過去了。

荒島上只有艱難的現在，
只有渺茫的將來，
過去的是不必想了。
我友！爲了我們的生命，
雖是我們所厭的，
也只好忍耐了！

愛神
我想像着要見愛神，
愛神果然翩翩的來了。
中間我說：「少年，你要見我作什麼呢？你須知道，見我的人應先把他的心裂碎，你肯愛碎你的心嗎？」
我急的說道：「神，我難道不可受特殊的待遇嗎？」
她說：「這是不可能的。你見了我了，你的心要碎了。」

十一，九，二十六。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總發行所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THE ENDEAVOR

50

每份零售價銀元三枚。郵寄大洋二分。半年二十六分。大洋五角。全年五十二分。大洋一元。郵費在內。不郵郵費地點。可用三分的或一分的郵票代價。

這一週

代議制的討論

章行嚴先生最近在申報上發表一篇「代議制何以不適於中國」的短文，他的結論是：吾為農國，不能步採工業國之制度，今圖改革，請從農始。

章先生近來有點「農迷」，所以他凡討論制度總說：「中國是農國，不適用歐美的工業國的制度」。

不過我個人心中總有幾點疑問：(一)代議制是否為工業國的專用品？(二)代議制是否絕對的不能移植於農國？(三)凡是農國，除掉古代已有的制度外，是否絕對的不能發生新制度？

章先生說：「近日歐戰收場，摺衷代議，幾無完膚，可見斯制在歐，已窮末路。」我對於這幾句話也深表同情。但是如果此話當真，那麼，就是工業國也不一定適用代議制了，又何以見得代議制是工業國專有的制度呢？而且章先生又明明的說道：

歐洲之有是制，乃出於舉勢之偶然，而非創議建國，在選制非此不可。由此可見代議制就在工業國也不過是「偶然」

「發生的制度，並不是「必然」的制度。換句話說：代議制和工業國並沒有邏輯上的關係。為什麼結尾又說他是工業國的制度，教我們不要「妄採」呢？」

章先生說：「代議之設，確屬英倫；當時英王下令徵稅，入稅者因舉代表而王，共訂稅則。所謂不出代議士不納租稅之名言，基於是時。以知代議之為物，其實不能脫離納稅二字別成一義。代表者何？實言之，即代去入稅者之荷包也。」

由此更可見代議制是因「納稅」而生的，不是因為「工業」而生的了。如果農國也要「納稅」，那麼，已經和代議制有真正意義相合了，又為什麼不能「採用」呢？工業國的資本家在選制上就不能「佩戴」「荷包」呢？

章先生又說：代議制者古無有也，近來有此一物，徒以歐洲諸國以此為文明之標幟也，吾捧心而效之，點綴共和，於焉取資。從先生從前討論聯邦制，說無邦的國家可以「造邦」；討論政黨制，也說可以「造黨」；最近討論職業救國，又說無業的國家可以「造業」。何以

這個邏輯之適用於代議制，在無代議制的國家之中，獨不能「造代議制」呢？若說凡農國自古無有的制度，後來便不能創設或採用，那麼，共和制也不是中國「古已有之」的制度，難道我們或應該唱唱復辟論嗎？

再章先生近來有一種普通的筆調，每次作文總說「如前所聞，請俟異日」，或「若須詳論，尚待專篇」，不然便說：「異日有暇，當詳論之」。我們渴望章先生的議論已非一日，去年許我們的「農村立國論」，等到今日還不曾交卷。所以我近來每每想挑動章先生，每每被駁必駁的脾氣，不惜「拋磚引玉」作挑戰，不知章先生能否隨我們計中，把「異日」改作「今日」，好慰我們的渴望？

再論人生觀與科學并答丁在君

二月十四日，我之清華學校演講中，所舉人生觀與科學之異點五：

- 一曰，科學為客觀的，人生觀為主觀的。
- 二曰，科學為論理學為方法學所支配，而人生觀則起於直覺。
- 三曰，科學可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觀則為綜合的。
- 四曰，科學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觀則為自由意志的。
- 五曰，科學起於對象之相同現象，而人生觀起於人格之單一性。

吾友丁在君地質學家也，夙以擁護科學為職志者也，讀我文後，勃然大怒，曰：誠如君言，科學而不能支配人生，則科學復有何用。吾所人口舌往復，歷一時許；繼則以批評之文萬餘字，發表於努力週報。科學能支配人生乎？抑不能支配人生乎？此一問題，自十九世紀之末，歐美人始有懷疑之者，今尚為一種新說。故在吾國我輩而有懷疑之者，今尚為一種新說。故在吾國我輩之中，本無奇怪。蓋二三十年來，吾國學界之中，思想，則曰科學萬能。教科書之所傳授者，科學也；耳目之所接觸者，電話自來水，科學也；

乃至遇有學術之名，以「科學」或「科學」者，無不以科學名之。一言及於科學，皆隨以雷厲萬鈞之力，唯唯稱是，莫敢有異言。國人之著書，先之以定義，繼之以沿革，又繼以分類，分章分節，眉目瞭然，則曰是乃科學的也。在此空氣之中，我乃以科學能力有一定界限之說，告吾青年同學，其為逆耳之言，復何足異。以吾友在君之聰明，乃竟以我言為異端邪說。一則曰無稽鬼，再則曰鬼上身，三則曰義和團，四則曰驅鬼之妖孽。此等口調，與中世紀羅馬教士之囑語無異。(Cassini) (丁稿譯列) 後之宣告，有何以異。自己中了迷信科學之毒，乃竟人為鬼怪為荒唐，此真所謂自己見鬼而已。

在君之文所反對者，則在人生觀無論無科學公例一語。誠能舉出一二事，示我以人生觀之公例，則我之清華演講，拉雜堆砌可也，而以妖言惑眾之罪可也。願其機變萬言中，乃並一事而不能反證，而字裏行間，惟見謾罵之詞。嗚呼！號為求證之科學家，其立言乃若是乎？

吾於反駁之始，先與讀者諸君相約，兩人質難文字，隨在而有，然彼此相讓之語，多於辨析義理之文，我認為此種論調，非學者所宜出。在君之開口便罵，惟有置之不理。抑有一語當聲明者，則起於官覺以上，在君既謂不可知，故存而不論自疑曰存疑的惟心論。既已存疑，則研究形上界之玄學，不應有確證之詞。不知自謂存疑，而實已先人為主，此則在君先已自陷於矛盾而不自知。

我所欲與在君討論者，則有以下各問題：

- 第一，物質科學中，何以有公例？
- 第二，精神科學之公例，何以不如物質科學公例之明確？
- 第三，人生觀何以不為論理方法與因果律所支配？
- 以上為上篇。
- 第四，所謂科學的知識論，是否正確？
- 第五，科學家根據推論公例所得之「真」以外，是否尚有他項事物可認為真的？
- 第六，玄學在歐洲是否「沒有地方混飯吃」？(用丁語)

以上為中稿。

第七、我之對於科學與玄學之態度。

第八、我之對於物質文明之態度。

第九、我對於心性之學與致遠之學之態度。

第十、私人批評之答覆。

以上為下稿。

第一、物質科學精神科學之分類

類

國人迷信科學，以科學為無所不能，無所不知，此數十年來耳目之習染使之然也，雖然試詢以何謂科學，則能為明確之答覆者甚鮮，乃至同為科學，有為物質科學，有為精神科學，二者異同之故安在？則其能為明確之答覆尤鮮矣。數舉名Mathematic, 物理學名 Physics, 生計學名 Economics, 統計學名 Statistics 四者同以科學結尾，則以為四種科學所得之結論，與其効力必相等也。生物學名 Biology, 心理學名 Psychology, 社會學名 Sociology 三者同以 Science 結尾，則以為三種科學所得之結論與其効力，必相等也。國人之思想混濁若此，乃欲以科學原理，以科學與人生觀之異同，宜其格格而不相入。即以在君言之，於我所舉九者之外，為之增加兩項如下：

- 十、就我對於天象之觀察——
 - 星占學
 - 天文學
 - 上帝造種
 - 天演論
- 十一、就我對於物種之由來——
 - 上帝造種
 - 天演論

我所舉之九項，其標準安在，在君全不知曉，妄為人類點，以自鳴得意；而不知適以證其自昧於科學原理，自昧於物質科學精神科學之區別而已。蓋我所舉九者，皆屬於精神方面，皆可以主觀作用消息其間。若夫天象之運行，則有力學天文學之原理以範圍之；物種由來雖至今尚無定論（按詳）然生物學中一部分之現象，則亦有公例可求。故關於天象關於物種當然在科學範圍以內，而不屬於人生觀，此種界限，至為明晰。而在君偽為不知，乃欲以「陰陽五行」之微號加入，以為藉此四字可以亂人觀聽。不知醫學及新醫學之異同，與人生觀及科學之異同，有不可以相提并論者。

論者。

雖然，在君則云，「有甚於精神物質科學之分別。」以君淺學之所見及，世界科學家哲學家，無不承認科學之可以分類。斯賓塞有斯賓塞之分類法，孔德有孔德之分類法，英國生物學家托摩生 J. A. Thomson 有托摩生之分類法；乃至德哲學家翁特 (Wundt) 有翁特之分類法，英槐特 (W. Hallam) 則有槐特之分類法。若夫我之分類法則物質科學與精神科學之分，取材於翁特氏論理學中之二分法，曰確實科學 (Positive Science) 曰精神科學 (Cultural Science) 吾所以不取確實科學之名者，以物質二字與精神相對待，為明瞭計，故取而代也。然各科學之所歸屬，則吾與翁特所見，絕無二致。翁特氏之分類法如下：



由確實不確實之標準觀之，可知二者已有差別。吾之清華講演，則重人生觀，故不能節外生枝，來講科學分類。科學公例之強弱。然精神科學，依嚴格之科學定義已不能認為科學，則即此標準，已足以證之。其理由當俟後詳。而在君乃以心理內與科學本身混為一談，故有不認二者差別之怪論。誠如在君言，科學材料同為心理內容，則尚何物理學生物學心理學 (槐特) 之可言。在君立言之目的，豈不曰吾推諸認識之源，則物質精神本無區別。然不知死物自死物，(物理學) 活物自活物，(生物學) 活物之中，又有心理現象；(心理學) 故物理學生物學心理學之區別，乃科學之鴻溝，而不容抹殺者也。夫何謂物何謂心，誠有爭執之可言。然因爭執之故，乃非物質科學精神科學之分類而否認之，此世界之所未聞，有之自在君始。

第二、科學發達之歷史及自然公例之性質

科學家之最大目的，曰排除人意之作用，而一切現象，化之為客觀的；因而可以推算，可以窮其因果之相生。故在君最得意之證據，斯為蓋律雷之地動說，為達爾文之物種由來。其意若曰：昔人以天文現象為神意，自有蓋律雷，克魏雷 (Copernicus) 與奈端，而後神意之說無所可用，而天文現象乃為科學的。自有達爾文輩，而後神意之說，無所可用，而生物現象乃為科學的。由已既往以推將來，安知人生觀不亦等於天文與生物，脫離人意而為科學的。欲知此事之能否實現，第一當求之科學之歷史；第二當明物質科學與精神科學之異同。

近世科學之發生，始自十六世紀以降。昔人以物之重者下降，物之輕者上升，及蓋律雷 (Galileo Galilei) 試驗於斜塔上，而後知物之重輕無擇，其下降為同時。繼乃求下墜體之速率，於是得一公例，曰速率與下墜時刻為正比例；第一秒為一尺，第二秒為四尺，第三秒為九尺。奈端 (Newton) 繼之，於是有力學三大公例，且得各種公式如：

此後大家繼起，而其研究方法，則先後如出一轍。曰觀察，曰比較，曰假設。及其驗諸各事而後，而後所謂自然公例 (Natural Law) 者，乃以成立。自然公例之特徵則有二：一曰兩現象之因果關係，有甲象起，則乙象隨之而至。如物之運動，必起於外力之加，故運動與外力，則有因果關係者也。二曰已成公例者，可以推及於一切新事實。如克魏雷之公例，可適用於無論何種天體，是其例也。近年以來，則有愛因斯坦之說，雖其公例之適用範圍有不同，然奈端公例之至今猶能適用，一切物理學家所公認者也。由此觀之，

可知物理學之公例，其不易搖動為何如。十八世紀以降，有欲以物理學之方法，施之生物現象者，於是有所謂之地質學 (Lyell) 之 (Darwin) 有拉馬克之動物學 (Lamarck) 之 (Wallace) 至達爾文之物種由來一書既成，而後各國自然宗之。以在君之語言之，則以為生物學之進化論，皆已解決矣。雖然，果解決耶，果未解決耶，試證之杜里舒之言。杜里舒之玄學，為在君所不樂聞；若夫杜氏之實驗胎生學，嘗埋頭於那泊爾海濱生物試驗所十二年，當為在君所不能否認者矣。試錄其武昌講演之一段如下：

吾人得達氏學說之要義，競爭生存 (Struggle for Existence) 一也；自然選擇 (Natural Selection) 二也；微變之積累三也；其微變之宜者，由甲代傳諸乙代四也。一、自然選擇 達氏之意，以為物競之要義，在抵抗環境，其抵抗而勝者，即為自然之所選擇。然今日之所謂適者，明日又在競爭生存之中，故生存無盡期，而自然之選擇亦無盡期。雖然，以吾人觀之，大地之上種種物種，其因爭存而敗者，謂為自然選擇之力所淘汰以去可矣。若其所以因爭存而勝者，非自然選擇四字所能說明焉，何也？物種爭存，因而有勝者有滅者，而其勝者固以微變。若其滅者，概以歸因於自然選擇，固無不可；若其勝者，而其勝者固以微變者，固別有創造之動因 (Major Factor) 而不得以自然選擇四字了之。蓋物種之所以滅，有滅之之理由在，其所以生，有生之之理由在。滅者，其不存在者也，生者，其存在者也，若指所以不存在之理由，而即視為所存在之理由，是以消極與積極混為一談也。三十年前南德孟動大學植物學教授奈格里 (Nägeli) 嘗嘗以評達氏自然選擇之理曰，設有問者，此街上之樹，何以有葉？答之者曰，因花匠未曾將樹葉剪去。夫樹葉本繁盛今已不如此前次之多，其所以然者，則花匠為之，故滅少之部分，當然歸因於剪者。若夫剪後後之所存者，則自有其所以存在之理由，非花匠未剪之理由也。故以自然選擇為新種發生之理由者，何異以花匠未剪去為樹葉尚存之理由乎？

吾人雖反對以自然選擇解釋新種之由來。然非否認自然選擇之效果。蓋物種因與環境爭鬥。因而有生存之滅。此生存之狀態。以自然選擇之名概括之可也。至新種之由來。則又有別有原因在。譬之北冰洋之熊因在冰天雪地中。故其毛色變為白色。狼與兔同生一地。兔之能疾走者。則尤能保其生命。若此者。皆自然選擇之效力之顯者焉。雖然。宜種之生。不宜種之滅。固由達爾文之所謂天然選擇乎。曰否。瑞士動物學家韋爾斯氏 (W. S. Wells) 嘗有言曰。物種之生滅。有時不因其生理之健康與否。而因於位置。火車相衝時。其幸而存者。非必皆格堅身體健全之人。乃去衝突點較遠者也。疾疫之生。其幸而存者。亦非皆格堅身體健全之人。乃其所居去疫地較遠者也。由此二例觀之。則達氏自然選擇之中所謂宜不宜。非生滅之惟一標準明矣。

二。微變遺傳說。達氏謂生物器官之變化。由於微變之積累所致。然一九〇九年丹麥之約翰生 (Johansen) 著正確遺傳原論一書 (Elevensite Aar Frilshkolesture) 不啻對於達爾文之微變說。宣告死刑。蓋近世之動物植物學者。關於物種變遷。若其葉之多寡。色之黑白。皆有一定統計。且根據哥司氏曲綫以得其平均數。而約翰生氏之植物試驗方法。謂當求變化之統計時 (Variationsstatistik) 不應用雜種。而應用純種。所謂雜種者。聚一羣之植物。而其原種之遺傳性。本不平等。故名爲同種植物。而實包含無數種。此無數種之中。每種各有其平均數故混合以求之。必不能得正確之統計。反之若以純種求之。則遺傳不遺傳之數。乃可得而推求。譬之如中國之菊花。德國之地草菜花 Karoline 或小乳油花 (Mutterblumen) 皆所謂複雜之種。以其葉數顏色至不一者也。然約翰生氏取各種花而試之。皆有某花。其葉數少者十。中者二十五。多者四十。其少者十葉之種。至下一代時。葉數由十而增至二十五。是極端之種。其不能維持原有之平均數明矣。不能維持平均數云者。即達氏之所謂流動變化 (Fluctuating Variation) 之本可確定者。驗之

純種。適得其反。故吾人可下一斷語。純種之流動變化。決非遺傳的也。或者曰。達氏亦嘗有變化非遺傳的之說。故與約翰生之言。未嘗不合。然自命爲正宗的達氏派者。堅持繼續之說。故約翰生之言。至少已足以例正宗派之聲譽矣。即令吾人所引之韋爾斯氏約翰生之駁論。均不存在。而達氏之學說。仍不能成立。何也。持極端之達氏主義者。謂生物之變化。無目的無方向。然器官者。與動物之生死存亡。有極大關係者也。假令器官之構成。純出於偶然。則器官何以能完整而適用於。此達氏學說所不能解釋者一也。耳與神經相連。目與視神經相連。種種器官皆以複雜之分子組織而成。而彼此又有相關之處。其自成一系統。而非偶然明矣。此達氏學說所不能解釋者二也。乃至人之耳目手足。皆成雙數。亦有某某動物。其目之多至二十三十。何得委爲偶然。此達氏學說所不能解釋者三也。

然。以上三者。尚非吾人駁達氏之最後理由也。動物中有復生能力 (Regeneration) 如火蛇 (Salpama) 之類。去其前脚。則前脚復生。去其後脚。則後脚復生。乃至蚯蚓。去其頭。則其頭又生。去其尾。則其尾又生。此種復生能力。如達氏言。必由於父母之所遺傳者也。誠爲父母所遺傳。必其父母無一不遺去頭尾去脚之禍而後可。且不遺去一脚已也。必因脚去而後可。以火蛇之四脚無一不復生能力也。換詞言之。凡火蛇或蚯蚓之生存者。皆曾喪失頭尾或脚者也。此持達氏說者所必至之奇論一。火蛇之類。其喪失兩脚而尚能爲適者而生存者。必以其傷痕易於癒治。即傷痕之細微。較多於其他火蛇者也。此種推定。非不在事理之中。然謂每經一次自然選擇。獨其傷痕上細微者。乃能中選。則細微雖多。而尚未成脚。何能爲爭存之用。此持達氏說者必至之奇論二。且以胚胎學之試驗。凡海胆之細胞。無論其爲二分四分八分。任取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八分之一而畜之。均能成一全胎。依達氏主義者之言。凡屬海胆。其前身必盡遭宰割之

刑而後可。否則。此長成全胎之能力。海胆之卵。必無從取得也。此又爲奇中之奇。而達氏之徒者。惟有瞠目咋舌。不知所對而已。吾所以引此段。並非証生物學之不能成科學。以我所疏證者。凡關於物質者。必有公例可求。有公例則自可以成爲科學。故生物學當然不能與人生觀並論。而吾所以舉杜氏言者。凡以明生物學上之進化論。除在君之武斷的科學家外。鮮有認爲既已解決者。若在君以杜氏言爲證據。則此爲在君之言。亦達氏之言。則請証之英國現代生物學大家托摩生氏。托氏曰：

試於生物進化之學說史中求其一例。科學的進化論者。每類求種種可証的動因。且諸人曰。吾人所習見之奇偉結果。即由此動因相合而成。然此種工夫。不能謂爲已告成功。(注意) 無多言。以其果常遠逾於所已知之因也。所最難者。即在生物進化中之大變遷。如脊椎動物如鳥如哺乳動物之由來。其動因所在。實難於確言。此問題吾人不能不自安於味。科學家於神造之說。則深惡而痛之。然其不能謂爲既已解決。則顯然無疑。或者永非人力之所能及。亦未可知。(科學引論二二三頁)

托氏之言如此。則達爾文進化論之價值如何。可以想見。而生物學之爲科學之價值。其視物理學如何。又可見矣。實驗方法。既由物理而生物。於是十九世紀以降。則有所謂實驗的心理學。馮特 (H. E. Müller) 試之於記憶。范希納 (Baehner) 試之於感覺。范氏之所以成名者。則有范希納威伯公例 (Wundt-Baehner Law) 曰感覺與刺激之對數爲比例。范氏獲此公例。欣然色喜。以爲心理學從此可成正確的科學。與數學等。然後來學者。攻難者遂起。范氏公例今已不復成立矣。近來所謂實驗心理者。大抵所試驗者。以五官及腦神經系統爲限。若此者謂爲生理的心理學則可。謂爲純正心理學則不可。何也。純正心理學以思想爲主題。若不問思想。(胡爾茲堡學派除外) 而但於官感方面有所發明。是所實驗者。乃生理而非心理也。生理方面。如范希納之公例存立否所不論。然就比較上

言之。以其對象屬於物質方面。故尚非無公例可言。我故曰精神科學。就其現象而求其平均數。亦未嘗無公例可求。即就此範圍內言之也。范氏而後實驗的心理學。風行一時。而尤以德之翁特。美之馮特士爲宗匠。情源派可也。機械派可也。行爲派可也。苟其都於官感者。尚非無一種之說明。然已不易爲各派所同認。若夫關於純粹之思想除英國經驗派之聯想公例 (W. S. Wells) 及德國之先天範疇說。向爲哲學界爭執之問題外。此外則漫無定說。雖各派各持門戶之見。自以其所得爲真心理學。然自他人視之。鮮有不反對之者。故以我觀之。心理學豈特不能比確實科學。亦視生物學又下一等矣。十九世紀之末年。(一八八九) 柏格森時間與自由意志一書出版。闡明人生之本爲自覺性。此自覺性頃刻萬變。過而不留。故甲秒之我。至乙秒則已非故我。惟心理狀態變遷之速。故絕對無可量度。無因果可求。以可量度可求因果者。必其狀態固定。以前狀態爲因。後狀態爲果。於是因果可見焉。若夫對於萬變之心理。則無狀態之可言。任意畫定某態爲因。移時而後。即已成過去。惟其然也。故心理變遷爲自由行爲。而人生之自由亦在其中。自其說出。而詹姆士氏五體投地以崇拜之。其稱道相氏。雖謙德之於休謨 (Hume) 不是過焉。即此觀之。純粹心理無公例之說。非柏氏一人之私言。以詹姆士之尊重實驗。亦傾倒若此。其不得以立學目之明矣。

物理學生物學心理學三者。根本科學也。物理學本爲我所承認之確實科學。無待在君之正告外。若夫生物學之進化論是否已爲科學所捨去。指字用丁語。心理學是否爲科學所捨去。就以上所言觀之。已屬甚明。故我即讓一步。承認在君所謂知識界與非知識界之分(其詳見後)試問知識界如生物學心理學中。科學萬能四字。(丁語。努力四十九期第二頁第二排第一行) 其已實現耶。其未實現耶。請在君有以語我。(未完)

學校風潮中的董事會問題

學校風潮中的董事會問題

學校風潮中的董事會問題

學校風潮中的董事會問題

(永)

這幾個月以來，學校組織上發生了一個新問題，就是董事會。南洋大學的風潮，一方面為的是要換校長，一方面為的是要組織董事會。北京各校的風潮，也有人想借董事會的組織來做一個解決的方法。那末董事會問題的重要，我們不得不承認；董事會的組織，我們也不可研究的。

我們以為董事會的組織，應該有下列三個目的：

第一，董事會要能代表共和主義。大凡一個國家裏面的種種組織，都是和政體有關係的，我們從前的學校成立在專制政體之下，所以他們的組織，也趨於專制一方面，這是自然的結果。我們所謂專制，自然是說一個學校中，只有一個校長是負責對內對外的全責的。這種組織負責的方面，就是完全不負責。所以遇着好的校長，固然可以把校務弄得臻臻日上，遇着不好的，把學校弄壞了，也沒人可以過問。要政府機關來監督學校，我們曉得是不可理的。近來學校的沒有進步，這種組織的不完善，也是一個大原因。董事會的組織，第一個好處，就是把獨裁制的學校，至少變成一個多頭制的學校；官制式的學校，至少變成一個社會化的學校。要而言之，就是使學校的責任，不是校長一個人可以担任；校長的去留，也不是任何一個人可以決定。那末學校內的事體，有通力合作的精神，學校外的事體，沒仰人鼻息的需要，這是我所謂代表共和主義。

第二，董事會要能容納專門家的意見。近來學校的組織發達了，學校裏面的問題，也就紛然而起。多少問題要加解決，都非有專門研究不行。一個校長，即便無如何能幹，要對付那許多事體，並且要勝任愉快，終歸是不可能的。有董事會便可以容納許多專門人才來替學校服務。大家曉得我們國內的專門大學的最大弊病，就是辦事效率太小。這是不必說的。因為除了教員之外，所謂職員的大半是一些無專長的人。要他們去管理學校的事，就是他們盡心竭力去做，那成績也可想而知了。但是學校每每為經濟所困，要出錢去請專門專家，大概是行不通的。董事會

中有了這些人，對於各種問題，都可以定出個計畫來，再讓他們去實行，那就功效不同了。

第三，董事會要能得一般人的幫助。董事會與學校關係極大，然不能直接干涉學校行政，只應處於監督和補助地位。所以組織董事會的人，範圍要越趨越廣越好；人格要越高尚越好；對於學校的興趣要越深切越好。因為這樣一來，董事會就成了一個學校與社會的介紹機關。學校有了事情，社會便能給與積極的幫助。一方面，董事會的責任，是決定學校的教育方針的；若是董事會的人不能代表社會的重要意見，那教育方針，恐怕也不能夠適合時宜。美國有許多私立學校，因為與社會的關係，都極富於靈敏。他們的董事，對於社會是不得己的，但在教育上說起來，却有許多不好的結果；因為富於靈敏的，大半也富於保守性，而且大半是不懂教育的。所以把董事會的目的限定於籌款，而忘了其他的重要職務，其結果學校受董事會的害處還是有限得緊。

現在要問我們國內的學校要設董事會，目的在甚麼地方？依我想來自然是為保障學校的穩固，主持學校的政策和監督學校的行政，而不在于專為學校籌款。我說話，並不是以為籌款不重要，不過以為現在學校的經費，不是幾個董事可籌得來的。就政府方面說，凡是國立學校，政府都有擔任經費的義務，若政府不負責任，幾個私人都更難辦了。就社會方面說，現在在中國求幾個卡列基陳嘉庚，實在不是容易的事體。所以我對於「董事會可以解決學校的問題嗎？」的答案是：「董事會可以解決學校的許多問題，但不必限於籌款。」

把「董事會」一事除外，董事會仍有設立的必要。我們現在把國內最高的兩個大學，來作一個例子。北京大學是我們所認為資格最老，組織最完善的學校了；但是這回蔡元培校長，因政治上的理由，忽然辭職而去，去了之後，使學校陷於危疑叢中的風潮之中，我們認爲是組織的不完備。南

京的東南大學，也是國內核起之秀，組織上比較完備的了，但是每屆做預算的時候，看見他們各專門的神氣，我們認爲是組織的不完備。我們所謂組織不完備，缺乏的是甚麼？就是一個董事會。試想北京大學若有一個董事會，蔡元培的辭職問題，恐怕不會發生；就是發生，也是對於董事會辭職，而不至於弄到現在的決裂。因為這回的事體，我們對於蔡元培雖極表同情，對於北大的總務處是一件極不幸的事。東南大學已經有董事會了；但是這個董事會的性質，似乎偏於經濟的裝飾一方面，對於學校的政策，教育的方針上，還不見得發生影響，我們只好把他暫時當作沒有看待罷了。

國內專門以上的學校，除了東南大學以外，曾經設過董事會的，是從前的交通大學。現在還有董事會的，是清華學校。清華學校的董事會，因賠款的關係，是以美國使館的書記一人和外交部的參事二人組織成的。這樣的董事會，原來只是替美國使館添一個參與學校的機關，教育上當然沒有甚麼好處。交通大學的董事會，是由交通部派出幾個官僚和私黨組織的。這樣的董事會，還是有不如無。我們現在主張的董事會，至少須有下列的幾種職務：

- 一、須主持校長以下職員的進退。
- 二、須決定學校進行的方針。
- 三、須審定學校的預算決算。
- 四、須担任學校經費的籌畫。
- 五、凡學校有重大改革，及校內教職員學生間，有重大爭執時，以董事會為最後解決機關。

因他的責任這樣重大，我們主張董事會的組織大略如下：

- 一、董事人數，因學校之範圍而定，但至少不得在二十人以上。
- 一、董事的選出，以二十分之五代表社會的中堅人物，二十分之五代表與學校有關係的教育家，二十分之五代表本校的畢業生或本校教職員，其餘二十分之五代表有關係的機關。
- 一、董事的人選，第一次由學校及有關係的機關

共同擬定，以後由本校教職員及畢業生每年改選幾分之幾。

一校長及會計當然董事。

上述所擬的，固然是粗率得緊，但照但模倣去，總不至再蹈清華學校和交通大學的覆轍了。我們現在把這「哈佛大學史」上所講的董事會的話引幾句在這裏，以見他們董事會的重要。他說：

「在那有名譽和被尊敬的董事會做一個會員，是極大的光榮。……因為有了他們，學校的代理人，可以知道全國的人對於學校的輿論。……董事對於學校有服務的絕好機會，他們可以代表并且集中社會對於學校的興趣以保持學校的發達。並且使學校報效國家的力量愈加強壯。」

近年來的經驗，是無論外國甚麼好制度和學制，一到中國，就變了有名無實的障礙物。我狠希望學校的董事會，是一個例外。

十二，四，十七。

前期勘誤

「四十九期第三頁，第四欄，第十五行，「陸象山」的「嫡派」之下，漏去下列的一段：「陸象山，風行天下，他們比南宋的人更要退化；讀書是玩物喪志，治事是有傷風雅。所以顧亭林說他們：『聚賢多門人之學者數十百人，與之言心，多學而論以求一貫之方。』」士大夫不知古又不知今，養成嬌弱，一無所用。……有起事來，如癡子一般，毫無辦法。陝西的兩個流賊，居然佔了滿清人的前驅。單是張獻忠在四川殺死的人，比這一次歐戰死的人已經多了一倍以上。不要說起滿清人在南蠻省作的孽了！我們平心想想，這種「精神文明」有甚麼價值。配不配拿得來做招牌，攻擊科學，以這種種無信仰的宗教，無方法的哲學，被前清的科學教師費了九牛二虎之力。」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總發行所 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THE ENDEAVOR
51

每號零售銅元二枚。郵寄大洋二分。半年二十六分。大洋五角；全年五十二號，大洋一元，郵費在內。不通郵區地點，可用三分的或一分的郵票代價。

「中國根本的社會問題」 (通)

這是余天休博士在北大講演的題目。照他的觀察：

中國現在的社會根本問題：是一個生產問題，不是分配問題。講演錄載在四月二十五日的北大大刊。

說中國今日要注重生產問題，這是人人不能否認的；但是若說分配問題不必注意，我可就不敢承認了。因為單注意生產，不注意分配，是歐美經濟社會在這百年中表現出來的一大缺點，到現在沒有方法補救，幾成階級戰爭和勞動革命。我們如果再把這個悲劇，重行抄演一遍，以後必得產出同一的結果。人家已經在那裏懊悔從前走了彎路，我們還要一步一步的仿效他，必等到無路可走的時候再想回頭，這不是枉費脚力嗎？

余先生所說的生產四要素：(一)土地，(二)勞動，(三)資本，(四)經理——都是個人主義經濟學者的常識。至於報酬：土地應得「地租」，勞動應得「工資」，資本應得「利息」，經理應得「薪俸」，這也是私有財產制下普通的分配方法。我們在私有財產制下，當然不能主張「勞動生產說」。

這一週

可是也斷斷乎不可抄襲外國的老文章，使勞動者的「工資」終不抵「地租」「利息」「薪俸」十分之一。要想免掉余先生所說的：

中國人大概每百人中只有九十五個是窮的，每天沒有飯吃的。聽差生活，每月不過得五六元的工資，還要養活家庭，這那兒能設呢？此外當學徒的，供使喚的，只圖得飯吃，一文錢都沒有，這種人非常之多。

這許多勞動者貧窮的現狀，豈不是由於分配不均的問題發生的嗎？孔丘說：「不患貧而患不均」，不均既是社會的大患，為什麼又可以看輕分配問題呢？

我的意思是想把「生產」「分配」兩個問題看得一般重，同時並行，不要偏重這個忘記了那個。所以我的主張就是中國現在的根本問題是「社會的生產」，「平均的分配」。

再論人生觀與科學并

答丁在君

君勛

雖然科學不甘自認其力之薄弱，則有一種

身之妙計，語之曰人生觀無因果，無公例，故不能統一；彼則答曰：今天不能，安知將來亦不能？在君口調正與此類。故其言曰：「人生觀現在沒有統一是一件事，永久不能統一又是一件事。」竊以為事之比較，當以今日為限，不得談諸將來；若談諸將來，則無一事之能決。譬諸甲曰：世界為進化的，歷舉種種發明與夫政治情形為之證；乙則反之曰：今之世界未必勝於古代，並舉歐戰情形，與白人之凌虐異族為証。甲駁之曰：如君所舉種種，我固無異言，然今日如此，安知他日亦必如此？於是乙之抱悲觀主義者，從而答之曰：吾人但論現在，不問將來。甲則乙言，瞠目咋舌，不知所對。故吾以為科學家推諉將來之說，不啻明認其自己之失敗與反對派之勝利矣。然即讓一步，並代科學家為之辯護曰：生物學心理學皆後起之學，當然不能與物理學相提並論，安知待了一二百年後，生物學心理學之為嚴正科學，不與今日之物理學等？吾以為此種立言，非無一面之理由，研究尤精，則發見尤多。然不知生物學心理學與物理學有根本上之不同，雖俟千百年後，決不能並此根本上之不同而擲去之。故二者之能否成爲嚴正科學，已爲絕大疑問。何也？物理學之所研究，限於死物質；生物學之所研究，則爲有生物，心理學之所研究則爲有生而又有心理現象者，惟其有生，故內部先有活動，而拉馬克乃有自覺的努力之說，與達爾文之環境說相反對。此反對所表示者無他，曰進化論之根本概念之不易確定耳。惟其有生而又有心理，甲派則就其可以固定 (Genetic) 者而分爲某狀態某狀態，繼乃就其狀態而求其因果；乙派則曰：人之心理頃刻萬變，故無所謂狀態，因無所謂因果。此反對所表示者無他，曰心理學上根本概念之不易確定耳。夫物理學之所以爲嚴正科學不僅因果關係也，即因果之分量，亦可從而量度者也。吾人姑不以因果之量度求之生物與心理，但就生命與心理界而求其因果關係之明確，亦已不易矣。不見杜里舒氏發見細胞之協和平等可能系乎？欲求其因果於物理界而不可得，乃歸其因於「隱德來希」。隱德來希者非他，生命構成不可知之代名詞耳。豈惟杜氏，即英國第一流之生物學家如托摩生，其不帶杜氏之玄學氣味，當爲海內科學家所公認。顧托氏何以陷於四顧，而卒有進化論終非人力所及之語乎？豈惟生物，柏氏心理萬變與真時間之說，苟其不能否認，則真心理之必無因果，可以斷言。嗚呼！讀者諸君勿以吾言爲孟浪，此問題盤旋腦際者，既已數年，世界哲人或者懷抱於心，不敢昌言，吾則坦白率直而昌言之。然而非吾一人之私言也，托摩生之言與柏格森之心理學，皆可爲我左證者也。

科學家對於生物學心理學之無定說，常藉口於年代之幼稚，以爲假以歲月，必可與物理學等。然吾人不必求諸遠，即以一九〇五年以降言之，一九〇五年愛因斯坦相對各論發表，一九〇八年明可夫斯 (Minkowski) 有四度幾何之說，一九一五年愛氏相對論成立，十年之間，物理學之根本學說之發見者至如是之多，豈生物學心理學所得而望其肩背？嗚呼！原因安在乎？蓋不得以年代先後爲發達不發達之惟一原因也。竊嘗求之，蓋有四故：

第一，凡在空間之物質，易於試驗，而生物學之爲生活力 (Vital Force) 所支配者，不易試驗，至於心理學則更難。

第二，凡在空間之物質，前後現象易於確指，故其因果易見，生物界前後現象難於確指，而細胞之所以成爲全體，其原因已不易知。若夫心理學則頃刻萬變，更無固定狀態可求。

第三，三坐標或四坐標，驗諸一質點之微而準者，可推及於日月星辰，此尤爲生理學心理學所不能適用之原則。

第四，物理上之概念，曰阿頓，曰原子，曰質量，曰能力，此數者得之抽象 (Abstraction) 而絕不爲物體之具體的實在 (Concrete Existence) (此名之義見詹姆士書中) 所擾。至於生物學，有所謂種別，有所謂個性，而心理學尤甚。因而生物心理兩界日爲個性之差異所擾，而不見其純一現象。

當英天文學家愛丁敦氏 (Eddington) 赴南美測驗日蝕之日，德物理學者鮑恩 (M. Born) 說

說新垣曰：苟測而不驗奈何？愛氏答曰：誠如君言，吾惟有駭怪。此言也，所以表示其自信力之強，言其不能不駭也。夫愛氏何以能自信如是，曰：以有吾所謂上述之四大原則故也。

物理現象，惟有此四大原則，故日趨於正確；生物心理現象，惟無此四原則，故不能日就於正確，即此不正確之故，而精神科學之價值，乃可得而推求。

精神科學之種類前表已詳，不復再論。吾所欲問者，則精神科學中有何種公例，牢固不拔如物理學之公例者乎？有何種公例，可以推算未來之變化，如天文學之於天象，力學之於物體者乎？吾敢斷言曰：必無而已。天文學世界統一者也，未聞有所謂英國天文學，法國天文學也。數學，世界統一者也，未聞有所謂美國數學，德國數學也。一言及於精神科學，如政治與生計之類，每曰甲國之政制，不必適於乙國；甲國之政策，不必適於乙國。乃至同在一國之內，忽而君主，忽而共和，果有一定之公例乎？忽而資本主義，忽而社會主義，果有一定之公例乎？無他，精神科學無牢固不拔之原則，且決不能以已成之例，推算未來也。或者以為各國生計之進化，大抵由漁牧而農業，由農業而工商，是安得不謂為公例？貨幣原則，曰良貨驅逐惡貨，是安得不謂為公例？聲音之推遷，則有格李姆法，(Grimm's Law)是安得不謂為公例？誠有公例，安在人生觀之盡出於主觀？吾敢答曰：人生既為血肉之軀，寒思衣，餓思食，其不能無待於外，奚俟辨而後明？故以上所云公例，大抵屬於物質者也。惟其屬於物質，故狀態固定，而易有公例可求。雖然，即有公例，然與物理學上之公例大異，何也？精神科學之公例，惟限於已過之事，而於未來之事，則不能推算；一也。由漁牧而農業而工商，雖若有一定階級，然所以變者，則又視人意如何，而不盡因於物質；二也。蓋社會日進不已者，其進步既已過去，似有公例可求。當其進也，決非人所預測，此則精神科學所以與物理學迥不相侔者也。

穆勒約翰，經驗哲學者也，實證主義者也。其論生計學之性質曰：

余之生計學一書之目的與前人等，曰在所假定之狀態下，求種種原因之作用之科學的瞭解。雖然，與前人異者，則不以此種狀態為一成不變的。蓋生計學中概括之論，不生於自然界之必至，而起於社會之制度。故為暫時的，因社會之進步而變遷者也。

當日學者頗有持社會科學公例一成不變之說者，穆氏起而反對之，謂：社會現象有人意轉移其間，(自傳二四六頁)故非一成不變。然穆氏受當日科學空氣之包圍，故於精神科學所以日變之故，未盡發明焉。

豈惟生計？政治亦然。近年以來，狄曉(D. H. White)拉司提氏(Laski)柯爾氏(Cole)反對國家主權說，乃欲以社會職司(Social Service)之說代之。自其說出，於是治者被治者之關係，為之一變焉。議會之選舉，曰不以地域為標準，而以職業為標準，又為之一變焉。既無主權，而一切人同居於服務之地位，則權利義務之說，必從而鏟除，又可知焉。讀者試一思之，號為科學者，而其根本觀念可以一朝推翻，若是其易，是尚得為科學乎？諸君或者起而駁曰：奈端之說，何嘗不為愛斯坦所推翻，可知此為學術發達之結果，何獨於精神科學而疑之？雖然，奈端之說，正確程度或不如愛斯坦，故於光折之實驗，奈氏說已不能適用。若夫地球上之物理進行，至今猶為奈端公式所支配，故愛氏學說不能推翻舊物理學，與狄曉輩之盡改政治學之面目者，不可同日而語。無他也，物質科學與精神科學之異同本如是也。

穆勒約翰氏雖曾想及社會公例之不能久持，而猶不知其所以然之故，近年以來，研究社會科學者始有發明，而其人以倫敦社會學學校主任王家學校生計學教授歐立克氏(William Phillips)為首屈一指。歐氏書名社會進步之哲學(Philosophy of Social Progress)字字珠璣，吾百讀而不厭者也。錄歐氏言數段如下：

以後，其靈性如何？其毅力如何？是否有貧血症？是否有癩癩症？是否繁滋，則不可知也。

工作久，工價賤，則工人之效率必低，此吾人所知者也。然而優其工資，減其工時，其工人是否滿意？是否益趨于革命的或趨于宗教的？則不可知也。

有健康之父母，必生健康之子女，此吾人所知者也。然而優生狀態之子女，智慧如何？柔暴如何？不可知也。

以上所舉，乃社會智識或科學之數例，此類智識于吾人之行動，亦有用處，故吾人尤多得則尤有益。雖然，吾人之行為非彼所能決定者也。(Gal. it does not determine our actions)(原文十一頁)

歐氏更進而定社會科學之力之所能屆。曰：科學之所能為力者，不過排除某種行為之方法，不過確定所以達某目的之條件；至于全社會大目的之決定，吾人所應選擇之方向之決定，則非科學範圍內事。此決定何從而來乎？曰：視社會中各方所構成之活的衝動之複雜。所謂社會各方有五：曰物理的，曰生物的，曰心理的，曰社會的，曰精神的。而精神力一端，決非科學所能研究。與其潛伏于改良衝動或決定之後，且為達某種理想之努力之最要成分者，遠強于其他科學所研究之自然力也。(十三頁)

世界社會科學家亦有頑固不化如在君者，又從而聲明之曰：

吾之立脚點，至今無人承認，且恐不會得人承認。以科學之誘力之強，不亞於百年前之孔德時代。彼等常繼續要求曰：即令今日不能，安知來日亦復不能？然以已往數年之專觀之，已大可助我強目。社會之發展，翻倒而來，或善或惡，暫不必問，要之非理性衝動之結果，故無人能預測也。

夫事之可以預測者，必為因果律所支配者也。今既不能預測，則因果律安在？而科學之技安從而施，故社會科學之為學，雖學者至今以科學視之，實則斷不能與物理學生物學同類而並觀。常人不知，惑於政治科學(Political Science)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之名，相率視為玉律金科。蓋皆不知精神科學之真性質者，而在君亦其一也。

第四，人生觀

或者讀吾關於精神科學(或社會科學)之言論，必反詰曰：依君言觀之，似不絕對否認精神科學中之公例。果何以於人生觀，則曰決不為科學所支配？讀者當注意者：清華清演為人生觀與科學之對照，非精神科學與物質科學之對照，故不能以我對於社會科學之態度，反駁吾人生觀絕對自由之說也。社會科學固與人生觀相表裏，然社會科學，其一部對象為物質部分，(如生計學中之土地資本等)物質固定而凝滯，故有公例可求。除此而外，歐立克所謂不可測度之部分，即我之所謂人生觀也。

人之生於世也，內曰精神，外曰物質。內之精神變動而不居，外之物質凝滯而不進。所謂物質者，凡我以外皆屬之。如大地山河，如衣服田宅，則我以外之物也；如父母妻子，如國家社會，則我以外之人也。我對於我以外之物與人，常求所以變革之，以達於至善至美之境。雖謂古今以來之大問題，不出此精神物質之衝突可也。我對於我以外之物與人，常有所觀察也，主張也，希望也，要求也。是之謂人生觀。甲時之所以為

善者，至乙時則又以爲不善而求所以革之；乙時之所以爲善者，至丙時又以爲不善而求所以革之，人生一日不滅，則人生目的之改進亦永無已時，故曰人生者變也，活動也，自由也，創造也。惟如是，忽若主，忽民主，試問論理學上之三公例：(一)曰同一，曰矛盾，曰排中，(二)何者能證其不合乎？論理學上之兩大方法：(一)曰內納，曰外納，(二)何者能推定其前後之相生乎？忽而資本主義，忽而社會主義，試問論理學上之三大公例，何者能證其不合乎？論理學上兩大方法，何者能推定其前後之相生乎？乃至我於前華語演中所舉九項，試問論理學上之三大公例，何者能證其不合乎？論理學上之兩大方法，何者能推定其前後之相生乎？

我嘗求其故而不得，則命之曰良心之所命。以康德之名名之，則曰「斷言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 以伊伊之名名之，則曰「精神生活」。而英人之中，發揮此義最透闢者，莫如歐立克氏。歐氏於其社會進步之哲學第二版序論中，既言社會科學不能與自然科學，相提並論，又繼之以辭曰：(歐氏文僅譯其大意)。

吾之持論之一部分，即在否認此種智識人舉之指導者，社會事實，以成見夾雜其間，故不易得公平之判解。然此事實之變化非他，即個人與團體之衝動爲之耳。此衝動之自來，不在自覺性中，非理智之所支配；情感爲之，意志爲之。此等衝動，乃個人之生活動機。(Affective) 亦團體之生活動機。生活緊要關頭之行動，自此而決。若其力之大小，方向之所至，不能測度，不能預言。或者以爲吾言類於柏格森之「惟用主義」之部分，然吾以爲此生活衝動之背後，另有物在，是名「精神元素」(Spiritual Elements) 個人之品性與人格，即自此而來。故個人之行爲與團體之行爲之決定，有三元素之結合：第一曰生活衝動，是爲半自覺的，以求適應於新需要；第二曰自覺的目的，是爲理智的，所以解決問題之方法於此存焉；第三曰精神元素之作用，此爲一種深遠能力，非常人所能

察知。此三者中，除第二項外，皆非人之所知也。

歐氏三元素之說，其術語與吾少異，要其爲直覺爲自由意志，則與吾所見，如出一轍。總之，以人生觀爲可以理智剖解，可以論理方法支配，數十年前或有如在君之所信者，今則無已無一人矣。在君引適之經驗的暗示之說，以明科學家嘗排斥直覺，不知此乃柏格森舉出種種證據，迫令經驗主義者不能不承認之結果也。既已認其實，復不願居其名，則以暗示之語代之，適足以証經驗主義者之無聊而已。

抑在君聞歐氏之言，必又曰：此與柏格森張君勸一孔出氣者，是玄學也，必不可信。則吾舉索爾斯(H. W. Wills)之言。索氏者科學的文學家也，去神秘主義者甚遠者也。其所著「最初物與最終物」一書中，嘗有論理學爲靜的，生活爲動的(Topical Static and Life Kinetic)之警語。繼之以伸論曰：

普通之三段論式的論理學，每以爲凡爲甲者或爲乙或爲非乙，其實世間之物何嘗有若是固定者，其爲甲者，或變而去乙近，或變而去乙遠。然人類之心理，於所謂變而尤近，或變而尤遠云云，每以爲難於說明。於是好爲斷定之語，名甲爲乙，或名曰非乙。以其固定，則思考易也。其於變動不居之流，嘗求所以阻止之，如約修(Toulmin)之阻止太陽之進行。蓋川流不息之體，難於思致，於是對於外界之事物，好暫時攝取小影，以求得一固定之形。換詞言之，去其變動不居者，而後從而研究之，與自然科學家之死一蝴蝶，以達研究生活之目的者等也。(二十一頁)

章氏此段文章，於世界實在本爲活的動的，而論理學家必分之爲甲爲乙，使之歸於固定，以便思考，可謂描畫畫首矣。如是，豈惟本活者超於論理學以上，即所謂本死者，亦難爲論理學之所範圍矣。

章氏既論世界活的實在，不如論理學家所分之明確，於是謂世界有一種反動之趨勢，承認個體之單一性，而否認數學家之計算方法。其言

算也，量也，數學之全部構造也，皆出於人之主觀，而與事實之世界相背。個體之單一性，乃客觀的真理也。(三十五頁)

此所云云，章氏敘世界之傾向如是，而其關於人學之終結語曰：科學的嚴確之否認，推諸一切人事而準。至於關於個人之動機，如自克如虔敬之類則才甚。(三十八頁) (This denial of scientific precision is true of general human relations and attitudes. And in regard to all these matters of feeling or personal motives, our self-control and resolutions, it is much truer.)

章氏之言，可謂推闡盡矣。不容我更贊一詞。然在君必曰：此文學家也，常好爲驚世駭俗之言，故不可信。然詹姆士，則在君所認爲科學家也，其言宜爲在君所樂聞。錄之如下：

論理學之關於人身，有不可磨滅之用處。然其爲用，不能使人親自領悟實在之真性。實在也，生活也，經驗也，具體性也，直接性也，超於論理學以上者也。包圍之而淹沒之者也。(多元宇宙二二二頁)

嗚呼！誠人生而超於論理學以上也，尙何定論可言？尙何方法可言？尙何科學可言？科學家雖好因果，雖好公例，何能挽此事實之東者而使西之？

吾之所以答在君關於科學與人生觀之論辨，至此可以止矣。茲舉在君之質問，簡單答覆，並舉其要點如左：
(問) 在君曰：物質科學與精神科學的分別，不能成立。
(答) 物質科學與精神科學內容不同，絕對可以分立；即以科學分類，久爲學者所公認一端，可以證之。
(問) 在君曰：試問活的單是人嗎？動植物難道是死的，何以又有動植物學？
(答) 人與動植物同是活的，然動植物學之研究之對象爲動植物，精神科學之所研究者，

爲人類心理與心理所生之結果，故不得相提並論。

(問) 在君曰：如何可以說純粹心理上的現象不受科學方法的支配？
(答) 凡爲科學方法所支配者，必其爲固定之狀態，純粹心理，頃刻萬變，故非科學方法所能支配。
(問) 人生觀能否同科學分家？
(答) 人生觀超於科學以上，不能對抗，故分家之不能成立。

標準一義，... 精神與物質之間者也。其所謂善者，皆精神之表現；如法制宗教道德美術學問之類也。其所謂惡者，皆物質之接觸；如奸淫擄掠不調和，不勝其悲憫，於是靜思默索，求得一說焉，以備於衆。故以吾國言之，自孔孟以下逮於陸王，以歐洲言之，自柏拉圖以下逮於所謂馬克斯，雖立言各有不同，然何一非舍己爲人，以圖人類之解放者？人類目的，屢變不已；雖變也，不趨於惡而必趨於善。其所以然之故，至爲玄妙，不可測度。然據既往以測將來，其有持改革之說者，大抵圖所以益世而非所以害世，此可以深信而不疑者也。詹姆士有言，惟心主義者，好以全體解釋部分。以詹氏言，驗諸惟心主義者之道德論，可謂其小我之中，以己具有大我性爲前提，故其立言自能貫徹。在君如能舍其惟物主義或惟覺主義，(如皮耳生是也) 從我而學爲惟心主義者，則人生觀雖出於自由意志而不至於不可以一朝居者，其義自可豁然貫通。若抱其惟物主義惟覺主義而不變，雖我百端辨說，恐亦無法以回在君之觀聽也。(上篇完)

雜記

曠時，假時，形似時，到底什麼是時，誰都想來答復，誰都不肯有滿意

的答復。詩是人間基本現象之一，同美或戀愛一樣，不容分析，不能以一定義來概括的。近來有人想用科學方法來研究詩，就是研究比量詩的尺度，音節，字句，想歸納出做好詩的定律，揭破歷代詩人傳的秘密；猶之有人也用科學方法來研究戀愛，記載在戀中人早晚的熱度，心搏的緩急，他的私語，他的夢話等等，想破戀愛現象的真相。這都是人們有願除能耐時有趣味的嘗試，但我們却不敢過分佩服科學萬能的自大心。西洋鏡從鏡口裏望進去，有好風景，有活現的動物世界，有繁華的跳舞會，有科學天才的孩子們就這等誇背的不信影子會動，一下子把鏡匣拆了，裏面却除了幾塊紙版，幾張花片，再也尋不出花樣的痕跡。

所以「研究」做詩的人，儘讓他從字句尺度間去尋秘密，結果也無非把西洋鏡拆穿，影戲是看不成了，秘密却還是沒有找到。一面詩人所求的只是煙士披里威，不論是從他愛人的眉峯間，或是從瀾着櫻桃的鄉女孩的歌聲裏，神成一到，戲法就出，詩來甚詩，是美，有時連他自己看了也很驚訝，他從沒有夢想到能實現這樣的境界。戀愛也是這樣，隨他們怎樣說法，用生理解釋也好，用物理解釋也好，用心理分析解釋也好，只要閉着眼睛赤體小愛的箭鋒落在你的身上，你張開眼來就覺得天地都變了樣，你就會作爲你不能相信的作爲，人家看來就說你是瘋了——這就是戀愛的現象。受了小愛箭傷的人，只願在他蜜甜的愁思，鮮美的痛苦裏，過他糊裏糊塗無始無終的時刻，他那時聽了人家如冷血冷假充研究戀愛者的話，他只是冷笑。

所以宇宙間基本的現象——美，戀愛，詩，善——只有各個人自己體驗去。你自身體驗去，是唯一的秘訣。高爾斯華梭 John Galsworthy 『皮馬』 *Pigeon in Game* 那裏，女孩子問他的爸爸說：

By the way, Dad, 'That is
A Gentleman

Millie! No, You Can't define
it, you can only feel it.

但我們雖則不能做極下的定義，我們却都承認我們多少都有認識評判詩與美的本能，即使不能發

現其詩真美，消極的我們却多少都能指出這不是一時，這不是美。一般的人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評衡的責任就在解釋其所以然。一般人評論美術，只是主觀的好惡，習慣養成的趨向，評衡者的話，雖則不能脫離廣義的主觀的範圍，但因為他的感受性之特強，比較的能免除成見，能用智理來判斷他所感受的情緒，再加之學力，與比較的豐富的見識，他就能明白地寫出在他人心裏只是不消切的感想——他的話就值得聽。評衡者 *(The Critic)* 的職務，就在評作品之真偽，衡作品之高下。他是文藝界的審判官。他有求美若渴的熱心，他也有疾偽如仇的義憤，他所以讚揚其好的作品，目的是獎勵，批評劣等的作品，目的是指導，排斥虛偽的作品，目的是維持藝術的正誼與尊嚴。

人有真好人，真壞人，假人，沒中用人；詩也有真詩，壞詩，假詩，形似詩 *(More verse)*。真好人是人格和諧了自然流露的品性；真好詩是情緒和諧了 *(經過衝突以後)* 自然流露的產物。假人或作偽者彷彿偷了別人的衣服來遮蓋自己人格之窮乏與醜態；假詩也是剽竊別人的情緒與思想來裝綴他自己心靈的窮乏與醜態。不中用人往往有向善的誠心，但因實現最需要的原則是力，而不中用人最缺乏的是力所以結果只是中道而止走不到他心想的境界；做壞詩的人也未曾不感發適當的題材，但他因為缺乏相當的精力，結果也只會將他想像中辛苦地孕成的胎兒，不成熟地產了下來，結果即不歪死也不免殘廢。 *Charles South* 有幾句代壞詩人訴苦的話：

we are the homeless even as you,
who hope but never can begin.
Charbarta are wounded through and through
Like yours, but our hearts bleed within;
who too make music but our tones
Seal not the barrier of our bones

壞詩人實在是很可憐的，他們是俗語所謂眼淚向肚裡落的，他們儘管在文字裏大聲哭叫，儘管濫用最駭人的大氣槓子——儘管把眼淚鼻涕浸透了他們的詩箋，儘管滿想張開口把他們破碎了

的心血，一口一口的向我們身上直噴——結果非但不能引起他們想望的同情，反而招起讀者的笑話。但如壞詩以及各類不純粹的藝術所引起的止於好意的憐與笑，假詩 *(Fake Poetry)* 所引起的往往是極端而厭惡。因為壞詩的動機，比如袒露着真的傷痕乞人的憐憫，雖則不高明，總還是誠實的；假詩的動機却只是詐欺一類，彷彿是清明節城隍山上的討飯專家，用紅蠟燭油塗腿裝癩疥，閉着眼睛裝瞎子，你若是看出了他們的作偽，不由你不感覺厭惡。

葛萊符司的比喻也很有趣。他是我們康橋的心理學和人種學者 *Binet* 的好友，所以他也很喜從原民的風俗裡求詩藝的起源。現代最時髦的心理病法，根據佛洛德的學理，極注重往昔以為荒謬無理的夢境與夢話，這詳夢的辦法也是原民最早習慣的一。原民在夢裡見神見鬼，公事私事取決於夢的很多，後來就有詳夢專家出現，專替人解說夢意，以及補說做夢人記不清切或遺忘了的夢境。他爲要取信，他就像我們南方的關公婆肚仙之類，求神結鬼，眼珠白轉的出了神，然後說他的「鬼話」或「夢話」。爲使人便於記憶，這類的鬼話漸漸趨向於有韻的語體——比如我們的彈弦子算命。這類的巫醫，研究人種學者就說是詩人的始祖。但巫醫的出入神 *(Trance)* 也是一種藝術，有的也許的確是一種利用「潛識」的催眠術，但後來成了一種營利的職業，就有作偽的人學了幾句術語，私服麻醉劑，入了昏迷狀態，模倣「出神」；有的爽性連麻醉劑也不用，竟是假裝出了神，做效從前巫醫，東借西淡的說上一大串鬼話騙人錢。這是墮落派的巫醫，他們嫡派的子孫，就是現代作偽的詩人們。

適之有一天和我說笑話，他說我的「嘗試」詩體也是作孽不淺，不過我這一派，詩壇是無可諱言的，但總還不至於作偽；他們解決了自己情緒的衝突，一行一行直直白白的寫了出來，老老實實的送到報上去登了出來，自己覺得很舒服很滿意了，但他們卻沒有顧念到讀他們詩的人舒服不舒服，滿意不滿意。但總還好，他們至少是誠實的。此外我就不敢包了。現在 *fake poetry* 的

出品至少不下于 *bad poetry* 的出品。假詩是不應得容許的。欺人自欺，無論在政治上，在文藝裏，結果總是最不經濟的方策；遲早要被人揭破的。我上面說以詩招人笑，假詩却引人厭惡。詩藝最重個性，不論質與式，最忌剽竊，*Intellectual honesty* 是最後的標準。無病呻吟的陋習，現在的新詩犯得比舊詩更深。還有 *Mannerism of Peck and Bent months*，看了真使人肉麻。痛苦，煩惱，血，淚，悲哀等等的字樣不必說，現行新文學裏最刺目的是一種 *Mannerism of the sentimental* 例如說心，不是心謝就是心琴，不是浪濤洶湧，就是韻調悽愴；說下雨就是天在哭泣，比夕陽總是說血，說女人總不離曲線的美，說印象總說是網膜上的……

我記得有一首新詩，題目好像是重訪他數月前故居，那位詩人摩按他從前的臥榻書桌，看看窗外的雲光水色，不覺大大的動了傷感，他就禁不住住

「……淚浪滔滔」

固然做詩的人，多少不免感情作用，詩人的眼淚比女人的眼淚更不值錢些，但每次流淚至少總得有個相當的緣由。喘死了一個媽媽，也不失爲一個傷心的理由。現在我們這位詩人回到他三月前故廬，這三月內也並不會經過重大變遷，他就使感情強烈，就使眼淚「富餘」，也何至於像海浪一樣的一浪浪而來！

我們固然不能斷定他當時究竟出了眼淚沒有，但我們敢說他即使流淚也決不至於成浪而且滔滔——除非他的淚腺的組織是特異的。總之形容失實便是一種作偽，形容哭淚的字樣優有，比之泉湧比之雨驟，都還在情理之中，但誰能想像個淚浪滔滔呢？最後一種形似詩，就是外表詩而內容不是詩，教導詩，諷刺詩，打油詩，酬應詩都屬此類我國詩集裡十之七八的五律七律都只是空有其表的形似詩。現在新詩裡的形似詩更多了，大概我們日常報上雜誌裡見的一行一行分寫的散文而還不甚連貫的練習，有逐句拍頭的信札，有小孩初期學話的成績，等等。

(未完)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週報

總發行所 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THE ENDEAVOR

52

每號零售價二元二角。郵寄大洋二分。半年二十六分。大洋五角。全年五十二號。大洋一元。郵費在內。不通郵區地點，可用三分的或一分的郵票代價。

特別啟事

君勳先生「再論人生觀與科學」答丁君」的中下兩篇已先由北京晨報附刊及上海時事新報陸續發表，本報限于出版時期及篇幅，不能及時登出，還望作者及讀者原諒。

這一週

「新文化運動的批評」(通)

這是章行嚴先生前一個星期六(五月五日)在中國大學演講的題目。我因為：一來，自「新文化運動」發生以來，大家都糊裏糊塗的盲從，不曾遇到過真正學者的嚴重批評；二來，章先生近來的議論，往往像雲裏霧裏，見頭不見尾的，所以我對於他這一次的講演不得不安心靜聽。可惜我當時未帶紙筆，不勝把他的演說詞一句一句的記下，到今天已大半忘記了，祇得把我所記得的幾點略述一述。

「新文化運動」這個名詞，我就不懂得怎麼講。姑且把這個名詞分開來說，先說「新」字。「新」不是對於「舊」說的，依我看來：人類的知識有限，世界中所有的思想都是從前所有的思想，絕沒有什麼新的發生。譬如衣服：前幾年巴黎的婦人都愛穿極短

。照章先生的話說：那麼，學問思想好像一桶水，從這個桶裏倒到那個桶裏，倒來倒去，仍然是原來的水，祇有分子地位的变化，絕沒有新加入的分子。我對於這一點覺得非常的懷疑。章先生近來很有些「復古」的思想，所以一方面說：「新的就是舊的」，一方面又說：「新的不如舊的好」。他的證據是：凡是美術品，新的總不及舊的好。例如雕刻，現代已不及古代；例如古碑，書碑不如魏碑，魏碑不如漢碑。我以為要比較文化的進步或退步，萬不能單從文化中所包括的一兩件事做代表，應該要觀察文化的全體。某一時代需要某一兩件事，某一兩件事固然可以發達；到了後來時勢的需要又轉向另一方面去了，所以從前很發達的東西，到現在不得不退步了。例如八股文從明到清，可算進步到了極限；現在不需要這種東西，所以這種東西絕了。章先生又可以拿清末的策論不及清初的八股，清初的八股不及明代的八股做代表，說現在的文學退化嗎？章先生又為什麼不說科學工業今不如古，作現代文化退步的證明呢？

章先生反對白話詩，我不敢強辯，因為我是外行；但是章先生反對白話文的理由有一點覺得很薄弱。他說：白話文太簡單，沒有選擇句的餘地。譬如我們初學外國文的，想造文句時，常常為詞字及句法所限，不能作出好文字。文言詞句完備，每種意思可以各種詞句造出；白話文簡單，每種意思祇可以少數詞字或一個方法造出。

章先生又說他自己「做白話文最早的一個」，二十年前就「做白話文」，但是因做不好，所以「不敢做」。由此可見白話文作得好，作不好，是一個問題；白話文到底簡單不簡單，又是一個問題。現在作白話文的作不出好文字，祇能歸罪於白話文學家的手段太低，却不能歸罪於白話文的文體。紅樓夢是一部白話文體的小說，有什麼意思達不出？金瓶梅也是一部白話文體的小說，

他描寫一切情形那件不是「惟妙惟肖」的呢？章先生作文言可以「暢所欲言」，我們現在多年不做文言了，要想做一篇文言說明自己的意思，轉覺得十分的困難。但是我們可以因此就歸罪於文言的體裁不好嗎？以上是我個人聽過章先生講演後的感想，故不分層次的寫出來，供大家討論討論。至於我或者有些誤會或誤記的地方也未可知，還要請章先生指正。

新舊國家立法部和行政部關係的比較

部關係的比較

立法部和行政部的關係是政治學上最難解決的一個問題。人民監督立法是現今各民主國所共同承認的原則，所以人民的直接代表均在各國國會中佔了極重要的地位。但是國會怎樣監督行政，行政部和國會又應當有什麼樣的關係，各國的學者均各有各的觀念，而各國憲法上又各有各的規定。因為各國的立法部和行政部均有各別的關係，故政治學者往往把政府分為二大類：總統制和內閣制。總統制是立法部和行政部立於同等地位的政府。各有各的職權，各不得侵犯各的權力範圍。行政事務由行政元首執行，立法事務由立法部執行。行政元首有一定的任期，除非犯了極大的罪惡，立法部絕對沒有法子可以免他的職。各行政部的部長是由行政元首隨意任命或罷免的，是對於行政元首負一切責任的。行政部部長不能出席於國會，同時也不能向國會提出法案。內閣制是國會擁護政權的政府。內閣閣員是會裏邊多數黨的領袖兼任的。凡行政和立法兩方面的大權均在幾個閣員手裡；他們在國會之中是多數黨的領袖，提議一切重要議案，決定政府的政策；出了國會，他們又是各行政部的部長，執行他們自己在國會中所制定的法律，同時又照他們自己所決定的政策，辦理一切行政方面的職務，但是他們對於國會却要負責任的；國會如果不信任他們，他們就要負連帶的責任，一齊辭職，再不然就解散國會，使人民在選舉時候公判。

這是總統制和內閣制大概的區別。但是政治上一切的制度均不是死板板的規定，無可更改的

能說這個問題解決了，什麼問題都能因之而連帶解決了。歐洲各國國家制憲者的目的在於制定一種不剛不柔的政治組織，這種制度究竟能適用與否，須看他們的政府在實際上究竟能有什麼樣的成績。

雜感

「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哲)

我看了本報第四十五期「解嘲」一節，不覺聯想到了無數「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的事。我現在且隨意舉出幾件有代表性的：

(其一)

甲 北京政府是沒有希望的了，我明天便去辭職。

乙 你在一年之內，做的官也算不小了，現在光輝無故的把他拋了去，到底是什麼意思呀？

甲 因為我想做一個人，我覺得現在的做官是與做人不能相容的。

乙 就不再說了，但後來他對丙說道：甲是一個瘋子。試想富貴功名，豈不是做人的登峯造極？而他反說那是與做人不能相容的。這豈不是瘋了嗎？

(其二)

甲 趙太太，現在軍閥的禍國殃民，是不容易辭的了。你自己也會進過學堂來，應該也明白這一點。你為什麼不盡你的力量，去勸趙先生離開這一條路呢？

乙 趙太太(即是趙太太) 阿呀！離開了這條路又叫他走那一條路呀？不瞞你說，他這個師長的地位，還是七八年的辛苦血汗換來的呢。

甲 但是這個地位並沒有什麼好呀？

乙 女士 是的，我也知道他是靠不住的……

甲 女士 我不是說他靠不住，靠不住，我是說他並不是一個榮譽的地位。

乙 女士 你這話倒有點奇怪，我且告訴你一件事罷。本城的莫家花園，你知道他是從來不許人家借來請客的；但是昨天我送了趙師長的一張片子去，莫大人就立刻讓我們用來請

客了。他這打發人來對我說求我早點去，因為這是他的園子的莫大榮呢！你說師長的地位是不榮譽的，我老實有點不懂呀！

(其三)

甲 老太太，我找了半年，好不容易給你找到了一個女婿。

老太太 阿呀，難為你。但他是什麼樣的一個人呢？

甲 人是再好沒有了，品行學問樣樣都好。他的家况雖然窮些，但他儘可以自立。他又不是那種時髦的輕薄少年，他的人格是我敢担保的。

乙 女士 老太太就把這一番話先告訴了她的女兒乙女士。

乙 女士 甲先生不是個瘋子，便是個書獃子。誰聽見過有把「不時髦」和「家裡窮」的兩個條件來替人家做媒的？

老太太 「不時髦」倒是好事，不過我想那人既是一個窮漢，就是品學好了也是空的。我的女兒是嫁給人家去吃苦的？

乙 女士 甲自己既是一個書獃子，他的朋友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四)

甲 王家竟收到那個樣子了，真是想不到。王秋泉是我們省裡的一個有數的名士這大約你也知道的。

乙 是的，我知道他創立那個家業，是狠不容易的。家業還在其次，他的遺產至少在萬卷以上，但是他的孫子竟把那些貴重的書本零碎賣完了。

甲 豈止書籍，連那園子也賣掉了。一家五支烟輪是不容易對付的呵！

乙 阿呀，他家一共不過有四五個人怎麼會有五支烟輪呢？

甲 你不知道王幼泉前年娶了一位媳婦嗎？她也是吸烟的。但是却難為她，她到王家不滿二年，已經替他們生了兩個兒子了。只有這一件事，王幼泉還可以告無罪于他的祖宗。

乙 王家中落到這個情形，還要接二連三的派人嗎？

然王家真是不能復興的了。甲 呼，原來如此。一家五支烟輪！我想那兩個小孩子不久也要吸煙了罷。

乙 這很難說，他們下地時，都是用煙葉噴活的，說不定將來又要吸煙的呵！

甲(冷笑) 這就叫做「可告無罪于祖宗。」

乙(莊然) 但王家的人丁，確是真正起來了這豈不是王秋泉的願望嗎？

像這一類的事，我們隨時隨地都可以遇著。他們是舉不勝舉的。初看上去，似乎都是「賄賂」，但是我們若承認甲不是瘋子乃是社會上的優良分子，而乙的人生觀不是例外的，乃是代表現代社會上大多數的心理的；我們若承認這兩個事實，那麼，上面所舉的幾件例子是怎樣的一個現象呵！把一個君主政體改成共和，並不能算是難事，但要把它一羣人民的人生觀根本的改造，那就決非換一面國旗或是製一本憲法所能為力的了。就是烈士的熱血，至多也不過能加添一點改造的動力，他的自身是決不能澈底的改造社會的心理。欲改造社會的心理，欲把一羣人民的人生觀，從污穢的地窖子裡引到光明的花園裏來，却不是一二人或是一二年所能收效的。他的致力的方法，不是火樣的烘烘烘烘，乃是水樣的涓涓不息。

一個社會裡的優良分子，若能像流水般的堅忍，流水般的靜默，流水般的勇敢的努力，去把這個担子分肩起來，那麼，現在被乙所目為瘋子的甲，或者能終于得到他應有的地位，或者能成為大多數人民的顧問罷。若是不然，我們將見甲永是甲，乙永是乙，他們將永遠住在兩個世界裡，而甲的思想見解，自乙看來，也將永遠成爲「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了」。這是多麼危險的一個現象呵！

詩

Wise a the Wisk.
[Lounely is the Sovl that
peek the Vision……]

徐志摩

我是個無依無伴的小孩，
無意地來到生疎的人間；
我忘了我的生年與生地，
只記從來處的草青日麗；
我愛野花上的白露清鮮，
愛去流潤邊照弄我的童顏；
我愛與初生的小鹿兒競賽，
愛聚他碾做夢裏的亭園；
我夢裏常遊安琪兒的仙府，
白羽的安琪兒，教導我歌謠；
我只曉天公的喜悅與悲怒，
從不感人生的痛苦與厭煩；
所以我是個自然的嬰孩，
誤入了人間險峻的城圍；
我駭詫於市街車馬之喧擾，
行路人盡戴着憂慘的面容；
鉛般的煙霧迷障我的心府，
在人叢中反感恐懼與寂寞；
啊！此地不見了清湖與青草，
更有誰伴我笑語，撥我飢餓；
我只覺刺痛的冷眼與冷笑，
我足上沾污了滿渠的淪落；
我忍住兩眼熱淚，漫步無聊，
漫步看南街北巷，小徑長橋，
我走近一家富麗的門前，
門上有金色題額，兩字，慈惠；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總發行所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THE ENDEAVOR

53

每號零售銀元三枚。郵寄大洋二分。半年二十六號。大洋五角。全年五十二號。大洋一元。郵費在內。不通郵區地點，可用三分的或一分的郵票代價。

這一週

反對省憲同志會宣言 (稿)

近來反對省憲的聲浪雖然很高，但是從沒有看見過這一派人的議論。最近反對省憲同志會發表一篇宣言書，列舉他們反對省憲的四大理由。他的第一理由我以為不能成立。第一理由是：今茲制憲，原期鞏固國家，乃置二千餘年之統一歷史於不顧，而令各省自製憲法。由合而分，以構成聯邦之勢，必致各省制度各不相同，畫中國為二十餘國。彼統一之舊制，召全國之分裂，造此亂世，後難收拾。

這幾句話可以代表現在反對省憲者的普通心理。反對省憲者以為一讓各省制憲，便破壞國家的統一；主張憲法者也以爲祇有讓各省制憲，然後總可以建設起來真正的統一。由此可見這兩派的目的完全相同，祇有方法不同罷了。統一的目的是，本來可用兩種方法達到。兩種方法是什麼呢？就是「集權」和「分權」。當民治政體未發達之前，所有主張統一的人差不多都用「集權」一個方法。例如浩布思；他痛恨英國內亂，所以主張獨裁的君主政體，把一切權力都集中在他君主一個人手中。全國之內祇有君主一個人有主權。

有點生氣。他一隻手撚着他稀疎的鬚子，一隻手向桌上一拍，說道：「張先生，你有多大的手！你敢用羅輯先生來網羅我嗎？老張去也！」說着，他一個筋斗，就翻出松坡閣書院的大門外去了。他這一個筋斗，雖沒有十萬八千里，却也夠長了！我在幾千里外等候他，等了二十七十四天，好不容易等着彩雲朵朵，瑞氣千條，冉冉而來，却原來還只是他的小半截身子！其餘的部分，還沒有翻過來呢！然而我攔住了這翻過來的一截，仔細一看，原來他仍舊不會跳出松先生和羅輯先生的手心裡。

孫行者與張君勸

適之

孫行者站在靈霄殿外，耀武揚威的不服氣。如來伸出一隻手掌道：「你有多大本領？能不能跳出我的手心？」孫行者大笑道：「我的師父會傳授給我七十二般變化，沒教我筋斗雲，一個筋斗就是十萬八千里。你有多大的手心！」他縮小了身軀跳上了如來的手掌，喊一聲「老孫去也！」一個筋斗翻出南天門去了。以後的一段，我不用細說了。孫行者自以為走的很遠了，不知道他總不會跳出如來的手掌。我的朋友張君勸近來對於科學家的跋扈，很

「精神科學之公例，惟限於已過之事，而於未來之事，則不能推算。」
「精神科學……決不能以已成之例，推算未來也。」
「人類的目的，屢變不已；雖變也，不趨於惡而必趨於善。其所以然之故，至爲玄妙，不可測度。然據既往以測將來，其有持改革之說者，大抵圖所以益世而非所以害世。此可以深信而不疑者也。」
「據既往以測將來」是不是「以已成之例推算未來」？

這話怎講？且聽我道來。
張君勸說：「人生者，變也，活動也，自由也，創造也。……試問論理學上之三大公例（曰同一，曰矛盾，曰排中）何者能證其不合乎？論理學上之兩大方法（曰內納，曰外釋）何者能推定其前後之相生乎？」這是柏格森的高徒的得意腔調。他還引了許多師叔師伯的話來助他張目。然而他所指出的羅輯先生的五種法寶，我們消解起一樣來，已夠打出他的原形來了。我們祭起的法寶，是論理學上的矛盾律。
（一）張君勸說：「精神科學中有何種公例，可以推算未來之變化，如天文學之於天象，力學之於物體者乎？吾敢斷言曰：必無而已。」
（二）張君勸又說：「人類的目的，屢變不已；雖變也，不趨於惡而必趨於善。」

「精神科學中有何種公例，可以推算未來之變化，如天文學之於天象，力學之於物體者乎？吾敢斷言曰：必無而已。」
（一）張君勸又說：「人類的目的，屢變不已；雖變也，不趨於惡而必趨於善。」
（二）張君勸又說：「人類的目的，屢變不已；雖變也，不趨於惡而必趨於善。」

然而張君勸又說：
（一）「人生觀不爲論理方法與因果律所支配。」
（二）「大前提」：「夫事之可以預測者，必爲因果律所支配者也。」（小前提）：「人類目的，屢變不已；然據既往以測將來，……可以深信而不疑。」（結論）故張君勸深信不疑「人類目的」（「人生觀」）必爲因果律所支配者也！
張君勸翻了二十七十四天的筋斗，原來始終不曾脫離羅輯先生的一件小小法寶——「矛盾律」的籠罩之下！哈！哈！
十二、五、十一、上海。

人生觀的科學或科學的人生觀
叔永
「人生觀的科學或科學的人生觀」說者看

見我這題目，一定要疑心我在弄詭辯，掉字面了。我要請諸君把最近張君勳君在清華學校講的「人生觀」，和本週刊上發表的丁君和張君勳討論玄學與科學的文字下細的讀一遍，就曉得我這题目的意思。

張君勳在他的演說中說：「同為人生，因彼此觀察點不同，而意見各異，故天下古今之最不統一者，莫若人生觀。」又說：「凡此問題，東西古今一若，莫若人生觀。」又說：「凡此問題，東西古今一若，莫若人生觀。」又說：「凡此問題，東西古今一若，莫若人生觀。」

人生觀何以不能成為科學，是不是因為如張君勳所說，人生觀是主觀的，直覺的，綜合的，自由意思的，單一性的嗎？關於這一切，丁君已有極詳細的駁論。丁君的科學智識論，是要證明「凡是心理的內容，真的概念推論，無一不是科學的材料。」人生觀要是不外乎心理推論的作用，也當然要受科學的支配。但是張君要說「我所說的人生觀，決不是由概念推論所得來的。我的

的樂觀主義，孔子的修身齊家主義，釋迦的出世主義……等等。這許多東西裡而有的講的社會倫理，有的說的行爲動機，有的指的人生究竟。任舉那一件，都不是單簡的「直覺」或概念。我們曉得科學的方法雖是無所不能，（讀者注意，我說的是科學方法，不是科學萬能）但是他應用起來，却有一定的限度。我們所說的限度，就

一年了！

（適）

今天是努力第二年的第一期。一個小小的週報的週年，是不值得慶祝的，所以我們也不給他做週歲了。努力的產生，是由於一點忍不住的衝動，希望在一個無可奈何的境地裡，做一點微薄的努力。

我們回頭看這一年的成績，心裏實在覺得慚愧。但過去的是過去了，我們現在只應繼續地努力。我們深信，有危險的努力是決不會白白地費掉的！

我們這一年之中，最可欣幸又最可感謝的是那些幫助我們努力的許多朋友。這些同志的幫助，使我們覺得我們走在這道路究竟不十分寂寞；使我們覺得這種努力究竟是有趣味的。

我們借這個機會，感謝那許多替努力做文章的朋友，並感謝那些替努力介紹或推行的朋友。我們尤其感謝我們的朋友章洛聲和江榕如兩位先生；他們犧牲了一年多的休暇時間，給努力做發行的事務；若沒有他們，努力也決沒有今日。

十二、五、十、上海。

是指出經過分析而確實清楚的事實。張君所說的人生觀，既然是一個渾沌團團的東西，科學方法自然可不上去。張君是不曾學過科學的人，不明白科學的性質，倒也罷了，丁君乃研究地質的科學家，偏要拿科學來和張君的人生觀攪亂，真是「牛頭不對馬嘴」了。

當然不受科學的支配，有勉強拿科學方法去節制他的，不免歸於失敗，如像張君勳的演說，就是宣布這種失敗的結果。但是這種說來科學簡直和人生觀沒有關係嗎？我們答應這個問題，自然是一個頂大的否字。我們的意見是：人生觀的科學是不可可能的，而科學的人生觀却是可能的事。讓我稍為詳細的把這件事講一講。人生觀的種類，雖然很多，但有一個公共的出發點，就是要求外物與內心的調和。外物的對象，無論是純粹物質也好，社會制度也好，他總體也好，好，要求也好，改革也好，出世也好，總之要在內面的我，和外面的物質世界中間，求一個恰好滿足的關係。這種說法，不是唯物論的科學家纔如此的，唯心論的哲學家大半都是如此的。人生觀既然不能離物質世界而獨立，所以物質界的智識愈進，人生觀當然亦從而生變動。換一句話說，就是物質界的智識愈進於科學的，而人生觀之進於科學的，亦與之爲比例。關於這一切最明顯的例，就是生物學上的進化論。達爾文的學說，是張君所不認爲完全成立的。張君並且引杜里舒的話，來證明達爾文學說的不成立。但達爾文的學說成立與否爲一事，進化論的成立與否又爲一事。據我們所曉得的，達爾文的學說，雖經過了若干修正及改革，進化論的原理，却是無人能反對的。進化論發明之後，所生的人生觀的影響，至少有下列幾件：第一是表明人類在自然界的地位，第二是打破宗教上的創造說和玄學上的前定論，第三是張君所舉的生存競爭論。我們無論如何，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沒有關係，總不能不承認近世的人生觀，比中古時代的固定的消極的人生觀進步多了。但是這一點人生觀的進步，還是從那「未經解決」的進化論得來的呵！

科學與人生觀的關係，不但是因物質科學的進步，間接的把人生觀改變，直接的，科學自己還可以造出一種人生觀來。這一層在以科學爲客觀的，機械的，物質的同人，未免有些不信。唯其如此，我們對於此點不能不特別加以說明。人都曉得研究科學的人，大半是不信宗教的，但大多數的科學家，都是道德完備，人格高尚的人。要是人生觀就是對於社會倫理，人生目的，有一定見解的意思，我們不能說這一般人沒有人生觀。他們的人生觀是從那裏得來的？原來他們的人生觀，就在他們的科學研究裏面。這就科學的性質上方法上可尋得出幾條線來。

第一，科學的目的在求真理，而真理是無窮無邊的，所以研究科學的人，都具一種奮鬥前進，盡瘁於真理的熱誠，不知老之將至的人生觀。牛頓暮年的時候，說：「我不曉得世界看我是怎樣，我自己覺得我不過像一個小孩子在真理的大海邊，偶然拾得幾個可愛的貝殼玩弄，而真理的大海仍在我前面，不會發見。」現今的物理學家湯姆生說：「我們占了一峯頭有一峯，看看我們的前面，仍舊全是美麗有趣的去處。但是我們看不見目的地和水平線。在較遠的地方，還有更高的山，能攀登上去，就能看見更好的境界。科學愈進步而造物物的偉大不可思議也愈顯明。」這些話出諸大科學家之口，都可以代表科學家的一種偉大的人生觀。有了這種人生觀，才能打破物質界的許多引誘，凡是真正的科學家都是如此。

第二，因爲科學探討的精神，深遠而沒有界限，所以心中一切偏見私意，都可以打破，使他和自然界高遠的精神相接觸。這樣的人生觀，也不是他類的人可以得到的。關於這一切，我們可以引赫爾斯的話來做一個例。他說：「有多少時候只要把觀點改一改，或把隱微的原理應用一應用，就可把物理或算學上的困難變成康莊，研究中的不毛，變成智識及權力的泉源。見慣了這些事體的人，若有人告訴他說人類的現在及將來，是一個無窮可悲的結果，他一定不相信。一方面在他們的頭腦中間，由四方八面看見道德，智識，以及物質的種種關係，那樣廣漠無限，而他自己在宇宙中間那樣的細微不足道。他要想停止或改變在他四周的大機體的運動，一點也不能爲力。他總覺得希望的信心，和坎然的自感，同是他性質中所必須的。」有了這種人生觀，所以有些科學家，竟能把名譽界限及一切社會階級打破。這是因爲科學家的人生觀，是超乎這些以上的。

上表從去年九月起。九月以前僅海員之大罷工，故本表雖僅四屆，去年大部份之罷工，皆包括在內。四個月之罷工，共四十一次，罷工者十四萬五千七百八十八人，罷工者所損失之日數總計三百二十七萬四千九百日，罷工之結果勝利者百分之五六，五，失敗者百分之二五，一，僅得一部份之勝利者百分之八，四。以職業論，新工業二十七次，舊工業十四次。以罷工人數及損失時間論，亦以新工業為多。良以新工業規模較大，團結較易，而共同之利害又甚顯著也。以工業幼稚之國，四個月而有罷工四十餘次，良足驚焉。且目，然以比美國年三千餘次之罷工，與日本年二百餘次之罷工，則知中國今日所見者特其發端而已。今試以中國一九二二年九月至十二月之罷工統計，與歐美大國一九二〇年正月至六月之罷工統計，(見一九二二年世界年鑑)比較如下：

第二表 中國與歐美諸國罷工之比較

國別	統計所包括之日期	罷工人數	損失日數
德	一九二〇年正月至六月	一、八六六、三五八	一八、二〇一、六六〇
意	同	一、七八一、二五〇	二一、六五〇、二〇〇
法	同	一、一八六、六七〇	一九、三五八、四〇〇
英	同	一、一七〇、〇四〇	六、九二六、九〇〇
美	同	九五八、七〇〇	一一、二八七、四〇〇
中國	一九三三年九月至十二月	一四五、七八〇	三、二七四、九〇〇

上表之比較，因月份之不同，與時間之長短，自不能完全公允，惟中外罷工之範圍則大致可見。歐戰以後，歐洲各國之生活困難甚于美國，故罷工之事亦較多。以中國與美國比較，罷工人數約當七分之一，損失日數約當四分之一。中國今日所有之鐵道僅及美四十分之一，每年出口貨值僅及美五分之一，而罷工之比例如此。驟然思之，似中國之工業，將永無發展之希望。然細思之：今日以前，中國有勤儉廉價之工人，無罷工要挾之紛擾者，遠至數千年；近則自海通以來亦五六十年工業之進步如何？不特不進步，且不能維持。官辦之鐵道固舉端百出，商辦之大公司亦醜聲四聞。工人誠勞苦憔悴矣，工業竟無寸進。英日工價之高，勞働界之多事，遠過於我，而其工業之發達反一日千里。於此乃知徒瘦工人而肥職員，絕對無益於工業也。工價高則管理不得不精，昔日原料與時間之耗廢及職員作弊之損失可免，其情或足以償工值之增加而有餘。今之對勞工運動驚慌失措者亦過慮矣。更就各地之罷工比較之如下：

第三表 各地之罷工比較

省別	罷工次數	罷工人數
江蘇	一九	五三、一八〇

茶藤吐豔，
蜂蝶戀戀——
悲思不在庭前。
悲思在天上——
不；但看
青白長空，
氣宇晴朗，
雲雀迴舞——
悲思不在天上。
悲思在我筆裏——
不；但看
白淨長毫，
正待抒寫，
浩坦心懷——
悲思不在我的筆裏。
悲思在我紙上——
不；但看
竹淨色清，
似在硯吟，
詩意春情——
悲思不在我的紙上。
悲思莫非在我……
心裏——
心如古塔，
野草不株，
心如凍泉，
冰結活源，
心如多燄，
久發久燃——
不，悲思不在我的心裏！

悲思在庭前——
不；但看
新蘿懸舞，

西湖
胡適

十七年夢想的西湖，
不能醫我的病，
反使我病的更利害了！
然而西湖畢竟可愛。
輕煙籠著，月光照著，
我的心也跟著湖光微蕩了。

前天，伊却未免太絢爛了！
我們只好在船篷陰處偷覓着，
不敢正眼看伊了。
最好是雲雲不雨的昨日：
近山都變成遠山了，
山頭的雲霧慢騰騰地捲上去。

我沒有氣力去爬山，
只能天天在小船上蕩來蕩去，
靜聽那湖山諸峰從容地移前退後。

聽了許多毀謗伊的話而來，
這回來了，只覺得伊更可愛，
因而不捨得匆匆就離別了。

十二月五、三。

第五十二期正誤

徐志摩的詩「Wine of the wish」是「Will of the wish」之誤。又「Soul」誤為「Soul」。「漫步看南街北巷，小徑長橋」是「漫步看南街北巷，小徑長橋」之誤。「門上有金色題額，兩字，慈悲」是「門上有金色題額，兩字「慈悲」」之誤。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總發行所 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週報

THE ENDEAVOR

54

每號零售價二元
枚。郵寄大洋二
分。半年二十六
號，大洋五角；
全年五十二號，
大洋一元，郵費
在內。不通郵區
地點，可用三分
的或一分的郵票
代價。

這一週

到底誰是匪？

(續)

自臨城劫案發生之後，拿政府方面的電報文書看，都一片聲兒稱稱美瑤等是「土匪」；再拿孫美瑤的布告看，又一片聲兒稱政府官吏是「土匪」！我們從前祇知道「匪即是官，官即是匪」；現在又知道「匪即是官，官即是匪」！

河南山東直隸各省，本都是軍閥盤據的地方，同時也就是土匪盤據的地方。一般小百姓親近土匪，或有犧牲一部分財產保全一部分財產的希望，可是一與官兵相接近，便連生命財產都不保了！從前鄉下人說：「非做官不能保持門戶」，現在却說：「非土匪不能保持門戶」了！

一部水滸傳是宋朝的貪官污吏造成的！中國歷史上凡貪官污吏橫行的時代，也就是土匪橫行的時代。那方的貪官污吏多，那方的土匪也必定多。所以要想掃清土匪，必定要先掃清製造土匪的工廠——官廳。所以這次臨城案件，責任全在軍閥，推翻軍閥，土匪便化為良民了！故我以為要剿滅土匪，必先自剿滅軍閥做起！

玄學與科學——答張君

張君勸答作者的文章共計幾萬幾千幾百幾十字，其中真正可以算得嫻熟的，不過三十幾個字——如「自己見鬼」、「偽為不知」、「頑固不化」、「新之謂不道」、「白日說夢話」、「煙站不知春秋」、「雷同附和」——我不能不謝謝他的雅量。適之到南邊去養病，叫我替「努力」做文章，我正愁不能交卷，對不起朋友。恰好他下筆萬言，載滿了「努力」的篇幅，使得我可以安安靜靜的偷懶；我不能不謝謝他的慷慨。他的文章雖長，論點不多；我一句可以答他的兩句。況且他幾萬幾千幾百幾十字裏面，引人家的話有四千字；這不是他自己說的話，我當然沒有答的義務，不能不謝謝他的體貼。大凡辯論的文章越長漏洞越多，越容易攻擊；就譬如戰線越長越容易衝開，脖子泡越

勸

丁文江

五月九日我請張君勸吃晚飯，我給他說笑道：「我答你的文章的稿子已經做好了！」

張君勸答作者的文章共計幾萬幾千幾百幾十字，其中真正可以算得嫻熟的，不過三十幾個字——如「自己見鬼」、「偽為不知」、「頑固不化」、「新之謂不道」、「白日說夢話」、「煙站不知春秋」、「雷同附和」——我不能不謝謝他的雅量。適之到南邊去養病，叫我替「努力」做文章，我正愁不能交卷，對不起朋友。恰好他下筆萬言，載滿了「努力」的篇幅，使得我可以安安靜靜的偷懶；我不能不謝謝他的慷慨。他的文章雖長，論點不多；我一句可以答他的兩句。況且他幾萬幾千幾百幾十字裏面，引人家的話有四千字；這不是他自己說的話，我當然沒有答的義務，不能不謝謝他的體貼。大凡辯論的文章越長漏洞越多，越容易攻擊；就譬如戰線越長越容易衝開，脖子泡越

我的話還沒有說完，旁邊有人拿榮任公宣佈的國際公法給我看，說我犯了第二條。嚇得我連忙把話匣子關起。所以我這篇文章是從第十八行起。

任公的國際公法誰敢不遵？誰忍不遵？不過我要在將來的公斷人面前申訴幾句。我第一篇文章裏面，「唐浩」則有之，「楊寬」則完全沒有。讀者拿原文細細的看，就知道我不是胡賴。君勸答

辭裏面的三十幾字，就是我的極惡的定義。嚴重的辯論不應該有虛誣夾在裏面，我是承認的。但是「玄學與科學」這種題目，是要有特別興味的人方纔覺得有趣。「努力」同「晨報」都是給一班人看的；不帶一點滑稽，恐怕人家看不了幾行，就要睡覺。我若是在「國學季刊」或是「地質學報」上邊做文章，當然不敢如此放肆。聽說許多學者要加入戰團。向來不屑得替人家辯論的君勸居然肯把杜里舒先生的講義擱起，來做幾萬字的答辭，足見得我的唐浩，已經有「拋磚引玉」的效果。我若是做文章，我一定要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我又可以反用詩經說：「蒹葭蒼蒼，白露為霜。」

我恨感謝任公，宣佈了我們向日的交情，可以免除讀者的誤會。我們這種戰爭，劈頭就不遵守國際公法，因為宣戰了一個月，仍舊沒有絕交。見了面依舊是劇談，依舊是「每談必吵」，吵的程度比做文章還要利害十倍。況且兩方面毫無秘密，毫無成心。我的知識論的來歷，是我自己勸君勸看皮耳生的「科學規範」，他方纔知道。他引翁特的科學分類，我就向他借翁特的書。所以一方面戰爭，一方面交換地圖，交換軍械。這就同威爾遜的外交一樣，是用公開的計畫，作公開的戰爭，越戰爭交情越厚，讀者不要替我們擔心，不過我勸讀者不要跟我們學，因為世界上沒有幾個人有張君勸這樣的雅量。

任公國際公法的第一條同第二條的性質完全兩樣。「剪除枝葉」，是戰爭的原則，與公法無關。這明明是論老將給我的暗示，我如何肯不遵。所以我的答辭就分成兩部：第一是本部，第二是枝葉。

一、君勸的現在主義
學科學的人最反對獨斷式的言論。「人生觀是主觀的，直覺的……」，請你用事實來證明！「科學方法不適用於人生觀」，請你用理由來解說！張君勸在清華講演所舉的理由是，「人生觀最不統一」。我前次對他說，「人生觀現在沒有統一是一件事，永久不能統一又是一件事。除非你能提出事實理由來證明他是永遠不能統一的，我們總有求他統一義務」。他這一次的答案仍舊是說，「人生觀沒有公例可舉」，同人生觀最不統一是一樣的用意，但是他又加了一段，答我駁他的話：

「事之比較當以今日為限，不得談諸將來。若談諸將來，則無一事之能決，譬諸甲曰：世界為進化的。照理種種發明與夫政治情形為之証。乙則反之曰：今之世界，未必勝於古代，並舉歐戰情形與白人之凌虐異族為証。甲駁之曰：如君所舉病徵，我固無異言，然今日如此，安知他日亦必如此？于是乙之抱悲觀主義者從而答之曰：吾人但論現在，不問將來。甲問乙言，昨日昨否，不知所對。」

我不知道君勸的甲是甚麼人，不過若是我是甲，決不肯這樣的老實。決不致於一昨日昨否，不知所對。過去，現在，將來三種時間中最不可靠，最不可捉摸的是現在；君勸做上篇時候的現在，已經不是他做下篇時候的現在；我寫這一張時候的現在，到了我文章做完的時候，已經成了過去。所以討論現在，沒有不講到過去同將來。我們所舉的事實，那一件不是過去？我們所希望的，要求的那一件不是將來？假如我說三歲的小孩子現在不會說話，將來也不會說話，君勸豈不要說我是「瘋子」或是一「偽為不知」？假如我說十年後張君勸的學問，事業，幸福，同現在的君勸一樣，他豈不要說我是「娘罵」？假如君勸對我說，將來的中國永遠同現在一樣，政府避債，國會賣身，都員索薪，軍閥鬧餉，軍閥括錢，土匪綁票——我豈不要自殺？我舉小孩子來做比例，因為人類的進化同小孩子的發育史是一樣的性質。經過了一百萬年的演化，人纔從猴類的動物變成成功，用石斧石劍的獵夫，再經過萬把年的演化纔從穴居野處的野人，變成成功今日有文化的民族。現在白人的凌虐異種，比非洲人待俘虜如何？比中國對待滿洲的歷史如何，歐洲的戰禍比中國的洪楊捻匪如何？演化是慢慢的，所以許多野蠻的根性至今還存在我們的血骨裡頭

我們總有求他統一的義務」。他這一次的答案仍舊是說，「人生觀沒有公例可舉」，同人生觀最不統一是一樣的用意，但是他又加了一段，答我駁他的話：

但是演化一天沒有停止，我們一天不必悲觀，拿過去推測將來，我們決不敢自暴自棄。若是君勳的乙是指他自己，我不能不以鄭重誠懇的態度勸他犧牲他的意見，這種現在主義，反進化論的人生觀，是事實上無立足之餘地的！

二、人生觀的定義與範圍

君勳的演講僅列舉了九條我與非我的關係，沒有給人生觀下正式的定義，所以我前次的討論就以這九條為根據，以為我與非我的關係決計不止九條；譬如星占學與天文學，上帝造種與天演論，自由貿易與保護貿易，感覺主義與範疇主義，都可以照樣加入。君勳答文說我「昧于物質科學精神科學之區別」，又說「所舉九者皆屈于精神方面，皆可以主觀作用消息其間。……此種界限至為明晰，而在君偽為不知」，他又為人

生觀下一定義道：「人之生於世也，內曰精神，外曰物質。……所謂物質者，凡我以外者皆屬之；如大地河山，如衣服田宅，則我以外之物也；如父母妻子，如國家社會，則我以外之人也。我對於我以外之物與人，常求所以變革之，以達至善至美之境。雖謂古今以來之大問題，不出此精神物質之衝突可也。我對我以外之物與人，常有所觀察也，主張也，希望也，要求也，是之謂人生觀」。

讀者注意！這一段裏面除去了人生觀的定義以外，還有兩個很重要的論斷：(一)物質精神的分別是以內外分，以我與非我分。照這樣說起來，物質精神是隨人而異，沒有一定的，因為從我這方面看起來，我是精神，非我的人是物質；從人家方面看起來，我是他物，是物質，人是他的我，是精神。(二)我對於我以外之物與人，常求所以變革之，以達於至善至美之境，然則我對於我以外的物同人完全是善意的，不會得想利用他，破壞他，佔領他的。既然是完全善意，似乎可以不致於衝突，不知道何以又會成功古今

以來的大問題。這兩個論斷，我下文還要詳細討論。目前姑且不說，單看他人人生觀的定義與我前次加的第十至第十三那四條是否是不能相容的。人生觀是我對於我以外的物同人的觀察，主張，要求，希望。範圍既然這樣廣，豈不是凡有科學的材料都可以包括在人生觀範圍內？因為那一種科學不是我對於物同人的一種觀察，一種主張？即如地質學，何嘗不是我對於大地河山的觀察？或者君勳的原意是凡我對於我以外的物同人的觀察，主張，要求，希望，一可以主觀作用消息其間的「叫做人生觀」我們是友誼的討論，不必一定以辭害意的。可惜就是加上這一句，還是不善了然，因為從前人類以為可以主觀作用消息其間的東西，現在大家承認完全不是那回事。……

很多很多。譬如相信星占學的人，對於天象不但觀察，而且主張，希望，要求。天象有變，漢朝丞相照法律應該引咎辭職，或是自殺；聖君賢主，修德格天，希望要求免去世變的，歷史上不知道多少；求雨求晴，禁屠齋戒，至今中國還是奉行；他們何嘗不以「可以主觀作用消息其間」？就是陰陽五行，何嘗不是主觀？這種歷史上的事實，給我們一個極大的教訓，知道主觀作用的範圍，是隨着知識變更的，是絕對不可靠的。因此如此，所以不但我不知道精神科學同人生觀的界限，連君勳自己也往往要弄錯了，自相矛盾的。譬如他答詞裏面說：

「物種由來雖至今尚無定論，然生物學中一部分之現象，則亦有公例可求，故關於物種當然在科學範圍以內，而不屬於人生觀。」(二)但是他在演講的演明則說：「達爾文之生存競爭論與哥德巴金之互助主義，其所見異焉。凡此諸家之言是非各執，絕不能施以一種公例，以證甲之是與乙之非。何也？以其為人生觀故也，以其為主觀的故也。又譬如他演講演說：

「心理學上之大問題，甲曰智識起于感覺

，乙曰智識以範疇為基礎，則雙方之是非不易解決矣。然以精神科學論，就一般現象，而求其平均數，則亦未嘗無公例可求，故不失為客觀也。」

然則智識證明是心理學上的問題，明明是科學的問題了，但是他看見我在知識論上邊加了「科學的」三個字，說「斯之謂不通」。又說：「知識論者，哲學範圍內事也，與科學無涉者也。」

我不敢說「斯之謂不通」，但是我不能不說「斯之謂矛盾」。矛盾的原故是因為連君勳自己也不覺得精神科學同人生觀的界限，不大顯明，一個不小心，就要弄錯。然則他如何可以說「界限至為明晰，在君偽為不知」？

要知道精神科學同人生觀的界限是否分得清的，我們不能不研究物質同精神究竟有無根本的分別，君勳拿內與外，我與非我，來分別精神物質，根本能否成立。但是我沒有討論這個問題之先，不能不說明他對於科學種種的誤解。

三、對於科學的誤解
君勳對於科學最大的誤解是以為「嚴正的科學」是「牢固不拔」，公例是「一成不變」，「科學」就是「有定論」的，所以他費了一萬多字來證明生物學同心理學沒有價值。其實近代講科學的人從牛頓起，從沒有這種不科學的觀念。牛頓說發見科學的公例有四個原則：

(一)如果一個因足以說明觀察的果，不必再添設其他的因。(二)凡相似的果，應該歸之於相似的因。(三)凡可以觀察的物質所有的性質，不妨類推於一切物質。(四)凡根據於許多事實所得到的科學觀念，應該假定他是真的，等到發見新事實不能適用的時候，再去修正他。

牛頓這種精神，真是科學精神，因為世界上真理是無窮無盡，我們現在所發見的是不過極小的一部份。科學上所謂公例，是說明我們所觀察的事實的方法，若是不適用於新發見的事實，隨時可以變更。馬哈同皮耳牛都不承認科學的公

例有必然性，就是這個意思，這是科學同玄學根本不同的地方。玄學家人人都要組織一個牢固不拔的「規律」(Law)，人人都把自己的規律當做定論。科學的精神絕對與這種規律迷的心理相反。所以我說，「科學的方法，不外將世界的事實分起類來，求他們的秩序。等到分類秩序弄明白了，再想一句最簡單明白的話來，概括這許多事實，這叫做科學公例」。凡是事實都可以用科學方法研究，都可以變做科學。一種學問或不成一種科學，全是程度問題。君勳再三的拿物理學來比

生物學同心理學，想證明物理學已經成了科學，不是生物學，心理學所能希望的，好像科學是神仙一樣，也有上八洞下八洞的分別。研究物理學的人決計不敢如此武斷。因為物理學上的公例時常在那裏變遷。牛頓的發明，不止於三條公例。他的原子光學論，到了十九世紀之初就被推翻了。他的「力」的觀念，許多人早就覺得不很適用，所以後來拿「力」來替代他。皮耳生同馬哈都是不滿意于「力」的觀念的人。等到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成立以後，牛頓的公例已經不能適用。因為愛因斯坦說，吸引的現象是空間的性質，無所謂力，用不着力的觀念。空間自己是曲線的，所以凡在空間運行的物體都走曲線，牛頓所說的直線運動，是世界所沒有的現象，用不着這種假設。君勳說「近年以來，則有愛因斯坦之說，雖其公例之適用範圍有不同，然奈端(即牛頓)公例之至今猶能適用，一切物理學家所公認者也」。讀者

只要看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再拿牛頓的 principle 來比較，就知道他這種話有無根據。君勳說，「物理上之概念，曰阿頓，曰原子，曰質量，曰能力」。似乎不知道「阿頓」就是原子的。若是我說玄學把「也過」(Yes)同「我」當做兩樣東西，我不知道君勳要如何責備我。原子的論是達爾登 Dalton 創造的，但是他所謂原子包括分子在內。分子的觀念起於阿我喀杜經(Ayres)，於是學化學的人都認原子為物質最小的單位，不能再分為二。自從就質發明以後，化學家方知道原子自己會自動的分裂：鈾(Uranium)變鉀(Radium)，鉀變銻(Leadium)，銻變錒(Actinium)。

……

...就是化學上所謂原質的觀念也不能成立。力同原子都是化學上根本的觀念，倘且有如此變動，試問君勳所謂一成不變的公例，物理學上找得出找不出。「嚴正」科學是否牢固不拔的？

他引杜里虛的話來證明達爾文學說沒有價值，我本來不必給他辯論，因為不但達爾文學說是「李杜文章，光茫萬丈」，杜里虛還配去談這種大樹，我那裏配去做他的馬前小卒，而且生物進化是一個很複雜，很專門的問題，沒有研究過發生學，生物構造，古生物學，或是遺傳性的人，不配參與討論，就譬如沒有高等數學知識的人，不能講批評相對論，是一樣的道理。為免除讀君誤會起見，我特請君勳自己找出來的「生物學大家」托摩生，他是否是生物學大家，我下文還要說起。

「若是我們所說的達爾文主義，是指從他的主要觀念——變遷，選擇，遺傳性，一裡面當然發生出來的活學說，不是死守達爾文的話，一個字不改，我們可以說達爾文主義從來沒有如今天這樣穩固！」科學大綱第二册三六八頁。

他又說：「若是進化的學說自己不進化，豈非自相矛盾？」

君勳最得意的話是「牢固不拔」的物理學能「推算未來」，不是生物心理學公例所得到的。他沒有給「推算未來」，下一個定義。他只舉了一個例說，「物體上左右各加一力，則其所行之路為平行方形之對角線」他又說天文家可以推算天象。讀者諸君，預算天象的把戲，我們三千年前就預算過。野蠻祖宗已經會做，不算甚奇。我不知道君勳不信醫學是用生物學，不過若是有人得了腸氣夫斯或是打結疾，連我都可以預算他的溫度。我再舉一個鄭重的例。自從德夫利士 Davenport 重新發現曼德爾 Mendel 公例之後，若是我們拿一種黃皮的玉蜀黍來和白皮的雜種，新生出來的

玉蜀黍上面有幾粒是黃皮的，幾粒是白皮的，都可以預先算得出來。近年來這種遺傳性上大發明，在我個人眼光看起來其重要不亞于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最近嘉沙爾 (Janssen) 要證明生殖細胞的獨立性，拿一個未成年的黑巴西豬的那隻，植在一個成年的雌白巴西豬肚皮裏頭，四個月以後再用一個雌的白巴西豬肚皮裏頭，生下來的三胎，都是黑巴西豬；足見得雌的白巴西豬的身體營養，對於原來黑巴西豬的卵果，沒有發生一點影響，而且曼德爾公例也是完全適用，同嘉沙爾的預言是一樣的。

我的心理學的程度同君勳的生物學差不多，不敢冒險給他辯論，但是就我所知道的正式心理學以外，動物心理學，孩童心理學，同反常心理學近來發明很多。我對於動物心理學比較明白一點，我認得其中的公例儘有可以「推算未來」的。請君勳不要一筆抹殺。就是他所謂最鄙夷的生計學社會學，也很有公例可以計算未來的事，我舉兩件最近的事實來做一個例。

歐戰以前安基爾 (Ankersmit) 做一部書叫做「大幻想」，羅列種種的經濟事實，說近世的戰爭，能使得戰勝國同戰敗國一樣的破產。歐洲這一次大戰的結果，完全證明他的公例是不錯的，這不是「推算未來」的事嗎？關士 (Kant) 的「和約的經濟結果」說，壓迫戰敗國過度，使他不能生活，與戰勝國有害無利。這四年中的歐洲不條件被關氏說中了嗎？ (未完)

中國最近罷工問題之分析與補救 (續) 楊銓

罷工之原因及對付之手段。罷工之原因殊難確定，蓋罷工之發生，往往不止一因，罷工後所要求之條件，亦不止一二項；欲為簡單之分類大非易事。惟就罷工解決時之條件觀察之，或可分別何者為主因，何者為附件。依此法研究之結果，去年最後四個月之罷工原因，以次數計百分之七〇，九為增加工資，百分之二二，二為反遭工

頭，百分之二二，二為響應他處罷工，百分之四七為要求承認工會，與英美罷工之原因極相類似。即大多數之罷工，完全迫于生計問題也。(美二十餘年來之罷工原因，平均工資問題佔百分之五〇以上，英約百分之五五左右。)

罷工之主因，固可以用上法得之，然失敗之條件，未始非工人所欲爭者，徒以力不勝故放棄之耳。欲知勞動不安之內容，不可不知全部之條件。茲將四十一項罷工所要求之條件，全數分列如下：

- 一 要求條件之總數九十七項，增加或維持工資三十七項
- 二 反對管理規則十五項
- 三 承認工會十一項
- 四 給假休息十日
- 五 改善福利金六項
- 六 恢復罷工五項
- 七 反對工頭五項
- 八 應他處五項
- 九 減少工作時間三項

觀上列之要求，吾國勞動問題之要素，幾無不備；工資不足維持生活也，管理規則太苛也，不許工人集會也，無休息假期之規定也，無撫恤死喪與養老金之預給也，工頭專制也，工作時間太長也；凡此皆今日勞資之矛盾，欲謀根本減少罷工者，所當早為解決者也。近上海中英美婦女會通過函請市政廳收縮罷工辦法三條：(一)禁止十二歲以下幼童男女作夜工，(二)督率教育委員在各地工廠內創辦工廠學堂，(三)工廠須請求工人衛生。(見本年二月十一日各報)其範圍雖稍狹，然其態度則至正當可感。美人艾迪博士及青年會對於吾國之勞動狀況，亦屢有改良之主張表示。彼歐美之教士，與上海之婦女，且努力於吾國勞動幸福之增進，吾休戚相關之工商社會反冷眼旁觀，甚且助紂為虐，如京漢工潮中之鄭州各界電，長辛店各團體電之類，亦可恥矣。雖上述之電，大抵為人借名拍發，然全國工(指雇主方面)商界，竟絕少主張公道之電，其態度亦可觀矣。馬克斯學說中之階級戰爭說，在中國最不適宜，以吾國階級之念最淺，故仇視之心不存。今若各界互相水火，幸災樂禍，是欲使馬氏之言不幸而中也。此豈吾人所願見哉？

罷工之法律問題。大規模之罷工，在中國既為罕見，新刑律除妨害秩序外，亦無明確之規定。故多數人對於罷工在法律上之地位，咸懷疑問。專橫之軍人，竟以懲治盜匪法施之於罷工者，即比較的和平之警備，亦藉口擾亂治安，妨害秩序，禁止工人開會，甚至拘禁工人。實則中國多數之罷工，皆停工開會外，絕少傷人毀物之舉動。不特不能以盜匪論，即社會之秩序，亦未擾及，然而對付罷工者，幾於無時不用軍警，是亦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也。

就罷工之舉動分析之，約有三種：(一)停止工作，(二)勸止他人工作，(三)聯眾抵制，如與雇主斷絕交際，或禁絕其對外之交易之類。(以下簡稱此種舉動為聯眾抵制)

聯合停止工作，英美諸國，皆認為合法，惟對於侵犯他人之自由，傷害雇主或波及公眾權利者，仍治以應得之罪。美國法律較寬，凡不特及社會權利而目的正大之罷工，多認為合法；其罷工理由得社會同情者，雖稍涉暴動，往往為法庭所原諒，而得最後之勝利。蓋多數人民與法官之心理，以為工人不自爭權利者，必將失之，遠有暴逆原情之主張。輿論左右法律，共和國所固有之現象也。

和平禁止他人工作，亦為英美法律所許。英
國一九〇六年之罷工律，對於以武力強迫他人停
工者，仍認為有罪。美國亦以不與被勸止者之自
由意志衝突為限。實際上罷工之發動，大抵因禁
止他人工作而發生。當事之工人既宣言罷工，雇
主必以重金賄買他處之工人代替工作以爲抵制。
又慮新雇之工人亦將爲罷工者所誘引而取同一之
態度，必更雇軍警或監工以監視新工人之動作，
防止舊工人之接近。於是罷工者雖欲爲和平之勸
止而不得，勢必出於武力抵抗之一途，蓋新工人
一旦被雇，已不能履行其自由意志，若徒責罷工
者以破壞他人之自由意志，是亦所謂強權即公理
耳。

聯盟抵制有簡單與複雜之別：簡單者一黨對
他黨斷絕交易往來，不強迫第三黨作同一之舉動
；複雜者則同時以武力禁止第三黨與所反對之黨
交易往來。簡單之抵制，英美多認爲合法，複雜
者大抵認爲非法。然美國亦有少數州法律認複雜
抵制爲合法者。吾國罷工者尙無聯盟抵制之舉動
；此次京漢路工潮，鄭州各界之通電，竟以複雜
之聯盟抵制施諸罷工者。從惡如流，孰謂中國人
爲守舊哉？

罷工之經濟觀。正常之罷工，對於工人之經
濟，爲益甚多，殆爲近世經濟學家所公認。其影
響約有數端：(一)使雇主與工人兩方，皆有改良
其製造方法之覺悟。蓋經一次罷工，即有一次改
革；雇主欲保持其原有之利益，工人欲維持其從
前之產額，皆不得不努力於改良也。(二)因共同
之利害與犧牲，增進工人之合羣力。(三)與雇主
以教訓，使知有組織工人之勢力不可輕侮，以後
可俯就兩方之和平磋商，減省無數不必要之罷工
犧牲。(四)少數罷工者之犧牲，使全體工人受增
加工資改良待遇之實惠。英國一九〇二年因要求
增資而罷工者，不過一萬二千餘人，是因罷工
而實際增資者八十九萬餘人；罷工者佔增資者總
數不過百分之十有奇而已。美國由一八八一年至
一九〇〇年之二十年中，平均每年因罷工失業者
三十三萬人，僅佔受其影響之工人總數百分之三
。此皆足證少數罷工者之犧牲，足以增進全體工
人之幸福也。雖然，此僅就罷工之利益方面言之
耳，罷工爲破壞之舉動，不特雇主受營業停頓資

本損淺之犧牲，即罷工者亦受貧乏之痛苦與經濟
之損失。美國一八八一年至一九〇〇年之二十年
中，工人因罷工之損失，合計三百零六兆六十八
萬金元(約合九百兆銀元)，平均每年罷工者損失四
十六金元，同時期中雇主方面所受之損失，爲一
百四十二兆六十五萬元。以美之人民富庶，資本
雄厚，經此打擊尙能維持。若如吾國之民窮財盡
，雇主之資本魄力，又遠在歐美資本家之下，何
堪經此頓挫，故吾雖一方深信正當之罷工，確有
益於工人與實業，一方則深願工界中人十分慎重
，非至萬不得已時勿輕試罷工；爲雇主者亦宜以
息事寧人爲念，未雨綢繆，勿逞意氣，終至窮窮
而七首見也。語云：「作兵不祥，」階級之爭亦然
。勞資兩界，幸留意焉！

罷工與社會問題。社會人士對於罷工之發生
，以爲事不己，往往淡視之。不知勞動問題
，實爲社會問題之中堅。一人向隅，滿座且爲之
不歡，而況大多數之勞苦人民，顛沛流離，即
就食糠粃功言，勞働者之辛苦，爲社會衣食日用
所從出；飲水思源，對於生產者之生存痛苦亦不
當漠視。吾國人僑俗，多戒食牛肉，以爲牛力耕
一世，爲人造食，死不忍更食其肉，所以報恩也
。推報牛之心及人，則社會人士，亦豈忍坐視勞
働階級之憔悴呻吟哉？以上僅就罷工與社會之間
接關係言之，罷工之直接影響社會者，亦有數端
：(一)處於銷費地位所感受之不便，如鐵道電車
電話輪船與運夫等之罷工，則交通停頓，自來水
電燈等之罷工則日用困難，工廠與農夫之罷工則
衣食昂貴，甚至有缺乏之恐慌。(二)處於居民地
位所受之驚擾；如罷工者之暴動，軍警之槍彈炮
火，乃至交通斷絕，城市戒嚴，居民時不免池魚
之殃。故無論直接間接之關係，社會對於罷工
不可持旁觀之態度。爭端既啓，宜處中立之地位
，持公正之態度，設法使其早日解決。若任其曠
日持久，釀成大亂，不特勞資兩敗俱傷，社會方
面亦同蒙不利焉。

吾國人多有混罷工與社會主義爲一事者，以
爲贊成罷工或表同情于罷工者，即爲傾向社會主
義之表示，甚至目爲過激黨人，故多畏罷工如蛇
蝎。在上者之心理如此，則社會人士之談虎色變
，懼避不測，自亦情勢所必至。其實歐美主張罷
工最力之工黨，有絕對不贊成社會主義者，如美
國工團協會(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ur)
之類，而極端反對社會主義之自由派(或正統派
)經濟學者，如卡富兒(Carter Goodrich)或
之流，則無不認罷工爲工人之正當防衛舉動
。故社會黨人雖贊成罷工，(中國有自命社會
黨人，而目罷工者爲暴民舉動者，此則藉社會主
義強官之徒，不可與真社會黨人同日而語也。)
而贊成罷工者未必即爲社會黨人，此理至明，不
可不辨也。

罷工之補救方法。罷工爲雇工制度所不可免
之現象，理論上願永遠使罷工不發生爲不可能，
然苟雇主與工人之間，有互相諒解之精神，工作
之條件，能與社會生活程度及時代精神相適應，
則工人不滿意之事，至少可減至極低限度。苟勞
資兩方面，有適當之聯席會議與公斷辦法，政府
有勝任之勞資爭端和解與公斷機關，則爭端雖啓
，可以和平解決，不致變於罷工。即或罷工矣，
亦可於極短之時間解決之，不使兩者各趨極端，
而成不可收拾之局也。今畧述此種機關之組織於
下：

(一)廠務會議。由一廠之職員與工人之代表組織
之。定期開會討論及表決廠中管理及待遇工人種
種問題。
(二)同業聯席會議與同業仲裁處。此由一地一業
之工人與雇主組織之。定期開會討論及表決一業
之勞資問題。同業仲裁處之委員，由聯席會議選
舉。凡同業中兩方發生爭端，由仲裁處判決調解
之。與今日國內各商會所設之商事公斷處極相類
似。
(三)政府設立之和解與仲裁會。此種委員會，由
政府委任之委員組織之。美國州政府所定者大
抵三人：一由雇主團體中選出，一由工人團體中
選出，另一人則由以上二人推薦之。其職務於和
解爭端及仲裁曲直外，尙有執行其判斷結果之權
。此種勢在必行之仲裁，謂之強迫仲裁，與尋常
私人委員會之仲裁，可以自由從違者有別。今吾
國政府方有保工局之設，若能於編訂工會法及勞
働保護法規以外，更於各工業中心選任公正勝任
之委員組織工事和解及仲裁會，則紙上空談，
可成實惠，勞資之糾紛，亦可減少，豈特維持吾

國之國際地位已哉？(政府設保工局之動機，實
由華會外人之責難。又近有主張分紅法減少罷工
者，此在歐美成功者絕少，他日當別論之。)

結語。吾草此文既竟，知讀者必有謂吾偏袒
勞工而於工業之前途不甚注意者。實則吾自信希
望中國工業進步之熱誠，不減於他人，十餘年來
所研究所從事者，無非工商或與工商有關之事業
，其傾向可知。惟因謀工業發達而犧牲工人之幸
福，則終不敢苟同。吾人之努力於工業，在求增
進社會之物質享用與愉快；是工業爲手段，而社
會之幸福爲目的。今苟犧牲社會大多數之勞働
者之幸福，而求發達工業，不啻爲手段而犧牲目
的也。本末倒置，莫此爲甚矣。又有謂勞働運動
偏重物質，而主張以東方之精神生活以調劑之者
，其說亦僅具片斷的理由。今世中上流社會日趨
于奢者淫佚之途；養尊處優，取精用宏，猶以爲
未足，獨資以血汗糊口之勞工以精神生活。豈事
理之平乎？孔子曰：「有恒產者有恒心。」今之
有恒產者無恒心，而獨資無恆產者以有恒心，亦
大悖於「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之道矣。吾以爲
精神生活，當自有產階級與知識階級實行始。中
國之農工，有簞食瓢飲之樂，已數千年。今與西
方之物質文明接觸，稍稍謀增進其衣食之享用，
亦人情之恆也。今之社會，富貴者但有物質之樂
，而無精神之樂；知識界但有精神之樂(姑假定
其有)而無物質之樂；勞働者則精神物質之樂，
兩俱無之。調劑之道，亦惟有以有餘補不足而已。
「不思寡而思不均，」固中國先哲之名言，不得
以其近似社會主義，而遂鄙爲西方之唯物主義也

或曰：今之軍人，不惜以全力壓迫罷工者，
懼人民將以罷工罷市促成廢君裁兵之主張，故爲
先發制人之示威舉動，亦殺一儆百之意也。君專
從經濟方面着想，毋乃隔靴搔癢。應之曰：「司
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吾之不懼辭費，詳論罷
工爲經濟問題者，正欲使其無所藉口耳。國人有
不明罷工之真意，而誤視爲革命舉動者，讀吾
文後，或不致更爲軍閥所愚，是則吾所願也。

十二年三月四日作於南京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週報

THE ENDEAVOR

55

每號零售價銀元三枚。郵寄大洋二分。半年二十六號。大洋五角。全年五十二號。大洋一元。郵費在內。不通郵匯地點，可用三分的或一分的郵票代價。

總發行所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本報特別啓事

本期因討論「玄學與科學」的文字過多，急欲告一結束，故特出增刊一張。至本週應出版之圖書雜誌暫延一週。

這一週

騎牆政策與殖兵政策 (續)

近來武人之中，以統一相號召的有兩個人：一是吳佩孚，一是齊燮元。齊燮元眼見馮國璋在南京，以「騎牆主義」起家，擺得副總統的地位，所以他近來也想像一隻脚踏兩隻船，一方面參與什麼「最高問題」的陰謀，一方面又派人到上海去和孫洪伊等開統一會議，磋商條件。蘇皖兩省巡閱使的頭銜，既不得到手；又垂涎蘇皖三省的地位，想憑藉這個頭銜，來攫取副總統的地位。好像中國副總統一席，非騎牆派不能當選似的！

吳佩孚的武力統一的旗幟，近來越弄越鮮明了！一方面提拔沈鴻英，一方面暗助陳炯明；既派孫傳芳入閩，又驅攝政王汝勤入蜀。近來又調動匪首老洋人率兵南下了。其實吳佩孚自己何嘗不愛，吳佩孚的政策又何嘗不愛！他自己的本意又何嘗不在統一！他自己又何嘗相信武力可以統一！他自己又何嘗相信他調動出去的軍隊可以打仗！

因為河南湖北的兵隊多了，最容易發生「心勝之患」，調動出去，打勝了，不得不奉他爲上司，打敗了，於他自己也絲毫沒有損害。所以吳佩孚的統一政策，骨子裡祇是殖兵政策。

張君勸主張的人生觀對科學的五個異點

章演存

一日看見吾友丁在君「玄學與科學」一文，便想去索閱君勸的原文一讀。後由在君寄來，並函云：弟對張君勸「人生觀」，提倡玄學與科學爲敵，深恐有誤青年學生，不得已而爲此文。……弟與張君勸交情甚深，此次出而宣戰，純粹爲「真理」起見，初無絲毫意見；亦深望同人加入討論，兄能分著述除暇，作此宣傳事業否？余本來不是十分滿足現在的科學的；就是他的方法，也還不敢說是無所不能；只看現在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他入手的方法，便和舊物理學完全不同的了。這樣看來，科學的方法，也不是絲毫沒有改造的餘地。再回過來看張君勸的「人生觀」，却論得太渾沌一點；並且他對於科學，又覺得稍隔膜一點；所以像我最怕說話的，也免不了

要說幾句話。但我自問決不是爲了君作較。辨護的；也並不敢擔當宣傳的責任。

張君說人生的問題，決不是科學所能解決的；因爲人生觀和科學比較起來，有五個異點。他還從人生觀裏舉出九個「我對非我」的問題來，說是「東西萬國，上下古今，無一定之解決」的。我們首先要和張君討論的，就是人生觀和科學的五個異點是對不對？有沒有疑問？

第一個異點：科學爲客觀的，人生觀爲主觀的。這種分別，好像是很久了；但是現在有了「相對論」却不能說科學純爲客觀的，並且可以說

是主觀的了。張君說「同爲人生，因彼此觀察點不同而意見各異」；「相對論」也說「同一件事情，因彼此觀察點不同而所見各異」；這不是一樣的嗎？現在物理學上一個時間和一個空間，各人的觀察都是不同的；一個人前後的地點不同，觀察所得的結果也是不同的。爲什麼這樣不同的現象還能求出一個原則來呢？這不是像張君說的「就一般現象而求其平均數」；原則去觀察還是現象，不是這樣容易求得出來的。人生觀裏最不容易統一的，就是一種情感作用；科學裏邊也有一種不容易統一的，就是廣義的重力作用。但依「相對論」，在一切重力作用場裏，要能分析到和沒有重力一樣的地步，原則還是存在；那末，人生觀在一切情感作用場裏，要能分析到和沒有情感一樣的地步，原則也一定還是存在。莊子說，「有人之形，無人之情」，這就是去求人生原則的方法。我們不是提倡無情的人生觀，不過人生的原則不能不用這樣方法去求的。張君往往把對

於人生的意見和科學的原則去比較，其實意見自意見，原則自原則，不能相提並論的，我們可以問張君答在君的話來說明：張君說「常求所以變革之，以達於至善之境。」「人類目的屢變不已；雖變也，不趨於惡而必趨於善。」「據既往以測將來，其有特改革之說者，大抵固所以益世而非所以害世」。這都可以算張君假定的人生的原則。至張君舉的九項問題，還只是各個意見。意見和原則，性質完全不一樣的，所以不能比

第二個異點：科學爲論理的方法所支配，人生觀起於直覺。張君解釋「直覺」，就是「自身良心之所命起而主張之」一句，這依然還是意見一類，所以未曾達到可以用論理方法去討論的地步。丁君說「凡不可以用論理學批評研究的，不是真知識」；我們可以說，「從中張再進一步，就要用論理學去批評研究」。主云「以爲天下後世表率」，未免說得太過。無論是叔本華哈德門的悲觀主義，蘭勃尼學黑智爾的樂觀主義；孔子的修身齊家主義，釋迦的出世主義；或是孔孟的親疏遠近等說分明，或是墨子耶穌的汎愛；恐怕都沒有這樣深遠普遍的功効。要是有一說可以作天下後世的表率，不是人生觀早已統一了嗎？

第三個異點：科學可以分析方法入手，而人生觀則爲綜合的。張君對於釋迦的人生觀，剛剛求出一點動機來，便說「動機爲一事，人生觀又爲一事；人生觀者全體也，不容於分割中求之也」。又對於叔本華之人生觀，剛剛尋出一個理由來，便說「理由爲一事，人生觀又爲一事；人生觀之是非，不因所包之動機而定。何也？人生觀者全體也，不容於分割中求之也」。這是張君告訴我們「人生觀也一樣可以分析出動機和理由來的，不過分析出來還是無用的」；但張君沒有告訴我們人生觀是全體的——不能分割的理由。我們也只得說玄學原來是怕洩漏玄機的，也許玄學和科學不同的地方就在這一點罷？

第四個異點：科學爲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觀則爲自由意志的。張君已經把釋迦的人生觀和叔本華的人生觀分析出一種動機和理由來了，推到孔墨耶穌，也何嘗沒有動機，沒有理由？動機和理由就是因，他們的人生觀就是果，這好像張君已經承認過人生觀也是「爲因果律所支配」的，不是自由意志的了。但他偏又說「孔席何以不暇暖，墨突何以不得胎，耶穌何以死於十字架，非有使之然者也。乃至就一人言之，所謂悔也，改過自新也，責任心也，亦非因果律所能解釋，

四、存疑學者的態度

君勳說：「在君：自號曰存疑的唯心論。既已存疑，則研究形上界之玄學，不應有醜詆之詞。不知自謂存疑，而實已先入為主，此則在君先已陷于矛盾而不自知」。他對於存疑主義，分明沒有了解，我不能不加以說明。

為存疑主義開成立大會的是赫什曼。我請這一位開山大師親自說話：

「……我年紀越大，越分明認得人生最神聖的舉動是口裡說出和心裏覺得「我相信某某事物是真的」。人生最大的酬報和最重的懲罰都是跟這一格舉動走的。這個宇宙到處一樣；如果我遇着解剖學上或生理學上的一個小小困難，必須要嚴格的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方可望有成績；那麼，我對於人生的神秘的解決，難道就可以不用這樣嚴格的條件麼？用比喻同猜想來同我說，是沒有用的。」

(赫什曼傳，第一冊，頁三三三)

他又說：「我說笛卡兒敢懷疑，請你要記得這是葛特(Gratia)所說的活的懷疑，「這種懷疑的目的，是要征服懷疑自己」，不比得那一種從油滑同憐憫產生出來東西，只知道延長懷疑，好拿來做懶惰同麻木的藉口」。(方法與結果，頁一七〇)

所以存疑主義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是奮鬥的，不是旁觀的。要「嚴格的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用比喻同猜想來同我說，是沒有用的」，所以無論遇見甚麼論斷，甚麼主義，第一句話是：

「拿證據來！」

他的證據不充分，我們不信他；他把比喻猜想来做證據，我們一定要戳穿了他的西洋鏡，免得他蒙混人。用比喻同猜想來做證據，「嚴格要算第一把舵手。他說：「從一種狀態變到另一種狀態，同固守于一種狀態是沒有根本的分別」。

(「創造的演化」第二頁)我們對他說：「拿證據來！」他又說「心理的生活是時間造成的，時間是有抵抗力的，有物質的」，我們對他說：「在心理學上時間是覺官的感覺，在物理學上時間是空間的補充，都是根據于可以試驗的事實來的，你的這種時間何從而來？你怎樣來證明他是有抵抗力的，有物質的？」他說「心理的狀態同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堆積得多。又說生物同流水向前流一樣，越流分支越多。我們對他說「慢來，慢來！這都是比喻，請你把心理狀態同雪球的關係，流水同生物的關係，用事實來證明白了，然後再從這比喻上發生你的無限制的推論」。不但柏格森這種玄而又玄的話一攻便破，存疑學者對於康德的「斷言命令」，倭伊露的「精神生活」，歐立克的「精神元素」都只有一句話：「拿證據來！」

五、知識論

用君勳的名詞，我的知識論是唯覺主義。我——這是君勳自己對「科學的」下的定義，與我不相干——是因為這種知識論是根據于可以用科學方法試驗的覺官感覺，與正統派哲學的根據不同的。新代的經驗主義用經驗來講知識，用生活手續來講思想，新唯覺主義用兩數來講心物的關係，雖與唯覺主義的人地位不同，然而都可以說是科學的，因為都是用科學方法來研究知識論的。唯覺主義所根據的事實本來很複雜的，我用了二千字來說明，我自己本來覺得不透徹，可以討論的地方很多。幸虧君勳很體貼，他僅僅的拿了正統哲學的口頭禪來駁我，我只用幾句單簡的話就可以答覆他。

我不知道君勳所說的「論理的意義」還是人類所獨有的呢？還是高等動物所公有的呢？還是成人所取得的呢？還是孩童所本有的呢？以感覺為知識的原子，有許多心理學的證據，最重要的就是動物心理學同孩童心理學所研究的結果。高等動物同孩童都有感覺，都有記憶力把感覺的印象留住。研究動物同孩童心理的人，都不承認感

覺有論理的意義；就是成年的人看見紅色，也未嘗一定對自己說：「紅色如此」，「此真是紅」，如果如此，凡人遇見極簡單的感覺，都要辨別真偽。我們的生活豈不要苦死？君勳承認不承認生理學所謂無意的舉動？無意識的動機是否感覺？是否有論理的意義？假如我拿一根棍子照你頭上打一下，你是不是立刻覺的痛，還是要對自己說：「痛是如此」，「此是真痛」，然後能感覺是痛。西班牙決鬥的雄牛，看見紅色就要亂刺人，是否他也對自己說：「紅色如此」，「此真是紅」？還是動物對於刺激的一種反應？康德的先天綜合判斷對於西班牙的牛適用不適用？動物為甚麼對於刺激能發生影響，人類為甚麼能用感覺成功的概念，用聯想而得推論，是生物學上根本的問題，現在是「小秘密雖去，大秘密又來」，沒有能完全解決的。然而學生物學心理學的人用不着康德的「先天綜合判斷」，用不着德國思想心理的「論理意義」。因為比較心理學已經宣告了他們的死刑。

唯覺派的知識論本來是理論，本來有討論之餘地的。至于我們說：「凡常人心理的內容其性質都是相同的。……我的思想的工具是常人的同一類機器。機器的效能雖然不一樣，性質却是相同的」。這是事實，不是理論。自從嘉爾登統計的方法來研究生物的現象，成功了所謂生物測量學(Biometrics)，我們所謂「常人」已經有了統計上的根據。即如英國的常人是五尺八英寸高；五尺以下的是矮子，六尺六寸以上的是長人。但是矮子同長人的標準完全是隨意的：五尺以下的矮子，和六尺六寸以上的長人之間又有許多過渡的人把他們和常人聯合在一塊。智慧測量的結果同高度是一樣。假如我們說矮子的智慧是零，天才的是一百，常人的是五十；一至四十九把矮子

同常人聯合一氣；五十一至九十九又把常人同天才的界限相混合。肢體與高度相稱的是長人；若是一個人頭異常的長，身異常的短，或是四肢絕對不能相稱，他就是一個怪人，同心理上的瘋子一樣。研究瘋人心理的學者，都覺得瘋子的性質一部分與天才有幾分相似，因為都是感覺特別發展的原故，但是瘋子的一部分發展過度，失去了心理的平衡，而天才的各部分發展相稱，能保存生活的常態。長人矮子同常人是程度問題不是種類問題，天才瘋子，同常人的分別，也是比較的不是絕對的；常人雖然長，然而他的長的程度是為種族能力所限制，所以世界上沒有八尺九尺的長人，況且長人的體格的係數(B.C.P.)如頭骨的寬長，手臂的比例，等等，還是同常人一樣。天才的智慧，高出常人的程度，也是為種族能力所限制，他的心理同生理的組織也是同常人的。一類的機器。這是近七十年生物學心理學的根

本觀念，不是可以隨便推翻的。

從天才與常人的關係，還可以推論兩種重要的觀念：

(一)知道天才是為種族能力所限制，而且同常人的分別是程度的，不是種類的，所以我們不相信有不學而能的孔子，上帝產生的耶穌，或是智慧無邊的佛。正如世界上沒有見過高興與天齊的長人。

(二)天才的智慧雖然有限制的，我們決不敢因為如此而看他不起，因為智慧高一分，識見要高一丈，常人無論如何努力都趕不上。就譬如我們五尺六寸高的人，決不敢鄙薄六尺六寸高的人，說他不過比我們全身高五分之一有零，因為若是我們要給他對打，絕對沒有贏他的希望；若是在人叢中看戲，我們一點兒看不見的時候，他可以滿台都看見。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週報

THE ENDEAVOR

56

每號零售銀元三枚。郵寄大洋一分。半年二十六號。大洋五角。全年五十二號。大洋一元。郵費在內。不通過郵局。地點。可用三分的或一分的郵票代價。

總發行所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注意

本期增刊讀書雜誌第十期

這一週

介紹制憲特刊

制憲特刊是省憲同志會的機關報。發刊詞中說道：

制憲特刊為開平制憲之出版。主其事者。所有編輯諸員。即為參與制憲之人。其所記載。搜集。乃至論列得失。或較為翔實而著明。可以供國人之參考。而其判斷也。編輯諸述又皆為省憲同志會之人。其所主張。自與省憲同志會之旨趣無異。

制憲特刊既是代表省憲同志會主張的。故第一期登載的文字。皆是贊成省憲的文字。不過省憲同志會同人中有一大部分份子很小。不但不敢高唱聯邦制。就是犧牲「省憲」的名稱。定為「省自治法」。他們也可以承認。我所以不滿意於該會。就因為該會持這種畏首畏尾的態度。章行嚴先生的省憲與聯邦文中。有幾句針砭的話說得很痛快。他說：

近代的聯邦論者大概多不承認那是國家。祇承認那為地方自治團體。馮先生以「省為地方自治團體」做理由。來證明「省憲」非「邦憲」。反對黨如果稍讀點書就馬上可以駁倒他。又何必不學行嚴先生。簡直大唱省憲即聯邦之說。較為直截痛快呢！

特恩有與湯漪呂復諸君微異其趣者：則諸君皆言省憲。不肯居聯邦之名；愚謂不言聯邦。僅為詭避猖獗之道。愚不欲乘狙我同人。故軍坦然布懷。極言中國非聯邦莫救。

但是湯漪先生却不敢這樣說。他的省自治憲法與地方制度文中。力辯省憲非聯邦。且看他說：省憲即聯邦說。此等武斷式的誤解。更為離奇。因為聯邦非聯邦。是從國家全部組織上決定的。不是地方制度上一個條文所能決的。究竟省在國法上之地位。是何等性質？本席可以答覆。曰：「省為地方自治團體。兼為國家行政區域」

依我看來。湯先生這種解釋。實在有點「兼租同人」的嫌疑。聯邦的邦又何嘗不是「地方自治團體」？且看哲士說：

至於聯邦制下之邦則異。若而邦者地方自治機關。立夫共同憲法最上威權之下。而保留其餘力者也。

心理現象與因果律

唐鏡

(戊)無因論者又說。心理現象許多是有個性的。不能用某某原因來解釋他。例如人格。文藝作品等。這話全與事實不合。人格固然是個性。然而有他的成因。這是心理學者和一般人所知道的。並且人格也是集合而成的。關於人格有時分際就知道了。文藝作品。也是可以分析出來他的成因的。不過這種現象很複雜。一時不能完全找出他的因。罷了。

他們說。無論如何分析人格及作品的成因。他們的個性是不能解釋的。這句話不過是強詞。罷了。須知各成分相合的結果。許多都會使我們覺得他有個性。就是物質現象也是如此。比如輕養。氣化合成水。水有水的個性。並不是合輕養二氣的性質而成的；然而我們却不能因此說水不是輕養化合成成功的。心理現象也是如此。

無因論者所以一定要說人格文藝無因的緣故。大抵他們心中有個誤解。以為人格文藝若可以分析出原因來。就沒有大價值了。這是混「事實判斷 (factual judgment) 和價值判斷 (spiritual judgment) 做理由。來證明「省憲」非「邦憲」。反對黨如果稍讀點書就馬上可以駁倒他。又何必不學行嚴先生。簡直大唱省憲即聯邦之說。較為直截痛快呢！

(己)無因論者又說心理現象有因的。不過是與物質有關的部份。至於純粹思想。即浮子堡派 (The Wislburg School) 所發見者。一定沒有因果可言。這也是搔不着癢的話。無論所謂純粹思想。許多心理學者不承認他的存在 (構造派鉅子鐵魯納 Titchener 就是其中之一)；縱使果有這那東西。也不過同感覺情調並列為心理元素罷了。心理學者沒有人不知道感覺。情調是有因的。也沒有人承認思想是無因的。所謂純粹思想。(我不知這箇名詞。是否浮子堡派原有的) 純粹當然是指非別的心理元素 (如感覺現象) 所合成的。並不是可以離神經系而獨立存在或是無因而生滅的意思。所以純粹思想之有無及性質。與本題無涉。

(庚)無因論者又說。若是一切心理現象都是有因的。那末。豈不是我們意志不自由嗎？然而我們的確確覺得我們的意志是自由的。這有幾件答覆。

(1)他們說。我們覺得意志是自由的。這自由是沒有外力強迫我們的意思。並不與意志有因的命題矛盾。所以不能以覺得自由來作意志無因的理由。我在前論已經說過。因果不過可以互推推知的關係。例如。我可以推知你肚子餓時一定想吃東西。這難道是說你的意志不自由。受強迫而吃東西嗎？這點。羅素在科學中之哲學的方法的由內觀念中會詳論。讀者可以參看。

無因論者所以一定要說人格文藝無因的緣故。大抵他們心中有個誤解。以為人格文藝若可以分析出原因來。就沒有大價值了。這是混「事實判斷 (factual judgment) 和價值判斷 (spiritual judgment) 做理由。來證明「省憲」非「邦憲」。反對黨如果稍讀點書就馬上可以駁倒他。又何必不學行嚴先生。簡直大唱省憲即聯邦之說。較為直截痛快呢！

(2)他們又說。我的意志既然都是有因的。那末。我的行為都是許多因的或積。我可以不負責任。豈不是糟了嗎？這也是似是而非之論。意志

他說中國許多明白的人，極盼望有一個和平統一的中國，極知道西方許多制度是好的，但是不知道用什麼方法辦得到。他以為他們都是有志無才的人，這個批評恐怕是不錯的。……(中路一段)

講到中國鐵路的現狀，他的眼光，是注在這一個問題的政治的方面。他說：中國內亂和鐵路很有關係。長江以北，有了京漢京奉津浦幾條幹線，所以近年常有激烈的戰爭；長江以南，祇有從上海武昌廣東出發的幾條路，至今沒有聯絡起來。所以政治上南北雖然分峙，至今沒有激烈的戰爭。這是因為中國地方闊大，交通不便，若是有鐵路，作戰就不容易。所以他從政治方面着眼，說幸而鐵路沒有通，不然內亂還要比現在利害。他這句話，亦不能說沒有理由。但是北方是一個平原，兩方比較容易的接觸，不全是沒有鐵路的緣故。北方的戰爭格外使人注意，因為北京算是中央政府的所在，兩方都要爭他的。況且依我看來，近年來北方的戰爭時間短，南方時間長，斷續不止，恐怕還是受沒有鐵路的影響。更進一步說：假使粵漢川漢鐵路早已告成，南北戰爭不論是誰的勝負，至今總應該有了一個結束了。

他把鐵路和政局的關係，看得非常重要。所以他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法，主要要從鐵路下手。他說：中國的事情應該讓中國人用自已的方法來解決，外國人不可以去干涉。但是他的結論，實在是在誘導外國人應該用什麼方法去解決。他不贊成勢力範圍。他說：歐戰以前，各國都採取這種政策，以後日本又試過，都已經失敗了。他主張的是各國其力合作。所以新銀行團他是贊成的，華盛頓會議他亦是贊成的。但是他說新銀行團以及華盛頓會議都沒有研究出一個澈底的辦法。華盛頓會議雖然議定了增加中國的關稅，新銀行團雖然可以借款發還中國的富源；但是依然不能除去那個最大的惡魔——軍閥。要除去軍閥，第一要設法使他們發法用他們的技術。他因為鐵路是作戰的利器，所以他說若能用軍閥不能利用鐵路，這個目的就可以達到了。假定鐵路不能用來運兵，車輛不能扣留，車站收入不能撥用，鐵路人員不能強逼調度，軍閥即不能利用鐵路作戰了。他說：組織鐵路警察，是實行這種政策的下手方法。他從這笑話中，辛辛和約而規定的各國保護京奉鐵路的方法。他說：和約上載的是北京到海口的交通不可阻斷，但是沿路交戰卻是許可；鐵路兩旁一千二百碼以內不准中國駐兵，但是沿路運送軍隊是許可的。豈不是世界的一個大笑話嗎？他所主張的鐵路警察，是要各國共同組織的，警察用中國人，但是那警察長以及高級警官的一部分，是要仿照歐戰時期的辦法，用外國人；將來換中國人。他說：這班鐵路警察是用不著替中央政府打督軍的。若是要替中央政府打仗，豈非是添了一種軍閥嗎？他們的責任，是叫軍閥不能利用鐵路，若是有軍閥悍然不顧強迫的違抗，警察祇須將車輛以及鐵路人員調回藏匿起來，軍隊也就沒法想了。這句話好像奇怪，但是中國軍隊向紀律組織不好，連送又不容易，所以祇要警察是精良的，的確可以不戰，把車輛人員調回藏匿起來。

他這班鐵路警察制度實行以後，長江以北的軍閥，沒法使用他們的技術；北京政府就可以歸在非軍閥的手裏，軍閥可以在比較短的時間內除去了。長江以南雖然沒有直接的影響，但是中央政府既不在軍閥的手裡，南北問題可以容易有解決的方法。至於中國的病根，他說：是一校公款，用私人，——不但政界就是工商界都不能免——沒有二三十年工夫是不能醫好的。但是祇要國內平靜，政府鞏固，那時財政就有辦法。工商自有進步，自然能發「天然療法」治好的。

他這著急要中國吃他的這服藥，週一恐怕病人要受不了。他說：中國問題是全世界的問題，他說中國不要像近來一樣，歐戰以後，好像有新局而發展；但是因為各國始忌之故，這個希望就消滅了。所以他望各國對於中國快點合作！

十二、五、二八

某大軍閥也來幾幾以下屆總統自居。但是如果中國的法律有靈，他却沒有被選的資格。且看大總統選舉法第一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完全享有公權，年滿四十歲以上，並住居國內十年以上者，得被選為大總統。」某大軍閥是「中華民國人民」，無容懷疑；「年滿四十歲以上」，也是事實；「生來未出國門一步，當是『住居國內十年以上』。」這幾個條件雖然都合，但是他却不是「完全享有公權」的人。

「完全享有公權」，大總統選舉法上雖然沒有明白規定，但據理而論，當然是完全享有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第二章第六條至第十二條所載各種公權的。總算得「完全享有公權」。臨時約法第七條規定：「人民有請願於議會之權」。我們根據軍人以服從為天職，與軍人不得干政的原則推去，現役軍人當然不能享有這一條所載的權。眾議院議員選舉法第六條規定現役海陸軍人，停止其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參議院議員選舉法也有同樣的規定。省會議員選舉法第七條規定「現役海陸軍人及在徵調期間之預備軍人」停止其選舉權及被選舉權。現役軍人的選舉權及被選舉權，既依法停止，在停止期內，當然不能享有臨時約法第十二條「人民有選舉及選舉之權」了。現役軍人既不能享有臨時約法第七條第十二條所載各種權，怎能說得上是「完全享有公權」！

或者有人以為「完全享有公權」，祇是指沒有剝奪公權而言。停止公權不在其列。但是我們如果要看重「享有」兩個字，那麼，剝奪公權者，固然不能算是享有公權；就是停止公權者，也不得算是享有公權。且就當時立法的原意說：民國二年憲法會議會議速記第一冊第十五頁載：「永結議員主張刪去大總統選舉法第一條中之『完全享有公權』。議員所持各種理由中之一，即是：『公權完全與不完全並無一定之標準；所謂公權剝奪公權停止，是否由司法機關正式宣告？』議員當時雖然懷疑於公權完全與否之標準，是否由司法機關正式宣告，但他承認公權剝奪，公權停止，是公權不完全；公權沒有剝奪，沒有停止，是公權完全；——這是很顯明的。羅議員的提議不能通過；當時一般議員是主張公權剝奪，公權停止，無論是否由司法機關正式宣告，總算公權不完全——這又是顯而易見的。所以就立法原意看，公權停止，就不是完全享有公權。

現役軍人既不能完全享有公權，當然沒有被選為總統的資格。替某大軍閥運動的人，或者說：中國以前的總統，都是武人，有例可援。其實中國以前的正式大總統沒有現役軍人。祇有兩個副總統——黎元洪馮國璋是現役軍人。那是當時議員們無罪。往者不可追，請從今始。

天下沒有打不完的官司；筆墨官司自然也不是例外。兩港既然已經用了三四萬字把有關的事實論點發表了出來，惟有聽讀者做審判官慢慢審判判決；不然，不但讀者要討厭，連「努力」同人「晨報」的主筆也未必肯把他們的有限的篇幅永久來供給我們發揮，所以我認爲我這方面的辯論，已經可以宣告終了。這一段除興，一來是我對於參加訴訟人的答覆；二來是對於讀者供獻的參考資料；就譬如律師將文書上的證據呈給審判官一樣的。

參加訴訟的人對於我有重要批評的是梁任公同社李平我對於他們兩位好像不能完全沉默。但是我細看任公的那篇文章是與會所至，信手拈來的批評；對於我的第一篇宣戰書似乎沒有詳細研究。他看了我的第二篇答詞，大概可以了解我的態度，所以我為經濟起見，只預備對於李平先生做一個單簡的答覆。

一、答林宰平

宰平先生是我生平最敬愛的的朋友。他肯給我這樣的明白嚴正的忠告，我不但不敢生氣，而且很感謝他。他自己說是反對我的，然而我細細讀他的文章，却不能不引為同志。因為他引居正叔的話說：

現役軍人到底有無被選為總統的資格

陳正謨

除興

玄學與科學的討論的

丁文江

「科學的精神在於拋除成見，服從客觀真理。研究科學的人一定是平心靜氣拿極公平的態度，極細密的眼光，去處理他們所研究的對象。因為不如此不能得很好的結果。人類經過科學的訓練以後，可以養成謹慎，忠實，公正諸美德。」

宰平先生又說，「這種見解現在說的人很少。在台上先生所主張，我們平日談話之間，本來沒有什麼相反的意見。對於上列科學的方法是否有益於人生觀，當然是肯定的。」

他又說，

「有許多人說科學是完全物質的，機械的，冷酸殘忍的；科學文明的結果就是這回世界的大戰，及現在歐洲財政破產情形。這種主張我們也不贊成。」

讀者要記得，科學之法是否有益於人生觀，歐洲的極端是否科學的責任，是這一次討論裏面最重要的問題。對於這兩點，宰平先生的態度既然這樣明顯，無論他對於我其他的議論如何反對，我當然不敢不引他為同志。

他反對我的理由一半由於誤會。這種誤會，他看了我第二篇文章，自然會得解除。一半由於他反對我攻擊玄學，反對我的態度同講法。

學佛的人同學科學的人對於玄學的態度，當然不能相同的——這種絕對不能相容的討論大半是辭費。但是假說玄學就是本體論，張君勳所講的人生觀與玄學無關，我却不能承認。君勳的人生觀大部分是從柏格森的玄學脫胎出來的，他自己答我的文章已經完全承認。我請宰平先生細細的看看君勳所說的玄學教育同玄學的派別，是否單單限於本體的。魯賓遜 J. H. Robinson 說的好：

「許多人崇拜玄學，說他是我們求最高真理的最高尚的努力。許多人鄙夷玄學，說他是我們最愚昧的盲動。在我看起來，玄學同烟草一樣，是對於他性情相近的人的一種最快的嗜好。當他一種嗜好，是比較無害的。」(在製造中的心，頁一〇二)

無奈好玄學的人大都不肯把他當嗜好

他們明明是吸煙，都要騙我們說，烟草可以當飯吃。我們如何能不反對他呢？宰平先生要我給玄學下一個定義。我就斗胆說：

廣義的玄學是從不可證明的。假設所推論出來的規律。

至於宰平先生反對我們的態度講法，更是不成問題的了。一個人的態度講法，是對於激刺的一種回答——我第一篇文章看了君勳的清華講演做的；我的態度是受了他獨斷論激刺的結果，就譬如宰平先生這樣懸懸的人，受了我的激刺，也會說出許多俏皮話來，是一樣的道理。

宰平先生說我是帶幾分宗教的口氣，我承認他是我的知己。韋爾士批評亞利伯人的科學文學說，

「他們或者自己騙自己，以為政治上雖然有盲目同暴動的表現，科學文學仍然可以繼續發展的。從前這種態度無論在那國可以代表科學文學。聰明的人向來不敢同強悍的人決鬥；他大抵帶幾分誇獎附勢同倖臣的臭味。或者他對子自己，並沒有十分的信仰。講道理有知識的人從來沒有迷信宗教的人的種種胆量同決心。但是在最近這幾個世紀裏面，他們的確積蓄了許多的信條，增加了許多的胆力；他們慢慢的從普及教育同平民文學方面找出了一條權權的路，所以從有史以來到如今，他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放胆的說話，而且要求在人類事業的組織裏面，佔一個指揮的地位。」(世界史大綱，頁四三四)

一、參考的書籍

我們所討論的問題範圍這樣廣，參考的書籍自然是舉不勝舉；況且我又熱居在天津，除了南開的圖書館以外，苦於無書可借。所以我現在只能把我平日自己愛讀的書，同這一次參考過的書列舉出來，供讀者選擇。

(甲) 關於生物學同進化論的

達爾文著 物種由來

要知道達爾文的學說，最好是看他自己的書。我，知道在中國批評他學說的人，有幾個從前

至尾看過這都名著的。

威爾遜著 發生同遺傳中的細胞 E. B. Wilson: The Cell in Development and Inheritance

岡根著 試驗動物學 T. H. Morgan: Experimental Zoology

這兩部都是近代的佳作，但是都是為專門學者說法的。比較容易懂的是下列的兩部：

孔克林著 遺傳與環境 E. C. Conklin: Heredity and Environment

托姆森著 遺傳性 J. A. Thomson: Heredity

(乙) 關於理化學的

安普斯坦著 相對論 Einstein: Relativity

蘇斯著 物質與能力 F. Soddy: Matter and Energy

施維森著 創造的化學 Slosson: Creative Chemistry

(丙) 關於人類學的

奇士著 人類的古代 A. Keith: The Antiquity of Man

德克威士著 情形學與人類學 W. T. H. Duckworth: Morphology and Anthropology

這兩部都是很重要的書，但是沒有學過比較動物學的人不容易看得懂。下列的兩部書比較的好讀：

德克威士著 有史以前的人 Duckworth: The Prehistoric Man

戈登外更著 人類學引論 Goldenweiser: Early Civilization, Introduction to Anthropology

(丁) 關於科學的歷史，方法，同人生的關係

賽推克著 科學小史 W. T. Sedgewick and J. W. Taylor: A Short History of Science

梅爾士著 十九世紀歐洲思想史 J. T. Merz: History of European Thought in the 19th Century

皮耳牛著 科學規範 Karl Pearson: The Grammar of Science

傑文斯著 科學通則 J. Jevons: The Principles of Science

赫胥黎著 方法與結果 Huxley: Method and Results

赫胥黎著 科學與教育 Science and Education

韋倫著 近代文化中科學的地位 Veblen: The Place of Science in Modern Civilization

蘇斯著 科學與人生 F. Soddy: Science and Life

魯賓遜著 在製造中的心 Robinson: The Mind in the Making

(戊) 關於心理學的

賓姆士著 心理學的通則 W. James: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比上列的這一部書容易看一點的是賓姆士的心理學教科書 Text Book of Psychology

諾可威著 孩童心理學 N. Norworthy and M. T. Whitley: The Psychology of Childhood

何爾姆士著 動物智慧的進化 S. J. Holmes: The Evolution of Animal Intelligence

(己) 關於知識論同玄學的

馬哈著 感覺的分析 F. Mach: The Analysis of Sensations

羅素著 心之分析 B. Russell: The Analysis of Mind

羅素這一部書是介紹心理學同哲學最好的著作。他是為中國學生做的，所以說理是由淺入深，引証是折衷兼說，而他的文章簡練活潑，步步引人入勝。

杜威著 哲學的改造 J. Dewey: 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

杜威著 實驗論理文存 Essays in Experimental Logic

杜威著 德國的哲學與政治 German Philosophy by and Politics

要知道君勳所信的正統哲學在德國政治上發生的惡果，同對於歐戰應負的責任，不可不讀此書。

柏格森著 創造的演化 H. Bergson: Creative Evolution

柏格森著 心理的能力 Mind Energy

傑文斯著 意志與柏格森 H. M. Kallen: William James and Henri Bergson

高利屏特著 近代科學與柏格森的幻想 H. S. K. Elliot: Modern Science and the Illusions of Prof. Bergson.

十一、六、五。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總發行所 北京 後門 鐘鼓寺 八號

THE ENDEAVOR

57

每份零售大洋二分。郵寄大洋二分。半年二十六分。大洋五角。全年五十二分。大洋一元。郵費在內。不通過郵局。可用三分。或一分的郵票代價。

注意

暑假定報辦法

本報為便利各校暑假回家之學生起見，定暑假定報特別辦法：自七月一日起，至九月十六日止，共十二個星期，計報十二份，(自第五十九號至七十號)只收大洋兩角。但只能直接向本社或北京大學出版部定閱。

這一週

黎元洪為什麼逃走？

按黎元洪內閣的原則說，凡內閣的行為總統如果委其印，或是總統的行為閣員如果委其印，結果祇有走閣員辭職的一條道路。中國這回政變，就張紹曾的辭職呈文和通電說，原因祇在內閣的責任。黎元洪如果肯容納閣員的意見，祇有換閣員的一個辦法；如果不肯容納閣員的意見，也祇有重新組織內閣的一個辦法。我們就找遍世界各國的政例，固然看見：總統與閣員衝突的結果，有閣員下野；從來沒有看見過：總統下野，而閣員連任下去的。黎元洪這一走，真可算是為中國政局上——世界政局上——開一個無奇不有的創例！

一個緊急動議

(通)

組織統一委員會

黎元洪「津行使大總統權」的辦法，是我們絕不能不承認的；「國家不可一日無主」的舊思想，也是我們應該極力打破的。我們雖然不承認「政府是惹禍的根由」，但是却不能不承認在最近的時期內選舉總統是惹禍的根由。就是惹起別的禍亂，至少也要為南北統一的一大障礙。我敢說一句老實話：現在要南北統一，非設法新政府，從新創造新政府不可。要從新創造政府，最好趁着這個無政府的時期，把這號令不出府門外的中央政府暫行停止了，組織一個「統一委員會」，專門辦理南北統一的事項。一方面把統一的手續辦好，一方面由國會趕快製成憲法。待新憲法有和南北統一後，再行選舉新總統，重新組織新政府。

這個統一委員會由各省市選出全權委員一人組織之，自成立之日起，宣告各省戰爭一律停止。統一委員會的最大職務：
(一) 監督全國兵額。
(二) 監督全國兵費。
(三) 統籌裁兵費用。

一個癡人的說夢——

情感真是超科學的嗎？

唐鑒

雙公止本年五月二十九日以前，曾讀上載表一篇，名為「人生與科學」——對於「愛」與「恨」的批評，其一。他這篇批評是：「人生與科學的方面的事項，絕對要用科學方法來解決。關於感情方面的事項，絕對的超科學。」
這話聽的前半，我是沒有開言的。他的後半，我實在不贊同。任公說要以科學方法來解釋愛情的是「癡人說夢」。但是，我正主張這種解釋愛情的。我倒情願做一個癡人，在不癡的人面前說一點我的夢話。列位且聽我道來！
任公說：「情感……內中最少有兩件的確確確有神祕性的，就是「愛」和「恨」。」「對於「神祕」的意義，沒有說得明白。他下文所說，大抵是「甲」不可分析，和「乙」不可理解。但「乙」不可理解是因為不可分析；若是可以分析，就可以理解；所以下文只就「分析」方面說。
我在未討論之先，要警告讀者一件事。就是「愛」和「恨」不可分析與他的價值的高低無關。任公說：「……想用科學方法支配他「指愛和恨」，無論不可能；即能，也把人生弄成死的沒有價值了。」這話話是用不着反駁的。因為我們論事實的時候，不能用人價值問題。譬如，我們誰不願「花長好，月常圓」呢？然而實際上花月不如此，難道我們可以不要這不如人意的事實嗎？比方愛和美——愛科學的支配，人生就沒的價值；那也是我們要老老實實地承認的。然而科學支配的結果，並不是這樣。請任公不必抱杞憂。科學方法是有支配愛和美的能力，暫且不論；姑假定能支配愛和美，世界，會更有秩序，人生只會更有價值。斷沒有任公所害怕的「果」我所得的「前」頭說即紅寬的物理，詩人「茲」大小高興，以為把紅寬的美，減少了。這是前茲一個人的見解。從別人看來，紅寬的美，不特不減少，而且得還解釋以後，反要增加。我以為愛和美經了分析理解以後，也要使人越覺得他們的可愛。

我以為這是可以分析的。任公說：「你將科學把「愛」來分析研究，什麼線，什麼光，什麼的，什麼調……；仔細你覺得如何文理密察，可以一點一點極其精確地，「美的分析，當然沒有什麼簡單，也不單就美品的質料研究的。我承認現在美學是幼稚的，對於美的分析，學問很多。但是許多學者都承認美的經驗是可以分析出來的。就是所謂線，光，的，調等，當然是支配美感的主要因素。分析出線，光等，至少是分析的一部份；豈可一筆抹殺，謂為搔不著癢處，或者止公的意思以為線，光，的，調等，不是美感。這話當然是對的。但是，二份輕氣，一份重氣，也不是水。但是在某條件之下，合起來却會變出水來；線，光，的，調等不是美，然而作某種的組織，就生出美來。這都是一樣的道理。科學分析的結果，並不是說小同二份輕氣，一份重氣，是一樣的東西；當然也不說美感同線，光，的，調等是一樣的東西。

有人說：如此則美不是依舊帶有神祕性的嗎？我說：不錯的。但是這一種神祕性，沒有甚麼希罕，是一切經驗所共有的。比方把紅色黃色混合起來就生橙色，橙色也不是紅，也不是黃，也不是紅黃同時呈現。這樣說來，橙色豈不是「的確確確有神祕性的」嗎？

美感既是沒有大了不特的特色，為甚麼我們覺得他有點神祕呢？這却有個道理。美是特種的愉快的情感，而且他所依傍的理智要素是極複雜的，極複雜則不容易分析。因為他是愉快的感情，我們才肯分析；因為一加分析，愉快就要減消，那是反乎我們的求樂的天性的。有這兩個原因，所以好像美是不可分析的。

藝術品中有很多的方面，外人看來以為是不能分析的；而藝術家自己却以為是可以分析的。藝術家配色下筆多少是可以分析的。有時有一「妙手偶得」，而自己不能分析的地方。這是因為「二

美術品的組織複雜，自己不能追憶創作時詳細的階段；(二)「得之于心而應之于手」的地方，往往非言語所能表現。後者是因為人類語言不完全，即所謂「言不盡意」，並不是不可分析，也并不

是超乎理智的作用。就是一時不能完全分析美感，但却不可不用分析方法來駕馭他。因為所謂「直覺」，「綜合」等方法，是無結果的。譬如杜甫的詩，用分析的方法，如杜工部詩所採集來的材料中一部份，雖然不精密，這有可以使人了悟的地方。若不用分析法，簡直一天到晚說他怎樣沈鬱，怎樣

雄，豈不是越說越糊塗了嗎？美的分析，現在雖然不精密，但是我們知道美一定不是不可分析的。我們知道對成人同小孩常常喜歡濃豔眩目的顏色，如深紅，濃綠等，而且不管他們怎樣配合。至於受過陶冶的人就喜歡「清微淡遠」的顏色，如青，紫，及淺紅，淡黃之類，並且注意他們的配合。這可見美不是超乎理智的東西，美感是隨理智的進步而變化的。這種

理智的成分，可以用科學方法支配的。其不可分析的部份，就是美的直接經驗的性質；那是科學的起點，而且理智事項也都有這種不可分析的起點。這種起點，就是所謂「所與性」(Intentionality)。「所與性」的本身，不特不可分析，也是不必分析；我們所要分析的，是一個「所與」(Datum)同別的「所與」的關係，就是要有甚麼其他「所與」而這一「所與」機能發生。至於要分析「所與」的本體，是無意義的問題，好像問白色為甚麼是白色，或是問第一個以前還有第一個沒有，一樣。

任公由美說起愛，他的浪漫的筆鋒更起勁了。他說：「至於『愛』，那更『玄之又玄』了。假令有兩位青年男女相約為『科學的戀愛』，豈不令人噴飯？」但是，這個問題，恐怕不是一句

「挖苦」的話可以勾銷的。據我愛人的意見，以為「科學的戀愛」，不特沒有甚麼可笑，而且是最

高深的戀愛。現代的心理學及心理學已經證明人的戀愛是受他的氣質，已往經驗，及現在環境所制約的。中國俗語說：「情人眼裏出西施」，也以爲愛是「玄之又玄」的。不知道實際並不是這樣。有些男人愛上一個在普通人以爲很醜的女人，大家就講這是不合理的。自心病學者看來，就知道這女人一定有某點，如多變，或凸目，或特種的口音之類，可以使那個男人喜歡，而這個男人所以喜歡這一點又是因為他小時對於這點曾感受過大愉快的緣故。這些事情，本人往往自己不知道；但是，用某種方法，可以證明這種因果關係。我所謂「科學的戀愛」，就是一個人要學

分析自己的性情同偏執，(即所謂有「自知之明」)庶乎不至因為對方的不重要的特點，陷入情網，致貽後悔。據心病學者的經驗，這種不幸的事，是往往而有的。

任公又引孝子割股療親，程嬰杵臼代人撫孤，而犧牲生命，田橫島上五百人的自殺做例子，而說「這等舉動……都是不合理的，卻不能不說是極優的人生觀之一種。」世間竟有不合理而又極優的人生觀，豈非奇談。據我看來，程嬰，杵臼處那種環境，他們所做完全是合理的。割股療親，動機是合理的，方法是不合理的。這事，我在科學與德行篇中(見六年科學第三卷第四期)曾論過，我那裡說：「夫人身皮肉，難保無病，倘存乎其間，以食老病之人，殆矣。且不語脈絡，操刀妄割，設有不測，勢必震驚病者而其疾日以加篤……」人生觀應該包含動機，方法兩方面；方法不對，往往弄出同動機相反的結果，不能算是優等的人生觀。田橫島上的五百人的自殺，因為田橫的自殺。田橫的自殺，不過因為不肯臣事劉邦。這是封建時代的習氣，沒有甚麼特別可取的地方。五百人大抵因為感田橫的知遇而死，也是效忠子個人，沒有多大價值。現代日本乃木大將身殉明治天皇，他們國中的知識階級都

不以爲然。歐美倫理學者也多批評他的不是；因爲一個人自己是一個目的，不應給別人作手段；別人而人死，是不認自己爲目的(殉主義又當別論)。清儒宗死的時候，最受知識的康有爲却沒有焚龍燭而去；康氏的爲人不必論，但是這一點却不是他的理處。田橫島上五百人的自殺，動機無可取，方法更無倫，豈可看做極優的人生觀。

至於「孔席不暖，墨突不黔，釋迦割臂餽佛，字架替人贖罪(替人贖罪也是神話)」這四個人是理智極高，感情極富的，於「民胞物與」的道理見得深切，所以有偉大的毅力；並沒有甚麼不可思議的地方。這種極偉大的人物同冥頑不靈及窮兇極惡的人，一樣是變態的，一樣是可以分析他的原因的；不過現有的史料不夠做根據罷了。這些人是經過後人多量的理想化的，所以我們覺得他們有神妙不可測的地方。請看論衡齊知篇，就知道漢時已經把孔子當做神人而後知萬世的了。耶穌釋迦的理想化，當然是更厲害。

至於「人類活歷史，卻什有八九從這種神秘(指)一個人對於所信仰的宗教，對於所崇拜的人或主義，那種狂熱情緒」中創造出來。」這不能成爲一種理由。熱情生出活歷史，固然是事實；但是，熱情不可分析，又是一個問題；不能以前者證後者。這裏，我可以再說一句話，就是這些熱情所創造的活歷史，至少一半是精糕的。中國歷朝的女禍，歐洲宗教的殘殺史，就是因爲熱情脫離理智的羈絆的結果。這種「脫羈」的情緒，我們不必去鼓勵他們。

我們所以看得愛這神秘，是(一)因爲他的成因比別的心理事項複雜，一時不能分析得精密；(二)因爲愛是最強度的快感；我們不肯用理智分析他的心理條件，因而消滅他；(三)因爲他是

人類最高的快感，所以許多文學家把這種理想化，弄得我們以爲愛是「玄之又玄」，而且「神不可侵犯」的東西。其實愛同火差不多；他的本體沒有甚麼好壞，而他的結果是可以好可以壞的。他受理智的支配的程度愈大，他的結果愈好。反之，結果就愈壞。世間許多罪惡，是由不受理智支配的愛情發生，凡誠實不自欺的人，一定不肯同十七八歲男女一般見識，把愛看做神秘而至無上的東西。近年青年男女，因爲信仰愛是神聖的，是絕對超理智的，而弄得身敗名裂，貽禍他人的，已經不少了。

至於愛的本身，是經驗的「所與」，是不可分析而且不必分析的，同美一樣。上文說美的話可以類推，恕不重提了。我以上說了些多話，現在要做一個結束了。就是：關於情感的事項，要就我們的知識所及，儘量用科學方法來解決的。至於情感的事項的「超科學」的方面，不過是「所與性」，是理智事項及一切其他經驗所共有的，是科學的起點；我們叫他做「神秘」，也未嘗不可；不過這種的「神秘」，同一「平常」的意義無別能了。我的夢話，「暫此爲止」。

自張自勸先生在清華學校關於人生觀與科學的演講發表以後，引出了許多直接或間接關於

的演講發表以後，引出了許多直接或間接關於

的演講發表以後，引出了許多直接或間接關於

的演講發表以後，引出了許多直接或間接關於

的演講發表以後，引出了許多直接或間接關於

的演講發表以後，引出了許多直接或間接關於

的演講發表以後，引出了許多直接或間接關於

的演講發表以後，引出了許多直接或間接關於

的演講發表以後，引出了許多直接或間接關於

「玄學與科學」論爭的所給的暗示

唐鉞

自張自勸先生在清華學校關於人生觀與科學的演講發表以後，引出了許多直接或間接關於

- (一) 辨論者對於對方應取的態度
- (二) 辨論者對於讀者應有的關顧
- (三) 辨論者對於題目應負的責任
- (四) 辨論者所用的名詞應下定義
- (五) 誰配說話
- (六) 發表辨論的機關

(一) 辨論者對於對方應取的態度

當丁在君先生發表文學與科學以後，梁任公先生就定出兩條論國際法：(甲)辨論時不要罵對方，(乙)不要旁涉枝葉問題。關於後者，下文再說；此則且說前者。在君第一篇文，說了幾句頑皮話，挖苦君勳。這雖然只是笑話，不為虛言。但是，究竟不是用正當的。因為無論一個人怎樣有修養，很少能絕對的平心靜氣；君勳的雅量實難得，但也不能「犯而不校」，所以他的答覆中就寫出一大段「君子之襲取」來。雖然兩方沒有傷感情，但是，未免浪費筆墨。我以為這種話頭，最好能刊落淨盡。雖然大家都有「忍俊不禁」的時候，但是，文字究竟比不得談話，大家總要莊重些為是。

(二) 辨論者對於讀者應有的關顧

發表文字，原要公衆注意。不然，儘管可以用私函往來討論，不必登載在報章上頭了。既是要大衆注意，就不能不尊重讀者。這事，第一應該不浪費筆墨，去譏刺對方，因而浪費讀者的腦力和時間。第二，不必將作者與對方的私人關係，以及一切其他關於人的一面無關論題的「事情寫手讀者看，此次論爭的諸君，很多都免不了這個手續。我覺得這種行為不是「知禮的」(polite)。我想把與本題無關的私人關係寫給讀者看，有點像把自家裏的「婦姑勃嗚」告訴人一樣。至於張東蓀先生(文見時事新報學燈內)却提起雙方人數多寡的問題，看見努力上許多文章，君勳，而沒有駁在君的，他就做了一篇文駁在君。我想學術上辯論，不是行政會議，要服從大多數的。論爭的兩方，人數多的未必是，人數少的未必非。若是我們所爭的，是兩方的孰勝孰負，或者有多助寡助的問題。但是，我們所爭的是在他們的主張孰是孰非。既然所爭在是非，那末，雙方參戰者何多寡，當然不成問題。所以經農們，或說完大部份，必定使讀者「如墮五里霧中」，使我自己也提起私人的事體。但是，後不為例一把他的詰問君勳那篇文給我看的時候，原也說及雙方人數多寡的問題；我就請他刪去，他也贊成。我想為尊重讀者起見，辨論者應該不說這此與論題無關的話，纔是。

(三) 辨論者對於題目應負的責任

對於題目應負的責任，第一件，任公所定的國際法裏頭已經有了，就是，辨論須緊扣本題，不要旁涉枝葉。君勳的講演，範圍已經廣泛。在君又把他的稍微放大些。到了君勳的答覆，竟放大了好幾倍。此後越放越大了。我統計起來，有下列許多問題，都牽涉在內：

(一) 人生觀與科學的關係 (這是君勳的原題)

後來在君把他的講演所關涉的各事分論，又經林宰平先生分段辨論。(見時事新報學燈內)我覺得林先生的分題，條理很好。我將他他分段的大概列下(各目的文字不是林先生原有的)：

- (一) 人生觀與科學的關係
- (二) 科學的分類法
- (三) 論理學(包概念、推論等)與科學的關係
- (四) 純粹心理現象與因果律
- (五) 知能論
- (六) 純粹心理現象與因果律
- (七) 科學教育和修養
- (八) 任公文(見農附刊)中所提的問題，又稍微與上列的不同。就是：
- (九) 人生觀和情感的關係
- (十) 情感和科學方法的關係
- (十一) 張東蓀先生又提出三題來：
- (十二) 科學與哲學的分界(這三題的講法是大要，不是他的原文)
- (十三) 科學的性質
- (十四) 科學與考據學的關係
- (十五) 以上共有十三題，其中也有幾題密切相關的，可以一起討論。但是，要想在一篇文中論完他

們，或說完大部份，必定使讀者「如墮五里霧中」，不知道論點所在。我希望以後的論爭者極力縮小範圍，因為問題的範圍小，則討論時不至發生誤會；因之，真理容易發見。

(四) 所用的名詞應下定義

這層最要緊，但是，也很不容易實行。因為本題以外，所以以論說事物，若一一加以定義，勢必使文字過於冗長。我的意思，最好取折中辦法。將與本題相關較切的名詞加以定義。其餘的，一俟對方對於他們的定義與作者意中的定義發生異點時，作者再發表他自己的定義，以便參較真相。

(五) 誰配說話

這層最要緊，但是，也很不容易實行。因為本題以外，所以以論說事物，若一一加以定義，勢必使文字過於冗長。我的意思，最好取折中辦法。將與本題相關較切的名詞加以定義。其餘的，一俟對方對於他們的定義與作者意中的定義發生異點時，作者再發表他自己的定義，以便參較真相。

(六) 發表辨論的機關

我國還沒有適當機關，可以發表文學與科學中一般問題的言論的。但是，一般讀者與其是求知若渴，所以日報週刊，起而負擔這種責任。這固然是很好，但是，也不免有遺憾。即如此次，在君以為努力是給一般讀者看的，所以他應該說些頑皮話。然而因此却引出雙方許多無謂的爭論。若是在哲學期刊上發表，大家就不好這樣開頭笑了，也不便提起私人關係了，所以我因此次爭論，極盼學界中有個適當的發表這類言論的機關出來。

以上是我對此次論爭所得的暗示。至於他們的價值怎樣，我不敢講；我不過寫出來給大家看看，以備萬一之採擇，罷了。

阿拉伯 (Kahlil Gibran) 的小品

文字

詩人 (Poet)

莫上有一杯補酒，四個詩人圍桌而坐。第一個詩人說：「我覺得，由我的心眼，我

見這酒的气味飄起在空中，像迷林中一片鳥雲

第二個詩人仰起他的頭，說道：「由我的內在的耳朵，我聽得那些靈敏的鳥兒唱歌。那美妙的音調包圍了我的心兒，正像玫瑰把蜜蜂監禁在花心。」

第三個詩人閉了眼睛，張開兩臂向前作了個抱的姿勢，說道：「我的手碰著他們了。我感著他們的羽翼，像一個睡著的仙女的呼吸，輕輕地播弄我的指頭。」

於是第四個詩人起來舉杯在手，說道：「唉，朋友！我的視聽聽覺都太鈍，我不能看見這酒的香味，也不能聽得他的歌聲，也不能感覺他的羽翼在撲擊。我知道這酒是甜，所以我必須喝他，或者由是可以用銳利我的感官，把我拉到你們的有酒的高度。」

將酒杯擱在嘴邊，他把那葡萄酒喝得一滴不剩。

全知與半知 (Knowledge and Its Phenomena)

四匹蚌坐在一塊木板上，這木板是懸浮在河邊的。忽然這木板斷了，這塊木板，於是便乘流而下，被的漂下去。那些蚌快樂得不得了，因為他們從來不曾坐過船。

後來，第一匹蚌開口說了：「這真是一塊好出奇的木板，它動起來，像是活的。從來不曾聽見過這種種的木板。」

於是第二匹蚌開口說道：「不是的，我的朋友，這塊木板和別的木板一樣，並不會動。它是條河，是地正朝着海走去，便也帶着我們和這木板一同去了。」

然而第三匹蚌開口說道：「既不是木板動，也不是河動，動在我們的觀念中，因為我們有」

念，就有東西是動的。」

於是他們問第四匹蚌，她白始時注意靜聽但總不曾說過一句話，那三匹蚌問她的意見。

第四匹蚌說道：「你們各人都對，沒有一個是錯的。動在木板在水又在我們的觀念中。」

可是三匹蚌竟大怒起來，因為中間沒有一個願讓自己的意見不是對面其餘兩人的意見不是全錯。

於是奇怪的事來了。那三匹蚌合在一起把第四匹蚌推落河裏去了。

追悔 (Repentance)

在一個沒有月亮的晚上，一個人走過那會園子，偷了一個他所能找到的最大甜瓜帶到自己家裏。

他把甜瓜剖開，知道這瓜是不甘熟透的。於是奇起來：「這瓜，天良發現，懊悔得什麼似向；他這偷了這個瓜。」

Kahlil Gibran 的身世，我不知道，只知他是阿拉伯的現代一個有名詩人。

上面三篇是他的小品文集「先驅者」(The Forerunner) 中選出。除「先驅者」而外，他的著作已出版的，有「瘋人」(The Madman) 及「附屬」(The Belonging) 等。

「先」者博愛一切，然而所得的報答是嘲笑與輕視。如若對人互愛，然而人家好像沒有聽得。于是他把愛藏在心裡，把愛和諷刺藏在表面，要人們被激怒了，來注意他的話。這是 Gibran 解釋他的文字所以諷刺與咒罵之故。愛一切不得，乃憤恨一切；這大概是 Gibran 的思想罷。

福建軍隊現勢之調查

孫傳芳昨日(九日)有個通電，說：『關於五日攻下閩清，……于大湖方面之現勢，尤溪古田一帶之軍事等，刻亦準備進

剿。一俟殲滅，所有閩海境安所進，即告肅清。……看這通電報，好像『掃蕩閩南，直指閩中事耳』。……以孫傳芳『福建軍隊現勢之調查』表証之，幾少道孫傳芳的電報，然由是知人之談了。

(甲) 屬於北方者

第一軍	王承恩	四旅	永泰
第二師	孫自芳	一師	福州
第三師	周蔭人	一師	建甌
第四旅	王永泉	一旅	莆田
第五旅	王永泉	四旅	閩清
第六旅	王永泉	四旅	永泰
第七旅	王永泉	四旅	永泰
第八旅	王永泉	四旅	永泰
第九旅	王永泉	四旅	永泰
第十旅	王永泉	四旅	永泰
第十一旅	王永泉	四旅	永泰
第十二旅	王永泉	四旅	永泰
第十三旅	王永泉	四旅	永泰
第十四旅	王永泉	四旅	永泰
第十五旅	王永泉	四旅	永泰
第十六旅	王永泉	四旅	永泰
第十七旅	王永泉	四旅	永泰
第十八旅	王永泉	四旅	永泰
第十九旅	王永泉	四旅	永泰
第二十旅	王永泉	四旅	永泰

(乙) 屬於廣東者

第一師	王獻臣	一師	上杭長汀
第二師	王獻臣	一師	上杭長汀
第三師	王獻臣	一師	上杭長汀
第四師	王獻臣	一師	上杭長汀
第五師	王獻臣	一師	上杭長汀
第六師	王獻臣	一師	上杭長汀
第七師	王獻臣	一師	上杭長汀
第八師	王獻臣	一師	上杭長汀
第九師	王獻臣	一師	上杭長汀
第十師	王獻臣	一師	上杭長汀
第十一師	王獻臣	一師	上杭長汀
第十二師	王獻臣	一師	上杭長汀
第十三師	王獻臣	一師	上杭長汀
第十四師	王獻臣	一師	上杭長汀
第十五師	王獻臣	一師	上杭長汀
第十六師	王獻臣	一師	上杭長汀
第十七師	王獻臣	一師	上杭長汀
第十八師	王獻臣	一師	上杭長汀
第十九師	王獻臣	一師	上杭長汀
第二十師	王獻臣	一師	上杭長汀

(丙) 態度不明者

第一旅	孫本戎	一旅	莆田
第二旅	何成瀾	一旅	泉州
第三旅	沈永福	一旅	南安
第四旅	高義	一旅	泉州
第五旅	黃炳武	兩營	閩清
第六旅	李烈均	萬餘	海澄
第七旅	吳道	共二千餘	西鄉
第八旅	邱汝	五千	尤溪
第九旅	高	一千	西鄉
第十旅	高	一千	西鄉
第十一旅	高	一千	西鄉
第十二旅	高	一千	西鄉
第十三旅	高	一千	西鄉
第十四旅	高	一千	西鄉
第十五旅	高	一千	西鄉
第十六旅	高	一千	西鄉
第十七旅	高	一千	西鄉
第十八旅	高	一千	西鄉
第十九旅	高	一千	西鄉
第二十旅	高	一千	西鄉

以上統計亦不下五萬餘人，而其中可觀者，亦僅孫許兩部。……多不勝算，人數一時亦未能分晰。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週報

THE ENDEAVOR

58

總發行所 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每號零售銀元二枚。郵寄大洋二分。半年二十六號。大洋五角。全年五十二號。大洋一元。郵費在內。不通過郵局地點。可用三分的或一分的郵票代價。

啓事

第二個半年(二十七至五十二期)努力彙訂本，已裝成了。附有很詳細的標題索引和著者索引，最便檢查。定價大洋七角。此次合訂本只有四百部，購者從速。

這一週

一片「依法解決」聲

黎元洪每次通電都有「依法而來」，「依法而去」的話。我不知道黎元洪來做事的總統，所依的是什麼法？又不知道他這回被保系逼走天津，所依的又是什麼法？

華政式的國會，也口口聲聲要「依法解決」，但不知承辦大總統職責即為去職，所依的是什麼法？

自去自來的國務員，也口口聲聲說「依法攝行總統職務」。但不知對於十三日的免職命令認為無效，對於十四日攝行職務的命令又認為有效，所依的又是什麼法？

以「天命在余」自傲的曹錕也通電說：「竊念大總統為一國元首，京師為全國首領，今於旬日之間，竟有內閣辭職總統去位之舉。國家不幸，莫甚於此。現大總統既向國會辭職，自應聽從國會，依法解決。」

那歷時該趕緊把這污點洗滌，——制止現在的惡行，防礙將來的亂源，——才能有個比較好的將來。及我身而實現。否則滋蔓難圖，不至同歸於盡不止。我們試想，如果人人都做了亂世的犧牲，而渺渺的前途還是永永呈其黑暗，我們怎肯甘心做這沒有代價的犧牲而不及早謀自救呢！

然而這洗滌污點的方法却是一個絕大的問題。這方法究竟怎樣，據一般的揣想，不出下列三條大路：

- (一)乞靈法律。
- (二)借重實力。
- (三)培養根本。

主張(一)路的，以為只要有好的法律來納民軌物無論什麼人都在一定的軌道內活動，彼此便不能超越了。主張(二)路的，以為只要有正當的實力可以左右時局，便能除暴安良，匡救一時。主張(三)路的，以為只要養成國民普遍的崇正精神，便是正本清源的至計，趨向既端，何涉不臻。這三條路，似乎條條可通，而且向來有人在那些做不斷的試驗。然而效果怎樣，我們正難指說呢。

我們且先說法律，我就不能不抱怨這亂七八糟的立法機關。十餘年來，固然南北飄泊，很難專定，但決不致連一部根本的憲法也沒有從容議定的工夫；然而他們竟終於沒有議成。所以就目前的狀況看來，法律的完成真是河清難俟。再退一步說，即使有良法律產生了，也須有行法的精神才得得出法律功能，空垂條文，決不會即持國家於磐石之安的。

其次說實力。我們如果利用了某種實力來直接行動，把那些憑藉城社的狐鼠趕殺一個乾淨，不但快心，而且徹底。然而這種實力在那裏？即使有了，成功了，也不免以暴易暴，相繼以起的種種原因，必且新興迭代而沒有已時。這不但不是辛亥以來向往的事已給我們一種深切的教訓，便是歷史上的成例也告訴我們不少的事實了。

又次，說培養根本。這可以說是四平八穩，最沒流弊的辦法了。但此舉的實現，當然有待於教育。要教育完善而且普及，自非十年或數十年後不為功。何況現在的教育狀況往往不能維持固有的最低限度，竟有奄奄待盡的景象呢！這樣的

緩不濟急，當然不是救急的良方了。寫到這裏，我覺得對於時局的解決，真是空虛極了。但是時局的進展雖天天擴大，而解決的方案一定也有切實具體的辦法運籌他進行。不過像我那樣空抱杞憂而很少問歷的人都一時見不及此罷了。我很希望有見及此的多把方子開出來，只要用藥對症，我們便得如法泡製地實行。我這一點不成片段的雜感，只當懇求方的招帖了。

一二、六、一八，在上海。

科學與人生觀

王星拱

張君勵先生和丁在君先生爲了這個問題，打了一個月的惡戰，並且引起許多人加入戰團。於是戰線因之而延長，戰地亦因之而擴大，所爭論的問題，愈弄愈複雜了。一直到了折騰的端陽佳節，還沒有打一個決定的結果出來。或者擬令打到無限期，我早已也想像不能有一個決定的結果出來！我早已也想像不能有一個決定的結果出來！我早已也想像不能有一個決定的結果出來！

這問題中有兩個名詞，一是「科學」，二是「人生觀」。我們先把這兩個名詞的意義確定下來，然後來討論牠們有無關係及其關係若何。科學有兩個意義：一是廣義的，一是狹義的。廣義的科學是：凡由科學方法製造出來的，都是科學。這句話有一些人不承認。他們說：「科學之所以成爲科學者，以其內容，非以其方法也。」他們的意見似乎是：科學方法是形式的邏輯，這

個形式的邏輯，宗教中也用牠，小說中也用牠，難道宗教小說都可以叫做科學嗎？(見本月十五日晨報副刊張東蓀先生論文。)這實在是誤解科學方法。科學方法不是形式的邏輯，其中有許多精密嚴密的手段。所謂精密者，是層層不漏空，

精密嚴密的手段。所謂精密者，是層層不漏空，

精密嚴密的手段。所謂精密者，是層層不漏空，

精密嚴密的手段。所謂精密者，是層層不漏空，

所謂嚴肅者，是不以感情而取。宗教家小說家實在沒有用過這個方法，而且他們無須用這個方法，或者他們簡直不用這個方法，若用這個方法，那就不成其為宗教小說了。狹義的科學，是指物理化學生物學地質學等。現在已經為普通「街上人」所承認為科學的。這些科學，萌芽於希臘，重生於文藝復興時代，昌明於十八世紀之後。我現在姑就這個狹義的科學來立論。

人生觀這個名詞，因為歷史上之演變，也有兩種不同的意義：一是生命之觀念。(Concept of life) 是生活之態度。(Mood of living) 這個生活，是以前普通術語中所謂精神生活而言。依科學去解釋生命問題，應該叫做「人生之科學」。和依科學去解釋宇宙問題，應該叫做「宇宙之科學」一樣。對於生命這問題，科學獨有科學的解決方法，其解決之範圍，固和科學家之贊同不贊同，也是另外一層問題。縱令科學家能解決得圓滿，也不能得大家全體贊同。科學家觀：地繞日而行，宗教家一定要說日繞地而行，有什麼辦法呢！依科學態度而整理思想，排遺意見，以至於身體力行，可以叫做「科學的人生觀」。

科學家的態度，與宗教家及藝術家的態度實在是不相同的。現在我要從這兩個意義上面，來討論一番。

我們把這兩個名詞向界說說明白了，我們再來討論科學是否適用於人生觀？換一句話說：科學是否能夠應用以解決人生問題？我們要來討論這個問題，必須先看看科學所憑藉以構想起來的是些什麼。

科學所憑藉以構想起來的，有兩個原理：(一)是因果之原理。(Causality) (二)是齊一之原理。(Uniformity)

因果之原理是說：宇宙中之各種現象，必定有因果的關係，沒有無因而至的，也沒有不生效果果的。這因果原理，包含著可分之原理(Indivisibility)或多元之原理(Multiplicity)因為辨別出來何者為因，何者為果，那已經把宇宙分成零零碎碎的碎片了。有些科學家以為宇宙是不可分的，故對於因果原理，以為反對，姑舉一例而言：布拉克烈(Black)說：我不覺得可以將這甜餅的糖，把他所製成引出來，是：糖是一件東西，甜是一件東西，這兩件東西如何發生關係起來。依因果之原理來講：因為糖中有糖質，所以糖是甜的。但是這裏又要發生兩個問題：一是：何以糖中有糖質？二是：何以糖質是甜的？再往下追尋，可以至於無限，而糖與甜兩個的因果關係，永遠接續不起來。所以他的結論是：「原來就沒有糖是甜的這是一回事。」(莊子說：「今日適越而昔至」)「庸詎知天之非人乎？庸詎知人之非天乎。」

科學以為宇宙是可分的，這毛克里脫司(Moeris)所講的原子，幾何學中所講的點，萊布尼士所講的單子，(Monad)力學中所講的力線，物理學中所講的電子量子，化學中所講的分子原子，生物學中所講的單位性質，都是在宇宙可分之原理上立論。固然：拿時間空間物質或其他作體逐漸分析，是無限的，然而無窮無盡的分析，還是算學中算論所發見的。凡我所能分析得到的，總是有限的，但是又可以無限分析無窮。無窮之外可以有有限，例如○與一之間，有無限的分數，然而一却是有限的數。若果宇宙是一個混沌圓狀的東西，那麼科學就不能成立了。

齊一之原理是說：同因必生同果。假使沒有這個原理，則宇宙之間就有千千萬萬一點一滴的事實，我們很難尋究因果關係出來，那麼，科學也無從構想了。歷史告訴我們：科學可以從許多現象上看出回點，而把這些回點綜合起來，就成為定律。有一些科學家也極力的想方法去推測這因果原理。然而比推測因果原理，却還要困難得多的。其中最難最有力的論調，就是價格的變化。他的意思是：宇宙間所有過去的事實，都是現在現象發生的原因；像佛家一句話來說，就是所有過去都說現在。但是宇宙間所有過去的現象之其趨，是時時刻刻不同的，所以宇宙間永遠沒有回因。現象。既沒有回因的現象，那裏能有因果現象呢！那麼，回因必生同果，不過是一句便利的虛語。然而科學的意見，却不與此相同，試為敘述於下：

一件東西的性質，可以從兩方面看待，一從個體方面看待，是為個體之性質。二從類同方面看待，是為類的性質。個體的性質，是一件東西

所有無限的性質；把這些無限的性質集合起來，就是這一件東西——物。類的性質，是一類中之分子所共有的若干性質，把這些共有的性質集合起來，就是類。科學的定律，是建築在類的性質上面的。

類的性質，可以分為兩種：(一)是一類中之分子必有之性質；(二)是一類中之分子性質之平均代表。形式邏輯與算學中之類的性質，都歸第一類，例如凡甲皆歸甲類，凡非甲皆歸非甲類；凡是單個的(不一定是物質)都歸「一」類，凡是成雙的都歸「二」類，凡是沒有的都歸零類，凡是無限的都歸無限類。但是在流體物質的科學之中，有例外。在社會學中，固然是如此，在生物學中也是如此，即在物理學化學中也是如此，這種平均代表的類的性質，又有二種：一是定性的平均代表。例如凡物受熱則膨脹，是物類之類的性質，然而水在零度四度之間，受熱則反收縮，有一種離離金，受熱亦不膨脹，受冷亦不收縮。他言為人類之類的性質，然而人類中却也有「巴子」。

一是定量的平均代表。例如五尺半高。為人類之類的性質。然而嚴格測量起來，恐怕沒有人恰恰是五尺半高。有許多對於從平均代表上構想起來的定律，大加攻擊，而以對於定量的平均代表為尤甚，他們的意思以為：各人有各人的高度，五尺半不過是一個平均代表，代表不是本身，所以沒有真實之價值。豈不見現在的國會議員嗎？他們到是代表，但是這些代表的意見，可是真實的國民意見呢！我也承認這個攻擊，不是無理取鬧。二千年前亞里士多德，也曾看出這個困難，他曾用最終法式的觀念來免除牠。他說：一個人無論多高，都有個往五尺半高——最終法式——的趨向。依我看來，這到可以不必。這個類的性質，惟其因為牠們能夠代表類中分子的性質，所以牠們也是真實的，從牠們上面構想起來的定律，也當然是真實的。倘若從國民中抽出的議員，真正能做國民的平均代表，他們的意見，豈不是真實的民意嗎？這不過是一個比喻，嚴正的討論，還要歸到平均代表之類的性質之問題。

個體的性質之一部分。個體的性質，既是真實的，這個類之性質自然也是真實的。一個特別的物之個體的性質多得很，例如顏色堅度，……而受熱則膨脹，也是這些個體的性質之一端，但是這「受熱則膨脹」的性質是所有的物所共有的，至少也是多數的物所共有的。我們把各物之不同的性質——如顏色堅度——放在一邊，而把各物之共有的性質——受熱則膨脹——單提出來，為類之性質，這有什麼稀罕呢！

至於定量的平均代表的類的性質，也是真實的。在生物界中，一個生物之個體性質，參差不齊，這是事實，我們不能不承認。然而一類中各分子的性質，總有一個類的平均(Average)這也是我們不得不承認的事實。一類中各分子的性質之分量，也許沒有一個恰恰和這平均代表相符，但是也許有多數是恰恰和這平均代表相符的。足見個體之性質即為類之性質，並不是不可能的。例如一羣人中，也許沒有一個恰恰是五尺半高，但是也許有許多人是恰恰是五尺半高。若是一羣人中沒有一個恰恰是五尺半高，而我們仍可用五尺半來做平均代表，這是因為宇宙是可分的；因為五尺二，五尺三，五尺四，五尺六，五尺七，五尺八，……和五尺半都是理智觀分子宇宙的數目；五尺二……五尺八，既是可有的，五尺半自然也是可有的，並沒有如攻擊者所說的那麼與真實不符。在無機界中，各原子各電子之溫度速率……等等分量，固然是不同的，然而却是不回到「奇怪」的地步，而可以為一個平均數所代表。這樣的事實，即如加烈所說的無秩序之秩序。我們在力學中用物，在電磁學中用物，在氣動說中也用物，並不是在客觀方面無所憑藉，而隨意建設起來的。這些定量的平均代表，論他們的價值，固然是真實的，因為牠們可以利便思想推測之進行。即論牠們的本質，也是真實的。不過牠們的真實和感觸所得的，不是完全一樣的。我們承認：在感觸的世界之外，另外有一個世界，這素把稱叫做形式的世界，皮耳孫把牠叫做概念的

世界。他倆的意思固然不同(例如概念的形式的

世界不是有描寫的作用的。皮耳孫的概念的世界

世界不是有描寫的作用的。皮耳孫的概念的世界

是有描寫的作用的。然而有一點却相同。就是這一個非成觸的世界，是由成觸的世界抽出來。而且這個非成觸的世界，是絕對底有規則的。這一點却與玄學家所主張的超物質的自由世界的世界，大不相同。所以說：從物之個體的性質，抽出類之性質，是抽象之原理，也可以叫作抽象之原理。一因爲不是抽出一個空東西出來。一皮耳說：概念世界是用成觸世界建築起來的。

現在我們就用皮耳的名詞：概念的世界。來陳述我們的意見。類之性質，是一類中分子之個體間性質之平均代表，個體性質是存在於成觸世界的。類的性質，是存在於概念世界的。科學事實，就是個體性質之表現。科學定律，就是類的性質之表現。類是不能脫離個體而獨立的，概念的世界是不能脫離成觸世界而獨立的。科學定律，也是不能脫離科學事實而獨立的。所以概念世界中有同因必生同果的定律，成觸世界中，也必定先有同因必生同果的事實。

這兩個原理，實在存在於宇宙之間。所以科學物理化學等科學可以憑藉它們而構造起來。我們再看人生各種現象，是否與動物物理化學等科學所研究的對象——從這兩點看來——有根本的不同。換一句話說，就是這個原理，是否也存在於人生各種現象之中？

(一)生命之觀念。生物界與非生物界之最大的區別，就是一邊是有生命的，一邊是無生命的。然而這兩大界的界線，也不是容易劃得出的，就「低等動物之本能，和高等動物之智慧不是容易劃得出的」。一般地球上的生命，必定曾經有「一天從無機物質進化而來，這是我必須承認的事實。而目化家裏有一種試驗，雖不能證明，然而却可指示生物如何從礦物進化而來之途徑。波特蘭(Botley)把一種膠體物質，放在極紫光中，此膠體物質之動，頗類似單細胞生命之動。極紫光是富於能力的，多數膠體物質之原子，是跟大的。由此我們可以猜度：無生命的物質，若依

一定的成分之配合，再經受一定的壓力之傳遞，是可以變成有生命的。這種配合與傳遞，自然是在科學家所辦不到的。但是我們不能因爲現在科學家辦不到，就相信有一個神祕的力量在裏邊主持。天地之間，科學家所辦不到的事，還多得呢！即就無機界而論，我們還不能用人力去發生和支配類原質之放射的變遷。試問我們可能相信類原質裏邊，也有一個生命之力或與生命之力有同等神祕意味的力在那裏主持嗎？斯賓塞(John S. Mill)我們解決這個問題，實在用不着像斯賓塞另外加一個生命之力到生物界裏邊，也用不着像斯賓塞另外加一個物質有生命。無生命的物質，在物質史時期中，有一定的組織，經受一種特別環境之刺激(這個環境也許在現在和將來地球上天然狀況之中，不能重新發見了)就進化而成生物，並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下等動物不過用本能而反應去求生，到了高等動物，遂進化而用觀念之選擇與組織——即智慧而活動，我們也不必另外加入一個靈魂，去解決高等動物的智慧之問題。總之高等動物之智慧活動，不過是生物活動中之最複雜者，和低等動物之不能活動，并無根本的區別，用不着歸功於靈魂。生物活動，也不過是天然活動中之一部分，和無機界之活動，也沒有根本的區別。也用不着歸功於生命之力。所以凡用以研究無機物質的理化法，也可以應用於生物問題。用以研究生物的生物學，也可以應用於人生問題。不過在人生問題中，因子較爲複雜，不及在科學(就狹義的科學而言)裏邊各問題中的各因子，容易試驗者所規訂而已。

(二)生活之態度。前段已經說過：這個生活，是指普通通稱中所謂精神生活而言。玄學家之主張科學不能解決人生問題，其最重要的理由，大概不外乎三種。

(甲)意志自由。他們說：人的意志是自由的，科學所憑藉的因果律，不能應用到這上邊去。意志是人生動作之起源，即是人類歷史之產地。意志既不受科學的管理，則由意志而產生的人生動作，自然也不受科學的管理了。我們因爲要討論科學是否應用於人生，我們到要首先問問：意志可是真正自由的？從好的意志的方針說起來，愛生惡死，是生物之天性，人類當然也有這個天性。然而用橫島上的五百人，判了死罪半個都不留的地步也不悔。(用梁任公先生所舉之例。歐洲大戰的時候，有許多愛國健兒，甘心投命於槍林彈雨之中。從壞的意志方面說起來，愛好也是人類的天性，在廉價廉恥的事，總是人所不願意做的。然而竟有人終身從事於賭博事業，而毫不以爲怪。試問我們受了氣質(Temperament)之遺傳，和環境之濡染與暗示，都能願意我們所原來願意的嗎？

(乙)感情神祕。對於這一點，哥德先生的一個人的說夢(努力第五十七期)已經說得很詳細，我現在不必多說了。人類有求生活(包含個體與種族而言)與求較好的生活(即所謂向上的生活)之欲望。能够滿足這些欲望的，就發生愉快的感情，不能滿足這些欲望的，就發生悲苦的或憤憤之情。其程度的強弱，雖不能像二加二得四那樣容易明瞭。然而却也不像「哲子石」(Philosopher's Stone)那樣底不可捉摸。若果我們明白了這個途徑，却可以用方法去發生感情。而且中國舊書中有「以理克欲」發乎情而止乎禮義」的說法，這個「克」和「止」，也就是用方法去支配。不過我們究竟願意克不願意克，願意止不願意止，又要遇到上節所說的意志問題上去，這裏不再說了。

(丙)人生觀之不統一。他們說：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對於同一的境遇，樂觀者以爲可喜，悲觀者以爲可憂。對於同一的事體，「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張君勱先生說：科學與人生觀無關，丁在君先生說科學與人生觀有關。科學裏沒有什麼公式，把大家的意見都可以囊括而無遺。固然：各人有各人的天性，由先天遺傳而得來，各人有各人的學識，(指所有的知識不必是科學知識)由後天教育而得來。各人的

觀察點不同，當然各人的人生觀不同。而且我們並不希望世界上各人的人生觀，都是相同的。如果世界上各人的人生觀都是相同的，那樣「清一色」的世界，又有什麼趣味呢？但是甲有如此如此此的遺傳與教育，所以甲有如此如此的人生觀。乙有如彼如彼的遺傳與教育，所以乙有如彼如彼的人生觀。張君勱先生有他的遺傳與教育，所以他主張科學與人生觀無關。丁在君先生有他的遺傳與教育，所以他主張科學可以完全應用於人生問題。而且凡是與張先生受過類似的教育的，其主張大概都與張先生的相同。凡是與丁先生受過類似的教育的，其主張大概都與丁先生的相同。人生觀不能統一，但是人生觀由於遺傳與教育而定，這一個原理，是統一的。若能將各人的遺傳與教育明白底知道了，他的人生觀，也可以一索而得。但是我們所比較容易做到的，是考察各人所受過的教育，若能明白知道一班人所受過的教育都有大致相同的，他們的人生觀，也可以測度得大致不差，而可以得一個平均代表，和在科學(欲求的)裏的定律一樣。不過因爲有一部分因子沒有預先明白，所以牠的準確程度稍遜一點而已。

我的結論是：科學是憑藉因果和齊一兩個原理而構造起來的；人生問題無非爲生命之觀念，或生活之態度，都不能逃出這兩個原理的金剛圈，所以科學可以解決人生問題。

科學之本質已經討論過了，科學之價值也不僅一筆抹煞。實則主義家把價值和本質混在一處，固然也有可以替議的地方。然而我們却也不能把科學之明物發用的價值，卑之無甚焉論。因爲我們是要生活在世界上的，並且是要改良現在的生活，而求得較好的生活的。我們既不能「返璞歸真」脫離這個世界，我們應當把這個世界上的人類生活切切實實的維持，一步一步的改良。與張君勱先生說得好：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是要把在這個世界實現的東西，弄得美滿的，原來我們生活在這裏就是這樣的一回事。智慧之維持生活與改良生活，在經常的狀況之下，總要比本能

大的。由此我們可以猜度：無生命的物質，若依

高千萬倍。科學為智慧發達之最高點。而且我們中國一班穿長衫的先生們，向來都歡喜偷窺透入於「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一個傳統的橡皮性的玻璃球裏邊，不肯切切實實底底做去。一個首善的北京城，連一個消夏場都沒有，到了暑熱的天氣，還有許多軍車在街上橫行。貧民窟的貧民，都窮到不成人樣子。我們天所用物品，都是直接底或間接底從外國輸入的。到了這樣的地步，而負思想先進之責者，還要壓迫明物致用的科學，還要摧殘維持生活改良生活的無上利器之智慧。我也要登一句老文章來嗟嘆一番，「嗚呼，是亦不可以已乎！」

童話一則

徐志摩

四爺剛吃完了飯，擦擦嘴，自個兒站在階沿邊兒看花，讓風沙亂得怪寒村的玫瑰花。拍，拍，拍的一陣腳步聲，背後來了寶寶，喘着氣嚷道：

「四爺，來來，我有好東西讓你瞧，真好東西！」

四爺側着一雙小眼，望着他滿面通紅的姊姊，默默的不說話。

「來呀，四爺，我不冤你，在前廳哪，快來吧！」四爺還是不動。寶寶急了：

「好，你不來就不來，四爺不來，我就不會找三爺？」說着轉身就想跑。

四爺把臉放一放寬，小眼睛亮一亮，臉上轉起一對小圓渦兒——他笑了——就跟着他姊姊走，寶寶看了他那樣兒，也忍不住笑了，說：「來吧，真討氣！」

寶寶輕輕的把前廳的玻璃門拉開一道縫兒，做個手勢，讓四爺先扁着身子推了進去，自己也偷偷的進來了，順手又把門帶上。

四爺有些兒不耐煩，開口了。『叫我來看什麼呀，一間空屋子，幾張空桌子，幾張空椅子，你老冤我！』寶寶也不理會他，只是仰着頭東張西望的，口裏說『那兒去了呢，

怕是跑了不成？」

四爺心裏想沒出息的寶寶是在找耗子洞哩！

忽然吱的一聲叫，東屋角裏插簾的一響，一頭小雀兒衝了出來，直望着寶寶四爺的頭上斜掠過去……四爺的右腿一陣子發硬，他讓嚇了一跳。寶寶可樂了。他就講他的故事。

「我呀吃了飯沒有事做，想一個人到前廳來玩玩，我剛一開門兒，他（手點雀兒）像是在外面候久了似的，比我還着急，盆的一聲就穿進了門兒。我倒不信，也進來試試，門兒自己關上了。他呀，不進門兒着急，一進門兒更着急；只聽得他格格格的飛個不停，一會兒往東，一會兒往西，一會兒往南，一會兒往北，我忙的儘轉着身，聽着他飛，轉得我頭都暈了，他可不怕頭暈，飛，飛，飛，飛個不停。口裏還叨叨的唱着，真是怪，讓人家關在屋子裏，他還樂哪！不樂怎麼會唱，對不對四爺？回頭他真急了：原先他是平飛的像穿梭似的——織布的梭子，我們教科書上有的不是？他愛貼着天花板飛，直飛，斜飛，畫圓圈兒飛，扭着邊兒一頓一頓的飛。回頭飛累了，翅膀也沒有動兒了，他就不一定搭架子高飛了；低飛他也幹，窺沿上爬爬，桌子上也爬爬；他還跳哪，像草蟲子；有時他拐着頭不動，像想什麼心事似的對了，他準是聽了窗外樹上他的也不知是表姊妹，也不知是好朋友，在那兒「奇怪，奇怪！」的找他，可憐他也說不出話，要是我，我就大聲的哭叫，說「快來救我呀，我讓人家關在屋子裏出不來哩！快來救我呀！」

他還是着急，想飛出去——我說他既然要出去，當初又何必進來，他自個兒進來，才讓人關住，他又不要，可不是活該；可又是，他那兒拿得了主意，人都拿不了主意——可憐哪，他見光亮就想衝。暴蓬蓬蓬的，只聽得他在玻璃窗上碰頭，准碰得腦袋疼，有幾次他險點兒碰昏了。差一點閃了下來。我看得可憐，想開了門兒放他走，可是我又覺得好玩，他一飛出門兒就不理我，也不會道謝。他倦了，蹲在簾上發愁。像你那樣發愁，四爺，我心又軟了，我隨口編了一個歌兒

對他唱了好幾遍，他像懂得，又像不懂得，真呢氣，那歌兒我唱你聽聽，四爺，好不好？四爺聽了，一長篇說，瞪着眼睛不開口，他可愛寶寶唱歌兒，寶寶唱的比誰的都好聽，四爺頂愛，所以他把頭點了兩下。寶寶就唱：

雀兒，雀兒，
你進我的門兒，
你又想我的門兒，
嗚呀，嗚呀，
玻璃老碰你的頭兒；
四爺笑了，寶寶接着唱：
屋子裡陰涼
院子裡有太陽
屋子裡就有我——你不愛；
院子裡有的是
你的姊妹姊妹好朋友；
我張開一雙手兒，
叫一聲雀兒雀兒，
我願意做你的媽，
你做我乖乖的兒，
每天吃茶的時候，
我喂你碎餅干兒，
回頭我們倆睡一床，
一同到甜甜的夢裏去
唱一個新鮮的歌兒

寶寶歌還沒有唱完，那小雀兒又在亂衝亂飛；四爺張開了兩隻小嘴，口裏呼吁的，想去捉他，雀兒愈着急，四爺愈樂。寶寶說四爺你別追他，他怪可憐的，我替他難受……寶寶聲音都啞了，他真快哭了。四爺一面追，一面說「我不疼他，雀兒我不愛，他們也沒有好心眼兒，可不是，他們把我心愛的鮮紅玫瑰花兒，全吃爛了，我要抓住他來問問……」寶寶說「你們男孩子究竟心硬；你也不成，前天不是你睡了覺，擱領了我們出去了，回頭你一醒不見了我們，你就哭，哭得奶媽打電話！你說你小，雀兒不比你我小嗎？你讓人放在家裏就不願意，小雀兒讓我們關在屋子裏就願意嗎？」

四爺站定了，發了一陣呆，小鳥眼珠兒又亮

詩

晚上的西湖

衡哲

濃厚的雲，
模糊的山，
烏金般的湖光，
多謝秋風細雨，
莫把那個鹿湖的小影，
一一的重描出來了。
皎潔的月光，
清明的山色，
如鏡一般的水面，
確是可愛的；
但總覺得他們太平常了，
看過後就要忘記的。
總明的湖呵！
你知道我所思慕的，
是那個靜默而神秘的鹿湖；
你便拋棄了你的光華，
藏起了你的秀媚，
這樣靜悄悄的，
來給我賞受。
平常游湖的船，
見了你這個樣子，
都一一的躲避起來了。
但是，
聰明的西湖，
你不要失望，
因為我知道，
我知道。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總發行所 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THE ENDEAVOR

59

每號零售價元三
枚。郵寄大洋二
分。半年二十六
號。大洋五角；
全年五十二號。
大洋一元。郵費
在內。不通郵匯
地點。可用三分
的或一分的郵票
代價。

注意

本期增刊讀書雜誌(第十一期)

這一週

上海總商會的議決案(冰)

上海總商會經三十餘團體的要求，於六月二十三日開了一個應付此次北京政變的大會。當時議決了幾條辦法，并且發出幾道通電，我們把他議決條文錄出如下：

- (一) 宣布否認現在北京高凌霨等之非法攝政，及否認曹錕有候選總統資格。
- (二) 通電全國軍民長官維持地方秩序，加意保護外人，大局問題，聽候人民解決。
- (三) 國會議員不能代表民意，所有一切行動不能認為有效。
- (四) 關於以外種種建設問題，組織一民治委員會，繼續討論進行方法。委員卸除全體會董一律加入外，再由會員選舉三十五人組織之。

自此次北京政變以後國內有力量的團體，發表具體的主張，這算是第一了。北京此舉，已實際成爲無政府現象。人民欲圖自救，除了自謀建設，是沒有別的方法的。我們對於上海總商會的幾條議決案，當然都極端贊成。但我們以爲上海總商會解決時局的辦法既如是之大，他那民治委

個議員。所以吳景濂近來大着急，便想出一個迅雷不及掩耳之計，好強好這般留戀北京出席參議的議員。
他的方法是：先將總統選舉會印信及已經備好的對憲法會議選舉票，一并秘密由參院索來，待對憲法會議人數滿足時，即刻宣告改爲總統選舉會。
國民想解決時局的糾紛，應該一致的宣告自六月十五日一百八十議員離京之日起，所有北京殘留的一部分受吳景濂支配的議員假借國會機關所做的一切一律無效。

科學的範圍

唐 敏

自丁在君先生發表「凡是用科學方法的研究都是科學」(這是大意，原文見努力第四十九期)以後，許多人大大起恐慌，以爲這樣一來，學術界的地盤，都被科學佔盡了。林宰平先生似乎就是這般的感想的。他說：「其結果必至天地間無一不是科學，罷了」(見十二年六月五日時事新報學燈內)。我的淺見，以爲這樣的結論，不能從丁先生的主張演繹出來。充丁先生的活的結果，不過說「天地間無一不是科學的材料」罷了。這樣說是有甚麼不可通的地方。丁先生在努力第五十六期上說，他那方面的辨論「已經可以宣告終了」。我所以不怕讀者討厭，又提起這個問題的緣故，是因爲我知道很多人有上述那樣的恐慌的，我不妨將個人的淺見寫出來同大家商量。我就把林先生的話做討論的出發點，而旁及其他關於本題的意見。

林先生說：「譬如一步一步的先搜集材料，次假定公例，又次試驗證明，這樣誠實有條理，固然應用到那一方面都相宜。然科學若僅指這種空空洞洞的方法，那麼凡做人能夠確實有條理的」按林先生的意思，應該說能採用假定，證明等方法，都可稱他是科學家麼？這有兩層解答。第一，科學方法中所謂試驗證明，是極其嚴格的。試驗時的一切條件，都要受試驗者的制約。就是不能試驗的現象，也要用歸納法等以

排除不相關的事實。人類的日常生活，條件過於複雜，并且事機迫不及待，這種真正的科學方法，不能夠完全應用。所以我們做人處事的根據，多少含些臆測在內，不是真正的科學方法；(這話，讀者不要誤解以爲日常生活是「超科學的」，因爲我們不能夠完全應用，同科學方法之不可用，及我們應該儘量應用此法，是不同的命題)；所以無論一個人做人怎樣誠實有條理，我們不能稱他做科學家。林先生不過假定有這一個完全應用科學方法去做的人，然而實際上是有沒有。假使果然有這麼一個人，我們很可惜稱他做「做人的科學家」。第二，通常所謂科學家，單指用科學方法去研究事實而得他們的因果關係的人，不包括應用科學方法去創造(如藝術)或變更物我間的關係(如「做人」)的人。我們通常稱呼，是照此例。若是嚴守此例。那末，就是有用真正科學方法去做的人，也可以不稱他做科學家了。

林先生又說：「若謂繪畫等……既是應用科學的方法，總可謂之科學。其實這句話只可說：繪畫等也未嘗不可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至於繪畫自身……要說他是科學，就狠費解的了。」林先生既然承認繪畫可以用科學方法來研究，那末，當然可以有繪畫的科學——即關於繪畫的事實之科學的研究。這個繪畫的科學，與繪畫自身——即藝術品的創造——是不相容的東西。至於繪畫自身，雖然應用科學如透視學等，而實在是藝術，從來沒有人稱他做科學。林先生說這話稱是「要解的」，我還要說，不特要解，而且是不通。以上的話，推之其他藝術也是一樣。關於這一點，林先生同我的意見實際上沒有差異。

林先生又提及「基督教科學」(Critical and constructive) [哲學] (Psychical Research) 和妖怪學，而說他們雖然應用科學方法而不是科學。茲分別解答如次：
「基督教科學」，維也「利用暗示方法」，

想解決時局應該先停止

北京國會的職權 (滿)

國會這個機關，在中國真是一個不祥之物！這回這走黎元洪的禍首，雖然是馮玉祥和王懷慶，可是真正的禍首却是吳景濂。吳景濂何以能够成爲這走黎元洪的禍首？就因爲他所倚仗的是國會這個機關。

吳景濂包辦總統的決心和陰謀。惹了好久。這般見了錢紅着眼的議員，老早就被吳景濂看穿，先料定他們必不能見錢不要的反抗。不料這回議員變態之後，反弄巧成拙，激走了一百八十多

而含有其他不合科學的方法，所以不能稱為科學。他雖然冒充科學，我們只能看他做一種宗教。

靈學，雖然得少數學者如洛奇(Sir Oliver Lodge)輩的崇信；但是大多數的科學家都不承認靈學所用的方法是真正科學的方法，所以不稱他做科學。洛奇，於靈能心理學是外行，他對於靈學的判斷，是靠不住的。洛奇從前信一個做靈媒(Medium)略如吉國的巫，號能召鬼的女人，後來經詹姆斯(W.H. James)發見伊是一「誇張為幻」的，而洛奇前三年到美國演講的時候，還要說他所見過的靈媒沒有作偽的，此公骨憤，可謂達於極點。這是枝節的話。我們所當注意的，靈學不是科學，是因為他不用科學的方法，不是因為他所研究的材料的特別。

至於妖怪學，要看我們的「妖怪」的定義怎樣。我們若以為妖怪是天地間一種實在的東西，同猴子、貓頭鷹一樣；那末，他的有無，還不可知。「皮之不存，毛將安傅」，當然不能有研究妖怪的科學。假如我們不過把「妖怪」代表某種非常現象，而用科學方法去制裁他們發生的條件而研究他們的性質(或者結果證明「妖怪」不過是變態心理作用)，這種研究，當然稱為科學。

林先生以為「胡適之講紅樓夢，也是科學」，是可笑的話。其實沒有甚麼可笑的，假如胡先生的講紅樓夢，是用真正科學方法以求得關於此書的事實，那當然是科學；假如他不過說欣賞的話頭，那就不是科學。講紅樓夢之是否科學，要看他所用的方法怎樣，不能因為講的是紅樓夢，而說他不是科學。

我的淺見，以為天地間所有現象，都是科學的材料。天地間有人，我們就有人類學，人類學、人類心理學等。天地間有魚，我們就有魚學。天地間有藝術，我們就可以有藝術學。天地間有宗教，我們就可以有宗教學(現在所謂「藝術學」、「宗教學」是不是真正科學與本題無關)。說藝術、宗教的科學的研究是科學，不是說藝術、宗教就是科學，同說魚的科學研究是科學，不是說魚就是科學一樣。

說魚就是科學一樣。

很多人反對以藝術、宗教為科學的材料，因為恐怕。經科學方法的解剖，宗教、藝術都沒有價值了。除非我們能夠證明凡是經科學方法分析過的東西，都是沒有價值的；我們儘可以寬懷過活，不必抱杞人之憂。我們知道紅燒魚翅，不因為我們知道怎樣煮法而變成不好吃的東西；珍珠也不因為我們知道怎樣成功的而變成輕賤的物。

或者又有人以為某種現象，如宗教、藝術至少總有一部份，用科學方法研究不出來所以然的；所以就說不能有宗教或藝術的科學。這話是不對的。因為無論那一種科學任務他怎樣發達(如天文、物理)，都有一部分！恐怕是大部份！還是研究不出來所以然的。科學中這種未知的部份，京埃年代以後，或者可以望其漸近於零；但是，要使他等於零，恐怕是萬劫做不到的事。然而吾人的知識，是日有進步的，可以不必因此灰心，更不應該因此而說科學方法不適用於研究某種現象。

有人以為各種科學，各自有各自的方法。既然各自有各自的方法，那末，科學方法的種類繁雜，當然不能說用科學方法的研究，都是科學；因為一種材料，不能適用許多方法的緣故。我的淺見，以為各種科學，各有其方法，而同時有他們共同的方法。就是心理學同物理學也有共同的方法(如假定，及嚴格的證明等等)；心理學中所講觀察、實驗、內省，只是一個方法(實驗不過以人力支配事物發生的條件而觀察之謂，內省不過是在實驗的條件之下而觀察心理現象之謂，離實驗而內省，不是心理學)。所以不能說一切科學沒有唯一的共同方法。既然有唯一的共同方法，那末，當然可以說凡用這種方法的研究都是科學。

或者以為「這種空空洞洞的」共同方法，不是科學獨有的地方；我們提倡科學，不應該僅僅指這種抽象的方法。這話，我極表同情。我還要進一步說，在今日不特不必提倡科學的共同方法，就是各科的特殊方法，也不必提倡。因為(第一)科學方法，非文字所能滿意地介紹的；(第二)

今日中國已過了提倡科學時期而應該入於實地研究的時期了。但是，這番又翻起科學方法的問題，是由於有人誤解科學的性質，並不是因為科學者要仍舊提倡抽象的方法的緣故。

狠有許多人以以為既是天地間沒有一件不是科學的材料，那末，豈不是人類只有科學而不再再有的活動嗎？這是誤會。一個東西，可以同時為幾種活動的材料。就科學內舉例，如解剖學與生理學都是以動物的軀體為材料。舉普通的例，如西湖的山水，既然可以為地質學研究的材料(在科學的範圍內)，同時可以供我們的流連欣賞(在藝術的範圍內)，推之他種活動，也很多是這樣。所以恐怕科學界的地盤被科學佔盡的人們，是心有罣礙，所以妄生恐怖；若無罣礙，就可以遠離虛驚了。

以上是我對於科學範圍的淺見。是否有當，請讀者評定，好了。

記楊惠之塑羅漢像

為一千年的美術品呼救。

民國七年秋，我到甯波——屬江蘇吳縣的一個鎮，離吳縣城三十六里——去游玩，看見保聖寺裏有一副對聯：「口口勸建梁朝，推甫里(用古名)禪林第一；羅漢湖源惠子，為江南佛像無雙」。友人告我，這個寺還是梁朝造的；乾隆以後就不會修過，現在頗坍塌了。這羅漢像是隋朝楊惠之塑的，見於甫里志；十八尊羅漢像經後人修飾，已如失真了，只有四尊還是真跡。他們指點這未修過的四尊給我，一尊是題跋的，一尊是打坐的，一尊是張目注視一件東西的，又有一尊的樣子我忘記了。

這寺的羅漢和別寺的羅漢兩樣。別個寺裏，羅漢總在兩壁排班坐着，面上身上滿塗着金。這寺的羅漢是青色的，尤其是未失真的幾尊着得特別凝重。兩壁是堆型的山，十八尊羅漢有的在山頂上，有的是在山坡上，有的幾個湊在一處，有的兩個隔開得很遠，極參差不齊之致。最好的，是各有各的精神，各有各的注意對象；談話，

頹壁，打坐，降龍，伏虎，他們真在山上做這些事情，並不是替三佛排班護衛。宋修過的幾尊，衣褶的輕軟，可以顯出衣服中的筋骨；面上的筋肉更顯清楚的表示他們的神情。

我看了這些一千年的古美術品，使我不能忘記。我在歷代名畫記(?)，蘇州府志內找到楊惠之的小傳，在蘇東坡集內找到他題揚惠之維摩像的詩；別的地方又找得了一點材料。這些材料都記在筆記上，準備做一篇唐代型像藝術與揚惠之。現在我因病還家，這些材料都不在手頭，未能徵引；只把中國人名大辭典揚惠之一條(一百一二七五)抄在下面：

揚惠之，唐開元中與吳道玄同師張僧繇，剛柔，所謂「師」，是私淑的意思。張僧繇是梁朝人，善畫雲龍人物，梁武帝崇飾佛寺，多命僧繇畫之。巧藝並著。道玄聲光獨顯。惠之梵筆，毅然發憤，改塑像。吳山慧聚寺天王像，為其所塑，傍二侍女尤佳。徐林(宋南渡間人)嘗為文戒後人，不可妄加修飾。後果為俗工所修，失其初意。

讀這一條，可以使得我們對於保聖寺的羅漢發生珍重的觀念。他是師法張僧繇的，保存得他的型像，即不啻保存得張僧繇的圖畫，即不啻保存得梁朝的佛教藝術。他是和吳道子同學的，保存得他的型像，更可為吳道子的圖畫作一旁證。因為世上流傳的吳道子的作品假得太多了。他一生塑的像原是很多的，蘇東坡詠的維摩像是在鳳翔，可見他會到過陝西；江南一帶我們所知道的有崑山，有用直，自然別地方也有。但經過了一千餘年，不是兵燹毀滅，便是俗工修飾失真。幸而在僻地的保聖寺還存得幾尊真蹟，是何等可以寶貴的事？

十一年夏間，我和陳萬里先生(北京大學校醫)再到甯波，保聖寺的大殿已塌了一部分了。原有的四尊真蹟，題跋的一尊和我忘記了樣子的，一尊都倒塌了。這一見真使我惱恨萬分。萬里帶得攝影機，即把僅存的二尊攝了二幅，把羅漢增飾而尚有神氣的降龍一尊也攝了一幅。甯波的友人說：「殿角未塌的時候，殿內光線暗，不能攝

影：現在塌了，這幾尊遺像是在那裏等候拍照了。這幾尊僅存的遺像，頂上已無屋頂，風吹雨打，受不了許多折騰。所以我得了萬里的影片，就函寄錢子民先生一分，沈兼士先生一分，請他們設法保存。子民先生即函致江蘇省教育會及上海美術專門學校，請他們會同直隸教育會會長沈伯文先生，雇工運取，配置玻璃櫃，安放僧房別院，加意保存。這一段事情已見國學季刊第一號二零一頁。但這事竟沒有下文。兼士先生又函致蘇甯道尹蔡師恩先生，請他保護。蔡道尹面託吳縣知事派人前往調查，先用柵欄保護。調查之後，得潘曉芬先生覆書，鈔錄于下：

委查保聖寺現狀一節，業已查得。該寺佛像殿宇年久失修，致遭損壞；坍塌莫可言狀。設非籌有七八萬的款，難復舊觀。攝惠之所製雜像，已毀壞四尊。(剛案：此語似誤。)餘存者亦多殘缺不全。該寺自乾隆辛巳修葺以來，至今無人問津。鎮人士亦有復舊之念，第以工程浩大，籌款為艱，因循遷延，致有今日之衰敗也。謹將調查實情覆覆左右，務希代陳縣長，轉報道尹，不勝盼禱。

有了七八萬元，可以修好殿宇，但這款何處可籌？用柵欄保護，亦何濟于屋頂破漏的風雨剝蝕？所以這一件事也沒有發生效力。

萬里回京後，即與歷史博物館主者商量；館中願備款前往拆卸，將佛像運至館中陳列。但北京政變頻仍，這一件事也沒有做到。

去年十二月中，沈伯文先生到上海，相見之下，問起這件事情，他說：『把佛像拆下，不過數百元費用；但要竟到拆手卻不容易。因為當塑像時，先在兩壁搭了木架，在木架上塑了山形，再塑佛像。這佛像是在架上塑的，不是塑好了放在架上的。所以若不竟到拆手，反而要拆壞。聽說日本人會拆壁畫，則此事當亦優為。不知上海能找得這個人嗎？』我聽了這番話，覺得很有理。但因為我沒有地方可以問訊，所以即與上海美術專門學校校長劉海粟先生一信，大意是說：『此事前已由子民先生囑託先生辦理，未知尊

處能否代覓日本拆匠？想先生領袖藝術界，必不忍便此千餘年之美術品及身而失之也。』不久得到他的覆信，允為代覓。當時頗一定心，但到今年，依然毫無下文。

時間遷延得越久，這幾個像就越危險。我爲了這事一直提心吊膽，但想不出一個好辦法來。本年三月中，曾與我的同學王翼之先生一信，問他近日離滬情形。他答書道：

大殿坍塌，較前更甚。雜漢被風雨剝蝕，當然不免；且尚有乞丐翁阿二之類不時竊取座身下之木椿，及萬年壇上之方盤，而地方人士亦不之顧問，殊爲痛心！總之，月下急即着手進行，尙得一二完善，堪以保存；若再因循下去，恐欲保存而不可得矣！

我接了這封信，原欲做一番切實的保護運動；不幸我病了，精神疲憊得很，只得停着。

上月，有一位友人告訴我，保聖寺的羅漢塌塌完了。我聽了這個消息，繼起我一夜的失眠。我思，這完全是我的不是。我做的保護運動，只向我的師友說去，沒有公布于社會。我的師友都是教育界中人，雖有藝術的興味，未必有保存藝術品的力量。社會上又有錢又有藝術興味的人不能說沒有，要湊得數百元拆像的費用到底不難。我若早些時公布了，或者這幾個像已經裝入玻璃櫃子裏了；但如今一年來的想望竟落了空，唐朝美術的寶蹟和梁朝美術的影子都及我身而失去了！我很不高興的寫了一封信與萬里，說：『虧得你照了幾個相，還留存一點影子，你真是楊惠之的惟一知己！』

昨天，翼之從用直來，我問他究竟，他說：『這兩個像還沒有塌，不過真是發發的朝不保夕了，梁武帝一尊(剛案：此即打坐的一尊羅漢，傳說是梁武帝真容。我們看他身穿袒袍，面容很老，且係漢族的臉，這寺又是梁朝造的，楊惠之又是私淑張僧繇的人，此說雖不見于記載，亦頗可信。)身子已住下墜了。若再不急速拆下，再隔兩個月可也沒有了。』我聽了他的話，不禁大喜，以爲我有爲地乞救於社會的機會了。所以

我趕做這篇文字，發表在努力上。希望讀努力的先生能捐錢的捐錢，能竟拆匠的竟拆匠，使得在兩個月內把這事辦理成功，這件美術品可以永遠留在世上。

這幾幅照片，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中有一份存着，可以去看。如有銀錢捐下，或商量事情，北京請與北京大學第二院校務室陳萬里先生接洽，上海請與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王伯祥先生接洽。如捐貨過多，當俟事情辦完後送還。至於拆下來之後，要運至北京歷史博物館陳列，或是照子民先生原函，安放僧房別院，我可以介紹捐貨的人與用直鄉董商議。又鄉人習性，捐項可以不管，拆出則加干涉，此亦在意想之內的事。這或須託鄉董沈伯文先生勸諭，或須託道尹蔡師恩先生鎮壓，想無十分爲難之處。

我寫完了這一篇，我的家人在旁邊說：『你這事是做不成的。歷來捐款都是踴躍請捐，帶有勉強性質的；你只在報上登了這一篇，那有人自願送來之理！』我說：『近來京文化做機械來活動的有多少人，自命爲藝術家家的又有多少人，若我把這事公布於社會而他們全不聞問，是他們的人格已先破產了。去年，江蘇省教育會等八團體是會議國憲草案委員會擬的中華民族國憲草案第一條爲「美術上歷史之古蹟，國家應保護之。」若他們只會在擬法時這樣說，而實際上連幾百元的拆卸費用也懶得出，他們的人格也可知了。孔子說：「吾我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我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我正要學孔子呢！』

我們想，洛陽的龍門遺像給兵士打碎得不成樣子了，泰山上的沒字碑給某校的學生刻上字了，無論智識階級與非智識階級一例的沒有歷史觀念與藝術觀念，把先民的遺產隨便打破，幾個唐人塑像在他们眼裏是算得什麼。但我總很希望在這一件事上，有幾個智識界的真領袖出來，好好的做了，一雪妄人破壞藝術的恥辱，一雪妄人不知藝術而估價藝術界的恥辱，一雪妄人只知估價地盤，說好聽的話，而不敢真心作事的恥辱。

十二，六，二。

小說

橘子 馮文炳

橘子是我媽媽，也就是我姑姑的女兒。妻比橘子大兩歲，我比妻小一歲，我用不着喊妻作姐姐，橘子卻一定要稱我作哥哥。近兩年我同妻接觸的機會自然比較多；當我們大約十歲以內的時候，我同橘子倒很親密的過着小孩子的生活，妻則因爲外祖母的媒介，在縫紉中便替我們把婚約定了，我和她的中間，好像有什麼東西隔住，從沒暢暢快快的玩耍過。雖然我背地裏很愛她，妻的家幾乎也就是我同橘子的家。用爲我同橘子的家。因爲我同橘子都住在城裏，鄰近的巷子，從小便被他們的父親追看做那提籃子買糖果的生意，我們彼此對於這沒有伴侶的單調生活，都感不着興趣；出城不過三里，有一座熱鬧的村庄，妻的家便在那裏；何況我們的外祖母離了我們也吃不下哩。

我同別的孩子一樣，每年到了臘月後十天，總是屈着指頭數日子；不同的地方是我更大的歡喜，還在那最熱鬧的晚上以後——父親再不能說，外祖母忙不准去吵鬧了。我穿得簇新的衣服，大路步跑去拜年。橘子早站在門口，大笑大嚷的接着。——她照例連過年也不回去，這也就是她比我乖巧的好處，現在想起來，也許是我的家連勝過她的原故。大孩子們們咻紙牌或骨牌，我同橘子以及別的年紀相仿的小孩——我的妻除外——都圍在門口地下的青石上擲骰子，誰擲得漢字那一面，誰就輸。在這伙伴當中，要以我爲最大量。外祖母給我同橘子一樣的數目，橘子掌裏似乎比原來增加了，我卻幾乎要得一文也沒有的，橘子忽然停住了，很窘急的望着我，我也不曉得，仍然帶着威嚇的勢子同其餘的夥子要。剩下的只有兩隻空掌了，求借於一個平常最相信我的朋友。橘子這錢禁不住現出不得了的神氣喊道：『哥哥，不要再要罷！』我很氣忿的答她：『誰向你借不成！』

十二，六，二。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週報

THE ENDEAVOR

60

每號零售銀元三枚。郵寄大洋二分。半年二十六號，大洋五角；全年五十二號，大洋一元，郵費在內。不遠郵路地點，可用三分的或一分的郵票代價。

總發行所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這一週

開南北和平會議的條件(通)

曹錕於這月二號致孫中山先生一電，說道：迭奉宣言，促開南北和平會議，並提倡兵工政策，老成謀國，尤極服膺。深信解決時局，舍此別無良法。現在國會制憲之功，僅斷一資，迭據各政團代表來保，與廷面商，結果擬即依照先生主張，召集南北和平會議，聚全國名流於一堂，共商國是。將一切政治問題，討論解決，俾國會得以從容言法，樹國家萬年不拔之基，當亦先生所樂許也。

看到這個電報的人，必定要驚訝說：「直系為什麼忽然言和？」直系本是主張武力統一的，直系的地盤也完全是建築在武力之上的。現在不但採取和平統一的方法，並且不惜犧牲自己的武力基礎，而贊成兵工政策。如果我們不是個傻子，那麼，自然不能相信這個電報是真的了。

如果這個電報是真的，我們便要問問直系：「你們到底是因為圖謀總統，造成國會的分裂和國人的責罵，乃設下這條計策，借此和緩國人的感情呢？」或是「你們自己認定武力統一紙是夢想，現在忽然覺悟，拋棄從前的政策，服從他人的主張呢？」

我們也不問這個電報的動機是由於第一個原因，或是由於第二個原因；但是總要直系有謀和的決心表示。直系要表示他的謀和的決心，至少要履行下列的幾個條件：

- (一)罷免吳佩孚的官職，以爲主張武力統一者戒。
 - (二)撤回撥亂廣東福建四川各省秩序的軍隊。
 - (三)曹錕自請辭去兵權，並宣誓不作下屆總統。
 - (四)請黎元洪回京復職，暫維持中央政府的秩序。
 - (五)請離京議員回京，專門從事制憲。
 - (六)待新憲法公布後，再行選舉正式大總統，組織新政府。
- 必能履行這幾種條件，方才可以表示出來直系的謀和的誠意和決心。

中國最早的一部討論

婦女問題

的書——鏡花緣

胡適

鏡花緣第四十九回，泣紅亭的碑記之後，有

泣紅亭主人的總論一段，說：

以史幽探哀萃芳冠首者，蓋主人自言窮探野史，嘗有所見，惜潛沒無聞，而哀萃芳之不傳，因筆志之。結以花冢芳果全真者，蓋以羣芳淪落，幾至漸滅無聞，今賴斯而得不朽，非若花之再芳乎？所列百人，莫非瓊林琪樹，合璧明珠，故以全真果焉。

這是著者著書的宗旨。我們要問，著者自言「窮探野史，嘗有所見」究竟他所見的是什麼？我的答案是：李汝珍所見的是幾千年來忽略了的婦女問題。他是中國最早提出這個婦女問題的人，他的鏡花緣是一部討論婦女問題的小說。他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是，男女應該受平等的待遇，平等的教育，平等的選舉制度。

這是鏡花緣著作的宗旨。我是最痛恨穿鑿附會的人，但我研究鏡花緣的結果，不能不下這樣的一個結論。我們先要指出，李汝珍是一個留心社會問題的人。這部鏡花緣的結構，很有點像司威夫特(Swift)的海外軒渠錄(Gulliver's Travels)。是要想借一些想像出來的「海外奇談」來批評中國的不良社會習慣的。最明顯的是第十一第十二回君子國的一大段：這裏凡提出了十二個社會問題：

- (1) 商業貿易的倫理問題。(第十二回)
- (2) 風水的迷信。(以下均第十二回)
- (3) 生子女的慶賀筵宴。
- (4) 送子女入空門。
- (5) 爭訟。
- (6) 屠宰耕牛。
- (7) 宴客的餽饋過多。
- (8) 三姑六婆。
- (9) 後母。

- (10) 婦女纏足。
- (11) 用算命爲合婚。
- (12) 奢侈。

這十二項之中，雖然也有迂腐之談，一如第一，第五，諸項，但有幾條確然是很有見解的觀察。其中最精采的是第十和第十一兩條。第十條說：

吾聞尊處向有婦女纏足之說。始纏之時，其女百般痛苦，撫足哀號，甚至皮膚肉敗，鮮血淋漓。當此之際，夜不成寐，食不下咽；種種疾病，由此而生。小子以爲此女或有不肖，其母不忍置之於死，故以此法治之。誰知係爲美觀而設！若不如此，即不爲美！試問：大者削之使小，高者削之使平，人必謂爲殘廢之人。何以兩足殘缺，步履艱難，卻又爲美？即如西子王嫱皆絕世佳人，彼時又何嘗將其兩足削去一半？况細推其由，與造淫具何異？此聖人之所必誅，賢者之所不取。

第十一條說：

婚姻一事，關係男女終身，理宜慎重，豈可草草？既要聯姻，如果品行純正，年貌相當，門第相對，即屬絕好良姻，何必再去推算？……尤可笑的，俗傳女命，北以屬羊爲劣，南以屬虎爲凶。其說不知何意，至今相沿，殊不可解。人值末年而生，何至比之於羊？寅年而生，又何至竟變爲虎？且世間儒內之人，未必皆係屬虎之婦。况鼠好偷竊，蛇最陰毒，那屬鼠屬蛇的豈皆偷竊陰毒之輩？牛爲負重之獸，自然莫苦於此；豈丑年所生都是苦命？此皆愚民無知，造此謬論。往往讀書人亦染此風，殊爲可笑。總之，婚姻一事，若不論門第相對，不察年貌相當，惟以合婚爲準，勢必將就勉強從事，雖有極美良姻，亦必當面錯過，以致日後兒女抱恨終身。

追悔無及。為人父母的，倘能洞悉合婚之隱，惜以品行年貌門第為重，至於富貴壽考，亦惟聽之天命，即日後別有不虞，此心亦可對住兒女，兒女似亦無怨了。

這兩項都是婦女問題的重要部分；我們在這裏已可看出李汝珍對於婦女問題的熱心了。

大凡寫一個社會問題，有抽象的寫法，有具體的寫法。抽象的寫法，只是直截指出一種制度的弊病，和如何救濟的方法。君子國裡的談話，便是這種寫法，正如牧師講道，又如教官講學，廣訓，扯長了面孔講道理，全沒有文學的趣味，所以不能深入人心。李汝珍對於女子問題，若單有君子國那樣乾燥枯寂的討論，就不能算是一個文學家了。鏡花緣裏最精采的部分是女兒國一大段。這一大段的宗旨只是要用文學的技術，談諧的風味，極力描寫女子所受的不平等的慘酷的，不人道的待遇。這個女兒國是李汝珍理想中給世間女子出氣伸冤的烏託邦。在這國裏，

歷來本有男子；也是男女配合，與我們一樣。其所異於人的，男子反穿衣襟，作為婦人，以治內事；女子反穿靴帽，作為男人，以治外事。

唐敖看了那些男人，說道：

九公你看他們原是好婦人，卻要裝作男人，可謂矯揉造作了。

多九公笑道：

唐兄，你是這等說。只怕他們看見我們，也說我們放着好好婦人不做，卻矯揉造作，先作男人哩。

唐敖點頭道：

九公此話不錯。俗語說的，習慣成自然。我們看他們雖覺異樣，無如他們自古如

此，他們看見我們，自然也以為我們為非。這是李汝珍對於婦女問題的根本見解：今日男尊女卑的狀況，並沒有自然的根據，只不過是「自古如此」的「矯揉造作」。久久變成「自然」了。

請看女兒國裏的婦人：

那邊有個小戶人家，門內坐着一個中年婦人，一頭青絲黑髮，油搽的雪亮，真可滑倒蒼蠅；頭上梳一盤龍兒。髮旁許多珠翠，真是耀花人眼；耳墜八寶金環，身穿玫瑰紫的長衫，下穿綠縐裙兒；裙下露着小小金蓮，穿一雙大紅絨鞋，剛剛只得三寸；伸着一雙玉手，十指尖尖，在那裏插花；一雙黛眉秀目，兩道高眉蛾眉，面上許多脂粉；再朝嘴上一看，原來一部鬚鬚，是個絡腮鬍子。

這位絡腮鬍子的美人，望見了唐敖多九公，大聲喊道：

你面上有鬚，明明是個婦人，你却穿衣戴帽，混充男人。你也不管男女混雜。你明明是個婦人，你其要裝作男人。你這臉蛋，你去照照鏡子，你把你本來面目都忘了。你這鬍子也不怕羞！你今日幸虧遇見老娘，你若遇見別人，把你當作男人偷看婦女，只怕打個半死哩！

以上寫「矯揉造作」的一條原理，雖近於具體的寫法，究竟還帶一點抽象性質。第三十三回寫林之洋選作王妃的一大段，方才是富於文學趣味的具體描寫法。那天早晨，林之洋說道：

幸虧俺生中原。若生這裏，也該俺還是那才坑死人哩。

那天下午，果然就「請君入甕」！女兒國的國王看中了，把他關在宮裡，封他為王妃。

早有宮娥預備香湯，替他洗浴，換了襖褲，穿了衫裙，把那雙大金蓮暫且穿了。綾鞋，頭上梳了髮兒，搽了許多頭油，戴上風釵，搽了一臉香粉，又把嘴唇染的通红，手上戴了戒指，腕上戴了金鐲，把床軟安了，請林之洋上坐。

這是「矯揉造作」的第一步。第二步是穿耳：

幾個中年宮娥走來，都是身高體壯，滿嘴鬍鬚，內中一個白鬚宮娥，手執針線，走到林前跪下道：「稟娘娘，奉命穿耳。」早有四個宮娥上來，緊緊扶住。那白鬚宮娥上前，先把右耳用指將那穿針之處碾了幾碾，登時一針穿過。林之洋大叫一聲「痛殺俺了！」即後一仰，幸虧宮娥扶住。又把左耳用手碾了幾碾，也是一針直過。林之洋只痛的喊叫連聲。兩耳穿過，用些鉛粉塗上，揉了幾揉，戴了一副八寶金環。白鬚宮娥把事辦畢退去。

第三步是纏足：

接着，有個黑鬚宮人，手擎一疋白綾，也向林前跪下道：「稟娘娘，奉命纏足。」又上來兩個宮娥，都跪在地下，扶住金蓮，把綾纏脫去。那黑鬚宮娥取了一個矮凳，坐在下面，將白綾從中撕開，把林之洋右足放在自己膝蓋上，用些白髮泥在腳縫內，將五個腳指緊緊攏在一處，又將腳面用力曲作彎弓一般，即用白綾纏裹。纏裹了兩層，就有宮娥擎着針線上來密密縫口。一面很纏，一面密縫。林之洋身旁既有四個宮娥緊緊攏定，又被兩個宮娥把腳扶住，絲毫不能轉動。及至纏完，只覺腳上如炭火燒的一般，陣陣疼痛，不覺一陣心酸，放聲大哭道：「坑死俺了！」兩足纏過，乘宮娥草草做了一雙軟底大紅鞋替他穿上。林之洋哭了多時。

林之洋一切女兒一樣，起初也想反抗。他就被裏腳解放了，爽快了一夜。次日，他可免不掉反抗的刑罰了。一個保母走上來，跪下道：「王妃不遵約束，奉命打肉！」

林之洋看了，原來是個長髮婦人，手捧一塊木板，約有三寸寬八尺長，不覺吃了一嚇道：「怎麼叫作打肉？」只見保母手下來，不由分說，輕輕拖翻，褪下中衣。保母手舉木板，一起一落，竟向屁股大腿一

路打去。林之洋喊叫連聲，痛不可忍。兩打五板，業已肉綻皮開，血戰齒滿。

林之洋兩隻金蓮被宮人今日也纏，明日也纏，并用藥水薰洗，未及半月，已將脚面彎曲，折作四段，十指俱已腐爛，日日鮮血淋漓。

他——實在忍不住了，又想反抗了，又把裏脚的白綾亂扯去了。這一回的懲罰是：「王妃不遵約束，不肯纏足，即將其足倒掛梁上！」

林之洋此時已將生死付之度外，即向乘宮娥道：「你們快些動手，越教俺早死，俺越感激。只求越快越好。」於是隨着乘人擺佈。

好一個反抗專制的革命黨！然而——誰知剛把兩足用繩纏緊，已是痛上加痛。及至將足吊起，身子懸空，只覺眼中金星亂冒，滿頭昏暈，登時疼的冷汗直流，兩腿酸麻。只得咬牙忍痛，閉口合眼，只等早氣斷身亡，就可免了零碎吃苦。吊了片時，不但不死，並且越吊越覺明白，兩足就如刀割針刺一般，十分痛苦。咬定牙關，左忍右忍，那裏忍得住，不因不由殺猪一般喊叫起來，只求國王饒命。保母隨即啟奏，放下來。從此只得耐心忍痛，隨着乘人，不敢違拗。乘宮娥知他畏懼，到了纏足時，只圖早見功效，好討國王歡喜，更是不顧死活，用力很纏。屢次要尋自盡，無奈乘人日夜隄防，真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不知不覺那足上腐爛的血肉都已變成膿水，業已流盡，只剩幾根枯骨，兩足其瘦如小。

一個平常中國女兒十幾年的苦痛，縮緊成幾十天的工夫，居然大功告成了！林之洋在女兒國御設的「矯揉造作速成科」畢業之後，

到了吉期，衆宮娥都起起來，替他開臉梳髮，搽脂抹粉，更比往日加倍殷勤。那雙金蓮雖覺微長，但纏的彎彎，下面襯了高底，穿着一雙大紅鳳頭鞋，卻也不大不小。身上穿了鮮衫，頭上戴了鳳冠，渾身玉佩叮噠，滿面香氣撲人；雖非國色天香，卻是煥煥婷婷。

不多時，有幾個宮人執珠燈，走來跪下道：「吉時已到，請娘娘先升正殿，伺候國主散朝，以便行禮進宮。就請升輿。」林之洋聽了，倒像頭頂上打了一個霹靂，只覺耳中響的一聲，早把魂靈嚇的飛出去了。衆宮娥不由分說，一齊攙扶下樓，上了鳳輿，無數宮人簇擁來到正殿。國王業已散朝，裏面燈燭輝煌，衆宮人攙扶林之洋，顛頭擺腦，如鮮花一枝，走到國王面前，只待躬着腰兒拉着袖兒，深深萬福叩拜。幾十天的「矯揉造作」，居然使一個天朝上國的堂堂男子，向那女兒國的國王，顛頭擺腦地「彎着腰兒，拉着袖兒，深深萬福叩拜」了！

幾千年來，中國的婦女問題，沒有一人能寫的這樣深刻，這樣忠厚，這樣怨而不怒，鏡花緣裏的女兒國一段是永遠不朽的文學。

女兒國唐教治河一大段，也是寓言，含有社會的，政治的意義。請看唐教說那處河道的情形：

以彼處形勢而論，兩邊堤岸高如山陵，而河身既高且淺，形像如盤，受水無多，以至爲患。這總是水大之時，惟恐衝決溢，且顯目前之急，不是築堤，就是培岸。及至水小，並不預爲設法挑挖疏通。到了水勢略大，又復培壅，以致年復一年，

河身日見其高。若以目前形狀而論，就如以浴盆置於屋脊之上，一經漫溢，以高臨下，四處皆爲受水之區，平地即成澤國。若要安穩，必須將清淤淤埋在地中，盆低地高，既不畏其衝決，再加處處深挑，以盤形變成釜形。受水既多，自然可免漫溢之患了。

這裏句句都含有雙關的意義，都是暗指一個短見的社會或短見的國家，只會用「築堤」「培岸」的方法來壓制人民的能力，全不曉得一個「疏」字的根本救濟法。李汝珍說的雖然很含蓄，但他有時也很明顯：

多九公道：「治河既如此之易，難道他們國中就想不到麼？」唐教道：「昨日九公上船安慰他們，我喚了兩個人投細細訪問。此地向來鋼鐵甚少，兼且禁用利器，以杜謀爲不軌。國中所用，大約竹刀居多。惟富家間用銀刀，亦甚希罕。所有挑河器具一概不知……」

這不是明明的一個秦始皇的國家嗎？他又怕我們輕輕放過這一點，所以又用談話的寫法，叫人不容易忘記：

多九公道：「原來此地鋼鐵甚少，禁用利器。怪不得此處藥店所掛招牌，俱寫『咬片』『咀片』。我想好藥品自應切片，怎麼倒用牙咬？膽膽姑且不論，豈非含易求難麼？老夫正疑此字用的不解。今聽唐兄之言，無怪要用牙咬了……」

請問讀者，如果著者沒有政治的意義，他爲什麼要在女兒國裏寫這種壓制的政策？女兒國的女子，把男子壓伏了，把他們的腳纏小了，又恐怕他們造反，所以把一切利器都禁止使用，「以杜謀爲不軌。」這是何等明顯的意義！

小說

柚子 (續)

馮文炳

那年夏天我由省城學校畢業回家，見了母親，把以前欠積外祖母的眼淚，統行哭出來了。母親故作寬解——卻也是實情，「外祖母活在，更難堪哩！媽媽這樣不幸！」母親說，兩弟兄新開各店，生意都沒有起色，每年欠人的債息，無力清還；姨父同兩表兄弟本地不能站腳，跑到外縣替人當夥計；柚子呢，就伴着媽媽住在原來店屋裡；這店屋是早年租了人家的，屋主而且也就是債主，已經在知事衙門提起訴訟。母親又極力稱讚柚子的馴良，沒有她，這世上恐怕尋不出媽媽哩。這些話對於我都很奇怪，記起柚子，很想會她一面，卻也只敢會一面，不再有別的思想。

到家的第三天下午，告訴母親，去看看媽媽。母親說，不能走前街，因爲前門是關着的，須得淌着走後門進去。我記得後門須經過一大空坦，坦中間有一座墳，這墳便是那屋主的，飾着很大的半圓形的石碑，姨媽往常總是坐在碑旁，光射不到的地方，看守着在坦上各種染就的布。我走到離空坦還有十幾步遠的塘岸，首先望見的是那碑，再是半開着的木板門，同屋頂上一行行好像被鴉踏亂的瓦。忽然間幾隻泗水的鴨，撲的作響，這纔看出一個藍布包着頭的女人拄着扁擔在那裏兜水。這女人有點像我的姨媽，她忽然停住了！不是我的姨媽嗎？「呵，姨媽！不是我記憶裏的姨媽了！額骨突起，令人疑心是個骷髏。姨媽引我進門，院子裡從前用竹竿子圍着的豬窩，滿堆些雜亂的稻草，竹竿却還剩下幾根；從前放在染房的磚石，也橫倒在地上，上面沾粘些污泥，磚石的形狀，同舊式銀子相仿，用了展展頭號的布的，也是我小孩時最感趣味的寶貝之一；把捲在圓柱形的木頭上的布，放在一塊平滑的青石當中，踩布的師父，兩手支着木架，兩脚踏着磚石尖出的兩端，左右搖動；我記得當時看過這玩兒，那師父總聚着恐嚇的勢子，對我說

「跌下來了」的話。姨媽的口氣，與平時完全兩樣，一面走，一面說着：「只有我的兒發達！要在平時，雖然也歡喜稱獎我弟兄們上進，言外却總帶點發財也不差比做官的意思。我慢慢的開着步子，怕姨媽手裡提着東西走不得快，而且也同望屋子裡有沒有人出來。屋子裡非常靜寂，而且非常暗黑，只有接近院子的那一間，可以大概望得明白。進了這間，姨媽便把扁擔放下了；這在從前是堆積零細家具的地方；現在有一張木牀，牀上只缺少了帳子；一張小棹子，上面放着梳頭用的木盆；另外是一個櫃子，一個水缸，同一堆木柴。我心裏有點恍惚不定。姨媽似笑似慚，而且終於哭起來了。我也哭起來了，但又說什麼驚醒似的：

「她……她到……東頭……鄰舍家裏……去了。」

「我不能夠多問。太陽落土的時候，仍然只有我的姨媽從後門口送我出來，不由我回想當年同我父親對席吃飯的姨父，同我母親一樣被人歡接的姑媽，同我們一樣在外祖母面前被人誇好的兩位表兄，以及同我在一個小天地裡哭着，笑着，爭鬧着的柚子妹妹。見了那飾着圓碑的墳，而且知道我的外祖母已經也是死了。臨了仍然落到柚子，在我腦裏還是那染紅了臉的柚子的身上。

那年秋天，我結婚了，我自己姑媽的幾位姐兒，都來我家，彼此談笑，高興得非常高。——我腦裏卻好像有一點惶惶的影子，不過模糊得幾乎看不出來罷了。

這是八月十二那一天，外祖母的柩，移葬於離家十里遠的地方。我同我的母親，舅爺，以及舅爺的幾位哥兒一路送葬；母親哭過不休，大半是傷心姨媽的境遇；我看着我母親哭，心裡自然不好過，卻又有自己的一層幻想：「倘若目及我同芹……歡送孫女兒呢？得這是歡迎外孫媳？」晚上我同妻談及此事，其時半輪月亮，掛在深藍空中，我苦求着妻打開窗子，起初她還以我不能耐風爲辭。我忽然問她：「小孩時爲什麼那樣躲避？倘若同柚子一樣，一塊兒……」

「柚子……」

「我無意間提起柚子，妻也沒氣力似的靜靜地一聲，接着兩人沒有言語，好像一對寒蟬。柚子呵！你驚破我們的好夢了。」

「現在是不是同破媽住在一塊呢？」我突然問。

「我們婚期前一月，我父親接我到我家，現在又回那屋裏去了。」

「爲什麼不來我家呢？母親也會打發人去接她。」

「她也向我談過，這裏的女伴兒多，沒有合身的衣服。」

「我十多年沒有會着她哩！」

「做孩子時候，太親密了！」

「六月間我曾到她屋裏去過，她卻不在家。」

「她在東頭孫家的日子多——幫他們縫補衣服。破媽的糧食，多半還由破媽回哩！」

「她的兩位嫂嫂呢？」

「各自回娘家去了。柚子同我談及她們，總是搖頭，成日裏怨天恨地，還得她來解勸。」

我漸漸感着寒意了。推開帳子，山天并射進來的月光，已經移上靠窗的棹子。妻起來把窗關着，隨又告訴我，破媽有意送柚子到婆家去，但公姑先後死了，丈夫在人家店裏，剛剛做滿了三

年學徒，去了也是沒有依恃的。

「現在是怎樣一個柚子呢？」我背地裏時刻這樣想。每逢興高彩烈的同妻話舊，結果總是我

不作聲，她也只有歎氣。我有時拿一本書倒在床上，忽然又摔在一邊，張開眼睛望着床頂；妻這時坐在床面前的椅子上，不時把眼睛離開手裏縫着的東西，向我一瞥，後來乘機問道：

「有什麼使你煩惱的事呢？請告訴我，不然我也煩惱。」

「我，我想於柚子未到婆家以前，看一看她的丈夫。」

去年寒假，我由北京回家，破媽的惡事，仍然沒有了結，而且姨父已經拘在監獄裏了。我想，再是忍無可忍的了，跑到與那屋主租是娶好的，一位紳士處，請他設法贖回。結果因姨父被拘的賬故，債權取消，另外給四千出屋的費用。這

宗款項，破媽並不願兩位嫂嫂，留十五千將來替柚子購辦被服，其餘的償還米店裏的陳欠，取回當店裏的幾件棉衣，剩下只有可以羅得五斗米的數目了。

出屋那一天，是一年最末的第二天，我的母親託我的一位鄉人去探看情形，因爲習慣的勢力，我們親戚家是不准隨意去的。下午，那鄉人把破媽同柚子帶到我家來了！這柚子完全不是我記憶裏的柚子了！卻也不現得如妻所說那樣爲難人家的女兒！身材很高，顏面也很豐滿，見了我，也依然帶着笑容叫一聲「森哥」。我幾乎着柚子

是爲什麼到我家來，也不知道到堂屋裏去慰問含淚的破媽，心裏好像有所思，口裏好像有所講，卻又沒有思的，沒有講的。柚子並不同我多講話，也不同家理任何人多講話，跟着她的芹姐舉直

到房裡去。後來母親向我說，母子兩人預備明天回原來鄉間的舊居——不是曾經與給人家的，那所高大房子，是向一位族人暫借的一間房子——今天快黑了，只得來我家寄宿一夜。

天對於我的破媽，真是殘酷極了，我這睡在床上，忽然下起大雨來了！我想，破媽無論如何不能在我家勾留，因爲明夜就是除夕；柚子總

一定可以，因爲她還是女孩子，孩子是可以住在親戚家過年的，她從前在外祖母家，便是好例。但是，起來，看見柚子問妻借釘鞋！我不禁大聲

詫異：「柚子也回去嗎？千萬行不得！」妻狠窘的向我說，破媽非帶柚子同去不可，來年今日，也許在婆家。我又有什麼勇氣反抗妻的話呢？

吃過早飯，我眼着着下年久別一夕重逢的柚子妹妹，跟着她的體體似的母親，在泥濘街上並不同願我母親的泣別漸漸走不見了。

一九二三，四，二十二，作於北大西齋。

胡思永遺詩

生日

十九歲的光陰過去了，
同落了。落花一樣，

靜悄悄的過了。
十一年，二十歲生日。

我想把我的心情做成一首詩，
只是寫了半天還只一張白紙。
我不能再寫了，
我把張白紙撕成粉碎！

十一月廿二日。

月色迷朦的夜裡，
在月色迷朦的夜裡，
我悄悄的走到郊外去，
找一個僻靜無人的地方，
把我的愛情埋了。

我在那上面做了一個記號，
不使任何人知道他。
我又悄悄的跑回家，
從此我的生命便不同了。

我。很。想。把。他。忘。了，
只是再也忘記不去！
每當月色迷朦的夜裡，
我總在那裡踮着！
十一，五，廿，八。

時事討論

一個救濟中國的妙法

——實行委員制——

一場烘烘烈烈的政變，如今倒漸漸趨於岑寂了。中國的政局，就壞在這裏——不變而變，變而不變，究竟沒有一次痛快的大變動，使中國借此翻一翻身！我對於政治的觀察，絕不怕荒謬絕倫的

政變，或驚天動地的大戰；祇怕淹淹沈沈，不生不死，把悠久美好的政治史的篇幅都佔了去！中國政治的淹沈，沒有比近年再利害的了！現在弄到無政府的態度，居然還能苟延殘喘，袖手旁觀。我真不解中國人究竟是什麼心理！

這次政變後，國會中有人主張採用委員制；而一逼先生在上期努力裏亦提議組織委員會；凡是頭腦清楚的恐怕沒有不贊成。不過我以爲委員制不僅可以救濟一時，實在可以救濟中國；不僅此刻可以採用，即永久採用，也未嘗不可。

我想採用委員制，至少可以免去下邊的幾條弊病：

- (一) 總統與內閣的衝突。(參看四十八期拙作總統與中國)
- (二) 一派向隅，存心搗亂。
- (三) 競爭總統的位置，使政治出於常軌。

由此而生的利益，就是：

- 一、容納各黨派。
- 二、互相監視，不至爲惡。

凡贊成我這種主張的，我希望都起來提倡才好。千萬不要袖手旁觀，讓政局自身變化。照中國的情形看起來，要是任他自己變化，恐怕一時是變不過來的了。

前期小說柚子的正誤表

- 第三面第四格第十行的「過」下重「哥」字
- 第四面第二格第廿一行「圍裏」下重「菜」字
- 第廿九行「太」係「大」誤
- 第三格第五行「我們」係「我的」誤
- 第十七行「記的」係「的記」誤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週報

總發行所 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THE ENDEAVOR

61

每號零售價三元
枚，郵寄大洋二
分，半年二十六
號，大洋五角；
全年五十二號，
大洋一元，郵費
在內，不通過郵
地點，可用三分
的或一分的郵票
代價。

這一週

北京教育界的歧路

北京的教育界向來就有兩樣的主張：

(A)派的主張是：要維持教育，必先澄清政治。因為教育和政治是分不開的。教育不良，固然不能產出好政治；可是政治不良，也同時不能維持好教育。所以蔡子民先生說：「數月以來，報章所紀，耳目所及，舉凡政治界所有最卑劣之罪惡，最無恥之行為，無不呈現於國中。……元培目擊時艱，痛心於政治清明之無望，不忍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於此教育當局之下，支持教育殘局，以招國人與天良之譴責。惟有奉身而退，以謝教育界及國人。」

把這一派的意思歸納起來：就是想教育界，必先澄清政治；如果政治不能清明，祇得放棄教育的責任。

(B)派的主張是：要維持教育，必先使教育界與政治脫離關係。因為中國的歷史上的陳例：縱有神奸巨惡，也不敢明目張膽的摧殘教育。即民國十二年來，雖如

陰陽五行說之來歷

陰陽五行說，為二千年來迷信之大本營，直至今日，在社會上猶有莫大勢力。今當辭而闕之，故考其來歷如次。

一 陰陽二字語意之變遷

陰陽兩字之見於說文者，阜部云：「陰，開也。水之南山之北也。从邑，陰聲。」「陽，高明也。从日，易聲。」然阜旁乃草乳後起，其原字實為金易。雲部云：「雲，覆日也。从去，今聲。會，古文。」勿部云：「易，開也。从日，一，勿。一曰飛揚；一曰長也；一曰輟者衆兒。」金字所从之「云」，即古雲字。金為雲覆日，此其本義。引申為凡覆蔽之義。覆蔽必開，因又引申為開義。背日之地必開，城市多倚北而背日，因又引申為背而或裡面之義。此陰字字義變遷之大凡也。易从日，一者，日在地上，即日出之意。从勿者，說文云：「勿，州里所建旗象。……日出地上而建旗焉，氣象極發揚，此其本義。引申以表日之光彩，故曰稱太陽，朝日稱朝陽，夕日稱夕陽。日出則暖，故又引申謂和暖之氣為陽氣。向日乃能見陽光，故又引申為正面或表面之義。此陽字字義變遷之大凡也。南北向背相對待，故陰陽二字連用，常以表南北或表裡之度。

陰陽兩字相連而成一名辭表示無形無象之兩種對待的性質，蓋自孔子或老子始。孔老以前之書確實可信者，一曰詩經，二曰書經，三曰儀禮，四曰易經之卦辭爻辭。儀禮金縢中無陰陽二字，可證勿論。其他三經所有陰字陽字之文句及意義，列舉詮釋如下：

其其泰苗，陰雨濟之。(曹風下泉)
迨天之未陰雨。(邶風鵲巢)
三之日納于凌陰。(邶風七月)
又登陰雨。(小雅正月)
既之陰女，反我來赫。(大雅桑柔)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周南殷其雷)
君子陽陽，左招黃，右招我由房。(王風君子陽陽)
我送舅氏，曰至涇陽。(秦風渭陽)
春日載陽。(邶風七月)
載立載黃，我朱孔陽。(同上)
淇淇深矣，匪陽不暉。(小雅淇水)
日歸日歸，歲亦陽止。(小雅采芣)
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小雅杜鵑)
在治之陽。(大雅大明)
居岐之陽。(大雅皇矣)
皮其夕陽，幽居允荒。(大雅公劉)
桐栢生矣，於彼朝陽。(大雅卷阿)
龍旂陽陽。(周頌載見)
居岐之陽。(魯頌閟宮)
既景乃岡，相其陰陽。(大雅公劉)
嘗經。
陽鳥攸居。(禹貢)
華陽黑水惟梁州。(同上)
岷山之陽。(同上)
南至于華陰。(同上)
惟天陰厲下民。(洪範)
乃或堯陰，三年不言。(無逸)
易爻辭。
鶴鳴在陰，其子和之。(中孚九二)

把這一派的意思歸納起來：就是辦教育的人，祇要關門辦教育，不要出門去干涉政治；祇要你們不陷於政治漩渦之中，自然可以保持得住教育界的清明。

自「五四運動」以後，教育界彷彿是取前一派的态度，舉凡外交內政上有大問題發生，教育界總要出來說話。可是自這一次改變起來，一直到現在，上海的商會有主張，安徽以及其他各省的教育界有主張，而北京教育界幾乎一言不發。這又似乎是取後一派的态度了。

我敢本著個人的良心對教育界下一忠告：就是教育界如果能把大門關得水洩不通，無論什麼惡勢力，都絕對的不能侵入，那麼，B派的态度也未始不可以採取。但是事實上辦得到嗎？如果事實上辦不到，便不得不採取A派的态度。當此非常改變之際，教育界如果要表示人格，如果要表示我們不是「有奶就是娘」的奴才，祇有公然作抵抗拿命錢勢力強暴統統的黑暗運動。這是教育界的歧路，請你們想一想，到底應該走那一條！

右詩經言陰者八，言陽者十四，言陰陽者一。書經言陰言陽各三。最奇者易經一書莊子所謂「易以道陰陽」者，卦辭爻辭中僅有此「中孚九二」之一條單舉一陰字。（右所列皆臨時補檢，不審有無差漏，希讀者指正。）

右列諸文中陰字：谷風下泉鶴鳴正月之「陰雨」及終風之「啞啞其陰」，皆用「雲覆日」之義，即最初本義也。桑柔之「既之陰汝」，孔疏云：「往陰覆汝」；洪範之「惟天陰鷲下民」，馬注云：「陰，覆也」；（呂氏春秋君守篇引洪範此文。高注云：言天覆生下民，皆用覆蔽之引申義。「陰，覆也」，毛詩云：「陰，揜也。」）

「陰，揜也」，毛詩云：「陰，揜也。」揜，亦覆也。無逸之「亮陰」，尚書大傳作「梁闇」，言凶厲之陰闇也。即說文以闇釋陰之義。七月之「和于凌陰」，毛詩云：「凌陰，冰室也。」蓋深遠無間之室。中孚之「鶴鳴在陰」，謂鶴鳴于其子所不及見之處而其子和之也，亦覆蔽之引申義。禹貢之「華陰」，謂華山之背面，亦從闇覆引申而來。凡三經所有陰字意義盡於此。

其陽字：閩宮之「龍旒陽陽」，正陽字从勿之本義，謂旒在日下飛揚也。「君子陽陽」者，史記晏子傳「意氣陽陽甚自得」今本作揚揚。此據毛詩孔疏引「亦如日下之旗神氣飛揚也。此皆最初之義。洪範之「匪陽不暉」，卷阿之「于彼朝陽」公劉之「度其夕陽」，皆節彼日在地上之義，直以陽為日。七月之「我朱孔陽」，言朱色之光如日。亦同前解。七月之「春日載陽」，采芣之「歲亦陽止」，杕杜之「日月陽止」，禹貢之「陽鳥攸居」，皆用向日和暖之引申義。殷其雷之「南山之陽」，謂陽之「日至謂陽」，大明之「在治之陽」，皇矣閩宮之「居岐之陽」，禹貢之「華陽」，「岷山之陽」，皆言某山某水之正面或表面，蓋從向日之一面得名也。凡三經所有陽字意義盡於此。

陰陽二字連用者，惟公劉「既景及岡相其陰陽」一語。謂在山岡上測日影察其向背云爾。與後世所謂陰陽之義迥別。

由此觀之，商周以前所謂陰陽者，不過自然界中一種相侵相克之現象，絕不含有何等深遠之意義。陰陽二字意義之顯變，蓋自老子始。老子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此語當作何解，未易斷言。抑固有以異於古所云矣。雖然，五千言中，言陰陽者以此一句；且亦非書中重要語。故謂老子與陰陽說有何等關係，吾未敢承。

北京政府，是我們所自來所只認為「事實政府」的「黎元洪復職的合法不合法，是一個未經解決的問題。國會議員本身的合法不合法，也是一個未經解決的問題。我們以為要等到法律解決了，再說組織政府，不但國內急待解決的問題很多，不能曠日以待，而且直是無從着手。所以我們要求黎元洪認他自己是「事實總統」，那嗎，他的政府也自然成了「事實政府」。專在事實上把國內的問題解決了。一面制定憲法，再依據憲法組織合法的政府。這是去年黎元洪復職的時候我們的主張，屢次在本報上發表過，想讀者還記得的。

事實政府究竟做了些甚麼事

我們現在用不着再問北京政府法律上的地位了。可是我們要問他事實上究竟做了甚麼事體。就事實上說，北京政府只是一個絕大的飯店，沒有飯吃的人，都可以到北京政府理去混一盤飯吃。（至於現在因薪俸發不出，連飯也沒得吃的，另外是一個問題。）但是希望他們做一點事，是絕對不可能的。我看見第五十九期的努力上，載有顧頡剛君的「說楊惠之塑羅漢像」的一篇文章，他為了一千年前的美術品，曾經求救於北京的歷史博物館，可是終竟沒一點用處。我說顧君這種主張，是因為他不曉得北京政府的實在情形，若曉得他，他自然不會向政府求救的意思，也就不至於失望了。北京的歷史博物館屬於教育部，每月有九百元的經常費，可是這九百元，僅能夠開銷館長職員雜役等的薪俸工資，要該館出

幾個錢收買歷史上美術上的物品，斷乎沒有那麼一回事。換一句話說，就是政府的機關經費，都只做到為人設飯的一層，至於國家公事的辦小辦，有成效沒有成效，簡直沒人過問了。我說歷史博物館，是偶然因保存古物的一件事引起來的，但是他很可以便我們舉一反三，即小見大。我們聽說陸軍部的部員有三千人，但是他們何嘗能夠造一團團一兵？海軍部的部員有五六百人，他們何嘗能夠造一兵，調一艦？財政部的部員一千多人，而國稅的收入却沒有一文經過財政部。交通部的部員五六百人，而國家的鐵道，幾年來不加添一尺，甚至連鐵道的收入都保不住了。其餘各部各機關，都可類推。總而言之，我們說北京政府是一個大飯店，大家吃了飯不做事，決不是過甚其辭。吃了飯不做事，倒沒罷了，他們可是還要借著政府的招牌，做那損壞國家，傷害人民的事。今天有一位軍閥要調武裝兵了，發一道命令式的電報問北京政府要錢，北京政府就不能不發公債。明天有幾位窮光蛋要急於發財了，有的是財政部印印局，印花稅可以任意的印發。至於教育經費，使館經費，為國家體面而生命所關的，他們都可以熟視無睹。總而言之，就幾年來北京政府的歷史看來，可以說是為善不足，為惡有餘。這樣的政府，法律上既然失了根據，事實上又拿甚麼來做生存的價值？

我們時常說北京這樣的政府，既沒有生存的價值，就是沒有了，也沒有人覺得少了一件甚麼東西。從前容許有人不信這個話，現在他們可自己表示給我們看了！他們沒有總統，沒有總理，沒有總長，（九個中只剩下四個，不到一半。）而且加上這都罷工，那都鎖門，結果是等於完全沒有政府了，然而大家並不覺得少了甚麼。總括起來，我們可直捷了當的說，北京政府並不上事實政府的名稱。他的正設，是幾年以來，並沒有做一點有益的建設的事業，而且照現在這種情形，不加一番徹底的改革，似乎沒有建設事業的可能性。他的反證，是沒了這個政府，我們也不覺得少了甚麼東西。我們所希望於國人的，是：

一、不要恐怕北京沒有政府。
二、不要希望北京政府會做甚麼好事。
三、不要錯過這個機會，急忙跑出北京的圈子做一點正經的事業。

中國最早的一部討論婦女問題的書——鏡花緣

胡適
女兒國是李汝珍理想中女權伸張的一個烏托邦，那是無可疑的。但他又寫出一個黑齒國，那又是他理想中女子教育發達的一個烏托邦了。黑齒國的人是黑齒的：其人不但通身如墨，連牙齒也是黑的。再加一點朱唇，兩道紅眉，一身黑衣，其黑更覺無比。然而黑齒國的教育制度，卻與眾不同。唐敖多九公一上岸，便看見一所「女學塾」。據那裏的先生說：

至數鄉考試，歷來雖無女科，向有舊例，每到十餘年，國母即有觀風盛典。凡有能文處女，俱准赴試，以文之優劣，定以等第，或賜才女佩額，或賜冠帶榮身，或封其父母，或榮及翁姑，乃吾鄉盛事。因此凡生女之家，到了四五歲，無論貧富，莫不送塾攻書，以備赴試。再聽林之洋說：他因他們臉上比較黑，他就帶了脂粉上來。那知這些女人因搽脂粉反覺醜陋，都不肯買，倒是要買書的甚多。他因女人不買脂粉，倒要買書，不知甚意；細細打聽，纔知道這裏向來分別貴賤就在幾本書上。他們風俗，無論貧富，都以才學高的為貴，不讀書的為賤。就是女人也是這樣。到了年紀略大，有了才名，方有人求親。若無才學，就是生在大戶人家，也無人同他配婚。因此他們國中不論男女自幼都要

這是不是一個女學發達的烏託邦？李汝珍要我們特別注意這個烏託邦，所以特別描寫兩個黑齒國的女子，亭亭和紅紅，把天朝來的那位多九公考上的「目瞪口呆」面上紅一陣，白一陣，頭上只管出汗。那女學堂老先生，是個瘦子，不曾聽見他們的談論，只當多九公怕熱，拿出汗巾來替他揩汗說道：

斗室屈尊，致令大賢受熱，殊抱不安。但汗爲人之津液，也須忍耐少出纔好。大約大賢素日喜吃麻黃，所以如此。今出這場痛汗，雖病癒之症，可以放心，以後如麻黃發汗之物，究以少吃爲是。

後來，多九公們好容易逃出了這兩個女學生的重圍，唐敖說道：

小弟約九公上來，原想看他國人生的怎樣醜陋。誰知只顧談文，他們面上好醜我們還未看明，今倒被他們先把我們腹中醜態看去了。

這「黑齒國」的兩個女子，只是著者要我們注意那個提倡女子教育的烏託邦。

李汝珍又在一個很奇怪的背景裏，提出一個很重要的婦女問題：他在兩面國的強盜山寨裏，提出男女貞操的「兩面標準」(Double standard)的問題。兩面國的人，「個個頭戴浩然巾，都把腦後遮住，只露一張正面；」那浩然巾的底下卻另「藏着一張惡臉，鼠眼鷹鼻，滿面橫肉。」(第二十五回)他們見了穿網衫的人，也會「和顏悅色，滿面慈悲；」見了穿破布衫的人，便「陡然變了樣子，臉上的笑容也收了，謙恭也免了。」(第二十五回)這就是一種「兩面標準」。然而最慘酷的「兩面標準」却在男女貞操問題的裏面。男子期望妻子守貞操，而自己却可以納妾嫖娼；男子多是禮法許可的，而婦人多夫却是絕大罪惡；婦人和別的男子有愛情，自己的丈夫若竟怒了他們，社會上便要給他「烏龜」的尊號；然

而丈夫納妾，妻子卻「應該」寬恕不妬，妬是婦人的惡德，社會上便要給他「妬婦」「母夜叉」等等尊號。這叫做「兩面標準的貞操」。在中國古史上，這個問題也曾有人提起，例如謝安的夫人說：「周婆制禮。」和李汝珍同時的大學者俞正燮，也曾指出「妬非婦人惡德。」但三千年的禮教的大家，沒有一個人能有李汝珍那樣明白爽快的。鏡花緣第五十一回裏，那兩面國的強盜想收唐閻臣等作妾，因此觸動了他的押寨夫人的大怒。這位夫人把他的丈夫打了四十大板，還數他的罪狀道：

既如此，爲何一心只想討妾？假如我要討個男妾，日日把你冷淡，你可歡喜？你們作男子的，在貧賤時，原也講些倫常之道。一經轉到富貴場中，就生出許多炎涼樣子，把本來面目都忘了；不獨疏親慢友，種種驕傲，並將精誠之情也置度外。這真是強盜行爲，已該碎屍萬段。你還只想賣妾，那裏有個忠恕之道？我不打你別的；我只打你只有己不知有人、把你打的驕傲全無、心裏冒出一個忠恕來，我纔甘心。今日打過，嗣後我也不來管你。總而言之，你不討妾則己，若要討妾，必須替我先討男妾，我纔依哩。我這男妾，古人叫作「面首。」面哩，取其貌美；首哩，取其髮美。這個故典，並非是我杜撰，自古就有了。

讀者應該記得，這一段訓詞是對着兩面國的強盜說的。在李汝珍的眼裏，凡一切「只有己，不知有人」的男子，都是強盜，都是兩面國的強盜，都應該「碎屍萬段」，都應該被他們的夫人「打的驕傲全無，心裏冒出一點忠恕來」。什麼叫做「忠恕之道？」推己及人，用一個單純的貞操標準：男所不欲，勿施於女；所惡於妻，毋

以取於夫：這叫做「忠恕之道！」

然而女學與女權，在我們這個「天朝上國」，實在不容易尋出歷史制度上的根據。李汝珍不得已，只得從三千年的歷史上挑出武則天的十五年(六九〇—七〇五)做他的歷史背景。三千年的歷史上，女后乘虛繼政的確不少，然而婦人不假借兒子的名義，獨立做女皇帝的，却只有呂后與武后兩個人。呂后本是一個沒有學識的婦人，他的政治也實在不足稱道。武則天却不然；他是一個有文學天才並且有政治手腕的婦人，他的十幾年的政治，雖然受了許多腐儒的誣謗，究竟要算唐朝的治世。他能提倡文學，他能提倡美術，他能賞識人才，他能使一班文人政客拜倒在他的寬宏之下。李汝珍抓住了這一個正式的女皇帝，大膽的把正史和野史上一切污蔑武則天人格的謠言都掃的乾乾淨淨。鏡花緣裏，對於武則天，只有褒詞，而無謗語；這是李汝珍的過人卓識。

李汝珍明明是借武則天皇帝來替中國女子出氣的。所以他在第四十回，極力描寫他對於婦女的德政。他寫的那十二條恩旨是：

- (1) 旌獎賢孝的婦女。
- (2) 旌獎「節」的婦女。
- (3) 旌表貞節。
- (4) 賞賜高壽的婦女。
- (5) 太后因大內宮娥，拋離父母，長處深宮，最爲淒涼，今命查明，凡入宮五年者，概行釋放，聽其父母自行擇配。嗣後採擇釋放，均以五年爲期。其內外軍民人等，凡侍婢年二十以外尚未婚配者，令其父母領回爲之婚配。如無父母親族，即令其主代爲擇配。
- (6) 推廣「養老」之法，「命天下郡縣設養老院。凡婦人四旬以外，衣食無出，或殘病衰頹，貧無所歸者，准其報名入院，官爲養贍，以終其身。」
- (7) 太后因貧家幼女，或因衣食缺乏，貧不能育，或因疾病纏綿，醫藥無出，

非棄之道旁，即送入尼庵，或買爲女婢，種種苦況，甚爲可憐，今命郡縣設育女堂。凡幼女自襁褓以至十數歲者，無論疾病殘廢，如貧不能育，准其送堂派令乳母看養。有願領回撫養者，亦聽其便。其堂內所有各女，候年五二旬，每名酌給粧資，官爲婚配。

(8) 太后因婦人一生衣食莫不倚於其夫，其有夫死而孀居者，既無丈夫衣食可恃，形勢單單，飢寒誰恤？今命查明，凡貧苦志守節，家道貧寒者，無論有無子女，按月酌給薪水之資，以養其身。

(9) 太后因古禮妻子二十而嫁，貧寒之家往往二旬以外尚未議婚，甚至父母因無力排奭，貪圖微利，或售爲侍妾，或賣爲優娼，最爲可憫，今命查明，如女年二十，其家實係貧寒無力，粧奩不能婚配者，酌給粧奩之資，即行婚配。

(10) 太后因婦人所患各症，如經發帶下各疾，其症尚緩，至胎前產後，以及難產各症，不獨刻不容緩，並且兩命攸關，故孫真人著千金方，特以婦人爲首，蓋即易基乾坤，詩首關雎之義，其事豈容忽略？無如貧寒之家，一經患此，既無延醫之力，又乏買藥之資，稍爲耽延，遂至不救。婦人山此而死者不知凡幾。亟應廣佈殊恩，命天下郡縣延訪名醫，各按地界遠近，設立女科，並發御醫所進經驗各方，配合藥料，按症施捨。

(11) (略)

(12) (略)

這十二條之中，如(7)(8)(9)(10)都是很重要的建議。第十條特別注重女科的醫藥，尤其是向來所未有的特禮。

但李汝珍又要叫武則天創辦男女平等的選舉制度。注意，我說的是選舉制度，不單是一個兩個女扮男裝的女才子混入舉子隊裡考取一名科第

李汝珍的特識在於要求一種制度，使女子可以同男子一樣用文學考取科第。中國歷史上並不是沒有上官婉兒和李易安，只是缺乏一種正式的女子教育制度；並不是沒有木蘭和秦良玉，呂雉和武則天，只是缺乏一種正式的女子參政制度。一種女子選舉制度，一方面可提倡女子教育，一方面可引到女子參政。所以李汝珍在黑齒國說的也是一種制度，在武則天治下說的也只是一種制度。這真是大膽而超卓的見解。

他擬的女子選舉制度，也有十二條，節錄於下：

(1) 考試先由州縣考取，造冊送部；部試中式，始與部試；部試中式，始與殿試。

(2) 縣考取中，賜文學秀女匾額，准其部考。部考取中，賜文學淑女匾額，准其殿試。殿試名列一等，賞女學士之職，二等賞女博士之職，三等賞女儒士之職，俱赴紅文宴，准其年支俸祿。其有情願內廷供奉者，俟試休一年，量材擢用。

(3) 殿試一等者，其父母翁姑及本夫如有官職在五品以上，各加品服一級。在五品以下，俱加四品服色。如無官職，賜五品服色榮身。二等者賜六品服色，三等者賜七品服色。除照一等之例，各為區別，女悉如之。

(4) 試題，自郡縣以至殿試，俱照士子之例，試以詩賦，以屬體制。「因為唐朝試用詩賦。」

(5) 凡郡考取中，女及夫家，均免徭役。其赴部試者，俱從途途近，賜以路費。

但最重要的宣言，還在那十二條規則前面的諭旨

大周金輪皇帝制曰：朕惟天地英華，原不擇人而昇；帝王輔翼，何妨破格而求？丈夫而擅詞章，固重圭璋之品；女子而經文藝，亦增瓊藻之光。我國家儲才為重，歷聖相承；朕受命維新，求賢若渴。闈門顯俊，桃李已屬春官；內則選才，科第尚道開秀。即君既膺鸞鳳，女史未遂鵬飛，奚見選舉之公，難語人才之盛。昔帝典將隆，伏生之女傳經；漢書未成，世叔之妻結史。講藝則紗縠綉帳，博雅稱名；吟詩則柳絮梨花，清新獨步。群推魁秀，古今歷重名媛。慎選賢能，闈闈宜彰曠典。况今日靈秀不鍾於男子，貞吉久屬於坤元。除教咸仰敷文，才藻益徵競美。是用博諮羣議，創立新科。於聖歷三年，命禮部諸臣特開女試：從此珊瑚在網，文博士本出宮中。玉尺量才，女相如登遺苑外？不煥新猷，非昭盛舉。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前面說「天地英華，原不擇人而昇」後面又說「況今日靈秀不鍾於男子」此是用變象山的門人的話，這是很明顯的指出男女在天賦的本能上原沒有什麼不平等，所以又說：「即君既膺鸞鳳，女史未遂鵬飛，奚見選舉之公，難語人才之盛。」這種制度便是李汝珍對於婦女問題的總解決。

有人說：「這話未免太恭維李汝珍了。李汝珍主張開女科，也許是中了幾千年科舉的遺毒，也許仍是才子狀元的鄙陋見解。不過把舉人進士的名稱改作淑女才女罷了。用科舉遺毒來鼓勵女子，算不得解決婦女問題。」

這話固也有幾分道理。但平心靜氣的讀者，如果細讀了黑齒國的兩回，便可以知道李汝珍要提倡的並不是科第，乃是學問。李汝珍也深知科舉教育的流毒，所以他寫淑士國（第二十三回）極端崇拜科舉，「凡庶民素未考試的，謂之遊民」——而結果弄的酸氣遍於國中，循保也帶着

儒巾，戴着眼鏡，嘴裏呼着之乎者也！然而他也承認科舉的教育究竟比全無教育好的多多，所以他說淑士國的人：

自幼莫不讀書。雖不能身穿藍衫，名列膠庠，只要博得一領青衫，戴個儒巾，得列名教之中，不在游民之內。從此讀書上進固妙，如或不能，或農或工，亦可各安事業了。

人。『自幼莫不讀書，』即是普及教育！他的最低限度的效能是：

讀書者其多，書能變化氣質；遵着聖賢之教，那為非作歹的，究竟少了。

況且在李汝珍的眼裡，科舉不必限於詩賦，更不必限於八股。他在淑士國裡曾指出：

試考之例，各有不同，或以通經，或以明史，或以詞賦，或以詩文，或以策論，或以書啓，或以樂律，或以音韻，或以刑法，或以歷算，或以書畫，或以醫卜，要精通其一，皆可取得一頂頭巾，一領青衫。若學上進，卻非能文不可。至於藍衫，亦非能文不可得。

這豈是熱中兩儒的見解！

況且我在上文曾指出，女子選舉的制度，一方面可以提倡女子教育，一方面可引到女子參政。關於女子教育一層，有黑齒國作例，不消說了。關於參政一層，李汝珍在一百年前究竟還不敢作澈底的主張，所以武則天皇帝的女科規例裡，關於及第的才女的出身，偏重虛榮與封贈，而不明言政權，至多只說：「其有情願內廷供奉者，俟試休一年，量才擢用。」內廷供奉究竟只是文學侍從之官，不能算是澈底的女子參政。

然而我們也不能說李汝珍沒有女子參政的意見在他的心理。何以見得呢？我們看他於一百個才女之中，特別提出陰若花黎紅紅盧亭亭枝蘭香

四個女子；他在後半部裡尤其處處優待陰若花，讓他回女兒國做國王，其餘三人都是做他的大臣。最可注意的是他們隨行時亭亭的演說：

亭亭正色道：「愚姊志在此！我之所以歡喜者，有個緣故。我國他們三位，或居天朝，或回本國，無非庸庸碌碌虛度一生。今日忽奉太后勅旨，伴送若花姊姊回國，正是千載難逢際遇。將來若花姊姊做了國王，我們同心協力，各矢忠誠，或定禮制樂，或興利剔弊，或除暴安良，或舉賢去佞，或敬慎刑名，或留心案牘，扶佐他做一國賢君，自己也落個女名臣的美號。日後史冊流芳，豈非千秋佳話！」

這是不是女子參政？

三千年的歷史上，沒有一個人會大膽的提出婦女問題的各個方面來作公平的討論。直到十九世紀的初年，才出了這個多才多藝的李汝珍，費了十幾年的精方來提出這個極重大的問題。他把這個問題的各方面都大膽的提出，虛心的討論，審慎的建議。他的女兒國一大段將來一定要成為世界女權史上的一篇永永不朽的大文；他對於女子貞操，女子教育，女子選舉等問題的見解，將來一定要在中國女權史上佔一個很光榮的位置。這是我對於鏡花緣的預言。也許我和今日的讀者還可以看見這一日的實現。

前期小說柚子的正誤表

第三面第三格第二十二行「屋主」下脫「家」字

第二十三行「半圓」係「半圓」誤

第四格第三十五行「兒呢？」下重「得」字

第四面第二格第十一行「幾乎着」係「幾乎忘」誤

努力

週報

THE ENDEAVOR

62

中奉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總發行所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每號零售價三元
郵寄大洋二
分，半年二十六
號，大洋五角；
全年五十二號，
大洋一元，郵費
在內，不通過郵
地點，可用三分
的或一分的郵票
代價。

人員應一律停職，不得再支分文薪俸。倘盤踞不走，應照民國元年舊例，將各部一律解散，並將各部遷出北京，另行組織。俸給章程亦應改訂，部員薪水約分五等。一等月給二百八十元，二等二百二十元，三等一百六十元，四等一百元，五等四十元。總長除支一等俸外，每月得領特別津貼二百二十元乃至四百二十元，次長除支一等俸外，每月得領特別津貼一百二十元乃至二百二十元。其餘部員除本俸外不得再領分文津貼。而各部人員名額尚須照民國三年官制，再行酌減，以節中央政費。

他人繼任。執行委員會非有委員六人以上到會，不得開會議決政務。
(十一)在憲法未定，正式政府尚未成立之時，各省及各特別區均為自治區單位，自定省憲，自組政府，一切經費亦自行籌畫，不得向中央政府索取分文。
(十二)各國立學校，其經費向由各省協濟者，一律仍舊，不得裁減，以維教育。
以上各條均係臨時辦法。將來憲法成立，一切政務應照憲法辦理。臨時辦法自應全體取消。
一九二三年七月十日草於南京。

這一週

解決政局糾紛的一種辦法

KC 投稿

去年政變，努力週報曾有一種明確的主張，責備於國人；可惜未能見諸實行，遲延因循，釀成今日這種局面。現在北京政府陷入進退失據的地位，已經一個多月了。驚心動魄的外交和內亂，一步一步的緊逼上來。努力週報是輿論的先驅，何以至今沒有具體的表示？我們讀報的人有點忍不住了。所以大膽把個人的意見發表出來，供大家的討論。

(一)現在北京城裏，業經免職，殘缺不全的內閣，和任期久滿，天天流會的國會，不但法律上沒有充分的根據，就是事實上也沒有維持大局的能力。為今之計，惟有由各省省議會協議推舉國內負有重望的政治家九人，組織中央臨時執政委員會，主持全國政務。一面應付外交，一面力謀統一。其任期無定，至憲法告成，正式政府成立，即行解除政柄。

(二)現在的國會，即備廢棄，請廢行，是失權無效的廢物。要他繼續存在，不但天天流會

憲法告成依然無期；並且唯利是圖，賣身獻媚，不能本良心的主張，製成有益於國家的憲法。照目前情形看來，唯有援照美國成例，由各省選派代表，另組憲法會議，限期製成憲法，俾全國有所遵守。憲法會議，不必開在北京，開會地點最好擇一武力干涉所不能達到的地方。並且開會期內，各代表不准與軍閥所派的走狗通往來，倘有賣身納賄行為，得由本省議會議決召回，另派他人接替。

(三)中央政府財政業已破產，此後各省軍費一律由本省自行担任；督軍，巡閱使不得再向中央執政委員會索取分文。其財力薄弱省分，應立刻實行兵工政策，使軍隊自食其力，毋為人民之累。

(四)當此財政奇窘的時候，中央政府一切無關重要的機關，應一律裁併，只設八部。陸軍，海軍，參謀三部合併為軍務部。幣制局，財政討論會等；全行歸併財政部。其餘外交，內務，農商，司法，教育，交通六部亦應將各種性質相同的機關，收歸部轄，免去一切浮費。

(五)年來各部總長任用私人，毫無限制。各部人員超過官制定額者已數倍，無事可辦，虛耗公帑，且各部負擔太重，無力籌發薪水，釀成罷工索薪辱罵，擾亂政務，為害甚大。現在此種額外

(六)臨時執政委員會的委員九人中應推一人做主席，其不為主席之八委員，應分掌八部，兼任各該部總長。執政委員主席每三個月應改選一次，每一委員只可連任主席一次。第二任期滿之後，至少須隔一任，方能重行當選為主席。管部之八委員中，有一人當選為主席，則其所管部務移交前任主席接管。執政委員主席薪俸與各部總長同。

(七)各部次長為事務官，不隨總長更換，其餘部員除秘書外，亦不得無故更換。

(八)所有關稅，鹽稅，及中央政府其他收入除每月撥出二百萬元作為中央政府經費外，全數留作國債整理金，分文不得移作他用。

(九)中央政府經費每月經費二百萬中應撥給國立八校經費每月二十二萬元，京師軍警費若干萬元，駐外使領各館經費若干萬元，所餘之數，應由執政委員會及八部按照事務繁簡，人數多寡酌量支配，每月量入為出，萬不得超過二百萬元總額。

(十)中央政府不必定設北京，倘北京方面發生障礙，不能執行職權，儘可酌移他處辦事。執行委員不得繼續職至兩個月以上，倘遇有故障不能到會執政時，期滿兩月，即由各省協濟另推

國會南遷的第一幕

叔永

南下的國會議員二百餘人，已經在上海舉行第一次集會式了。他們當時決議發表了一道對內的通電，一個對外的宣言。在這個對內的電報裡，有幾句話，是表明他們的態度的。
他們說：

「同人等既不敢以國憲為人驅除，將大位奉之國賊；復念吾國為禮讓名教之邦，同人等俱受父兄師保之訓；又不取稍越者之戒，而為自衛之謀。」

他們這些話，有兩層最可引人注意：

第一，「國憲為人驅除，將大位奉之國賊」。我國曉得此次國會議員的南下，是一般人心所贊成的。那別有用心不顧南下的議員，所據為藉口的唯一口實，就是期望製成憲法。可是國會開會將近一年，一部補苴罅漏的憲法，終製不成。現在要在短期間中把他完成，不是騙人的事嗎？要不然，就是要把「國憲為人驅除，大位奉之國賊」，這是自己所畫的供擔得住些。

第二，是他們忽然搬開法律，高談「禮讓名教」。我們看見報紙上的甚麼大選舉，出席費，三千五百元的票價，圍了許久，雖然覺得是事所必

有，却還沒有甚麼值得的證據。現在議員諸公明明白白告訴我們說有人要問他們買身了。他們爲了記得禮讓名教之邦，和父兄師保之訓，纔不敢做那「自衛」的勾當，那末，不管甚麼「禮讓名教」和父兄師保的，竟可自由賣身嗎？

我們以爲一個人本可以自由買賣，但是人身的買賣，却爲法律所不許。何況賣身於「國賊」以致違害國家呢？

中國是無法律的國家，我們很高興南下的議員，抬出「禮讓名教」幾個大字來做他們行爲的標準。但是就一般議員的往事看起來，不能不使我們替「禮讓名教」擔心。我們希望議員們還是從法律利害上着想，不要高談「禮讓名教」。

陰陽五行說之來歷

梁啟超

莊子言「易以道陰陽」。易卦辭爻辭皆未嘗言陰陽，既如前述。然則此語只能作孔子所贊之易解耳。今所傳「十翼」其確出孔子手著最可信者，莫如彖傳象傳。然此兩傳中，惟乾初九象傳云：「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坤初六象傳云：「履霜，陰始凝也。」彖象兩傳中，剛柔內外上下大小等對待名詞，幾於無卦不有；獨陰陽二字，僅於此兩卦各一見，可謂大奇，至彖辭說卦文言諸傳，則言之較多。今列舉其文如下：

一陰一陽之謂道。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偶。

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以上彖辭傳）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以上說卦傳）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陰雖有美含之。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焉。（以上文言傳）

繁辭文言諸傳，不敢遽認爲直接出孔子手。因傳中多有「子曰」字樣，論體例應爲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姑置不論，即將以上諸條全認爲孔子學說，其所謂陰陽者亦不過如此。蓋孔子之哲學，謂宇宙間有兩種力（如電氣之有正負？）相對待相摩盪，斯爲萬有之源起。此兩種力難於表示，故以種種對待名辭形容之，如剛柔，動靜，消息，屈伸，往來，進退，翕開，等皆是；而陰陽亦其一也。就中言陰陽者，遠不如言剛柔消息往來者之多。與其謂易以道陰陽，毋寧謂易以道剛柔道消息也。要之陰陽兩字，不過孔子「二元哲學」之一種符號；而其所用符號，又並不止此一種。其中并不含有何等神秘意味，與巫覡之術數更相遠。故謂後世之陰陽說導源於孔子，吾亦未敢承。

二 五行二字語意之變遷

五行二字最初見於經典者，則尙書甘誓云：「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此語作何解，頗難臆斷。後世注家，多指五行爲金木水火土，三正爲建子建丑建寅。然據彼輩所信，子丑寅三建，分配周商夏，甘誓爲夏書，則時未子丑二建，何得云三正？且金木水火土之五行，何得而威侮，又從何而威侮者？竊疑此文應解爲威侮五種應行之道，怠棄三種正義。其何者爲五，何者爲三，固無可考。然與後世五行說絕不相蒙蓋無疑。

次則爲洪範。自漢人作洪範五行傳以後，於是言五行者必聯想洪範，此兩名詞幾成不可離之關係。雖然，實際上洪範所謂五行果有何等神秘意味否耶？請觀原文：

「我聞在昔，絲璽洪水，汨陳其五行。」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此不過將物質區爲五類，言其功用及性質耳。何嘗有絲毫哲學的或術數的意味？「絲璽洪水汨陳其五行」者，言因遠水之故，致一切物質不能供人用。若謂汨亂五行原理，則與遠水何關耶？洪範本爲政治書；其九疇先列五行者，因其爲物質的要素，人類經濟所依託命耳；左傳所謂「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即此義也。然則洪範本意，並非以此一時統貫下八疇其明。後世愚儒，欲取凡百事物皆納入五行中，於是首將第二疇之五事——貌言視聽思分配水火木金土，試問第四疇之五紀，第九疇之五福，數固同爲五，然有法分配否？第三疇之八政，第六疇之三德，數不止五或不及五者，又有法分配否？第五疇之臯，第七疇之稽，第八疇之庶徵，並無數目者，又有法分配否？以一貫八，而所貫者亦僅一而止。愚儒之心勞日拙，大可憐也。

荀子非十二子篇，其非子思孟軻也，有顯奇異之數語。曰：

「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其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蔽敬之曰：此其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

此五行不知作何解。若謂即洪範之五行耶？子思孟軻書中，隻字未嘗道及。中庸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者爲天下之達道，道有行義，五行或指此耶？然此爲儒家常言，非思軻所創，且無所謂「僻違幽隱閉約」。揭按注釋爲仁義禮智信之五常，或者近是；然子思說雖無可考（或中庸外尚有著述）孟子則恒言仁義禮智，未嘗以信與之並列也。此文何指，姑勿深論。但決非如後世之五行說，則可斷言耳。

古籍中可信者，其言五行之說，以吾記憶所及，盡於此矣。此外尚有應懷疑者一段，則左傳昭二十五年記鄭子大叔與晉楚簡子問答語：

「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

此正與後世所謂「洪範五行」者略合，此文如可信，則是孔子之先輩子產時已有此說矣。然左傳真偽，在學界久成問題。藉曰非全偽，然其作者最早應爲戰國時人，且最少有一部分爲漢人竄亂，此殆無可諱者。謂子產有是言，吾以當時所有學說旁證之，不能徵信也。

論語孟子，皆不見有以五行二字述文者。（此據吾記憶所及耳。讀者如有所發見，望指正。）惟墨子經下及經說下云：

「五行毋常勝，說在宜。五：合水火土，火離然。火離金，火多也。金離炭，金多也。合之府水，木離木。……」

此確與洪範所言五行爲同物。且其言「無常勝」之義，注重或以後世五行生剋觀解之。實則勝訓貴；意謂此五種物質無常貴，但適宜應需則爲貴。其說甚平實，不待穿鑿也。

五行說之極怪誕而有組織者，始見於呂氏春秋之十二覽。其後小戴禮記采之。（即月令篇）淮南子又采之。其說略如下：

「孟春之月。……其日甲乙，其帝太暉，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天子居青陽左个，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麥爲羊。……」

如此將一年四季分配五行：春木，夏火，秋金，

冬水，其說略如下：

「孟春之月。……其日甲乙，其帝太暉，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天子居青陽左个，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麥爲羊。……」

五行說之極怪誕而有組織者，始見於呂氏春秋之十二覽。其後小戴禮記采之。（即月令篇）淮南子又采之。其說略如下：

「孟春之月。……其日甲乙，其帝太暉，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天子居青陽左个，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麥爲羊。……」

五行說之極怪誕而有組織者，始見於呂氏春秋之十二覽。其後小戴禮記采之。（即月令篇）淮南子又采之。其說略如下：

「孟春之月。……其日甲乙，其帝太暉，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天子居青陽左个，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麥爲羊。……」

冬水：所餘之土無可歸，則於夏秋交界時為拓一位。於是五方之東南西北中，五色之青赤黃白黑，五聲之宮商角徵羽，五味之酸苦鹹辛甘，五蟲之毛介鱗羽保，五祀之井廕行戶中雷，五穀之黍稷稻麥菽，五畜之馬牛羊犬豕，五臟之心肝脾肺腎，五帝之太皞炎帝黃帝少昊顓頊，五神之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皆一一如法分配。（洪範五事，抑未編入。）乃至如十天干六律六呂等數目不與五符者，亦割裂以隸之。如是將宇宙間無量無數之物象事理，皆硬分為五類，而以納諸所謂五行者之中。此種詭異之組織，遂二千年蠱惑全國人之心理，且支配全國人之行事。嗚呼！吾輩死生關係之醫藥，皆此種觀念之產物；吾輩最愛敬之中華民國國旗，實為此種觀念最顯著之表象；他更何論也。

三 陰陽家之成立及陰陽五行說之傳播

由此觀之，春秋戰國以前所謂陰陽所謂五行，其語甚希見，其義極平淡。且此二事從未嘗併為一談。諸經及孔老墨孟荀韓諸大哲，皆未嘗齒及。然則造此邪說以惑世誣民者誰耶？其始蓋起於燕齊方士，而其建設之傳播之宜負責者三人焉：曰鄒衍，曰董仲舒，曰劉向。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云：「鄒衍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迂怪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又云：「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又封禪書云：「齊威宣之時，陽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齊人奏之。」文選魏都賦注引七略云：「鄒子有終始五德，從所不勝。土德後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鄒衍之書，見於漢書藝文志者有「鄒子四十九篇」，「鄒子終始五十六篇」。今雖已佚，然據史記及七略所說，可知其概。妖言之作俑者，實此人也。

衍倡此妖言，乘秦漢間學術頹廢之際，遂以萬斛狂瀾之勢，橫傾思想界之全部。司馬談作六家要旨，以陰陽家與儒道墨名法並列，其勢力可想。漢書藝文志所著錄此類書甚多，計諸子略陰陽家二十一卷，三百六十九卷；兵書略陰陽家十六卷，二百四十九卷；術數略五行家三十一卷，六百五十二卷。

此外如數術略醫經房中兩門，亦大抵屬此類。觀今所傳黃帝內經可知也。即以此三門論，為書一千三百餘篇，對於藝文志總數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已占十分一而強。其實細釋全志目錄，揣度其與此等書同性質者，恐占四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嗚呼！學術界之恥辱，莫此為甚矣。

鄒衍書及其他諸書皆不可見，可見者有董仲舒之春秋繁露。仲舒二千餘年來受醇儒之徽號，然其書祖述陰陽家言者幾居半。今無暇一一臚列其內容，但舉其篇目：

- 五行對第三十八
- 五行之義第四十二
- 陰陽陽第四十三
- 王道通三第四十四
- 天辨在人第四十六
- 陰陽位第四十七
- 陰陽終始第四十八
- 陰陽義第四十九
- 陰陽出入第五十
- 天道無二第五十一
- 暖燠孰多第五十二
- 基義第五十三
- 同類相助第五十七
- 五行相生第五十八
- 五行相勝第五十九
- 五行逆順第六十
- 治水五行第六十一
- 治亂五行第六十二

- 五行變救第六十三
- 五行五事第六十四
- 天地之行第七十八
- 如天之為第八十
- 天地陰陽第八十一

以上二十三篇，皆言陰陽五行，殆占全書之半。其中所含精深之哲理固甚多，要之半襲陰陽家言，（最少亦受其影響）而絕非孔孟荀以來之學術，則可斷言也。仲舒以儒家大師，而態度如此，故一時經學家皆從風而靡。仲舒自以此術治春秋；京房無賴之徒，以此術治易及侯勝李尋之徒以此術治書，翼奉眭孟之徒以此術治詩，王史氏之徒以此術治禮，於是莊嚴純潔之六經，被邪行餘毒所蹂躪，無復完膚矣。藝文志六藝略所著錄之書，其屬於此類者，以吾所推度，最少有如下之各種：

- 易：古五子十八篇（自甲子至壬子說易陰陽淮南道訓二篇（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法）
- 雜爻異三十五篇
- 神驗五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神驗者王道失則災害生得則驗之祥瑞）
- 孟氏京房十一篇
- 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
- 京氏段嘉十二篇
- 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
- 許商五行傳記一卷
- 齊后氏傳三十九卷
- 齊孫氏傳二十八卷
- 明堂陰陽三十三篇
- 王史氏二十一卷（？）
- 明堂陰陽說五篇
- 古封禪事記二十二篇

- 封禪對十九篇
- 漢封禪事記三十六篇
- 公羊外傳五十篇（？）
- 穀梁外傳二十篇（？）
- 公羊雜記八十三篇（？）

諸子略儒家：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右諸書雖什九已佚，然經近人輯出，尚多能得其梗概。要之兩漢所謂今文家經說，其能脫陰陽五行臭味者，什無二三。大率自仲舒啓之。

漢書五行志云：「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是以援仲舒別向歆……所陳行事……著於篇。」據此知漢儒陰陽五行之學，關於仲舒而處於向歆父子。五行志所載，大抵即劉向洪範五行傳之言也。吾儕試一編讀，當審其內容為何如。而後此所謂正史者，大率皆列此一篇，千餘年莫之易。嗚呼！禮祥災殺之迷信，深中於士大夫，昔日以昏而志日以偷，誰之咎也。吾故略疏證其來歷如右，俾誦法孔子之君子得省覽焉。

小說

錯過了

葉聖陶

短牆外「水門汀」鋪着的地上，幾個孩子在玩小汽車。這輛汽車可以並坐兩個孩子，暗綠色的油漆塗着，四個鋼輪亮得真可愛，那個舵又是怪有趣的，還有個發音很清脆的喇叭。現在一個穿花衣服的女孩子同一個頭髮很長

的男孩子坐在汽車中了。他當着那個舵，發怒地笑着，露出兩排小的牙齒。男孩子的兩足被車身

遮着，却暗暗地在那里踏那踏脚。於是汽車向前進行了。

其他的孩子在後面追趕，一發嚷着：「好了，好了，讓我來坐，讓我來坐！」

小瑜站在路角邊，看見他們這樣玩好生羨慕，可是全不認識他們，不敢走上前去。他的眼睛

跟着小汽車移動；手指捲捲的，似乎當着那個圓的舵；身體也彷彿浮浮地動了。

直到他們輪流坐得暢了，推開鐵門，運人運小汽車而進去的時候，小瑜才走到門外來向內張

望。一點也沒有，只見幾扇開着的長窗，裏邊掛着煙霧似的簾帷。他只得懷着異樣的心情跑回家去。

「媽媽，小汽車。」

「什麼？」

「小汽車，」他有點鬱鬱的聲氣。

「什麼小汽車？」媽媽略微覺得不耐煩。

「像街上奔過的那樣的汽車，不過小一點，正是小孩子坐的，綠的，輪子亮亮的，有個當手的圓東西的，我要。」

媽媽這才明白，她裝着很平淡的樣子說：「這個沒有什麼意思，我們不要牠，況且價錢很貴的。你有你的積木同活動畫花籃兒種種東西，都是很好玩的。隔幾天我們上勸業場去，再給你買活動的老虎同長象。」

小瑜哭了一場之後，事情也就過去了；小汽車當然沒有買，活動的老虎同長象隔幾天都真個買來了。他覺得一點沒有好玩，老虎的頭搖着搖着，象的鼻子捲上垂下，全是可厭的樣子。舊有的積木也不想玩，活動畫的底裏早被他拆穿了，花籃兒又經他一把捏壞了。他只是忘不了那輛小汽車，綠的車身，亮的輪子，有趣的那個當手的東西，以及輪子轉動的聲音，都使他緊緊地繫繫着。

他覺得從不曾玩過好玩的東西，甚至於不曾有過玩具。「那輛小汽車才是好玩的東西，才是配稱爲玩具的。」他這樣想。他往往在睡夢中覺

得有一輛小汽車了，就擺在吃飯桌的旁邊。他一隻脚跨上去，手當着那個舵，心裏一陣滿足，便醒過來了。有時夢見綠的小汽車在路上滾過，中間坐着的正就是他自已。也有時夢見自己的小汽車被別的孩子搶去了。

直到十五六歲的時候，他還是常做這樣的夢。

一一

他從學校裡出來，有了一種職務了。

一天晚上，他做完了他職務，坐在自己房間裡歇着，覺得渾身有點疲倦，頭腦也是麻麻的。

忽然那幾本擺面熱的站在架上的書向他笑着，而且似乎走近他的面前，開口說話了：「你爲什麼不同我們談談心呢？」

「我天天想同你們談心，只是我的生活不得安定呵！這樣的忙亂，這樣的奔波，那裏有心緒來同你們談心？恐怕你們也要避開我呢。」

那幾本書的蒼白的臉上只是微笑。

「我希望全然改變現在這樣的生活，不要幹那些無聊的職務。那時候我的身體是靜定的，心神是安寧的，才可以同你們無晝無夜地傾談。那時候我什麼都不希圖了，你們給與我的快慰就是永久的珍寶。至於現在，不安定極了，那裏有心緒來同你們談心呢？」

那幾本書的面孔漸漸地轉爲陰鬱，一會兒隱得看不清楚了。

可是他確是個愛書的人，他覺得書這東西，至少同幼年時在牆角邊看見的那輛綠的小汽車一樣可愛。什麼職務，什麼行動，不過螞蟻的擾擾，蒼蠅的嗡嗡罷了。只有讀書，才是人做的事。

他回潮在學校裏擾擾地過了好幾年，不會讀書；出了學校又是好幾年，無非喃喃地過活，也不會讀得什麼書。書的面孔是熟透了，只不會認得他們的心。

他正等着有那樣的一天，新生活告退，新生活開始，他好領那讀書的志願。可是那樣的一天終於不見走來。

「不能讀書！不能讀書！」他在夢中也是這

樣歎息着。

他現在娶了妻了。

他看她的家裏裏裏的雜務，洗了衣服，又開着鍋蓋，關了鍋蓋，又拿起鹹線，很覺得麻煩。便對她說：「這太麻煩了，希望你不要這樣子。」

她擡起驚奇的眼光說：「不要這樣子，日子怎麼過呢？況且不論那一家都是這樣子的，也不是我們家裏。」

他於是悵然了，彷彿失去了一件什麼東西似的。

一晚，他完畢了職務回家，正是星月燦然的良夜。他看淡藍的月光鋪在地上，竟同一池清水。幾株低樹的影子，淡淡的，漾漾的。恰如聚聚的水草，「我不就是魚兒麼？」他彷彿覺得流水在身旁滑過，自己浮游上下，異樣舒快。

他仰起鼻子吸那清鮮的氣，同時看見月兒的笑靨和星兒的明眸。醉意似的詩情涌上心頭，便吟成了魚兒月夜游之歌。

「碧波的家鄉，

蒼蒼蔚蔚的星光，

他嘴裏唱着，心裏想：「到家後必須唱給她聽，並且告訴她看見了怎樣的美景。只有她配聽我的，此外還有誰呢？」

他走進自己的屋子，便唱起來：

「碧波的家鄉，

蒼蒼蔚蔚的星光，

可是他早已在牀上朝裏睡着了，只看見她的背形。一個燈昏景暈的陪着她，一聲不響。

他便去推醒她，「告訴你有趣的景致，月亮星，還有我的新詩歌。」

「什麼？悲悲？」

「不是悲悲，是新的詩歌。」

「不要吵，我倦呢。」她的頭又側貼着枕頭睡着了。

他覺得非常之寂寞，胸口酸酸的似乎要哭出來。他想：「她究竟不是我的伴侶。這也太酷了

！祇願一個，總該是知心合意的了，誰知又不是的！」

他無論在大庭廣衆之間，或者在做事的地方，或者在家裏，總覺得只是他孤獨的一個人。

「幾時才遇見個知心合意的伴侶呢？」

四

他病在牀上了。

不知從什麼地方來了一位白衣的小姑娘，她的面孔和平而自然，靜靜地向他招手。

「你是誰？」

「我是死。」

「我不高興便到你那地方去；我在你的鄰居生的地方住着，還不會嘗到好的滋味呢。」

「你這話怎樣講？」

「不要說別的，我不會玩過有趣的小汽車，不會好好地讀過書，不會遇見過一個真的伴侶，差不多天天喝的白開水。但是既已來這生的地方住着，總要等喝了一杯醇醇的茶或者一盞鮮美的湯才肯走。」

白衣的小姑娘笑說：「你已經太晚了。小汽車好玩，你早先何不造一輛小汽車來玩？況且你那時好玩的東西很多，何必一定要那只能夠想想的小汽車？你不會好好地讀書，早先何不翻開書來便讀？身心安定固然要緊，但是你僅僅希冀着就能安定下來麼？你又恨沒有一個真的伴侶，早先何不去接近別人，體貼別人，讓別人也來接近你，體貼你？你離開了當前的一個個的人，卻要去尋求伴侶，那還有誰呢？」

「不論怎樣有趣的東西，只是像癡人待月亮掉下來那樣地壞着，決不會如你的願的。你歡喜這樣，你就該用你的智和力去取得牠；你做這樣的事情，處這樣的境界，你就該用你的智和力使牠有趣味。當前的事情只有當前做去是最適宜的。當前不做，過後戀戀，惟有嘆一聲「太晚了」罷了。」

現在你的當前的事就是跟我回去」。她說着，走近他的身，舉起纖小的手撫摩他的額角。

他沒有話說。

六月二十九日作。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週報

THE ENDEAVOR

63

每號零售價三元
枚。郵寄大洋二
分。半年二十六
號。大洋五角；
全年五十二號。
大洋一元，郵費
在內。不遠郵購
地點，可用三分
的或一分的郵票
代價。

總發行所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這一週

顧維鈞到底替誰看大門？

我從那一天在開明劇場裡面省憲同志會的會場上，聽到顧維鈞的演說之後，便驚醒了從前希望他做大外交家或大政治家的迷夢；從他的知識上下斷語，祇認定他是「一位很會出風頭的教會學生。」

以「傻子」自命的王正廷，現在尚且若何意若無意的跑開北京；靠做官生活的顏惠慶，現在尚且若隱若現的不肯拋頭露面。對現在爭權奪利的政客去談「出處大節」的，當然是個「迂子」；但是我們親眼自見的：就是在袁世凱時代，凡是被他「垂青」，或被他的「寵幸」的人，沒有一個不喪失了「個人名譽」和「政治生命」！我想到這一層，不禁為這位在中國政治中未經燒煉過的顧維鈞害怕！

顧維鈞所發表的自欺欺人的談話，說他這次出來專門在「維持國際地位，與國家資格」。這一派好聽的門面話，凡在袁世凱部下供奔走的人，沒有一個不說得響亮。不想顧維鈞到今日還以為是他自己的發明！

顧維鈞的通電中所要明的兩大宗旨：(一)是「行使約法賦予之職權」，(二)是「維持國際現

有之地位」。第一個宗旨和他的談話剛剛相反。約法上明明白規定「國務總理及各部總長均稱爲國務員」，又明明白規定「國務員輔佐大總統負其責任」。而政府組織令中又明明白規定「政府以國務員組織之」，又明明白規定「國務員由國務會議議決行之」。外交總長既是國務員之一，既出席於國務會議，又安有「祇守門戶不

管政爭」之理！如果顧維鈞能在世界的所有書籍中找出「外交不是政治」，或「外交與政治無關」之一類的解釋，我們便可相信他的談話，不然便是一竅不通！如果顧維鈞不出席國務會議，那麼「自己首先違法，又怎麼能通電聲明，說：『行使約法賦予之職權』呢？顧維鈞知道官吏的責任含有強制性質，凡法律上所有應負的責任都要一律担負，不准自由伸縮的道理嗎！

至於說「維持國際地位」，本來是迎合國人心理的一句漂亮話。但是如果你要求外國撤換領事裁判權，他偏要隨便的發生一件侵害人權的案件；羅文幹案，或使官司法獨立的案件——東省特別區法官免職案，使外國人不來中國調查司法狀況，你想免除國際共管的國辱，他偏要在直魯邊巡閱使界內，自己肘腋之下，出了臨城案件。你要維持國際信用，他偏要把那些措作外債基金的收入

，提充軍費。你又怎樣辦呢？在這種軍閥橫行的世界，你一個人又能做什麼事呢！

所以我就敢說顧維鈞被誘上台，結果，祇能替人家狀狀門面；老實說：就是替一個謀總統名招待外賓，並不是替全國看守門戶！

曹錕通電表示要做總統

自天津派過走斃元洪，激動議員不合作之後，爲和緩人心計，當然不能不教曹錕通電表示他不願做總統。可是曹錕的電報果然出來了，這道個電報的語氣，不但沒有表示不願做總統的話，反而表示祇有他纔能做總統，或做總統是他的「夙抱」或「素志」且看他的發電：

……抑強尤有進者，國家初建之始，常患無法，而在憲法初立之國家，則患在有法而如無法。非有遵守憲法之誠心，與實行憲法之毅力，必不能除去事勢上一切之困難，而進循法律中惟一之正軌。國會爲人民代表，人民爲國家主體，所貴有立法之責者，必求其可以共守，可以實行，成爲法治之國家，有行政之責者，必誠心毅力二者具備，以負此法治國家之責任，此則夙抱(注意)。所謂爲我國民披瀝陳之者也。銀服務國家垂四十年，民國肇建，未嘗一日自逸，私人權利，夙不敢爭，耿耿寸衷，惟知有國。用敢盡言，以明素志，邦人君子幸共鑒之。曹錕發。

他的意思就是說國會雖然是「有立法之責者」，但是必須得一位「有遵守憲法之誠心，與實行憲法之毅力」的人，「以負此法治國家之責任」。

「誠心毅力，二者具備」，合掉「服務國家垂四十年，民國肇建，未嘗一日自逸」的曹錕，更有何人！他的「夙抱」或「素志」既然如此，那麼祇有他可以「負行政之責」，「能除去事勢上一切之困難」了。試問負這種執行憲法之責的，不是大總統是什麼呢！

答k君

k君在「解決政局糾紛的一種辦法」(見本報前期)中，開始有幾句話是對於本報的質問。說道：

去年政變，努力週報曾有一種明確的主張，貢獻於國人；可惜未能見諸實行，遷延因循，釀成今日這種局面。現在北京政府陷入進退失據的地位，已經一個多月了。驚心動魄的外交和內亂，一步一步緊逼上來。努力週報是輿論先驅，何以至今沒有具體的表示？我們讀報的人有點忍不住了，所以大膽把個人的意見發表出來，供大家的討論。

k君所發表的意見，如「組織中央臨時執政委員會」，如「另組憲法會議」如「裁併無關重要的機關」，如「改定部員的俸給」，如「以關稅釐稅等作國債整理金」，以及「各省得自定省憲自組政府」……等主張，都是一般人公同贊成的。現在姑且放下這些問題不談，先說說本報對於這一次政變的態度。

這一次政變，在我個人祇認是退步的政變，不是進步的政變。所以政變的結果，祇有把政治上所有的罪惡，盡量的表現出來；絕對不能現出一線光明之路。

我們在輿論界中過生活的人，至少要明白中國歷史上所有政變的特性。我敢武斷說：一部二十四史中的所有的政變，祇是政治首領的變更，絕不是制度或政策的變更。換句話說：祇是一家興亡，不是政體的變革。那些爭帝爭王的人，祇想把江山奪過來，至於法律制度政策那一樣不是因襲前朝的。我們拿這種觀念來看民國以來的政變，可以說沒有一個例外。倒了一個專制的袁世凱，又來一個專制的段祺瑞；打倒了無惡不作

的安福部，又來了無惡不作的天津派。吳佩孚在湖南時代，以反對段祺瑞武力統一的政策得名，現在在洛陽却自己做了武力統一的中心。所以這

一次各派的衝突，無論將來中央政府是屬於曹，屬於段，或屬於張作霖，一說到政策，那就「烏龜莫美」，大家都是一樣的。

我們從前正在做夢，所以每逢一次政變，照例總要高興一次，以為這回該可以有點光明的希望了。誰知結果仍然是半斤之於八兩，甚至於「摩羅眼發瞎子」，一代不如一代！我們這一次不敢再高興了，所以不提出具體的主張，為的就是減少廢話。

努力的主張是：

好政府主義，

好政府主義方面的最少涵義是：

- (一)充分運用政治的機關為社會全體謀充分的幸福。
- (二)充分容納個人的自由，愛護個性的發展。

惟在這樣的政府之下，可以希望他實行我們所提出的「政治改革的三個基本原則」，就是：

- (一)憲政的政府，
- (二)公開的政府，
- (三)有計劃的政府。

這一次攝政的政府，祇是曹家的政府，全幅精力都注重在大選一個問題上，怎麼說得上「為社會全體謀充分的幸福」呢？至於「個人的自由」和「個性的發展」，他們更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我們如果對於北京政府建什麼議，那豈不是一個傻子嗎？

其次希望議員南下，去組織政府一層，我們也不敢領教了。因為議員先生們所為的是金錢勢力，如果把他們身骨的分析起來，除掉金錢勢力的成分而外，再也沒有別的成分。何以見得他們一離開北京，便可相信呢？所以我們對於議員也是絕望了。

再其次如劉秀先生在博學裏邊說：

此時國人無論對於何人都絕望了，所希望能救國的祇有國民黨。國民黨就應該起來統率國民做革命運動，便應該斷然拋棄以前排他軍閥之間，鼓吹什麼四派勢力裁兵

會議與和平統一政策

國民黨雖然比什麼研究系，政學系，安福系，直系系，……等在歷史上看起來少一點，可是現在北京的民運同志會，豈不是國民黨的重

要分子所結合的嗎？內中有一大部分，正在這裏做舉龍附鳳的事業，還有誰想「統率國民做革命運動」呢？退一步說：他們就是肯去做革命運動，像吳景濂這一派人，又有那個「國民」肯聽他「統率」呢？所以我們對於國民黨也早就絕望了。

我們現在無論對於何方，都絕望，就是提出具體的主張，也不過是一時高興，為報紙上湊湊篇幅罷了。即如K君所提出的意見，何嘗不是救國良方，但是依我看來，除非K君親自上台，是絕對不能實現的。我個人對於時局很消極的，故且畧述鄙見，聊作本報的答詞。

二六，夜三時半

政治改革的目標

獻題

所謂政治問題，本來是極不容易解決的，既沒有一定不易的原則可以採用，又沒有確定的進化路徑可以找得出來，作為我們的嚮導。又因為人民和執政者兩方面均有偏見，各沒有確當的智識，政治上的進步時常受到種種的阻力。人類的天性也和政治方面而有極大的影響。凡是理想方面最適當的方法往往在實際方面未必一定能做得到，這是因為影響於政治的各種勢力極其繁多，有關於物質方面的，有關於人民心理方面的，想家萬難一一看出，預先為之着想。並且各種政治組織的發生，往往出於偶然，並不是預先有人根據於社會上的狀況，而擬定出來的。

我們中國因辛亥革命就從滿清帝國一變而成中華民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因為我們當初沒有預備做共和國國民，而共和政體却偶然於無意之中得到，所以人民方面並沒有民治的精神，公民的常識，對於政治事務並不曉得怎樣去管理，怎樣去監督。那般自私自利的官吏和政客就利用了這樣的好機會，做去種種變換辱國損人利己

的事情，把這中華民國弄到南北分離，各處土匪橫行，人民的權利剝奪殆盡。這中華民國十一年上的歷史是我們國民最大的恥辱。我們雖然提起一塊共和國的招牌，其內容却反而不如專制國。這就可以見得政治上的形式是不重要的，我們所當注意的是形式背後的一切勢力。

在從前滿清時代，我們大家曉得滿清皇帝是真正的執政者，所有一切權力是完完全全在他手裏，他的意志就是法律。到了現在改為共和國，政府裏邊添了許多機關以後，社會上真正的執政者却不容易去找了。北京政府的命令不能出北京的城門，政權當然不在北京。至於各省的督軍和巡閱使也不能算是真正的執政者，這幾年來各省督軍被推倒者，不曉得已經有了多少，祇因為政權並不在他們手裏，所以他們的地位也是很危險的。這不但在我們這樣擾亂的中國有這樣情形，就在歐美所謂民治國，真正的執政者也是找不到的。

在學理上說起來，人民政府是以人民公意為主體的政府，但在事實上，人民公意是沒有方法可以確定的。選民在選舉時候並不是根據於他們理性上的判決，去投他們的票，他們大都均是處於被動的地位，受各種勢力的影響，如他們自己的偏見，政黨的感化，那種非理性的推想，經濟方面的利益，並且他選擇的範圍又限於政黨的領袖，而政黨領袖的背後却另外有人主持一切事務。人民代表所議決的一切議案也不是完全以人民的利益為標準的，他們却另外有別種作用在內。法律上的政權問題是極容易解決的，但實際上的政治勢力是無法確定的。形式上的執政者須種種勢力的影響，如道德的，心理的，經濟的，社會的，和個人的，而在他們的背後，却又另有真正的執政者。

在現今各國政府之中，形式上的或合法的執政者往往徒有虛名而沒有實權，真正的執政權力却往往在一班不出面的人手中，他們如同那傀儡戲中背後的牽線人，在黑暗之中干涉或行使國家政權。這就叫做政治上的黑暗勢力。政治上一切的弊病大都出於此。政治改革家想廓清政治非從打破黑暗勢力入手不可，想打破黑暗勢力又非先提

高人民智識，使他們有監督政治能力不可。我們要曉得那黑暗勢力之所以能為所欲為，把持政治上的權力，並不是偶然的事，這其中却有重要原因：或者因為人民智識不夠，沒有監督政治的能力；或者因為人民對於政治事務往往漠不關心，缺乏政治興趣；或者因為政治制度的不良，一切弊端不能立時發現，人民方面易於被官或政府所蒙蔽，而黑暗勢力就利用了這種機會，逐漸鞏固他們的地位，把持種種的權力。直到大權到了他們手裏，人民就無可奈何他們了。在名義上，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權是在人民手裏；在實際

上，人民祇是黑暗勢力的傀儡而已。政治方面因而發生種種弊端，人民自己實不得辭其咎。所以一國政治的良否，全在人民自己；有了好人民，才能有良好政治，沒有好人民，永遠不能有良好政治。人民有公民常識，有辨別各種制度或政策好壞的能力，並且沒有自私自利的心理，對於一切事務全以社會幸福為觀念，對於政府各種機關能繼續不斷的監督其行動，為公平平的批評其政策，使全體人民能明白其中的一切情形，使政治方面各種事務能完全公開，那末，各種黑暗勢力就無存在的餘地了，政治方面的各項改革就易舉行了。

總之，人民是造成政府的原料，有怎樣的人民，才能有怎樣的政府。賢人政治的觀念也許有些好處，但總免不了「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的弊病。理想政治決不能自動的發生效力，也得要人民去執行，方能有結果；並且理想政治也祇能影響於人民的主觀方面，使他們心目中存了一個進行的標準罷了。

如果一國的政治太壞了，政府太不能盡他應盡的職務，我們也不能因此就否認一切政府，想從根本上推翻政府的制度，而採用那種種激烈的無政府主義派的主張。凡無政府主義初起時，大概都是針對某一個腐敗政府的抗議。這一派學者對於現今政治上一切弊病的批評，也有確當的理由，但他們所提出的救濟方法實在是不大妥當。政治不良並不是政府制度本身使之這樣的；政府裏邊執政的人並不是特別的人民，他們也就是和

我們同樣的人民，並且在現今的民治政府，普通的人民也往往執行政府一部份的權力，所以政治的在我們這樣擾亂的中國，人民也有選舉議員的權，總統也是人民代表選定的，國務總理和行政各部部長也經人民代表通過的。中國政治的腐敗，政府的不能稱職，也應使我們自己反省。如果我們人民在選舉時候，祇願受點賄賂，隨便便把那沒有資格的人舉了做議員，平時又不去留心政治，聽那無恥的官僚為所欲為，養成腐敗的政治，我們人民那能辭其咎呢？人民如果真能盡他們應盡的公民職務，並有監督政治的能力，政府裏的執政人員那敢橫行不法，造成現今這樣的無政府局面。政府如果真不能盡職，人民也有方法能免他們，而另舉別人組織政府，萬不至於漠不關心，願意忍受種種痛苦，全沒有反抗的能力。

良好的政治制度的作用在於便利人民監督政治上種種事務。有了好制度，有了好人民，人民自然很容易去觀察政治上一切事務，什麼事都不能被那官僚或政客所蒙蔽，政府就不能不盡職，政治就不能不完美。有了好制度，沒有好人民，人民未必一定能運用這種制度，政府就不一定能盡職，政治不一定能完美。有了好人民，沒有好制度，人民就須受到種種的阻礙，政治事務易於被官吏或政客所蒙蔽，一切的弊端也不能立即發現，這樣的政府也未必能十分盡職，這樣的政治也未必能算是好政治。所以近來改革政治的方法須從人民和制度兩方面入手，一方面須提高人民的智識，使他們能盡公民的職務；又一方面須採用適當的制度，使人民易於執行他們的職務。這就是我們所應當採取的政治改革目標。

近來日本社會的不安和社會思想的發展

張家輔投稿

要明白近來日本社會的不安和他反映的社會思想的发展，不可不略為曉得日本的社會，是什麼樣的社會？日本本來是一個階級最多的國，所有社會一切組織，殆為貴族，資本家，官僚，

軍閥等支配階級所盤據。一般平民，祇是供他們役使的奴隸，社會上正當的地位，一些兒都沒有得到。加之，人口稠密，和自歐戰發生後工業發達的結果，勞働階級大部分被處於勞働時間的過長及生活狀態的困迫；社會的不安，已到了極點。一方面代表支配階級的政府，不但不去想法子滅除這種不安的原因，且想阻止他反動的社會思想的活動。曾提出「過激取締法案」於議會，後經各大學教授，學生，和一般輿論反對，被議會反對黨利用作政爭之具，否決。近來復有想利用「緊急勅令」發布的消息，社會人心，更加不安。一方面軍國主義的軍閥，為擴張支配階級的權力起見，最怕是現代青年的社會思想的發展。於是借日本國防的名義，着手進行「軍事豫備教育」的計畫；想從學校或社會教育上指導國民的思想，務使一般青年的頭腦，個個都武器化；於是各學校的「軍事研究團」發生。就中，最惹人注意的：要算是早稻田大學的「軍事研究團」了。該研究團於五月十日行發會式，當日有數十名騎馬佩劍的軍官，威風凜凜地到早稻田大學列席；且把當日開會式的光景，用活動電影攝影出來。明眼的人，都看得出是宣傳軍國主義。後來遭反軍事研究團的同盟學生猛烈的反對攻擊，且發布宣言說：「早稻田的歷史，是為抵抗軍閥官僚而爭鬥的歷史。……現在編軍閥，藉名軍事研究，盲目的做官僚軍閥的走狗，有光輝的歷史，將要被破壞了。……一萬學生！快來參加我們的反抗運動！」於是在早稻田學園內，有軍國主義和排軍國主義兩派的爭鬥，一方面在東洋大學也起紛擾。因這等學校騷動作導線，神經過敏的日本警察，就疑心暗鬼，「看見教授，在教室授課，也以爲是受列寧運動做 Trotskyists 的；看見拿進研究室的 Communist，也以爲是藏品」(借用長谷川先生在讀賣新聞批評的話)。於是有人在六月五日亞丹斯密二百年誕辰紀念祭檢舉社會主義者的事件。拿那天的日本新聞來讀，都見一齊載着：

「五月初末明，警視廳一時開動二十餘警自動車，下視察係和刑事部總動員令，且一時走到十六處去行家宅搜索，和早稻田大學研究室搜索。什麼「社會主義者大檢舉」，「大官暗殺」，「赤化運動」，「大逆真相」，今日報告開議，範圍及於全國，「陰謀發覺，百五十名，一網打盡」，「從勞農俄羅斯密輸炸彈」，「乘今秋重打時機，樹立共產黨政府」……等題目用頭號活字印刷，布滿全紙。讀了這天的新聞，無論是住在東京的人也好，住在鄉下的人也好，個個都要受驚慌和恐怖不少。但是到了第二天，什麼「陰謀」「炸彈」都已煙消雲散，一些兒都沒有。拿前述的事情來看，已足見日本政府，捕風捉影，想拿大檢舉等壓迫政策來阻止社會思想的運動，並且一面助長反動主義的勢力，結果，不但不能因檢舉壓迫等，來阻止社會思想的活動，反而增大社會的不安。因這不安的反動，更促進社會思想的研究和發展，於是團體的組織和紀律更進步，活動的範圍更擴大。依近日東京朝日新聞所報：在日本全國的社會思想團體，約有二百二十餘；以在東京，京都，大阪，神戶，長野，福岡，名古屋等處爲最多，最顯著。此外在各方面小組織的思想團體，恐不知還有多少。又據該新聞前幾天所報：帝大新人會，早大文化同盟，慶大的社會問題研究會，明大的七日會，日大的社會批判社，早稻田高等學院的社會思想研究會，法政大學的有志，女子齒科醫專的七日會，外語的有志等和各大學，專門學校學生數百名所組織的新思想學生聯合會，重慶步調，聯合所屬各學生團體活動，並決議反對早稻田研究室的蹂躪，以期完全獲得學問的獨立和研究的自由。又前天早稻田大學雄辯會在神田日本青年會館開學問自由擁護演說會，福田德三三宅雪嶺兩博士和火山郁夫教授等都出席講演。就中，大山教授從來的科學者和資本家的壓迫奮鬥的歷史說起，直至自的奮鬥；並斷定「現代青年，被某階級的勢力壓迫，將要消滅了純真的獨立的精神，而被引入陷阱」(感傷到了極點，就嗚咽流涕起來。滿場奮激，有如發狂。(見當日演說會新聞)。這樣的

深刻的和激勵的精神，都是由日本社會的背景裡發出來。

以上所述的，是日本近來在資本主義底下的社會的不安，和反動的社會思想的發展；同時也可見得這是到了崩壞期的資本主義社會底下當然應有的結束。

一九三三，六，二八。於東京。

小說

在一個很遠的世界裏面

薛乃納女士著

彭基相譯

有一個世界在一個很遠的星球裏面，在這裏遇不着的東西，在那裏可以遇着。

在那個世界裏面，有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他們有一件工作，並且常常並排地散步，這時他們已是朋友了。——這樣一件事，在這個世界裏面，也有時遇着。

但是有些事在那個星球世界有，在這個世界沒有。有一個叢密的樹林；那樹長得很密，樹枝是綠綠的連着，夏日的太陽總不能照進去，這地方立着一個神座。在白天裡是萬籟俱寂，但在夜裏，當着明星和月亮照在樹叢上，樹底下一點聲音都沒有時候，假使一個人靜靜地偷進來，跪在石壇的台階上面，露出他的胸部，用力損傷牠，使血流下在石壇的台階上面，那時無論誰在那裏的那個人要什麼，他就得着什麼。因為這是一個很遠的世界。所以我上面說的這些事都可以遇着，在那裏時常遇着的東西，在這裏不能遇着。

現在，這個男人和這個女人在一塊兒散步；而這個女人很想這個男人有幸福。一夜裡，當月兒閃爍着，樹葉子射出閃亮的光，海波是銀白色的時候，這個女人向前走到樹林裏去。那裏很黑，月光斑斑點點的落在她腳下的枯葉上面，樹枝網一般的密密罩在她的頭上。越過去越黑暗，連那小小的一點月光也沒有了。那時她來到神座的面前了；她跪在神座前面，禱告；但是沒有回

答。於是她露出她的胸部；用一塊兩邊鋒利的石頭割破了牠。血點子慢慢滴在石壇上，一個聲音叫道：「你求什麼？」

她回答道：「有一個人；我和他比什麼還親近些。我願意給他最好的幸福。」

聲音說：「這是什麼呢？」

她說：「我不知道，但是什麼東西於他最好，我就想他有那個東西。」

聲音說：「你底禱告已經答應了；他可以有那個東西。」

那時她站起來了。她蓋好了她的胸部，拿衣服緊掩着牠，跑出了樹林，在她腳下的那些枯葉都飄散了。她出來在月光中，柔和的風吹着，沙也在海邊的沙灘上閃爍着。她沿着平滑的海岸向前跑，那時她忽然站住。露出在水面上，有件東西浮動。她用手罩着她的眼睛看去。這是一隻船，很快的滑過月光照的水上向海外流去。一個人直立在裏面；月光雖不能照出他的臉，但是他的姿勢却認得。船很迅速的前進；似乎沒有人推動牠；月色的微光不能讓她看見清楚，船又離開海岸很遠，但她覺得似乎有一個別的影子坐在船的身後。牠滑過水面越發快了。她沿着海岸向前跑，但不能走近牠。緊貼她胸前的衣服散開了；她伸出她的臂膀，月光照在她的長而散開的頭髮上。

那時一個聲音在她身旁低語道：「這是什麼呢？」

她叫道：「用我的血替他買了最好的禮物，我把牠帶來給他，他却正離開我去了！」

聲音微微的低語道：「你的禱告已經答應了。牠已被他得到了。」

她叫道：「牠是什麼？」

聲音回答道：「就是他可以離開你了。」女子站住不動。

流向海外的那隻船，在光明的月色下已看不見了。

聲音微微的說：「你滿意麼？」

她說：「我滿意。」

在她脚傍，海浪微微的衝岸，散作一大串的連波。

附記——薛乃納(Olive Schreiner)女士的著作，周作人先生已譯過兩篇。(沙漢間的三個夢和歡樂的花園。)(見點滴二八九—三一三)二)任永叔先生已譯過一篇。(獵夫見本報三四—三六。)本篇也是從她的小說集夢中譯出的。譯稿並由周作人先生看過一遍。

詩

題風景册

衡哲

好花常開，好月常圓，
何有時間？
忽而巫山，忽而陀泉，
何來空間？
打破空間與時間，
插我雙游翅，
永永翱翔于青山綠水之間。

晚景一則

紅日下松林，
無限好顏色；
東方城牆上，
姍姍雲樣月。
忽然月大明，
顯出本來美；
綠樹與殘紅，
躲入蒼烟裡。

落梅

楓湖女士

我含苞的時候，
緊緊的把我的心臟着，
我不願一點兒顏色，
不吐一分兒香味，
看上去，
竟和老樹的枝疤一樣。

後來我開放了，
我微微的笑着，
我怯弱的顫着，
但是我的心仍緊藏在我的胸裏。

我的香仍是那麼輕微，
那麼幽細，
就是愛我和我愛的，
也被我欺瞞過去了。

但是，
可喜呵！
如今我要落了，
我的心也可以自由了。

我披著頭髮，
赤着雙足，
把胸脯打開，
把心兒呈出，
把香兒放出，
把心中的秘密盡情洩出，
自由呵！
我飛上天空，
落下水中，
散入那瀾漫無垠的大空中。

我把我的香兒去溫暖人們的心坎，
把我的秘密去蘇醒愛神的昏夢。

但是，
我的心是釋放了，
我的香也跟着他散了，
人們若再來尋我，
將永遠找不着我的影踪了。

愛

又怕你愛我，
又怕你不愛我，
你愛我，
苦了我，
你不愛我，
也苦了我，
左右苦了我，
不如讓你愛我。

我在北京教育界過了五六個年頭，每年夏間，祇要各學校的招考廣告登出，照例總要接到「八年不見面」，「十年不見面」，或東在廣東，西在甘肅的朋友幾十封介紹信。信中大意千篇一律的說：

聽說：北京入學考試，半靠學業，半靠人情，荷無人為之關照，即成績甚優，亦往往以額滿見遺。某生初次到京，人地生疎，務望力為關說云云。

我去年夏天在武昌，正值武昌高等師範招考，聽說：凡英文算學考得考分的學生，總共有幾十封，或三封兩封介紹信不等。從前北京大學招考，國務總理段祺瑞也有半說情半「手諭」的性質的介紹信。以在北京教育界重要程度等於零的我，也平均每年接到幾十封信，何況那些教一數二的教育界的重要份子呢？由此可見考試和情面在社會一般人眼中已經成爲一件不可分離的事實了。

在科舉時代，有句俗話，叫做「場中莫論文」。但是那時他們還有個道德的迷信隱藏在心中，叫做「全憑陰騭」。或者聽其自然，叫做「聽天由命」。我以為抱這種觀念的人，還有幾分靠自己靠天理的信心，比較現在的學生，不求自己，到臨時纔去低頭乞憐，人格上還有點高低的分別。我要總回答致信的朋友們的：是我個人不但無能力替他們幫忙，就是有能力也不幹這樣沒出息的事。我要特別忠告的，是：

(一)北京學校考試，不用合議會的委員會，便用不露姓名的彌封法。從前也許有單靠人情的，現在絕對的沒有容納人情的餘地。
(二)現在外省的學生多主使或參加校外運動，把學校的功課丟在腦後。要想矯正這種惡習，甄別誰勤誰惰，祇有從嚴把守升學考試這一關。
做父兄親友的萬不要替他們開一個方便之門，好縱容青年子弟在學校中鬼混。

編輯餘談

考試和情面

(通)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總發行所 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THE ENDEAVOR

64

每號零售價元三
枚。郵寄大洋二
分。半年二十六
號。大洋五角；
全年五十二號，
大洋一元。郵費
在內。不通郵區
地點，可用三分
的或一分的郵票
代價。

注意！

這一週

我們最後的希望

(通)

我在答K.C.君的文章(見前期)，曾說過：我們對於北京政府絕望；對於南下議員絕望；對於北附議員也老早就絕望；對於研究系，政學系，安福系，直隸系，甚至於對於國民黨，也都一律的絕望。

這樣一說，似乎中國前途，條條都是死路，那麼，我們又何必不「今朝有酒今朝醉」，還要各自努力呢！不要絕望，不要絕望，還有別的希望！

我們對於什麼北京政府，南下議員，北附議員，以及什麼系，什麼派，什麼黨，固然都一律絕望。可是此外還有幾個大有希望的階級；我們對於什麼北京政府，南下議員，北附議員，以及什麼系，什麼派，什麼黨，固然都一律絕望。話計，不必向他們建一議，畫一策，可是對於這幾個大有希望的階級却不可不說幾句話。換句話說：我們對於這些「火併」，雖然不必去管，但是對於這幾個大有希望的階級，却不可不想方設法的贊助。

這幾個大有希望的階級是什麼階級呢！就是教育界和工商界。

我以為中國政府達到這地步地，如果我們仍抱着頭痛醫頭脚痛醫腳的辦法，終久是沒有功效的。我們的社會簡直是百孔千瘡，比不得歐美的社會大部分健全，祇有小部分生點疥癬。所以美的實驗主義派可以主張零碎修補，我們便不得不主張根本改造。我希望全國教育界根本改造的

事業是：
由全國中等以上學校組織選舉會，選出專門學者充任憲法起草委員，人數不得過五十人。
我相信由學者制憲，至少可以採納下列的主張：

- (一) 曾任或現役的軍人不得被選為大總統。
- (二) 曾任或現役的軍人不得為國務總理。
- (三) 廢除代議制，把國會變作法制局，由全國職業團體選舉，在職業團體的組織未完備以前，暫以考試代選舉。
- (四) 採取聯邦制，把國權與省權詳細劃清，並承認省得自定憲法，自組政府。
- (五) 設立護民官，仿效羅馬保障民權的辦法，由於人民選出護民官，無論官吏何種權力都可拒絕。

其次希望工業界出來主張：

凡無職業者不得充任國家一切官吏。

我以為無業的政客所以變成軍閥的爪牙，並不是道德的問題，祇是經濟的問題。而經濟的問題，也並不是增加區區出席費，歲費，薪給；等

所能解決的，最重要的在仿照從前「懷耕而仕」，「政仕歸農」的辦法。因為有職業的人被選便做官，免職便仍回去勞動，自然沒有「買身投靠」的必要。

再此次希望商業界出來干涉財政，主張：凡國家一切收支，都由納稅者選出代表去監督；凡不由納稅代表團承認的收支，或收支不對於納稅代表團公開，都認為無效。我們翻翻歐洲近代政治史，到處都可以看見歐洲新商業階級的勢力。我敢說促進歐洲近代政治進步的最大助力，多半發生於都市。宗教改革是新商業階級的助力，打倒封建貴族是新商業階級的助力，英法各國的革命是新商業階級的助力，議會政治是新商業階級的助力，所以中國商業階級如果覺悟，很可以和工業界教育界聯合起來，共同擔任改造中國的大責任！

這就是我個人最後的希望。
(附記)我這篇短文剛做時，接到張克昌先生的一封長信，對於我答K.C.君的文章，取消極態度，大不滿意。他最後有幾句很沉痛的話：
努力設「在無可奈何的境地裡」，(見努力)雖不能做那割舌的顏杵卿，東林之顏憲成；至少總得學那設新民主黨報於東京的梁啟超，設新導報於廣州的陳佩秀。這才不至空談「主張」，這才配那「輿論先驅」！不然，與其「消極」，不如停板！

我要回答張先生的：就是我們現在不必向北附政府，南下議員，或北附議員，去建什麼議，要掉轉頭去另從別的方面着想。我個人的意思，是說這次政變之後，北京絕對的不能有好政府出現，不是斷定中國永遠沒有希望。對於現政府取消極的態度，對於改造的事業仍和從前一樣，仍然是取積極的態度。我很感謝張先生的諍言，放在此處略微申明幾句話。

明日之學校譯稿的弁言

經晨

譯書實在是一件很難的事。因為各國文字的特性不同，在中國文字中只須一句話可以說得清楚的，譯成乙國文字每每要用幾句話纔能把他意思傳達出來；有時在中國文字中須用許多說話方能把一件事體說明，譯成乙國文字，便覺得冗長煩瑣。所以想要達到嚴又陵先生所定的譯書標準，「信，達，雅」三個字真是不容易。

為什麼各國文字的特性彼此不同呢？因為文字是一種社會的遺傳物，跟着時代和環境逐漸變遷的。各國社會所經歷的狀況既不能完全相同，文字之演化自然各趨一途，所以各有各的特性，傳達一種意義彼此煩瑣不同。這是譯書最困難的地方。

有許多人誠懇懇的勸我。他們說，如果要譯書，還用「文言文」妥當；現在外間通行的「白話文」譯本，不但非常冗長，並且看不懂，這樣譯書，不如不譯。又有許多朋友揚着眉頭向我說，你看這些外國文的原本何等淺顯易明！被他譯成典雅難深的古文，把原來的色彩完全失去，真正辜負了著書人的原意。其實譯本的好壞，不是用「文言文」或用「白話文」的關係。要把各國文字特性不同的地方辨認清楚，然後體貼著者用意之所在，切切實實的逐句翻譯出來。有些地方，原文非常簡括，照字面譯成漢文，辭句非常晦澀，不能傳達著者的原意，那就文字之間不能不有伸縮。總之文字上面雖有變通之餘地，原文意義却絲毫增減不得；否則對不住著者，也對不住讀者。還有許多地方，原書反覆申述，譯成漢文似乎覺得冗長，但是我們譯書，處處想保存忠實的態度，所以不願任意削減原文。(中略)

譯書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體。我們平日看別人的譯文時覺得有不滿意的地方，等到自己動手譯書，纔曉得有種種的困難。我們知道這本譯稿中間還有可以斟酌修改的地方，所以與歡迎讀者的指正；不過我們下筆的時候總不敢忘記兩句話，就是不可欺騙讀者，不可冤枉著者，我們

的譯稿或者沒有人家看不懂的地方，也不敢把自己的主見去增削著者的原意。

胡適之先生說：「我自己作文，一點鐘平均可寫八九百字；譯書每點鐘平均只能寫四百多字。自己作文只求對自己負責任，對讀者負責任，就夠了。譯書第一要對原作者負責任，求不失原意；第二要對讀者負責任，求他們能懂；第三要對自己負責任，求不致自欺欺人。」他這話我完全贊同，不過我一點鐘至多只能譯三百字左右，有時寫了一個字或一句話，常常幾十分鐘不能下筆，後來勉強譯出，還是自己不能滿意。常常一連三天五天，早晨晚上；或吃飯睡覺的時候，都在那裏想那個難譯的句子或難譯的字。有時竟始終譯不出一個完全滿意的譯文。無怪章行嚴先生主張把「Logic」譯作「邏輯」，把「Economy」譯作「伊康老末」了。(下略)

革命和政治改革

懋慈

歷史上所發生的革命均於兩方面：一方面是對於當時腐敗政府的反抗，又一方面是建設新政府的運動。凡革命之所以能有所成就，必須有兩種主動力：在事實方面，當時的政治情形必須腐敗不堪，人民實在忍無可忍；在思想方面，當時又必須有一班學者出來鼓吹新思潮，從學理上證實當時政治制度的不能適用於社會狀況，使人民有反抗政府的學理根據。如果沒有新思潮的鼓吹，政治腐敗則達到極點，人民也祇能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推翻舊政府，另由強有力者出來組織新政府。這種情形祇能算是朝代的更替，不能算是政治的改革。我國歷史上這樣的例很多。如果祇有新思潮或新學說的鼓吹，而人民對於當時政治情形並沒有大不滿意的地方，這種新思潮或新學說也不能鼓吹出革命。換句話說，凡革命運動的發生必須有事實上的和學理上的兩種根據。法國革命之前，有盧梭孟德斯鳩等痛論法國舊制度的腐敗，並極力鼓吹人民革命。美國獨立之前也有一般學者極力攻擊英國的高壓政策，他們的「獨立宣言」也只是多年理論上的宣傳的結晶。我國在前清的時候，也有那班智識階級鼓吹

種族革命；到了清朝末年的時候，這種鼓吹總算已經成熟，所以在辛亥那一年，武昌起義以後，各省立即響應，滿清政府立即推翻，種族革命的目的總算達到。但是政治改革的方面却大失敗了。民國成立以來，政治上腐敗的情形，國內擾亂的狀況，反而有增無減，人民的痛苦也反而較之前增加了幾倍。在前清時代，國內祇有一個專制皇帝，現在的中國却有了無數的專制皇帝，他們雖沒有皇帝的名位，沒有皇帝的形式，但他們的權力確與從前的皇帝相等，處處可以壓制人民，處處可以剝奪人民的權利。種族革命的標題是很簡單的，很確實的，普通人民很容易明白其中含義；政治革命的標題却是很複雜的，很廣泛的，普通人民很難了解這標題所含的意義。有形的專制皇帝是容易打倒的，無形的專制皇帝是不容易推翻的。所以我們辛亥革命祇達到了一部份的目的，政治革命還須我們人民極力去鼓吹，使各人能明白新時代的需要，民主主義的原則，將來也許會有所成就，也許會達到政治改革的目的。這是我們人民所當擔負的一種極重大的責任，也是我們人民應盡的義務。這種種因革命而發生的困難情形却不是我國的特別現狀，是各國革命以後所必須經過的狀況。但是我國辛亥革命確有一個特點，是別國革命時候所不常有的；這就是革命時候的種族問題。因為有這種種問題，人民方面就極力注意到種族上邊，一心一意想推翻滿清的異族政府，同時却忽略了那政治改革一方面。以後滿清政府推倒，民國政府成立，人民就認那革命的目的已經達到，更不去注意到政治改革問題。所以我國的政治愈鬧愈糟，到了此刻，永久的憲法尚未產出，擾亂的情形達到極點。這是我國現今政治擾亂的特別原因。至於那政治擾亂的普通狀況是各國革命以後的共同現象。無論那一國，革命以後，非得經過幾年或幾十年極擾亂的危險時代，政治情形纔能復原。人民纔能過安穩的日子。法國從一七八九年革命以後所經過的擾亂情形，是稍明歐洲歷史的人所共知的。理想中的自由，平等，轉變三大主義的目的沒有達到，一切政權却反而到了拿破崙一個人手裡。法國人民在拿破崙的軍事專制制度之下，並沒有出來反抗。他們居然能容忍拿破崙的威權，有十四年之久。拿破崙被歐洲聯盟各國打倒後，法國又得要經過一次的復辟(一八一五年)，兩次的革命(一八三〇年和一八四八年)，一次的戰敗(一八七〇年被普魯士打敗)，纔於一八七五年於憲法之外，制定了那現行的憲法，恢復了民治制度。當法國被普魯士打敗以後，國內皇黨的勢力，非常之大；但是皇黨之中又分成三派，他們祇因為一個極小的國族問題不能聯合起來，甚而至破裂；民黨方面就利用了這個機會，於無意之中保持了他們小小的勢力，制定了那現行民治憲法。因此，法國的政治情形至今還不十分穩固。(未完)

小說

洛斯奇爾的提琴

俄國契訶夫原著 胡適譯

此篇為契訶夫(譯名霍甫)短篇中最可愛的一篇。幾年來，我曾讀過十幾遍，越讀越覺得他可愛。近來山中養病，歐文書籍都不曾帶來，只有一冊莫泊三和一冊契訶夫，都是英譯本。梅雨不止，悶悶煞人；每日早起試譯此篇，不但解悶，還要試驗我已能耐輕巧的工作呢。十二，七，十三。

這個鎮是很小的，——同一個村莊差不多大，鎮上住的老頭子，總是老不肯死，教人看着怪難過。在醫院裡，甚至於在監獄裡，用棺材的時候總是很少的。

簡單一句話，生意很不好。假使那伊凡諾夫是在會城裏做棺材匠，他現在也許住的是他自己的房子了，也許稱他自己做那伊凡諾夫(註一)了。但是他在這個小鎮上，人家只叫他那伊，還帶上一個不知怎樣得來的綽號，叫做白浪沙；他窮的和一個下等貧民一樣，住在一所古老的矮屋裏，只有一間房；在那一間房裏，堆着他的馬車(他的老婆)，一隻爐子，一張兩個人睡的床，一些棺材，一張木匠檯，和其餘種種家用的器具。

(註一)伊凡諾夫是姓，馬維伊羅是父姓；稱名魯爾「父姓」為尊。

然而那伊可做得很好的棺材，可結實，又好看。他替窮人和買人做的棺材，只有一個尺寸，用他自己的身材做樣子；這個法子永不會錯的。因為他雖然有七十歲了，鎮上的人沒有一個比他高的，連監獄裡都沒有比他高的。他替窮人或身分的人做棺材時，須用一桿量碼竿量過。(註二)至於小孩子的棺材，他雖然也做，但心裏老不願意，也不用量尺寸，很隨便不起這種工作似的；每回做好之後，人家付他工錢，他總說：「多謝。但我老實說，我不愛在這種瑣碎事上精掉我的工夫。」

(註二)西洋人做棺材，平常都是量好死者尺寸做的，不像中國棺材沒有個人的區別。

除了做棺材之外，那伊還能拉提琴，也可以添補一點進款。鎮上人家有喜事，每備用一班猶太樂隊，隊中的指揮是一個錫匠，名叫摩西，伊里伊里，沙克思；每回所得的錢，他自己總留下一大半。那伊的提琴拉的很好，尤其好的是拉俄國歌調，所以沙克思往往催他幫忙，每天給他五十個加貝克(註三)，客人賞錢在外。

(註三)一百個加貝克(Kopeck)換一個盧布。

那伊每坐在樂隊裡，汗就出來了，臉就漲紅了；他總覺得熱，大蒜的氣味薰的人難受。(註四)他的提琴哭也似的奏着，右邊哼着的是一隻大琴，左邊嗚咽着的是一支笛子。吹這笛子的是一個瘦弱的紅頭髮的猶太人。滿臉都是青筋紅筋，他和那著名的世界大富翁洛斯奇爾同姓。無論怎樣最快活的調子，到了洛斯奇爾手裏，就會變悲哀了。那伊對於猶太人，滿懷着仇恨；對洛斯奇爾，更覺可惡；他自己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他起先不過覺得他可惱，隨後竟對他咒罵(註五)，後來有一次幾乎要動手打他；這一回洛斯奇爾忍不住了，很很地望着那伊，說：「要不是我敬重你的音樂天才，我早教你從窗子上滾出去了！」

洛斯奇爾說完，竟哭了。因為這個緣故，這個樂隊僱請那伊的時候是很少的，僱他時總是因為隊

裡缺少一個猶太人，十分不得已，只好請他幫忙。

(註四)耶可是俄國人，夾在這班猶太人隊裡，很不自安。

(註五)歐美人發怒或發急時，往往咒誓。

耶可總沒有快活的日子。他總是愁眉皺眼地計算他的損失。一年之中，禮拜日做工是罪過的。聖徒紀念日做工又是罪過的；到了禮拜一，人總是懶懶的，又做不成工。所以一年三百六十日，就差不多有二百日是耶可不能做工的日子；這是一樁損失。鎮上人家喜事不用音樂，或用了音樂而沙克思不來請耶可，那又是一樁損失。鎮上的警察長病了兩年，耶可天天等他死，等的不耐煩了；偏偏他到了兩年頭上，忽然搬到會城裡去醫病，越醫越壞，就死在那邊了。耶可丟了這一位闊主顧，這一樁損失至少有十個盧布，因為警察長的棺材必定是很貴重的，棺材裡總得襯上錦緞。

這些損失，每到了晚上，都一一到耶可心上了。他倒在牀上，提琴放在身邊，腦子裡裝滿了這種種眼目，他只好拿起弦子，拉着琴，在那黑暗的夜晚放出一種悲哀的音調，耶可心裡也覺得好過一點。

去年五月六日，耶可的妻子馬華忽然病了。她呼吸很吃力，喝許多水，走路蹣跚着。但第二天早晨，她仍舊起來，燒着爐子，還出去打水。挨到傍晚，她睡倒了。這一天，耶可終日奏着提琴；到了晚上，他拿出那本記載他的損失的帳簿來翻看，因為沒有事做，他就把這些損失的帳一一加起來。不料損失的總數竟有一千多盧布之多！他嚇的把帳簿摔在地上，自己蹬腳煩惱。一會兒他又拾起帳簿，彈着兩只指頭作響，嘴裏只是長歎。他的臉漲紫了，滿臉都是汗。他心想，如果這一千盧布存在銀行裡，每年至少有四十盧布的利息。這樣看來，這四十盧布豈不又是一樁損失嗎？簡單一句話，無論你往那邊走，到處總是損失，利益總是沒有的。

他正這麼想着，忽然馬華喊道：「耶可，我要死了。」他回頭望着他妻子，只見她燒的臉都紅了，

但臉上却帶着一種異常的喜色。耶可平日看慣了她的慘白的，畏怯的，愁苦的面色，這時候倒像呆了。看來她真是快要死了，而且她曉得她要永遠離開這間矮屋這些棺材和耶可了，心裏反覺得快活。她睡在那裏，眼望着屋頂，咬着嘴唇，好像死神在她眼裡是她的超度者，她正在同他低語哩。

天亮了；窗子上可見太陽起來了。耶可看着他的老妻，不禁想起他一生從沒有待她好過，從沒有和她玩笑過，從沒有憐惜她過，從沒有想着買塊手巾來給她蓋蓋頭，從沒有從做喜事人家帶點好吃的東西回來給她；他一生對她，不是呼嗎，就是罵，他有了損失總在她身上出氣，有時沒捏緊了拳頭恐嚇她。雖然他自問不會真正打過她，但她見了他的拳頭總是嚇的魂都飛了，攤在地上爬不起來。況且他還不准她喝茶，一不喝茶，他的損失已儘够了，一所以她一生只喝白開水。於今，耶可回想起來，明白了馬華臉上現出那種快活神氣的原故，他心裏倒有點難受了。

太陽起的很高了，耶可問隔壁人家借了一輛車，把馬華送到醫院裏去。那天病人不多，他只等候了三個鐘頭。招呼他的，不是醫院，却是他的助手馬克森，尼可拉伊；耶可很高興，因為這位助手先生雖是一個好開的酒鬼，人都說他的本領比醫院高明的多。

耶可扶那老妻進診室，說道：「您好呵！馬克森，尼可拉伊，對不住，要來白煩您了。但是，您瞧，我的老伴病了。正是人家說的，我的終身老伴，……」

耶可答道：「六十九歲。」

「狗老了，很是時候了。」

「自然哪！您的話是不錯的；但是，您不要怪我說一句話：蟲蟻尚且貪生呵。」

助手先生答話的神氣很像她的生死全在他手裏。他說：「我教你怎麼辦，朋友；給她頭上紮一塊冷濕布，拿這點藥粉去，每天服兩次。再會罷。」

耶可看那助手先生的面孔，就知道不妙，知道什麼藥粉也救不了馬華的病，知道她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準要死的。耶可走向前，輕輕地拉着助手先生的手腕，映一映眼睛，低聲說道：「是的，馬克森，尼可拉伊，但是請你給她放放血罷。」

他回答道：「我沒有工夫，朋友，沒有工夫帶了你的老妻去罷！」

耶可求他道：「求你做這一點好事罷。你自己知道，這種藥粉只醫得肚子裡的毛病；可是她是重傷風呵。向來醫傷風，總是放血的。」

那時助手先生已喊第二個病人了；一個鄉下婦人抱着一個小孩應聲進來。他向耶可說：「走開去！」

耶可又求他道：「至少請你試試水蛭罷。」

(註六)我將來永遠向上帝替你禱告。」

(註六)水蛭(Leech)。舊時醫生用來吸取取血。

助手先生生氣了，喊道：「別再開口。」

耶可也生氣了，臉也漲紅了；但他不再說什麼，扶了馬華出去。他把她扶上車後，回頭怒目望着醫院，很輕蔑地罵道：「什麼東西他給有錢的人放血；沒有錢的人，他連水蛭都不肯用！什麼東西！」

他們回到家裏，馬華扶住繩子，站了一會。她怕她若睡下了，耶可又要開始訴說他的損失了，又要罵他死睡躲懶了。耶可對她望着，心裏煩悶；他想起明天是約翰洗禮者的紀念日，後天是聖尼古拉的紀念日，大後天又是禮拜日，再下去又是禮拜一——又是不好做工的。這四天都不好做工，而在這四天之中馬華準會死的。她的棺材須在今天做好。他取了鐵碼竿，起近他老婆，量好了尺寸。量過之後，馬華自己去睡下，耶可用手畫了十字，就動手做棺材。棺材做好了，耶可戴上

眼鏡，翻開他的損失帳簿，寫道：「馬華，伊凡諾夫納的棺材——損失二盧布，四十加貝克。」寫完，他歎了一口氣。

政治思想的研究

法國一部有名的反抗君政論

法國當宗教戰爭期中，十六世紀末期——文學上發現了許多的反對君政論。(Anti-Monarchic Doctrines) 新教徒因為受了「勒伯塞老密日」(St. Bartholomew's Day) 事件的激勵，新教徒因為受了格司(Cuise) 首領殺戮案的激勵，都一致的鼓吹反抗暴君的學說。那時胡格老派(Huguenots) 有兩大名著：一是浩特曼(Francois Hotman) 的 Franco-Gallia。——是用布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週報

THE ENDEAVOR

65

每號零售銀元三
枚。郵費大洋二
分。半年二十六
號。大洋五角；
全年五十二號，
大洋一元。郵費
在內。不遇郵隨
地點，可用三分
的或一分的郵票
代價。

總發行所 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中國的泰勒蘭 Tallegrand

顧實投稿

兩三年前，有人問我，「顧維鈞到底如何？」

我回答他們說：「他是中國的泰勒蘭」。當時聽見這話的人都說：「我們希望中國的時局不至於有需用泰勒蘭的地方」。然而北京的一班政客現在已經把政局弄得不堪收拾，不能不請一個青年的「外交家」出來撐撐場面；顧維鈞自己也就毅然決然，把「天下興亡」的責任放在自己肩膀上，「攬臂下車」，重做外交總長了。中國的泰勒蘭已到了風雲際會，揚眉吐氣的時候。中國不幸，竟用得着這樣一個泰勒蘭！

泰勒蘭是誰？且聽在下細細道來。泰勒蘭是十八世紀之末，十九世紀之初，法國的一個「外交家」。他做過共和國的外交官，也做過帝國的外交官；做過拿破崙大帝手下的外交總長，也做過魯意第十八手下的外交總長，後來魯意第十八這一系列了，他又做魯意菲律(Louis Philippe)手下的外交官。朝代只管變換，政體只管變換，他的外交總長是不變換的。他真是法國的一位「五朝元老」！

泰勒蘭小時候本是一個宗教學校的學生，當法國革命初起的時候，他還在教會裏當「信正」。他投反對三階級在一處開會。在他的意思還主

供走而已。然而泰勒蘭不因政變不行而辭職，自願得民意的從違，和良心的責備。況且內政關係已所抱的和平政策雖然完全失敗，依舊低聲下氣，做他的外交總長。一八〇八年九月拿破崙與俄皇亞歷山大第一會見，帶了泰勒蘭去辦外交。泰勒蘭一面奉事自己的皇帝，一面暗向亞歷山大獻殷勤，勸他不要幫助拿破崙壓迫奧國。再過一年，拿破崙和皇后離婚，他就極力連帶拿破崙娶一個奧國公主做皇后。

拿破崙征俄失敗，泰勒蘭知道風頭不好，就暗暗設法抽身，另謀高就。拿破崙最後一次見他，氣得破口大罵。他指着泰勒蘭說道：「你是個膽怯的鼠輩」(You are a coward)。泰勒蘭是個賊(Tripod)你是個無法無天的。人人都被你欺騙，連你自己的父親也要被你賣掉的。泰勒蘭聽了這一場痛罵，竟聲色不動，平心靜氣的退了出去。後來雖然遞過一次辭呈，拿破崙不給他走，他就依舊做他的官。

拿破崙倒台了，他就運動各國，使法國舊皇室復辟。維也納會議，他做法國專使，保全法國的權利不少。這是泰勒蘭最大的成功。我們不能不稱他為外交能手。拿破崙二次失敗，他又擁戴魯意第十八重登大寶，做了一任外交總長。一八三〇年政變，他又勸魯意非律即位，辭了外交總長，出使英國。一八三八年，他就死了。

泰勒蘭一身官運好，財運也好，歷任外交總長很發些財。不管政體變更，朝代改換，他只升官發財，不過他在外交上的確辦了幾件很漂亮的舉動。他的功勞也不應一概抹殺。原諒他的人，却說他不問內政變成什麼樣子，他只辦他的外交，只要能維持法國的國際地位，管他什麼人來做法國皇帝，他總替他出力辦外交。

此次顧維鈞登台時的宣言，也說不問政爭，只辦外交，不論北京的政局開到怎樣地步，他只專心去做維持國際地位的工夫。倘使泰勒蘭地下有知，一定要引頸維鈞為知己。不過我們總覺得內政與外交不能完全脫離關係。泰勒蘭雖說專辦外交，但他同時不能不逼走執政委員巴拉，擁戴拿破崙做終身總統，做大皇帝。即維鈞既然要做外交總長，將來無論內政開得怎樣糟，只要有人爬上總統地位去，他就不能不低頭擁戴，那裏還有

顧維鈞與泰勒蘭所處的時勢不同。中國今日所處國際地位也和一百年前法國兩樣。那時法國雖然戰敗，仍不失為歐洲一等強國，所以外交尚有發展之餘地。中國現在非先將內政肅清，建立和平統一的國家，外交從何着手？

不過世界的人才，本分幾等。有「用人之才」，有「自用之才」，也有「人用之才」。顧維鈞自負其才，甘為人用。唐少川可以用他，袁慰亭可以用他，陸子欣，徐菊人也可以用他。將來何論什麼人具有實力，全部可以用他。倘使為好人所用，他也可以做些好事情；倘使為壞人所用，也就移，我們也不必用「毒傾出處」的話去勸勉他。

怎樣解決中國的問題

舟無中書可作參考，所敘事實或有錯誤，閱者諒之。 作者附誌。

所謂中國的問題本來不是簡單的，但是人向來都把他看得簡單的，却將他的複雜的，糾紛的情形忽略了。中國的問題本來不是孤立的——世界上沒有問題，尤其是沒有國民的或社會的問題，可以說是孤立的！——但是人向來只注意那問題的

一方面或一部分，却將那問題的各方面及其相連帶相關的事情忽略了。將一個國民的或社會的問題認為簡單的，認為孤立的，是一般人擁有的毛病，我們不能因此太責備一般人，因為人的思想與言語的性質是如此的。人的思想——假定是極有系統的思想——在分析一個問題的時，不過只顧專注意那問題的一部分或一方面，因為總有些部分是牠完全不知道的，所以不能顧慮到

的

的

。我們就是假定那問題所有的各成分各方面我們都知道，我們也不容易將所有的成分都加入我們的注意範圍以內，何況我們不知道的成分還常常是很多的呢。可惜人沒有在同時可以「眼觀四路，耳聽八方」的能力，所以他的眼光總是有限域的，所以他對於一個問題的觀察總是只限於一方面的。

人的言語是一元 (Dimension) 的；我們用言語去思想或用言語去敘述的時候，我們沒有方法將一件事的複雜的，多方面的全體在同時完全的想出來或敘出。因為言語是一元的所以我們要敘述一件複雜的事情的時候，只可以分開先後去描寫他，用時間的表示代空間的，多元的表示。因此用言語表示就變成了文學的藝術。人的思想與言語的性質既然如此，所以要叫一般人對於一個大問題，(如同中國問題)，各方面複雜的情形能夠透澈的，無所遺漏的都了解，真是不容易的事。

有人說中國的問題不是一個，實在是許多多的問題。如果將那個問題分開，就可以看出他有一部分是政治的，有一部分是經濟的，有一部分是教育的……為研究的方便起見，為分作的進行起見，這樣的分別誠然是可以的，但是我們要記者中國問題雖然可以分析却還是一個整體的。世界上那有純粹的政治問題，那有純粹的經濟問題。每個政治問題都牽連到人民的知識，能力，道德，經濟，產業，家庭，過去的歷史，國際的狀況，還有其他無數的問題的。每個經濟問題也是一樣的要求連着無數的問題。現在無論研究中國任何問題，都要與其他無數的問題打通，要想到白任何問題都不可先設法明白其他無數的問題。所以我說中國問題是一個整體的，為種種的方便雖然可以分析，但是歸根結底還是分不開的。

了解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了解中國問題既然如此困難，要想解決這個問題當然是更加困難了。但是我們常聽見人提出種種的解決方法：例如立憲，革命，開明專制，物質救國，聯邦制，聯省制，賢人政治，省憲，職業救國，共產救國，都是這一類。此外還有許多好聽的，引人人勝的目的我們不能悉數了。解決問題就是支配現在的情形，按着我們的意志改變固有的情形。那末以上所說的解決方法可以認為屬於這一類麼？換一句話說：可以實行麼？解決者這樣的容易麼？

總司令指揮他的軍隊戰爭的時候，他一方面須有極精細的地圖，將地理的形勢如山陵，溪谷，水流，森林，房屋，都要畫的清清楚楚，同時並且須將他的軍隊的布置，陣式，衝鋒的形勢，後隊的準備，軍需的遞送，乃至關於敵人一切的情形(就着他所知道的與由偵察所得的知識)都須標記的詳細細細，使他對於彼此對峙的形勢，望了地圖便可一目了然。另一方面他還須備有軍用電話，時時從前敵各方面得到報告，戰線上雖然發現極微小的變動也不能疎漏，不報告他的，同時他更須繼續的接到關於敵國內部乃至關於世界的電報，使他知道世界全體的局勢。假定這個總司令曾受過相當的訓練，具有相當的知識，他也必須有以上所說的設備，才可以去指揮戰爭，才可以對於戰爭有獲勝的希望。戰爭比起改造社會，改造國家的大問題要算簡單的了，因為戰爭的目的，是清楚的，戰爭的指揮是統一的，機械的，但是要想解決戰爭，還須包括這樣多的要素，安插這樣多的設備，應用這樣多的知識與消息，那末要解決國民的問題，——目的未必清楚，指揮不能統一，包含幾萬萬自由意志的生靈，影響多少相衝突的利益，更加以缺乏設備，缺乏知識，缺乏眼光——豈不是千萬倍更困難麼？

我們再取一個淺近的例子。包工的包攬工程的時候，他最先要計算所需的工料，然後按着工料的價格估定工程的價目。他估價的時候，有些知識是必不可缺的：如各種原料的來源和現在的市價，勞動的供給與勞動的市價，氣候的情形，構造的位址(如在市內或郊外，交通便利或不便利的地方)，他都要知道的，都要顧慮的。包辦工程比較改造社會當然是最容易最簡單的了，但是他還須有許多必要的知識，還須有相當的精確的計算，那末解決中國問題會有這樣的容易麼？

解決中國問題的方策多如雨後之春筍。差不多每個人都自居為社會學者政治學者，雖然很少的人敢對於自然科學，這樣自負的。每個政客都是政治家，每個新聞記者都是社會改良家，每個

能徵文章的都要標榜一種政策，每個有權力的都要提倡一種主張，——至少他們響應那最時髦的，最有力的，去帮着吶喊鼓吹。假定他們都是極誠懇的極真摯的，他們的解決方策已經是危險的，了，已經「踐到神所不敢踐」的地方了，何況有許多人不不過是用些方案做旗幟，而完全為私利呢！總司令與包工的藉着他們精確的知識，新穎的報告，用極精密的思想，籌畫周詳，而且時時有千慮一失的危險。何況近來所常見的方案又是膚淺的，神祕的，空闊的，無意識的一倡百和的呢！好在這些方案是不能見絲毫的效果的，不過徒占新聞紙的篇幅與國民的精神(如上次所舉行的裁兵運動)罷了。

那末，中國的問題應該如何解決呢？我的見解就是先求了解——就着我們心理與言語可能的範圍之內求透澈的深遠的了解。人一定要笑話這個見解過於迂遠，以為局勢危迫，時不我待，那裏還有工夫去求了解。不知世上的事業沒有捷路可走的，因為捷路是遠路，並且是危險的路。有了真的了解就得到真的解決。人類了解了物質所以才配支配物質，了解了自然界所以才能支配自然界。我們也必先求了解中國問題各種情形，然後才有配提議解決方案的資格，然後才有支配那問題的能力。

而軍政各界，失了領袖，無人能統轄統御，五個混成旅長，(賈以莊谷正倫胡漢英等)何應欽一人亦難一方，實行他們的分城主義，不到半年，何應欽向省議會勾結，欲使王伯群回黔做不式省長，意暗把任可澄排擠下台。任可澄見四圍空氣不佳，先向省議會辭職，其時谷正倫援桂驅陸，聲威大震，任可澄私行遣人往桂告援，所以十年十月，何應欽被谷正倫聯合張希庸，打聽通電報，寄幾張傳單就走了。可是何應欽雖走，九年政變還走到劉顯世，殺熊範與郭子華的孫劍峯，又提足先登，由營長而旅長了。省垣雖然有個盧廉禎持門面，還是五個旅長支配政治罷了。到了十一年春，潘居津鄂閩的袁祖銘，得了洛陽吳佩孚的幫助，在湖北打起「定黔軍」的旗號回黔，貴州內部的軍官，如王天培彭漢章吳傳心易曉南，掉頭附袁。不到兩月，袁祖銘直搗貴陽，谷正倫張春浦胡漢英等棄袁以莊五旅長，早已逃走了。一個無權的盧廉禎，不消說：要讓袁祖銘登台即位了。

四年來貴州政治變遷的真相 (續)

貴州在民國初元至六七年間，雖因袁世凱稱帝，與師護國，黎元洪解散國會，出兵護法，消耗許多金錢，犧牲許多頭腦，而境內却極昇平，儼有「道不拾遺」和「夜不閉戶」的景象。不過為劉顯世和他的親戚故舊把持罷了。及至民國九年，因為王文華弟兄，想包辦貴州的督軍省長，把劉氏逼下舞台，貴州政治的變化，也就從此開始了。劉顯世既走，王文華弟兄，又在滬上，一刻不能到黔，所以省議會因谷正倫的推薦，選舉任可澄做貴州臨時省長。不料王文華在滬遇刺，

當袁氏初回黔時，一般人苦於五旅的苛政，個個希望他早日定黔，主持大局；他自家也布告說：為維繫人道，扶持正義而來。那曉得他到了貴陽之後，第一格不滿意人意的，就是：巧設些名目大增釐稅。隔不上許久，又以「併法新選自決自勵」八個字，把貴州七百萬人民的代表議會解散了。從此因為沒有議會監督他，又沒有輿論敢批評他，樣樣事隨心所欲。連接又發行六七百萬的「印花稅票」，雖說是為鴉片煙貼的，但是何等是寓禁於征？而各縣的縣知事，心想買多得獎，佔倒攤派，丘八上門催款，比較抽匪利害得多，小民吃的虧，也就難說了。他執掌政權，不過七八個月，一味的專橫獨斷，「夜郎自大」。他以為文治學校是無用的，武備學校是有用的。所以他對於各學校的經費，故意拖延不發，還要違法逮捕放員學生，任意摧殘教育，而不惜消耗人民的脂膏來開辦「講武學校」，想做貴州終身的省長。因為他有這種野心，所以他積極的添募新兵，招安股匪。以市井的流氓無賴，得着旅長(羅成三)團長(張三元楊玉奎石敬臣)的，却有好

幾個，到弄得全黔的匪特，一天比一天的利害。全省前後被匪盤踞的有一二十縣，僅僅遭搶劫的，有四五十縣，打死縣知事活捉縣知事，有一二十人之多，至於搶劫村鎮民，更自成千成萬了，到現在呢，越發不成事體。不特一二百人，敢於搶劫劫池，就是一二十人，也敢於搶劫村鎮民。連省城的附近和外縣有重兵駐守的城內，也時常發生搶劫案件。外縣人民被匪殺死的，房屋被匪燒燬的，真是不可計算。山東河南直隸的匪，我想來總沒有貴州猖獗得這樣罷。

袁氏這樣荼毒桑梓，無怪本年春正月，被目稱「滇黔聯軍大元帥」，夢想做「川滇黔巡閱使」的唐繼堯，嗾使劉顯世捲土重來，把他逐走了。但是我們小百姓，却又陷入苛政之苛政中去了！雲南唐繼堯，做照吳佩孚的方法，實行殖兵政策。在貴州的滇軍，有二三萬人。貴州有出息的機關：如籌備局，全省警務處等，不消說，歸滇人掌握了。就連各縣的縣知事和黨金總辦，滇人差不多也要占三分之二。唐繼堯又做貴州軍事善後督辦。劉顯世比較從前的唐繼堯，受氣得多！滇軍還要白晝搶人，晝夜拉牽，對父姦女，對夫淫妻。弄得黔東黔中一帶地方，屋無居人，路無行人，那種淒涼的景況，真是令我們「目不忍觀」。

耳不忍聞！呀！就是貴陽省城的商店，被搶的也不止一家，而婦女被辱或強姦不遂被殺的，尤其不可勝數。甚至專對於衣裳楚楚的拉夫，搜索身上的金錢。這也許是因爲滇軍對劉顯堯有功，藉此「崇德報功」罷！不然，何以劉顯世竟「不知不問」，「裝雙作四」呢？

記得劉顯世初來，也是照樣的說些扶持人道的官話，那曉得與袁祖銘一樣，只會說別人的短處，全不問自家的好處。譬如他說：袁祖銘解散議會是不對的，自家又爲什麼不恢復？袁祖銘發行「印花稅票」是「橫征暴斂」，自家又爲什麼發行五六百萬的「有利證券」，明目張膽的照貧富派？並且把「自治籌備處」通俗模範講演所，「國學講習所」，以及袁祖銘所設立的「教育行政委員會」「實業行政委員會」和「磚瓦石灰處」，解散

的解散了，停辦的停辦了，這不是「以暴易暴」，「以本加厲」嗎？他們現在打主意援川，幫助熊（克武）劉（成勳）但（懋辛）驅逐楊森，但是這方面，周西成打出一「清黔軍」的旗號，把滇黔聯軍第一混成旅長劉致吾擒了，第四混成旅長羅成三殺了，盤踞黔北和川邊綏江江津，魏何貴陽。黔軍師長王天培，又在黔東和川邊西陽秀山彭水一帶，袁祖銘又在重慶，重振旗鼓，扯起「討滇定黔軍」的招牌。將來接觸，自然大家死力相角逐，誰勝誰負，到不能預定。不過黔人恨滇比較恨袁還要多，要是他們果真協力同心，驅逐滇軍，到是不難。但是他們縱然把滇軍逐走，將來還是勾引北軍或川軍援黔罷了。不然，袁（祖銘）王（天培）周（西成）三分貴州鼎足稱雄罷了！

總之貴州的政治的變遷，不過是幾個軍閥的互相消長罷了！袁氏執政，比較五旅長時還要多；劉氏當局，與袁氏相差不過；而滇軍援黔却比袁氏尤爲利害。總是「以暴易暴」，沒有一個是好的，沒有一個不是想括地皮的。可憐我們百姓，時而歡迎這個，時而歡迎那個，不是兵來籌款掛捐，就是匪來搶劫拉牽。公道話都不敢說一句，如果你要激着良心，發表點什麼人想要說而不敢說的言論，不是說你「通通」，就是說你「搗亂」。省內外的「戒嚴」和「檢察信件」差不多天天都在施行。我們隨時約法上所規定的「言論自由權」「書信秘密自由權」和「集會結社自由權」……早已破壞無遺了。

南高峰上看日出

七月二十九晨，與任百詩先生曹佩聲女士在西湖南高峰上看日出。後二日，奇景壯觀，特在心目，遂寫成此篇。

時候似乎已很晚了，
我們等的耐煩了！
東方還只是一線暗淡的紅雲，
還只是一顆微茫的晨星，
還指不定那一點是日出的所出！

晨星漸漸淡下去了，
紅雲上面似乎有一處特別光亮了。
山後的月光仍舊照耀着，
海上的日出仍舊沒有消息！
我們很疑心這回又要失望了！

忽然我們一齊站起來了：
「起來了！現在真起來了！」
先只像深夜遠山上的一線野燐，
立刻就變成半個燦爛的月華了！
一個和平溫柔的初日冉冉地全出來了！

我們不禁喊道：
「這樣平淡無奇的日出！」
但我們失望的喊聲立刻就咽住了：
那白光的日輪裏，
忽然湧出無數青蓮色的光輪，
神速地射向人間來，
神速地飛向天空中；

一霎時，滿空中都是青蓮色的光輪了，
一霎時，山前的樹上，草上，都停着青蓮色的光輪了！
我們再抬起頭時，
日輪裏又射出金碧色的光輪來了，
一樣神速地飛向天空去，
一樣神速地飛到人間來，
一樣奇妙地飛集在山前的樹葉上和草葉上！

少年阮仁的失踪

今天上午郵差送來一封信，我看完不覺失驚，——我的朋友阮仁逃走了。我且把他的信發表出來。——這是附記。

這是！我要離開你及其他的一切朋友，就是我不最思慕的家庭，也打算不給他們再見一面；若干年之後，我的父和母已經睡在山谷當中，我的悲傷而憔悴的妻却還活在，而我依然是流離轉徙，沒有餓死凍死，也許重回故鄉，到父母墓前痛苦一番，再同我的妻商量一個最自然最合理的活在這世間的方法。然而這是後話，誰能保證我明天不倒在荒野地上，給蛇蟻吃一頓大飽？現在所能夠決定的，做着我自己的興趣，離開故鄉同北京，想到什麼地方就到什麼地方罷了。我隨身攜帶的，有個小小的提包，內盛一件夾襖，五件單衣，前些時由家裏寄來的六十塊洋錢。價值

詩

日輪裡的奇景又幻變了：
金碧的光輪過去了，
瑰黃的光輪接着飛射出來；
瑰黃的光輪飛盡了，
玫瑰紅的光輪又接着湧出來；
一樣神速地飛向天空去，
一樣神速地飛到人間來，
一樣奇妙地飛集在樹葉草葉上和我們的白衣裳上！

小說

少年阮仁的失踪

馮文炳

今天上午郵差送來一封信，我看完不覺失驚，——我的朋友阮仁逃走了。我且把他的信發表出來。——這是附記。

京寓積欠外，也都放在裏面。這錢是預備火車上用的。我很厭惡北方的氣候，打算朝南邊走；很害怕查票員的兇面孔，首先去購車票。

你知我最深，愛我最初，我即不以我的去志勸你，却不能不以我的去志告你。

我雖然不是賣本家的兒子，只要安分守己住在家里，吃飯穿衣是用不着愁的。我的父母對於我也沒有過大的期望，我的身體強壯，便是他們的幸福。然而家庭終不能留住我，苦笑着父親的允許，跑到北京——北京有大學，大學是適合於我的地方。我生在這世間剛滿一年的時候，我父親很熱鬧的替我做壽：一張圓桌子放在堂屋當中，滿排着世界上各種各色的物件，有糖餅，有布老虎，有寫字的筆，還有小鴨似的堅白玩意兒大人稱作銀子；我在母親的懷抱裏，伸着小手，摸過了又摸那。我大約四五歲的時候，看見門口樹上的鸚鵡，便想做個鸚鵡；要飛就飛，能夠飛幾高就飛幾高；除掉生下了鸚鵡兒，便是自己肚子餓了，也要替他們覓捕食物，沒有誰能迫着他做別人吩咐的工作；除掉飛飛飛去，飛的疲倦了，或是高興起來了，要站在樹枝上歌唱，沒有那個能夠迫着他坐下翅膀，等候別人。我將是大學裏的一員的時候，我的十年來忘掉了的稚夢，重新回復起來了；我的十年來被惡濁空氣塞得幾乎要悶死的心，重新跳躍起來了。我記得由家動身那一天，向着我的母親道：「再不用望着兒瘦弱，來年歸家，母親要疑心是牆上掛的安琪兒哩！」

「唉！夢！夢！同一切的夢一樣，張開眼睛，什麼也沒有；在那裏仍然只有痴狂的笑，仍然只有令人看着發抖的臉，我所歡喜的渴慕的一點也不給我，給我的仍然只是些沒有人味的怪物。起初我會着每一個朋友，以為他也同我一樣受苦，告訴我我是怎樣怎樣的難過，——他們完全不懂得我的意思，用了漠不相關的神氣，作了漠不相關的回答，甚至於站在旁邊冷笑着我癡狂。你總算能安慰我了，但是你前天的一番話，使我通曉沒有睡着，我想來想去，總想不通。我說：「這裏為什麼也讓法律先生鬼混？」你說：「這些也是團體，凡屬團體，都該有法律。」但是，世界上永沒有離開法律的團體嗎？倘若有一起首的

該是誰呢？你說：「天才應該屈服，因為天才畢竟是少數。」但是，為什麼因為少數便該屈服呢？不憐惜成天嗚叫的叫化子，說是操心酒醉飯飽的相公的原故，你們誰不相信他是欺騙呢？你們誰不踏死成千整萬的臭蟲，怕咬傷了你們的肌膚呢？你們將責備我，我的話未免太殘酷了。這我却没有開眼分辨；我的話都是從我的心理滾出來的；心裏這樣想，叫口裏不這樣說，在我是萬萬做不到；我自己沒有覺到殘酷以前，任你怎樣說，我總沒有這子改變。然而我可以回覆你，殘酷也只是我自己受着，對於別人是沒有關係的，法律先生不仍就板起面孔站在那兒嗎？你們多數不仍就跳出跳進搖得勝旗嗎？我呢，火燒在我的心裏罷了。我想，倘若有人，就是一個也好，同我一樣，心理被火燒着，我將擁抱着他，也不講話，也不流淚，只把我倆的心緊緊貼着——我們彼此都是熱的，感不着燙。這便是我逃走的萌芽了。

最後的決定，却在昨天。昨天上午，我下課回來，在那轉灣地方，茶館門口，站着一個乞丐——頭髮蓬得像一球豬毛，穿的是一件破爛的藍單褂，兩條腿都赤光光的現露出來。他站了一會，沒有人招呼他，門角懸掛的雀籠裏，一隻畫眉鳥卻唧唧的開了起來。他把頭搖了幾搖，隨即笑着大踏步走了，嘴裏還不住的唱着歌調，我不大聽得懂他的聲音，好像是說：「我到茶館，你到飯館，我到尼巴，你到下巴。」我看得出神，滿肚子

的悶氣，好像被幽幽一陣風吹散了。「沒有飯吃的時候，好被幽幽一陣風吹散了。」沒有飯吃的時候，好被幽幽一陣風吹散了。回寓後決的方法了——到了晚上纔算真真決定。回寓後心裏着實徘徊，剛滅了這個念頭，忽然又起了那個。吃道晚飯，打算一個人到什刹海散步，楊柳樹底下，也許可以潤澤我枯焦的心，樹枝上也許站着一隻雀子，告訴我一個主意。走到景山旁邊，在我前面有一個哭哭啼啼的小孩，他的青布短夾裏，一邊蓋着右臂，那一邊從左腋掖到前腰。我頓時又象久熱後下了一陣暴雨，不知不覺輕爽好幾些。他忽然被院牆裏幾聲要倒踏的亭子上面站着

幾隻黑老鴉咕咕的叫住了，抬起頭望着他們。我趕上他時，豐滿的兩頰，還帶着幾滴淚珠，但沒有作聲，聽一聽我，又嗚嗚的乾哭起來了。路旁走着一個中華婦人，穿的衣服很不整齊，他孩子扯住，孩子很驚奇的望着她，越發哭起來了。她帶着「這可為難」的神氣，說了幾句我不懂的話，孩子並不理會，仍然走他的路，她又跟在後面，望着他走。我站住了，不再到什刹海去！我的勇氣增加了十倍，我的解決方法因之也就確定了！我記得我小的時候，我的村庄東西睡着一個乞丐，他又瞎又啞，年紀倒很輕，我的祖母把他招進家來，叫他就在我们家放牛，現在我的祖母死了，他還在我的姑媽家理當長工。我相信我的解決方法最妥當，最安全，至少也能夠使我的心裏舒服。我相信，我做了，一定可以想出法子有飯吃，我凍了，一定可以想出法子有衣裳，——到底採用那一種方法，都要倒餓了凍了的時候再定。我將上我從來沒有上過的高山，隨我從來沒有聽過的流水。我將遇見種種形狀的小孩，他們能夠給我許多歡喜。我將遇見種種形狀的婦女，尤其是鄉村的婦女，我不素操練的時候，見了她們便平釋，驕傲的時候，見了她們便和易。我將遇見種種悲哀的情境，這時我就哭。我將遇見種種幸福的情境，這時我就笑。夏天來了，我將睡在路旁大樹蔭下，我在鄉裡看見挑柴的農夫這樣做

的時候，我總是羨慕。冬天來了，我將跑到太陽底下跳來跑去，我小的時候常是這樣溫暖我冰冷的小手。萬一這都失敗了——我死了，我也並不後悔，因為這死是由我自己的意志尋得的，在我有同樣的價值。我為什麼還同你們一樣，莫明其妙的那那課堂的鐘聲一次一次的響下去呢？你不要誤會，我並不遷怒那敲鐘的老頭子，我很羨慕他，因為敲鐘就是他的生活，在他是很自然很合理的生活。我可憐的是你們，你們這些用了自己的耳朵，聽那與自己不相關的話，自己的眼睛，看那與自己不相關的事，鐘一次一次的響着，生活的大多數呵！這是我逃走的原因了。我不再打算往下說了。但有一格使我難過，記起我向我的母親講過「來年歸家，母親要疑心是牆上掛的安琪兒」了！我且把我的兩封家信抄在後面，因為你不愛愛我的一筆一畫。

我的妻！

我過不慣這裏的生活，比過不慣鄉裏的生活更利害。你將歡喜：「既是這樣，何不早日歸來？」我不，我決不歸來，我害怕你們，你們天天愁我瘦弱。我沒有得着最自然最合理的活在這世間的方法，怎肥胖得起來？住在鄉裡，我到什麼地方去找最自然最合理的活在這世間的方法？山上去採柴嗎？田裏去拉犁嗎？倘若只有我們倆人，事情自然容易；疲倦了，親一親吻，立刻可以恢復轉來；生病了，互相呻吟一聲，什麼苦痛也可以忘掉；瘦了，米了，箱子的衣服爛了，只要握一握手，摩一摩心，米！衣服！算得什麼？正如平常所說，甜固然真是甜，苦又何嘗不是甜。然而爹娘俱在，怎樣辦呢？他們允許我倆單獨去嗎？我們撇開他倆單獨去嗎？我怕聽他們的呻吟！我怕見他們的疲倦了的眼睛！所以我只有一個方法——自己逃走。你問我逃到什麼地方嗎？這我不能告訴你，就是我自己現在也不知道。去年我歸家的時候，你不是時常埋怨：「住在一塊又相關，不住在一塊又相念」嗎？我願你體會你的名言，我也體會你的名言，而且轉送你兩句：「笑也罷，哭也罷，只要我心未死！」你不要悲傷，我的爹娘靠你侍候！

我的爹娘！

兒不能再見爹娘了！兒要到各地方去走一走，只不到爹娘所在的地方！住京以來，沒有一天快樂，起初還打算就是這樣混下去，仔細一想，覺得這太不穩妥；越住越驕傲，越驕傲越憔悴；越讀書越覺着與世人不相容，越與世人不相容越沒有飯吃；將家裏的產業，因了兒的學費賣完了，豈不眼看着爹娘受餓？所以只有採用這個方法——兒個人逃走。爹娘將埋怨：「回來豈不是好？」兒的回答是，不敢回去；兒不是怕爹娘打罵，兒料想爹娘決不打罵；兒不是怕爹娘的面色，見了兒現出愁悶的面色。兒不是怕爹娘過大病，幾乎保不了性命嗎？爹娘當兒那大病死了，不必悲傷。兒也知道這是不中用的勸解，但兒想不出別的話來。

兒！我已走了。

阮仁。一九二二，五，十。

不堪設想了，當前這樣的昏黑，前途這樣的渺茫，我們就是不甘願，又何從振作呢？

教育不僅是有多少學校，不僅是有多少人談論這件事情。這件事情是要去做的，做了還要看實際的效果。一國的教育程度如何，不是少數的學校所能代表的，其實以偏概全，無論何事都不適用。至少要大多數的學校達到某種程度，才可說某國的教育大概達到某程度。這些意思真是所謂相差不過兩三寸，不必我來多說。

說到實際的效果，就得起起落落。若問教育的宗旨，誰不會說要造就健全的人？而實施起來，不得不由算學先生教算學，由美術先生教美術，……這是根本於一種意思，以為把算學美術等東西塞於學生的一身，這學生就是個健全的人了。不過有一層，學生沒有一種特別的本領，使自已只從算學先生那里學算學，而不起一毫別的關係（如思想的影響性的感染之類）。如其算學是學會了，與算學先生的別的關係又是屬於積極方面的，別的功課又都是這樣子，這個學生的能夠成爲健全的人是無疑的了。但是假如所謂別的關係不幸而是屬於消極方面的，那就不能把算學的已經學會來抵算，即此一端，這個學生就難以成爲健全的人了。所以算學先生的第一條件固然在能教算學，而將影響及學生感染及學生的所謂人品，務求其屬於積極方面，也不能說是次要，至少要與能教算學同佔第一條件的地位。

美術先生等等當然同此一例。

說到評價，就得去聽一般的輿論。對於我國教育的評價，且不說自己人所說的，曾有外國的教育家稱讚我們，說我國的小學教育很有進步，只是中等教育差一點。大家聽了這一句，頗覺得有點快慰，因爲我們的小學教育進步了。這句話又引起了一些人的奮勉心，向來不大有人提起的中等教育的種種問題，他們都願意去研究。於是「中等教育大有勃興之象」這意念，又時時在大家腦際閃現了。但是當我們走進一個學校，或者遇見一個教師或學生，往往覺得悵悵起來，那種滿足的快樂與豫期的欣喜都像春夢一樣模糊。這因爲所接觸的實況，與所謂進步所謂勃興，

相差太遠了，全然不是這麼一回事。具體一點說，就是與前面所說的第一個條件合不上；即就算學先生而言，能教算學與否既成爲問題，足以關涉及學生的人品又未必屬於積極方面，這就根本的不成立了。所以外國教育家所說的小學教育很有進步同大家心頭念着的中等教育大有勃興之象，這兩句話，至少要在前面加一點限制（如某地某校的什麼教育）才是，否則就不免犯着以偏概全的弊病。

最近遇見了一些事情，使我們更覺得悵悵，似乎前途是一個空虛之淵，而我們正將投入。現在且寫一些出來：

久別的友人來了，無所不談。後來談到嫖妓和納妾的盛行。友人說：「某城中等學校的教師，據我所確知，嫖妓的有近二十人，納妾的有某某等五六人」。我便想：「這似乎很奇怪，其實我早先不會想起罷了。在我的家鄉，我所認識的知道的如某某等，不是教師而兼嫖客麼？又如某某，他是我小學時代的教師，現在還當着小學教師，如某某，他現任女子中學的教師，他們不是都納了妾麼？」於是與友人相視而歎。

以前，他已來學校裡報到了。我不願意使隨者感到一種談話的趣味，所以保持地記下這些事，不敢加一點描繪。我要說些教師，就是其個勤於職務，教某科的研究某科，任某事的忠於某事，也難免要產生壞的結果。他們並不是明白的教壞學生，實在也沒有這種心，然而他們這種反常的心理和混濁的思想，却無時無地不與學生以壞的影響和感染。學生所求於他們的是受教育，而得自他們的却是壞的影響和感染，那麼就是學會了零碎的算學美術等等，又有什麼益處！何況某科的肯研究與否，某事的能盡忠與否，與心理和思想絕不能脫離關係的。心理反常了，思想混濁了，就只有懶惰，只有糊塗，決不會有什麼研究和盡忠的氣息了。

我想現在如其真心要爲這些教師說法，不必講什麼設計教育法和道爾頓制和教育測驗等等。並不是這些東西沒有用處，這些東西確是可貴的寶貝。但是牠們比方是養分充足的食物，而現在一部分的教師和如上面所說起的，正患着胃病，急待醫治呢。胃病不會治好，任你養分豐富的食物，只有化而爲泥而已。

我以為爲這些教師說法，最要在使他們的生活上軌道。這所謂上軌道，指最平常的而言，就是一言一動，都必有消極的傾向，一飲一啄，都要有正當的意義罷了。這雖是最平常的，而也是最基本的。既能如此，再加上教法的研究，原理的卜解，固然是教育界上所需求的；但是退一步說，能够如此而沒有深切的研究，澈透的瞭解，也不失爲中庸的教師，因爲他們沒有殘害到學生的思想和情感。

我們所希望的，但丟了這後的人陷在低坑裏的人，不啻，也就難以收到統計上的效果。所以我誠懇地陳說：

我覺着我這些意思並非杞憂，實在有很大危險在我們的前途——如其大家把教師修養的念頭丟在腦後，請大家不要只顧都市，也去看看鄉村，不要只看交通便利的地方，也去看看偏僻的內地，這就要與我表同情了。我不能作詳細的調查和精密的報告，由於我知能的薄弱。但是我懷着這個意思好久了，時時想說，又時時作罷，以爲這種淺薄的感想，不能引起人一點注意。這一回經過了甚深的悵悵，殊覺不能自己，所以不管什麼，就此寫了出來。

至於叫教師其能講究修養的有效方法，我也說不出來。我只覺得最低的要求是「一言一動，都沒有消極的傾向，一飲一啄，都要有正當的意義」。我想要走上這軌道，本當由各人自己去想法的。而主持論壇的人依據着自己的學識和經驗，當然能够想出一些好的意思來供大家的參考。我的目的，只在促起大家的注意，所以雖是說不出什麼有效的方法，也就不顧了。

能於學生修養上特別注意，說得低一點，也可以造就在水平線上的教師。而事實的證明却不止如此，現在有點成就的青年教育家，大部分是從好的師範學校裏出來的。所以我雖是憤慨，却還存着一些樂觀，只望師範學校多多流出清水來，把舊時瓶子裏的濁水衝去了，於是我們有一瓶清水了。

八月六日作。

革命和政治改革 (續)

樹 茲

美國革命也經過了十三年的極危險時期（從一七七六年到一七八九年），確定的聯邦憲法繼算成立。美國獨立以後的一切情形也是非尋常擾亂，大局極其危險；那時候各邦間互相嫉妬，各邦差不多各目成爲一個獨立國，互相仇視，互相爭權奪利；那時候的聯盟政府祇有一個極沒有實力的國會，是由「聯盟約章」設立的。美國聯盟政府最大的困難是財政方面的無辦法，在獨立戰爭的時候，聯盟政府借債以供軍需；戰爭完結以後，聯盟政府不但不能還債，就是付利息的能力也沒有。按照聯盟約章的規定，國會沒有直接向人民徵收賦稅的權力。戰費和一切政費全從國庫支付，但是國庫的收入須依靠各邦的解款。國會要求各邦輸款，往往被各邦政府拒絕；所以國會除了勒令各邦輸款外，再沒有什麼別的方法可以強迫各邦解款。

那時候美國財政上的困難既然如此，但是同時還有更困難的事；就是國會沒有權力去管理本國對外國的，和各邦間的通商。照聯盟約章的規定，國會有權力和外國締結商務條約，各邦也應當遵守各該條約上所規定的條文，不得任意增加入口稅或關稅。但在事實上，國會沒有強迫各邦遵守條約的實權。各邦在商務上又互相爲敵。任意徵收關稅，不圖國會的利益。於是全國的商務不能發達；國會對於外國不能維持信用。至於那時候的金融狀況和貨幣制度又是異常擾亂。在革命時代，國會濫發紙幣，幣紙不能兌現，所以價格跌落。到了一七八〇年的時候，每元紙幣至多值現洋二分。每邦又濫發紙幣，紙幣的價格就更跌落了。聯盟既不是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各

邦政府又能力薄弱，並且往往自顧不暇，沒有餘力去幫助別邦。所以無謂那一邦發生一亂事，就沒有辦法，很不容易平定。既不能得鄰邦的幫助，又不能得聯盟政府的幫助。因此各邦政府往往受各種暴力的擾亂。

這祇是美國革命後時局上幾種較大的困難情形。當時各邦也逐漸覺得政體的不良，不能應付社會上各種需要，所以就議決於一七八七年召集各邦代表大會，修改那不完備的聯盟約章。所以照法律的規定，一七八七年召集的憲法會議祇有修改聯盟約章的權力，並沒有制定新憲法的權力。不過當時憲法會議中各會員，爲謀國家統一，見，爲謀社會全體的幸福起見，竟敢大膽的不顧法律，於開會後第五日議決廢除舊約章，另行制定新憲法。新憲法草案公布後，逐漸得到各邦的批准，新政府就於一七八九年正式成立。從此以後，美國就脫離了那危險時代，進入一個安穩時期；國家的勢力逐漸擴充，經濟，商務，社會方面的種種情形逐漸發展。這均是當初制憲者的功績。

那時候美國財政上的困難既然如此，但是同時還有更困難的事；就是國會沒有權力去管理本國對外國的，和各邦間的通商。照聯盟約章的規定，國會有權力和外國締結商務條約，各邦也應當遵守各該條約上所規定的條文，不得任意增加入口稅或關稅。但在事實上，國會沒有強迫各邦遵守條約的實權。各邦在商務上又互相爲敵。任意徵收關稅，不圖國會的利益。於是全國的商務不能發達；國會對於外國不能維持信用。至於那時候的金融狀況和貨幣制度又是異常擾亂。在革命時代，國會濫發紙幣，幣紙不能兌現，所以價格跌落。到了一七八〇年的時候，每元紙幣至多值現洋二分。每邦又濫發紙幣，紙幣的價格就更跌落了。聯盟既不是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各

從法國和美國的經驗上看起來，我們就可以明白破壞是極容易的，建設却是極不容易的；推測一個腐敗的政府祇須極短的時期，建設一個良好的政府非經過極長的時期不可。法美兩國的歷史確實可以鼓勵我們努力奮鬥，使我們對於現今的擾亂狀況不致於灰心。

耶可從墳地回家，路上就覺得十分疲乏；他覺得病了，呼吸很吃力，兩腳幾乎站不穩了。他腦子裏滿裝着不常有的思想。他又想起他一生不會憐惜馬華，不會和她玩笑過。他們同居的五十一年，很像有無限的長；然而在那無限長的生命裡，他竟從沒有像到過她，從沒有愛憐她，只把牠看待作一隻貓或一隻狗一樣。但是馬華却每天替他燒火，煮水，烤麵包，取水，砍柴，和他同牀

小說

洛斯基爾的提琴

胡適譯

耶可從墳地回家，路上就覺得十分疲乏；他覺得病了，呼吸很吃力，兩腳幾乎站不穩了。他腦子裏滿裝着不常有的思想。他又想起他一生不會憐惜馬華，不會和她玩笑過。他們同居的五十一年，很像有無限的長；然而在那無限長的生命裡，他竟從沒有像到過她，從沒有愛憐她，只把牠看待作一隻貓或一隻狗一樣。但是馬華却每天替他燒火，煮水，烤麵包，取水，砍柴，和他同牀

睡覺；有時候，耶可在喜事人家喝醉回來，她恭恭敬敬地接過提琴，掛在壁上，服侍他睡下。——總是那樣沉默無聲地，臉上總是那種憔悴愁悶的神氣。現在耶可覺得他可以憐惜她了，還想買點東西送給她，但是已太遲了。……

耶可正走着，對面來了洛斯基爾，對他含笑點頭，說：「老叔，我正在找你。摩西，伊里伊，我要問候你，請你就過去。」

耶可一肚子怨恨，差不多要哭出來了；他回頭走着，一頭喊道：「滾開去！」

洛斯基爾驚訝地跟着他，說道：「當真嗎？摩西，伊里伊，我生氣了。他要你過去。」

那猶太人喘氣吁吁，眼皮閃動，滿臉的紅雀斑，耶可看了，心裡着實厭惡他。他那瘦弱的身材，穿着一件綠色的外衣，上面一條一條地都是黑的污痕，也使耶可看了生厭。他喊道：「你追着我幹什麼，大惡頭！滾開去！」

洛斯基爾也生氣了，他喊道：「你不要不客氣一點，我就要把你送到羅德那邊去了。」

耶可真氣了，捏着拳頭趕上去，喊道：「滾開去！你不滾開去，我把你的魂都打出來！我見着猶太人就討厭。」

洛斯基爾嚇慌了，蹲伏在地上，兩隻手在頭上亂舞，好像遮擋拳頭似的；忽然站起來，拚命飛跑。他帶跑帶跳，兩手亂擺；背上那條瘦骨般的脊骨一扭一扭地動着。街上的小孩子看見這件事，都樂了，也都追着他，口裏喊着「猶太人！猶太人！」街上的狗也追着他狂吠。有些人大笑，有些人呼嘯着，狗越吠越響。忽然洛斯基爾大叫一聲，悽慘的很，大概是牠被一隻狗咬了一口了。

耶可行過鎮上的公共場，沿着村邊走去。路上小孩子見了他，都喊着他的綽號「白浪沙！白浪沙！」長嘴的紗籠繞着他飛鳴，水邊的鴨鴨咕地叫。太陽光烘着一切；水上的光影映射過來，使人不敢正眼看去。耶可沿河走去，看着一個紅顏腮的胖婦人從洗滌地方出來，她洗滌地方不遠，坐着一羣小孩子在那裏捉蟋蟀；他們看見耶可走來，也捉牠地喊着「白浪沙！白浪沙！」耶

耶可坐在柳樹下，慢慢地回想。在河的對岸，現在成了一片窪地了，當初却是一個大樺樹林；更遠一點，現在只剩了一堆光禿禿的小山，當初却是一個大松林。河裏當日上午上下下都是河助。現在一切都改變了；對岸的大樺樹林只剩下一株少年白樺，亭亭搖曳，像一個小姑娘；當日河助上下的河裏，於今只浮着一些鴨鴨。在耶可眼裏看來，好像五十年來，他閉了眼睛，想像裡看見一大羣白鵝朝着他飛來。

他心理想，他這四五十年來，何以總不會走近這河邊；也許他會來過，何以總不會留意。這條河並不算小；河裡可以打魚，打得的魚可以賣給商人官人和火車站食堂的管事，這筆錢可以存放在銀行裏。他還可以搖一隻船，搖到河濱消夏的房子下去奏提琴，那些人家一定會給他錢。他又可以做一個河助的舟子，總比做棺材好的多。他又可以養鴨，到冬天把鴨殺了運到墨斯科去賣，單算鴨毛一項一年也可以弄十個盧布。然而他卻一件都不會做，只是長吁短嘆地過了一生。多麼大的損失啊！況且他若把那幾件事一齊都做了，又打魚，又拉琴，又搖河助，又養鴨，他賺的錢豈不更多了嗎？然而他却從來沒有夢想到這些事體；一生就這麼過去了，沒有一點利益，沒有一點儲蓄；什麼事都糊裏糊塗地過去了，只有損失，只有損失，想起來血都要冷了。況且人生世上，何以不能沒有這種損失呢？對岸的樺樹林和松樹林爲什麼都被砍伐了呢？那片公共草場爲什麼沒有人利用呢？爲什麼人們偏愛做他們不應該做的事呢？爲什麼他自己一生只會叫喊，捏緊拳頭，恐嚇老漢呢？爲什麼他總要欺侮那猶太人呢？爲什麼人們總不許彼此相安

可走到這裏，拍頭忽看見一株很粗的老樺樹，樹心空了一個大洞，樹上掛着一個喜鵲巢。……耶可猛然想起馬華臨死時說的那個黃頭髮的小孩子來。……是的，正是這株絲絲楊樹，仍舊悽悽地站在那裏。……他也老成這個樣子了，可憐的摩西！

耶可坐在柳樹下，慢慢地回想。在河的對岸，現在成了一片窪地了，當初却是一個大樺樹林；更遠一點，現在只剩了一堆光禿禿的小山，當初却是一個大松林。河裏當日上午上下下都是河助。現在一切都改變了；對岸的大樺樹林只剩下一株少年白樺，亭亭搖曳，像一個小姑娘；當日河助上下的河裏，於今只浮着一些鴨鴨。在耶可眼裏看來，好像五十年來，他閉了眼睛，想像裡看見一大羣白鵝朝着他飛來。

他心理想，他這四五十年來，何以總不會走近這河邊；也許他會來過，何以總不會留意。這條河並不算小；河裡可以打魚，打得的魚可以賣給商人官人和火車站食堂的管事，這筆錢可以存放在銀行裏。他還可以搖一隻船，搖到河濱消夏的房子下去奏提琴，那些人家一定會給他錢。他又可以做一個河助的舟子，總比做棺材好的多。他又可以養鴨，到冬天把鴨殺了運到墨斯科去賣，單算鴨毛一項一年也可以弄十個盧布。然而他卻一件都不會做，只是長吁短嘆地過了一生。多麼大的損失啊！況且他若把那幾件事一齊都做了，又打魚，又拉琴，又搖河助，又養鴨，他賺的錢豈不更多了嗎？然而他却從來沒有夢想到這些事體；一生就這麼過去了，沒有一點利益，沒有一點儲蓄；什麼事都糊裏糊塗地過去了，只有損失，只有損失，想起來血都要冷了。況且人生世上，何以不能沒有這種損失呢？對岸的樺樹林和松樹林爲什麼都被砍伐了呢？那片公共草場爲什麼沒有人利用呢？爲什麼人們偏愛做他們不應該做的事呢？爲什麼他自己一生只會叫喊，捏緊拳頭，恐嚇老漢呢？爲什麼他總要欺侮那猶太人呢？爲什麼人們總不許彼此相安

呢？這些也都是損失！可怕的損失！如果不是爲了仇視和怨恨，人們儘可以彼此得著無窮的利益了。

那一天的晚上，耶可的腦子裏只圍着樹，魚，死，馬，那像一隻將要喝水的鳥的側面，洛奇奇爾的可憐的樣子，和無數的長鼻子從黑暗裡伸出來訴說着種種損失。耶可在牀上翻來覆去，一晚上五次起來拉提琴解愁。

到了早晨，他勉強起來，到醫院去診看。那位助手先生一樣教他用冷布敷着頭。一樣給他藥粉帶回去。耶可看他臉上的神氣，也知道事情不妙，也知道什麼藥粉也醫不好他的病。他一路回家，心裏自想，人死了至少有一倍利益：可以不吃不喝，不納稅，不損別人了；況且人睡在墳墓裏，不止一年，可以睡千年萬年；千年萬年不吃不喝，不納稅，不害人，這筆利益多麼大呵！總而言之，人的生命是一格損失，只有死却是一倍利益。這意思雖然很不錯，究竟是很刺心的：人生世間，好歹只有一回，爲什麼世界却這樣安排，使他畢生沒有好處呢？

耶可自知要死，也並不懊恨；但他回到家中，見了他的提琴，他的心却酸了，覺得很愁。這提琴是不能帶到棺材裡去的，只好留作一個無主的孤兒，也許和那棉林松林遭逢一樣的劫運。耶可走到門口，坐在門檻石上，把提琴抵住肩頭。他心裏仍想着人生的不幸，手裏奏着琴，琴上發出悽愴哀怨的聲調，他的眼淚紛紛滾下兩腮來。他想的越深，琴聲也越悽愴。

門門響了兩下，外面門口來了洛奇奇爾。他起先大步進來，一見了耶可，他就立刻停住了，縮緊了身子，嚇的只用手指向他做手勢。

耶可很和氣地向他招手，「上來罷，不要害怕。」

洛奇奇爾臉上還帶着疑心和害怕的樣子，他走上前來，離耶可五六尺遠，就站住了。他說：「耶可，不要打我，這不是我自己的不是。摩西，伊里伊爾又叫我過來。他說：『不要怕；你再去找着耶可，告訴他我們少了他是不行的。』這回的喜事是在禮拜三；夏普法羅的小姐嫁給一個財主。……這回的喜事一定是很講究的。」他說

時，把一隻眼睜一睜。

耶可呼一口氣，答道：「我不能去了。我病了好些日子。」他說了這句話，又拿起琴來，眼裏的淚珠紛紛滾下，滴在琴上。洛奇奇爾站在他身邊，兩手抱胸，用心細聽。他臉上那種疑心和害怕的神氣漸漸變作了一種痛苦悲哀的神氣。他的眼珠子滾滾滾去，好像受痛苦的人如醉如癡的樣子。他忍不住喊道：「哈嚇嚇！」他的眼淚慢慢地滾了兩滴來，替他的綠外衣上又添了幾縷黑痕。

耶可終日睡在牀上發愁。到了傍晚，教士來給他懺悔，問他可有什麼特別的罪過要懺悔的；耶可搜索他那枯的腦海，記起了馬華的熱臉，又記起了洛奇奇爾被狗咬時的慘慘的喊聲，他說：「把這懺悔送給洛奇奇爾。」他說時，聲音已幾乎聽不清楚了。

現在鎮上的人都問：洛奇奇爾從那裏得來這樣好的一隻提琴？是他買來的呢？還是偷來的呢？還是賭牌來的呢？他久已丟了笛子，專拉提琴了。從他琴弦底下，發出各種悲調，和他在笛子上吹出的哀音一樣。有時他學着耶可臨死之前坐在門檻石上拉的那隻調子，這時候，琴上發出那樣熱烈悲哀的聲音，使聽的人都哭了；他自己也流着眼珠子，忍不住喊叫：「哈嚇嚇！」……但是這隻新曲，人人都愛聽；鎮上的富商和官吏有什麼聚會，總沒有不讓洛奇奇爾去奏琴的；往往他們便要把那隻新曲奏了又奏，至重奏十回之多。

十二、八、六，在西湖上的烟霞洞。

詩

「我要去了」有序 衡哲

我們院中有一對鴿子，常常同在一塊。有一天，我們的車夫忽然又買了一隻不同顏色的鴿子，來放在他們的中間。但他們不大睬他。他獨行獨宿，整日的撲着那被縛着的雙翼，想要飛去。我

覺得他十分可憐，所以替他做了這首詩

你們倆雙雙者，
儘自在容的花下散步；
你替我洗浴，
我替你修羽，
更不知道此外還有一個「他」。

我要去了！
鮮明的月季花，
爲了你們展開他的笑靨，
溫暖的陽光，
也含笑向你們照著。
但是和我做伴的，
只有淒冷的西風，
和西風刮下的落葉。

我要去了！
我極力的振我的雙翼，
無奈他們已被縛住，
我要飛也飛不去。

但是你們也何嘗自由，
只因爲你們中間有一個同情，
所以你們的痛苦，
也就和我的痛苦不同了。

我要去了。

我願你們永遠雙雙者，
在好花之下散步；
我願白天的陽光，
和晚上的月色是伴，
永永的畫出你們雙影；
更願你們還有時想着，
我這一個不幸的同伴。

我要去了！
我持把這個縛線拆脫了，
我就去了，
我就要去了。

雜感

到內地去！

從前俄國的大學生，看了俄國的政潮變遷，社會不平，但是人民又非常熱鬧，覺得要真有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必得要人民自己動身，才可能成功。因爲要達到這個目的，非投身到人民裡面，做一番根本的工夫不可。這意思，漸漸的成了俄國知識階級的一種運動。這運動，所謂「到民間去」了。

近年來我們中國，也很有人提倡「到民間去」，但是據我所知道的，——或者是我所見聞去狹窄，——實行的還是很少。

這是什麼緣故呢？我想：（一）我們中國的政

治雖然不良，但是社會是沒有什麼階級的。不平的現象，還不明顯，所以「民間」這個名詞，沒有在俄國那般深切的意味。（二）我們中國人的性質，根本上是與俄國人不同的。俄國人是富有神秘色彩的；中國人是注重功利的。這是國民性的不同，沒有什麼優劣的比較。所以俄國那種「到民間去」的運動，我看中國是不容易成功的。

與其立了一個高而不易到的標準，還不如採取一個平易點而可以做到的目的！所以我不要講「到民間去」，但是要說「到內地去」。

現在中國是一個變態的國家，因爲有了世界，有了治外法權的緣故；那幾個通商大埠，以及外國人勢力直接間接達得到的地方，我稱他「非內地」——和此外的地方，我稱他「內地」。這彷彿成了兩個世界。一個「安」，一個「危」；一個「盛」，一個「衰」了。這種現象，繼續一日，一個就一日不能「好」。但是我們受過教育的青年，現在多數是願意在這個「非內地」討個生活；這是一個人真叫絕望的現象。我說我們應該到「內地」去；到內地去奮鬥。即使不能做「好」事，或者可以消極的防止點「惡」事！就使這也不成，多曉得一點內地的事情，也是有用的，也比在這一個「非內地」偷生好得多了。

說到「內地」去，跑到內地的民間去是好的，跑到內地的紳士裏面去也是好的，這樣才容易做得到。

到內地去阿！我們受過教育的青年快回內地去阿！

一二、八、六。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週報

總發行所 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THE ENDEAVOR

67

每號零售價三元
郵費大洋二分
半年二十六分
大洋五角
全年五十二號
大洋一元
郵費在內
不遠郵匯地點
可用三分的或一分的郵票代價

走江湖的江亢虎

老高投稿

這回江亢虎先生到湖南暑期學校去講演——江先生的講演，照例的總說他自己是社會主義家，然而却說出許多似社會主義非社會主義的議論，他自己也無以名之，名之曰「江亢虎的社會主義」——偏生撞着一位無事做的張敬敏先生，不惜詞廢的著了一小本「我對於江亢虎先生講演的批評」，把江先生的「名言」，看作「荒謬絕倫」的「胡說」！我個人也曾領教過江先生的許多「新發明」的學說，因為學識淺陋，不敢妄加批評，祇得放在不論不議之列。今天看見張先生的批評，依我愚見，總是以爲多事。所以張先生批評江先生的話究竟對不對，我也不必多插嘴，祇是他的序言上有一段話，說得很有趣，故把他摘錄下來，介紹給大家看看。他說：

一個人的學問是由研究室得來的，不是由「走江湖」得來的。司馬遷的文章，雖說是從「遊覽名山大川」得來，然而他以前若沒有讀過書，他再多「遊覽名山大川」，恐怕也是枉然。一個「耍把戲」的人，有時也到過歐美（但是）回到國內，還是一個「

裏把戲」的人——注意：我並不是說遊歷於學問無益，有學問的人再加以遊歷，學問更增長了，沒有學問的人遊歷一世，也是枉然！所以我常說：「一隻狗牽到地球上走一轉，回來還是一隻狗」……

張先生這一段話我大部分可表示同意。因爲我們看見「三周大地」的康有爲，到現在還是一個保皇黨；「吃過歐洲麵包」的梁啟超，到現在還在舊從前八股的筆調，奉什麼「禮教主義」的先哲人生觀爲天經地義。但是「洋八股」的勢力到底要比舊八股的勢力大。比方我們就是天天說鬼話，人家還不大相信；一說到歐美的學者近來也研究鬼學，人家便不敢駁了。再比方我們就是天天說「玄學」，人家也未必注意；一旦抬出柏格森之類的玄學鬼子出來，像丁在君一類的科學家便不能不搖唇鼓舌的出來作戰了。所以張先生說：「一隻狗牽到地球上走一轉，回來還是一隻狗」，這句話便要發生疑問了。因爲這遊過外國的一隻狗，已經吃過洋葷，他如果要狂吠起來，臭味當然與那沒有吃過洋葷的狗大不相同！所以我的意思：這是要牽着「人」到地球上走一轉，不要牽着「狗」到地球上走一轉，免得國內添出許多「洋走狗」！別人替人家看大門，我們不必去管他；青年外交家替人家看大門，我們便不能不注意。別人替「財源賭窟」辦筆墨，我

們也不必去管他；精通好幾國的語言文字的大學教授去替他辦筆墨，我們便不得不失了！這樣一比較起來，「走江湖」、「博虛聲」的江亢虎究竟要還比他們高萬分之一釐！

讀了一涵先生「我對於國民黨的態度」以後

郝德高

努力六十六期，載有一涵先生的「我對於國民黨的態度」一文。我讀了以後，不覺發生幾種感想，並且禁不住，要想把他寫出來，和一涵先生、獨秀先生、及鄧初民與k。兩君討論。更希望一般有志的青年，和社會改造家，大家注意！

第一 民治國家是否要政黨？
第二 中華民國有無政黨？
第三 國民黨是否政黨？
第四 改造中國是否須要國民黨？
第五 全國人民對於國民黨應持什麼態度？
這五個問題，是我讀過後的幾種感想。因爲中國時局，現在已經是到了絕地了。中央政府，不像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不成地方政府；法律講不明，糾葛不清；武人橫行，盜竊國柄；政客官僚，乘勢乘國；種種方面，都是令人「大大失望」。這得無路可走，自然就不得不使一般國民，趨于「革命」一途。國民黨，鄧君說是：「始終是一個革命黨」。又說：「中國政府，壞到如此地步，國民黨的革命論，已不是國民黨獨有的主張，差不多成了一般的共同的趨向了。」這的確是實在的情形。所以我們對於國民黨的本身，及國人對於國民黨的態度，我們不能不注意研究。

一涵先生說：「中國政府，壞到這地步田地，如果我們仍抱着頭痛醫頭，脚痛醫脚的辦法，終久是沒有成效的。我們的社會，簡直是百孔千瘡，比不得歐美社會，大部分健全，祇有小部分生癢疥。所以英美實踐主義派，可以主張零碎的修補，我們便不得不「根本改造」。這確是觀察中國社會，最簡切最明瞭的話。換句話說，就是：「中國的時局，除了革命，是沒有辦法的」。以革命的手段，掃除一切民主主義的障礙，建設真正的民主政治；夫然後中國社會，有革新的日子，有興盛的希望。

國內的政黨，除了國民黨是主張「革命」以外，其餘如從前的共和黨，進步黨，以及現在的什麼研究系，政學系，交通系，安福系，直系，奉系，等等都是無一定的主張，更說不上革命了。國民黨的革命主義，是什麼？就是「三民主義」。民族主義，即是主張民族革命；民權主義，即是主張政治革命；民生主義，就是主張社會革命。五權憲法，是行使「直接民權」，實現真正民主政治，以完成革命主義的「工具」和「保障」。

一涵先生說：「我個人是相信國民黨所抱的主義；我個人很贊成國民黨的主義，……我個人對於國民黨是完全贊同的。」獨秀先生說：「國民黨兩次在廣東執政，……未曾壓制人民集會結社出版之自由，這是我們親見的；至於國家每有大難，如袁氏謀叛，張勳復辟，段氏毀法等，國民黨莫不出而肩負鉅任，爲國犧牲。……」鄧君也說：「凡政治的行動，都要有組織，人類在政治生活中，按着自己政治目的和意見，分組各種政治的結合，就是政黨，政黨與非政黨，純在他們的結合有無共同的政治目的和意見。換句話說：即在有無超於一種個人的私的主張。……國民黨，是有一種超於個人的主張的，是有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黨綱的。即其黨員活動，在南北，亦多少具有特別色彩，非其他什麼系，什麼派的份子可比。」由此看來，國民黨，實在是有他的主義和精神，有他的歷史和事實，便是反對黨也不能否認的。

但是國民黨的黨員，缺乏訓練，對於主義的了解和信仰，實在薄弱的也不少，甚至於假革命

所以無論那一個時代，那一個社會，少數優秀的份子，握了政權，政治就會得清明。用他們的聰明智慧能力，向政治方面去努力。是少數人天然的責任。

自從民國以來，有知識的人，大家都把平民政治成功的歷史認錯了，所以開口就說甚麼「民智不開，」國民程度不夠。」試問民智不開，難道官智已經開足了麼？國民程度太低，難道政客程度已經高透了麼？知識程度，都是相對的名詞，沒有標準，是無從說起的。譬如一個人，要進高等小學，只要會寫得兩句白話，懂得極淺近的增加減乘除，程度知識，就算夠了。以這樣子的程度，就想進中學大學自然是不成功的。所以我們要批評我們國民的程度，先要問得他們在社會上擔任的職務；要是他們的能力知識，同他們的職務相當，我們就不必說他們的程度不夠。我們的國民，大多數是種地的，勞動的。我們先拿勞動的來評論。勞動最低的階級，可要算拉洋車的。

看看他們的程度，真正要叫我們慚愧。北京城裏外，萬把多輛洋車，有幾個不拉洋車，不能拉人的？不但如此，而且在一樣階級裏面，各人所得的地位，是很有公道的。年紀過老或是過小，走得慢的，只好拉破膠皮車；年紀相當的，走得快些的，拉的就漂亮一點；再要身強體壯，力壯點，衣服乾淨點的，就會拉外國人，拉包月。諸君想想，拉洋車的，他自食他的力，他所受的社會上的待遇，同他對於社會的貢獻，何等相當？再說種地的，同一樣的地，同一樣的天氣，一年的收入多少，全看種地的人的勤儉的程度。出幾分力，化幾分錢，就有幾分好處。莊戶人家，大大小小，男男女女，有幾個吃閒飯的？

一年十二月，有幾個月沒有事的？試問現在北京城裏，坐汽車，住大旅館的人，自己拿鏡子照臉，有幾個能像拉車，種地這樣俯仰無愧的？他們這班人不知道慚愧自己的罪過，革除自己的

習氣，學會自己的行業，反搖頭擺腦的說，「民智不開通，教育不普及，」好像中國的國家，是拉車的種地的弄壞了的，豈不是不要臉麼？老實說一句話，中國今天弄到了這步田地，明明是做總統的不會做總統，做總理的不配做總理，當議員的不夠當議員。總統，總理，議員，都是應該少數的優秀份子去做的，所以我說中國政治混濁，不是因為國民程度幼稚，是因為少數的優秀份子沒有責任心，而且沒有負責任的能力。

總統，總理，議員，不是官位，就是政客。既言說這三種人不稱他們的職務，怎麼又說政治混濁，不是因為政客官僚腐敗呢？諸君知道，總統，總理，議員，應該是少數的優秀份子去做的。凡是優秀的份子，都可以有做總統，總理，議員的希望；不比得皇帝是傳子傳孫的。皇帝不好尚且可以趕他走，何況那有任期的官僚，第一任的不得人，第二任就應該想法子使他得人。議員選得來的，總統是舉出來的。上了一次當，為甚麼又上第二次？我們的官僚政客，弄得一代不如一代，不是中國全國沒有優秀份子，就是優秀份子不管事。我不敢說我們國民，說這這大的一個國家，沒有有知識道德的人，所以我說是因為他們沒有責任心，沒有負責任的能力。

我何以說不是因為武人軍閥專橫的呢？文官武官同是一樣的官，同是政治上的一種器械，又何嘗有甚麼根本的區別？上次歐洲大戰爭的末年，做武官的，大半是尋常的文人。受過教育的人，學會了放槍，騎馬，就是軍人；何況我們的軍人，不特沒有受過教育，況且有許多槍多不

的有愛國心的人，就沒有本事弄一個督軍做做呢？況且武人專橫，原是有有人把他們養成功的。握政權的人，存了一個私心，要利用他們做爪牙，所以故意的不肯把兵權交給有知識的人，恐怕他們不肯聽調度。久而久之，反客為主起來，纔有今天這種奇怪的日子。就是到了今天，難道就是真正沒有辦法？不說旁的，只說愛爾蘭對付英國人的方法。英國在愛爾蘭的軍隊，有好幾萬。愛爾蘭的總督，就是歐洲大戰英國的元帥。愛爾蘭全國的人，不足五百萬，不過英國的十分之一。然而愛爾蘭的新芬黨，在英國人的鼻子底下，組織起軍隊議會內閣總統出來。與他抗拒。不上幾年，居然使得英國人讓步，造成了一個愛爾蘭自由國。當他們新芬黨成立的時候，何嘗不是少數？難道我們的武人軍閥，比英國的經過百戰的兵還要利害？我們全國要找那幾個新芬黨的人，都找不出來麼？所以我說中國政治混濁，是因為少數的優秀份子，沒有責任心，沒有負責任的能力。

我們的優秀份子，所以弄到這般田地，原是有歷史上的原因的。自從滿清人做了中國的皇帝，三百年裏頭，把國民的志氣，銷磨得乾乾淨淨。幾進關來的時候，遇見有能的人，不是想法子去殺他，就是高官厚祿來引誘他。日子常久下來，我們的優秀份子，都變成了無用的好人。他們在社會上處世立身的方法，另成功的一種風氣：不敢進取叫做高尚，不辯是非叫做忠厚，不知世情叫做風雅，不替辦事叫做聰明，不耐勞苦叫做享福。能力同知識事業道德分了家，好人都

是無用，有用的都不是好人。所以民國以來，所謂優秀份子，聽那般腐敗的官僚政客，專橫的武人軍閥，把持我們的政治；說兩句不冷不熱的話，噴兩口不死不活的氣，就算是完事了！

照這樣說來，豈不是沒有法子想？豈不是要

坐在這等死麼？我的意思，却以為不然。我們全國的優秀份子來批評，我前邊所說的話，自然是對的。但是少數裏面沒有少數，優秀裏面還有優秀。何況中年以後的人，不久是要死的；來替代他們的青年，所受的教育，所處的境遇，都是同從前不同的。只要有幾個人，有不折不回的決心，披山蹈海的勇氣，不但有知識而且有能力，不但有道德而且要做事業；風氣一開，精神就要一變。我且舉一個例，給諸君聽；就可以證明我這些話，不全是一種妄想。

當前清咸豐初年，洪秀全從兩廣造反，正是前清政治最腐敗的時候。有人說，那時候文官要錢不怕死，武官怕死又要錢，所以洪楊幾個無知識的游民，結合了些不怕死的強盜，從南邊殺到北邊來；遇見官兵，就打勝仗；沒有許多時候，就把長江一帶佔據完了。從廣西向長江，第一是要經過湖南，那時候湖南有一個不得志的翰林，叫做郭松林。又有一個在家守孝的侍郎，叫做曾國藩。他兩個是要好的朋友。有一天郭松林去對曾國藩說：「這一班從廣西來的人，逢人便殺，見錢就搶；全是強盜行爲。單靠官兵擋他，是擋不住的。你是湖南有名的鄉紳，應該出來號召幾個人，練幾團團練，保衛着鄉里，纔說得去。」曾國藩聽了他的話，就招募了他的五六個同志，辦起團練來了。這些人都長手無寸鐵的讀書人，不懂得仗是怎麼打的，就拿了明朝成化光的兵書，依稀彷彿的定起制度來。但憑他們的勇氣，居然把洪楊的軍隊打败了幾仗。正式的軍隊，起初是譚笑他們，以後是妒忌他們；想種種的法子牽制他。大小的文官，因為他們不是地方官，不肯幫他們的忙。曾國藩同他的許多朋友，要辦沒有餉，要械沒有械，但是拿定主意，要想平定匪亂，先選只肯在湖南省裏，其後往湖北，往江西；

得尺則尺，得寸則寸；經過了許多危險，居然把太平天國削平了。現在我們不管他們的舉動，與中國利不利，與我們事後的意見合不合。他們的

所以，我以為中國現在不怕外交失敗，不怕北京政府破產，不怕南北要戰，最可怕的是一種

諸君想想，印度亡了國一百來年，埃及三十四年，朝鮮也十多年。他們的優秀份子，尚且天天在那裏組織政黨，鼓吹輿論，冒死的恢復他們的自由。我們的國還沒有亡，優秀的份子，先就

律，耐勞苦的同胞呢？

我們着手的方法，進行的手續，也是不難決定的。我們第一是甚麼人都不倚賴。民國十年之內，起先我們是倚賴袁世凱，以後是黎元洪，段祺瑞，吳佩孚，陳炯明。天天希望人家把江山打

國民的心理，財政的狀態，是萬萬做不到的。第一是要能團結，肯受訓練。天下事無論大小，不是一個人可以做成的，不是沒有組織可以做

我們這應該把我們的責任弄弄明白，問問自己，是不量中國的少數的優秀份子。旁的不用說

單說我們所受的教育。中國的大民，號稱有四萬萬；進過小學堂以上的學校的人，最多不過四百萬；中學堂以上的，不過四十萬；進過大學堂

教育界的危機

王伯祥

江蘇省教育會的年選風潮

教育事業是社會改進的必要條件，無論誰都反對。因為他是一黨人走上正路的明燈，所以我們最後的希望也只側重在教育界的肩

我們且看本月六日上海時事新報學壇上所登的新聞：「江蘇省教育會此次在徐州開會，蘇省一部

是無可諱的。教育界人士應該早有聞知了。如果自動的替他們出力，已覺味於是非，何況甘心學

惟其如此，解決這問題的責任便含有普遍性，不但教育界自身要急謀自救，趕緊起來把那些

原來江蘇省教育會能代表一部分的清議，對於時事問題，往往發布有力的議論，所以易招人家的疑忌。某社的運動破壞，明明牽涉別的作用，便是疑忌該會的一例。我們且不問某社是否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週報

THE ENDEAVOR

68

每號零售銀元三枚。郵費大洋二分。半年二十六號。大洋五角。全年五十二號。大洋一元。郵費在內。不通郵函地點。可用三分的或一分的郵票代價。

總發行所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本期增刊『讀書雜誌』第十三期

注意

今日之域中

Y. J.

現在中國的局面，是一個混戰的局面，潰爛的不可收拾。無論是兵是匪，誰也沒有一定的敵人，誰也沒有一定的友軍，好似一群瘋狗，見着就叫，碰着就咬，總算得「人道滅絕」的了。但

大門關起，不許北軍再越出池一步。這說也有幾分可信，那麼，川軍的地方主義，漸可明顯於世。然而內部之爭，不等到那油盡燈枯的時候，是沒有終止之日的。至于福建省，完全被一班客軍蹂躪，有的是奉軍的苗裔，有的是由直系的接濟，有的是受了浙盧的卵翼，有的是粵軍的餘孽，夾七夾八。一時混殺，一時苟和。可憐的是福建人民，竟不自知為什麼要遭這般的荼毒，又沒有一絲半毫的抵抗力，只好聽憑他們宰割。像這種無目的的戰爭，若沒有他種力量去掃蕩他們，是永遠不會了結的。福建局面的安定，恐怕非俟大局平定之後，是沒有希望的了。

我們要講到廣東的戰爭了。孫中山唱了好幾年的三民主義，信從漸漸的加多，潛勢力也日益膨脹。這次在廣東舉起之師旗杆，居然有滇軍的全部，和粵軍桂軍的一部，肯替他出死力打仗。北江趕走了沈鴻英，校了韶關，西江捉獲了馮傑初，佔了梧州。西北門戶，已在掌握，只有東江方面，戰雲還瀾漫不散。在孫中山一方面看來，總算是有主義的戰爭，所以有澈底的結果。然而他的弱點，也漸漸不可掩飾。第一弱點便是文治派之不和，所謂資本派和元老派，互相傾軋，各不相下，弄得這位孫大元帥兩頭牽挂，身在前敵的時候，又怕廣州城內起閩，身在廣州的時候，又恐前敵土氣頹喪。終日僕僕，口沫曹汗，總不能乾，真也難爲了這位六十老叟了。第二弱點便是武力派之不和，滇軍和粵軍因爭餉區（防地），朱卓文周之貞陳策曾聯合和楊希閔的軍隊打起仗來，好容易算是彌縫下去。在惠州前敵的軍隊，劉震寰劉玉山許崇智互相猜忌，都不肯合力並進。滇軍也暮氣漸深，觀望不前，所以斗大惠城，竟能屹然存在。近來孫軍方面更爲棘手，可見什麼三民主義，到了「權利」兩字的前面，便失其效力，倒不如陳炯明純以子女玉帛結合部下的軍心，還能得其死力。只是以廣東人的脂膏骨肉，去供洪包子（洪兆麟湖南人）林乾帥（林虎廣西人）的享受快樂，未免太不值得。然而陳炯明和廣東的一個人孫中山爲難，也就顧不得這許多了。況且孫中山竭全力去攻一所惠州城不下，他的威信，至少要減少十分之七八。從此他那一中國的大砲，也就放不響，即令他能將陳軍除擊，一齊掃平，而他內部的決裂，是必不可免的。似此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廣東的前途，還是不堪問的。那時的孫元帥，不做到五次原上的諸葛武侯不止呢。

湖南的局面，更是目下視聽所繫。譚延闓借了中山主義的大旗，說他是救省救國。趙恒惕也豎上省憲的招牌，說他是護憲護省題目果然新穎，至于兩方面各有軍將，各有政客，各有代表，各有宣傳機關，各極其盤馬彎弓，搖旗吶喊之妙，真是旗鼓相當，算得有主義有目的的戰爭了。但是考其實際，却又不然，譚延闓歷舉湖南政治之不良，要加以改革，然而政治之不良，是由于爲政者的罪惡，不能說是省憲之過。況且譚氏治湘幾次，毫無成績，現在政治的不良，他應負有重大的責任。他於今盡推在省憲身上，藉此爲推翻省憲的理由，未免張冠李戴。至於趙恒惕極力推崇省憲，說三年來湖南地位的穩固，軍費的減少，民權的伸張，都由于省憲之功，這種話也適成其掩耳盜鈴。因爲湖南之免於兵燹，一由於湖南人民厭惡戰爭的心理，一由於南北兩方面都沒有解決大局的實力和勇氣。所以湖南得偷安苟存於兩大之間，決不是外力重視省憲而不加以侵陵。廣東北江戰事劇烈的時候，趙氏允許北方增派北兵三旅，由粵漢株欽鐵路通過，便是外省並不尊重湖南省憲的明證。軍費的減少，是由于

要算廣東之戰，和湖南之戰。至於福建和四川兩省，雖然烽火連天，殺得十分起勁，然而大家都不是莫名其妙的好打，正合着水滸傳上吳秀才的口氣，只要小生略施小計，管教他們拚個你死我活。現在兩省的情形，何非不如此呢。據上星期二（八月二十八）的報載，重慶又回復到川軍手裏。那引虎自衛的楊森，不明下落。一說楊森竄於北軍作戰的狡猾，處處叫川軍衝鋒打死仗，他們却坐收實利，還要魚肉川民。他也覺悟了。便暗中與其他川軍聯合，捧出劉湘來作清鄉督辦，便是他們川軍聯合的表示。他自己暗中走開一步，却叫周西成顧德基等，突然圍攻重慶，將北軍殺做兩節，然後變中捉賊，一鼓而殲之，從此把

道派剪除（潘）派軍隊和湘部戰敗的結果，到去年底每月軍費爲五十餘萬元。及至省憲實施，編製預算的時候，反而增至每月七十餘萬元，明明與憲法上所規定「軍費不得大于歲收二分之一」的一條抵觸。這都是一班軍官預備擴張勢力的地步，卒至省議會與軍務司大相衝突，可見軍人目中並無省憲。至于民權伸張，原是一句空空洞洞的話，沒有標準的。況且不在軌道的民權伸張，徒然債事，六一慘案，何嘗不是官廳懈怠之過，由官廳取締懈怠而來的民氣，和憲法有什麼關係。這次用兵的動機，是由龍溪湘西鎮守使蔡鉅猷而起，蔡鉅猷干涉行政，蹂躪人權，私收煙稅，破壞財政，誠然是無可宥恕。然而試問護憲旗幟下的軍官，又何嘗不如此。運米賣煙，任免知事，把持厘局，與蔡鉅猷也差不了多少。不過不會公然收留陳嘉佑等敵黨罷了。照此看來，譚氏的毀憲，和趙氏的護憲，都與省憲本身不相干。所以這次戰爭也不會有的，澈底的结果，從實力說來，省軍（趙派）自然優于譚軍，從士氣說來，省軍方面，則師長裝病，議長出走，軍官的眷屬絡繹道上，反不如譚軍還有因敵兵觸之勢。至于輿論的嚮背，因人民愛和平之故，趙派較優于譚。譚氏最大的朱策，是到衡州後，任命六個軍長，使兵如虎的人民，嗚呼失望，而六個軍長之中，只有蔡鉅猷一人有就職的表示，其餘都默不則聲，又使譚氏威感減損不少。總之實行主義，與護憲法，是人民全體的事，不是譚趙二

人的事。在人民未有真正的表示以前，譚氏所毀的是趙氏的憲法，趙氏所抗的，是譚氏的主義。人民對於這兩個人都懷疑，所以這次戰爭的結果，必然是各霸一方實行分權主義罷了。

川閩粵湘的形勢既然不足以撼動大局，那麼江浙直奉的形勢自然是很可注目的了。然而這一班人相互的關係太深，外強中乾，都沒有撼動大局的勇氣，正是聯雞不飛，使大局緊張的是他們，使大局瓦解的也是他們，于是中國便長在這不生不死的病態之中，無疾而終了。

中國的人民的分析

(A B)

討論政治的時候要注意兩方面，一方面是制度問題，一方面是人的問題。但是向來政治學教科書上所講的只限於制度一方面。一般人所討論的，斷斷爭辯的也都是專限於制度。這個提議採用總統制，那個就主張採用內閣制。這個發明須採用職業選舉制，那個又鼓吹須用共產制。現在雜誌與報紙上充滿了關於制度的討論，但是大家對於那推行制度的人却掉頭不顧，沒有研究討論。古人說：『有治人無治法』固然長謬誤之觀念，但是今人迷信制度又何嘗不是謬誤的呢？『徒法不能以自行。』制度本來是死的，可以使那制度變為活的，變為有生氣的，就是人。只有死的制度還是無用的。無論你有如何完備的憲法，無論你有如何合乎理想的政治制度，假使你沒有程度相當的人民去按着那個憲法，按着那個政治制度從事政治的活動，那都是無用的。——不特無用或者反有更壞的結果，因為他們或者要把那美備的憲法與制度糟蹋了，污辱了，利用了，把他所有的價值，功效完全抹殺而永遠不能使他復活了。

辛亥革命的時候，我記得有許多人咏讚共和的制度。他們如同信仰宗教般的相信中國變為共和以後就好了，可就一躍而為世界上的強國了。他們的狂熱，他們的虛信使我驚歎佩服，使我受感動，但是他們竟重復相信，不由得不使我可笑又可憐。一二十年以來腐敗的政府只因為將政治的組織改變，一旦可以成為修明的政府？幾千年的專制政體只因為將帝室推翻就一定會變成共和政治？這種質樸的觀念是非常的危險的，終久要使人失望的！相信的熱誠越大，那失望的程度也就越高的！

中國現在採用共和的政體了，至少有一部分是口頭上這樣主張，有一部分是誠心誠意的這樣鼓吹。我們要知道這個政體能否試驗成功最首先要看一國施行這個制度的人民。一種政體的成功與否固然不能以人民為惟一的因素，除了人民以外，還有許多旁的要素可以左右那個政體。但是我們不能不認人民是一個最主要的要素。以先大概林肯說過的：『人民什麼樣，就配有什麼樣的政府』。我想如果一種人民沒有外國施以無理的壓迫，這句話的真理是適用的。

那末，中國人民是什麼樣呢？配有什麼樣的政府呢？我們沒有精確的人口統計與調查，可以說是對於人民的情形完全不知道。但是退一步說，一個很大的步——說，就我們耳所聞目所睹的情形，我們也可以推測些道理出來。這種推論雖然不是科學的，但是因為沒有更科學的方法，只可勉強應用罷了。

中國極大部分(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小農人，這大概是人所共知的。他們的生活是很簡單的，除了衣食住與婚喪的典禮以外沒有什麼消費。他們差不多都不識字，他們對於本國的文化，除了些通俗戲曲以外，恐怕有很少的知識。他們身體所能接觸的範圍與他們心理所能想像的範圍大概都是有限的。但是因為他們的家庭與鄉村生活的情形，他們却發展了對於小團體的道德。中國人民悠久的歷史大部分是靠着這一類的道德維持的。但是這些中國人有建設共和政體的資格嗎？在共和政體之下，人民是要有暇注意國家的事務的，是要發展心理的範圍的，是要有政治上的見解的。我們『發生送死之暇』的小百姓那裏還有工夫去操心國家大事，那裏還有知識去決定國家政策，那裏還有能力去保護國家呢？我們太相信共和制度，也太不注意我們人民的情形了。

活。因為大部分的人希望要利益比名譽更甚，而從政府或官職上是得不到大利的。這假使就是假使他們可以不受干涉的工作，財產不受剝奪，就是古代的專制他們也可以忍耐的受着，正如同他們現在忍受那寡頭制度一般。因為有些人發財發的很快而其餘的人也是很富足的。……『政治學第六卷第四章第一至第四節』

讀者要知道阿里斯多德這個話是指設立民治國家而言。民治國家更嚴重的問題不在設立上，是在怎樣的維持他。所以他又說：『設立民治並不是立法者……惟一的或主要的任務，因為無論如何組織不完善的國家，總可支持一天，兩天或三天。維持民治才是更困難的事情呢。……』(第五章)

所以他論到理想的國家的時候，他又說：『他的公民也不能是農民，因為發展德行與執行政治上的職務都非有暇不可的』(第七卷第九章第四節)。

二千年前的話我們雖然不能引為金科玉律，不能認萬世不變的真理。但是如果人民生活的情形相同，他的真理仍然是不能混沒的，而我們的情形缺乏公民所必不可少的閑暇正是與古代的情形無異的。他們的知識，眼光，能力，如何姑勿論，只就缺乏閑暇的一端看來，我們若是希望這大多數的農民維持共和那是不可可能的了。

還有一類就是商人。商業要靠着工業才發達。我們新式工業沒有發達的中國裏，一大部分商人都是些小販，他們費盡心血，只博得蠅頭的微利。他們困苦的生活與沒有閑暇的情形較比那些小農民沒有什麼分別。一部分的商人是整賣商或大計畫的商業。他們的人數是極少的，他們的局面也是有限的。我們想起歐洲中世紀地中海沿岸各都市與北海沿岸各都市的商人，他們是大有進色的。又如十七八世紀英國的商人團體或遠走俄羅斯或東渡大西洋經營大計畫的貿易的，他們更趕不上了。至於如東印度公司藉着貿易的事業，侵略土地，竟建設一個大帝國的更是夢想不

到了。此外商人還有兩類：一類是專賣商，如鹽商，一類是洋商。專賣商是准官吏，他們的利益是靠着政府維持的。他們的利害常與政府相連。他們雖然常受政府的剝削，但是他們也常利用政府，因為他們也常是官吏，所以政治上的改革不但是他們所希望的。現在在中國可以稱為商人的我想只有外國商人。因為外國有偉大的製造業所以外國的商人也發展了大計畫的商業。我們試一考察國內各大商埠專營輸出入的大商人就可以知道外國商人的勢力了。這些外國商人對於我們的政治制度是不管的，有時因為或種利害的關係反倒希望我們政治腐敗的。我們若專靠着那多數的小販與極少數的大商人去維持共和那也是無望的了。

商人其次就是工人。我們大部分的工是由農民兼作的，如織布，編籃，都是我們農家的副產物，又大部分的工是由商人兼作的，因為負販叫賣的人自己或他的家族就是原製造人。純粹的工人是極稀少的，大概除了在鐵路上，與各商埠的工廠以外，並沒有工人的。他們勢力的微弱我們已經看見了。工部局一張號令，巡閱使一紙公文，就可以奪了他們的生命與權利。他們生活的情形與一般小農民也沒有什麼區別。長時間的勞働，低微的工資，那裡還可以使他們有閑暇與精神再去熱心國事。我們想到在那唐山煤礦終年做工連身體的自由都沒有的工人們。我們就可以知道工人也不是維持共和的中堅了。

有資本的工業家另為一類。近來中國工業雖然有大發展，如上海，天津，漢口工廠的煙筒林立，也頗有工業都市的氣象，但是他們比起英國的謝非爾德，伯明罕，美國的匹茲堡，德特洛依脫，那又是天淵之別。我們雖然沒有統計可以證明，但是我們敢斷定他們的勢力是極微弱的。他們沒有左右政治的力量，假使他們有那個力量他們早已將那貽害無窮的厘稅廢掉了。他們沒有提倡輿論的能力，假使他們有那個能力，他們早已將他們自己的言論機關，保護他們自己的利益了。他們的位置現在已陷於可悲的境地：全國所仰

望的，至少也是全國所公認的工業家，現在失敗

在兩千多年以前，阿里斯多德曾說農民是民治的國家裏最好的人民。他說：『……農業人民是民治國家最好的原料。若是人民的大部分靠着耕種或牧畜為生的就容易建設民治國家，沒有什麼困難。他們因為貧窮，所以沒有閑暇，也就不常出席會議。他們因為缺乏日用的必需品，所以永遠工作着，也不貪羨別人的財產。他們實在也覺得他們自己的職業比注意政事或就官職更快

得他們自己的職業比注意政事或就官職更快

得他們自己的職業比注意政事或就官職更快

的失敗，破產的破產，有的變為軍閥的走狗，有的變為野心的政客。要靠着這樣幼稚的工業界維持共和又是不可望的了。

銀行是近年中國發達的事業，但是這個發達也是只屬表面的。因為銀行是應乎工商業的發展才發展的。他的主要的功用就是借給工商業家款項(或信用)藉着他們去經營工商業。我們看了現在工商業可憐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他的這個功用是很有限制的。現在銀行(特別是在北京的銀行)最重要的生意不是工商業家的借款是政府的借款，是折轉公債。因為銀行要靠着政府(無論何種政府，無論何人的政府)才可以有生意，況且以往的生意都投在政府，所以他對於政府沒有不幫忙的，也不敢不幫忙的。這樣的銀行家可以稱為政府的中堅，不能認為共和國家的中堅。

農工商三類之次就是士的一個階級了。士向來是中國最高的階級，因為他是幫着帝王從事政治的活動的。士是中國的貴族，但是因為他是無產的貴族，所以是極危險的階級。但是一方面因為他們所住的地方是物質文明極不發達的中國，所有的人大概都是一般的困窮，用不着物質的奢侈的炫耀，一方面而我們古代的聖賢所垂示的告誡，所獎勵的美德又都是節儉儉潔，一類的行為，所以以先無產階級的士是政治組織上的中堅，他們在政治上的功勞也不為小的。他們雖然趕不上柏拉圖的理想(「哲學家的治者」)，那樣的捨己奉公，他們在中國社會總算是一種高尚的階級。

一旦物質文明侵入中國，古聖先賢的經典漸漸失了束縛人心的勢力，這個士的階級就變成最危險的分子。世上有許多人都談起共產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就色變的，又但是他們不知道如果將政權交給這士的階級或者讓其參與，那個危險要比共產主義與無政府主義還要利害的多。因為無論共產主義或無政府主義到底是有組織的，還是一律施行的。至於士的階級當權的時候，他們規畫人民的產業——但是專肥了他們自己，他們自己實在無政府，——但是強迫人民承認他們是有政府。士的階級不能獨立生活，是要靠着人吃飯的，他們不能像農人那樣辛苦的耕種，他們不能像小販那樣的沿街叫賣，他們也不能像工人那樣耐勞的

工作，他們只靠着他們的文筆，口舌與詭詐的手段為寄生的生活。他們現在既然肯做豬仔，肯做軍閥的奴隸，將來也就肯去做外國的奴隸。因為這樣做奴隸是他們唯一的生存——並且有時致富——的方法。但是我們學校裏還不斷的造士的階級呢！

政治本來是士的任務，現在他們把那神聖的任務卸去不顧了。近來有所謂知識階級的，但是我們看了知識階級的行爲，覺得他們比墮落的士還要壞。他們受了物質文明的引誘，利慾心更重，他們受了新式的教育，欺詐力更強。他們與外國的「財政家」勾結起來，恐怕足以制這個共和國家的死命。

以上的分析是極粗糙的，分類是勉強的，論斷與批評是極概括的。但是在沒有人口調查以前，只可以有這樣非科學的推測。而要研究現代中國政治的，或是對於我們的政局切心的，不可不先對於人民有些概念，有些推測。我們看一看這樣的人怎樣這能希望維持這個名為共和的制度。歐洲憲政的發展是靠着貴族，大商業家與工業家所謂第三階級的，最近才是靠着勞動階級(第四階級)與婦女(第五階級)，她們的勢力還沒有顯出)的。我們靠着那個階級呢？民治是一個高尚的理想，但是我們的人民不配推行那個理想。我們並不是要推翻那個理想，而是要設法增高我們人民的程度使他們有資格能實行那個理想。現在不要空談制度了，先去設法造有資格的人民罷。所謂實際的政治家就是知道人民的情形，書齋中的學者高談主義，讚美制度的時候，那實際主義者，不願你的主義，不願你的制度，已經藉着他對於人的經驗實行他的主張了。我們要是不能設法對於人民下工夫，無論如何好的制度是不能推行的。

外四周有一條溝池，叫做城壕；城之上有樓，叫做城樓，以俯瞰城以外的一切情形。這就可以見得古代築城的用意原為避免一切危險，保護城內人民的安寧起見。古代的城就是一種保衛的國防，行政長官均留駐在內，所以有京城，省城，府城，和縣城的區別；在擾亂時候，鄉間人民也可以進城避免兵禍。古代的軍器均是非常簡單。所以凡在亂世，一塔城牆大都可以保護城內人民的生命財產。這不但中國的城有這樣一種作用，就是古代歐洲各處的城也有同樣的用途，倫敦巴黎在最初的時候也有一塔城牆圍起來的。但在歐洲各國，以後因為工商業的發達，人民大都均集聚在城中，過城市的生活，城牆範圍以內的地方漸漸的不夠用了，所以就不得逐漸推廣到城牆以外的地方。當時又因為各項軍器的進步，一塔城牆就失去其從前的效用，沒有保護的能力，歐洲各城因此就早已把城牆拆去。城的地位也就因而更變。

市就是買賣雜聚處的地方。凡聚貨物為買賣的地方均稱之為市，例如馬路上所說的「日中為市」，現在北京城內的夜市，大市，小市等類。在從前的時候，「城」和「市」這兩個字是很有區別的；古代的城是保衛的地方，是行政長官留駐之處；市祇指一切的商場。祇因城是一種保衛界，其中的人總是較多於別處，所以一切市場大都均在城牆範圍以內。以後又因為商業的發達，商場的推廣，從地方推廣到全國，再從全國推廣到全世界，往往全城以內的人民大都均以商業為生，所以有許多省城或縣城，如廣州，天津，上海之類，均已變成極大的商場。因此，城和市原有的區別此刻早已失去了，我們儘可以把「城」和「市」這兩個字連起來用，作為人羣聚居地方的代名詞。

城市在文化史上所佔的地位

凡大羣人民，聚居在小小一塊地方，統稱之為城或城市。城之周圍有一塔牆，叫做城牆；城

外四周有一條溝池，叫做城壕；城之上有樓，叫做城樓，以俯瞰城以外的一切情形。這就可以見得古代築城的用意原為避免一切危險，保護城內人民的安寧起見。古代的城就是一種保衛的國防，行政長官均留駐在內，所以有京城，省城，府城，和縣城的區別；在擾亂時候，鄉間人民也可以進城避免兵禍。古代的軍器均是非常簡單。所以凡在亂世，一塔城牆大都可以保護城內人民的生命財產。這不但中國的城有這樣一種作用，就是古代歐洲各處的城也有同樣的用途，倫敦巴黎在最初的時候也有一塔城牆圍起來的。但在歐洲各國，以後因為工商業的發達，人民大都均集聚在城中，過城市的生活，城牆範圍以內的地方漸漸的不夠用了，所以就不得逐漸推廣到城牆以外的地方。當時又因為各項軍器的進步，一塔城牆就失去其從前的效用，沒有保護的能力，歐洲各城因此就早已把城牆拆去。城的地位也就因而更變。

是人類社會中的一種，這種社會非得有幾種特別的因素，方能和別種社會有所區別。我們如果把城市的特質細細分析起來，就有三種主要的要素：

- (一)地理的 有一塊確定的地方，其中大部份的空地均已造滿房屋。
- (二)社會的 有大羣的人民很稠密的居住在這一塊範圍很小的地方上。
- (三)政治的 有一個地方政治機關管理該地方上的公共事務。

把這三個要素合併起來，我們就可以下一個城市的定義：「城市是一個人民衆多的社會，佔據一塊確定的，房屋稠密的地方，並有一個有組織的政治機關」。除了各國法律上所規定的各別的特點之外，這個定義把城市所有的特質完全包括在內了。

讀了青松先生的「到內地去」之感想

馬朝芬

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的事業，不是僅僅的少數份子所能作到，不是單單的幾種階級所能辦成；這是我們深信無疑的，因為少數分子，只可作為政治革命或社會革命的提議人，智識階級僅可作為政治革命或社會革命的喧傳者；但是一木決沒有支持大廈的力量。

既或少數，智識階級的人，因為一時的僥倖，作到了一部分的革命事業；然終被被那大多數愚蒙的國民，盲目的破壞或推倒，因為大多數的國民，還不明瞭他們少數智識階級所作的那革命事業的「宗旨」和「目的」，究竟對於國家人民有沒有利，當這個革命事業作得方寸有了眉目，「千鈞一髮」，「稍縱即逝」的時候；在庸碌的國民，却是「袖手旁觀」，「隔岸觀火」，決不去維持幫忙，在那「不學無術」，「剛愎自負」的人民，便要起而攻擊，起而破壞了，——這不能怪人民有破壞性，無向上心；祇是怪人民的愚蒙，智識太底，多數的國民愚蒙，智識太底，便是政治革命的障礙物！社會革命的致命傷！

中國到如今，十二年的工夫，越覺得國事日非，政治黑暗，所以蔡子民先生說：「數月以來，報章所紀，耳目所聞，舉凡政治界裏所有最卑劣之罪惡，最無恥之行為，無不呈現於國中……」那麼中國何以鬧到這地步田地呢？——我們的答覆是：政客作祟，軍閥為惡的緣故，但是我們回頭一想，軍閥憑着什麼來作惡？政客仗着什麼來產生？……這是我們應當深究的問題，——果然人民不去充兵，哪有軍閥的羽翼！人民智識提高，哪能選出這種豬仔的議員！

但是如何去提高人民的智識呢？如何去增進人民的程度呢？……祇有一個方法——到了現在稍縱即逝的時候，僅僅的有一個方法——便是曹松先生所說的「受過教育的青年們，到內地去！」——如果我們受過教育的青年到內地去，把一己的思想學說，灌輸到這個「不要管政治的民族」裡；把這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的思想潮流，灌輸到這種事受軍閥蹂躪，而不作聲的百姓裡，最低的程度，叫我們這人民不當兵——不作惡——高的程度，叫我們人民也管政治了；也有了社會革命，政治革命的思想，多數國民有了這種覺悟，自己起來動作；那麼這種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的事業，才會成功，才可以收效。

我們常常的想：這都大邑的「學生講演團」，所發生的效果；不如內地的一個小學教師的一舉一動，所發生的影響大。在商埠地方檢查幾次日貨；不如到內地去給愚民灌輸些普通常識為佳，打一個賣國的章宗祥；不如聯合些平民，不為軍閥的羽翼，「跪哭團」向商家跪哭，央求着不要買日本貨；不如向內地小民跪哭，央求着不要充當軍人，鼓吹商人罷市，以抵抗萬惡的軍閥；遠不如鼓動百姓罷稅，來推倒麻木的政府。

我在努力六十六期裡，看見曹松先生的「到內地去！」的主張，深覺得受過教育的青年，要到內地去的必要，迫切；所以我又特別聲明一下，請大家注意！請受過教育的青年注意！如果受過教育的青年，心裡存着：「鄉間的茅茨土階，不如都市的高樓大廈好」的心理，那麼真是叫人絕望了！

十二，八，二十一

一夜不安靜

美國 Mark Twain 著 性仁 譯

我們十點鐘便上牀了，因為我們打算第二天一早晨就要走回家去的。我還一點沒有睡意的時候，海利士卻一躺下便睡着了。我最恨一個人剛躺下便睡着；論到這種事情實在很難設定的，這也真不得一種侮辱，但是究竟可以算得一種無禮；并且使人難堪的。我躺在那裡爲了這種無禮的氣，沒有法子，只好竭力想法去睡；但是我越想法子睡，越是睡不着。我漸漸的覺得一個人在黑暗裡很寂寞，沒有一個伴兒祇有肚子裡的一頓沒有消化的飯。我的腦筋開始做工了，一點一點的，漸漸想到各種各樣是可以想得到的題目上去；但是祇開一個頭，再也不想繼續下去；一推就過，從這一個題目跳到那一個也似的過去了。約莫過了一個鐘頭的光景，我的腦袋便轉起來了，我的身子也累了，累得很利害。

累得我神經都興奮起來了；那時我以為我很醒在那裏，其實在瞬息之間我已經昏昏的失去知覺了，這時候身上忽然一跳，這一跳着不多把我的背脊都要震碎了！在這片時間內我覺得我從山頂上掉下來似的。如此掉了八九回，我才知道我的腦筋的一半已經睡著過八九回，並沒有醒着，其餘的一半很費力的在那裡疑惑他沒有睡着，這種一瞬間的昏迷在我的腦界裡範圍漸漸擴大了，到後來我便昏昏沉沉，越沉越深，無可疑的已經墮入一個堅硬的幸福的夢寐中了，正在——那是什麼？

我的遲鈍了的官覺一部分又醒過來等待着，祇覺得從一個大而無限的遠方傳來一種東西，一點響一點，一點近一點，到現在才知道是一種聲音——在起初不過恍惚感覺着。這個聲音總有一哩遠，現在——也許是暴風雨的聲音；但是現在漸漸近了，不到一哩的四分之一遠了。彷彿是遠處機器內磨盤聲響？不是，這聲音很近。不是一隊軍隊的整齊的步伐聲？這聲音好像來的還比這更近，還要近——到後來，這聲音就在屋子裡的：原來是一隻老鼠在那裡啃木器。我爲了這點小事屏了這半天的氣！

呀，已經做過的事情是沒有辦法的，祇好立刻就睡補足方才沒有睡的幾個鐘頭。那是一種不用心的念頭。沒有打算——不知不覺的——我又專心一志的聽那聲音去了，不知不覺的還聽着一聲一聲老鼠的響聲。我這樣聽着立刻感到非常的痛苦，如果那隻老鼠連着往前做他的工，我也許可以忍受得了；但是他那樣做；他一回停一回，我等在那裡聽他起首再唱的時候比較聽他唱的時候更苦。在起初我心裡想誰把那隻老鼠捉了去我情願賞他五塊——六塊——七塊——十塊錢；到末了把我的懸賞的數目遠遠超過我的價付的能力了。我閉上我的耳朵——就是按下我的耳翼，疊了五六疊，把他們緊緊壓在耳孔上——但是沒有用；我的聽覺，因爲神經興奮所以格外靈敏，卻變成了一架顯微鏡器似的，從這幾了幾層的耳翼裡透過去還是聽得很清楚。

我的怒氣漸漸的高了，後來我仿照前人（——直回到適當的時候）所做的方法做去——決心要扔一件東西。我便扒下牀來拿了的一雙鞋，又上去坐在牀上聽，聽那聲音是從那裏來的。但是不行；那聲音沒有準地方，正如同蟋蟀的叫聲一樣。人家以爲他在那個地方，他偏偏不在那裡。我便不管什麼方向用力扔一隻鞋扔了過去。可巧扔在海利士的腦袋上頭的檯上，落下來正坎在他身上，我不知道我可以扔得那樣遠。海利士給我驚醒了，我非常的高興，後來我看他並生氣我，又失望；可是心裡又狠對不起他似的。不久他又睡着了，我倒很歡喜；但是那隻老鼠馬上又來了，把我的氣又惹起來了。我不願意再去鬧醒海利士，但是，這不完了，鬧得我不能再扔第二隻鞋。這一次我打破了一面鏡子——屋子裏一共有兩面——我打破的當然是大的一面。海利士又給鬧醒了，但是沒有抱怨我，因此我心裡更抱愧。我決心以後我得耐心忍受所有的痛苦，千萬不要再去鬧醒他。

那隻老鼠後來走了，不久我也漸漸的安睡了，可是鐘又響了響起來了；我便一點一點的數，直到他打完，我差不多又迷糊過去，但是第二隻鐘又響了；我再數，數完了；接着會響過裏的兩隻大鐘從他們的長的喇叭裡發出那種圓潤，豐富而悠揚的聲音來。我從來沒有聽過這樣可愛的，奇怪的奧妙的聲音——但是我聽到他們報刻鐘的時候我想他們做的太過了。每次我一迷糊，總有

一個新的聲音來鬧醒我，每次我醒來我的被頭總是掉了，我得伸手到地板上找起來。我知道我還要末了所有的睡魔都離棄我了。這時候我又醒是沒有希望的，永遠醒着了。這時候我又醒又熱又渴。我翻來覆去到實在不能忍受的時候，偶然想起如果穿上衣服出去，到大院裡去洗一個泉水澡，抽幾袋烟，坐着思想思想，消遣這點殘夜倒是不壞。（未完）

索薪歌

W

欠薪不發無奈何
日暮愁無果腹法
債告一行初作吏
腰纏十萬是尋常
曹都居然博一官
從此一生吃不盡
何圖宦海報凶年
只因鐵飽飽說話
薪俸經年延不發
家徒四壁空空如
老妻無米說難炊
始信長安居不易
夏來猶衣冬衣服
祖僕欠資報惡聲
強振精神暗收淚
豈知搜檢搜袍空
窮鬼朝朝相逼壓
忽然思學勞働家
萬口雷同說罷工
既無仙藥能醫做
長官苦口告僚屬
衙門若視作工場
做風反唇曰否否
欲求官樣得維持
盼祈不至淚斑斑
既敢空腹連天餓
長官聞語愁無策
不期籌得新幾成
債台高築已千磅
豈知一口便吸盡
書餅充飢究無補
衙門滿目盡哀鴻
碗裏飯空只貯愁
沿門納得嗟來食
官兮一寒竟至此
却憐官味未嘗人

徒教飯桶起風波
飢來試作索薪歌
開道長安行樂地
相約驅車游燕市
衷心致富事非難
有官豈復思飢寒
祇除丘八勢薰天
竟使斯文不值錢
欲飲飢死東方朔
油罄柴盡供告竭
稚子恒飢日夕啼
做官亦有絕糧時
酒食場中避徵逐
公園罕到成清福
思欲典衣買一醉
傷心一飲亦非易
何術可逃此浩劫
倘有罷工一妙法
其奈銅山路不通
豈有奇方可送窮
翠堂莫奏罷工曲
未免有傷官面目
榜版何能講操守
須使麵包先到口
薪在虛無縹緲間
肯爲辦公盡日忙
如何能救災官厄
笑邀共飲此餘瀝
欲想杯水救輿薪
捫腹依然痛似身
災官更比災民苦
勸請添設賑務處
何如托鉢沿門求
勝坐官衙作楚囚
黃梁夢其可已
不到黃河心不死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週報

THE ENDEAVOR

69

總發行所 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每號零售價三元
郵寄大洋二
分。半年二十六
號。大洋五角。
全年五十二號。
大洋一元。郵費
在內。不通過郵
地點。可用三分
的或一分的郵票
代價。

日本的地震

九月一日起的日本大地震，不僅是日本未曾有的奇災，實在是世界未曾有的奇災。綜合各處調查報告，我們大略知道的是：

災區 在中部日本一帶，約二萬方英里，被災的人民約一千五百萬人。
人口的損失 約一百六十萬人。
財產的損失 約二百萬萬圓日金以上。
家屋的損失 約一百萬戶。

這次地震是太平洋沿岸一帶，橫濱是日本商業的中心點，大阪是工業的中心點，東京是政治文化的中心點，橫濱是海軍根據地，這四個地方或已全滅，或半滅，日本維新後六十年以來的精華，都化為烏有，其影響于日本的國力自不待言了。尤為可惜的便是博物館和圖書館，內中所藏，都是中國古代的書籍器具，東洋文化的結晶，如今都付之一炬。這種文化上的損失，是不可以金錢計算的。總之這次日本的奇災，正合了「文文之道，盡于此矣」了。

在這次大災之中，我們所應當驚賞的，便是日本人的組織力，和歐美人的同情心。美國駐在菲律賓的艦隊本來是防日本的，如今却用來運送糧食，救濟難民。美國本土于二十四小時之內，籌得賑款美金五百萬元。英國也有同樣的舉動。回顧我國近在咫尺，却只有一片虛聲的救濟。財政部僅僅撥了二萬元，(開議二十萬)，其餘還一無成績。什麼同文同種的廢話；且不必說，只就人道立論，已嗟乎歐美之後了。東京大阪兩市，遭了這次大難，不上三天，電燈和自來水居然恢復了。這種維持組織的能力，實是日本人自來水都得不着。區區的銅元票，鬧得滿城風雨，還是沒有辦法，比較起來，真也難以爲情了。

大選費

大選費是什麼，便是野心家想做總統，拿來收買議員製造輿論的選舉錢。袁世凱訂了善後大借款，打平了國民黨，他的總統代價，是二千五百萬金鎊。徐世昌買了膠濟濟順鐵路，造成了安福派，他當總統代價，是二千萬日金。現在沒有外債可以借了，縱有鐵路礦山，也沒人肯花錢來買了，然而野心家心還不死，依然想進行大選，依然想籌措他的大選費。

大選費到底要多少，據包辦的人估計，總得一千萬元。這個數目，不能算是不大了。在今日這這般窮困的時代，當然是無從設法的了，難道野心家便肯自掏腰包嗎？論野心家這十年來所剝削括括的民脂民膏，便買十個總統做；也還有餘。然而他那裏肯肯，少不得「羊毛出在狗身上，仍從中華民國的老百姓着想。唉，狗身上要掏出羊毛來，這狗也太可憐了。

甲問魯案善後費，在王正廷交代的時候，還剩六十多萬，這筆錢那裏去了，我先回說不知道，我如今可是知道了。

乙問青島官產，近來秘密賣給日本人的不少，那西臨青島的兩所大旅館，聽說只賣了六十萬，這筆錢那裏去了，我先回說不知道，我如今可是知道了。

丙說膠濟鐵路用的機關車鐵軌材料等項，存積不少，最近被某局長賣了一批，得價四十萬，携帶進京，被山東一個議員揭穿了。這筆錢不用問也知道是幹甚麼的了。

丁說你不曾看見直隸議員彭豐光等的通電嗎？津保兩方限于最短時間內，在直隸三省籌現款六百萬，由該三省省長電令各縣限期籌借，名義是緊急政費，實則一年，利息八厘，所以近來這三省內，管理銀行，縣知事辦票的事，每日總有幾起，就是這個道理了。

士的階級的厄運 (A. B.)

分工是社會進化上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分工的結果一方面是成織好，工作多，社會上的事業發達。他的結果的另一方面就是分成階級。階級可以說是社會的普遍現象，無處不存在的，不過各處階級分類的標準與階級相對立情形不同罷了。雖然有些人想念太古的原人是絕對的平等沒有階級的區別的，還有些人熱心的希望在將來共產的社會裏人總可以獲到平等，掃除一切階級的區別的，但是事實決不如此，漫說太古原人沒有過那樣的時代，就是將來也永遠不會實現那樣的時代。因爲階級是社會分工的一個結果，而社會分工是人類生活上必不可免的。

中國向來的階級除了貴族以外是士農工商四種。這個相沿已久的分類是用職業做標準，他在歷史上，特別是在最近期中，雖然曾經過多少變化，但是在體上仍然是適用的；他的名稱所表示的極顯明，要比那普通所謂上等社會，中等社會，下等社會的分類清楚的多。因爲所謂上等，中等或下等，到底是什麼東西常常是模糊不清，遠不如用職業標示的清楚。我們現在要討論的就是在現代社會變化之中士的階級占何種位置。

歷史上士居四民之首不是偶然的，他們的特殊的地位是他們所從事的事業使然的。他們成爲一個特殊階級，與歐洲中世紀的僧侶階級相當(關於此點可參看許地山君有價值的「研究」，原文見一二月前的「報刊」)，因爲他們是認識字的，他們是記載過去的歷史，保存過去的思想的，他們是閱讀古代的經典的，他們是教育後進的青

第四，他們在經濟上失了地位。士的階級本來不是勞力的生產者，他們向來是靠着勞心生活的。除了自己有田產的以外他們常倚賴皇帝，貴族，官吏(士的成功者)養活他們，以後，特別是近來，他們藉着教育事業又維持了不少的生活。但是這種種人的生活，沒有實際的本領，到底是靠不住的。近來失業的士已充滿了各處。最可痛心的，就是現在各學校所造出的人才仍然不脫士的科目，而在外國受過好的專門教育的等到歸國以後也竟加入了士的階級。現在因為士的人數增加，所以士的前途更形困難。這些失業的士構成了一個「高等流氓階級」。如上節所述，他們是擾亂社會的重要分子。

綜上以觀，士的階級似乎現在已到末日。他們的勢力雖然現在還未衰滅，但是他們不能永遠從糾紛的時局中討飯吃。士的階級是中國問題的一個大樞紐，解決了他就是解決了中國問題的一部分。救濟了士的階級就是救濟了中國，至少也可以救濟我們使政治上較為清明。

城市在文化史上所佔

之地位 (續)

慰慈

城市的重要早已為大家所承認。並且現今的學者又一致承認歐洲的文明是城市的出產品。舉凡一切物質方面的，或思想方面的進步，均發生於幾個人口稠密的都市，然後再從都市之中傳播於各處。所以在各種社會哲學觀念之中，從亞里士多德直到斯賓塞，城市和國家進化這個問題均佔了極重要的地位。各哲學家對於這個問題雖有各種各樣的見解，但他們的興趣總一致集中於城市一方面。古代希臘和羅馬人民生活完全是一種城市的生活，他們甚至於覺得在城市的範圍以外，生活是萬不能完備的。當時國家的範圍祇是城市的範圍，所以那時候的國家就叫做「城市國家」，兼有國家和城市的二種特質。那時候的一切生活祇是城市的生活；那時候的文化也祇是城市的文化。到了中世紀的時候，各處的城市却就衰

敗了，這是因為日耳曼人民向來靠農業為生，不慣城市的生活，他們侵入羅馬以後，就覺得那種不自然的都市生活非常討厭；並把城市看做一切罪惡，一切惡習的中心點，所以極力主張恢復那種簡單的自然生活。在這種狀況之下，希臘羅馬那時候的興盛城市就沒有存在的餘地。直到工業革命時代，經濟的進化和城市的發達發生了連帶關係以後，人民對於城市的觀念纔有一種根本的改變。到了現代那種進化的哲學觀念發生後，城市又變成文化的中心點。

這是人民對於城市的觀念的變遷。我們如果從歷史事實一方面着想，我們就可以曉得那人民的聚中確是文化進步的最主要原動力。城市的發達當然也有危險和弊端運帶的發生出來，但這也是進化中不能免去的事實。凡文化愈進步，人民的自治力愈不能缺少，有許多民族祇因缺少自治能力，所以到了文化進步的時候，祇能得到其弊病，而不能得其益處，其結果就使這類的民族不能存立於世界上。

在世界文化史上，人民集中在一處和文藝及科學發達的連帶關係確是很顯明的。有了城市中那種接近的生活，分工制度就能實行；有了分工制度，人民生產力就能增加。凡人民的生產力增加了一次以後，各種新的需要也發生了；同時人民又能享受各項新的快樂。在上古時代，凡一切勞力的事務大都由奴隸執行，所以社會上就漸漸的發生一種工藝階級，專為那階級有階級服務，使他們享受人生樂事。富有階級既因分工制度，能食他人之力，而過安逸的生活，他們就有餘暇，專任研究一切文藝，從智識方面貢獻於社會。我們時常以為那種鄉間的清淨生活可以使人民的精神愉快，可以發展人民的思想能力；我們同時却往往忘記那種種煩惱的城市生活大可以磨利人民的智識，發展一切的天能，鼓勵商務方面的動作，提昇人民的互助精神。

智識進步的主要原動力也是從城市一方面得到的。為大多數人民着想，一種繼續不斷的刺激是必不可少的，有了這樣的刺激，他們纔能多少有些智識方面的活動。那般過個孤獨生活的人民，必不能有多大的智識上的進步。我們祇須觀察

那種孤居在鄉間的人民的智識程度，就能明白這一層。智識進步的第一個要件就是人民間的互相接觸，但這種接觸祇有在人口眾多的城市纔能發生。現今城市中的社會生活就可以證明那種種智識方面的活動力是從外界發生的；其最重要的一切言行，風俗的發生，也祇是實行摹仿性的一個個例。祇有風俗能使社會羣衆人民有一致的行動；祇有風俗能維持社會上的秩序。但社會上必須有了大眾人民，聚居在一處，人民間又有互相的關係，風俗方能發生。

凡一種民族，沒有建設城市的能力，其文化必不能十分發達。從各種遊牧民族所經過的歷史，我們就可以證明這一層。遊牧人民沒有建設城市的能力，他們的職業不能使他們聚居在一處；他們既不能聚居在一處，城市的發生當然是不可能的。在梵文之中，「城市」這一個名詞都沒有，梵文中和「城市」這名詞最相近的一個字是 *Urban*，其意義就是居住的地方。

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一步是從鄉村的生活變化到城市的生活。在現今西歐各國，城市確是代表社會組織中最高的一種。至於那鄉村生活變化到城市生活的主動力，歷史家的意見各不一致：概括的說起來，我們可以把他們分成兩派。照第一派的觀念，城市生活之所以能發生，是因為人民間的關係日漸接近；人民間的關係之所以日漸接近，是因為他們有一種共同的宗教觀念。共同的宗教觀念是城市人民的主要團結力。照第二派的觀念，最初的城市祇是一種保衛界，是墾居農民在危險時期的藏身之所。

從歷史的事實方面着想，這第二種觀念自然較為妥當。共同的宗教觀念祇是經濟的和社會的需要而結果，人民聚居在一處，他們就不得不有一種共同的宗教觀念。但共同的宗教觀念却不是一人民集中的主要原因，最初所謂城址是上邊所說的那種以城牆圍起來的地方，是人民的藏身之所，以後就變成人民久居的地方，一切的市场也在其中發生了。但同時人民的經濟狀況也得要經過一種極大的變遷，人民必須從遊牧的生活進化

到農事的生活，城市纔能發生。除此之外，還得有幾種天然狀況，適宜於人民集中，人民纔能建設城市。所以城市的發生，一定在幾處特別的地方；但人民久居的地方，也不是隨便可以變成城市的。例如山嶺區域是不宜於人民集中的。在這類地方，宜於耕種的區域是有限制的，並且個人的耕地又為森林或牧場所隔絕，不能連接起來。在古代的文化之下，平原的地方也不宜於建設城市。這類的地點特別是適宜於畜牧之用。祇有大河流域的地方，四周還有天然的防禦，如山嶺或沙漠之類，方能適宜於城市的發生。這類的區域一定是肥沃的地方，其出產品定能供給大眾人民的食料。並且附近山嶺地方的遊牧人民又時有侵入之患，河流區域中的農民非得有同力合作的能力，互助的精神，方能保護他們的平安，不致為遊牧人民所滅絕。這種種情形就是城市發生的主動力。古代希臘的城市就是這樣發生的，並且在古代歷史上，時有農業人民建築城牆和城樓，防禦隣居部落的侵入，保護他們農村的安寧。城牆範圍以內地方往往就逐漸變成大眾人民的居住所。這樣區域以後，從前的農村就變成以後的城市。

但這種變遷的重要，直到了近代纔顯露。各國國民的生活和國民思想均大受其影響。現代各國政府組織所根據的政治觀念，經濟生活的主要特質，現代社會的特點，均因城市發達而發生的。愛國心是出源於人民依附土地的觀念；但依附土地的觀念却因城市生活的影響而更加強盛。雖則從遊牧時代進化到農業時代的時候，人民依附土地的觀念已經發生了，但農業的發達也是受到城市的影響。直到農業出產品的銷路逐漸增加，市場逐漸推廣，人民在農事所用的工作是很有限的，那種依附土地的觀念也是很薄弱的。人民如果能夠記憶那種長期的極困難的爭鬥，對於已往所費的心力有一種感悟，對於將來的進行存一種犧牲的決心，那末，他們纔能有愛護土地的觀念。最初的農民往往沒有這樣一種觀念。城市發生後，就同時發生一種新的經濟的和社會的關係。在從前純粹的農業時代，每一家族均能自食其力，不依靠外界的供給。各項職業間的分工程度尚

未發生。以後有了確定的市場，各種人民就能各就其所擅長的幾種工業，各做各的事務，一切工商業方面的分工制度因之發生了，人民間的關係也就複雜了，而依附土地的觀念也漸堅實了。城市就變成一種土地單位，是各種工人銷售出產品的地方，又是富有地主的娛樂場。從這種新的經濟關係，和新發生的一切娛樂，人民的居住所就有一種新的意義。公民觀念，及其附帶的那種愛戀土地的觀念，就能實現。並且那種愛戀土地觀念也不單限於個人所有的財產，如農業時期的狀況。因為城市是各種經濟機會的中心點和娛樂場所，人民就往往把全家的土地作為住所。各個人不單是一塊小小土地的住戶，却是城市的居民，簡單一句話，就是一個公民。

這種經濟的，和社會的關係的發展還有一種重要的結果，這就是社會習慣和人民禮貌方面所受到的影響。語言文字也確定了，並且又能確實表示各種人民的狀態。比方「鄉下人」和「城裏人」這兩個名詞不但是指鄉間和城市人民的區別，並且又指那粗俗的和文雅的人民區別。上述的那種摹仿性在一切風俗，習慣，和禮儀方面，在勢力是非的大。文雅的社交形式是由幾個大財主，或大地主所提倡的。他們同時又是政治上的領袖，所以凡是他們所提倡的，總能有極大的效果。我們必須觀察現今社會中的狀況，就可以明白這領袖所佔的重要地位。每個階級，甚至於各階級中的各派別，各有各的領袖，凡是社交方面的一切標準均由這領袖所規定的。每個階級又時時摹仿上一個階級的一切行動和一切禮貌。這種摹仿性雖是人性中的一個弱點，但從社會學方面着想，却是進步的主動力。摹仿性能統一各種人民的習慣和行動，並且其影響也不單限於城市的範圍以內。各城市中的各階級往往互相交換他們社交方面的和行動方面的新標準。這就以京城和省城間的關係為更甚。所以在古代，雅與人民的風俗為全希臘人民所摹仿的；羅馬人民的行動是意大利半島上各城市人民的模範；現今的倫敦，巴黎等是其餘各城市的模範。

明白了城市發生的結果，我們就能明白城市

生活在文化上所佔的重要地位。新的經濟生活是由城市發生的；新的政治觀念，新式的社交形式，新的交換意見方法，也是均由城市提倡的。討論是變成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勢力，起初祇是一個階級中人民的互相討論，以後却推廣到討論的範圍，包括全體人民。凡是演說家，或詩人，或哲學家，決不致於沒沒無聞，凡有思想發表，總能得到聽衆的。這樣的結果雖須經過幾百年的歷史，纔能達到，但其動機却早已發生於最初築城的時候。

一夜不安靜 (續)

美國 Mark Twain 著 性仁譯

我想我在暗地裡可以穿衣履不會鬧醒海利士的。我的鞋爲了那隻老鼠已經扔掉了，但是在夏天夜裡穿我的拖鞋也行。我就輕輕的起來，慢慢的把一件一件都穿上——祇剩下一隻襪子。我找不着那隻襪子的蹤跡，好在我總可以指出他的方向來的。我要沒有他可是不行；所以我用兩手兩

膝爬下去，一隻拖鞋穿在腳上，一隻拿在手里，慢慢的在地板上爬着找去，但是找不着。我放大了我的範圍，接着爬。我的膝蓋每次壓着地板，發着那響亮的聲音！並且我每次在無意之中常撞着東西，那個聲音比在白天裡要加三十五倍或三十六倍響。遇到那種時候我總是停住了，屏着氣，一直等到知道海利士沒有醒——然後再爬。我還往前爬，但是依舊找不着那隻襪子；我覺得我除了木器什麼也找不着。我上牀的時候不記得這屋

當我理會這事的時候我非常發怒，我祇好蹲下來坐在地板上攔住點東西，免得我氣到把屋頂都掀掉。如果那裏祇有一面鏡子，也可以幫助我知道我的所在；但是那裏有兩面，有兩面與有一千面一樣壞；並且，他們是在屋子裡的兩對面的。我可以看見那些隱約模糊的窗子，但是這時候在我恍惚顛倒的情形裡我總以為他們的位位不應該在那裏的，所以他們不但不能幫助我反而使我更加糊塗了。

我起首要站起來，卻撞倒了一把傘；這把傘倒下去撞在那堅硬的，光滑的，沒有地毯的地板上。那個響聲如同放了一鎗似的；我咬緊牙根，屏着氣——海利士並沒有動。我慢慢的跟小心的把那把傘立在牆腳跟，但是我剛一撒手那傘柄又滑了下來，又是砰的一聲。我的全身縮緊做一團，又火又不敢做聲，聽了一點——沒有出氣子，什麼都是靜靜的。這一次可是十分的小心，十分的手輕，我又把那把傘立了起來，我鬆了手，他又輪下了。

我是受過好家教來的，但是如果不是這樣黑暗，莊重，可怕的，在那冷靜的大屋子裡，我相信我會說幾句不能寫在星期日學校（註，基督教會裏在星期日開的聖經班稱爲星期日學校）裡用的書上的話，所以不能寫之故是因為恐怕妨害他的精神。如果我的思想力沒有被我的煩惱吸收乾了，我一定不至於在黑暗裡把那把傘去立在玻璃似的德國式的地板上了；在白天裡做這種事情尚且非有四次失敗不能成功一次的。雖然如此，我有一件事情可以安慰的——海利士還是不醒不響的——他沒有動。

那水罐子；便可以解我的狂渴，回到我的牀上去了。所以我又用兩手兩膝在地上爬去，因為那樣我可以走得快些，並且更龐大些，不至於撞倒東西。不久我找着了那張桌子——用我的腦袋——輕輕的擦了我的傷塊，這時候我便站起來走，伸開我的兩手，挺直我的十指，爲得稱平我的身體。我找着一把椅子；後來摸着那椅背，又摸着一把椅子；一張沙法；一根拐棍，又是一張沙法；這可使我糊塗了，因爲我以為那裏祇有一張沙法，我又去找那桌子，再從那裏出發；又摸到了好幾把椅子。

現在我才偶然想起——這種念頭早就應該想到了——這張桌子是圓的，所以不能把他作為根據地，沒有方法幫助我的；因此我又走開了，在那亂七八糟的椅子沙法堆裏——在那不熟悉的境內撈撈着，立刻從壁爐上面的板條上撞倒了一個燭台；及至撞住了那個燭台又撞倒了一盞燈；撞住了那盞燈又是嘩喇一聲撞倒了一個水罐，我心裏念道：「這可找着你了！我知道我離你不遠的。」這時候海利士大聲嚷「殺人了！殺人了！」又說「有賊！」末了說「淹死我了！」

這一大聲把全家都鬧起來了。愛克斯先生大步闖了進來，穿着他的長的睡衣，手裏拿着一支蠟，年輕的姓齊的也拿着一支蠟跟在他後面；還有一隊人從另一扇門裏闖進來，手裏都是拿着蠟燭提燈籠！那位店主東與兩位德國客人都穿着他們的睡衣，還有一位收拾睡房的女僕也穿着她的。我向周圍一看；原來我在海利士的牀邊，離我的牀不遠，屋子裏祇有一張沙法，靠着牆擺的一個行星似的繞着他轉，好像一個星星似的繞着他。我说明了方才我怎麼摸樣，並且爲什麼這樣做。店主東的一堆人聽完便走了，我們這班人便起首預備早餐，因爲天已經微微的有些亮了。我偷偷的看了看我的計步器，（註，計步器是一種計算走了多少步數的器具，都是綁在腿上的）知道這半夜裏已經走了四十七哩路。但是我不管，因爲我這次旅行原是要步行的。（完）

努力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總發行所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THE ENDEAVOR

70

每號零售洋三元
收。郵寄大洋二
分。半年二十六
號。大洋五角；
全年五十二號。
大洋一元，郵費
在內。不遠郵區
地點，可用三分
的或一分的郵票
代價。

大選預備會

在法律上事實上萬不可能的大選，居然背乎法律，違乎事實，悖乎道德，冒天下之大不韙，開成功了大選預備會。

本來國會是立法機關，代表人民，監督政府。然而中國現在的國會，都是適得其反，他便是助桀為虐的罪惡政府，欺騙人民，逢迎政府。這這罷了，他還要憑藉政府的勢力去魚肉人民，冒充人民的代表去敲詐政府，唯利是圖，無惡不作。開會一年的成績，只在二讀會通過了一條憲法，幾百萬的經費，效果僅僅如此。無奈歲月不居，他們所牽強附會的任期，也被秋風吹得一天近似一天，他們更異想天開，借著護路等外交問題，騙成了一個常會，丟了主題不替，以一個常會的資格，擅自增改憲法，延長任期。什麼二讀三讀的手續，都一概免却。這種亂憲犯法的舉動，他們竟悍然不顧，行之不疑，無以名之，名之曰無賴之尤罷了。

他們為什麼要延會，難道真有心製憲嗎？照這樣一年一條的製下去，恐怕「自會祖，至玄孫」還製不了。他們既能做到終身議員，誰做不到世襲議員，所以他們決不為的是製憲。至於政權一日不可中斷的話，尤其可笑，因為民意有變遷，所以國會的任期是有限制的。試問十二年前期的思想，還能代表現在的民意嗎？既然不能

大選預備會

代表民意，還要他們存在做什麼，所以事可因民意變遷，任期不滿而改選，不能以空空洞洞的政權法統等話，作為延期的理由。

然則他們延期是什麼用意，無非是想舉行大選，無非是想借大選以勸捐軍閥，達到他們的目的。政權，金錢，名器，罷了。果然他們于常會開成後不多幾日，便單刀直入開預備選舉會。以憲法會議議會三十五次的國會，居然開成了預選會，到會的議員居然有四百三十六人之多，我們不能不佩服大議長操縱手段之高超，議員們急公好利的勇氣。然而同時對於預選會的人數，不能毫無疑義。果然，在十二日的京中報紙上發見了衆議院秘書孫耀的一個通電，說：

照這通電看來，是日的假冒和空額，實有十人，之多，確不足法定人數。但是孫耀一人的話，或者挾嫌搗亂，有為而言，不足為信，同時還有劉景雲李兆年李汝翼張瑞璽張瑞璽五個議員，聲明其事。單就劉景雲張瑞璽兩如下：

而會場報人數，舞弊顯然，應請閣下注意。十日之會，是否有效，天下人必有公例也。其餘的信，都大同小異。還有林長民王樞等人，俱是未許出席而簽到簿上有名的。可見孫耀的話，並非虛偽。這冒名假簽，和偽造文書的罪一般，顯屬刑律。然而衆議院的議長和秘書長等，竟敢如此，可見他們久已目無法紀。議員不足資，最可憐可笑的，如許司法機關，如許北京市民，也一個個裝腔作勢，如同陪審，任憑這一班現行犯跳梁跋扈，這真是國民的大恥辱了。

有人說北京的司法機關，自羅案已來，早經他們佈置好了，決不敢過問他們的賬。至於國民對於現在的國會，早已唾棄不齒，狀像美國的卑田院。日本的瘋人院，廣東的瘋院院似的，只求他們不臭到外面來，個中甚關，是誰也不願意去管的。但是這却不然，我們雖然不承認他們是國民的代表，總不能不承認他們是人——是中國人，他們所做的是，在外人眼光中看來，不能不說是中國人做的事，所以我們為免得出醜現眼給外人看見，不能不想一個法子來干涉他們。

國民大會嗎，請願團嗎，監獄團嗎，他們有軍閥做護身，有軍閥做羽翼，這些組織是不能助其毫髮的。況且「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這些組織，自身的流弊，也就甚多。所以我們不願為積極的制止，只可作消極的希望。

希望正副議長和各派首領，你們操縱也能，掉閱也能，只求別再弄出假簽捏名等事，破壞現行法律，出中國人的醜。

希望參加大選諸位議員，你們得錢也能，得官也能，只求別又分贓不均，窩裏施，自家鬧，弄得字字皆知，丟中國的臉。

希望不要大選費的少數議員，你們既肯犧牲金錢，何不索性從中監督，免得他們作弊，保全法律的威嚴，國民的道德于萬一。

希望衆議院辦事諸人，將每次到會的人名，在報上宣布。

現在我們要在對於慘劫後的日本的態度上和對於蘇俄的承認問題上，尋求這句話的例證。

日本是我們的近隣，種族上文化上利害關係上部有密切的關係，只因日本的民族在東方的一魯衛之邦，裡是一個神智較為敏捷，精力較為活潑的民族，他的地理的關係，又與帝國主義的壓迫接觸較早，在勢不得不首先站起來以謀自衛，不幸這個孤立的東方民族，採取了「以毒攻毒」的政策用帝國主義的手段與國際帝國主義者，在東方被壓迫的高城內，爭取並與齊驅的地位，他下力量便不知不覺的集注在中國身上，這樣子種的了中國和日本兩民族間的惡感，這種惡感使中國人認定日本是中國惟一的仇敵，使中國人忽視了在中國橫行的帝國主義的帶源地，並不在日本的事實。

這一次天災地變，使日本遭空前未有有的慘劫，在我們自謂為「大國民」的中國人，自不忍隔岸觀火，自不應在這種人間慘劫中，想到以前民族間的仇恨，就從利害關係上想，今後的日本，至少在壓迫中國的帝國主義者中已經不是一個強者了。而且天災之後，日本的政治上發生變動亦不是意外的事，這亦足為中日兩國接近的媒介，假使我們看到這一點，不但在這些天內要打幾通熱烈的同情的電報，從今以後，恐怕要改變從前排日仇日的態度，我們不歡迎從前的日本打出帝國主義的旗子來替我們東方的魚肉民族，張一張威風，亦能在我們身上與歐美帝國主義者機會均平的分一杯羹，我們却歡迎這一位不能再打帝國主義的旗子的日本，投入反抗帝國主義的民族陣，作一「平等」。

蘇俄是反抗帝國主義的大本營，是我們被壓迫民族的好朋友，此次加拉拉罕代表東來備受我國社會各方面的歡迎，足以證明我們國民已經認識了蘇俄是我們的好友，既經認識了，他是我們的好友那裏？中俄交涉的根本問題，即在締結中俄兩國親交，中俄親交的第一步表示，就在承認蘇俄的問題，這個問題一經解決，其他問題都能迎刃而解了。

我們應該把承認蘇俄這件事，作為純粹友誼的表示，不該把他作為商業式的外交交換品，只

「大國民」的外交

常常聽見國人說：如何纔是「大國民」的態度

有力能承認蘇俄的政府，繼而接受並保有蘇俄退還中國的權利，但是這件事如何是那「替人家看守大門」的「維持國際現有之地位」——被國際帝國主義壓迫地位的外交家所能做到的呢？國人近來常說國民外交，我們要從對日對俄的外交態度上看一看，我們的國民外交是不是一「大國民」的外交。

沒有國民的政府那有國民的外交？這一點亦望大家注意！

新貧民

A. K.

人都知道什麼是貧民。他是沒有衣服穿的，沒有飯吃的，沒有房子住的，或者三種都有一點，但是都不夠維持他的最低限度的生活。按理論說貧窮是社會上變態的現象，但是在事實上他都變成了常態的了。貧窮的情形雖然各不相同，但是差不多沒有社會沒有貧民的。有的社會因為一般的人的生產能力太低，或者因為自然的，地理的環境太不適宜（如在北冰洋，或寒帶北部，或有大天災），所以全體的人民按我們的眼光看起來都是貧窮的。有的社會一般人的生產能力雖然很高，所生產的是夠維持全體人民最低限度的生活，但是因為他的分配財富的方法不公平道，或者因為其他人的原因，所以有一部分的人民是貧窮的。現在所謂文明社會的貧窮問題，大概都是屬於第二類。

貧民是國家一個最重要的責任，中外古今的政治學者都說救貧是國家的要務。貧民對於社會永遠是危險的，他是一「不勞而獲的」靠著人求生活的，他是不安本分起來，要擾亂社會的治安，危害社會的秩序的。中國歷史上朝代的更迭，一方面看來，都可以說是貧民的擾亂的結果。西洋歷史上如希臘，羅馬的衰亡，有些歷史學者也說是貧民及抗富的擾亂的。貧民階級在歷史上雖然是一個很重要的要素。

研究歷史與政治的人絕不可忽略的。

我們中國現在的貧民雖然沒有統計，大概是不少的。每年各省自然的（如疫疾，水災，旱災，蝗災，地震災，）與人事的（如兵災，匪災，官吏災，政府災等等）災害一定產出了無數

的貧民。這些貧民除了自認命運晦氣，坐以待斃的以外，都是危險的分子。他們都是乞丐，姦賊，土匪，竊賊，扒匪，販私貨，賣嗎啡，總之一切犯罪的原料，這種情形大概是人所共知的。但是除了這些貧民以外，還有一種「新貧民」他的危險比貧民還要利害幾千幾萬倍，他的勢力比貧民還要大幾千幾萬倍，而他的救濟比一般貧民的救濟也要困難幾千幾萬倍，是一般人沒有注意的。那末，誰是新貧民呢？

貧民的最簡單的定義，就是不能夠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的。所謂最低限度從各人的眼光看來原是不一樣的。人力車夫每天只有三個大餅，一個容身的地方，每年有單，火，棉的四套衣服穿，就可以說有了最低限度的生活。店舖裏的夥計，最低限度生活就比這個高，銀行裡的行員，衙門裡的老爺，學堂裏的教員，國會議員，國會以外的政客，所有的最低限度的生活，又都是各不相同的。再細說起來，就是在一個衙門裏的老爺，有做錢事的，有做主事的，有做科長司長的，有做參事的，有做總長次長的，他們各人所有的最低限度的生活也未必相同。我現在所說的新貧民就是普通所謂「中等階級」，平均收入每月在一百五十元以上至四百元之間的。

這一類人的收入從每月幾十幾塊錢的人力車夫看來，要算是「有錢的」了，要算是「個人」了，但是他們還是些貧民。他們不是沒有飯吃，不是沒有好衣服穿，他們不是沒有汽車坐，沒有洋樓住，沒有錢炫耀他們的財富的。除了政府或機關拖欠薪水不計外，這個情形是由種種原因釀成的：

一、貨幣的跌落與物價的昂貴。普通收入不見的時候，常是因為貨幣的價格跌落，所以物價昂貴起來。有人說北京物價自從民國元年到現在增加了一倍有餘。貨幣沒有一定的價格，常常變化，又常有跌落的傾向的。這是貨幣上最重要的問題，於我們一般人的生活最有密切的關係的。假使關於北京的物價的推測是確的，那末，在民國元年時候，收入為一百五十元的，在民國十二年應該有三百元了。雖然物價未必都是一律的增加百分之百，那末，至少也應該有二百

五十元的收入了。不幸世上的通例都是物價的昂貴在先，而薪俸的增加遠在物價昂貴的現象發以後。所以以先每月收入一百五十元可以足用的，現在就不足用了。這是造就新貧民的一個原因。但是這個原因對於勞動階級雖然最重要，但是對於我所稱為中等階級的却不是最重要的。因為勞動階級本來正在貧窮線上，他們的收入勉強正可以維持他們最低限度的生活，這中等階級收入不足的時候，却還可以設備「節儉」勞動階級因為物價昂貴可以發生衣食不足之憂，而中等階級在收入不足的時候，很可以減去衣食住以上的消費。這雖然未必是好方法，但是在一定的情形之下是可以實行的。

二、消費的增加。這是近年來中國最可驚的現象。歐美近來對於中國抱樂觀，誇讚我們有可觀的進步的，就是因為輸出額的增加與工商事業的發達，換言之，就是消費的增加。要知我們現在的消費不特是比我們的祖父，父親多了許多倍，就比我們自己五十年前都增多了許多倍。我們的祖父或者只有一件長衫，可以穿多少年，我們現在就不能只有一件，並且每年還須做新的。我們的父親或者每天只吃些土產的魚肉菜蔬，我們現在享用海內外的山珍海味了。除了衣食住以外，我們現在所消耗的物品與職役（留聲機）不知比以先增加了多少倍。看電影，遊公園，坐汽車，吸香烟，……這些都是以先沒有，或有的增加。以先二三十元一所的房子因為設備改良竟漲到一二百元了。以先一天二角的小客棧現在因為添設洋式的設備竟漲到十元八元了。量的增加與質的增加，都是沒有底止的，永遠有人在那裏設法引起增加的。資本制度的一個結果就是大計畫的生產，將生產品設法推銷。現代工商業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如何將物品及於民衆。歐美人所謂中國近年的進步，就是推銷他們的產品而成功。現在中等社會的人差不多每人都有一副金絲眼鏡，幾身外國材料的衣服，一個金表，他吸香烟，吃大菜，看電影，坐汽車，他家裏用許多外國的器具，與裝飾品，我們這樣銷納外國的商品，他們如何會不恭維我們呢？

但是中等社會的人處在這個時代可說變為新貧民了。他們的收入抵不了這樣的消費。他們看了新式的生活，看了現在穿戴陳設的物品，再走進先施公司，永安公司，一看就知道他們的收入不夠用了。但是事實所迫又不得不這樣消費。在現代的社會裡乎流俗是最困難的，大部分的人沒有標奇立異的魄力，從俗是最容易做的，且是最合算的，標奇立異是危險的。人家都是這樣打扮，我們自然也就是這樣打扮。人家都這樣娛樂的時候我們也自然要順着他們。這種社會的壓力是很大的。中等社會在這個壓力之下可就變為新貧民了。

三、女子的解放。女子解放一部分是近代資本制度的結果，但是反過來也是促進產業發達的原因。工業發達，女子的職務減輕，所以女子脫離了家庭，入了向來男子所專有的社會。因為女子入了社會，所以她的消費能力也就大增。現代商品有一大部分是專供女子的消耗的，那些商品的種類，品質，價值，真使我們吃驚。幾千元的金鑽鑽與珍珠，數十元一身的織金綢緞衣，百元一袋的綉花衣，千元一襲的貂皮大衣，是現代被解放的女子的要求。現在中等社會一家所有的財產差不多都代表在一個女子的身上，有時恐怕所代表的比她家裡的財產還多。女子向來是靠着容貌的，但是容貌秀麗的女子是同天才一樣的稀罕，所以所有的女子都不得不裝飾，這個裝飾的虛榮差不多成了她們的天性，她們惟一的事業。檢做裝飾的氣風在女界中比在男界中勢力更大。這個事實是不能否認的。一位女子最高學府的教授，離開北京一年回來同我說：「現在的女子裝飾更致究了」，換言之，就是消費能力更大了。女子裝飾的消費是無所底止的，時髦的花樣不斷的翻新出新。中等社會的人就是將所有的收入都消費在這一端上竭力追趕也是趕不上的。與裝飾相連的必須有其他的消費與他相稱。穿貂皮大衣的絕不能坐人力車，至少也須乘一輛破福特。戴鑽石遊藝園去走走。這種連帶的消耗又是一筆大漏卮。從此看來，女子的解放就是中等社會的破產。

四、額外的消耗。消耗的界限難定，所謂額

外或額內本來不容易分別的。但是有些種消耗為一般人所認為「不道德的」或「不正當的」是可別為一類，我們不願意讓這先生們的面孔沾着這個「不道德的」名稱，最好稱他為額外的。額外的消耗也是無所底止的，也是須有許多種連帶的消耗。打過十塊一底的麻雀也就可打到五十塊一百塊。一底。討過一個妻的也就可討兩個討三個。嫖妓的總要。『修邊幅』擺場面，吸鴉片的也總須滿是他的特別強烈的「口腹之欲」。中等社會的人要陷入這個額外消耗的慾望裡，一定要變為新貧民的。這個額外的消耗在現在社會上却非常盛行。就在我們所熟知的人中，在多少有用的有為的青年中已經都沾染了這些嗜好。這些人的行為除了對於他們自己已不計外，對於社會所發生的積極的消極的影響一定是很大的。

五、中國的階級界限不嚴密。中國沒有像外國那樣階級的區別，這是西洋人稱讚我們的話。賣魚河可以做將軍，賣布的可以做總理，做妓女的可以做「一品夫人」，（因為夫人有一品的所以北京的火雞，均荷也都有「一品」的）這誠然是我們社會上平等精神的表現。階級的差別雖然是一種頑固的，不平等的，悖乎民治的制度，但是他的好處却也不能一筆抹煞。有了階級制度，人人就不敢有非分之想；有了階級制度，在不同階級的人接觸較少，做微的機會就減少他們的行為，習慣，起居服御，也都各在本階級以內燦爛，不易轉相模倣，甚至於不顧自己的財產與收入的模倣。歐洲本有階級制度的各國不必論，就是實行民治主義的合衆國也是有階級的差別的，並且是極嚴密的區別的。即如去年出版喧傳一時的巴比特 (Babbalanza) 美國 Sinclair Lewis 所著。著者以先會做過幾本小說，但是直到前年他的《大街》Main Street 出版以後名氣才大鳴於一時。這兩部書在文學上雖無大價值，但是所描寫美國中小都市的情形是很有價值的。裡邊所敘述的即可見一般。巴比特與馬可萊都是都市中重要的人物，但是因為他們的職業與門閥的關係他們不屬於一個俱樂部，家庭間不相往來。巴比特費了幾許心血，做了多少大的好夢，勉強來往了一次終久仍然不能成

功的。階級的界限顯然是不易打破的。中國階級的情形與此不同。我們每月雖然是一百五六十元的小主事，但總管理而至於總統也許是與我有親族上，世誼上，或鄉誼上的關係，我們可以依傍來往的，至少我們有機會看見他的生活情形，可以模倣他們，並且還可以倚賴他們的。所謂中等社會都是與那些有權勢，有財產的社會相連的，而那些有權勢有財產的社會在不久以前，（或者只在兩三個月以前）也就是屬於中等社會階級的。

這樣的階級間的溝通極容易取人民觀望俸進之心，引起人民非分之想。現在的人只要肯投資，無論什麼人都可以來往的。而女子間的交際更是特別容易。現在有權勢有財產的階級中結交太太與小姐是伴遊最容易最順適，最可操縱的方法。我知道有許多人是用這樣的方法進身的。

階級間的溝通從理論上看來是好的，但是在今日之中國，他是擾亂社會的，他在一方面雖然能解放有些人的能力，讓他們躍出他們所屬的階級，但是在他方面却使許多人變成了新貧民。

以上所舉五端是造成新貧民的主要原因。新貧民如何救濟他們自己呢？就是去做無恥的官僚政客，冒牌的學者，滑頭的工商業者。設法增加他們的收入。但是這些新貧民不是只用增加他們的收入可以救濟的。設說現在國家不能於軍費之外再加上一筆新貧民救濟費，就是可以有這這問題將來有機會當再討論。總之這些貧民也不是用增加生產，獎勵國貨可以救濟的。就是生產可以以加增國貨可以救濟，也不是根本的救濟方法。新貧民是現在社會上，政治上，產業上，乃至教育上，最擾亂的分子，我們如果以將新貧民剷除，我們的社會，政治，產業，教育也就有光明，也就有進步了。

歐洲中世紀的武士與都市

性仁譯

自己與他家庭的吃，喝，穿。造房子用的磚瓦附河邊製的，用的木料在男爵的樹林裏砍的。無種外來的物品也以他們自己的貨物——蜜——蛋——交換的。

但是經過了幾次十字軍以後向來農業生活的老例却遭了大大的擾亂。如果某處有一位公爵要到聖地。他必須走幾千哩路，必須付他的旅費與旅館費。他在他的家裏固然可以用他地上的出產償付。但是他在旅行的時候不能帶了一百打蛋與一大車火腿去滿足威尼斯的船主與宿務奈爾路上的店主東的慾望。那種人都是要現錢的。因此那位爵爺出門不得不帶些金幣。他的金幣從那裏來的呢？他可以到那拔德人——便是那谷拔爾人的後裔——那邊去借。這種人都是專以借錢為業的，他們坐在換錢的櫃台上（換錢的櫃台意大利人稱為「Banco」，英文「銀行」）這個字就從這裏來的——很願意借給那位爵爺幾百小金幣只要有的田產來作抵押，因為恐怕那位爵爺萬一要是死在土耳其人手中，他們還不至於受損失。

這種事情於債務者很不利的，結果那些則拔德人賺到了許多田產而那位武士破產了，只好將他自己的身子租給一位鄰近更有勢力的更小心的人當兵去。

那位爵爺還可以到那太人強迫所居的都市裏去。他在那裡出百分之五十或六十的利息可以借到錢的。那種事情也是壞的。但是除此以外還有別的方法嗎？圍着城堡的小都市裏的人民有的據說是可以錢的。他們對於那位年輕的爵爺一生的歷史知道得清楚。他的父親與他們的父親們從前是很要好的朋友。所以他們對於他不至於有無理的要求。很好。爵爺的書記是一位能寫能算的僧侶，他寫了一封信給幾位有名的商人問他們借一點錢。當時都市裏的人得了他的信，便到一位珠寶商的家裏去商量這件事，那位珠寶商是給附近的教會裏製造聖杯的。他們對於借錢的事情不便拒絕。但是要「利息」也是沒有什麼用處。第一層，普通人要利息是違反教會的宗旨。第二層，除了農產以外沒有別的可以作為利息。至於那些農產人民已經是很富足了，並且還有餘剩的。

「但是」，那個裁縫整天靜靜的坐在他的桌子邊，他有的地方很像一位哲學家，提議說「假若我們借給他錢問他要求給我們點好處。我們都愛打魚的，但是那位爵爺不讓我們到他的河裏去打。假使我們現在給他一百金幣，可否要求他給我們寫一個憑據，允許我們在他所有的河裡隨便可以捕魚，這樣他得到了他所需要的「一百金幣，我們也得到了魚，彼此都有好處」。

那位爵爺承認這個提議的日子（照這樣便可得到一百金幣看來好像太容易了）他的私人權力便受死刑了。他的書記把那張契約寫好。那位爵爺畫了十字（因為他不肯寫他的名字）便出行到東方去。隔了兩年他回家來，游得精疲力盡，錢也花完了。那些都市裏的人民都在城內的池裡打魚。他一見這一群不辭不響的捕魚的大生其氣。他命令他的馬夫出去把這一班人都給趕走。他們居然走了，但是那天晚上有幾個商人的代表到城裏來。他們都很有禮的。他們見了那位爵爺熱心他平安回家。那班捕魚的惹了爵爺的怒他心裏很抱歉的，但是爵爺也許還記得這是爵爺親自允許他們的，當時那個裁縫呈上那張特許證，這張特許證自從爵爺出門到那地時起一向存在珠寶商的保險箱裏的。

那位爵爺聽了這一席話非常生氣。但是他又有一次急於要用錢。這是他從前在意大利與人立的一張約，這約現在為一個有名的銀行家，梅第基，所有。這是一種「定期的借券」，當時言定以兩月為期。總數是三百四十法蘭金磅。在這種情形之下，那位高傲的武士，心裏裏充滿了的怒氣，一些也不敢發出來。祇好忍氣吞聲又問他借一注小款。那些商人便回去商量這件事。過了三天他們來說「可以」。他們的爵爺有急難的時候他們能夠幫助他是非常的歡喜，但是他們借給了他這三百四十五金磅之後，他們要求他再寫一個憑據（另外一張特許證）給他們，使都市裏的人民可以組織一個人民自己的會議，這個會議須由所有的商人民與都市裏的自由公民選舉，並且是管理市民事情不准城保方面來干涉的。

那位爵爺聽了這和條件惱極了，但是，錢還是要的。所以他祇好說可以，並且在那特許證

上劃了押。到了第二個星期，他悔悔了。他找了他的兵丁來，派他們到那珠寶商的家裏去要回那些契約來，這些契約是他迫於當時的情形被他的狡詐的臣民騙去的。他一齊取來燒了。那時都市裏的人民勞碌着，他一句話也不說，但是後來那位爵爺因為嫁女兒，需發買裝奩，當時他一個錢也得不到。自從上次珠寶商家裏的小事發生以後他的信用毀了。這一次他不得不忍辱辱應給他們多少賠償。他約定了問他們借多少數目，在他收到第一次交付的款子以前，都市裏的人民重新又拿到了從前的舊特許證與現在同一個新特許證。這一個新特許證是允許他們設立一個「市政廳」與一個堅固的塔，這塔是為貯藏所有特許證用的，為得保護他們不至於被火燒了，被人盜去，實在的意思是保護他們以後不至於被行詐方面與他的兵丁的權力牽去。

以上所說的大概就是十字軍以後的幾百年裏的情形。這種逐漸的將城堡裏的勢力移到都市裏去的進行是很慢的。其間經過許多次的戰爭。有幾個載與幾個珠寶商人被殺死了，有幾個城堡被燒毀了。但是這種事情不是常有的。在不知不覺的時候那些都市變成有錢的，而那些封建主都變成貧窮的了。他們怎麼樣維持自己？就是永遠用市民自由的特許證去換現錢。這時都市漸漸的發達了。他們為那些逃亡的農奴設立一個避難所，這種農奴在都市裏住了多少年之後就可以得到他們的自由了。這些都市都成了周圍鄉村區域裏有精力的分子的中心點。他們占有了這樣重要的新位置很自負的，他們在那些教堂上興建造在老市場上的公共建築上表現他們的勢力，這種老市場就是在幾百年以前各種物品如同蛋、羊、蜜、鹹這些東西的交換場。他們隨意他們的小孩子享受一個比較他們自己更好的生命。因此他們雇了幾位僧侶到都市裏來充當學校教師。他們如果聽見那裏有一位能在木板上畫油畫的，如果便可以來給他們的教堂與市政廳的牆上畫聖經上的各種景緻，他們便給他一注養老的金。

同時那位爵爺在他城堡裏所陰沉沉的透風的大房子裏，看見所有這些驟然發生的輝煌，便悔當初不應該簽名使他種種的特權一件件都失去了。但是他是沒有法子的。都市裏的人民挾着他們滿滿的堅固的保險箱對着他彈手指（註，以兩指相彈作聲表示驕傲之意），他們是自由人了，好好的預備保守他們以血汗換來的並且經過二三百年的戰爭而得到的東西。

這是一篇所著的人類的故事中第三十五章內的一節，讀此可知歐洲工商業都市的起原。這本著作的價值已由高寶壽先生（見北大科學季刊）與周作人先生（見晨報副刊）先從報刊，現在我已將原書譯了四分之三，說稿後將刊入一年史地叢書之中。譯者識。

社會進化史序 (孟和)

向來關於社會的論著大概多屬於哲學的著作。著者所根據的事實很少，專從理論的立足點討論關於社會的原理原則，或研究關於社會的抽象的觀念，或用哲學的眼光解決現代的社會問題。自柏拉圖的共和國乃至馬克西（St. Max Beland）現在已經絕版的社會哲學緒論一切關於社會的著作都是這一類。

但是要使社會的研究成為科學的就不能不脫離了以先哲學的窠臼。抽象的哲學的推論雖然有時可以供給我們許多的提示，產出良好的結果，但是真正的科學不能只建設在人的推理上的。無論理性是如何純粹的，如果沒有事實，沒有將事實分類研究，終久是不能產出科學的。近代社會學者都已注重事實，事實固然是科學的基本原料但是研究起來也不是容易的。近來古生物學、人類學、語言學、經濟學、法律學、歷史學及其他輔助科學進步極速，供給了許多的研究資料，更將這些資料整理，取重，整理，排列，已屬困難。加以社會學所包括的範圍廣闊，所牽涉的關係複雜，更增加研究上的糾紛。社會學者要在這許多的資料中構成一個有系統的科學恐怕有很少敢輕於嘗試的，斯賓塞算是這樣做的第一人，可惜除了他的哲學的背景有可指摘的以外他當時所有的資料還是不夠的。

社會學者的這部分因為全體的綜合的研究差不多是茫無頭緒的，所以都專從事研究一個民族或一個題目。結果社會的研究變為極專門的，而所謂社會學的本身反倒沒有成立。我們試問現在社會學一類的書籍，除了無數的簡陋的、散漫的、淺薄的教科書以外，大部分都是些社會學的或人類學的專著。這些專著固然是很有價值的，但不能稱為社會學。

現在社會學上最主要、最根本的問題就是社會的性質，社會的進化，文化演進一般的趨向，社會進步與社會退步諸問題。這些問題固然不是那哲學的討論所能答復，却也不是那些社會學的人類學的專著所能解釋開明的。要答復這些重要問題必須藉各種研究與各種輔助科學所供給的資料，構成社會發展的全景，尋出社會進化的系統。這就是歸納的社會學，這就是現代社會學上最重要的事業。現代社會學所以能成立的理由就是因為可以根據社會現象與社會事實歸納的方法以追溯社會進化的次第，顯出進化的線索，指示將來進化的趨向與目的。現在我所要介紹的著作就是這一類的歸納的社會學。

本書所採用的研究法就是自然科學上所用的比較法，但是著者稱他為變象的研究法（Typological method）。按這個方法先將文化的全範圍分為若干部分然後再將各部分自最古以至現代所經由的途徑分別排列為若干變象或階級。我們如果將各不同的變象互相比較就可以發見這些變象的演化的趨向。這個方向可以稱為「進步的趨向」(The Evolutionary Tendency)。

發見這些進步的趨向，不特在學術上的趣味，並且是現代社會生活上最迫切的問題。我們人類已經有幾千萬年的生命，我們在這個長久的年代之中，已經進出極複雜極高尚的文化；從原始的野蠻的遊群已進到龐大的國民，更進而為國際的大團體，從不知取火，不知耕種的生活已進到能支配一切自然力與物質的境界，從鳥鳴獸吼般的言語，已進到用文章發表極深遠的思想極濃厚的情感的階級。這這可驚的變化到底有什麼意義，到底有沒有一定的系統，到底還要發生什麼變化，到底向什麼方向行去，這些都是最迫切的問題，不得不急謀解決的。而研究文化進步的趨向，正可以幫着我們解決這些問題。

我們用變象的研究法尋出了進步的趨向，第一，可以知道人類過去的發展是進步的，有一定的方向的，有一定的規律的，並不是偶然的，無定的，從此可以看出過去文化進行的趨向。第二，我們可以對於現在有一個新的觀察。我們可以看出現在的文化並不是絕境，並不是最高點，我們的社會並沒有到「山窮水盡」的境界。現在不過是無窮的發展的程序中的一節。第三，進步的方向可以指出將來的目標。我們研究現在的社會現象，尋出他的原因了以後，才可以發見那支配社會現象的定律，並且從此也就可以推測那些現象的前途來。我們的推測雖然不能說有十二分的把握，但是至少也可以指示進化的傾向與進化的目標。這些都是社會上最要緊的問題，可以用歸納的、比較的即著者所謂變象的研究法開明的。

著者所計畫的歸納的社會學共十二冊。全書總名為「人類進化之階級」。據著者自述這十二冊包括「純粹社會學」的全部。此外應用社會學的計畫尚未宣布。不幸著者於一九一八年逝去，除應用社會學的著作一部份外，所計畫的「純粹社會學」只有七冊出版。

本書的原稿，就是全書的第二種，原名為「文化的變象與進步的趨向」現在改名為「社會進化史」。此書出版於一九〇八年。我在十三年前最初研究社會學的時候，哈爾濱教授就舉出這本書做參考。歸國以後常想將原書譯出，但是因為譯述德文太吃力，所以始終未敢動筆，但是我在學堂講授社會學的時候常引用他的材料與論斷，得力於這本書的不少。前年沈君與梁君等應分別擔任譯述，這本三百五十餘頁的大著作，以後沈君赴德留學，梁君又以故未能應聘譯事，我覺得這個未完的譯事不應放棄，所以又由我自己動筆，將第三卷第四章以後，翻譯完畢。幸而此書現在已譯成英文，(英文本改名為社會發展史，譯者為雷克女士的母女二人，雷克女士也是與我在十二年前同班受業於哈爾濱教授的)，我按英文本翻譯以省了許多時間與精力，遇有難解的地方，我才對照原本，檢查他的真意。

德文原書在一九一五年時再版，略有改訂的地方。我因為手下沒有新版，所有校閱都按第一版原書。

這是德國社會學者 Mehlis, J. 的 Platon 一書之一，不日出版。

誠則始終不忒。衷衷一致，敬信其純，往而必孚。他只要隨處行之以誠，種種問題都可以解答了。他又說道：「修身處世，一誠之外，更無餘事。」簡直看得誠是行為的主要的動機了。

(二)關於政治思想的學說

廣義的禮治主義之特見

他對於政治思想的重要觀念，便是禮治主義。這禮治的意義，原也是儒家根本的意義。不過他把這個觀念擴充了一下；簡直可以說得已經將他解劑了一下。他的根本的意義，以為固定的形形色色，什麼習慣與繁雜，道德與宗教，都應當統一於一個禮的方法中。因為這個禮，乃是具體規範的表現，種種表德的外形。這原來是應用一種抽象的原質，於事物物，歸納到一個固定不移的儀式；以規制其行為。這就是所謂「禮即人定之法，以節制其身心」的說法。他說道：「禮為仁義之節文，天倫秩序；故曰天秩有禮。又曰：禮經國家，定社稷，衛人民，利後嗣者也。而或者登降上下，雍容慎齊當之，果禮之實乎？雖然執玉高卑，以徵尊卑，氣揚視低，以知姦回。有諸內者，必形諸外也。」他把這個禮的應用，已說得詳盡無遺了。他以為禮是共同生活的法式，依據這個限制，保持了秩序。這原是根據於自然界的狀況而產生的。可作為人生的一種制裁力。他這種解剖的禮治觀念，實在是有流弊的。以前的一部分的儒家，只是把禮的觀念，憑「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辦法做去，以致產生了許多流弊，便是繁文縟節。弄得與人生大相背戾，一點生趣都沒有了。他的觀念，却從大處看來，以為「登降上下，雍容慎齊」都算不得什麼禮，只是一種小節，所以用不着吹毛求疵的去講求。只是以禮治主義來協和羣衆，是必要的。原來禮的觀念，在現代看來，算不得什麼問題。不過他的廣義的禮治主義，從大處着眼的協和的方法，在思想上也得佔有一個重要的地位，不能以不時宜而放過了。

(三)關於學問之方法的學說

忠實的態度與實驗的精神

他對於治學問的方法，根本主張以為學事物物，都應該激着忠實的態度去實驗。就是所謂「即物以窮理，繼又激理以窮物」的辦法。做學問決非不忠實與不實驗所能成就的。他說道：「學者志不可雜，若今日欲學何事，明日又欲學何事，其人到老不能精一藝。何也？以其志泛而心浮，且欲速也。」這種業擅於專門的意義，就是他治學的忠實態度。又說道：「市井喧囂，塵氣難擾；無冬無夏，碌碌不遑，欲如羅鶴林唐子西咏歌言笑語對無非聖賢，泉竹禽花，會心皆成學問。」他以為治學非參驗於自然界不可，因為自然界的森羅萬象，形形色色，都時隨處可以參驗的機會。所謂「誠信書，則不如書。」就是這個意義。(孟軻說)

實際主義與非功利主義

學問是應當實用的，適應人生之實際的。他說道：「為學者當有實功，有實用，不獨詩歌辭曲，無益於學也。即字句之標新穎異，亦為不可。宋知果足為大儒否？果關於國家政治否？果能變化於民風士俗否？他只要憑實際的觀念，將尋常日用的問題，體驗一會，不窺實際的都把他放棄了。纔是。什麼純理的玄學，都是倚於一偏的，虛偽無實際的，所以他絕對的排斥之了。從這個誠懇的觀念上，又發生了一個非功利主義的主張。他以為學問只要做到達到自己的目的，實着無算計算功利的。他說道：「誠使德澤被於生民，而功烈著於天壤，又何以自言哉？」學問直做到澤及羣衆，尚不當計較功利。何況其他呢？

治學與修養——寧靜與直覺

寧水做學問的方法，到底歸納到「非修養不可」的說法。他說道：「人之所以多誤者，恒由動與靜耳。若夫一心澄澈，衆非不擾，能安能慮，自然之理也。萬物靜觀皆自得，始以是夫？」這所以他主張修養，主張直內與寧靜的修養。他又說：「為學之道，外修其名，無益也。必須身體力行，方為有得。」都是說修養功夫的必要。也就所以達到鈞深寶體，博而約，達而醇，的方法。他這種寧靜與直覺的修養，便是內心的修養。他說道：「千頭萬緒，道理只是一個，若能明得此理，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無往非是。」

以為能修養便能融會貫通，旁觸而旁通。而所以達到這旁通的方法，只是憑了直覺做去纔是；不必計其成否的。他說道：「真能學者，如明鏡在懸，凡物之來，如燈立辨，豈為彼物所移？何能壞我心術？」只要憑直覺做去，兼有寧靜的態度，做學問的根本的門徑，實在就在於此一點了。

(四)關於文學的學說

文學與詩學的懷疑及其主張

他以為「辭章吟咏，鑿冰刻棘」，都不是文學的方法，「推敲剝製，跡象摹擬」都不是文學的手段，只是使人厭棄罷了。所以他主張排斥因襲的剝製的文學。又以為文學乃實際生活的背景，所以排斥無故呻吟的文學。他說道：「吟詩作賦非學也，而乘日廢時，必不可者也。空梁落燕泥，工則工矣，曾何益於治理？借推月下門，豈則數矣，曾何補於民事？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新則新矣，曾何當於事機？」又說道：「高者宜深尊豫，下者學步效顰；……節名物，敷衍數字，雜合成章，此不過欲虛張名譽，巧取世資，何嘗發之性靈？」他簡直看詩言之無物的文學，只是不切於人生的，只是應用於沽名釣譽的。他並且很看輕貴族主義的文學，他說道：「為牙高啄，乃作者尖新固巧之詞，本無至理，而解者務為穿鑿，反致背戾。」他以為文學的長處，在乎質，不在乎量。外表好看，實在拘於小節了。統觀以上的說法，他對於做詩排斥得很利害，但是他却又做詩；並且都是寄旨遙深，含蓄幽遠的作品，又能自矜明雅，不隨時好。簡單說來，都他的主張，並沒有矛盾。茲引兩首以作例。

漫興 (見泊舟稿)

遠逐徐生跡，移身住別峯。遺書搜孔壁，仙路隔秦封。流水去無盡，故人何日逢。鄉書經歲達，離恨轉重重。

錢塘 (全前)

天際銀蟾立，岷夷怒未消。定知千載上，江上不生潮？

(附註) 昇水詩不多見，僅遺留十五首；顏曰泊舟稿。見瓊廷枚桃江詩存。

許多日人依託所作的錢首，已經被那學者稻葉若吉都刪去了；所以這十五首，的確是真實的作品。

(五)關於科學的學說

營造法式與測繪技術

昇水思想的縝密，於以上已可概見了。從這思想周密的一點，所以他對於科學的興味最濃厚。他雖沒有什麼科學上的建設，也沒有著書立說。但他在日本解答被那人民的種種文化制度的問題，營造法式的計劃；已是能應用科學的方法去解釋了。但看他所著學宮圖說的測繪手段，何等深離機巧，絲髮新密！這實在是中國古代測繪術的高品。其餘對於層層小節的種種，若深衣幅巾之制，喪祭之略；凡是人生應用的東西，他都能一一去參驗，製成憑藉學理的法式，這是何等科學的精神！所以無怪他的弟子，日本安積覺有輯談的盛舉了。

附錄

宋昇水事畧

明宋之瑜字楚嶼；號昇水，在海外又字魯嶼。浙江餘姚人。曾兩次奉徵辟，都不就。明末依黃斌卿於舟山，當時國內單弱，欲藉海外之援助。乞師日本，未成事實。昇水遂寄跡日本，借此自己稍解，並講學以宣揚本國文化，如是；以迄其終。

「九州如瓦解，忠臣荷偷生。受詔蒙蒙際，晦迹到東瀛。回天謀未就，長星夜夜明。單身寄孤島，抱節比田橫。已聞鼎命變，西望獨吞聲。」

望獨吞聲。

這寥寥數十言的一首詩，很可表現他一生的奇跡，現在把將引來以補事略。(按此詩說者紛紛，或主昇水自作，或疑別人依託。日本葉稻若吉不承認為氏作，故刪而未輯入昇水文集。)

小說

病人

馮文炳

下課之後，我回到宿舍，見了他的舖位搬得精光，知道他拒絕我的送車了。

我同他在這間屋子裏，住了將近一年，講話卻在一個月以前，他從醫院歸來，我趨向他開始。他說，醫生說，雖然吐血，並非癆病。然而他漸漸黃瘦下去了。

朋友們當作問好很鄭重的問他，「這不是玩的！」他好像發覺不過，答着「不要緊。」然而他的眼睛又大而發亮，每每於朋友走開之後，抬頭望着掛在牆上的鏡子。我微笑着低聲的告他，「今天好得多。」他的答語卻是「未見得。」使正在那裏收拾藥瓶或寫家信，也即刻停住，掉轉身來，現出「這可當真？」的神氣。

當着同住的朋友，他總是說着不久就歸家的話，替已就寢，還敢不住替人抱歉似的。公用的痰盂，在去年初進來，我們彼此連名姓都不知道的時候，便已決議；放在適中地方，不得距離誰更近或更遠。現在當然誰也不便推卸，他卻暗地囑咐差，稍為偏近他那一方。每逢清早聽差拿出去換倒，在他似乎索性自己做了為爽快，然而他又沒有這樣宣言，有事喊叫的時候，較別位先生和氣而吞縮一點罷了。

沒有自己頂要好的朋友住在裏面作介紹，想插足於宿舍，頗不是一件容易事。他還只是說着「回去」，同住的一位，便當着我們申明，「我已有一個朋友填缺」，隨即就把那朋友帶進來同我們接識，——首先當然要接識他。他也同接識一切朋友一樣，滿臉笑容，眼睛呢，攪着黃黃的面色，更大而亮。輪到接識我的時候，我說，「你攪且也不必忙，他是病人，行止不能像我們斬截。而且他的家很遠，還得寬伴。」這朋友比時也連聲稱「是」，隨後幾天進來一輪，我與他，病人，仍然總是賠笑。

他決定走的日期了，伴卻沒有覺着。動身前一晚，候補人這道很安心的走進來打量怎樣佈置。忽然正在高聲讀着英文讀本的聲音停止了，走出一位平素最熱心於趕機會的英雄，好像不如此不足以表明懷遠與滿足的真情，提議明天到市場去買點心，合歡送歡迎而為一會。被迎者極力稱謝不致，他，被送者，沒有聽見發言，其時我側

在床上，然而我的腦裏已經繪出他的圖形來了。果真如他向我所說，記着家裏母親的罪心呢，那裏另有不得不回去的原因？在我頗不釋然。

那天早晨，我帶着他收拾東西，他再三催我上課。他很講究整潔，吃藥能，也要很精緻的杯碟，藥瓶排在書架上，很像是醫院裏陳列的貨品。我卻最是疏簡，看他把衣服分作寒暑很平展的疊在箱裏，完全沒有我動手的必要，所以名義上是幫助，其實是攪擾，然而他好像很樂意我的攪擾。他到皮袍，他忽然住手了，很躊躇的用了僅能聽見的聲音：「沒有晒。」既然預備回去，為什麼不晒？我突然後很粗重的這樣說，把剛縫小心侍候的私心，統行忘卻了。隨又笑道，「不妨，留着將來放在我的箱裏。」從書夾中偶然翻出一張像片的時候，我又很肉莽的喊起來了：「好胖！」他也擰開衣服，仔細看了一看：「送你罷，這是去年的。」

我極力勸他不要多帶行李，他並不即言反對，只是低着頭把預備帶走的柳條箱重新整理得滿滿。我氣憤而且埋怨，「你不知道！你是病人！」馬上也就責備自己的唐突了。他好像也有點奇怪：「以前連話也不多講的人……？」從休息的時候，偶然用詢問的眼光向我一瞥，可以認認得出來。最後我告訴他，下午有兩點鐘功課，不能不去，待我回來，一路到車站。他很冷淡的說着「不必」，我也只當是照例的推辭，吃過午飯，同別的朋友一路上課堂。

為什麼拒絕我呢？難道不願吃他們的點心，拒絕我因而好拒絕他們嗎？我不知道他們買與不買；買回了，也沒有被款待的人在。只是我，見了這搬得精光的舖位，同剩下的幾個空藥瓶，禁不住悵悵。

我也原是病人呵。沒有誰的病比我更久，也沒有誰醫病的味比我更深。有時如和風拂枯草，便是現在病了，也決不抱怨病不速愈；有時如疾雨打孤鴻，現在本無病，想起來也惟恐病之將至。我的病狀很罕見。起初於頸之右側，突然腫起如栗子那樣大小，經過半年，幾乎一年，由硬而軟，終於破皮而流膿，接着左側也一樣腫起，

一樣由硬而軟而流膿，然而右側並不因先起而先愈；頸部如此，兩腋又繼續如此。其時我住在離家千里地方，以學校功課繁重為辭，放假也不回去。我完全沒有想到去醫院就診的事，大約是眼見着患別的瘡疤的兩個同學都被醫院割傷了，因而推測那也不是中用。同學們每以「死」來警告——不是這樣乾脆的拿出藥來了，然而我絲毫

不感着死的可怕，聽了他們的恐怖而遲疑的聲調，而且覺得死一定很好，不過人終不能固意去死，病又不能即刻致死，還有幾個歡喜說笑的朋友，也一樣向我說「死」，詞氣更為肯定而有興趣，令我不得不比他們自己更覺着當笑。其實我危險的實在程度，遠遠過於他們的猜想，因為我從不告訴他們我的病狀。有一位最使我膽怯，便是那與我住在一室的，容是善意的向我說着，這裏空氣不好，不如自己到校外租一間為合衛生的話；我自是感謝，然而我又想到這話的反面：住在這裏，妨害公共的衛生。我於應付朋友以外，還有一件從沒間斷的工作：提水洗被衣。起初原以較普通加倍的價錢託洗衣店去洗，濃綠的直點，卻不因多錢而去淨，每逢送來，又免不了連聲稱謝——在人雖然未見得是必要，在我卻覺着非如此不可。有時疲倦難以行走，襯衣仍然不能不洗；留到明天，便有兩件。這時候，流出的眼淚，真算是不多了，無意間叫出：「倘若在家，不由得母親不洗！」

不知是不幸的消息傳到了，還是同平常一樣懷念着健壯的兒子，我的父親來信催我回家。我也本不能再堅持下去。這時是六月天氣，我隨身攜帶的，一個綢籃，一捆被褥。走到輪船碼頭，喊挑夫代我挑去；喊一人，圍攔來四五人，我一面照顧東西，一面同他們爭價目。他們大約看出了我的弱點。格外抬高；我自己也有點不可解，彷彿對着他們是不能講實話的，心裏本打算給那些，口裏卻說比那些少。他們情得我像一個囚犯，加之夏布長衫的擦擦，身子簡直是被炙熾炙了的。我哭了。他們，挑夫，笑了。我站在跳板，向前更走三步，便是長江，我頓時得到一條脫路了！這路本坦平，只要更堅決一點，彈指間便可以跳出無情的節節逼人的四圍，而消融於

沒有邊際，分不出甜苦，好像慈母的擁抱當中。呵，慈母！我的慈母在那方！我的眼光頓時又由水而轉到天涯了。我要在我母親的面前而死，熱熱的眼淚可以滴在冷的皮肉上。我要為我的母親而延長我生的命。我要免卻我的母親因失去了兒子而發狂，不得不繼續生存。

到家前一日，已經走進了故鄉的地界，雖然也還在苦痛中掙扎，我的心卻不像以前脆弱。那天下午，住在一個相識的飯店裏，見面的時候，店主入很驚訝的問我，「先生，消瘦多了！」我比時想不到怎樣回答這主人，只想到明天怎樣初見我的母親，我極力隱藏我的病狀，但同一切的秘密一樣，愈隱藏而愈易發覺。

「先生不是生癩癩吧？」
「尋常的疥吧。」我帶着不耐煩的神氣答着。
「倘若生癩癩，我們這裏有一位外科聖手。」我好像小孩子看見母親快來了，於人便是有失禮的地方，也不怕受欺，并不理會這番好意。又好像這是固執咒詛我，急於拿別的話支搭過去。我的身子並不比受病以來任何時舒服，我的心卻比受病以來任何時充實。

我用盡我的力量倒在我母親的懷裡，當母親含淚埋怨，為什麼至今纔歸，為什麼不早日給家理知道。母親解開我的襯衣，我也數給母親，這痛，我的心極力想隱藏我是怎樣的疼痛。我的眼淚也只用來壓過一日中最難抵抗的疼痛。而我在我的家庭，儼然是一個專制君王，哥哥護我，兄弟姊妹怕我，貓不好打貓，狗不好打狗，便是我的性如烈火的父親，見了我也低聲下氣。

他現在回去了。回去就可以見母親，那是一定的。然而沿路下車，上船，住客棧，也是一定的。
一九二三，七，十八作於北大西齋。

政治思想的研究

宗教改革

(一) 宗教改革的原因

宗教改革 (Protestant Reformation) 和文

主。諸侯都想圖謀他的財產；B 因為教會奢侈，濫用金錢，所以激起人民的痛恨心。當十六世紀初頭，許多主教和住持，都有廣大的田地，在德國佔有全國土三分之一，在法國佔有五分之一。這時君主的勢力強大，常常乘機沒收教會的財產，美其名曰「世俗」(Secularization) 人民方面如農民和工藝階級，又年年為稅所苦。故德國的諸侯，市民，農民，侍衛等，都極力的反抗教會的經濟壓迫，常常結合起來，抵制教主的誅求。至於教會的買賣，教士親戚的登用，都是習見不鮮的。如國王奧十世 (Leo X) 更新設教職，公然賣出；又將「赦罪券」(Indulgence) 大會式 (Julius) 增加收入。因為教會的官吏這樣的賄賂公行，所以當十五世紀和十六世紀初，改革教會的聲言，常常出自一般學者，國王和人民的口中。這時有一派人以為最吃緊的問題，倒不在廢止教主的權力，改變教會的組織，和變更宗教的教義；却反在改革教官的道德生活，和禁止意大利人從別國謀求金錢的方法。

(一) 政治的原因

在十六世紀以前的天主教教會，並不像現在，純粹是個宗教團體。他有許多關於政治權力，由教會的官吏——教士，主教，教師 (Priest) 教士 (Monk)——行使。教會有自己的土地財產，不納租稅，不歸政府管理；有自己的獨立和強迫的收入；有自己的法庭，審判自己的官吏和訟案。自五世紀到十二世紀，因為政府太弱，所以教會應該享有這樣的政治權力。但是到了十六世紀，民族統一的國家發達，要想抬高國家的主權，當然要把教會完全收歸君主支配。在這民族感情興起的時候，中古教會的世界觀念自然要遭打擊。故宗教改革的運動，就是民族主義 (Nationalism) 反抗大同主義——天主教——的表現。

(二) 經濟的原因

從經濟上說，宗教改革的原因有二：A 因為教會過富，所以有許多人如君

(二) 宗教的原因

但是十六世紀中 一大羣宗教領袖如路德 (Luther) 司文格里 (Winkel) 加耳文 (Calvin) 老格思 (Knox) 等，比那時人文派 (Humanism) 更進一步，不但想改革教會的道德，並且要改革天主教的組織和教義。這一派人的新神學，大部分是從克拉克夫和胡斯的傳授而來的；他們只在聖經中求教義，不在當時的教會中求教義。他們因為那時教會中有許多惡習，教會的官吏有許多不道德的行為，和天主教的教義又有許多地方違反原始基督教的教義，故 (A) 想打破天主教會的惡習；(B) 想革除教會官吏的不道德的行為；(C) 想用新教義來代替舊教義。

總而言之，這個時代是世界帝國變為各別國家的時代，故宗教改革也順着這個潮流，把宗教的一尊變成政治的一尊。中世紀所表現的是國家化的教會；宗教改革派所主張的是神聖化的君主。換句話說：就是想在一個中捧出一個神君 (Godly Prince) 做支配教會的元首。教會不但不在國家之上，並且不在國家之外；祇在國家之下和國家之中。他們這種運動，就是抬高國家或君主權威的威嚴。故在十六世紀的上半期的宗教改革運動，祇是促進君主獨裁制的媒介。所以含代議原理的議會運動，在那時不能成功；而含獨裁原理的宗教改革運動，在那時却收許多效果。

(一) 路德

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一四八三—一五四六，是德國的一個窮窮夫的儿子，早年在歐福 (Erfurt) 大學讀書，受了許多人文派運動的影響。後來做了奧格斯庭派教會的教士；一五〇三年到威丁堡 (Wittenberg) 大學去，不到幾年，便做了該校的神學教授。他從聖保羅和奧格斯庭的著作中將到原始基督教的教義，和當時教會中所說的教義大不相同。教會教免罪惡的方法：在教人對於教會盡義務；路德拯救罪惡的方法：在教人直接信仰上帝。他以為信仰是神人，感應的媒介，祇有信仰可以感動神靈，可以免除罪過。因此，便用「憑信仰判斷」(Justification by Faith) 的教義來反對「憑行為判斷」(Justification by Works) 的迷信。這樣一來，人人可以「信仰」來叩開天堂的大門，不要教士或教會居中介紹，教士和教會便無事可做了。

路德當初原無心反抗教會的權力，就在一五〇一年游歷羅馬的時候，也不過祇想做一個崇拜教會的瞻仰人，並不想做一個非難教會的批評家。但是不想一五一七年偏生有太燕爾 (Tetzel) 發行赦罪券之事，他認為這是教會的極不道德的行為，因此便提出九十五條論議 (Ninety-five Theses) 說明祇有由信仰可以悔罪的道理，把教

罪券捐款附罪的根本打破。

到了二五一九，路德和著名的護教派愛克 (Johann Eck) 在來伯慈 (Lepzig) 開公開的討論會，便宣言：人類和上帝當直接發生關係，不要教會居中介紹。因為教士和宗教總會 (General Council) 的言行都會錯誤的，祇有聖經是唯一可靠的東西。教士因此便把路德當作異端攻擊，宣布「革除」之令。路德亦集合許多學生和市民，把這個命令投入火中燒了。並做一篇「告德國教會貴族的書」(An Address to the Christian Nobility of the German Nation) 想推倒天主教的三層圍牆：(一) 攻擊教權高於政權之說，(二) 攻擊祇有教士可解釋聖經之說，(三) 攻擊祇有教士可召集教會的議會之說，路德從此便和天主教脫離關係。這封書不曾「宗教改革的宣言」，自此便開演宗教改革的正劇了。這是一五二〇年的事件。

路德在宗教改革時的聲名，幾幾乎和盧梭在法國革命時的聲名相等；祇是他的學說含有復古性，不及盧梭的學說能够從根本上推翻從前一切的政治學理。真正說起來，路德祇可算是煽動家，不能算是哲學家。尤其量，也不過復古罷了。打破中世紀宗教上的烏烟瘴氣，回復到教父時代的宗教觀念和教會組織。他以為凡基督教徒皆個個平等。教士，主教，教師，皆不過是管理或提倡宗教生活的官吏，他們的職權並不能包括政治關係在內。他所要求的：是神聖化的政府，不是政治化的教會。他想抬一個神性的政府出來好沒收一切教權，打破中世紀教權一尊的學說，建設起來近代政權一尊的學說。簡單一句話：就是廢止教會管理的宗教，代以國家管理的宗教。由此便演出十七八世紀的「國王神權說」(The Divine Right of Kings)。

(未完)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總發行所 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THE ENDEAVOR

72

每號零售價三元
郵寄大洋二
分。半年二十六
號。大洋五角；
全年五十二號。
大洋一元。郵費
在內。不逾郵匯
地點。可用三分
的或一分的郵票
代價。

評章行嚴的元首寄生論

KC 投稿

章行嚴先生自己覺得他的「元首論」在現在世界上尚不能夠實行，所以想出一種「折衷適當之暫制」作為過渡的工具，就是所謂「元首寄生論」。

他主張：「就中國政法學各高級機關，如國務院、參議院、大理院、國立北京大學之類，擇定數回，以元首一職寄於彼機關之首長。凡為國務總理、參議院議長、大理院院長、北京大學校長者同時依法共有兼領袖之資格。及瓜期也，將所有同資格者，分書其名而枚卜之，如俗之拈鬮然，使舉者被舉者無從參以己意。此事一年一行之。」

他以為這樣辦法，國內不致再生爭總統的紛擾，文人可以千領袖的機曾，國民可以各依才力分途為業。我對章先生未免太樂觀了。現在全國的軍人和政界眼光集中在大總統這把交椅上，所以把各種卑劣的毒藥全用出來，去爭總統，所幸總統對政界，所以這些卑劣的毒藥的手段，也在政界裏面與非。將來倘把總統統的資格，放在國務總理、參議院議長、大理院長、國立北京大學校長身上，那時軍人政客移爭總統的手段，來爭國務總理、參議院議長、大理

來戴在北大校長的頭上，把污穢的政治濁流，灌入教育機關，一定鬧得不得設想，我們實在不敢歡迎。
我覺得行嚴先生所倡的「元首論」既難於實行，而「元首寄生論」亦未必優於委員制。現在中國的國務總理虛位已久，參議院議長也選不出，國立北京大學校長也氣走了，只留下一個自告奮勇繼任的參事，以取大理院院長的余榮昌。他的前任董康的免職和他的任命是否可合法，也還屬於疑問。照章先生所擬辦法，未選總統，恐怕事實上也有許多困難，未必能夠折衷適當。
至於我自己的主張，已經在七月二十二日的努力上發表過，此處不再提及。
九月十九日KC卓於上海。

附註

章先生的「元首寄生論」登在九月十八日新報上。

讀了評所謂「科學與玄學之爭」以後

唐鈺

學藝第五卷第四號發載范壽康先生的評所謂「科學與玄學之爭」，這篇可稱文理密察，議論審慎。惟是對於鄙見之解釋，有不盡與我意思相符的，我不得不說幾句。

(一) 因果律的廣狹二義

范先生以為通常所謂因果律是「狹義的因果律」即「齊一」的原理，(謂同種的因必生同種的果)而我對於因果律所下的界說，却是指「廣義的因果律」(謂各種現象必有因果)；未免有辨別不清楚的毛病。我原說「我所謂因果律，就是說：一切現象，都有原因」。我這界說，才看好像是「狹義的因果律」，其實包括廣狹二義。因為我底下緊接着說明原因的意義。據我那裏(努力第五十五期心理現象與因果律)所說的，一說「有因有果」，就是說「同種的因必生同種的果」，我于下文又說「因果的關係，不過是可以互從推知的意思」。若同種因不必生同種果，怎麼

可以互從推知呢？或者范先生以一「因果也許有幾種原因」這一層通常稱為原因的紛歧 (Multiplicity of causes)。但是這不過是我們知識沒到精密時暫有的現象，並不是事實上如是。若雷頓在他的論理學導言中有幾句話說得最淺顯。我引他于下：「諸酒可以因事例不同而原因不同；熱可以由燃燒，或摩擦，或電發生。……這種缺點不過是太寬泛或太膚淺的分析的結果。到分析能找出實在是在怎麼一回事——結果的真相——的時候，就可以決定他的惟一而基本的原因的性質」。(The Creighton, An Introductory Logic, p. 244. 同理，一種因也只有一種果。所以我的界說，似乎不應該引起讀者的誤會。

范先生以為廣義的因果律就是充足理由的原理。我的淺見以為，這也不甚妥適。首先稱說這一個原理是萊勃尼茲。他說：「由充足理由的原理，我們判定若沒有充足理由解釋何以事實或命題恰是這樣而不是別樣，沒有一事實是真實，沒有一命題是真實(雖然這些理由常常為我們所不知道)。(見他的單極論中)。雖然這個原理可以包括廣義的因果律，但是他的範圍廣泛，似乎不應該把他們兩個看做同物。嚴密言之，我們應該分別三個原理：
(甲)充足理由的原理；
(乙)因果的原理——一切現象都為前事所制約；
(丙)齊一的原理，亦稱歸納的原理——同種的原因必有同種的結果。

(二) 人生觀與科學

范先生又說：「他們(指丁文江、王星拱、唐鈺等)都以為……狹義的科學能夠解決人生觀的全部。弄到結局，他們竟至承認人類的意志全受因果律(狹義)的支配，他們看人類直同機械一般，他們否認自由和道德」。關於自由和道德，以下再說。這理我要說對於人生觀與科學的關係，范先生同我的意見，實質上沒有大差異，不過言語上差別，罷了。為什麼呢？
「我在一個痴人的說夢(見努力第五十七期)中說，直接經驗(所與)是科學的起點。所謂起點

就是說科學非科學所能轉移的。范先生說：人類的「先天的形式是由主觀的直覺而得，決不是科學所能干涉」。范先生的「先天的形式」就是「義務意識」。這「義務意識」的確是由直覺而得，(這事還沒有定論，暫且假定的如此)。那末，就是我所直接經驗之一種。那末，范先生的主張同我的有什麼不同呢？

人生觀雖然包含有直覺的部份，但是我們却可以說「科學能解決人生觀的全部」。因為科學所謂「義務意識」是由直覺而來的，而人生觀之所以為人生觀，却是由何種現象而起「義務意識」的問題而不在于「義務意識」。這樣看來，就是說科學可以解決人生觀的全部，也無不可。因為一切科學都含有直覺的部份，這部份是不發生問題的，是無所用其解決的，也從來沒有科學家要解決這部份的。譬如我們能感白色，這有什麼可以解決的；要解決的是如何而才感白色，罷了。范先生所引他的教育哲學體系一段中分倫理規條為形式的內容的。我的意見以為人生觀只是內容的倫理規條的問題，而不是形式的規條的問題。所以以為人生觀不是由直覺而得，科學可以解決人生觀的全部。

或者范先生以為人生觀的直覺的部份是「最重要的部份」；為注重起見，我們應該說科學不能解決人生觀的全部。以為這所謂重要是實用上的重要而非學理上的重要。我們討論科學與人生觀的關係，所爭者是學理問題而不是實用問題。自學理方面看起來，「義務意識」是不成問題，因而不是重要。范先生所謂「義務意識」，就是「做你所自認為善的行為」(見教育哲學體系)。「善」的意義就是「應當做的」。所以這意識，就是「做你所自認為應當做的行為」。這句話，實在不能夠發生一點效力，因為我們所要解決的正是你自認為應當做的到底是不是你應當做的。這個問題推科學可以解決，直覺只可敬謝不敏了。

這樣看來，更可以明白直覺在人生觀上，並不算是最緊要的了。因為他所給與我們的，不過一句贅述的話「做你所自認為應當做的行為」罷了。如范先生自己也以為「所得必然的法則(指被科學所探討的)……是為樹立當然的法則的根據」。當然的法則既須待必然的法則的根據而方可樹立，還用得着什麼直覺呢？

(三)意志自由與道德

范先生說我否認意志自由和道德。我自信我並沒有發表這種渾括的議論。以上不知道范先生何以說我如是主張。

范先生在談王星拱先生的那一談說：「他既以為參與(社會現象)的原動力——意志——全受因果律的支配，那末，所謂參與，充其量也不過是必然的參與，我們對於這種必然的參與，那有責任可講呢？」。恐怕范先生對我也沒有這種懷疑。由這段看來，范先生似乎以為意志如有原因，就無責任可言；所以說我是否認道德，因為我是主張意志有原因的。范先生說，意志自由的問題是「自古迄今尚未解決的謎」。當然我不敢冒昧來嘗試解決，但我們雖不能解決，却至少可以研究這謎到底是不是是一個謎。

我的淺見，以為「意志受因果律的支配」同一個人對於他的活動應該負責」是不相矛盾的命題。這點，我在心理現象與因果律中(庚)段(見努力第五六十期)已經簡單地說過。不知道何以范先生說我否認道德的責任。

關於意志有因與道德的責任不相衝突的理由，我姑且再說幾句。

(甲)「意志自由」這話本來有二義。鮑爾森在他的倫理體系第二卷第九章中「把他分初心理的及玄學的。他說：『前者是指以自己的意志起決心及行為的能力(抉擇的自由)；後者是說意志或於特殊決心的自身沒有原因』(T. Parson, A System of Philosophy, Chap. IX)他在同章又說：『道德上的負責及法律上的負責不過根據于心理的自由』。我在心理現象與因果律中所否認的只是意志的玄學的自由(即意志無因)。並沒有否認心理上的自由。怎麼可以說我否認道德上責任呢？

(乙)倘是有人說：我的意志既為某些原因所制約，那末，你們去請那些原因負責，好了；不要問我。然而我們所謂要一個人負責，不過說我們可以因他的行為的惡果而加以相當的刑罰。這刑罰的目的，正是要對治那些原因。因為意志的

這些原因是在那個人的身上，因之，刑罰也加在那個人的身上，期望能消滅這些原因或防阻他使不至發覺。所以我們如知道惡果的原因不在他的身上，如一個人餓了五六日以後，偷了三塊餅乾之類，我們就不加罰於他而只設法改良他的環境；因為這行為的主要原因不在他而在環境。又如白癡的人做壞事，我們不施刑罰；因為在這種人，施刑不能對治做壞事的原因。若說作惡既竟是全由因果的必然關係，何以要對治。我們可以答說，社會的對治，也是因果的必然關係。

(丙)以上所說，或者有人以為只能說明意志有因不悖於負責原理，而不能免去把人生弄成毫無意味的結局。他們以為我的意志既有原因，我的學問功業及其他活動，都是許多原因的成績，還有什麼意味呢？我且請問所謂我者是什麼東西，難道這些意志和意志的原因(即性格，習慣等)不是我嗎？那末，所謂許多原因的成績，不就是我的成績嗎？

也許又有人說：意志的近因，如性情習慣等，固然是我；但推而極之，性格習慣等，都是遺傳和從前環境的結果。所以我的事業，尋根究底，只是遺傳和環境的成績；有什麼意味可言呢？這有兩層解答。(一)自今溯前，我固是許多非我的原因的結晶品；而自今推後，我却有許多非我的結果的原動力。我覺得這將來的意味正無窮哩，何至於毫無意味呢？

(二)我之為我，固然是遺傳及從前環境的結果；但是除却此我，却沒有別的我。此是我惟一的所存。我何至覺得他的活動毫無意味呢？或以此我不過是種種前因的結果，因而斷定一切世事都無意味，像佛法小乘教所主張的；也未嘗不是一持之有故。不過大多數人都不作如是觀，並不因此我是因緣和合而成而對於學問事業等失掉興味，罷了。

以上拉拉雜雜說了許多話，不過要說明我前此幾篇議論的立腳點，並不是系統的討論。亂雜無章的地方，只得請讀者原諒了。

日本震災和精神上的損失

(叔水)

日本此次受了空前的大地震，在幾分鐘之內，把一個繁華富麗的東京，橫濱，和沿海一帶的許多重要市鎮，幾乎完全燬滅了。此種災難，在許多重要市鎮，那種迅速，震蕩，慘痛，哀傷，覺身當其境的，那種迷離，震蕩，慘痛，哀傷，覺得自然界勢力的強大，而人力終歸無權；這些可憐的心理必定完全佔據了罹災者的心腦，是不言可知的了。不過在離災地稍遠，居在旁觀地位的人們，看見這種大災難，第一個觀念，就是損失。我們計算人口的損失，東京有幾十幾萬，橫濱有幾十幾萬；物質的損失，東京有幾十幾萬，橫濱有幾十幾萬；某種東西損失了是可以恢復的，某種東西是不可以恢復的；某處的損失，用甚麼方法來救濟，用甚麼方法來恢復；讀者看看這十幾天來，各處新聞的記載，不都是這一類的話麼？

損失，巨大的損失，這自然是日本此次大災難的結果。但是就物質方面說起來，有的損失，固可說是日本的不幸，有的損失，正可說是日本的幸福。換一句話說，就是有些損失，是真正的損失，有些損失，不是真正的損失。譬如東京的帝國大學，圖書館，博物館，各重要的文化組織的破壞與毀滅，是真正的損失，而東京的炮兵工廠，橫濱的兵工廠，橫濱的海軍軍港，這些反文化組織的破壞與毀滅，乃對於日本是有利益的，不得謂為損失。

我們說這話，並無絲毫幸災樂禍的意思，大約有思想的日本人，也是贊同這個意思的。我們現在要注意的，是物質上的損失，無論是有益無益，要恢復起來，都不是甚麼難的事體。固然有許多文化的產品，如帝國大學的研究報告，圖書館中的古人絕版的書籍，以及博物館中不可再得的物品，一旦燬滅了，要求恢復，已是不可能的事。但是這一類的損失，我們與其說他是物質的，不如說他是精神的，較為恰當一些。不過我所說的精神上的損失，還不在此，我

們記得前幾年日本有一個大本教，振教的是一個婦人。她自覺得有預言的本領。據說曾預言一九〇五年日俄之戰，一九一四年日本與德國之戰，都有了應驗。於是日本一般的人，很相信她，大本教的勢力也非常發達。後來因為她預言一九二三年日本有大災，應行遷都，日本政府以為她搖亂人心，遂把這個教禁止了。我們對於日本政府這種明敏的處置，除了贊賞之外，沒有別的話。但是我想日本的一般人，經過了此次大災之後，不免要精神震蕩失次，將來再有大本教，或類似大本教的東西出現，也是不可知的事。總而言之，經過一番劫難死傷之後，人民的宗教心必定特別發達，倘若不幸而宗教上有甚麼腐敗的種子，自然也有了回春的機會，這是我所說的精神上的損失的第一件。

第二自我上文說的那種自然界勢力的強大和人力無權的感覺。我們近世的文明，建築在一個很重要的觀念上。就是培根所說的「征服天然」。一切自然現象的研究，都是想了解天然的定律；懂得天然的定律，纔能夠驅策天然的勢力。但是在我們應用天然勢力的當中，竟發生了一種勢力，他的偉大同我們的力量比起來，簡直是不可方物。我們幾十年幾百年積寸累所得的，他可以用幾分鐘的力量，燬滅淨盡。這樣看起來，我們征服天然的信仰，不是要完全掃地嗎？我們豈不要說：「吃飯，飲酒，而且尋樂，因為明天你容許就要死了」嗎？

這樣的反動都是意中的事。日本人隔震災的時候還最近，他們的感想如何反應，我們還不能預測；至於我們國內精神所起擾亂已可以看見一斑了。當日本震災發生以後，我們國內就有所謂「世界宗教大同會」的傳單發見。甚麼「八月十五前後，普世界有空前大災，世界人類當死三分之一」；甚麼「全球發見大日蝕，五日五夜，天地昏暗，並有最大地震，大海嘯，大雷電，實屬空前絕後之天災人禍」；這種荒謬絕倫的話，居然不脛而遍國內，弄得各處人心惶惶了。我們曉得所謂「世界宗教大同會」，原是四川妖人唐景章創的。煥章自稱奉上帝命來統六一六六，做世界第七教主。他現在正在著書批評各教的經典，

「書成以後，天有空前震動，地有空前崩裂，日月有空前黑暗，海水有空前翻湧。」（這是他的徒弟金鏡說的話）他自己又著「一本書，叫甚麼霹靂一聲，說今年七八月間，天降大災，為他做作聖的證據（見九月十一日申報的重慶通信）。這些話本來是妖人詭譎惑人心作用，在平常的時候，是沒人敢公然傳佈的。不意自日本震災以後，大家真覺得世界末日不久就到，那世界宗教大同會的傳單，真是天機的洩漏，連吃屎吃尿都要跟著去做。這簡直是率人而人于狗道，要說精神上的損失，還是不輕一點的話。

這種精神上的破壞與損失，在有識者看來，比地震的破壞與損失還要可怕。中國科學社會經出有關通告，他中間有一段說：「夫日蝕在朔，月蝕在望，即合全蝕，為時不過數分，自非居南北極內，決無數日不見日出之理，此天文常識，不待深辯。至地震海嘯難無由前知，然此二者必與火山地震帶有關。日本因地居火山帶中，地震乃其常事。即如此次東京一帶之大地震在歷史上亦有統計可稽，決非如謠言所云末日一到世界為灰。此種荒謬無稽之談，登之者別有用意，聽者不察，誤於傾信，庸人自擾，為害猶淺；將使社會失其安甯，世界傳為笑柄，別有損於國家者甚大；蓋野蠻與文明之分，正在此對於自然界之智識決之耳。

我們對於這種精神上的恐慌和損失，沒有別的救濟方法，只有科學智識，再多的科學智識。我們雖不敢希望以科學研究的結果，竟能做到的預報，如日蝕的預報和天氣預報一樣，（這容許也是做到的事），但我們很希望以天然智識增加的結果，不至於因了一點災難，就弄得驚惶失措，去走那倒退的路。我們要記得天然的力量，雖然很強大，但總是無意識的，很自然的不像人為的災患的可怕可惡。

用彈藥玉環，鄭必不火。子產不與。次年五月，宋衛陳鄭果然皆大火。神龜子昂得意極了，說：『不用言，鄭又將火』。鄭人卻請用神龜的話，子產說：『神龜不可。子太叔說：『一室以保民也。若用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憂焉？』子產說：『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高為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或不信。』遂不與，亦不復火。

子產的話，及鄭國不復火的事，都可以幫助我們曉得對付預言的方法。我們應知大本教的預言，不過是「多言而中」，在心理學上的果然律上說起來，本來沒有甚麼微渺不可測的意思，至于因日本震災後而起來的預言，更不消說了。

但我們再回看一，這個富強條件是什麼？我們明明知道除了軍備以外，日本不是沒有別的富強的實力的。他的工商業的發達，他的學問藝術的獨立，都能證明他在物質及精神兩方面，是能日往月邁，向進步的路上走去的。但這個情形不是便是世界各國承認日本為列強之一的條件？日本人所以自豪的，也是不是這個新文明？我們大家知道，日本的升為強國，是始於甲午戰勝中國之後的。其後他又打败了俄國，併吞了高麗，於是歐美的列強，始恍然于日本的不可輕視，終於把他拉入了他們的團體之內。日本自己因此也就更加勉勵，更加自信。不恤以己國及他國民所流的血，去滋補他的凶肥的軀體了。至于中國呢？他在國際上的地位，既與甲午以前的日本相同，現在眼看日本添了武力，一躍而為列強之一，受世界各國的尊敬和畏懼，自然也就

對於今後日本的一個希望

衡哲

這是多麼可悲的一個國際的變遷啊！固然，當自稱人擴張的大潮流席捲太平洋時，若使日本不以軍備自衛，或者他將已與非列強等遭到了同樣的命運。所以在一方面看來，日本的側重武力，也是環境迫出來的，也是一種自衛的急策。由自衛的武力，變為侵略的武力，是極平常的一個歷史公例。所以日本自己方從驚波駭浪中逃出，便又立刻如法泡製了一份巨量的洪水，來驚駭他的隣居了。日本的帝國主義正是自稱人的一個罪案啊！

但這個罪案，是不容永久存在的；這個國際的變遷，是終歸糾正的。歐美列強既不肯改換他們的強國的定義，日本自己又不肯棄甲裁兵，去更正這個變遷，于是自然之神就不得不來代辦這個責任了。日本此次大災的損失，可惜的固然極多，可慶的也不少。東京的砲兵工廠是用甲午戰後中國的賠款所建的，他與日本武力政策的關係，可想而知。其餘橫濱的兵工廠，橫濱的軍港，以及參謀部的軍用地圖，那一樣不是日本戰神的養命燃料啊？現在一旦毀滅，那個凶肥的戰神或者可以逐漸瘦削起來，以至于斃斃。

這些殺人工具的消滅，正是日本在世界公判的面前，為自己謀護的一個黃金機會。自愛的日本人，正可乘此中告于全世界曰：『日本以前的武力政策，是環境迫出來的，他並不是日本富強的根本原因。現在我們深信，除了武力之外，日本儘有他獨立的根基，儘有他富強的道路。我們不願見世界各國永遠以武力作為強國的標準，我們更不願把這個自稱人的罪案，移到自己的身上來；我們不忍再把他同樣的洪水，去淹沒我們的隣居，或是逼迫他們也去製造洪水。看啊！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本已確定了，現在我們將用全力去保存這個地位，這個強國的地位。但你們的強國的定義，是變遷的，是危險的，是不能不改變的。這個改變的責任，你們不願負，中國此時不敢負，除了日本之外，還有誰來擔這個巨大而光榮的責任呢？』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週報

THE ENDEAVOR

73

總發行所 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每份零售價三元
校。郵寄大洋二
分。半年二十六
號。大洋五角；
全年五十二號。
大洋一元。郵費
在內。不通郵區
地點。可用三分
的或一分的郵票
代價。

注意

本期增刊『讀書雜誌』第十四期

我對於鄧初民君與高一涵君討

論國民黨的討論

周明

自去國後，對於祖國的出版物，很少寓目的機會，現在確成個外國化的中國人了。這次東京大地震，竟於逃難之中竟發現『努力』六十六期一份，讀了高一涵先生答鄧初民君的一封信之後，好生快活；但是我覺得還有幾層意思，可以同鄧君討論討論。茲作三層討論：

(1)鄧君說：『政黨與非政黨的區別，純在他們的結合有無共同的政治目的和意見』。又說：『國民黨是有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做綱的』。所以是個政黨。我以為此不過是國民黨的招牌，這正是國民黨受攻擊的所在，這正是試驗國民黨是否政黨的一個試金石。不信就拿國民黨的事實來看：國民黨專出內奸；國民黨只會倒戈。孫陳不是忠誠嗎？洪，黃，楊，唐等不是國民黨的中堅，不是孫大元帥的心腹嗎？現在怎麼樣！廣東不是國民黨的根據地，中心點嗎？現在民不民，權不權了！四川不是國民黨最占勢力的地方嗎？這十幾年來享夠他們的福了！人民的財產被搶完了！

人民的生命犧牲多了！『匪四川』的美名造成了！這都是國民黨中最忠心，曾幾次在大元帥帳下受過教的好漢們的成績，也是他們的主義，他們的黨員已佈滿四川了。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是這樣講的嗎？共同的政治目的和意見在那裏？配稱為政黨的地方又在那裏嗎？再不徹底改革，不但會把數十年的歷史和信仰，都要喪去；還會把老功臣，弄成大奸賊，不給他爭個鬼的頭銜不止。不知鄧君以為如何？

(2)鄧君說：『國民黨始終是一個革命黨』。我以為這始終是一個革命黨，未見就都是政黨的。正當行為；始終是一個革命黨，並不是好話，沒有條件是不成的。因為孫陳對於『滿清』，『洪憲』，『革命是革命，孫陳互鬥也是革命；民二熊（克武）楊（庶堪）獨立是革命，民九熊楊互鬥也是革命。要是始終是一個革命，就不失為政黨，以上就都是政黨的行為了。所以愈革命愈亂，愈革命愈信仰。我以為革命並不是政黨的。一天職，說始終是一個革命黨就不失為政黨，那是認定政黨為革命黨了。無怪乎國民黨只會倒戈，只會搞亂！革革革去，革到黨魁的面前了！

(3)鄧君說：『國民黨的革命論，已不是國民黨獨有的主張，差不多成了一般的共同趨向了。我以為國民黨的『革命論』，已成爲歷史上的陳物，不是現代濟世的良方了。不但沒有一般同情的價值；恐怕就是本黨也不見得一致罷！要是一致，還會分裂麼？現在是二十世紀了，『社會問題發生了』，一般的趨向是『社會主義了』！國民黨不但主張社會主義，還在那裏調兵遣將，今天攻打湖南；明天又攻打四川。軍閥這末推倒，國民黨又把軍閥製造出來了，這是一般的主張嗎？國民黨是誰的國民黨？人都在主張推倒軍閥，國民黨卻要製造軍閥，這不是大反民意嗎？總之，我也很傾慕國民黨的一人，我很希望國民黨趕快覺悟，莫使亡去的烈士們失望；莫把他們的歷史和精神葬送了！我認定現在只有國民黨的力量可以改造中國，但並不是這種『孫大元帥式的國民黨』，做得到的；除非是：(一)國民黨，成爲國民黨的國民黨，不是孫文式的國民黨；也不是集權制的國民黨。(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是孫文等少數人的主張，不是國民黨的社會化的主張，不是以應付環境，不能變易一切，非修改成國民黨的社會化的主張不可。(三)政黨的結合既在具有共同的政治目的和意見，那嗎，就該把具有共同政治目的和意見與否作為出黨入黨的準則。就是孫文不是，也必出黨；段祺瑞同情，也許入黨。使這樣的國民黨，雖不敢斷定他的將來如何？敢說他的前途光明，爲少不會成爲『孫大元帥式的』『一盤散沙的』，國民黨。不但我願意加入，恐怕表同情的還大有人在。

近作西洋史序言

陳衡哲

我的編譯西洋史有兩個動機。其一，是因為近年來讀史的結果，深悟到戰爭是一件反文化的事。但同時，我又信戰爭是一件可以避免的事。避免的方法雖不止一端，然揭穿武人政客的黑幕，揭穿他們愚弄人民的黑幕，却是重要方法中的一個。運用這個方法，當以歷史爲最有功。我們研究西洋歷史的人，對於這一件事業，尤覺得負有重大的責任，因為我們至少應該使人們知道，國際的混亂狀態，不但不是西洋文明的精神，并且是他的一個大缺點。但是把這個狀態當作西洋文明的要素的，正大有人在。我們眼

見西洋歷史受這個委曲，真不能袖手不管了，真不能不起來盡一點解釋的責任了。

第二個動機，是我三年前在北京大學教授西洋史時所得到的。我是最反對注入式教育的一個人。在史學界中，這個方法尤爲無益有害。所以我曾特別注意學生的自己搜索材料，作爲補救或反駁我的演講之用。但這個努力的結果，不過使我感到中文參考書籍的缺乏，于是我便決意辭去教職，專門編書。我的入手的方法，是先用力編一部西洋史大綱，作爲基礎，然後再藉教書及自己研究的機會去積集以下的種種書，『有的獨力可成，有的非合作不行』，『西洋文明史』，『西洋近代史』，『歐亞交通史』，及『白種人勢力擴張史』。

當我方欲着手爲西洋史大綱搜集材料的時候，商務印書館的編輯所所長，王雲五先生，忽以編輯高級中學用的西洋史教科書相囑。此書的性質，雖與我所欲編的西洋史大綱相似，然我起初仍未敢答應。一則因爲教科書的範圍太狹，一則因爲教科書是要按期出版的，而我的搜集材料，至少亦需時三四年。後承商務印書館許以範圍及格式上的通融，而我自己也同時感到教科書在教育上的位置的重要，所以就這件事承諾了。

我編輯此書時，有一個重要的標榜，便是要使真理與興趣，同時實現于讀者的心中。我既不敢將活的歷史，灰埋塵封起來，把他變爲死物；復不敢讓幻想之神，將歷史引誘到他的城內去，做他的恭順奴隸。或者因此之故，我將不能見好於許多的專門歷史家，及專門文學家；但我若能藉此引起少年姊妹兄弟們對於歷史的一點興味，若能幫助他們了解一點歷史的真意，那我的目的也達到了。

但取材及格式的限止，雖大部份已經除去，時間的限止，却仍舊存在。我不能以一人之力，尚須除去半年的旅行，——盡獲我所欲得的材料，盡作我所欲作的結論。因此，此書不能使我自己十分滿意。比如關於戰爭是反文化的一件事，我又何嘗有時間去找到充分的材料，來給我自己向主張一個滿意的辯護呢？這個缺憾，只有待他日另編西洋文明史時再補了。

但教科書減去了教師，便是一本白紙黑字的

買柴的鄉人歇下担子在橋頭一棵楊柳樹下乘涼，時常意外的得到李媽的一大杯涼茶，他們漸漸也帶着自已田地裏產出的豌豆，芋頭之類作報酬。李媽知道他們變賣的錢除贖回大布外，是不肯花費半文的，間會也買幾件時新的點心給他們吃，這在他們感着活在世上最大的歡喜。城裏的點心雖然不上幾個銅子，他們是從天降下來的餒鬼了。我盡了他們的聰明，想到，皇天出世的時候，幾幾中拿來；李媽接着，真個哈哈不住：「難得這樣肥碩！」

有水有樹，夏天自然是最適宜的地方了；冬天又有太陽；老頭子晒着，叫化子提籃，無一不在李媽的門口。

李媽的哥兒長大了。酒鬼父親的模型，也漸漸現得沒有一點差說了。李媽訓罵他們死；一個真於死了，那個，逃到什麼地方當兵。

人都歸咎李媽：早年不到幼嬰堂抱養女孩給孩子做媳婦，有了媳婦，是不會流蕩的。李媽眼見着十媽快要做奶奶，柴米也不像以前缺乏，也深悔自己的失計。但是，高大的瓦屋，消滅於丈夫之手，不也可以希望兒子重行恢復嗎？李媽憤恨而後悔了。駝背姑娘這時很容易得到一頓罵：「前世的冤孽！」

李媽很感空虛，然而別人的恐怖，無意間也能夠使自己的空虛實一點了。始而匪的劫掠，繼而兵的騷擾，有財產，有家庭，以及一切幸福的人們，都鬧得不能安居，只有李媽同駝背姑娘仍然好好的出入茅房。

守城的兵士，漸漸同李媽認識。駝背姑娘起初躲避他們的親近，後來也同伴要小孩一樣，真個更加同情了。李媽的名字通知於全營，有兩個很帶着孩子氣的，簡直用了媽媽的稱呼；從別處說索來的蔬菜同魚肉，都拿到李媽家，自己煮，客一般的款待李媽；衣服請李媽洗有點破破的地方，又很頑皮的要求縫補；李媽的柴木快要燒完了，趁着李媽不在家，站在橋頭勸買幾担，李媽回來，很發的叫怨，他們便一溜煙跑了。李媽用了寂寞的眼光望着他們跑，隨又默默的坐在板橋上了。

李媽的不可挽救的命運到了，駝背姑娘死了

一切事由王媽佈置，李媽只是不斷的號哭。李爺死，不能忘記，以後是沒有這樣號哭過的了。李媽要埋在河邊的荒地，王媽叫人扛到城南十里的官山。李媽情願獨睡，王媽苦賴在一塊地做伴。這小小的死，牽動了全城的悲劇；祖父們在門；小孩們從壁縫，太太用食點，同行當的還子用哀詞。李媽只是沈沈的想，拾頭的勇氣，大約也沒有了。

李媽算是熟悉「死」的了，然而很少想到自己也會死的事。眼淚乾了又有，終於也同平常一樣，藏若不用。有時從街上回來，發見短少了幾件衣服，便又記起了什麼似的，仍是一場哭。太太們對於失物，雖然很難放心下去，落在李媽頭上，是不會受苛責的，李媽也便並不十分艱苦一年的過下去了。

今年夏天來了一個單身漢，年紀三十歲上下，一向覓着孤寡婆家居住，昔地裏時常奇怪李媽的哥兒；有娘不知道孝敬。一日，想到，李媽門口樹蔭下設茶座，生意必定很好，跑去商量李媽。自然，李媽是無有不方便。

人們不是從前的客情了，用的是雙銅子，每碗拘兩枚，值得四文，水，不花本錢，除價茶葉同柴炭，可以賺米半升。那漢子苦笑着李媽不再洗衣服：「到了死的日子，還是跑！」李媽也就過着未曾經驗的安逸了。然而寂寞！疑心這不是事實；成天悶着。王媽帶着孫兒來談天：「老來的好辦法，」李媽也暗笑，然而不像王媽笑的自然，富人的驕傲，窮人的委隨，競爭者的嫉視，失業者的喪氣，統行混合一起。

每天，那漢子提着銅銀忙進出口老實說，不是李媽，任憑怎樣的仙地，來客也決不若是其擁擠。然而李媽並不現得幾大的歡欣，照例招呼聲罷了。晚上，漢子預備辦明天的茶葉，鋪好的掉椅當中，只有李媽一人，除掉遠方的行人從橋上才手過來，只有楊柳樹上的蟬鳴。朝而望去，遠遠一帶山坡，山嶺黑簇簇，好像正在操演的兵隊，然而李媽知道這是松林；還有層層疊疊被青草覆蓋着的地方，比河邊荒地更是冷靜。

李媽似乎漸漸熱鬧了，不時也帶着取捨茶碗

對待王媽，自然不是當年的體恤，然而也不是極洋洋的嘲笑，格外現出殷勤，不是向來於百忙中加給一般鄉人的殷勤，令人受着不大過意，而且感到有點不可磨滅的了。

王媽很不安：「我只私地向三太太講過，三太太最是愛護李媽的，而且本家！」李媽這幾年來往三太太很密，反覆說着：「人很好，比大冤家只大四歲。唉！拿不到自己兒的福，累人的！」三太太失了往日的殷勤，無精打采的答着，李媽也只有無精打采的回去了。

姑娘們美而輕便的衣服，好久沒有放在李媽的茅房當前；年青的母親們苦拉着孩子含乳頭：「城外有老虎，你不怕，我怕！」只有城門口商店裏的小家伙同驢子貪戀着河邊的青草一樣，時時刻刻跑到土坡，然而李媽似乎不見這飛來爬去的小蟲，荷包裡雖然有銅子，糖果是不再買的了。

那漢子不能不走。李媽在這世界上唯一的希望，是她的逃到什麼地方的冤家，倘若他沒有吃子彈，倘若他的脾氣改過來。

一九二二·八·二十九，作於北大西齋。

政治思想的研究 (續)

宗教改革

話

路德焚燒教王的命令，很可以表示出來他反抗強權壓迫的精神。但是他祇打倒教會的強權，對於君主的強權，却主張無抵抗的服從。(Martin Luther) 所以路德運動的動機，原來是由愛惜自由和尊重別人的權利而起的；結果反成爲一個極力擁護「專制主義」(Authoritarianism) 的首領，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一五二四年德國農民的反亂，在現在看起來，却是當然的事體，一如要求廢止農奴，廢止任意裁決的刑罰，允許魚鱗的自由權，和工錢！可是路德却認爲太過，極力的非難。這都他主張「一服從的學說」的結果。

但是到了後來德國的皇帝和新教派的君主完全破裂的時候，他又不大主張當初一味服從的學說，如說在暴虐政治之下，自衛是基督教徒的權利。如果上帝不遵守管束他自身的法律，人民便沒有服從的義務。路德的思想這樣一變，使佈下後來新教徒中革命思想的種子，決定宗教戰爭期中政治思想趨向的途徑。

(三) 米蘭克東

米蘭克東 (Philip Melancthon) (一四九七—一五六〇) 是路德愛友，可是他的腦筋却和路德完全不同。所以曾林 (Dummling) 說：「路德是個粗暴的，挑戰的，和大胆的德人，還沒有脫去中古教士的精神上的習慣；米蘭克東是個精細的，寬和的，和胆小的德人，並且深受那中古在北歐攻擊一切的人文派精神的薰染」。〔見政治學史第二冊十四頁。〕路德不但攻擊天主教的哲學，並想把那和神學有密切關係的亞里士多德的哲學一掃而空；但是米氏關於宗教改革的著作，却以亞氏爲指南針，並很發美亞氏的倫理學和政治學。米氏的思想雖然有矛盾衝突的地方，可是他却建設起來一種很有效用的道德哲學和政治哲學的系統。他會受過路德的薰陶，故他的議論根據也建築在經典的上述。

米氏議論多由「自然權利」(ius naturalis) 或「自然法」(Lex Naturalis) 一個基礎上發生出來的。

他以為人類正常生活的實際的規律，都包括在自然法之內。自然法的原理便成爲私權和自由的基礎。十誡 (Decalogue) 中所說的「汝毋竊」，就是說明各人的私有權。可是他受了那時情勢一新教派的君主竭力沒收教會的財產——影響，所以又說如果有人妄用財產，便可用政治的權力去剝奪他的。他又以爲自由並不同奴隸制度相矛盾，在他看來，奴隸制度是很和自然法相調合的。簡單說起來，他受了聖經上服從教訓的影響，認定政府是合乎自然的神制，故人民服從政府也是合乎自然法則的。

他說：政府的特種職務在刑肉刑懲罰犯罪人

，好維持國內的治安，並提倡道德和真正的宗教。官吏的職務就在掃除錯誤的信仰和異端。政府雖然不能干涉精神界的事項，但是根據聖潔神聖的理由，可以用國權去強制其效。關於內部的信仰雖然不要官吏干涉，可是關於由信仰而表示出來的事務却要官吏去干涉。但是決定什麼是異端，怎麼稱爲異端是聖潔神聖，這樣的事務，祇由政教兩界貴族合組的機關決定。故米氏的決定信仰和教規的最高機關，就是宗教議會。他所說明的議會，既不是君主制的，又不是平民制的，從組織和性質上看來，却是貴族制的。

米氏雖然主張政府的職權，祇注意在外界的關係和利益，但是這種關係和利益却不必以物質的事件爲限。他再三的說：治者的職務，不僅僅在關心肉體上的幸福，並且要關心精神上的幸福。但是官吏的職務和天賦的職務也不相混。後者在以傳授教義爲事，前者在以維持教會上帝的形式和行爲爲事。國家和教會乃是殊途同歸的兩個機關，他們分途合作，以便達到敬事上帝同一目的。這種理論雖然和中世紀的政府義務專在爲教會鼓勵真正的信仰的學說，沒有什麼大差別；但是在那時實際上，凡屬於路德派的國家，政教兩權的關係，却和中古不同，因爲那時教會祇垂手站在政權之下，漸漸失掉重要的位置了。

來稿

中俄會議——爲了誰的利益

（高尙德）

帝國主義之侵畧呢？——中華民族之獨立呢？承認蘇聯——中俄同盟

最近的消息，謂蘇俄代表加拉罕，與王正廷之間，已有了解的傾向，渴望經年之中俄會議，不久即可開始；同時又有傳說，且謂會議開始已定在十月十一日。十月十一日開始之說，恐未見得已如是確定；但證以加拉罕對華態度之誠摯，若北京外交能脫開歷來交民巷之愚弄，以人民利益的見地接待蘇俄，則吾人敢斷定，會議之開始爲期必不遠了。

向。一是國際帝國主義的政策，他所代表的勢力現已在王正廷背後努力活動，忙著替教徒編造腳本，要他于會議時照之演唱。一是國民向解放的努力，有人覺着這還不過是個希望，但他的趨向則在要改正外交上親帝國主義的慣習，而求成爲自主的獨立。

對於中俄外交，國際帝國主義的態度是怎樣呢？我們可以舉美國來做代表。自加拉罕蒞華以來，美國在報章通信報忙傳了，大家一致或明或暗的做起反對承認俄國的宣傳，尤其顯著的，是中美通社和密勒氏評論報。密勒氏評論報於九月八日之一期內，載有一文名曰「美國緣何不承認俄國」(Why America Refuse to Recognize Russia)，這是許士答美國勞動聯合會剛博斯(Gomperz)的一封信，在七月裡就發表了，密勒報現又將他加心在意的登出，其作用何在已屬顯然，而該報似乎還怕用心不明，更於是文首加了一段附錄：

「這要將許士答國務卿全信重提，全因俄國現下提議與中國交涉，有取得終結承認之意。這種對中國突露鋒的態度的。說他是友誼的提醒，實才不如說他是命令口氣的警告；不啻公然說：美國據這些「理由」不承認俄國，看你附屬於列強的中國，這敢不從洋大人的指揮，單獨去承認過激派俄國嗎？這那能不說是對「有獨立主權的中國」一個公然的侮辱？然而正因爲有這樣，他們對於中俄外交的態度却明確的表示了：他們態度最顯露的一點，就是不讓中國承認蘇聯俄國。帝國主義因何不讓中國承認俄國呢？這理由是很容易看出的。假使中國竟敢拿起獨立外交的旗幟，無畏的將俄國承認了，結果必然俄代表要進入東交民巷，成爲外交團之一員，那時他本着外交公開和反對帝國主義的精神，與列強代表周旋起來，不但列強要一切陰謀要被公布於外，而像鐵路共管一類提案，在外交團會議的席上就要先遭了俄代表無情的打擊，這是何等有利的於中國的事！況且俄代表將來種種反對帝國主義的事實，必然日增月進的傳遍了中國人民的了解，認爲蘇聯是中國唯一的朋友；這種情形必定要促成了兩大民族親密的同盟。這同盟是包括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和全世界五分之

一的領土，而且是世界上富有天產的部分，其勢力必成爲列強中最大的一個危險，是要使帝國主義的全世界震駭而戰慄的。這更是何等有利於中國的事！然而中國的「利」正是列強的「不利」，承認俄國既然是與列強這麼些可怕的害處，則他們當然要指揮中國勿將俄國承認。

但是，英美報紙同時又是鼓吹中俄會議之速開，這豈不是被人誤會爲與上述的態度矛盾麼？然而明乎北京當局是親帝國主義，明乎列強要藉中俄會議實現之野心，吾人將馬上了解一個單純的中俄會議，將予列強以莫大的收穫。帝國主義計劃於這會議中，一方面成立一種中俄商業協定，以中國爲驛站將他們的經濟勢力伸入東俄；他方面在「收回主權」名義之下，中國將中東路與外蒙古收回，再做一番驛站，按照了華盛頓會的大原則，將他捧送與帝國主義（美使最近最近哈爾濱之演說，很可以表明這種貪求）。中俄會議他們既可圖如許大利，他們當然要希望他之速開。

說到中國人民對於中俄外交的意態，是顯然而易解的，是可能從哈爾濱滿陽直到北京一路對於蘇俄代表加拉罕熱烈的歡迎表示出的。單以北京一隅而論，除開參加的官僚分子所代表的意見，一切人民的表示，從車站的歡呼以至許多招待宴上之演說，莫不都是對於蘇俄深刻的同情；尤顯然的，是北京學生聯合會聲明國民對於蘇聯之承認。人民所以對蘇聯有如是熱忱，顯然不單是爲了俄國放棄帝政時代的侵略，將依一九一九及一九二〇年兩次宣言以爲對華之準則，且是在了解了與蘇俄聯合共抗帝國主義之重要。且有許多國民更進一步的了解：他們現在在英美與外交系主奴結托的壓迫之下，所謂蒙古之交涉，並與中國人民無何等利益，反而要替英美帝國主義多加一塊殖民地，替曹吳或張作霖諸大軍閥添增地盤，使他們更有力量來壓迫中國人民，中東路的收回（其實此路現不在蘇俄手中，而在中國政府與列強共同放任的白黨手裏），是否能交在國民手中，而不被列強依據華盛頓會議的決議明目張膽的搶去，實是很大的問題。明白的國人，必能看清現狀的重要，不在與俄國論斤論兩，替列強計較這些瑣屑，而在如何與俄國成立親交的

的關係，共同來反對英美等帝國主義的國家，爭得中國獨立與自由。這種意態，是顯然已在人民中猛烈的發展了。

歸結一句，若將帝國主義對於中俄外交的態度與中國人民的態度再作一比較，則是顯然的相反。帝國主義的，在防堵中俄兩民族之親善，擴大他們的侵畧利益，故極力破壞中國對於蘇聯之承認，只要一個中俄會議來成就他們的自然劫奪，反之在中國人民的意見，認爲獨立與自由去聯蘇俄是第一重要，其餘的關係都是次要的，是於親交之下自然而然的就建立了的；故注重在先承認蘇俄。這兩種趨向的衝突，寫明了中國今日重要的政治情形：中俄外交也有兩種趨向要衝突的一事，就是中國人民與帝國主義開戰的一件。在這個會議裏，說將有的是中俄之爭，不如說是中俄共同對付帝國主義之爭！

於此要問到王正廷的態度了。現在是有二種路擺在面前，教徒將走的是那一條？這從帝國主義的侵畧政策呢？還是依照人民爭獨立利益之意圖呢？已有二事，告我們教徒對於中俄外交所持的態度：一，教徒日前招待新聞記者，表示中俄外交注重在成立商業協定；二，本外交系機關平民日報於其開張的第一日（九月二十日），便登有一段：

「……惟喀氏（加拉罕）之意，終以承認蘇俄政府爲開會之前提，日前京報社即振青君，以該社名義，在北京飯店邀宴喀氏。席間互相討論中俄外交問題，喀氏演說中，亦表示此意，記者特以此問題訪諸熟悉外交情形者（一），討論向來國際之慣例，以爲喀氏此種論調，似有根本錯誤之處。設將來開會，因此阻礙，則中國難任其咎。（以下略舉三種所謂根本錯誤之「理由」。）

這不問而知是王教徒的宣傳了。甘心做帝國主義之走狗，違背人民最好的利益，用一句外交套語，真是「不勝遺憾」！然而英美曹吳外交系主奴結托之北京政府，我們何能責他們以愛國，又何能責他們以不賣國？這次中俄外交更要使我們認清軍閥官僚帝國主義與我們之勢不兩立了！

國人起來，起來自動的與蘇俄結成反帝國主義的同盟！

（八、二十七、一九二二）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週報

總發行所 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THE ENDEAVOR

74

每號零售銀元三枚。郵寄大洋二分。半年二十六號。大洋五角。全年五十二號。大洋一元。郵費在內。不通郵匯地點。可用三分的或一分的郵票代價。

這一週

不值批評的批評

「發揚國光，鞏固國圍；增進社會福利，擁護人道尊嚴；……永矢成遵，匪之無極」的中華民國的「神聖尊嚴」的憲法，竟出自南北傾軋離解四播的議員之手！

執行「中華民國之行政權」，「對外國為民國代表」，「以手賊遵守憲法」的中華民國大總統，居然舉出辛亥年撰擬廣州共和革命軍，及討伐西南護國軍總司令的曹錕！

停頓至十年之久，開會到二百零二次之多，總計十三章一百四十一條的國家根本大法，竟在總共不出兩點半鐘以內的三讀會中，把全文完全通過！

號稱採取聯邦主義的憲法，號稱擁護省憲的憲法，號稱尊重省權的憲法，並「省憲法」的名稱都不採用，而且連省制和縣制都規定了，廣東雲南各省且不說，到底省制將來怎樣對付湖南四川？

我們早就說過：武力不能統一，幾派首領人物結合也不能統一；分隸式的和平會議不作統一，土匪式的佔據地盤主義也不能統一。將來統一的一線光明，全仗着這個滿足人意的憲法，試問這個憲法怎能達到這個目的！

沒有憲法固然是國家的大不幸，有憲法而不

能實行尤其是國家的大不幸。約法雖不完備，還足以代表革命政府的主張，袁世凱破壞他，還有人出來保障；這次憲法將到底看有何人出來替他保障！

美國憲法宣布的時候，有許多憲法會議的議員著書立說的辯護他，闡明他；我國憲法會議諸公，何人夠得上著書立說，何人的著書立說可以引得起社會的信仰！

又何怪乎雙十節天安門前的人民，祇注意表彰憲法懸掛憲法的彩樓帶燈，並昂助着中央公園的煙火；又何怪他們看見了一個好看的煙火，歡欣鼓舞之情，看憲法比高萬倍呢！

保存古物最好的辦法

溥儀出賣古物，各省人一齊打電報來反對，不許他公賣。其實這種主張，有其應用處！東西在他手裏，你們不許他公賣，難道你們也能禁止他私賣嗎？雖然他不私賣，難道你們能夠使他的用人也不偷賣麼？

我說，根本的解決法，不是這樣辦，溥儀當甚麼地方得來這些東西？不用說是中國歷代帝王傳下來的。歷代帝王傳下的寶物，合法繼承人，當然不是中華民國，當然不是住住乾宮的貴族平民愛新覺羅溥儀。中華民國一直的收回所有權就完了。為甚麼放在他手裏！

不過，中華民國是一事，中華民國的作官的，又是一事。中華民國的作官的，沒有許多好東西。若是把這種寶物交給他們看管，結果還不是「監守自盜」！我主張由政府聘請一個歐美管理陳列館有經驗有聲望的人，來作一個安格聯式的總管。把皇宮完全交給他們看管，作為一個大陳列館。

（皇宮若作別用，無端作議院，作行政署，皆極可惜。）把全國境內所有的古物，連我們朋友溥儀先生現有的一份也在內，一齊作為內中的陳列品。這樣可以作世界上一種獨一無二的大觀。將來展覽的收入，也可以一部份，津貼溥儀先生。這樣豈不是公私兩便麼？

討論「對於國民黨的討論」

余惟一

努力六十六期，載有高一涵先生的「我對於國民黨的態度」，努力六十七期，載有鄒德高君的「讀了一涵先生我對於國民黨的態度」以後，這兩篇文章，讀我的觀察，對於國民黨的討論，差不多算告了一個段落。最近努力七十三期，又載有周明君的「我對於鄒初民君與高一涵君討論國民黨的討論」，我讀了這篇文章以後，不覺引起了討論的興趣，禁不住把他寫出來與周明君討論。我希望我國內心對未死的人們，多加入這個討論的團體，把他討論到澈底澄清的時候，一方面可以作為國民黨的諍言，一方面可以決定今後我們對於改革政治的趨向；因為國民黨對於中國的前途，關係非常重大，我們不能忽視，且不可忽視。

先討論周明君的三項意見：
（一）周君說：初民君的「政黨與非政黨的問題」，確在他的結合有無共同的政治目的和意見。及「國民黨是有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做黨綱的，所以是個政黨。」兩層，說得有：

這不過是國民黨的招牌，這正是國民黨受攻擊的所在，這正是國民黨是否政黨的一個試金石。

他的第一層意思是「國民黨不配稱為「有共同的政治目的和意見」的政黨，所以他又說：國民黨，專出內奸，國民黨只會倒戈。孫陳不是忠難嗎？洪楊黃唐不是國民黨的中堅，不是偉大元帥的心腹嗎？現在怎麼樣？

我以為此項事實，不能證明國民黨是沒有共同的政治目的和意見的政黨。因為凡是一個黨，要是同有兩項以上的政策發現於社會，才算是沒有共同的政治目的和意見。如國民黨既以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做黨綱，同時又有一部分黨員以聯省自治或無政府主義做政治目的，那周君的話就對了。但是國民黨從沒有這樣的情形發現過。未周君以為有了叛徒，就算是沒有共同的政治目的和意見嗎？若如是，周君太未計時間問題了。

叛黨之徒，在未叛以前是黨員。在既叛以後，就與黨離關係，就不是黨員了。既失去黨員的資格，無論他有何種行為和政見，與黨又有何涉呢？且一個黨的規約，只能訓練或希望黨員不叛黨，不能禁止或強制黨員不叛黨。道合則留，不合則去，縱有叛徒發生，與黨的本身又何損呢？若如周君所說，怕世界上莫有政黨了。

他的第二層意思是：國民黨不是以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做黨綱的政黨。所以他又說：廣東不是國民黨的根據地，中心點嗎？現在民不民，權不權了。四川不是國民黨最占勢力的地方嗎？這十幾年來享夠他們的福了！人民的財產被搶完了，人民的生命犧牲多了！「匪四川」的美名造成了！

我以為此層太不着實際。陳獨秀先生在獨導第三十一與三十二期合刊上北京政變與國民黨文中曾說過：「國民黨兩次在廣東執政，為期尚短，雖無什麼積極的建設，而消極未曾壓制人民黨會社出版之自由，這是我們親見的。」拿獨秀先生這幾句話看來，廣東未見得就與周君所說「民不民，權不權」嗎？且國民黨在廣東雖比較占優勢，然尚在多事之秋，什麼陳逆叛國，什麼北軍南征，……無時或已，在革命尚未成功以前，怎麼就要別人實現其主義呢？周君也未免求

幼過速了。至於四川方面，周君說的話更不確切。國民黨的黨員在四川雖多，然最占勢力還說不上。歷來四川的督軍省長，有幾人是國民黨的黨員？國民黨的黨員，有好些是有四川的政權？故四川莫說不如周君所言，就如周君所言，人民的生命被這完了，人民的生命犧牲多了，匪四川的美名也造成了，國民黨也負不了這許多責任。周君不是錯怪了人嗎？

「一層，說得有：我以為這始終是一個革命黨，未見得就是政黨的正常工作；始終是一個革命黨，並不是好話，沒有條件是不成的。」

他的第一層意思是：不承認政黨就是革命黨。所以他又說：我以為革命黨並不是政黨的唯一天賦，說始終是一個革命黨，就不失為政黨，那是認定政黨為革命黨了。

對阿！周君說的話不錯，不過周君太不講究邏輯，把周君的話聽錯了。查周君與高一涵先生信中，有「國民黨是有一種超越個人的主張的政黨」，又有「國民黨始終是一個革命黨」，把周君這兩句話綜合起來，意思就是說：國民黨是有一種超越個人的主張而以為革命黨手段的政黨。周君以一種逆推的方法，認周君的話為：凡政黨都是革命黨。這好比周君說：人是動物，而周君就以周君的話為：凡動物都是人了。

他的第二層意思是：不承認國民黨的行為，完全是革命黨的行為，完全是政黨的行為。所以他又說：孫陳對於「滿清」、「洪憲」是革命，孫陳打門也是革命，民二熊楊獨立是革命，民九熊楊互開也是革命，要始終是一個革命，就不失為政黨，以上就都是政黨的行為了。所以愈革命愈亂，愈革命愈失信仰。

孫陳之對於「滿清」、「洪憲」，熊楊之獨立，不用說自然是革命了。然而孫陳之門，熊楊之軍，也可以說是革命的行程，因為不把叛逆及乘志不堅的變節者除盡，終為革命進行的障礙。未必

以革命為手段的政黨，就敢担保無變節的黨員嗎？不幸發生了變節的黨員，未必就不宜當掃除嗎？一掃除變節的黨員，未必就不宜革命黨的行為嗎？未必就不宜政黨的行為嗎？周君也太不寬想而大驚小怪了。我想這不是真正以革命為手段的政黨受攻擊的所在，這才是真正以革命為手段的政黨的一塊明鏡，以後凡意志薄弱及未十分了解黨的人，當不許入黨。

周君對周君說：「國民黨以革命論，已不是國民黨特有的主張，差不多成了一般共同的思想了。」一層，說得有：我以為國民黨的「革命論」，已成為歷史上的陳物，不是現代濟世的良方了。：沒有一般同情的價值。

他的意思是：現在國民黨不當談革命，因為革命已成為歷史上腐舊的事實，沒有人表同情的價值。現在要講社會主義才時新。所以他又說：現在是二十世紀了，「社會問題發生了」，一般的趨向是「社會主義」。

這一層周君有兩點錯誤：(一)革命是進化的，如由專制政府，革成共和政體是革命，又由共和政體，革成無政府「所謂大同」也是革命；而周君認革命為歷史上的陳物。(二)革命是實現主義的手段，不是主義；而周君把「革命論」當成國民黨的主張。老實說一句：國民黨的主張——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演到充類致盡的時候，與周君所稱的社會主義，又有什麼差別？而國民黨所採的實現主義的手段——革命，在中國這種狀態之下，未必又可以免去了。即如周君言，社會主義與三民主義不同，而行社會主義，萬惡的軍閥，輕易就肯把兵權擱去，不為進行的障礙嗎？不採革命手段又怎麼進行呢？周君在這一項中，還說有：國民黨不但主張社會主義，還在那裏調兵遣將，今天攻打湖南，明天又攻打四川，軍閥還未推倒，國民黨又把軍閥製造出來了，這是一般的社會主義嗎？

這不知周君從那裏說起。我從未聽說國民黨調兵遣將去攻打湖南和四川。我祇知道北兵打過四川幾次：(一)盧方，(二)曹錕，(三)吳光新，(四)就是現在尚未出川的盧金山等了。此外派給軍也到過四川幾次，然除了有幾次是奉北方面命而外，受國民黨調遣的幾乎沒有。而周君尚加以「今天」「明天」的形容辭，試問事實在此，理加至否？國民黨製造軍閥一節，更覺莫名其妙。怎麼才叫軍閥？倘若我們給軍閥下個定義，至少也得是「一兵自衛，不以民意為依歸」的大軍官，機動得上軍閥的頭銜嗎？試問國民黨像這樣一軍閥在那裡呀。即使孫、曹、吳、就是周君所謂的軍閥，而孫、曹、吳、們為改造壞極了的中國起見，為想實現真正的民治起見，不得已而採取革命手段，其形式雖與軍閥的行徑相同，而其精神和目的，却與軍閥的行徑大異了。也不是常人所反對的軍閥。

再討論周君說的三民主義：周君說：「我認現在只有國民黨的力量可以改造中國，但祇不是這種孫大元帥式的國民黨，做得到；除非是：(一)國民黨，成為國民黨的國民黨，不是孫文式的國民黨，也不是孫權制的國民黨。(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是孫文等少數人的主張，不是國民黨的社會化的主張，不足以應付環境，不能號召一切，非修改成國民黨的「社會化的」主張不可。(三)改黨的結合既在具有共同的政治目的和意見，那嗎，就該把具有共同政治目的和意見與否作為出黨入黨的準則。就是孫文不是，也必出黨；段祺瑞同情，也許入黨。」

(一)國民黨的黨綱，是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民黨走的途徑，是革命；不是以孫文兩字做黨綱，不是以中山先生向生死，來作革命的終始。不過因一個革命主張的政黨，不能頭緒百出，莫衷一是，故推了首創民國，具百折不回的精神的中山先生來做領袖，以免散沙一盤，彼此不相應的弊病，以期早日得奏成功。怎麼不是國民黨的黨綱？怎麼叫做孫文式的國民黨？至孫權制一層，若現在的中國，不需講革命則已，講革命不愛信仰，服從……則已，若現在的中國非革命

不行，講革命非信仰，服從……不行，不要集權制，試問其何以濟？列甫之得成功，不是由於集權嗎？老實一句話：若把現在中國的改造的方法，想清楚了，犧牲流血尚且不懼，何忌乎一個黨的制度阿！

(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祇然是中山先生等少數人創作，然一變成國民黨的黨綱，也可以說是國民黨的主張了，從來有好多主義，是經幾百千萬人共同商酌出來的阿？也不過是一二學者研究所得，經世人承認後，就成為社會化的主義了。即以周君所舉的社會主義而論，未必是許多人共同研究得來的嗎？也不過是馬克思等的心得，經大眾認可罷了。既是如此，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經了國民黨的認可來做黨綱，也可以說是社會化的主張了。

(三)這一項意思，是不錯的。一個政黨，不能禁止別人表同情；在別人真正表同情後，不應拒絕別人加入。這是對對外方面說，至於對內也一樣。不能擔保黨員無不是，黨員有了不是後，不能勉強留之以貽後患。不過這項意思，怕在國民黨的黨章裏，早已載有了。然而我想國民黨的黨員們，也是很感謝周君的。

貴州人民現在的慘痛情形

ICCS

貴州處在萬山叢中，交通不便，與省外消息非常隔絕。貴州在國內所處地位，又非常微小，就是有些消息，報紙也不常登載，就是登載，也只是載在第五版第六版，為人所不常注意的地方。因此，貴州內地是何境況，就是留心大局的人，也是不能清楚的了。

在我來說貴州人的痛苦以前，先說說貴州政治的現況。貴州的軍閥，只可說彼善於此，實無一個真正好的。那個軍閥得志，政權就在那個軍閥的手內。全國一致反對的治安警察法，在貴州且明白頒佈的施行了。今年自從袁祖銘跑了過後，貴州就在雲南軍閥的手中；起初還拿劉峙來

當僱傭，現在省長一職，也由唐繼堯的兄弟唐繼堯充當了。貴州來貴州的軍隊，大部分是唐繼堯的軍隊；唐繼堯之所以派吳學顯來貴州的，一則是想擴充他的勢力範圍，二來也是想見出門一內吳學顯名士，唐繼堯反攻回滇時所招安的，吳軍在滇奸淫擄掠，唐也不能禁止。貴州既被征服，故貴州人所受的痛苦，就是被世界軍所侵略所壓迫的痛苦。讀者試看後面記載的事實，想安南人朝鮮人的苦痛，或尚不如此能！

(1) 貴州社會秩序之紊亂情形：今只錄貴州平民報七月二十三日的時評，讀者就可想像貴州社會的秩序了。

貴陽市民民可以睡清靜睡下了！

近日以來，貴陽市的現象，可以說是混亂極了！甲說：新街同濟堂被打門進去，搜去生洋百餘元；煙袋茶壺之類，都取走了。眼睜睜的看他們拿去，不敢干涉。乙說：小井坎吳成成的大門被撬開，他家的徒弟叫呼有賊，心的人公然不顧，只管把布拾着走。丙說：三牌坊經濟通的徒弟，還是睡在銀櫃上，被喊起來，站在旁邊，看着打開櫃子拿着走呢。丁說：三官殿楊家的丫頭，在河裡洗衣，被人調戲，就跑到家去關着門，調戲的人，跑去拍門，算是打不進去走了。隔一會有人來說：適才有一人來找，被你家關門，將足打傷，現在要開差了，看這個還是拍來你家嗎？楊家說了許多好話，送五塊錢作養傷費。第二天又來一個人說：昨天有一個人來拍得你家五塊錢去，被查到了，挨了五百軍棍，打得走不動了，看你家怎樣說？又送五塊錢作養傷費。第三天又來一個人說：這回真娶到差子，可是帶傷的那兩個人實在不能去，還是送來住看嗎？又經多方哀求，仍然五塊錢了事。戊說：行動都要注意，嚇！有一人去看戲，不知何時，衣服被人蓋了一個名章，田賦園時，便扭住這人說：他的衣服是偷來的，趕緊驗証，果然有個名章，結果把衣服脫去了事。已說：某書館圖書，在大十字看告示，有一人取出個木圖章，在他的衣服上蓋一下，旁人看他的也很

多，警察也明明看着，等圖某一回頭，即被這書館裏，偷去幾張衣服了事。此外報紙揭載的，十不得一，若社會傳聞，實在寫不了許多，長此以往，怎麼得了！

好了！好了！現在唐繼堯對於社會之不振，人民之受痛苦，已經加派稽查，認真檢閱，我貴陽市民，想來可以睡幾天清靜睡下了！

讀者諸君！看了這個可憐的時評，試問作何感想？在貴州的省會，發現了這人欺人詐財的事，試問明明看見，都不敢管，這是何等「現象」？貴陽是貴州的省會，秩序尚且如此，各縣被蹂躪的情形，可想而知了！報紙對軍隊橫暴的情形，絲毫不敢登載，就是透出一點消息，一如上時評所說：都是以一種希望式，哀求式的態度出之。唉！我貴州人真到存存欲飲而不敢言的境況了！

(2) 貴州交通斷絕情形：貴州的軍隊，已有三萬，民國五年以前，貴州只有一旅兵。然其是極民，不知清純，大股土匪，皆州境內到處皆是，不惟搶劫貨物，而且拉肥豬，一就是北方的綁票，行人直是斷絕往來。本省學生及期中回家者，皆剛抵黔邊即行折回。今將平民報七月二十六日日本省新聞一條錄之如次：

北路局局將斷炊矣！

北路局局，松坎為最旺。去年該局每月征收，不下七八萬。近因通地剝削，路斷人稀，自陰歷五月以來，火食開支尚不敷用，若政府尚不維持，將有斷炊之勢也。

松坎是川黔的孔道，商旅往來必經向地方。讀者試想想以每月收入七八萬元的松坎局，收入甚至不能敷其火食，行旅之斷絕往來可知了。

(3) 軍閥搜括軍費的手段：貴州行旅斷絕，當局均因之大減收入。而軍費的來源，大半靠看贖局，現收入既減，兵隊又格外加多。於是彼等遂發行一種有利兌券，按家強迫分派，不啻人等經濟能力如何。黔民窮苦素著，自不能如數繳納。今將平民報八月二十三日本省新聞錄之如次：

仰收有利兌券之近聞

省軍各戶承買有利兌券，有已繳納三分之一者，亦有尚未繳納者。新聞政府派員核戶催交，並謂如再不繳，即以兵來逼索云云。一般住戶，無不自坐愁城也。

國民以經濟能力薄弱，不能繳納強迫派發的有利兌券，試問犯了何項罪愆，要以兵去逼索呢？況且兵是用來向國民索賄的嗎？唉！黔民真是在水深火熱之中！

(4) 教育之停頓：貴州省立學校經費，積欠數月，未發一文，今年暑假後，尚不知能否開學。其困苦情形，較北平國立諸校猶過之。北京諸校尚可向政府催索，在貴州則只有懇求，然而不得分文也。各縣學校如道義學等，校址均為軍隊駐紮，不能上課。試問何省的教育有如此現象？

上面列舉四項，都是只就平民報記載的千屍萬骸的事實來說，其他好深層底的情形，為報紙所不登載的，不知道還有若干；但是所載兄弟毒害貴州人到了這地步田地，還不以爲滿足，還要叫貴州人歌功頌德，再慶祝的生日，命家家戶戶均要向昆明遙寄恭祝。（見八月二十四二十五兩日平民報）唉！黔人之領受其功德，實在是不小了！

在貴州現況之下，講不到甚麼共和，更講不到甚麼自治，只想維持社會的秩序，不要大紊亂，都不可得。唉！中國求亡，貴州人已先受亡國奴的痛苦。十二，十，三，於北京。（完）

政治思想的研究

宗教改革(續)

米氏不其專運某一種政體，他以為凡是違背自然法則的政體，上帝都可承認。但是他却受當時民族國家主義的影響，排斥那以一個教皇或皇帝統治全世界的觀念，主張多數國王並立，各服從各的獨立國王。可是因為當時抬高王權的

議論盛行，對於君主的權力究竟能否反抗這個問題，漸漸引起一般學者的注意。米氏對於這個問題的態度，和路德一樣，也主張無抵抗的服從。這是對於那不信神的君主也主張不要反抗。這都是他尊重聖經的結果。但是那時制裁暴主的力法，已經值得討論了。米氏對於人民謀殺暴主（*Sanctio*）的權也有幾分承認的意思。

(四) 加耳文

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家起首就分為三派：路德派（*Lutherans*）、司文格利派（*Calvinists*）、加耳文派（*Calvinists*）。但是加耳文（*John Calvin*）一五〇九—一五六四，在瑞士各省做宗教改革的事業，祇算是承繼司文格利（*Ulrich Zwingli*）一四八四—一五三一，未完之功。故當敘述加耳文的思想之前，不可不先敘說一說司文格利的思想。

在宗教改革史上看來，司文格利算是一個很重要的人，可是在政治思想上看來，他却不能算十分重要。他反對天主教會的動機，似乎是發源於政治關係。他在先使着口才，反抗外國君主招僱瑞士的兵士，並反抗教會參與這種不道德的兵士買賣。後來更進一步，對於教會中一切的不道德行為，一並攻擊。司氏本可以和路德派連合起來，一致反抗天主教；祇因他在一五二三年公布六十七條議案，主張聖經的權力最尊，比路德派更加激烈，所以終久不能聯合。他在此列許省（*Geneva*）的勢力很大，這省的政策多半由他決定。他自己雖不是省議員，但是他的意見却多被省議員採取，定為法律。他對於教制和政制的區別，意見，和路德原沒有什麼大差別。不過他以為教會祇是無形的神聖社會，而教規和禮拜的管理却是國家機關的職權。由政治機關管理精神的生

活，是把國家和教會混合而成單一的組織。凡精神生活的儀式，和物質生活的規律，都由這單一的機關決定。至關於待遇異教和人民對於治者的無抵抗的服從等意見，都和路德沒有什麼差異。不過司氏很信任人民，他的理想國家是民治政的體罷了。

司氏雖然戰死，瑞士的新教派一時顯出暴亂無首的現象，到了一五三六年加山文谷居住提利...

加氏關於政治的思想都在基督教制度 (First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的第四卷中。他反對司文格里「國家和教會合為一體」的觀念...

加氏雖然把宗教放在第一位上，但是却不迷信宗教萬能。他以為官吏的義務在維護神聖的...

榮，防止神聖的衰微。如果沒有官吏，人民要怎樣做便怎樣做，便是無政府；照理書上說：無政府乃是罪惡的一種...

這些宗教改革家本個個都有點反抗教會強權的精神，可惜他們也受了聖經上「凡居位者皆上...

我們到了今天，當然不能相信古代「聖人立法，愚者制焉」的格言...

雜感

憲法與制憲者

我有一位朋友，當民國元年時，在安徽做警察廳長，想出一個佈告，禁止人民吃鴉片煙...

沒有一種積極的，反抗的精神；再如山林隱逸之流及清談之士。沒有一種肯幹的堅持的意志...

前期小說洗衣母的正誤表

- 第二版第四格第十二行 「是撫」上脫「只」字
第二十八行 「吃」下脫「過」字
第三十六行 「這」是「係」這時
第三版第二格第七行 「門」下脫「口」字
第二十五行 「是跑」係「是跑」
第三十一行 「口」字係「口」字
第三十六行 「不」係「不」
第三十七行 「山嶺」係「山嶺」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週報

總發行所 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THE ENDEAVOR

75

每號零售銀元三枚。郵費大洋二分。半年二十六號，大洋五角；全年五十二號，大洋一元。郵費在內。不逾郵票地點，可用三分的或一分的郵票代價。

注意

本期附臨時增刊一張

胡適啟事

我自從四月廿一日出京以來，已過了五個月了。這許多時候，努力週報和讀書雜誌的編輯與撰述，全靠北京上海天津三處的朋友繼續擔任，使努力得維持至今，使我得安心在山中養病。我對他們的感謝，自不消說。頃來上海，再受醫生的診察，醫生仍不許我多做工。我自己既不能工作，而暑假過後，我的朋友又都很忙了，我實在不敢再拿這個報來累他們了。而且替本報負責行全資的章洛聲又死去了！現在我沒有法子，只好決定努力出至第七十五期為止，暫行停刊。將來擬改組月刊，或半月刊；俟改組就緒，我的病痊愈後，仍繼續出版。讀書雜誌仍繼續出版，贈與定閱努力的諸君。將本月刊或半月刊出版時，從前定閱週報的報費即作為定閱月刊或半月刊的報費。

停刊實在不是我們情願做的事。但我們希望我們現在決心籌畫的新努力將來出版時一定可以比現在的週報格外有生氣，有精采。此時只好請諸位愛讀努力的朋友們准我們暫時告假了。
十二，十，十，胡適。

一年半的回顧

胡適

努力第一期出版的時候(五月七日)，正當軍直戰爭的時期。付印的時候，我們還以為那一次的戰爭至少有一兩個月之久，所以我們請宗瀚先生擔任軍事的調查和戰事的紀敘。不料努力第一期出版時，奉軍大敗的消息已證實了，戰事的結束似乎不遠了。當日北方的政局雖然呈一大變態。橫行關內的奉軍，正在紛紛退出關去；安福的國會早已銷沉了；安福的總統也快要倒了。新國會似乎沒有召集的希望了。

那時在北方的優秀分子都希望政治有比較清明的機會，「我們的政治主張」也就於五月十四日發表出來。在那篇宣言裡，我們提出「好政府」三個字作為「現在政治改革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我們並且加上三個子目：
(1) 憲政的政府。
(2) 公開的政府。
(3) 有計劃的政治。
我們主張，政治的清明全靠好人出來奮鬥。以上是我們的原則。關於當日眼前的政治問題，我們也有六項提議：
(1) 南北早日正式開和平會議。
(2) 用「恢復六年解散的國會」等項為議和的條件。

(3) 裁兵。
(4) 裁官。實行「考試任官」的制度。
(5) 改良選舉制度。
(6) 公開的，有計劃的財政。
我們不贊成立刻恢復民二國會，只贊成用此舉為解決南北糾紛的一個條件。我們注意在一個公開的南北和會，或各省會議。但當時北方的勝利者吳佩孚，被戰勝的餘威，號召北方，擁戴黎元洪為總統，立即召集民二國會。那時我們認定這兩件事是大錯的，故於六月十八日提出兩項補救的辦法：
(1) 希望黎元洪的政府自居於「事實上的臨時政府」，他的任務是用公開的態度，和平的手段，做到南北的統一。
(2) 希望那自行召集的舊國會也自居於「臨時的國會」。

但這種提議，在當時簡直是與虎謀皮。黎元洪的貪戀權勢後來竟或為和平統一的大障礙；而國會的橫行竟釀成今日解嚴與恥的政局。去年五六月兩個月真是政局的一大關鍵。吳佩孚召集舊國會，本是想取消南方「護法」的旗幟。五月裏孫文發表宣言，對北方將領要求裁軍隊為工兵，他的態度已很明顯。很有和平解決的表示了。不幸六月中廣州發生孫陳之爭，陳炯明推翻了孫文的勢力，孫氏倉皇出走。這件事在當日確然是孫陳兩入主張不同性情不同久不相能的结果；當日大家的評論雖不一致，然而在當時就是最恨陳炯明的人也不信陳氏的行為是服從北方的指使。但事後看來，當日孫陳的決裂確是一大不幸的事。一來因為孫文失去勢力，更引起北方武人的武力統一野心。二來因為孫陳兩入決裂後，陳氏和孫氏的報復，竟公然與直系軍人聯絡。三來因為孫氏要報仇，竟至廢爛了廣東。至於今日。

從此以後，吳佩孚一意而設武力統一的實行。當時也有人設法運動各方面開一個和平會議。但輿論的鼓吹，政客奔走，終打不破吳佩孚的迷夢和黎元洪的熱中。假使當日黎元洪與王寵惠能有政治的眼光，極力主張召集一個各省會議，至少也許可以避絕一部分的糜爛，至少也許可以解決一部分的困難。川康省的黎元洪和胡適的王寵惠都不肯反抗洛陽的旨旨；關到後來，王內閣終於被迫而去，而吳佩孚失勢之後，黎元洪也終于被迫而去。當日一個可以和平解決的機會也就一去不復返了！

我們當日對於北方政府，確曾抱一點希望。一來呢，當日的閣員之中，有一部分頗負責任，雖是虛聲，但虛聲究竟遠勝于惡名。二來呢，當日的閣員，多數都是不要錢的好人。三來呢，當時康高恩洪羅文幹的裁官政策，頗能實行，在北京的政治史上總算開一點新氣象。

我們因此曾給王寵惠內閣出了一些主意。在努力二十期上，我用W.G.T.的假名，發表了一個「解決目前時局的計劃」，內容是：
(1) 速即召集一個各省會議。
(2) 由北京政府公開的調解奉直私鬥，消除北方的戰禍。
我們觀察直系軍人武力政策的結果，知道當日財政無辦法，教育無辦法，都由於他們亟亟籌戰，把錢花在軍事的設備和搞亂南方兩項上去了。所以我們說：
政治不解決，財政決不能解決。……
裁了一千個冗員，還禁不起山海關附近的一砲！

這種話如在當日完全不發生效力，於是我們只好繼續向國民宣傳。我們在努力第二十八期上，曾說：
我們不信政治上有什麼包醫百病的良藥。但我們深信現在這種坐而待斃的怪現狀是不行的；支支節節的敷衍是不行的；狹義的大復仇主義是不行的；偷偷摸摸的接洽，鬼鬼祟祟的買賣，是不行的。我們在這一個沉悶可憐的空氣裏，回頭看看我們老百

姓受的痛苦，看看無數同胞忍辱吞聲的受痛苦，我們不能不問問自己：「究竟有什麼救急的法子沒有？究竟有什麼可以一試的法子沒有？」我們的答案是：從速召集一個各省會議。

但這時候，天津派的無恥政客早已暗地進行「先倒閣，次聯軍擁護」的大運動了。（邊守靖與吳景濂的政治陰謀起於黎元洪入京之先，努力第六號會揭載他們陰謀的電報。）十一月十九日，羅文幹因吳景濂期合同事被捕，不久王內閣也倒了。羅案的結果，羅文幹無罪；然而從那回以後，北京的政局遂成了吳景濂一班人橫行無忌的世界。加之李根源彭允彝等上台之後，私人走狗充塞了各機關，元員增加了幾十倍，去年夏間的政界一類光明——裁官四實行——從此也絕望了。

十二月十七日，國立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痛心於政治清明之無望，不忍為同流合污之苟安」，借羅案提出抗議，憤然去職。那時正是國會議員在光園拜壽，紅氍毹賣身的時候，蔡元培那種高潔的抗議，不但沒發生什麼效果，反教一班豬仔派員老羞成怒，把張紹曾的內閣一柄全賜及節了！

我們在那個時候，也就起了一種覺悟。我們那時會說：

在這個豬仔世界裏，民衆固不用談起，組織也不可談，這應該先提倡蔡先生這種抗議的精神，提倡「不降志，不辱身」的精神，提倡那為要做人而有所不為的犧牲精神。先要人不肯做豬仔，然後可以打破這個豬仔的政治。（努力四十四期）

換句話說，我們這應該向國民思想上多做一些工夫，然後可以談政治的改革。

那時候北方武人的武力政策也便我們感覺政治改革的一時無望。吳佩孚的一派雖然退出了內閣，但他的武力政策仍舊不斷地進行。陸榮廷派

的向廣西，楊森的回攻四川，孫傳芳的投閩，廣東孫傳芳的延長，無一不是武力統一的迷夢的實行，我們在努力四十四期上會說：

以這班已失人心的人，當此無從收拾的時局，而他們全無覺悟，仍舊實行他們倒行逆施的武力主義，——他們的失敗是可斷言的，並且不足惜的。只可惜人民的糜爛，反動政治的延長，從此更不知何日才得終了呵。

這十個月的政治，完全是「反動的政治」。我們在三月二十五日會說：

今日支配國事的人，——酒狂之上將，世迷之候補總統，酒色狂之國會議長，——那一個不是「非從其所欲而充分爲之不止」的神經病人！怪不得我們說的話「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了！

這是我們對於我們自己的政治生活的解嘲。從此以後，努力的同人漸漸地朝着一個新的方向去努力了。那新的方向便是思想的革新。自從四十八期（四月十五日）丁文江先生發表「玄學與科學」的文章以後，不但努力走上了一個新方向，國內的思想界也就從沉悶與振作起精神來，大家加入這個「科學與人生」的討論。這一場大戰的戰線的延長，參戰武士人數之多，戰爭的持久，可算是中國和西方文化接觸以後三十年中的第一場大戰。現在這場思想戰爭的破壞事業似乎已稍稍過去了。觀戰高潮的老將與陳

先生已在別處開始做建設事業了。我們對於這一次挑戰引起的響應，不禁發生無限的樂觀。那來自一位愛努力的朋友邵力子先生在廿二（十二、十二）上發表一封致胡適之先生的信，說自從我稱病擱筆以後，努力便沒有精采了。他說

先生試想，照這樣支撐下去，不太覺無聊嗎？

邵力子先生太恭維我個人了。其實我們的努力裏最有價值的文章恐怕不是我們的政論而是我們批

評梁漱溟君勸一班先生的文章和讀齊藤志壽討論古史的文章。而這些文章的發端幾乎全在我「稱病擱筆」之後！如果新青年能寫文學革命運動而不朽；那麼，努力將來在中國的思想史上佔的地位應該比這兩相關於思想革命的文章，而不比那些政治批評。——這是我對深信的。

今日反動的政治已到了登峯造極的地位。非金的國會議員已把曹錕捧進新華門了。反直系的活動此時還沒有推翻直系的實力。西南各省內亂多不易收拾，自顧不暇。江浙兩處也不能輕易發動。抵抗的實力既如此薄弱，而反直系內部組織的分子又多有一二年前全國痛恨的罪人，我們即使善忘，也終不能一心一意的贊助今日所謂「反直系」的人物。我們向來鼓吹的各省會議，近來雖然得着一支意外的生力軍——何東君的活動

——然而曹錕附選成功之後，這個和平會議的夢想也更少實現的希望了。

我們談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謂止了聲了。我們在這時候，決意把努力暫時停刊。但我們並不悲觀。我在努力第五十三期上會說：

我們深信，有意識的努力是決不會白白地費掉的！

我們現在仍舊如此設想。雖然將來的新努力已決定多做思想文學上的事業，但我們深信「沒有不在政治史上發生影響的文化」（努力第七期）

這新的新努力和這一年半的努力在精神上是繼續連貫的，只是材料和方法稍有不同罷了。

我借這個機會再致謝努力的許多忙忙的朋友，最可痛的是我們的好朋友，努力的經理，章洛

章先生不幸於今年夏間在家病死了。章洛對於努力的犧牲和貢獻，比我們一班做文字的人都更多更大。他的病死也可算是這個週報此時停辦的一個重要原因。

十二、十、十五，在上海滄洲旅館。

批評的倫理

我常常聽見人說，無論什麼好事情，一到中國人手里就變壞了。我總以為這種話未免說得過分。然而我一看近年吾國學界批評的文章，不由漸漸覺得這種話不是毫無根據了。批評當然

是爲明白真理起見；但是，近來許多批評的文字，却夾雜許多「吹毛求疵」「冷嘲熱罵」的話頭。歐美批評別人作品的文字，雖然也不是完全沒有帶着諷嘲的口氣，然而總是例外之例外。就是諷嘲，也沒有我們這樣殘酷刻毒，一點不留餘地，他們批評的口氣，大抵都是「雍容揖讓」，只論事實命題的真偽是非，毫不涉及技術。讀者不要誤會，以爲我是崇拜外國人的；外國人也很多不開意的地方，但是這一節，我不能不說他們比我們好得多。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罵詈笑侮」，本來是中國文人的慣技，差不多成了永久的社會的遺傳。現在許多學者專門家，雖然不是文人，却也不能擺脫這種遺傳的勢力，文人更無論了。

「冷嘲熱罵」，在從前不過三五朋輩「酒酣耳熱」時候的頑童兒；他的「勢力範圍」，只限於朋友交遊的中間。然而傷感情，晦真理的流弊已經不小。現在有這許多日報週刊月刊季刊等，替他傳播，流毒的範圍，越弄越大。差不多可以說已經成了全國的文人學者教授學生的普通風氣了。

近人批評的動機，極其複雜。其中完全爲愛真理起見的固然也有，但是多數都夾雜着別的動機——或是批評者所覺得的，或是他所不知不覺無意透露的。這些別的不正當的動機，大體是(1)要顯出自己的見識「加人一等」，(2)要使別人在公衆面前丟臉——這兩種都是根於有些心病家稱爲「好上人的結」(the superiority complex)。

即佛家所謂「我慢」；(3)因爲別人會批評自己的不對，因而乘機報復，(4)因爲別人會阻碍自己爭名爭利或其他要求的計劃，因而藉此出出氣——這兩種都是起于報仇的觀念。

人類做事的動機，常常是複雜的，不是單純

的。完全全為其理起見出而批評別人的著作或譯本，絲毫沒有別的動機(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的人恐怕不多。上述的第一個(要顯自己的見識「加入一等」)恐怕很多人多少有一點。但是無論除愛其理以外有沒有的動機，既然在公開的言論機關上批評別人，就不得不遵守批評的「倫理」。從前人說男女戀愛，都引「發乎情，止乎禮義」這句話來做格言。這句「老生常談」，也可以應用在批評上——就是說，批評的動機，雖然不能完全沒有感情的作用，但是既然實施批評，就不得不遵守批評的規則。

批評的規則怎樣呢，這很不好說。我也不敢憑個人的意見去規定規則叫人遵守。以下所講的各點，大半是大家已經知道，而又常常忘却的。所以我寫來請批評家注意。

(一)批評須就事論事，不要牽涉技節。這話可以算做批評的通則，下列各條，都可以由此推演出來。例如，批評歷史的作品，只應當問他裏頭的敘事確實不確實，不應涉及這件事情值得不得替他做一部歷史的問題。批評人猿同祖說，不應說此說使人類失掉體面，所以不可信；只應批評此說的證據夠不夠。批評學理的討論，只當問他的議論對不對，不當說他的文筆好不好，除文學的作品外，不當批評文筆；若不幸文法不通，那自然要指出。關於翻譯的文字，只當問譯的對不對，不當挑別人家的文格。現在有一種趨向，差不多可以說是譏彈人家的文言太文了，白話太白了，這種「吹毛求疵」，實在有些批評的原則。

(二)只對於作品下批評，而不對於作者下批評。例如，說「作者不是科學家，不應該刻他的詩集」；「作者有大燒爛，不配做什麼禁煙運動的方法」，或者說「作者是礦物學專家，他所譯的礦物書中不應有一個錯誤！」都是不正確的批評。關於最後的例，或者讀者不贊同。其實就是專家，並不是對於他所專知的科目無所不知，我們只要指出他的錯誤，得了，何必管他專家不專家呢。(這里，我要插說：我們千萬不要因為一部書有一兩處錯誤而推斷全書靠不住，也不應該因為那個人有一兩回錯誤而推斷他的一切作品都沒有價值)。

有價值)。

(三)只應當指出或改正錯誤，而不應當加入「深文周納」的「考證」。例如，一部書某處錯誤，我們指出而改正他，就得了。不應該說「這里錯得太利害，作者不配再發表什麼『議論』等話頭。」(四)對於疑似兩可的地方，不應挑刺。如要指出，應該用商量口氣，不應武斷說定錯誤。有時批評者武斷別人錯誤，而且已却也弄錯了。若是平心商量，豈不人已兩便嗎？

(五)只說積極的戒勉的話，而不說消極的嘲罵的話。如批評某譯本有錯誤，只好說「我們希望譯者加以修改，並希望譯者下次小心些」這一類的話；不應說「譯者以介紹新文化自任，而譯本精到如此，豈不令人羞死」那一類的話。因為批評是求明真理，謬誤已經指正，事情已了，又何必「畫蛇添足」，加入頑皮刻毒的話，弄得人家特別難堪呢？

我知道喜歡笑罵別人「尋開心」，是人類的普通通點，很難完全剷除。但這種「冷嘲熱罵」，既然無益於真理，反而傷人家的感情，甚至「冤冤相報」，沒有了期，弄得學術界佈滿了惡毒的空氣——有什麼好處呢？所以我極力望國中批評者對於這習氣「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果然如此，那就是為中國學術界「培養元氣」了。

十二，十七。

答周明君對我提出之關於國民黨的討論

郭初民

自高一涵先生發表「我們最後的希望」一文，我對於他「至於對於國民黨也都一律絕望」的態度，提出討論以後，在努力上便更引出郭君和周明君的討論。郭君的討論，是專對高君提出的；周明君的討論，是專對我提出的。我

現在要化我四人：一高，一郭，一周，一我。對於國民黨的同意點，先行提示出來，然後答周君專向我說的話。

同意點 國民黨是有三民五權的黨綱的，國民黨的分子是不盡善的，國民黨是須加以改造而後完滿的。

異點 國民黨就是一塊空招牌，國民黨的事實，都與主義相背。

關於同意點，可勿置論，就中改造一項，我前在文字中雖未說出，而實亦對於國民黨不盡滿意。關於異點，則完全為我與周君所要討論的。高君之文，有與周君持同一見解者，也併入本文答復，一則周君文中，對我提出的，雖有三項；而實則不外「國民黨就是一塊空招牌，事實都與主義相背」一點。以外都是談會了我的論點或題外的話，我謹依周君所問，一一述部以如次：

一 郭先生說：「所以國民黨到了現在祇剩下『一塊空招牌』，周君說：『……我以為此不過是國民黨的招牌，這是高周二君相同處。周君是認國民黨的事實而下斷案的，國民黨是否祇是一塊招牌，好在國民黨的事實，——注意！有周君說的事實；還有陳劍雲君說的事實。——都擺在那裏。至於我與一涵先生的信，原祇在以抽象的標準，判政黨與非政黨；周君對我判政黨非政黨的標準，未加否認，本可不必再說；但即以周君提出的事實論：是否一一皆應歸罪於國民黨，殊為極不確定之疑案。周君說：『國民黨專出內奸，國民黨專會倒戈』。這完全是局部分子的腐敗，萬不能以此累及全體；尤不能以此為國民黨是招牌的佐證。廣東是國民黨的根據地與否，四川是國民黨最占勢力的地方與否，原可不論，即以廣東四川為國民黨的根據地，而指廣東四川的紛擾，為國民黨不守黨綱，違背主義之罪，尤為莫大之冤獄。試問楊森入川，沈鴻英入粵，是國民黨招致的嗎？果廣東四川為國民黨的根據地，三民五權而為國民黨的黨綱與主義，難道人

將毀其根據地，國民黨便舉旗投降，或棄而之他，才守黨綱不背主義嗎？即言現在，廣東戰禍之重心，在向其忠難之孫傳芳，而非孫沈；四川現在戰禍的重心，也在熊四，——假說說——而非熊楊。(魯)果廣東四川而為國民黨的根據地，三民五權，而為國民黨的黨綱與主義，難道陳等叛黨而與北洋軍閥相結以毀其根據地，國民黨也祇有任其搗亂或俯首從命，才守黨綱不背主義嗎？所謂黨綱與主義，即是我所說的「共同的政治目的或意見」。周君又責問在「一民不民權不權」的廣東，「四川」的四川，簡直見不着共同的政治目的或意見。這一點，應當明白：正規的政黨行動，要在近代式正規的政治現象中，才能表現的。我們知道在行代議政治的國家中，政黨祇有兩種主要任務：即「宣傳政策」、「辦理選舉」。以此例之中國，能乎不能？我們又知道在近代式正規的政治現象中，政治家所懸持的武器，不是神秘的偶像與威權，是明白界定的政策與主義；不是槍彈，是選舉票。以此例之中國，能乎不能？中國的政治現象，是混沌的，中國的統治階級，是帝制餘孽，是專制政體下遺留的遊絲冤魂，做一句話說：即離近代式正規的政治遠，而無往不是民治前途的障礙。所以抱有主義的政黨，——即具有「共同的政治目的或意見」的政黨，要認定一輪的以求達，勢不能不先掃除此與主義為敵之障礙，而盡力於革命的工作。故我以為現下國民黨的行動，還祇是革命的行動，不是政黨的行動。——非國民黨之好為革命行動，實無機會使之為政黨行動。三民主義之民生主義與直接民權，曾有過一隙之地，界之作試驗場嗎？五權憲法之立法精神，曾有過一隙之時，界之作立法上之正式奮鬥嗎？(實則三民主義，並非一隙之地，一瞬之時，所能奏效)以手造民國之孫中山十二年來轉戰南北，地無立錐，而專制遺孽，若某若某，反欲領頭折，濫竽充數；故彼區區所從出之

廣東，亦新而不異，挑撥之，強取之，使無一日之事，即投之情理，豈得為平？况抱有所謂政治上的主義，孜孜不怠以求達的神聖革命嗎？——因革命惹起紛擾，而非難革命，是為因噎而廢食；把革命行動，認為政黨行動，尤為錯誤之錯誤。且即以政黨的行動而論，他是一種活的有機體，其行動的方式，決不能受其主義之絕對的拘束。因為他是受環境的影響的，環境是變遷不定的。政黨既在環境中活動，就不得不有順應環境的伸縮力。那末：說「國民黨紙是一塊空招牌，事實與主義完全相背，」這一點，我仍不能苟且與周明君一致。

以下就要把周君誤會我的論點的話說一說：周君以為我把「國民黨始終是一個革命黨」，認為是此黨的條件，其實我並不如此，我與高先生的信說：「國民黨最令我滿意的，就是誓約組織一事，不過也還有可以原諒處：即國民黨始終是一個革命的黨——略帶軍事性質——到處標榜革命……」這是以革命為誓約組織原諒，怎見得是說始終是一個革命黨，就不失為政黨呢？至於周君說：「國民黨的『革命論』，已成為歷史上的陳物」；而現在的「一般的傾向，是社會主義」。我認爲很對。但謂實現社會主義，可以無須革命，殊難同意。況革命是一種手段，原無所謂「新物」「陳物」；就廣義說：革命即是一種進化的進行，除舊布新，無時或滯。更如周君說：「國民黨不但不主張社會主義，還在調兵遣將，製造軍閥」，以我所知，調兵遣將，是革命所不能免的行動，而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即是國民黨踏入社會主義的第一步。因為舊式的政黨與社會主義的政黨之區別，即在「為組織的組織」；一為橫斷的組織，「一」即「一」種有政治的性質；一則兼有經濟的性質。中國國民黨黨綱「內」項「民生主義」的說明是：「防止勞資階級之不平，求社會經濟之調節，以全民之實力，開發全民之富源」。這即是國民黨為社會主義的政黨之明證。且實際上，方今凡是中國的社會主義者，幾乎

少有不加入國民黨的。又怎見得國民黨「不主張社會主義」呢？其實這完全是想外的話，因一種君答我的論文，也有「要國民黨完全變成社會主義的政黨」的宏願，足見此點，社會主義——正為一般所要求，故一併附論於此。再者如果我們已認國民黨為中國較好為政黨，則就不能以其為孫元帥式的而唾棄之。至於周君所提三點改造的意見，我却均表示贊同，好在周君也說：「總之我也頗喜國民黨的一人，」那就更無什麼根本的意見衝突了！略草數語，還答周君，以為何如？

一九二三年十月十日，於太原。

小說

半年

馮文炳

我的十八元一月的差事被辭退了，這半年就決計住在家。

去年冬天我會這樣想：「同片一塊兒，多麼有趣。」現在，我的母親見了病後的我一天一天的黃瘦下去，惱怒，熱心人們不諒解她的孤僻而恬靜的兒子，自己對於兒子的隔秋結婚，團聚不上十天便分別了的妻的親密，卻又很窘的加以言外的諷刺；結果在城南雞鳴寺裡打掃小小的一間屋子，我個人讀書。

寺案的位置於我很合式：窄小而高，牆外是園，光線同湖水一般，綠青青的。大約是陰曆的初九，見了白得刺目的太陽，虛弱的心靈時乾枯起來，猶之隔了同世人應酬，急急想找個窟窿藏身；倘若在暗談所在，那便想貼牆了，好像苦天遠行，偶然走近一株大樹，陣陣涼風吹來。

來寺燒香的甚多，原因是菩薩太靈，至於和尚，則素來以不修行著稱。——在我看，也確有令人佩服的地方。我把門關上，除掉回家吃飯，或到寺前院子裡散步，絕少打開。

我讀書不怕喧擾，倘若聽了應該有知識的地位，而所談所笑，真有知識的談笑不出來，真無知識的談笑，驚訝，以為這自然不是我們所能備悟，我則一刻也難忍耐，那是例外。——打鼓放砲，於我都很習慣；雖然也笑；迷信；然而不能引起不樂的憎惡。最歡喜的，是從門縫裡窺望各種形色燒香的婦女；不待走進門，已經有一個記號，令我不知道來的是不是男子漢，這並不由於聲音的不同，在未拜跪以前，是很少言語的，乃是寺門口滿盛冷水的缸裡傳來的嗶嗶的響，——這缸水是專門為着女香客洗手而備辦的。

而後，燒香的沒有了，然而院子裏接連有許多姑娘的叫喊，我走出去探望：比平常更是嫩綠的草地當中，散聚着幾個梳頭的姑娘，頭頂近地，好像吃草的牛羊，左手握一個半球形的柳條盒，右手不住的把草理來理去。呵，地母姑！十年沒有吃過然而想過的地母姑！

四五月間，草地上經過大雨，長一種比木耳更小的菇子，大家都說是雷公用鐵錘打下的，揀回去煮湯。我小時最愛吃這湯，常常伴著身分與我不相稱的姑娘，在城外野原，從早揀到午。我沒有另拿東西盛着，用衣兜住。回去，不用說，鞋是完全濕的，衣上也染了許多斑點，好像裝過丸藥的盒子。母親知道我的脾氣，也不加責備，煮來做午飯的菜，記得那時外祖母常在我家，還稱獎我，省得兩塊豆腐的費用哩。

現在，我的稚氣又發了，加在這幾個姑娘的一夥。她們抬起頭來望我，我說，大家一齊揀。我們的職業隔得太遠罷，她們並不覺什麼嫌疑，倘若若無人的俯着身子揀。揀了滿盒，拿着黃刺走了，我也把報紙包一大包，趕早回去。

我的母親，自從我進寺讀書以後，如一切母親愛兒子以外，百般的將順我——幾乎可以說是畏法，見我自己辦菜回來了，而且追趕了許多過去去的歡喜，自然是高興的不得了。我近來對於母親，確乎也有點憤意，這回都還是小孩似的；

「不要管我，母親煮，再嘗那樣的味兒！」哈哈，任憑幾個十八元，也買不了這樣的味兒！這並不是我的牢騷話，十年來，每當雷雨天氣，我是怎樣的思想。

有時細雨接連下個不住。幾天，好像是一塊塊的灰布，本來低低的泥地，潮濕得發黴，一般。和向在後房睡覺，陰暗的神座，恍着比燈火更清涼的燈光，雨風吹來，已經是熄了，卻又一亮。倘若在外方有這這地地地，我將感着讀了好的詩歌而起的舒服，現在，氣憤憤的，不待母親指定的時間跑回。走進我自己的臥室，只有長几上的鐘，滴答滴答。我退了鞋，橫倒在床，心想：「片最是裝裝，拿針帶到母親後房做，現得並不……」天井外漸漸聽見腳步聲了，我急忙把眼睛一閉。

「回來了？你！也不查……」
衣櫃輕輕的開着，綠毯慢慢的覆蓋我的手間下身，我突然又把眼睛一張；
「弄醒了我！」
我極力消出我的氣，用我的聰明所想得到的許多詞彙。然而終於忍不住，笑了。

我們真是別離了又相逢，相逢了又別離，似乎沒有比這更多趣的了，然而我總是不平。做孩子時歡喜吃的食物，母親還記得，只要是在這季節出世，都揀新鮮的買回，——很少用在白天，多半煮來消夜。時日太長，沒吃到的都吃到了，重復的便是雞蛋。消過夜，有月亮，母親便走在我前，沒有月亮，提着燈籠跟在我側。路本不遠，母親的話很多，我心裡雖然都聽見，除了「呵」，是沒有明晰的回復的。走到寺門，和尚接着母親問候了一遍，我打開房門，高興的尋着洋火，母親拿着燈籠的時候，不待我第二聲已經進來了。

倘若被風吹傷了，我儼然是加了一番力氣，大踏步跑回：「那裡像家裏有樓板呢，枯頭就看見縫！」母親啊，我喜呵，這晚便可以同片安睡。可憐的片，燈燃着了，還因意到母親那裡支搭一會，母親也好，催促着：「問他要東西不。」

一天下午，和尚因事出去了，託付我暫時照顧，我的門也就例外打開，這時天氣，穿得着單衫，風幽幽的從窗吹進來，送我濃郁的氣息，我拿本詩集，靠着椅子讀。偶然間或看深谷的回聲似的，不覺的已偏了，聲音耳尖細聽。聲音漸漸落下了：「乖乖兒，不要同你娘鬥！」我捧開書去

看：院子的這頭，站着一二三歲的小孩，頭低着，指甲放在嘴裏咬；那頭是六十歲上下的婦人，緩步走近小孩，見了我，又高聲道：「那先生不是也讀書嗎？人總要讀書！」院牆頗高，語聲空迴而響亮，我感着秋夜浴月的清微，摸一摸孩子：「讀書！」

「是呵，娘爲他氣得哭，說聲上學就跑去！」老婦人皺着眉頭說。

「不要管！」

「是呵，信我的話，祖母的話。」

孩子很重的拖着鞋，在老婦人前慢慢走出院。我直行拿着書，翻開兩葉，又捧在一邊，望着窗外用水洗了似向深藍的天空。和尙回來，我也就回去。

這天是端陽節，家裏很忙，打發了這個孩子，那個孩子又來要鴨蛋。我吃過早飯，仍然往寺裏去。香爐旁，有一個孩子尋炮殼，仔細看去，就是前次被祖母調動的。炮引沒有了，藥還藏着未炸發，便一顆顆揀起來。小小的手掌，再不能容了，又一顆顆折成半斷，在地上擱着圓形，點燃一顆，其餘的都噓的一聲放起火花。我幫着他揀，他問我：

「你不散他？」

「呵，你們散他。我沒有先生，不散。」

「前回你是逃學罷？」

他含着微笑，並不回答。

「你爲什麼不信娘的話呢？」

他一心低頭揀炮，而我還是問：

「你的爺呢？」

「爺，爺死了。」

「死了？什麼時候？」

「不知道。死了。」

我不打算再騷擾他的揀炮了。後來由和尙的話，知道他便是寺的右角小小一間房子的男主人。

院子裏照常懸着衣架，我以爲普通事，近鄰借晒場，從沒有留心過。一日，偶然瞥見衣架旁那老婦人走來走去，我便偷，同秘密似的站在院牆後，從圓的彩花形的洞隙瞧過去。老婦人收折晒在架上的白布被包，坐下草地，返覆展平，隨又等候什麼，掉頭向街；由街走進一個中年婦

人，肩膀搭着棉絮，腋下挾的是紫褐色的被面，這婦人很苗條，細小的脚，穿着灰鞋；棉絮鋪在地上，老婦人清檢別的零星衣作回去，她一個人屈着身子，手裏拿着針線，忽上忽下。太陽漸漸西偏，她的頭髮漸漸由閃爍轉到墨黑，草更現得綠，被更現得白，被面的紫褐，映着蒼黃的臉，令我遠遠感到涼了。

以前，傍晚我便回家，片坐在當戶的矮凳，便於早一點相親。我再有別的差掛了，回家之先要登城——畢竟還是那鎮，沿城可以登覽。我的兩次晤面的小朋友的屋，後有一塊小園，橫離七八步，便是城牆。蔬菜割菜，每次看見的，都是小朋友的祖母，母親呢，當着由園進屋的門口做針黹，回答婆婆，眼睛總略爲一眯。

風暴之後，我穿的是夏布短褂，很有幾分涼意，當着正煮午飯的時候，回家添衣。我的小朋友的很少打開的前門，這時也打開了，小朋友噙着，母親得窺的一旁站着：

「上街買鹽！」

「我不去，你去！」

我不能止步，只得慢一點走，心想，祖母呢，祖母的聲音果然從後喊到前了。距離我家不遠的時候，小朋友又笑着嬉嬉的走來我的後面，愈是深的水溝，愈是高興的踏下去。我說：「孩子濕了，回去母親要罵！」不知道是我說失了體面呢，還是當心母親的罵，他就走上沒有水的地方了。我告訴他：「要一要罷，這是我的家。」我是怎樣欣慰而悲哀呵，他答着我：「不，母親等鹽。」

這是過去的一箇半年的事。現在我在北京，還時常懷念那半年的我。但也不能忘記我的小朋友，以及小朋友的祖母和母親。

一九二二，九，十，作於北大西齋。

詩

「灰色的人生」

徐志摩

我想——我想開放我的寬闊的粗魯的聲音，唱一支野蠻的大膽的駭人的新歌；

我想拉破我的袍服，我的整齊的袍服，露出我的胸腔，肚腹，骨與筋絡；

我想放散我一面可畏的長髮，像一個遊方僧似的散披着一頭的亂髮；

我也想像洗我的脚，洗我的脚，在縫牙似的道上，快活地，無畏地走着。

我要調諧我的嗓音，做慢的，粗暴的，唱一闕荒唐的，摧殘的，瀟灑的歌謠；

我伸出我的巨大的手掌，向着天與地，海與山，無畏地求討，尋撈；

我把揪住了西北風，問他要落來的顏色，我把揪住了東南風，問他要嫩身的光澤；我踏身在大海的邊旁，傾聽他的偉大的酣睡的聲音；

我捉住了落日的彩霞，遠山的雲霧，秋月的明輝，散放在我的髮上，胸前，袖裏，腳底；

我只是狂喜地大踏步地向前——向前——唱着暴烈的，粗魯的，不成章的歌謠；

來，我邀你們到海邊去，聽風濤震撼空大的圓的鐘聲；

來，我邀你們到山中去，聽一柄柄斧斫伐老樹的鏗鏘；

來，我邀你們到雲霄裏去，聽發廢的，寂寞的靈魂的呻吟；

來，我邀你們到雲霄外去，聽古怪的大鳥孤獨地悲鳴；

來，我邀你們到民間去，聽衰老的，病痛的，貧苦的，殘廢的，受壓迫的，煩悶的，奴服的，懺悔的，醜陋的，罪惡的，自殺的，和着深秋的風聲與雨聲——合唱的「灰色的人生」！

十月十二日

胡適之的來信

一函 孟和 四位同鑒：

努力事承 你們努力維持，至於今日，使我得安心在山中養病，我真不知道怎樣感謝你們才好！

我在煙霞洞住了三個月，雖然很安逸，很快樂，但我真住的不耐煩了。並不是地方不好，實在是心理不安。一來因爲我在大學的工課無人担任；二來因爲努力久累朋友；三來因爲離家日久。所以我決計「下山」來了。「下山」二字是浙江教育廳長張宗祥用的思凡典故！

四日下山，五夜到上海，一聲醒來，早已當選作總統了。上海一班朋友，都不願意我此時回來，大家談論的結果，都勸我暫不回家。醫生也不贊成我此時出來工作。因爲我現在肝門還有一處痔瘡每月要發二三次，每正坐二時以上，背脊便酸痛。

因此，我於七日晚上請叔永夫婦，譯譯，振飛們來商議一次。結果是：

(1)努力暫時停辦，將來改組爲半月刊，或月刊，專從文藝思想方面着力，但亦不放棄政治。俟改組就緒，再行出版。出版當在我恢復健康之時；此時仍繼續讀書雜誌。

(2)我此時暫不回京授課，俟一年假滿之時此再說。

以上二事皆以我病體未復元氣爲主要理由。停辦之事，原非我的本意。此時談政治已到「向壁」的地步。若攻擊人，則至多不過於「國」惡罵之中，加上一罵，有何趣味？若做個人而談問題和主張，——如全國會議，息兵，憲法之類，——則勢必引起外人的誤解，而爲盜賊上使陳也。不是我們愛幹的事！

定得尋思，只有暫時停辦而另謀換一方向優力的辦法。二十五年來，只有三個雜誌可代表三個時代，可以說是創造了三個新時代。一是時時停辦，一是新報，一是新青年。而新報與甲寅還算不上。

新青年的使命在於文學革命與思想革命。這使命不幸中斷了，直到今日，倘使新青年繼續至今，六年不斷的作文學思想革命的事業，影響定然不小了。

想，我們今後的事業，在於擴充努力使他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絕的努力，在思想文藝上給中國政治建築一個可築的基礎。

在這個大事業裡，努力的一班老朋友自然都要加入；我們還應當邀請那些年老而精神不老

努力的索引

(一) 標題索引

一畫

一琴 (章洪熙) 三四

一個不很重要的回想 (徐志摩) 四一

一個外國朋友對於一個留

學生的忠告 (宗淹) 四二

二畫

二次的禱告 (思永) 二九

三畫

山東人對於王正廷 (適) 二七

山海關外旅行見聞錄 (宗淹) 二八

三峽中的揚子江 (衡哲) 三〇

三個惡人 (YJ) 三二

山西之陋的供狀 (S) 三三

上海罷市的取消 (適) 四二

三權分立與我國 (鄒德高) 四六

四畫

什麼叫做近東問題? (懋慈) 二九

中國社會紊亂的原因及挽

救的辦法 (陶因) 三六

三七

不值一駁的反對論 (涵) 三七

今日之事 (適) 三九

心理上的革命準備 (孟和) 四一

『友呵敢呵!』 (志希) 四六

不信任內閣問題 (涵) 四九

『中國根本的社會問題』 (涵) 五一

五畫

石志泉辭職的呈文 (涵) 三一

『北方的冬天是冬天』 (志摩) 三九

司法獨立之破壞 (適) 四二

四川的戰爭 (水) 四二

四川的省憲草案 (Q) 四五

外交與內政 (適) 四六

玄學與科學 (丁文江) 四八

代議制的討論 (涵) 四九

六畫

好人政治的最低限度 (適) 三〇

再答衛深甫君書 (朱希祖) 三〇

安徽裁兵運動的經過和停頓 (IH) 三五

吃先生的日記 (衡哲) 四二

再論人生觀與科學并答丁在君(君勳) (五〇)

五〇

七畫

我們現主張召集各省會議 (適) 二八

否決展期新合同 (Q) 三〇

吳敬梓年譜 (適) 三一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四〇

四一

四二

四三

四四

四五

四六

四七

四八

四九

五〇

五一

五二

五三

五四

五五

五六

五七

五八



五九

京漢鐵路的大罷工 (C) 四一

武力統一之夢 (Q) 四四

法國人的恥辱 (適) 四六

宗淹君論羅爾問題 (Q) 四七

九畫

胡適之與王正廷 (適) 二九

政論者所應取之態度 (適) 二九

制憲府議 (適) 三〇

軍閥們看不起的機關 (涵) 三一

『胡適先生到底怎樣?』 (胡適) 三六

哀曼殊斐兒 (志摩) 四四

胡思永遺詩 (適) 四九

十畫

途中的悲哀 (洪熙) 二七

烏龍潭中的小船 (家斌) 二八

凍雀 (楊鴻杰) 三七

高凌霨證明購買國會是實 (適) 三八

這個國會配制憲嗎? (適) 四一

十一畫

從英國最近的政黨狀況上說明這次

內閣改組的原因 (懋) 二七

國憲上軍權之配置 (衡哲) 二七

國法何在! (涵) 三〇

國庫收入那裏去了 (RT) 三二

國會神聖 (涵) 三三

國民應該起來制憲這製造革命的

國會! (高) 三九

情死 (Tichatoh) (志摩) 四〇

張紹曾的內閣早就該走了 (適) 四三

國會又出醜了 (Q) 四四
深林中的大雨 (志希) 四六

十一畫

復宋希祖君書 (衛深甫) 二八
「就使打破了頭，也還要保持我靈魂的自由」 (徐志摩) 三九

彭允彝代表什麼？ (適) 四〇
普魯士的新憲法 (慰慈) 四〇
湖南的財政 (H.T.) 四四
四五

當走而不走 (適) 二七
傍徨 (思永) 二九
造法的惡例 (適·淹) 三〇
新維實主義述略 (適) 三〇
造法的先例 (涵) 三一
農村立國論 (涵) 三四
新年的舊節 (適) 三五
則官國會的問題 (適) 三九
解嘲 (Q) 四五
「新文化運動的批評」 (涵) 五二

十二畫

對於批評的希望 (哈) 二八
批評家的常識的問題 (哈) 二八
劃分國稅省稅意見書 (叔衡) 二九
歌謠的比較的研究法的一例 (Q) 三一

「新文化運動的批評」 (涵) 五二
對舊國家立法部和行政部關係的比較 (慰慈) 五二
(徐志摩) 五二

詩 (徐志摩) 五二

十四畫

對於批評的希望 (哈) 二八
批評家的常識的問題 (哈) 二八
劃分國稅省稅意見書 (叔衡) 二九
歌謠的比較的研究法的一例 (Q) 三一

夢與希望 (衛哲) 三二
藝數將終 (T.H.) 三三

十五畫

夢北京的歌謠 (常惠) 二七
廣西兵匪世界的調查 (文光) 二八
誰是中國今日的十二個大人物？ (適) 二九
德國的經濟議會 (慰慈) 三一

請國人注意片馬問題！ (王龍章) 三二
實力派反對聯省自治 (涵) 三六
蔡元培以辭職為抗議 (適) 三八
蔡元培的「不合作主義」 (適) 三九
蔡元培與北京教育界 (適) 三九
蔡元培的宣言 (蔡元培) 三九
蔡元培是消極嗎？ (適) 四〇
廣西割據下之財政狀況 (文光) 四〇
德國的賠款賬 (慰慈) 四三
櫻桃上 (露暉) 四三
黎元洪的「鬼治主義」 (T.H.) 四九
賣身議員的供狀 (涵) 四九

十六畫
學風 (高一涵) 三四
歐洲的新國家 (慰慈) 三四
憲法草案中國權及地方制度 (涵) 三五

歷史人物與地理的關係 (丁文江) 四三
學校風潮中的董事會問題 (永) 五〇

十七畫
獵夫 (叔永) 三四
聯合倒吳 (涵) 三五
講究的信封 (馮文炳) 四四
總統制與中國 (蕭一山) 四八

十八畫
歸國雜題 (一) (徐志摩) 三三
(二) 三四
關於薛乃納女士的一句話 (周作人) 二七
關於羅案的批評 (T.H.) 三八
關於「一個不很重要的回想」的討論 (徐志摩) 四五
關於旅大租借的條約 (涵) 四七
雜記 (徐志摩) 四九
五一

十九畫
報告 (胡思永) 二八
羅爾問題 (慰慈) 四五

二十畫
議員先生們 (涵) 二八
譯書 (適) 四六

二十一畫
辯論家應該熟讀的兩種名著 (一) (涵) 三二
(二) 三三

蘭因河畔的悲劇 (宗淹) 四七

(二) 著者索引

(甲) 漢字著名的

一畫
辯論家應該熟讀的兩種名著 三二
治外法權？抑領事裁判權？ 三三

二畫

丁文江 四三
歷史人物與地理的關係 四四
玄學與科學 四八
四九

四畫

文光 二八
廣西兵匪世界的調查 四〇
廣西割據下之財政狀況 四〇
王龍章 三二
請國人注意片馬問題！ 三三

天農 三三
「到民間去」 四〇

五畫

永 四二
四川的戰爭 四二
學校風潮中的董事會問題 五〇

六畫

任叔永

來信

朱希祖

再答衛深甫君書

七畫

志摩

「北方的冬天是冬天」

情死 (Z. Frank)

哀曼殊斐兒

志希

深林中的大雨

「友阿敵阿」

再論人生觀與科學并答丁在君

八畫

宗進

山海關外旅行見聞錄

一個外國朋友對於一個留學生的

忠告

蘭因河畔的悲劇

叔衡

劃分國稅省稅意見書

叔永

繼夫

叔永·莎菲

「我的心」

周作人

關於薛乃納女士的一句話

孟和

心理上的革命準備

九畫

洪熙

途中的悲哀

哈

對於批評家的希望

批評家的常識的問題

胡思永

禮告

胡思永遺詩

思永

·二次的禮告

禮復

胡適

吳敬梓年譜

十畫

「胡適先生到底怎樣？」

家斌

烏龍潭中的小船

徐志摩

歸國雜題 (一)

(二)

「就使打破了頭，也還要保持我

靈魂的自由」

「希望的埋葬」

一個不很重要的回想

關於「一個不很重要的回想」的討論

「吹脹子泡」

雜記

詩

高一涵

學風

希望「憲法會議」修改「憲法草案」

中的「大總統選舉法」

希望反對聯邦論者注意最近的國

家性質新論

國民應該起來制裁製造革命的

國會！

哲

「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

十一畫

常惠

談北京的歌謠

議員先生們

國法何在！

違法的先例

石志泉辭職的呈文

軍閥們看不起的機關

國會神聖

農村立國論

聯合倒吳

憲法草案中國權及地方制度

實力派反對聯省自治

不值一駁的反對論

我們應該連合

關於旅大租借的條約

不信任內閣問題

賣身議員的供狀

代議制的討論

「中國根本的社會問題」

「新文化運動的批評」

章洪熙

陶因

中國社會紊亂的原因及挽救的辦法

十二畫

馮文炳

講究的信封

我的心

楊鴻杰

凍雀

鄒德高

三權分立與我國

十四畫

適

當走而不走

山東人對於王正廷

我們還主張召集各省會議

政論者所應取之態度

誰是中國今日的十二個大人物？

胡適之與王正廷

好人政治的最低限度

違法的惡例

制憲府議

新維實主義述畧

吳敬梓年譜

新年的舊話

蔡元培以辭職為抗議

高凌霨證明前國會是實

賄買國會的問題

蔡元培的「不合作主義」

三九

今日之事 三九

蔡元培與北京教育界 三九

彭允彝代表什麼？ 四〇

蔡元培是消極嗎？ 四〇

這個國會配制憲嗎？ 四一

上海罷市的取消 四二

司法獨立之破壞 四二

張紹曾的內閣早就該走了 四三

告日本國民 四六

法國人的恥辱 四六

外交與內政 四六

譯書 四六

十五畫 四六

慰 四六

從英國最近的政黨狀況上說明 二七

這次內閣改組的原因 二七

武人支配內閣 三三

慰 三三

什麼叫做近東問題？ 二九

德國的經濟議會 三一

歐洲的新國家 三二

普魯士的新憲法 三三

德國的賠款 三六

羅爾問題 三七

普魯士的新憲法 三八

德國的賠款 四〇

羅爾問題 四三

普魯士的新憲法 四五

德國的賠款 五二

羅爾問題 五二

衡錕生 二七

國憲上軍權之配置 二七

衡錕生 二八

復朱希祖君書 二八

衡錕生 三〇

三峽中的揚子江 三〇

夢與希望 三二

吃先生的日記 三二

遊一山 四二

總統制與中國 四二

十八畫 四八

稜梯上 四八

樓梯上 四三

(乙)字母署名的 四三

京漢鐵路的大罷工 四一

壽數將終 四一

安徽裁兵運動的經過和停頓 三三

關於羅案的批評 三五

黎元洪的「鬼治主義」 三八

否決展期新合同 四九

歌謠的比較的研究法的一個例 三〇

「別賦」 三一

武力統一之夢 三二

國會又出醜了 三三

解嘲 四四

四川的省憲草案 四四

宗洸君論羅爾問題 四五

國庫收入那裏去了 四七

湖南的財政 四四

山西之陋的供狀 四四

三個愚人 三二

讀書雜誌索引

(甲)標題索引

一畫 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 (適) 七

四畫 元人的曲子 (適) 四

天問釋疑 (徐旭生) 四

六畫 西遊記考證 (胡適) 六

九畫 重印「天工開物」始末記 (丁文江) 五

十畫 記李親的學說 (胡適) 三

荀子之政治論 (吳虞) 五

十一畫 黃梨洲朱舜水乞師日本辯 (梁啟超) 九

評湯姆生的科學大綱 (叔永) 九

十三畫 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 (顧頡剛) 九

十四畫 綺琴文化 (衡哲) 四

二十一畫 讀「讀楚辭」 (陸侃如) 四

讀王國維先生的「曲錄」 (適) 七

讀「西遊記考證」 (董作賓) 七

讀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胡適) 八

(乙)著者索引

一畫 丁文江 五

重印「天工開物」始末記 五

七畫 吳虞 五

荀子之政治論 五

八畫 叔永 九

評湯姆生的科學大綱 九

九畫 胡適 三

記李親的學說 三

西遊記考證 六

讀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八

吳虞 五

荀子之政治論 五

叔永 九

評湯姆生的科學大綱 九

九畫 胡適 三

記李親的學說 三

西遊記考證 六

讀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八

十畫 徐旭生 四

天問釋疑 四

十一畫 陸侃如 四

讀「讀楚辭」 四

梁啟超 九

黃梨洲朱舜水乞師日本辯 九

十二畫 董作賓 七

讀「西遊記考證」 七

十四畫 適 四

元人的曲子 四

讀王國維先生的「曲錄」 七

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 七

十六畫 衡哲 四

綺琴文化 四

二十一畫 顧頡剛 九

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 九

努力的索引

(一) 標題索引

- 一畫
 - 一年了 (適) 五三
 - 一個緊急動議 (適) 五七
 - 一個癡人的說夢 (唐鉞) 五七
 - 一片「依法解決」聲 (O) 五八
 - 一個救濟中國的妙法 (蕭一山) 六十
 - 一夜不安靜 (性仁譯) 六八
- 一二畫
 - 一年半的回顧 (胡適) 七五
 - 人生觀的科學或科學的人生觀 (叔永) 五三
- 二三畫
 - 上海總商會的議決案 (永) 五九
 - 大選費 (Y) 六九
 - 士的階級的厄運 (A B) 六九
 - 大選預備會 (Y) 七十
 - 「大國民」的外交 (S C) 七十
- 四畫
 - 反對省憲同志會宣言 (適) 五三

- 中國最近罷工問題之分析與補救 (楊涇) 五三
- 心理現象與因果律 (唐鉞) 五五
- 介紹制憲特刊 (適) 五六
- 中國的病 (青松) 五六
- 中國最早的一部討論婦女問題的書——鏡花緣 (胡適) 六十
- 中國的泰勒爾 Taluq road (顧實) 六五
- 少年阮仁的失蹤 (馮文炳) 六五
- 少數人的責任 (宗瀚) 六七
- 今日之域中 (Y J) 六八
- 中國的人民的分析 (A B) 六八
- 日本的地震 (Y) 六九
- 中國的大地震 (S S) 七一
- 日本震災和精神上的損失 (叔永) 七二
- 中俄會議——爲了誰的利益? (高尚德) 七三
- 不值批評的批評 (適) 七四
- 五畫
 - 玄學與科學——答張君勱 (丁文江) 五四
 - 五五

- 玄學與科學的討論的餘興(丁文江) 五六
- 「玄學與科學」論爭的所給的暗示 (唐鉞) 五七
- 北京教育界的歧路 (適) 六一
- 四年來青州政治變遷的真相 (精) 六五
- 半年 (馮文炳) 七五
- 六畫
 - 西湖 (胡適) 五三
 - 在一個很遠的世界裡面(彭基相譯) 六三
 - 考試和情面 (適) 六三
 - 宋奇水學說之梗概 (黃逸之) 七一
 - 地產談 (沈懋德) 七二
 - 在變態的時代我們應持如何的態度 (朱世龍) 七四
 - 「灰色的人生」 (徐志摩) 七五刊
 - 七畫
 - 阿拉伯(Khalil Yehann)的小品文字 (雁水譯) 七七
 - 近來日本社會的不安和社會思想的發展 (張家輔) 六三
 - 我們最後的希望 (適) 六四
 - 我對於國民黨的態度 (適) 六六
 - 「我要去了」有序 (衡哲) 六六
 - 「走江湖」的江亢虎 (老萬) 六七
 - 我對於鄧伯誠君與高一涵君討論國民政黨的討論 (周明) 七三
 - 近作西洋史序言 (陳衡哲) 七三
 - 批評的「倫理」 (學黃) 七五
 - 八畫
 - 到底誰是匪? (適) 五四

- 「專制政府」究竟做了些甚麼事 (H C) 六一
- 明日之學校譯稿的弁言 (經農) 六四
- 到內地去! (青松) 六六
- 社會進化史序 (孟和) 七十
- 九劃
 - 科學與人生觀 (王星拱) 五八
 - 科學的範圍 (唐鉞) 五九
 - 柚子 (馮文炳) 五九
 - 胡思永遺詩 (懋德) 六十
 - 政治改革的目標 (懋德) 六三
 - 革命和政治改革 (懋德) 六四
 - 洛斯基爾的提琴 (胡適譯) 六四
 - 政治思想的研究 (適) 六四
 - 怎樣解決中國的問題 (孟和) 六五
 - 南高峯上看日出 (胡適) 六五
 - 保存古物最好的辦法 (深) 七四
 - 胡適啓事 七五
 - 胡適之的來信 七五刊
 - 十畫
 - 孫行者與張君勱 (適之) 五三
 - 時局雜感 (王伯祥) 五八

記楊惠之塑羅漢像 (顧頡剛) 五九
陰陽五行說之來歷 (梁啟超) 六一

城市在文化上所佔的地位 (慰慈) 六八
六九

索新歌 (W) 六八
浣衣母 (馮文炳) 七三

討論「對於國民黨的討論」(余惟一) 七四

十一畫
張君勳主張的人生觀對科學的五個異點 (章演存) 五五

現役軍人到底有無被選為總統的資格? (陳正謨) 五六

曹琨通電表示要做總統 (通) 六三

教師的修養 (葉聖陶) 六六
教育界的危機 (王伯祥) 六七

十二畫
悲思 (徐志摩) 五三

童話一則 (徐志摩) 五八
晚上的西湖 (衡哲) 五八

開南北和平會議的條件 (通) 六十
答K君 (通) 六三

晚景一則 (衡哲) 六三
評章行嚴的元首寄生論 (F C) 七二

貴州人民現在的慘痛情形 (F C S) 七四

答周明君對我提出之關於國民黨的討論 (郭初民) 七五

十三畫

想解決時局應該先停止北京國會的職權 (通) 五九

解決政局糾紛的一種辦法 (K C) 六二
落梅 (櫻湖女士) 六三

愛 (楓湖女士) 六三
新貧民 (A B) 七十

十四畫
福建軍隊現勢之調查 (華魂) 五七
對於今後日本的一個希望 (衡哲) 七二

十五畫
黎元洪為什麼逃走? (通) 五七

十六畫
錯過了 (葉聖陶) 六二

歐洲中世紀的武士與都市(性仁譯) 七十
憲法與副憲者 (通) 七四

十八畫
騎將政策與殖兵政策 (通) 五五

題風景冊 (衡哲) 六三

二十一畫
鐵柝歌 (徐志摩) 五九

增維鈞到底替誰看大門? (通) 六三

二十二畫
張君勳論人生觀與科學的兩篇文章 章後所發生的疑問 (朱經農) 五五

論「一清先生」我對於國民黨的態度 (一) 以後 (謝德高) 六七

讀了青松先生的「到內地去」之感想 (馬鶴苓) 六八

讀了批評所謂「科學與玄學之爭」以後

(二) 著者索引

(甲) 漢字署名的

二畫
丁文江 五四
玄學與科學——答張君勳 五五

四畫
玄學與科學的討論的餘興 五六

五畫
王星拱 五八
科學與人生觀 五八

六畫
王伯祥 五八
時局雜感 六八
教育界的危機 六七

七畫
永 五九
上海商會的議決案 五九

八畫
朱經農 五五
論張君勳論人生觀與科學的兩篇文章 章後所發生的疑問 五五

九畫
朱世龍 五五
在變態的時代我們應持如何的態度 七四

十畫
老萬 六七
「走江湖」的西元虎 六七

十一畫
沈懋德 六七

(唐鉞) 七二

地震談 七二

余惟一 七四
討論「對於國民黨的討論」 七四

八畫
叔永 五三
人生觀的科學或科學的人生觀 五三

日本震災和精神上的損失 七二

青松 五六
中國的病 五六
到內地去! 六六

孟和 六五
怎樣解決中國的問題 六五

社會進化史序 七十

性仁 六八
一夜不安靜 六八

歐洲中世紀的武士與都市 七十

宗施 六七
少數人的責任 六七

周明 七三
我對於郭初民君與高一涵君討論國 七三

民黨的討論 七三

九畫
胡適 五三
西湖 五三

中國最早的一部討論婦女問題的書 六十

鏡花緣 六一
南高峯上看日出 六五

洛斯基爾的提琴

六四

一年半的回顧

七五

十畫

唐鉞

心理現象與因果律

五五

「玄學與科學」論爭的所給的暗示

五七

一個疑人的說夢

五七

科學的範圍

五九

讀了評所謂「科學與玄學之爭」以後七二

梁啟超

陰陽五行說之來歷

六一

徐志摩

悲思

五三

童話一則

五八

鐵柝歌

五九

「灰色的人生」

七五增刊

陳正謨

現役軍人到底有無被選為總統的資格？

五六

陳衡哲

近作西洋史序言

七三

馬觀蒼

讀了古松先生的「到內地去」之感想

六八

高尙德

中俄會議——爲了誰的利益？

七三

十一畫

誦

反對省憲同志會宣言

五三

到底誰是匪？

五四

騎驢政策與預兵政策

五五

介紹制憲草案

五六

黎元洪爲什麼逃走？

五七

一個緊急動議

五七

想解決時局應請先停止北京國會的職權

五九

職權

開南北和平會議的條件

六〇

北京教育界的歧路

六一

考試和情面

六三

顧維鈞到底替誰看大門？

六三

曹錕通電表示要做總統

六三

答「君」

六三

我們最後的希望

六四

我對於國民黨的態度

六六

不值批評的批評

七四

憲法與制憲者

七四

政治思想的研究

六四

在一個很遠的世界裡面

六三

黃逸之

十二畫

楊幹

中國最近罷工問題之分析與補救

五四

葉聖陶

錯過了

六二

教師的修養

六六

楓湖女士

落梅

六三

經農

明日之學校譯稿的弁言

六四

靖

四年來貴州政治變遷的真相

六五

鄭德高

讀了「沛先生」我對於國民黨的態度

六七

度」以後

十四畫

適

一年了！

五三

適之

孫行者與張君勱

五三

孫行者與張君勱

五三

十五畫

憲慈

政治改革的目標

革命和政治改革

城市在文化史上所佔的地位

鄧初民

答周明君對我提出之關於國民黨的

十六畫

衡哲

晚上的西湖

題風景冊

「我要去了」有序

對於今後日本的一個希望

蕭一山

一個救濟中國的妙法

覃黃

批評的「倫理」

二十一畫

顧頌剛

記楊惠之的遺像

顧實

中國的泰勒爾 (Chin's Journal)

(乙) 字母署名索引

A B

中國的人民的分析

士的階級的厄運

新貧民

F C S

貴州人民現在的慘痛情形

H C

「事實政府」究竟做了些甚麼事

K C

解決政局糾紛的一種新法

評章行嚴的元片寄生論

O

一片「依法解決」聲

S C

「大國民」的外交

S S

中國的大地震

W

索新歌

Y J

今日之城中

Y

大選費

日本的地震

大選預備會

讀書雜誌索引

(甲) 標題索引

十畫

討論古史答劉胡二先生 (顧頌剛) 十二

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 (劉揆葵) 十三

研究歷史應具的常識 (衡哲) 十四

研究國學應該首先知道的事 (錢玄同) 十五

答顧頌剛先生書 (錢玄同) 十六

答劉胡兩先生書 (顧頌剛) 十七

讀書隨筆 (衡哲) 十八

讀顧頌剛先生論古史書以後 (劉揆葵) 十九

讀顧頌剛先生論古史書以後 (劉揆葵) 二十

讀顧頌剛先生論古史書以後 (劉揆葵) 二十一

讀顧頌剛先生論古史書以後 (劉揆葵) 二十二

讀顧頌剛先生論古史書以後 (劉揆葵) 二十三

讀顧頌剛先生論古史書以後 (劉揆葵) 二十四

讀顧頌剛先生論古史書以後 (劉揆葵) 二十五

讀顧頌剛先生論古史書以後 (劉揆葵) 二十六

讀顧頌剛先生論古史書以後 (劉揆葵) 二十七

讀顧頌剛先生論古史書以後 (劉揆葵) 二十八

讀顧頌剛先生論古史書以後 (劉揆葵) 二十九

讀顧頌剛先生論古史書以後 (劉揆葵) 三十

讀顧頌剛先生論古史書以後 (劉揆葵) 三十一

七十

(乙) 著者索引

九畫

胡基人

讀顧頌剛先生論古史以後 十一

十五畫

劉揆葵

讀顧頌剛君「與錢玄同先致古史書」以後 十一

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 十三

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 十四

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 十五

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 十六

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 十七

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 十八

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 十九

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 二十

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 二十一

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 二十二

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 二十三

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 二十四

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 二十五

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 二十六

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 二十七

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 二十八

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 二十九

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 三十

(胡基人) 十一

努力週報的增刊

讀書雜誌

每月第一週出版

發起「讀書雜誌」的緣起

差不多一百年前，清朝的大學者王念孫和他的兒子引之兩個人合辦了一種不朽的雜誌，叫做「讀書雜誌」。這個雜誌前後共出了七十六卷，這一百年來，也不知翻刻翻印了多少次了！我們想像那兩位白髮的學者——一位八十多歲，一位六十多歲——用不老的精神和科學的方法，校注那許多的古書來惠我們，那一副「白髮校書圖」還不足以使我們少年人慚愧感奮嗎？我是崇拜高郵王氏父子的一個人，現在發起這個新的「讀書雜誌」，希望各位愛讀書的朋友們把讀書研究的結果，借他發表出來。一來呢，各人的心得可以因此得着大家的批評。二來呢，我們也許能引起國人一點讀書的興趣，——大家少說點空話，多讀點好書！

十，二，二二。胡適

這是我去年病後做的。現在我也不去修改他，讓他存在這裏，做一個發起的紀念。

一千九百年前的

一個社會主義者 (適)

王莽

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還沒有公平的論定。他的資本家王安石雖受一時的唾罵，却早已有人替他伸冤了。然而王莽確是一個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遠在王安石之上。我近來仔細研究王莽傳及食貨志及周禮，才知道王莽一班人確是社會主義者。王莽于歷西紀元前九年建國，那年他就下詔曰：

每月一期。定期努力或買本期努力的，不另取資。單資這個增刊的，報價銅元兩枚，郵寄大洋二分。稿件寄北京鐘鼓寺八號。

1

古者設應井八家，一夫一婦田百畝。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為無道，厚賦稅以自供奉，竭民力以極欲，墾墾制，廢井田，是以兼並起，貧富生，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錫之居；又當奴婢之市，與牛馬同蘭，制于民臣，斷其命，遂虐之人，因緣為利，至賂賣人妻子，逆天心，誅人倫，繆于「天地之性人為貴」之義。此等處皆可以前史傳的不足。百年前，董仲舒也有「去奴婢，除專殺之威」的主張。

……漢氏減贖田稅，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繡成出（晉灼曰：雖老病者，皆復出口算。一，而家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也。父子夫婦終年耕，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馬餘菽粟，……貧者不暇精糲。……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于九族鄉里親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

敢有非井田墾制，無法感業者，投諸四裔，以親魍魎。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此莽詔須看王莽傳。）

莽傳說，「坐賣買田宅奴婢錢，自諸侯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勝數。」（食貨志同。）

此政策即「土地國有」，「均產」，「廢奴」三個大政策。當日施行時自然有大困難。到了西歷十二年，中郎區博諫莽曰：

井田雖聖王法，其歷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應非而亂阡陌，遂王諸夏。迄及海內未厭其敝，今欲遠民心，退復千載絕迹，難矣。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非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未可施行。（傳）

莽知民怨，乃下書曰：

諸名食「土田」，皆得賣之。勿拘以法。犯私買賣無入者，且一切勿治。（同）

西歷十年，莽即位之二年，初設「六筭」之令。「筭」字食貨志作「幹」，即是「歸國家管理」之意。六筭是：

(1)鹽，(2)酒，(3)鐵，(4)名山大澤，(5)錢布銅冶（今本錢作鐵，今依錢大昭校，據原本），(6)五均除貨。

食貨志記諸筭，有兩次詔令的原文。莽時亦有兩次，一在西十年，一在西十七年。食貨志第一詔當是十年的：

夫周禮有除貨，（此指泉府之職。）樂語有「五均」。（鄭氏曰：樂語，樂元語，河南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臣瓚曰：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事，以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當均，強者不得困窮，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惠及小民矣。」沈欽韓曰：樂語，白虎通引之。傳記各有「幹」焉。今開除貨，張五均，設諸「幹」者，所以齊家庶，抑並發也。

「遂于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淄、宛，咸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師」。兩市及五都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即泉府）丞一人。」此時似尚未明定「六筭」之數，諸「幹」次第舉行。凡屬于國有富源的，辦法如下：

「工商能采金銀連（鉛）錫，登龜取穴者，皆自占「于」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

……

這不是國家自辦，乃是歸國家管理；凡做此項事業的，須呈報「占」于司市錢府。營業所得，國家要抽「所得稅」。故食貨志說：

請取衆物——鳥獸魚鼈百蟲——于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婦孺桑蠶織紉績補縫，工匠幣屨卜祝，及它方技商販買人坐肆列里闔閭，皆各自占所為於其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為貢。敢不自占，自占有不實者，盡沒入所取，而作「于」縣官一歲。

抽所得稅意抽到女工方技，似乎不確。況且司市條文內說「沒沒人所採取」，似乎原令的所得稅只限於「採取衆物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或至多「及它方技商販買人坐肆列里闔閭者」。

莽傳也只說「命縣官估酒，賣鹽鐵器，鑄錢，諸采名山大澤衆物者，稅之」。可以互證。

食貨志說估酒的辦法最詳細：

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均，率開一慮以賣幣五十釐為率。一釐用粗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三斛並計其買而參分之，以其一為酒斛之平。除米麵本買，計本利而什分之，以其七人官，其三及諸稅（解粟也）灰炭給工器薪樵之費。

五均之制，食貨志也說的詳細：

(一)市平（平均的物價）「諸司市常以四時中月，實定所常，為物上中下之賈，各自用為市平，毋拘他所。」

(二)收滯貨「衆民賣買五穀布帛絲麻之物，周于民用，而不替者，均官有以考檢厥實，用其本買取之，毋令折錢。」

(三)平市「萬物別貴過平一錢，則以（所收不替之物）以平買賣與民。其買氏賤減（于）平者，聽民自相與市，以防貴賤者。」

(四)除「民欲祭祀親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賈，但除之。（師古曰：但，亦也，徒也，言不取息利也。）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

(五)貨本「民或乏絕，欲貸以治產業者，

……

均授之，除其費，計所得(而)受息，毋過歲廿一。若傳作「除貨與民，收息百月三。」

這些政策，都是「國家社會主義」的政策。他們的目的是「均衆庶，抑並發」。但當那個時代，國家的組織還不完備，這種大計劃的干涉政策，固然不能一時收效。政府裏的書生又不能不依靠有經驗的商人，故食貨志又說：

義和(官名)置命士，督五均六幹，郡有數人，皆用富賈。洛陽薛子仲張長叔，臨晉姓偉等，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府庫不實。百姓愈病。

到了西十七年，王莽又下詔曰：

夫鹽，食者之將；酒，百粟之長，嘉言之好；鐵，農田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藏；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仰給以時；錢布銅冶，通行有無，備民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即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筦之。每一幹爲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

我們看這一詔，可以知道當日的政治家確能了解「國家社會主義」的精華。六筦都是民間的「公共用具」，私人自做，勢必不能；若讓少數富賈豪民去做，貧民必致受他們的剝削。社會主義者所以主張把這種「公共用具」一切收歸社會(或國家)辦理。這個意思，即是王莽的政策用意，那是無可疑的了。

西二十一年，兩郡奏毀，平原女子逆陷平各縣兵作亂，莽召驍騎問賊方略。故左將軍公孫祿來與議，他說：

……國師姜信公(劉歆)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明學男張邯，地理候孫陽，造井田，使民棄土業。義和魯匡設六筦，以窮工商。……宜誅此數子，以慰

天下……

這幾個重要人物，除了劉歆之外，幾乎全不可考。若不是公孫祿明白提出，我們竟無從知道這些主名了。作井田的孫陽，已不可考。張邯見於漢書儒林傳(八十八)之後查傳下。后查通詩禮，傳匡衡。奉詔望之，匡衡的傳經表如下：



按莽傳，滿昌爲莽太子講詩，又接后查傳，張邯與皮容(皆主大官，徒衆尤盛)魯匡見于後漢書魯恭傳(五十五)，「恭，扶風中陵人也。……哀平間，自魯而徙。祖父匡，王莽時爲義和，有權數，號曰智囊。」食貨志說：

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取不替，與欲符，即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爲非」者也。莽乃下詔。(即十年之詔)……義和魯

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筦在縣官。唯酒醴獨未筦。……詩曰，「無酒醴我。」而論語曰，「醴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醴在官，和官使人，可以相御也。論語孔子嘗周衰亂，酒醴在民，薄若不嚴，是以疑而弗食。今絕天下之酒，則無以行禮相養，放而亡限，則費財傷民。請法古令官作酒。……(餘見上)。

這種穿鑿附會，絕像王莽時代的經學家。莽傳又說，公孫祿誅數子之後，

莽怒，使虎賁執祿出，然祿采其言，左遷魯匡爲五原卒正。以百姓怨非，故六筦非匡所獨造，莽厭衆意而出之。大抵酒筦是魯匡的計劃，其餘則劉歆等人的合作

未必是魯匡一人「所獨造」了。

西二十二年，四方盜賊并起，太師王匡等數不利。莽乃遣遺風俗大夫司國憲等分行天下，除井田奴婢山澤六筦之禁。即位以來詔令不便于民者，皆收還之。待見未嘗。……此事竟無下文，似乎莽莽之世，這些政策不曾廢除。再過一年，他就死了。

食貨志說：莽性躁慢，不能無爲。每有所制，必欲依古。莽傳說：莽意以爲制定則天下自平。故說思于地里，制禮作樂，講台六經之說。公卿且入暮出，論議連年不決。……見劉歆指以得漢政，故務自溢衆事。……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

可憐這樣一個勤勤懇懇，生性「不能無爲」，要「均衆庶，抑并發」的人，到末了竟死在枷鎖上。他的頭被一個商人杜吳斫去，尸首被軍人分裂，「支節肌膚相分」！而二千年來，竟沒有人替他說一句公平的話！

讀楚辭

(適)

十年六月，洪熙思永們讀書會要我講演，我講的是我關於楚辭的意見。後發記在日記裏，現在整理出來，作爲一篇讀書記。我很佩服國中研究楚辭的人平心考察我的意見，修正他或反證他，總期使這部久被埋沒，久被「酸化」的古文學名著漸漸的從烏烟瘴氣裏出來，在文學界裏重新占一個不依傍名教的位置。

屈原是誰？這個問題是沒有人發問過的。我現在不但要問屈原是怎麼人，且要問屈原這個人究竟有沒有。爲什麼我要疑心呢？因爲：第一，史記本來不很可靠，而屈原實生列傳

尤其不可靠。

(子)傳末有云：「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景買牛之孫二八至郡守，而買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司馬遷如何可說「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二可疑。

(丑)屈原傳敘事不明。先說，「王怒而疏屈原。」次說，「屈原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願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王悔，追張儀不及。」又說，「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又說，「頃襄王立，以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晝夜號咷，心懷王，不忘欲反。」又說，「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王怒而遷之。屈原

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既「疏」了，既「不復在位」了，又「使於齊」，又「諫」重大的事，一大可疑。前面并不曾說「放逐」，出使於齊的人，又能諫大事的人，自然不會被「放逐」。而下面忽說「雖放逐」，忽說「逐之」，二大可疑。「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一句，依楚世家，是昭雖諫的話。「何不殺張儀」一段，張儀傳無此語，亦無「懷王悔，追張儀不及」等事。三大可疑。懷王拿來換張儀的地，此傳說是「秦割漢中地」，張儀傳說是「秦欲得黔中地」，楚世家說是「秦分漢中之半」。究竟是漢中是黔中呢？四大可疑。前稱屈平，而後半忽稱屈原，五大可疑。

(三)傳說的屈原，若真有其人，必不會生在秦漢以前。

(子)「屈原」明明是一個理想的忠臣，但這種忠臣在漢以前是不會發生的，因爲戰國時代不會有這種奇怪的君臣觀念。我這個見解，雖然

很空泛，但我想很可以成立。

(丑)傳說的屈原是根據於一種「儒教化」的楚辭解釋的。但我們知道這種「儒教化」的古書解是漢人的拿手戲，只有那笨陋的漢朝學究能幹這件事。

依我看來，屈原是一極複雜物，是一種「箭袋式」的人物，與黃帝周公同類，與希臘的荷馬同類。怎樣叫做「箭袋式」的人物呢？古代有許多東西是一班無名的小百姓發明的，但後人感恩圖報，或是為便利起見，往往把許多發明都記到一個有名的人物功德簿上去。最古的：都說是黃帝發明的。中古的：都說是周公發明的。怪不得周公要「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了！那一部分的南方文學，也就歸到屈原宋玉（宋玉也是一個假名）幾個人身上去。佛教的無數「佛說」的經也是這樣的，不過印度人是有意造假的，與這些例略有不同。譬如諸葛亮借箭時用的草人，可以收到無數箭，故我稱他們做「箭袋」。

我想，屈原也許是二十五篇楚辭中的一部分的作者，後來漸漸被人認作這二十五篇全部的作者。但這時候，屈原還不過是一個文學的箭袋。後來漢朝的老學究把那時代的「君臣大義」讀到楚辭裏去，就把屈原用作忠臣的代表，從此屈原就又成了一個偷理的箭袋了。

大概楚懷王入秦不返，是南方民族的一件傷心的事，故當時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歌謠。後來亡秦的義兵終於於南方，而項氏起兵時竟用楚懷王的招牌來號召人心。當時必有楚懷王的故事或神話流傳民間，屈原大概也是這種故事的一部分。在那個故事裏，楚懷王是正角，屈原大概是配角，——鄭袖唱花旦，靳尚唱小丑，但秦亡之後，楚懷王的神話漸漸失其作用了。

漸漸消滅了；於是那個原來做配角的屈原反變成正角了。後來這一部分的故事流傳久了，竟彷彿真有其事，故向說也載此事。而補史記的人也七拼八湊的把這個故事塞進史記去。補史記的人很多，最晚的有王莽時代的人，故司馬相如列傳後能引揚雄的話；屈貴列傳是宣帝時人補的，那時候離秦亡之時已一百五十年了，這理想的忠臣故事久已成立了。

我們現在可以斷定楚辭的前二十五篇決不是一個人做的。那二十五篇是：

離騷	九歌	天問	九章	遠遊	卜居	漁父	招魂
1	9	1	9	1	1	1	1

這二十五篇之中，天問文理不通，見解卑陋，全無文學價值，我們可斷定此篇為後人雜湊出來的。卜居漁父為有名作者的著作，見解與技術都可代表一個楚辭進步已高的時期。招魂用「些」，大招用「只」，皆是楚體。大招似是模倣招魂的。招魂若是宋玉作的，大招決非屈原作的。九歌與屈原的傳說絕無關係，細看內容，這九篇大概是上古之作，是當時湘江民族的宗教舞歌。剩下的，只有離騷九章與遠遊了。依我看來，遠遊是模倣離騷做的；九章也是模倣離騷做的。九章中，懷沙載在史記，哀郢之名見於屈賈傳論，大概與昭宣帝時尚無「九章」之總名。九章中，也許有稍古的，也許有晚出的偽作。我們若不願完全丟棄屈原的傳說，或者可以認離騷為屈原作的。九章中，至多只能有一部分是屈原作的。遠遊全然是晚出的偽作。

我們可以把上述的意見，按照時代的先後，列表如下：

- (1) 最古的南方民族文學 九歌
- (2) 稍晚——屈原？ 離騷
- (3) 屈原同時或稍後 九章的一部分()
- (4) 稍後——楚亡後 招魂
- (5) 漢人作的 卜居、漁父、大招、遠遊、天問。

楚辭注家分漢宋兩派。漢儒最迂腐，眼光最低；知識最陋。他們把一部詩經都置上烏煙瘴氣了。一首「關雎」明明是一首寫相思的詩，他們偏要說是刺周厲王后妃，又說是皇后妃之德的。所以他們把一部楚辭也「醇化」了。這一派自王逸直到洪興祖，都承認那「屈原的傳說」。處處把美人香草都解作忠君愛國的話。正如漢人把詩三百篇都解作腐儒的美詞一樣！宋派自朱熹以後，漸漸漸漸推翻種種由氣的注解。朱熹的楚辭集注雖不能拋開屈原的傳說，但他於九歌離騷能別出新見解。九歌中，湘夫人、少司命、東君、國殇、禮魂，各篇的注與序皆無一字提到屈原的傳說；其餘四篇，雖偶然提及，但朱註確能打破傳說的大部分，已很不易得了。我們應從朱子入手，參看各家的說法，然後比朱子更進一步，打破一切迷信的傳說，創造一種新的楚辭解。

(四) 楚辭的文學價值

我們需要認明白：屈原的傳說不經翻，則楚辭只是一部忠臣教訓書，但不是文學。如湘夫人歌：「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本是白描的好文學，却被前注家加上「言君政則乘風愁而賢者也矣」(王逸)，「喻小人用事則君子棄逐」(五臣)，等等荒謬的理學話，便不見他的文學趣味了。又如：

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褱兮澧浦，寧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

這四句何等美麗！注家却說：屈原託與湘夫人，共歸而處，辭後迎之而去，窮困無所依，故欲捐棄衣物，裸身而行，將遺九夷也。遠者謂高賢隱士也。言己雖欲之九夷絕域之外，猶求高賢之士，平洲香草以遺之，與共修道德也。(王逸)或說：快哉！神神所用，今夫人既去，君復背己，無所用也，故棄遺之。……杜若以喻誠信；遠者，神及君也。(五臣)或說：既語湘夫人，快哉！又遠遠者以杜若，好賢不已也。(洪興祖)

這樣說來說去，還有文學的趣味嗎？故我們必須推翻屈原的傳說，打破一切村學究的注，從楚辭本身上去尋出他的文學興味來，然後楚辭的文學價值可以有恢復的希望。

評新詩集 (一) 適

△康白情的草兒，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一九二二年三月出版。價八角。

在這幾年出版的許多新詩集之中，草兒不能算是一部最重要的傑作了。白情在他的詩裏曾有兩處宣告他的創作的精神。他說：

我要做對的；
凡經我做過的都是對的；
隨我底對的；
隨我底對的。(自二四三)

我們讀他的詩，也應該用這種眼光。「隨我底對的」是自由；「隨我底對的」是進步。白情這四年的新詩界，創造最多，影響最大；然而在

努力週報的增刊

讀書雜誌

每月第一週出版

每月一期。定閱努力或
資本期努力的，不另取
費。單買這個增刊的，
報價銀元兩枚，郵寄大
洋二分。稿件寄北京鐘
鼓寺八號。

大招，招魂，遠游的著者問題

陸侃如

漢書藝文志的詩賦略載屈原存賦二十五篇。這數目有兩種算法：

(一)以「九歌」爲十一篇，加離騷，天問，「九章」(九篇)，卜居，漁父，遠游，共二十五篇。此說自王逸以下均宗之。

(二)「九歌」作九篇計，除離騷等十四篇外，再加大招，招魂二篇爲二十五篇。此說爲清人林雲銘所創，見他的楚辭燈。

依我看來：在編輯藝文志時，屈原的賦或確有二十五篇；但依現時所存者考之，則至多只有二十四篇。我以爲「九歌」本來是十一篇，不能作九篇計。林氏所加的二篇，倘有他項證據可證明不是屈原作的。此外十四篇中，有一篇的著者也是可疑，——這便是遠游。以下便是討論大招，招魂，遠游三篇的著者問題。

大招的著者在王逸時已不能明。有的說是屈原，有的說是景差。宋時朱熹定爲景差，(見楚辭集注)。清時林雲銘定爲屈原，(見楚辭燈)。朱熹的理由是：

(一)若於屈原作品中加以此篇，則與漢書二十五之數不符。
(二)人家所以疑是屈原所作的，是因爲「詞義高古，非原莫及」。現在朱熹得到一個景差能作大招的證據。宋玉的大言賦小

林氏的理由是：

(一)山鬼，國靈，禮魂并作一篇，而加以大招及招魂，則仍與漢書相符。

(二)原文裏有這幾句：

「魂乎，歸來！
定空桑只。」
「靈寢配天，
萬民理只。」

定樂器是國君的事，而配天又非國君不可，故所招的一定是個國君，不是屈原。且懷王入關不反，屈原一定有所表示，故此篇大約是他招懷王的文字。

但我仔細研究一下，覺得他們說的都不對。先討論朱熹的理由：

(一)藝文志失檢處甚多，不能拘於這上邊的篇數；且未舉篇名，不知何篇在二十五之內，何篇在外。

(二)他所根據的大言小言二賦，始見於古文苑。這書的來路不明，故二賦的真偽難辨。即使真是宋玉作的，但不知是否出於宋玉的假托，——賦中假托者甚多，如謝惠連雪賦之托司馬相如，謝莊月賦之托王粲，即使假托司馬相如，謝莊月賦之托王粲，也不知宋玉所記的與景差所記的有無差異。即使記的完全不錯，也不能證明景差是大招的作者。我們試看這原文：

「投士猛擊暴陶瞎大笑至今推覆思錫牙
雲睡甚大吐舌萬里唾一世」——大言賦。
「載氛埃兮乘烈慶體輕靈異形微蚤躡車
追浮濤凌雲縱身經由城孔出入羅巾飄渺
翩躚乍見乍泯」——小言賦。
這兩段合計不滿七十字，而句逗又不甚定，故所表現的文體也不很明顯。朱熹所說的「平淡醇古」與「深峭明退」，只是向壁虛造，只是口欺欺人！據此而說大招的與這兩段的著者是一人，朱熹也免不了「武斷」二字的譏評了。

其次再討論林雲銘的理由：

(一)林氏拘於漢書而勉強湊滿二十五之數，其誤與朱氏等。

(二)大招的意義的確非常微說。如「靈寢配天」等句，好像說國君；「靈寢盛只」等句，又像說人臣；而「廢故職行」等句，却若臣都說得通。故林氏若果些像說國君的句子來證明是屈原招懷王的作品，反對者也可以舉些像說人臣的地方來證明是景差招屈原的文字。這樣的辯下去，可以一百年辯個不完。

他們兩人既說的不對，大招的著者問題又怎樣解決呢？我的答案是：大招的著者也不是屈原，也不是景差，却是一個東漢時的無名氏。大招裏有這兩句：

「小腰秀頸，
若鮮卑只。」

鮮卑是帶名。(王逸說：「鮮卑，衰帶頭也。」)

洪興祖楚辭補注引漢書注：「孟康曰：『要中大帶也。』張晏曰：『鮮卑，郭洛倫，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師古曰：『胡鈞之帶。』」大概鮮卑是鮮卑傳入中甸的，故以族名作物名。這兒就有一個可疑之處了。鮮卑托始於有韻氏，居中國東北，邑於紫蒙之野。(在今奉天西南部)，名叫東胡。初與匈奴對峙；當秦漢之際，被匈奴打敗了，就移居鮮卑山。(在今奉天西北部)，改稱鮮卑。匈奴盛時，漢人也不知有這族；至

東漢光武帝時，南北匈奴自相攻伐，勢漸衰，鮮卑就又興盛了，這族名也傳到中國來了。建武三十一年封鮮卑於仇夷爲王。——這是中國與他們國交之始。我們要注意兩件事：(一)鮮卑之名始於秦漢之際，(二)中國人知有鮮卑，始於東漢光武時。那麼，在戰國時人的作品，如何能有這名稱呢？無論是屈原，或是景差，都不能有這樣神驗的預言本領。鮮卑的歷史，便是屈景不能作大招的鐵證。使大招的出世不能在東漢——至少是西漢——以前的證據。但順帝時王逸作楚辭章句，已有此篇，故其出世也不能在此時已後。這漢代是一個騷賦盛行時代，而這時的人又有一種作偽書的流行病——二千年來今古文學之平即起於此——故我以爲大招一定是一個東漢時的無名氏仿宋玉的招魂，仿屈原(景差?)之名而作的。

大招的著者自古以來即認爲是屈原的弟子宋玉。直到清代順帝時才有林雲銘來疑他，以爲是屈原自招的作品。……其實林氏太拘於漢書二十五之數了。他的楚辭燈中有許多地方是與朱熹作對的，把大招歸之屈原便是一例。既如此篇，便與漢書不符了，故想刪去「九歌」減少二篇，再加招魂，以湊滿二十五，這要硬想出許多不充足的理由來。理由既不充足，招魂當然要歸還宋玉了。

遠游的著者一向以爲是屈原，從沒有人疑他。但我覺得有三個可疑之處：

(一)這篇所表現的思想與他篇不一致。……想理是入世的。他說：「既替余以蕙纁兮，又申之以攬芷；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離騷。又說：「民生各有其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爲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

豈。余。心。之。可。憐。一。同。
這是何等積極的精神！他在第一次放逐後

「雄。路。之。遠。兮，
魂。一。夕。而。九。逝。」——抽思。

「介。志。之。所。感。兮，
竊。賦。詩。之。所。明。」——悲回風。

他在第二次放逐後說：
「背。夏。而。西。思兮，
哀。故。都。之。日。遠。」——哀郢。

「不。舉。辭。以。赴。淵兮，
惜。離。君。之。不。誠。」——惜往日。

這都是表示他戀戀不捨的情緒，而遠游裏

的話却處處與此相反。他說：
「形。程。程。以。浸。遠兮，
離。人。羣。而。遂。逸。」

又說：
「超。氛。埃。而。淑。尤兮，
終。不。反。其。故。都。」

免。衆。患。而。不。懼兮，
世。莫。知。其。所。如。」

又說：
「春。秋。忽。其。不。淹兮，
奚。久。留。此。故。居？」

他不但絕口不談時事，不念故國，且不顧

反其故都，要離了人們，到人們不知的地

方！他這時所欣慕的，不是彭咸，申徒，

子胥一般的人了，他

「聞。亦。松。之。清。崖兮，
顧。水。風。之。道。則。」

奇。傳。說。之。託。辰。星兮，
羨。韓。衆。之。得。一。」

軒。轅。不。可。攀。援兮，
吾。將。從。玉。帝。而。騰。蛟。」

這豈是「顏色憔悴，形容枯槁」的「放子」

的思想嗎？……

若屈原真是有這種出世的思想，求仙的志

了。我們若承認遠游是他的作品，還得去

否認自沉的事實，否認離騷等篇的著者。

既不能這樣否認，便當認此篇為屈原集之

外了。

(二)這篇所舉的仙人名大都為屈原時所無

其中如徐乘與王喬二人，都有史事可證

明是戰國以後的人的。韓衆即韓終，秦

始時的方士，被差去求不死之藥的。王

喬是漢明帝時方士，便是「見」與「易

」的故事的主人公。後人大都把他誤認作

周靈王太子晉。但太子晉叫「王子喬」，

與「王喬」有別。遠游稱他為「王子」，

與「王子」解。靈王兩人的時代，便是此篇

非屈原所作的鐵證。其餘如勾芒、蘇收、

祝融、玄冥四人，都見於月令。大小戴記

已是穿不住了，而月令又是馬融後加的，

故更不可靠。玄冥之名又見於左傳，但左

傳怕也不是屈原前的書籍。

(三)這篇有抄襲司馬相如大人賦之處。這

篇本來有抄襲唯騷的地方，但屈原作品中

「悲世俗之迫隘兮，
馳。驅。馳。驅。而。遠。遊；
乘。祥。風。之。素。霓兮，
載。雲。旗。而。上。浮。」

又如遠游的

「下。崦。嵫。而。無。地兮，
上。寥。廓。而。無。天；
視。猨。忽。而。無。見兮，
聽。微。悅。而。無。聞。」

抄自大人賦的

「下。崦。嵫。而。無。地兮，
上。寥。廓。而。無。天；
視。猨。而。亡。見兮，
聽。微。悅。而。亡。聞。」

這些是整段抄的，其餘零碎的抄襲尚多，

不及備錄。

司馬相如在屈原後二百年，（我在屈原評

傳裏考得屈原生於西歷前三四〇年左右，

死於前二八五年左右），故遠游一定不是

屈原作的。

這幾個疑點，有一於此，即可逐此篇於屈原集之

外，何況兼而有之呢？其為後人僞托，自無可疑

的。但王逸時已有此篇，故一定也是東漢時人僞托

的。

以上是我對於大招，招魂，遠游三篇著者問

題的答案。我希望讀者不要感於漢書二十五之數

及歷代學者的謬說，仔細考察上述的意見，加以

引伸，修改，或反證。

十一，六，八。

北京的平民文學

近年來，國內頗有人搜集各地的歌謠，在

有文學意味的「風詩」特別顯出來。供大

家的賞玩。供詩人的吟咏取材。前年當惠

先生送我一部北京歌謠(Peking Songs)

。是一八九六年駐京意大利領事文

參贊衛太爾男爵(Harmon Guido Viale)

搜集的。共有一百七十首，每首先列原文

，次附英文注解，次附英文譯本。衛太爾

男爵是一個有心的人，他在三十年前就能

聽出這些歌謠之中有些「真詩」，他在序

裏指出十八首來做例，並且說：「根據在

這些歌謠之上，根據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

，一種新的「民族的詩」也許能產生出來

呢？」現在白話詩起來了，然而做詩的人

似乎還不會曉得俗歌裏有許多可以供我們

取法的風格與方法，所以他們求可學那不

容易讀又不容易懂的生硬文句，却不屑研

究那自然流利的民歌風格。這個似乎是今

日詩國的一樁缺陷罷，我現在從衛太爾的

書裏，選出一些有文學趣味的俗歌，介紹

給國中愛「真詩」的人們。

十一，九，二十。胡適

(一) (原三)

出了門兒，

除了天兒，

抱了扇兒，

進了館兒，

靠了台兒，

找個朋友，

出茶館兒，

飛了花兒，

老天爺，

送和窮人，

(二) (原六)

喜雀尾巴長，

娶了媳婦兒不要緊，

媳婦兒要吃雞，

媳婦兒要吃梨，

大詩人彭思 (Durian)，他並不提倡民衆文學，然而他的詩句風行民間，念在口裏，沁在心裏，至今還是不朽的民衆文學。民衆化的文學不是「理智化」的詩人勉強作出的。即如平伯的可笑一詩(頁二二七)，取俗歌「高山有好水，平地有好花；家有好女，無錢莫理他」四句，譯爲五十行的新詩；然而他自己也不能不承認「詞句雖多至數(十)倍，而濃厚蘊藉之處恐不及原作十分之一。」這不是一個明白的例證嗎？

然而平伯自有他的好詩。第四輯裏，如所見一首：
 驟子。偶然的。長嘶。
 驟兒抽着，沒聲氣了。
 至於嘶叫這件事情，
 鞭絲拂他不去的。(頁二四〇)
 又如引誘一首：
 顛簸的車中，孩子先入睡了。
 他小手抓音，細變拂音，
 於是我底頭頻頻顛了！(頁二三〇)

這種小詩，很有意味。可惜平伯偏不愛做小詩，偏要做那很長而又晦澀的詩！
 有許多人嫌平伯的詩太晦澀了。朱佩弦先生作冬夜的序，頗替平伯辯護，他說：
 平伯底詩果然深難解麼？……作者底眼深，或竟由於讀者底疏忽哩！
 然而新出版的雪朝詩集裏，平伯自己也說「春底一回頭時稿成後，給佩弦看，他時于末節以爲頗不易了解。」(雪朝頁六十一)這可見平伯詩的深難解，自是事實，並不全由於讀者的疏忽了。平伯自己的解釋是「表現力薄弱」。這雖是作者的謙辭，然而我們却也不能不承認這話有一部分的真實。平伯最長於描寫，但他偏喜歡說理；他本可以作詩，但他偏要作哲學家的詩；本應極平常的道理，他偏要進一層去說，於是越說越糊塗了。平伯說：

既不愛的，看的好；
 看太仔細了，想可好？
 花正開着，
 不如沒開好。(頁七三)
 這是我說的「進一層去說」。這並不是對平伯的批評，而是對平伯的諷刺。平伯原則是「要能深入淺出」。

想。(頁七三)不嫌深，而表現 (express) 不嫌淺。平伯的毛病在於深入而淺出，所以有時變成煩冗，有時變成艱澀了。
 我們可舉遊泰山雜詩的第四第五兩首來做例。第四首題爲「初次」：
 孩兒們，娘兒們，
 田莊上的漢兒們，
 紅的，黑的布衫兒，
 藍的，紫的棉襖兒，
 瞪着眼，張着嘴，
 嚷着的有，默然的也有。

好冷啊，這啊，
 不唱歌，不賽會，
 沒甚新鮮玩意兒；
 猜不出城裏客人們底來意。

他們笑着圍攏來，
 我們也笑着走攏來；
 不相識的人們終於見面了。(頁七七)

說到這裏，很明白了，然而平伯還不滿足，他偏要加上八九句哲學調子的話；他想拿抽象的話來說明，來「咏歎」前面的具體景物，却不知道這早已犯了詩的「第一大禁」(頁七七)。「第五首爲「一笑底起源」，這題目便是哲學調子了！這首詩，若剝去了哲學調子的部分，便是一首絕妙的詩：

我們拿揀來的飯吃着，
 我們拿揀來的笑觀看，
 吃飯有甚麼招笑呢？
 但自由不得也笑了。

他們中間的一個——他，
 忍不住了，說了話了。
 「飯少罷！給你們添上一點子？」
 回頭來，聲音低低的，
 「那裏像我們田莊上呢！……」

這種具體的寫法，畫够了，然而平伯還不滿足。他在前四句的下面，加上了九句：

一笑底起源，
 在我們是說不出，
 在他們是沒有說。

既笑着，則有可笑的在，
 總有使我們他們不得不笑的在。
 笑便是笑罷了，
 可笑便是可笑了，
 怎樣不可思議的一笑啊！
 這不是畫蛇添足嗎？他又在「那裏像我們田莊上呢」的後面，加上了十三句詼諧的哲理詩：

是簡單嗎？
 是不可思議的簡單嗎？
 他們底雖不全是我們底，
 也不是非我們底，……

他這樣一解釋，一咏歎，我們反更糊塗了。一首很好的白描的詩，夾在二十二句哲理的詼諧裡，就不容易出頭了！

所以說：
 平伯最長於描寫，但他偏喜歡說理；他本可以作好詩，只因爲他想兼作哲學家，所以越說越不明白，反叫他的好詩被他的哲理埋沒了。

這不是說評平伯，這是我細心讀平伯的詩得來的教訓。我願國中的詩人自己要知道安分：做一個好詩人已是極可享的幸福了；不要得亂亂，妄想兼做哲學家。

讀書漫錄 三則 (盧生)

(一)中國兩千九百年前之動物搜集者——徐偃王

按山海經南山經注內有引尸子上的幾句話：
 徐偃王好怪：沒深水而得怪魚，入深山而得怪獸者，多列於庭。

好奇心爲科學的源泉，差不多爲現在科學家哲學家所公認。我國人的好奇心，經數百年經義試帖的教育，差不多全斷絕了。我看見好幾部曾經在中國當過教員的歐洲人所著的書，全說：在中國設教，無論用甚麼法子，很難引起兒童好奇心的熱狂。歐洲的博物館在亞里斯多德手中，已具輪廓，實在這亞力山大王帮他搜集標本。

我國反對軍國主義的份子徐偃王竟能於二千九百年前，搜集許多動物的標本，列於庭中，不可謂好奇心的一大表現，可惜周禮也……

假士宜逃，這些標本也以散失，研究也沒得到亞里斯多德一類的學者給他整理排列，真是學術界一大憾事！
 (二)中國一千九百年前的解剖家——王莽

漢書王莽傳中記載：
 王莽嘗讀孫慶捕得，莽使太尉尚方與巧屠共剖之，量度五藏，以竹筵導其脈，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天鳳三年)。

如果這件事情可以接續下去，我國的醫術一定的大有進步，可惜漢室復興以後，把學術上這樣重要的事情全擱起了。

(三)中國一千九百年前的飛行家——王莽時人
 我在巴黎留學的時候，有一天到西郊去玩，看見有一個銅像，膀臂上面繫兩個翅子，作要飛的姿勢。我覺得很奇怪，就記住他的名字，現在我又忘了！回到家到名字典裏一查，纔知道他是一位失敗的英雄。他於某年——我現在把這年月也忘了，但是他的確是一位很接近的人——想作肉身飛行的試驗——那個時候飛行艇還沒發明——就於亞爾伯山的一個峯上，作與銅像上同樣的裝束飛下來。他這一次，不用說，是斷折支體死了。他雖然失敗，他這種精神實在是非常可佩服的！
 我以後讀王莽傳，又看見與此相類的事情。王莽傳的下篇上說：

又博募有奇技術可以攻匈奴者，將持以不次之位，言便宜者以萬數；或言能度水不用舟楫，連馬接騎，濟百萬師；或言不持斗糧，服食藥物，三軍不飢；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莽輒試之。取大鳥，爲兩翼，頭與身皆著毛，通引環紐，飛數百步。……莽知其不可用，苟欲獲其名，皆拜爲將軍，賜以車馬，待發。(天鳳四年)

觀上下文義，大約可便宜者雖以萬數，而最奇的止有三三種：可經試驗的止有末一種。這些無名的英雄，雖然不能酬他們自己的詩詞，却飛飛數百步，雖亦不死，——非拜爲將軍，可見未死，也可以算有成功了。莽拜爲將軍，賜以車馬，實屬獎勵發明，不但「千金買馬骨」而已。可惜這樣技術，不惟除了「無知妄作」的王莽沒有別人再來獎勵，恐怕那位法國失敗的英雄，如果早生於中國，又要得做效王莽的舞名了，變！

努力週報的增刊

讀書雜誌

每月第一週出版

每月一期。定閱努力或買本期努力的，不另收費。單買這增刊的，報價銀元三枚，郵寄大洋二分。稿件寄北京錄鼓寺八號。

記李觀的學說 胡適

一個不曾得行這道的主安石——讀直講李先生集一商標印書館四部叢刊用明成化刊本於印，凡年譜一卷，文集三十七卷，外集一卷，共八冊。

李觀是北宋的一個大思想家。他的大胆，他的見識，他的條理，在北宋的學者之中，幾乎沒有一個對手！然而宋元學案竟不給他立學案，只附在范仲淹的學案內。全祖望本想為他立「江學案」，後來不知怎樣，終於把他附在「高平學案」內。這幾百年來，大家竟不知道有李觀這一位大學者了！我從前讀北宋和南宋的文集，見他特別注意李觀的言論。當時我就很想研究他的著作。近來讀他的全集，才知道他是江西學派的一個極重要的代表，是王安石的先導，是南宋哲學的一個開山大師。因此，我現在熱心的介紹他給國中研究思想史的人們。

一、事蹟

李觀，字泰伯，建昌軍南城人。生於大中祥符二年（一〇〇九），死於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年五十一。
十三歲（一〇二二），是年王安石生。
二十三歲（一〇三二），作潛齋十五篇。
二十四歲（一〇三三），作禮論七篇。
二十八歲（一〇三六），作明堂定制圖并序，平士資。是年入京。
二十九歲（一〇三七），往鄆陽謁范仲淹。
三十歲（一〇三八），作廣濟齋十五篇。

三十一歲（一〇三九），作富國強兵安民三十策。
三十二歲（一〇四〇），應制科試入京。明年試不第，歸。
三十五歲（一〇四三），慶曆民言三十篇，周禮太平論三十篇。是年集居頌稿十五卷。在南城主郡學，學者來者數百人。
三十七歲（一〇四五），余靖薦先生於朝，略云：「李觀博學通識，包括古今；潛心著書，研極治亂。江南儒士，其所師法。」
三十九歲（一〇四七），作禮論後語，刪定劉牧易圖序。
按序云：「當作易論十三篇，」是易論作於此年之前。
四十一歲（一〇四九），范仲淹荐于朝，略云：「李觀著書立言，有孟軻揚雄之風，蓋斯人之才之學，非常備也。」
四十二歲（一〇五〇），范仲淹再荐於朝，旨授將仕郎，太學助教。
四十四歲（一〇五二），范仲淹卒。是年王安石三十一歲。
集原稿稿八卷。刊行周禮後太平論十卷四十五篇（一〇五三），著廣濟齋三卷。明年作常語後序。
四十九歲（一〇五七），國子監奏乞養李觀充太學說書。
五十歲（一〇五八），除福州府門主簿，太學說書。
五十一歲（一〇五九），權同管勾太學；因胡瑗病，故有是命。是年胡瑗卒；八月，先

生亦卒。集後附門人錄，可考者三十八人。門人陳公作墓誌，門人登錄者千有餘人。此蓋併合太學生徒而言耳。

二、學說

李觀是一個實用主義家。他很光明昭著的提倡樂利主義。所以他的原文常說：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為不可言。言而不以禮，是貪與淫，罪也。不貪不淫，而曰不可言，無乃賊人之生，反人之情，世俗之不慈，以此。孟子謂何必曰利，激也。焉有義而不利者乎？……孔子七十所欲不踰矩，非無欲也。於詩則道男女之時，容貌之美，悲感念，以見一國之風，其順人也矣。因為他注重在功利，故他大膽的提倡開國與強國。他寄七卷書有云：儒生之論也，恨不及于道耳。而不知國也，強國也。豈易可及哉？管仲之相魯桓公，是朝也，外攘戎狄，內尊魯師。較之於今何如？商鞅之相秦孝公，是強國也，明法術耕戰，國以富而兵以強。較之於今何如？又常語上云：或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管子何為？曰：衣裳之會十有一，存次也，非仲尼修乎？木瓜，衛風也，非仲尼訓乎？正而不諱，魯論也，非仲尼言乎？仲尼與言，其徒雖不道，無款也。嗚呼，朝者豈易與哉！使仲尼能自終，管仲能不修，則文王太公何處焉？詩曰：采芣苢，無以下體，蓋聖人之意也。又常語下云：或問自漢迄唐，孰主孰霸。曰：天子也。安得霸也？皇帝王霸者，其人之號，非其道之目也。自王以上，天子號也。……諸諸侯號也。霸之為言伯也，所以長諸侯也。……諸有粹有暇，其人之號，不可以

易之也。……人固有父為士而子為農者矣。謂天下之士者曰行父道，謂天下之農者曰行子道，可乎？這一段話向來別上兩的議論，非常明白痛快。他的結論是：所謂王道，安天下是也。所謂霸道，尊天子是也。非粹與暇之謂也。這是說：天子安天下，便是王道；諸侯擁護中央政府而安天下，便是霸道。真的區別只是立功的人的地位不同，並不是義與利的分別，也不是純粹與暇的區別。因為他注重富國利民，故他有富國強兵安民三十策，有平土書，有周禮後太平論五十一篇。他的富國策開端的幾句話可以引來作他的理財的引子：愚竊維儲蓄之論，鮮不貴而賤利，其言非道德教化則不出諸口矣。然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之情之矣。是則治國之實，必本於財用。蓋城郭宮室非財不充，車馬器用非財不具，百官聚事非財不養，軍旅征伐非財不給，郊社宗廟非財不舉。……諸侯四夷朝聘問非財不接，矜寡孤獨困窮札瘥非財不恤。禮以是舉，政以是成，愛以是立，威以是行。舍是而克為治者，未之有也。是故賢聖之君，經濟之士，必先富其國焉。這是他的根本主張，也就是王安石新法的根本主張，故最可注意。他的明道致太平論把一部周禮的材料，整理出來，分作內治，國用，軍術，刑禁，官人，教道，六類。這樣分類，頗有點像近人的國體政要一類時書；雖是講周禮，其實是談當時的政治。這六類之中，國用十六篇最為重要，因為他的許多主張都是和王安石一致的。我們可以說，李觀是開導元學新法的哲學家。他的政治哲學是新法的學理的背景。我且舉他的重要主張如下：（一）國用出入須有定制：「一穀之稅，一錢之賦，給公上者，各有定制。」「凡其一賦之出，則給一事之費。費之多少，一以式法。」（國用一）

(2) 天子無私財。蓋王者無外，以天下為家。尺地莫非其田，一民莫非其子。財物之在海內，如芥葉中。況於貢賦之入，何彼我之云哉？

故天子自私財者，故雖天子器用財賄燕私之物，受貨賦，備賞賜之職，皆歸于天府。天子大府，則日有成，月有會，歲有會，內之入，歲歲之出，司許之要，司會之約考，庶徵誅賞之典存焉。

(3) 人各有事，事各有功。天之生民，未有不賦者也。能其事而後可以食。無事而食，暴棄之類，政之害也。是故聖人制天下之民，各任其能，服于事；取有利於國家，然後可也。

昔者臣對晉文公，禮成而後歸，遂除農理，律仿法度，禮聘賢，費財可火。王制：指賦賦賦者，各以事器食之。古者廢疾之人，猶有所授。一曰：「工作不配吃做」的主義，原不是從周禮而來的發明！

(4) 人無私力，地無私利。他根據周禮(大司徒)「送人」主義「餘夫，致仕者，仕者，買人，庶人在官者，畜牧者之家皆受田，則人無不耕；無不耕則力豈有遺哉？一易，再易，業，(案謂休不耕者，)皆願之，則是地無不稼；無不稼，則利豈有遺哉？自周禮之制，兼並之起，貧者欲其地，富者有地而或乏人，野夫野婦，亦居乎。沃壤猶為荒蕪，况乎。仁政必自耕始，則其宜路為限，不可不察也。

(5) 應說言財：周禮司書「三遺則大計，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道聚散之政令。」(遺謂約考。)「恐其聚散，聚散之政令，故知此本數，乃約考其政令也。」

(6) 中準。此即後來王安石所謂「均輸」；周禮有「制其百各以其所有，」及「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二事。他因主張仿桑弘羊的辦法，「命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販者，食賦；以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大農官並施天下之貨物。如此，富商大賈無所在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他的理由是：「地中有而官不用，則物必賤；地無而反求之，則物必貴。賤則必賤，貴則必貴，乘人之急，必劫倍徙之利者，大賈富家之幸也。為民父母，奈何不計本末，因民夫以附商賈？」

(7) 泉府之制。此即王安石「青苗錢」所本，故我詳引李觀的議論於此。周禮本文云：泉府掌以市之律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以其買之，物因而若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鄉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凡賤者，祭服無違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

鄭司農說：「抵，故買也。」鄭玄說：「抵，官抵字，抵，本也；本謂所出也，主有司是。」此處常從鄭司農說，因為從原價不取利，故保得，不願買者去牟利。國服二字亦有附說：鄭司農說：「貸者，謂從官借民買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買之國所出為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絲葛，則以絲葛償。」鄭玄說：「以國服為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校為息也。於國事受國服之田而貸者，則其出息五百。王莽時，民貸以治產者，但計其所得受息，無幾幾什一。」李觀與王安石皆從鄭玄說。李觀說：

天之生物而不自用，用之者人。人之有財而不自治，治之者君。李觀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是也。君不

(8) 均役使。周禮役民之法其平均，免役只限于「國中貧者，貧者，貧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李觀說：「君子之于人，裁其勞逸而用之，可不謂均乎？世有仕學之知，或合役者半。農其間者，不亦難乎？而士弗之恤，作矣。貴者有爵命，服公事者有功勞，誠不可役。然復其身而已，世有一戶皆免之。若是，則老者疾者亦可以闔門不使耶？」(十五)王安石按茶行的「免役錢」，亦是這個道理。宋代「差役」之法，當時人大都知其不便。故雖反對王安石最力的人，如蘇軾范純仁等，皆反對司馬光推翻此法。

李觀不但把一部周禮做成一部有系統的政治學說，他還把一部周禮也做成一部實用的學說。他的易論十三篇，「授輔嗣之法以附義，蓋幾乎天下國家之用。」(周禮易圖序)第一篇易的「君之道，第二篇論任官，第三篇論官之進，第四篇論治身之道及治家之道，第五篇論遇人，第六篇論論而悔之道，第七篇論應變，第八篇論常與權，第九篇論禍福，……。

他在易論第一篇說：「聖人作易，本以教人，而世之儒者忽其常道，競言其端。有曰：我明其象，則卜筮之書未嘗泥也。有曰：我通其意，則卦志之學未嘗荒也。晝讀夜思，疲心於用之說，其以惑也，不亦宜乎？包犧氏八卦而重之，文王周公孔子繫之辭，輔嗣之賢從而為之注。炳如林陽，坦如大途；君得之以為君，臣得之以為臣；萬事之理，猶轉之于輪，靡不在其中矣。」

他引那些「晝讀夜思，疲心于無用之說」的見解，故他對於當時最風行的劉牧的易圖(數字長學，是范仲淹學說的門人，受易於范壽昌，范受之于許寧，許寧之子神放。)，極不滿意。教有五十五圖，李觀則存三圖(一河圖，洛書，八卦。他保留這三圖，固是不能十分徹底。但他的刪定易圖序論確有許多很有價值的議論。其第六篇才為有精采，今錄其末段：

或曰：吾子之言性命，何其異也？曰：吾之言也，折諸禮，宜乎其異矣。命者，天之所以使民為善也。性者，人之所以明於善也。知其善，則見人之性。見其性，則知天之命。

「幾何語不甚明白，須看下文始知他的用意只是要人注意性命的外面的表現。」(善)他不要我們空談那不可捉摸的性命。他下文說：

董仲舒曰：「天命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朴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聖相遇則有君老長幼之施，聚然有文以相接，驥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對樞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然則本乎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非聖人則命不行，非教化則性不成。是以制民之法，足民之用，而後行矣。鳴民以學，節民以禮，而性成矣。則是聖人為天之所為也。

此論極重要。他所謂的「命」只是一種「本來應該如此」的道理。但這神命須要有聖人「制民之法，足民之用」，然後可以表現出來。故說「非聖人

「則命不行。」他所謂「性」，只是一塊「可以如此，可以如彼」的質料，但這種質料須要有發育的法的制裁，然後可以成材。性命都是天然的，但完全靠人力，方能有成。人只是那些用人力做到天然的可能性的，故說「人爲天之所爲。」他下文說：

「古○山○人○，乃○易○之○效○也。」黃帝堯舜（所謂聖人）其妙使民不倍，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若夫釋人事而貴天道，斯孔子所罕言。古之龜策筮巫祝，必參以行事。而廟將亂而得黃裳元吉，履泰乘位而遇元亨利正，德之不稱，知其無益。使之儒生，非史非巫，而言稱天命，矯枉釋疑以緣飾邪說，謂存亡得喪一出自然。其德之者，亦已荒矣。王制曰：「執左道以亂政，殺。假於時，卜筮以疑衆，殺。爲人上者，必以王。」

這種完全注重人事的哲學，真是李觀的特色。當時的思想界幾乎全是一個道士的世界。天書的笑柄，在當時人的心目中，陳搏神教的高徒正在得意的時候。孫復爲北方大儒，范仲淹爲南方大師，而他們的弟子中乃有劉牧周敦頤一流的道士。只有江西一派，完全是「非道士派」：歐陽修大膽疑古於前；李觀大膽主張功利，主張人事，比歐陽修更進一步；後來王安石的一「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乃是江西派的具體的表現了！

李觀的功利主義和人事主義並不是違反乎自然，其實這是要根據自然。禮制法度都是人爲的，謀樂利的工具，但不是違背人情的天然趨勢的。人事的制度乃是謀天然的本能的正當發展的唯一法門。禮制若違反人情，就不能存在了。上文說「人爲天之所爲」，即是此意。他反對當時儒者的人情論。例如胡瑗作原道篇有云：

「民之於禮也，如獸之於罔也，禽之於柙也，魚之於沼也，豈其所樂哉？勉而制爾作，於是因土地之宜以殖百穀，因水火之

禽之於罔也，魚之於沼也，豈有所使哉。情之自然也。」

觀不敏，大懼此說之行則先生之道不得復用。天下之人將以聖賢師爲廢，宗骨節而從之哉。民之於禮既非所樂，則勉強而制之者，何賦？君而師之教也。夫自然之情而勉強之，人之所難也。而君欲以爲功，師欲以爲名，命之曰禮，不安也。且制作之意，本不如此。惟禮爲能順人情，豈勉強之哉？

人之生也，莫不愛其親，然後爲父子之禮；莫不愛其長，然後爲兄弟之禮；少則欲色，長則欲歸，然後爲夫婦之禮；爭則思決，患則待教，然後爲君臣之禮。……凡此之類，皆以趨避，皆因人之性而使之，使有所成耳。

有是情而無是禮，則過惡廢之。情雖善，末如之何。故父子之禮廢則子將失其孝，君臣之禮廢則臣將失其忠。一失之則爲罪，爲罪則散。禮之所謂情者，雖積于中，安得復施於外？故曰：因人之情而把持之，使有所成者也。

然則有禮者得遂其情，以孝，以弟，以忠，以義，身尊名榮，罔不後患，是謂禮之于山。鳥之于巢，魚之于沼也。……禮者不得其情，爲罪，爲罪則散，窮苦怨悔，弗可振起，是謂禮之于山，鳥之于巢，魚之于沼也。而先生倒之，何謂也？

若以人之情皆不善，須禮以變化之，則先生之視天下，不啻如蛇豕，如蛆蛆，何不恭之甚也！（與胡先生書）

他的禮論說的可詳細。禮論一說：夫禮之初，順人之性，而爲之節文者也。人之始生，飢渴在乎內，羣居交乎外。飢渴寒暑，生民之大患也。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茹其毛而飲其血，不足以養口腹也。被髮衣皮，不足以蔽肌膚也。聖王有作，於是因土地之宜以殖百穀，因水火之

利以爲禮。……治其犬豕牛羊，養酒醴醢醢，以爲飲食，燕麻爲布，絳絲爲帛，以爲衣服。……

夫禮不正則男女無別，父子不親則人無所本，長幼不分則強弱相犯。……

上下不列則羣黨爭，於是爲之制禮以同。……

以立師友。人之道不接則離也，於是爲之制禮以交賓客。死者，人之終也，不可以不厚也，於是爲之衣衾棺槨。……

禮之大者也。……

最可注意的是他論禮的範圍極大，包括刑政及仁義禮智七項。他說：

「禮既備」而天下大和矣。人之和必有發也，於是因其發而節之；和久必怠也，於是率其怠而行之；率之不從也，於是制其不從以威之。……

禮之中，有濃厚而所愛者，有斷決而從宜者，有疏遠而德謀者，有固守而不變者。……

者，命之曰仁；疏決而從宜者，命之曰禮；疏遠而德謀者，命之曰智；固守而不變者，命之曰信。此禮之四名也。……

夫仁者，則手足筋骸之類在其中矣。言乎禮，則刑政仁義禮智在其中矣。故曰：夫禮，人紀之也。……

夫仁義禮智，豈有其物哉？總乎禮樂刑政而命之，則是仁義禮智矣。故止謂之別名也。……

禮之大者也。……

禮者，先王之法制也。……

曰，古之有禮樂者，必窮乎天地陰陽。……

禮論論自然引起當時人的反動。他的禮論成書後十五年，有魯望之作文取他道：

讀書雜誌

每月第一週出版

4

每月一期。定期努力或買本期努力，不另取資。單買這個增刊的，報價銀元三枚，郵寄大洋二分。稿件寄北京鐘鼓寺八號。

天問釋疑

徐旭生

天問這篇東西，讀我幾遍，後來也沒有人敢來舉例，可是從來也沒有人懷疑到牠。敢於懷疑的胡適之先生，他的疑惑近來推測楚辭上面，簡直想打倒屈原的「偶像」。對於天問史說：「天問文理不通，見解卑陋，全無文學價值，我們可以斷定此篇為後人擬湊起來的」。適之這種大膽懷疑的態度，我是佩服的。但是少仔細地把他天問研究一下子，就覺到對牠的懷疑實在不容易成立。凡後人仿作的文章，差不多總具有下列兩條件

的一件：第一，後人所作的東西大約形式比較清楚，思想比較明白，比方卜居，漁父等篇，形式完備的多，很容易看出是「楚辭進步已高時期」的作品。在這一方面，無論什麼人不能說天問是這樣的。第二，如果形式不分明，那就是有意摹古。這篇「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天問，我們說牠不是摹仿，大約不會錯的。這兩個條件全不能籠罩着牠，所以我們沒有滿足的理由，說牠是後人的仿作。

現在要研究這一篇所包底思想，第一須要擺脫前代諷諫的解說。我覺得屈原為楚國的宗臣，看見宗國的危殆，自然免不了有些悲憤，企望的意見。但是凡一個文學家，他的天才一定作有多方面的發展。我們在讀千年後，止讀就文論文，萬不可牽強附會，削足適履。在楚辭裏面，儘少可說，九歌，天問沒有諷諫的意思，這是我敢斷言的。

然則這一篇主要的思想是什麼呢？我們如果就牠自身研究牠，其實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牠這一篇絕無斷斷地發了一百八十幾個疑問，牠的

價值就在這紛互不絕的疑問上。

誰？怎麼樣？為什麼？這是普通兒童的呼聲，也是思想進步的先河。沒有這些，今日一定沒有科學，沒有知識。天問這一篇，問「誰」，問「何」，問「執」，問「焉」，問「安」，問「幾」，問「何以」，問「何所」，問「何故」，……：觀觀瑣瑣，問了一大篇，這這樣龐大的東西，却說牠「見解卑陋」，恐怕講不盡通。

你再看看牠的疑問：

遠古之初，誰傳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

牠對於古代流傳（Tradition）官職的態度這樣鮮明，主張無論什麼空要問為什麼的胡先生，竟沒有注意到，豈不令人詫異？
至於這一篇的結構，大約可分為兩段。從起首至「烏焉解羽」為一段，「從風之力獻功……」至末為一段。起首完備，至於結尾處，似有殘缺。前一段為對於自然界現象的懷疑；後一段為對於人事的懷疑。但前一段中尚含有一小段，從「不任汨鴻」起至「何初繼業而厥謀不同」止，為關於人事者。第二段中，除了很少幾句外，從「馮鼓到」聯想律可以解說到一部分。比方說：從禹而水聯想到「洪泉噴深」，「地方九則」，從姒姒聯想到「姒二女等曾」，「下河有不可解的」，或有一說，或因「姒」，我們也只好「疑以傳疑」，正自不必去加推測。

至於牠所懷疑的，約可分為數種：第一，關於自然現象的懷疑。比方說：「何圓而圓？何圓而明？」
「角宿未旦，曜靈安處？」

「九州安錯？川谷何洿？」

「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第二，對於自然現象解釋的懷疑。比方說：

「圓則九重，孰營度之？」

「惟茲何功，孰初作之？」

「幹維焉繫？天極焉加？」

第三，為對於自然現象解釋的不滿足。比方說：

「出自湯谷，次於蒙汜，
自明及晦，所行幾里？」

「東西南北，其修孰多？」

「南北順儲，其行幾何？」

這一類的問題不少，並且是很有價值的。因為我們東方民族，數量的觀念不很發達。他這一定要問走多少，長多少，廣多少，……多少……多少的精神，實在是很可寶貴的。

第四，為對於神話的懷疑。比方說：

「女歧無合，夫焉取九子？」

第五，為對於歷史傳說的不滿足。比方說：

「梁伐蒙山，何所得焉？」

「婞婞何壽？湯何殛焉？」

「穆王巧梅，夫何周流？」

「環理天下，夫何索求？」

第六，為對於福善禍淫律的懷疑。比方說：

「何聖人之德，卒其異方？」

「梅伯受醜，箕子詳狂？」

「天命反側，何罰何佑？」

「齊桓九合，卒然身殺。」

第七，為對於迷信的反對。比方說：

「水濱之木，得彼小子，
夫何惡之，履有莘之婦？」

這一類的問題也很多，對於先民樸素的信仰可為加一種致時的攻擊。

就上面看起，可見宇宙間的事物，差不多沒有一類不懷疑到的。這是什麼樣的精神！

他這種大膽懷疑的精神，編的是從什麼地方來的？考哲學史，人類思想初發達的時候，可分為二時期：第一期，思想已不滿意於古代的傳說，但不敢決然地宣戰。他們的方法，就是把原來的神話拿來使牠受人化；把原來超自然的解說改

作自然的解說。在希臘，紀元後六世紀的哲學家差不多全守這種態度。在我國，老子，孔子全是這一類的哲學家。第二期受第一期哲學的影響，知道古昔傳說的詭譎，毅然決然，同牠宣戰。在希臘，到紀元前五世紀後半期，達到這個程度。在中國，就是戰國的時候。天問這一篇最可以代表這一時代的精神。並且人類總要有不如意的事情，總能致疑於福善禍淫律。比方「壹心疑志」的太史公，竟受了腐刑，幾能問伯夷，叔齊為什麼餓死，這這為什麼善終。如果這樣看，說天問為屈原所作，雖然沒有其他的證據，儘少說，是過不着一點阻礙的。

結論說，屈原不惟由於種種各篇，在文學史上，應該佔重要的地位——我覺得屈原萬不能同荷馬比，因為荷馬在紀元前五世紀，已經成了神話的人物，至於屈原在紀元前四世紀，距離死不過百一二十年，——並且由於天問，一篇，在我國哲學史一方面也應該佔相當的一席。我希望中國哲學史大綱的胡先生不要忘了他。
民國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北京

讀「讀楚辭」

陳侃如

胡適之先生把讀楚辭第一期寄給我，我批評牠的「讀楚辭」二字我不敢當，但我對於他這篇文字也頗有些意見，正好借此機會寫出來同胡先生及其他研究楚辭的學者們討論。

讀楚辭第三四段論歷代注家的荒謬及楚辭的文學價值，我沒有什麼異議。現在所討論的，只在那篇理的第一第二兩段。第二段裡他定大相違背為後人偽托，是與我不約而同的。所不同者便是關於九歌，天問，卜居，漁父等十四篇的著者及時代上。我對於九歌的意見，我另有九歌之意義與時代一稿，在不贅述。現在先討論天問，卜居，漁父三篇，次討論第一段裏他對於屈原的意見。

胡先生以為天問是後人擬湊的，因為「文理不通，見解卑陋」。但天問裏確有許多很深刻的疑問，如：

是。件。不。可。能。的。事。一。個。人。做。一。千。六。百。句。詩。是。什。麼。尋。常。的。事。屈。原。與。荷。馬。的。時。代。也。不。同。前。八。世。紀。的。希。臘。很。少。有。人。的。作。品。故。Thucydides 決。不。是。荷。馬。一。人。作。的。但。前。四。世。紀。的。中。國。却。是。一。個。個。人。著。作。很。發。達。的。時。代。故。我。們。可。說。這。些。詩。是。屈。原。一。個。人。作。的。根。據。這。些。理。由。一。且。不。該。那。件。品。本。身。——我。認。胡。先。生。這。『文。學。繁。榮』。的。假。設。為。不。合。理。

最後，我要附說幾句關於屈原傳說的話。胡先生怪我不肯否認，但我以為是不能否認的。胡先生先說『傳說的屈原……必不會生在秦漢以前』而在表裡却把那些楚辭等篇的屈原放在楚亡前。照此看來，好像有兩個屈原了。但我們須知道：屈原只有一個，一方面是楚辭等篇的著者，一方面而愛楚。做那忠臣傳說的主人公。爲什麼？因爲楚辭九章裏面思君的話，不是感傷的附會，是不可磨滅的事實。我之所以不肯否認屈原傳說者，以此，屈原傳說之所以不能否認者，以此。這楚辭的屈原的時代，必不會在秦漢以後，因爲楚辭等篇決不是秦漢以後的作品。胡先生也知道楚辭的時代不能移後，而又不肯承認屈原傳說，故把屈原說成兩個人了。

總結以上的話，我的意思是：
 (一)天問，卜居，漁父是屈原作的。
 (二)史記屈傳是得任任的，傳說的屈原是會生在戰國時的。
 (三)屈原傳說不能否認的。
 胡先生是我最重要的人：因爲我敬重他，故不敢隨便，附和他的話。我很希望胡先生及其他研究楚辭的學者們細察我的意見，加以修正。
 十一月十四日燈下。
綺琴文化 (約自西歷紀元前二千) (衛哲)
 我們大家知道，在希臘文化以前，歐洲歷史上

還有兩個大文化，一個是亞洲西部的兩河流域文化，一是非洲東北部的埃及文化。這兩種文化的地點雖然不在歐洲，但他們實是歐洲文化的源泉，所以他們在歐洲歷史上的價值，是沒有人疑問的。
 但是這兩種文化究竟怎樣走到歐洲去的呢？在五十年以前，這個問題是沒有人提出的；二十年前，雖有人發這一個疑問，但是仍舊沒有人能下一個肯定的答語的。直到一千九百年以後，那個答語才漸漸的從希臘海島 (Crete Island) 的荒地亂墳之中，探出頭來。那答語是：『一個達那兩個上古文化到歐洲去的，是另外一個文化，叫做綺琴文化 (The Aegean Civilization)』，他是歐洲上古史上的第三大文化。

我們若明白這個答語，先要看一看地中海的地圖。原來在希臘和小亞細亞之間，有一個三角形的內海，叫做綺琴海 (Aegean Sea)。那裏里底島就像大門一樣，守着他的南口。綺琴海的各岸和革里底島，在上古時，自成一一個單位，自有他的文化，這個文化，歷史家就叫做綺琴文化，因爲綺琴海區域埃及和兩河流域都很接近，所以他能吸收那兩個大文明，把他們輸到希臘去，爲上古兩大文明輸入歐洲的一個大橋梁。而他又能看出於藍，製造出一種特異的優美文化，爲此的文化所不能及，爲後來希臘文化的模型，所以我們把他叫做歐洲上古的第三大文化。

這個文化的老家，就是革里底海島。那島離埃及很近，所以受他的影響最多。這四塊地式的革里底文化，是綺琴文化的第一重要分子。他在那島上發芽開花以至於結果，約有一千餘年之久，約自紀元前二千五百年至前一千三四百年。又把他的種子傳佈到綺琴海的各岸去。小亞細亞的脫洛城 (Troas) 希臘東北方的梅細尼城和梯冷城 (Mycene and Tiryns)，都是承受這些種子的肥土。同時，那兩河流域的文化，也被小亞細亞的赫梯人 (Hittites) 傳達到綺琴海的各岸去，與那埃及式的文化匯合起來，成爲綺琴文化的第二重要分子。
 我們因此可以想見革里底在綺琴文化中的地位，是與重要的。他因爲地勢上的關係，不但做

了綺琴文化的老家，並且他自己文化的程度，也確比別處高些。所以我們現在且把他的性質來講一講，作爲綺琴文化的代表罷。
 革里底是一個長而狹的海島，離開埃及，小亞細亞，和希臘都不甚遠。他在紀元前三千年時，已由埃及傳到了銅的用途，於是遠由石器時代，進入銅器時代了。那時他和埃及的交通和商務，已經很多，所以埃及的工藝風俗等，也就無限制的傳了進來。到了紀元前二千五百年時，那島又成爲一個統一的獨立國，那島中本來天氣溫和，物產豐富，現在又與內無戰亂，外無侵寇，人民乃得安居樂業，去發達和改良他們的工藝美術，以及起居服用的方法。這人曾在那島上時見那時王宮的舊址，我們因此知道，那時革里底國王的生活程度，是很可驚異的。那宮的建築極爲複雜，我們看了他，可以知道希臘神話中所說的革里底王有一個『迷宮』，實在並不能稱是十分荒誕。宮中有水管，有浴室，有極精美的飾物和有磁器，有藝術程度甚高的彫刻和繪畫，又有極精緻的金玉象牙等所製的各種瑰麗品。婦女們的服飾，也可以由那些彫像和繪畫中，推測出大概來。有人說，現在若有人穿了這四千年前革里底婦女們的服飾，走到巴黎或是紐約的街上去，一定有人要稱讚他們的時髦的。革里底工匠的創造力又很大，他們雖把埃及的器物做模型，但他們却不肯做了那些模型的奴隸。比如埃及及亞述上所繪的牡丹，和那朵紫，但從那脫出來的革里底版上的牡丹，就枝葉搖曳，充滿生氣了。

和平之神這樣的祝福了革里底。足有一千餘年之久，不幸到了紀元前一千四百年時，忽自北方來了許多蠻子，就是曾經屬於革里底的希臘人。把他的都城燒燬了，把他的美觀的王宮也毀掉了。自此之後，革里底的命運便一天變似一天，到了紀元前一千零年時，一個繁華華麗的海中極樂國，竟變爲一片荒墟。而小亞細亞的脫洛城等，也久已遭了同樣的浩劫。於是那個綺琴文化，除了希臘的神話和詩歌之外，竟沒有一個存身的地方了。我們也就只知道那維和崇拜那個優美无比的希臘文化，絕不疑心他還有一個天才特出的師傅。直到一千八百七十年，有一個德國

的德國人，叫做亨利休里曼 (Heinrich Schliemann) 的，才把這一重公案從塵土中翻了出來。休里曼本來不是一個考古家，但他在兒童時，曾聽得他的父親對他講那個脫洛城陷亡的故事。他竟被那個古事迷住了，就發憤讀起希臘文來。但把荷馬的詩讀完之後，他對於那個古事的沈迷就更深了。天幸他又發了一點財，他就立刻跑到小亞細亞的西北角去，把那個脫洛古城掘掘起來。這一掘不打緊，却把人們對於歐洲上古歷史的智識完全改變了。原來那脫洛古城，不是一個，乃有九個。荷馬詩中所說的城，在倒數第六層，其下還有五個先于他的古城遺址。這一個發見，已是使人驚異了，但休里曼還不以此爲足。他又跑到希臘去，把梅細尼和梯冷兩個古城，也掘掘了。他們也和脫洛一樣，中間發見許多埃及式，而非希臘式的古物。久埋在地下下的綺琴文化，到此方得重見天日。到了一千九百年時，又有許多古物學家——其中最有功的，是英人伊文思 (Evans)——去把革里底島掘掘起來，綺琴文化的老家和他所走的路線，然後確定。綺琴文化，乃是亞非二洲的文化，輸入歐洲的一個大連鎖，乃是希臘文化的極源祖宗，所以他的發見，也是歷史上的一件大事，不但重要，而且有趣。但還有一事，未免是美中不足。我們看了上面的記載，大約心中總要起這一個疑問：綺琴文化的程度既那麼高，爲什麼沒有留下一點詩歌文學呢？爲什麼沒有一點精神文明的證據呢？難道他不過是一個純粹的物質文化嗎？我的答語是，『不是不是。』革里底人和赫梯人，都是僅有他們自己的文字的，不過至今還沒有人能讀他們——赫梯文已經有人開始讀了。但還不會讀出什麼道理來——所以我們對於綺琴文化的智識，仍舊是很淺陋。將來若有人能把那兩種文字讀明白了，再去把他和希臘的詩歌神話比較一下，那麼，一定又有一個新世界在那綺琴文化史中發現出來的。

元人的曲子 (適)
 十一月，十一，一。在重慶
 介紹者鄧文華史料：
 (一)楊朝英編的『樂府新編陽春白雪』。

讀書雜誌

每月第一週出版

每月一期。定閱每月或買本期努力的，不另取費。單買這週刊的，報價銀元三枚，郵寄大洋二分。稿件寄北京鐘鼓寺八號。

重印「天工開物」始末記

丁文江

民國三年余奉命赴滇，調查滇東地質礦產。讀雲南通志諸政篇，見所引宋應星著天工開物，言冶金法頗詳晰，因思讀其全書。次年回京，遍索之，無所得；詢之藏書者，皆謂不知；閱四庫書目，亦無其名。惟余友章君鴻鈞云，曾于日本東京帝國圖書館中一見之，乃轉托人就抄，年餘未得報，已稍稍忘之矣。今年遷居天津，偶于羅叔權先生座中言及其事，先生曰：「是書余求之三十年不能得，後乃偶遇之于日本古錢肆主人青森君齋中，遂以古錢若干枚易之歸。君既好此，當以相假。」于是始得慰十年嚮往之心，然初不知宋應星為何許人。

書計十八卷，九冊。凡食物，被服，用器，以及冶金，製械，丹青，珠玉之原料工作，無不具備。說明之外，各附以圖。三百年前言工業天產之書，如此其詳且明者，世界之中，無與比倫；蓋當時絕作也。書為日本營生堂所翻刻。前有明和辛卯年（乾隆三六，西一七七一）日本大江都府新宋應星書于家食之間堂。漢文旁加有和文字母。卷首載「天工開物，分宜教諭宋應星著」。欲覓新分宜兩縣志證之，急切不能得。思果見其名于萬曆四十三年乙卯科表中。下註：「奉新人，知州。」同科又有宋應昇。下註：「奉

新人，知府。」奉新舊屬南昌。復于通志列傳前人中得宋應昇名。其文曰：

「宋應昇，字元孔，奉新人。尚書景曾孫。高歷乙卯鄉試，與弟應星並魁其經，時有二宋之日。五上公車不第。謁選得湖鄉知縣，復補思平，歷廣州同知，升廣州知府。所至有慈惠聲。家居孝友恭謹，親族困乏，必勉振之。自廣州請告歸，未幾卒。所著有方玉堂集。」

乃略知先生家世。後數日于京師圖書館得順治年新志。選舉門載：萬曆四十三年乙卯舉人，「宋應昇，字長庚，北鄉人，第三名。福建汀州府推官，陞南直亳州知州。著有天工開物，書音歸正，惟色文原耗諸集行世。」又載「宋應昇，字元孔，北鄉人，廣州知府。有傳。」傳文曰：

「宋應昇，字元孔，北鄉人。少為諸生，試輒冠軍。領萬曆乙卯鄉薦。崇禎末以恩平令兩遷至廣州守。廣州故道地。應昇獨以廉著，邑墨吏望風解綬。及聞甲申之變，杜門守喪，捐心嚙齒。時按粵劉公遠募兵勤王，盡括妻孥財飾以助。嗣是病眩。次年告歸。歸日澁佛以詩曰：「朝漢台前海水流，千年洗淨趙陀羞。如何今日光天耀，偏入黃巾半壁秋？嶺表哀臣慚祿仕，佛前血疏告君靈。誓同戮力詢方去，追恨當時水火謀。」抵家，不入城市。有欲娶之出者，笑而不答。約同志披緇百丈，會大雪不果。書二絕曰：「撒手懸崖誰未休？歸山正欲喚同游。如今開落知何似，一夜六花散九州。千里江山帶雪看，無君此日亦無官。一生忠孝歸何處？惟有冰魂念歲寒。」自是朝夕向祀宗廟呢呢默訴，詢之亦不對。一日忽泣然曰：「吾

其死乎？」家人驚遽。次日無疾坐中室而逝。左右扶就，鼻口噴紫血數把，蓋仰藥云。刻有方玉堂集。

志成于順治十八年，先生無傳，疑其時尙存。宋應昇傳辭意親切，當即先生手筆。先生之曾祖宋景，字以賢，嘉靖丙午為都察院左都御史，卒於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諡莊靖。志亦有傳。景子介慶，字幼微，嘉靖十九年舉人，南直蘇州知州。或即先生祖也。又據志所列，宋慶，宋應和，子士中，均舉人。慶子國華，仕平貴州左布政使。因知北鄉宋氏為新寧族。

京師圖書館又有乾隆十五年修奉新縣志。選舉不及傳志之詳。文苑列傳，亦有宋應昇名。傳文與通志同，蓋皆錄南直府志。惟應昇傳之下，附應昇傳。其文曰：

「應星，字長庚，官至亳州知州。崇禎間邑賊李肅十等為亂，應星慨產募死士，與司李胡時亨等討平之。著有天工開物，書音歸正，志等十種等書。」

凡上所引，無言及分宜教諭者。乃復徵之分宜縣志。學識門載：

「宋應星，奉新人，舉人。崇禎七年任。陞汀州府推官，有賢聲，汀人肖像祀之。」下列「陳良壁，崇禎十一年任。」

于是知先生於十一年去分宜。復檢亳州汀州各志。中僅載姓名，無他事實可考。惟亳州志載其為明代最後之知州。意先生於十一年赴汀，任滿後始赴亳歟？原序中所稱之涂伯聚，疑即通志有傳之涂喬遷。南昌人，萬曆進士，官至南京太僕卿。以拒建魏璠生祠去官，卒於崇禎末年。

因緣述以上事實而為之傳曰：

先生諱應星，字長庚，江西奉新縣北鄉人。宋氏為奉新原族，科第甚盛。先生曾祖景，嘉靖丙午官都察院左都御史，卒贈尚書，諡莊靖。景子介慶，嘉靖十七年舉人。仕至蘇州知州。萬曆四十四年乙卯，先生與兄應昇同魁其經；先生名列第三；一時有二宋之目。然卒不第。崇禎初，著書

計歸正，其友涂伯聚為之梓行。未幾，邑賊李肅十等為亂，先生破產募死士，與司李胡時亨等討平之。七年任分宜教諭。著天工開物。十年刊行。十一年陞任汀州府推官，有賢聲。十四年再遷亳州知州。甲申解官歸，遂不復出。所著有惟色文原耗，題言十種等書。兄應昇，官至廣州知府。國變後告歸，未幾卒。著有方玉堂集行世。先生生於萬曆中葉，卒於順治康熙之交。兄弟早領鄉薦，不第改官，所至有惠政。遭逢國變，棄官不出。居鄉孝友恭謹，以文學著述自娛。邑志府乘均有傳云。

論曰，明政不綱，學風荒陋。賢士大夫在朝者以激烈迂遠為忠鯁；在野者以性理道學為高尚；空疏頑固，君子病焉。殆乎晚季，物極而反。先覺之士，捨末求本，寒虛務實。風氣之變，實開清初諸大儒之先聲。先生生於豫章。鄱陽之煤，景德之磁，悉在戶庭；滇南，黔，湘，冶金採礦之業，又皆操於先生鄉人之手。天工開物之作，非偶然也。蓋乎先生之言曰：「世有聰明博物者，為人推焉。乃棗梨之花未實，而腹度楚萍楚之難辨，而侈談菹鼎。盡工好鬥，其惡大焉。即鄭僑晉華豈足為烈哉？」故先生之學，其精神與近世科學方法相暗合。乃身遭國變，著作論散；非歸國流傳，天幸遇合，則畢生之業，沒世而無聞矣。悲夫！

傳既成，就正於叔繼先生，復承先生之命，以付印事。諸張菊生先生。因原刻附有和文，不宜攝影，乃另抄副本排印，加以句讀，而書其始末於首。後生末學與有榮焉。

荀子之政治論

吳虞

荀子講學，不僅其論性與孔孟異也，其論政治亦多不同。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不行。荀子則古昔，稱先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故蓋古風則從先進，欲行道則夢周公，尙

古之心，昭然可見。而荀子則排斥。尙古之風，獨以現世爲其政治主義之標準。

儒效篇曰，道過三代，謂之蕩，法二後王，謂之不雅。

不苟篇曰，千萬人之情者，一人之情是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

非相篇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繁然者，後王是也。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

上古，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觀千歲，則數今日；欲知億萬，則審一二；欲知上世，則審周道；欲審周道，則審其人。所貴之君子。君子，謂君也。

荀子思想，既立於實際見地之上，則其理勢之所趨，必認尙古思想之弊害，而歸重於現世之實用，固當然之結果也。

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惡。孟子謂夷管仲晏子，而不屑爲，荀子則以平原信陵爲輔，與伊尹比

干同稱。孟子論政，以仁義爲先，而不取富國強兵之利。荀子則以禮義爲首，而於富國強國之說，不憚著焉。荀子曰，不富無以養民。孟子言親

親貴貴，與貧賤並重，爲政不得罪於巨室。荀子則言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積文學，正身行，能

屬於禮義，則歸之卿士大夫。又言，王者之論，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罰。又

言，以族論罪，以世舉賢，雖欲無亂得乎哉。孟子言仁義，往往約之以仁。荀子言禮義，往往約之以分。故荀子儒者，而其言論常近於法家，前

之韓非李斯所由生，後之賈誼晁錯得其似也。至於孟子與荀子，其見解尤有極端不同者，則孟子

唱民主主義，而荀子則唱君主主義者也。

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

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又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又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得乎丘民而爲天子。

孟子則揚墨，雖以其無君，比之禽獸，然於君之

無道者，則仍可視爲寇讎。比於一夫。故伍員可

以鞭平王之墓，項羽可以誅虎狼之秦，人民之權，不致爲專制之威所壓抑。而民貴君輕，得乎丘

民爲天子之義，尤合乎民主之說者也。孟子固學孔子，蓋變辭，一向古之儒家。願於此則獨標新

義，斯亦異矣。

荀子則持君主主義，與孟子恰相反。

正論篇曰，天子者，勢至重，形至佚，心至愉，志無所屈，而形不爲勞，尊無上也。

致士篇曰，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則治，二則亂，自古至今，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也。

富國篇曰，人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

比於孟子民貴君輕之說，全然反對。蓋荀子以禮爲道，禮之制定者爲君主，其對於君主如此重視，它不足怪也。然荀子雖主張君主，而於君主之道，亦非常重視。

君道篇曰，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者，榮也，榮則而水圓。君者，孟也，孟方面水方流。君者，民之原也，原涸則流清，原濁則流濁。

正論篇曰，王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儀也。彼將應唱而應，視儀而動。上者，下之本也；上宜明，則下治辨矣；上端誠，則下惡

惡矣；上公正，則下易直矣。

由是可知荀子對於君主道德之要求，極爲嚴格。再本此見解，而分君主爲王者，霸者，亡者，三

項；而以理想中之王者，爲適合於君主。

王制篇曰，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宮室，貧府庫。

王霸篇曰，用國者義立而王，……湯武是也。信立而霸，……齊桓晉文楚莊吳閔越句踐是也。權謀立而亡，……齊閔薛公是也。

儒國篇曰，人君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貪詐而危，權謀傾覆而亡。

荀子對於君主道德之見解略如此，故於世俗以桀紂有天下，湯武篡弑而奪之說，反和駁斥之。

正論篇曰，天下謂在桀紂則不然，……內則曰

姓族之，外則諸侯叛之，近者境內不一，遠者諸侯不聽，令不行於境內，其者諸侯侯削之，

攻伐之，若是則雖未亡，吾謂之無天下矣。……誅暴國之君，若誅獨夫。……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弑

君，由此效也。湯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紂者，民之怨賊也。今世俗之爲說者，以桀紂爲君，而以湯武爲賊，然則是賊民之父母，而師民

之怨賊也，不詳莫大焉。……以桀紂爲有天下而臣湯武，豈不過甚矣哉！譬之是猶偃蹇跋，

匡大自以爲有知也。……武王伐商，誅紂斷其首，縣之赤旆，夫征暴誅悍治之盛也。

荀子於無道之君，深惡而痛絕若此，其與孟子之說，竟若符節。在荀子雖重視君主主義，惟於太過，致多流弊，而於民權之論，亦常著於其書。茲試略述之：

大略篇曰，天之生民，非爲君也。天之立君，以爲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國，非以貴諸侯而已。

列官職，差爵祿，非以尊大夫而已。

王制篇曰，庶人安政，然後君子安位。傳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

蓋儒家主禮，於尊卑貴賤，上下等差，辨之極嚴。然一面推崇君主，以爲總攬統治權之人，而一面又主張放君主之不道德者，比之獨夫，俾上下調和。不知階級制度既立，則天王之神聖尊嚴，豈小民所敢侵犯。後與既無湯武之諸侯，有所

憑藉以起而誅獨夫，則雖如洪秀全楊秀清諸賊，敗。故當日宋常不揭公平之理，而民貴君輕之言，立君爲民之義，莫不被淘汰而湮沒，此則制度不良，仍不能不歸咎於學說之未善矣。

荀子談政治，其所見亦有合於近世國家成立要素之說者。

致士篇曰，川淵者，龍魚之居也。山林者，鳥獸之居也。國家者，士民之居也。川淵枯，則龍魚去之。山林險，則鳥獸去之。國家失政，則士民去之。無士則人不安居，無人則土不守

，無道法則人不至，無君子則道不舉。故土之與人，道之與法也，國家之本也。君子也者，道法之總要也。

荀子亦以土地，人民，統治權，爲構成國家之本

作，而以君主爲統治權之總攬者。故極力推崇君主，使居至高無上之地位，以便於行使其權，而後紛爭可制，秩序可保，人民生活，乃可維持。

故言人生不能無羣，羣必以君爲之主。而其語羣字之義，最爲明著者，則莫如君道篇之所言，羣

並餘之，若其君君說之卑陋者，已別見於禮論篇（如王霸篇富國篇所舉者，是也。）不復再及

富國篇曰，人之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

王霸篇曰，上莫不致愛其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蒙末，則雖孤獨寡寡，必不加焉。故下之親上，敬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不順。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於庶人，莫不以是爲隆正，然後皆內自省以謹於分，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禮法之樞要也。

大略篇曰，有夫分義，則容天下而治；無分義，則一妻一妾而亂。

君道篇曰，道者，何也，君之所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羣也。能羣也者，何也，曰，養生

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省工賈，衆農夫，禁盜賊，除

姦邪，是所以養生養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百官，士保職，莫不法度而公，是所以

班治之也。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上賢使之爲三公，次賢使之爲諸侯，下賢使之爲士大夫，是所以顯

設之也。修冠弁衣裳，黼黻文章，瑤琨刻飾，皆有等差，是所以藩飾之也。……養生養人者，

人親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班治人者，人樂之；善班治人者，人榮之；四統者俱，而

天下歸之。夫是之謂能羣。不能生養人者，人不親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顯設

人者，人不樂也；不能藩飾人者，人不榮也；四統者亡，而天下去之，故曰，道存則國存，

道亡則國亡。

荀子亦以土地，人民，統治權，爲構成國家之本

作，而以君主爲統治權之總攬者。故極力推崇君主，使居至高無上之地位，以便於行使其權，而後紛爭可制，秩序可保，人民生活，乃可維持。

故言人生不能無羣，羣必以君爲之主。而其語羣字之義，最爲明著者，則莫如君道篇之所言，羣

並餘之，若其君君說之卑陋者，已別見於禮論篇（如王霸篇富國篇所舉者，是也。）不復再及

富國篇曰，人之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

王霸篇曰，上莫不致愛其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蒙末，則雖孤獨寡寡，必不加焉。故下之親上，敬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不順。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於庶人，莫不以是爲隆正，然後皆內自省以謹於分，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禮法之樞要也。

大略篇曰，有夫分義，則容天下而治；無分義，則一妻一妾而亂。

君道篇曰，道者，何也，君之所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羣也。能羣也者，何也，曰，養生

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省工賈，衆農夫，禁盜賊，除姦邪，是所以養生養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百官，士保職，莫不法度而公，是所以班治之也。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上賢使之爲三公，次賢使之爲諸侯，下賢使之爲士大夫，是所以顯設之也。修冠弁衣裳，黼黻文章，瑤琨刻飾，皆有等差，是所以藩飾之也。……養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班治人者，人樂之；善班治人者，人榮之；四統者俱，而天下歸之。夫是之謂能羣。不能生養人者，人不親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顯設人者，人不樂也；不能藩飾人者，人不榮也；四統者亡，而天下去之，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

國法禁拾遺，則又與商鞅傳道不拾遺之治合者也。而荀子刑罰論，尤與法家相近者，莫切於正論。其言，蓋反駁象刑，固足為反駁德治之一證也。

正論曰：世俗之為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漢嬰，其艾草，非絳履，殺格衣而純。是不然，以為治邪，則人固莫劓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為人或劓罪矣，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矣，亂莫大焉。

凡刑人之本，禁暴惡惡，且徵其末也。教人不死，而傷人者不刑，是謂惠暴而寬賊也，非惡惡也。故象刑殆非生於治古，並起於亂今也。治古不然，凡刑官職實刑則皆報也，以類相從者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山來者也。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

班固本魯語大刑用甲兵之說，以甲兵列入刑法志。杜佑曰，黃帝以兵定天下，此刑之大者。孔子稱軍旅之事未學，而以兵為可去。孟子謂善戰服上刑。外如墨子非攻，宋鈞懲兵，皆於兵事加之反對，亦德治主義當然之結果也。荀子於刑之外，其論兵亦不異於儒家。

義兵篇曰，陳韋問孫卿子曰，先生議兵，當以仁義為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為？凡人所為兵者，為爭奪也。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

又曰，李斯問孫卿子曰，秦四世有勝，兵遊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為之也。以便從事而已。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女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謂仁義者，大德之便也。彼仁義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為之死，故曰，凡在於軍將率未事也。秦四世有勝，謂德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亂已也，此所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也。故湯之

之放桀也，非其迷之鳴條之時也。武王之誅紂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後勝之也，皆前於紂也。此所謂仁義之兵也。今女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此世之所以亂也。

王制篇曰，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也，則出人之民必苦矣。傷人之民甚，則人之民惡我必甚矣；人之民惡我甚，則日欲與我鬥。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則傷吾民必甚矣。傷吾民甚，則吾民之惡我必甚矣；吾民之惡我甚，則日不欲為我戰。人之民日欲與我戰，吾民日不欲為我戰，是強者之所以反弱也。地寒而民去，累多而功少，雖守者益，所以守者損，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也。

又曰，暴國之君，案自不能用其兵矣，何則？彼無與至也。彼其所以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也，孰若父母，好我若若芝蘭；反顧其上，則若灼瘡，若仇讎，彼人之情性也。雖桀距豈有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

孟子對梁惠王曰，「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樹易樹，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荀子之理想，殆與之相同。儒者徒託空言，挾持無具，以視墨子非攻，即有備城門，備梯，備水，旗幟，號令，諸篇，皆可見之行事。而公輸盤為之較攻者，大異矣。觀於齊人殺薛，子孫勝文公效大王去邪，曰，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夫不能救當時之禍，而以查冥不可知之後世為期，迂闊之言，有同兒戲。

後宋叔孫通謂高祖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講學？儒者之於兵事，其效可知，無怪李卓吾謂天下後世之儒者為婦人矣。

孔子論政，既庶之後，加以富教。孟子對梁惠王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百畝之田，勿墾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雖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對齊宣王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百畝之田，勿墾其時，八口之家

可以無饑，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雖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比晏嬰與夷吾。孟子曰，「管仲晏子曾西之所不為，而謂我為之乎？」然而孔子之論王政，知仍折而入於管子「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之經濟範圍。荀子亦有與孔孟相同之點。

蓋儒家除高談仁義之外，一言及事實，則近於實論，不免雷同動說，非如管商蘇張之法術縱橫，確有研究與規畫也。

富國篇曰，量地而立國，計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必勝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稱，必時藏餘，謂之稱數。自天子適於庶人，事無大小多少，由是推之，故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此之謂也。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律，省商賈之數，罕與力役，無侵農時，如是則國富矣。夫是之謂以政裕民。

大路篇曰，家五畝宅，百畝田，移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立大學，設庠序，脩六禮，明十教，所以道之也。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

自來儒家，惟坐而論道，志在三公，其於規國之術，未嘗留意。故使於四方，不過隨時三百。若值國亂用指揮使以待徐陸之法，恐亦無所施之矣。荀子生當戰國，時勢已遷，雖書中每禮法並舉，亦漸流於法家。故其說國之言，上接管子，下開韓非，在儒家中，實可謂能融域外之說者也。

富國篇曰，觀國之治亂，察其政，是亂已見矣。其政微支絀，其竟關之政盡察，是亂已見矣。入其境，其田時穡，都邑露，是食主已。觀其朝廷，則其貴者不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不能，觀其使吏，則其信者不忠，是亂主已。凡主相而下百吏之俗，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順孰盡察，其禮義節矣也，芒屨慢惰，是辱國已。其耕者樂田，其戰士安難，其百吏好法，其朝廷隆禮，其卿相調議，是治國已。觀其朝廷，則其貴者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能，觀其使吏，則其信者忠，是明主已。凡主相

臣下百吏之屬，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寬饒簡易，其於禮義節矣也，陵讓盡察，是榮國已。賢齊則其親者先貴，能齊則其故者先官，其臣下百吏，汗者皆化而精，悍者皆化而忍，跂者皆化而怒。則是明主之功已。

又曰，觀國之強弱貧富有徵：上不隆禮則兵弱，上不愛民則兵弱，已諾不償則兵弱，慶賞不漸則兵弱，將率不能則兵弱。上好功則國貧，上好利則國貧，士大夫衆則國貧，工商衆則國貧，無制數度量則國貧。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故田野墾闢者，財之本也。垣窳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產業得叙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濫然使夫下必有餘，而不憂不足，故田野荒而倉廩實，百姓虛而府庫滿，夫是之謂國賊。伐其本，竭其源，而并之其末，然而主相不知惡也，則其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以國持之，而不足以容其身，夫是之謂至貧，是愚主之極也。參看管子八觀篇管子亡微篇。

荀子論為政之要，則以誠為本。其施政之次第，乃分為三級。不苟篇曰，天地為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為知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為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為尊矣，不誠則卑。夫誠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致士篇曰，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用其終為始，則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亂所以自作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女，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

夫不教而殺謂之虐，故為政之始，寬裕多容，三年政成，然後進退誅賞，必先教而後刑也。孔子曰，政者，正也。又曰，苟有用我者，三年有成。蓋與荀子不殊矣。

十一、十二、一。

讀書雜誌

每月第一週出版

西遊記考證

胡適

玄奘取經的故事是中國佛教史上的一件偉大的故事；所以這個故事的傳播，和一切大故事的傳播一樣，漸漸的把詳細節目都丟開了，都「神話化」過了。況且玄奘本是一個偉大的宗教家，他的遊記裏有許多事實，如沙漠幻影及鬼火之類，雖然都有理性的解釋，在他自己和別的信徒的眼裏自然都是「靈異」，都是「神蹟」。後來佛教徒與民間隨時逐漸加添一點枝葉，用奇異動人的神話來代換平常的事實，這個取經的大故事不久就完全神話化了。

慧立的慈恩三藏法師傳中有一段說：

「從此已去，即莫莫延歲，長八百餘里，古曰沙河。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復無水草。是時顯影唯一心但念觀音菩薩及般若心經。初法師在河，見一病人，身瘡臭穢，衣服破污，將向寺，施與飲食衣服之直。病者慙愧，乃授法師此經，因常誦習。至沙河間，逢諸惡鬼奇狀異類透人前後，難念觀音，不得全去；即誦此經，發聲皆散；在危獲濟，實所憑焉。」

這一段話適合於宗教心理的經驗；然而宋朝初年（西歷九七八）編成的太平廣記，引劉異志及唐新語，已把這一段故事神話化了。太平廣記九十二說：

「沙門玄奘，唐武德初（年代誤）往西域取經，行至罽賓國，道險，「多」虎豹，

每月一期。定閱努力或本事的流傳之遠。

資本期努力的，不另取資。單買這個增刊的，報價銅元三枚，郵寄大洋二分。稿件寄北京鐘鼓寺八號。

不可過。奘不知為計，乃鎖房門而坐。至夕開門，一老僧，而於其前，身帶膿血，牀上脫坐。莫知來由。奘乃禮拜勸求，僧口授多心經一卷，令奘誦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開闢，虎豹盡形，魔鬼潛跡，遂至佛國，取經六百餘部而歸。其多心經，至今誦之。

我們比較這兩種記載，可見取經故事「神話化」之速。太平廣記同卷又說：

初奘將往西域，於靈巖寺見有松一樹。奘立於其下，以手摩其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長。若吾歸，即却東迴，使吾弟子知之。」及去，其枝年年西指，約長數丈。一年，忽東迴。門人弟子曰：「教主歸矣。」乃西迎之。奘果返。至今乘謂此松為摩頂松。

這正是西遊記裏玄奘說的「但看那山門裏松枝頭向東，我即回來」（第十二回，又第一百回）的話的來源了。這也可証取經故事的神話化。

歐陽修于役志說：

景祐三年丙子七月，甲申，與君玉飲壽寧寺（揚州）。寺本徐知誥故第；李氏建國，以為孝先寺；太平興國改今名。寺甚宏壯，畫壁尤妙。問老僧，云：「周世宗入揚州時，以為行宮，盡毀之。惟經藏院畫玄奘取經一壁猶在，尤為絕筆。」嘆息久之。

南唐建國雖開玄奘死時不過二百多年，這個故事已成爲畫壁的材料了。我們雖不知此畫的故事是不是神話化了，但這幅壁畫已可以證明那個故

(二)

民國四年，羅振玉先生和王國維先生在日本三浦將軍處借得一部大正三藏取經詩話，影印行世。此書凡三卷，卷末有「中瓦子張家印」六個字。王先生考定中瓦子爲宋臨安府的街名，乃倡發劇場的所在（參看吳自牧夢粱錄卷十九，又卷十五），因定爲南宋「說話」的一種。書中共分十七章，每章自有題目，頗似後世小說的回目。書中有詩有話，故名「詩話」。今鈔十七章的目錄如下：

- 1. 口口口第一。（全闕）
 - 2. 行程遇猴行者處第二。
 - 3. 入大梵天王宮第三。
 - 4. 入香山寺第四。
 - 5. 過獅子林及樹人國第五。
 - 6. 過長坑大蛇嶺第六。
 - 7. 入九龍池處第七。
 - 8. 「遇深沙神」第八。（題闕）
 - 9. 入鬼子母國處第九。
 - 10. 經過女人國處第十。
 - 11. 入王母池之處第十一。
 - 12. 入沉香國處第十二。
 - 13. 入波羅國處第十三。
 - 14. 入陵羅國處第十四。
 - 15. 天竺國度海之處第十五。
 - 16. 傳至香林寺受心經本第十六。
 - 17. 到陝西王長者妻殺兒處第十七。
- 我們看這個目錄，可以知道在南宋時，民間已有一種唐三藏取經的小說，完全是神話的，完全脫離玄奘取經的真故事了。這部書確是西遊記的祖宗。內中有三點，尤可特別注意：

- (1) 猴行者的加入。
- (2) 深沙神爲沙和尚的影子。
- (3) 途中的妖魔與難。

先說猴行者。取經詩話中，猴行者已成了唯一的保駕弟子了。第二節說：

付行六人，當日起行。法師語曰：「今往西天，程途百萬，各人謹慎。」……偶於一日午時，見一白衣秀才，從正東而來，便揖和尚曰：「萬福，萬福！和尚今往何處？莫不是再往西天取經否？」法師合掌曰：「貧僧奉勅，爲東土衆生未有佛教，是取經也。」秀才曰：「和尚生前兩週去取經，中路遭難。此週若去，千死萬死。」法師曰：「你如何得知？」秀才曰：

「我不是別人。我是花果山，紫雲洞，八萬四千銅頭鐵額猴王。我今來助和尚取經。此去百萬程途，經過三十六國，多有禍難之處。」法師應曰：「果得如此，三也有緣，東土衆生獲大利益。」當便改呼爲「猴行者」。

此中可注意的是：(1)當時有玄奘「生前兩週取經，中路遭難」的神話。(2)猴行者現白衣秀才相。(3)花果山是後來小說有的，紫雲洞後來改爲水簾洞了。(4)「八萬四千銅頭鐵額猴王」一句，初讀似不通，其實是很重要的；此句當解作「八萬四千個猴王之王」。（說詳下章。）

第三章說猴行者曾「九度見黃河清」，第十章裏，他自己說：

我八百歲時到此中（西王母池）偷桃吃了，至今二萬七千歲不曾空也。

法師曰：今日蟠桃結實，可偷三五個吃。

猴行者曰：我因八百歲時偷吃十個，被王母捉下，左肋刺八百，右肋刺三千鐵棒，配在花果山紫雲洞。至今肋下尚痛，我今定是不敢偷吃也。

這一段自然是西遊記裏偷吃蟠桃的故事的來源，但又可見南宋「說話」的人把猴行者寫的頗知長體，而唐僧却不大老實！

唐僧三次要行者偷桃，行者終不敢偷，然而

說由來了，闌下三顆蟠桃，入池中去。

……師曰：「可去時取來吃。」猴行者即

將金鑽杖向巖石上敲三下，乃見一個侍

中出。行者問：「汝年幾多？」孩曰：「

三千歲。」行者曰：「我不用你。」又敲

五下，見一孩兒，面如滿月，身掛錦綉。

行者曰：「汝年多少？」答曰：「五千歲

。」行者曰：「不用你。」又敲數下，他

然一孩兒出來。問曰：「你年多少？」答

曰：「七千歲。」行者放下金鑽杖，叫取

孩兒入手中，問：「你吃否？」和尙開

口心裏，使人。被行者手中敲數下，孩兒

次，將兩手托定，師行七人便從金橋上過，過了

深沙。深沙詩曰：

一望深沙五百春，濯家春屬受吳殃。金橋

一星深沙五百春，濯家春屬受吳殃。金橋

法師詩曰：

兩度會將汝吃茶，更將枯骨問無才。而今

猴行者詩曰：

謝汝回心意不偏，金橋銀線步平安。回歸

東土修功德，若救深沙向佛前。

西遊記第八回說沙和尚在流沙河做妖怪時，

來有幾次取人來，都被我吃了。凡吃的人頭，

拋落流沙，竟沉水底。惟有九個取新人的頭，

在一處，他學李太白詩：『正是從深沙神一段

頭白虎精：

……只見嶺後雲霧慘，兩細交霖。雲

霧之中，有一白衣婦人，身掛白羅衣，腰

繫白裙，手把白牡丹花一朵，面似白蓮，

十指如玉。……猴行者一見，高聲便喝：

「想汝是火類劫頭白虎精，必定是也！」

婦人開口，張口大叫一聲，忽然面皮裂

破，露爪張牙，擺尾搖頭，身長丈五。定

睛之中，滿山都是白虎。被猴行者將金鑽

杖變作一個夜叉，頭點天，腳踏地，手把

降魔杵，身如藍靛青，髮似綠沙，口吐白

火。當時白虎精嗚吼近前相敵，被猴

小冊子的出現，使我們明白南宋或元朝已有了這

種完全神話化了。的取經故事；使我們明白西遊記

小說一開水游三國一樣，也有了五六百年的演化

的歷史；這真是可寶貴的文學史料了。

說到這裡，我要退回去，追叙取經故事裏

這個猴王的來歷。何以南宋時代的玄奘神話裏忽

然插入了一個神通廣大的猴行者？這個猴子是國

貨呢？還是進口貨呢？

前不多時，周豫才先生指出納書樓曲譜補遺

卷一中述的西遊記四齣，中有兩齣提到一巫枝祇

「和一無支那」。定心一齣說孫行者「是嘯山老

母親兄弟，無支那是他姊妹。」又女國一齣說：

似摩伽伽把阿難攝在瑤山上，若鬼子母將

如來圍定在靈山上，巫枝祇把張僧掣在靈

山上。不是我魔王苦苦喜真僧，如今佳人

個個要尋和尚。

周先生指出，作西遊記的人或亦受這個巫枝祇故

事的影響。我依周先生的指點，去尋這個故事的

來源，在太平廣記卷四六七李湯條下，引古岳瀆

經第八卷云：

禹理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走雷，石鏡木

鳴，五伯擁川，天老肅兵，不能與。……

禹因河漢氏，章商氏，兜盧氏，犁惠氏，

乃獲涇水神，名無支那，善應對言，

辨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形若猿猴，

縮鼻高頰，青髮白首，金目雪牙，頸伸

百尺，力能九象，搏擊踣躄，疾奔輕利。

……頸理大索，鼻穿金鈴，徒淮陰之龜

山之足下，俾涇水永安流注海也。

這個無支那是一個「形若猿猴」的淮水神。詞源

引太平寰宇記，說略同。周先生又指出朱熹楚辭

辨證天問篇下有一條云：

此問之言，特戰國時世俗相傳之語，如今

世俗信佛降魔之新，許遜斬蛟壓精之類，

說技術的驚人的進步。

我們還從詩話中比較有趣味的一段——火劫劫

次說詩話中叙玄奘路上經過許多災難，雖沒

有「八十一難」之多，却是「八十一難」的縮影

。第四章猴行者說：

我師莫訝西路寂寥；此中別是一天。前去

路途盡是虎狼蛇鬼之流。逢人不語，萬種

怖懼；此去人煙，都是邪法。

情懷；此去人煙，都是邪法。

全書寫這些災難，寫的實在幼稚，全沒有文學的

技術。如寫蛇子國：

大蛇小蛇，交雜無數，攘亂紛紛。大蛇頭

高丈餘，小蛇頭高八尺，怒眼如燈，張牙

如劍。

本報特刊，而好事者遂假託我輩以實之。此可見宋代民間又有「僧伽降魔之新」的傳說。僧伽為唐代名僧，著於中宗景龍四年（七一〇）。他在泗州最久，淮一帶產生許多關於他的神話。宋高僧傳十八，神僧傳七，降魔之新大概也是淮河流域的僧伽神話之一，到南宋時遂流行民間。

但上文引曲詞裡的無支祁，則是一隻女妖怪。他有一把張僧孺在藍山上」的神話。藍山即是無支祁被鎖的所在，大概這無支祁，無論是古的今的，男性女性，始終不會脫離淮河流域。這是可以注意的第一點，因為西遊記小說的著者吳承恩（見下章）是淮安人。第二，宋高僧傳十八說：「唐中宗開元初，僧伽大師，何人也？」對曰：「僧伽大師，姓木叉，木叉多顯靈異，唐僖宗時，即證曰真和大師，聖像侍立于僧伽之左，若配釋迦，佛末又說：「僧伽侍十一面觀音菩薩傍。」這也可注意的一點，因其在西遊記裏，惠岸和木叉已併作一人，成為觀音菩薩的大弟子了。

第三，無支祁被鎖在龜山下。後來出來作怪，又有被僧伽（觀音菩薩化身）降伏的傳說；這層和取經神話的猴王，和西遊記的猴王，都有點相像。或者猴王者的故事曾從無支祁的神話裏得着一點暗示，也未可知。這也是可注意的一點。

以上這猴王者，是從中國傳說或神話裏演化出來的。但，越疑心這猴神廣大的猴子不是國貨，乃是一件從印度進口的。也許這無支祁的神話也是受了印度影響而仿造的。因為太平廣記和太平寰宇記都載古印度，而古印度經本身便不是一部可借的古書。宋元的僧伽神話，更不消說了。因此，我依着佩和泰博士(Baron A. Vo

Stanchin-Indretin)的指引，在印度最古的紀事詩拉薩傳(Laksmana)裏得一個哈奴曼(Hanuman)。大概可以算是齊天大聖的背影了。拉薩傳大約是二千五百年前的作品，記的是阿約婆國王大利拉達的長子，生有聖德和神力，娶了一個美人西姬為妻。大利拉達的次妻聽信了讒言，離間拉薩父子間的感情，把拉薩驅逐出去，做了十四年的流人。拉薩在客中，遇着女妖蘇白；蘇白愛上了拉薩，而拉薩不採他。這一場愛情的風波，引起了一場大鬪爭。蘇白大敗之後，奔到楞伽，求救于他的哥哥拉凡納，把西姬的美貌說給他聽，拉凡納果然動心，駕了雲車，用計賺開拉薩，把西姬劫到楞伽去。

拉薩失了他的妻子，決計報仇，遂求救於猴王國王蘇格利法。猴王國有一個大將，名叫哈奴曼，是天王的兒子，有絕大神通，能在空中飛行，他一跳就可從印度跳到錫蘭(楞伽)。他能把希瑪拉耶山拔起背着走。他的身體大如大山，高如高塔，臉放金光，尾長無比。他替拉薩出力，飛到楞伽，尋着西姬，替他們傳遞信物。他往來空中，偵探敵軍的消息。有一次，哈奴曼飛向楞伽時，途中被一個老母怪(Sur-tanaka)一口吞下去了。哈奴曼在這

個老魔的肚子裏，心生一計，把身子變的非常之高；那老魔也顧不得把自己的身子變大，後來越變越大，那妖怪的嘴張開竟有好幾百哩圓了；哈奴曼趁老魔身子變的極大時，忽然把自己身子縮成指一般小，從肚裏跳上來，不從嘴裏出去，却從老魔的右耳朵孔裏出去了。

又有一次，哈奴曼飛到希瑪拉耶山(剛大馬達山)中去訪尋仙草。遇着一個假裝隱士的妖怪，名叫喀拉，是拉凡納的叔父受了密計來害他的。哈奴曼出去洗滌，殺了迦子裏的一條鱈魚，從那鱈魚裏走出一個受騙的女仙。那女仙教哈奴曼行哈奴曼的詭計，哈奴曼便去把喀拉捉住，抓

着一條繩，向空一擲，就把喀拉的身體從希瑪拉耶山一直擲到錫蘭島，不偏不正，剛剛摔死在他的姪兒拉凡納的寶座上！

哈奴曼有一次同拉凡納共商，被拉凡納們用計把油塗在他的猴尾巴上，點起火來，那其長無比的尾巴就燒起來了。然而哈奴曼的神通廣大，他們不但沒有燒死他，反被哈奴曼借刀殺人，用他尾巴上的大火把敵人的都城楞伽燒完了。

我們舉這幾個，略表不哈奴曼的神通廣大，但不能再舉例了。哈奴曼係拉薩王子，征服了楞伽的敵人，奪回西姬，陪他們凱旋，回到阿約婆，拉薩凱旋之後，便賜哈奴曼之功，賜他長生不老的幸福，也算成了「正果」了。

陶生(John Dowson)在他的印度古詩詞典裏(頁一六一)說：「哈奴曼正統是神猴，印度人從少至老都愛說愛聽的。關於他的故事，到處都有。」除了拉薩傳之外，常第十世紀和十一世紀之間(唐末宋初)，另有一部「哈奴曼傳」(Hanuman-nataka)出現，是一部專記哈奴曼奇跡的戲劇，盛行民間。中國同印度有了一千多年的文化上的密切交通，印度人來中國的不計其數，這樣一掃偉大的哈奴曼故事是不會不傳進中國來的。所以我假定哈奴曼是猴王者的根本。除上引許多奇跡外，還有兩點可注意。第一，取經詩話裏說，猴行者是「花果山紫雲洞八萬四千銅頭鐵額猴王」。花果山自然是猴子國。行者是八萬四千猴子的王，與哈奴曼的身分也很相近。第二，拉薩傳裏說哈奴曼不但神通廣大，並且學淵博；他是一個文法大家：「人都知道哈奴曼是第九位文法作者」。取經詩話裏的猴行者初見時乃是一個白衣秀才，也許是這位文法大家墮落的變相呢！

(四) 現在我可以繼續敘述宋以後取經故事的演化史了。

金代的院本裏有唐三藏之目，但不傳於後。元代的雜劇裏有吳昌齡做的唐三藏西天取經，亦名西遊記。此書見於也是圖書目。云四卷；曹寅的棟宇書目(京師圖書部抄本)作六卷。這六卷的西遊記當乾隆末年納書楹曲譜編寫時還在，現在不知尚有傳本否。納書楹曲譜中選有下列各種關於西遊記的戲曲：

唐三藏 一齣：「回回」。(續集二)
西遊記 六齣：「撒子，撒子，胖姑，伏虎，女還，借扇」。(續集三)
又西遊記 四齣：「假行，定心，揭鉢，女廟」。(補遺)
俗西遊記 一齣：「忠春」。

我們看這些有曲無白的詞曲，實在無法可以想像當日的原本是什麼樣子了。唐三藏一齣，確是元人的作品，而且怕是元初的作品。但我們在這一齣裡，只看見一個西夏國的回回破依頂禮，不能推想全書的內容。只有宋改隨行時的曲詞說：「俺只見熱洞洞征雲起，更那堪昏慘慘霧了天日！願你個大唐師父取經回，再沒有外道邪魔可也近得你！」

從末句裏可以推想全書中定有「外道邪魔」的神話分子了。

吳昌齡的六本西遊記不知是納書楹選的這部唐三藏，還是那部西遊記。我個人推想，唐三藏是元初的作品，而吳昌齡的西遊記却是元末的作品。大概即是納書楹裏有十齣的那部西遊記。我的理由有幾層：

(一) 這部西遊記的內容很和西遊記小說相近。焦循劇證卷四說：

元人吳昌齡西遊詞與俗所傳西遊記小說小異。

小異就是無大異。今看西遊記曲中「撒子」一折寫散夫人把兒子拋入江中，「撒子」一折寫玄奘到江州衙內認母，「假行

「一折寫女裝出發，『定心』一折寫緊箍咒收伏心猿，『伏虎』、『女還』二折寫行者收妖救烈大姐，『女國』一折寫女國主要嫁女裝，『借扇』一折寫火焰山借扇；都是和西游記小說很接近的。『搗蒜』一折雖是演義所無，但周豫才先生說『火燒山紅孩兒當即由此化生』，是很不錯的。十折之中，只有『莊姑』一折沒有根據，但我們很可以假定這十折都是焦循說的都部『與西游記小說小異的吳昌齡西游記了。』

(五)

我前年做西游記序，還不知道西游記的作者是誰，只能說：『西游記小說之作必在明朝中葉以後』，『是明朝中葉以後一位筆名的小說家做的』。後來見小說卷二，百七六，引山陽丁晏的話，說據淮安府康熙初修志蔡文書曰，『西游記是淮安府中葉貢生吳承恩作的。』

吳承恩性敏而多慧，博學有文才，詩文下筆立成，清雅流麗，有秦少游之風。復善諧劇，所著雜記種種名震一時。設奇而歸，放浪詩酒，卒。有文集存於家。斤少司徒而更之。

又同書十九，藝文志一，進賢文曰：『吳承恩：射陽集四冊，自卷：春秋列傳序；西游記。』

（康熙淮安府志十一，及十二）與天啟志同。

（同治山陽縣志十二，人物二）吳承恩字汝忠，號射陽山人，工書。嘉靖中歲貢生。在選舉志亦不載何年，官長興縣丞。敏博洽，為世所推。一時金石之文，皆出其手。家貧無子，遺稿多散失。邑人邱正綱收拾殘缺，分為四卷，刊布於世。太守陳文燭為之序，名曰射陽存稿，又續稿一卷，並存其廿一云。

又十八，藝文一，吳承恩：射陽存稿四卷，續稿一卷。

光緒淮安府志二十八，人物一，又三十八，藝文，所載與上文卷同。又山陽志

五，職官一，明太守傅下云：『黃國華，隆慶二年任。陳文燭字玉叔，兩陽人。進士。隆慶初任。邱元哲，萬曆初任。』

焦循說卷五引阮葵生茶餘客話云：『志稱吳射陽性敏多慧，為詩文下筆立成，復善諧謔。所著雜記種種，名震一時。今不知『雜記』為何書。惟淮賢文目載先生撰西游通俗演義。是書明季始大行，里巷婦人皆樂道之。……按射陽去修志時不遠，未必以世俗通行之小說移易姓氏。其說當有所據。觀其中方言俚語，皆淮之鄉音，誠非市井童話所習聞，而他方有不盡然者，其出淮人之手尤無疑。然此特射陽遊戲之筆，聊資村翁童子之笑談。必求得修志秘訣，亦幸矣。』（此條今通行本茶餘客話不載。）

吳玉搢的山陽志卷四還有許多關於吳承恩的材料，今錄於下：

嘉靖中，吳貢生承恩……貧老。嗣遺稿多散佚失傳。邱司徒正綱收拾殘缺，得其友人馬清溪馬竹泉所下錄又益之以鄉人所藏，分為四卷，刻之。名曰射陽存稿。有續稿一卷。五嶽山人陳文燭為之序。其略云：『陳子守淮安時，長與徐子與過淮。往汝忠家長興，與子與善。三人者呼酒肆候詞，酒酣論文論詩，不倦也。汝忠謂文自六經後，惟漢魏為近古。詩自三百篇後，惟唐人為近古。近時學者徒謝朝華而不知布多譚，去陳言而不知激芳潤，即欲敷文陳詩，難矣。徐先生與子深，其言今視汝忠之作，縱情而誇麗，體物而刻心，其詞而顯，其止日博而深，收百代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沈澁潤深，浮蕪去穢，張文書以復一人而已。』

嘉靖中（約一五五〇），歲貢生。嘉靖末（約一五六〇），任長興縣丞。隆慶初（約一五七〇），在淮安與陳文燭徐子與往來酬應，酒酣論文。

萬曆初（約一五八〇），吳承恩死。他大許生于正德之末（約一五二〇），死于萬曆之初。天啓淮安志修于天啓六年，當西歷一六二六，去吳承恩死時止有四十五年，自然是可靠的根據。

山陽志裏載吳承恩的詩十一首，我們轉錄一首在這裡，作我這篇考證結尾的附錄：

李在惟開寶山水，李在，明宣德時畫家。不謂兼能說神鬼。筆端變幻直駭人，意態如生狀奇詭。少年都美清源公，指揮部從揚雲風，星飛電掣各命，蒐羅要使山林空。名懸擬挾大騰騰，大劍長刀疊霜雪。猴老難延欲斷魂，狐娘空酒嬌啼血。江翻海攪走六丁，紛紛水怪無留蹤。青鋒一下斷在塵，金鎖交輝禽毒池。兵靈妖猶獵獵，探穴搗巢無逸寇。平生氣焰安在哉？爪牙雖存敢馳驟！我聞古聖開鴻濛，命官絕地天之通。軒轅鑄鏡禹錫鼎，四方民物俱昭融。後來稷廩出孔聖，自書博人繁聚噓。終南進士老鍾鼎，空向窮岡嘯虛耗。民災翻出衣冠中，不為猶擬為沙蟲。坐觀宋室用五鬼，不為虞廷誅四凶。野夫有恨多感激，無事驅風三歎息。胸中肯損斬邪刀，欲起平之恨無力。故日有矢數月弓，世間豈謂無英雄？誰能為我發長，長享萬年保合清寧功。

這一篇『山陽志』很可以表示西游記的作者的身份和著書的態度了。

如果我的猜測不錯，如果納書樓裏保存的西游記殘本真是吳昌齡的作品，那麼，我們可以說，元代已有一個很豐富的西游記故事了。但這個故事在戲曲裏雖然已很發達，有六本之多，為元劇中最長的戲（西廂記只有五本），然而這一個故事還不曾有相當的散文的寫定，還不曾成為西遊記小說當時若有散文西游記，大概也不過是在取尋詩話與今本西游記之間的一種平凡的『話本』。

這書也是國書目記元明無名氏的戲曲中，有『鄭神童斬天大聖』一本，這也是戲行者故事的一部分。大概此類故事，當日還不會有大規模的定本，故編戲的人可以運用想像力，敷衍民間傳說，為種種戲曲。那六本的西游記已可算

最後的大結集了。最後的大結集須等待一百多年後的另一位姓吳的作者。

讀書雜誌

每月第一週出版

7

每月一期。定期努力或買本期努力的，不另取資。單買這個增刊的，報價銀元三枚，郵寄大洋二分。稿件寄北京鐘鼓寺八號。

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

（適）

序言

這個書目是我答應清華學校胡君敦元等四個人擬的。他們都是將要往外國留學的少平，很想在短時期中得着國故學的常識。所以我擬這個書目的時候，並不為國學有根柢的人設想，只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系統性的國學知識的人設想。這是我要說明的第一點。

這雖是一個書目，却也是一個法門。這個法門可以叫做「歷史的國學研究法」。這四五年来，我不知收到多少青年朋友詢問「治國學有何門徑」的信。我起初也學著老前輩們的派頭，勸人從「小學」入手，勸人先通音韻訓詁。但我近來後悔了！那種話是為專家說的，不是為初學人說的；是學者裝門面的話，不是教育家引人入勝的話。看韻訓詁之學自身還不會整理出個頭緒系統來。如何可作初學人的入手工夫？十幾年的經驗使我不能不承認音韻訓詁之學只可以作「學者」的工具，而不是「初學」的門徑。老實說來，國學在今日還沒有門徑可說；那些國學有成績的人大都是下死工夫笨幹出來的。死工夫固是重要，但究竟不是初學的門徑。對初學人說法，須先引起他的興趣，他然後肯下死工夫。在這個沒有門徑的時候，我會想出一個下手方法來：就是

佛學大辭典（丁福保等譯編）上海醫學書局
（二）思想史之部
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胡適）商務印書館
二十二子
老子 莊子 管子 列子
墨子 荀子 尸子 孫子
孔子集語 晏子春秋 呂氏春秋 賈誼新書
春秋公案 馮子法言 文子精華 黃帝內經
竹書紀年 商君書 韓非子 淮南子
文中子 山海經
浙江公立圖書館（即浙江書局）刻本，上海有鉛印本亦尚可用。彙刻子書，以此部為最佳。
四書（論語、大學、中庸、孟子）最好先有白文，或用朱熹集注本。
學子問語（孫詒讓）原刻本，商務印書館影印本。
莊子集釋（郭慶藩）原刻本，有印本。
荀子集注（王先謙）原刻本，有印本。
淮南子集解（劉文典）商務印書館出版（印刷中）。

春秋繁露義證（蘇輿）原刻本。
周禮 通行本。
論衡（王充）通津草堂本（商務印書館影印）
抱朴子（葛洪）上海前書局本最佳，亦有單行的；湖北崇文書局本。
四十二家經 金陵刻經處本。以下略舉佛敎書佛遺教經 同上。
佛部宗輪論述記（窺基）江西刻經處本。
大方廣佛華嚴經（東晉譯本）金陵刻經處本。
妙法蓮華經（鳩摩羅什譯）同上。
般若經要（葛洪）大般若經太繁，看此書很夠了。揚州藏經本。
般若波羅密心經（玄奘譯）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鳩摩羅什譯，菩提流支譯，真諦譯）以上兩書，流通本最多。
阿彌陀經（鳩摩羅什譯）此書四本與版本皆極多，金陵刻經處有阿彌陀經要解（智旭）最便

大方廣圓覺經（即圓覺經）（佛陀多譯）金陵刻經處白文本最好。
十二門論（鳩摩羅什譯）金陵刻經處本。
中論（同上）揚州藏經院本，以上兩種，為三論宗「三論」之一。
論宗「三論」之二。
三論玄義（隋吉藏撰）金陵刻經處本。
大乘起信論（偽書）此雖是偽書，然影響甚大。版本甚多，金陵刻經處有沙門真界寫註本頗便用。
大乘起信論考證（梁啟超）此書紹介日本學者若訂佛書真偽的方法，其有益。商務印書館將出版。
小止觀（一名童蒙止觀，智顗撰）天台宗之書不易讀，此書最便初學。金陵刻經處本。
相宗八要直解（智旭直解）金陵刻經處本。
因明入正理論疏（窺基疏）金陵刻經處本。
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慈立撰）玄奘為中國佛敎史上第一偉大人物，此傳為中國佛記文學之大名著。常州天甯寺本。
最嚴原人論（宗密撰）有正書局有合解本，價最廉。

壇經（法海錄）流通本甚多。
古尊宿語錄 此為禪宗極重要之書，坊間現尚無單行刻本。大藏經縮印本字四至六。
宏明集（梁付祐集）此書可考見佛敎在晉宋齊梁宋大夫間的情形。金陵刻經處本。

佛部宗輪論述記（窺基）江西刻經處本。
大方廣佛華嚴經（東晉譯本）金陵刻經處本。
妙法蓮華經（鳩摩羅什譯）同上。
般若經要（葛洪）大般若經太繁，看此書很夠了。揚州藏經本。
般若波羅密心經（玄奘譯）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鳩摩羅什譯，菩提流支譯，真諦譯）以上兩書，流通本最多。
阿彌陀經（鳩摩羅什譯）此書四本與版本皆極多，金陵刻經處有阿彌陀經要解（智旭）最便

佛部宗輪論述記（窺基）江西刻經處本。
大方廣佛華嚴經（東晉譯本）金陵刻經處本。
妙法蓮華經（鳩摩羅什譯）同上。
般若經要（葛洪）大般若經太繁，看此書很夠了。揚州藏經本。
般若波羅密心經（玄奘譯）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鳩摩羅什譯，菩提流支譯，真諦譯）以上兩書，流通本最多。
阿彌陀經（鳩摩羅什譯）此書四本與版本皆極多，金陵刻經處有阿彌陀經要解（智旭）最便

佛部宗輪論述記（窺基）江西刻經處本。
大方廣佛華嚴經（東晉譯本）金陵刻經處本。
妙法蓮華經（鳩摩羅什譯）同上。
般若經要（葛洪）大般若經太繁，看此書很夠了。揚州藏經本。
般若波羅密心經（玄奘譯）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鳩摩羅什譯，菩提流支譯，真諦譯）以上兩書，流通本最多。
阿彌陀經（鳩摩羅什譯）此書四本與版本皆極多，金陵刻經處有阿彌陀經要解（智旭）最便

佛部宗輪論述記（窺基）江西刻經處本。
大方廣佛華嚴經（東晉譯本）金陵刻經處本。
妙法蓮華經（鳩摩羅什譯）同上。
般若經要（葛洪）大般若經太繁，看此書很夠了。揚州藏經本。
般若波羅密心經（玄奘譯）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鳩摩羅什譯，菩提流支譯，真諦譯）以上兩書，流通本最多。
阿彌陀經（鳩摩羅什譯）此書四本與版本皆極多，金陵刻經處有阿彌陀經要解（智旭）最便

佛部宗輪論述記（窺基）江西刻經處本。
大方廣佛華嚴經（東晉譯本）金陵刻經處本。
妙法蓮華經（鳩摩羅什譯）同上。
般若經要（葛洪）大般若經太繁，看此書很夠了。揚州藏經本。
般若波羅密心經（玄奘譯）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鳩摩羅什譯，菩提流支譯，真諦譯）以上兩書，流通本最多。
阿彌陀經（鳩摩羅什譯）此書四本與版本皆極多，金陵刻經處有阿彌陀經要解（智旭）最便

佛部宗輪論述記（窺基）江西刻經處本。
大方廣佛華嚴經（東晉譯本）金陵刻經處本。
妙法蓮華經（鳩摩羅什譯）同上。
般若經要（葛洪）大般若經太繁，看此書很夠了。揚州藏經本。
般若波羅密心經（玄奘譯）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鳩摩羅什譯，菩提流支譯，真諦譯）以上兩書，流通本最多。
阿彌陀經（鳩摩羅什譯）此書四本與版本皆極多，金陵刻經處有阿彌陀經要解（智旭）最便

佛部宗輪論述記（窺基）江西刻經處本。
大方廣佛華嚴經（東晉譯本）金陵刻經處本。
妙法蓮華經（鳩摩羅什譯）同上。
般若經要（葛洪）大般若經太繁，看此書很夠了。揚州藏經本。
般若波羅密心經（玄奘譯）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鳩摩羅什譯，菩提流支譯，真諦譯）以上兩書，流通本最多。
阿彌陀經（鳩摩羅什譯）此書四本與版本皆極多，金陵刻經處有阿彌陀經要解（智旭）最便

佛部宗輪論述記（窺基）江西刻經處本。
大方廣佛華嚴經（東晉譯本）金陵刻經處本。
妙法蓮華經（鳩摩羅什譯）同上。
般若經要（葛洪）大般若經太繁，看此書很夠了。揚州藏經本。
般若波羅密心經（玄奘譯）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鳩摩羅什譯，菩提流支譯，真諦譯）以上兩書，流通本最多。
阿彌陀經（鳩摩羅什譯）此書四本與版本皆極多，金陵刻經處有阿彌陀經要解（智旭）最便

佛部宗輪論述記（窺基）江西刻經處本。
大方廣佛華嚴經（東晉譯本）金陵刻經處本。
妙法蓮華經（鳩摩羅什譯）同上。
般若經要（葛洪）大般若經太繁，看此書很夠了。揚州藏經本。
般若波羅密心經（玄奘譯）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鳩摩羅什譯，菩提流支譯，真諦譯）以上兩書，流通本最多。
阿彌陀經（鳩摩羅什譯）此書四本與版本皆極多，金陵刻經處有阿彌陀經要解（智旭）最便

佛部宗輪論述記（窺基）江西刻經處本。
大方廣佛華嚴經（東晉譯本）金陵刻經處本。
妙法蓮華經（鳩摩羅什譯）同上。
般若經要（葛洪）大般若經太繁，看此書很夠了。揚州藏經本。
般若波羅密心經（玄奘譯）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鳩摩羅什譯，菩提流支譯，真諦譯）以上兩書，流通本最多。
阿彌陀經（鳩摩羅什譯）此書四本與版本皆極多，金陵刻經處有阿彌陀經要解（智旭）最便

佛部宗輪論述記（窺基）江西刻經處本。
大方廣佛華嚴經（東晉譯本）金陵刻經處本。
妙法蓮華經（鳩摩羅什譯）同上。
般若經要（葛洪）大般若經太繁，看此書很夠了。揚州藏經本。
般若波羅密心經（玄奘譯）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鳩摩羅什譯，菩提流支譯，真諦譯）以上兩書，流通本最多。
阿彌陀經（鳩摩羅什譯）此書四本與版本皆極多，金陵刻經處有阿彌陀經要解（智旭）最便

之缺陷，或是提出幾部不可不備的專家集

子。

直講李先生集 (李觀) 商務印書館印本。

王臨川集 (王安石) 通行本。商務印書館影印本。

二程全書 (程頤、程頤) 六安涂氏刻本。

朱子全書 (朱熹) 六安涂氏刻本。商務印書館影印本。

朱子年譜 (王懋功) 廣東圖書館本。湖北局本。此書為研究朱子最不可少之書。

陳象山全集 (陸九淵) 上海江左書林鉛印本。很可用。

陳龍川全集 (陳亮) 通行本。

葉水心全集 (葉適) 通行本。

王文成公全書 (王守仁) 浙江圖書館本。

困知記 (羅欽順) 嘉慶四年翻明刻本。正誼堂本。

王心齋先生全集 (王艮) 近年東有袁氏編訂排印本最好，上海圖書館保存會寄售。

羅文恭公全書 (羅洪先) 雍正間刻本，四庫全書本與此本同。

胡子衡舟 (胡直) 此書為明代哲學中一部最有條理又最精采之書。陳章泰書本。

高子遺書 (高攀龍) 無錫刻本。

學庸辨 (陳維) 正誼堂本。

正誼堂全書 (張伯行編) 這部書搜集程朱一系的書最多，欲研究正統派的哲學的，應備一部。全書六百七十餘卷，價約三十元。初刻本已不可得，現行者為同治間補刻本。

清代學術概論 (梁啟超) 商務印書館。

日知錄 (顧炎武) 用黃汝成集解本。通行本。

明夷待訪錄 (黃宗羲) 單行本。掃葉山房吳洲遺著雙刊本。

張子正蒙注 (上夫之) 船山遺書本。

思問錄內外篇 (上夫之) 同上。

侯解一卷，應夢一卷 (上夫之) 同上。

顏李遺書 (顏元、李塉) 幾種遺書本可用。北京四存學會增補全書本。

費氏遺書 (費密) 成都唐氏刻本。(北京大學出版部寄售。)

孟子字義疏證 (戴震) 戴氏遺書本。國學保存會鉛印本，但已賣缺了。

章氏遺書 (章學誠) 浙江圖書館排印本。上海劉翰怡刻全書本。

章實齋年譜 (胡適) 商務印書館出版。

章東隱遺書 (崔述) 道光四年陳履和刻本。幾種遺書本只有考信錄，亦可備用了。

漢學商兌 (方東樹) 此書無甚價值，但可發見當日漢宋學之爭。單行本，朱氏槐廬遺書本。

漢學師承記 (江藩) 通行本，附宋學師承記。

新學偽經考 (康有為) 光緒辛卯初印本。新刻本只增一序。

史記探源 (省適) 初刻本。北京大學出版部排印本。

章氏遺書 (章炳麟) 康寶忠等排印本。浙江圖書館刻本。

(二) 文學史之部

詩經集傳 (朱熹) 通行本。

詩經通論 (姚際恆) 商務印書館將重印。

詩本義 (姚際恆) 浙江圖書館排印本。

詩經原始 (方玉潤) 商務印書館不久將有重印本。

詩毛氏傳疏 (陳奐) 讀經解經卷七百七十八以下。

禮記第一編。

春秋左氏傳 通行本。

戰國策 商務印書館有鉛印補注本。

楚辭集注、附補遺後編 (朱熹) 通行本。掃葉山房自有印本。

全上古三代至六朝文 (嚴可均編) 廣雅局出版。

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 (丁福保編) 上海醫學書局出版。

古文苑 (章樞注) 江蘇書局本。

續古文苑 (孫星衍編) 江蘇書局本。

文選 (蕭統編) 上海會文堂有石印胡刻李善注本最方便。

文心雕龍 (劉勰) 原刻本。通行本。

樂府詩集 (郭茂倩編) 湖北局刻本。

唐文粹 (姚鉉編) 江蘇書局本。

唐文粹補遺 (郭麐編) 同上。

全唐詩 (康熙朝編) 揚州原刻本。廣州本。石印本。五代詞亦在此中。

宋文苑 (呂祖謙編) 江蘇書局本。

宋文苑 (莊仲方編) 同上。

南宋文苑錄 (董兆熊編) 同上。

宋詩抄 (呂留良與之樹等編) 商務印書館本。

宋詩鈔補 (管庭芬等編) 商務印書館本。

宋六十詞 (毛晉編) 汲古閣本。廣州刊本。上海博古齋石印本。

四印齋十氏所刻宋元人詞 (王鶴運編刻) 原刻本。板存北京南陽山房。

詞話新刻詞 (朱祖謀編刻) 原刻本。王朱兩位刻詞詞集都很精。這是近人對於文學史料上的大貢獻。

太平樂府 (楊朝英編) 四部叢刊本。

鳴春白雲 (楊朝英編) 南陵徐氏隨志齋書本。

以上兩種為金元人曲子的選本。

唐解元詩案西廂 (董解元) 劉世珩暖紅室雙刻傳奇本。

元曲選 百種 汲古閣編) 商務印書館有影印本。

元文苑 (張金吾編) 江蘇書局本。

元文苑 (蘇天爵編) 同上。

宋元戲曲史 (王國維) 商務印書館本。

京本通俗小說 這是七種南宋的話本小說。上海博古齋藏書東室小品本。

海壇隱居書東室小品本。

宣和遺事 士禮居藏書本。商務印書館有排印本。

五代史平話殘本 華康刻本。

明文在 (薛應編) 江蘇書局本。

列朝詩集 (錢謙益編) 國學保存會排印本。

明詩綜 (朱彝尊編) 原刻本。

六十種曲 (毛晉編刻) 汲古閣本。此書善本已不具得。

暖紅室雙刻傳奇 (劉世珩編刻) 原刻本。

等翁十二種曲 (李漁) 原刻巾箱本。

九種曲 (蔣士銓) 原刻本。

桃花扇 (孔尚任) 通行本。

長生殿 (洪昇) 通行本。

清代戲曲多不勝舉。故舉李蔣兩集，孔洪兩種歷史戲。作幾個例而已。

曲苑 上海古書流通處(?) 編印本。此書彙集關於戲曲的書十四種。中如焦循劇說，如梁辰魚江東白苧，皆不易得。石印本價亦廉。故存之。

綴白塵 這是一部傳奇選本，雖多是零篇，但明末清初的戲曲名著都有代表的部分存在此中。在戲曲總集中，這也是一部重要書了。通行本。

曲錄 (王國維) 晨風閣叢書本。

湖海文傳 (王昶編) 所選都清詞極盛時代的文章，最可代表清朝「學者的文人」的文學。原刻本。

湖海詩傳 (王昶編) 原刻本。

鮑塘亭集 (全祖望) 借樹山房本。

惜抱軒文集 (姚鼐) 通行本。

大雲山房文稿 (陳敬) 四川刻本。南昌刻本。

文史通義 (章學誠) 費陽刻本。浙江局本。鉛印本。

張定齋全集 (張自珍) 萬本齋刻本。國學扶輪社本。

會文正公文集 (會國藩) 會文正全集本。

清代古文專集，不易選擇。我經過很久的考慮，選出全、姚、侯、章、費、曾六家來作例。

吳梅村詩 (吳偉業) 梅村、歲稿 (黃康刻本)

商務印書館影印本) 本，無注；此外有新榮齋

吳詩集覽本，有吳聖威梅村詩集箋注本。

顧北詩抄 (趙翼) 顧北全集本，單行本。

兩常軒詩鈔 (黃景仁) 光緒二年重刻本。

吳經吳詩鈔 (鄭珍) 貴州刻本；北京有翻刻本

頗有誤字。

秋蟻吟詩鈔 (金和) 鉛印全本；家刻本又有

刪減。

人境廬詩鈔 (黃遵憲) 日本鉛印本。

清代詩也很難選擇。我選梅村代表初期，

北與仲則代表乾隆一朝；鄭子尹與金亞範代

表道咸同三朝；黃公度代表末年的過渡時期

明清兩朝小說：

水滸傳 亞東圖書館三版本。

西遊記 (吳承恩) 亞東圖書館再版本。

三國志 亞東圖書館本。

儒林外史 (吳敬梓) 亞東圖書館四版本。

紅樓夢 (曹雪芹) 亞東圖書館三版本。

以上各種，均有胡適的考證或序，搜集了文

學史的材料不少。

今古奇觀 通行本。可代表明代的短篇。

水滸傳 (陳忱，自署古宋遺民) 此書借宋

徽欽二帝事來寫明末遺民的感慨，是一部極

有意義的小說。舊刻本，舊鉛印本。

鏡花緣 (李汝珍) 此書雖有「掉書袋」的毛

病，但全篇為女子平等的待遇，確是一部

很難得的書。通行本。

三俠五義 此書後經俞樾修改，改名七俠五

義。此書可代表北方的義俠小說。舊刻本；

七俠五義流通本較多。

兒女英雄傳 (文康) 裝英館石印本最佳；流

九命奇冤 (吳沃堯) 廣智書局鉛印本。

老殘遊記 (劉勳) 商務印書館鉛印本

以上略舉十三種，代表四五百年前的小說。

五十年來的中國文學 (胡適) 申報館紀念冊

五十年之中國) 本。

(跋) 文學史一部，注重總集；無總集則時代

或總集不能包括的文人，結果別集。因

為文集太多，不易收買，尤不易通覽。故

為初學人及小圖書館計，皆宜先從總集下

手。(元)

讀「西遊記考證」

張作賓

西遊記的作者，自從丁晏在他底願志齋叢書

續編頁二十三書西遊記後裏面，表明是他底同鄉

吳承恩以後，差不多可以說看西遊記的人，都不

會注意到作者姓氏；甚至於拿邱處機來頂名目替

就是善於給小說作考證的胡適之先生，在他底

西遊記序裏面也不會提到作者是誰。這未免令人

替吳老先生不平。因此，我們便費了多天功夫，

來搜求關於吳承恩的材料，終以爲不其完備，尙

不會着手整理。昨天看見第六期的讀書雜誌裏面

西遊記考證(五)，居然把吳老先生表彰出來，並

且材料也還不少。從此吳承恩的姓名，藉着他底

文學作品得以水遠不死。將來再經過適之先生的

致案，或者竟替他作出一個年譜來，又何嘗不是

這位吳老先生的榮幸呢。現在我們索性把搜求所

得，未曾見於致案裏面的材料，寫了出來，供獻

給適之先生，讓他作個綜合的研究。

同治十二年長興縣志，名宦，百十五：

【吳承恩，字汝忠，山陰人，嘉靖中。授長

興縣丞。性耽風雅，作詩，緣情體物，

習氣悉除；其旨博而深，其辭微而顯，張

志中所載，係雜引李本寧大本山房集，和陳

玉叔(文燭)射陽存稿序裏面的話；李謂也見於明

詩綜卷四十八頁二十五，吳承恩七首下註：

「李本寧云，汝忠與徐子與最善，往遊明

和；今夜其獨不類七子，率自胸臆出之

。以彼其才，僅爲縣丞以老；一意獨行，

無所拔附附，豈不賢於人哉？」

據此，可知徐中行與吳承恩的交情，並且知道他

們會互相唱和。我們倘若把徐中行的詩文集來看

一看，定然能尋些關於吳承恩的材料；從適之先

生在西松堂詩集找着曹雪芹的故事一樣。徐中行

是「後七子」之一，曾入明史文苑傳；王世貞的藝

苑志裏面，也極口稱贊他。他的著作有：

天目山集二十卷，附錄一卷。

青蘆館集，六卷。

以上二種，均見四庫存目，可惜尙未覓得！

我們看了徐中行的傳畧，也可以作吳承恩官

長興時代的旁証。按明詩綜卷四十六，(百二十

九)說：

「徐中行，二首。中行字子與，長興人，

嘉靖庚戌進士。除刑部主事，出知汀州府

……有青蘆館集。」

中行成進士在庚戌，當嘉靖二十九年(一五五〇

)，而吳承恩得歲貢却不在此年。按光緒淮安

府志貢舉表，歲貢生有

吳承恩，甲辰。

甲辰是嘉靖二十三年(一五四四)。周豫才先生

看光緒淮安志，遺漏了這一條，適之先生假定的

年歲，較此相差六年。

考証假定吳承恩任長興縣丞在嘉靖末，約當

西歷一五六〇。乾隆十四年長興縣志職官，名宦

，皆不載吳承恩之名。同治長興志名宦的次序，

張梓

二二

二二(甲辰)

二四一二五

二六 張輔、沈天民

二七一二八 馬萬椿

二九(庚戌) 馬萬椿

三〇 馬萬椿 (本年陞州判)

三一—三四 吳世法，譚以行

三五—三六 周 抗

三七 盛忠烈

三八 三九—四五

我初以爲同治志「嘉靖中」的「中」字，當是指

二四至二五兩年，因爲嘉靖在位四十五年，二十

五年正在中間。適之先生以爲「中」字不當這樣

拘泥看；況且歲貢。在廿三年，而縣丞在廿四年

，似乎不合情理。此外只有兩個缺額了。一是三

一至三四年，一是三九至四五年。吳承恩承長興

，不出這兩個時代。適之先生主張三九至四五年

(二五六〇至五六〇)之間；因爲文人作縣丞，大概

是迫于貧老，不得已而爲之，故此事似以晚年爲

適宜。況且明詩綜引李本寧的話，說：「以彼其

才，僅爲縣丞以老」。這更可見他作縣丞是在老

年了。若此說不錯，則考証原擬嘉靖末(約一五

六〇)爲承長興之年，竟得一有力的旁証了。

適按明史二八七云：

徐中行，……由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

中，稍遷汀州知府。廣東賊烈五來犯，

禦之，有功；策其且走，俾武平令徐甫

宰遊擊之；讓功甫宰，甫宰得優擢。尋

以父憂歸。補汝寧，坐大計，貶長慶鹽

運判官，遷湖廣僉事……累官江西左

中行了父憂的年歲。但徐中行是嘉靖二九的進士，做到汀州知府，立了功，然後丁憂回家，至少須有十年的時間。大概吳承恩做長興縣丞，和徐中行丁憂同籍，同在嘉靖三九年以後，故他們有往還熟識的機會。

考証上又假定：「萬曆初（約一五八〇）吳承恩死」，不知何據？但是這裏却有一件可靠的証據，寫來作他補充的條件。康熙淮安府志，卷十二，文苑，頁十一，載：

「吳承恩，字汝愚，淮安人。其先世居海州，後徙清河。承恩幼失怙恃，力無所恃，其志益厲。承恩性敏，博學多聞，尤長於文。其詩文，皆自出心裁，不蹈襲前人。其為人，亦不事權貴，而與名流相往還。其死，年六十有九。」

又卷一，詳吳及山川載有：

「萬曆七年三月十八日，中，大雨雨。」

蛟神潭故事，在萬曆七年（一五七九），承恩還披上替他作龍歌，可以推想他的死在萬曆七年以後。考證約計他的死是（一五八〇），恰與萬曆八年，未免太巧合了。總之：我們雖不能斷定他是否死在七年或八年，或者八年以後若干年，然而有了這個證據，却是可以說：他的死不在萬曆七年以前。

在考證（二）裏面，適之先生說：「花果山是後來小說有的；紫雲洞，後來改為水滸洞了」。在這一點，我們也曾尋出來些跡跡，因為看淮安志的

時候，偶然看見藝文裏面有「朱世臣題雲台山水藤洞」的標題，想到水滸洞是美猴王的發祥地；也

算這部西遊記的出發點，不無研究的價值。於是就加意探訪，果然尋到了水滸洞的去處。

嘉慶海州志，卷第十一，山川：「雒陽登雲台山記……夜半，呼僕夫乘月登山，視日出。山殿東石徑上一里許，泉流成澗，澗中石泉極淺，冬夏不竭，泉甚甘美。云為三元弟兄修真處……」

雲台山，就是揚州。他有許多名字是：「蒼梧山」、「青雲山」、「青嶺頂」、「覆釜山」、「蓬山」、「雲台」等等。晉宋之間，南北相爭，頗為要地，並曾僑置齊魯二州。雲台的名字，是萬曆年間起的。此山是海邊的一個孤島，周圍約有二百餘里。志又稱：

「雲台，向在海中，隸為界外；康熙十六年，奏請復為內地。」

此山的形勢，也似乎花果山的背景。遊覽過此山的吟詠記載，有許多人，我們一看，就可以知道雲台山的價值了。

作賦的：孫斯位，汪枚。作記的：吳進，姚陶。作詩的：蘇斌，劉峻，王時揚，周子德，張一元，黃九章，武尚行，紀映鐘，楊錫祚，張寶鴻，吳恒宜，管韓貞。

「楊柳青」一首，皆與山陽志道相重。今補錄「田園即事」一首於下：

田園即事 吳承恩
大溪小澗雨已過，前村後村花欲迷。老翁打放官社裏，野客當杖官橋西。黃鸝紫燕啼上下，短柳長桑光陸離。山城春酒綠如染，三百青錢誰為攜？

讀王國維先生的「曲錄」 (適)
讀王國維先生曲錄六卷，是風聞書本。今早出門，買得晨風閣叢書，內有曲錄及戲曲考原。我前曾見曲錄內所收曲錄二卷，其不滿意；前次小說月報中讀過的小說一節，始知曲錄本為初讀不完全的稿本，故買此本讀之。

曲錄卷一為宋金雜劇院本，凡九百七十七種，多采自周密的武林舊事及陶宗儀輟耕錄。此外尚有采自錢曾也是園書目之「宋人詞話」十二種，當日猶未知其非戲曲也；至近年江東老學堂得京本通俗小說九種，共四冊，三冊上有錢玉章章，而其中銷新雜劇和馮玉梅團圓兩種即見於戲曲。後新編玉指得書三卷取經詩話，影印行世始知當日「詩話」「詞話」皆是當日平話的種類。錢曾誤列此十二種入戲曲部，王先生沿其誤而不改。以此類推，周陶兩目所列九百餘種中，定有許多不是曲文。其以詞名（如金明池、山

接記 (適)
葉先生供給給我這些好材料，使我十分感謝。他所舉的吳承恩遺詩，也都承他鈔給我了。淮安府志裡「隄上」一首，明詩綜裡

卷二列有主名之元雜劇四百九十六種。卷三列有主名之明雜劇一百五十六種，元明無名氏雜劇二百六十六種，清雜劇有主名的六十九種，無名氏十四種；共五百〇五種。計二卷，可定為元明清三朝雜劇的，共一千〇一種。

計五卷所列，三朝曲本共存三千一百七十八種之目，其全本留傳者，大概只有十之二三了。「正統文學」之書，真對於發書之泰始泉！文學有正統，故人不讀文學；人只認得正統文學，而不認得時代文學。收藏之家，家出千金買一部絕無價值之宋版唐人小集，而不知收藏這三朝的戲曲的文學，豈不可惜！

全本既不可得，則保存一部分精華之各種總集為可貴了。曲錄於此類總集，收集最無條理，又最不完全。不分曲子選本（如太平樂府陽春白雪南北宮詞紀之類）和戲曲總集兩大類，是一短；既說「一人所著總集不錄」，而中多一人的總集，如誠齋樂府，江東白字，是二短。重要選本如楊白夷，竟不會收入，是三短。曲譜中既收那些有曲無白的譜，而反遺去曲白俱全之六也曲譜等，是四短。

此書出版于宣統元年，已近十四年了。這十四年中，戲曲新材料加添了不少。我們希望葉先生能將此書修改一過，於每日下注明「存佚」，那就更有用了。

努力週報的增刊

讀書雜誌

每月第一週出版

8

每月一期。定期努力或
買本期努力的，不另取
費。單買這週刊的，
報價銀元三枚，郵寄大
洋二分。稿件寄北京福
鼓寺八號。

讀梁漱冥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胡適

「我是自己有一套思想，再來看看孔家諸經的；看了孔經，先有自己意見，再來看看宋明人書的；始終拿自己思想作主。」
(本書頁二七九。)

我們讀梁漱冥先生的這部書，自始至終，都該牢牢记得這幾句話，並且應該認得梁先生是怎樣的一個人：他自己說：

「我這個人本來很笨，很呆，對於事情總好發實，總好認真。……我自從會用心思的年齡起，就愛尋求一條道理，最怕聽「無可無不可」的話，所以對於事事都自己有一點主見，而自己的生活行事都牢牢的把定着一條線去走。」(本書自叙)

我們要認得梁先生是一個愛尋求一條「道理」的人，是一個「始終拿自己思想作主」的人。懂得這兩層，然後可以放胆讀他的這部書，然後可以希望領會他這書裡那「真知灼見」的部分，和那礙於主觀成見或武斷太過的部分。

梁先生在第一章緒論裏，提出三個意思。第一，他以此時東方化與西方化已到了根本上的接觸，形勢很迫迫了，有人說這問題不很迫迫，那是全然不對的。(頁四至十一)第二，那些人隨便主張東西文化的調和融通，那種「糊塗，疲緩，不真切的態度，全然不對。」(頁十二至十

八)第三，大家怕這問題無法研究，也是不對的。「如果對於此問題覺得是迫迫，當真要求解決，自然自己會尋出一條路來。」(頁十八至二十)

這三層意思是梁先生著書的動機，所以我們應該先看看這三層的論點如何。
梁先生是「始終拿自己思想作主」，故我們先討論那關於他自己思想的第三點。他說：「我的生活與思想見解是成一個體的。思想見解到那裏，就做到那裏。」又說：「旁人對於這個問題自己沒有主見，並不要緊，而我對於此問題，假使沒有解決，我就不曉得我作何種生活才好！」(頁十九)這種知行合一的精神，自然是我們應該敬仰佩服的。然而也正因為梁先生自己感覺這個問題如此迫迫，所以他才有第一層意思，認定這問題在中國今日果然是十分迫迫的了。他覺得現在東方化受西方化逼迫得緊的形勢之下，應付的方法不外三條路：

- (一)倘然東方化與西方化果真不並立而又無可通，到今日要絕其根株，那麼，我們須要日憂的如何澈底的改革，趕快應付上去，不要與東方化同歸於盡。
- (二)倘然東方化受西方化的壓迫不足慮，東方化雖要翻身的，那麼，與今日之局面如何求其通，亦須有真實的解決，積極的做去，不要作夢發呆，卒致頹廢。
- (三)倘然東方化與西方化果有調和融通之道，那也一定不是現在這種「參用西法」可以算數

的，須要趕快有個清楚明白的解決，好打開一條活路，決不能存變緩的態度。(頁十一)
梁先生雖指出這三條路，然而他自己已認前兩條路；他認前兩條路是主張調和融通的人，說「不知其何所見而云然！」所以我們此時且不談那第三條路。

對於前兩條路，梁先生自己另有一種很奇異的見解。他把東西文化問題寫成下列的方式：東方化還是變遷的拔去，還是可以翻身呢？

接着就是他自己的奇異解釋：
此處所謂「翻身」，不僅說中國人仍舊使用東方化而已；大約假使東方化可以翻身，亦是同西方化一樣，成一種世界的文化——現在西方化所謂科學和德謨克拉克西的色彩，是無論世界上那一地方人皆不能自外的。
所以此刻問題，直截了當的，就是：東方化可否翻身成爲一種世界文化？如果不能成爲世界文化，則根本不能存在。若仍可以存在，當然不能僅使用於中國，而須成爲世界文化。(頁十二)

這是梁先生的書裏的最主要問題，讀者自然應該先把這問題想一想，方才可以在讀下去。
我們再得梁先生這一段話似乎不免犯了攙統的毛病。第一，東西文化問題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決不是「連根拔去」和「翻身變成世界文化」兩條路所能完全包括。至於「此刻」的問題，更有研究雙方文化的具體特點的問題，和用歷史的精神與方法尋求雙方文化接觸的時代如何選擇去取的問題，而不是東方化能否翻身成爲世界文化問題。其次，具體的擇去取，而討論將來翻身的翻身不翻身，便是攙統。第二，梁先生的翻身的

論是根據在一個攙統的大前提之上的。他的大前提是：
凡一種文化，若不能成爲世界文化，則根本不能存在；若仍可存在，當然不能限於一國，而須成爲世界文化。
這種邏輯，是很可驚異的。世界是一個很大的東西，文化是一種複雜的東西。依梁先生自己的分析(頁十三)，一家文化不過是一個民族生活的種種方面。他總括爲三方面：精神生活，社會生活，物質生活。這樣多方面的文化，在這個大而複雜的世界，不能沒有時間上和空間上的個性的區別。在一個國家，倘有南北之分，古今之異，何況偌大的世界？若否認了這種種時間和空間的區別，那麼，我們也可以說無論何種劣下的文化都可成爲世界文化。我們也許可以勸全世界人都點「梅黑暗的油燈」，都用「很笨拙的膠車」，都奉喇嘛教，都行君主獨裁政治；甚至於鴉片，細腰，穿鼻，纏足，如果走進行時，何嘗都沒有世界化的資格呢？就就一種生活或制度的抽象的可能性上看來，幾乎沒有一件不能成爲世界化的。再從反面去看，若明白了民族生活的時間和空間的區別，那麼，一種文化不必成爲世界文化，而自有他存在的餘地。米飯不必成爲世界化，而我們正不妨吃米飯；筷子不必成爲世界化，而我們正不妨用筷子；中國話不必成爲世界話，而我們正不妨說中國話。

所以我們在這裏要指出梁先生的出發點就攙統的毛病，攙統的斷定一種文化若不能成爲世界文化，便根本不能存在；攙統的斷定一種文化若能在存在，必須翻身成爲世界文化。他自己承認是「牢牢的把定一條線去走」的人，他就不知不覺的推想世界文化也是一「把定一條線去走」的。從那個攙統的出發點，自然生出一種攙統的「文化哲學」。他自己推想這世界走的「一條

「上」，現在是西洋化的時代，下去便是中國化。復興成爲世界文化的時代，再下去便是印度化。復興成爲世界文化的時代。(頁二五九以下)這樣「整齊好玩」的一條線，有什麼根據呢？原來完全用不着根據，只須梁先生自己的思想，就夠了。

我並非有意把他們弄得這般整齊好玩，無奈人類生活中的問題實有這三層次，其文化的階級就有這三層折，而古人又恰好把這三路都自己分好走過，所以事實上沒法要他不重走一遭。吾自有見而爲此說，今人或未必見諒，然吾亦豈求諒於今人者？(頁二六一—二二)

是的。這三條路，古人曾分別走過，現在世界要走上三條路了，既不能分別並存，只好輪班挨次重現一次了。這種全盤主觀的文化輪迴說，是無法駁難的。因爲梁先生說「吾自有見而爲此說。吾亦豈求諒於今人者！」

凡過信主觀的見解的，大概沒有不武斷的。他既自有見而爲此說，又自己聲明不求諒於今人，我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他這種勇於自信而傾于武斷的態度，在書中屢次出現。最明顯的是在他引我論淑世主義的話之後，他說：

這條路(淑世主義)也就快完了。……在未來世界，完全是樂天派的天下，淑世主義過去不提，這精神就在，你已不必再精益求精。(頁二五二)

我也明知「精益求精」，所以我沉默了兩年，至今日開口，也不想爲無益之辯論，只希望能指出梁先生的文化哲學是根據於一個很傳統的出發點，而這種傳統的出發點只是梁先生的「宗寧的把定一條線去走」。「愛宗寧一條線道理」的人格表現。用一條線的眼光來看世界文化，故世界

文化也只走一條線了。自己尋得的道理，便認爲「道理」，故說「吾自有見而爲此說」，「你不必精益求精也無益」。

不明白這一層道理的，不配讀梁先生的書。

上文只取了梁先生的緒論和結論的一部分來說明這種主觀化的文化哲學。現在我們要研究他的東西文化觀的本身了。

梁先生先批評許金子馬治、北貽書論東西文化的話。次引陳獨秀論德意志與西塞斯兩位先生的話，認爲很對很好。梁先生雖然承認「西九化即是西塞斯和德意志克拉克西南兩精神的文化」但梁先生自己是走「一條線」的人，總覺得「我們說話時候非雙舉兩可不可，很像沒考究到家的樣子」。所以他還要加一番搭題的工夫，要把德意志兩位先生併到一條線上去，才算「考究到家」了。這兩位先生，若從歷史上研究起來，本來是一條路上的人。然而梁先生並不講歷史，他仍用他自己的思想作主，先隨定「文化」只是一個民族的生活樣子，而「生活」就是「意識」；他有了這兩個絕大的確定，於是得着西方文化的答覆：

如何是西方化？西方化是有意欲向前要求，其其根本精神的。(頁二二二)

我們在這裏，且先把他對於中國印度文化的答覆，也抄下來，好作比較。

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爲調和持中爲其根本精神的。(頁二二一)

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後要求爲其根本精神的。(頁二二二)

梁先生自己說他觀察文化的方法道：

我這個人求哲學問，種種都是妄談，都不免強不知以爲知之。心中所有只是「點佛家的意思，我是不在一點佛家的意思。盡量一切，這觀察文化的方法也別無所本，完全是出於佛家思想。(頁六—五五—二)

我們總括他的說法，淘汰了佛家的術語，大旨如下：

所謂生活，就是現在的我(即是現在的意識)對於前此的我(即是那已成定局的宇宙)之奮鬥。……前此的我爲我當前的「碍」。……當前爲碍的東西是我的一個難題；所謂奮鬥，就是應付困難，解決問題。(頁六四—五)

這點總綱，似乎很平易，然而從這裏發出三個生活的辦法：

(一)向前而要求，就是奮鬥的態度，這是生活本來的路向

(二)對於自己的意思變換，調和，持中；回想的隨遇而安。(頁六九—七十)

(三)轉身向後去要求，想根本取消當前的問題或要求。(頁六九—七十)

依梁先生的觀察，這三條路代表三大系的文化：

(一)西方文化走的是第一條路，

(二)中國文化走的是第二條路，

(三)印度文化走的是第三條路。(頁七二)

以上所引，都是本書第二第三兩章中的。但梁先生在第四章比較東西哲學的結果，又得一個關於三系文化的奇妙結論。他說：(頁二〇六)

一、西洋生活是直覺運用理智的。

二、中國生活是理智運用直覺的。

三、印度生活是理智運用現量的。

「現量」就是感覺。(頁二〇六)，理智就是「比量」，而直覺乃是比量與現量之間的一種「非量」，就是「附於感覺之心主」之受、想、二心所。(頁二〇七)

以上我們略述梁先生的文化觀察。我們在這裏要指出梁先生的文化觀察也犯了傳統的毛病。我們也知道有些讀者一定安伏梁先生抱不平，說：「梁先生分析的那樣仔細，辨別的那樣精微，而你們還要說他籠統，豈非大冤枉嗎？」是的，我們正因爲他用那種仔細的分析和精微的辨別，所以說他「籠統」。文化的分子繁多，文化的原

因也極複雜，而梁先生要把有一大系的文化各包括在一個簡單公式裏，這便是籠統之主。公式越簡單，越簡單，他的籠統性也越大。

我們試先看梁先生的第一串三個公式：

(一)西方化的根本精神是意欲向前要求。

(二)中國化的根本精神是意欲自爲調和持中。

(三)印度化的根本精神是意欲反身向後要求。

這豈不簡單？豈不整齊？然而事實上全不是那麼一回事。西方化與印度化，表面上雖然像一個向前要求，一個向後要求；然而我們平心觀察印度的宗教，何嘗不是極端的向前要求？梁先生曾提及印度人的「百戰不食，投入寒澗，赴火焚灼，赤身裸體，學着牛狗，訖草吃糞，在道上等車來軋死，上山去找老虎。」我們試想這種人爲的是什麼？是向後嗎？還是極端的奔趨向前，尋求那最高的滿足？我們試舉一個例：

釋尊剛於益州城西路首，以布裹左右五指，燒之。……并燒二手。於是積柴於樓上，作乾麻小屋，以油潤之，自以臂挾如麻燥油，赫然火合。於熾盛之中禮拜。比第二拜，身而焦黑，重復一拜，身踏炭上。(胡寅崇正辨，一，二二)

試想這種人，在火燄之中禮拜，在身而焦黑之時，還要禮拜，這種人不是意欲極端的向前要求？梁先生自己有時也如此說：

大家都以爲印度人沒法生活才來出世，像詹姆士所說，印度人胆小不敢奮鬥以求生活，實在閉眼瞎說！印度人實在是有極有勇氣的，他們那樣堅苦不撓，何嘗不是奮鬥？(頁二四八)

是的！印度人也是奮鬥，然而「奮鬥」(向前要求)的態度，却是第一條路。(頁六九)所以梁先生

斷定印度化是向後要求的第三條路，也許他自己有時要說是「實在閉眼瞎說」呢！

以上所說，并非為無益之辯，只是要指出，梁先生的簡單公式是經不起他自己的反省的。印度化與西洋化，表面上可算兩極端了，然而梁先生說他倆都是奮鬥，即都是向前要求。

至於那「調和持中」「隨遇而安」的態度，更不能說那一國文化的特性。這種境界乃是世界各種民族的常識裏的一種理想境界，絕不限制於一民族或一國。見於哲學書的，中國儒家有中庸，希臘有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而希伯來和印度兩民族的宗教書裏也多這種理想。見於民族思想裡的，希臘古代即以「有節」為四大德之一，而歐洲各國都有這一類的民話。至於詩人文學裡，「知足」「安命」「樂天」等等更是世界文學裏極常見的話，何況是陶潛白居易獨佔的美德？然而這種美德始終只是世界民族常識裡的一種理想境界，無論在那一國，能實行的始終只有少數人。梁先生以為：

中國人的思想是安分知足，寡欲攝生，而絕沒有提倡要求物質享樂的；却亦沒有印度向禁欲思想。不論境遇如何，他都可以滿足安受，並不一定要求改造一個局面。

(頁八四)

梁先生難道不睜眼看古往今來的多妻制度，娼妓制度，整千整萬的提倡醇酒的詩，整千整萬的維禱子的詩，金瓶梅與品花寶鑑，壯陽酒與春宮秘戲圖？這種東西是不是代表一個知足安分寡欲攝生的民族的文化？只看見了陶潛白居易，而不看見無數的西門慶與秦十一；只看見了陶潛白居易詩裡的樂天安命，而不看見他們詩裏提倡酒為聖物而醉為樂境，——正是一種「要求物質享樂」的表示：這是不負責任梁先生的。

以上所說，並不是有意吹毛求疵，只是要指出梁先生發明的文化公式，只是閉眼的瞎說話。

全無「真知灼見」。他的根本缺陷只是有意要將一樁簡單公式，而不知簡單公式決不能簡單一大系的文化。如果只有分析辨別的形式，而實在都一推搡就話。

我們再看他那第二串的三個公式：
(一)西洋生活是直覺運用理智。
(二)中國生活是理智運用直覺。
(三)印度生活是理智運用現量。
這更是荒唐不通了。梁先生自己說：

現量、理智、直覺，是構成知識的三種工具。一切知識都是由這三種作用構成。雖然各種知識所含的三種作用有成分輕重的不同，但是非要具備這三種作用不可，缺少一種就不能成功的。(頁九六)

單用這一段話，已可以根本推翻梁先生自己那三個公式了。既然說，知識非具備這三種作用不可，那麼，也只是因為「各種知識」的性質不同，而成分有輕重的不同；何至於成為三種民族生活的特異公式呢？例如詩人賞花玩月，商人精於計算，罪人鞭背打屁股，這三種經驗因為性質不同，而有成分的輕重，前者偏於直覺，次者偏於理智，後者偏於現量，那是可能的。但人腦的構造，無論在東在西，決不能因不同種而有這樣的大差異。我們可以說甲種民族在某個時代的知識方法比乙種民族在某個時代的知識方法精密的多；正如我們說近二百年來的西洋民族的科學方法大進步了。這不過好像我們說漢儒迂腐，宋儒稍能疑古，而清儒治學方法最精。這不過是時間上，空間上的一種程度的差異。梁先生太熱心尋求簡單公式了，所以把這種歷史上程度的差異，認作民族生活根本不同方向的特徵，這已是大錯了。他還更進一步，憑空想出某民族生活是某種作用

運用某種作用，這真是「玄之又玄」了。試問直覺如何運用理智？理智又如何運用直覺？理智又如何運用現量？這三個問題，只有第一問梁先生答的稍為明白一點。他說：

一切西洋文化悉由觀念證明我向前要求而成。這「我」之認識，皆覺所不能為，理智所不能為，蓋全出於直覺所得。故此直覺實居主要地位；由其意識，才奔着去求，而理智則其求時所用之工具，所以我們說西洋生活是以直覺運用理智的。讀了幸甚。

會其意而無以詞答。(二〇七)

梁先生也知道我們不能懂一種玄妙的話，故勸我們「會其意而無以詞答」。但我們實在無法會其意！第一，我們不能承認「我」之認識全出於直覺所得。哲學家也有種種妙論的；但我們知道西洋近世史上所謂「我」的發現，乃是一件極平常的事件，正如黑曲思里裏的小尼姑的春情發動，不願受那尼庵的「非」生活了，自然逃下山去。梁先生若細讀這一齣「我」的發現的妙文，或英國詩人白朗吟 (Keats) 的 "Tintern Abbey" 便可以知道這裏面也有情感，也有理智，而現量(或覺)實居主要。第二，即使我們閉眼承認「我」之認識由於直覺，然而「我」並不即等於直覺；正如哥倫布發現美洲，而美洲並不等於哥倫布。故「我」之認識由於直覺，一句話，即使不是瞎說，也決不能引出一而雙運用理智」的結論。

此外，梁先生解釋「理智運用直覺」一段，我老實承認全不懂得他說的什麼。幸而梁先生自己承認這一段話是「很拙笨不通」(頁二〇九)否則我們只好怪自己拙笨不通了。

最後，梁先生說「理智運用現量」一層，我們更無從索解。佛教的宗教部分，固然是情感居多，然而佛家的哲學部分却明明是世界上最精深的理智把戲。梁先生自己也會說：

在印度，那因明學唯識學乘一種嚴刻的理智。

何以此刻(頁二〇九)只說印度生活是「理智運用現量」呢。梁先生的公式然，使他想到處尋求那簡單的概括公式，往往不幸使他陷於矛盾而不自覺。如上文梁先生既認印度化為奮鬥，而仍說他是向後要求。如這裏梁先生既認印度的因明唯識為科學的路，而仍說他派人入第三個公式「整齊好玩」則有餘了，只可恨那整齊多方的文化是不肯服服帖帖叫人整齊整齊好玩的公式裏去的。

我們現在要對梁先生提出一點根本的忠告，就是要把文化何以能裝入簡單整齊的公式裏去。梁先生自己也會說過生活就是現量的我對宇宙的奮鬥。「我們對生活無時不用力，即是無時不奮鬥。奮鬥為目的東西是我的一個難題；所謂奮鬥就是應付困難，解決問題。」(頁六四)當梁先生說這話時，他並不會限制他的適用的區域。他說：

差不多一切有情——生物——的生活，都是如此，並不單是人類為然。(六五)

我們很可以用這一點做出發點：生活即是應付困難，解決問題。而梁先生又說：

文化並非別的，乃是人類生活的樣法。

這一句話，我們也可以承認。(梁先生在這裏又把文化和文明分作兩事，但那個區別是不能自圓其說的，況且和梁先生自己在頁十三上說的話互相矛盾，故我們可以不理他這個一時高興的辨析。)梁先生又說：

奮鬥的態度，遇到問題都是對於前面去下手……改造局面，使其可以滿足我們的要求：這是生活本來的路向。(六九)

這也是我們可以承認的。但我們和梁先生攜手同行到這地步，就不能不分手了。梁先生走到這裏，忽然根本否認他一向承認的「一切有情」都不能違背的「生活本來的路向」！他忽然說中國人和印度人的生活是不走這「生活本來的路向」的！

這一句話，我們也可以承認。(梁先生在這裏又把文化和文明分作兩事，但那個區別是不能自圓其說的，況且和梁先生自己在頁十三上說的話互相矛盾，故我們可以不理他這個一時高興的辨析。)梁先生又說：

他忽然把把把一切有情都是如此的生活... 本路讓與西洋人去翻翻！梁先生的根本錯誤就在...

我們的出發點只是：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樣法... 而民族生活樣法是根本大同小異的。為什麼...

只有幾種可能：雜交，一夫多妻，一妻多夫... 一妻：大家族或家庭，宗子繼承產業或諸子均...

至於文學與藝術的可能方式，也不能不受限制... 有韻與無韻，表現與象徵，人聲與樂器，色彩是...

能解決的。政治史上，歐洲自希臘以至今日... 印度自吠陀時代以至今日，中國自上古以至今日...

在乙民族則上古與近代都會採用；或某種制度... 例如封建制度）在甲國早就消滅了，而在乙國則...

至最近世還不會剷除。又如思想史上，這三大系... 的民族都會有他們的光明時代與黑暗時代。思想...

心理。這個時代，梁先生也承認是「嚴刻的理智... 態度，走科學的路」。但回教不久征服印度了，...

如墨家的成績，梁先生也不能不認為「西洋適例... 」。第一（頁一七四）然而久長的戰禍，第一個統一...

疑古，小心的考證，十分明顯的表示一種「嚴刻... 的理智態度，走科學的路」。這個風氣一開，中間...

見太深，凡不合於他的成見，他即視為「化外... 」。故孔孟先後並起，而梁先生忍心背理的說...

孔子代表中國，而墨子則西洋適例！（頁一七... 四）故近世八百年的學術史上，他只想「晚明...

科學方法在中國簡直沒有。（頁八六）... 究竟是真沒有呢？還是被梁先生騙為「化外」了...

我們承認那「有限的可能說」，所以對於各... 民族的文化不敢下籠統的公式。我們承認各民族...

歷史的真相來說明：我們只可以說歐洲民族在這... 三百年中，受了環境的逼迫，趕上了幾步，在征...

大過了。當初歐洲人的環境和問題現在又來... 了。將來中國和印度的科學化與民主化...

是無可疑的。他們的落後，也不過是因為缺乏... 那些逼迫和環境的問題，並不是因為他們...

中國人不是同西方人走一條路線，因為走... 的慢，比人家慢了幾十里路。若是同一路...

（頁八四）... 不會走到那西方人所達到的地點上去的！...

也可以以民治化。他並且預言全世界西方化之後... 還可以用中化，還可以印度化。如此說來，文...

在應該「排斥印度的態度，絲毫不能容留」一節... 十二、三、二十八。

讀書雜誌

每月第一週出版

黃梨洲朱舜水乞師日

本辯

梁啟超

梨洲乞師日本說，首倡者為金謝山。其所撰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云：

「己丑，……公副調公京第乞師日本，抵長崎，不得請。公為賦式微之意以感將士。」（原注云：是馮公第二次乞師事。）

謝山更於碑文後自跋云：

「公有日本乞師記，但載馮侍郎奉使始末，而於己無預。諸家亦未有言公曾東行者。乃避地賦則有曰：『歷長崎與薩斯瑪分，方粉飾夫隆平。招商人以書船兮，七昱綠於東京。』（粵雅堂本文雷南定作『七錄釋於東京。』）韓字當為韓字之誤。康熙後諱韓改為昱，又說錄為綠，又錯倒之，故此句不可讀矣。」予既悉其改移兮，日者亦言帝殺夫青龍。返節而西行兮，胡為乎泥中。」則是公避地賦以行而後諱之。顯略見其事於賦。予以問公孫千人，亦愕然不知也。事經百年，乃始考得之。

謝山以考得此事自詫。其實誤也。馮濟仲乞師是丁亥年事，避地賦所叙是甲申年事。賦中上文云：

「彼南京之願履兮，曾不憤孔王之恩。我亦何罪何辜兮，竊獨推此橫流。榜朝堂而名播兮，圍門闕以戈矛。令無伏狀之泣兮，友辭復壁之收。而乃避地於口口原兮，曠日月之出沒。……越長崎與薩師瑪兮……」

每月一期。定期努力或買本期努力的，不另取資。單買這個增刊的，報價銀元三枚，郵寄大洋二分。稿件寄北京鐘鼓寺八號。

己丑多，則曾派徵招搖之舉也。諸仲並無兩次東行之事。謝山謂有兩次，不知指乞師記所記為第二次耶？抑乞師記以後別有一第二次耶？玩碑文後語詞意，似謂乞師記中曾言梨洲所親歷而自述之，此與事實大謬。諸仲奉命當丁亥，其時魯王在閩，梨洲在浙。已丑七月魯王次健跳，梨洲始奔赴行在。不應兩年前有奉使事而使還又不復命也。然謝山碑文敘此事於己丑而注云第二次則又似謂乞師記後別有一次此亦與事實謬也。梨洲在健跳，因見諸將之驕橫無可為，且清廷方思劫質其母，於八月間陳情乞歸，謝山既詳述之矣。（此文云「時諸帥之悍，甚於方王，文臣稍異同其間立致禍。……公之從亡也，太夫人尚居故里。而中朝詔下以勝國遺臣不願命者錄其家口以聞。公聞而歎曰，方寸亂矣，吾不能為妾伯約矣。乃陳情監國得請變姓名間行歸家。吳公鍾鑾掉三板船送之二十里外。啟超案鍾鑾以是年八月殉難。故知梨洲去健跳在八月前。」）既以將母告歸，僅一二月又起而奉使，梨洲何輕於去就乃爾耶？再者：馮濟仲戊子己丑庚寅三年間始終在四明山杜興薛興等地方與王翊相犄角，庚寅十一月殉難。其事蹟具見梨洲之四明山寨記思舊錄海外勸獎記。無緣於己丑冬更有二次奉使事。諸仲非不解事者，又豈有於長崎望哭之後更忍再辱耶？故知謝山第二次乞師說決無稽，而梨洲始終未與茲役也。

先歸。之虛留而師不果出。」此文所記年月，完全顛亂。諸仲乞師之舉，主持者為黃斌卿，固事實也。然事在諸仲入四明前之三年。諸仲在山寨與王翊共事時，斌卿已為張名振所殺。其年月可稽諸行朝錄也。乞師之役，留而不歸者為黃孝卿，孝卿悍勇之弟，不識國耻為何事，在長崎縱酒狎妓，為日人所侮（見乞師記）烏得以此汚舜水耶？舜水遭國變後，最初十年來往於日本安南。而在安南之日為尤多。（其間常常歸國，又不待言。）其安南供役紀事一書，為丁酉年所著。中云：

此文所紀為避仇亡命時情事其明。蓋福王立南都，馬阮當國，製節編錄以羅織東林復朝，梨洲實其所必欲得而甘心者。謝山叙此事云「公等備備不保。勳帖尚未出而大兵至，得免。」一若梨洲彼時尚安然在里閩，託清兵以至於難。讀避地賦乃知以亡命海外獲全，可補爾時一段史料也。謝山因日本乞師記言長崎薩師瑪，忽生聯想的錯覺，混為一談。殊不知與之東行，後於五年。馮島至長崎，且未嘗登岸。（梨洲海外勸獎記於丁亥六月下記云「御史馮京第乞師日本。……日本新遣外國之侮，聞外國人至，一切不聽登陸。京第至遙望而哭」日本乞師記云，先是日本絕西洋人往來。……西洋人復仇，大船載砲而來，與日本為難。日本請解始退。退一日而京第至。……京第即於舟中朝服哭拜不已。」據此知諸仲確未登陸。所以然者，實由日本新值外難。故五年前梨洲亡命時，尚得遊行內地，而諸仲獨見拒也。）

黃則直到東京，且歷其街市觀其風俗。（避地賦「七錄釋於東京」下尚有四句云：「金石古奇器兮，比戶能辨其質真。華堂隔以綾幔兮，月夜而琴瑟管之齊鳴。」可見梨洲曾登陸且探訪頗周。）兩事絕不相蒙。安得謂黃從馮遊而自諱之乃別見其事於賦耶？且梨洲行朝錄於已所歷一無所諱，何為面諱此事耶？

「中國折柱映維，天傾日環，不甘強髮從虜。逃避貴邦，至今一十二年。」

「彼南京之願履兮，曾不憤孔王之恩。我亦何罪何辜兮，竊獨推此橫流。榜朝堂而名播兮，圍門闕以戈矛。令無伏狀之泣兮，友辭復壁之收。而乃避地於口口原兮，曠日月之出沒。……越長崎與薩師瑪兮……」

「來此七年，憂辱百端。……故敢味死上書，惟閣下裁擇而轉達之執政，或使徐留督長崎，為管何所，以取進止。或附船往東京交趾以聽後命。」揭中尚云「諭之師友三人或聞室自焚或賦詩臨刑，無一存者矣。」案所謂師友三人者，指王翊與鍾鑾朱永祜。三人皆死於庚寅年。知此揭當作於辛酉，距甲申國變恰七年，故云來此七年。」

據此可知舜水當甲申後已往日本，然始終不克在彼居住仍以在安南之日為多。丁亥諸仲奉使時，雖未審舜水在何地，然其偕行之跡，則一無可尋也。至諸仲在王翊軍中時，舜水則在舟山。其祭王侍郎文云：「諭去舟山未盈月而先生死矣。」然則其時安得有諸仲東行事更安得舜水與偕耶？乞師之是非，別一問題，其有無不足為梨洲舜水榮辱。惟茲事幾成歷史上懸案，而遽於事實乃如彼，故不可以無辨。海東逸史不知何許人，日本人今非弘濟安積覺者，舜水親炙弟子也。其所撰舜水先生行實，即不虛此事，可謂傳信。獨惜以金謝山之流傳綜駁而有此失，吾用是益感治史之不易也。

馮濟仲乞師日本有兩次，亦謝山臆造也。據海外勸獎記及乞師記，則乞師前後凡三次。第一次在乙酉冬，為周鶴芝所遣使。第二次即丁亥六月，馮京第及黃孝卿副安昌王恭親行。第三次在

馮濟仲乞師日本有兩次，亦謝山臆造也。據海外勸獎記及乞師記，則乞師前後凡三次。第一次在乙酉冬，為周鶴芝所遣使。第二次即丁亥六月，馮京第及黃孝卿副安昌王恭親行。第三次在

馮濟仲乞師日本有兩次，亦謝山臆造也。據海外勸獎記及乞師記，則乞師前後凡三次。第一次在乙酉冬，為周鶴芝所遣使。第二次即丁亥六月，馮京第及黃孝卿副安昌王恭親行。第三次在

馮濟仲乞師日本有兩次，亦謝山臆造也。據海外勸獎記及乞師記，則乞師前後凡三次。第一次在乙酉冬，為周鶴芝所遣使。第二次即丁亥六月，馮京第及黃孝卿副安昌王恭親行。第三次在

馮濟仲乞師日本有兩次，亦謝山臆造也。據海外勸獎記及乞師記，則乞師前後凡三次。第一次在乙酉冬，為周鶴芝所遣使。第二次即丁亥六月，馮京第及黃孝卿副安昌王恭親行。第三次在

馮濟仲乞師日本有兩次，亦謝山臆造也。據海外勸獎記及乞師記，則乞師前後凡三次。第一次在乙酉冬，為周鶴芝所遣使。第二次即丁亥六月，馮京第及黃孝卿副安昌王恭親行。第三次在

到這處。或者讀者走到這處，再回頭望望，對於這一個科學大綱的「行路指南」，不至於不生感謝之心罷。」他的意思，不是要大家把他的書當成一個引導者，看了之後，還要自行研究，不願大家看了他的書就以爲已足。每篇的後面，附了一些參考書的目錄，也是這個作用。這是他這部書比一般通俗科學不同的地方，也是他的優勝地方。至於他的文學的闡發，和圖畫的美多，在我們沒有博物館與研究所的國裡，也有重要的價值。但這是自目共賞的，我們不必多說了。

在此書的發端，作者引萊勃理慈(Laibnitz)的話「智識愈進步而縮爲小冊子的可能性愈大」，來作自己著書的根據。我們相信萊勃理慈的話，含有大部分真理；我們相信這四冊一千二百頁的小冊，都是壓縮了的智識。希臘人的名言說「智識即權力」。我們開智識饑荒的智識階級，現在不能藉口說無書可看了。

(附注)科學大綱原文在英國出版後，兩月之間，翻印到八版。日本也有譯本。我國商務印書館譯出，已出第一冊。譯文印刷，在吾國出版界中，實算得未曾有。十二，四，二十七。

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

顧頌剛

我二年以來，蓄意要辨論中國的古史，比這更進一步。拙述的「時」論雖是一部極偉大又極細密的著作，我是對應莫及的。我自知要好好的讀十幾年書，才可追上他。但他的著作有二點我是覺得不滿意的。第一點，他著書的目的是要替古人揭出他們的罪過王功，辨爲只是手段。他只知道戰國以後的話足以亂古人的真，不知道戰國以前的話亦足以亂古人的真。他只知道辯論的話是有意裝點古人，不知孔門的話也是有意裝點

古人。所以能只是儒者的辨古史，不是史家的辨古史。第二點，他從古書上直接整理出古史路來，也不是妥當的辦法。因爲古代的文獻可徵的已很少，我們要否認僞史是可以比後各書而判定的，但要承認僞史便沒有實際的証明了。拙述相信經書即是信史，拿經書上的話做標準，合的爲真，否則爲僞，所以整理的結果，他承認的史蹟亦頗楚楚可觀。但這在我們看來，終究是立脚不住的。因爲經書與傳記只是時間的先後，並沒有截然不同的真僞區別；假使在經書之前還有書，這些經書又要降傳記了。我們現在既沒有「經書即信史」的成見，所以我們要辨明古史，看史蹟的整理還輕，而看傳說的經歷却重。凡是一件史事，應看牠最先是怎样，以後逐步逐步的發展是怎样。我們既沒有實物上的証明，單從書籍上入手，只有這樣做才可得一確實的整理，才可盡我們整理的責任。

我理想做一篇「屏棄地造成的中國古史」，把傳說中的古史的經歷詳細一說。這有三個意思。第一，可以說明「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如這封信裏說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時有堯舜，到戰國時有黃帝神農，到秦有三皇，到漢以後有盤古等。第二，可以說明「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如舜，在孔子時只是一個無爲而治的聖君，到堯舜就成了一個「家齊而後國治」的聖人，到孟

子時就成了一個孝子的模範了。第三，我們在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狀況。我們即不能知道東周時的東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戰國時的東周史；我們即不能知道夏商時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東周時的夏商史。

但這個題目範圍太大了，像我這般沒法做專門研究的人，簡直做不成功。因此，我想分了三個題目做去：一是戰國以前的古史說，二是戰國時的古史說，三是戰國以後的古史說。後來又覺得這些題目的範圍也廣，所以想一部書一部書的做去，如詩經中的古史，周書中的古史，論語中的古史……我想若一個月讀一部書，一個月做一篇文，幾年之後自然也漸漸地做成了。拙述的學力我固是追不到，但換了一個方法做去，也足以補他的缺憾了。

這回適之先生到上海來，因爲不及做讀書雜誌的文字，囑我寫做一篇。我當下就想做一篇論語中的古史，因爲材料較少，容易做成。但今天一動筆之後，又覺得趕不及，因爲單說論語自是容易，但若不與他書比較看來，就顯不出牠的地位，而與他書一比較之後，範圍又大了，不是一二天內所得出的。因此，想起我前兩月曾與玄同先生一信，論起這事，固然是信筆寫下，但也可說出一點大綱。所以就抄這信稿抄在下面，做我發表研究的起點。我自己知道既無學力，又無時間，說不上研究；只希望因了發表這稿，引起了閱者的教導和討論，使我可以把這事上軌道去做，那真是快樂極了！

十二，四，二十七。

玄同先生：
(上舉)
先生囑我爲國學季刊作文，我也久有這個意思。我想做的文是屏棄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現在先對先生說一個大意，——我這些意思從來沒有寫出，這信恐寫得凌亂沒有條理。
我以為自西周以至春秋初年，那時人對於古代原沒有悠久的推測。商頌說，「天降玄鳥，降而生商。」大雅說，「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又說，「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可見他們只是把本族形成時的人作爲始祖，並沒有很遠的始祖存在他們的思想。他們只是認定一個民族有一個民族的始祖，並沒有許多民族公認的始祖。

但他們在始祖之外，還有一個「禹」。商頌長發說：「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禹的見於載籍以此爲最古。詩書裏的「帝」都是上帝（帝堯帝舜等不算，詳見後）。商書裏可疑的只有一個帝乙，或是殷商的後王尊他的祖，看他和帝一樣，加上的尊號，也說不定。一貫詩的意思是說商國的建國是上帝所立的。上帝建商，與禹有什麼關係呢？看這詩的意義，似乎在洪水芒芒之中，上帝叫禹下來布土，而後建商國。然則禹是上帝派下來的神，不是人。小雅詩中有「安天疾威，敷于下土」之句。可見「下土」是對「上天」而言。

商頌說「上帝」的考定，是西周中葉宋人所作的《樂詩》說「商頌下」。這時對於禹的觀念是一個神。到魯僖公時，禹確是人。《禮記》說「是生后稷……俾民稼穡……奄有下土，繼禹之緒」。按，生民爲後稷最詳，但只有說他受上帝的保衛，沒有說他「繼」某人的「緒」。因爲照生民作者的意見，後稷爲始事種植的人，用不到繼前人之業。到周宮作者就不同了，他知道禹爲最古的人，後稷應該繼他的功業

在此，可見生民是西周作品，在殷之前，這不會有禹一個觀念。(這詩的意思，禹是先「奄有下土」的人，是后稷之前的一個國王；后稷是後起的一個國王。他為什麼不說后稷黃帝而說，那時候最古的人王(有天神性的)只有禹，所以說后稷是禹之緒了。商族認禹為下凡的天神，周族認禹為最古的人王，可見他對於禹的觀念，正如現在人對於盤古的觀念一樣。

在這上，我們應該注意的「禹」和「夏」並沒有發生了什麼關係。一方面說，「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一方面又說「章顯既伐，昆吾夏桀」，若照後來人說禹是桀的祖先，如何商國對於禹既感他敷土之恩德，對於禹的子孫就會翻臉殺伐呢？按長發云，「玄王桓桓，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又云，「柏土烈烈，海外有載」，是商在湯以前國勢本已發達，到湯更能壯一番武功，把章、頓、昆吾、夏桀打倒罷了。禹是他們認為開天闢地的人，夏桀是被湯征伐的一個，他們二人毫不相干，很是明白。

至于禹從何來？禹與桀何以發生關係？我以為都是從九鼎上來的。禹，說文云，「蟲也，從內，象形」。內，說文云，「獸足跡地也」。以蟲而有足跡地，大約是蜥蜴之類。我以為禹是九鼎上的一隻動物，當時鑄鼎象物，奇怪的形狀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動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數士的樣子，所以說他是開天闢地的人。(伯祥云，禹或即是龍，大禹治水的傳說與水神龍子事恐相類)。流傳到後來，就成了真的人王了。九鼎是夏鑄的，商滅了夏搬到商，周滅了商搬到周。當時不過因為他是寶物，所以搬了來，並沒有多大的意味；但經過了長時間的保存，大家對他有

了傳統的觀念，以為凡是與國都應取九鼎為價物，正如後世的傳國璽一樣。有了傳統的觀念，子是要追溯到以前的統，知道周取自商，商取自夏，自然夏商周會聯成一系。成了一系，于是商湯不自然不做夏桀的臣子，周文王不自然不做殷紂的臣子了。他們追溯到禹出於夏，就以禹為最古的人，應做夏的始祖了。(書中最早把「夏」禹二字聯屬成文的，我尚沒有找到。)

東周初年只有禹，是從詩經上可以推知的；東周的末年更有堯舜，是從論語上可以看到的。(堯舜的故事從何時起，這個問題很難解決；左傳是戰國時的著作，尚書中的堯典，陶單誤也靠不住；論語較為可靠，所以取了牠。)論語中二次連稱堯舜(堯舜其猶病諸)，一次連稱禹舜(堯舜乎禹之有天下也)，又接連堯舜禹舜禹(大哉堯之為君！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禹吾無間然矣)，可見當時確以為堯舜在禹之前。於是禹之前，有更古的堯舜了。但堯與舜，舜與禹的關係，還沒有提起，或者當時人的心目中以為各隔數百年的古王，如禹和湯，湯和文武之類，亦未可知。(論語堯曰：雖欲明他們的傳授關係，但論語經傳述的考定，自季氏至堯曰五篇，是後人插入的。堯曰篇的首章，在文體上很可見出有堯古的樣子，在宗旨上很可見出兼著「王道」和「道統」兩個主張，是戰國時的儒家面目。)

在論語之後，堯舜的事蹟編造的完備了，於是堯典、陶單談，禹貢等篇出現。有了這些書，於是堯舜有翁婿的關係，舜與禹有君臣的關係了。堯典的靠不住，如梁任公先生所舉的「惟夷摯夏」、「金作股刑」都是。即以詩經言之，閟宮說后稷「奄有下國」，明明是做國王，惟郊說成舜的臣子，(后稷的「后」字，原已有國王之義，堯典上舜對稷說「汝后稷」，實為不辭。)

閟宮說后稷「續禹之緒」，明明是在禹後，卻說是舜的同官。又以論語言之，(1)論語上門人問孝的很多，舜既「克諧以孝」何以孔子不舉他做例？(2)論語上說「舜有臣五人」，何以堯典上會有九人？堯典上既有九人，各司其事，不容偏廢，何以孔子單單說取了五人？(3)南宮适說「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可見禹稷都是有天下的，為什麼堯典上都是臣而非君？(4)孔子說舜「無為而治」，堯典上說他「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又說他「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不相衝突嗎？這些問題，都可以證明堯典出於論語之後。(我意，先有了論語的學說，而後有堯典陶單談出來，當作神蹟的實證。神蹟之說是儒家本了尊賢的主義鼓吹出來的。)作論語時，對於堯舜的觀念還是空空洞洞，只推算他們做兩個道德最高，功績最大的古王；作了堯典等篇，於是堯舜的「文章」都有實事可舉了。

從戰國到西漢，偽史充分的創造，在堯舜之前更加上了多少古皇帝。於是春秋初年號為最古的禹，到這時真是近之又近了。自從秦靈公於吳陽作上時，祭黃帝，(見漢書郊祀志。秦國崇奉的神最雜，名目也最詭；秦文公夢了黃地作鄆時，拾得了一塊石助作陳寶祠，實在這是拜物教的黃帝之祀起于秦國，說不定黃帝即是「黃龍地蟻」之類)經過了方士的鼓吹，於是黃帝立在堯舜之前了。自從許行一輩人抬出了神農，於是神農在黃帝之前了。自從易經辭抬出了庖犧氏，於是庖犧氏又在神農之前了。自從李斯一輩人說「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於是天皇、地皇、泰皇更立在庖犧氏之前了。自從是沒有一個人不是黃帝的子孫了。自從春秋命歷序上說「天地開闢，至春秋獲麟之歲，凡二百二十六萬年」，於是天皇十二人各立一萬八千歲了。自從漢代交通了苗族，把苗族的始祖傳了過來，於是盤古成爲開天闢地的人，更在天皇之前

了。時代越後，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雜，知道的古史越多。沒聽說「譬如精新，後來居上」，這是造史很好的比較。看了這些胡亂造史的史，堯典那得不成了信史！但看了詩經上確確的史，更那得不懷疑商以前的史呢！

這些意思如果充分的發揮，準可著成數十卷書。古代的史家得住的有幾，惟述所謂「信」的又何嘗是信！即如后稷，周人自己說他們的祖，但有無是人也不得而知。因為在詩經上看，很可見出商的民族重遊牧，周的民族重耕稼，所謂后稷，也不過因為他們的耕稼爲生，崇德報功，追尊創始者的稱號。實際上，周人的后稷和許行的神農有什麼分別？這兩個倡始耕稼的古王，很可見得造史的人的重複。他們造史的人為什麼要重複？原來禹的上面堆積的人太多了，后稷的地位不尊重了，非得另創一個神農，許行一輩人就不足以資號召了！

(下略) 頤剛敬上。十二，二，二十五。

附啓
玄同先生：
這封信發後，沒有接到回覆，使我記挂得很：不知道先生的沒空呢？還是這封信沒有討論的價值呢？上一次和先生討論論語上的堯舜伯夷以後，先生說覆信已經寫了十六張，還沒有寫完。不知道到現在已經寫完了沒有？如能寫完了寄給我，或在努力上回覆我，不勝感盼之至！

在歌戈魚虞模古韻考上，讀到先生的跋。跋上說，「許慎的說文是一部集偽古字，偽古義，偽古禮，偽古制和偽古說之大成的書」，我很希望先生有辨說文的文字發表。

前月把呂刑與堯典對看，又得了一個對子苗族的傳說的變遷。今天不及寫，下面詳告。

頤剛附啓。十二，四，二十八。

這封信發後，沒有接到回覆，使我記挂得很：不知道先生的沒空呢？還是這封信沒有討論的價值呢？上一次和先生討論論語上的堯舜伯夷以後，先生說覆信已經寫了十六張，還沒有寫完。不知道到現在已經寫完了沒有？如能寫完了寄給我，或在努力上回覆我，不勝感盼之至！

在歌戈魚虞模古韻考上，讀到先生的跋。跋上說，「許慎的說文是一部集偽古字，偽古義，偽古禮，偽古制和偽古說之大成的書」，我很希望先生有辨說文的文字發表。

前月把呂刑與堯典對看，又得了一個對子苗族的傳說的變遷。今天不及寫，下面詳告。

頤剛附啓。十二，四，二十八。

讀書雜誌

10

每月一期。定期努力或買本期努力的，不另取費。單買這個增刊的，報價銀元三枚，郵寄大洋二分。稿件寄北京鐘鼓寺八號。

答顧頡剛先生書

錢玄同

顧剛先生：
一九二二年二月中答先生的信，寫了十幾張，尚未寫完（即此次來信中所謂「寫了十六張」的），一攔就是一年多！一九二三年二月中先生與我論古史的信，又整整的隔了三個多月了！我對於辨偽問題，是極喜歡討論的，每得來信，總是高興得很，總想立時就寫很長的答信；無奈心緒太亂了，有了意思，往往寫不下去，以致屢寫屢擱。今天無論如何，一定捺住野性，硬着頭皮，來寫答信；去年那封「未完」的信，就將牠刪繁就簡，消納在此信之中。

先生所說「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一個意見，真是精確絕倫。舉堯、舜、禹、稷，及三皇，五帝，三代相承的傳說為証，我看了之後，惟有欣喜贊歎，希望先生用這方法，常常考查，多多發明，廓清雲霧，斬盡葛藤，使後來學子不致再為一切偽史所蒙。我從前以為堯舜二人一定是「無是公」，「烏有先生」。堯，高也；舜，借為「俊」，大也（山海經的大荒東經作「帝俊」）；「堯」的意義，就和「聖人」「賢人」「英雄」「豪傑」一樣，只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稱而已。中國的歷史應該從禹說起。各教都有「洪水」的傳說，想來是實有其事的；大概洪水以前便全無歷史可稽了。堯舜這兩個人，是周人想像洪水以前的情形而造出來的；大約起初是民間的傳說，後來那班學者便利用這兩個假人來「託古改制」。這類把戲，其實早被韓非戳破了，只因秦漢以後的學者太無見識，糊里糊塗的相信這是真人真史

直到康有為作孔子改制考，才把牠弄明白了。今讀先生之論，證以長發和闕宮兩詩，方知這高這個人也是很可疑的了。王靜安說商頌是西周中葉宋國人的作品，此說我不以為然。王氏不信衛瓘序以商頌為商詩之說，固然不錯；以「景山」及人名，地名，用語，稱名等等證明他是宋詩，尤為卓識。但王氏所舉與商頌「詩句相襲」的「葛藟，陽桑，石鼓文，雲漢，燕民，常武，江漢，采芣諸周詩，雖說以為宣幽時代的作品，然我却不致貿然相信；況王氏又說，「其為商頌與風雅，抑風雅襲商頌，或二者均不相襲而用當時之成語，皆不可知」，則王氏未嘗以此等詞句相像為商頌是而周詩之說。但王氏又說，「魯頌之襲商頌，則灼然事實。夫魯之于周，親則同姓，尊則王朝，乃其作頌不舉周頌而舉商頌，蓋以與宋同為列國，同用天子之禮樂；且商頌之作，時代較近，易于摹擬故也」；因此斷定「商頌蓋宗周中葉宋人所作以祀其先主，正考父獻之于周太師，而太師次之于周頌之後，逮魯頌既作，又次之於魯後」。他這種證據是不能成立的。他說魯頌襲商頌之為「灼然事實」，太概是根據法言「公子奚斯背晡正考父矣」一語，所以他說定魯頌「祖徠之松，新甫之柏」是擬商頌「陟彼景山，松柏丸丸」。但樹木這種話實在沒有做証據的價值。其他什麼「同為列國」，什麼「同用天子之禮樂」，什麼「時代較近」，更是臆測無據之談。蓋王氏雖不信衛序，但極信闕語「正考父校（王氏讀為「效」，解為「獻也」）商頌于周太師」之說。我却以為闕語這句話也不可輕信；因為用了「太師」啊，「校」啊，這些字樣，很有漢朝

人的色彩。據我看，這是史記說商頌是宋襄公時的詩的話比較的近情。因為商頌中誇大之語甚多，極與魯頌相像。魏源詩古微因魯頌闕宮有「刑舒是德」及商頌殷武有「布伐荆楚」之語，說「召陵之師，為中夏攘楚第一舉，故魯僖宋襄歸修厥績，各作頌詩，薦之宗廟」，其說似乎有理。這有一層，商頌文字筆非常之暢達，實在不像東周以前的作品。我這意見，雖與王氏不同，然對於先生「商頌為下凡的天神，周族認禹為最古的人王（有天神性的）」這個意見並無衝突。而且我這種講法，與先生所說「可見生民是西周作品，在長發之前，還不會有禹一個觀念」的話尤覺契合。

伯祥兄說禹或是龍，此可備一說。先生據說文云「從虫」，而想到「虫」訓「隄足踐地」，以為大約是蜥蜴之類，竊謂不然。說文中從「虫」的字，甲文金文中均不從「虫」（如「龍」「萬」「尊」「獸」諸字）。那「象形，九疐」而義為「隄足踐地」之「虫」字，殆漢人據此文而杜撰的字。

我很喜歡研究所謂「經」也者，但我是很「惑經」的。我在十二年前看了康有為的偽經考和崔師的史記探源，知道所謂「古文經」是劉歆這班人偽造的。後來看了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考，知道經中所記的事實，十有八九是儒家的「託古」，沒有信史的價值。近來看葉適的習學記言，為斯同的羣書疑辨，姚際恒的詩經通論和禮記通論（在抗世暖的續禮記集說中），崔述的考信錄等書，和其他書籍中關於「惑經」的種種議論，乃恍然大悟：知道「六經」固非姬旦的政典，亦非孔子「託古」的著作；（但其中有後來的儒者「託古」的部分；論語中道及堯、舜、文王、周公，這才是孔丘的「託古」）；「六經」的大部分固無信史的價值，亦無實理和政論的價值。我現在以為：

「六經」的原故，我以為是這樣的：因為論語有「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和「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兩節，於是生出「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史記孔子世家）之說，又因此而造出「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禮記玉制）之說，這一來，便把詩經、尚書、儀禮三部書配在一起了；因為「樂之原在詩三百篇之中，樂之用在禮十七篇之中」（禮記禮運通論說），故實雖三部，名則四部；又因為孟河有「孔子作春秋」之說，於是又把春秋配上；惟何以配入易經，我現在還沒有明白，先生如其知道，請告訴我。

(1)「六經」的配成，當在戰國之末。「六經」之名，最初見於莊子天運篇。又莊子天下篇先說「詩、書、禮、樂，節俗之士指紳先生多能明之」，下又屢舉「詩」「書」「禮」「樂」「易」「春秋」六個名目而不云「六經」。案，莊子中可信為莊周自作者，惟「內篇」七篇而已。天運在「外篇」，天下在「雜篇」，皆非莊周自作，當出於戰國之末。

(2)自從「六經」之名成立，於是荀子儒效篇，商君書農戰篇，禮記經解，春秋繁露玉杯篇，史記（其多），漢書藝文志，白虎通等，每一道及「五行」等等話頭都來比附了！（到了劉歆等「古文家」出來，又在那五部書外加上一部周禮。至於春秋三傳，小戴禮記，以及論語，孝經，爾雅，孟子等書，自來皆認為「傳記」，故流俗所謂「七經」「九經」「十一經」「十三經」也者，都可用「六經」之名談之。）

我們要考孔丘的學說和事蹟，我以為只有論語比較的最可信據。我現在把論語中與所謂「六經」有關的話分別記出如左：

關於詩的有十八則：

A 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學而）

B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為政）

C 「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八佾）

D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

「王道」的觀念所蒙蔽了。... 儀禮是戰國時代胡亂鈔成的偽書...

樂 樂本無經，而古文家造出「魏文侯的樂人賈公獻書于漢文帝... 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之說...

易 我以為原始的易卦，是生殖器崇拜時代的東西... 乾「坤」二卦即是兩性的生殖器的記號...

春秋 王安石（有人說不是他）說他是「斷爛朝報」... 梁啟超說他像「流水帳簿」...

這節書的價值的價值，和三國演義差不多... 漢以前最有價值的歷史，總不能不推揚了...

實際上說，「六經」之中最不成東西的是春秋... 但春秋因為經制制的特別影響，所以二千年中...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 臣試其君者有之，子試其父者有之... 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孟子的話實在不通，詩和春秋的系統關係，無論如何說法，總是支離牽強的... 我以為這三則都是...

一概而論，亂抄亂說的固然不少... 象，說得傳：如小戴禮記中之禮運、中庸、大學...

二千年的學者對於「六經」的研究，以漢儒為最精... 他們不但沒有把其為辨別清楚，他們自己...

許慎是表裏「說中古文經」的文字的... 之出於劉歆「說文」(即孔壁)虛造... 則其文字亦偽...

要說的話還沒有完，今天暫止於此... 請先生教正... 先生關於呂刑與堯典方面的新發明，便希示我...

一九二二、五、二五、北京

研究歷史應具的常識

衡哲

(錄近作西洋史大綱的導言)

(一) 研究歷史的目的

歷史是人類全體的傳記。人類還在生長的時間，所以他的傳記也正如春花含苞。我們現在所要研究的，便是人類何以能從那個無盡無遺的空間裏，無始無終的時間裏，發育生長，一直達到他現在的地位。換一句話說：我們所要研究的，不是某某皇帝的家譜，也不是武人政客的行述，乃是我們人類，何以能從一個吃生肉的兩足動物，變為一個代表現代文明的人。因為我們要研究這個人，所以不能不研究他的思想行為，和與他有關係的重要事物；所以不能不研究政治、工業、商業、農業、文學、美術，以及凡曾幫助他，或阻止他向前走路的種種勢力。我們不但要研究這些勢力，並且要了解他們的原因和效果。這便是我們研究歷史的目的。

現在我們研究的範圍，雖然只以西洋各國為限；但無論那一部分人類的歷史，都具有普通和特殊的兩個性質。特殊的性質：是某個人、某國人、所專有的；普通的性質：是人類所共有的。所以我們研究「人類」一部分的歷史，不但可以了解那一部分的人類，並且可以了解自己的、部份。

(二) 研究歷史的態度

歷史不是叫我們哭的，也不是叫我們笑的，乃是要求我們明白他的。成人的行為，決計不能與小兒一樣，我們不會因為成人不吸乳，便譏笑小兒的吸乳。歷史也是如此，上古人和中古人的行為，在今人眼光中，有許多是奇怪可笑的，有許多是可駭的。比如中古人的焚燒異教徒，確是一件極殘酷的行爲；但我們若用歷史的眼光去觀察他，便能明白：為什麼有許多慈悲誠懇的教士

，也不惜以這個慘刑施于異教徒之身了。因為歷史家的態度，是要求了解一切過去和現在的現象的。他一方面不妨批評和責咎十字軍的橫暴，一方面却應該明白那時羣衆的心理，給他們以相當的同情，這便是研究歷史的正當態度。

(三) 歷史的範圍和史料的選擇

歷史既是人類全體的傳記，他的範圍當然很廣。拿破崙的事業固然是歷史，法蘭西鄉下一個窮婦人的生活狀況，又何嘗不是歷史？但我們又決不能把所有八項在空間裡和時間裏的一切思想事業都當作歷史看待。我們須在那漫無限制的歷史材料裡，整理出一個歷史來。

但整理的方法是根據于歷史的觀念的。比如有些歷史家，以為歷史便是已往的政治，他們所取的史料，就一定是偏于政府的文牘公案了。又此如有些歷史家，是崇拜馬克斯的唯物史觀的，他們在編輯脫洛城的歷史時，一定就要說：那城的陷亡，不是因為希臘太子拋走了脫洛城的美婦人，乃是因為脫洛城與希臘，在商業上的競爭和競爭，所以兩方面打起仗來了。歷史的材料無限，任憑你用那一個觀念，都可以得到一點材料來做證據。但這是一件危險的事。我們深信歷史不是片面的，乃是全體的；選擇歷史材料的標準，不單是政治，也不單是經濟或宗教；乃是政治、經濟、宗教，以及凡百人和活動的總和。換一句話說：我們當把文化作為歷史的骨幹。凡是助進文化，或是妨害文化的重大事件，和勢力，都有歷史的價值。這是這本歷史取材的標準。

(四) 史學的進化

這並不是講史學的地方，但我們至少應該知道：在西方學術中，史學是一件較新的學業。十九世紀以前，歷史的材料，是專靠一點歷史相傳的記載的；直到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才由地質學、古物學，和其他科學的幫助，史學的範圍，才橫充直貫的擴大起來。擴充是材料的加多，直升是時間的推進。我們對於埃及和兩河流域的上古

兩大文化的新智識，完全是從那些埋在地下的古物和古文學得來的；我們對於先史時代的智識，更不消說，是從地質學、生物學和古物學得來的了。現在至少還有一個歐洲的古文化——赫梯文化——因為沒有人能讀代表他的文字，至今還不曾見著天日。又如因為歷史材料的增加，我們對於歐洲中古史的觀念，不知道改變了多少。我們因此可以知道：不但未來的歷史還在創造的程級中；並且我們對於已往歷史的智識，也是愈求愈無涯的。

(五) 歷史的分期

歷史的性質是一貫的，是繼續不斷的；他如一條大河，是首尾連接的，是不能分成段落的；但是為了便利的緣故，我們有時也不能不把他分為幾個時期。這個歷史分段的地方，大約是有一個，或數個，較為重要的史蹟的，一如四七六年西羅馬帝國的政變，可以作為上古和中古的界線；一四九二年西班牙的統一，和哥倫布的發見美洲，也可以作為中古和近古的界線。但我們不要忘了：這些界線，都是人造的，我們決不能說：在一四九二年以前，歐洲的事事物物，都是中古式的；到了一四九二年正月初一日的子時，人們忽然從中古的夢中醒過來，來過他們的現代生活。因為歷史上的分期，正如晝夜的分期一樣，中午是白天，半夜是夜間，但在那暮色昏茫，或是晨光微熹中，誰能說定那一分鐘屬於夜間，那一分鐘屬於白天呢？但這個模糊不明的暮色天也，却又是劃分晝夜的最好界線呵！我們明白了這一點，才可以應用歷史上的分期。

讀書隨筆

其一 深察與淺博

讀貝利(H. H. Bell)的古希臘的歷史家，得到下面的一段：

他(指修昔底德 Xanthippus)不能了解多信息弟的史學方法，和他的不能明白蘇格拉底的的思想一樣。他有一點文學的天才……但他的

腦子根本上是很平凡的，是不能深入物裏的。他若生在近代，或者能成一個高等的報館主筆，或小冊子的撰述者；他或者能為一個戰時的通信員，因為獲到名利……(見貝利的古希臘的歷史家，一五一頁)

威而斯(H. H. Wells)的歷史大綱中，得到這歷的一節：

智慧現在是離開亞力山大城了，單單遺下了一點迂腐……不多幾時，那些讀書人就自成一種特異的古怪階級，附帶着許多可厭的性質……(現在)亞力山大是有一種新奇的性質了：畏縮，怪僻，不通時務，不明大體，而對於文學上的小節瑣事，却是一毫不肯放鬆的；他對於同事，和對於外面的無智識的人一樣，只有劇烈的嫉妬心，這便是那個變曲了的學者了。他雖沒有祭壇，但他却和祭司一樣，他雖沒有穴洞，但他却和巫者一樣，為真正學問的障礙……

……但我們至今還不會找到方法，去保護我們的哲學和考據，俾不為那般狹窄而且精神古暗的專門家所損害，俾不為他們的疑結而晦暗的棺材所損害。我們還須忠告大眾，說，有學問的人，也總須通曉時務呵！凡是人所能想到的，人所能知道的，都應該明明白白的，老老實實的保存著，使普通的男女容易了解，因為他們是人類的主要分子。(威而斯的歷史大綱，第一卷，四〇九至四〇十頁)

貝利是一個頗有名氣的歷史家，威而斯也是一個負有國際名譽的人，我們看了上面的兩段文字，不覺慨然于人類互相瞭解的不易了。我們不免又生這一個疑問：難道深的，專門的，就不能普博平易；而博的，就一定免不了平凡之說嗎？我們又要問，即便深的不能博，博的不能深，然而掘礦的掘礦，修路的修路，各人誠實實實的做他自己選定的工作，難道不是人類上進的一個好現象嗎？又何必一定要那般的彼此挖苦諷刺呢？

讀書雜誌

每月第一週出版

11

每月一期。定閱努力或
買本期努力的，不另取
費。單買這個增刊的，
報價銀元三枚，郵寄大
洋二分。稿件寄北京鐘
鼓寺八號。

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

生論古史書的疑問

劉挾萊

在讀書雜誌第九期讀到顧君頡剛的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顧君是要辨論中國的古史，想比崔述那「儒者辨古史」更進一步，作那「史家的辨古史」底事業。要由有傳說的經驗做一番「確當的整理」工夫。這種研究底精神是很可佩服的。自另一方面言之，歷來少有人疑經書不是信史，現在顧君却以參經書做標準，是立脚不住的；因看古史傳說的變遷，遂大大疑起堯舜禹底史事來。這種疑古底精神，比崔述確是更進一步，也是很可佩服的。

但我對於顧君所疑，不惟不很滿意，反使我生了好些疑問。所以我信手寫下就問於顧君。

顧君說：「商頡頡發說：『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禹的見於載籍以此為最古。詩書裏的『帝』都是上帝（帝堯舜等不算……）……看這詩的意義，似乎存洪水茫茫之中，上帝叫禹下來布土，而後建商國。然則禹是上帝派下來的神，不是人。小曼籍中有一『曼天疾威，敷于下土』之句。可見『下土』是對『上天』而言。」

這種推想是很不能使人滿意的。因為即把「禹敷下土方」的「下土」說作對「上天」而言，並不見得還有「禹是上帝派下來的神，不是人」的意思。我們讀魯頡頡宮「赫赫爰姬，其德不回。上帝是飯，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

奄有下土。」及大雅下武「成王之孚，下土之式」。這兩處並言「下土」。如果以「禹敷下土方」說為「上帝叫禹下來布土……禹是上帝派下來的神，不是人」。然則后稷也是上帝叫他下來奄有下土，武土也是上帝叫他下來為下土之法了，他們也是神，不是人麼？

果如顧君所說，「禹敷下土方」是「上帝叫禹下來布土」，則帝立子生商更明白白說是上帝立子而生商，若以為禹是神，不是人，則更神，不是人了。那末，我們將詩經展開來讀，神說多哩：如商頡頡玄鳥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這裏明言上帝叫燕子下來生契，後來又叫湯去正域彼四方。不但契是神，不是人，就是湯又何嘗是人呢？又大雅文王有聲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皇矣亦說』帝謂文王，無然畔援……帝謂文王，予懷明德……帝謂文王，詢爾仇方……」看上帝給命與文王，又和文王這樣地對話，然則文王也是神，不是人麼？

顧君說：「商頡頡王靜安先生的考定，是西周中葉宋人所作的……這時對於禹的觀念是一個神；到魯頡頡公時，禹確是人了。……奄有下土，積禹之緒。」（按生民詩敘后稷事最詳，但只有說他受上帝的保衛，沒有說他「積某人的緒」。因為照生民作者的意思，后稷為始事種植的人，用不到

聯結前人之業。到周宮的作者就不同了，他知道禹為最古的人，后稷確是繼他的功業。在此，可見生民是西周作品，在周之前，還不會有禹的一個觀念。……詩的意思，禹是先「奄有下土」的人，是后稷之前的一個國王；后稷是後起的一個國王。她為什麼不說后稷積黃帝堯舜的緒呢？這很明白，那裏沒有黃帝堯舜？」

但是我們讀周詩大雅小雅一讀，西周時候的詩如韓奕詩「奕奕梁山，維禹甸之」。信南山亦言，「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文王百篇言，「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天維辟」。這三詩對於禹的觀念也是一個神麼，我們且拋開這些，再就顧君所承認為西周宋人所作的商頡頡來看。商頡頡武說，「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天命多辟，設祀于禹之積。」這詩對於禹的觀念也是一個神嗎？不然，「西周對於禹的觀念是個神，到魯頡頡公時禹確是人了」這句話恐怕不能成嗎？

至于生民詩作者的意思以「后稷為始事種植的人，用不到繼前人之業。」顧君已自言之。因為生民作者以后稷為始事種植的人，用不到繼前人之業，所以無須把禹的事情牽進去。顧君何以又說「生民是西周作品，在後發之前，還不會有禹的一個觀念」呢？因用不到繼前人之業而不將禹牽入詩去。顧君乃遂謂作此詩的詩人那時沒有禹的觀念，然則此詩也因用不到繼前人之業而不至于季文王武王而不將公劉太王季文王武王牽入詩去，我們遂得說「生民作者那時也沒有公劉太王季文王武王的觀念」？于是我們可進一步而說「周宮也是因為用不到繼前人之業而沒有牽入詩去，遂說『那時並沒有黃帝堯舜』」

然則周宮也沒有牽成王穆王懿王恭王進去，我們這得說那時也沒有成王穆王懿王恭王公桓公嗎？周宮何以不說后稷積黃帝堯舜之緒而只說「積禹之緒」呢？據我的意思，以為禹是治水甸山，盡力乎溝洫的人，而后稷是開始種植的人。有禹治水甸山將溝洫弄好了，后稷遂得以種植了。因為這個關係，所以周宮作者不說后稷積黃帝堯舜的緒，而只說「積禹之緒」了。顧君謂「那時並沒有黃帝堯舜，那時最古的人王（有天神性的）只有禹，所以說后稷積禹之緒。商頡頡族認禹為下凡的天神，周族認禹為最古的人王」那末，未免太武斷，人不正確嗎？並且顧君既毫無穩妥證據認禹為天神性，不知道他對於「殷帝武成說，彼介攸止，載震載夙」而生生的后稷，何以又不認為有天神性？

顧君說：「在這上，我們應該注意的，『禹』和『夏』並沒有發生了什麼關係。長發一方面說，『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一方面又說『章頡頡伐，昆吾夏桀』，若照後來人說禹是桀的祖先，如何商國對於禹既感他敷土的恩德，對於禹的子孫就會翻臉殺伐呢？……禹是他們認為開天闢地的人，夏桀是殺湯征伐的一個，他們二人毫不相關，很是明白。（書中最早把『夏』和『禹』二字聯屬成文的，我尚沒有找到。）」

顧君這些話最容易引起人首先發覺些很平常的問題：先生以為長發周宮這些詩上沒有將「夏」「禹」連稱，遂說「禹」和「夏」沒有發生什麼關係。那麼，第一，先生相信詩篇有省文節字使句子長短整齊或音節便讀底道理嗎？第二，長發所說「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隴既長，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是謂禹治水敷土的時候，有城氏始大，而上帝立子生商。這不過借禹敷土的時候說明商創國的時候；並

他們這得說那時也沒有成王穆王懿王恭王公桓公嗎？周宮何以不說后稷積黃帝堯舜之緒而只說「積禹之緒」呢？據我的意思，以為禹是治水甸山，盡力乎溝洫的人，而后稷是開始種植的人。有禹治水甸山將溝洫弄好了，后稷遂得以種植了。因為這個關係，所以周宮作者不說后稷積黃帝堯舜的緒，而只說「積禹之緒」了。顧君謂「那時並沒有黃帝堯舜，那時最古的人王（有天神性的）只有禹，所以說后稷積禹之緒。商頡頡族認禹為下凡的天神，周族認禹為最古的人王」那末，未免太武斷，人不正確嗎？並且顧君既毫無穩妥證據認禹為天神性，不知道他對於「殷帝武成說，彼介攸止，載震載夙」而生生的后稷，何以又不認為有天神性？

顧君說：「在這上，我們應該注意的，『禹』和『夏』並沒有發生了什麼關係。長發一方面說，『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一方面又說『章頡頡伐，昆吾夏桀』，若照後來人說禹是桀的祖先，如何商國對於禹既感他敷土的恩德，對於禹的子孫就會翻臉殺伐呢？……禹是他們認為開天闢地的人，夏桀是殺湯征伐的一個，他們二人毫不相關，很是明白。（書中最早把『夏』和『禹』二字聯屬成文的，我尚沒有找到。）」

顧君這些話最容易引起人首先發覺些很平常的問題：先生以為長發周宮這些詩上沒有將「夏」「禹」連稱，遂說「禹」和「夏」沒有發生什麼關係。那麼，第一，先生相信詩篇有省文節字使句子長短整齊或音節便讀底道理嗎？第二，長發所說「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隴既長，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是謂禹治水敷土的時候，有城氏始大，而上帝立子生商。這不過借禹敷土的時候說明商創國的時候；並

較考績，三考，雖兩明一，不相衝突嗎。這些問題，都可以證明其出於論語之後。但我却以為這些問題，沒有一個可以證明其出於論語之後。(中庸記孔子所說「舜其大孝也與」且不論(因中庸出現較晚)。論語上孔子不舉舜作例以答問孝的門人，這是孔子不好舉例的慣性，並不是以引來證明有論語後才有堯典。因為我們知道孔子答弟子或其時的君卿，無論他們問君子，問干祿，問便民，問禮，問君使臣，問臣事君，問仁，問善人之道，問政，問友，問士，問恥，或問稼，孔子總是答幾句對症下藥的簡括話。從不遠舉實例。就是子路問成人，也不過舉幾個同時或前的人，說明了某種知，某種不欲，某種勇，某種整合攙來使他去觀感罷了。這並不是孔子的慣性；這是他百答中一個特答。若果如君君所說，則孔子對於以上種種的問，也從沒有舉過商書周書大雅小雅那些講仁德，講為政，講使民，講稼穡，講孝友，講做人，講君子，講禮義，講臨民的人物或言語作例。難道我們遂可以為商書周書大雅小雅出於論語之後嗎？(論語說「舜有臣五人」這不過約指其最賢最有功或最有名者言之，但言辭之間少了一種修飾詞，就不如「余有亂臣十人」的分別清楚。若果按數字死死限定，則孔子實說「詩三百」，何以實際有三百多篇？孔子屢稱他的弟子們為二三子，僕對人也謂他們為二三子，何以在論語上的孔門弟子不止二三？孔子稱「殷有三仁」(周有八士)，果然殷只有三仁，周只有八士嗎？子張問「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孔子答以「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我們遂可以為古人在居喪的時候，果然三年不說半句話嗎？孔子對於路曾冉再有公西華說：「以吾一日長乎爾遂可以為孔子只說他們長一日嗎？晉文公賞從亡者，就我們所知有狐偃趙衰顛頤魏武子司空季子，而介之推何以只說他們為二三子？(3)「禹稷都是有天下，為什麼堯典上都是臣而非君？」，這種見解，正和前面把那陶宮「奄

有下國」，認作是國王，便不應說成舜的臣子一樣。都是忘記了古代天子之下尚有同公侯一般而有封地的君主。忘記了禹封于夏，封于商，封于宋，又封于魯，「天下」二字，所以遂說禹稷不應作舜的臣子了。(孔子說舜「無為而治」，也被頭君某看了。所以將舜視為一事不做木偶。我要問老子主張「無為」，何以要去做那柱下史？何以又要著五千言的書？退一步說，「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了，「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了，所以只要「五載一巡守」(「三載考績」)的優遊巡遊考績遂够了，並不天天去有為，何以見得相衝突呢？

顧君又說「后稷，周人自己說他們的祖，但是有無是人也不得而知。因為在詩經上看，所謂后稷，也不過因為他們的耕稼為生，崇德報功，追尊創始者的稱號。是的，周人因為是耕稼為生，崇德報功，追尊創始者。顧君已承認后稷為創始者了，何以又說有無是人不得而知？在上面我已經說了一大段了，我自己相信錯誤一定很多。結局說起來，顧君疑古的精神，是我很表同情的。不過他所舉的證據和推想，是使人不能滿意的。他這封書中自然也有些好處，閱者自知，不用我說了。

十二年，五月，十三。

讀顧頡剛先生論古史書以後

胡荊人

中國古籍經過秦火一大劫，到了兩漢有許多學者利用着「託古改制」造成好些偽籍出來，真偽雜糅，莫衷一是，所以上古史學很難研究。近來國內許多有名學者，對於古史都取懷疑的態度，這是我們最贊成的。不過古史裡比較稍近事實地方却也不少，斷不能一概抹煞。

最近努力週報附刊的讀書雜誌第九期內登載顧頡剛先生給錢玄同先生論古史一書，顧先生主張以為中國古史是層累地造出的。堯舜禹稷的

事蹟都是靠不住。原文篇幅很長，想看努力報的人大都見過，這裡不必細說，我只抽出他說禹的那一段來和閱者談談吧。

本來戰國以前經傳和諸子書中說禹的地方很多，實物也有「陶器」等。顧先生却一概抹殺，只相信詩經和論語，所以本文也只就詩經來說，這點要請閱者注意。

顧先生因商頌長發篇說「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斷定當時作詩的人以為禹是上帝派下來的神不是人。並引小夏篇「天秩威敷于下土」為例，斷定下土是對上天而言。

我以為「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二句，正是敘禹平治水土的話，和信南山篇說「信彼南山維禹甸之」韓奕篇說「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文王有聲篇說「豐水東注維禹之績」都是一樣意思，並沒有含着神祇的觀念，而且信南山篇下按「時的原隰會孫田之」韓奕篇下按「有偉其道維侯受命」文王有聲篇下按「四方攸同皇王維辟」，把會孫韓侯皇王和禹相提並論，都是人類，並曾把禹當天神看待。這三篇不都是西周作品嗎？可見先生所說的「這時對於禹的觀念是一個神」這個肯定完全錯誤了。若說下土對上天而言，更屬拘執。那下武篇的「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又何嘗有天神的意思呢？

先生以生民篇不說后稷繼某人的緒，作周宮的人却說他祖禹之緒，便斷定生民篇出世時還沒有禹一個觀念，到周宮時纔有禹這個人。又因周宮不說黃帝堯舜却偏說禹，更斷定那時最古的人王只有禹，這種理論也欠圓滿。須知生民篇是郊祀的樂歌，古人神位最重，若在迎神作樂時對着所祀的神說他的功勞係繼述別人的餘緒未免得非神靈。所以這詩不說繼述的緒大概因此。不比周宮篇頌禘當代國君，帶彼上代的事儘可盡情暢說，兩詩體裁本絕不同。此外還有別種原故(如後人作詩的趨附等)，何能責詩人說一律的話。至不說黃帝堯舜而單說禹，自因禹的水功和稷的土功有連帶的關係，所以單單說他，決不能就因此

斷為這時人的心目中最新古的人王只有禹。先生又因長發篇說「率領既昆吾夏桀」以為禹和夏並沒什麼關係，他說若那後來人說禹是桀的祖先，如何商國對於禹既感他敷土之恩德對子禹的子孫就會翻臉殺伐呢？先生這種意見好像每一朝開始的君主有些恩德於人，他的子孫就無論如何暴虐，天下人均應永遠絕對服從了。這般拘執的論調我實不願更辯。

最奇妙的是先生因說文禹字訓繼便以為禹不是人類，是九鼎上銘的一種動物。又引前經云：或即是龍……這般說文生義的解釋，如何叫人信服呢？若依這個例子，則舜字本義說文訓作登，難道舜就是一種植物嗎？

此外原文說有「堯典作在論語之後后稷有無是人不可知種種議論」，我都不敢行從。只因為篇幅的關係，俟後有機會再談罷。

我以為古史雖然虛雜，但只限在堯舜以前。若堯舜以後的史料，似乎比較稍近事實。我且把我依據的理由寫在下面：

一 古史官是世傳的，他們父傳子子傳孫，容易把史料保存。就是突遭兵火，他們因職務上關係，不能不盡法搜輯。史列國有史官，一國失傳，還有別國可以互考訂，決不能各國同時對於某時代造出一色的假貨。例如司馬氏在楚書以後，還能保全一部分史料，作成史記。他所敘商朝事，和新近出土的龜甲文，大致差不多相同。商代如此夏代便也可知。可見那堯舜禹湯決不是完全杜撰了。

二 古人一命以上每每結造重器，各有款識，流傳下來恰是考古的好資料，所以歷代學者多很注意。春秋時代那廣夏彝器當然還多。若顧頡剛先生所說「堯舜禹湯係層累地造出」，當時學者豈有不知參考之理。例如九鼎既銘有題題兩等怪物，諒必還有文字說明，何得把鼎上的題題忽然移到詩人身上作為那人的名字呢？

讀書雜誌

12

每月第一週出版

每月一期。定期努力或
實本期努力的，不另取
費。單頁這個增刊的，
報價銀元三枚，郵寄大
洋二分。稿件寄北京鐘
鼓寺八號。

研究國學應該首先知道的事

錢玄同

我今天到京查雜誌的編輯部去，看見新寄來的三篇文章：兩篇是胡漢民和劉掇察三君駁胡適剛君論古史的；一篇是顧君答劉胡兩君的信。他們辨駁的問題，我暫時不加入討論；因為我對於這些問題還未曾細研究，雖然我是很贊同顧君的意見的。我現在所要說的，是因看了劉胡二君的文章而聯想到現在研究國學的人有三件應該首先知道的事（應該首先知道的事不限於這一件，不過我現在只想到這三件事罷了）。下面雖然借著胡劉二君的文章做個例，其實和胡劉二君所討論的問題是沒有關係的。

哪三件事？（一）要注意前人辨偽的成績；（二）要敢于「疑古」；（三）治古史不可存「考信于六經」之見。

（一）中國的偽書偽物很多，研究國學的第一步便是辨偽（但辨偽的工夫是常常要用着的，並不限於第一步）。前人辨偽偽書偽物，有許多已有定論的，我們應該首先知道，一則可以免被偽書偽物所欺，二則也可以省却自己辨偽的工夫。但現在研究國學的人太不注意這事了，所以常常要誤認已有定論的偽書偽物為真書真書。如胡漢民君相信的碑刻真是夏代之物便是一例。他不知道這是楊慎造的假古董。一般讀歷史的人相信的人假造的竹書紀年為汲冢遺物；讀文學的人相信

東晉偽古文尚書中的五子之歌真是夏代之詩；

……都和胡君犯着同樣的毛病。我以為胡適的《四部正偽》、姚際恒的《古今僞書考》、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孫志祖的《家語疏證》、崔述的《考信錄》、康有為的《偽經考》、王國維的《今本竹書紀年疏證》等辨偽的名著，都是研究國學的人應該先看的書。

（二）僅僅知道了前人辨偽的成績還不夠事，因為前人致訂所未及或不致認為偽造的書物還很多。我們研究的時候應該常持懷疑的態度才是。我們要是發見了一部書的可疑之點，便不應該再去輕信他；尤其不應該替牠設法編織。我看了劉掇察君論梁爽的話，覺得他是錯誤的，劉說全本梁爽越君；我現在把梁爽越君之說說明如下：梁君因《禮記》中有「梁爽越夏」一語是「時代錯進」而疑為偽作（中國歷史研究法，再版，頁一七五）；又因《禮記》中是「公曆紀元前二千四五百年時確是如此而說「梁爽最少應有一部分為梁爽時代之真書」（同書，再版，頁一五九）。我以「梁爽越夏」一語確可認為偽書的證據（梁君此疑，本于其師康有為君兩孔子改制考，中華民國九年重刻本，卷十二，頁五）；而中星的問題却還不能認為其書的證據。我們說梁爽是戰國時代的作品，梁爽是「無是公」、「為有先生」，或者大家不肯相信這話。現在姑且讓步，從梁爽說梁爽與古史，梁爽是有這兩個人的。但梁爽是什麼時代的人，我們實在無從知道；因為比較可信的古史

只有史記，史記的紀年始於周共和元年，即公曆紀元前八百四十一年，這以前的年代便絕無可考。梁爽的時代既無從知道，那就不能因梁爽所記中星合于公曆紀元前二千四五百年時的情形而認為梁爽時代的真書了。其實梁爽之不足為信史，梁君也該知道。他在先察政治思想史中明明說「梁爽」是周人所追述的（頁二八及三七），只因被「梁爽」之一念所誤，于是想保存牠一部分，認為梁爽時代的真書，而不顧立說之難通了。這個毛病，犯的人最多；所以中康、希連、毛詩、周禮諸書常常有人揭穿牠們可疑之點，而常常有人替牠們編織。胡適的《四部正偽》「不敢疑古」，他們總覺得被駁的書可以以駁而駁古的書不可疑。短書小記可以疑而高文典冊（尤其是經）不可疑。殊不知學術之有進步全由于學者的質疑，而「疑古」最多的同學界尤非用極敏銳的懷疑精神去打掃一番不可。近來如梁爽越君疑老子、胡適君和陸德如君疑屈賦、顧爾爾君疑古史，這都是國學界很好的現象。我希望研究國學的人都要有他們這樣懷疑的精神。

（三）我覺得劉胡二君的文章中很有「信經」的色彩，因此聯想到現在治古史的人仍舊不脫二千年來「考信于六經」的傳統見解。他們認經是最可信的史料。我以為不然。我現在且不談我的「禮經辨非非無法的六經論」，姑照舊說講，也不能說經是最可信的史料。舊時說經，有「今文家」、「古文家」、「宋儒三派」，雖彼此立說不同，但總不出「受命改制」、「王道聖功」這些話的範圍；沒有說刊在史料上的價值。到了近代，章學誠和章炳麟都主張「六經皆史」，就是說孔丘作六經是修史。這話本有許多講不通的地方，現在且不論。但我們即使完全讓步，承認二章之說，我們又應該知道，這幾部歷史之信實的價值在史記和新書之下；因為孔丘所得的史料遠不及司馬遷、宗室、魯陽修諸人，「夏禮廢禮不足徵」之亦便是鐵證。梁王德對於史記還要「志疑」，吳瑛對於新書還要「糾謬」，則我

討論古史答劉胡二先生

顧頡剛

得了兩位先生的質問，禁不住我作答的興致。但胸中存着的意思太多，只得分期回答。這一期答的專是辨偽，預計下一期辨禹貢，又下一期辨梁爽與陶說。又下一期辨周禮及文王之為紂臣（文王的問題為我的原文所無；因劉先生說起這事，也提起我辨論的與致），本一期辨現在公認的古史系統。希望這文登完之後，兩先生及其他讀者都給我嚴正的批評，使得我的意思應該修正的修正，應該取消的取消，而不誤的主題亦可以成立。

禹是否有天神性？

我所以疑禹為天神，是由「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而來。劉先生以為說了「下土」不即是天神，引后稷武王作例，我也承認。我並且想到雅頌中所以說「下土」、「下國」特多之故，是由于對上帝及祖先而言；帝與祖皆在上天，故自言言下，若對「人」言，便為「王國」、「王土」、「四方」、「四國」、「土子」……了。我原來又以為楚詞上說「禹降省下土方」，自上至下為降，也有上帝派下的意思。但看了「維嶽降神，生甫及中」等句，覺得這不能算做理由。故此文中把「下土」與「降」的兩詞問題。

但我雖把這兩詞攪起，依舊以為禹是個神。現在把詩書中說及禹的語彙在下面一說：

詩——（一）信彼南山，維禹甸之。（信南山）

（二）豐水東注，維禹之績。（文王有聲）

（三）奕奕梁山，維禹甸之。（韓奕）

（四）崑崙積石，維禹之績。（閟宮）

(五)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長發)
 (六)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殷武)

書(除去堯典、皋陶謨、禹貢三篇)——

(七)鯀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特倫攸敘。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特倫攸敘。(洪範)

(八)其克詰剛戾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立政)

(九)皇帝問于民，鯀寡有辭于苗。乃命三后，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一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呂刑)

我們從這九條看來，可以歸納出周代六對于禹的四條觀念：

(一)禹平水土是受的主帝命。(七)。(九)

(二)禹的功績是「敷土」、「甸山」、「治水」。

(三)禹是一個耕稼的國王。(四)

(四)禹是「後稷」的後裔。

以上只有三條最特別，我現在就先說這三條。

我在上文說：「禹是後稷之前的一代國王，後稷是後起的，一個國王」現在想想，覺得這不盡然。所謂「後稷之緒」，實在是禹的「耕稼之緒」。這詩的意義正與論說所說同。論說說：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中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家範)

禹授時稼，而有天下。(志問)

論說上不論禹何以治洪水的大功績而只說禹「授時稼」、「盡力溝洫」，這是很奇怪的事。論說中所說的禹與國宮的一樣一樣，惟此二語與他種傳說立異，這是很顯著的。我推測與論說俱作於春秋，時間距離約二百年，可見魯國人對於禹的觀念是最平常的，不似周朝與宋國人的想像中的禹那樣偉大。(魯魯國人神權思想甚是淡薄，

讀論說孟子可知。一讀左傳楚詞郊祀志等，就覺得魯齊秦楚兩國神話的變遷了。這個緣故須得考究。)

倘使詩書所記盡如國宮和論說，禹確是人王，不應再有天神的神話了。若有人說，禹的事實雖得因其真相，其餘都是流傳而失其真的，以此證明禹的為人，似乎也說得過去。但我想，禹若果是在後稷之前的一代耕稼的國王，後稷之名也就不會有了！後稷之所以為後稷，原是曾

從他開始耕稼，加上的名號，若他真有「耕稼」，也不應居此名了！我們再看，在西周時，古王任農事的惟有后稷；在東周的魯國，后稷之前又有禹，到戰國時，劉山氏之子首先敘后稷了，并也「敘於國之中」了。開始耕稼的曾先敘又給后稷去了。在西周時，原以進入農業社會不久，而耕稼的事又開始於周民族，周民族既得了中國，要想農力的推廣，所以有始祖后稷的尊崇，所以有「其藝黍稷」的告教(詩經)，所以有「其教公劉，匪其遐謀，迺遵道也，迺信舊章」(公劉)及「文王受命，即康功田功」(無逸)的稱美。

若果有神農，且，舜、禹的耕稼在前，則到禹時已有一二千年了，農事的發達已久了，又何必這般的尊而敬呢？

(一)後稷是後起之說，一或是魯國特有之說，我們再看上三條。

(二)條，「洪範上天」，「帝」互稱，可見帝即是天；舜舜的天，禹禹的亦是天。禹禹上的「皇帝」向被說經者因堯典而解作帝舜。但試看上文「帝成厥戰，方告無辜於上；上帝監民，罔有怨言」，下即接說「皇帝哀於庶民之不辜」，又接說「皇帝清問下民」，未又說「上帝不謬，降谷于苗」，文意原是一貫，上下既言上帝，不容中間插入人帝。況「與」上「俱為形容詞，故

天可稱「上天」，亦可稱「皇天」。「上帝」與「皇天」為一名的互文，意義甚明。皇帝即是上帝，他所命的三后當然含有天神性。合之於洪範之帝，禹的治洪水，平水土，由於上帝的命令，自無可疑。

劉先生說：「若以為禹是神，不是人，則商頌玄鳥有：『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湯又何嘗是人呢？又大雅文王有聲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皇矣亦說「帝謂文王，無然畔援。……帝謂文王，予懷明德……」，君上帝給命與文王，又和文王這樣地對語，然則文王也是神，不是人麼？」我對於這問的解答，以為「稱天而治」，「君天行德」，是古代上者的慣技。他們說上帝與之接近，是為自己的聲勢計；故出於他們的勢力範圍，這種神話也就沒有勢力。所以玄鳥的故事不見於周人的詩，而文王受命割股的事決不會見於商族的傳說。且武湯文王的來跡去跡甚是明白，他們有祖先，有子孫，所以雖有神話而沒有神的嫌疑。至於禹，他的來跡去跡不明，在古史上的地位是獨立的；又舜子啓全出於禹史，不足信。他不是周族的祖先而為周族所稱，不是商族的祖先而為商族所稱，他的神話是普遍的。地位的獨立，神話的普遍，惟有天神能如此！

(三)條，禹迹之廣，立政上說得稍詳。「方行天下，至於海表」，可見禹的足迹無所不至。(後來的山海經即本此觀念而作者。)在這一條上，我們無從懸揣他是神是人，因為人迹固是迹，「獸跡鳥迹」也是迹，漢武帝時的「大人迹」也是迹。

禹的最有天神嫌疑的地方，我以為乃在「條上」。(一)條所舉禹的功績是敷土，甸山，

治水。這是劉先生以為最無神的氣味的。但我始終不解，土是怎樣的敷法？山是怎樣的甸法？敷，前人解作分，以為即其分州；又解作賦，以為是分配九州的就役。這種解法，很覺牽強；且在「洪水茫茫」中就有這般上軌道的辦事也未免太早計了。我們看詩書上「敷」字的用法不出二種，長發的「敷奏其勇」，康誥的「往敷求於殷先哲士」，為普通義；頌命的「敷重震厲」，小麥的「安天疾威，敷於下土」，長發的「敷政優優」為鋪放義。解作普通義的，為副詞或形容詞；解作鋪放義的，為動詞。又古無輕唇音，敷與鋪二字音義均同，故可通用。如周頌的「敷時稌思」，左傳引作「鋪時稌思」(宣十二年)；毛詩的「鋪彼淮濱」，韓詩作「敷彼淮濱」(釋文引)；均可證。長發的「禹敷下土方」，敷是動詞，當然是鋪放之意。這一句的意思，即是說「禹鋪於土地之下方」。天問言禹治水，有「洪泉極深，何以窺之？」的問，與頃同，這一句的意思，即是問「在極深的洪泉中，如何鋪填着土地來？」正可與長發所言對照。

甸，詩經上除了兩個「維禹甸之」以外找不到別的，無從比較。從前人講作「治」，這不過看見禹貢上有「治梁及岐」的話而牽引上來，了無根據。鄭玄周禮注云：「甸，讀與「維禹甸之」之「甸」(和入)。可見漢時詩經有不作甸而作甸的。甸與同音，讀即陳，為軍陣之陣的本字，乃是排列分布之意。天問云：「日月安屬？列星安陳？」乃是問日月星辰在什麼地方，星宿是那一個所陳列的。尚許多士云：「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這是把賢才分布到四方，正是陳意。信南山謂南山為禹所甸，韓奕又謂梁山為禹所甸，試問禹把這些山是如何排列分布的？我意，陳山正與鋪土相連，土為禹所鋪，山亦為禹所陳。我上文文中曾說周代人對於禹的觀念

正和魏晉間人對於盤古的觀念相同，此意甚覺不...

治水之「治」字是後人加上去的。詩經中說「...

若禹確是人而非神，則我們看了他的事業真...

豈非說「夏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八...

禹之為神，我想大家總可在承此承認。至於禹...

最平流地，他們以為禹平了水土，更去題山川的...

可見所謂「名山川」是「名山名川」；「名」是形容詞...

「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

這一條雖是戰國時的話，但很有注意的價值。...

「祈年孔鳳，方社不莫」之語。社从示从土，方...

社稷一名為「國家」的代名詞。社稷連稱為詩...

社稷一名為「國家」的代名詞。社稷連稱為詩...

社稷連稱為詩。社稷連稱為詩。社稷連稱為詩...

社稷連稱為詩。社稷連稱為詩。社稷連稱為詩...

社稷連稱為詩。社稷連稱為詩。社稷連稱為詩...

社稷連稱為詩。社稷連稱為詩。社稷連稱為詩...

土地而後可與農事，易引起禹的耕稼先子稷的觀念，故闕宮...

上面所引詩書中言禹的九條，完全沒有連及...

這六條上也是全沒有提起夏與禹的關係。固然像...

夫；梨子內史，歐維馮馬；橋維師氏。

夫；梨子內史，歐維馮馬；橋維師氏。

果是人王，亦應照了「后稷」、「公劉」、「王季」之例而稱他爲「后禹」(至少也要像國語相變與的稱他爲「伯禹」)；禹若果是夏王，亦應照了「夏后」之例而稱他爲「夏禹」。何以詩書上九處說禹，都只有一個禹字，或說上一個「禹」，再沒有別字聯屬，這爲省文節字的需要呢？就說維字不爲維字而爲維字氣之用，贊美禹功必用維字以表其情，用了維字則四字已全，禹只應爲單字，這無論只適用於詩經上的三條，尚有六條說不過去，即就這三條而論，顯重禹氣原不必定爲四字之句，如「維仲山甫補之」，「維此王季其心則友」，「仲山甫與王季的名號亦無礙其不爲單字也」。

多士多方並言夏後，言後則必果成禹，言夏則從不果禹。這是什麼道理？我們且說這是偶然的語路罷，試再存立說。

古之人通惟有夏，乃有室大號，...通知忱而于九德之行。...製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慕德，罔後。

亦越成湯，...克用三宅三俊。...嗚呼，其惟受德，惟若利維德之人同于厥邦！

這一段是把夏與商對舉的，都是說夏商起先的時候如何好，後來時候如何壞。但何以在商則舉出創業的成湯與亡國而受，而在夏則但舉出亡國的桀而不舉出創業的禹？做立政的人並不是不知道禹的(篇末即言「其克備厥兵以陟禹之迹」)，他何以不把禹和湯並舉呢？又何以在商末而只舉了禹呢？這不是在劉先生所說的「省文節字」的範圍之內的，因爲在詩書原文中不必省，而只在對舉的文章中也不應省。

禹爲人王，讀國語詩可知在春秋時的魯國已經確定了。但禹與夏的關係，詩書上沒說，論語上也沒說，直至戰國中期方始大盛，左傳墨子孟子等書即因此而有「夏禹」的記載。(依我考定，左傳是紀元前三百年間所著，約當魏王初元。墨子傳決是「墨分爲三」之後所作。諸子著書都

在戰國後期，若前期則並無著古觀念。此係另一問題，後等詳論。)因爲這話到了戰國才有，所以我不敢相信。

禹與夏沒有關係，是我敢判定的；禹與夏何以發生關係，我是不敢下一斷語。現在把我的推想寫在下面以備商榷：

(一)周始於后稷，始於於契，是有明文的。周夏代只知有末王不知有首王。爲稱說「三代聖王」便利計，有補足的需要。論語中三代聖王「二代」，又單言堯舜禹。以堯舜禹爲夏商之上，則禹與夏最爲近，故有合的趨勢。

(二)詩書中屢言「有夏」(時夏)，此是對四夷而言之「中國」，疆域既不大，且含有種族之義。至于「禹迹」，是無遠不屆的。春秋以後種族觀念日微，「諸夏」的境界日事擴張，與理想中的禹迹相當，遂使「夏」與「禹」合而爲一。「禹夏」之夏改指夏代，禹遂爲夏代首王。

(三)我們稱禹爲夏禹，正和稱堯爲唐堯，舜爲虞舜一樣無稽。論語上只言堯舜而不言唐虞，唐虞之號不知何自來。左傳上所說的陶唐氏有虞氏乃是夏代時的二國，引之於夏禹曰，「惟彼陶唐，...有此夏方。今夫其行，亂其紀綱，乃波而亡」。(哀六)昔有過流滅夏后相，后相方也。歸于有仍，生少康焉。...遂使椒求，逃奔有虞，爲之庖正。...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在左傳上，舜沒有姚姓，虞亦不言舜胤，堯沒有唐號，唐亦不言堯後，或猶保存得一點唐虞二國的本相。(雖亦未始不可說爲丹朱商均之裔，但他們二人即根本不可信。)我尋求禹和夏，堯和唐，舜和虞所以發生關係之故，以爲這是戰國的偽史家維持信用的長技。他們所說禹都是夏代中獨立的人

非如設在一個着實的地方不足以使得他們的地位牢固。於是這些假人經由史家的合作欲招到幾個真國度裏做主人了！這確是很有效力的事。試看於尤其工之和當時的傳說何得不盛，只是沒有經過史家的安頓，至今在古史中永是浮沈不定，隨人轉移，比了堯舜禹相去何啻天淵，這可見沒有占到地盤的苦處了！

禹的來源在何處？

我上文疑禹爲動物，出於九鼎，這最引起兩先生的反對。我於此並不抗辯，因爲這原是一假假定。我只把當初立此假定之故略列於下：

(一)我讀了左傳上王孫滿對楚子的話，「昔夏之方有也也，... 鼎象物，... 龜象國南葵能達之」，以爲九鼎是神話的出產地。又見說文訓「禹」爲「蟲」，訓「內」爲「獸足跡地」，合此二義，頗似蟻螭，而器器上有「螭」正作新蜀之形。似禹有出於九鼎的可能。

(二)魯語有「木石之怪曰罔兩，水之怪曰罔象」的話，與左傳所言可相配合。罔能正是堯典上的九官之二，而正是九鼎上所刻的罔兩，然則與罔象同官的禹既有疑竇，自亦有出於九鼎的可能了。

(三)器器上的雙條馬獸形，高氏在「又記樂正」有一足同傳說(察傳)：堯典上又說他同使「百獸率舞」，使之爲獸實無可疑。推之于禹，頗覺說文所說近是。

(四)左傳所記食子欲食的檮杌氏不才子豈豈，乃其器上圖罔的獸。呂刑所記苗民中始作亂的蚩尤，乃是器器上其大眼長面的獸。合之于雙條之類，可見「古史的人」很有出於「鼎上的獸」的可能。

(五)在傳說中，禹是先與治水的人。說文云「鯀，魚也」。左傳：「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昭七：朱然楚詞注云：左傳鯀化爲黃熊，國語作「黃熊」。

按：熊，獸名；能，三足獸也。說者曰：獸非人水之物，故是罔也(天罔)則歸爲水中動物，古代已有此說。禹既繼鯀而興，自與相類，故淮南子即有禹化爲熊以通槎之道的故事。

(六)天罔言治水事，有「罔能與衡，鯀何德焉？」及「應龍何費？」之問。山海經本此，言「禹治水時有應龍以尾畫地，即水泉流通，禹因而治之也」。可見治水的神話中水族動物極多。引禹爲類，並不爲過。

(七)左傳與天罔均說鯀化熊，天罔又說「伯禹腹鯀」，又說，「禹有龍負負以遊」，覺得「伯禹」與「龍負」有合一的可能。龍與同形，覺得第一條理由又得一憑藉。

以上是說明我所以有「禹爲動物，出於九鼎」的假定的緣故。我現在對於這個假定的前半邊以爲不誤，對於後半邊承認有修正的必要了。

我所以修正這條假定之故，因爲九鼎不歸于夏代，禹說起于西周的中葉，已有堅強的理由了。王孫滿于楚子一段話最露破綻的是「黃金九牧」一語。九州的傳說起於戰國(詩經上「九有」「九圍」，猶言「四方」「八表」，乃是四方四隅加上中央，不是畫分土地爲九州。一「九牧之說當然不可靠。黃金之說，適之先生來書云，「鐵固非夏朝所有，銅(Copper)亦非那時代所能用。發見銅器石器時代的安特森近疑商代銅器是石器時代的晚期(新石器時代)，然想他的假定如近是。本來夏代器器從沒有發見過，則學者考定的商代器器亦並無實出于商代的證據，不過比較了周器，把語句簡單的，字跡特異的歸在商代罷了。商器何如此茫昧，夏之尚未進於銅器時代自不必說，那裏能發出九鼎！至於九鼎的來源，我以爲當是成王建立東都時刻下的大宗器(或商末所刻而西周所造)，用來鎮撫王室的。當時初入銅器時代，銅料豐富，器器要求重大，也是可有的事。至於刻上刻神話，乃是古代的風氣，左傳所謂「結盟象物」還是可信。(現在保存的器器有物象的很多，這上的神話必有資於古史，惜考古家不注意此事。不過禹說既是後起，他的神話來不及刻上九鼎罷了。

(未完)

努力週報的增刊

讀書雜誌

每月第一週出版

13

每月一期。定期努力或
買本期努力的，不另取
費。單買這個增刊的，
報價銀元三枚，郵寄大
洋二分。稿件寄北京鐘
鼓寺八號。

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

劉探榮

顧剛先生：

自讀書雜誌第九期上先生那「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很引起我們的疑問後，在第十期上又讀到玄同先生答先生的書，及到十一期十二期始有先生答覆我們的書。這書所討論的問題很多，所以文也很長。第十一期所載，只僅僅表明先生對於古史的態度；第十二期始有正式答覆我們質問的文字。但是爲讀書雜誌篇幅所限，第十二期纔只論及：(1)禹是否有天神性？(2)禹與夏有沒關係？(3)禹的來源在何處？第三問題的論文，在第十二期上還沒有登完，所以(4)禹真是什麼時候作的？(5)后稷的實在如何？(6)堯舜禹的關係如何？(7)堯典皋陶談話是什麼時候做的？(8)現在公認的古史系統是如何組織而成的？及後來增加的「文王之爲紂臣」的問題等等，皆在下幾期陸續登載去了！——這很足使我們欲早日一觀爲快的心，陷於渴望的情境。

據最近報紙上時時讀到吳稚暉先生的洋洋八股及勸業任公先生提倡國學少非途青年……等等文章，深感吳先生的見識和愛國的熱忱。想來中國現在所處的地位和物質文明的程度，目下中國國民真應當有十分之八九趨向於科學和實業，不應當專集於玄學文學和國故。有名望的人，真應當提倡切用於中國現在情形的學術，使國民自立自強，使國家得存於世界，真不應當以空疏的和裝飾的學術迷導青年。不過我們從事歷史的人，整理史料，辨偽別真，勘錯訂誤

皆是分內的事，是我們應當努力去做的。我希望我們既從事於歷史學和文學的人努力去做我們分內的事，從事其他科學或實業的人呢，也不宜妄自尊大，也應當努力去作他們分內的事。總之，人于其所從事而不能盡本分以求有成，以符國民之責，以盡人生之職，是最可恥的。

這段對於本書所討論的問題，本是贅言，若使先生萬一看得以下討論問題的文字有登入讀書雜誌的價值，將其登出，這便是我希望我們大家各盡其分的一點愚忱。

第十期上玄同先生答先生的書，其中所論列乃是(1)孔丘無刪述或制作六經之事(2)詩書，易，禮，春秋，本是各不相干的五部書(3)不相干的五部書配成一部而名爲「六經」的原故(4)「六經」配成的時候(5)「六經」是些什麼性質的書。這篇「論案的議論」，只是要研究所謂「六經」的那幾部書的原始面目，只是要研究他們與孔丘有無關係而已。其中雖有爲探案所不敢苟同之處，但對於先生所欲討論的那八九問題沒有關係，所以我在此處也不牽作一起談了。

我對於先生所已經登出的答覆，贊成的地方和可佩服的見解固然很多，却是不敢苟同之處亦自不少。我原來的意思，本想等待先生的文章全篇登完後，才作一整篇的文字和先生商量；但是讀了佳作以後，於心所不安之處，輒欲一吐爲快，故隨手寫出，就商於先生。在下幾期須將雜誌陸續登載的答覆，若有不得不與先生討論之點，仍當逐期奉商。因爲這種糾紛的議論，這種懷疑的精神，很有影響於我國的人心和史界，心有所欲言，不敢不告也。

(一)關於先生所持古史態度的討論

信史的建設，先生引胡適之先生的古史大旨三條作爲骨幹；胡先生的說法，本與我們及一般人的商周秦民族觀念相同，可不再說。至於推翻非信史方面，先生所說應具的標準有：

- (一)打破民族出於一元之觀念
- (二)打破向來地域一統的觀念
- (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觀念
- (四)打破古代爲黃金世界的觀念

關於第一條所說，很與我個人的意見相符合。我向來以爲中國民族在幾萬年前縱或出於一元，但有史時代的夏商周秦實在各有各的始祖。統統的世系譜與百代帝王，實在不敢信。「中國民族的出於一元，俟將來的地質學及人類學上有確實的發見後，我們自可承認；但現在所有的混合種的傳說我們決不能胡亂承認。我們對於古史，應當依了民族的分合爲分合，尋出他們的系統的異同狀況。」這話十分贊成。只是說堯典乃四「許多民族的始祖的傳說……歸到一條線上，有了先後君臣的關係」而產生出來，這話尙待先生辨堯典的文字登出讀後，纔敢說贊成或不贊成。

關於第二條所說，我卻有點意思不同了。先生謂：「史記上黃帝的「東主於海，西至於空桐，南至於江，北逐葷粥」……禹貢的九州，堯典的四罪……乃是戰國時七國的疆域，而堯典的疆域和四宅以交趾入版圖更是秦漢疆域的……商朝自限於「邦畿千里」之內，周有天下，用了封建制以鎮壓四國四方之國——已比商朝進了一步，然而始終未收復了嶺南的土地人民……到秦併六國而始一統。若說黃帝以來就是如此，這步驟就亂了。所以我們對於古史……不能以戰國的七國秦的四十郡算做古代早統的地域。」我以爲先生錯了。「步驟就亂」不足以證明戰國的七國秦的四十郡不是古代早就定局的地域。因爲戰地大小廣狹，不是自古至今有一定步驟的，不是

古代定局的地域極小而後來定局一代一代推廣的。我們知道漢朝定局的地域廣，到了晉朝，疆域便狹了，到了東晉，更狹小了。唐朝定局的地域廣，到了宋朝，疆域便狹了，到了南宋，更狹小了。元朝的疆域極廣，不僅爲中國前古所無，而且爲明清所不及。如果按步驟去推測，定然是再亂三四亂……了，難道這可據東晉的疆域說漢書地理志所載非漢時早就定局的地域，據南宋明清的疆域說唐書元史所載非唐元早就定局的地域嗎？如果以黃帝的四至，禹貢的九州，堯典的四罪所放之地爲合於戰國七國時的疆域，便以爲不應是黃帝時堯時禹時早就定局的地域。難道這可說漢代疆域合於唐代的疆域，便不應是漢代早定局的地域嗎？如果以商朝自限於「邦畿千里」之內，周朝始終未收復了嶺南的土地人民，證交趾是秦漢的疆域，不應入堯典的版圖，難道可以南宋自限於大江之南，清朝始終未發展至遼瀋以西，遂說漢朝不應服西域，元朝不應跨歐亞嗎？

先生或要說如果堯時已將交趾並入版圖，何以夏商來絕無人道及，絕無書提及呢？這疑問最好以歷史上相同的事實解釋之。從前亞歷山大的帝國版圖東至印度河以東，南至尼羅河上流，後來羅馬帝國崛起，西盡歐洲，北至萊茵河布列斯，皆其疆土。此數百年間希臘羅馬的人，誰不知道世界之大。可是到了中世紀羅馬既衰，希臘與羅馬時之地理知識盡失，只知道有地中海沿海的各地，以那路散冷爲世界的中心。不復知有東方亞歷山大所親自到過而收入版圖的印度河，再也無人知無人到了。到了歐洲黑暗時代(四七六年至八百年)歐人蒙昧的狀態，幾欲返乎草昧時代了，其學術和知識都不知道了。以此看來，前代入版圖的遼遠地方，後來失傳了，或竟至於數百年千餘年隔絕不知，是常有的事。不可因中間有時隔絕，遂說不是那時那代的疆土。凡交趾非周朝非春秋非戰國時代的疆域所及，乃「秦漢的疆域」，這是先生承認的。先生既只承認交趾爲秦漢時的疆土，則必謂堯典的疆域和四宅

玄同先生相信有禹，是由各教都有「洪水」的傳說，想來是實有其事。何以各教都有「堯」「舜」的傳說，却又想來一定是「無是公」「烏有先生」呢？

「堯」「舜」二字的意義說「堯」，高也；「舜」，大也。遂決定堯舜只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稱。但是我們知道「高宗」「高祖」「太祖」都是「高」「大」的意思，難道遂可斷定歷來許多高宗高祖高太

祖都只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稱而無其人嗎？即以堯舜或為名字論之，我們知道春秋時有伯益，絲，大也；有卜商字子夏，商通章，章，大也。夏亦大也；有郭賈字子方，賈通夏，大也，方亦大也。又有倫字子產，倫，高也，產大也；有綽字子

子，帶讀為恩，帶，高也，上亦高也。其餘以「高」「大」名者不可勝數。若使如玄同先生所說，我們應以為這班人都是「無是公」「烏有先生」，只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稱了，以此疑古，不是笑話麼？這種錯誤，皆是迷于說文的餘毒，而不知

訴于邏輯，大前提早已錯了，怎能推論得合法呢？

(二) 討論禹是否有天神性

先生上次「所以疑禹為天神，是由「洪水」而「禹數下土方」而來。」現在已承認「下土」二字不能證明禹是天神了；但又據詩書上說禹的話歸納出下列四條：

- (一) 禹平水土是受上帝的命。
- (二) 禹的「治」是「廣」。
- (三) 禹的功績是「敷土」，「甸山」，「治水」。
- (四) 禹是一個排排的國王。

上列四條，本少「禹自天神性」的意味；但先生一句總話，說「依此以為禹是「天神」」我初看這句話，以為下文，必有「好的意思足以說明禹是一個神。那想將下文一看，不但大失所望。

在這四條中，先生以為禹的具有天神的嫌疑的地方，「乃在「治」上」。我們且把「治」字討論一下，從所歸納出禹的功績是「敷土」，「甸山」，「治水」三條中，是「治」。

詩「信彼南山，維禹甸之。」(信南山) 禹變水東注，維禹之績。(文王有聲) 禹變水東注，維禹甸之。(韓奕) 山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長發)

「敷」解作「分」字的到底怎樣？禹貢「禹敷土」馬注，敷，分也。「分」者，論語曰「五穀不分」，鄭注，分，猶理也。「理」即「治理」之意。(說文) 敷，治也。廣雅釋詁三，理，治也。此間接證明「敷」之解為「治」也。我們再看山海經海內經「禹錫是始布土」注，猶「敷」也。「布」

「敷」古同音通用，故「敷土」即是「布土」。到底「布」字的意義又怎樣呢？廣雅釋詁三，布也。又列，治也。「列」，是「布」也。「治」也。「敷土」既即是「布土」，而「布土」即是「治土」。是「敷土」亦即是「治土」而訓「敷」為「治」也。山海經雖偽書，太史公已曾讀之，其

為戰國或秦代之作可知。是又漢前訓「敷」為「治」之證也。山上諸證，可知「禹敷下土方」本作「禹敷治下方土地」解，毫無疑義。既然是「禹敷治下方土地」，那麼，這一「禹敷治下方土地」就是如孟子所說的「堯舜禹來敷治天下」或孟子自己坦率的「能平治天下」一樣沒有一天神性的嫌疑了。

豈容牽強傳會？至於天問言禹治水，有「洪水滔天，浩浩之」的這字同境；訓眾，解作「洪水滔天極深，大禹何用窺窺而平之乎？」這是極平常的話，怎見得有「天神性的嫌疑」？譬如我說「黃河決堤，水大得深，須先生將何以窺窺特」，難道遂可以說須先生有天神性的嫌疑麼？況且「窺窺」又是窺窺，古者窺窺變通，定，止也。把來解「何以窺窺之」為「何以止之」，又甚通。而定意的古訓又當解作是「是」者，豈謂「是」非是「注」理也，是實又有「敷理」一敷治」之義也。

「治」之義也。我們再看「禹甸之」廣雅釋詁三，理，治也。此間接證明「敷」之解為「治」也。我們再看山海經海內經「禹錫是始布土」注，猶「敷」也。「布」

「敷」古同音通用，故「敷土」即是「布土」。到底「布」字的意義又怎樣呢？廣雅釋詁三，布也。又列，治也。「列」，是「布」也。「治」也。「敷土」既即是「布土」，而「布土」即是「治土」。是「敷土」亦即是「治土」而訓「敷」為「治」也。山海經雖偽書，太史公已曾讀之，其

為戰國或秦代之作可知。是又漢前訓「敷」為「治」之證也。山上諸證，可知「禹敷下土方」本作「禹敷治下方土地」解，毫無疑義。既然是「禹敷治下方土地」，那麼，這一「禹敷治下方土地」就是如孟子所說的「堯舜禹來敷治天下」或孟子自己坦率的「能平治天下」一樣沒有一天神性的嫌疑了。

豈容牽強傳會？至於天問言禹治水，有「洪水滔天，浩浩之」的這字同境；訓眾，解作「洪水滔天極深，大禹何用窺窺而平之乎？」這是極平常的話，怎見得有「天神性的嫌疑」？譬如我說「黃河決堤，水大得深，須先生將何以窺窺特」，難道遂可以說須先生有天神性的嫌疑麼？況且「窺窺」又是窺窺，古者窺窺變通，定，止也。把來解「何以窺窺之」為「何以止之」，又甚通。而定意的古訓又當解作是「是」者，豈謂「是」非是「注」理也，是實又有「敷理」一敷治」之義也。

「治」之義也。我們再看「禹甸之」廣雅釋詁三，理，治也。此間接證明「敷」之解為「治」也。我們再看山海經海內經「禹錫是始布土」注，猶「敷」也。「布」

「敷」古同音通用，故「敷土」即是「布土」。到底「布」字的意義又怎樣呢？廣雅釋詁三，布也。又列，治也。「列」，是「布」也。「治」也。「敷土」既即是「布土」，而「布土」即是「治土」。是「敷土」亦即是「治土」而訓「敷」為「治」也。山海經雖偽書，太史公已曾讀之，其

為戰國或秦代之作可知。是又漢前訓「敷」為「治」之證也。山上諸證，可知「禹敷下土方」本作「禹敷治下方土地」解，毫無疑義。既然是「禹敷治下方土地」，那麼，這一「禹敷治下方土地」就是如孟子所說的「堯舜禹來敷治天下」或孟子自己坦率的「能平治天下」一樣沒有一天神性的嫌疑了。

「敷」解作「分」字的到底怎樣？禹貢「禹敷土」馬注，敷，分也。「分」者，論語曰「五穀不分」，鄭注，分，猶理也。「理」即「治理」之意。(說文) 敷，治也。廣雅釋詁三，理，治也。此間接證明「敷」之解為「治」也。我們再看山海經海內經「禹錫是始布土」注，猶「敷」也。「布」

「敷」古同音通用，故「敷土」即是「布土」。到底「布」字的意義又怎樣呢？廣雅釋詁三，布也。又列，治也。「列」，是「布」也。「治」也。「敷土」既即是「布土」，而「布土」即是「治土」。是「敷土」亦即是「治土」而訓「敷」為「治」也。山海經雖偽書，太史公已曾讀之，其

為戰國或秦代之作可知。是又漢前訓「敷」為「治」之證也。山上諸證，可知「禹敷下土方」本作「禹敷治下方土地」解，毫無疑義。既然是「禹敷治下方土地」，那麼，這一「禹敷治下方土地」就是如孟子所說的「堯舜禹來敷治天下」或孟子自己坦率的「能平治天下」一樣沒有一天神性的嫌疑了。

豈容牽強傳會？至於天問言禹治水，有「洪水滔天，浩浩之」的這字同境；訓眾，解作「洪水滔天極深，大禹何用窺窺而平之乎？」這是極平常的話，怎見得有「天神性的嫌疑」？譬如我說「黃河決堤，水大得深，須先生將何以窺窺特」，難道遂可以說須先生有天神性的嫌疑麼？況且「窺窺」又是窺窺，古者窺窺變通，定，止也。把來解「何以窺窺之」為「何以止之」，又甚通。而定意的古訓又當解作是「是」者，豈謂「是」非是「注」理也，是實又有「敷理」一敷治」之義也。

「治」之義也。我們再看「禹甸之」廣雅釋詁三，理，治也。此間接證明「敷」之解為「治」也。我們再看山海經海內經「禹錫是始布土」注，猶「敷」也。「布」

「敷」古同音通用，故「敷土」即是「布土」。到底「布」字的意義又怎樣呢？廣雅釋詁三，布也。又列，治也。「列」，是「布」也。「治」也。「敷土」既即是「布土」，而「布土」即是「治土」。是「敷土」亦即是「治土」而訓「敷」為「治」也。山海經雖偽書，太史公已曾讀之，其

為戰國或秦代之作可知。是又漢前訓「敷」為「治」之證也。山上諸證，可知「禹敷下土方」本作「禹敷治下方土地」解，毫無疑義。既然是「禹敷治下方土地」，那麼，這一「禹敷治下方土地」就是如孟子所說的「堯舜禹來敷治天下」或孟子自己坦率的「能平治天下」一樣沒有一天神性的嫌疑了。

豈容牽強傳會？至於天問言禹治水，有「洪水滔天，浩浩之」的這字同境；訓眾，解作「洪水滔天極深，大禹何用窺窺而平之乎？」這是極平常的話，怎見得有「天神性的嫌疑」？譬如我說「黃河決堤，水大得深，須先生將何以窺窺特」，難道遂可以說須先生有天神性的嫌疑麼？況且「窺窺」又是窺窺，古者窺窺變通，定，止也。把來解「何以窺窺之」為「何以止之」，又甚通。而定意的古訓又當解作是「是」者，豈謂「是」非是「注」理也，是實又有「敷理」一敷治」之義也。

「治」之義也。我們再看「禹甸之」廣雅釋詁三，理，治也。此間接證明「敷」之解為「治」也。我們再看山海經海內經「禹錫是始布土」注，猶「敷」也。「布」

「敷」古同音通用，故「敷土」即是「布土」。到底「布」字的意義又怎樣呢？廣雅釋詁三，布也。又列，治也。「列」，是「布」也。「治」也。「敷土」既即是「布土」，而「布土」即是「治土」。是「敷土」亦即是「治土」而訓「敷」為「治」也。山海經雖偽書，太史公已曾讀之，其

為戰國或秦代之作可知。是又漢前訓「敷」為「治」之證也。山上諸證，可知「禹敷下土方」本作「禹敷治下方土地」解，毫無疑義。既然是「禹敷治下方土地」，那麼，這一「禹敷治下方土地」就是如孟子所說的「堯舜禹來敷治天下」或孟子自己坦率的「能平治天下」一樣沒有一天神性的嫌疑了。

(未完)

努力週報的增刊

讀書雜誌

每月第一週出版

每月一期。定閱努力或買本期努力的，不另收費。單買這個增刊的，每份銀元三枚，郵寄大洋二分。稿件寄北京鼓寺八號。

討論古史答劉胡二先生

(二續) 顧頡剛

讀劉胡先生「再質」一文，使我非常欣喜。我久要尋覓這樣的一個伴侶而不可得，現在竟得到了！

中國的古史全是一篇糊塗賬。

二千餘年來隨口編造，其中不知有多少謬誤，可以看得出是假造的。但經過了二千餘年的編造，能殺成立一個系統，自然隨處也有牠的自衛的理由。現在我儘尋牠的破漏，劉先生儘尋牠的自衛的理由，這是一件很好的事，即使不能遂得結論，但經過了長時間的討論，至少可以指出一個公認的信任和疑難的限度來，這是無疑的。多辨論一回，總可多得些成績，這也是無疑的。所以我們應該各照着自己的信仰，向前走去，看到底可以走到那麼爐才歇脚。實在像這樣大的一個問題，便是犧牲了幾個人的一生的精力去討論，也是值得。不知劉先生肯應我否？

我現在仍依了上次的注意，把我對於古史的懷疑之點詳細說了，把我對於古史成立的程叙的假定立

起來了，然後再做別的事。劉先生再質一文，只得等我這文發表完了之後再行回答，請原諒！在我這文陸續發表的時候，仍希望劉先生陸續辭駁，愈駁的猛厲我愈感謝。

我更希望再有多人加入我們的討論，因為這個問題的解決不僅是我們幾個人的責任。加入的人多了，我們可以分工；那幾個人專討論制度，那幾個人專討論文字，那幾個人專討論天文地理……這樣的做去，我不信一篇糊塗賬的古史不會有弄清楚的一天！我們努力！

(3) 禹的來源在何處？ (續)

我對於禹的來源很願意再下一個假定：「禹是南方民族的神話中的人物」。我所以以此假定，有下列數項理由：

- (1) 楚詞天問對於舜禹有豐富的神話。
- (2) 越國自認爲禹後，奉守禹祀。
- (3) 傳說中有禹會諸侯於塗山的故事（左傳哀公七年），又有禹娶于塗山的故事（桑陶謨天問塗作塗）。塗山在今安徽懷遠縣東南八里；周代時在淮夷與群舒之間。
- (4) 傳說中有禹致羣神于會稽的故事（國語），又有禹封禪于會稽的故事（郊祀志），又有禹遊死葬會稽的故事（墨子）。會稽山在今

浙江紹興縣東南，春秋時爲越都。禹原不足以證明真有這個人，但據其所居之處確足以證明這地是這一個神話的中心點。如黃帝是西北民族的傳說人物，而他的陵在榆山（今陝西中部縣西北），正在西陵附近。如盤古是西南民族的神話人物，而他的墓在南海，又在桂林；南海的墓延到三百餘里（見任昉述異記）。可見這種陵墓乃由於神話的指實。他們在某一種神話的集中地方，指定一個高大的陵墓，算做神聖的陵墓；崇了這一點神話，他們更可安頓着他們的信仰和崇拜。禹陵既在會稽，會稽自可定爲禹的神話的中心點。

(5) 漢書郊祀志（管子與封禪書文均同）：因兩書有晚出之疑，故舉此書一記管仲講了十二個封禪之君——無懷氏、伏羲、神農氏、炎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禹、湯、周成王。他們封的地方只有泰山一處。禪的地方只有云云，亭亭，社首，會稽四處。云云在蒙陰，亭亭在鉅平，社首在博縣，都是泰山附近的小山，在漢代泰山郡之內的；獨有禹所禪的會稽乃遠在南方。封禪的事原是戰國時諸魯的儒者造出來的一當在辨堯舜時詳論，他們心目中只有一個泰山可爲天下之望，所以非拉了百代的帝王到泰山去封禪不可。但何以他們肯單單讓禹到會稽去禪呢？這大概因爲禹在會稽的立足點太堅強了，有非從從習習不可之勢，所以如此。

(7) 古代開化的民族只有中原一處，因此中原人很藐視四方半開化和未開化的民族。他們看西北方獸多，故以西北方的民族爲獸種；如獯、豷、狄……加上犬旁，見得他們是犬類。又看南方蛇多，故以南方的民族爲蛇種；東南之越號爲罔，（說文云：「罔，東南越，蛇種」），西南之江間號爲閩，而總名南方種族曰蠻（說文云：「蠻，南蠻，蛇種」）。詩采芣云：「采芣芣芣」，蓋不但名別人爲蠻，且以其動作爲蠻之動作（說文云：「芣，動也」）。可見中原人對於南方，處處可以引起蛇族的聯想，故文字上以虫表南方的極多。禹名從虫，恐亦此例。越人自稱爲禹後，恐亦與蜀人以珠叢爲祖先是相同的。

(8) 楚之古文爲罔，可見他們是在林中建國的。楚亦名荆，當以荆棘繁多之故。看荆荆一名，草木暢茂的樣子已是活現。楚辭天問云：「東南何虧？」又云：「康回憑怒，地何故以東南傾？」蓋當時的東南爲水流所傾，故有「地不滿東南」之說。積水氾濫，自是那時實事。漢書地理志于楚地曰：「江南卑澤」；于粵（即越）地曰：「其君禹後」。對於會稽，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可見楚越一帶因林木的繁茂，土地的低溼，人類與龍蛇同居，他受了損害。又可知當時與越人之所以斷髮文身，乃是起于保護生命的要求，其效用與動物的保護色相等。那時那地的人生是何等的可怕！平定水土的事是何等的需要！孟子上言禹治水情形，有兩段話，錄下：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于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隄防鳥迹之道交于中國。……禹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徙。（滕文公上）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于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窟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

能而放之。……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滕文公下)

這因是孟子想像中的堯舜時代的情形，但何以與實際上的周代時楚越情形竟這等的相似？楚越間因地土卑溼，有積水的氾濫，故有宣洩積水的需要；因草木的暢茂，有蛟龍的害人，故有焚山澤驅蛇龍的需要。有了這種需要，故禹的神話足以增大他們的價值，發展他們的傳播。禹之出于南方民族，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證據。孟子所說的古代「中國」的情形，實已露出受了楚越的暗示的破綻了！

若有人駁我，說：「周代的楚越固是過渡這種生活，但上古的中原那知道不是過渡的這種生活呢？那見堯舜時代不是真的如此？」這個問題自然須請地質學家研究，非我所能解決。但我也有一點意思可供參考。第一，中國的黃土區域延其廣，為古代膏腴地。但別處還有山林險阻，惟河南省的東部是一個大平原，沒有平水土的需要，故文化發達最盛，亦最早。(我很疑及的國都離商不遠，不在今山西安邑，理由頗多，俟後辨。)夏商以前如中原果有文化，亦應起于此。第二，楚國經過了幾百年的經營，水土平了；到戰國時，這可怕的景象只留在楚國的南方了。讀楚詞中的招魂和大招，牠們所說的四方毒害，東方是弱水，西方是流沙，北方是增冰，這些都是地文上的險阻，還無足深怖。獨有南方，炎火千里，有蒸黍，有傷窮的蠍，在山林險阻之中，往來倏忽的存人。可見即在楚國人——中原人號為南蠻的觀念中，也是最怕着南方。我們看春秋時的楚國併力開發北疆，而對於南越的用師獨存然無聞。戰國時，各國竭力的開草萊，但

楚國的南境還只到着衡山。(戰國策蘇秦說楚威王語，謂楚地「南有洞庭蒼梧」。後人據之，謂楚的南境直至今之廣西梧州。但蘇秦中以蒼梧與縣圃，隨嶺等許多理想地名並列，為作者所欲驅蛇驅龍而游者，可見其甚渺茫。蓋當時意中，楚的南方有名蒼梧的一地；至于究竟怎樣，連楚國人也不能知道，因為往南山林險阻，過去不得，實不容知道了。)這也可說中原所以稱南方為蠻之故，而南方的可怖確在水土未平與龍蛇害人。

南方民族在這樣的環境裡，如何不會有無數平水土的神話出來，更如何不會有平水土的最有力量的禹出來！

(商代與南方民族有無關係確不可致(商頌殷武的「奮伐荆楚」，頌的是春秋時的宋桓公，非商王)。但看殷高宗所伐的鬼方在河南開(依王靜安先生考定)，而商頌所特標的服屬的種族也只有氐羌，周亦與于岐山，所以我們可以說商代時的中原只有與西方民族發生關係。到了周代，始有召公關國至江漢的事。召公是世襲的，不能定說為召公奭)，于是封建諸姬至于漢陽。關於當時的傳說，有成王封熊繹為楚王的話(史記)，又有熊繹服事周王的話(左傳)。但這些話既不見于詩書，而昭王已經「南征不復」，采芑並罵他們「大邦為讎」，可見楚在西周時國勢已盛，常與周室對壘，受周封建之託甚不可信；即使有之，也不過周室的一種羈縻手段罷了。直到宣王時，周的武力有一度的旺盛，始有「用過蠻方」(抑一及「變荆來威」(采芑)的快意之詞。然而漢陽諸姬到春秋初卒盡為楚所吞滅了。南方民族與中原諸國有直接的關係的，惟有楚及淮夷徐戎，淮徐二國偏在江北，又牠們的史蹟已得不到什麼，不知牠們更江南民族有無聯絡；楚則沿江立國，因伸其勢力于東南，而與吳越

早就交通。(越通中原在春秋後三百年——哀公二十一年。紀元前四七四——但楚與越的交通在宣公八年——紀元前六〇一——早見于左傳)這決不是第一次，惜以前無可考耳)。從此可知南方民族的神話從楚國傳到中原是可能的；一來是楚國為南方民族的領袖，與中原交通甚早；二來是周室對諸姬于漢陽，使周成與楚民族日益接近；三來是周民族與楚民族常有用兵的事，有交換文化的鼓動力。

中原與南方民族發生關係由于封建，這是確切不移的事。至於封建諸姬至于漢陽，依了周室的國力和次序而言，自當在成康以後。一部詩經，可信為最古的詩惟有周頌。周頌有「自彼成康，奄有四方」之語，可見作于成康以後，昭穆之世。細釋周頌的話，牠們也說山河(如「天作高山」，「及河喬嶽」，「猗與漆沮」，「瞻山喬嶽，允猶翕河」)，但沒有道出一個「禹」字。牠們也說耕稼(如思文，噫嘻，豐年，載芣，良耜，桓等篇)，但又沒有道出一個「禹」字。牠們也說后稷(如「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非爾極」)，但又沒有道出他和禹曾有過什麼的關係。一比了商魯頌及大小雅，對於禹的尊崇的態度，就顯出周頌的特異了。周頌為什麼特別的不稱禹？原來做周頌時尚沒有禹的偉大的神話傳播到周民族來；或者雖經傳播而勢力不廣，還沒有引起共同的信仰。

今按詩書中說及禹的九篇，闕宮後殷武作于春秋時，已無疑義。呂刑為穆王時所作，韓奕為宣王時所作，似皆可信。洪範立政二篇文義明暢，與大誥康誥等篇文體相若甚遠，當是後世史官補作，與無逸金縢等篇同性質。(關於這一個問題，須俟將來研究古文法再行判定。依我豫測，尚書二十八篇中可確信為其跡的不過十二三篇；為東周時史官補作的也有十篇左右。)周山及文王有聲二篇，時代雖無考，由我疑大小雅都是西周後期及東周初期之作，因詩中歡歌失調的甚多，合於東西周交界時的情形，而誇揚武功的亦不少。按之記載亦可信為宣王，恐「雅音」自為西周後期風行的樂調。我們看雅中如文王、大川等篇確是宗廟之詩，何以不入頌而入雅。再看周頌篇數雖少，何以雅體甚是寬展？可見雅頌之分不在奏樂的地方不同，而在時代的先後不同，音節的繁簡不同。(魯頌商頌雖居頌名而實雅體。一在此種理由之下，信南山及文王有聲自可定為西周後期所作。

周頌三十一篇沒有「禹」的一字，那個人竟沒有禹的偉大功績的觀念；一到穆王末年的呂刑，禹就出現了；到西周後期，社稷也舉行了；大小雅及商魯頌便和禹提起，看得他在古史中的地位是最重要的了。這一點分別是何等的顯著！且當時既與他方種族關係較輕，而適在專力開闢南疆的時候，中原民族初與南方民族接觸的時候，這一個環境更是何等的重要！

總合以上的理由，可以為我所立的假定——禹是南方民族的神話中的人物——作一個概括的說明

商周間，南方的新民族有平水土的需要，醞釀為禹的神話，這一個神話的中心點在越(會稽)；越人奉禹為祖先，自越傳至羣舒(塗山)；自羣舒傳至楚；自楚傳至中原，流播的地域既廣，遂

看得禹的平水土是極普遍的，進而至了說土地是禹鋪填的，山川是禹陳列的，對於禹有了一個「地王」的觀念。

中原民族自周昭王以後，因封建交戰而漸漸與南方民族交通，故穆王以來始有禹名見於詩書，又特設后土之祀，得與周人的祖先后稷立於對等的地位。

(一) 堯舜禹的關係，是如何來的？

詩經中有若干禹，但堯舜不曾一見。尚書中除了後出的堯典與舜典，有若干禹，但堯舜也不曾一見。故堯舜禹的傳說，禹先起，堯舜後起，是無疑義的。後起者立於前，也是杜撰古史的成例，我們是看慣的。但他們何以發生了關係，這一個問題我們應該探索一番。

玄同先生說堯為高義，舜為大義，意氣相承，可見出于同時，有互相關係的可能。至於禹，我們看洪範，明明說是上帝降下之後而繼起的；看呂刑，也明明說是上帝降下來的；看殷武立政，又只說禹述而不言舜域。他只有受命於上帝，沒有受命於人王。他乃是獨當一切，不是服政效忠。若照後世人所說的堯舜禹之關係看來，則禹所費的九州原是堯舜的天下，何以反把這兩個主人撇落在一旁呢？

詩書中言禹的九條，全沒有做了堯舜之臣的氣息，不必提了，就看作偽作的禹貢，也是說：

禹敷土，隴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低價財賦，成則三壤，成賦中邦。
錫土姓。

「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這是何等的獨斷獨行，稱心所欲！這何會有一點

見做了他人的臣子的意味！末句所謂「禹錫玄圭，告厥成功」，乃是告成功于上帝。上帝把玄圭賜與他，而禹說「天錫禹洪範九疇」，正是一例的事實。《帝王世紀》和《宋書》都有「禹治水畢，天錫玄圭」的話，正作如此解。《偽孔傳》謂「堯錫玄圭以彰顯之」，大謬。禹貢上何曾有堯來！可見禹貢的人對於禹的觀念還是詩書上的禹的觀念，而不是諸子上的禹的觀念。

堯舜的傳說本來與治水毫無干係，論語上如此，楚詞上也是如此，自從禹做了他們的臣子之後，子思他們不得不與治水發生關係了。但治水原是大禹的大功，口碑載道，堯舜奪不得的；沒有法想，只得請堯舜做了一時的權宜，由他任職治水；等到「九年，績用弗成」，堯舜沒有辦法，就做了堯舜交替的關鍵，並為堯舜禹的地步。如此，禹的功績既沒有減損，而堯舜得了舜，舜得了禹，成了這件大事，堯舜也很有間接的功勳，治水的功績是他們三人合作的成績了。但舜歸的是誰呢？大家說不清楚；連一部左傳也忽而說堯，忽而說舜。《昭七年傳》「堯舜舜于羽山」；《昭三十三年傳》「舜之罪也殛舜」。這可以見出一種新傳說出來時，前後頗全不得的情形。

我們既知堯舜禹的關係起了戰國，對於出這一個關係的來源，應當先看戰國時的背景。戰國時四方民族漸漸與中原民族融合為一，各民族的祖先平時不相聞問的，到這時也都胡亂搭湊而成一系。孟子說舜為「東夷之人」，若舜果為東夷的祖先，則他與南蠻的祖先禹發生關係，自在情理之內。但這決不是最重要的理由，因為堯舜禹的關係是有意義的，不比黃帝少皞顓頊之類的無端湊合。

最重要的理由乃在當時的政治背景。戰國時，各強國的國王都有統一天下的大志，不息的戰爭攻伐，貴族又是說不盡的奢侈，殘傷民命，暴奪民財；人民憔悴于虐政之下，真是創深痛鉅。那時的學者看着人民的苦痛，對於政治問題的解

決方法非常要求得急切。解決方法最直截的無過革命，革命的事原有湯武的好例在前，所以他們決力的籌策，而湯武，但當時人民對於國王，正和現在人民對於軍閥一樣，雖是極其痛恨到極點，而要自己起來剷除他們的勢力終是無力的。他們在這般有心無力的境界中，只有把自己的希望構成一種根本解決的想像，做官傳的功夫。想本解決的想像是什麼？乃是政治的道德化。他們想像：若有一個道德最好的天子出來，拾來了一切的權利，他的目的單單是要天下安樂，自然可以「天下為公」，沒有爭奪的事。他們想像：倘若天子的位不是固定的，做天子的必是天下最賢的人，他必能請拔許多賢才做各項的職務，使得天下之民歸心，成就最好的政治。這一種想像就是禪讓說。墨子孟子書中這類的話甚多，茲不備舉。

但自古只有父兄傳子弟的局面，而沒有先聖傳後聖的局面，他們鼓吹禪讓說，是得不到證據的。沒有法子，就拉了兩個「無名」的古帝——堯舜——和一個在傳說的系統上列於夏初的古王——禹——做他們鼓吹學說的憑藉。好在這幾個人的事蹟是沒有什麼確實的記載的，你要那樣說就可那樣說，你愛那樣造就可那樣造。堯舜禹的關係就因了禪讓說的鼓吹而建築得堅固了。

但禪讓之說起來時，禹早已做了夏后了。夏是世代相承的，故不得不使他傳賢的局面改為傳子的局面。然而益相禹的傳說與舜相堯，禹相舜的傳說有同等的勢力，故又不得不使他舉益自代，堯史必使他傳啟，新與禪讓說必使他傳益，但結果又不能違背史實，亦必使他傳啟，這個說如何開法呢？在這一點上，造偽史的人真做夠了難題了！國策道：

禹授益，而以啟為吏；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啟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
這一說是歸過於啟的，然已有「禹令將自取之」

的嫌疑了。天問道：

啓代益作后

這是禹已禪讓，啓更代益，間接而成傳子的局面，但啓何以代益，是啟搶來呢？是益傳與他呢？這文沒有說明。《竹書紀年》道：

益十啟位，啟殺之。

這是禹不禪讓，啟即代禹，為直接的傳子，但啟何以代禹，是禹有意呢？是啟搶來呢？這文也沒有說明。以上三說雖可解釋，但總是禪讓制的惡散場，在「比戶可封」的時候不應常有這種事。于是流子上一個極巧妙的回答：

禹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訟獄者不誦歌頌而誦歌頌，曰：「吾君之子也！」

丹朱之不肯；舜之子亦不肯。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于民未久。

這一個解釋真是何等的美滿！禹是肯禪讓的，益是肯避啟的，而又是實在得民心的，沒有一個人失德，沒有一個人貪有天下，然而「民意」的拘攣如此，禪讓制便輕輕的改到傳子制了！

洪水未平，舉賢治之，是禪讓制之所由起。啟有賢德，傳子即是傳賢，是禪讓制之所由終。這一個起訖的時間，名為禪讓時代，公推為人治最美滿的時期。一班兼做偽史家的政論家竭其全力為這個時期張皇幽渺，編造了無數佳話。堯舜與禹經過了這一番的陶鑄，他們就成了拆不開的伴侶；凡是稱道一個人，必定聯帶稱道其他二人。比較詩，中只說禹而不言堯舜的時候，一般人對於古史的觀念真是大不同了！

那時禪讓之說既既盛，故戰國中期即有燕王喻實行這個學說的事實出來。這是紀元前三一

六一三—四年的事。幾位再禪讓之說雖不知起于何時，但可見在這時已經傳播得普遍而確定了，所以燕國的羣臣會得很信服的把這事勸燕王做，而燕王也會得很願意做。不幸當時學者理想中的幾位的人格太高超了，燕昭與子之的人格不能得到當時學者所信服，所以即在極端主張禪讓說的孟子，也得說：「子之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之。」

在禪讓之說未起時，也有讓國的事。關於這事的記載，有論語及左傳上的泰伯，宋公子目夷，曹子威，吳季札，伯夷叔。態度不明，恐不可信。但他們的讓乃是出於良心的主張，不是由于學說的鼓動；乃是未居其位而不居，不是居其位而忽讓；乃是一家兄弟兄弟的推讓，不是對於臣的禪讓。我們在這上，可以那時並沒有幾位再禪讓之說，故讓國者全沒有幾位再禪讓之說，而不受讓的也沒有幾位再禪讓之說，而沒有讓國之說。故論語上也只有私美泰伯伯夷讓，而沒有稱美幾位再禪讓。到了戰國中期，幾位再禪讓之說大占勢力，有鼓吹的，有實行的，而泰伯伯夷讓之說就退了下去，不見有人稱引了。

在這章的終結，我可以大膽的說：禹是西周中期起來的，幾位再禪讓說起身的，他們本來沒不關係。他們的關係是起于禪讓之說上；禪讓之說乃是戰國學者受了時勢的刺戟，在想像中描成的烏託邦。

總以上四章——(1)禹是否有天神性？(2)禹與夏有無關係？(3)禹的來源在何處？(4)幾位再禪讓的關係是如何來的？——如下列一表，表明自西周以至戰國的人對於禹的觀念的轉變：

(注)呂刑，立政，洪範三篇尚不能確定其時代，故加疑號。左傳，國語，楚辭三篇已微有禹禪讓的氣息，但尚無明文，故入之夏后如下。



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

劉振聲

論到「治水」的「治」字，雖欲牽強傅會而不可能。蓋因「治」字的意義最明顯，最爲人所熟知故也。於是想空說：「治水的「治」字是後人加上去的。」我把這句話足足看了四五遍，又反覆看了前後，總不知先生何以指。這段話離彷彿前後不貫，既然說不出什麼道理來，所以我也不能不說：「洪範言禹治水雖不明白，但不能因不言禹治水遂謂禹爲神。且洪範之言「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乃由「緜陞洪水，汨陳其五行。」是則「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乃由「禹平水土」(呂刑)。此處雖未言「禹平水土」，按文意却是天之錫禹洪範九疇，乃在禹有所成之後，明甚。而先生乃曰「似乎他(禹)一得到了上帝的九疇，洪水就自會平復似的。」這全完將「禹有所成」

以上辨「禹的最有天神的神疑的地方」在「禹的功績是「敷土」，「甸山」，「治水」之說不能成立。

次之，討論(一)條。(二)條所歸納出「禹平水土是受上帝的命」是根據：

書(一)緜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緜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洪範)

(二)皇帝清問下民，緜殛有辭於苗。……乃命三后恤功於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於民。(呂刑)

先生說：「洪範上「天」，「帝」互稱，可見帝即是天」，這很對的，又說「殛緜的是天，與禹的亦是天」，這便錯了。我們只要認小心一點，讀洪範這段，便只看出「不畀洪範九疇」的是天

「錫禹洪範九疇」的也是天。緜之殛死，乃由「彝倫攸斁」；禹之嗣興，乃由緜之殛死，並不見得「殛緜的是天，與禹的亦是天。」這裡又只言禹之嗣興，並未說禹受天命而平水土，是「禹平水土是受上帝的命」的語與禹沒有關係，不能引這裏作證。退一步言之：這裏有「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可據以說天和禹有關係；但不能因此遂說可證明「禹是一個神」。因爲我們知道國宮說：「天錫公(億公)純嘏」，不能遂謂億公是一個神；大誥說，「予天……這我大寶龜」，不能謂周公是一個神；大誥說，「天作之(文王)」，不能謂那班士君子俱是神；召爰說，「天……我其饑饉」，不能謂凡伯是一個神；燕民說，「天……保……天子，生仲山甫」不能謂天子(宣王)和仲山甫皆是神……故也。再退一步言之：即便說「帝殛緜，天與禹」，(這本非洪範之意)；禹嗣興，禹是主詞，與是自動字；天與禹，禹是賓詞，與是他動字——這天與禹是依先生的意思說的。(二)也不能因此遂說可證明「禹是一個神」因爲我知道皇矣說：「上帝者之，(善，惡也，又斥也；之指夏商)憎其式靡，乃眷西顧，此維與宅(此指文王)」不能謂夏商人和文王是神；黃鳥說，「彼蒼者天，殪我良人」，天保說，「天保定爾，以莫不與」，不能謂奄息仲行城虎等是神；西伯戡黎說，「天既訖我殷命」，大誥說，「天……與我小邦周」，不能謂殷周之王是神；微子說，「天降災荒放邦」，洪範說，「惟天陰騭下民」，不能謂殷入下民皆是神……故也

(未完)

努力週報的增刊

讀書雜誌

每月第一週出版

每份一幣。定製努力或

資本期努力的，不另取

費。如有遺漏刊例，

每份銀元三枚。廣告大

洋二分。稿件寄北京錢

錢寺八號。

討論古史答劉胡二先生

顧頡剛

依本文的次序，這一期應辦「禹貢」但我的事情太忙，而這類零碎的地方又太多，實在找不到整理時間，使我可以把以前所得的材料整理連綴成的一篇文章，所以只得停着。「后稷」與「文王」兩節範圍較小，容易成就，現在把牠們先做好了，在這二期上發表。等到這兩章登完，我的職業已經變換了，或者可以多得一些空閒，在明年一年之中，把「禹貢」、「堯典」、「古史系統」三題詳細詳辦一番。我數月以來，覺得對於這三題的意見愈積愈多，非有十萬言說不完，非得整整的四個月做不盡。我雖不能專事研究，但我所回復的書信業已是有寒暑幾的了，總可以說便到一點。我很快樂的在此豫祝我明年辦論古史的順遂如願！十二，十，二十。

(a) 后稷的實在怎樣？

西周人對於后稷的傳說，詳見于生民一詩。把這詩分析開來看：

(a)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介攸介止，戴震載風，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這一章是說姜嫄孕后稷的原因，見得她的這個兒子是向上帝討來的。「履帝武敏歆」一語雖不可

解，這是「生自與上帝有關係的意思」

(b) 誕殖厥月，先生如達，不拆不副，無留難

害，以特厥吉。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

心后稷產生的樣子

(c) 誕寘之隘巷，牛羊舐之。誕寘之平林，會後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

去矣，后稷呱呱。實覃實計，厥生載

這一章是說后稷生下來的神蹟。從前人說后稷名，說后稷是給姜嫄棄去的，棄去之故是爲了無人道而生子。但我覺得這說很涉附會。姜嫄這個兒子是她自己求來的，生出來的時候又是這般順利，爲什麼要棄去？棄名始見於左傳國語，「是履國時人已立了烈山氏之子做了后稷以前的后稷，所以不得不別立一名以示區別。至於這章他本身，我以為牠不過要表示后稷幼時的神蹟，爲「特厥吉」的證據，不必求其理由。

(d) 誕實匍匐，克岐克嶸，以就口食。晝之在葭，葭稂靡靡；禾稊穰穰；麻麥薿薿；瓜瓞唼唼。

這一章都是說后稷在種植上的功績；說他幼年時如何就好種植，一生的種植的成績如何美滿。

(e) 即有邰家室。

這句說他的根據地在有邰。

(f)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以

這章是說姜嫄孕后稷的原因，見得她的這個兒子是向上帝討來的。「履帝武敏歆」一語雖不可

解，這是「生自與上帝有關係的意思」

(b) 誕殖厥月，先生如達，不拆不副，無留難

害，以特厥吉。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

心后稷產生的樣子

歸筆記

這章的意思很模糊，是后稷降嘉種于人民，他就國而肇祀呢？還是后稷在天之靈降嘉種于下民，下民得到了，好的收穫而祀他呢？還是天降嘉種與后稷，如周官所謂「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穰，植稷嘉麥」呢？這章不容易解答，好在文章無關重要，可以勿論。

在此可注意的，后稷只是后稷，沒有做帝王的兒子，沒有做王的輔佐，沒有做王的臣子，也沒有做王的官。我前次因了周官說后稷「禹之緒」而生民爲不言，堯典上乃以禹爲爲官，是一個假說，黃人先生原我，說：

生民篇是郊祀的樂歌。古人神權最重，若在迎神節時對所祀的神說他的功勞，這功績連別九的餘緒，未免得罪神靈。所以這詩不說他功績而說他神靈。不比周官說他爲代國君，帶鼓上代的事，儘可盡情暢說。

我以為說了「禹緒」如要得罪神靈，則說了比生民更好的功績當然可使神靈更爲快樂；但若藏去了他的第一等功績而只說他的第二等功績，也當然使得神靈更爲惱怒。堯典云：

黎民阻飢，後稷，播時百穀。

在黎民阻飢的時候去播百穀，是何等重要的事！何以生民與周官都說他自己的種植而不說當時黎民阻飢的樣子呢？周官說：

播種播黍稷燕食，燕饗有無化居，黍稷乃粒，萬邦作乂。

「播黍稷燕食」而連帶做「燕饗有無化居」，因「黍稷乃粒」而其效至於「萬邦作乂」，這更是何等的大事！生民說「不來來稱頌后稷，神靈也應該何等快樂，說「我的「燕饗有無化居」及「萬邦作乂」的功績竟都給子孫神靈了！我們再想，舜說九官是古代極盛的政治，是中國最有光榮的歷史，後世如秦起於西戎，尚且托伯翳（一說即益）說作祖先，誇張他佐禹之功，後稷這般在九官中坐了第二位，輔助舜禹，成就大業，這是應該何等神聖的事。他的子孫，切不理會，只說他當時的神蹟和自幼及壯種植的成績，豈不是其神靈忘其大功，想來做祀樂歌的人不會得如此糊塗。

據蔡先生說我，說：

禹是盡力乎講誦的，后稷是從事于種植的。禹把講誦都做好了，使后稷得以種植；這種植並不在幾十年後，或幾百年後。若使不必在幾十年幾百年後，則在舜幾十年長底朝廷裏，何以不得祀官。

但我到周官詩，覺得「生后稷，……指禹之緒」與下面「至於文武，昭大土之緒」的文義是一致的。大土之緒爲商，文武指他的緒，自然更去商。后稷的緒爲商，他所由緒的禹自然也是商。所以我在上面說，禹對於禹的態度和論語是一致的，牠們看得禹是在后稷之前的一個耕稼的人，對於治水方面反甚輕忽。照劉先生所說，周官的話乃是說禹在虞代分功作事；這比較了下面的「至于文武，昭大土之緒」，很講不過去。且詩中明明說「奄有下土」而「禹之緒」，並不是禹之命，待禹成功而「繼禹之緒」。劉先生一定要把堯典和周官併爲一談，似乎周官的遺跡太顯露了！說「奄有下土」即是「封于百部」，后稷之爲國君由土舜之所命，則連堯典與周官等話，更不必說詩了。

后稷的名爲棄，是後世人所公認的。詩經上只稱他爲后稷而沒有提到棄字，這可以說是子孫尊崇先祖，（雖已有了公棄父，公劉的例）。至於堯典與周官說本說就是虞廷的記載，后稷爲舜的臣子，史官自應直記其名，何以有「禹拜稽首，讓于稷暨思」，及「益奏皋陶，……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的記載，惟稷稱官，而禹益與皋陶乃皆稱名？況舜未說「後后稷」之前，稷尚未正式做后稷的官，何以在命禹的時候，禹已說「讓于稷暨」而不言「讓于棄暨」？這無非后稷

成就大業，這是應該何等神聖的事。他的子孫，切不理會，只說他當時的神蹟和自幼及壯種植的成績，豈不是其神靈忘其大功，想來做祀樂歌的人不會得如此糊塗。

據蔡先生說我，說：

禹是盡力乎講誦的，后稷是從事于種植的。禹把講誦都做好了，使后稷得以種植；這種植並不在幾十年後，或幾百年後。若使不必在幾十年幾百年後，則在舜幾十年長底朝廷裏，何以不得祀官。

但我到周官詩，覺得「生后稷，……指禹之緒」與下面「至於文武，昭大土之緒」的文義是一致的。大土之緒爲商，文武指他的緒，自然更去商。后稷的緒爲商，他所由緒的禹自然也是商。所以我在上面說，禹對於禹的態度和論語是一致的，牠們看得禹是在后稷之前的一個耕稼的人，對於治水方面反甚輕忽。照劉先生所說，周官的話乃是說禹在虞代分功作事；這比較了下面的「至于文武，昭大土之緒」，很講不過去。且詩中明明說「奄有下土」而「禹之緒」，並不是禹之命，待禹成功而「繼禹之緒」。劉先生一定要把堯典和周官併爲一談，似乎周官的遺跡太顯露了！說「奄有下土」即是「封于百部」，后稷之爲國君由土舜之所命，則連堯典與周官等話，更不必說詩了。

后稷的名爲棄，是後世人所公認的。詩經上只稱他爲后稷而沒有提到棄字，這可以說是子孫尊崇先祖，（雖已有了公棄父，公劉的例）。至於堯典與周官說本說就是虞廷的記載，后稷爲舜的臣子，史官自應直記其名，何以有「禹拜稽首，讓于稷暨思」，及「益奏皋陶，……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的記載，惟稷稱官，而禹益與皋陶乃皆稱名？況舜未說「後后稷」之前，稷尚未正式做后稷的官，何以在命禹的時候，禹已說「讓于稷暨」而不言「讓于棄暨」？這無非后稷

成就大業，這是應該何等神聖的事。他的子孫，切不理會，只說他當時的神蹟和自幼及壯種植的成績，豈不是其神靈忘其大功，想來做祀樂歌的人不會得如此糊塗。

二字在人心目中的印象太深了，葉是後出的名字，不甚占勢力，作者一時竟改不過來，或者竟忘

【后稷】二字在幾典上看，自然是官名。但幾典的作者誤看「后稷」為官名，正和漢朝人誤看

【子虞】的官，豈不可笑！「后稷」的「后」字是國主之號；周人因為推他做古代的國主，所以稱他為

「后」。至於在虞廷上，他乃是天子之臣，那能復稱為「后」？「后」之稱指四方之國君是講得通的

。至於朝廷上的官職以後為名是講不通的。若說為了后稷是有國之君，故官名定為后稷，則他去

職之後使沒有封地的人接任，這「后」字要否摘去？若說為了尊重天子之官，看他們與稷后一例

，則「后」不稱后司空，「稷」不稱后司徒，「陶」不稱后士，益何不稱后虞？他們也是天子之官，

也是國之君（依劉先生說「禹封於有夏，契封于商」諸語），又何以都不稱后，單單稱稷官為「后」？這實是一個很大的漏洞。推他們所以有這

(1) 周人稱其祖先，公劉父，公劉，王季是名上加一階位；太王，文王，武王是階位加上一階位。后稷的「后」字是階位，而「稷」字則既非名，又非階位，乃是他所做的事業

。自公劉父以至文武，公劉父在公劉之前，說見下章），各有開闢疆土建立國家的事，而后稷則只有耕稼的事，可見周人所崇拜后稷的只有耕稼。

(2) 古代記載國器，所謂史官只會記君主的起居，絕不注意于社會，事物的創始者即在同時亦不能知道。何況民族始基之時，本無中官，只有傳說，創始者的真相又那裡可以知道。到了後世，有了崇德報功的觀念

，一一要立出事物的創始者，又以為人類惟帝王為最聰明，於是有意識，神農，有巢，燧人等許多古帝出來，而黃帝一身甚至包辦了好幾十件東西。如黃帝般，是先有了人帝

的傳說而後把物件堆上去的，且不論，如「神農」則為了要引起這一個創始者而因事所立之名，甚是可見。造史的人想着太古的人專事漁獵，必有創始漁獵的，故有「庖

犧氏」；想到太古的人一定茹毛飲血，必有創始火食的，故有「燧人氏」。其實這種事情是從不知不覺中來，不知道經過了若干年代的醞釀推移，誰也不能做創始的人。猶之人類之為人類，不知經過了多少變化，決不能指定那一年是始有人類之年，那一人是人類

的第一人。但在古人的想像中必以為人類是突然生出來的，因此苗族有盤古的傳說，猶太族有亞當，夏娃的傳說。傳說雖流行，我們決不能承認盤古亞當等真是人類的始祖，這是無可疑的。后稷之名，很可以看出是周人耕稼為生，崇德報功，因事立出的，與庖犧燧人……有同等的性質。沒有庖犧氏出來，難道人類就不會漁獵嗎？沒有燧人氏出來，

難道人類就不會火食嗎？沒有后稷出來，難道周民族就不會進於耕稼社會嗎？我們信周民族先進於耕稼社會，但不能信后稷為創始者，正和我們信古代會有漁獵社會，但不能信庖犧氏為創始者一樣。所以我對於劉先生的回答，是：後人意想中的創始者是一件事，實際上無人是人又是一件事，決不能因為後人意想中有了這一個創始者，就說實際上必有此人。

(3) 周禮思文云：「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非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魯頌閟宮云：「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大雅雲漢云：「旱既太甚，龍漉漉，不殄祀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瘋，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可見后稷是配上帝的，雖也是先祖，但比了別的始祖，他的任務特別大：「貽我來牟」是他的「率育」；「龍漉漉」是他的「不克」。周民族所祀之神，自上帝之外，最尊的沒有過於他了。生民與閟宮上，除了說他耕稼的成績之外，只有「奄有下國」與「即有郛家室」二語為政治上的事實；但這二語却實在空洞得很。有部即是周民族根據地；「奄有下國」乃是周民族勢力的發展。這二語雖是說的一人，實不啻說的一民族。他的本身在政治上究竟做了些什麼，依然毫無所知。可見他在周人的想像中，為農神的分數多，為人王的分數少，我們既知道周民族是特重耕稼的，又知道耕稼的事是不會由一個人突然發明而且驟得無數種類的極美滿的成績的，又知道後人想像中的創始者是不必真有其人的，故我們可以懷疑后稷本是周民族所奉的耕稼之神，拉做他們的始祖，而未必真是創始耕稼的古王，也未必真是周民族的始祖。

呂刑上的「皇帝」的解說，向來已有兩種：鄭康成以為皇帝指堯。（此「皇帝」指周下民之皇帝；至「皇帝」指堯之「不辜」之皇帝，鄭氏以為是顓頊。）三國志魏志鍾繇傳上疏引此經所說，亦以「皇帝」為堯。此今文義也。趙岐注孟子引刑書帝作帝（按呂刑馬注亦曰：皇帝一作帝。惟墨子尚賢中作「皇帝」問下民，與今本書合。）謂帝為天，此今文歐陽夏侯說也。無論解「皇帝」指周下民之「皇帝」為「上帝」或「上帝」，參之以上下文義皆可通。不過依鄭康成據楚語等言苗民作刑之歷史，以為「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于少昊氏衰而乘道，上效堯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為三苗，至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與，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臣堯，又誅之。禹攝位，又在洞庭道命，禹又誅之。穆王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之說觀之，「皇帝」指堯，故著其氏而謂之民。」「皇帝」指周下民，則呂刑此段前有「上帝監民間有弊者德」的「上帝」領起，下兩「上帝」皆不應着。復次，「命重黎……」，「命三后……」乃顓頊帝堯兩時代之事，故各用「皇帝」領起。——總之不論「皇帝」解為「上帝」或「人帝」，皆不能證明「禹是一個神」，據黎前面討論洪範所引許多「天和人」的關係的證據，已足解感。如果先生以為「皇帝」是上帝，他所命的三后當然含有天神性。我且再舉些上帝和天命人的例，請先生看他們都有天神性沒有：(一)詩(A)天命多辟，設都于西之積；(B)思文后稷……貽我來牟，帝命率育；(C)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D)昊天有成命，(D)保右命之，自天申之；(E)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F)帝謂文王：「皇矣

難道人類就不會火食嗎？沒有后稷出來，難道周民族就不會進於耕稼社會嗎？我們信周民族先進於耕稼社會，但不能信后稷為創始者，正和我們信古代會有漁獵社會，但不能信庖犧氏為創始者一樣。所以我對於劉先生的回答，是：後人意想中的創始者是一件事，實際上無人是人又是一件事，決不能因為後人意想中有了這一個創始者，就說實際上必有此人。

難道人類就不會火食嗎？沒有后稷出來，難道周民族就不會進於耕稼社會嗎？我們信周民族先進於耕稼社會，但不能信后稷為創始者，正和我們信古代會有漁獵社會，但不能信庖犧氏為創始者一樣。所以我對於劉先生的回答，是：後人意想中的創始者是一件事，實際上無人是人又是一件事，決不能因為後人意想中有了這一個創始者，就說實際上必有此人。

難道人類就不會火食嗎？沒有后稷出來，難道周民族就不會進於耕稼社會嗎？我們信周民族先進於耕稼社會，但不能信后稷為創始者，正和我們信古代會有漁獵社會，但不能信庖犧氏為創始者一樣。所以我對於劉先生的回答，是：後人意想中的創始者是一件事，實際上無人是人又是一件事，決不能因為後人意想中有了這一個創始者，就說實際上必有此人。

難道人類就不會火食嗎？沒有后稷出來，難道周民族就不會進於耕稼社會嗎？我們信周民族先進於耕稼社會，但不能信后稷為創始者，正和我們信古代會有漁獵社會，但不能信庖犧氏為創始者一樣。所以我對於劉先生的回答，是：後人意想中的創始者是一件事，實際上無人是人又是一件事，決不能因為後人意想中有了這一個創始者，就說實際上必有此人。

難道人類就不會火食嗎？沒有后稷出來，難道周民族就不會進於耕稼社會嗎？我們信周民族先進於耕稼社會，但不能信后稷為創始者，正和我們信古代會有漁獵社會，但不能信庖犧氏為創始者一樣。所以我對於劉先生的回答，是：後人意想中的創始者是一件事，實際上無人是人又是一件事，決不能因為後人意想中有了這一個創始者，就說實際上必有此人。

難道人類就不會火食嗎？沒有后稷出來，難道周民族就不會進於耕稼社會嗎？我們信周民族先進於耕稼社會，但不能信后稷為創始者，正和我們信古代會有漁獵社會，但不能信庖犧氏為創始者一樣。所以我對於劉先生的回答，是：後人意想中的創始者是一件事，實際上無人是人又是一件事，決不能因為後人意想中有了這一個創始者，就說實際上必有此人。

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

劉振華

鄭康成以為皇帝指堯。（此「皇帝」指周下民之皇帝；至「皇帝」指堯之「不辜」之皇帝，鄭氏以為是顓頊。）三國志魏志鍾繇傳上疏引此經所說，亦以「皇帝」為堯。此今文義也。趙岐注孟子引刑書帝作帝（按呂刑馬注亦曰：皇帝一作帝。惟墨子尚賢中作「皇帝」問下民，與今本書合。）謂帝為天，此今文歐陽夏侯說也。無論解「皇帝」指周下民之「皇帝」為「上帝」或「上帝」，參之以上下文義皆可通。不過依鄭康成據楚語等言苗民作刑之歷史，以為「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于少昊氏衰而乘道，上效堯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為三苗，至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與，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臣堯，又誅之。禹攝位，又在洞庭道命，禹又誅之。穆王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之說觀之，「皇帝」指堯，故著其氏而謂之民。」「皇帝」指周下民，則呂刑此段前有「上帝監民間有弊者德」的「上帝」領起，下兩「上帝」皆不應着。復次，「命重黎……」，「命三后……」乃顓頊帝堯兩時代之事，故各用「皇帝」領起。——總之不論「皇帝」解為「上帝」或「人帝」，皆不能證明「禹是一個神」，據黎前面討論洪範所引許多「天和人」的關係的證據，已足解感。如果先生以為「皇帝」是上帝，他所命的三后當然含有天神性。我且再舉些上帝和天命人的例，請先生看他們都有天神性沒有：(一)詩(A)天命多辟，設都于西之積；(B)思文后稷……貽我來牟，帝命率育；(C)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D)昊天有成命，(D)保右命之，自天申之；(E)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F)帝謂文王：「皇矣

難道人類就不會火食嗎？沒有后稷出來，難道周民族就不會進於耕稼社會嗎？我們信周民族先進於耕稼社會，但不能信后稷為創始者，正和我們信古代會有漁獵社會，但不能信庖犧氏為創始者一樣。所以我對於劉先生的回答，是：後人意想中的創始者是一件事，實際上無人是人又是一件事，決不能因為後人意想中有了這一個創始者，就說實際上必有此人。

難道人類就不會火食嗎？沒有后稷出來，難道周民族就不會進於耕稼社會嗎？我們信周民族先進於耕稼社會，但不能信后稷為創始者，正和我們信古代會有漁獵社會，但不能信庖犧氏為創始者一樣。所以我對於劉先生的回答，是：後人意想中的創始者是一件事，實際上無人是人又是一件事，決不能因為後人意想中有了這一個創始者，就說實際上必有此人。

難道人類就不會火食嗎？沒有后稷出來，難道周民族就不會進於耕稼社會嗎？我們信周民族先進於耕稼社會，但不能信后稷為創始者，正和我們信古代會有漁獵社會，但不能信庖犧氏為創始者一樣。所以我對於劉先生的回答，是：後人意想中的創始者是一件事，實際上無人是人又是一件事，決不能因為後人意想中有了這一個創始者，就說實際上必有此人。

難道人類就不會火食嗎？沒有后稷出來，難道周民族就不會進於耕稼社會嗎？我們信周民族先進於耕稼社會，但不能信后稷為創始者，正和我們信古代會有漁獵社會，但不能信庖犧氏為創始者一樣。所以我對於劉先生的回答，是：後人意想中的創始者是一件事，實際上無人是人又是一件事，決不能因為後人意想中有了這一個創始者，就說實際上必有此人。

難道人類就不會火食嗎？沒有后稷出來，難道周民族就不會進於耕稼社會嗎？我們信周民族先進於耕稼社會，但不能信后稷為創始者，正和我們信古代會有漁獵社會，但不能信庖犧氏為創始者一樣。所以我對於劉先生的回答，是：後人意想中的創始者是一件事，實際上無人是人又是一件事，決不能因為後人意想中有了這一個創始者，就說實際上必有此人。

難道人類就不會火食嗎？沒有后稷出來，難道周民族就不會進於耕稼社會嗎？我們信周民族先進於耕稼社會，但不能信后稷為創始者，正和我們信古代會有漁獵社會，但不能信庖犧氏為創始者一樣。所以我對於劉先生的回答，是：後人意想中的創始者是一件事，實際上無人是人又是一件事，決不能因為後人意想中有了這一個創始者，就說實際上必有此人。

(本章完，本稿未完。)

入。」致之書曰：「啓呱呱而泣，予亦子。」此禹事也，而稷亦因之受名。(例一)「周祀稷之妻，善哭其夫而憂國俗。」考之列女傳曰：「哭于城下七日而城爲之崩。」此祀稷妻事也，而周亦因之以受名。(例二)「……呂氏春秋曰：孔丘墨州夏日誦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考之論語「吾不復夢見周公。」此孔子事也。乃因孔子而及墨翟，因周公而及文王。(例三)「探藜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亦屬此類。考之詩生民思文與書酒誥等，躬稼者乃后稷，絕無禹亦從事稼穡之文，是以孔子只說「禹……盡力乎播殖。」然則因稷而連及禹，昭然明矣。故曰：禹不是一個耕稼的——「純其藝黍稷」(國土也)。

(h) 笨看了「是生后稷……繼禹之績。」凡詩一包括古今詩歌——最不可笨看的。若將詩逐章看，便會爲詩所誤。例如前面所舉許多天和人有關係的字句，若果將他們笨看，必定會疑春秋時代以前只有神而無人。這是因为「老子以前的天道觀念」與後來不同，所以不可笨看者一。崔述遺編考信錄謂周官詩語考証：如周公本乞師於楚以伐齊，而此時反謂「荆舒是愆」；太王居岐之關時而謂「實始翦商」。這是詩歌言語浮誇，所以不可笨看者二。凡詩人發舒情感而發爲言辭，往往形影相背。如召曼言：「民卒流亡，我居罔卒克」；雲漢言：「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文王言：「有商孫子，其麗不億」；小雅言：「念彼共人，涕零如雨」；南山言：「國既卒斬」。等，豈其可信。此因詩歌常過于形容而非事實，所以不可笨看者三。國官言「……后稷……繼禹之績」正亦是詩語誇誕者之一。因爲我們已知道禹爲「平水土」「盡力乎播殖」的人，不是耕稼的人，而國官引以爲榮，乃說后稷繼他的績，豈非誇誕？乞援于楚與德楚是絕對相反的事，尚且言之如此，何況「平水土」「盡力乎播殖」是和耕稼有緊要關係的第一步事，自然要引以爲榮而說「后稷……繼禹之績」了。

是一個「洪水滔天」的災禍，而復始「純其藝黍稷」的人。魯語曰：「昔則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往，能殖百穀百蔬一及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又左傳曰：「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以商以來祀之。」這斷不是憑空杜撰的。因爲我們知道人類生在地球之上已不止幾千年了。人類一生了，便須吃動物和植物的。好吃的植物和動物，在蠶類且知道將他們帶養種植起來，以供食用；何況于人，反不能培植種植物嗎？后稷之生至乎今日，不過四千年左右，而人類之生已不止萬年，所以烈山氏時有「殖百穀百蔬」之可能者一。中國埃及爲世界上首先文明之國，這是各國史家所公認的。我們知道帝堯之前二千餘年，埃及已入金器時代；帝堯之前千餘年，埃及已爲金字塔時代(Pyramid Age)帝堯之前七八百年，塞姆種之遊牧民族已定居于巴列斯登等處，自是 Noae Kid 等王國起，時尙在堯前三四百年也。埃及巴比倫于堯前已進于文明如此。中國民族進化雖遲，豈有堯前尙不知種植之理？此烈山氏時有「殖百穀百蔬」之可能者二。一有此二理，故可斷斷謂左傳所言實非虛造。縱或烈山氏與柱果爲異爲僞，尙不可知，后稷之前必有人類也當無疑。人必藉動物以生；既有動物矣，則必

有穀有蔬也無疑。夫所謂種植耕稼者，不過以一手一投足之勞，播荒蕪，培所欲之植物而已。此植物即所謂「百穀百蔬」也。及夫「洪水茫茫」，「萬萬懷山襄陵」，則陵上之植物已被淹蓋，況乎平原下隕，甯有不掃蕩之理。然而水雖「懷山」則山上猶有植物可食用可耕稼也，是以有「舜耕于歷山」。斯時也，「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禹疏九河，滄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水由地中行」，然後水土平，后稷乃得「播種，農殖嘉穀」，而「俾民稼穡」矣。當此之際，「立我烝民」，于是舜命棄爲官，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言以汝爲后稷之官也。即「田正」也)播時百穀」，故后稷得「奄有下國，俾民稼穡」也。此所以「烈山氏之子……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耳。此事雖繁甚明，次序甚整，諸書所言，若合符節之毫無舛謬，所謂「舜發于畎畝之中」又何足疑？至於先生說：「若果有神農，柱……的耕稼在前，則到周初已有一二千年了，農業的發達已久，又何必這樣的(指酒誥公劉無逸)鄭重鼓吹呢？我且以問作答而說道：「自周初到現在又有三千多年了；農業的發達更久了，又何必立農業大事或如章士釗先生想倡「農業立國論」一様地去鄭重鼓吹呢？」

了禹貢的「作十有三載乃同」之句也不過十三年，試問有何神力而致此？這種疑問，西洋史家夏爾的支那太古史也嘗言之。但是我們不必駭昏；不要以爲禹是一個人獨力做這番事業。我們看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涇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耒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腴無斂，脛無毛；沐甚雨，栝疾風，置萬國。(莊子天下篇引)」所謂「親自」者，「非親自」之對言也。言「禹親自操耒耜而九雜天下之川」，則禹外尙有人，非只禹一人可知也。譬如說：「欲辦好這事，先生須親自去」則知辦這事者，除先生以外，尙有人也；又如說：「昔者歐戰方殷，德皇親自出馬而戰世界之兵。」我們斷不能說是德皇一個人，一見此文而知德皇之外，尙有多人也。我們更觀之史記以明吾說：例如始皇本紀梁父刻石曰「皇帝……親巡遠方黎民」，吾人一讀此文，不惟知道平時有官吏巡遠方黎民，且知此時必不止始皇一人。(例二)又項羽本紀「項王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以伐秦，然身(親自也)被堅執銳，……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吾人亦必不以爲被堅執銳者只將相諸君與籍，必還有許多士卒。(例三)又高祖本紀「趙相國陳豨反代地……自上(親自)東往擊之。」「淮南王黠布反……高祖自往擊之。」無論何人，豈能說只高祖一人乘陳豨黠布麼？(例三，例四)……凡此等例，不可勝舉，故曰：由墨子之言，知治洪水者，非只禹一人也。子因此而知墨子之前，春秋以上必有禹率人治水之史無疑。

以上附辨禹非「是一個耕稼的國王」及后稷不是一個最初「倡始耕稼」的人。(a)(d)(o)(d)四條在前面都已討論完了，可算足以證明禹確是人而非神。於是先生說：「若禹確是人而非神，則我們看了他的事業其不免要駭昏了。人的力量怎能做……分養九州……隨山刊木……疏滄江河。試問這事要做多少年？據孟子說，他做這番事業只有八年，就硬用

了禹貢的「作十有三載乃同」之句也不過十三年，試問有何神力而致此？這種疑問，西洋史家夏爾的支那太古史也嘗言之。但是我們不必駭昏；不要以爲禹是一個人獨力做這番事業。我們看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涇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耒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腴無斂，脛無毛；沐甚雨，栝疾風，置萬國。(莊子天下篇引)」所謂「親自」者，「非親自」之對言也。言「禹親自操耒耜而九雜天下之川」，則禹外尙有人，非只禹一人可知也。譬如說：「欲辦好這事，先生須親自去」則知辦這事者，除先生以外，尙有人也；又如說：「昔者歐戰方殷，德皇親自出馬而戰世界之兵。」我們斷不能說是德皇一個人，一見此文而知德皇之外，尙有多人也。我們更觀之史記以明吾說：例如始皇本紀梁父刻石曰「皇帝……親巡遠方黎民」，吾人一讀此文，不惟知道平時有官吏巡遠方黎民，且知此時必不止始皇一人。(例二)又項羽本紀「項王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以伐秦，然身(親自也)被堅執銳，……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吾人亦必不以爲被堅執銳者只將相諸君與籍，必還有許多士卒。(例三)又高祖本紀「趙相國陳豨反代地……自上(親自)東往擊之。」「淮南王黠布反……高祖自往擊之。」無論何人，豈能說只高祖一人乘陳豨黠布麼？(例三，例四)……凡此等例，不可勝舉，故曰：由墨子之言，知治洪水者，非只禹一人也。子因此而知墨子之前，春秋以上必有禹率人治水之史無疑。

了禹貢的「作十有三載乃同」之句也不過十三年，試問有何神力而致此？這種疑問，西洋史家夏爾的支那太古史也嘗言之。但是我們不必駭昏；不要以爲禹是一個人獨力做這番事業。我們看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涇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耒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腴無斂，脛無毛；沐甚雨，栝疾風，置萬國。(莊子天下篇引)」所謂「親自」者，「非親自」之對言也。言「禹親自操耒耜而九雜天下之川」，則禹外尙有人，非只禹一人可知也。譬如說：「欲辦好這事，先生須親自去」則知辦這事者，除先生以外，尙有人也；又如說：「昔者歐戰方殷，德皇親自出馬而戰世界之兵。」我們斷不能說是德皇一個人，一見此文而知德皇之外，尙有多人也。我們更觀之史記以明吾說：例如始皇本紀梁父刻石曰「皇帝……親巡遠方黎民」，吾人一讀此文，不惟知道平時有官吏巡遠方黎民，且知此時必不止始皇一人。(例二)又項羽本紀「項王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以伐秦，然身(親自也)被堅執銳，……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吾人亦必不以爲被堅執銳者只將相諸君與籍，必還有許多士卒。(例三)又高祖本紀「趙相國陳豨反代地……自上(親自)東往擊之。」「淮南王黠布反……高祖自往擊之。」無論何人，豈能說只高祖一人乘陳豨黠布麼？(例三，例四)……凡此等例，不可勝舉，故曰：由墨子之言，知治洪水者，非只禹一人也。子因此而知墨子之前，春秋以上必有禹率人治水之史無疑。

努力週報的增刊

讀書雜誌

16

每月第一週出版

每月一期。定期努力或
資本期努力的，不另取
費。報費這個增刊的，
報價銀元三枚，郵寄大
洋二分。稿件寄北京鐘
鼓寺八號。

討論古史答劉胡二先生

(三續) 顧頡剛

文王是紂臣嗎？

劉先生說：「如以為後稷「奄有下國」是做
了國君，不當說成舜的臣子；然則王季「奄有四
方」，文王為「萬邦之王，下民之王」，遂可說
王季文王不是商紂的臣子嗎？他們兩個何嘗不是
明明做國王呢？」我對於這問的回答，是：「後稷
非舜臣，王季文王亦非紂臣。並且可以推到商民
族上去，說：「契亦非紂臣，湯亦非紂臣。這一個
公案本是最容易明白的，不知道許多人為什麼還
要很煩瑣的上偽史的當？」

讀古史的人每易有一個成見，以為中國自古
帝「方制萬里，畫野分州」以來，永遠是一統的
；地城的區畫，秦以前是封建，秦以後是郡縣。
因為有了這一個成見，所以覺得唐虞三代的天子
威嚴與秦漢是沒有差異的，夏商的政治綱領
與周代是沒有差異的。因為沒有差異，所以君臣
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商湯不得不做夏桀的臣
子，周文王不得不做商紂的臣子。
他們不知道，中國在戰國以前是不曾統一過

在周代行封建制以前還是滿地的立着許多部落
的國家。(即在行封建制以後，除了所封之國，
依然還是部落的國家。試看左傳上，齊魯晉衛的
境上莫不有戎狄；只要疆場無主，就立刻生豺狼
之心。我們試想，未有封建時應該怎樣？「商之
所以為商，周之所以為周，自有他們民族成立的
歷史。商之所以滅夏，周之所以滅商，也本合於
他們民族發展的程度。湯和文王不過是繼了他們
的先人的事業而努力，她們恰恰生於他們的民族
的極盛時期，故得成就了最光榮的功績。這班戰
勝民族的領袖對於戰敗民族的領袖，本所欲得而
甘心，一旦遭逢時會，達到願望，是何等的快樂
！他們強弱之爭還來不及，那有什麼君臣之說呢
！他們歡欣鼓舞還說不盡，又那有什麼「哲德」
呢！
他們的實在情形，商紂長發和魯頌閔宮說得
都明白，不過讀者一向疏忽着。長發道：
浴。哲維商，長發其祥。……外大國是疆，
疆隕既長，有域方將，帝立子生商。
文王桓桓，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
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戴
帝命不遠，至于湯齊。湯降不運，舉敬日

續……帝命式于九圍，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維旒。何天之休，
……百祿是遒……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
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故，
……頌既代，昆吾夏桀。
這詩說的是：商民族是上帝建立的（「有域方將
，帝立子生商」）一語或甚明白，帝是上帝，他借
了有域之女而立自己之子。與姜嫄的「履帝武敏
歎」是同樣的意思。朱子為姜嫄所誤，謂「其於
是時始為舜司徒，掌布五教於四方，而商之受命
實基於此」，真是附會之辭。建立之後，在玄
王時如何興盛，在相土時又如何興盛；直到湯時
，商族盛極了，湯又是最能幹的人，所以會得受
了上帝的命，像火一般的旺盛，把韋顧昆吾與夏
桀一起打倒了。他和夏桀有什麼君臣名分上的關
係？他的祖玄王和虞舜也有什麼君臣名分上的關
係？
閔宮寫得更顯明了，牠道：
赫。赫姜嫄，……是生后稷。降之百福，……
奄有下國，俾民稼穡。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
商。至於文武，續大王之緒，致天之眉，
於牧之野。無戒無虞，上帝臨女！致商之
旅，克咸厥功。
這詩說太子是周民族中善志引商的第一人，文
王武王是繼續太子的事業而對商的人，本事宜言
，沒有一點拘牽和隱諱，因為這事本是自己民族
的光榮，用不到拘牽和隱諱的。在這上，我們可

以知道周王自太子已經稱了，商自太子已經稱
了。我們又可以知道，文王只有受命而「割殷」
（「書多士」），沒有受命而稱王，只有「昭事上帝
」（「詩文士」），沒有服事殷紂，只有「續太王之
緒」而繼商，更沒有續太王之緒而事商！我們再
看大雅蕩篇：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無德於中國，欲
怨以傷德。不聞爾德，爾無背無側。爾德
不明，以無爾報。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弔爾以酒，不
義縱式。既慈罔止，爾則靡悔。式號式呼，
俾眾作夜。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蠅如蜂，如沸如
羹，小大近表，人侮予由行。內與於中國，
眾及鬼方。
這簡直是文王伐商的誓師辭了。這篇中充滿着捷
伐的口氣和對商的神憤。那裏有一點君臣名分
的氣息！（此詩固非文王自作，但西周時的作者
代他立言，也應為他設身處地。若文王實為商紂
的臣子，而且終身恭謹的服事他的，作者也不會
如此無端誣毀。）
一面做國君，一面做天子的臣子，這是周代
封建制度之下所有的事。所以能殺如此之故，只
因所封的國君本是王朝的臣子，這個名分是立得
起來的。至于不經封建的國家，異族對於中原，
小國對於大國，原只有強弱的區別，並無天澤的
定分。小國以保全自己的生存計，所以略依趨附
着強者；最強的國家，給地保護及征服的小國就
最多。長發中所謂「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維旒」
，即此之謂。這種情形，在左傳中屢屢看見，隨
便舉出幾條如下：

小國。如鄭衛陳蔡許曹諸國，永遠依違於幾個大國之間。說牠服屬，確是服屬；說服屬的是臣，所服屬的是君，那就大誤。所以齊桓晉文假使生於夏商，未必不爲王者；只因齊晉爲周王所封建，不便取而代之，所以不做到「王」的地步罷了。更想周之與商，正似楚之與周；周強則「撥荆來威」，周衰則「觀兵閭閻」，這完全是勢力的關係，有什麼名分在內！春秋時，東周尚是諸夏的共主，但楚也稱王，盡力拓地，自定制，試問周朝有什麼力量可以制牠？所以看了周代時的楚國，舉一反三，周本是商代時的強國，牠對於商的關係也可知了。尙書上說：

天休于寧王，與我小邦周。(大誥)
 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召誥)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同上)

可見周人稱殷爲大邦，自稱爲小邦；看殷爲兄長(元子)，自居于弟輩。他們的伐商，只是想把弟輩的地位改到兄長的地位，把小邦的地位改到大邦的地位罷了，有什麼「臣弑其君」的嫌疑，更何必做什麼「開一夫封交，未開弑君也」的曲解了！

商民族發展的情形，記載缺略，僅有長發一詩，不足以知其詳。但我們讀了「玄王桓撥」，「相士烈烈」諸語，很知道湯以七十里成王業的話是不見信的。周民族的發展，幸有大雅保存了一點史料，可以作一個系統的敘述。今試擬如下：

(一)周民族並沒有很久的歷史

史，大約他的成立還是在商代

(史記記周世系，自后稷至文王不過十四代，而商則自湯至紂已有二十九代。這十四代是有大半個無事跡可指的，不知道有無其人。自從秦漢間人把后稷拉做了堯的胞弟，于是就覺得周民族立國甚早，而這十四代人物個個要在秦秦中生子。其實周語尚以周棄爲在夏衰時，(魯語云「夏之衰也，周棄繼之」)，左傳亦謂商以來祀棄爲稷(昭二十九年傳)，戰國時人尚不敢把他放在堯時呢。)

(二)在公亶父的時候，周民族遷穴居在漆沮一帶。公亶父向西尋去，到了岐山之下的胥

，那地是一塊很肥美的平原——周原，——他們就在那兒住下。(據大雅縣雝前三章。「古公亶父」的「古」字係詩人加上的形容詞，非稱號，從推述說。「非來胥字」的「胥」字，把公劉篇的「于胥斯原」，「于京斯依」，「于幽斯館」等句比較看來，是一個地名，從適之先生說。公亶父這人，自孟子以來都說是太王；我覺得不對。公亶父在縣雝上看，是一個「華路藍縷以啓山林」的國君；太王是文王的祖，已在周民族很盛的時候；他們的時會是不同的。況且太王既已稱王，何以于縣雝又稱公呼名。推頌同爲西周時作，不應當把稱號亂用如此。推其所以致誤之故，一由于公亶

父「于于岐下」而太王亦「居岐之陽」，二由于公亶父娶的是姜女而文王之母亦「思媚周姜」。但我以爲周國始終不曾離開過岐山，「至岐」只有始遷的第一代，「居岐」儘不妨沿看多少代，這二者不能強合爲一事。周與姜本係老親，看后稷母姜嫄可知，不能說太王娶的周姜即是縣雝上的姜女，而合太王于公亶父，使他們併作一人。又看縣雝以「縣雝瓜瓞」發端，而首章言「民之初生，自土沮漆」，末章言「文王既誕」，其爲原始要終之詩，言周民族自微而盛，自開國以至成大業甚明。公亶父乃是初定國基之君，故詳言其始至之狀；若在太王時，便不容有這等事了。自從孟子言太王避狄，硬拉公亶父竟地的事做證據，又言太王好色，硬引縣雝「愛及姜女」的話做證據，于是公亶父與太王合而爲一，反在公劉之後，有似乎中衰，而縣雝紀始的本義就失去了。

(三)公亶父之後有公劉。公劉時，周民族開拓的地域廣了，除了原有的胥以外，又有京和幽，渭水芮水一帶地都是他們的領土了。公劉很勤于農業，又獎勵武事，故周國益臻富強。(據大雅公劉篇。)

(四)太王承公劉之後，勢力向東方發展，始致力於翦商。(據魯頌閟宮篇。前人謂太王季文王

是武王克商後所追王，這句話我不敢相信，詩書中全沒有追王的迹象。況且那時本不必做了統一的君主才可稱王，只要有稱王的實力就不妨自己加上這個名號；看春秋時楚國並周稱王，其可明白。周國在公劉時既已富強，到太王時進而稱王，也是很平常的事。臧突說王季「王此大邦」，又說文王爲「下民之王」，王季文王非商紂臣，非追稱王，於此皆可見。劉先生謂據此足以取消后稷非姁臣之說，我以爲這幾句話非但不能取消這說，實足以建立王季文王非商臣之說。試問王季文王爲商臣有何證據？太王王季文王的追王除秦漢間人所作的中庸外有何證據？而太王王季文王在詩書上直稱爲王何以反不信？)

(五)王季是一個德行很好的君主。但似乎沒有什麼大功績。他的妻太任是在殷商娶來的。(據大雅大明，臧突兩篇。)

(六)文王是有大幹才的人，又有許多的好輔佐。他事上帝很謹慎；四方之國歸附他的很多。他驅了混夷(串夷)，平夷了岐山的道路，判斷了虞芮的質成，伐滅了密崇二國，東作邑于豐，自謂受了上帝的命而伐商。(據大雅大明，臧突，文王有夢四篇，周頌天作篇。)

(七)文王伐商的功績沒有做，就死了，他的長子武王繼起，順天命以伐商，和商國的兵旅在牧野開戰，勇將帥尙父奮力戰鬪，遂把商國滅了。

(據大雅大明篇)

以上從詩經裡抽出周初的史蹟，自公曾父立國，至武王滅商，次序井然。試問「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論語)、「文王以百里」(孟子)、「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左傳)、「紂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史記)這一類傳記中的話如何得進去？

推原所以有文王爲紂臣之說的緣故，實由於春秋後期以至戰國初期的時局的引導。春秋之末，世卿已極專橫。到了戰國，小國的卿就成了小國之君(如魯之季氏)，大國的卿就成了大國之君(如晉之韓魏趙三家，齊之田氏)他們起初都是諸侯的臣子，只有很小的采邑；以巧占豪奪的結果，漸漸的「本國份子諸侯」更進一步，就分占故主之國而代之。但他們雖是自己成了諸君，對於故主的君臣名分上總不免有些糾絆，對於被斯凌和被推倒的故主身上總不免有些「慚德」。在這慚德之下的自解，惟有以湯武革命爲理由。他們以爲以臣滅君是古來一例的，他們爲故主之臣，正和湯和文武爲紂之臣一樣；故主不攝作，該得由大臣來「易位」。湯和文武滅了故主，無損其爲聖王；然則他們自己正有相當的地位可占，初不必沒臉見人。這是一種心理，一半是有意心的造作，一半是無意的誤會。有意的造作，只爲自己裝面子，可以弗論。無意的誤會，則實由於當時人歷史常識的太缺乏。凡是沒有歷史常識的人，就不會有歷史觀念，只覺得當前的事物無一非古來生成的，無一非萬世不易的。現在鄉下人看耕子是盤古以來東髮的老法子，現在無智識

的婦女看纏足是周公所定的禮制，這類見解沒有不是從這「古來如此」的觀念之下所生出來的。古代民神的雜糅，祖先的模糊，史籍的稀少，都是那時歷史觀念缺乏的表徵。新興的國君生出這一類的誤會，那是當然之事。我們看了曹丕受漢獻帝之禪而云「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反映過來，豈不是他爲這一班漢公室的權門代說，「湯武之事，吾知之矣」嗎？所以在這個時期之中，可以斷說湯和文武的故事一定造出了許多有意的謊話和說出了無數誤會的謊話。又一方面，那時的學者(政客)爲了游說人主，鼓動風氣，都有待於取謊，而取謊務必以適合於當時形勢的爲動聽，故不管古代事實如何，一定要說成與現代同一的狀況，使得所說的在古可徵，在今可用，而後足以盡其說事，所以又發生了許多有意的謊話。例如他們要勸一個國君行王道，這個國君的國小，就說「地方百里而可以王，文王也是百里起的，湯還不過七十里」；這個國君的國大，就要換句話說，「文王之國方七十里，民猶以爲小」了。究竟文王實有多少地，他實有多麼大的一個國子，他的一個國子是否實有湯的一國大，他們說是不負責任的責任的。所以戰國學者口中的歷史，只能注意他的立說的意義，切不可看作真實的歷史，因爲他們原沒有考究自己的說話的觀念。

(本章完，本稿未完)

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

(續) 劉振聲

雖然，此尚未明言禹外有何人也，我們可再看國語和荀子。國語既言禹之治水有「四嶽佐之」而荀子亦說：

禹傅士，平天下，躬親爲民行勞苦，得益

早陶橫革而成爲輔(成相篇)

由此觀之，是禹之「敷土」和「平天下」，皆有益，早陶，橫革，而成爲輔也明甚。且此亦非荀子一人之言也，呂氏春秋亦言之，禹覽求人篇曰：「得陶，化益(困學紀聞曰：化益即伯益)」。廣文釋曰：「陶與成音同，與窳形似」。呂氏春秋本傳，傳寫爲窳耳，直與真亦形似。按按按直真古雙聲通假。橫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著於盤盂。夫禹之功績莫大乎治洪水，詩書頌之，孔孟欲之，諸子稱之，是此處所謂「功績」指「敷土」「治水」也；得五人佐禹而後功績銘乎金石，著於盤盂，是禹得此五人爲輔而後治水敷土始有成也。然則禹非一人獨力治水也又明。

豈獨此五人佐禹治水麼？曰：不止此。我們可再看韓非子所說：

五蠹篇曰：「禹之平天下也，身執耒耜以爲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史記始皇本紀秦二世引韓子曰：「禹鑿龍門，通大夏，決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築耜，胈不生毛，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史記始皇本紀秦二世引

夫韓非，一最疑古之人也，其有所信，必極審慎，此觀于難一，頗以等篇攻擊孔墨之稱道堯舜而可知也。彼既曰：「無參驗而必之者，愚；非能必而據之者，誣。」然則凡其所據，必有參驗者也；其言禹事也，既所據有參驗，則禹之治水，「身執耒耜以爲民先」爲三代以來信史，明甚，且可證明周語太子晉和荀子所言皆有所據

退一步言之，今人疑古過甚，往往妄疑古書，或者以韓非五蠹爲僞，然吾人皆知五蠹爲太史公所評讀，而二世目引其中之語以爲堯，豈爲僞造？夫韓非五蠹之可靠如此，然則禹之治水，乃有天下人民幫助，不獨陶化益窳橫革之交五人佐之，更非一人獨力治水也又明。

豈獨韓非子言之耶？維淮南子要略亦有之，其言曰：

禹之時，天下大水，禹力執耒耜，以爲民先。

淮南子一書，固多「妄作妖言」(史記淮南子山列傳)；然此條實非「妖言」，因吾人參驗之，淮南子以前的墨子荀子韓非子呂覽所言而知其可據也，是則禹與民共治水也又明。

由是吾人縱或于信孔傳所云：「治洪水，輔成之：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庸」以爲非確數，而于史記夏本紀所云：「禹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與人徒以傅士」，則斷其爲「文直」……事，不虛……(班固語)既爲信史，則于禹成治水傅士事業，何疑之有？以有許多人佐禹，復命諸侯百姓與人徒，而禹又親自操耒耜，執耒耜耨，以爲民先，至於股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則欲「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汜九川，陂池九澤，豐殖九穀，泊越九原，宅居九隴，合通四海」(周語下)何難之有？而況本之以「三過其門而不入」，聞「啓呱呱而泣」，「弗子」之精神，延及八年或十三年之時日，禹往而不成功？

曰，何以禹獨言「子決九川，距四海」；治厥滄距川」耶？曰：度之以情，驗之以理，參之以

証，言「予」言「予」，乃人之常情，事時所有，豈不足怪。謂予不信，請看史記（任取之以便舉例）：高祖曰：「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利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其實項羽本是自刎而後為主將，楊喜、呂馬童、呂勝、得武所分，且項羽羽于垓下者，有淮陰侯將三十萬，有劉賈軍，有大司馬周殷舉九江兵，有齊梁諸侯，更有彭越，孔將軍，費將軍，終侯柴將軍等，而高祖乃其曰：「為我擒」，此凡首領能以「我」字代表全體之例一。（史記高祖本紀）又高祖八關時與父老約法三章：「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其言此時從之入關者，將士甚多，而亦只曰：「吾所以來」，此首領能以「吾」字代表全體之例二。（同上）……此類例證，舉不勝舉，皆可以證知禹之稱「予」決非「予」，實非「禹」一人也。乃以禹為治水之首領之故，遂得稱「予」以包舉全體人耳。

何以禹亦言「予」，「禹敷土」，「罪」曰「禹責本史記紀功頌德之作，其性質與例，正與李斯為始皇作刻石文同。所有「山、水、山、水、山、水」，皆在「會稽諸刻石文」，無不具曰：「皇帝能方」，「功大，功德高，做了這件大事，所以我們不能以言，禹」這話是為「人」所為，猶如不能以李斯刻石文，「皇帝」這話是為「國」統，天下為始，「人」國力所為也。

以上這一「認禹平水土為一人稱果」之非，禹既是人而非神，自然先生的「禹的神職」之說不攻自破。雖然，不攻及之，猶恐不足以服先生之心也，故略為討論之。先生說說法如下：

(a)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解作「禹平了水土……乃……主領名山川，為名山川之神」。

(b) 讀魯語「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民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而恍然大悟：「社之為禹」，且說「國語雖無明文，而自能平九土之語，實即是禹」。

由此，先生的結論是：禹，山川之神；後稷，社之神；又為社神。這便先生所謂「禹的神職」。

其實，(a) 兩條說法，大是笑話；真如諸之先生所說說的「不偏不倚」了。因為兩條都是臆測的牽強附會。……我且分述如後：

一、條是臆測的牽強附會。因為先生解「主名山川」為「主領名山川，為名山川之神」，「為名山川之神」，其是「神」字，乃是先生所私加的。這正犯了「增字解經」的毛病。凡是「增字解經」，沒有不是自已有成見，去牽強附會原文，以遂其自己的目的。故清代漢學大家，都以「增字解經」為大忌。蓋以「增字」解經，使原文的本意變了，變成附會之私意故也。

「主名山川」，前人本解作「命山川以名」，先生將他解作「主領名山川」這還可以；硬要加上「為名山川之神」——其是「神」字，這便是憑空傳會了。我們若將憑空加上的一即私增的「為名山川之神」削去，使原文回復本意，先生的說法說即不攻自破。無論「主名山川」為「題山川的名字」或是「

主領名山川」，皆不見得有什麼「神職」的意味，因為「題山川的名字」是任何人所能，固然不待乎神；即「主領名山川」也不過如孔子所說的「顯與為東蒙之主」——論語「夫顯與，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又何嘗是「神職」。（按蒙因先生解「名山川」為「名山川」，另生了一個解說，即是「禹平水土，主名山川」者乃是說「禹之平治水土也，以名山山川為主」也。這是因為孔子天下篇有「名川三百，川原作山，今依命題請于平義說改正」文川三千，小者無數，禹……之言，而墨子節用中又有「慎其行」一語以釋「禹平水土，主名山川」，故予以為禹之平治水土，以名山山川為主；次之乃及於支川；最後乃及于小者。先大後小，以流水之下流而後乃更治水之源流也。一凡小水必在源流；大水必為下流。名川必為長大之水，衆小水和支川所會集者也。故曰：「慎其行」，以求有功而「推股于民」耳。

此雖不敢以為正解；但亦可備一說。……終是為一少見多怪，而臆測的牽強附會。

因為先生說了兩語而忘却了左傳，故恍然大悟的「社之為禹」，真是錯得離了，我們知國語固然說着「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但是我們又知道左傳昭公十九年傳也說「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土正也；官名……祀……后土為社……此祀共工氏子句龍為社也明其句龍是一個人，禹又是另一人，豈可謂「社之為禹」？「平九土」是一事，「平水土」又是另一事，豈可說「國語

雖無明文，而看其「能平九土」「平水土」為一是一。？縱或說「平九土」「平水土」為一樣的事，也不可臆測兩人是一人，譬如起於布衣而統一天下是一樣的事；但是不可臆測宋元跋道是劉邦。因為先生有此「恍然大悟」的大誤，而加以要選就自己的「社神之說」起于西周後期的臆說，于這大大武斷起來，憑空便說「昔者雖有「社于社」之言，但非魯本偽書，不足信。論語哀公問社，幸我答的「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恐亦是無稽之言。」又加以要牽強附會「禹為社，稷為稷，禹稷之所以連稱由於社稷的連稱，禹稷之所以並尊由於社稷的並尊」之臆測，於是又武斷的說「國語與論語所說，恐即由社神與田祖的傳說上來。」——「恐亦是」即由「木偽書」九字，何以服諸者？且縱或祀禹為社，亦是後人尊功「平水土」報德之舉，加之之名，豈為「神職」？縱或祀禹為社，如祀棄之為稷，則亦由禹稷並尊而後社稷連稱，豈容倒為「禹稷之所以連稱由於社稷的連稱，禹稷之所以並尊由於社稷的並尊」。

以上這一「神職」等說之說，全篇討論已完，依先生現在所說說和說法，我老實不客氣地駁駁，覺得先生所說說不能成立；但是先生有出好的證據和說法時，我願盡恭敬地承命將這篇大話，筆勾銷，以表小我毫無成見。先生這個糊塗案很是影響人心，我所不安，不敢不吐，所以我對於這篇暫時性的結論是：

禹並非有天神性。

（未完）

讀書雜誌

努力週報的增刊

每月第一週出版

17

每月一期。定期努力或買本期努力的，不另取費。取費者須增刊的，郵費三元三枚，郵寄大洋二分。稿件寄北京鐘鼓寺八號。

顧頡剛啓事

我初到北京，下月又要到河南，在兩個月內無暇討論古史。等努力月刊出版後，我當繼續討論。無論如何，此文必在明年一年內做完。現在只得暫以「文王是紂臣嗎？」作一個小結束。請讀者原諒！
一一，一一，一一。

努力月刊出版預告

努力週報七十五期以後，讀書雜誌十八期以後，將合併為一種月刊，仍名「努力」。努力月刊每年出十二期，每期刊約十萬字。第一期出版定期後，另行布告。
努力月刊總代售處：上海商務印書館

各省商務印書館
上海亞東圖書社
北京大學出版部

戴東原在中國哲學史上的位置

胡適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九日是戴東原二百年生的生日。陶知行先生發起慕戴在東原先生的故鄉——陸阜，建立一個戴東原圖書館，即附在安徽省立第四女子師範學校裡。知行要我做一篇短文略述戴東原的學說，附在慕戴章程。這篇短文裡如何說得完戴東原的學說？（我另作戴東原的哲學長文，將在過學季刊第四期裡發表。）

每月一期。定期努力或買本期努力的，不另取費。取費者須增刊的，郵費三元三枚，郵寄大洋二分。稿件寄北京鐘鼓寺八號。

此時姑且先在這發表，總算讀書雜誌替也老先生做二百年祭的一點孝敬。

這八百年來，中國思想史上出了三個極重要的人物，每人費出了一個新紀元。一個是朱子（一一三〇—一二〇〇），一個是王陽明（一四七〇—一五二八），一個是戴東原（一七二四—一七七七）。

朱子的學說籠罩了這七百多年的學術界，中間戶有王陽明與戴東原兩個人可算是做了兩番很有力的反朱大革命。

朱子承二位程子的嫡傳，他的學說有兩個方面，就是程子說的「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主敬的方面是沿襲着道家養神及佛家明心的路子下來的，是完全向內的工夫。致知的方面是「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致乎其極」，這是科學家窮理的精神，這真是程朱一派的特別貢獻。

朱學盛行之後，大家崇拜朱子，却不了解朱子的真精神在於提倡致知窮理；明儒薛瑄說，「自考亭以還，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這種奴隸性質的迷信養成以後，談致知的只死守朱子的傳注，談主敬的多成了迂腐的道學先生。

所以王陽明起來，索性把格物致知的一條路子封閉了，索性專做向內的工夫。朱子說的致知是要「即物而窮其理」；王陽明說的致知是致良知，是致那不生而能的良知。他說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我們必須服從那知善知惡的良知，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不會錯的。
王學盛行之後，什麼人都可以高談心性，什

麼格物窮理的話都成了陳腐之談。王學之中，雖然也出了幾個特立獨行的人物，但王學實在太容易了，弄得一班士大夫空疏不做學問。

戴東原生於朱子的本心，跟王學大儒江永（一六八二—一七六二）做過很深的朱學研究。他的學說最反對王學，而又不是朱學的復辟；頗近于朱子格物窮理的精神，而又有根本上和朱子大不同的地方。

戴東原是一個實行「致知窮理」的學者，他說人類分子天然以成性，有偏全厚薄清濁昏明之不齊，必由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以漸漸擴充人的智慧。這本是很平常的道理。無奈程朱一派受了道家佛家的影響，把人性看作「天與我完全自足」的東西，不幸受了形氣的污染，所以要無欲，要主敬，以恢復那原來的完全自足。這種「明善以復其初」的學說，無論是程朱的主敬，王陽明的大錯有兩點：一是把「性」分成氣質之性與義理之性兩部分，一是把「理」看作「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

從第一個錯誤上生出的惡果是絕對的推崇理性而排斥情感。戴東原大膽地說：「理者，存乎于欲者也」。他又說，「古賢聖所謂仁義禮智，不求于所謂欲之外，不離乎血氣心知」。他有一段名言說：

「仁義禮智非他，不過養生畏死，飲食男女，與夫成于物而動者，之皆不可脫然無之。以歸于靜歸于一，而待人之心知異于禽獸，能不感乎所行即其德也。」

他主張血氣心知即是性；而心知輔助情感，使能「不惑于所行」，即是善，即是德。

從第二個錯誤上生出的惡果是容易把主觀偏執的「意見」認作「理」，認作「天理」。戴東原說：「夫以理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未有不以意見當之者也。」他痛論認意見為理的大害道：

「古之育理也，就人之情欲求之，使之無疵之為理。今之言理也，離人之情欲求之，使之忍而不顧之為理。此理欲之辨適以窮天下之人，盡轉移為瑣屑之人，為禍何可勝言也哉？」

戴東原既反對那「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的「理」，他自己對於「理」的見解是：「理者，察之而後微，必區以別之名也。是故謂之分理。在物之質曰肌理，曰脈理，曰文理。得其分，則有條不紊，謂之條理。」

理即是事物的條理。他說：「天地人物事為，不聞無可言之理者。」他主張要在「舉凡天地人物事為，求其必然不可易」，「這正是科學家求知的目的。」宋儒也會說「即物而窮其理」，但他們把理看作無所不在的渾渾的「天理」，所以後來終於回到其心求理的內功路上去。戴東原便不然，他說：

「事物之理，必於事物剖析至微，而後理得。」

「剖析至微」便是戴東原的治學方法。王陽明對着竹子呆坐，如何能格物？戴氏做學問的方法所以能有大成績，正靠他凡事「必就事物剖析至微」。

他會對姚姬傳說：

「尋求而獲，有十分之見，有未至十分之見，所謂十分之見，必徵之古而靡不修其，合諸道而不留餘議，鍾而畢究，本末兼察。」

他本人把那從剖析推求得來的見解，再用同樣的法子應用到古今的事實上去。他所謂「道」只是「日用事為」，若能條理貫通，不留餘議，方才是「證實的真理」，方才是十分之見。這真是科學家的態度與精神。

以上所論，可見戴東原在破壞方面是攻擊宋明儒者的理論二元論和主觀的天理論；在建設方面是提出理欲一元論，指出理義有客觀的存在並且必需客觀的證實。他批評程朱的學說雖然同時並列致知與主敬兩方面，實際上却是「詳于論敬而略于論學」。他自己的哲學便是老實地傾向致知的方面，敬只成了求知的一個附屬條件。他說：

「必敬必正，而意見或偏，猶未能諸于得理。雖智足以得理，而不敬則多疏失，不正則盡虛偽。」

他很明白地宣言，只有智慧的擴充可以解決一切情欲問題和道德問題。我們引他一段話來做他的哲學的結論：

「有是身，故有聲色臭味之欲；有是身，而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具，故有喜怒哀樂之情。惟有欲有情而又有知，然後欲得遂也，情得遂也。天下之事，使欲之得遂，情之得遂，斯已矣。惟人之知，小之能盡善，大之能盡是非之極致；然後遂己之欲者，廣之能遂人之欲；達己之情者，廣之能遂人之情。道德之盛，使人之欲無不遂，人之情無不達，斯已矣。」

人都知道戴東原是清代經學的大師，音韻的

大師。清代考證之學的第一大師。但很少人知道他是朱子以後第一個大思想家，大哲學家。他在經學考據的方面，雖有開山之功，但他的弟子王念孫段玉裁等人的成績早已超過他了。他在哲學的方面，二百年來，只有一個焦循了解得一部分；但論思想的透闢，氣魄的偉大，二百年來，戴東原真成獨霸了！

附錄與梁任公先生書

任公先生：東原先生的生日，是維高叔欽先生親香，係在一月十九日，前次二月十四日之說是錯的。

是仲明年請已檢出，今本上。諸中殊不見仲明與東原相見之事；以刻東原集於與是仲明書下注云「癸酉，」孔則無之。癸酉年東原在徽州，此注似宜刪去。段作年譜乃謂此書作於丁丑，似亦無實據。

至仲明與顏習齋的關係，亦無多記載；惟頁八下云：

「六藝不興久矣，天下所以無真才，世儒所以多迂說。顏習齋，北方豪傑也。然專以之為主，則失之小。」

此可見仲明必曾習齋學說的大致，或曾見其著作之一部分。但他對顏學的態度，於此亦可見。他是不深以顏學為然的。如頁三六上，仲明答尹會一之問云：

「近儒有鑒於宋末未能程窮之弊，謂儒者之效迂腐而不切於用，徒足以亡人之國；乃不歸咎於人君之不能用賢，而反委罪於賢者之無益，遂言學者不從六藝入手，終難成德而達材，於古人教學之序，殊倒置矣。」

其下復舉再求為例，以明藝之不足恃。此處所謂近儒，似指北方諸李一派。

鄭重戴子而謂東原作孟子精言，本於習齋而暢發其旨，其言似甚有理。先生欲於是仲明身上尋出顏學與戴學的淵源線索，我以為不如向程縣莊程魚門的方面去尋，似更有效。二程皆徽州人

，縣莊皆從李恕谷問學，他的論語說多有與孟子字義疏證相同之處。例如論語說中。

(1)以理言「主形見而事物者而言，故天下之理，性命之理……皆文理修理之謂，無指道之義與以為理者。」

(2)論克己復禮章，謂「視聽言動，即己也。……克己之己，由己之己，無二己也。上下尋釋未見所云克去私欲者……」

以上所引，俱係孟子字義疏證中的要點；此外如謂「忠恕為天德王道之統會，」亦兩家所同

程縣莊與程魚門同族，魚門為東原先生的熟人，故東原曾見縣莊之書，是極可能的事。偶念及此，寫呈先生，並乞教正。

胡適 十二，十二，十九。

宋玉賦考

陸侃如

(宋玉評傳的一節)

宋玉的賦，據漢書藝文志的詩賦略，共有十六篇。但現在總湊不滿這個數目了。王逸楚辭章句載二篇：

- (1)九辯。
- (2)招魂。

昭明文選載四篇：

- (3)風賦。
- (4)高唐賦。
- (5)神女賦。
- (6)登徒子好色賦。

無名氏古文苑載六篇：

- (7)笛賦。
- (8)大言賦。
- (9)小言賦。
- (10)五賦。
- (11)釣賦。
- (12)舞賦。

依我看來，只有楚辭章句裡的二篇，或者真是宋玉作的，其餘十篇都有僞托的嫌疑。

第一，這幾篇賦，像戰國時所能產生的。我們試查開了宋玉的十篇，試看周末至漢初的一百年中的賦的進化史。

最早是荀卿的賦篇，「其知，禮，樂，潔，

第五篇」，大都是幼稚稚的。試看這第一篇的第一段：

「皇天隆物，以養下民；或厚或薄，帝齊不均；桀紂之亂，湯武之賢；湯武之賢，皇天降福；周流四海，曾不崇日；蹈以穿室，大乎參天；精微而無形；行氣以正，事業可成；可以登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後寧泰。臣愚不諳，願聞其名。」

這是說理詩的下乘。他的形式以四言為主，和詩經很接近，而與楚辭則似乎沒有什麼關係。他雖到過楚國，但那時年已六七十歲了。以一個負盛名的北方老學者到南方去，自然未必便受多大的影響。故我以爲賦的起源，當以劉勰「古詩之流」之言爲妥。

賦與辭的混合，始於賈誼。他本具有辭的再傳弟子，（見左傳正義引劉向別錄），而他的境遇與屈原很相似，又時常寄居於屈原的故鄉，故他的作品便襲得「賦」的名稱，而用屈原的作品形式。試看他的弔屈原賦說：

「恭承嘉惠兮，待罪長沙。仄聞屈原兮，自汨汨羅。造託湘流兮，弔弔先生。遺無問極兮，

通賦厥身。

嗚呼哀哉！

逢時不祥。

鸞鳳伏獄兮，

鸕鷀翔翔。」

這種賦顯然是屈有二人作品的綜合。司馬遷將固等人也稱屈原的作品為賦，便爲了這一點。

這時已較荷賦進步的多了，但同時又受了屈原的束縛。司馬相如便更進一步的用散文的形式了。他的子虛賦理子虛向齊王述楚國的雲夢道：

「臣聞楚有七澤，宮見其一，未睹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紆鬱，隆崇崔嵬，岑巖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龍池陂陀，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翠，雌黃白附，錫碧金銀，衆色炫耀，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瑯昆吾，璚玕元圃，璆石武夫。」

這便是把荷賦的作品「散文化」過，而保留其韻，有時連韻也沒有。這一種文字不始於司馬相如。例如無名氏的卜居漁父，這一篇非屈原作，參看我的屈原評傳頁一三四—一三八，便是如此的。枚乘的七發也是這一類的作品。然而他們並沒有稱之爲賦，作賦而用這種體裁，相如是第一個。後人作賦大都是效他的。

綜上所進，可知賦的進化可分二期。第一期代表荷賦。即所謂未正式正賦（他只把知禮等篇合稱賦，而無「知賦」「禮賦」等名稱），形式方面完全與詩經一樣。第二期代表爲司馬相如。他已正式稱賦，但他覺得詩經式的荷賦不足達意，於是改用楚辭的格式。第三期代表爲司馬相如。他覺得楚辭的格式還十分自然，於是採用卜居的格式，做成偶然有韻的散文，而同時也不廢買賦一派的格式。（如大人賦，哀二世賦等都是買賦一派的格式。）自此以後，賦的格式不外此二種，而荷卿一賦則中絕了，因爲太不適用了。——這個遞變之迹是很明顯的。

我們再回看宋玉的十篇賦。他的賦是怎樣的？他並不與荷卿一樣的用詩經式，也不與買賦一樣的用楚辭式，他是與司馬相如一樣的用散文式。以時代最早時宋玉用出於楚晚的格式！這一點，在文學史家看來，是絕不可能。故我們不能不把這十篇的時代移後些，並且與大賦的時代假使他們確是宋玉所作，則這位「宋玉」決不是戰國時人。

第二，即使我們退一步承認這十篇爲戰國時人作的，他們也決非楚國的產品。這十篇賦大都敘宋玉與楚襄王的談話，或以談話本身作賦，或由談話引出另一段文字。這些記載中說及「襄王」必加一「楚」字。例如：(1)高唐賦：「其者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台。」(2)神女賦：「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3)漁父賦：「楚襄王時，宋玉休歸。」(4)釣賦：「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洲，止而並見於楚襄王。」

我們須知，本國人稱本國國君，決不在設法上加以本國國名。我的朋友游國恩指出漢賦中稱漢君的幾處，都不加「漢」字：(1)孝成帝時，密有萬雄文似相如者：「楊雄甘泉賦序。」(2)孝成帝時羽獵，雄從：「全上羽獵賦序立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序：「魯靈光殿者，蓋魯昭公之孫，魯君所立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序：「此外，我們還可補幾個例：(4)「至於武官之世，乃崇詩官，考文章。」(班固兩都賦序。)(5)「故官成之世，論而錄之。」(全上。)(6)「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已稱禮，以奉終始，允恭平孝文。憲章稽古，封禪新成，僅稱乎世宗。」(班固東

都賦。世宗即武帝。)(7)「自孝武之所不任，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陸，亦惟，奔走而參賓。」(全上。)(8)或者有人說，這些是漢代的例，不能借來證明周代的作品。那麼，我們就舉些周代的例：(9)「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大雅，大明。詩經說及文王者凡三十處，均同此例，不備舉了。)(10)「長子維行，篤於武王。」(全上。詩經中說及武王者凡九處，均同。)(11)「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有密。」(周頌，昊天有成命。詩經中說及成王者凡三處，均同。)(12)「平王之孫，濟侯之子。」(召南，何彼穠矣。)(13)「景公死乎不與埋。」(左傳哀公五年引齊國人歌。)

我們若細看那些非僞托的古代詩文，便知這通則無一條例外。那麼，假使那十篇確是宋玉所作，則這位「宋玉」決非楚國人。——我們須知辭賦假托於楚，是件普通的事。枚乘七發假托「吳客」與「楚太子」的談話，司馬相如的子虛上林也假托「楚使子虛發於齊」之事，均可證。蓋自買賦採用楚辭的格式來做賦以後，賦與楚辭便結了不解緣了。

第三，即使我們再退一步承認這十篇是楚國人作的，但他們的著者決不是一個姓宋名玉的人。我在上文說過，這幾篇大都敘宋玉與楚襄王的談話，或以談話本身作賦，或由談話引出另一段文字。這種記載顯然與第三者作同。正與論諸孟子非孔孟自己作，宋信語非宋信自己作一樣。例如風賦：「楚襄王遊於蘭台之宮，宋玉景差侍。

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邪？」宋玉對曰：「此始大王之風也，庶人安得而共之！」

又如高唐賦：「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台，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晡夕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

又如神女賦：「楚襄王時，宋玉休歸。唐勒諷之於王曰：「玉爲人身體容冶，口多微辭，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大王。願王疏之。」玉休還，王謂玉：「爲人身體容冶，口多微辭，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寡人，不亦蕪乎？」玉曰：「臣身體容冶，受之二親；口多微辭，聞之聖人。」

又如釣賦：「楚襄王既遊雲夢，將當酒宴飲，謂宋玉曰：「寡人欲龍群臣，何以娛之？」玉曰：「臣聞激楚風楊阿之舞，材人之窮也，天下之至妙。噫，可以進乎！」我們若細看，成見來看這幾段，便知他們決非宋玉自己做的。可惜二千餘年來的讀者大都感於信說，習而不察。崔述曾經說過：「周禮信爲枯樹賦，稱殷仲文爲東陽太守，其篇末云：「桓大司馬聞而歎曰：……」云云。仲文爲東陽時，桓溫之死久矣。然則是賦作者托古人以暢重言，固不計其年世之符否也。謝惠連之賦雪也，托之相如；謝莊之賦月也，托之曹植；是知假托成文，乃詞人之常事。然則卜居漁父亦必非屈原之所自作，神女遊徒亦必非宋玉之所自作，明矣。但惠連莊信其時近，其作者之名傳，則人皆知之。

又如風賦：「楚襄王遊於蘭台之宮，宋玉景差侍。

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邪？」宋玉對曰：「此始大王之風也，庶人安得而共之！」

卜居神女之賦其作遠，其作者之名不傳。則遂以為屈原宋玉之所作耳。...

這假托的時代，其中賦本來是傳教的作品，他的時代自然是東漢中葉。...

「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

自此以後，宋玉便冒了千餘年的名，而那位原作者便湮沒到如今。...

「於景尚况瞻智，宋玉風豹，爰錫名號。與詩別境。」

豈徒真是宋玉作的呢！

(附記)以上三條是較重大的理由。此外疑點，(如高唐賦說及方士祭太一)...

我以爲這九篇賦出世的時代最遲不得在西歷紀元前百年。...

「古書本有連類而及之例，如左傳『大夫不得意求馬』的馬字及孟子『禹稷躬稼其門不入』...

至於最近的程度，便不易斷定。就我們所知道的而論，自以高唐賦時代爲最早。...

「古文苑是初唐人編的。」

適之先生：

嘯檢陳忱事實，今日破半日工夫爲之，尋得不多。今日我先在浙江圖書館書目上覓得汪日樞南...

陳忱，字遐心，號雁蕩山樵。其先自長興遷浙，聞數傳至忱。...

又按，陳人所撰... 知詞則有陳忱續二十...

又志除中... 幾閱... 他的話...

又按，陳人所撰... 知詞則有陳忱續二十...

沈彤震澤縣志... 國初吾邑之高蹈加旌文...

見於葉桓妻詩稿與其他可考者... 如顧炎武事人，與炎亦漢，潘樵力田，陳雁...

明陳忱敬夫... 此此，可... 其字爲敬夫...

淨孝，字此山，性周氏，名顯，字潛城，吳縣諸生...

黃周星... 也是明... 流寓在蘇的... 國變後改名黃人...

從這一點材料看來，陳忱亡國之痛很深，他的朋友也都是這一等...

學生顧頡剛。十二，十，十八。

水滸後傳的著者陳忱

顧頡剛

努力週報的增刊

讀書雜誌

每月第一週出版

18

每月一期。定期努力或買本期努力的，不另取資。單買這個增刊的，報價銀元三枚，郵寄大洋二分。稿件寄北京鐘鼓寺八號。

本報特別啓事

努力週報出至七十五期止；讀書雜誌現出第十八期，以後也停刊了。以後這兩個報合併為努力月刊，定於五月出版。每月出一冊，約十萬字，定價二角五分。全年一卷十二冊，定價二元五角。

前定努力週報的諸君，均由本社計算除剩的報價，酌送努力月刊；均以存報價二角五分者送月刊一期為率。

努力月刊的稿件，請寄北京鐘鼓寺十四號胡適之收。登載的稿件，由本社酌送酬資。

努力月刊的定閱及發行，歸下列各代售處經理：

- 總代售處 上海商務印書館
- 上海亞東圖書館
- 各省商務印書館
- 分代售處 北京大學出版部

古史討論的讀後感

胡適

讀書雜誌上顧頡剛、錢玄同、劉採蘋、胡適人四位先生討論古史的文章，已做了八萬字，經過了九個月，至今還不曾結束。這一件事可算是中國學術界的一件極可喜的事。他在中國史學史上的重要一定不亞於了在君先生們發起的科學與人生觀的討論在中國思想史上的重要。這半年多的努力和讀書雜誌的讀者也許嫌這兩組大論爭太繁重了，太沉悶了；然而我們可以斷言這兩組的文章是努力出世以來最有永久價值的文章。在最近的將來，我這個武斷的估價就會有多人承認的。

這一次古史的討論最徵幸的是雙方的旗鼓相當，陣勢都很整嚴，所以討論最有精采。顧先生說的真不錯：

中國的古史全是一篇糊塗賬。二千餘年來隨口編造，其中不知有多少臆說，可以看得出是假造的。但經過了二千餘年的編造，能够成立一個系統，自然隨處也有牠的自衛的理由。現在我處尋牠的破綻，劉先生儘尋牠的自衛的理由，這是一件很好的事。即使不能連得結論，但經過了長時間的討論，至少可以指出一個公認的信任和疑難的限度來，這是無疑的。

我們希望雙方的論主都依着這個態度去搜索證據。這一次討論的目的是要明白古史的真相。雙方都希望求得真相，並不是顧先生對古史有仇，而劉先生對古史有恩。他們的目的既同，他們的方法也只是一條路：就是尋求證據。只有證據的充分與不充分是他們論戰勝敗的標準，也是我們信仰與懷疑的標準。

現在雙方的討論都暫時休戰了，顧先生登有啟事，劉先生也沒有續稿寄來。我趁這個機會，研究他們的文字，忍不住要說幾句旁觀的話，就借着現在最時髦的名稱「讀後感」寫了出來，請四位先生指教。

第一，所謂「影響人心」的問題。這是開宗明義的要點，我們先要說明白。劉先生說：「因為這種翻案的議論，這種懷疑的精神，

很有影響於我國的人心和史界，心有所欲言，不敢不告也。(十二期)

先生這個翻案很是影響人心；我所不安，不敢不吐。(十六期)

否認古史某部分的真實，可以影響於史界，那是自然的事。但這事決不會在人心上發生惡影響。我們不信盤古氏和天皇地皇人皇氏，人心並不因此變壞。假使我們進一步，不能不否認神農黃帝了，人心也並不因此變壞。假使我們更進一步，又不能不否認堯舜和禹了，人心也並不因此變壞。——豈但不變壞？如果我們的翻案是有充分理由的，我們的翻案只算破了一件幾千年的大騙案，於人心只有好影響，而無惡影響。即使我們的證據不夠完全翻案，只够引起我們對於古史某部分的懷疑，這也是警告人們不要輕易信仰，這也是好影響，並不是惡影響。本來劉先生並不會明說這種影響的善惡，也許他單指人們信仰動搖。但這幾個月以來，北京很有幾位老先生深怪顧先生「忍心害理」，所以我不能不替他們伸一句話。這回的論爭是一個真偽問題；去偽存真，決不會有害於人心。譬如豬八戒抱住了假唐僧的頭顱痛哭，孫行者告訴他是一塊木頭，不是人頭，豬八戒只該歡喜，不該惱怒。又如窮人拾得一圓假銀圓，心裏高興，我們難道因為他高興就不該指出那是假銀圓嗎？上帝的觀念固然可以給人們不少的安慰，但上帝若真是可疑的，我們不能因為人們的安慰就不肯懷疑上帝的存在了。上帝尚且如此，何況一個禹？何況黃帝堯舜？吳稚暉先生曾說起黃以周在南菁書院做山長時，他房間裏的壁上寫有八個大字：「理石銘」。

我請用這八個大字貢獻給討論古史的諸位先生。

第二，顧先生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見解是今日史學界的一大貢獻，我們應該虛心地仔細研究他，虛心地試驗他，不應該叫我們的成見阻礙這個重要觀念的承受。這幾個月討論不

幸漸漸地走向積屑的枝葉上去了；我恐怕一般讀者被這幾萬字的討論迷住了，或者忽略了這個中心的見解，所以我要把他重提出來，重引起大家的注意。顧先生自己說「層累地造成的古史」有三個意思：

- (1) 可以說明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
- (2) 可以說明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 (3) 我們在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也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狀況。

這三層意思都是治古史的重要工具。顧先生的這一個見解，我想叫他做「剝皮主義」；譬如剝笋，剝進去方才有笋可吃。這個見解起於崔述；崔述曾說：

世益古則其取舍益慎，世益晚則其採擇益難。故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而司馬遷作史記乃始於黃帝。……近世以來，乃始於庖犧氏或天皇氏，甚至始於開闢之初盤古氏者。……嗟夫，嗟夫，彼古人者誠不料後人之學之博之至於如是也！(考信錄提要上，二二)

崔述剝古史的皮，僅剝到「經」為止，還不算徹底。顧先生還要進一步，不但剝的更深，並且還要研究那一層一層的皮是怎樣確切起來的。他說：「我們看史蹟的整理還難，而看傳說的經歷却重。凡是一件史事，應看他最先是怎樣，以後逐步逐步的變遷是怎樣。」

這種見解重在每一種傳說的「經歷」與演進。這是用歷史演進的見解來觀察歷史上的傳說。這是顧先生這一次討論古史的根本見解，也就是他的根本方法。他初次應用這方法，在百忙中批評古史的全部，也許不免有些微細的錯誤。但他這個根本概念是顛撲不破的，他這個根本方法是愈用愈見功效的。他的方法所以總括成下列的方式：

- (1) 把每一件史事的種種傳說，依先後出現的次序，排列起來。
- (2) 研究這件史事在每一個時代有什麼樣子的傳說。
- (3) 研究這件史事的漸進：由簡單變為複雜，由陋野變為雅馴，由地方的(局部的)變為全國的，由神變為人，由神話變為史事，由寓言變為事實。
- (4) 遇可能時，解釋每一次演變的原因。

他舉的例是『禹的漸進史』。

禹的漸進史，至今沒有討論完畢，但我們不要忘了禹的問題只是一個例，不要忘了顧先生的主要觀點在於研究傳說的經歷。

我在幾年前曾用這個方法來研究一個歷史問題——井田制度。我把關於井田制度的種種傳說，依出現的先後，排成一種井田論的漸進史：

- (1) 孟子的井田論很不清楚，又不完全。
- (2) 漢初寫定的公羊傳只有『什一而藉』一句。
- (3) 漢初寫定的穀梁傳說的詳細一點，但只是些『尊文主義』的注語。
- (4) 漢文帝時的主制是依據孟子而稍加詳的，但也沒有分明的井田制。
- (5) 文景之間的韓詩外傳演述穀梁傳的話，做出一種清楚分明的井田論。
- (6) 周禮更晚出，裡面的井田制說得詳細，很整齊，又很煩密。
- (7) 班固的食貨志參照周禮與韓詩的井田制，排成一種調和的制度。
- (8) 何休的公羊解詁更晚出，於是參考孟、上制周禮韓詩的各種制度，另做成一種井田制。——看拙著文存二，頁二六四—二八一。

這一個例也許可以幫助讀者明瞭顧先生的方法的意思，所以我引他在這兒，其實古史上的故事沒有一件不曾經過這樣的演進，也沒有一件不可用這個歷史演進的 (evolutionary) 方法去研究。

堯舜禹的故事，黃帝神農應龍的故事，湯的故事，伊尹的故事，后稷的故事，文王的故事，太公

的故事，周公的故事，都可以做這個方法的實驗品。

第三，我們既申說了顧先生的根本方法，也應該考察考察劉橫斐先生的根本態度與方法。劉先生自己說：

我對於古史，只採取『察傳』的態度，參之以情，驗之以理，斷之以證。(讀書雜誌十三)

他又說：

我對於經書或任何子書，不敢妄信，但也不敢閉着眼睛，一筆抹殺；總須度之以情，驗之以理，決之以證。

這話粗看上去似乎很可滿人意了。但仔細看來，這話而論含有危險的分子。『斷之以證』固是很好，但『情』是『理』又是什麼？劉先生自己雖沒有下定義，但我們看他和他友同先生討論的話，一則說：

但是我們知道文王至仁。

再則說：

我們也知道周公至仁。

依科學的史家的標準，我們要問，我們如何知道文王周公的至仁呢？『至仁』的話是誰說的？起於什麼時代？劉先生信『文王至仁』為原則，而以一『訊』連連，做論安妥。『為例外』；又信『周公至仁』為原則，而以『茶』為例外。不知在史學上，史家與經師之詩正是史料，而至仁之說却是後起的傳說變成的成見。成見久據于腦中，不經考察，久而久之便成『情與理』。

劉先生列舉情、理、證，三者，而證在最後一點。他說『參之以情』，又說『度之以情』。在這種論證方法的危險道：

人之嗜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往往運庭懸隔，而其人終不自知也……以己度人，雖耳目之前而必失之。況欲以度古人……豈有當乎？(考信錄提要上，四)

作臆妄詩的人並無『子季文王是射臣』的成見，

作破斧詩的人也並無『周公聖人』的成見；而我們生在幾千年後，從小就灌輸了無數後起的傳說，於今戴着傳說的眼鏡去讀詩，自以為『度之以情』，而不知只是度之以成見呵。

至於『驗之以理』，更危險了。歷史家只應該從材料裡，從證據裡，去尋出客觀的條理。如果我們先存一個『理』在腦中，用理去『驗』事物，那樣的『理』往往只是一些主觀的意見。例如劉先生斷定國語左傳說烈山氏之子柱能殖百穀百蔬的話不是憑空杜撰的，他列舉『二理』，證明烈山氏時有『殖百穀百蔬』的可能。他所謂『理』，正是我們所謂『意見』。如他說：

人必藉動物以生；既有動物矣，則必有植物也無疑。夫所謂種植百穀者，不過以一舉手一投足之勞，播種莠，培所欲之植物而已。此植物即所謂『百穀百蔬』也。(讀書雜誌十五，圈點依原文)

這是全無歷史漸進眼光的臆說。稍研究人類初民生活的人，都知道一技一術在今日視為『不過一舉手一投足之勞』的，在初民社會裡往往須經過很長的時期而後偶然發明。『藉動物以生』是一件大事，而『種植百穀』另是一件大事。種植百穀須假定(1)辨認種類的的能力，(2)肥料將來收穫的能力，(3)比較有定居的生活，(4)等等條件備具，方才有農業可說。故治古史的人，若不先研究人類社會學，決不能了解先民創造一技一藝時的艱難。正如我們成年的人高談闊論而笑小孩子牙牙學語的困難，名為『驗之以理』，而其實仍是『以己度人，以今度古』。

最後是『斷之以證』。在史學上證據固然最重要，但劉先生以情理揣度古史，而後『斷之以證』，這樣的方法很有危險。我們試引劉先生駁顧先生論古代版圖的一段做例。堯典的版圖有交趾，顧先生疑心那是秦漢的疆域。劉先生駁他道：

就我所知，春秋之末，秦漢之前，竟時時

有人道及交趾，甚且是堯舜撫有交趾。他引了四條證據：

- (一) 墨子節用中。
- (二) 尸子佚文。
- (三) 韓非子十過。
- (四) 大戴禮記少閒。

大戴禮是漢儒所作，劉先生也承認。前面三條，劉先生說『總可認為戰國時文。』——這一層我們姑且不和他辯；我們姑且依他承認此三條為『戰國時文』。依顧先生的方法，這三條至多不過證明戰國時有人知有交趾罷了。然而劉先生的『斷之以證』的方法却真大膽！他說：

知有交趾，則是早已與交趾有關係了。但我們知道春秋東周西周商夏部與交趾沒有來往，是墨子尸子韓非等所言，實由交趾之撫有交趾也。(圈是我加的)

戰國時的一句話，即使是真的，便可以證明二千年前的堯時的版圖，這是有什麼證據？況且劉先生明明承認『春秋東周西周商夏部與交趾沒有來往』；若依顧先生的方法，單這一句已可以證明堯與秦漢時的偽書了。

我們對於『證據』的態度是：一切史料都是證據。但史家要問：(1)這種證據是在什麼地方發出的？(2)什麼時候發出的？(3)什麼人發出的？(4)地方和時候上看起来，這個人有做證人的資格嗎？(5)這個人雖有証人資格，而他說這句話時有作偽(無心的，或有意的)的可能嗎？

劉先生對於這一層，似乎不很講究。如他上文舉的三條證據，(一)墨子節用篇屢稱『子墨子曰』，自然不是『春秋之末』的作品。(二)尸子的有無，本不可考；尸子原書已亡，依許多佚文看來，此書大概作於戰國末年，或竟是更晚之作。(三)韓非子一書本是雜湊起來的；十過一語，中敘秦攻宜陽一段，顯然可證此篇不是韓非所作，與初

就我所知，春秋之末，秦漢之前，竟時時

有人道及交趾，甚且是堯舜撫有交趾。他引了四條證據：

- (一) 墨子節用中。
- (二) 尸子佚文。
- (三) 韓非子十過。
- (四) 大戴禮記少閒。

大戴禮是漢儒所作，劉先生也承認。前面三條，劉先生說『總可認為戰國時文。』——這一層我們姑且不和他辯；我們姑且依他承認此三條為『戰國時文』。依顧先生的方法，這三條至多不過證明戰國時有人知有交趾罷了。然而劉先生的『斷之以證』的方法却真大膽！他說：

知有交趾，則是早已與交趾有關係了。但我們知道春秋東周西周商夏部與交趾沒有來往，是墨子尸子韓非等所言，實由交趾之撫有交趾也。(圈是我加的)

戰國時的一句話，即使是真的，便可以證明二千年前的堯時的版圖，這是有什麼證據？況且劉先生明明承認『春秋東周西周商夏部與交趾沒有來往』；若依顧先生的方法，單這一句已可以證明堯與秦漢時的偽書了。

我們對於『證據』的態度是：一切史料都是證據。但史家要問：(1)這種證據是在什麼地方發出的？(2)什麼時候發出的？(3)什麼人發出的？(4)地方和時候上看起来，這個人有做證人的資格嗎？(5)這個人雖有証人資格，而他說這句話時有作偽(無心的，或有意的)的可能嗎？

劉先生對於這一層，似乎不很講究。如他上文舉的三條證據，(一)墨子節用篇屢稱『子墨子曰』，自然不是『春秋之末』的作品。(二)尸子的有無，本不可考；尸子原書已亡，依許多佚文看來，此書大概作於戰國末年，或竟是更晚之作。(三)韓非子一書本是雜湊起來的；十過一語，中敘秦攻宜陽一段，顯然可證此篇不是韓非所作，與初

就我所知，春秋之末，秦漢之前，竟時時

見奏等篇同為後人偽作的。而劉先生却以為「以韓非之疑古，猶且稱道之」。不知韓非之疑古，明據先王，必定楚辭者，非愚則誰也。五經之明也，今有美齊齊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為「新學笑矣」。即用此疑古的兩篇作標準，已可以證明十過篇之為偽作而無疑。這些東西如何可作證據用呢？

以上所說，不過是我個人的讀後感。內中頗有偏袒劉先生的嫌疑，我也不用諱飾了。但我對於劉探葵先生搜求材料的勤苦，是十分佩服的；我對他的批評，全無惡感，只有責備求全之意。只希望他對自己治史學的方法有一種自費的評判，只希望他自己搜求的材料也有一種較嚴刻的評判，而不僅僅藉勇替幾個傳說的古聖王作辯護士。行文時說話倘有不檢點之處，我也希望他不至於見怪。

荀卿考

游國恩

荀子，趙人，姓荀氏，荀亦作「孫」。史記孟荀列傳稱荀卿；戰國策，劉向孫卿書錄，班固漢書藝文志，應劭風俗通義都稱孫卿；韓非韓詩外傳稱孫子；荀子書中多稱孫卿子。司馬貞，顏師古等都說因避漢宣帝諱，故改稱「孫」。顏炎武，謝朓則謂漢人不避漢名，荀之為「孫」，如孟卯之為「芒卯」，司徒之為「信都」，不過是語音之轉。胡元儀作荀卿別傳，却謂荀當作「卿」，荀子是周師伯的苗裔，而師伯又是公孫的後代，或以「孫」為氏，故又稱孫卿。以上諸說，當以顏謝二家為最通。

名況，字卿。荀卿別傳云：「昔孟子為卿於齊，荀子亦為卿於齊；虞卿為趙上卿，時人尊之，號曰「虞卿」，荀卿亦為趙上卿，於人亦卿之而不名也。」按胡氏以卿為尊之之詞，殊為不當；故近人江瑛駁之曰：「劉向叙云：「關陵人喜字為卿，蓋以法孫卿也。」此為荀子字卿之確證。」（見荀子題言）這話取得極是。

及劉向郡作五十，惟應劭風俗通義窮通篇不誤。是公武郡齊書志謂史記所云「五十」為「十五」之誤。江中孫卿子通論據顏氏家訓勉學篇「荀卿五十，始來遊學」之文，謂之惟所見史記古文已如此，未可遽以為誤字。（見述學）。胡適之先生也主張「五十」之誤。他在中國哲學史大綱裏復加以解釋云：「不知本文說的一年十五始來遊學」。這個「始」字含有來遊了的意思。若是一「十五」，決不必用「始」字了。」這個或者胡先生是錯的。因為一來史記荀子傳說的「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應該注意「遊學」二字。遊學與遊說和遊說不同；荀子遊學於齊，與孟子遊梁，墨子遊楚，和蘇秦遊說六國不同。他來齊國遊學，必在少年時代。「始」字本訓為初，意思是說荀子十五歲的時候，初到齊國來讀書。若五十歲才來齊國讀書，那未免太遲了。按顏氏家訓勉學篇云：「荀子五十始來遊學。猶為碩儒。公孫宏四十餘方讀春秋，以此登丞相。……此并早迷而晚寤也。」顏氏也覺得荀子來遲了；然借此亦可證明他這番遊學，是專為讀書而來的。二來因為荀子在齊會做過三次祭酒。他這番來齊，是第一次。胡先生假定他年五十始遊於齊，在西歷二六五至二六〇，是當齊王建初年，那麼還有二次祭酒又在什麼時候做的呢？故我以為應劭「十五」的記載是對的；並且應當拿他來訂正史記及劉向的錯誤。

桓寬鹽鐵論儒篇云：「及至王莽二世之餘烈，南學楚派，北並巨宋，荀十一國，西推三晉，却強秦五國寶從。荀魯之君，泗上諸侯皆入臣。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儒謀，不從，各分散；慎到接子亡去；田駢如薛而孫卿適楚。」

按齊王三十八年（前二八六），滅宋，矜功黷武，民不能堪。從鹽鐵論看來，那時荀子大概與諸儒同在列大夫之列。（他為列大夫，當在學成之後，其時大約總有三十歲。試以他年十五來齊推之，則他當於齊王二十四年（前三〇〇）始來齊國遊學。再上推他的生年，當在明穆王元年（前

三一四），即齊王的十年。荀卿別傳也謂荀子以齊王三十九年（前二八五）來齊。試以荀子是年十五歲推起來，當生於魏王十六年（前二九〇）。這話大概是錯的。若荀子生於魏王十年，至齊王建初年，不過三十餘歲，史記安得說他「最為老師」？這是他第一次在齊國為祭酒。諸儒謀諸王，不應，故各分散去了。荀子便在那些分散者之中。（按荀子強國論有說齊相

昭王……及秦相應侯，皆不能用也。」按齊襄王十八年（前二六六），當秦昭王四十一年，范雎相秦，封應侯。可見他自齊襄王十八年以後，必去齊遊秦。孫卿書錄又云：「至趙，與孫臧議兵趙孝成王前。」按齊襄王十九年（前二六五），趙孝成王元年，秦伐趙。趙是他父母之邦，他當於孝成王元年，秦伐趙。趙是他父母之邦，他自然要回到本國去。按荀子議兵篇載他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前，而沒有說明臨武君究竟是誰。故劉向以為就是孫臧。但考齊宣王二年（前三四一），即趙肅侯九年，使孫臧救趙，大敗魏師於馬陵。應劭稱孫臧為賢子，他至少總有三十歲；至趙孝成王初年，快一百二十歲了。無論他能不能活到這麼高的壽，而一個剛了足的老人，還

會到趙國去議兵，未免不近情理；所以胡先生說他可笑。楊倞議兵篇注謂臨武君是楚將，未知姓名。他引楚策云：「天下台從，趙便魏加見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春申君曰：「有矣，侯欲將臨武君。」魏加曰：「……今臨武君得為秦擊，不可以為拒秦之將。」可知此臨武君另是一人，不是孫臧。荀子與他議兵於趙孝成王前，不知在何年。按楚策，趙使魏加求將於春申君，春申君欲將臨武君，那時春申君必已為楚相；而他

相楚在楚考烈王元年（前二六二），即趙孝成王四十年；則議兵之事，大約即在是年或是年以後。按劉向孫卿書錄叙荀子再為蘭陵令後，應聘於諸侯。見秦昭王及應侯，皆不能用，遂至趙，議兵於趙孝成王前。而胡元儀荀卿別傳叙他初為蘭陵令，春申君信客言而謝之，遂去之趙，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前，不用，遂應聘於秦。見秦昭王及應侯，又不用，復反趙。荀卿別傳考異復為之考定云：「……卿乃去之趙，當在齊魏十八九年，趙孝成王之十二三年。議兵於趙孝成王之前，即此時矣。」又云：「秦昭王在位，盡五十六年。荀卿入趙，當昭王五十二三年。由趙入秦，不出秦昭王五十四至五十六三年中也。即由秦反趙，亦不出此三年中。」今考史記荀子傳春申君死，荀子廢，家於蘭陵，著書而卒；是荀子於春申君死後，並未應聘諸侯可知。若謂他因見廢不甘寂寞，那麼春申君死時，他年近八十，未見得便如此熱中；故劉向的話是靠不住的。至於胡氏所說，也不甚合。他謂荀子於秦昭王五十二三年去趙入趙，五十四至五十六三年中，由趙至秦，復由秦反趙。數年之間，奔走數國，而秦楚趙又相去甚遠，何荀子之不憚煩？況他在齊會三為祭酒，「三為祭酒」者，乃三次至齊為祭酒，非指游說十建三世之謂；把荀子遊秦反趙二事移在春申君謝他，他遂適趙以後則他第三次自齊喪王時為祭酒，一直做到王建初年，中間未曾間斷，不得說三為祭酒。故我謂荀子入秦，必在他第二次為祭酒之後，大概是久於齊的緣故；（自齊襄王初年至入秦時，差不多二十年。）其後因秦伐趙，故又回到本國去。這是很合理的。

齊王建初年（前二六六）——二五五），荀子再由趙至齊，為列大夫；那時他已經有五十多歲了；在齊國當時諸子之中，要算是老前輩；故史記荀子傳云：「荀卿最為老師」。此句上文既叙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從胡先生說。）則他在齊為老師，必在襄王以後可知。劉向是誤解史記這段文字的頭一個，故他在孫卿書錄中竟改為「至齊襄王時，孫卿最為老師」。他我的添上「至」字，却又刪去「而」字。後來應劭又承劉向

之說，以為荀子最為老師。此句上文既叙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從胡先生說。）則他在齊為老師，必在襄王以後可知。劉向是誤解史記這段文字的頭一個，故他在孫卿書錄中竟改為「至齊襄王時，孫卿最為老師」。他我的添上「至」字，却又刪去「而」字。後來應劭又承劉向

的誤，而一面仍參照史記，改爲「至襄王時，而孫卿最爲老師」。他又把「而」字添上了。這個錯誤之迹，是很可以尋得着的。後人讀書不細心，反因劉向的錯誤而錯誤，遂致鬧不清楚。其實荀子生於周赧王初年，(詳前)。即至齊襄王末年，也不過四十多歲，未見得便「最爲老師」。胡先生從文法上致證史記這段的誤讀和錯簡，極精確可從。(見中國哲學史大綱)。荀子這番至齊爲祭酒，是最後的一次。

史記荀子傳云：「齊人或譏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按春申君傳，他於楚考烈王元年爲相，相楚八年，以荀卿爲蘭陵令。可見齊人譏荀子，荀子適楚，是在齊王建十年(前二五五)的事。

按楚策，孫卿書錄及韓詩外傳都說荀子爲蘭陵令，春申君信客言而謝之。於是去之趙。江中因史記但說「荀子適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及春申君死，而荀卿廢」，故力以此事爲虛空之談。其實荀子是當時的賢者。他做蘭陵令時，必大得民心；客之譏他，不過是妄要于西阻封孔子的意思，算不得什麼稀奇的事。

楚策及韓詩外傳又云：「客又說春申君……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爲書謝之。』今按荀子謝書，雖未明白表示去就，而但引前代劫殺死亡的事。似乎逆知春申君親信李園，將有劫殺的禍；言外有去而不就的意。這樣看來，他這番去楚，並未回來。但孫卿書錄云：「春申君使人聘孫卿。孫卿道春申君書，刺楚國。……春申君恨，復固謝孫卿，孫卿乃行，復爲蘭陵令。」(應劭風俗通義窮通篇略同)。可見荀子曾在楚國做過兩次蘭陵令。及楚考烈王二十五年(前二三八)，春申君死，他便被廢了。因此就在蘭陵住家，著書數萬言。後來竟死在那裡。

春申君請荀子復爲蘭陵令，此事不知在何時。荀卿別傳考異云：「考春申君傳，春申君相楚二十二年，諸侯合從伐秦，楚爲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

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合從伐秦不利，歸咎諸客，疏而遠之。前讓荀卿之客，必在所疏之中。於是春申君所聽信者，惟魏人朱英。……然則說春申君反荀卿於趙之客，蓋即朱英歟。由是言之，荀卿復爲蘭陵令，在楚考烈王二十二年之後矣。」

按春申君信客言而謝荀子，大概是荀子爲蘭陵不久的事。而他疏遠諸客，在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前二四一)，中間相距十餘年。在諸客未疏以前的十餘年中，豈無再說春申君請荀子回來的，而必待朱英而動，故我謂荀子初離被說去楚，而不久又因客言復爲蘭陵令，不一定在考烈王二十二年以後。

鹽鐵論學菑云：「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爲之不食；視其雖不測之禍也。」按史記秦本紀及李斯傳，斯於始皇三十四年(前二一三)已爲丞相；但他爲相始於何年，史記無明文。李斯傳云：「二十餘年，竟並天下，尊王爲皇帝，以李斯爲丞相。」注中不察。竟據此謂李斯相秦在始皇二十六年並天下之後。距春申君之死十八年，距齊湣王之死六十四年。不知傳文乃終言其事，並非說他相秦即在二十六年。若始於二十六年，他不過爲廷尉；二十八乃爲卿，本紀言之甚明。他始爲丞相，至早不能不在二十八年以前，江氏之說，殊爲疏妄。荀子既及見李斯爲丞相，可見他的死必在始皇二十八年(前二一三)以後。

胡先生在中國哲學史大綱裡曾說鹽鐵論學菑的話不值一駁。但我以爲不然，其證有三：

(一)李斯傳云：「斯長男由，爲三川守。告歸咸陽。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李斯明然而歎曰：『嗟夫！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斯乃上蔡布衣，今人臣無君臣上者。』」物檢則衰，吾未知所稅怨！」鹽鐵論謂李斯相秦，荀子爲之不食，想必有戒他的話。「物禁太盛」一語，必是針對他爲相而發的。他諫師訓居安思危的戒，故當極得意之時，不覺發歎。

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傾，不遂大道……序列著數萬言而卒。……看司馬遷敘荀子的死於李斯相秦之後，(劉向却改敘在前)，可見荀子的死及見李斯爲相。不然他在敘荀子的死以前，忽夾敘著「李斯當爲弟子，已而相秦」兩句，豈不是毫不相干的嗎？

(二)左傳正義引劉向別錄謂張蒼從荀卿受左氏春秋。(經典釋文同)。按漢書任敖傳，張蒼卒於景帝五年(前一五二)，年百餘歲。上推他的生年，當在秦昭王的末年(前二五二頃)。下距始皇二十八年(前二一九)，才三十餘歲；他做荀子的弟子，可謂正當其時了。

根據上面的證據，故我謂鹽鐵論學菑的話是很可信的。其實荀子生於周赧王初年，至秦始皇二十八年，不過九十餘歲，並非絕不可能的事；我們又何必故意要把他的年紀縮短呢？

荀子爲周末大儒，他的學問可謂無所不通；在我國學術史上要算重要人物。司馬遷雖爲他立傳，可惜太簡略了。劉向孫卿書錄所載，比較的詳細一點；然而却有幾點極大的錯誤。舉之如下：

(一)他謂齊威王宣王時，荀子年五十，始來遊學。按齊宣王末年，即周顯王四十五年(前二二四)，下距春申君死時(前二三八)尚八十七年；若荀子以宣王末年來齊，年已五十，至秦始皇二十八年，有一百五十多歲。這話未免近於妄誕。(朱子楚辭後語說他「歷威宣至襄王時，三爲稷下祭酒」，就是爲劉向所誤。荀卿別傳考異曾替向辨護，謂他說的是追溯稷下聚士之由，故統威王宣王言之。「是時孫卿有秀才」，並非指威王宣王之時，是指稷下之盛時。但「是時」一句直承上文而承「是」字代表威王宣王，語極明顯，不必曲爲解說。)

(二)他說荀子後孟子百餘年。但孟子以周赧王二十六年(前二八九)卒；下距秦始皇二十八年，不過七十一年，何得說他在孟子後

一百餘歲？

(三)他把史記荀子傳讀錯了，而又擅改爲「至齊襄王時，孫卿最爲老師」，故後人遂誤讀史記而不疑，以至荀子的年代難以考見。

(四)他以爲臨武君即是孫卿，荀子與他論兵於趙孝成王前，也是錯的。

(五)他謂蘇秦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荀子退而笑之。按周慎威王四年(前一七一)，齊殺蘇秦。那時荀子還沒有出世。縱王五年(前二一〇)。張儀卒。荀子不過四五歲。看「荀子退而笑之」的「退」字，似謂荀子與蘇秦張儀同時的人，此真大錯。又韓非子難四篇云：「燕王昭賢子之而非荀卿，故身死爲怪。」按燕王昭五年，以國讓其相子之，即蘇秦死的次年(前二一六)。此種無稽之談，曾經受業的韓非決不致有此。這一定是後人僞託的妄言。而江中竟遽然信他，以爲荀子遊燕，在遊齊之前，殊爲失考。

荀子年表

西歷前	荀子年	傳記的事實
三一四	一	荀子生。
三〇〇	十五	始遊學於齊。
二八五	三十	爲齊祭酒。說齊相：適楚。
二八四	三一	五國伐齊，湣王被殺。
二八二	三三	襄王復國。荀子再爲祭酒。
二六六	四九	去齊遊秦，見昭王及應侯。
二六五	五十	去秦歸趙。
二六二	五三	黃歇相楚，封春申君。
二六一	五四	與臨武君議兵。
二六〇	五五	由趙至齊，三爲祭酒。
二五五	六十	適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
二五四	六一	適趙。
二五三	六二	返楚，復爲蘭陵令。
二三八	七七	春申君死，荀子廢。
二一八	九七	李斯相秦，荀子爲之不食。
二一七	九八	荀子卒。

(右年表，因篇幅的關係，由記者刪節過。)

